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二五一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56/1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二五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二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8.12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二五一冊目次

子部·小說家類

十處士傳一卷

〔明〕支立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天啓快堂刻快書本

一

蓬窓類紀五卷

〔明〕黃暉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一一

博物志補二卷

〔明〕游潛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八年游日陞修補本

五〇

香奩四友傳二卷

〔明〕陸奎章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八九

古今風謠一卷古今諺一卷

〔明〕楊慎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綿州李氏萬卷樓刻嘉慶十四年李鼎元重校印函海本

一〇七

六語三十一卷

〔明〕郭子章輯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一四五

廣滑稽三十六卷

〔明〕陳禹謨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三八六

十處士傳一卷

〔明〕支立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天啓快堂刻快書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十處士傳

一卷》提要

十處士傳題詞

韓昌黎作毛穎傳。遂爲毛穎千秋
知己。當昌黎之時。詎少風華英哲。
屬彩流芬。獨托意一毛穎。用意識
微矣。千載之下。十處士得與毛穎
並著。支中夫意更適然。咸謂中夫
十處士傳題詞
出爲執宰。可善器使。爲太史必錄
寸長。惜以空言托之物。亦知登處
士之長。而効之器。山林經濟。不徒
以一官見能乎。予苦山居無伴。兄
其竹婢。其花友。其石求其鳥聲。不
免岑寂之感。知有十處士相周旋。

卽頽然一茅白相善也昔昌黎文
柳子厚得之先以薺薇露灌手薰
玉蕤香後發讀曰太雅之文正當
如是中夫是集旣與毛穎傳同觀
又當何如發讀耶

閔景賢識

十處士傳題辭

二

快書卷四十五

練江閣

行集

西湖何偉然仙雁訂

十處士傳

支中夫元本

布衾

方溫字德周綿州人外貌若柔其中則剛果不
可亂頗有山塋氣每爲人所排情始輒然可任
使尤好音樂聞絲木之音卽起舞忽自悟曰君

十處士傳

卷四十五

一

子之學以威重爲質豈可飛揚浮曝之如是乎
聞有車大經者善變化人氣質遂往從焉大經
教之不倦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無復向時之
態矣卒業於要離伯機因得以成章進併於縫
掖之列天性寬大最能容物喜聞人之善惡聞
人之遇見人有過則廣爲之掩覆必使人不見
而後已人勸之仕曰吾何仕焉吾遠祖亦嘗顯
於前代爲公孫弘所薦者人則少之爲司馬光

所薦者人則多之。出處得失。為千載之毀譽。不可不謹也。吾何仕為。是以未嘗苟且以事人。卒老於隱。

十竹軒主人曰。聞人之過。能不議之者。已不可得。況見其過而能為之掩覆者乎。欲掩覆其過。必用善言以蓋之。而後可以解之也。有過者聞之。宜於此焉變矣。

木枕

十處士傳

卷四十五

二

元安字以寧。鄧林人。額櫟實而中心亦不虛假。立志高出物表。嘗以明堂之器自期。久居山林。遂為市井人所短。同類戲之曰。向則棟梁。今則案稅矣。時同類方云。文繡錦綬。安乃對曰。不知者以為淵中影。外知者必笑若草草矣。同類賊之。聞善言從之。如轉圜。或曰。子性好圓者哉。正欲動之。不息以法軌道耳。且人生百歲。如飛鳥遺音。苟無善以聞於後。亦徒生也。晝夜軋軋。猶

恐不及。豈可縱其安逸。以情其志。而昏其氣乎。是以醉者見之而警。暗以者見之而警。有功於學者最多。晚年有知者。欲薦之。中心不欲仕。乃策之得兌之困。其錄曰。譬困於林木。入於幽谷。三歲不覿。解之曰。譬困於林木。以陰柔處困之底。而無所庇也。入於幽谷。益入於困。無自出之勢也。三歲不覿。不遇其所亨。因歎曰。使元首尊安者。舍我其誰。與如時之不至何。且其彖曰。尚

十處士傳

卷四十五

三

口乃窮。又豈可盡言以取其困窮乎。遂隱去。深密終身不言。

十竹軒主人曰。君子教人不於言傳。而於心悟。言傳有限。而心悟無窮。且學者勤則成。惰則隳。悟矣。學其有不成者乎。若安者。亦可謂善教人者矣。

紙帳

稽才字子張。黃山人。性行修潔。不喜為流俗交。

人少拂之。卽蹙然不悅。若將玷已者。嘗曰。淳不
緇。惟聖人能之。吾輩不可以不慎。其姿色若玉
雪。或謂之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
不可尚已。迺親然不悅曰。吾固濯之暴之矣。然
未嘗有聖人之道德。而言不幾於侮聖人乎。或
病其質太薄。曰。吾何薄乎。吾之德足以庇人。吾
之智足以障風塵。吾何薄乎。或議其中之虛曰。
人心本虛。爲物欲蔽之耳。不虛則室塞湫隘。其
十處士傳 卷四十五 四
何以容人。人之生也。首戴天。足履地。中涵人。涵
人所以具此人之理也。既具此理。須當全盡此
道。則可以參天地贊化育。非虛何以致之也。人
心其可以不虛乎。有問文度者。有道之士慕才
之名。聞其好辨。以書詆之曰。昔晏子云。富如布
帛之有幅焉。今子之才富也。但當以德幅之。何
必咕咕然勞諸喙哉。自後雖有而毀之者。亦不
與辨。

十竹軒主人曰。聖賢之於言。不得已而後出
之。如其得已。雖六經不作可也。但世人多操
欲上人之心。故與人辨耳。殊不知議我者卑
於我。我與之辨。適足以卑我耳。議我者高於
我。我何暇辨哉。此文度所以爲善規而才者
亦可謂能服善者與。
蒲席
蒲文字尚方。揚州人。受業於唆。僞麻緒通九經。
十處士傳 卷四十五 五
尤長於三禮。天子祭帝於郊。命有司起之。至則
相。天子行禮。旣而卽上疏乞骸骨歸。鄉里多敬
憚之。卿大夫有受君賜食者。必請文正而坐。而
後嘗其餘。若飲射讀法。冠昏奉祭。文不至皆不
敢行。鄉人有置酒高宴者。處文位少偏。雖聖賢
亦拱立不坐。其見重於人類如此。嘗勉學者曰。
士雖未仕。不可不思。所以安人。思安人必先思
所以潔其身。吾身不潔。將見惡於人之不暇。何

安人之有載。至於用舍。舒則存乎人。而無與乎已也。其遠祖嘗仕季孫。季孫使見曾子。曾子疾革。亟黜之。使去。而不用文。山此終身不登。推貴之門。晚年病癰。日夕臥床。褥肉皆銷。至見著骨。其友曰。君腹九經之筭也。天不欲斯文久秘。故使九經。舉著以宣示於人耳。因慨然嘆曰。經固露矣。如文理之。不接續。何神思至哉。不亂十竹軒主人。口人之爲人之輕重者。非人故。

十處士傳

卷四十五

太

爲是輕重也。由已有取輕重之道也。人輕已。則思去其可以輕已之行人。人重已。則加勉其可以重已之實人。其能輕已哉。人其不重已哉。近世見人之輕已而重人。則謗訕百出。何其不思之甚也。文旣爲人所重。又思潔已以安乎人。不見重於人。未之有也。

无鹽

陶鼎字允馨。河濱人。軀幹短小。色黧而澤耳高。

而口方。其體常有馥郁之氣。相者曰。此君雖常近貴人。而殊不大富貴。非香孩兒之可比也。與體列夫。相子仁相友善。二子至。則翕翕熱而不相舍。去則鬱鬱若塞氣。然尤工大小篆。每於風晨月夕。靜坐於簾幕之內。走筆而書。索紆曲折。清妍可愛。殆非人爲者。涵養既久。其氣愈充。人來從游者。薰陶漸染。與之俱化。不必扈江離。薛芷而初秋蘭也。同里有惡少。其行甚穢。爲士者見之。急趨避之。一日來請教。對坐終日。竟不出一語。惡少曰。弟子求見甚誠。先生無一言以教。迺不幾於沮弟子向道之心乎。鼎曰。吾何言哉。吾之動天地。感鬼神。變化人氣質。皆此氣耳。吾何言哉。惡少還穢行。悉除去。爲士者不復避之。矣。天性好學。致心火炎上。成肌熱之疾。醫者曰。宜少醫學業。使內火不起。心如灰。灰則愈矣。鼎曰。能流芳於後。雖成不灰也。况修短之數乎。

遊學愈動至老不倦

十竹軒主人曰人未嘗無可用之才但有大
小之差爾在上者見其才之大者忌之才之
小者棄之不忘不棄又必欲求其全然後用
之有才者亦不屑屑就此所以多沮沒於
不聞也雖以庭廡么麼窮而在下與瓦礫等
尚能化人之穢行使其操有爲之權其有功
於斯世常何如惜乎在上之人不知也

十處士傳

卷四十五

人

竹林

息夫定字泰之嘗耻其遠祖躬之爲人獨徙居
於渭川之上遂爲渭川人性剛而志高中虛而
行潔人皆以君子稱之曰讀詩至瞻彼淇澳萋
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廼數日
質雖美而無學問終不能以成器於是因鐔利
往從於段成規爲之剖折以開其義理熏炙
墨是以氣質變而大器成矣然剛性

尚未去人不可減憾則厲聲隨之厥後日就約
束恍然若有所悟降志自卑不憚負戴之勞無
間文編草木之輩皆讓之上坐雖祖楊程於
其前亦不與較或謂之曰謙則謙矣寧不失之
太早而可驗乎曰非故使驗已也正欲已之容
人也况已之分當然者乎彼雖位於吾上卷舒
不時出入不常形疲神勞斃而後已我則寬以
處之靜以待之視彼之得失盛衰直傀儡之進

十處士傳

卷四十五

九

耳吾何憐乎哉暮年患足疾常踞大龜而生
識者以爲得長生之道焉

十竹軒主人曰困者貧之常勞者賤之常貧
不期於困而自困賤不期於勞而自勞此恒
理耳定處於下而不欲抗其上安於賤而不
惡其勞易曰君子以立不易方定其有焉

杉儿

卓子真字希白長沙人性樸實不喜浮靡表裏

一致自幼負大志嘗曰作官不能平天下何必屑屑而自勞也先傳謂欲平天下者必使上下四旁均齊方正吾雖未能以此處人亦不敢不以此自處是以事上撫下接左右前後無偏倚無邪曲人皆以慥慥稱之且不以人之毀譽為欣戚或諛之曰孟子不應嬖倖之臣而獨親厚於爾遠祖者以其剛方也子之剛方或近之諛之如此亦無喜色或諛之曰子之方正足矣以

子處士傳

卷四十五

十

曲為柳子之所斬者非爾故乎諛之如此亦無慥色且能容物雖為座上所侵曰是不足以損吾形質之清雖為穢惡所汚曰是不足以害吾心體之明至於晚年涉歷既久圭角去之殆盡光明坦夷愈非常人可及

十竹軒主人曰窮有所蘊達仰有所施所蘊者初非為所施也故以盡在己之所當為耳子真之自處亦紫矩之道也為政者能如子

真之均齊方正其於平天下也何有哉

茶院

湯器之字號中饒州人嘗愛孟子苦其心志之言別號味苦居士謂學者曰士不受苦則善心不生善心不生則無由以入德也是以人召之則行命之則往寒熱不辭多寡不擇旦暮不息略無幾微厭怠之色見於言面或議之曰子心志固苦矣筋骨固勞矣奈何在人掌握之中乎

子處士傳

卷四十五

十一

曰士為知己者歟我之所遇者待我如執玉奉我如捧盈惟恐少有所傷召我惟恐至之不逮既至雖醉亦醒雖寐亦寤昏惰則動忿怒則釋憂愁鬱悶則解無諫不入無見不悖不謂之知己可乎掌握我者敬我也非奴視我也吾何患為我雖涼薄必不墮於庸人之手苟待我不謹使我憂紛我亦不往也嘗曰我雖未至於不器然于貢貴重之器亦非我所取蓋其器宜於宗

廟而不宜於山林我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苟有用我者無施而不可也特為人不用耳行已甚潔略無毫髮瑕玷妬忌者以誹語玷之亦受之而不與辨不久則白人以涅不緇許之

十竹軒主人曰人見君子之勞而不知君子之安勞者由其知鄉義也能鄉義則物欲不擾其心豈有不安者乎器之勉人受苦其亦知勞之義者也

十處士傳

卷四十五

主

燈祭

燭之舉字子光鄉大夫燭之武之後今爲吳下人性明敏博聞強識卷方展一目了然五行俱下勿論也其知足以燭幽微人有不可見之物不可知之事必資之以明焉嘗謂人曰吾非不能納萬民於春風和氣之中但時未至耳或者曰昧谷饑日之後賜谷省日之前莫夜晦冥羣愚並作微子之輩則天下之目瞽矣子負如

是之才他日得志吾見其氣焰薰天人皆不能以不畏也遇啞然笑曰君子當使人敬豈可使入畏或者曰儼然人望而畏之畏其有不可乎曰是非畏其氣焰也畏其德容也德容則能威人氣焰適足害入故曰威而不猛子所謂薰人氣焰者猛也害人之威也非吾夫子之所謂威也吾豈忍爲之哉一日聽人誦韓文公贈其遠祖之歌勃然不悅曰長短賦於天用舍由於人何與於已不必歎也公之三上宰相書而不俾煩者其亦獨理之未至與晚年病目見風輒流泪自是深自緝胸當貴未嘗接物夜則與知己者對坐觀奕聽琴肝膽相照至人定鐘鳴又聞然退處外君子許其得匪其彭之道焉

十處士傳

卷四十五

主

十竹軒主人曰人苦於自明而人不我明自明則周於責人人不我明則聞於治已責人周則德不宏治已聞則惡日生舉也人因其

明而用之非自用其明也人不用則寂然而去之非故捨其光也舉其明哲保身者與

酒壺

儲春字用和金陵人類甚美白皙光可以鑑其頸修然其腹便便然平居未嘗有憂色人有憂患者見之亦自然樂生於中一日饒其友之行役者其友忽思父母歌曰祝之終矣維爾之賦吾曰朋友五倫之一君但知念父母之恩而不

十處士傳

卷四十五

五

顧傷朋友之情胡不曰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其友亦爲之釋然對賓客必盡傾寫而後已或病其口之不謹春曰天生我口固使我開之未嘗使我閉之也苟強閉之則非天性矣安用口哉況人之事父母者必於我乎表其存人之祀鬼神者必於我乎表其誠人之樂賓客者必於我乎表其敬我其可以不傾寫乎或者曰子知子之口有功於人而不知亦有損於人彼

後謙厚以爲凶險者非子之口耶卽嗟然嘆曰雨露所以生物也然物亦有因雨露傾覆者本不同也吾口之傾寫者所以和人情也然亦有化謙厚而爲凶險者豈非其氣習之使然與不然人皆於我以瓦注而不以金注也爲士者聞其言益器重之

十處士傳

卷四十五

五

十竹軒主人曰士之所貴乎知己者以其直而和也不和則情不親不直則不能傾寫懷抱春之口甚直其情甚和與之交者惟欣宣適誦歌舞蹈之不暇何亂之爲彼之爲亂者特假春以發之耳於春何責焉

常學廟宇其臨予別創一室爲寢息之所中設竹床上有蒲席布衾木枕而覆之以紙帳窓下置小几有瓦罐茶甌燈檠几九事日夕親與最密予見世人之於器用多愛其貴重華靡者而輕其樸素清淡者予則以爲器者尤要在能適

其用而已豈可取其名而遺其實哉九事之於
予其情甚適其功甚多雖金玉錦繡之飾不足
過也常應他日交久情疎物衰愛弛因每事作
一小傳揭之於壁庶乎常目在之而不怠也傳
成夜夢一道士面頰頰戟手而謂予曰九子
有助主人我獨無功於主人哉主人爲九子命
名矣我獨無主人爲九子作傳矣我獨無然主
人有容必呼我侍立終日不命之還不敢退也
十處士傳 卷四十五 六
我何負於主人哉既覺思之必酒壺也亦爲作
一傳并曰十處士傳云

十處士傳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支立撰立字中夫嘉興人天順中官翰林院孔
目是編乃其爲常州學官時作取布衾木枕紙帳
蒲席瓦鑪竹床杉几茶甌燈檠酒壺十物仿毛穎
傳例各爲之姓名里貫蓋冷官游戲消遣日月之
計末有自貶稱初爲九傳夜夢酒壺詬爭乃補爲
十則滑稽太甚矣

蓬窓類紀五卷

〔明〕黃暉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蓬窓類記

五卷》提要



蓬窓類紀卷第一

功臣紀

吳人黃暉撰
附錄已見於蓬窓類紀卷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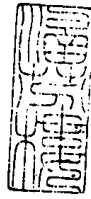
○皇朝文臣得拜極品爵者不數人威寧伯王公其其一也公當廷試日稿甫就忽旋風起腋下騰公卷於雲霄中廷臣共同試者咸仰視弥久弥高至於不能見乃已中官以聞詔許別睹膳進後公由中執法大司馬以進於伯也之以志異云

○太祖高皇帝取張士誠城破日開平忠武王入齊門而過屠戮殆盡中山徐武寧王入閭門不殺一人至卧佛寺前兩王相遇武寧始戒忠武勿殺嗚呼同一兵民也遇忠武何不率遇武寧何幸耶厥後忠武之爵不續而武寧今已五傳子姓繁衍茲固嗜殺與不嗜殺之明驗也觀此曹翰曹斌傳益信不誣

峰

繪

題蓬軒類紀



故友刑部正郎黃君諱諱字日昇為人傷發
有奇氣少攻舉業名擅一時然未甚該洽及
筮仕乃始汎觀博取雅裨官小說街談巷議
經於耳而徹於心每廣座中持論梗々若懸河罪
屑聽者皆竦而莫測其端及得所著蓬軒類
紀凡若干卷上自 國家熱德下及閭閻委巷方
板滑稽突祥神怪可喜可愕罔不具焉乃知其
學有自也中間所紀雖若不能無瑣瑣然以攝
異然皆得於耳目之所接父老之所傳師友
之所述非無徵也況崇正黜邪之意亦往往寓乎
其間他日觀民風者采之安知
國史不有取乎或曰所載多吳事豈可以補郡
乘之缺乎王鑒題 王守銘
嘉靖六年孟冬既望約齋俞洪書



與

召治

科第紀

近歲天下舉人會試禮部者數踰四千前
此未有也自成化丙戌至 庚戌九科而
南畿會元七人前侍諸學士崑山陸君儀
禮部侍郎丹徒黃廷聞言今少宰長洲吳
原博寬侍讀學士吳邑王濟之鑒考功郎
中泰州儲靜夫權刑部郎中吳江趙棠夫
寬翰林脩撰華亭錢與謙福是也七人十
吾蘇四人焉蓋當時文運莫盛南畿亦尤
盛吾蘇也況原博與謙皆狀元及第原博
及第第二濟之及第三它凡不由會元而
元及第者毛憲清澄朱懋忠希周亦蘇人
而濟之與賀其榮恩又南畿鄉試第一原博
與大理少卿陳王汝刑部郎中盛思禹主
事陳于朝言黃門給事毛貞甫理楊啓
同升監察御史賀澤民元忠朱天昭陸
金卿完進士蔣元用張汝勉蔣子脩欽同
知陸獻之輩或魁一經於鄉試或刊其文

於春闈、其它由進士而游、登都臺、授任方面、
拜官翰苑、簪筆諫垣、列職郎曹、分符守
令、與夫登名鄉貢者、殆未可以數計、雖武弁
之士、亦皆觀感奮發、取科第以躋膺仕、如
太僕少卿劉與清、寺丞張廷節、冬官員
外郎張嘉玉、主事張守之、雖以賸之不肖、亦
得廁名秋官之末、亦盛矣哉、

離亭去郡城東三十里、崑山去離亭東四
里、又東百里為劉家港、港口大海也、海潮入

港、抵崑山止、宋熙寧八年辛丑、潮越崑山
抵離亭、人甚異之、適長洲黃由狀元及第、蘇
人曰、潮到離亭出狀元、後三年為淳熙十一
年甲辰、潮又過崑山、衛涇亦狀元及第、人
益信前語不誣、由是此語相傳、二百餘年、
然無是人、則潮不至、大明成化辛卯、郡守
番陽年霽、歲暮迎土牛於婁門外、網魚
者、忽得江豚、厥海物也、潮至隨焉、吳士大
夫咸誦此語為賀、立初未信、明年壬

此

人

和同

辰、今少宰吳原博狀元及第、崑山驛樓
遂扁曰、問潮、蓋望其更至、為後期也、又二
十一年、為弘治壬子、慈溪楊子器來為
崑山令、八月潮過離亭、楊曰、潮既過矣、矣
以問為、遂易問為、迎、明年臘唱第一、今修
撰毛憲清、崑山人也、潮凡四至、而狀元四人、記
取更為後來者、嗣焉有宋咸淳乙丑狀元
阮登炳、大明正統己未狀元施槃、皆蘇人、
未知潮於此時、曾至離亭否、也不敢強

為附會

吳縣學舊在郡城西、隈卑隘、迫營壘、戶
部侍郎周文襄公與郡守況公伯律相與圖
遷、購地界平橋東、廣袤視昔加倍、建學
遷之、正統戊午歲也、既遷、遂蓮開有一莖
三花之瑞、庠生周郁施槃、張同和、領鄉薦
郁得魁人、咸以為應文襄曰、未也、鄉薦
恐不足當之、明年、廷試槃狀元及第、文
襄特立石紀其事于學云、

踏證
編修

○美元啓福冠領鄉薦，負重名。一日游金陵，少宗伯倪公克讓適生子，設湯餅會，元啓與焉。賀以詩，所生子，今大宗伯舜咨也。後元啓登禮閣三十年，至宗伯舜咨，林修撰主試始獲一第，事之難料有如此也。

賦役紀

○臨清賦役每三年一更，如以隸兵為開夫，而開夫為隸兵之類也。是民自十五至

六十無歲無役，出六十與篤疾不能應役者，俾納米一石，方獲免。予為作均

早湯謹載清源集

○沈富字仲榮，行三，故吳人。呼沈萬三，秀元

末江南第一富家。富卒，二子茂旺、我

太祖定昇金陵召廷見，令其歲獻白金

千錠，黃金百觔，甲馬錢穀多取資於

茂茂為廣積庫提舉姪孫珩為戶部

員外郎。後茂茂罪當辟，以有營建工緒未

遠

館

訖，但黥額為監黨，猶得乘馬出入。既而發遼陽從戎籍，其田數千頃，每畝定賦九斗三升。吳下糧額之重坐此。沈之從戎遼陽，又穴地得金牛馬，亦累千云。

國初紀

○張士誠被困日久，城中食盡，一鼠售錢三百文。革履鞋靴亦煮而充飢，甚危急。士誠乃集吳民告曰：「事勢如此，吾無策矣。將自縛詣軍門降，以救汝曹。」若此，當

則城破無噍類矣。民聞伏地長號，有

死守志不聽遣。頃御悉自經于齊雲

樓下，竟鎗戶舉火，須臾烟燄漲空。燭

娃艷鬼，湯為灰燼。乃詣軍門降。吳民哭

聲數十里。王師義之，厥後

高皇帝多用吳民，實金陵坊廂，蓋亦取

其能與士誠効死也。至今恒有得寶王首

飾於齊雲廢址者。

○蘇郡治在西館橋西，衛治在西館橋東，又

東則張士誠故宮址也。郡守魏觀不欲居衛下偏乃新士誠址而遷之。堂宇完麗。視昔有加。戶部侍郎高季迪時致仕家居。為作上梁文。往賀衛主帥以聞。高皇帝遂執魏實于法。高坐腰斬。因其文有龍盤虎踞之語也。府治至今仍舊云。

妖人紀

周以鳳。澄江人。能詩。有巧思。文房器用。裳衣冠屨。悉自製。良工莫及。亦請邪術。嘗寓宿富家。主人劇飲醉臥。主人妻忽蹴而告曰。館賓必奸人。吾展轉不成寐。若聞其相喚者。試往覘之。主人披衣出。從壁隙窺。周方裸体披髮戟指相向。以詆主人。亟呼家人操刀至。周已踰垣逸去。後又以事坐大辟。拘械赴京。亦從中途逸去。官府求急。周妻日彼等捷無從獲。周亦漸無所容。琴川錢曄與相善。周暮夜以詩往謁。有曰。一身作客如張儉。四海何人似孔融。錢醜

此等奸邪
實堪痛惡
陽志王以

其行不納而去。飄蓬湖海者數年。忽一夕潛歸。其妻泣謂曰。不留君則結髮義絕。必留君又彼此非利。一振吾將歸之。君耶。官府必求君。將不歸之。君則吾十年之節。一夕而敗。為之奈何。周是其言。相抱一慟。而別竟各死。意周不足道也。周之妻。其富人之妻。可謂貞矣。
成化庚子。京師有寡婦。善女紅。少而艾。後機不盈四寸。諸富貴家相薦。引以教家女。積績見男子。輒羞避。有問亦不答。後必與從親者共寢。亦必手自鑰戶。嚴於自防。由是人益重之。生其慕。寡婦必欲與私。乃以厭妻。始為妹。賂隣姬。往延寡婦。至生潛戒其妻。將寢則啟戶如廁。妻如戒。生遽入滅燭。婦大呼。生扼其吭。強犯之。則男子也。嚴明繫送于官。訊鞠之。姓桑名。年終二十四。自幼即縛足。而為是圖。富貴家女。其之私者。如千人。法司上其獄。憲廟

步生麻草

以可指

人妖

芽林成

皆

時

此亦收去
身此其誠
不似傲者
以爲必爲
僅此一花
乃極輕

以爲人妖、實諸極典云
京中有人手足俱無、父盛以布裹、僅滿二
尺、儼如魚形、挾之出、觀者如堵、其面甚
鉅、其聲甚雄、能就地打滾、世未有如此
人也。

災異紀

早恭甲戌、吳多雪、正月望日、一夕積七八
尺、比曉城郭墳塋、民居被壓、歎側者復
縋茅者、株穿標之綿而瘠者、咸折通
衛委巷、僅而卧者比、是突而烟者十二
三而已、郡守龍右汪許、以爲祥、命擣雪爲
獅、相時府治東西、塹高可盈丈、兩晴以
巨抽齒、毛爪、聲設色而爲汪、喜溢眉宇
合府衛群、衆相宴、賞張燈、爲市、飾優
爲戲、簫鼓聲徹、明始息、自春徂夏、露
雨連綿、海潮湖水、相泛溢、膏腴千頃、爲
巨浸、柱玉、騰價、民庶艱食、疫癘大作
死者無算、始猶以措次以畢、苦年、藤又革

膏

次素諸水甚則驕死一空、積癘、腐、腐、腐、腐
氣愈熾、家門富室亦不保、未幾汪亦
告殂

弘治壬子癸丑、山東連旱、黎庶艱食、壯
者流移、幼者賣去、其諸老與病不能
行者、待斃而已、閏五月三日、牒卒、報老
姬自溺、莫能救、竟沉于亟、往詢之姬
郭氏、女年八十三、孀居、垂五十年、惟一子
應役江甯、三年弗返、存亡未卜、姬老不
能行、丐詣其隣、自顧不瞻、莫肯與縱
有與者、亦不充、且不繼、姬飢不堪忍、遂
溺于命、水手起其屍、具棺、欽求其良人
故所、合葬焉、而吊以詩、載清源集
傳後生二子、長曰海善、經理足以脩養
而沮於其妻、次曰小小、孀且幼、藉其父以
食、父老而康、稔歲足自給、且以給其幼
弘治癸丑、山東旱甚、比得雨、又決、旬不止
漲溢、通衢生理蕭索、居民艱窘、後日

一贊亦罔繼往就海養海初以寔辭既而曰即養不能及其弟父曰然則汝以養吾者養吾幼吾自圖之言訖去遂不見已躍入閘河死矣幼子匍匐求死所求父屍不獲遂赴水死觀者泣下嗚呼傳海不孝而不罹顯戮小小死孝而不被旌褒司民社者將得辭其責乎

異人紀

袁某不知何許人景泰中游京師石附馬適生私艱謫官袁為行降筆法令石具紙筆於靜室鏤其尸袁焚符誦呪伏戶外須臾啓戶入視大書於紙云某月某日復官後果驗豐城侯李公母目盲袁召天鑒行治緒高架于李之壺閣前置玉器其顛每夜分李自登視輒得成藥不數日復明召李謝儀甚腆由是聲譽著聞朝廷召送大總兵石亨處隨軍問禍福一日石與大司馬于謙方

乃幻術

閱武署酷渴甚袁旁侍石命作游仙夢法素易幣衣懷鈔二貫軒卧帳中少頃起左袖出玉黃子五十餘右一袖則王瓜數莖二公大以為神竟不知何術也三事皆予伯兄武畧府君所目擊燕有貧家女性頗慧數歲時聆其伯母誦佛書輒記不忘里有慕之者以禮聘為婦後伯母死女繼之誦日久不輟又義通曉專心事佛不復有嫁意母患曰歎爾聘禮奚償女曰必有施之者母許女退未幾一翁以白金來施視聘禮倍焉里人與其家咸說女能前知母以所施半償聘禮女曰全界之恐亦不得用也乃作偈曰業緣休認是姻緣一念真空已了然此時與你為媳婦今日身居天外天母携金與偕往遂得辭不數日聘家金為盜持去由是人信女神靈呼為活佛遠近貴香幣來拜謀事者坐以妖人惑眾收下錦衣獄雜治之無

驗移繫秋臺莫能行以筐舁至于適試
改秋曹嘗一見之鞠亦無驗柳之域則請
死繼諭之曰君命也孰敢辭遂令邑庠生
某娶焉未幾卒

此可移如師又作修程已以生花已晚
量此多走否乎

此何不愧於
君臣之義

蓬窓類紀卷之二

厚德紀

吳人黃暉 日昇
陶華子評

尚書楊公仲舉侯有厚德從軍武昌廬
陵楊文貞公布衣友後文貞貴顯薦為
景皇帝潛邸宮僚居京師乘驢騎翁老
得子驢鳴輒驚公聞責驢徒步久雨水溢
隣大垣潴水公家家人欲與競公曰天不恒
雨暗當自潤隣葦類垣復侵公地公亦
不較作詩曰普天之下皆王土再過來此
也不嫌金水河橋成命簡有德者試涉廷
臣首推公焉

陳僖敏公侯長憲都臺時以監察御史王文
薦子宣廟不數載文亦至右都御史每凌
僖敏王入臺僖敏後至王報命堂吏鳴鼓
集諸道御史升楫僖敏至略不較一日僖
敏先至堂吏請擊鼓陳曰公需諸道咸不
平王至知公邊鼓以待自訟曰吾在陳公度

中興厥後 景皇帝易儲王與謀英廟復辟乃誅之傳敏位極師保致政壽終
周文襄公以戶部侍郎撫吳日舟從錫山來天未曙公盛服待旦舟抵閩門觸石燭仆汚公衣公易服舟人伏地請償公曰衣無恙恐風露偶自勿耳一日從外婦有醉僧奪公開路槩前驅至院僧與羣皂綴立公但慰遣之而已其德量寬厚如此不但立法之善迄今遵行也

夏忠靖公原告治水東吳于范文正書院傍室聞范氏子孫有事於中堂公衣冠獨坐此三鼓畢事方就寢

政蹟記

都御史韓公永熙吳甸宣江右時忽報寧府之弟某王至公托疾乞少需密遣人馳召三府司且索白水凡公匍匐拜迎王入具言兄叛狀公辭贖美聽請書王索紙左右昇几進王詳書其事而去公

後 枯

上其事 朝廷遣使按無跡時王兄弟相讎諱無言使還朝廷坐韓離間親王罪當辟械以往韓上水几親書乃釋天順初兩廣亂 命公往討師次大藤峽道隘甚旁夾水田老人百餘輩迎拜道左慰勞公且訴賊所苦公疑詐亟命武士執之乃下令索水田中果得苦竹鎗數十件俱斬之由事是變種膽喪望風奔避兩廣遂平公之機警護畧神速如此殆非學而能也

侍郎孔公韶文宣聖五十八世孫居吳中以甲戌進士出宰連山多著嘉績陞高州守天順中兩中兩廣蠻種作亂簡命右都御史韓公永熙總鎮兩廣威令嚴肅罔不畏憚初孔之境有盜嘯聚山谷甚猖獗孔匹馬入其巢開陳利害至再至三盜感悟刑牲軟血指天誓曰公能全我不復叛矣酋長自百輩從公見韓初至敵盡戮公執不可韓震怒覆案曰敢以鄉曲

故抗吾令邪公辭氣從容堅執不可時大
參范憲副馮士定余憲戈允中顧廷
望皆吳人合辭勸公從韓公公曰吾許以不
死招撫而來若殺之是誘之也不足伸威
祇敗吾信且禦夫之策所恃者信而已信
失可恃以服夫耶韓悔悟從公議盜終
公任無一叛者觀此公執信韓之從善誠
兩難也

○河南山東愚民遭亢旱輒指新蔡縣影

為旱魃必聚眾發掘磔爛以禱名曰打
旱骨橋沿習已久奸詐往藉以報私讐言
孝子慈孫莫能禦蓋以禳旱為名愚民
相扇起釁集瓦合固難禁也弘治甲寅
都憲四明屠公特疏止之官其作偽者於
法諸為從者悉隸遠地戎籍由是其
風稍戢

○王瘡子名臣京中人挾術游江湖天順
初謁大都督董公於金山公閱其術王

江南有采辦
所過括取
金帛古玩
誅求
多二字

出水刻小童置案上長可三寸眉目咸其
手足能動王索碗貯水鼓掌呼童子浴
童躍入水作澡浴狀須臾躍出公大奇之
建北歸公命諸武曹餞于海上贐白金一
餅王受而擲諸海水珠濺坐席武曹皆動
色王起謝曰銀在特相戲耳乃復出諸
袖中眾益以為奇

憲廟時用近幸薦拜錦衣百戶尋與
巨瑞王敬同往江南

南畿無厭郡邑騷動大冢宰三原王公
時以中執法巡撫南畿按其挾左道惑眾
上悔悟竟斬之傳首江南故亦竄逐人
心稱快

○吳城東南有尹山小鎮也居民百數家景
泰甲戌吳童謠曰尹山做勢未幾有許道
者於尹山構屋數楹圍一室于中不設戶
牖鑿一竇於暗處蛇遊乃入中置簞與
許擁袖卧焉其徒告人曰吾師服氣不

食十年矣有痼疾與之膺相磨輒愈無
 疾磨之亦得延筭里人咸趨焉捫其陽如
 閭者由是女婦亦往與磨多為所私而
 莫敢言蓋許能呼吸使陽物消則如閭
 長則如甚里婦沈三娘與磨甚密他與
 磨者日益衆一郡聞然時都御史王公文
 脈饑吳中聞許事即糾其姦命邏卒往
 擒咸不敢往且泣曰許有劍呪之術能飛斬
 人公聞之亦頗訝乃命試買帥千人載雜
 以往環其居群徒告急許乃仗劍出跌于
 石叱曰近者先死衆斂縮不前一武士奮
 擒之連逮百餘人公志城送京師斬于市
 誅遂驗

忠烈紀

副總兵馬公俊體貌魁傑騎射絕倫威
 震廣右一日謀報寇至公與參政馬孔仁
 師師往討進薄寨穴而部請裝塘公叱
 曰此逐之遁耳非殺賊也遂與孔仁前

統書

周

問學
無不衆說

仁儒臣不諳戰陣倚公勇亦不設備日卓
 午炎甚士卒解甲少憩忽群寇從茂草
 中突出以鎗剝公臆竟不得展其勇孔
 仁亦被害聞其地則雙倒馬坡也公與孔
 仁偶皆馬姓豈非有數耶

劉忠字嗣宗江陰人豪客不羈好為誇
 詞合肥湯胤績亦豪俠有詩名一日相
 值廣坐中劉曰湯離出將家問學識見
 種遇人無不惴惴曰再加數年依稀似

我矣其誇類此亦能使湯心服嘗上疏
 數郡守貪酷有曰願以閭閻百口此知
 府莫愚同斬于市捨臣一家之性命以救
 一郡之蒼生美廟讀之動容事下憲
 臣坐劉誣謫戍雲南又抗疏言守帥驕
 橫撫禦無法半載之內四徹宸聰後
 老代歸已巳土木之變劉憤奮至忘寢食
 撰平胡十二策欲獻會美廟還乃罷
 武功伯徐公治水張狀劉嘗有贊劉功

年八十餘墮水死

高士紀

逃虛子姚公廣孝和禮嵩山僧為縋流
網戴文皇帝靖內難功出諸將先拜
少師春遇甚隆特恩許祭掃來吳中
公與王仲光先生善首往謁府衛將吏
咸從王閉門不納公悟曰仲光高士也騎
從以往非是厥明徒步躋仲光門啓
復令接膝而談良久諸從行潛伏以聽

閩勝

或聞公有悔辭者王忽若甌墮地而仆曰
目俱歎公退初公之歸感明良相遭欲
起仲光夾輔文廟至見其病風不可乃
止書此著仲光之高潔見少師公下賢
之美德也

傳

呂勉字懋功嘗從高太史學太史死勉
居南濠絕口不談詩永樂中始謂人曰
我高太史弟子也出太史提軒江館等
集手稿并其所作太史傳及社中張子

事作

宣方以常王止仲徐幼文楊孟載張來儀
浦長源梁用行諸公哀挽事載提軒
集後百餘年廣東提學僉事張企翺
始以其集梓行於世

異行紀

賈孟泰為庠生時同舍岳本和嘗撰表
太守呼之急不及闔戶而往暮未還賈
散夢為入閨几上白金二錠蓋撰表賁也
賈欲持之歸恐涉嫌棄之去又不可為

亡

徐法

留一宿未曙岳來索自必忘矣見賈在拜
謝持去後為湖南委吏者徐輔輔德亦賈
同舍剛方嚴毅賦污必汰郡守召賈曰知爾
與徐善一郡當必無恙賈退思曰不為營方守
命必為營徐法徐吾知兩全矣乃不與徐接
竟至者以老乞歸歸貧無居妻子繼沒寄
食洪範僧舍扁寢處曰三絕蓋累世宦族
與嗣與居至孟泰皆絕故云吳士大夫里居
者咸高其誼憐其貧月醺金會飲洪範

歸所餘於賈以給日迄賈卒乃罷卒時年八十八

○正統間柳公彥輝以監察御史督捕閩浙二省事竣便道還吳汾湖陸坦富翁也來錢公行公從陸貸銀五十兩為入京貲不三奏豈惟陸之家不知雖柳氏惟公家子仲益知之後公建憲副卒于山東朝廷提閱中舊事來錄公家公雖歿一家悉械至京請成達陽越數年赦還貧甚緣積粒聚土田室廬漸饒

積

三百餘

仲益曰

目也

化丁未距公卒時已四十餘年坦卒亦三十年知仲益檢債銀及五十兩固具姓帛不遠仲益由若雖不知吾實知之吾與若翁知之吾弗償他日何面見兩公於地下陸遂納焉此与包孝甫尹京賸還金事相類寥寥四百年僅再見也

○閩揮使王某少孤賴母氏撫育得世厥蔭官母卒浮屠氏曰滌屍穢水勿汚地則死

者釋德資福王聖命勿復貯留他器日以盃飲之越百日乃竭八閩咸稱為孝順王云亡行尤有奇絕者王近四十乏嗣其妻為納麗寵以進王具冠裳焚香額天曰其實不德天靳吾後吾不承天又活一女子體吾不為也乃狀地長號妻懼而還之後還得二子噫孰謂天不可格邪

固介紀

大司成劉文恭公介而固天順中公以翰林侍講主京闈秋試比填榜解乃盧龍衛軍同事者歎抑置第二公不可曰吾惟文是取它進計耶遂定乃今大司空劉公宣也吳儒負宗振輿公見女姻公過馬加賀曰敬以觴肉斗酒奉談笑願少留公一日餘酒啖肉而已餘珍饌一不顧強之亦不食其介与固率類此

穎慧紀

參政劉公欽謨穎慧絕倫經書子史過目終身不忘為庠生時出遇雨避于染肆有

惟
染
性

為籍公關之則染張也少頃晴霽公去未幾
肆四裸諸嘗以物與染而取者之百輩紛競
多寡莫能決公問為詳書一秩昇之毫髮
不爽其穎慧如此

冠
頤
記

嘉禾周鼎字伯登穎敏絕倫初為大司徒
山陽金榮襄公幕下士正統末公從討閩
中寇師次杭州四明章文重慕伯器名來
謁公曰聞有周鼎者領與角公作南征詩
百韻進兩生於前為誦一過問之皆曰能記

吾

遂各書一通上之一字不遺周曰請從末句倒
誦至前章謝曰而今而後知謀君矣周以
從征功為某縣典史迂腐不任事罷居晚年
乘小舟遊游三吳所至持金幣求詩文者甚
眾卒藉此為生涯又以衍餘買田數百畝
家遂裕嘗修杭州志年八十餘燈下書槐
頭細字界畫烏闌不折紙為範信手與目
毫髮不爽成化中羅曰棣詩文某某一無所
存周蒙被而臥數日忽起書簾為二十二

太
近

李
度

澤

無
司
子

子

巨

公

冊不下千數百篇不惟無遺志而前後次序
亦不紊嘗為子作先大宜人壽序文始堂
及東樓記卒時年九十云

德然紀

王伯讓行貨于閩廣馮公領見一人仆於道
一婦守而泣一童負行李行李斫而茨王善醫視
其脉暑所中耳即取罪之而去仆者遺童
子問氏名曰我蘇人王伯讓也振閱為貨
不即得明年始促裝以酒飲師主告別甫

散去主遽殯厥妻訟王行毒王就逮郡倅
訊鞠之閱牘見王名力證其誣乃獲釋倅
即向仆者事之相遇有如此

大都督翁公紹宗總督三吳海道好結納文
士出巡板太倉飲一縉紳家時封郎中陳公在
陪位酒酣主人權矢請投公翁與陳角既負手
陳商閱又負翁勲作色起主留之弗克竟去
陳子琦在職方聞而啣之適臣瑞曹吉祥以
叛誅陳疏翁為曹黨遂貶公結納者無

情

慮百輩所件者惟陳二人竟受其害不聞有援之者然碌碌終日徒取忙耳

節婦紀

井作并

女

陳貴本離客贅高氏生二女皆國色貴年老
貲耗長贅胡景三月別去十年弗返猷子
屋三楹以居隣姬亦罕覩二女之內外井
鄉黨稱之于同舍虞允忠監察御史積
冢子喪偶欲繼其少少年十七貴以寡與
幼歸允忠堅求許焉監察耻門閥不敵

不敵聘允忠繼母從吏成禮監察見其婦
道修整喜曰不圖高家有此女也未幾貴與
長女歿監察亦卒未葬罹曰得家業一空
允忠移居學宮傍歲朝啟戶見巨燐臥限
驚呼陳操月至不見允忠曰安知非作龍地
乎陳曰元旦非時門限非處竊為君憂焉允
忠是年卒陳年終二十五惟一婢女迎厥母
高與居迄今三十年冰蘗之操凜然如一日
雖古名節婦未過也書茲觀民風者采焉

蓬窻額紀卷第三

著作紀

黃暉日昇
蘭荅子評

高啓字季迪別號槎軒初居吳城東北隅張
士誠據吳日時彦皆從之啓獨徙青丘避馬
號青丘子國初被薦召修元史成拜翰林
國史編脩尋擢戶部侍郎懇辭致政歸
適江夏魏觀以國子祭酒來為郡守高以
魏嘗同在史館為徙居夏侯里以便朝

夕觀與魏以府治隘弗稱即士誠廢址遷之衛
主帥疏于 朝遣御史張度廉得其跡執
觀械繫至京斬于市高與王昇輩悉坐
觀黨以死時年三十九所著有姑蘇雜詠
婁江吟稿史要類抄及年鳴江歸鳳臺
吹臺槎軒扣舷鬼錄諸集與楊基張羽徐
貴同有詩名世號高楊張徐以擬唐四傑云
楊基字孟載號眉菴謂眉無用於人之身謙
辭也讀書日記數千言尤工於詩穠麗纖

烏

蔚所著有眉菴集仕至山西按察副使

○張羽字來儀初烏程人元末避地居吳中少穎敏讀書一覽不忘為詩文俊逸典雅善畫洪武初舉明經為郎庫訓導歷官翰林待制太常司丞所著有靜居集

○徐貴字幼文居望齊門外少負才名洪武丙辰膺薦出使晉冀還奏稱旨授給事中改監察御史又改刑部主事權部事平反明允陞廣西參政轉河南左布政使會大將軍師

平隴右往還中原以徐款其犒勞訴于上遂下獄死所著有北郭集

○王彝字常宗剛正好古國初被薦召修元史成敬官之懇乞養親歸吳閉門著述號矯雉子魏觀守郡浚河得佳硯常宗為作額觀被誅坐觀黨以死

○謝徽字玄懿與高啓同被薦脩元史成授翰林國史編脩復命依授諸王及授開平王二子經久之拜吏部郎中懇乞致政雖

宜

水部

積

丑

忤旨仍賜白金以還卒于家

○張適字子宣七歲習詩經過目成誦十三赴鄉試稱奇童元季隱居不仕洪武初宋濂薦脩元史拜部水郎中未幾辭歸與高季迪楊孟載張來儀徐幼文王止仲梁用行方以常錢彥周杜彥正浦長源輩結為詩社號十才子

○申屠衡長洲人幼學於楊缺崖維真明春秋肆力古文號樹屋傭洪武中草諭蜀詔

稱旨授翰林修撰

○高士敏季迪太史族弟善屬文太史嘗評其文有春容溫厚之辭無枯槁陰薄之態蓋山林而館閣者也所著有辛正集

○盧熊長洲人元季共起隱居著述嘗脩郡志於凡古跡祠墓山水泉石園亭寺宇靡不備悉高季迪每為賦一詩號姑蘇百詠陳惟寅與弟惟允廬山人元末避兵來吳居紅場巷宋貴幸朱勔故居名朱

家園惟重更曰綠水林亭軒沼各有扁日
與高啓輩嘯歌釣遊其中題詠殆遍啓
有記惟先早卒子繼字嗣初文行起卓廬
陵楊文貞公薦爲翰林檢討所著有願菴
集至今子孫以儒業相傳

周砥字履道與馬元素有荆南倡和集頗
有唐人家法至正壬寅客會稽卒於兵中

詩話紀

合肥徐誌勳臣裔也耿一目其氣與詩俱豪

少司馬長沙王公偉與相契景泰中延徐
至京語曰子闕將臣無踰君材者第失爵
久卒難復已約大司馬于公矣翌旦畢朝
過我君少屈膝可圖也非直友義當然選將
亦吾職耳徐謝曰爵可失膝不可屈膝得
爵後會當何如處明日子至徐竟不出遂罷
嘗有詩譏邊將曰龍沙逆虜初回馬麟閣
功臣已賜貂又曰丈夫若得封侯印不使胡
兒夜度關觀此可想見其人矣

惜

遂

○楊文理統縉子也修廉善吟中歲貧甚與杜
公序善杜以進士出爲攸令楊欲往謁聞道里
費趨趨久之楚有商于吳者難楊因爲我作行
舟八詠即載以往題曰蓬櫓高檣猶纜船揚揚
援筆一揮而就商讀之躍然起敬載之往且
厚贈之嘗記其詠蓬曰兩濕湘帆翠歌流飄飄
偏稱木蘭船從紅粉灘頭拋又向白蘋洲
畔收教葉飽風淮浦晚一繩拖雨洞庭秋蓬
萊聞說三千里藉爾何當作勝游櫓曰誰倩
公輸巧斲成翩：渾訝逐風鷹分關水動秋
烟冷斫破波心夜月賦船尾駕來三尺短棹頭
搖去五銖輕不堪聲作伊州調客車來聞來倍
慘情餘不能全記櫓有曰宵屏海上疑撐舟
晚泊山隈欲礙雲難愛高標平地起最憐
孤影隔溪分篙曰誰剪蒲湘王一棹棹郎長向
手中持撐開柳橋邊雨移過桃花渡口祠
猶曰一鐙似月分中壘四簷如雉向上擎纜曰
秋風何擲孤蓬外夜月長綯白渡邊舵曰

不入紅塵芳草路，慣依疎雨落花津。跳曰：踏破曉霜還有跡，溜殘春雨不沾塵。如此等句，誠亦動人，惜不見其全集。

天順中，首相江右陳公薨于任，有吊以詩曰：何事先生薨蓋棺，離歌聲聚路人憫。填門客散思何極，負郭田多死亦安。鹽海已無前日水，山誰障舊時寒。九泉若見南陽李，為報羅倫已復官。亦詩史也。

莫

徐用禮號南州能詩，往有佳句。中富家子以詩貧晚歲落，卒藉詩給日。尤工香奩，有南州集。嘗題劉阮天台圖曰：白雲蒼霧迷行路，水復山重不知處。行過礧谷有人家，忽見東風萬桃樹。芳香艷態娛青春，花間得遇娉婷人。五銖衣薄掩烟霞，笑語便覺情相親。神仙雖遇終難別，千古佳名自傳誦。天台山水至今存，桃源望斷空明月。亦可誦誦。

○郡照王尚文詠綿花曰：采采西風雪滿簷，寒功已倍春衣世間。多少閑花草，無補生

魏

民也自慙。石田沈啓南詠春日衣被深功，藏倉動碧筐大暖，起眠時願言努力如食菜。二月吳民要賣絲，此二詩亦可傳也。

○孟小姐校官澄女，嘗過惠日菴，訪尼僧書其亭曰：矮矮墻圍小小亭，竹林深處畫真經。塵不到無餘事，炷烟清雨卷經詩亦佳。

○采石江頭李太白墓，在焉。往來詩人題詠迫遍，有客書一絕云：采石江邊一培土，李白詩名耀千古。未的去的馮兩仲，船門前押大

斧亦確論也。

限作以充

臨川饒參政介之至正末，領咨議參軍事於吳。慕高季迪才名，召之至，再強而後往。因命題倪雲林竹本圖實試之也。水綠曲為韻。先生信口答曰：主人原非段干木，一瓢倒瀉滿湘綠。踰垣為惜酒，在樽飲餘自鼓無絃曲。饒大驚異其敏捷，且嘆賞其詩。延之曰：勸之仕先生笑不答。時年終十六，又二年先生年十八，願而長貧未娶，婦翁周仲建有疾，先生往侍。

詞

公同下井
至也

之周出蘆鴈圖請題先生走筆賦曰西風吹折

花枝好鳥飛來羽翼垂沙閣水寒魚不
見滿身風露立多時翁即擇吉日以女妻焉

永樂中簡太學生年五十以上放回田里而

儒士應賢良方正舉者輟得八品官尹翰林

岐鳳有詩曰五十餘年做秀才故鄉依舊布

衣回到家及早養兒孫保了賢良方正和

于節菴以兵部侍郎巡撫河南山西遷大理火

卿前後幾二十年其赴京獨不扶土物賄嘗

路汴人嘗誦其詩曰緇袍磨茹共線香本資

民用不為歟清風滿袖朝金闕免得問閭議短

長

○有人泊舟采石夜聞鬼哭既而若謳吟者連旦

大書一詩沙上云長鯨吹浪海天昏兄弟同時

予屈原千古不消魚腹恨一家誰識鴈行冤

紅粧少婦空臨鏡白髮慈親尚倚門采石江

邊腸斷處一輪明月照雙魂讀之亦可憐哉

校藝紀

痛

撰錄
校以誤

○葛可久國初名醫有奇驗一人患腹疼延葛

治葛視之謂其家曰腹有肉龜藏矣熟臍

吾鍼之勿令患者知知則龜藏矣患者問

故家人誑曰醫云寒氣凝結多飲釀酒自散

耳患者喜引觴劇飲沉酣而臥家人至報

葛葛診其脈以針刺其腹患者驚悸寤寐

以藥須臾有物下儼如龜形厥首有穴蓋

鍼所中也病遂愈又一隣婦娠將脫氣上逆

疾不能忍就葛治葛見之遽以掌擊案案

聲大叱婦驚產一子葛慰曰向見爾色青

氣逆是腹中兒上攻少緩不可救矣猝然被

驚故即產也其神驗如此

梁興甫善扣瑟戴二者蘇衡揮使其之弟

體貌雄傑膂力絕倫嘗游天平山同行者為

虎所攫戴倉卒持一挺奮往擊虎虎即斃

攫者生還由是名稱赫甚興甫族既微貌

亦猥然自恃其藝之神恒出語侮戴戴叩

之二日相值聞元寺梁謂戴曰凡奉師相角

良

鍾素

不可容情必各盡藝雖死不悔乃敢角戴曰然諸惡少為兩家徒者皆云然戴奮臂揮擊謂梁曰有隙爾即入梁應聲一躍疾如風電戴是忽在梁手巾俄皆道化戴破僧之竹牀而刺入腕尺許梁左目被擊幾失明皆久久方覺觀者咸勞戴優梁云子隣馬伯和為子道其詳焉亦旁觀一人也

○南京一樂工能刻木為舟大可二寸篷桅櫓舵咸具兩人對酌於中壺觴豆釘滿架一人

挽篷索一人握櫓一人運舵皆有機能動置之水中能隨風而行略無歇側一舟必需白金一兩好事者競趨焉迨與古之棘猴者無異

○會稽蔣中孚號秋鴻挾子平術來吳道人已往事如其言乃為書其將來不知其言則拂袖去蓋自負言之必中也因病自貶于塾今大僕丞文君宗儒時已登鄉薦微服偕一老造塾蔣方以疾歸而庠友浦汝正陳師魯繼至迫不得已蔣曰諸君莫子釋欲試吾術

壽

若前
言下
有

也第各言生年時月太僕首進蔣曰君必戊子貢士君父當貢士惜官不甚顯君第它日必有登進士者餘不能悉也老者繼進蔣曰何孤之甚也良久乃曰父母妻子刑剋迨盡非僧即道耳亦曰格局清絕財帛奴僕皆有且微有權安知非道官邪老者太僕相視吐舌問之則果神樂親提點也浦陳以次進蔣謂陳曰今歲甲午君當中式所惜者不永耳又謂浦曰汝保軀命足矣不第不足言也浦怒去陳果

登是年鄉薦後六載卒浦丁外艱不得赴試止子應麟年十九娶婦終數日亦卒浦哭父與子過哀一病三月僅得不死太僕登士辰進士厥父公大中乙榜授涑水學諭厥弟宗嚴丁未進士皆如秋鴻之言

○南京聚寶山有僧名道清善風鑑往往有奇中者成化丁酉子與同試朱天照昭毛真甫柳子學顧士高范元勳司直朱近仁暨辛卯貢士劉興清皆微服造焉方諦閱而黃

便 曉

和仲適至僧起近遽謂和仲曰今歲發解必
屬君矣又謂士高曰接黃之武惟君一人也
日官居方伯則又非黃所及也謂于與天昭
貞甫姑談下科餘皆未許者獨指與清
曰君得金形面白鬚赤火剋金象也視
諸未許者更復遲耳初不知與清已中
既別去與清曰以子驗之知其術之繆矣
比揭曉天昭貞甫近仁此子皆在中列而
和仲與諸同在者皆下第明年與清登
登甲 未幾士高疾卒則其術無一驗
者矣後二年上海談本彝為予言其術
之神談為應天至習儀報恩寺使道過
清曰公黃氣自天庭接眉宇必有高擢
不出兩月驛馬已動必是此都正尹時十
月朔也迨至十二月廿八日談復詣清嘲曰
向云兩月今五十八日矣當復云何清拭目
注視忽曰前說必不爽也談大噱而別明
日除夕驛報至果陞順天尹噫僧之術

九成

○笑獨神於談而不一驗於吾數人也
點僧德貌貌美年少能足飛過項若
無骨者與人握手行潛從後蹴其帽人不
知為貌也尋丈墻垣如越戶限好服緋穿
皂絛行市中訛之者輒被擊力愈雄者
仆愈重嘗於廣東寄居僧舍總兵歐公
帳下一旗牌勇甚見貌狀遽呼為與子
大為藐窘辱旌牌白歐：遣勇士數人
持挺談於僧舍外觀不知赤手出君軍閥
擊之貌佯求免擊者少忽躍攸一挺
運轉如風傷者過半衆知不敵棄杖伏地
歐神其藝羅致門下後擒王肖養貌功
居多吾友吳鳴翰從厥考大叅公於廣藩
目觀其事為予言之
倪瓚字元鎮號雲林子善詩畫詩不經
人道語畫片紙數筆人或寶之不著色
以水墨模榻清氣逼人然亦無巨幅生平
好潔成癖陶成九轍耕錄載一事閱之

分號南宮

通

令人捧腹

○宋克字仲溫居南宮生少任俠使氣好擊劍走馬及飲博游戲能以氣服人晚刻劇豪習閉門寡將迎日閱法書名畫工草隸過鍾王片紙數字人以重價購之洪武初仕至鳳翔府同知

冠袖紀

○張雨字伯雨號真居羽流也嘗學書於趙文敏字畫通勁詩出入蘇黃尤善古律行草入妙典緇流衍斯道泐李澤復見心浩覽源比一時詩豪云

○張皮雀蘇衡人嘗為胡風子僕從胡術奇妙日賣雷于市市童畀一錢輒以朱書雷字於童掌令握固少縱雷即應聲張從之以胡察其誠恪悉以術授之張貧無完衣髮不冠亦頗顛駭袖有皮雀時作聲出則羣兒相逐宣德癸丑三吳亢旱郡守况伯律延張張曰須道流昇吾往况曰哉有雨

汲

當昇而還張曰諾翌旦結壇義役倉有司列侍張索酒數十瓶飲盡斬臥天無纖翳眾譁散散張欠伸索鏡鏡至以墨塗鏡而與虛其中天亦黑雲四布惟中天露日張謂守曰是無難得道官塗之守懇請張握筆一塗滿鏡雲亦忽合電掣霆飛雨如建瓴踰時守焚香告足張拭鏡兩尋止守遣道流昇張還贈以厚幣不納張購沉香自刻小象甚肖刻既即卒象今尚存後數月杭遣使來取天蓬尺謂張在緝雨家人以死告使遽還已得雨矣皆謂其得屍解云

○成化初有僧來自鍾南趺於吳城卧佛寺左廡戴一笠髮垂至眉越歲稍長亦不削冬夏一衲問其氏名笑不言率五六月一丐於市問所丐則曰肉其肉食之輒盡雖數介亦盡或一日無食則從激井者乞飲飲亦盡一桶仍趺故處寺僧

觀之不見其溺亦未嘗如廁觀於寺者
踵相繼施之金帛不引手接人莫子其
前雖餒亦不以市食積而多為無賴子
持去笑而不吝監察御史王濤往視之
亦坐不起後竟死跌處無他異焉
此處為下戶解也在此生術第三

蓬窓雜類卷第三

蓬窓類紀卷第四

夢紀

黃緯



吾蘇大司寇俞公仕朝三歲時患領腫
疾醫莫能療公之考克和夢一老謂曰
吾與汝見換虎領骨故腫耳勿藥當自
瘥克和竟不迎醫腫亦自消及公長補
郡庠生登永樂乙未進士至正統丙寅為
大理寺正卿金臺有一寓僧善相公藝
服見僧求相僧曰相公之面與身俱不
見貴而獨有虎領骨所以貴耳位當登
三公必過一大難方享壽考後公果至刑
部尚書兼太子太保因少保于公謙事
連坐而有遼東之役踰八年事得昭雪
赦歸田里至成化丙申公卒享年八十二
夢與相皆驗
業文莊公父夢雙龍降屋脊語未畢
都給事勅命至附馬周公景寓永平

夢騎龍近天而行因請入京遂被召孫
狀元公賢未第時嘗夢金甲神人持一
旌掃其門上有狀元字

閩仙遊縣有廟於山之顛四方之人未興寢
廟中以祁夢神每隱其機以示事後詳
之無一不驗今秋官亞卿浮梁戴公為方
伯時遣一校官代往祁之校官夢夢候于
朱門外見閩官啓門出以小帖畀之上有
左遷二字覺後不樂曰決不為戴告既

還謁戴曰無所夢必不佳汝第言之乃以實對
戴曰然則吾陞矣我朝故事憲使三品得轉
僉都僉都四品也方伯二品得轉副都副都三
品也視外每下一階吾其陞副者邪未幾 璽
書至果以副都御史鎮守鄖陽噫神可謂巧
於示而戴亦可謂善於詳矣

天順末蘇郡學生陳燧夢宴鹿鳴同生皆素
服不簪花為諸朋輩言之咸以為非吉徵後
陳登成化戊子鄉薦揭曉前二日適詔至乃

太皇太后崩訃也明日鹿宴果皆素服不簪
花其奇驗有如此

禮部司務華亭戴儼與今故令閩西党俊同
赴春試後謂儼曰作夢中觀天門開放榜狀元
則吳寬也但不知何許人儼曰吳有其人真狀元
才也後書于冊以奏迨放榜今少宰吳匏菴
果第一儼為予言之予於王拱辰馮京事益
信

大方伯咸陽雍公世隆昔為吳令為予言其
庠生時嘗夢益一牛騎歸未至家牛主追
及之反縛雍手以杖箠其背遂覺是歲登鄉
薦明年己丑進士乃悟曰身在牛上己丑也反
縛綁也蓋己丑榜進士云

成化丁酉今冢宰晉陵王公為大司成一日進
六館諸生而語之曰吾夢成賢街雨水參天
今秋必有高薦者大司冠浮梁戴公適以
監察御史提學南畿亦夢鹿鳴宴坐居首
席者為太學生告諸試者曰努力爭先勿

使吾夢驗也是歲發解江陰劉繼武未揭曉
先以病掃不與鹿鳴宴其次太學建陽蕭銳
果居首席而浙江林賓中第七名則雙木
參天之謂也明年南雍第進士者惟霄二人
兩公之夢皆驗

吉水李暹以戊戌進士拜主客主事夢風雨
中度一嶺無所止棲匍匐至一家問之乃
同姓既覺自慰曰迨風雲際會兆也未幾
弘治改元李以輕汚茂露黜為廣德別駕
至白茆嶺風雨奄至望一高門趨憩之則李
姓也其向所夢者毫髮不爽主客同年今
都水正郎陳子章為予言此

成化甲午今同知台州府事陸君獻之赴試
南畿夢九日墮壓其頂陸驚而悟告友人
以詢吉凶莫能詳解此揭榜獻之以易列第
八名易之魁則徽州張旭也旭即九日之徵
而壓陸之頂陸故不得為魁云

東魯張鳴岐以進士來宰吳邑舟抵縣將

升輿既曰事有前定也學諭注有本問故張
曰時昔將選時夢舟泊斷頭港疑為不祥
今縣當水盡處適與夢符故慨云

○陸源子同舍生洪之兄源妻娠將娩源夢
見一翁一媼翁謂源曰吾兩人當再世夫婦
吾為君之子妻為東城陳某之女翌旦俱
生有產金在陳室左偏石礎下盡往取之
比晚源果得子往詢東城陳某果得女
陳所夢亦如是遂與發礎有石覆一甕

探之則清水也悵快而還是夕又夢前翁物各
有主不吾見故幻第攜吾脫毛衫往當得金厥明源
與洪同往陳壁藏數人以竦源至置衫發甕赤金爛然
壁藏闕出又幻非鉄非土洪潛懷一枚還子親見之後
兩家女子竟不育

○成化辛丑子赴春試夢與今監察御史朱天昭
工科給事毛真甫三人同騎水龍飛逸天際自
謂必中解元加賀其榮聞之問子序次子曰天
昭居前真甫次之又次則子也其榮戲曰本甲

屬龍辰象也其應在來科甲辰然必越三科以序而中子甚不然其言後天昭中甲辰榜第十貞甫丁未榜第十二子則庚戌榜第十四悉如其言恨其榮早卒不及見弘治庚戌春試子吳番陽顧均實同邸顧善推步自云必第亦許子為同年子三場畢夢登樓見少婦六七人皆國色子驚而下聞有問子名者一少婦曰此十四甲黃璋也子思曰甲止于三十四甲惟乙榜貼禮部壁者有此數耳因告均實均實問曰君入試度幾子曰五度矣均實曰每試凡三甲今年二甲則十四甲也後子果忝二甲第十四名可謂驗矣成化丙申除夕子夢二神人花袍革帶過門取子言曰是矣子問故神曰吾將用汝子曰奚用曰用汝作閻羅王子覺而思曰今歲必第不第當必有死亡兆適賀君其榮至子為言所夢賀曰閻羅王鬼頭也吳人呼鬼為舉當為舉子頭中兆也浮梁戴公時以監

察御史提學南畿以所考十三府學子類行應天府收試取十人為首又冠子十人之上果如賀言十人者今稽勲郎中黃良貴精膳郎中胡伯堅文選主事蔣惟深刑部主事丁大用監察御史汪鼎夫丁未會魁董萬英貢士孫吳錢綬儒士金元玉吳子也三試畢子又夢觀榜見子名甚然不列名數又訛罵子書為易後子中六十四名蓋易具六十四卦乃知所訛罵者正子名數也

成化庚寅嘉禾開近禮為吳學諭夢一舉子持泥金帖遺聞詩二句曰明年九月湖湘道應有行人報喜來厥明提學御史山陰薛之綱送一秀才入學乃今監察御史劉典清也堂拜時聞為言所夢但不知所謂湖湘道何謂也明年辛卯湖藩具禮幣來聘聞主試事畢間還吳至中途忽得典清中試信其時則果九月初旬

進士潛山戴恩待選銓曹夢得官到任
廨宇咸無惟一葺舍殊不樂後半載拜主
客主事時禮部方惟回祿未即重建廨
宇果皆葺席為之迺與夢中無異焉

果報紀

李慶字原善蘇衛百戶也傾而肥家饒
於貨好結友各流名流多延譽主帥恒
以事委焉生四子有星士造焉原善俾
次第推厥子星士許曰皆武職也原善

意以安能皆得武職不樂薄贈而去沙湖
陳某居水鄉不通陸行陰蓄無賴操舟
若捕魚者伺察客舟行劫銀米錢布之外
咸不取蓋四者人同有無辨認故久不敗亦
有歸皆陳計也原善適捕捕陳之材有惡
陳行者詳白原善因徃物色陳覺之封羊
擊豕歎原善出黃金百兩為餽且言不幸
而富故集怨生謗原善亦以陳富人弗信
受餽不究陳微問曰誰其云云原善笑

不答強之曰某也遂別去陳遣群盜夜半
積薪環言者家四面縱火烈焰騰灼一
家四人蕩為灰燼原善又署獄事晨入
獄錄囚忽見言者在側原善與揖而僕
從祇見遂問故原善心悸亟還使血如注
越五日死長子彬龍衣陰歸又死之嗣厥
弟三人相逆龍衣皆死今之龍衣陰者第三
子遺腹兒也嗚呼言者欲除害而得慘
禍原善受百金而殺一家一身之死不足

以償而必延及四子也四子皆官星士推步
之術亦神矣

監察御史王琰按吳日決杖不用剗以巨
竹之本破而剗其腹以箠謂之番黃死杖
下者甚多有不死亦必倩鑷工出之刺於
漬肉中延醫下淋血數斗伏枕百日乃起
然皆有罪者也一日至錫山有僧趨不及
避王見之遽命杖僧瞬息氣絕輿曳以
告王怒其詐益杖卒不甦乃去後王得代

還侍班內廷糾武臣失儀不實 憲廟
赫怒命錦衣杖王 午門外故事被杖者
厥明入謝王勉強行禮狼狽而出越二日
死臂肉腐潰至不能斂觀此則浮屠氏
果報之說亦或不誣

吳鄒鼎富甚舉家入粟拜官鼎子珖與璣
珖仲子鑑皆七品散官珖姪海與璣子鑑
皆蘇衛百戶李鼎卒璣頗驕橫璣早失妻
氏年二十貌美媚範甚潔就第中構別院

奉其姑共居不踰戶閤歲時祀祭亦不出惟
遣婢捧璣主八院相對長號吳人賢之城有
顯宦喪厥配慕李欲繼之後李嫂往諷李
聞蒙被臥不應嫂愧而去後嫂以它事至李
亦閉戶不納姑年九十餘卒時李年近五十
矣天或鑒李苦節特永其姑之年使有所
依也時璣其海亦卒家漸落鑑視璣尤益橫嘗
被酒毆死其隣朱某釋金如土僅以身免又
健訟訟輒敗與鑑皆嗜飲博由是囊橐皆空

乏田園繼盡惟餘所居而已鑑妻閻又以不
道濟之間謂鑑曰寡孀臥室內聞有瘞金盞
取之鑑曰善鑑妹嫁金山者適歸遂與嗜立
旦妹與閻往省李：歛留抵暮而散忽報
李死吳人或訝而悲鑑遽大其柩既乃其閻
泣李之室迨遍卒無金不數月閻死鑑母
死鑑亦死鑑之子婦又死與九十之姑五指
同殯一堂鑑子魯貧無力葬售所居葬焉
魯今累：無所棲止孰謂天道果遠邪

有客行貨金陵舟抵上新河口貢將米船入城
舟人見客孤身適風雨驟至故逗留不進薄暮
終至水西門闔止宿城下夜竟殺客沉于江
盡得所有遂富棄舟不操逾年生二子甚
愛甫弱冠家業蕩蕩費迨盡父或出戒訓
語輒被歐罵惟飲泣而已隣家不平嘆之
訟曰吾兒釋耳隣有術士能以乩召仙所言
甚驗往拜曰吾兒不事生業且悖逆有脩
改時否也仙附乩書曰六月初三風雨惡楊

子江頭一着錯。汝兒便是搭船人。請君自把
心頭摸。悚懼而退不數日憂鬱死金陵陶
文靖為子言之

盛出血居吳城清嘉坊與人戲以手折人輒
出血故名隣翁老無子園池廣衍盛與翁狎
嘗問其地所從得翁輒道其詳盛潛寫翁
賣地券擇一已死者為中見人藏以俟久之
翁無恙乃謂曰汝地不吾歸何待翁以為
戲盛作色出券示翁怒氣堵吭臆卒

盛為棺歛葬埋訖毀壇舍翁地為一樹石庭榭
皆耳之加妍初無子既以計得翁地又生子意
願盈溢所生子五歲不言一日盛携芳之入園圃
游行謂曰吾老矣目前生業皆汝有汝不言吾
不樂耳忽應聲曰我即某翁也將有所待而言耳
盛驚怪一仆卒未幾子亦卒遂絕今地為從
姪汝誠有汝誠謂子言之

胡錦金其人多技能又善黃白術試輒驗每試
以成藥如芥或銅或錫或鉛一錢界試者手自

封固置紅爐中出則赤金也攜李富人曹某慕
其術延歸胡以藥界曹自為之須臾出謝曰驗
矣然不費所銘金胡亦不問各就寢比二鼓曹扣
胡館率妻子羅拜牀下曰初訝君鬼般法難出
謝寔未嘗銘候君寢熾炭鎔之果得金矣翌
旦設盛筵列珍玩數重求授術胡但領之而去
抗有子嘽少保公謙之子延胡歸闕于密室
三日不與食峻刑迫之胡曰某僧藥也吾嘗迫
僧授術僧不授殺而取藥今君殺我迫僧報

也吾弗恨于盡取其藥釋胡去子於虞允中
家見其術云此胡之釋辭也天下有道有是夫
郡別駕張徵酷吏也宣德中清理軍伍凡戶
絕無丁者必求其隣與買其田宅者巧構承之
結局於玄妙觀者華亭少不承即峻刑雜治
死者日凡幾子塾師賀宗振澄江人考賢嘗
為大理評事高皇帝時發石窩校石死宗
振貧無依來吳僦屋以居值故軍言吉杜里
胥執賀往見張問其父名曰賢張曰非賢也

必賀耳言與吉字相同當必是同宗昆季迫
賀曰汝不為軍即為鬼賀不勝筆捷誣服
其酷剋率類此滿任去坐事下大理獄暴卒
故事因斃經相視得出時盛暑迨相訖已三日
鬚髮脫落從拘實中拽出膚體毀裂衣臭穢
不可近爾賄為鼠所食吳人聞之稍快

陸花靴居吳趨坊吳人與商于吳者製履
舄必之陸陸之直視它工倍人趨之者製之良
也與子同里開嘗見一人來索履跋良未

訖而去頃之倉惶來覓所遺金與陸相關無
獲泣婦經死未幾陸暴卒但自臆微溫家人
歛不蓋棺越五日復甦亟索食食未至附其
子耳語曰第買楮幣從城隍廟焚之能償
則返不然不返矣竟逝自臆不復溫家人日
往焚幣扣首神墀月餘莫甦瘞焉

滑稽紀

朱達悟滑稽之流睚眦必報或訛呼其名為
搭戶必搆中之乃已有與交者析簡畀僕

往逮朱飲僕及其門閭焉訛其呼朱應曰吾是也
遂覓石重百斤書其上曰來人稱搭戶頑石
壓其頸乃封裹給僕曰汝主索此物吾割愛
與之汝速歸毋怠有恐吾見還則追奪也僕
極力負還主見之不覺大噓凡親交飲燕必
召朱朱必赴問登卷談使人捧腹不已一日
諸少年游石湖背朱往既解纜喜曰搭戶不
知也朱忽在舵樓躍出曰子在矣蓋朱預知皆
已贖舟子藏以待也眾驚笑延朱即席且
飲且進朱曰湖有寶積寺幽潔主僧善子
盍一登眾從之挈楫以往酒數行朱佯醉臥僧
榻日西猶未醒呼而掖之輒推首曰眩莫能起
僧亦曰留眾先發朱從間道還時已曠乃濡
其衣履被髮擊掌諸同游者戶倉惶告曰不
幸舟觸石沉于湖子偶得魚者援焉諸聞
者長少驚啼趨往至楓橋相值皆無恙惟
有笑而已朱但憤其背已與訛呼其名而
為是小隙不貸類如此

蓬窓類紀卷第五

黃暉 日昇

怪異紀

武功伯徐公有真誦金齒時聞滇南山中有寺幽潔林逕迂僻罕有至者一日往焉主僧出迓一舍許公訖而問曰疲童羸馬無先通都奚而過僧曰山有水犬凡公卿大夫至輒吠以報犬昨吠故出迓公至寺觀犬果木爲之謂能吠恐無此理不然僧固無從知也豈僧偶

知公將往托犬以吠神其事邪託以誣滇之人問焉

予外祖武德府君張公開源居第在郡城顧家橋西廳事右祠堂在馬堂右有地一區草莽叢塞每夜有鬼來堂中仰屋長吁家人薄暮相戒不敢近其處府君遼陽省漢人起自戎伍歷有戰功授前職永樂中嘗奉使西域往返萬里略無憚貌不甚揚騎射精絕雅不信鬼神家人莫敢告一日廉知之夜二

鼓潛持刃往覘鬼果在突入刺鬼鬼狼狽奔入草忽不見府君展集家人雖草掘地得石井濬可丈餘見骸骨一具驗之乃立以死者斃整鎧甲爲士所蝕紛朽莫可舉必武臣遇急不屈躍入井者其忠憤激烈之氣久不能伸故仰而吁也府君有所感觸爲之具棺裳瘞祖隴歲時祭掃畢以麥飯灑其塚嗚呼武臣徇義以死姓氏雖未傳終得府君收葬又享府君子孫之祀亦可見忠義食報

之驗也書爲武臣勸

劉福蘇衛人所居宜石塔營西貧甚恒稱貸負薪以給日日以所贏歸貸主滿一券則易券復貸一日貸券滿劉病作力疾費券復往貸貸主羅洪然慮劉以病費所貸錢無所取償也遂拒劉憤恨病劇死劉之父時爲吾家廩卒貧無葬地火其骸後三日貸主暮從石塔醉歸忽見劉梓衣素券羅昏憤仆地昇至家雙目直視以拳擊

牆者相搏狀指爪流血曰各三百文不貸致我
死何忍也家人知為劉羅拜乞免焚以楮幣祀
以牲牛終不釋良久曰喚吾父來原贈之家
人匍匐強其父往以青蚨千輩為饋羅忽
延嗟夫若劉者可謂孝矣既死猶顧其親世
之有親而不肯顧者規於劉多矣書以勸之
外祖武德府君誕辰子婿咸往賀之先府君
其先太宜人首至明威將軍劉公英夫婦繼
至而三母姨亦至劉鎮者三姨之夫也適有患
賓莫能遣故獨後武德命馳馬以還報曰
抵暮乃來留馬以待燭至武德頗動色忽明
外馬嘶先府君與明威出迎見人馬皆淄泥所
封莫辨為誰也問之語知為劉掖而下沃其面
解衣問故台然莫對良久曰始吾入王府基青衣
數人截吾馬初疑為盜皆無所執持忽以土
擲吾面乃知為鬼予以馬策策鬼鬼亦脫衣
迎吾策既吾思曰第策馬馬當自進乃力策
策策馬馬直突而前奪一鬼衣置鞍坐下鬼

畏蹙不能當始克抵此君幸往舉鞍驗之鬼衣
乃指為之也蓋王府基張士誠廢址士誠危急縱
火齊雲樓死者無算數然則鬼固宜有之若指
衣吳人歲時火之謬意可資冥用者今鬼衣
尚猶指也此竟何理也耶惜予未之見也姑記
以志異事

吳城鎮撫獄故無恠獄吏夜一往閱曰謂之恠
風寒暑無間諸獄卒商曰托鬼以恠之後富
不來矣一卒遁窺窺中赤土夜伏草莽疾
走至擲之幾中賴吏恠之越四吾一至至則復
擲數日一至又擲吏以白晧獄者不復至矣
卒善相賀賀之夜擲如初初以為倖中相戲
諸獄卒相視皆在自後無夜不擲者此又不
知何理也書以資論鬼者一談

表兄夏文正客魯時隣有初生子者親友
戲執而交接其手足墨其面以鼓樂導且行
且舞適游乃返仍繫於樹而群飲於堂忽一
狼至繫者大呼飲者以為詭不救以頃啓戶

惟白臂委地而已。

○七步蛇噬人不出七步死。蘇郡學前有之。擲工楊某農詣學為醫。生束髮忽草中有物觸其足如刺。楊意七步蛇也。亟以所執剃刀刺去之。初隨地如錢。既即如桃。既又氣騰如烟。忽歛縮如桐。子視之成炭。炭矣。噫。可畏哉。

○子隣李孟本嘗往吳興市。本之可新者。後而歸泊城下。緝蓬為室。浮其上。居以守。忽有和某蓬者曰。温州漕舟還否。李以為盜。不

答。越宿復問。且以瓦礫擲蓬。李曰。鬼矣。斥而去。既乃訝曰。鬼何温州之門也。厥明升岸。遡索茂草。中有棺。書曰。温州運軍某之柩。蓋領運而卒于吳。遂蒙葬。埃它日載還也。瀕死時故鄉一念。至死未忘耳。孟本為子道其事。

○朱明寺前民家有牝犬。乳一子。翌旦有來詢犬者。徘徊囁嚅。主疑而問之。曰。無它。求見耳。引之。見目睫有淚。主益疑。它日復至。復不言。故自後三四日。輒至。輒以餅餌飼犬。問。

之終莫言。主給曰。大必妖也。吾將烹之。遂不令見。其人懼曰。犬吾亡父也。夜夢語子曰。業緣未盡。隨君家大胎。明將誕矣。必三載而後釋。覺而恠之。及來詢。果符故。不能捨。主惻然。故畀之。去曰。向云三載始釋。不及期。恐更它。隨莫若君所也。主遂不以大視犬者。之者亦如故。越三載。其人來。請主畀之。犬大不繫。而從至家。竟斃。然則輪迴之說。恐亦不誣也。

○魯獵者。能以計得狐。設竹窠于茂林。縛鵠窠之中。而散其尸。獵者果樹葉為衣。棲于樹。以索繫機。候狐入取鵠。報引索閉。并遂得。一夕月微朗。有老翁幅巾綈裳。支一筇。偃僕而來。且行且言。曰。何雛而掩取我子孫。殆盡也。獵初以為人。至窠所。徘徊久之。月隨而暝。乃亦入取鵠。亟引索閉。窠則一白毛。疑老狐也。世言狐能幻人。信哉。

弘治癸丑夏六月八日。通州詭報胡冠至人。皆倉卒趨入州室。家此貨重咸棄。不顧。至潞。

河舟少固克濟多憑河以涉溺者無算路
水填咽為之不流子嘗聞吳之故老云正統
戊辰九月楓橋有執皂旗者詭曰冠至時閭有
鄧茂七越有葉宗劉咸聚眾作耗人心方懾
故皆不及致詳競趨入城至相蹂踐死于閭下
亦無算謝旦乃定郡守金華朱勝求執旗
者掠殺之事正與此相類故併記之

吳一丐者溺囊視腹倍大似可容一釜有竈
能溺立而起則委地日蹒跚於教場僻地冀

跌而丐焉人異而憐之所丐亦足糊口至于今
尚在

柳御史彥輝正統甲子奉 爾主書督捕閩浙
風稜峻厲兩省靖肅陞山東按察副使未
幾閩有鄧茂七者聚眾作耗藩臬謂柳嘗
立鄧為干長事聞 朝廷震怒命錄輝家
時柳已卒柁還葬之明日錄者至百口咸
就繫赴京師朝命盡發遼東鐵嶺從戎
柳事妻沈獨下浣衣局景泰庚午沈第璫

迨

適當壓亦來京一夕夢柳告曰汝神明日當
釋我往迎之比曉且疑且往既至典局者方呼
沈問所親有無無則復收入局璫於人叢中
忽應聲劫大驚相抱持慟哭傍觀者皆泣
下遂歸吳吳人至今神其事

點盜紀

黃鐵脚穿窬之雄也隣有酒肆黃往貫肆
其黃鐵曰必竊若壺肆也易飲吳夕肆主手
壺置以榻前几上竊戶甚固遂安夜曉失

壺視竊如故亟從也肆物色壺果在問所將自
黃其主詣黃問故黃用小竿竊中俾通氣
以指溺囊繫竿端從竊引竿納囊于壺乃
噓氣脹囊舉而升之故得壺也

○
席英王累臣璫注直將佐也驍射絕倫注失勢
無倚乃肆劫掠殺人甚夥遷卒謀擒之兩人不
自安故追各念母在不忍食乃白晝控弦矢
入城別其母過關王廟又近下馬入和者往謀而
從者逾千人莫敢近遂出宣武門去群羅龍表

至永平所親家乘其深浴擒斬之噫兩盜入
京城如無人之境且能使手夫莫近其名矣
勇亦稱情義惜不善用其英勇而罹誅戮
也亦利之助也

京師西郊多貧民每晨入傭取直資養迄
暮歸往往有死于道者積而多焉兵校潛
察之則所死皆貧民訝為鬼一日群校伏茂
草中以俟比膜有歸者一人龍舉手之仆一
地死羣趨擒之乃人也檢所得止三十文問

曰彼而誰也邪曰非也曰所利幾何而殺之曰
吾懼禍也吾窮人打窮人則兩得之廉則
人不疑吾盜所殺百人矣羣校寬其意送
之官磔于市

祛惑紀

吾家有巨獒白質赭章獒猛異諸犬外人至
者莫敢闕于戶予自從他所暮還見屠兒
繫吾犬以往至詢之家人曰犬近為妖遇夜
登地作坎闕之聲聲戶欲出不能出長號如

泣予曰爾未知也犬性守閤之室非其性故噬不
能出其職廢故號縱之外舍地試厥瓜利能凡
此皆守之道奚其妖遂斤屠去還其值今數
年犬尚在而無他也

世以初五十四二十三三日為月忌月忌云者百
事不利於此日也竊曰一談莫之敢當成化壬寅予
鼎新弊廬預向匠氏立木無所擇工完日值
吉值凶天也築礎以埃一日月忌予曰汝第一
禍在予亟命匠氏乎曰完矣曰胡不歸立樑
過見之止予曰歲建在寅若家面東一不宜也符得
吉辰應幾或可今辰何辰而此舉乎予曰初二
匠氏約工完立木吉而不較也巫遽其言書此
破拘忌者惑

成化某甲予下第歸自金陵每夢令郡散
後獨編誦習家僮檣餉至亦命之去學故
李司徒徒廢杜相傳鬼物戲人嘗群聚宿
號或見有如風帆從甬道馳入或暗中牽毛
汝寅之衣或燈下假曹鳴吉之撒然皆耳

聞一夕子假寐齋居外有軒一區布地以板
上踏踏如人履聲傾耳聽之久不輟子藝燈
啓戶視之見一狸奴噬子投骨未竟也

吳下多淫祠五神者人敬之尤甚居民億萬
計無五神廟者不數家廟必極莊嚴富者
闔閭相誇神象赭衣冲天中額王者列于
左五夫人盛飾如后妃列于右中設太夫人五
神母也皆面南貧者亦繪于板奉之曰聖版
版繪二家主人費香以往樂道以歸迎象亦然

至則盛設以祀名曰茶筵又曰待天地召歌者為
神侑歌則詳神出處靈應以誅人後主人
夕廟見娶婦不祀廟不敢會親友有事必禱
禱必許茶筵祈神佑病愈訟勝咸歸功之神
報禮不敢後苟病死訟敗則曰心不誠耳因出
一語為神訕中人之家一祀費千錢多稱貸為
之吾家廳事亦有一廟子孫漸眾居頗隘毀
之未幾子病瘡甚危咸咎子輕發毀廟語子
聞之曰吾與五神不俱存吾存廟必毀神能死

極日

我廟存矣數日瘡止子曰不可失信於神遂毀之
今二十年無他疾也然則有不信則毀

賀美之先生解元恩之父也解元卒子弔之問
其葬美之曰子之服舊者之日葬期也及期
陳留尹王柳夫來謂子曰賀氏先塋向方其歲建
相值舊之日值其兄之生辰而父的呼厥父皆陰
陽之大忌蓋往沮之乎戲曰人言不信陰陽惟美
之與子若往沮之美之將謂子能明於已而而
暗於人矣乃謝不往柳夫拂然則者曾自往

沮之賀不從而葬焉厥後往美之壽終七十有
七家子慈遠今無恙家益饒裕川的呼歲建
之說不改而自破矣

河豚水族美味也吳人好之江陰常熟特甚每
正月至者為頭起富貴家爭先趨之一尾有至
百錢者好事謂其腹中白膏為西施乳又証
東坡云喫河豚直得一死皆甚言其美也相傳
倒吊塵隨釜中其毒滿甚故烹必以傘蔭
釜然往往有中其毒而死者病目者食之必

有瘡瘍者食之加甚醫家云飲酒汁乃解然則人何苦好之也口腹累人至輕軀命而不顧愚哉

商販紀

周仲明瘍醫家子習舉業不第家日索課生計於所親曰江北販鹽風便必獲厚利遂與陳某陸某同往抵寶應得鹽一畫夜抵揚子江將渡颶作天暝同行或止之周莫速歸遂渡中流風烈蓬桅俱折竟覆用獨得聚

蓬索挽而升諸蓬陳亦從水中出此周同載隨入海有頃月從洪濤中出周曰無際相向號泣意必為魚腹中物且饑寒弗堪忍至月轉而西聞雞唱周喜曰人家近矣蓋海潮復上而隨之來也此曉蓬若有物相礙兩人探之得淺沙舍蓬而趨又聞打鐵聲隨聲以進得一人問之則江陰縣界去溺處三百餘里丐食而還陸亦得救先還以溺告周之妻子已招鬼成服矣周還暮歸擊戶家人疑鬼集眾啓戶相抱且

悲且賀如隔世人周至今尚為瘍醫誠可謂幸而免矣書為冒陰求利者戒

後改號餘生用餘生為人清儉不群

釋冤紀

承天寺前故多盜蓋其為吳城閭閻多富室又有委巷臨其前四通八達易出沒也有蔣盛者雖無賴健兒然出力給諸富家驅使而不為盜貧未娶一母年八十餘日惟取其力之直以養子烟王訥菴先生亦居其里子一日詐王見蔣曰

君種一武士繫而行一老泣而從其人曾

咨嘆息若為滿不平者子怪問故訥菴李子惟仁時與子皆庠生為子言曰昔以愚得報耳時昔之夜忽見君年盜粉墨其面持仗劫吾隣家垣堅宇峻未克即入蔣適在從壁隙窺而叱曰汝某某也吾識汝不去何待盜悉驚奪隣遂獲免今盜掠也氏被擒詞連逮蔣往有死而已子曰知其非盜而坐視其死可乎惟仁毅然掖予同往白所司分列群盜逆鞠之得非盜情遂釋蔣真群盜于法噫若蔣可謂

愚而忠矣惜其至今尚為里中鯨夫而無為之要者

義憲報紀卷第五終全集

順治三年庚寅夏遺民在子園



道光辛巳郡中方有修志之舉
思廣搜遺籍以助多聞適估
人以鈔本各種相示唯此冊最
舊因購之在明人著述中不多
得也而為楊五川所藏尤呈珍
重云
復見心齋十月廿六日記

卷五十月望日同余友等集佛容寺後及伊家園有此書刻年
間三書身後以遺族不暇及以今補遺錄又不知其出處
必刻於此後今過注借之此一卷者王序後卷也
復見心齋十月廿六日記



管氏所藏刻本亦稍有與此異者就字之可存者
校諸上方內有異者著之於卷尾恐為重刻時增
補之淵亭一條今條撰毛惠清句下多兩長朱德忠
繼之此山人也白上增增字下四至四人改作至此後
人增之而然不可概述虛示條末有云多師公有叔名震
者公回至家不容相見日汝從西方之教而請東方之
難不能請直我何地何見之有以此可度其開教各
之餘即有二二並知重之重輕不淡及云用日記
越上元溪言同體重事仍將刻本校一過刻不
必抄者志未校出因抄因主客中猶錄錄范
省曾序云云天記二卷則記一夫知而後能之今云云

蓬窓類記五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黃暉撰暉字日昇號東樓吳縣人宏治庚戌進士官至刑部郎中此書雜記舊事上自朝廷典故下及詆譖鬼怪之屬無所不錄分功臣紀科第紀賦役紀國初紀妖人紀災異紀異人紀厚德紀政績紀忠烈紀高士紀異行紀固介紀穎慧紀德怨紀節婦紀著作紀詩話紀技藝紀冠衾紀夢紀果報紀滑稽紀怪異紀黥盜紀祛惑紀商販紀釋寃紀諸目所載吳事尤多然頗蕪雜不盡可據前有王鏊序稱故友黃君少攻舉業未甚該洽及筮仕乃始汎觀博取此書所記雖不能無猥瑣而崇正之意亦寓其間可謂得是非之公矣

博物志補二卷

〔明〕游潛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八年游

日陞修補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博物志補

二卷》提要

日居上枝信此則扶桑在汴水
傳有沙門惠深者來說扶桑在
扶桑木葉似桐初生如荀國人
爲布及紙其地乃在中國之東謂日出扶桑者以自
東方出耳山海經怪誕不足爲據
褚華谷祛疑錄云農家以霜降前一日見霜則知清明
前一日霜止霜降後一日見霜則知清明後一日霜
止三五至十日而往前後同占每歲推驗若合符節
天道不易之理也
日者陽之精也稱曰金雞雞爲干酉酉屬西方四陰之

以上原缺

位日蓋外陽而內陰也。為離卦。月者陰之精也。離日
玉兔。兔屬子卯。卯為東方四陽之位。月蓋外陰而內
陽也。為坎卦。故曰坎離交而天地之化成焉。

一日有十二時。一年有十二月。時與月皆以子丑寅卯
排之。故有言今夜之子時。既即為來日。豈今年之子
月不當即為來年耶。胡汝嘉歲本論似有理矣。第亦
未深究之。每日之十二時者。太陽一日之度。周行於
方隅之十二位。次子則為子時。次午則為午時也。每
年之十二月者。太陽一年之度。歷於天輪之十二星
位。當虛宿之躔而立春。虛乃子位之正天中之

陽也。故太陽次子為正月。次亥為二月。次戌為三
月。太陽每一日順行十二方隅而為十二時。每一
年之十二月者。太陽一年之度。歷於天輪之十二星
位。當虛宿之躔而立春。虛乃子位之正天中之

舒曰。太平之世。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
土。澤根而已。雷不驚人。號令發而已。電不炫
目。宜之耀而已。霧不塞望。浸淫披泊而已。雪不封
路。雲霧而已。雲則五色而為慶雨。則三日而成
雨。雨則為液。聖人在上。陰陽和而風雨時也。
二十八宿為經。經有定所而不可易。分野各不

間也。以五星為緯。緯則絡繹於其間。雖亦有常度可
測。然其遲留伏逆。或不能無躔次之差也。

經於五行之生。成以微著為漸。次蓋以數言之也。水
氣也。故微木金形也。故著水。火木金莫不待土以
生。為質最大。故居後。夫土所以成始而成終也。草

光。光照影在外。金水內明。照影在內。陽施陰化之
形。月亦受光於日。而含內影。其照物亦影在外者。
於金水也。出草

天動而無靜。亘古今無息也。地靜而無動。亦亘古今無

息也。故曰。天地之道。其為物不二。及於生物之妙。莫

知其所以然者。故曰不測。

且於出落時。見大宜熱。而復多寒涼者。陰凝而陽未勝
也。中天時。見小宜寒涼。而反漸暖。漸熱者。陽積盛而
陰已消也。申未時而熱尤甚者。陽之積盛而至於極

也。出草

月食時。辰多。天下見之。其分數皆同日。食時辰少。天下
見之。其分數則有不同。蓋日之食。月以精其明。全盡
其所虧之分數。故天下皆同也。月之食。日以形其所
虧分數。正當其下者。所見則同。自其側遠望之。則或

多或少故天下有不同也至且日之食月闕虛之精
大故於時辰多月之食日其形小故於時辰少耳

子木

葉子奇曰天主神地主鬼神主伸鬼主屈伸主聚屈主
散此所以生萬物死萬物之大端也

又曰水旺於北方陰位冬月陰時而陽已生火旺於南
方陽位夏月陽時而陰已生水火互根也木旺於陽
方陽時金旺於陰方陰時而陰陽無所生金木不互
根也

太白見於巳時當丙位則為經天當君也餘則但為畫

見耳

列星之為象也在朝象官在人象事在野象物各因其
變占焉

日月隨天而左旋張橫渠朱紫陽魏鶴山言之詳矣紫
陽復引月令注疏以證之嘗讀陸德明周易音義於
明夷卦云明夷于左股馬融王肅注股作般謂旋也
日月隨天左旋也乃知經注已嘗言之何先儒不及
引此以為證歟

日月星辰天之四象水火土石地之四象康節言土石
而不言木金蓋木乃土之華金乃石之精

體數言之

邵康節推風雨霧雷而以水火土石分之於雨曰水雨
霖火雨滴土雨濛石雨雹於風曰水風溫火風熱土
風和石風烈於霧曰水霧黑火霧赤土霧黃石霧白
於雷曰水雷震火雷虩土雷連石雷霹也

雪寒在上故高山多雪霜寒在下故平地多霜
風陽也故其氣清通而無形雲陰也故其氣重濁而可
見草木子

云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所謂七者日月水火木金
土也此外則又水之餘有紫氣土之餘有計都火之

餘有羅喉水之餘有孛星共為十一曜星家用以推

步休咎者焉金無餘者剛斷而性殺也

星自天橫飛而過則為流星自下復上則為奔自上而下
則為殞皆為變也

生殞猶飛絕也川竭水脈絕也山崩地脈絕也是皆失
其常道為災為妖為變也

日為至陽之精熱生於所爍也廣海冬暖者冬時日行
南陸廣海正當日爍之下故不寒也朔北夏亦
寒者夏時雖曰日行北陸朔北乃當在陰山之背日
光特斜及之耳故不熱而寒也推此則滇南之冬不

寒夏不熱可類是矣

邵子云世有溫泉而無涼火蓋陰能從陽陽不能從陰固也然則北方蕭山亦有涼火豈以陰極盛而陽亦不能不從之歟

南北二極所以定子午之位也曆家因二極而立赤道以定卯酉之位也

崑崙山蓋當天地之中其地勢極高葉子奇謂地形如亭子樣中高而四簷皆低下崑崙則其攢頂處也東為原其江淮河濟之水皆東流入海西為西域諸流沙以西之水皆西流入海南為吐蕃百粵等

地其水皆南流入海北為沙漠諸部直北虎林至海都木鉢子田地其地勢又逐漸而低水皆北流入海子嘗見佛經以天下為四大神洲東為于連州西為耶尼州北為罽越州南為瞻部州道經稱北斗為下覆崑崙天以北斗為南洲之中樞下覆崑崙則崑崙信居瞻部之中矣

列聖冠稱六傾西北故河東極為高險太行嶂其南羊腸處其北北史齊紀帝問崔暉曰何處為羊腸坂暉曰按漢書地理志以為在上黨壺關按皇甫安地理志則謂在太原北九十里帝曰皇甫安所志是也

按元書潘昂霄河源志云元世祖十七年命招討使

實窮黃河所出之源自河州寧河驛啓行約歷四五千里的抵崑崙山吐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方七八十里登高遠矚燥若列星故名火墩腦兒譯言星宿海也群流奔湊匯為巨澤名阿刺腦兒自西流東約一月程名赤賓河又有水名亦里出自西南來合南次忽蘭又與水名也里水合其流寢大始名黃河然猶清淺可涉復一二日程岐裂九股者也孫斬納譯言九渡水也過此水流渾濁尋有兩山峽東廣可里許而深莫測矣仰見朵甘思東北鄙有大雪山

名亦里麻不刺詳言騰乞思塔者即所謂崑崙山也其趾至巔皆雪冬夏不消河行其南復遠于北次地即關提大地名哈刺別里赤兒再踰有水西南入河行轉西復少水約半月程次貴德州次積石州次河州去鄉關至一里坑又東乃與洮河合次蘭州過北渡過鳴沙洲至寧夏次東勝州今大同地方也自寧夏至漢地所經大畧如此漢書稱河有二源一出積石一出祁連山經云敦薨之水西流注于河澤水經又稱河出崑崙經十餘國乃至沱澤山經

云陽紆之山河出其中穆子傳亦謂陽紆之山河
爲禹夷所居釋氏西域志林云阿耨達大山上有大
利水之首其可採信漢之張騫雖窮河源大宛丹氏
之外要亦漢命可達其作誣尤可笑也迨胡元時西
北諸蕃固其部落都實又以蒲察氏而爲是役如使
之遊里開夫孰有不得哉

丹水出上洛湍水出伊陽南流至浙川又南流入漢蓋
天下之水固不殊源而合流焉或一源而釀爲二者
離柱是也惟丹與湍同川而異流本末不相犯故謂
之浙也

陽父曰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忍於是有地震
爲失其所而鎮於陰也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
亡三川竭岐山崩而周亡地道失常國斯頻也

五方人民 附異俗

宋史文苑記云東南天地之奧藏寬柔而卑西北天地
之勁方雄尊而嚴故帝王之興常在西北乾道也東
南坤道也東南其土薄而水淺其生物滋其財富其
人剽而不仁廉食而偷生士懦脆而少剛策之則服
西北其土高而水寥其生物寡其財確其人毅而近
愚食淡而輕生士沉厚而少慧撓之不屈

梁劉勰云塗山歌於候人始爲南音有娥謠于非難
爲北音夏甲敷東陽治爲東音殷龜思于西河始爲
西音音聲在移各襲其水土之故耳

山林之生毛而方得木氣多也川澤之生黑而津得水
氣多也丘陵之生專而長得火氣多也墳衍之生替
而瘠得金氣多也原隰之生肉而痺得土氣多也

子曰形統於首神統於目氣統於唇

大人形之所以生也必資於精氣血三者精之榮以髮
氣之榮以膚血之榮以髮形之所以立也必資於筋
骨肉三者骨之餘也齒筋之餘也爪肉之餘也耳

子

列子云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
列之言蓋謂佛也是知佛之教已見於是時至漢明
時乃入中國耳

雲貴極在西南山水窮僻其民種類不一言服居食亦
不甚相通也雲則曰僊人曰僊夷曰麼瑣曰羸羸曰
蒲蠻曰墨武曰古宗曰栗索曰緬家曰狗蕃貴則曰
仲家蔡家曰白苗曰黑苗曰犵獠內亦分數種皆爲
夷也就而較之則僊人爲良與中華相等仲家蔡家
頗可馴耳

嘗住都下有中官某有天府庫有朱匣藏一小人可六七寸啓視之皂帽朱衣身有骨具在及嘗見野史元至元間外國一小人長六寸耳目口鼻與人無異有髮鬚頭髮披至腰下徧體黃毛長二分乃男子也世宗以賜國公阿你哥未幾死因剔去腸胃乾之曰人指至乙巳平江金國寶袖鬻于市人皆見焉是知漢武時東郡所獻曰巨靈山海經所載小人國又西非極稱有人長九寸者皆或有之

陶宗儀記回回地面有年老自願捨身濟衆者乃裸身絕食只啖蜜而已數月便溺皆蜜矣及死國人殮

以石棺仍以滿蜜浸之鐫志年月俟百年啓視之則已成蜜劑名曰木乃伊也人有損折肢體者食少許

立効

之西爲羅夷地方多妖術人有犯其種植者即所犯并其兄之其人輒死且能變形爲犬夜入房闥爲害急驚之則本來形狀出矣

能夷於有怨者輒以刀或石置其腹中尋致於死覺而懇之復能夷然皆不令人知也且雖不近人身能以木換人手足骨絕無所見久則僵爛木露而骨無矣土人云惟面骨不能換此理甚不可曉

雲南土人兄弟所生之子甚幼稱呼從平父耳兄所生者雖年幼亦以兄稱弟所生者雖年長亦呼爲弟昏功之親鮮矣陋哉蠻俗也

江永寧等土官父母死例聚族類焚之先必設會刻期卜火親詣數人集於百十里外各乘善馬排立不得前後候火時同發競奔赴之曰搶骨頭馬快先至者急隨手拾其一骨謂死者靈魂所在子婦叢哭以餘則待爲煨燼縱人馬蹂而棄之悲哉夷俗不可變也

水所多禿與瘦八重水所多廋與瘦人甘水所多好

與美人辛水所多疽與瘰人苦水所多疔與偃人氏

人名考

婦翁俗謂之泰山玄宗開元十三年封禪泰山張說爲封禪使傳例事後三公以下各轉遷一階說之婿鄭鑑本以力品得以說恩驟至五品賜緋服因太醺玄宗見其位次問之優人黃幡綽奏曰此泰山之力也其稱始此

人有才技出衆當時號千星駒者漢劉德魏曹休晉傅咸劉曜符朗宋琨數梁蕭瑒王規劉沓王茂任昉齊

丘仲平表昂止李孝伯步躍北齊馮翊王潤崔昂
元文遙後周杜果清長乾威唐李萬成王千里也

外甥俗謂之宅相因魏舒少孤為外家寧氏所養寧起
宅相者曰此宅合出甥貴舒後至卿位嘆曰吾為外
家成宅相也

史記卷標里子號智囊漢晃錯以辯號智囊東漢魯匡
王莽時為義和有權數號智囊晉宣帝舉兵廢曹爽
桓範出赴爽奇曰智囊往矣杜預多才識時號為智
囊焉

漢石奮號萬石君為揚弘農太守八子皆三千石號萬
石君

石君西漢嚴延年兄弟五人皆顯官東海號其母曰
萬石嚴姬東漢秦彭群從五人同為二千石號萬石
秦氏唐張文瓘高宗時為侍中四子皆至二品人謂
之萬石張家

楊鼎德公以司馬德操為水鏡晉衛瓘奇樂廣曰此人
之水鏡也

茲乎
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師婆度婆
藥婆淫婆也良家必謹之

按列侯傳漢有兩張禹一禹前漢人字子文成帝時為

丞相封安昌侯一禹後漢人字伯達和帝時為太傅
至安帝以定策功封安昌侯也晉有兩劉毅一字仲
雄公正峭直武帝時為尚書左僕射一字希樂與劉
裕起義兵討桓玄為豫州刺史也唐有兩李光進其
先皆蕃部人皆為名將建節鉞一乃光弼之弟一乃
光顯之兄他如在周則有兩南宮适一為武王臣一
為杏壇弟子又兩孔甲一則漢書注以為黃帝史一
為竹盤孟二十六篇者也

杜預謂晉帝曰王濟有馬僻和嶠有錢僻帝曰卿有何
僻對曰臣有傳僻也陸機見張華鬚偏大笑又嘗袁

經上船照水見己之影大笑落水幾至于死是有笑
癖也

文籍考

輿地圖易曰坤為輿輿載之義也故地圖以輿言之猶
云天形如倚蓋張衡乃作蓋天圖耳世言輿地圖皆
謂始於光武披輿地圖而不知前漢淮南王安已有
按輿地圖之言矣

古人書畫為世所寶玩者若秘府所藏二王真蹟三卷
內有陶穀跋者尤奇畫則梁今璿所畫二十八宿真
形圖李思訓著色山水韓滉水牛東丹王千角張江

南徐熙唐希雅黃象父子所書甚多散傳四方者
王祈公家有晉諸葛亮唐相有王廣津有永存珍
秘圖刻閣立本書老子西昇經唐人畫鎖諫圖祐遂
良書帝要為太宗見祿東贊步輦圖錢文僖家有大
令黃庭經卷之雜蹟錢宜靖家有王維草堂圖周安
惠家有獻之洛神賦蘇侍郎家有魏徵諫太宗圖楚
樞密有江東王馬王尚書仲儀有織錦回文圖以上
皆春明退朝錄所載更曆四五百年升沉燬逸不知
復有如王臨堂前之燕否也

宋太宗詔諸儒編故事一千卷曰太平總類文章一千

附錄

卷之五

十五

卷曰文苑英華小說五百卷曰太平廣記醫方一千
卷曰神醫普救總題曰太平御覽宋真宗詔儒臣
編君臣事跡一千卷曰冊府元龜別以后妃婦人事
纂有彤管懿範七十卷又命陳文僖集歷代帝王文
章曰宸章集二十五卷及集婦人文章為十五卷今
皆內閣有之

正德間經書刊本有小樣以便收貯者名袖珍版即宋
之所謂巾箱本也起於南齊王鈞手寫五經置巾箱
中賀玠見之曰家有墳墓何須蠅頭細書卷之曰檢閱
便易且手寫不忘耳諸王効之遂至刻本盛行嘉定

間學官楊璠奏之然亦復行談者曰挾書之議非
備於巾箱之藏矣事平矣

梁周興嗣所編千字文而有王右軍書者人多不曉其
故乃梁武帝教諸生習書令殷鐵石於藏之所書中
塌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紙錯亂無序武帝召興嗣
謂曰卿有才思為我韻之興嗣一夕編進鬚髮皆白
其蒙賞賜甚厚也

米芾作書史載書有古文者黃帝史蒼頡所作也大篆
與籀文皆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也小篆者秦丞相
李斯所作也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也隸

博物志補

卷之五

六

書者秦下邳人程邈所作也章草者漢黃門令史
游所作也行書者後漢潁川劉德升所作也飛白書
者後漢左中郎蔡邕所作也草書者後漢徵士張伯
英所作也汲冢書者魏安釐王時汲縣耕人於古塚
中得之耕人姓不字呼作彪名淮出春秋後序及
尚書故實

漢制令甲令乙今丙乃篇次也嘗閱宣帝詔曰令甲死
死者不可生江充傳注云今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
章帝詔曰今丙筆長有數蓋當時分別等次以甲乙
丙為輕重第言之耳今例以法律為令甲非也別有

謂乙夜之覽者於唐太宗以甲夜觀事之夜觀書之說與此不同

諸葛武侯八陣圖一在沔陽高平故壘鄒道元水經以爲傾圯而難識矣一在新都八陣鄉峙土爲魁豎以江石四門二百六十四魁八八成行兩陣並峙周凡四百七十二步魁一百有三十也一在魚腹者隨江布勢填石爲規前陣壁門後倚卻月縱八橫八魁容二丈內面偃月九六鱗差江自岷來湍流奔激驚雷迅風不足以敵其雄也徒華變滄不足以窮其力也磊磊斯石千載如昨非有鬼神呵護之能若是哉

博物志補

卷之七

七

太公金匱六韜載武王方伐紂寢疾太公負而起之曰事迫矣勉之武王乃駕驚其車周且爲之御至於孟津載戰具曰大黃參連弩曰大才扶骨車曰飛鳧曰電影器曰方頭鐵鉞曰行馬曰渡溝飛橋曰鷹爪曰鐵把其結陣曰天陣曰地陣曰人陣其攻具曰積樞臨衝曰霹靂飛樓曰武衡大櫓曰雲火萬炬吹鳴箴以肅之鄭康成所謂武王伐紂兵甲之強師帥之武者信矣

星家以五行甲子推人休咎其爲術久矣非特如呂才謂起於司馬季主也繼及臨孝恭有祿命書陶弘景

有三命抄畧而張一行桑道茂李虛中咸得其妙廣中之後則又獨擅於徐子平馬所謂十一曜者唐貞元初婆羅門授之李弼乾始以日月五星四餘推測躔度論人吉凶鮑該曹士薦皆業之士薦又作羅計二隱立成曆王代王朴又著欽天曆若吳伯善若甄鸞若劉孝孫若張胃玄其所造則又但王七曜而不論四餘也今考之其說蓋本於都利韋斯經都利韋都賴也西域康居城在都賴水上故名之世所傳韋斯經者婆羅門術也近世業之者類以生人八字推貴賤以五星詳各年休咎間亦有奇驗者

博物志補

卷之七

七

耶律楚材以生剋制化論五星郭去非以戰國伏降破合論三命以理推也

星家以甲子幹枝推人所生歲月展轉相配其數極于七百二十以七百二十之年月加之七百二十之日時終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用以占人貴賤壽夭及行年休咎是以數而窺天道也天固可窺乎哉亦況時之會勢之機有非尋常可知者呂才有云長平坑卒未應共犯二刑南陽貴人豈必皆逢六合可謂言命非俗矣

孔子生辛年月傳記所載不同公羊氏云魯襄公二十

一年冬十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氏之說年與日同特以爲冬十月耳賈逵服虔固皆以孔子爲二十一年生也司馬遷著孔子世家則又謂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日雖與公羊同月復與穀梁異杜預主司馬遷說以注左氏傳以爲生於二十二年司馬貞主公羊穀梁說以證史記謂生於二十一年他如孔若古胡舜陟孔宗瀚羅泌馬去疾等說各相異同蓋推公羊穀梁傳註之家也宜有師授況去孔子之時若此甚近司馬遷固爲良史後於公羊穀梁者也豈復別有據實以春秋長曆考之魯襄公二十一年已

傳

卷之十

七

酉十一月無庚子庚子十月之三十一日所生之年公羊穀梁得之月則又公羊爲誤而穀梁爲是也至於其卒左氏云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史傳遵焉然是歲壬戌四月則戊申朔月內有乙丑而無己丑乙與己文相近而誤也乙丑爲四月十八日謂當夏正二月十八日者非也謂十六年爲辛酉日己丑而爲戊戌者亦非也自壬戌之卒上邇己酉孔子之生止七十四歲謂爲七十二歲者尤非也史記堯舜禹其先皆出於顓頊堯紀曰顓頊生帝嚳

帝嚳生堯舜紀曰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

句芒句芒生蟠牛蟠牛生瞽瞍瞍生舜禹紀曰顓頊生鯀鯀生禹今自顓頊考之至堯爲三世至舜爲七世至禹亦爲三世是堯與禹與舜之高祖敬康均爲大功從兄弟堯禹視舜則四世曾從孫也史稱堯年一十六歲爲諸侯尊立皇極經世以爲時甲辰歲也在位七十二年崩又甲辰至乙卯也實計八十八歲史紀注乃云堯壽一百九十八歲誤矣且舜於堯老居攝史之謂三十登庸時也二十有八歲放勳祖落史之謂踐天子位時也又六十一年舜爲百有十歲以禪於禹禹在位二十七年壽百歲攝前考之則

傳

卷之十

七

知禹年七十三歲始受舜禪其少舜蓋三十七歲而舜之少堯則二十七歲舜相堯禹相舜固嘗都兪吁咈相會一堂今日舜謂堯爲四世從祖猶爲不通禹生晚矣而亦曰爲舜之四世從祖若相先後百十年之人得乎然理信如所載則二女舜之曾從姑也鯀爲舜之五世從祖也娶之極之姑置勿論時其當宗派僅歷五世其間行輩年齒宜不甚相懸絕孰有爲曾從孫者乃及見曾從姑時猶處子亦猶及與五世從祖爲同朝也哉雖語之三尺童子弗以爲然甚矣上遷帝紀之不足據也

按史記帝嚳元妃姜嫄生子稷次妃簡狄生子契契之後十四世成湯受命爲商稷之後十五世文王受命爲周今考之自契至湯歷夏四百五十八年世數猶爲可議自稷至文王歷夏商實計一千餘年孰謂父子相繼而僅多商之一世乎哉嘗見歐陽永叔敘其家譜以詢至琮三百年爲七世琮至桄七十八年爲十三世年次曼縮君子不能不爲歎況國史耶孔叢子記問篇載孔子與子思問答之言蓋孔子時經死而子思已稍長矣孔子家語後敘及孔子世家皆稱子思年止六十二歲孟子謂魯穆公嘗師子思其

國史補

卷之五

三

言宜無謬也按孔子歿於哀公十六年後十六年哀公卒繼乃悼公立三十七年又元公立二十一年而繆公始立距孔子之歿已六十八年果謂子思年止六十二歲則不及見繆公而孟子何以言之或謂當孔子時子思猶未有生則孫問答之事又何以有之且亦鯉先孔子之不知幾年子思復昌從而茹生耶好事者不能不一居此也

婚有媵禮也謂之媵猶喪之所謂賻賵類也史記載伊尹爲有莘媵臣古史載湯婚有莘以伊尹爲媵春秋載公子結媵陳公子歸與執虞公及井伯以媵秦穆

姬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公勝之按伊尹爲子結虞公井伯析歸父皆嘗爲媵若今世婚娶之家遂視是也則媵爲妾以女從之行非也左氏載諸侯嫁女必同姓則否言同姓之國皆致禮儀以爲之耳則魯之耳豈謂此國之女之嫁而他國乃以女爲之妾乎春秋書齊人來媵於晉衛亦書之無異辭書言人不言女其事甚明禮曰聘則爲妻奔則爲妾又曰妾御不敢當夕貴賤之分異也鄉黨自好者欲其女而妾之猶所不屑在魯與齊與晉與衛侯國等耳况以齊晉之大固有不屑於魯者今以魯

國史補

卷之五

三

女嫁爲國君夫人而俾齊晉之女甘心以爲妾焉奚得哉公羊云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其禮真可考矣及引婚禮注云古者嫁女姪姊送之其曰送之正以媵之義云也爾雅有曰媵將送也紫陽夫子固嘗於楚辭之九章注曰媵送也波來迎而魚送之也乃於召南江有汜詩用其序說復注媵以爲妾焉是有不可知者謹錄之以俟後之君子

左氏載諸侯嫁女同姓之國皆致禮儀於江有汜用其序說以媵作妾言同姓之國以姪姊爲之妾也義殊欠通然且思之所謂媵者蓋如今之勳貴家女

出嫁其親舊有聘女子從之爲通房者有載首飾幣帛贈之曰添箱者禮則然矣誠若謂切爲諸侯之女一國嫁之爲妻而欲二國從以爲妾苟非天王親率六師以驅之不可得也

任農以耕事任園以樹事固其分也然亦稼圃之學有所受之故惟能盡之爾今以樊遲請學稼圃而夫子鄙之小其志也其荅之顧曰吾不如老農老圃云者自是實事則亦莫非教矣嘗考亢倉子說農有謂稼穡足穡容穡松容手謂之耕道人穡以旱使地肥而土緩稼欲塵而殖於堅其種無使數亦無使疎施土

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畎欲深而端畝欲沃以平下得陰上得陽然後底生苗有行故速長強弱不相害故速大苗其弱也欲孤其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其穡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樹肥無扶疎則多死欲專生而獨居肥而扶疎則多秕穰而專居則多死其論農事得失詳盡與管子呂氏春秋齊民要術相表裏及按藝文志所載神農二十篇野老十七篇宰氏十七篇董安國十六篇尹都尉十四篇趙氏五篇汜勝之十八篇王氏六篇蔡葵五篇九家百四十篇要之各有傳授未可以夫子鄙樊遲而絕謂無所學

也

唐文多有遺逸可見者如宋璟梅花賦皮日休辨其有南朝徐庾體因効之作桃花賦今皮賦猶傳而宋之賦亡矣又唐末張曙避難巴州宴於郡樓坐中作擊甌賦遂以名樓其碑刻猶存顧何姚鉉編唐文粹及蜀本三百家文粹唐七十八家大全集宋所編文苑英華於此二賦乃俱不載從可知矣

左傳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巳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愍遺一老俾屏予一人在位嗇嗇予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禮記檀弓則云魯哀公誄孔子

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嗚呼哀哉尼父與左氏異焉而史記孔子世家與左傳所載同而班固前漢志則云孔丘卒哀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愍遺一老俾屏予一人又與史記異也記事者之難盡信如此

鬻子一卷楚鬻熊撰熊爲周文王師封於楚著書十二篇藝文志屬之道家而小說家又別出十二卷今所傳者本祖無擇所藏止十四篇餘八篇崇文總目謂其亡矣宋太史稱其文質義弘信爲古書無疑黃氏以爲戰國處士所託非也序言熊見文王時年已九十熊宜卒於文王先矣書蓋其徒名政者之所記也

不然何有稱其者文王問於鬻子云哉

管子二十四卷齊大夫管夷吾撰夷吾名仲其書經劉向所定凡九十六篇今三十三篇自牧民至幼圉九篇為經言五輔至兵法八篇為外言大臣至戒九篇為內言地圖至九變十八篇為短語任法至內業五篇為區言封禪至問霸十三篇為雜篇牧民解至明解五篇為管子解臣乘馬至輕重庚十九篇為管輕重題云唐司空房玄齡云非也尹知章注耳今考其說仲之書非仲自著也國時人采其言行附以他書成之不然毛嫱西施吳王好劍威公之

死五公之亂皆出仲後何以預取之耶朱子謂仲任齊國之政有三歸之勳奚暇著書斯言是矣

晏子十二卷齊大夫晏嬰撰漢志八篇但曰晏子隋唐七卷始號晏子今言卷數不同崇文總目謂其書已亡世所傳者蓋後人采嬰行事而成故也

元謂墨氏之徒有八篇為之非嬰所自著也

老子二卷道經德經各一凡八十一章五千七百

八言周注下史李耳撰耳字伯陽一名聃周平王

十二年西出函谷關以其書授關令尹喜今按

四十二年入春秋實魯隱公之元年孔子則

公二十二年自入春秋下距孔子之生已一百七十

二年然孔子猶及問禮於聃矣豈史記言老子百

六十餘歲又或言二百歲者皆足信歟其書所言

淪磅礴範圍無外自天地造化以至修身養性之

天下國家之道靡不盡之孔子嘗稱之曰今見老

其猶龍也後世慕其教者乃棄此不學反依倣釋

經教妄加編錄若開元所列三洞等書總四千

三百五十九卷雜以符籙丹枝之說尤亦可謂老

之書乎哉

文子十二卷老子弟子所撰不知名氏徐廣曰名鉗李

暹曰姓辛葵丘濮上人號曰計然范蠡嘗師事之裴

駟曰計然姓辛字文子其先晉公子也孟康曰姓計

名然越臣也蔡謨曰計然者范蠡所著書篇名非有

其人謂之計然者計之而然也顏師古曰蔡謨非是

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第一名計鉗吳越春秋及

越絕書並作計倪倪鉗然三音皆相近故訛爾或又

以為唐徐靈府所作皆不可考其殆文姓者祖老聃

為道德經之義疏云

關尹子一卷周關令尹喜所撰喜與老聃同時著書九

篇見漢志其已久矣今所傳者蓋徐藏子禮得於永

嘉徐定不知定又何從而得之前有劉向序稱蓋公以授曹參參延用以殉葬漢武時復有方士以授淮南王安安收乃見於世其書涉於仙佛方技而藉吾儒之言以文之朱象先之徒頗極尊信

元倉子五卷凡九篇相傳以爲周康王之所撰其本已矣唐天寶初詔永弗得襄陽處士元采諸子文義類者撰而獻之卽今之所傳者是焉

鄧析子二卷鄭人鄧析撰其言不法先王不是禮義當子產之時數難子產之政子產卒後二十一年馴訖爲政乃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其書好爲怪妄無足取

也

冠子楚人不知姓氏居深山以鷗羽爲冠著書四卷因以名之其書連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周氏譏其以處士妄論上政要不誣也

晁氏削去前後者今傳者則僅十九篇與

子華子十卷宋本誤本字子華晉人曰魏人非也按

後序稱子華爲鬼谷子師鬼谷子戰國時縱橫家也考其書文皆依附莊老荀列黃帝內經春秋外傳蓋子司馬遷班固等書而成與鬼谷子絕不相類藝文志亦不載之是可疑也然且有謂秦襄公方辟西戎

作脾書以惑後世其殆不免也

列子八卷凡二十篇鄭人列禦寇撰劉向校定八篇謂禦寇與鄭繆公同時桺宗元云鄭繆公在孔子前幾百年禦寇言鄭殺其相駟子陽則鄭繆公二十四年當魯繆公之十年向蓋因魯繆公而誤爲鄭繆其說要爲有據高氏以其書多寓言而并其人疑之以爲謂禦寇者有如鴻濛列缺之屬者誤矣禦寇在莊周先周著書多取其說若其書事簡勁宏放則似勝於周也世之言黃老者宗之

子十卷戰國時蒙人漆園吏莊周撰內篇七外篇十

五維篇十一總三十三篇其書本老子其學無所不窺其文汪洋淩厲若騎日月乘風雲下上星辰而莫知其所之是誠古之所謂狂者惜乎生與孟軻同時而不能一及其門終於孔子之道未有聞也金之李純甫著鳴道集乃以孔孟老莊並稱聖人是何見道也不真哉

慎子一卷趙人慎到所撰見史記列傳中興館閣書目乃曰瀏陽人瀏陽屬澤州吳時始至縣與趙南北相遠誤也漢志云四十二篇唐志云十卷不言篇數崇文總目言三十七篇今所存者五篇耳其言極爲荀

卿莊周所稱要非刑名家可語也

墨子三卷戰國時宋大夫墨翟撰上卷七篇號曰經中卷三篇下卷三篇皆號曰論共十三篇考之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則六十一篇亡九篇矣比今所傳亡者益多要其書之所言皆強本節用之術也

鬼谷子三卷鬼谷子撰一名玄微子無姓名里居戰國時隱潁川陽城之鬼谷因以爲號或云王誥者妄也長於養性治身蘇秦張儀師之受捭闔之術十三章又受轉圓祛箠及本經持樞中經三篇轉圓祛箠今已梁陶弘景注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隋志始有

之別於縱橫家書志以爲蘇秦之書大抵皆捭闔釣

孫子一卷吳孫武撰魏武帝注自如計至用間凡十三

篇及按史記閔闕謂武曰子三十三篇吾盡觀之數

與此今藝文志乃言武書八十二篇杜牧信之以爲

武書數十萬言蓋爲魏武之所刪耳今考廣志出史

記後當以史記爲正牧之言非是武齊人吳用之西

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以兵衛雄天下然於仁義節

制之道或鮮矣

吳子二卷衛人吳起撰起嘗學於曾子其著書曰圖國

料敵治兵論將應變篇士凡六篇觀其對武侯則曰

在德不在險論制國治軍則曰教之以禮勵之以義

至論天下戰國有五論爲將之道有五姑置殺妻求

將誓盟盟母之事而觀之其於孫武爲稍正矣

尉繚子五卷其詳所撰或曰魏人以天官篇有梁惠王

問而知之或曰齊人也其書二十四篇載於漢志雜

家作二十九篇則亡五篇矣觀其言曰兵不攻無過

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又曰兵者所以除暴亂禁不義

也又曰兵不血刃而天下親戰國談兵之家庶幾乎

可取

尹文子二卷周尹文撰其書言大道似老氏言刑名類
申說晁氏謂其言宗六藝數稱仲尼辭叛平道未然
也及考仲長統序其出於周尹氏齊宣時居稷下與
朱鉞彭蒙田駢同學於公孫龍按龍客于平原君平
原相趙惠文王自齊宣王之死下距趙惠文王之立
四十餘年其謂學於公孫龍謬矣

商子五卷秦公孫鞅撰鞅衛之庶孽封於商邑世稱之
曰商鞅焉漢志載二十九篇陳氏謂二十八篇宋太
史家藏二十六篇其第二十一篇曰鞅好刑名之學
秦孝公用之以數勸強其術以勸耕督戰為務不貴
刑物心補
卷之上

學問厥後坑焚之禍鞅實有以啓也

公孫龍子三卷疏府白馬指物通變堅白名實凡六篇
漢志載六十四篇其已多矣龍趙人平原君客也能
辯說傷明王之不與疾名譽之乖實以假指物以混
是非作是書以悟時君而欲以正名實焉

荀子十卷趙人荀卿撰卿名況漢志避宣帝諱作孫卿
崇文總目又以卿為楚人楚禮之為客卿也其書制
向校定三十二篇為十二卷題曰新書情楊倞為之
注更其名曰荀子拆為二十卷卿以齊宣王時遊復
下距孟子至齊時五十年三為祭酒去之楚春申君

以為蘭陵令以讎去之趙與臨武君議兵入秦見惠
侯昭王聘及于楚復為蘭陵令以終卿豈才而面
見道者也

韓子二十卷韓之諸公子韓非撰非喜刑名法術之學
而歸本於黃老與李斯同事荀卿以書于韓王不用
乃觀得失之變作孤憤五藏內外儲說林說難五十
五篇計十餘萬言秦王見而悅之急攻韓得非斯自
以不如忌之諸子秦王下吏使自殺非無忌憚慘激
人也至謂孔子未知孝弟忠信之道謂堯舜湯武為
天下亂術謂父有賢子君有賢臣適足以為害謂人

君藏術胷中以倡衆端而潛御羣臣是何言哉

燕丹子三卷丹燕王喜太子此書載其事為詳其辭氣
類吳越春秋越絕書大抵秦漢間人所作也考其事
與司馬遷史記皆合獨烏頭白馬生角機橋不發進
金擲龜膽千里馬肝截笑入手聽琴姬得隱語數事
不載周氏謂蓋遷削而去之或然也君子曰丹不量
力而輕撓虎鬚刺軻恃一劍之勇而許人以死卒致
身滅國破為天下萬世笑是何有於書哉

孔叢子七卷中興書目稱漢孔鮒博覽六藝秦并天下
召魯國文通君拜太傅及焚書令行乃歸藏書屋

壁去隱嵩山陳涉起聘為博士遷太師尋託目疾還
老于陳而著是書年五十七卒又稱一名盤孟藝文
志有孔甲盤孟志一十六卷

劉子五卷五十五篇撰者莫詳姓氏唐志載十卷云梁
劉勰撰今考勰所著文心雕龍其文體與此正相似
足可徵焉第卷數不同耳袁孝政疑為劉歆劉孝標
所作非也其書絕無高論一本黃者而難引諸家之
說以足成之

文中子中說十卷隋王通撰通字仲淹門人私諡曰文
中皮日休著文中子碑謂通生于陳隋之間以亂世

不仕退居汾晉序述六經勸中說以行教於門人
皮唐人也距隋為近其言足可信矣或謂其書為阮
逸偽作者非也劉禹錫作王華卿墓誌載通之家世
行事有曰門多偉人又考通以隋之大業十三年五
月先卒則於武言房杜李魏二溫王陳諸公既出其
門何不薦之太宗者亦非也宋太史曰孟子而後知
尊孔子者荀揚而已荀維申韓揚本黃老惟通為近
正焉

天隱子八篇不知何人所作唐司馬承禎為之序承禎
字微嘗著坐忘論此書言長生久視之法與相表裏

豈天隱子即承禎別號歟洪興祖謂承禎得天隱子
之學豈或別有考歟

玄貞子唐張志和撰韋諷為之內解兩見唐志一云十
二卷一云二卷宋太史所藏者外篇三卷意必有內
篇今亡矣志和字子同金華人始名龜軫年十六擢
明經以策于肅宗特見賞重賜今名也以親喪不復
仕號煙波釣徒著玄貞子其書意不免偏曲而隱
凡可尚也

金華子三卷劉崇遠撰一云崇遠唐人一云五代人仕
至大理司直自號金華子蓋有太平皇初平七其書

所錄皆唐大中以後事豈又有取乎說苑新序而不
免亞焉者也

齊丘子六卷一名化書世傳為偽唐朱齊丘子嵩所作
張耒題其後云齊丘大罽之雄固不足道其書雖皆
淺機小數亦微有見黃老之所謂道德其能成功有
以也或曰作是書者終南山隱者譚峭字景升也齊
丘竊之耳使齊丘知此何為不得其死哉

贅隅子二卷宋仁宗時蜀人黃晞撰晞疾五代文習靡
陋務為反之嘗著欬歔瑣微論十篇篇有小序造文
勁揚雄王通確然自成一家是亦可謂豪傑士也

博物志補卷之下

典禮樂器名

用之者

差穀法古有之其法最畧內事用柔日外事用剛日至漢用寶義制伐德五日以甲子上下生尅推之猶未離乎二氣五行也及唐百忌曆行其拘忌愈繁陰陽愈亂吉凶愈無憑矣識者辯之

吳楚間村氓野婦多能卜九姑課以占吉凶其法折草九莖對屈之執而祝焉隨手兩兩相結既而抖開作一大圈者曰黃龍僊僊大圈復串一小圈者曰僊人

博物志補

卷之下

雜人

上馬小圈不串曰蟬蛛落地立吉兆也或紛錯不可解則凶矣

西南夷有雞卜法以雄雞生剔翅骨兩相屬合以言吉凶予嘗見之頗驗

太史公言陰陽家多拘忌達者固不當一一泥之然其吉凶休咎之理亦自有不誣者今如酒醺遇茲而生涎糟醬觸潮而作湯鷄膽日中則黃正日具則偏驗之信然也至於鵲避歲君燕藏戌已狐潛上伏虎藏衝破禽獸猶有知之顧其所謂歲位吉凶九宮飛白六宮之四殺沒於四維六神制於六道遁甲之趨三

避五遁迫刑格難曰漫無足取也

兵家遺法卽白法也開休生三門爲吉開卽六白休卽

一白生卽八白也

乘數陽息也歸數陰消也息所以進消所以退陰陽之

理見乎數也

星術以七曜四餘定人休咎以太一而定立命太陰定立

身以百年定行限以生尅制化定人壽夭人身各具

一乾坤之理也

術家以十二肖配十二辰每肖各有不足之形也鼠無

牙牛無齒虎無脾兔無唇龍無耳蛇無足馬無膽羊

博物志補

卷之下

二

無神猴無腎雞無腎大無腸借無助也又以十二肖同類分陰陽配爲二十八宿星禽如虎則以豹配每辰二禽子午卯酉四正之辰則各三禽也

日與天會爲一歲月與日會爲一月日與度會爲一日

日行地盤一位與辰會爲一時計之則每歲十二月

每月三十日每日十二時每時八刻子午二時中分

天運各十刻通一歲日有三百六十五時有四千三

百六十刻有三萬六千五百也

每歲以春夏秋冬分四時每時計九十日每節計四十

五日每氣計一十五日每候計五日故候有七十二

氣有二十四節有八時有四是一歲矣

氣盈朔虛合之而閏生焉氣盈於三百六十五朔虛於三百五十四積十九年七閏而氣朔之分相齊其餘僅三時而已是為一章每章該二百三十五朔以四章凡七十六年為一部則該九百四十朔其每章所零三時之數通計一十二時乃得為全日朔斯無餘分矣

夏以十三月為正十寸為尺律中太簇言萬物始發而生故以為正也殷以十二月為正九寸為尺律中大呂言陰氣方勝助黃鍾宣氣而萬物生故以為正也

博物志補

卷之下

三

周以十一月八寸為尺律中黃鍾言陽氣踵黃泉而出故以為正也

東方之神其帝大昊其神勾芒以未臘卯祖南方之神其帝神農其神祝融以戌臘午祖西方之神其帝少昊其神蓐收以丑臘酉祖北方之神其帝顓頊其神玄冥以辰臘子祖中央之神其帝黃帝其神后土以辰臘未祖

博物志補

法違拂不成曰隱靖民則法曰黃翼善傳聖曰堯仁聖庶明曰舜殘人多暴曰桀殘義損善曰紂慈惠愛親曰孝愛民興利曰惠聖善同文曰宣聲聞宣遠曰

昭定神亂曰武聰明睿聖曰獻溫恭聖善曰懿德執義曰穆仁義說民曰元安仁立政曰神布綱治紀曰平亂衆損民曰靈保民耆艾曰明辟土有德曰襄貞心大度曰匡大慮慈民曰定知過能改曰恭不生其國曰聲一德不懈曰簡夙興夜寢曰敬清白自守曰貞柔德好衆曰靖安樂治民曰康小心畏忌曰億中身早折曰悼慈仁和民曰順好勇致力曰莊恭人短折曰哀在國逢難曰愍名實過爽曰繆壅遏不通曰幽暴虐無親曰禍致志大圖曰景辟土兼國曰桓經緯天地曰文執義揚善曰懷短折不成曰殤去

博物志補

卷之下

四

禮遂衆曰煬急政外交曰攝治典不敷曰祈禱歲差法見天道古今漸不同也曆家但徇常而推之故多誤焉今按黃帝起元用辛卯曆顓頊用乙卯曆虞用戊午曆夏用丙寅曆商用甲寅曆周用丁巳曆魯用庚子曆秦用乙卯曆漢用大初曆四分曆三統曆魏用黃初曆景初曆晉用正始曆合元萬分曆宋用大明曆元嘉曆齊用天保曆同章曆正象曆後魏用興和曆正元曆正象曆梁用大同曆乾象曆永昌曆後周用天和曆丙寅曆明正曆隋用甲子曆開皇曆歷大業曆唐用以寅曆麟德曆神龍曆大衍曆

元和曆觀象曆長慶宣明曆寶應曆正元曆景福曆
正曆晉天福用調元曆周顯德用欽天曆宋太祖用
應天曆太宗用乾元曆真宗用宜天曆仁宗用崇天
曆英宗用明天曆復用崇天曆神宗用奉元曆徽宗
用紀元曆高宗用統天曆理宗用會天曆度宗用成
天曆金僖宗用大明曆元世宗用授時曆至我
朝萬方一統則用大統曆也

有虞氏始爲上庠至三代共之者皆國學耳漢文翁治

蜀雖曰興學然猶未及通於四方也按揚誠齋揮塵

錄云元魏時高允表請天下郡國通立學宮其制大

博物志補

卷之下

五

郡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博士三人
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博士二人助教一人學
生六十人下郡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博
士助教務以博洽清忠者爲之限年四十以上其道
業夙成者不在限例學生取清望循理者克之此通
天下有學之始也事載高允傳本朝高承纂事物紀
原自謂博極群書乃於郡縣有學不知所出漫以自
漢唐言之何哉

舊制士人會試中式者於殿試仍有黜落如鄉試中式
者於會試中否然也宋張元以累經省試取中竟爲

殿試黜落積忿去投元昊大爲中國之擾嘉祐二年
三月以廷議詔凡會試中式者悉准殿試入官歷今
因爲是由一叛賊而爲天下後世士人之利也

唐置武舉以選將帥歷五代廢矣宋天聖七年以西邊
用兵復置皇祐元年兵息復廢治平間又復置之淳
熙以後遂爲定例入胡元則又復廢矣我

朝天順八年成化十四等年廷議特舉行之弘治十
七等年迄今立條格照文舉年限於四月初九日
爲初場較騎射十二日爲二場較步射取以勇也十
五日爲三場較論策定以謀也英雄俊傑之才庶幾

博物志補

卷之下

六

其有得乎

應劭漢官儀曰皇后稱椒房取諸實蔓盈升之意顏師
古注又云椒房謂以椒末和泥塗之取溫芳也二義
蓋兼有焉考之江克傳云先治甘泉宮轉至未央
椒房劉輔傳云減省椒房掖廷用度及若馬搜以椒
房外戚不預雲臺之次成帝寵趙昭儀復建椒房殿
以居之上官桀傳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以是推之
則知椒房者妃后所居之通名故上官桀於椒房下
特加中宮字以別之

唐百官志節度使出鎮辭日賜雙旌雙節行則建節立

樂節樓迎以鼓角宋則有六齋雜節門旗

賜賞十公字故廳之後曰節堂也我

則閭衛有軍事者還有旗幟廟每歲霜降日祀之

以振軍威武備也

俗通曰上古之時有兄梁曰茶曰鬱壘者用度朔山

桃樹以制百鬼歲時記曰桃者五行之精厭伏邪氣

制百鬼本草曰梟桃在樹不落能殺百鬼山海經曰

東海度朔山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其東北曰鬼門

爲萬鬼出入有二神曰荼曰鬱壘者能辟之黃帝象

其形立桃板於戶淮南子曰羿死於桃楸鬼因畏之

卷之下

今遂以桃板繪茶壘之象歲旦植於門以辟鬼也

史載漢文帝與賈誼語鬼神事前席云者蓋促席就前

席以之也今考前席事其出有三此其一耳前則

商鞅見秦孝公與語不知膝之前席後則蘇綽見周

文帝陳申韓之道不覺膝之前席其爲禮固不異世

之言乃獨稱宣室事豈誼之學術猶不失爲仲尼之

從而軼綽君臣固君子之所羞稱是以有傳不傳也

見唐屬塔題名石刻僧道士庶前後不一非止新進

士耳唐進士特於曲江宴賞之暇會遊於此猶宋之

使過錢塘例於浙江觀潮天竺燒香也豈以屬塔

題名獨爲進士者始得

今世士夫到官及滿者多言瓜期使連稱管至之戍營

丘以瓜時而往今之及瓜乃代其戍者未及期請代

弗許遂作亂弑齊侯今詳其出處本戍役事況復作

亂豈可用於慶賀割子乎哉

古無文刺魏處士禰衡書名於小版投刺公卿間世遂

襲用之凡調者必以紙題名姓爲刺矣

古音樂雜朝飛牧犢子作也別鶴操商陵穆子作也走

馬引騶里牧恭作也安南王歌安南小山作也陌上

桑歌邯鄲女子羅敷作也杞梁妻歌杞拉妻妹朝日

博物志補

作也重逃歌後漢遊童作也短簫饒歌軍樂也黃帝

岐伯作也上雷地名也其地有父母沒兄不恤其孤

弟其鄰人哀之而作武溪深馬援南征作也吳趨曲

吳人歌其地也笠篲引朝鮮卒霍里子高妻麗玉作

也悲歌平陵東翟義門人作也薤露蒿里歌田橫死

門人傷之而作也日重光月重輪明帝爲太子樂人

贊之而作也

紫雲回唐玄宗夢遊月宮自製曲也

白翎雀元時胡樂曲也虎抱絲今之胡樂器也聲皆雄

厲悲壯於古樂平和之聲絕矣

玉樹歌後庭花陳後主所作也清夜遊隋炀帝所作也
聲皆淫靡無節是為亡國之音信哉

樂府有菩薩蠻不知何物有言廣中呼蕃婦為菩薩蠻
或本此也

刻了云嫦娥歌音繞梁樂書以繞梁為樂器也與蔡侯

相似宋武帝太平中沈懷遠為之懷遠亡其器遂絕

又楚莊王琴名繞梁

禮有容樂有聲容陰也聲陽也聲容交而天地喜合矣

馬存子長游京師謂新如東桂膏肉如玉言其貴也世

因以京師為桂玉之地戰國策蘇秦曰楚國食貴於

博物志

玉薪貴於桂謁者難見如鬼王難見如天帝其說蓋
本此

漢循吏傳有云白首不入市井春秋井田記井田之義

有五一日無洩天時地氣二日無費一家三日同風

俗四日合工拙五日通財貨因井為市交易而退故

稱之市井也

唐內人墓謂之宮人斜四時遣中使祭之

中華古今注云闕者觀也每門樹兩觀於其前表宮門

也其上可居登之則可遠觀故謂之觀人臣候朝於

此則思其所闕故亦謂之闕焉其上皆丹堊其下皆

畫雲氣靈禽奇獸以昭示萬民蒼龍闕則畫蒼龍白
虎闕則畫白虎玄武闕則畫玄武朱雀闕則畫朱雀
古制也

果愚復思也屏舍也臣來朝君至門外舍於此則思其
所應對之事也漢西京志果愚合板為之亦或築為
之凡門闕殿舍之外皆有焉今郡國廳事前亦有之
也

采有笏所以戒忽也玉藻曰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

大夫以魚須文竹注云球美玉也文飾也大夫飾文

竹以為笏不敢用純也須作須謂以魚班文竹飾笏

之邊也焉鑑事始乃以球玉為珠玉珠豈可以為笏

耶又謂大夫以魚須文士以竹既誤以須為須於文

字下又去竹字不知竟以魚須文為何物也

錢大斧名黃鉞金斧也玄鉞鐵斧也古通用之蓋自武

王以黃鉞斬紂呂望以玄鉞斬妲己始以黃鉞獨為

天子儀衛而玄鉞則公侯以下皆得用焉

鏡以銅為之形如鏡照物則影倒向日則火生以

文承之則煙焰出也

檣之前以石為欄楯亦名欄杆王逸注云縱曰欄橫

曰楯間小格曰櫺所以戒傾跌謹奔逸也

魏武於鄴都立三臺中名銅雀南金獸北承井也世傳
銅雀臺瓦有三事可以驗之曰錫花曰雷布曰鮮疵
風雨琢蝕其文不可得而偽焉

宋景文筆記云宋宣獻公著書
徧詢弗得予後十年乃知為江左有灼藥以首大如
灼故名之爆與灼同也

侍衛之士有執骨朶者蓋關中人謂腹大者為朶朶音
孤都因以稱杖之大頭者為朶朶後乃訛為骨朶也
銅鼓西南夷鑄之漢馬伏波傳云授征交趾得路越銅
鼓改鑄馬式獻之詔置宣德門梁時歐陽頠傳云頠

在嶺南多致銅鼓以獻其制久矣予嘗從征貴之都
勻獲見苗人銅鼓狀類量桶可容米二斗餘紫碧班
剝極為精秘擊之其聲洪越有可聞數十里者與今
京都之制畧不相似

大將軍攻城破敵大銅銳也臨事必先以微火煨之去
水氣也蓋金久生水暴納藥以火煨之多致近裂予
嘗有軍事於香鑪山親歷此

襄陽砲用二大木約長二丈作柱相距丈許豎於地中
一大木作軸橫貫二柱之間度軸之中又用一大木
約長五七丈者豎植之乃於豎木下端復用一木橫

貫為轉機使其勢必向前也上
附生牛皮作圓斗
附大石於內以大鉅繫木之上
力挽之使轉倒
就若作地弓然別為機以發之
具豎木割起則砲石
奮迅若流星彈丸可以飛
用以成功故名之軍中謂曰
一砲打襄陽也
洱海衛城樓上有軍師弩一架
其杆大可工六圍長約
一丈二三尺張三弦受三矢
為用未詳相傳為孔
明擒孟獲時物也予嘗履其
查盤軍器親見之
西蕃善煉鐵為刀以藥淬之經
其者其刀有自然羅
紋或屈曲長紋者次之輕利
者為貴

大理府治後點蒼山土人穴山
其名白質異紋有山
水雲樹之象為屏几可玩
西京雜記云長安巧工于緩以
為臥褥香爐一名被
中爐其法本於房鳳世無傳
其緩始更為之機環轉
運周回被中今謂之滾毬也

筆與紙其來遠矣馮鑑事始以
為蒙恬造筆蔡倫造紙
者本梁周興嗣恬筆倫紙之
可也嘗考蒙恬秦人王
在周時固有言龜負
公援筆以時文寫之亦固
有曰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
是知筆已見於周
矣馬大年乃附會以為此皆
簡牘所用竹筆非毫也

謂至蒙恬始用兔毫殊不知莊子在戰國時其書已有紙筆和墨之言以毫染墨也豈竹筆亦可紙牒況崔豹古今注云蒙恬之筆以柘木為管膠毛為柱羊毛為被特言其製之工焉如此謂筆自蒙恬始不可也及按蔡倫為後漢人而前漢外戚傳有云以赫

謂紙始於蔡倫復奚可哉
周昌傳呂令側耳東箱聽顏師古注曰王叔之東西室皆曰箱言似箱篋之形學齋云此說得之今人作廟字非也

博物志補 卷之下

十三

好宅謂之甲第甲者首也按漢書平恩侯許伯入新宅蓋寬饒造其門仰而歎曰此甲第閨人多矣

戴席帽謂之褰蓋卸席帽謂之傾蓋一本於春秋後語載趙良稱五段大夫之言一本於家語載孔子之郊遇程子於途之事

閨中有三雅池潘遠紀聞云昔修此池者池中得銅器三狀如酒盃各有二篆字曰伯雅曰仲雅曰季雅莫知其由因名池焉宋趙德麟謂曾閱魏文典論漢靈帝末斗酒值萬錢劉表之子嗜飲以銅製三爵大者一斗次者五升小者容三升以伯仲季識之池

之所得蓋劉氏酒器也

鳳翔志載遊跡山有郭家崖景德二年軍人楊起偶入一洞穴中有石臺臺上置鏡與架一座鏡圓五寸背鑄水族同環有銘三十二字曰煉形神冶鑄質良工當用寫不對臉傳紅如珠山匣似月停空倚懸鏡幌俱涵影中方取鏡聞後有風雨聲急走出視之匣已朽而惟鏡存矣

馮鑑事始載後魏孝莊時用錢薄小高道穆請改鑄大錢并載年號以記之遂謂錢有年號始此實見杜佑通典歷敘古今錢幣之制曰載元武帝孝建初鑄四

博物志補 卷之下

十四

銖錢一而文曰孝建一而文曰四銖乃知錢之紀載年號實始於宋武孝建甲午也下距後魏孝莊永安二年已酉凡七十六年矣

法苑珠林載紙錢起於殷長史王興傳載漢以來祀禮皆有瘞錢後里俗稍以紙寫錢代之是蓋明器之義與塗車芻靈同耳謂其資於冥用不然也

五輪沙漏北方水書冰壺漏不下新安唐希元以沙代水以爲古未有也有五輪以機運之四輪皆側旋中輪平旋

七 卷之郭守敬爲之

海南海南為蜃戶泛之入海採珠者夜航船江淮間
載客旅晚夜以行者釣頭船則鄱陽湖所獨順逆
風皆可數張帆者三船之名異故著之

昆蟲 草木

草木子曰凡物得氣之盛者必有異於物也龍之異以
骨能吸精龜之異以殼下之可以先知犀之異以角
孕有星象蚌之異以珠故胎月屬之異以臍可以通
關駃騁之異以角食之能補腦之異以肝月生葉而
祛癆瘵之異以血可染而不渝玳瑁之異以甲可為
器鈔魚胎生也其異以皮可為刀鞘鱗角鳳嘴其異

博物志補

卷下

十一

不常有也其為膠可續斷絃象之異以牙犀之異以
羽是皆可為珍飾之用物固然也況聖人全備天德
之盛者不有異於人哉

解豸能觸邪一名神羊字當作屬俗誤作豸豸蟲也按
爾雅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吳薛綜謂孫權曰日
南男女裸體可謂蟲豸五代盧程罵任圖曰汝何蟲
豸是也按說文屬獸也古者聽訟令觸不直今考之
屬之豸反屬與豸義互通若與解豸連言之則為
豸如單豸字則為蟲矣近世見御史解豸冠單呼
之曰豸冠非然也

名也諸獸名也乙燕名也為猴名也玄明友小正
說也古今人以為單鯉也忽雷洽開記謂鯉魚
如擊府細記又因鯉魚乳聲稱此豸有大忽雷小忽
雷也

水魚不啖土蟲不食

張茂先博物志謂大腰無雄葉子奇以為龜鼈是也予
則曰螭螭有之謂細腰無雌葉子奇以為蜂黃是也
予則曰螭螭有之

物有相資以生者瑣瑣腹蟬也物有相待以動者水母
與蝦也

博物志補

卷下

十一

鷹鵂能捕鵂而友受制鵂鵂鵂能捕鵂而不能
得鵂鵂鵂方不及也智不及也

諫馬牝馬名也諫馬牝馬以民養之茂諫其駟以
資官用也

水居一名魚竹大水有之狀如人乘馬衆魚為之導從
漢末有人於水際見之人馬皆有鱗甲如大鯢魚但
其手足如人狀類人也

物有前行者物馬類是也有曲行者蛇蚓類是也有橫
行者蚯蚓是也有却行者蜚蠊是也有兩頭行者率
然足也也有兩行者尺蠖是也有動其背腹縮縮類

喘頓是也

二付物隨其大小而各逐其生無待於外也是故龜
一足也狸狸兩足也狗馬四足也蜘蛛六足也蜈蚣
八足也蜘蛛四十足也蛇百足也井蠭無足也多者
不見其有餘少者不見其不足是之謂惟蟲能天也
鴈順陰陽而南北魚順陰陽而上下鸞燕蛇蛙順陰陽
而出入

鯨浮水面鮪沉水底鯢遊水中

唐乘異集載蜀中寺觀多塑女人像披馬皮謂之馬頭
娘子祀之以祈蠶事搜神記載有女思其父語所

轉脚志補

卷之下

十七

養馬能得我父歸將不惜嫁之馬去迎得父見女輒
蹄嘶若怒狀父因殺馬曝皮於庭皮忽卷女飛去著
桑間化為大蠶俗稱為蠶神馬明菩薩此固荒唐說
按周禮馬質禁原蠶注云天文辰為馬蠶蠶為龍精
月值大火蠶馬本同氣也物不能兩大禁再蠶者為
傷馬耳

漢王霸傳載京兆尹張敞舍有鵲雀飛集丞相府蔣林

注云鵲音曷鵲雀青色好關即武弁所載之鵲也頗

西古云鵲說非也鵲當鵲出羌中大而青色似鳳

不其見鵲雀以為神鵲耳今官本鵲字又誤作鵲

音芬為裘而飛貌徐鍇本亦作鵲字豈時有象
鳥群飛下止故以為異歟不可知也

鳥又哺仁也準憫胎義也蜂有君禮也羊跪乳智也雉
不再接信也

花木有譜紀其類也歐陽公作牡丹譜所記凡二十四
種出丹州延州東出青州南出越州以洛陽所出為
最勝江都王觀有芍藥譜所記凡三十七種以揚州
所出為最勝彭城劉蒙有菊譜所記三十四種續記
四種范成大外增譜三十一種又雜色四種史正志
又續增譜記二十八種陶弘景云菊有一種青藍
轉脚志補 卷之下 十八

細葉作蒿艾氣而味苦者非真菊也

丘道源作牡丹榮辱志以姚黃為王魏紫為妃以半黃

等九種為嬪妃葉壽安等十種為世婦玉版白等十

八種為御妾外以碧蓮等各花十種為花師傳同類

禾等各花七種為花形史上品芍藥等各花十三種

為花命婦中品芍藥等各花十四種為嬖倖瓊花等

各花十六種為花近屬麗春等各花二十種為花疎

屬延齡等各花八種為花戚里金沙等各花十九種

為花外屏諸類桃等各花十五種為花官眷野薔薇

花十八種為花最勝其高下品第盡矣

凡大又作梅譜記十一種惟成都城外三十里有臥
梅堰寒數十丈和傳謂唐物清江酒家有古梅枝幹
盤屈如數間屋此二種為特異焉錢塘陳思有海棠
譜所記諸品以成都為勝蔡君謨有荔枝譜凡三十
二品韓彥直有橘譜所記柑有八種以蜜筒為勝橘
有十八種橙柚之類又自別為五種戴凱之作竹譜
僧贊寧作笋譜參所記凡九十四種也

師曠云歲欲甘甘草先生

也歲欲苦苦草先生

草歲歲

欲惡惡草先生

水歲欲早早草先生

歲歲欲雨雨草

先生

歲欲流流草先生

歲

物產

賓川與瀾滄接壤處曰金沙江以江多產金故名過
滄又西數百里為麗江府其產金尤多所謂金生麗
水是也有一地周三百餘里其後其金散拾如
豆如粟大者如拳破之中空有水或亦包有石子者
土知府木恭慶禁專之所積莫可紀極乎嘗以公事
抵其地信不誣也

永寧府地產香樹土人名為木果油橫鋸之其文理多
蟲魚鳥獸花木人物類象衣冠人用以為帶

水生海源水與月相激湯其精魄結而成之能辟瘴

及尺餘色猩紅有枝杈多者為上

瑪瑙以純紅者為貴稱曰紅玉有纏絲者次之

寶石出回回地皆仍回回音稱之紅者曰紅刺曰避者

達達種為上曰昔刺泥曰苦木蘭次之綠者曰祖巴

壁為上曰祖木刺曰撒木泥者鴉鵲則曰紅亞姑曰

青亞姑為上曰黃亞姑曰白亞姑曰馬思銀底曰你

藍曰屋撲泥次之藍有謂貓睛者中含一線活光為

上曰走水石則無光曰礪子則有光而散者下矣又

有謂甸子則回回地面產者曰你捨卜的為上河西

產者曰乞黑馬你次之襄陽產者曰荊州石又次之

聖鐵產於極西回回地面蓋鐵中之精有妙用者故以

聖名予嘗於土官處見之大如瓜子色紫碧微有朱

砂光臨戎事密置衣領間可以辟兵或云雖冒刀箭

不能傷土人甚寶焉

北方皂鵬一巢而三卵者其成殼一乃狗也狀與無異

尾耳差有毛羽而已曰鷹狗走疾於飛善獵事

南海中時有海魚出沙狀如僧號曰海和尚然亦不其

畏人船每有遇者至則登舟坐戒舟人勿擾焉頃

則復沒於水否則大風為患矣

所產多產金銀處知名者曰梁王山曰明光細花

唐書曰唐乃博也各徵官贖視以證六人
而唐乃則土官地方別為藥之耳予嘗謂之士
漢書於宗折角巾耳顧近代反以巾為禮而戴冠不
巾者為非禮士大夫安之曾莫議非者何哉
古者有烏有履有屨而無靴故靴字不見於經趙武靈
王作胡服乃變屨而為靴至今從之宋徽宗政宣間
嘗復為屨矣高宗南渡務反其所為仍變以靴遂使
古道之不復也

莫難珠名出東夷今謂之胡珠大而黃色少光

琉璃產於土魏書云出大秦國有綠青紺赤白黃黑青
紫十種西京雜記載武帝以白光琉璃為殿閣室照
十餘丈如晝是也今之琉璃皆銷治石汁為以藥制
為各樣顏色始於元魏時月氏人商販至京采鑛鑄
之以亂其真自此不復珍矣

服飾考 附飲食 藥物

古者有冠而無巾非無巾也止以簪尊疊之用不加於
冠也六經只言冠下至虞人以皮冠野老以黃冠
吳人則去其冠而加黑幘漢世之冠貴者有通天方
冠武夫則有鶡冠則有竹皮鹿皮之

為皆冠也以簪其有巾特施於執事賤人如庖人綠
幘是已至晉人方有接離白葛漉酒之巾蓋起於後
漢宗於宗折角巾耳顧近代反以巾為禮而戴冠不
巾者為非禮士大夫安之曾莫議非者何哉

古者有烏有履有屨而無靴故靴字不見於經趙武靈
王作胡服乃變屨而為靴至今從之宋徽宗政宣間
嘗復為屨矣高宗南渡務反其所為仍變以靴遂使
古道之不復也

履者屨之不帶也以絲為之春申君客三千皆珠履是
也屨一名不借以草為之以其輕賤易得人自有之

不假借也漢文帝嘗履不借以視朝是也烏者以木
置履下欲其乾腊不畏泥濕凡烏皆從裳色天子赤
烏是也

上古女服有尊一之義衣與裳亦相連也周文王始令
女人服裙裙上加翟衣皆以綃為之秦始皇元年今
宮人皆服衫子亦曰半衣以五色花羅為裙隋大業
中制蹙金飛背子以為女人禮服又有襯裙以五
色六綉花羅以賜宮人及百官母妻別為單羅花羅
裙剪絲鳳綴於縫中今常侍供奉者服之取象古之
所謂綃裙云也

古今注云婦人頭髻自古有之髻者吉也髻也女子十五而笄許嫁以繫他族故曰吉而髻也櫛木爲笄約髮也居喪以桑爲笄表孝也長尺有二寸夏后以銅爲笄謂之髮笄殷后爲盤龍步搖加以流蘇珠翠謂其步步搖也周文王制平頭髻昭王又制小鬟雙裙髻秦始皇詔皇后梳凌雲髻三妃梳望仙髻九鬟髻九嬪梳參鸞髻漢高宮人梳拳髻髻漢武令宮人梳十二鬟髻墮馬髻靈帝令梳瑤臺髻魏文令梳百花髻芙蓉髻歸雲髻驚鵲髻梁武令梳廻心髻歸其髻慈鬱髻隋梳交虛髻祥雲髻大業中又有朝雲髻

博物志補

卷之下

五

近香髻歸秦髻奉儀髻唐貞觀梳歸順髻楊太貞有偏梳朶子髻又愁來髻飛髻百合髻入宋更改益繁其名不可勝記也

婦人冠子秦始皇制也今三妃九嬪當暑戴芙蓉冠以碧羅爲之宮人當暑戴黃羅冠隋煬帝於江都戴通天百葉冠宋以漆紗爲之加以金銀珠翠朱色裝花等飾仁宗時以白角改造冠梳冠長三尺梳至一尺護者以爲妖禁止之詔冠長不得過一尺廣不得過四寸梳亦不得長四寸至英宗時侈靡風盛冠不白角又易以魚梳梳不特白角又易以象牙玳瑁

入元則又多從胡俗有綠色固姑等帽不暇記焉註古之履也前後有絢曰履飛行也方音曰鳥象地也伊尹以草爲之曰草屨文王以麻爲之曰麻鞋秦以絲爲之曰絲鞋漢有伏虎頭履始以布鞣縷上脫下絢縷皆爲五色加以錦飾焉東晉織草爲聚雲履五朶履宋有重臺履梁有芡頭履分指履其爲制不一也女人則有踏鳳頭履有泥金飛頭鞋漢有繡雲履履東晉有鳳頭履梁有立鳳履五色雲霞履隋有瑞鳩履亦不一也誇奇競妍隨時更變無所考者多矣合歡被其頭穴二處若雲版樣蓋男女並首以叩于頭

博物志補

卷之下

五

下兩角則盤覆于肩此謂驚鵲被也孟蜀主所製宋得之藏諸庫今不可見也

女子之飾有繫臂紗始於晉武帝選士庶女子有姿色者以緋絲繫其臂表爲宮庭之用別載當時大將軍胡奮女泣叫不服繫臂即此也

披襖子袍之遺象也今人取其寬敞便於褻褻綾帛羔布隨宜爲之類於末外加以禦寒蓋自漢武帝製以五色縷羅於立冬日以賜宮侍及百官服之披襖之名如此三隋煬帝時宮中則有泥金雲鶴披襖子則后時又於縷黃羅上加銀泥以爲披襖燕居然皆

待行於上非若今之無貴賤通用之也

披帛無制也馬融古今注云唐開元中詔令二十七世婦及寶林御女良人等各披畫帛至宋因之謂曰奉聖巾亦曰續壽巾今則亡矣先世美人畫像或見有之

袿肚文王時制也謂之腰巾宮人以綵為之名曰腰綵漢武帝綴以四帶曰袿肚靈帝賜宮人以縷金絲合勝袿肚亦曰齊襠今無見之

星履非有制也稱頌六曹者言其曳履於星辰之上故名之按漢鄭崇為尚書僕射吳革履上曰我識鄭尚

書履聲唐見素為吏部侍郎杜甫呈之詩曰聽履上

星辰也

三代時婦人著角襪以帶繫於踝至魏文帝吳妃乃改

製以羅為之後復加以絲繡隋煬帝則又織為五色立鳳朱錦襪初歷世因之故有所謂羅襪生塵僊子凌波襪之類也

婦人釵子古并之遺象也秦穆公以象牙為之敬王以玳瑁為之始皇以金銀作鳳頭以玳瑁為脚曰鳳釵漢梁冀妻以珠寶為盤桓釵東晉時童謠言織女死人為之戴孝以白官為釵煬帝宮人插鈿頭釵端

日賜百官玳瑁釵宋迄今則以黃金為之而綴以珠寶也

人於飲食各有所嗜食性之癖也文王嗜菖蒲武王嗜鮑魚吳王僚嗜魚炙屈到嗜芡曾嗜羊棗公儀休嗜魚王莽嗜鯁魚王右軍嗜牛心宋明帝嗜蜜漬鯉鮓齊宣帝嗜起麵餅鴨膳高帝嗜肉膾陳後主嗜驢肉齊蕭頴嗜啖白肉膾至三斗後魏辛紹先嗜羊肝唐魏徵嗜醋芹陸鴻漸嗜茶劉伯倫嗜酒

內庫酒法柴世宗破河中李守正得釀人至汴傳之別按國史補云酒稱美者郢之富水烏程之若水滎陽

之土窟春富平之石梁春劍南之燒春社陵之麴米

春及嘗聞宜城之九醞中山之千日豫北之竹葉蘭

華之木犀漿自殊方至者則又仰虛杞子酒扶南石

榴酒赤土甘蔗酒西域蒲萄酒女直馬連酒南蠻檳榔酒辰溪釣藤酒戎州荔枝酒皆飲人之所稱也

醪醪好酒名也按吳書程據常以氣凌周瑜瑜未嘗有慍色承奉之愈謹據慍與之投分為友曰與公瑾交如飲醇醪不覺自醉

酒山東風俗凡新八則飲酒謂之幾頭顏師古云

字當為機謂福祿也鄭康成注禮云沐醕必進機作樂盈氣也蓋新沐乃更進以助致福祿云耳

閩浙人食蛙湖湘人食蛤嶺南人食蛇海人食狸胡人食羶蜀人食野鼠田夷食猫青齊人食蠃吳人食蠶蚩苗夷食水生

硫黃鍾乳皆陽氣之液也硫黃生於土石之下泉源所發則蒸為湯池多服則結為熱毒有產於海外者曰船硫爐火家用之鍾乳生於巖穴流液如馬湏結如驚管其性皆暖也

韭生於陸謂之草鍾乳灰生於水謂之水硫黃性皆暖博物志補卷之下

宜衰老者服之

石菖蒲生石磧上一名昌陽疑之以昏冰曝之以烈日歲寒猶青蔥可愛本草云服之可以輕身韓退之故曰昌陽引年也

朱砂體陽而性陰以法煨之其妙用多矣是故煨以遠志龍齒可以養心煨以枸杞地黃可以補腎煨以川椒厚朴可以實脾煨以南星川烏可以祛風煨以胡椒破故紙可以治腰背煨以重青草鉛花可以成至寶隨其佐使而用無不宜況能以抽添火候養之何大藥之不可得哉

牛亨曰芍藥一名將離八欲相離則贈之以芍藥也文無一名當歸相招召則贈之以文無也丹棘一名忘思欲忘人之憂則贈以丹棘也青裳一名歡欲蠲人之忿則贈之以青裳也

石燕子生於土可備藥類有單生有雌雄合生者毛喙殊有可玩予以軍事上香爐山偶發其土藏多至六七斗也

大理古南詔也山地種蔓菁大如斗雖有力者僅舉六七枚耳土人稱為諸葛菜謂孔明深入不毛種此以充軍餉又有一種紅蘿蔔其形與胡蘿蔔相似破之色深紅可愛中原則鮮見之博物志補卷之下

韃靼地方野馬與蛟龍合遺精入地久之茁起如萌上

大下小絕類男子陽物即肉從容也

黃山谷煮豆辟穀其法以黑豆一升確淨用貫衆一觔挫碎同於釜內慢火煮之香熟為度和汁取於瓦盆內曝乾去貫衆日取豆五七粒啖之隨食草木葉皆有味出千里可無饑糧也

婦人頭髮為膏膜所黏曰脂音織必沐之乃解考工記注云脂亦黏也其法以香附子煎水沐之即解

醫術

元統癸酉駙馬剛吟因墜馬得疾舌出長至臂回回
醫官竭只兒診視亟剪去之頃間復出一舌復去之
仍於真舌兩側各去指許塗以藥專愈疾奇而醫者
亦奇也

人之四肢惟面不畏寒醫書謂頭者諸陽之會蓋陰脈
運行至頸而還陽則直至腦也

滕光發云一善醫者惟取本草白字藥用之多驗蘇子
容云黑字是後漢人增益者

藥方中一大兩即今之三兩蓋至隋乃合三兩為一兩
耳

博物志補

卷之下

三十九

攝生之道不可不知也冬許脫衣薄許徐疏養許飽暖
許款行立坐偃皆不得久毋以吾身熟生物變冷物
毋以吾氣替喜怒多憂傷神多思傷志樂過喪守其
極氣散怒極氣憤而不下常使吾心和靜七情如過
客不使久宿於我則善矣

物理考

禹貢曰攻山取銅鑿地數百丈之精也地藏空
虛不能含氣出雲水旱之災有由矣

智裏為美室士苗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栢之下其
尤不肥今土木勝臣懼民不安也室成三年而智

氏仁

古人有急難藏金銀於地中其實氣之靈或為白鷄或
為白蛇後世人間有遇者盡金生在已金旺到酉亦
理之著耳

銅器以茨菰畫之則裂鐵器以膽礬擦之則如銅錫器
以水銀掃之則如泥銀器以硫黃燒之則如鐵鶴糞
可以化石成塵龜尿和墨寫字則入石蟾酥潤玉可
割氣物之相感則然耳

陰極陽生理也試以堅厚大冰琢如彈丸舉之向日用
舊鈔紙於冰後承其一點光處則煙起而火燃矣

博物志補

卷之下

三十九

南昌郡城道士宮井曰靈淑有鐵柱出地中尺餘相傳
為晉旌陽令以術化除蛟害乃標鐵柱以鎮之其城
隍廟有鐵象人呼鐵公者誌稱唐觀察使韋丹鑄鐵
以築江關餘其一耳蓋金為水母母以制子也西門
治水於鄴文翁治水於蜀類用之五行厭勝之理
如此

鑑向日而人生方諸向月而水生物理之相感也

動物本諸天頭順天而呼吸以氣植物本諸地根順地
而升降以津本諸天者體溫本諸地者體冷陰陽之
理也

生而有識者蟲類是也生而無識者草木是也不生而
有識者鬼神是也不生而無識者水土是也

中冷泉錫器盛之則漏水之至精者也昆蟲之刀切玉
如泥金之至精者也沉香遇水則沉木之至精者也
金剛鑽可以錐石石之至精者也故曰物之至精者
必有異於物焉

物類固有化生者矣其言化者有云有情化有情水蛭
化蜻蜓有情化無情蚯蚓化金星無情化無情柳絮
化浮萍無情化有情腐草化飛螢至於月令云雀入
大水為蛤田鼠為鴽皆亦有情化有情也固皆物理
博物志補

之驚無足怪者廼有如松樹化為老翁婦人望夫化
為蒼牛哀化為虎江夏王氏之母浴於川化為羆
末馬生人名馬異後漢劉聰生一蛇一虎各傷人
而處慕容燕時有女子微露時有婦人坐於廬為女
道並有男子生子母母不能收更七人而逸正德間
予姻甘大尹父仕河南長津縣親見商人病而化
為驢凡此豈造物游氣變化不常固有不可得而辨
者矣

異聞 附幽怪

葉石林玉潤雜記云宋仁宗末聖秋孟仲兩月之望有

桂子從空降如豆雜黃白黑三色食之味辛復按白
樂天集載杭州天竺寺月夜有桂子墜之如石蓮子
然或種之亦間有生者

王侍郎于融言天聖中歸青州時膠州縣令盛冬濃
屋瓦皆成百花狀以紙摹之案尚存數幅

大金時有龍見于燕京舊塘潞爪托一嬰兒如少年中
官紅袍玉帶畧無異怖塞經三時始沒都子曰陸生
之物水中必具是知亦有人類矣

宋真宗景德元年五月七日有鳳凰三自南入城衆禽
飛繞止萬歲寺前棲高九尺如龍長九尺高

五尺其文五色冠如金蓋至中時飛向北去遂不復
見出宋朝
燕翼錄

按元紀元主鐵木真滅回回師次印度有大獸形
馬尾綠色而獨角作人言謂元主曰此非汝世界宜

遠遁元主問耶律楚材楚材進曰此獸名角端日馳
萬八千里解其性靈教蓋天遣之以示陛下

戒勿窮兵也於是即日乃班師

宋元豐修城李士京以其役自來山乾艮發掘將至震
地忽土中得一物狀類人而無眉目埋之他處其掘
得及昇去之人皆死或云太歲二縣也又獲大蛇類

龍於此明池是夜大風屋瓦盡落并毀御製力
著以崇其役

河南師友談紀載東坡云郭子儀鎮河中河甚為患子
儀禱於河伯曰水患止當致數奉焉已而河復故
道其女一日無疾而卒子儀為瘞其骨埋于廟祀之
至今猶存惜乎筆末見於史也

漢武帝置書官以奉神君雖無形可見但聞其音聲與
人言無異時去時來則風蕭然也出司馬遷志

朱熙寧壬子九月華山阜頭嶺崩聲震百餘里西嶽祠
門戶皆動鍾鼓鏗然有聲陷千餘家有大石自壺高

博物志補

卷之十

三

四丈周百八十尺

元至正初楊子江一夕忽竭舟楫皆閣露出錢貨無數
蓋積年覆舟所遺也人爭取之數日江復安流識者

曰此江嘯也尋果江南大亂

至正乙未河北山東多隕星大或如石陷入地丈餘洛
陽有大星隕地滾行數十丈草木皆焦土石亦融液
而流須臾復望西飛去

至正十五年陝西某縣一夜大風雨有一大山西移十
五里其舊處積為深潭

宋末而海潮不波元末海潮亦不波俱遂已

元至正壬辰三月二十三日湖州黑氣亘天雷電以雨
有物若果核雜下五色堅瑩破而食之若松子仁閏
月復雨人呼之曰婆娑子

范魯公雜錄記世宗親征忠正駐驛城下嘗中夜有白
虹自泚水起亘數丈貫城中其後城竟無虞又江南
李瑄發兵攻建州有白虹貫城未幾城陷李瑄焚
殆盡

史記始自時有大人見臨兆脚跡長六尺漢武嘗求神
僊公孫卿至東萊言見大人長數丈跡甚大顯成熙
二年大人見襄武縣跡長三尺二寸唐則天長安元

博物志補

卷之十一

三

年司刑寺囚偽作大人跡長五尺事上改元大足

唐李光弼母有鬚數十莖長五寸封韓國太夫人二子
光弼封臨淮郡王光進封武威郡王

後漢李善本南陽李元蒼頭元家閨門疾死止遺孤兒
續始生數旬衆欲殺續分財善竊負之逃匿觀為哺
養乳生漚焉唐元德秀有兄夫婦俱喪遺子方禮祿
德秀以貧莫得乳母遺子哭泣不止因自以乳哺之
德秀流連能食乃絕其為異皆不偶也

北史沈光仕隋驍捷跡趾禪定寺檐竿高十餘丈適纔
絕非人力能及光因取索以口嚙之拍竿而上直至

龍腦繫繩畢手足皆放投空而下以掌拓地倒行數十步觀者嗟異時人號為肉飛僊

開天傳信錄云李林甫將敗坐僊月堂忽一物高三尺頗類人狀遍體皆黑毛森立如猪鋸牙鈎爪向林甫瞠視目光奕奕林甫連聲叱之不動遂呼弧弓射之毛人笑而跳入前堂青衣遇之暴死經于廳善馬皆死不旬日林甫卒矣

歐陽公為河北都運使時冬月按部至滄景間宿野亭聞車騎戈甲之聲達旦乃絕問之土民云海神移徙五七年間一有之

博物志補

卷之下

三

朱或可談載云蔡元度子仍悟前身是丹陽王家兒訪之妻子尚在相見語如平生至八九歲漸不能憶矣雍丘李三禮生女孟小師數歲曰我是黃陂縣典史孟澤之男名亨甫十七歲病脚死雍丘牛商多往來黃陂傳聞于澤往視之小師一見便呼為父政和八年小師歸見舊母相抱號痛凡其昔時事歷歷能道焉正德年間予居都下有言西直門居民女五歲向其父母云我是西山張奶奶見有子有媳婦數求歸視父母不得已以信達之驚訝來見相與點檢家事且囑其子我有錢與銀若干共一器埋在屋東墻下

此女之信然遂通往如至親然

唐書宣伯言茅

神鳳初採桑於華陽洞

見一小兒手執一物於松下詢之云奔入洞中折其後不三十餘年兄以三味與左耳中化為龍矣

晏公人未生時有仙人入百語其父固曰上界

有人當降生我子當以神童顯季弟穎亦警悟絕倫未章聖朝召為進士試賜之出身穎被命云

走人書室及關不出家人破壁視之則已變去矣

神童生補

卷之下

三

上惟紙半幅書詩一首云江外三千里人間十八年此行誰復見一鶴上遼天章聖乃得篆神僊晏穎四字賜之

蘇子由云張文定死而復甦自言所見地位清高又言吾得不做宰相

談載張靖言荆公在金陵未病前一歲白日見一人

上堂再拜乃故群牧吏其死久矣荆公驚問何來吏曰蒙相公恩以待制故來符制王公愴然問勞安在

吏曰見今陰府事未結如要見可於其夕隱立幕下切勿驚呼唯令一親信者相伴隨耳公如其言

一紫衣博帶據案而坐獄卒數輩枷一囚自大門入身具桎梏曳病足呻吟立庭下血流被地乃零也號告紫衣者曰早賜結絕刑公不覺失聲而哭遂減明年公死張靖公門人也言宜無不實

宋學士景濂作秦州王弼傳其畧云廬陵巫王萬里以妖術行延安龍沙市見辱於弼夜遣鬼物害之弼方讀金縢篇聞牕外悲嘯聲啓視莫有所見翌日晝復哭於門弼諮之曰汝鬼耶豈我與汝有宿冤將報復歟抑別有冤事亦當爲汝白焉鬼曰我周氏女名月西居大同豐州之黑河年十六母疾父召王萬里卜

博物志補

卷之下

三十七

因識其人母死百有五日當重紀元年秋九月丙申萬里一日瞰兒父兄皆他出以兒所生年月日禁架昏迷不能語負至柳林反接手于樹先髡兒髮次乃穴兒心肝豎眼舌耳鼻之屬粉之爲塊呪劫精魂使附于紙形爲奴稍怠則以針刺不勝苦痛昨因君少拂其意故遣兒來相害兒心不忍也君其爲兒白諸語訖嗚咽時在弼坐者十人聯署姓名具白于縣急捕萬里與月西反覆鞫仍錄其行囊得有符印長針短釘既伏辜後有二鬼泣言曰我爲耿頑童我爲李延奴其寃與月西類望君亦白之按其事逮頑童

之父德實延奴之父福保詳驗無異第其爲正者一姓劉一姓鄭失其籍貫莫之獲也三鬼遂終依於弼洪武四年冬十二月有司誤謂弼有異術貢于朝太祖賜以衣物遣還

續仙傳鶴林寺杜鵑花間有紅裳女子遊花下自謂殷七七司此花久矣南部煙花記煬帝令袁寶兒持花號司花女也

方士 附戲術

一行唐玄宗時慧僧也將解化留物一封命弟子進於上發視之乃蜀當歸也初不論之及幸蜀乃知其爲

博物志補

卷之下

三十八

神異焉

羅公遠多秘術最善隱形之法玄宗強欲傳之不肯盡授上怒命高力士衆以油幘置櫟木下壓殺棄之旬日有中使自蜀還過於路乘驢而笑謂中使曰上之爲戲何虐也

萬回師閬鄉人也神用括囊如癡一日因兄久戍安西父母念之不置謂曰兄所乏者衣裝糗糧耳令具之以往候焉晨發就道夕返于家告父母曰兄平善也并出兄劄以覆人始異之自弘農抵安西往回萬里故謂之曰萬回也初安樂公之附袁氏熱可炙乎

望其車轡唾曰血腥不可近俄至夷滅神異類如此
道士葉法善精於符籙之術上以優禮待焉居玄真觀
嘗有朝士十數人請之坐而款曲思欲得酒為洽忽
有一少年自稱魏秀才傲睨直入辯議風生清談關
論援引古今上下一座聳聽法善密以小斂擊之隨
手墮于階下化為瓶榼視之乃盈瓶醇醪也諸公相
與笑飲醉而揖其瓶曰麴生風味不可忘也

趙昱字仲明吳興吳師事青城山道士李玉璠煬帝辟
為蜀郡太守時犍為瀾中有老蛟截沒舟航民苦之
昱怒率中士及州屬男子萬餘夾水鼓譟聲震天地
萬計志加

昱持刀沒江有頃手提蛟首奮波而出江岸石半崩
江流盡赤蛟之害絕矣遂去繼嘗見其於青霧中騎
白馬從數千人揚鞭行於波面事上太宗錫封神勇
將軍廟食灌口世稱之灌口二郎神也

唐璞記云俗以素女術出彭彭錢平考列傳傳錢謂上
士別牀中士異被服藥百表不如獨睡後人集其采
納之術為彭祖經是為之承納以存真保衛為本與
後世之說異也

後漢梁巴引酒救成初飲酒噴酒救齊國火晉佛圖
澄藥茶救幽州火

宋趙叅政抃字悅道初好神仙術有僧上詩云須向維
摩頂上行頓若超悟在青州有何郎中者相傳為晉
時人公招之至則鬚髮皓白肌膚如槁木龍鍾幾不
能步公閱之使兩吏扶掖出門外則行步如飛吏還
報使健步追之已失所在公後歸鄉里一日忽過辭
親友其子訢問後事不語少頃趺坐而化

蘇子由龍川畧志云扶風開元寺老僧以鍊金方授子
瞻瞻之曰慎勿輕泄非人有得之即死者有遭喪者
有失官者如陳希亮少卿慎勿傳也子瞻許諾後因
與陳話間不得已與之陳試之良驗子瞻悔曰吾不
博物志補

惜此方惜負老僧耳未幾陳病指癰疽子瞻亦有嶺
南之謫

道山清語錄載蔡州有趙先生能使人夢寐中隨之以
觀地獄實靈長老不信趙乃與對坐命長老合眼俄
皆熟睡有頃而覺長老流汗被體合掌向趙作戰怖
狀人問之皆不答但亟遣人往州橋銀鋪問李員外
如何至則死矣趙與蘇子由諸名公皆往來蓋有道
者予亦嘗聞有方外人能與人作遊仙夢大抵皆制
人精魄之術然耳

雜說上下

劉師彥視月占云月如懸云少雨多風月如仰瓦求也
不下蓋卽其初生時視之也

西京雜記載陸賈云目矚爲酒食燈花爲錢財鵲噪行
人至如蝶集而百事喜

晉安人陶器盛酒小頸環口修腹似瓦壺之制受一斗
名曰酒經其饋送帖每云酒一經或二經至五經者
他境遊士初至類不解之

鐸子雙生子也戰國策云鐸子之相似唯其母知之利
害之相似唯智者知之

東坡云研之美者必費筆否則費墨二難兼有不獨研
博物志補 卷之下 四

也小字常局促大字難結密其書息不救草書患無
法茶苦患不甘酒美患不辣萬事莫能然也

鬼神二氣之良能謂其無知不可也然於有所見有所
聞者物怪耳蓋鬼神無形與聲中庸曰視之而弗見
聽之而弗聞者也

從文入武謂之投筆漢班超家貧備書嘗持筆於地曰
大丈夫當效張騫傅介子立功異域封侯於萬里之
外安能久事毛錐子乎

俗謂無名之費爲白著本元載科索頗重其民怨言
其所費爲乾著之爲之也渤海高雲有白著歌云

元官吏務剝削江淮之人多白著

世謂人不循理爲乖角作事無據者爲沒雕當考之於
喪讖間摺發以一年揭之名乖角衛士順天幟頭有
腳下垂者其儕呼爲雕當名義所起皆不可知也

唐人云李白不能下人以腰有傲骨今世乃有若籐條
不能俯者君威施不能仰者若夸毗不能角立者不
知其復有何骨也

筆記云小人之情狀易見也其錚錚似辯其悻悻似直
攻人之過似忠觸大臣憾大事多所建請似才數讓
小官辭小祿似高陰引其朋似薦賢攻其朋之細過
博物志補 卷之下 四

似不當故君人者權以真僞則錚錚者敗討其忠邪
則悻悻者露語人之私隱而無驗則公者詐察大臣
之可使而不宜退則強者譎聽而不可施行則才者
非與以要官厚祿靦然而居之則高者猥所憎者去
所同者進則非有薦賢之實上疑主心下欺與人施
施然自以爲得計不知自君子視之如見其肺肝也
諺有之曰殺人償命欠債還錢理也近世豪家巨室有
威力致人死者動以財賄一餌其血房輒能無事至
如貧人或困逋負逼迫必使投溺自經乃已由今觀
之可謂殺人還錢欠債還命也已矣

佛氏之徒曰無生是畏死也老氏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也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

觀物者必取有於無而後能有得焉是故於草木觀生意於魚觀自得於雲觀開於山觀靜於水觀無息

曾大父刺史夢蕉公手著存稿詩話博物志補三種叔祖別駕峨峰公刻於漢陽官舍舊矣先人大京兆靜宇公筮仕冬嘗奉

命理河孟諸又重刻之版藏家塾偶一檢視中有脫遺

嘉朽之弊祇恐歲歷日深其弊愈滋幾不可守矣語

博物志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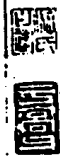
跋

甲子

曰良弓善箕良冶善裘豈歟啓寡聞操觚且拙即箕裘未善并其弓冶而忘之可乎竊凜凜懼焉謀於同志捐貲補刻盟守弗逾庶幾傳遠可藉不致沒先祖父之遺澤云

跋

皇明萬曆庚子歲孟冬初吉不肖曾孫曰墜于高父謹



博物志補卷之下終

博物志補二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游潛撰潛字用之豐城人宏治辛酉舉人官雲南賓州知州是編補張華之書體例畧如李石所續而猥雜冗濫無一異聞又出石書之下

香奩四友傳二卷

〔明〕陸奎章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香奩四友

傳二卷》提要

香奩四友傳序

史文盛曰余讀香奩四友傳而知東坤陸侯用世之志也夫稱名若小而取類則大立言若近而指意則遠然則非以傳四友也托之乎四友以喻志也是故知者觀其辭有餘思矣今夫前傳四友婦容之資也資以爲容幾於褻矣而正顏色之義存焉後傳四友婦功之資也資以爲功幾於瑣矣而服勤儉之義存焉大抵莫不有勸莫不有戒要非空言爾矣雖然獨施之閨閣云乎哉以閨性靈無

則無纖帛脩以形人紀無繁弗統

前序

以非天化與衆宣是故近之立身行已遠之世酬物賢恩聖祖問於英皇賦帝範罔於越一覽之餘自不覺其惕然省而奮然起視夫深言輿論茫無從入者所得不既多矣乎故曰取類之大而措意之遠其美厭於稱名之小而立言之近也矧維古之人有銘辭鑄意不益實用游談譁論不涉物理者又何如其得失哉余用是於陸侯之作不能不深嘉其志之大也侯少有文名霞輝星采煥在人耳目久矣此特一時游戲翰墨焉耳且復關涉之鉅若是則其他可類見也余不文不能不形

穢於珠玉之側遇侯之志則自謂其能諒也遂不
遜而爲之辭

嘉靖庚子立春日武康駱文盛書于餘英草堂

香奩四支傳序

香奩傳前後共八篇爲武進陸君子翰所作也君
爲宮詹學士贈禮侍治翁陸公仲子余忝壻公門
下公捐館時君方十餘歲庭訓未洽已甚器異於
公既長入郡學輒有名今此傳成絨書千里示予
且屬爲之序徐而讀之見其開闢辨博出入常變
聚傳詭言嘉靖華富言於物而實託義於人焉

前序

自詩有言尚家詩有託物比興天地間無物非
理而惟善觀物者道溢乎器表漢興士多雄於文
枚乘創爲七發腴辭麗旨上薄騷些後之繼者幾
數十餘家皆規倣太切作者無取焉至唐韓子益
濟以奇怪毛穎傳如雷電鬼神不可測識宋蘇長
公繼之嬉笑罵怒皆成文章羅文華嘉諸傳讀之
喜懣而文之變極矣君方馳聲場屋應世之求而
爲文雅意韓蘇不逐時好是傳之作雖趨步古體
而亦以風示夫人云爾觀其贊可見也凡覽者尚
當知其有關於世毋徒視爲游情翰墨之具而已

則未必無補云

正德己巳正月八日

賜進士第吏科給事中前翰林庶吉士東陵邵天
和書

前序

香奩四友前傳序

自韓子作毛穎傳慨然爵之為人肆出奇恠後之以文爲娛者往往慕倣至合其傳所牽聯陳玄陶泓諸先生爲文房四友或制誥以除授或表啓以代謝或彈駁以封事多角雋雖言人人殊要皆極文章之妙而未易加一辭之贊者矣居閒每飲效顰萬一以少解貪常嗜瑣之陋摸擬之際輒難於品題之物將作復止後覽唐司空圖爲鏡立金烟傳竊謂其於鏡意尚有遺不揆作金亮傳補之而復取鏡所牽聯者併爲立傳題曰香奩四友以

第一

四前

配文房之四焉然則香奩而屬之宮嬪者何假其命德之權也權孰有加於漢呂氏唐武氏曷爲不假彼皆出閭位外而僭王稱天不與以香奩之分也宮嬪之可與名矣四者何以屬之一人取一時共事見相友也屬曷不以賢戒無德所以存有德也何唐乎女戒重過於唐也其戒以貴妃何終女禍也於戲內無廢飾外無脩儀正色端操儻儻祁祁善者友之則爲通容之貞焉出則作態入則毀形爭妍取憐孽孽之災惡者友之則爲冶容之誨焉蓋者四大損者四友而女德之成敗係之矣蓋

必鑒鏡也思其心之當正用梳也思其心之當理傳脂也思其心之當美加粉也思其心之當潔飾其容而性之飾寓焉去其所以損者以就其所以益者則於紀綱之首風化之端尚亦與有功焉吾將取以附於昔賢女誠女典女箴之義豈但藉是以娛文字乎哉讀者如不諒謂吾駁雜無實而流於不中之戲則四友於吾又烏知其損耶益耶弘治歲在乙丑七月朔旦陸奎章書于濟美堂

序二

五前

香齋四友前傳一

金亮

毘陵陸奎章

子



靈壽先生金亮字公照少好山居不知其本所出考之漢當系出金日磾故胡虜種負固於山頑鈍無耻日磾美中國文明之化因用夏變夷其種遺於蜀者爲嚴道人亮之族也日磾嘗曰吾後子孫必有易服色厲清白以顯世用者越若干世爲貞觀元年果生亮師大治先生曰乃所願若孔子鑄顏淵因受其模範益刮垢磨光以成其器爲人明

傳一

六前

達剛斷無毫髮隱卓然以垂休光照後世爲已任有叩之輒爲形容其美惡而不一涉於愛惡以故忘德怨於人薄海內外凡有目者咸望其風永得一識面即形影相依佼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焉開元丙子八月群臣賀千秋節因以亮獻帝命歷試臺閣有昧爽丕顯之風後貴妃短於自見帝嘉亮鑒局命往曉之遂獲深居大內號之曰靈壽先生妃每晨雖帝不及接獨亮與疏附侯木理絳侯房施蜀人白華侍左右理善解紛華善匿瑕施善將美亮獨袒其腹而靜觀三人者皆倚重焉

然太察察近許直衆漸不堪一日理與爭功曰子

謂能行不言之教乎亂則吾理之紛則吾解之條

實靡遺子執與我而獲上睠顧特專亮曰君不觀

漢廷之論功哉發縱指示者功人也逐殺鬼者功

狗也諸君徒得狗功耳施與華聞之怒曰吾二人

幸密通清光日受君指麾資以調護君欲厚而厚

飲薄而薄罔效自用而曰狗豈不負華素志與施

丹心哉聰明深察近於死必好譏議人者吾不久

見君之折也由是共譖亮於上謂其俯仰取容皆

面不相副於服袂雖穿鼻不恤妃亦憚其不少

掩踈而不見者久之及召以懷貽聞命太醫玄錫

白旌往視已而神色如故進曰昔孔明開誠心布

公道臣無愧焉恨不遇昭烈耳妃慚謝初亮被薦

簪之其繇曰明哲煌煌知微知彰舍之則藏無遺

身殃何用不減欲勿往爲群臣必致之及帝幸蜀

妃死於馬嵬將收亮賴依乘輿而止後帝崩憐其

與蒙塵之難遺命以殉葬焉子二曰鏡曰鑑咸能

增光前烈而鏡之名尤著

東坤子曰嗟乎雉之麗於羅者以華豹之陷於罟

者以斑亮之生納諸壙而死非以其明故耶亮知

習靜無爲不遭是其壽豈有涯哉自其隘伯夷謂
鄉人冠不正奚必望望然而去當由由然與之偕
而就正可也非不知遠怨者而終以積息泯沒其
身豈亮明於前而或昏於後耶將遇時之蒙蔽雖
有道者不免耶老氏之道惟恍惟惚忽兮恍兮其
中有像恍兮忽兮其中有物又我好靜而民自正
而亮咸有焉謂得其道非耶至其廓然而大公物
來而順應雖吾儒亦何能過是耶然則尚可以自
外至者爲亮之得失哉

傳三

八前

香齋四友前傳二

木理

疏附侯木理字元通號一貫君相傳其先始於結
繩之世土處而露宿赫胥氏伐其族揀其良而器
用之俾授將作匠繩墨名始著於臺閣恐或然也
理刻意深文敢於直遂雖能取紛更而貫通之然
法比詳密莫能當其鋒天下無問內外賢不肖貴
賤旦事事必先資於理甚狎恒不冠見之唐玄宗
時以木強不疑日見親寵至任事官掖雖貴妃亦
首授約束焉謂執法者在刪其繁亂而撮其要又謂
治亂係於上妃由是每旦至破五岸削邊幅拊背
握手以資之尤善於解紛萬有不齊雜然前陳不
數過井井有條不紊妃既冠謝之曰微卿則元首
叢脞矣蓋其應變支分節解觸處皆通故經綸才
為世稱首與嚴道金亮絳侯房施蜀人白華逐隊
而趨實而入盡展而退嘗自負有草昧功得封侯
率先施等用事呼為後進獨憚金先生風采頗實
成焉施與白生數而罵曰君子不禽二毛汝禽二
毛不仁一也以潔入以污出敢行稱亂不義二也
狎遂首之士遇正冠者輒謝之自處以不恭無禮

三也齒以剛亡而含垢者昌汝昧是不智四也與人交黑頭時甚密至皓首益踈翻手雲雲手雨不信五也雖毛舉細故而遇佞屈者輒聲并易撓六也量長校短遺棄者多又何踈七也理聞偃蹇而退嘗爲妃言昔天后陸沉感業寺時無毫髮之長尺寸之用吾削迹不往及稱制寵白馬寺主又烏足置吾齒牙間哉妃惡其計以爲直曰是體解猶不變者命擊去其二齒將故歸顧其鄉黨擗生批生誰可代者對曰批生號謹密但不能容物惟捫虱而已擗生校之間不容髮鄉黨莫如理雖沒齒

傳五

前

無怨言妃以爲然擗生批生曰上惡得有一以慢其二哉竟放歸乃嘆曰相者謂吾二十四齒背負如龜當十年爲首相惟身如槁木不免火厄今果遇上操掌握之權運籌帷幄之內信不偶矣而乃爲二狂生所擠擗不見容豈非命哉火厄其可逃也遂自焚死其後子孫往往刻屑太甚或怒縛而解之以鋸鋸不行輒罵曰解吾當以板徑情直行肖齒者多類此云

東坤子曰予嘗按疏附侯世譜稱其出於端木賜後人避仇家去端從木爲木氏以爲是殆起於好

事者其賜之爲人耳而非誠然也及觀侯達於治理而周流無滯與夫子稱其祖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甚類且侯具一以貫萬之才自號一貫君又夫子之所傳於賜者其出於賜蓋無疑矣惟夫專以撥亂而反之正爲已功而不知春秋無怙亂之義掛一漏萬踈亦隨之卒以及於難徒能蒞納黷聞汚濁奚益哉故剛而無柔道以行之雖堯舜不能理天下嗚呼侯乎女器也豈乃祖瑚璉之器乎

傳六

前

香奩四友前傳三

房施

房施字增輝號華容君蓋克封其子丹朱為房邑侯遠以父封為氏其後多微弱一種徙而西者雖各有分土然往往老死草莽間不能自表於世遇土人引白華之族相與漸染以成其材始克充尚方之用焉數傳而有薦齒生者與之並進族稍雜隋開皇時有曰見休精幻顏傾國之術值陳後主方內荒文帝遣之陳使售其妃張麗華眩惑其主因傾其國及平陳以配汗血功封絳侯實施之曾祖也始施在娠母夢一朱衣人告之曰顏如渥丹其君也哉入唐遂紹絳封其謝表有云抱惡紫奪朱之質乏抽黃對白之才方叨彤管之圖形遽拜赤幘而受命即願對於侯絳化勉浹於肌膚託華胄於祖朱望忝尊於瞻視豈必領同乎燕燕而後躋位於斑生敢辭血竭於猩猩以盡輸材於荒氏上覽而嘉之施半姿釀郁光采射人飄飄然若霞舉自天子丞相下至士庶人雖嘗服色器用之然不假以顏色曰惡用是色莊者乎惟狎習於婦人女子性好色而不淫雖后夫人日與處不疑下至

傳七

十二 前

傳八

十三 前

房人妻妾賤而倡優咸昵近無間焉嘗詣相者曰君口若抹丹火色騰上必速得近習之貴然朝承恩暮流落恐不能久及白華幸於貴妃因薦施與給侍左右華太事表暴施每為潤色而脩飾焉妃由是大嘉美之見於顏面目與從事於啗頰莫不令英敷華煥焉可觀或動色以相賀或反唇以相稽油油然俱忘形焉後宮下陳類借施為之先容妃嘗戲曰吾亦族汝其易可運之掌上施對曰天威雖不逮顏咫尺臣請得以血澣上面者妃咲而受之同寅又有靈壽先生金亮疏附侯木理理之職在定亂推為先達而委施與白生為守文之佐惟金先生負鑒局一聽其指麾妃因問房生得無似荷花亮曰乃荷花似房生耳一日妃沉醉酒暈上肌忘其功與白生奉渙汗而退明旦召謂曰疇昔之夜何至去我對曰飲以臣為守宮者不得離左右手手遂不樂曰紆朱之榮極矣不去將授我於濁沅因乞骸骨上乃賜歸湯沐而終老於絳其後齒生亦即絳封遂與施子孫益雜無別不復辨其世

東坤子曰房施之族有二其一流於虜而蕃衍於

燕支山在祁連山二百里之內國中咸貴重之號曰胭脂而取其妻閼氏為況所謂失我燕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是已獨施之族在中國產於西方而見錄於周官之考工記為有功於世惜乎施外觀太侈赫如渥赭不能少斂以恬淡而又與皎皎之白生相習染惟務鑄飾外貌似是而非而無情實嗚呼大雅君子安靜不擾悃悃無華雖悶悶不快人意日計不足月計有餘難矣哉

傳九

十四 前

香奩四友前傳四

白華

受采先生白氏名華字太素蜀人也族中咸託迹巖穴其先本姓鉛世傳當殷末調發詣尚方輪作遇紂置之炮烙之刑以悅其妃妲己遂自分粉骨以表暴其志妃喜面為敷陳於上而加調護之力焉自周武王伐紂斬妲己懼與飛廉併戮遂逃去冒姓白九傳而有白公尾生者期女子於梁下不至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其後子孫皆狎女子曰願為死者一洗之華實其三十一代孫也姿儀瑩徹如瑤林瓊樹然風塵表物惟性頗輕浮瑣屑少所蘊籍好為皎皎之行加乎人雖不為和光同塵之習然人有微瑕輒為面謾自天子公卿大夫士下及庶民皆不與接雖嬖媼亦厭苦之曰質任自然奚以飾為當天寶時嘗以干號國夫人欲因以薦於貴妃夫人掩面曰毋污我然終憐其才而薦之貴妃喜貯之金屋呼為受采先生不名也日與嚴道人金亮疏附侯木理及絳侯房施相推致於內前其出處必偕理每被使出入於泯泯禁禁之地及治定輒引退三人者乘其後而施功焉理

傳十

十五 前

曾無幾微出於顏面顧謂華曰不聞有道者云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華不聽又惡金生之明徒事察察不能變惡爲美且謂其族類貴於己而不改形易性忌之獨與施相和調妃暨後宮受其品題彬彬適厥中大要在掩惡而揚美被其澤者莫不革面順以從君焉金生惡其與施相洽比問之曰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又啓妃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奈何欲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與此白面生謀之妃惑於華膚受之愬益與狎定爲忘形交每夜必躬以豈蓂湯浴之而退妃晨興復偕三人者先至妃以手調弄之至瓜傷其痕不敢恤自陳惟精白一心以承天休後數爲房生間之功不盡白蓋華與施雖外相和調而華多待以白眼故施赤心之託益淡不專又妃嘗醉顏色或偏注於房生乃怒罵曰吾悔不信疏附侯之言果爲彼赤族奴所戲自是霜毛日耗髓竭而死上追其爲人皜皜乎不可尚賜從其先世世葬王女洗頭盆之地焉丁孫繼之善於其職亦頗散見於民間或寓繪畫家者甚衆

東坤子曰嗚呼塵之所加者清也垢之所及者白

也青蠅之所點點者練素也古云皎皎者易汚豈不信哉當華之揭已以示人而不少韜其光雖行之以直諒尚恐弗濟而况好爲人面謾者乎及其與房生並用相和調惟講張爲幻而又疑其間已取憐卒相持以至流落而死名與朝露皆晞體與蜉蝣並化無聞焉豈見素抱朴之道者哉夫以華具朴素之質有受采之地使文之以黼黻文章則彬彬君子亦可以爲成人矣今若是焉可謂不善用其質也夫

香奩四友後傳序

昔子嘗取鏡梳脂粉四輩爲香奩傳以配文房四友矣後見者皆謂止係於婦容非崇本之論予心然之近檢蘇長公集見所載黃甘陸吉諸傳辭益環奇以爲不減毛穎覺此心復感感焉溢於舉業之外莫能制遂取有用於婦功者得尺剪鍼綫四輩續之爲後傳以端香奩之習焉或曰文事莫大乎蠶織其具多矣曷爲不及錄成功也屬以母后者何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且以率天下又假其命德之權也秦而下母后之賢

序一

十八

後

如漢馬鄧數往觀織室以爲娛而奚宋乎漢雜伯唐雜夷忠厚立國有周家七月之風焉則宋也曷爲後婦功於婦容一日之間必飭容而始服事又唐而宋叙其時也光獻仁后者何后性慈儉重稼穡親蠶不可得而捨也嗚呼盛容飾則亂極於嬖妾勤職業則治肇於母后不惟於二代有以見其家法之純駁國事之臧否而於風化之當審其機任用之當慎其術亂之易則敗以嬖妾而有餘治之難則固以母后而未足亦畧可想矣然物又顧吾御之何如耳苟善御之則前四友似損矣以正

顏色而成幽閒不貳之容不善御之則後四友似益矣以作淫巧而蕩警戒相成之志損益在我四友何與焉至於信而可法觀乎尺剛而能斷觀乎剪直而不撓觀乎鍼合而成章觀乎綫則韋弦之義具在吾將歸而求之有餘友矣又豈特託義於內則而已哉惟不知韓蘇之美而累效其贗幸一二同志愛而教之不然損益之權歸於物而不歸於物物者惡乎可乎

正德歲在戊辰十一月上旬陸奎章書于文西軒

序二

十九

後

香奩四友後傳一

毘陵陸 奎章 子翰

周準

周準字經始封審侯宋初人也考之史本黃帝時黃鍾子長所生有在商者遇紂力行無度聞西伯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往歸於周及武王一天下反商政謹權量其用益顯後文武道墜莊生倡剖斗折衡之論子孫懼懼其害而不忘二王遂託周姓而逃之禪續若干世以至準為人公平無所偏德素孚於民質雖木訥凡所施為星分綫折不言而喻身頌而方有黑子百餘恍如列星各安分域相者謂當遠到使君端揆必能定民志而齊物論天下無衆寡無小大質於準輒以身體之盡知其短長進止有常度雖百試不差恒守一道以制萬物故上有道揆下有法守君子有所循而不惑小人有所據而不爭當先獻仁后未聽政已有執法之用將后意內外皆就檢覈毫分不以假借雖貴冑衆強不為益之使長雖貧賤卑辱不為損之使短后每有製作準及并州齊鉅蜀人金貫柔理侯索紉相推致於前凡袞冕蔽庭帶裳幅舄衡紃紱

之制下至民間冠裳衾履皆取正於準準指麾曰宜左鉅趨而判其左準曰宜石鉅趨而判其右其敢自用蓋準善謀鉅善斷如此俄而貫執銳以效其力紉用長以盡其才及告成莫不曲盡其制無毫釐爽而歸功於準焉他如宮室器皿舟車百凡之用皆咨準而行準曰不直則道不見乃以身為度皆為揣本齊末通變以宜民既而精妥協合無盈縮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君子謂準於是乎知絜矩之道下至市井貿易皆為直其賈五尺童子適市莫能欺以滿居閒輒偃卧臺閣不起雖在

后前惟直道行之小嘗偃僂將事同寅推準為先達皆奉節制然鉅性騁材貫性躁進紉性實緣準頗約束之使無違越衆不能堪及后謝政神宗相安石變亂舊章后言法度不宜輕改安石致疑於準遂論準屈身以伸道雖號執法操縱終由乎人且無他技惟模稜持兩端而已衆遂乘此屈折之準怒曰吾可廢吾之法不可廢遇有代者準乞骸骨歸後英宗高后垂簾盡行仁宗之政追封為審侯祖曰分父曰寸字準泰一字按指子曰文孫曰引皆行而世為天下法云

東坤子曰昔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卒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謂準舜之徒非耶至於物稽於準而禮制行矣律定於準而樂生焉禮樂之用舜聖人亦不能舍準之道以平治天下然則雖謂準為舜之佐也亦宜彼安石相時君欲用周禮而棄準卒以取敗奚足道哉雖然徒法不能以自行而聖人不疑滯於物彼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以律吾準夫法亦有所屈而準誠固哉

傳三

二十三 後

香齋四友後傳二

齊銘

齊侯齊銘字金爍其先齊人史失其名從景公勇士古冶子遊盡服其化後古冶專恣不法晏嬰謂景公曰所貴勇士者上利其功下服其勇今冶不足禁暴威敵而無義此危國之器也請去之公慮搏之不得刺之不入計使自裁齊人懼去之周聞裂繒之政尚在知不用抱藝而老至宋有官司封名敏者世居汴州時林可山嘗贊其像又銘父也銘雖少離祖父終得古冶子之傳刻廉則敏所加必於其所可受為人烏喙結喉攀膝而交股每開口有剖決輒噎然長嘯喜砥礪廉隅以身任裁成之業制作必體驗其可而行隨機應變間出新得性頗修飾遑幅不能少斂鋒鏑或規其毋徒禦人以口給銘曰吾欲刺裁品秩以定五等之服安能箝口無所分布乎鄉人舉以充尚方之用始通籍禁中仁宗太后器重之每有布置輒假手於銘一日內外獻歲功后嘆曰可謂斐然成章但不知所以裁之耳銘遂推審侯周準與進準取稽於身條其紀綱而盈縮之既定銘按之掉三寸舌一闔

一聞以應其變漢史所判立盡舉無疑滯尋召後
進金貫因貫召柔理侯索紉使續其緒而自與
奉身退曰同以寵利居成功然質本頑頓雖後宮
小姬類能指而使之無不如志尤精雕蟲小技貫
與紉宗之莫敢自出機杼后嘗見四人侍側喜曰
昔文王有四臣之助尚守冠裳之分於殷今自吾
得準也從容中道進退不失其宜非先後耶自吾
得銘也排難解紛勢如破竹非禦侮耶自吾得貫
也勇往精進所向無前非奔走耶自吾得紉也能
合從連衡以服事我非疏附耶遂論功行賞有差
傳五
而封銘為夾侯敕之曰書云左不攻於左汝不恭
命右不攻於右汝不恭命爾尚無廢先人供周王
桐封之愛保召公棠政之遺益佐厥服大克開於
百為緇衣有改造之宜美錦無學製之害用世其
家毋高下其手以生厲階銘後益顯制不法任意
紛紜所至無不殘缺賴后節儉務本不尚文藻之
飾故能保其剛勁久於掌握又每與貫相失圭角
頗挫齒牙動搖漸不任事后雖勞筋苦骨矻矻資
之終不稱詔遂不安表乞歸古冶氏之家別圖效
用從之

東坤子曰唐有齊澣者少開敏號解事舍人姚崇
為相不免咨焉又有齊映齊抗皆平章事宰制天
下侯豈其裔耶夫侯為世利器觀其力行果斷而
不牽於去留絕長補短以節量民用亦可謂能獨
持風裁者矣惜乎積於用剛不知守之以柔恃才
凌物務小苛巧詆竟使彼縣簿者得以藉口乃欲
舍其良以規別用其為計亦鉅矣世不察遂謂刀
筆之吏盡不可為公卿豈不惜哉荀子曰廉而不
見貴者劇也信夫

傳六

二十五

後

香齋四友後傳三

金貫

金貫字原鑣父贊母管氏生於山阜初不詳其世系蓋與唐司空圖所傳金炯同鄉域爲蜀人族系劣於炯貫嘗羨炯師大冶先生成明哲之器自度不逮別就磨淬以精其才欲少補於世蓋精悍人也應物敏速無所顧忌貫穿百家鑽研爲功苟可以濟物摩頂放踵爲之當宋金盛光獻曹后在位欲成繡轡文章之治時審侯周準侯齊銘制正已定無有任其事者貫因引柔理侯索紉與共事

傳七

二十一

後

紉謝曰幸獲從先生後敢不奉以周旋遂毅然以覆民庇主自期待無紉深於結納務剛柔相濟日夜合離不憚往返之煩要之必盡其彌綸之責而後已紉每乏絕貫復提挈其後而進用之使卒其業及考其成紉往往畱形迹而貫歛其功若無后特憫之曰精力盡矣命封爲采阻侯銛不平至切齒曰成美出吾與周審侯而欲使尖頭生長脚奴專其名耶陰諷有司上疏論之曰臣聞選鋒銳以進攻固當討其不服禁蹠妄以思靜莫若獎夫退休况采入非大國之常而鑽窺豈君子之仕謹按

金貫受材圓滑賦命寒微公磨闢奸佞強難制薄沾陶冶之化僅成草芥之軀獨眼漸克用之龍穿鼻肖許由之犢進先奮平蹠勇脫穎止於遂能雖精矣而益精豈刺之而無刺進銳退速雖袞冕亦肆穿窬操存舍亡在塵埃難於物色秉直謾託於矢矯枉尤甚於鈞飾乞巧之名厚誣天孫之下降包坐中之禍助成皇子之行兇雖鑽彌堅似勝竭才之顏子然小而輕詿終類寡謀之絞人準銘定其指麾始挺身而進取索紉被其勾引耳繫頸以隨行復恃寸銖之威將與七章之任縱橫用事肆

傳八

二十七

後

然無關節之防表裏連和率爾取斜封之便占小善雖所必錄思一毫終以挫人不揆輒生輒叨驚見已聽其奉頭之窺可遂其掉尾之私且廟謨不尚夫窮兵而仕法宜循乎常格方共仰清明之世豈宜建恩澤之侯伏願聖慈亟收成命審知小物免累洪爐停此大封置之高閣不惟塞頑鈍無耻之路亦以嚴芒刺在背之防貫覽之怒曰臣老而秃不能任陛下事然專信此井州生忍利口覆邦家矣遂投閑亡去后令大索十日卒不知所歸後有學刑名者遇罪人刻其額而涅之爲墨刑其從

醫家游又能達人危疾而療之換類蓋布散用於世

東坤子曰君子難進而易退小人難退而易進固也嗟乎貫豈小人哉貫以藐焉一軀勇往精進速成庇履天下之澤其與五就五去以急生人者同條書所謂一介臣是已而使冒躁進之名遁迹遠隱宋有司誠硜硜然小人哉彼有魁梧其形賢良其責畏首畏尾無所建明卒脂韋汨沒者何限噫吾於貫重有感夫

傳九

二十八

後

香齋四友後傳四

索紉

宋柰理侯索紉字兼總蓋唐游擊將軍索元禮之裔元禮乘武后欲蠲興大獄去異已者因告密擢是官令按制獄遂競肆羅織之酷每一推覆窮根抵相牽聯至數百未能訖而竟亦不免自後子孫祇絞刑者繩繩相繼紉始痛反先緒一遇羅織輒為牽合傳會以彌縫其闕漏使相連屬而免繫治之患性雖急切實微柔蛇身交股族類皆盤互而居難治而易以亂毋麻氏名絲互被五色與織坊僮交而生紉抱經綸長才每應物引而伸之莫知端倪而終就條理罕阻俟金貫與結交因薦紉於光獻太后曰陛下欲責臣以效績且欲致美以孝鬼神非引紉與戮力不可后曰今幅隕既長欲引領皆被服吾澤紉能任其功乎貫曰臣竭寸草之報敢以身率之紉由是每事得貫為之先益大絳力於合縱連衡之術與貫綏急相護出經入緯大事纂緝離者合之罅者補之務使黼黻文章之治俱就其條貫上足以飾帝主下足以覆萬民乃已后往觀厥成惟紉功獨顯嘆曰是真能補吾衮

職之闕者紉進曰臣先世以剛繩人卒及於亂無
補於時今臣請得以柔道理天下因拜為柔理侯
先是紉雖因貫以進然非審侯周準無所取法非
共侯齊銘無所取材至是準銘讓貫曰吾三人以
先達創業而令功獨留於後進恐一旦尾大不掉
矣蓋紉每牽制於成功不能奉身以退故累取乏
絕后問紉自視孰愈三子對曰守法無私時靡有
爭處物精切工信其度臣不如周準剖決如流敏
而有功揚厲備績不畏彊禦臣不如齊銘踴躍風
生刺舉不避兼弱攻昧累效尤臣不如金貫至
傳十一 三十一 後

於舉偏補弊條貫不遺工於組織遠有端緒臣於
三子有微長后深以為然命左右賜以紫金魚
袋每社日許同貫在侍告準銘不與焉遇長至日
復加一級進用紉遂驕倨雖后臨之亦連蹙而卧
不理準銘益忿趣貫使悉其才以條上曰按止此
耳后曰苟用其長當護其短詔舉其支屬以續緒
而紉始就閒其後亦往往自盡終無及三人者之
壽識者謂索氏積類貫盈雖至紉尚不能解於天
其或然乎
東坤子曰嗚呼自道喪風頽世不古若士括囊則

棄之以無所長稍出其緒餘則又忌之以連類之
進子於索侯見之矣始侯與三子相推引以疑庶
績蓋源有同功一體之義及一旦侯功獨見輒隨
而媒孽其短噫會合之不可恃如此朋友之際可
畏哉獨惜侯以九尺之軀不自奮庸既因人以
成事而又相依附結託不早謝絕終取藍縷之敝
侯豈拙於用長者乎然貫能引進其後不絕尚有
應繼一寒之風視二子之倚法繩削又有間矣

傳十一

三十一

後

題香齋四友傳後

自唐韓昌黎為毛穎作傳文人因之往往益新出奇以為游戲翰墨之具然非問學宏深筆力精到雖有撰作終非本色語故說者謂葉嘉江孫桂傳大非毛穎比倫或出於後人偽筆非長公肺腑流出者也不亦然乎余友陸君子翰舉業之餘著香齋四友傳前後凡八篇其說理明白遠辭高古真若韓信將兵多多益善又若春蠶作繭隨物成形為文至是可謂光前絕後者矣余離羣索居舊學荒落子翰曾不鄙余過以諸傳寄示林下余得而讀云累日不厭自幸晚年獲此珍異子翰真有助於余哉抑余嘗聞昌黎因文以見道余又不知原道與毛穎傳孰為后先也子翰年富力贍博極群書富有佐佑六經之文如原道者其肯終惠我乎余日望之子翰毋我靳焉

正德己巳春二月望日靜軒徐淮東之書

讀香齋四友傳後題

子友黃子應期一日過野思亭眠子疾因問曰有奇書可以謬吾否曰近見香齋四友傳甚佳曰誰為之曰昆陵陸子子翰之為之也黃子吾所信者也亟欲得其書觀之曰念揚子純六昆陵人也從而索之得二冊焉遂就枕上觀之愛其辭博而意高頃數過病懷頗釋昔韓昌黎著毛穎傳人皆大笑以為怪獨柳州奇之柳州文人也其奇之也固宜它人不皆柳州也其怪之也亦宜焉足為昌黎病子獨悲昌黎之迫于人人而所遭者僅一柳州爾陸子之為之固將自儆于昌黎也其心宜無異也傳至京師而黃子愛之黃子傳于子而子又愛之黃子有由傳也傳于黃子者亦有由傳也究其初傳傳焉不啻一黃子也其愛之猶黃子也子將以傳于人人也人亦將以傳于人也要其末傳傳焉不啻一子也其愛之猶子也陸子之文詠昌黎孰為上下子固其能辨也子獨賀陸子之遺也

正德庚午三月晦越人方豪題

香奩四友傳二卷

編修勵守
謙家藏本

明陸奎章撰奎章字子翰武進人前四友曰金亮
木理房施白華乃鏡梳脂粉也後四友曰周準齊
銛金貫索紉乃尺剪針線也蓋仿韓愈毛穎傳而
作後附偶人說一篇皆詞意猥薄了無可取蓋明
初淳實之風至是已漸漓矣

古今風謠一卷古今諺一卷

〔明〕楊慎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錦州李氏萬卷

樓刻嘉慶十四年李鼎元重校印函海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古今諺二

卷古今風謠二卷》提要

人感於心而有言猶風動物而有聲故
詩曰風詩所以存鑒戒脩觀者也又曰
風凡地上以風化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
諷有諷勸之義馬融曰風行則詭亦
古詩之流亞與若有為而後又若年為
而言休咎之徵事後畢驗惜其多出
自歸孺之口詞不雅馴且其談祇祥太
些少溫柔敦厚之義故不曰詩而曰諺然
其感於風則一也先生之作為此者蓋以
見正邪妖孽之與其由有自而昔人所
古今風謠序

謂詩識之說其亦有本云童山李調元

序

古今風謠序畢

古今風謠卷一

成都 楊慎 撰 綿州 李調元 校定

堯時康衢童謠 列子

立我蒸民莫非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中侯稷起謠 詩緯

蒼蠶稷生感迹

昌握契謠 詩緯

元鳥翔水遺卵流城簡狄吞之生契封

包山謠

楊方吳越春秋。沈懷遠南越志曰。牛女之分。楊之末土也。爰有大山。州寔曰。秦望。又有石簣。峻起壁立。內有金簡玉字。

古今風謠卷一

禹得金簡玉字書藏在洞庭包山湖

西海童謠

吳王出遊觀震湖龍威丈人名隱居北上包山入靈

墟乃造洞庭竊禹書天地大文不可舒此文長傳石

六初今強取之喪國廬 今強取之四字一作若強取出

殷末謠 三首

代殷者姬昌日衣青光 春秋元命包

殷惑姐已玉馬走 殷尚白也。陳子昂詩。昔日殷王子。玉馬逐朝周。走音近起。論語

識此

上天弗恤夏命其卒 呂覽

隨維二謠 二首。詩緯

昌受符厲倡嬖斯十之世權在室

刺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罔主異哉

震。刺者指姬妻也。孔穎達曰。刺說古今字耳。

白雲謠 穆天子傳曰。天子賜西王母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天子壽。天子答之。

白雲在天出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

尚能復來 山陵當作邱陵

穆天子謠

子歸東土和洽諸夏萬民平均吾願見汝比及三年

將復而野

古今風謠卷二

黃澤辭 穆天子傳曰。天子東遊于黃澤。使宮樂誦云。

黃之隴其馬歎沙皇人威儀皇之澤其馬歎玉皇人

壽殺

周宣王時童謠 國語作童謠。漢書五行志有女字。

縶弧箕服實公周國 山桑曰。縶。弧弓也。箕。竹名。服。矢房也。列子。良弓之子必學為箕。其蓋矢房。故說以為縶箕之箕。非。顏師古曰。服。盛箭者。今之步又其草似荻而細。織之為服也。其子華昭以為木。

名師古以為草名

魯國童謠 左氏傳。魯文成之世。童謠也。至昭公。於外野。有歌。侯八年。孔子外野。魯昭公名。侯。公。子。宋。立。是。公。公。

鴻之鶴之公出辱之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鴻

鴻之鶴之公出辱之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鴻

鴻之鶴之公出辱之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鴻

鴻鵠踈踈公在乾侯徵寒與鴻鵠之巢遠哉遙遙
稠父以勞宋父以騶鶴鶴佳歌來哭

論語比考議

子欲居九夷從鳳嫗

晉獻公時童謠

春秋左氏傳曰晉獻公伐虢圍下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偃

以童謠對曰克之

丙之晨龍尾伏辰昀服振振取虢之旂鵠之賁賁天

策焯焯火中成軍號公其奔

晉惠公時童謠

漢書五行志曰晉惠公賴秦力得立立而作秦內殺二大夫國人

人不說及更葬其兄恭太子申生而不敬故詩妖作也

古今風謠卷一

三

恭太子更葬今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昌乃在其兄

楚昭王時童謠

家語

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

周末時童謠

家語

天將大雨商羊鼓舞

春秋時長春謠

易妖占

豐其屋下獨苦長秋生世主虜

齊人謠

春秋實

移河爲界在濟呂填關八流以自廣

曹九河注疏引之言齊桓公開

八流拓境東其東流八枝并使歸于徒駭也

齊人東郭謠

東郭有大噓噓日夕欲噓我假西郭有大噓噓日夕欲噓我假北郭有大噓噓日夕欲噓我假指豎刁易牙開方三

也子

吳夫差時童謠

梧宮秋吳王愁

燕昭王時童謠

戰國策田單攻狄不下童謠曰

大冠若箕修劍柱頤攻狄不能下墨枯邱

趙殺李牧童謠

秦爲笑趙爲號以爲不信視土上生毛

古今風謠卷一

四

秦皇時民謠

楊泉物

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脯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拄

三戶謠

樓王爲張儀所欺客死於秦至王負芻遂爲秦所滅百姓哀之爲之語曰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甘泉謠

運石甘泉口河水不敢流千人唱萬人謳金陵餘石

大如漚

虞美人帳中歌

史記正義

漢軍已略地四面楚歌聲大王義氣盡賤妾何聊生

平城歌漢書匈奴傳高帝自將兵三十二萬擊

縱精兵三十餘萬圍帝于白登七日漢軍中外不得救餉天下皆歌之白登在平城東南十餘里

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駁弩

畫一歌

蕭何爲法類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

民以寧一類音較讀作獨較之較漢書作講史記作類言法之畫一若半解類量也

戚夫人歌

子爲王母爲虜終日春薄暮常與死爲伍相離三十

里當誰使告汝

淮南王謠

古今風謠卷一 五

一尺布暖融融一斗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見容此與漢書史記所載不同見淮南子叙錄

潁川歌漢書灌夫在俠爲權利潁川兒歌之

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

茂陵中書歌

都荔遂芳美磬鼓行

廣陵王歌廣陵厲王胥武帝第五子也昭帝無子胥有觀心迎女巫下神呪詛事發覺當死胥置酒夜飲鼓琴歌舞

欲久生兮無終長不樂兮安窮奉天期兮不得須臾

千里馬兮駐待路黃泉下兮幽深人生要死何爲苦

心何用爲樂心所喜出入無踪爲樂亟蒿里召令即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

燕王歌燕王武帝第四子也昭帝時謀事不成妖祥數見發覺王置酒坐飲王自歌

容夫人起舞坐者皆泣王自殺

歸空城兮狗不吠雞不鳴橫術何廣廣兮固知國中

之無人

華容夫人歌

髮紛紛兮真渠骨籍籍兮公居母求死子兮妻求死

夫戮回兩渠間兮君子將安居孟康曰真音尋謂髮挂渠也

廣川王歌廣川王去爲愛姬陶望卿作

古今風謠卷一 六

背尊章嫖以忽謀屈奇起自絕行周流自生患諒非

望今誰怨

愁莫愁生無聊心重結意不舒內弗鬱憂哀積上不

見天生何益日崔嵬時不再願棄軀死無悔

京兆謠

何所求死子桓東少年塲生時諒不謹枯骨竟何葬

匈奴歌丁道志曰焉支祁連三山皆美水草匈奴失之乃作此歌漢書元狩二年春雷去病將萬騎出隴西討匈奴過焉支山有餘里其夏又攻祁連山捕首虜甚衆祁連山

即天山匈奴呼天爲祁連故曰祁連焉支山即燕支山也晉鑿齒與燕王書曰山下有紅

盤足下先知否北方人採其花染緋黃援卓其上英辭者作胭脂婦人採將用顏已言少

時再三過見胭脂今日始
親紅藍後當足致其種

我為支山令我婦女無顏色失我祁連山使我六
引不藉息

長安謠

漢書倭傳曰成帝初石顯與妻干徒
納以顯為官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元
竟太史御史中丞伊嘉為腐門都尉長安謠
云

伊徙鴈鹿徙竟去牢與陳實無價

牢石歌

漢書倭傳曰元帝時石顯為中書令
與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
諸附倚者得寵位民歌
之言其兼官據勢也

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綬若若邪

古今風謠卷一

五侯歌

漢書曰成帝河平二年悉封舅大將軍
陽侯根曲楊侯逢時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
世謂之五侯時五侯羣弟爭為奢侈後庭姬
妾各數十人羅綺舞鄭女作倡優狗馬遊
馳大治第宅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閣道
屬彌望百姓歌之其奢侈如此按傳稱成
都侯穿長安城引內澧水注第中大陂引水
侯第園中土山漸臺類白虎殿則穿城引水
非曲陽與歌辭不同高都外杜皆長安里名

五侯初起曲陽敢怒壞央高都連竟外杜土山漸臺

西白虎

漢成帝時歌謠

漢書五行志曰成帝時歌謠也
桂赤色漢家象華不實無繼嗣
也王莽自謂黃象
黃爵巢其顛也

邪徑敗良田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爵巢其顛

昔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

漢成帝燕燕童謠

漢書五行志曰成帝時童謠
燕張放俱稱富平侯家人過河陽主作樂
舞者趙飛燕而幸之故曰燕燕尾涎涎美
寵也張公子謂富平侯也木門倉琅根為宮
門同綴言將尊貴也後遂立為皇后與弟昭
儀賊害後宮皇子卒皆伏辜所謂燕
燕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者也

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

皇孫皇孫死燕啄矢

更始時南陽童謠

後漢五行志曰更始時南陽
童謠是時更始在長安世
祖為大司馬平定河北更始大臣並僭專權
故諸妖作也後更始遂為赤眉所殺是更始
之不諧在赤眉也
世祖自南北興

古今風謠卷一

諸不諧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

王莽時汝南童謠

漢書曰汝南舊有鴻隙大陂
陂溢為害翟方進為相與御史大夫孔光共
道緣行視以為決去陂水其地肥美省隄防
費而無水憂遂奏罷之及翟氏滅鄉里歸惡
言方進請陂下良田不得而奏罷陂王莽時
有童謠子威方進字也

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

云者兩黃鵠

王莽末天水童謠

時隗囂初起兵于天水後意
稍廣欲為天子遂破滅囂少
病蹇吳門黃郭門
名也縷羣山名也

出吳門望縷羣見一蹇人言欲上天今天可上地下

後漢桓帝初京都童謠

漢元帝時童謠

井水溢滅燄煙灌玉堂流金門漢成帝建始二年三月北宮中井泉涌上

陰盛而滅陽竊行宮室之應也後有王莽之居象

桓帝延熹二年四侯諸漢起左瑁具瑗徐璜唐

衡為五侯在帝左右經其姦惡家有數侯子

弟列布州郡賓客雜襲騰翥海內偃日一將

左回天具獨坐徐臥虎唐兩墮回天言勢動人主也

後漢桓帝末時謠

茅田一頃中有井四方纖纖不可整嚼復嚼今年尚

可後年饒一作饒嚼平聲京

靈帝中平中董逃歌

古今風謠卷一

承樂世董逃遊四郭董逃家天恩董逃帶金紫董逃

行謝恩董逃整車騎董逃重欲發董逃與中辭董逃

出西門董逃瞻宮殿董逃望京城董逃日夜絕董逃

心摧傷董逃按董謂董卓也言雖敗厄

布乎歌士孫瑞王允謀誅董卓有人書呂字下

布乎與新乎

獻帝初京都謠

千里草何青青十日不得生千里草為董

靈帝之末京都謠

後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北芒

靈帝之末京都謠歌

河間叢進英雄記云獻

馬臘烏臘風俗通曰董卓滔天虐民關東舉兵欲共

之

後漢桓靈帝時謠

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

舉孝廉濁如泥舉良將怯如鷄

獻帝初童謠

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惟有此中可避世

公卿以爲易地

古今風謠卷一

封使君謠

古傳記言漢宣城郡守封邵一日化為虎食郡民

呼曰封使君即去不復來其地謠曰莫學封使君生

不治民死食民張禹山詩曰昔日漢使君化虎方食

民今日使君者冠裳而喫人又曰昔日虎使君呼之

即慚止今日虎使君呼之動牙齒又曰昔時虎伏草

今日虎坐衙大則吞人畜小不遺魚蝦或曰此詩太

激禹山曰我性然也余嘗戲之曰東坡嬉笑怒罵皆

成詩公詩無嬉笑但有怒罵耳

城中謠古今謠作馬謠

子 251-113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
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一作帛

二郡謠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任功曹岑昶滂字孟博昶字公為

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書諸南陽太守岑公
孝宏農成瑨但坐嘯

後漢黎陽張公謠

公與守相駕蜚魚往來倏忽遠熹娛祐此兆民寧厥
居

咄咄歌

古今風謠卷一

三

棗下何纂纂榮華各有時棗初欲赤時人從四面來
棗適今日馨誰當仰視之

陳留童謠頌仇覽也

父母何在我庭化我鴟梟哺所生

鄴城童子謠本王粲刺曹操辭也唐李賀追擬之

鄴城中暮塵起探黑丸斫文吏棘爲鞭虎爲馬團團

走鄴城下切玉劒射日弓獻何人奉相公扶穀來關

右兒香掃塗相公歸

鄴中謠

鳳陽門南天一半上有金鳳相飛喚欲去不去蒼鴻

紆○鄴城門有金鳳二枚一飛入漳水一以鐵絆其足

魏黃初童謠廣五其志魏文帝爲美人薛靈帝築臺高三十丈列燭臺下遠近望之如列星墜地又爲銅表志里數行者歌謠云云銅表志道是土上出金列燭如星是火

照臺也漢火德魏土德火伏而土興土上出金是魏滅而晉興之兆晉以金德王故也

青槐夾道多塵埃龍樓鳳閣望崔嵬清風細雨離香
來土上出金火照臺

祝魴魴歌高士傳魏伐吳有窮問隱士焦先先不應魴歌云云後魏軍敗人推其意

非羊指吳殺

祝魴魴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爲殺羊更殺殺

歷

古今風謠卷一

六

魏明帝景初中童謠魏明帝時謠云云及司馬懿平遼東歸當還鎮長安會帝疾篤急召之乃乘追鋒車東渡黃河終前魏室如童謠之言也

阿公阿公駕馬車不意阿公東渡河阿公東還當奈

何

魏曹爽策政時童謠

曹爽之勢熱如湯太傅父子冷如漿李豐兄弟如遊

光何鄧丁亂京城指何晏鄧

魏明帝太和中兜鈴曹子歌

當奈汝曹何其後曹爽見其曹氏竟衰

魏齊王嘉平中謠

白馬素羈西南馳其誰乘者朱虎騎朱虎者楚王彪之小字也王彪發喪等伏誅彪遂賜死

吳初童謠

黃金車班蘭耳開闔門見天子

吳孫休永安二年小兒謠干寶晉紀曰永安二年小兒忽來言曰云云又曰我非人笑惑星也言畢上昇仰視若一疋線有頂沒後四年而蜀公六年而魏廢二十年而吳平於是九服歸晉馬氏

三公鋤司馬如

吳孫亮初童謠

吁汝恪何若若蘆葦單衣篋鈎絡於何相求揚子閣

古今風謠卷一

五

揚子閣反語謂石子祠也及諸葛恪死果以葦席裹身篋束其腰投之石子祠後聽恪故吏收葬求之此稱云

吳黃龍中童謠

周處風士記

行白渚君追汝句驪馬

後孫權征公孫淵浮海乘船船白也後變為白符詞

吳孫亮初白鼉鳴童謠

白鼉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成

出張文昌撰白鼉鳴云天欲雨有東風雨谿白鼉鳴谿中六月人家非無水夜間白鼉人盡起

吳孫皓初童謠

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

吳孫皓時石印山詩

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矣

吳孫皓天紀中童謠

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

王濬小字阿童

晉太始中童謠

晉書曰太始中人為賈充等謠言公卿而成晉也

賈斐王亂紀綱王裴賈濟天下

晉武帝太康後童謠

局縮肉數橫目中國當敗吳當復

宮門柱且莫朽吳當復在三十年後

鷄鳴不拊翼吳復不用力于時吳人皆謂在孫氏子孫故痛發為亂者相繼按

古今風謠卷一

六

橫目四字自吳公至晉元帝與幾四十年皆如謠云元帝儒而少斷局縮肉直斥之也于寶云不如所斥諱之也

太康末京洛楊柳歌

春風尚蕭條去故來入新苦辛非一朝折楊柳愁思

滿腹中歷亂不可數

是時二楊貴盛而被誅滅太

惠帝永熙中溫縣謠

光光丈長大戟為牆毒藥雖行戟還自傷

楊駿居內府以戟為

衛死時又為戟所害

兩火沒地哀哉秋蘭歸形街郵終為人歎

兩火武帝時被廢賈后絕其膳入

日而崩葬街亭神北

晉永熙中童謠首五行志下有大有石

二月末三月初荆筆楊版行詔書宮中人馬幾作驢

時楊駿專權楚王用事故言荆筆楊版。別集明載三小初下有桑條舊舊柳葉舒一句

晉惠帝元康中京洛童謠

南風起吹白沙遙望魯國何差我千歲觸護生齒牙

南風賈后字沙門太子小字魯賈謚國也白晉行也

城東馬子莫嚨啍比至來年纏汝髮

晉惠帝洛陽童謠

鄴中女子莫千妖前至三月抱胡腰明年胡賊石勒劉羽反

晉惠帝元康中屠蘇謠時天下商賈通者大都日童謠云云及趙王倫

古今風謠卷一

纂位其目實妙焉

屠蘇鄧曰覆兩耳當見瞻兒作天子

晉趙王倫既僭位洛中謠

虎從北來鼻頭汗龍從南來登城看水從西來河灌

灌時齊王成都王河間王義兵同會討倫成都西藩而在鄧放曰虎從北來齊東藩而在許放曰龍從南來河間水區而在關中故曰水從西來

署布和腹為齊持服未幾齊王問敗

草木萌芽殺長沙長沙王又以正月二十七日誅

晉惠帝大安中童謠

五馬游渡江一馬化為龍

晉惠帝時蜀中謠

江橋頭關下市成都北門十八字十八字李也其後李流據蜀無謠

關道謠

關道東有大牛王濟袂裴楷輶和嶠刺促不得休促刺

世說作

晉吳縣統如謠鄧攸為吳令載米之官俸祿無姓數千人留車後船不得進乃以小舟夜中發去吳人歌之

統如打五鼓鷄鳴天欲曙鄧侯挽不來謝令推不去

晉懷帝永嘉初謠晉五行志荀勗將破關秦蜀有此謠元超東海王越字也

元超兄弟大洛度上桑打盡為荷非

古今風謠卷一

晉懷帝永嘉初洛中童謠

洛中大風長尺二若不早去大狗至時更海王越與荀勗共怨

晉永嘉中童謠秦秋

秦州中血沒腕惟有京州倚柱觀

晉愍帝建興中江南謠

旬如白坑破合集持作甌揚州破換敗吳興復甌甌

白者晉得坑器有口為瓦質剛亦金類也白坑破中原亂也合集持作甌者元帝偏安也揚州破換敗石

頭被焚掠也吳興復甌甌甌風之亂也甌甌瓦器又小干甌也

晉建興中北州謠

府中赫赫朱邱伯十襲五襲入東郎一作棘郎時朱

府中赫赫朱邱伯十襲五襲入東郎一作棘郎時朱

晉愍帝初童謠

天子何在豆田中建興四年降于劉曜在城東豆田中

晉明帝大寧初童謠

惻惻力力牧馬山側大馬死小馬餓高山崩石自破
及明帝崩成帝幼為蘇峻所逼遁于石頭御膳不足此大馬死小馬餓也高山峻也言峻尋死石不壞弟蘇石頭尋亦破滅

晉咸康二年河北謠

麥人土殺石武

晉吳中童謠

寧食下湖荇不食上湖蓴庚吳沒命喪復殺王領軍

古今風謠卷一無幾而庚吳王洽相繼而亡 尤

晉成帝末童謠

嵯嵯何隆隆駕車入梓宮不日而宮車晏駕

晉江南謠

誰謂爾堅石打破桓堅因此以石名諸子

晉涼州謠

涼州鳴若寇賊消指張軌

鳩從南來雀不驚誰謂孤離尾翅生高攀六翮鳳皇

鳴

哀帝隆和初童謠

升平不滿斗隆和那得久桓公入石頭陛下徒跣足

升平五年而穆帝崩不滿斗之應也

鳳皇歌

海西公初生皇子百姓歌云其歌甚美其旨甚微海西公不男使左右向龍與

鳳皇生雛天下莫不喜本言是馬駒今定成龍子

晉太和末童謠

犁牛耕御路白門種小麥未幾海西公被廢

晉太和中御路楊歌

青青御路楊白馬紫遊羣汝非皇子那得甘露漿解曰白者金行馬者國姓海西公尋廢三子非血允皆殺死之明日南方進甘露焉

古今風謠卷一 子

晉孝武太元末京口謠

黃鸝鷁莫作雄父啼一旦去毛衣衣被拉颯棲尋王為劉牢之所敗

晉京口民間謠

黃頭小人欲作賊阿公在城下指縛得

黃頭小人欲作亂賴得金刀作蕃杆按黃字上恭字頭也小人恭字

下也金刀劉也

歷陽重黎羅歌時黃楷鎮歷陽後楷尋卒

重羅黎重羅黎使君南上無還時

晉荊州童謠時殷仲堪在荊未幾仲堪敗桓元于是遂有荊州

芭籠目繩縛腹殷當敗桓當復齊諸記所載稍不同

晉荊州麥麴謠附京口

昔年食白飯今年食麥麴音天公誅謫汝教汝捨龍

喉龍喉喝於介切復喝京口敗復敗事應同京

黃曇子歌

黃曇英揚州大佛來上明時桓石民為荊州鎮上明

曇子枕

晉安帝元興初童謠桓元墓

征鍾落地桓迺走征鍾至機之服桓四體之下稱元

古今風謠卷一

之孫民

草生及馬腹烏啄桓元目桓元篡殺在元興二年十

期焉

長干巷巷長干今年殺耶君明年殺諸桓耶君司馬

晉安帝隆安中懷懷歌

草生可攬結女兒可攬擷尋而桓元篡位義旗以三

宮女及逆黨之

晉安義熙初童謠

官家養蘆化成荻蘆生不止自成積

蘆生漫漫竟天半

十丈瓦屋八九間蘆作柱薤作關
蘆橙橙逐水流東風忽如起那得入石頭尋有蘆

庾公歌

庾公上武昌翩翩如蜚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旄

庾公上武昌翩翩如蜚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旄

未幾庾亮

桓元時童謠

車無軸倚孤木繩縛腹芭籠目上二句桓字下二句

以繩縛至芭籠

苻洪時隴右謠

古今風謠卷一

雨若不止紅雨必起

苻生時長安謠

東海大魚化為龍男便為王女為公問在何所洛門

東生遂誅其侍中魚遵後付

苻生時謠

百里望空城鬱鬱何青青暗兒不知法仰不見天星

苻堅時關中謠

長鞘馬鞭擊左股太歲南行當避

苻堅時童謠一名豐

長安大街兩邊種槐下走朱輪上有鸞棲第二句一作來樹

提也

鳳皇鳳皇止阿房後堅為慕容冲所敗冲小字鳳皇

一雌復一雄雙蜚入紫宮堅納慕容冲妹清河公主冲十四亦有龍鬚之姿妹弟兼寵宮人莫進

阿堅連牽三十年後若欲敗時當在江湖邊堅在位凡三十

魚羊田斗當滅秦鮮卑也時又有人于明光殿大呼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

河水清復清符詔成新城

呂光時凉州謠

古今風謠卷一

胡馬心何悲念舊中心勞燕雀何徘徊意欲還故巢

劉曜時玉方尺詩謠

皇王皇王改趙昌井水竭構五梁粵西小衰因寬獲

嗚呼嗚呼赤牛奮鞭其盡乎

宋元嘉中魏地童謠南史曰宋元嘉二十七年魏太武帝開拔南成遇淮

自廣陵返攻盱眙就賊賈求酒飲封渡便與之且報書云不問童謠言耶房馬飲江水佛狸未卯年冥期使然非復人事余知識及眾

豈能勝符堅耶頃年展今陸梁者是余未飲江太歲未卯也時輿地

有童謠故實引之云

虜馬飲江水佛狸未卯年

軺車北來如窮雉不意虜馬飲江水虜主北歸石濟

亦欲渡江天下從

宋大明中謠南史曰奚康度者為員外散騎侍郎荀處無遺考因或用方材壓斷

及蹂躪故民則有此謠

寧得建康壓額不能受奚度拍

宋時謠南史曰宋時用人爭實有謠云

上車不落為著他體中何如作秘書

齊武帝永中童謠

赤火南流喪南國時有沙門賣此火自北入齊大火異于常火詔禁之

王子年歌南史曰齊太祖高皇帝諱道成姓蕭氏未受命時王子年亦作此歌

欲知其姓草蕭蕭殺中最細低頭熟鱗身甲體永興

古今風謠卷一

福

三禾穆穆林茂滋金刀利刃齊刈之未幾蕭道成興

永元元年童謠

洋洋千里流流襲東城頭烏馬烏皮袴三更相告訴

脚跛不得起誤殺老姥子

又

野猪雄鳴嗚馬子空閭渠不知龍與虎飲食江南墟

七九六十三廣莫人無餘鳥集傳舍頭令汝得寬休

但看三八後催拆梁陽樓

宋明帝昇明時石頭城謠宋中書監袁粲謀誅蕭道成不克而廢百

姓哀之為
之諸曰

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歟不佗褚淵生

齊廢帝隆昌中童謠

楊藻兒共戲來時有女巫子楊曼隨母入宮為何后所寵

齊東昏時都下謠

欲求貴職依刀救須得富家事捉刀

齊東昏時宮中謠

趙鬼食鴨刺諸鬼盡著調東昏時左右應救捉刀之徒並專國命謂之刀救權

尊人十梁武帝平齊皆誅之初左右刀救之徒悉殺之鬼俗以細剉肉絲以薑桂曰刺意者以凶徒當細剉之也

古今風謠卷一 五

梁武帝在雍鎮時童謠

襄陽白銅蹄反縛揚州兒白銅蹄謂金蹄為馬也白金色也及義師之興實以鐵騎揚州之士皆面縛如謠云

梁武帝時謠南史曰梁武帝天監元年立長子統為皇太子時民間有謠按鹿子開者反為來子哭也後太子東薨

鹿子開城門鹿子開當開復未開使我心徘徊

城中諸少年逐歡歸去來

梁武帝時北方童謠魏降人王足求堰淮水引山堰役二十萬人成者相枕地盡夜聲合堰成無幾時淮水暴漲堰壞奔流於海殺數十萬人其聲若雷問二百里水中怪物隨流而下或人頭魚身或龍形馬首殊類詭狀

可勝各先是鎮星守天江而堰實與退舍而決豈人事乎抑天道也

浮山為下流荆山為上格漳沱為激溝併灌鉅野澤

梁武帝天監三年寶誌公詩南史曰梁武帝天監三年寶誌公忽於樂須臾悲泣因賦五言詩云云梁自天監至于大同三十餘年江表無事至大清二年臺城陷帝幸國四十八年所言之事也

梁武帝天監十年誌公詩南史曰南武帝天監十年誌公於大會中

梁武帝天監十年誌公詩南史曰南武帝天監十年誌公於大會中

梁武帝天監十年誌公詩南史曰南武帝天監十年誌公於大會中

梁武帝天監十年誌公詩南史曰南武帝天監十年誌公於大會中

且至馬中間銜悲不見喜

梁武帝天監十年誌公詩南史曰南武帝天監十年誌公於大會中

古今風謠卷一 五

梁武帝天監十年誌公詩南史曰南武帝天監十年誌公於大會中

梁武帝天監十年誌公詩南史曰南武帝天監十年誌公於大會中

梁武帝天監十年誌公詩南史曰南武帝天監十年誌公於大會中

梁武帝天監十年誌公詩南史曰南武帝天監十年誌公於大會中

梁武帝天監十年誌公詩南史曰南武帝天監十年誌公於大會中

青絲白馬壽陽來

梁大同中郡陽歌南史曰梁陸襄為郡陽內史大同初郡人鮮于孫結同從殺廣晉令王筠有眾萬餘人將出攻郡襄先已率人吏修城墉為備及賊至破之生擒孫時隣郡守宰案其黨與皆不得實或有善人室室羅網惟襄郡枉直無濫民乃作歌又有

梁大同中郡陽歌南史曰梁陸襄為郡陽內史大同初郡人鮮于孫結同從殺廣晉令王筠有眾萬餘人將出攻郡襄先已率人吏修城墉為備及賊至破之生擒孫時隣郡守宰案其黨與皆不得實或有善人室室羅網惟襄郡枉直無濫民乃作歌又有

梁大同中郡陽歌南史曰梁陸襄為郡陽內史大同初郡人鮮于孫結同從殺廣晉令王筠有眾萬餘人將出攻郡襄先已率人吏修城墉為備及賊至破之生擒孫時隣郡守宰案其黨與皆不得實或有善人室室羅網惟襄郡枉直無濫民乃作歌又有

彭李二家因忿爭相誣告襄引入內室乃
黃請但和言解喻之二人感恩深自悔乃
為設酒食令其盡歡酒罷同
載而還因相親厚民因歌之

解于抄後善惡分人無橫暴賴陸君

陸君政無怨家嗣既罷營共車

梁世童謠

王氣在三餘武帝聞之乃于餘于餘姚餘杭為厭勝
後湖州餘于山餘甌溪餘魚浦陳武帝

馬興

梁時童謠

梁史曰臨賀郡王正德性前惡其後
梁室傾覆既由正德百姓至臨賀郡
名亦不欲道其惡
之如是故有童謠

寧逢五虎入市不欲見臨賀父子

古今風謠卷一

毛

梁末童謠

南史曰梁末有童謠及王僧辨滅說
者以為僧辨本乘巴馬以擊侯景馬
上郎王字也應謂陳也江東謂殺羊角為
皂笑隋氏姓楊楊羊也言陳終滅于隋也

可憐巴馬子一日行千里不見馬上郎但有黃塵起

黃塵汚人衣皂筴相料理

梁武帝父子詩識

梁武帝冬日詩雪花無有蒂冰鏡不安臺

梁簡文帝詠月詩飛輪了無徹明鏡不安臺竟成臺

城之識

陳初童謠

隋書五行志曰陳初有童謠其後陳
主果為韓擒所敗擒本名擒虎黃庭
之謂也陳建康之始復乘
青驄馬往反時節

又

御路種竹篠蕭蕭已復起合盤貯蓬塊無復楊塵已

陳初時謠

日西夜烏飛拔劍倚梁柱歸去來歸山下

陳後主時婦人突唱

南史曰後王在東宮時有
婦人突入唱曰里國王有
鳥一足集其殿庭以猜蠶地成文云云解者
以為獨足者蓋指後主獨行無眾盛草言荒
穢附承火運草得火而灰及至京師與家屬
館于柳水臺所謂上高臺常水也其言皆驗

獨足上高臺盛草變為灰欲知我家處朱門當水開

齊雲觀歌

隋書五行志曰陳後主造齊雲觀
國人歌之功未畢而為隋師所虜

古今風謠卷一

天

齊雲觀寇來無際畔

曲提謠

北史曰宋世良為清河太守才識明
尤善政術郡東南有曲提臺盜所萃世
更施八條之制盜奔
亡境而民為此謠

曲提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屏跡

元魏時洛陽謠

洛陽女兒惡作髻瑤光寺尼奪作塔

秦州地東杼軸代春元公至止田疇始理

趙郡謠

北史曰後魏李孝伯父曾道武時為趙
郡太守令行禁止并州丁零數為山東
害知何能得百姓死力不敢入境賊于常山
界得一死鹿賊長謂趙郡地也責之還令送

鹿故處其見憐如
此郡人為之謠

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粟

後魏宣武孝明時謠

北史魏本紀曰宣武孝明時謠者以為索謂魏本

索謂焦梨狗子指字
文泰俗謂之黑狗也

狐非狐貉非貉焦梨狗子齧斷索

後魏末童謠

北史齊本紀曰後魏末文宣未受禪時有童謠接慕然兩頭于文宣

高河遊我為水邊羊指帝名
也于是傳之才謝帝受禪焉

一束藁兩頭然何邊殺雞飛上天

東魏童謠

北史曰東魏孝靜帝之將立也時有童謠按背雀子謂靜帝時清河王之

世子也也鸚鵡謂齊神
武也後竟為齊所滅

古今風謠卷一

元

可憐青雀子飛來鄰城裏羽翮垂欲成化作鸚鵡子

敕勒歌

樂府廣題曰北齊神武攻周玉壁士卒死之者十四五神武憐之發一發元凶自斃

日高歡之子親犯玉壁一發元凶自斃
神武聞之勉坐以安土眾悉引諸貴使解律

金唱敕勒神武自和之其歌本群
卑語易為齊言故其句長短不齊

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

風吹草低見牛羊

元魏世謠

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頭金雞鳴

北齊童謠

周里岐求伽剎塚石婆祈家作媒人惟得一雙

經載其後
后崩

又

九龍母死不作孝

喪后崩式成不改服

北齊童謠

白羊頭尾禿殺雞頭生角

又

羊喫野草不喫野草還我道不遠打爾腦

北齊天保中陸法和書識

北史曰天保中陸法和入國書其屋壁云

云時文君單帝享國十年而崩廢帝嗣立百
餘日用替厥位孝昭即位一年而崩此其驗
也

古今風謠卷一

三

十年天子為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迭代

坐

北齊文宣時謠

北史齊本紀曰帝以午年生故
日馬子三臺石季龍舊居故曰

石室三千六百日
十年也果如謠言

馬子入石室三千六百日

北齊後主武平初童謠

隋書武平元年四月月
都王胡長仁謀賈刺答

殺和士開事露反
為士開所捕而死

孤截尾你欲除我我除你

北齊後主武平中童謠

隋書五行志曰開被誅
九月癸卯王遇害十三

月趙彥深出
為西州刺史

和土開七月三十日將你向南裏

七月刈禾傷早九月喫饑正好十月洗湯飯盡十一月出却趙老

北齊後主武平末童謠穆后小字黃花

黃花勢欲落清尊滿酌

北齊鄴都童謠

可憐青雀子飛入鄴城裏作窠猶未成舉頭失鄉里寄言與父母好看新婦子

玉璧童謠

猶憶頭圍團河中狗子破爾死舊指高歡狗子指宇文泰也

古今風謠卷一

北齊謠

阿麼姑禍也道人姑夫死也道人謂廢帝后曾為尼故云阿麼帝后弟后姊楊

北齊武定中童謠齊者齊姓也通次襲名

百尺高竿摧折水底然燈燈滅

北齊太上時童謠

千里買藥園中有芙蓉樹被家不分明蓮子隨它去

北齊童謠

中興寺內白鳧翁四方側聽聲雍雍道人聞之夜打鐘

北齊武成謠

盧十六堆十四健子拍頭三十二年其後武成崩

北齊童謠

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後周恭帝密為此謠令之祖珽因續之曰百升公背受人斧斨舌老母不得語帝以問珽珽曰百升公背也育老公臣也與國同憂也帝信之執光殺之

北齊末鄴中童謠

金作掃帚玉作把靜掃殿屋迎西家

後魏咸陽王歌此史後魏咸陽王禧謀逆伏誅後宮人為之歌遂流于江

古今風謠卷一

北齊謠

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誤金牀玉几不能眠夜起躊

霜露洛水湛湛彌嶸嶸長行人那得渡

邯鄲郭公謠樂府廣題北齊後主高緯雅好俳倡謂之郭公謠時人戲為郭公歌

蓋謠

邯鄲郭公九十九伎倆漸盡入滕口大兒緣高岡雉

子東南走不信吾言時但看歲在酉

宇文周初童謠周靜帝隋氏之甥楊氏遜位而崩諸舅逼盛

白楊樹頭金鷄鳴祇有阿舅無外甥

宇文周宣王歌

自知身命促秉燭夜行遊

玉浪歌

江槎分玉浪管炬開金鎖五口相共行九十無彼我

隋煬帝二豎子歌

佳亦死去亦死未若乘船渡江水

隋大業中童謠

槐李子鴻鵠饒陽山宛轉花林裏莫浪語誰道許李密潛結羣盜自陽城山而襲破洛口復屯兵浪苑內莫浪語密也字文化及自號許國尋亦破滅

隋大業長白山謠

長白山前知世郎純著紅羅襖背襠長稍侵天半輪

刀輝日光上山喫獐鹿下山喫牛羊忽聞官軍至提

古今風謠卷一

刀向前邊譬如遼東死斬頭何所傷

長白山歌

北史來瑱樂國公護之子也尤勇討擊所向皆捷諸賊歌之

長白山頭百戰場十五五把長鎗不畏官軍千萬

眾只怕樂公第六郎

隋末詩識

江都迷樓宮人杭靜夜半樹云河南楊柳歌江北李

花營楊柳飛綿何處去李花結果自然成又煬帝作

鳳凰歌云三月二日到江頭正見鯉魚波上遊意欲

持釣往撿取恐是蛟龍還復休皆唐興之兆又煬帝

索酒歌云宮木陰濃燕子飛興衰自古漫成悲

迷樓更好景宮中吐倏奕紅輝其後迷樓為唐兵所

焚竟叶詩識山海山記

玉漿泉謠

隋書豆盧勣為渭州刺史烏鼠山經壁千尋由來之水勣馬足所發飛泉湧出有白鳥翔止驢前

我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人夷神鳥來翔

唐武德初童謠

新唐書五行志云貞建後未敗時有此謠云

豆入牛口勢不得久

唐貞觀中高昌國童謠

後大總管侯君集帥師西州又置安西都衛府

西州又置安西都衛府

高昌兵馬如霜雪漢家兵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

古今風謠卷一

首自消滅

唐高宗永淳初童謠

是歲七月東都大雨人多病死

新禾不入箱新麥不入場迨及八九月狗吠空垣墻

唐高宗永淳中童謠

嵩山凡幾層不畏登不得但恐不得登三度徵兵馬

傍道打騰騰

高宗屢欲封禪以歲荒邊警而止永淳中既至山下未及行禮遽疾還宮而崩

唐武德初廉州顏有道歌

唐書顏道泰師古叔父武德初為廉州刺史

史郡人歌之

廉州顏有道性行同莊老愛民如赤子不殺非時草

貞觀中新河歌

薛大鼎貞觀中為涇州刺史界有黑虎河隋末為盜所害

引魚鹽於海
百姓歌之

新河得通舟楫利直達滄海魚鹽至昔日徒行今結

駟美哉薛公德涉被

薛將軍歌薛仁貴擊九姓突厥于天山時九姓戰仁貴發三矢射殺其酋一時下馬請降仁貴恐為後患並坑殺之于是九姓衰弱不復為患

將軍三箭定天山戰士長歌入漢關

唐永徵末里謠

桑條韋也女時韋也後韋后用事

龍朔中時人飲酒令

古今風謠卷一

子母相去離連臺拗倒俗謂杯盤為子母又各盤為臺子母去離武后廢帝于房

龍朔中里歌有突厥鹽鹽曲名有黃帝鹽阿鵠

后時民間飲酒詠歌曲不盡者謂之族鹽其聲流于宋時有烏鹽角或謂得曲始于鹽角中妄說也時有笑厥之聲

其辭亡傳

永淳後民歌

楊柳漫頭駝其後徐敬業舉兵討武后自授揚州司馬李孝逸擒斬之驛馬駝入洛

垂拱後東都契苾歌皆淫靡之詞契苾張易之小字

其辭亡傳

武后時童謠

紅綠複裙長十里五里聞香

武后長壽元年民間謠時選舉大瀧天下有是取而積之曰糊心存撫使時目聖神皇為純史紀先知所擒劾其誹謗之罪太后笑曰但使卿輩不誑何恤人言先知知謬

補闕連車載拾遺成斗量櫻樅侍御史盤脫侍中郎齊名謂四舊祀日櫻

如意中黃塵歌

黃塵黃塵草裏藏鸞弓射爾傷其後王孝傑敗于黃塵谷

唐景龍中謠

古今風謠卷一

一條麻線挽天樞絕去也初武后造天樞其後中宗即位勅令推倒之

唐咸亨以後謠

莫浪語阿婆喚三叔問時笑殺人阿婆者則天也三叔中宗為第三也

唐中宗神龍以後民謠

山南烏鵲窠山北金駱駝鎌柯不鑿孔斧子不施柯按山南唐也烏鵲窠人居窠也山北湖也金駱駝虜獲而重載也

洛州安樂寺童謠

可憐安樂寺了了樹頭懸舊唐書安樂公主于洛州造安樂寺擬于宮掖巧妙

景龍中民謠

之過

景龍中民謠

武特領子挽斷兩足踏地戰縐斷城南黃特領
韋史皆不著事應又有阿維歌詞亦不傳

景龍中聖蓋寺民謠

可憐聖蓋寺身著綠毛衣牽來河裏飲踏殺鯉魚兒

永徽中田使君歌

父母育我田使君精誠爲人上天間田中致雨山出雲
田仁會爲鄧州刺史百姓歌之

唐元宗在潞州時謠

羊頭山北作朝堂

唐天寶中童謠

古今風謠卷一
燕燕飛上天天上女兒鋪白氍毹上有千錢
天寶十四載安祿山以范陽叛

唐天寶中元都觀詩妖

燕市人間去函觀馬下歸若逢山下鬼環上係羅衣

又

義髻拋河裏黃裙逐水流
楊妃中傳

梁誌公謠識

兩角女子綠衣裳却背太行邀君王一止之月必消
其應在天寶中故附于此

劉惔唐嘉話曰兩角女子安字也
以蘇者祥也一止正月也安祿山果敗

唐天寶中幽州童謠

舊來誇戴竿今日不堪看但看五月裏清水河邊只契丹

吳元濟將敗之兆

裴度征淮西掘得一碑上有謠云井底一竿竹竹色深深綠鷄未肥酒未熟障車兒郎且須縮有識之者

曰鷄未肥肥去月乃已字酒未熟去水乃酉字後果以已酉日擒吳元濟宋人四六有學慙風獄智乏鷄

碑下句正用此事風獄張湯傳

瞿塘行舟謠

灩澦大如襍瞿塘不可觸太白詩五月不才觸猿鳴
古今風謠卷一

天上哀又詩瞿塘五月誰敢過灩澦大如馬瞿塘不

可下杜子美詩沉牛吞雲雨如馬戒舟航灩澦大如

象瞿塘不可上灩澦大如隨瞿塘行舟絕灩澦大如

龜瞿塘不可窺南史灩澦如襍本不通瞿塘水退爲

庚公

天寶中京兆謠

前尹赫赫公尹允若後尹熙熙公尹允師

唐德宗建中初童謠

隻筋兩頭朱五六月化爲蛆
朱泚以建中四年叛明年改號曰漢是歲

六月

子 251-127

隴西謠

女樞十馬九駒安陽大角十牛九犢四地名皆在隴西言

官畜

中無係囚舍內無青州假令家道乏腹內不懷憂

諸云云青

蜀中掃地和尚謠

王建據蜀之後有一僧常掛大帚每過即拭婦人以掃地

和尚目之掃

小行仙怕秦川

其後王衍秦州之禍人方借水行仙衍字也

周顯德中齊州謠

踏陽春人間二月雨和塵陽春踏盡西風起腸斷人

古今風謠卷一

聖

問白髮人

宋初五更謠

寒在五更頭

宋始泰凡三百十七年顯德庚申受命至德祐庚申凡五更頭是五更頭也

宋開寶初廣南謠

開寶初廣南劉鋹令民間置貯水桶號防火大桶民謠云

羊頭二四白天雨至

後宋以辛未年二月四日擒僭者以爲宋以火德王易爲宋

外野羊未神也兩者天水起姓也防與房桶與統同音

宋皇祐中邕州謠

農家種糴家收

時僞智高反宜徵使扶青平之

皇祐中汾河謠

紀事

漢似胡兒胡似漢改頭換面摠一般只在汾洲州子

中伏青汾河人以平僞智高功爲僞密使疾之者皆以謠言中傷之范鎮曰此唐太宗殺李君羨上安

宋真宗時童謠

欲得天下寧須拔眼中丁欲得天下好無如召寇老

宋元祐中童謠

大惇小惇殃及子孫

大惇章惇小惇安惇也

宋元康末市井謠

喝道一聲下階齊脫了紅繡鞋後金人入汴官人皆聖遂北行

宋欽宗時童謠

城門開言路閉城門閉言路開

古今風謠卷一

聖

宋紹興中鼎澧謠鼎澧間大盜夏誠劉德揚公據洞庭湖自云後爲岳飛所擒

若是欲我除是飛來

宋淳熙中梁宋間童謠

黃河災天水來

時水決入汴梁宋間有此謠天不者宋姓也適黎以爲恢復之兆

淮西汪秀才歌

野城狂生汪革謀不航州兵入其家縛之

有介秀才姓汪騎介驢兒渡江江又過不得做盡萬

千趨嚇

宋淳熙十四年都城市井歌

汝亦不來我家我亦不來汝家

後紹興二三年其事始應于兩宮

宋嘉定三年成都市井歌

東君去後花無主未幾景獻太子薨

宋淳熙末莎衣道人歌

胡孫死鬧啾啾也須還我一百州後金苗葛王死其孫環立不以序諸酋長爭立內亂志士以不撫定為惜

宋季白鴈謠

江南若破白鴈來過後元將伯顏平江南

秦檜詐作瑞應

宋史長編云紹興中秦檜擅朝喜飾太平郡國多上草木禽鳥之瑞歲無虛月胡致堂所謂花卉可以染古今風謠卷一

聖

植增其態毛羽可以饒詞變其色上之人苟欲之則四面而至矣蓋指此也然觀小說所載紹興七年建康府寓旅家盆水有文如畫佳卉茂木華葉敷芬數日易以他水愈出愈奇盡春暄乃止又秀州呂氏家水瓦有文樓觀車馬人物並蒂芙蓉重夾牡丹長春萱草藤蘿經日不釋悉以瑞聞豈人有妖心而造物者亦為是以戲之乎

瑞應

序例曰凡瑞應自和帝以上政事多美近於有實故書祥瑞見於某處自安帝以下王道衰缺容或虛飾

故書某處上言也

元末真定童謠

塔兒白北人是主南人客塔兒紅南人來做主人公

元至正中大理童謠

莫道君為山海主山海笑咳咳園中花謝千萬朵別有明主來

元至正中燕京童謠三首

牽郎郎拽弟弟打破碗兒便作地

陰涼陰涼過河去日頭日頭過山來

腳驢斑斑腳驢南山山北斗養活家狗家狗磨麪

古今風謠卷一

三十弓箭上馬琵琶下馬琵琶驢蹄馬蹄縮了一隻

元景州童謠

皇舅墓門閉運糧向北去皇舅墓門開運糧向南來

元明宗時童謠

牡丹紅禾苗空牡丹紫禾苗死明帝在位五年而崩廟諱仍和字也

元末湖湘中童謠

不怕水中魚只怕岸上猪猪過水見糠止

元末蘇州童謠

黃菜葉西風來便乾折今作橋黃菜葉皆張十誠用事者

洪武中童謠

蘇胖長官人不商量解縉奏疏云權聖圖得之大廟
草下思之輩朝捐刀鏢其鋒冠
袁左乘儀儀右符暫組別履之職充綉纈其負販之
備市馬赫奕實者羞為之等則庸人患習其風流
故有官人不商量
做官沒盤纏之諺

周顯仙鄉諺常諺

世間甚磨動得人心只有胭脂胚粉動得婆娘瘦裏
人

革除中童諺

烟烟北風吹上天

團團旋窠裏亂北風來便吹散

正統中京師小兒禱雨諺

古今風諺卷一

翌

雨地雨地城隍土地雨若大來謝了土地水東日記
云又有羣
兒環繞一人按月問云正月裏狼來咬羊
齊拒之至八月則放狼入尤協後之驗也

正統乙巳童諺

牛兒呵莽著黃花地裡倘著你也忙我也忙伸出角

來七尺長

清俊小後生青布衫白直身好个入屈死在鵝兒嶺

天順丁丑童諺

京城老米貴那里得飯廣夥為水上走何處尋魚味

范廣天順中名將于謙少保肅愍
公也米幾范廣死謙遺石亨之患

正德中川蜀童諺時有流賊藍廷瑞驍老人之
變統御非人官軍所過掠劫

基十流賊
百姓歌之

強賊放火官軍搶火賊來梳我軍來篋我

正德北京童諺

馬倒不用喂鼓破不用張馬永成張永谷大川魏彬
四官專權害政後皆廢出

鼓即谷也燕京之
音呼谷為鼓云

嘉靖初童諺

前頭好个鏡後頭好個秤鏡也不會磨秤也不會定

又

嘉靖二年半秣黍磨成麪東街咽眼西街喫磨扇

姐夫若要喫白麪只待明年七月半

古今風諺卷一

吳

太廟香爐跳午門石獅叫

好羣黑頭蟲一半變蛤蚧一半變人龍

古今風諺卷之一畢

古今諺序

古今諺及古今風謠乃升菴在滇採集諸書諺語以
嬉目遺懷非著書也其孫刻之焦氏因之遂有單行
本其書本始于黃帝考其首二條則焦氏所附錄先
生論諺語而後人添入歷卷者也今仍之按賈子引
黃帝語乃巾几銘孔甲盤孟書也不可謂之諺意者
先生謂諺語所由起故以之弁首乎羅江李調元甫
村撰

古今諺

序

古今諺卷一

成都 楊慎撰 綿州 李調元校定

古諺不可忽

泰誓引古人有言牝雞無晨大雅云人亦有言惟憂
用老並上古遺諺詩書所引者也至於陳琳諫辭掩
目捕雀潘岳哀稱掌珠伉儷並引俗說而爲文詞也
夫文辭鄙俚莫過于諺而聖賢詩書采以爲談况喻
此者可忽乎哉

諺嘖同

論語云由也諺諺俗論也或作嘖見文選注又作嘖

古今諺

卷一

劉勰曰諺嘖嘖同一字諺者直語也歷路淺言有質
無華喪言不文故帛亦稱嘖劉子新論子游楊裘而
諺會子指揮而嘖是諺與嘖同也

諺語有文理

諺語云三九二十七籬頭吹威栗言冬至後寒風吹
籬落有聲如威栗也合于莊子萬竅怒號之說而可
以爲幽風一之曰威發之解矣賈人之鐸可以諧黃
鍾田夫之諺而契周公之詩信乎六律之音出于天
籟五性之文發於天章有不待思索勉強者此非自
然之詩乎余嘗感集諺語爲古人詩詞中所引者數

條今附于此○月如彎弓少雨多風月如仰瓦不求
 自下羅景綸詩用之朝霞不出市暮霞走千里范石
 湖詩用之乾星照濕土來日依舊雨王建詩用之照
 泥星出依然黑爛熳庭花不肯休礮車雲東坡詩用
 之今日江頭風勢惡礮車雲起雨欲作風花雲起下
 散四野如煙霧也晁無咎詩用之明日揚帆應復駛
 蒸雲散亂作風花日沒胭脂紅無雨也有風梅聖俞
 詩用之日脚射空金鏤直西望千山萬山赤野老先
 知雲又風明日望此重雲黑東轡晴西轡雨則詩所
 謂朝辭于西崇朝其雨也霜淞打雪淞貧兒備飯甕
 古今語 卷一 二
 則東坡詩所謂敢怒行役勞助爾歌飯甕也日暈主
 雨月暈主風則梅聖俞所謂月暈每多風燈花先作
 喜明日挂歸帆春湖能幾里也天河中有黑雲謂之
 黑猪渡河主雨則蕭水崖所謂黑猪渡河天不風蒼
 龍銜燭不敢紅也秋甲子雨禾頭生耳則杜工部所
 謂禾頭生耳禾穗黑也他如雨灑上元燈雲掩中秋
 月又黃梅寒井底乾又云河射角好夜作犁星沒水
 生骨又云春寒四十五貧兒市上舞貧兒且莫誇且
 過桐子花又云黃梅雨未過冬青花未破冬青花已
 開黃梅雨又來又云船舫風雲起旱魃深歡喜又云

商陸子熟杜鵑不哭皆為唐宋詩人引用若陸機詩
 疏引諺云黃栗留看我麥又引蜻蛚鳴衣裘成蟋蟀
 鳴蟬婦驚夏小正註引天河東西漿洗寒衣國語注
 引古語上長冒楸陳根可拔耕者急發四民月令引
 農諺三月昏參星夕杏葉盛桑葉白又云杏子開花
 可耕白沙又貸我東牆償我白梁先儒皆以解經不
 但詩詞之資而已詩詢芻蕘舜察通言良有以哉
 賈子引黃帝語
 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執斧不伐
 賊人將來涓涓不塞將為江河熒熒不救炎炎奈何
 古今語 卷一 三
 兩葉不去將用斧柯為他弗摧行將為蛇 賈子書所
 引餘見太公兵法蓋即漢藝文志黃帝中凡銘孔甲
 盤盂書也銘云無懈整而附邱無舍木而治未日中
 必彗操刀必割執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刀
 不割是謂失利執斧不伐賊人將來涓涓不塞將為
 江河熒熒不救炎炎奈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此銘
 漢以下文士多引用之而不見其全惟見於兵書如
 此
 太公兵法引黃帝語
 黃帝曰余居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慄慄恐朝不及
 夕兢兢業業日慎一日人莫蹟于山而蹟于垤
 韓非子引先聖諺
 人莫蹟于山而蹟于垤 韓非子引此云先聖有諺可
 證市仇之銘出于黃帝無疑

矣

韓非子引先聖言

規有摩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此云先王之法

亦巾机銘之類也

孟子引夏諺

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劉熙曰考

行曰豫左傳季氏有嘉樹韓宣子嘗之服虔曰與與

曾子引諺

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古今諺

卷一

四

左傳羽父引周諺

隱十一年

山有木工則度之寶有禮主則擇之

虞叔引周諺

桓十年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士蔣引諺

閔元年

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

呂之奇引諺

春秋左傳名也補為外表車為內骨

心則不競何聞於病言心既不能自強何畏難

弱之病即齊景公所云既不

令又不受命也左傳既不能強又不能弱

宋諺

文公二年

庇焉而縱尋斧焉八尺曰尋所以量木也借木之

鄭子產引古言

文十七年○正義曰古人有言非謂前代之人有此言也據今

特而道前世

畏首畏尾身其餘幾

鹿死不擇音音讀作休

晉伯宗引古言

宣十五年

雖鞭之長不及馬腹

伯宗引諺

古今諺

卷一

五

高下在心川澤含汚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

漢書亦引此諺無高下在心一句

羊舌職引諺

宣十六年

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

韓厥引古言

成十七年

殺老牛莫之敢尸

謝惠引人有言曰

昭七年

望瓶之智守不假器

子產引古言

昭七年

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

子服惠伯引諺 昭十三年

臣一主二

子產引諺 昭十九年

無過亂門 後昭二十二年宋對楚遠越
曰人有言曰惟亂門之無過

楚令尹子瑕引諺 昭十二年

室於怒市於色 戰國策怒於
室者色於市

宋對楚遠越 昭二十二年

唯亂門之無過

子太叔引入亦有言 昭二十四年

煖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

古今諺 卷一 六

魏子引諺 昭二十九年

唯食忘憂 國語作唯食
可以忘憂

周太子晉引入有言 國語

無過亂人之門 亂人狂悖怨亂之人
無過其門于其怒也

佐雖者嘗焉佐闕者傷焉 俗言助祭得
食助闕得傷

禍不好不能爲禍 財色之禍
生於好之

單穆公引諺

衆心成城衆口鑠金

衛彪奚引諺

從盜如登從惡如崩

單襄公引諺

獸惡其網民惡其上

鄭叔詹引諺

黍稷無成不能爲榮黍不爲黍不能蕃廩稷不爲稷

不能蕃殖所生不疑惟德之基

越諸稽郢引諺

狐埋之而狐搢之是以無功成

越王引諺 注諺俗之
善語也

觥飯不及壺飧 盛饌未具不如壺
飧之救饑疾也

列子楊朱篇引古語

古今諺 卷一 七

生相憐死相捐

又引古語

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

又引周諺

田父可坐殺

荀子引民語

欲富乎忍耻矣

荀子引古言 了道篇

衣與繆與不女聊 與歟通言雖友服我繆繆我
而不敬不順則不聊汝也

戰國策引語曰

騏驥之衰也為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

楚策莊諺注傳言曰諺

見君之乘下之見杖起之

楚策辛辛引鄙語

見兔而顧大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牢一作維

同音

荀卿謝春申君書引諺

癘人憐王韓非子厲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古無虛諺不可不審察也

孟嘗君引鄙語

借車者馳之借衣者披之

古今諺

卷一

八

鬼谷子引古語

女愛不敵席男歡不盡輪戰國策寵女不敵席寵臣不敵軒

齊語七畧

天口駢談天衍雕龍炙炙穀輶史記無天口駢三字駢指田駢也

蘇秦說楚一作張儀

削株掘根無與禍隣禍乃不存

蘇秦說韓引鄙語

寧為鷄口無為牛後

韓策張儀引諺

貴其所以貴者貴所以貴人所同貴

韓策周最引語曰

怒於室者色於市

燕王謝樂問書引諺

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也

孟子引齊人言

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賈逵曰其

寸所以

周諺說苑

邵穆公引周諺云囊漏貯中今語則云船裏不漏針

也

古今諺

卷一

九

管子諷桓公

不行其野不違其為言馬以行野雖不行野亦不可不調習也牆有耳伏

寇在側增有耳者微謀外泄古有二言

鷁冠子

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船音循釋名船循也循水而行也

師春引古語

斧小不勝柯

牟子引古諺

少所見多所怪見橐駝言馬腫背

趙武靈王引

以書爲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

祁奚引

擇君莫若臣擇子莫若父管子亦引云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

列子

爭魚者濡逐獸者趨呂覽救溺者濡救奔者趨

申叔時引

率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率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

趙文子引古諺

善人在患弗救不祥惡人在位弗去亦不祥

古今諺

卷一

十

四民月令引農諺

河射角堪夜作犁星沒水生骨

麻黃種麥麥黃種麻夏至後不沒狗言種麻黃但雨在夏至前

多沒橐駝五月及澤父子不相借並言麻候

子欲富黃金覆謂秋後種麥也

羸牛劣馬寒食下

智如禹湯不如常耕

鋤頭三寸澤言耕之益也子欲富黃金覆言耕之益也

富何卒耕水宿貧何卒耕水宿

耕而不勞不如作暴

雲行東車馬通雲行西馬濺泥雲行南水漲潭雲行北好曬麥

未雨先雷船去步歸

鴉浴風鵲浴雨

春甲子雨乘船入市夏甲子雨赤地千里秋甲子雨

禾頭生耳冬甲子雨飛雪千里

上火不落火滴石言丙丁也

稻秀雨澆麥秀風搖

雨打梅頭無水飲牛

船舶風雲起旱魃深歡喜

古今諺

卷一

十

易緯引古語

一夫兩心拔刺不深

頭馬破車惡婦破家

詩疏引齊諺

上山斫檀椽楹先彈檀音達楹音今檀與二木相似

斫檀不諦得葉迷槩迷尚可得駁焉駁馬亦木名音如地抹之聲

檀與二木又相似

富辰引諺

兄弟讒聞侮人百里

春秋緯引古語

叶珠於澤誰能不舍

月麗于畢雨滂池月麗于箕風揚沙

詩疏引上黨入調

問如人欲買精不謂電下有黃土欲買釵不謂山中

自有梧

河圖引蜀語

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會昌神以建福

三秦記民語

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孤雲兩角去天一掘山水險阻

黃金子午蛇盤鳥樞勢與天通

古今語

卷一

圭

詩疏引齊語

疲馬不渡澗水澗水之流迅急

列女傳引古語

食石食金鹽可以支長久食石食玉豉可以得長壽

金鹽五加皮也

玉政地榆也

秦穆公夢之天地所奏鈞天廣樂賜以金策

祚世之業當時有咎曰

天地醉秦暴金誤隕石墜

張衡西京賦昔者天帝悅秦穆公而製之享以鈞天

廣樂帝有醉焉乃為金策錫用此土而制諸鴻首節此語也李義山詩自是當時天帝醉不關秦地有山

河

泗上謠

水經注周顯王四十二年九鼎淪泗泗水始皇時見于泗水始皇大喜使數

千人入水求之終而未出龍

稱樂太早絕鼎絲

卑魚引古語

枯魚銜索幾何不靈

索音素古索索同音中庸索隱御索隱也

魯仲連引古語

百足之蟲三斷不蹶

墨子亦引此百足作焉功焉功蟲名蹶一作僵

馮功之蟲三斷不僵

劉向別錄引古語

古今語

卷一

圭

唇亾而齒寒河水崩其壞在山

鄒子引古語

截趾適屢執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

蘇秦謂秦王

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身大而權輕者地不入也

韓非引語

奔車之上無神尼覆車之下無伯夷奔音

文選注引古語

越阡度陌互為主客

韓非引語韓非子先王聽謠言于市

爲政猶沐也雖有棄髮必爲之淮南子聖人用兵如

韓非引諺

巫咸雖善祝不能自祓也秦越雖善醫不能自治也

韓非引諺

莫衆而迷又曰莫三人而迷

韓非引諺

長袖善舞多錢善賈言多資之易爲工也

列女傳引諺

力田不如過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卿刺繡文不如倚

古今諺

古

市門

尉繚子引諺

千金不死百金不刑史記千金之子不死於市

劉子引古諺

深不絕涓泉稚子浴其淵高不絕邱陵跛羊遊其顛

莊子引野語

聞道百以爲莫已若

莊子引古語

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改音以

賈子引鄙諺

不習爲吏視已成事

又引里諺

欲投鼠而忌器

鄒陽引古語

白頭如新傾蓋如故文選注引作白頭而新傾蓋而故意尤明白

武帝策問引古語

良玉不瑑

中山王引

社稷不灌屋鼠不薰韓詩外傳作稷蜂不薰

公孫宏引古語

古今諺

圭

採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

司馬相如引鄙諺

家累千金坐不垂堂

袁盎傳引

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

越椒子文引

狼子野心

東方朔引古語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列子察見淵魚者不辟智料隱隱者有殃

清無大魚

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筵擲錄史記以管窺天以陳觀文

韓安國傳引古語

術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漢書
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術風之末不能起鴻毛史記

路溫舒引俗語

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

劉輔引里語

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

王嘉引里語

千人所指無病而死

古今語 卷一

馮衍說康丹後漢書

去

人所歌舞天必從之古語人所歌舞天必從之

李固引語曰周舉傳

曉曉者易缺皦皦者易汚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

李業傳

穀弩射市溥命先死

鮑永傳

機事不密禍倚人壁

王符引語

一歲數赦好兒啗啞

桓譚引語

人之相去如九牛毛

二人同術誰昭誰冥二虎同穴誰死誰生本逸

韓嬰詩傳引古語

昨日何生今日何成必念歸厚必念治生日慎一日

完如金城

虞卿贊引鄙語

利令智昏

黃歇傳引語

古今語 卷一

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去

蔡澤傳

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本韓非子

韓信傳

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六韜作敵國破謀臣亡

野禽殫走大烹敵國破謀臣亡史記

晁錯傳語曰

變古易常不死則亡

韓安國傳引語曰

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狼

李廣傳引諺曰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郭解贊引諺曰

人貌榮名豈有既乎

貨殖傳引諺曰

千金之子不死于市

史記趙世家引古諺

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

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御今者不達事之變

古今諺

卷一

太

死者復生生者不愧

后妃傳引諺

美女入市惡女之仇

王陵傳引諺

兒婦人口不可用

王夫人傳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皆黑晉子書作

涅作

衛鞅傳

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金之諾諾不如一士之

諺

張儀傳

積羽沉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中山王傳臣問衆口

鑠金積毀銷骨輕折輪羽關乘肉

甘茂傳

禽困覆車

王翦傳引鄙語

尺有所短寸有所長

慈掌兵義主財

諺曰慈不掌兵義不主財君子曰惟慈掌兵惟義主

古今諺

卷一

九

財論語曰仁者必有勇非慈何以掌兵易曰理財正

辭禁民為非曰義非義何以主財不慈掌兵賊也不

義主財盜也

古諺古語載籍通引

終身讓車不枉一舍

惑者知反迷道不遠

仕宦不止車生耳耳車旁聲也古諺黃金車耳

心誠憐白髮元情不怡艷色媚魯連子

不斑白語道失

自刃交前不顧流矢

生男如狼猶恐如羊生女如鼠猶恐如虎貞觀

一淵不兩蛟又曰一箱不兩雄

非水無大魚新林無長木

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

觸露不招葵日中不煎韭

乳犬攫虎伏雞搏狸

金可作世可度

白璧不可為容谷多後福左雄

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將飛者羽

伏將奮者足踴將噬者爪縮將文者且朴蔡洪一本

古今語卷一 辛

翼伏將奮者足踴將攫者爪縮將文者且朴伏龍非

我馬白日非我燭藏之嘿之保此元機伏龍白日二

也千古奇句

猛虎不處卑勢勁鷹不立垂枝

中規不密用墜禍辟

鐸以聲自穴膏以明自錄虎豹之文來射猿狖之提

來獨

上求材臣殘木上求魚臣乾谷

遁關不可復亡狂不可再

無鄉之社易為黍肉無國之稷易為求福女戒

生男如狼猶恐其庀生女如鼠猶恐其武

生男如狼猶恐如羊生女如鼠猶恐如虎貞觀

商師若鳥周師若茶鹽鐵論○為用少尉用老也

飛矢在上走驛在下左傳交兵便在其間今

非宅是卜惟隣是卜左傳昭三年晏

民保於信左傳定十五年

學而不已闔棺乃止韓詩外傳

居者無載行者無埋呂覽引齊人諺言生

四足之美有鹿兩足之美有鶴詩正義

山川而能語葬師食無所肺腑而能語醫師色如土

古今語卷一 壬

妍皮不裹癭骨

福至心靈禍來神昧五代新說

足寒傷心民怨傷國並史紹通

屋漏在上知之在下宋史

峴山張蓋雨滂沛關州志

牽無滯貨不為潤屋

醫棺者欲歲之疫

有病不治常得中醫漢書

括糠及米漢書

誰為為之孰令聽之司馬遷

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

史記引諺

貴易交富易妻

作舍道傍三年不成後漢書引諺

關東出相關西出將引諺

射羊數跌不如審發譙周仇

知星宿衣不覆言多拘忌反多困也。稽康集

宇三寫音主魚成魯帝成虎

力貴實知貴辛

狐向穴咆不祥

古今諺 卷一 圭

作者不居居者不作

奴見大家心死解律

使口如鼻終身不失使口如關終身不殆思無垢忍

無辱說苑

母曰不幸既終不墜井

錢無耳可聞使魯爽錢

仕無中人不如歸田魯爽錢

人間長安樂出門向西笑知肉味美對屠門而嚼桓

引關東

緣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春秋後語女因媒

能理亂絲始可讀詩執文類聚

家貧不辦素食勿冗不暇草書

其母好者其子抱其母惡者其子釋解非

錦繡襄邑羅綺朝歌猶今云金陵安銀大

千里不販樵百里不販糧

春雨變夏雨莊子注引言是非究竟愈遠愈訛也

其淵深者其魚美其主賢者其臣惠韓詩外傳

兩國交爭使在其間水火相爭彗鼎在其間不聰不

明不能為王不疑不聾不能為公慎

汝無自譽觀汝作家書典論引諺言作家書質而難也。魯音余

古今諺 卷一 圭

政如水霜奸宄消亡威如雷霆寇賊不生正部引諺

屠者食薤羹造車者多步行鬻扇之翁手障暑畜妓

之夫恒獨處郭子。新論同

甘瓜苦蒂物無全美墨子

孤憤觸乳驕子隔母謝承後漢書

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梟哺我生考城縣邑諺曰云須仇覽也

左相宣威沙漠姜右相馳譽丹青

三館學士放散五臺令史明經唐諺

首牛入西谷逆嶺上齊邱杜臺卿齊載史通云愁山定嶺影於載諸是也

老吏抱案死劉炫

日在雨落翁婆相撲言陰陽不和也宋人小說

取官漫漫怨死者風俗通引里語言罷軟之官反害物也

無肥仙人富道士抱朴子

屠者飮葷羹造車者步行梓匠處狹廬陶者用缺甕

鬻弱翁手障暑畜妓之夫恒獨處為者不得用用者

不肯為為者不得用以利動用者不肯為以富寵

新論

吳諺楚諺蜀諺滇諺

山瘴風雨來海嘯風雨多

早霞紅丟丟晌午雨剴剴晚了紅丟丟早晨大日頭

古今諺 卷一

官糧辦便無飯吳諺

樓梯天晒破磚

日出早雨淋腦日出晏晒殺鴈

魚兒秤水面水來渰高岸

水面生青靛夫公又作變

蜻蜓高穀子焦蜻蜓低一壩泥

春寒四十五窮漢出來舞窮漢且莫誇且過桐子花

反賊劉千斤賊官姚萬兩一九二九相喚不出手三

九二十七籬頭吹簫簾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露宿五

九四十五家家堆鹽虎六九五十四和尚不出寺七

九六十三凍落耳朶弦八九七十二口中咽暖氣九

九八十一窮漢受罪畢纔要伸脚睡蚊蟲獨蚤出

裏彈是買主喝采是閑人淮南刺我行若欲與我交背我貨者欲與我市

服藥千裏不如一宵獨卧服藥千朝不如獨卧一宵

戊午己未甲子齊便將七日定天機七日有雨兩月

泥七日無雨兩月灰

甲寅乙卯晴四十五日放光明甲寅乙卯雨四十五

日看泥水

三月三日晴桑上掛銀瓶三月三日雨桑葉生苦菩

壬辰裝担子癸巳上天堂甲午乙未雨茫茫荒年無

古今諺 卷一

六親早年無鶴神

執被無雨危成當灾

高山種小麥終久不成穗男兒在他鄉焉得不憔悴

濕耕澤鋤不如歸去鋤古音助說文引孟

二月杏華勝可留沙苗音之苗音

迴車倒馬擲衣不下言禾之密也漢書朱虛侯曰澤耕種擲衣不下所謂穢也

蝦蟇鳴燕來睇通道路修溝隄

稼欲熟收欲速

霜松打霧松貧兒備飯瓮

螃蟹怕見漆豆花怕見日

布穀鳴小蒜成秋霜足雲臺熟

五月鋒八月耕鋒鋤也

槐鬼目東鷄口桑蝦蟇眼榆負瘤李賀詩別柳當馬頭官槐如鬼目

榆莢脫桑椹落伐木之特

花三泡四水生之候也花見三尺泡四尺

秧苗針水庄家早起東坡詩針水陽好語魯直詩秧針青刺水麥浪綠翻銀

木再花夏有電李再花秋大霜

草木暉暉蒼黃亂飛

風俗通引諺

殺君馬者路傍兒言傍人譽馬乘者盡力馳死也

古今諺 卷一 美

與目待明經

宋人嘖云焚香禮進士與目待明經見東萊文集其

徒諱之改與目作撤幙非也

古今諺卷一畢

古今諺二卷古今風語二卷浙江正政淑家藏本

明楊慎編是書採錄古今諺各為一編然賈子

及太公兵法引黃帝語自屬巾機銘之遺文或列

子所謂黃帝書者不得謂之為諺且是書成於嘉

靖癸卯即載正德嘉靖時諺然則慎自造數語亦

可入之矣此蓋久居戊所借編錄以遺歲月不足

以言著書其孫宗吾誤刻之耳

六語三十一卷

〔明〕郭子章輯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六語三十

卷》提要

諺語序

朱文公曰諺俗語也劉勰曰諺直語也然有至理存焉匹夫匹婦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虞舜察邇言孔子聽孺歌皆是語也第有古諺有今諺古諺多出於傳記願紀其諺不紀其引諺之文莫測其意旨今諺多出於方言願不紀其方與事終亦未知所謂楊用脩有古今諺不著引諺文或病其不詳古詩類苑有古諺部宋以下闕焉予悉取而校其詞未詳者詳之闕者補之題曰諺語嗟乎爾雅美士為彥人所言咏从文从厂彥為美士則諺為美言不善讀之為鄙善讀之為美美之與鄙取之已而已

萬曆戊申冬十月十日泰和郭子章撰

諺語序

乙

諺語

凡例

一諺不始周而引諺之書自太公兵法始故始周次前漢次後漢次蜀次魏次晉次六朝次唐次宋次元以及 本朝

一諺以書為題如太公兵法書也黃帝曰日中不彗則兵法所引諺也後放此

一諺以書為題書以作者時之後先為序如同一周時也以太公兵法在前孔子曾子孟子

諺語

凡例

左傳在後兩漢以下放此

一書引古諺如云先民有言古人有言之類引今諺如鄙諺里語之類是也

一諺有注有未注難解者注如殺君馬者路傍兒仕宦不止車生耳之類是也易解者不注

諺語卷一

明豫章郭子章彙編

明西蜀顧 造訂校

周

太公兵法

黃帝曰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執斧不伐賊人將來之反涓涓不塞將為江河熒熒不救炎炎奈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為也弗摧行將為蛇中必彗操刀必割二句其餘

諺語

卷一

見太公兵法即漢藝文志黃帝巾機銘也

黃帝曰余居民上摇摇恐夕不至朝慄慄恐朝不及夕兢兢業業日慎一日人莫蹟于山而蹟于垤

六韜

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天下熙熙皆為利來

孔子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

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論語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家語相馬以輿相士以居

御馬不釋策操弓不反檠

曾子

諺語

卷一

二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孟子二條

夏諺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

劉熙曰春行曰遊秋行曰豫左傳季氏有嘉樹韓宣子譽之服虔曰譽與豫同遊于樹下也唐宋之問詩春豫臨池近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

詩經四章

板之章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蕘之章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

抑之章人亦有言靡哲不愚

烝民之章人亦有言采芣則茹之則則吐之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詩疏五章

洛經伊魴貴于牛羊洛諺言魴貴之味美于牛羊也

山上斫檀椽檢先殫齊諺○椽音遂檀音今

斫檀不諦音提得槃迷槃迷尚可馭馬馭馬亦木名馬

諺語

卷一

三

音如塗林之林檀與槃迷馭馬三木又相似○俞安期曰可與馬為馭馬不必音林

疲馬不渡澠水齊語○澠水之流迅疾

問婦人欲買赭不謂龜下有黃土欲買釵不謂

山中自有栲上黨人調

詩正義引語

四足之美有麋兩足之美有鵲

里語蜻蛉鳴衣裘成趣織鳴懶婦驚蜻蛉蟲名也一日桑

根詩義疏曰蟋蟀似蝗而小正黑目有光澤如漆有角幽州人謂之促織督促之言也一名吟蛩春秋說辭曰織與事遠故趣織鳴女作兼里語曰趣織鳴懶婦驚而崔豹云齊南人謂蟋蟀

為懶婦
非也

易緯引古語二章

一夫兩心拔刺不深

躓馬破車惡婦破家

春秋緯引古詩二章

吐珠于澤誰能不合

月麗于卑雨滂沱月麗于箕風揚沙何反

詩緯中候稷起謠

蒼耀稷生感迹

諺語

卷一

四

禮記

檀弓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臯將為

成宰遂為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

而蟬有綏兄則死而子臯為之衰成魯邑名匡

范蟬也○朱氏曰絲之績者必由手匡之所盛

然蟹之有匡非為蠶之績也為背而已首之冠

者必資手綏之所飾然蟬之有綏非為范之冠

也為蟬而已兄死而為之服衰然成人之服

龍云蠶蟹蟬皆首淫哇而可箴戒載于典禮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為卜筮古

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于人乎詩云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說命曰爵罔及惡德民立

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

難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貞婦人吉

夫子凶

國語

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闕將毀王宮太子晉諫曰

不可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亂人在悖怨又

曰佐離者嘗焉離一容切或作養佐關者傷焉

諺語

卷一

五

又曰禍不好不能為禍猶財色之禍夫見亂而

不惕所殘必多其飾彌章民有怨亂猶不可遇

而况神乎王將防闕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關

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

周景王二十四年鍾成伶人告伶人樂王謂

伶州鳩曰鍾果蘇矣對曰未可知也鍾實不蘇

王曰何故對曰上作罷民備樂之則為蘇今財

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蘇也且民所曹好

鮮其不濟也曹羣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

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今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害金害民之懼一之廢也二金之中王曰

爾老耄矣何知二十五年王崩鍾不銖其必廢

衛彪侯造周見單穆公曰自幽王而天奪之明

使迷亂棄德而卽悞淫悞慢以亡其百姓其壞

之也久矣而又將補之殆不可矣水火之所犯

猶不可救而况天乎諺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

晉公子重耳過鄭鄭文公不禮焉叔詹曰若不

禮焉則請殺之諺曰黍稷無成不能爲榮無成

黍不爲黍不能蕃廩武稷不爲稷不能

蕃殖所生不疑唯德之基武稷不爲稷不能

蕃殖亦猶是也若不禮重耳則除之不公弗聽

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郊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

王弗許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王佩玉所以節

輿進速有節言服其服器行其禮叔父若能光

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

取備物以鎮撫百姓縮引也備余一人其流辟

于裔土何辭之與有辟音避○流放也言將放

若由是姬姓也尚將列爲公侯以復先王之職

大物其未可改也六隆未

周語周襄王十三年鄭人伐滑王使游孫伯請

滑鄭人執之王怒將以翟伐鄭富辰諫曰不可

人有言曰兄弟讒閼侮人百里閼侮也兄弟雖

單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卻至之謂乎

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益人也夫人性

陵上者也不可益也求益人其抑下滋甚故聖

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獸惡其網

吳國語越王勾踐命諸稽郢行成於吳諸稽郢

曰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搢之是以無成功搢切

而今天王旣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下殖切

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

越王至于玄月爾雅曰九月為玄召范蠡而問焉曰諺

有之曰鮐飯不及壺飧鮐飯古橫切○鮐大也大

虛待之不及並殮之救飢疾也言已欲滅今歲吳取快意得之而已不能待有餘力也

晚矣子將奈何范蠡對曰微君王之言臣固將

謁之謁請也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

趨之唯恐弗及王曰諾遂興師伐吳

左傳

隱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

薛社奚仲夏所封在周之前滕侯曰我周之下正也薛庶姓

諺語

也我不可以後之庶姓非周之同姓公使羽父請于薛

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

工則度之實有禮主則擇之度大周之宗盟異

姓為後盟載書皆先同姓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

齒薛任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

許之乃長滕侯

桓十初虞叔有玉虞叔虞公之弟虞公求旃旃也弗獻

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

焉用此其以贖害也贖買也音占乃獻之

閔元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

趙夙御戎畢萬為右夙趙衰兄畢萬魏犇祖父以滅耿滅霍

滅魏魏姬姓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

萬魏以為大夫士蔣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

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

使罪至為吳太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

也言雖去猶有令名勝于留而及禍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

無家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

僖五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

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啟寇不可翫

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

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輔頰車牙車車尺奢反

僖七春齊人伐鄭孔叔言于鄭伯曰諺有之心

則不競何憚于病憚強也既不能彊又不能弱

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言心既不能言強何畏難

云卑弱之病即齊景公所云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也

文七宋昭公欲去羣公子樂豫曰公族公室之

枝葉也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況國君乎諺所謂

鹿焉而縱尋斧焉者也註八尺曰尋所以量木也借木之鹿而縱放尋以伐之斧

文十七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于楚也鄭子家

使執訊而與之書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

餘幾言首尾有畏則身中不畏者少又曰鹿死不擇音音所枯陰之處

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不德則其鹿也

鋌而走險急何能擇鋌疾走貌言急則欲命之陰孫干楚如鹿赴險命之

罔極亦知亡矣言晉命無極將悉敝賦以待于儻唯

執事命之儻晉鄭之竟言欲以兵距晉

諺語

卷一

十

宣四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

良之兄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

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

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憾及將死聚其族曰

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于難且泣曰鬼猶求

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

宣十五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人使樂嬰

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伯宗晉大夫古

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言非所擊天方授楚

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

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

道也晉侯耻不救宋故伯宗爲說小惡不損大德之喻君其待之待楚衰

乃止

宣十六晉國之盜逃奔於秦羊舌職曰吾聞之

禹稱善人稱舉也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

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言善人居上則無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

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諺語

卷一

十一

宣十七范武子將老老致仕初受隨故曰隨武子後更受范復爲范武子

召文子曰變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文子士會之子

變其易者實多易遷怒也

成十七公遊於匠麗氏匠麗氏大夫家樂書中行偃遂

執公焉召士句士句辭辭不往召韓厥韓厥辭曰

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畜養也違去也韓厥

少爲趙盾所待養及孟姬之亂晉將討趙氏而厥去其兵示不與黨言此者明已無所偏助

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二三

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

昭元周使劉定公勞晉趙孟師古曰周周景王也劉定公周卿也

邑邑于劉名夏是時孟與諸侯會于澠故就而勞之因曰子弁冕以臨諸

侯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師古曰時館于洛內因見河洛

而美禹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倫

功故言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倫

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

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序八十一曰

言人年老閱歷既多謂將益智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

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

孟不復年矣謂其即死不復見明年

諺語 卷一 十三

昭三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及則成矣既拜拜謝

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本壞里室以大晏子之宅故復之

則使宅人反之還其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隣是

卜卜良二三子先卜隣矣二三子謂隣人違卜不祥君

子不犯非禮去儉即奢小人犯不祥古之制

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

昭七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景子晉中軍佐趙成曰伯有

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

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于

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

為淫厲強死不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

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

腆腆厚也孫軾軾生伯有良霄三世為鄭卿抑諺曰

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

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良霄魂魄所馮者貴重

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

昭七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成孟氏邑本杞

田謝息為孟孫守不可謝息僑子家臣曰人有言曰雖

諺語 卷一 十三

有鞶鉞之知守不假器禮也鞶鉞汲者倫小知為人守器猶知不

以備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夫子謂孟僖子從公如楚雖吾

子亦有猜焉言季孫亦將疑我不忠

昭七子產為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豐施鄭公孫段之子

三年晉以州田賜段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而

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

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此年正月宣子

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

荷荷擔也以微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

况能任大國之賜

昭十三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于中行穆子

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

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

于晉也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為盟主也

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言一臣必有二主道不合得去事他國

吾豈無大國言非可事

昭十九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

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

諺語

卷一

十四

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

三臣札瘥天昏天疾曰札小疫曰瘥今又喪我

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

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

剥亂是吾何知焉言天自欲亂駟氏非國所知諺曰無過亂

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况敢知天之所亂今

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

昭二十四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

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

室抑人亦有言曰痿不恤其緯痿寡婦也織者

憂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王室實憂所宜

焉憂憂動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

知焉吾子其蚤圖之

昭二十八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

子上魏其大宗賂以女樂訟者之魏子將受之魏

戊謂閭沒女寬二人魏子曰主以不賄聞于諸

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

朝待于庭魏子朝君退而饋入召之比至三嘆

諺語

卷一

十五

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

吾子置食之間三嘆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

小人酒不夕食或他人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

是以嘆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

以再嘆魏子中軍帥及饋之畢願以小人腹

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屬足也言小人之腹飽

然獻子解梗陽人

定十四太子蒯聵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

告人曰太子則禍余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

不許將戕于余戕殘也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為以紓余死諺曰民保于信吾以信義也

飛矢在上走驛在下兵交使在其間今語兩國兵交不罪來使

諺語卷一 畢

諺語

卷一

十六

諺語卷二

明豫章郭子章彙編

明西蜀顧造訂校

周

戰國策

楚策或謂黃齊曰人皆以謂公不善於富摯楚皆

人公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

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靡摩同今富摯能有

能而公重不相善也是兩盡也謂兩強俱斃若齒之相摩以就

諺語

卷二

諺曰見君之乘下之乘馬也在車則下見杖起之在坐

則今也王愛富摯而公不善也是不臣也

襄王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

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于此為之奈何莊

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

羊而補牢未為遲也

楚策荀子為書謝春申君曰癘人憐王癘疾猶愈

此劫殺故反憐王補曰癘癘也劉辰翁曰此不

恭之語也雖然虛古無不可不審察也此為劫

弑死亡之主言也夫劫弑死亡之主也心之憂
勞形之困苦必甚于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
可也

趙策趙武靈王下胡服之令羣臣諫王曰聖與

俗流言其順俗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為御者不盡馬

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

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

插木不生危松柏不處甲

秦策秦攻趙蘇秦說秦王語曰戰勝而國危者

物不斷也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也

齊策蘇秦說齊湣王語曰騏驥之衰也駕馬先

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

孟嘗君擇舍人以爲武城吏而遺之曰鄙語豈

不曰借車者馳之借衣者被之註云言弗愛也

韓策蘇秦爲趙合從說韓曰臣聞鄙語寧爲雞

口無爲牛後蘇氏家訓曰按延爲戰國策音義

當爲尸後當爲從俗爲誤也

韓策向壽爲秦守宜陽將以伐韓韓公仲使蘇

代謂向壽曰禽困覆車譬禽獸若困急猶能抵觸傾覆入車

韓策蘇代說向壽請毋伐韓諺曰貴其所以貴

者貴正所以貴人所同貴也今王之愛習公也不如

公孫郝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

得親於事矣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彼有以

失之也公孫郝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

信也今秦楚爭強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郝甘

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皆言楚之多變也而

公必之是自爲貴也非貴所同貴公不如與王謀其

變也善韓以備之若此則無禍矣

齊令周最使鄭韓威鄭有其地故多稱鄭補曰

大梁立韓梁子韓公而廢公叔周最患之曰公叔

之與周君交也交言其相善已今我使鄭立韓

擾而廢公叔語曰怒于室者色于市色也今公

叔怨齊無奈何也必絕周君而深怨我矣

燕策樂毅間入趙燕王以書且謝焉曰語曰仁

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于先王也世之所明知

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

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也

管子

不行其野不違其馬言馬以行野雖不行野亦不可不調音也以諷桓公牆有耳伏冠在側牆有耳者微謀外泄古有二言

莊子

諺語

卷二

四

秋水篇秋水時至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嘆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已若者我之謂也

古語美成在久叶荷惡成不及改韻補改

刻意篇野語有之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

志聖人貴精

春雨變夏雨莊子注引言是非究竟愈遠愈訛也

墨子

甘瓜苦蒂物無全美

列子

楊朱篇引古語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

古語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息

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勞

菽茹藿自以味之極一朝處以軟毛絺幘薦以

梁肉蘭味心痛體煩內熱生病矣

荀子

諺語

卷二

五

子道篇引古言衣與繆與不女聊與音聊聊音反

言雖衣服我綢繆我而不徹不順則不聊汝也

大略篇引民語曰欲富乎忍恥矣傾絕矣絕故

舊矣與義分背矣傾絕謂傾身絕命而求也

大略篇流允止于甌吏流言止于智者甌吏謂地

揚子方言陳魏鄭宋之間謂甌爲史甌吏謂地

之望坎如甌吏也子鄉以流言止于智者爲諺

韓非子

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

嗚南望隰子家之樹救之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詳夫田子將有事事大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其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子其可輔者非公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焉先達者相收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

諺語

卷二

六

小白國人果弑君小白先入為君魯人拘管仲而效之鮑叔言而相之故諺曰巫咸雖善祝不能自祓也秦醫雖善除不能自彈也以管仲之聖而待鮑叔之助此鄙諺所謂虜自賣裘而不售士自譽辨而不信者也

人主之患在莫之應故曰一手獨拍雖疾無聲人臣之憂在不得一故曰右手畫圓左手畫方不能兩成

魯哀公問于孔子曰鄙諺曰莫衆而迷

舉事不與衆謀

者必迷惑今寡人舉事與羣臣慮之而國愈亂其故

何也孔子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一人不

知也一人知之一人不如是者明主在上羣臣

直議於下今羣臣無不一辭同軌乎季孫者舉

魯國盡化為一舉國既化為一則君雖問境內

之人猶不免于亂也境內之人亦與季孫

一曰晏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

不與三人謀必致迷惑也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于亂

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

諺語

卷二

七

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為衆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

晉文公反國至河令邊豆捐之蒧蒧捐之手足

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舅犯聞之而夜哭公曰

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舅犯聞之不喜

而哭意不欲寡人反國邪犯對曰邊豆所以食

也蒧蒧所以臥也而君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

黑勞有功者而君後之今臣有與在後中不勝

其哀故哭且臣爲君行詐僞以反國者衆矣臣
尚自惡也而况于君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
曰築社者攜擻而置之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
取之而不與我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
焉可解左驂而盟于河

聞之曰削跡無遺根無與禍隣禍乃不存言禍
跡削去本根則無禍敗言秦宜以
齊爲戒○國策張儀說秦亦引

有聞之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

諺語

卷二

黃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戰夫上位可實上利
可貪居下者常有

美欲之心欲靜則不能欲取則
不得二者交戰一日有百也

語曰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則其爲之反也其母
惡者其子釋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婦人
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婦人事好色之
丈夫則身見踈賤而子疑不爲後

語曰家有常業雖饑不餓國有常法雖危不亡
夫舍常法而從私意則臣下飾于智能臣下飾
于智能則法禁不立矣

宋人語曰一雀過羿必得之則羿誣矣羿雖善
射見雀
未必一一得
之故曰誣也以天下爲之羅則雀不失矣夫知
姦亦有大羅不失其一而已矣不修而以已之
宵察爲之弓矢則子產誣矣

古有諺曰爲政猶沐也雖有棄髮必爲之愛棄
髮之費而忘長髮之利不知權者也夫彈痊者
痛飲藥者苦爲苦憊之故不彈痊飲藥則身不
活病不已矣故先聖有諺曰不躓于山而躓于
垤山者大故人慎之垤微小故人易之也今輕

諺語

卷二

九

刑罰民必易之犯而不誅是驅國而棄之也犯
而誅之是爲民設陷也是故輕罪者民之垤
夫沐者有棄髮除者傷血肉爲人見其難因釋
其業是無術之事也先聖有言曰規有摩而水
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此通權之言也是以
說有必立而曠于實者言有辭拙而急于用者
故聖人不求無害之言而務無易之事

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爲
工也故治強易爲謀弱亂難爲計故用于秦者

十變而謀希失用于燕者一變而計希得非用于秦者必智用于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

奔音車之上無仲尼覆車之下無伯夷

魯定公記載古語

寧得一把五加不用黃金滿車寧得一把地榆

不用明月寶珠

慎子名到先申韓申韓稱之

不聰不明不能為王不聾不聾不能為公

諺語

卷三

十

兩國交爭使在其間水火相爭彗鼎在其間

鬼谷子

古語女愛不救席男懽不盡輪戰國策寵女不救

軒

尉繚子尉繚梁惠王時人

千金不死百金不刑史記千金之

鄒子名衍齊人

古語截趾適履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

鵬冠子楚人居深山以鵬鳥羽為冠

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船音循釋名船循也循水而行也文子曰上下揖而

魯仲連漢藝文志有魯仲連子

古諺百足之蟲三斷不蹶墨子云馮公之蟲三

心誠憐白髮玄情不怡艷色媼

呂氏春秋

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病矣將何

以教寡人管仲曰齊鄙人有諺曰居者無載行

諺語

卷二

十一

者無埋今臣將有遠行胡可以問桓公曰願仲

父之無讓也管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常

之巫衛公子啓方載讀作穠埋叶陵之反言生不隱謀又不隱忠

豐屋知名家喬木知舊都

力貴突智貴卒得之同則邀為上勝之同則濕

為下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日千里也旬日取之

與鴛鴦同所為貴鏃矢者為其應殼而至終日

而至則與無至同古今諺亦引誤以突為實

虞喜志林

秦穆公夢之天帝所奏鈞天廣樂賜以金策祚世之業當時有嘽嘽諺曰天帝醉秦暴金誤隕石墜張衡西京賦昔者天帝悅秦穆公而觀之享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為金策錫用此土而翦諸鵷首即此語也李義山詩自是當時金策謂之天醉豈天之常醉哉

諺語卷二

諺語

卷二

十二

諺語卷三

明豫章郭子章彙編

明西蜀顧造訂校

前漢

史記

史記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徐廣曰一作轂

過髡劉向別錄曰騶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

師廣大書言天事故曰騶衍之談天騶奭修衍之文

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淳

多智難盡如脂膏過之有潤澤也○一本云天

諺語

卷三

孟嘗君傳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

虞卿傳虞卿云語曰彊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

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

也以益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

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

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

太史公曰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

為有德索隱曰已音以嚮音享受也言已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

國者疾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

採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

言俠者皆引以為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

徐廣曰人以顏狀為貌者則貌有衰落矣唯用榮名為飾表則稱譽無極也

諺語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

無虛言非獨女以色媚而仕宦亦有之

太史公曰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及

歿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彼其中心誠

信于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

雖小可以喻大

趙世家肥義謂李光曰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

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

尹夫人與邢夫人同時並幸有詔不得相見尹

自請武帝願望見邢帝許之初飾為邢前來尹

曰非也此不足以當人主矣乃詔使邢衣故衣

獨身來前尹望見之曰此真是也于是乃低頭

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諺曰美女入室惡女之

仇褚先生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馬不必騏

驥要之善走士不必賢世要之知道女不必貴

種要之貞好傳曰女無美惡入室見妬上無賢

不肖入朝見疾美女者惡女之仇豈不然哉

褚先生曰漢之儀法朝見賀正月者常一王與

四侯俱朝見十餘歲一至今梁王常比年入朝

諺語見久留鄙語曰驕子不孝非惡言也

王夫人傳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

與之皆黑魯子書作諺泥一作涅

褚先生曰東郭先生當其貧困時人莫省視至

其貴也乃爭附之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

貧其此之謂邪

鄒陽引古語曰頭如新傾蓋如故文選注引作白頭而新傾

武帝賢良策問引古語良玉不琢

中山王引社牋不灌屋鼠不薰韓詩外傳作稷蜂不薰

司馬相如諫獵引鄙諺家累千金坐不垂堂

東方朔引古語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列子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應者有殃後漢書水清無大魚

黃歇傳贊引語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衛鞅傳趙良謂商君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

腋叶戈反千人之語諾不如一士之謬謬

張儀傳張儀說魏王臣聞積羽沈舟羣輕折軸

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戰國策註云周語也漢中

諺語

卷三

四

山王傳臣聞衆口銷金積毀銷骨龍輕折軸羽

翻飛肉

樗里子傳樗里秦惠王異母弟樗里子滑稽多

智秦人號曰智囊諺云力則任鄙智則樗里

王翦傳贊引鄙語尺有所短寸有所長

蔡澤傳鑒于水者見面之容鑒于人者知吉與

凶本武王鏡銘

表益傳益對文帝曰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百

金之子不騎衡服虔曰指身不倚衡也如淳曰衡樓殿邊欄楯

晁錯傳贊引語曰變古亂常不殊則亡

韓安國傳安國諫梁孝王引語雖有親父安知

不爲虎雖有親兄叶虛反安知不爲狼

韓安國與王恢論伐匈奴彊弩之極矢不能穿

魯縞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漢書曰衝風之末力不能起鴻毛

強弩之末不能入魯縞

貨殖傳引諺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

貨殖傳云以貧求富農不如土工不如商刺繡

文不如倚市門非諺也或末句諺耳一無以貧求富句

諺語

卷三

五

前漢書

董仲舒策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

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

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

孝宣元康四年詔曰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

爲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諺曰鬻棺者欲

歲之疫非憎人欲殺之利在于人歟也今治獄

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

路溫舒疏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爲一

切切始也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

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議必不入

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

公孫弘對策書探山水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

累月夫人之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期年

而變臣弘尚竊遲之

漢書東方朔傳語曰以筦闔天以蠡測海服虔曰筦

音管張晏曰蠡蠡也師古曰筦以筦撞鐘

日謂案筦也師曰豈能通其條貫攷其文理發其

諺語

卷三

六

音聲哉

漢韓嫣以金爲彈丸出遊一日所失十餘長安

兒童聞嫣出卽競逐拾之長安語曰若饑寒逐

金丸

藝文志引諺有病不治平聲常得中醫

韓信傳狡兔死走狗烹叶鋪飛鳥盡良弓藏敵

國破謀臣亡六韜作高鳥史記曰野禽

王陵傳呂太后謂陳平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

可用顧我與君何如耳無畏呂嬖之譖

司馬遷引諺孰爲爲之孰令聽之

劉輔引里語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

主成帝欲立趙婕妤好爲皇后輔上書諫

王嘉引里諺千人所指無病而死成帝益封董賢二千戶賜

三侯國嘉上封事諫上

漢書引語括糠及米

匡衡字稚圭少勤學家貧邑有大姓文不識家

富墳籍衡乃爲客作而不求直主人怪問衡曰

願得主人書遍觀之主人感嘆遂給書衡能說

諺語

卷三

七

詩時人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

衡小字也其畏服如此

安衆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曰安衆侯月長沙定王子崇卽月之

子也安漢公莽專制朝政必危劉氏天下非之

者乃莫敢先舉此宗室恥也吾帥宗族爲先海

內必和紹等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不得入而

敗紹者張竦之從兄也竦與崇族父劉嘉詣闕

自歸莽赦弗罪竦因爲嘉爲秦封嘉爲師禮侯

嘉子七人皆賜爵關內侯後又封竦爲淑德侯

長安爲之語曰欲求封過張伯松

城之

力戰關

不如巧爲奏

嵇康高士傳杜陵蔣詡爲兖州刺史王莽爲宰

衡詡奏事到霸上移病歸杜陵荆棘塞門舍中

三徑終身不出時人諺曰楚國二龔不如杜陵

蔣翁

謝靈運詩惟開蔣生徑永懷求羊蹤

賈子

賈誼治安疏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

前車覆後車誠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

諺語

卷三

八

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

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知也然而不避是後車

又將誠也

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

敢妄言今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

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

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論也鼠近千器尚

憚不投恐傷其器況于貴臣之近主乎

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

受之寒生之有時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

數年後諸侯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

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

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

不治黃帝曰日中必曩操刀必割

必暴戾也臣瓚曰太公曰日中不曩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言當及時也師古曰此語見六韜曩謂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

爲已廼墮骨肉之屬而抗到之豈有異秦之季

世乎

諺語

卷三

九

容經篇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

叶平聲

邪辟無由來

淮南子

委宛餘編淮南子云墨子非樂不飲朝歌鄒陽

獄中書亦云邑號朝歌墨子迴車而顏氏家訓

獨云邑號朝歌顏淵不舍蓋引論語撰考識曰

邑名朝歌顏淵不舍七十弟子掩目宰子獨顧

由感之墮車按顏子未嘗同諸弟子與夫子異

行墨翟惡奢喜儉于理爲近

似諺

韓嬰詩外傳嬰景帝時燕人也

古語昨日何生今日何成必念歸厚必念治生

日慎一日完如金城

外傳引孔子語學而不已闔棺乃止

其淵深者其魚美其主賢者其臣惠

孔叢子

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十榼平原君與

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古之聖賢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聖賢以道德

兼人未聞以飲食也

諺語

卷三

十

說苑三條又別錄一條

公孫鞅曰臣聞疑行無名疑事無功君亟定變

法之慮行之無疑殆無顧天下之議且夫有高

人之行者固負非于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譽

于民語曰愚者暗成事知者見未萌民不可與

慮始可與樂成功

鄒穆公引周諺囊漏貯中即今諺云船不漏針

思無垢忍無辱

劉向別錄引古語唇亡而齒寒河水崩其壞在

山寒叶胡千反山叶輪旃反

列女傳謂其妻云云不謂諺也傳止首二句

古語力田不如逢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卿刺繡

門當作文不如倚市門

列女傳澠水諺食石食金鹽可以支長久食石

食玉豉可以得長壽金鹽五加皮也玉豉地榆也

鹽鐵論二條○漢盧江府丞桓寬撰

商師若鳥周師若茶商用少周用老也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

井水無大魚新林無長木

諺語

卷三

十一

汜勝之書汜勝之成帝時為議郎劉向別錄云使教田三輔有好田者師

之徒為御史汜音几

古語王長冒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見月令註農書

西京記

曹元禮善算術詣陳廣漢設食甚薄廣漢曰有

倉卒客無倉卒主人元禮以筭算曰俎上蒸豚

厨中荔枝何不設廣漢大驚有倉卒客無倉卒主人豫章人以爲

諺語卷三

諺語卷四

明豫章郭子章彙編

明西蜀顧造訂校

東漢

後漢書

王莽遣更始將軍廉丹討山東辟馬衍為椽衍說丹曰將軍之先為漢信臣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漢內潰人懷漢德人所歌舞天必從之○此本古語人所歌舞天必從之人所咀嚼神必

諺語

卷四

凶之

宋弘晏見上令主坐屏風後上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上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鮑永傳幾事不密禍倚人壁荷諫戒鮑永曰幾事不密禍倚人門

不謂

曹褒傳顯宗引諺作舍道傍三年不成

黃瓊傳公車徵瓊至綸氏稱疾不進李固以書逆遺之引諺曰曉曉者易缺皦皦者易汚上陽聲

春之曲和者必寡五果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府

虞翻傳永初四年羌胡反亂殘破并京大將軍

欲棄涼州詡說太尉李修曰諺云關東出相關

西出將

李業傳毅弩射市薄命先劉威謂李業曰賢者不避傷

先射市薄命者先歿不云諺也

陳留父老傳桓帝世黨錮事起外黃令陳留張

升去官歸鄉里道逢友人班草而言父老過之

植其杖曰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

諺語

卷四

安所不謂諺也

東觀漢記明德馬太后時上欲封諸舅外間白

太后曰吾自念親屬皆無柱石之功俗語曰時

無楮澆黃土

曹大家女誠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為德

陰以柔為用男以彊為貴女以弱為美故鄙諺

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狂生女如鼠猶恐其虎

然則修身莫若敬避彊莫若順

後漢書馬援誡子弟曰効伯高不得猶為謹勅

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也鵠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後漢書孔僖與崔篆孫嗣復相友善同遊太學

習春秋因讀吳王夫差時事僖發書嘆曰若是

所謂畫龍不成反為狗者劉放曰正文畫龍不成按古語皆云畫虎不成

此誤

白璧不可為容容多後福左雄傳不謂謬

恒譚新論恒譚後漢六安丞

諺語

卷四

三

二人同術誰昭誰冥二虎同穴誰歟誰生本淵家周

書然非諺也

人之相去如九牛尾

關東鄙語人聞長安樂則出門而西向笑知肉

味美則對屠門而大嚼又諺曰休儒見一節而長短可知孔子言舉一

隅足以三隅反觀吾小時二賦亦足以換其能否

屠者飮霍羹造車者步行梓匠處狹廬陶者用

缺甕鬻扇翁手障暑畜妓夫恒獨處為者不得

用用者不肯為為者不得用以利動用者不肯

為以富寵

應劭風俗通

諺云殺君馬者路傍兒言傍人譽馬乘者盡力

馳歟也楊用脩衍古諺漢時諺云殺君馬者路

傍兒其言雖小可以喻大衍為一篇感時撫事

亦有諷云天馬龍為友來自渥洼池青絲為之

絡黃金為之轡圉人新承命剪拂下瑤墀騎出

橫門外茸茸春草時東城接南陌觀者咸嗟咨

弄臣矜迅足長鞭終日施汗血忽憊悴筋力盡

諺語

卷四

四

驅馳未樹邊隅績徒為冶遊疲始信殺君馬端

是路傍兒

俗說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

金不可作世不可度一日金可作世可度

狐欲渡河無柰尾何

婦歟腹悲惟身知之

里語縣官漫漫怨歟者半言罷軟之官反害物也

漢官儀

愚莊漫錄應劭漢官儀曰周澤為太常齋有疾

其妻憐其年老闕內問之澤大怒以為干齋遂
收送詔獄自幼論者譏其詭激時諺云生世不
諸為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
齋一日不齋醉如泥子觀稗官小義乃得其說
云南海有蟲無骨名曰泥
在水則活失水
則醉如一堆泥
應劭漢官儀引里語仕宦不止車生耳崔豹古今
文武車耳古重較也文官青耳武官赤耳詩衛
風淇澳篇曰猗重較兮毛萇曰重較卿士之車
耳

王符王符後漢處
士著潜夫論

諺語

卷四

五

一歲數放好兒啗啞太平御覽崔
寔政論亦引

牟子東漢太
尉牟融

少所見多所怪叶古見橐駝言馬腫背

高不絕山阜跛羊升其顛深不絕涓流孺子浴

其淵

臯魚引古語

枯魚銜索幾何不蠹索音素古索素同音
中庸索隱卽素隱也

謝承後漢書仇覽傳引諺

孤犢卑乳驕子罵母

四民月令引農諺東漢崔
寔撰

二月昏參星夕杏花盛桑葉白後作
樅赤

河射角堪夜作犁星沒水生骨

麻黃種麥麥黃種麻夏至後不沒狗言種麻貴
在夏至前

但雨多沒橐駝五月及澤父子不相借並言
麻候

子欲富黃金覆謂秋後種麥與
柴壅麥根也

羸牛劣馬寒食下

貸我東蓐償我白梁河西
語

智如禹湯不如常耕

諺語

卷四

六

鋤頭三寸澤言耘之益也子欲富
黃金覆言耕之益也

富何卒耕水富貧何卒耕水宿

耕而不勞不如作暴

日沒臘脂紅無雨也有風

乾星照濕土明日依舊雨土緯

雲行東車馬通雲行西馬濺泥雲行南水漲潭

雲行北好晒麥

未雨先雷船去步歸

鴉浴風鵲浴雨

春甲子雨乘船入市夏甲子雨赤地千里秋甲子雨禾頭生耳冬甲子雨雪飛千里上火不落

言丙丁也

下火滴洒洒音奪

黃梅寒井底乾

稻秀雨澆麥秀風搖

雨打梅頭無水飲牛

黃梅雨未過冬青花未破冬青花已開黃梅雨

不來又云冬青花不落濕沙

船艤風雲起早魁深歡喜

卷四

七

襄陽耆舊傳

黃彥升高爽開朗為沔南名士謂孔明曰聞君

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面才堪相配孔明許即

載送之時人以爲笑樂鄉里爲之諺曰莫作孔

明擇婦正得阿升醜女

蜀馬良字季常宜城人也兄弟五人並有才名

鄉里爲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

白毛故以稱之

蜀志

譙周仇國論夫民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是故智者不爲小利移目不爲意似改步

魏

魏武選令引諺失晨之雞思補更鳴

王昶字文舒魏明帝時人戒兄子書引諺曰如

不知足則失所欲

汝無自譽觀汝作家書典論引諺言作家書質而難也

蔣濟萬機論猛虎不處卑勢勁鷹不立垂枝

諺語

卷四

八

廣文選曹子建黃初五年令諺曰穀千鵲不如

養一驢穀鵲養虎大無益也

諺語卷五

明豫章郭子章彙編

明西蜀顧造訂校

晉

晉書

晉裴錢神論諺曰錢無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錢而已故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仕無中人不歸田

稽康集知星宿衣不覆言多拘忌反貧困也

諺語卷五

王坦之弱冠與郝超俱有重名時人語曰盛德絕倫郝嘉賓江東獨步王文度嘉賓超小字超字景興高平人

大才繁繁謝家安盛德日新郝嘉賓桓公語曰司空楷之子超少有才氣越世邁俗常檢語曰

嘉賓阿源殷浩字巨源小字阿源有德有信向使便作令

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

後燕慕容農字厚小字阿奴垂第三子也年九

歲問太史黃紘曰俗云參辰相見萬人相食各

自一宿何為如是紘曰昔高辛氏有二子長曰

伯閼主辰次曰實沈主參日尋干戈自相征討

後帝不臧使伯閼主辰實沈主參別而離之相

見則爭故代傳言然農曰天有定宿以人甄之而成憎愛二子之前參辰云何紘不能對垂深奇之

常璩華陽國志

昔中郎將尹就伐羌擾動益部百姓諺云虜來尚可尹將殺我就徵還後羌自破退

武帝初欲開南中令蜀通犍青衣道是元年犍

諺語卷五

道令通之費功無成百姓愁怨司馬相如諷諭

之使者唐蒙將南入以道不通執令將斬之令

嘆曰忝官益土恨不見成都市蒙即令送成都

市而殺之蒙乃斬石通閣道故世為諺曰思都

郵斬令頭

折象字伯式雒人也其先張江為武威太守封

南陽折侯因氏焉父國為鬱林太守家貲二億

故奴姬八百人盡散以施宗族卹贍親舊葬死

弔喪事東平虞叔雅以道教授門人朋友自遠

而至時人爲諺曰折氏客誰朱雲卿段節英中

有佃子趙仲平但說天文論五經

符子東晉員外郎符朗

古諺有之策舍道傍三年不成

抱朴子三條○晉葛洪撰

古人欲達勤誦經今世圖官勉治生

良將如收電可見不可追

無肥僂人無富道士

古諺古語載籍通引

諺語

卷五

三

終身讓車不枉一舍○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

身讓畔不失一段

惑者知反迷道不遠

不斑白語道失

白刃交前不顧流矢

堂上不糞除郊草不瞻耘

淵不兩蛟

又曰一樓不兩雄又曰兩雄不並棲韓非子曰母弛而弓一樓兩雄

救寒無若重裘止謗莫若自脩

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

乳犬攫虎伏雞搏狸

中規不密用墜禍辟

鐸以聲自穴膏以明自鑠虎豹之文來射猿狖

之捷來擲

上求材臣殘木上求魚臣乾谷

遁關不可復亡犴不可再

無鄉之社易爲黍肉無國之稷易爲求福

將飛者羽伏將奮者足踣將噬者爪縮將文者

且朴蔡洪

諺語

卷五

四

關駟十三州志峴山張蓋雨滂沛

方回山經引相豕書山川而能語葬師食無所

肺腑而能語醫師色如土

文選註引古諺越阡度陌互爲主客

史炤通鑑疏引諺足寒傷心民怨傷國

妍皮不裹癡骨

福至心靈禍來神昧

室無滯貨不爲潤屋

縷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

春秋後語

能理亂絲始可讀詩藝文類聚引里語

家貧不辦素食勿冗不暇草書

千里不販樵百里不販糴

政如冰霜奸宄消亡威如雷霆寇賊不生正部引諺

字三寫音主魚成魯帝成虎

狐向穴嚙不祥

作者不居居者不作

使口如鼻終身不失使口如耳終身不殆

毋曰不幸既終不墜并

諺語 卷五 五

六朝

宋書

虜據滑臺太祖欲北伐沈慶之固諫不可丹陽

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並在座上使湛之等

難慶之曰理國譬如理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

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

濟上大笑東坡志林蜀中杜處士好書畫有戴嵩大笑曰此畫牛一軸一日曝講一牧童見之兩

服間今乃掉尾而闔謬矣處士笑而然之古語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不可改也

安成公何勗臨汝公孟靈休並名奢豪與徐湛之以肴膳罷服車馬相尚都下語曰安成食臨汝飾湛之特兼何孟之美

北史

北魏聖武皇帝詰汾嘗田于山澤欲見輜輶自

天而下既至見美婦人自稱天女受命相偶旦

日請還期年周時復會于此言終而別及期帝

至先田處果見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

子也當世為帝王語訖而去即始祖神元皇帝

諺語 卷五 六

也故時人諺曰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

舅家

齊書

南史卞彬蝨賦序曰蝨有諺云朝生暮孫若吾

之蝨者無湯沐之慮絕相弔之憂晏聚乎久穉

爛布之裳復不勤之討捕孫孫子子三十五歲

焉

梁書

何思澄與宗人遜及子朗俱擅文名時人語曰

東海三何子朗最多思澄聞之曰此言誤耳如其不然故當歸遜思澄意謂宜在已也子朗字世明早有才思工清言周捨每與共談服其精理嘗爲敗冢賦擬莊周馬樗其文甚工世人語曰人中爽爽何子朗

梁史屋漏在上知之在下

任昉述異記

漢世古諺曰雖有神藥不如少年雖有珠玉不如金錢

諺語

卷五

七

袁子正書語

梁有袁子正書二卷袁準撰

歲在申酉乞漿得酒歲在辰巳嫁妻賣子夫盛衰更代豐荒相半天之常道也

隋書

李士諫曰今之賊重者死是酷而不懲也語曰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恐之愚謂此罪宜從肉刑刖其一趾再犯者斷其右腕流刑刖去右手三指又犯者下其腕小盜宜黥又犯則落其所用三指又不悛下其腕無不止也

隋書牛弘嘗從容問劉炫曰案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判官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對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慮覆治鍛鍊若其不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古今不同若此之相懸也事繁政敝職此之由

唐

唐書

諺語

卷五

八

唐玄宗欲以玉真公主降張果未言也果忽謂秘書少監王迴質太常少卿蕭華曰諺謂娶婦得公主平地生公府可畏也二人怪語不倫俄有使至傳詔曰玉真公主欲降先生果笑固不奉詔

劉肅大唐新語李義府嘗賦詩曰鏤月成歌扇裁雲作舞衣自憐迴雪影好取洛川歸有棗強尉張懷慶好偷名士文章乃爲詩曰生情鏤月成歌扇出意裁雲作舞衣照鏡自憐迴雪影時

來好取洛川歸人爲之諺曰活剝王昌齡生吞

郭正一

三館學生放散五臺令史明經唐諺

趙璘因話錄

郭曖嘗與昇平公主琴瑟不調曖罵公主倚乃

父爲天子耶我父嫌天子不作乎詞別有所公

主悲啼奔車奏之上曰汝不知他父實嫌天子

不作使不嫌社稷豈汝家有也因泣下但命公

主還尚父拘曖自詣朝堂待罪上召而慰之曰

諺語

卷五

九

諺云不凝不聾不作阿家翁小兒女子閨幃之

言大臣安用聽錫賚以遣之尚父杖曖數十而

已

古諺云不啞不聾不作三公亦此意也

東觀奏記

魏國公崔鉉秉政鄭魯楊紹復段環薛蒙一時

俊造鉉所取信凡有補吏議事或與之參酌時

人語曰炙手可熱鄭楊段薛欲得命通魯紹環

蒙時魯爲刑部侍郎鉉欲引以爲相聖有授河

南尹不測其事赴後上問曰鄭魯發後除改卿

還自由否鉉因恐密以此事訪於左右云御宸

上題此四句鉉益畏

酉陽雜俎

蠨螋成式書齋多此蟲蓋好窠于書卷也或在

筆管中祝聲可聽有時開卷視之悉是小蜘蛛

大如蠅虎旋以泥隔之時方知不獨負桑蟲也

顛當成式書齋前每雨後多顛當窠深如蚓穴

網絲其中土蓋與地平大如榆筴常仰捍其蓋

諺語

卷五

十一

伺蠅螋過輒翻蓋捕之纔入復閉與地一色竝

無絲隙可尋也其形似蜘蛛爾雅謂之王蛛蟴

鬼谷子謂之蛛母秦中兒童戲曰顛當顛當牢

守門蠨螋寇汝無處奔

獨異志

虞氏梁之富人也起高樓臨大道日夕歌宴擊

博于上博者勝掩口而笑適有三客過樓下飛

鳶啣腐鼠墮客客舉面值其笑三客相與謀曰

虞氏富樂久矣我不侵犯何爲辱我乃聚衆滅

其家諺曰騎奢之災禍非一

諺語卷五

卷五

十一

諺語卷六

明豫章郭子章彙編

明西蜀顧造訂校

宋

馬永卿嬾真子

世言五角六張此古語也嘗記開元中有人獻
俳文于明皇其略云說甚麼三皇五帝不如來
告三郎既是千年一遇且莫五角六張三郎謂
明皇也明皇兄弟六人一人早亡故明皇爲太

諺語

卷六

十一

子時號五王宅寧王薛王明皇兄也申王岐王
明皇弟也故謂之三郎五角六張謂五日遇角
宿六日遇張宿此兩日作事多不成然一年之
中不過三四日紹興癸丑歲只三日四月五月
角七月二十六日張十月二十五日角多不過
四日他皆倣此

俗諺云一絢絲能得幾時絢以論小人之逐目
前之樂也絢字當作綸太玄經絢之次五曰蜘蛛
之務不如蠶一綸之利綸音七侯反與絢同

音今以太玄證之故約當作綸

目在雨落翁婆相撲言陰陽不和也宋人小說

爾雅翼朱羅願著

古稱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今小麥例須下田故古歌有曰高田種小麥終久不成穗男兒在他鄉焉得不憔悴

桃者華實俱茂而又早成蓋三歲而有子諺曰頭白可種桃言可待也

古者葵稱露葵今摘葵必待露解語曰觸露不

諺語

卷六

二

稻葵日中不萌韭各有宜也

鯢今之河豚率以冬至後來每三頭相從號爲一部諺云得一部典一袴言烹和所用多也

蟹漁者得之以爲厭故諺曰網中得蟹無魚可賣近歲始珍食之

諺云一畝之地三蛇九鼠今猶能禁之又人家畜鵝者蛇亦不至

周輝清波雜志

張無盡嘗作一表云魯酒薄而邯鄲圍城門火

而池魚禍上句出莊子下句不知所出以意推之當是城門失火以池水救之池竭而魚死也廣韻池字韻注云池水沼也古有姓池名仲魚者城門失火燒死諺曰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白樂天詩有火發城頭魚水裏救火竭池魚失水初不主姓名之說然廣韻所載當有所據

東坡志林

羅浮道士何宗一以其猶子爲童子狀貌肥黑矮小子嘗戲之曰此羅浮扶苓精也俗諺曰下

諺語

卷六

三

有扶苓上生兔絲因名之曰苓之字表絲且祝老何善待之壯長非庸物也

陸務觀老學庵筆記

貴臣有疾宜醫及物故勅葬本以爲恩然中使挾御醫至凡藥必服其家不敢問蓋有爲醫所誤者勅葬則喪家所費至傾竭貲貨其地又未必善也故都下諺曰宜醫納命勅葬破家慶曆中始有詔已降指揮勅葬而其家不願者聽諺云三世仕宦方解著衣喫飯

國初尚文選當時文人專意此書故草必稱王
孫梅必稱驛使月必稱望舒山水必稱清暉至
慶曆後惡其陳腐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時
士子至爲之語曰文選爛秀才半建炎以來尚
蘇氏文章學者翕然從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語
曰蘇文熟喫羊肉蘇文生喫菜羹
方臘破錢唐時朔日太守客次有服金帶者數
十人皆朱勔家奴也時諺曰金腰帶銀腰帶趙
家世界朱家裏

諺語

卷六

四

淮南諺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驗之皆不然有
一媼曰雞寒上距鴨寒下嘴耳上距謂縮一足
下嘴謂藏其味於翼間

崇寧間置居養院安濟坊漏澤園所費尤大朝
廷課以爲殿最往往竭州郡之力僅能枝梧諺
曰不養健兒却養乞兒不管活人只管死尸蓋
軍糧乏民力窮皆不問若安濟等有不及則被
罪也

彭乘墨客揮犀

泉州郭肫字景初少有才學性甚輕脫嘗夜出
爲醉人所誣太守詰其情狀肫笑曰諺所謂張
公喫酒李公醉者乃肫是也太守怪其言不屈
命取紙筆使作張公喫酒李公醉賦肫操紙立
就其畧云事有不可測人當防未然何張公之
飲也乃李老之醉焉清河丈人方肆酒盤之樂
隴西公子俄遭醪酌之愆太守笑而釋之

諺語

卷六

五

中黃勾引蟬聲送夕陽憶得當年隨計吏馬蹄
終日爲君忙乃知俗語亦有所自

王雱丞相荆公之次子也取撫州龐氏踰年生
一子雱素有疾至是與其妻不睦丞相念婦
之無罪離而嫁之是時侯叔獻齋而其妻隗氏
幃箔不修丞相表其事而斥去時有諺曰王太
祝生前嫁婦侯工部歿後休妻

王達蠡海錄

諺云月如仰瓦不求自下月如張弓少雨多風

蓋月有九行月行八道青白赤黑各二道皆出入於黃道之中故曰九行道不中而過南則爲陽道道不中而過北則爲陰道行陽道則旱行陰道則潦月借日爲光月生如仰瓦則行陰道如張弓則行陽道也明矣

凡草木經牛噉之餘必重茂經羊噉之餘必悴稿諺有之曰牛食如澆芋食如燒信夫是蓋生殺之氣致然也

范公稱過庭錄

諺語

卷六

六

范公學究有酒肆歌云喫酒二升糴麥一斗磨麵五斤可飽十口又戒訟詩云些小言詞莫若休不須經縣與經州衙頭府底陪茶酒贏得貓兒賣了牛

東軒筆錄

汴渠舊例十月閉口則舟楫不行王荆公當國欲通冬運遂不令閉口水既淺澁舟不可行而流水頗損舟楫於是以船脚數十前設巨碓以搗流水而役夫苦寒歿者甚衆京師有諺語曰

昔有磨去磨平醬水今見確搗冬凌

筆談

士人應敵文章多用他人議論而非心得時人爲之語曰問卽不會用則不錯

吳處厚青箱雜記

諺云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滅此言人以心相爲上也

西湖志

自元豐制尚書省復二十四曹繁簡絕異在汴

諺語

卷六

七

京時有語曰吏勲封考筆頭不倒戶度金倉日夜寤忙禮祠主膳不識判硯兵職駕庫典了穢袴刑都比門總是冤魂工屯虞水日日見鬼及駕幸臨安喪亂之後士大夫亡失告身批書者多又軍賞百倍平時賄賂公行冒濫相乘軍饑日滋賦歛愈繁而刑獄亦衆故吏戶刑三曹吏胥人人富饒宅曹寂寞彌甚吏輩又爲之語曰吏勲封考三婆兩嫂戶度金倉細酒肥羊禮祠主膳啖齏喫麵兵職駕庫敲姜呷醋刑都比門

人肉餽飽工屯虞水生成餓鬼

太學古語云有髮頭陀寺無官御史臺言其清苦而鯁亮也

武林舊事杭諺有之杭州人一日吃三十丈木頭大約以三十萬家爲率每十家吃搗槌一分合計之則三十丈矣較之今時亦不減也

湖中物產殷富聽民間自取之故捕魚攪草之艇擾擾煙水間夜火徹旦濱湖多植蓮藕菱芡芡芡之屬或蓄魚鮮日供城市諺云西湖日銷

諺語

卷六

八

千金日生千金蓋謂此也

西湖螺蚌鰕鱸之屬生生尤夥網簖交錯宋諺云南柴北米東菜西水今改西魚者蓋城中之水不藉西湖而魚產之富歲歲不減也

元

平江記事

大德丁未吳中蟹厄如蝗平田皆滿稻穀蕩盡吳諺蝦荒蟹亂正謂此也考之吳越春秋越王勾踐召范蠡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

稻蟹不遺種其可乎蓋言蟹食稻也蟹之害稻自古爲然以五行占之乃爲兵象是亦披堅執銳介甲之屬明年海賊肖九六大肆剽掠殺人流血

諺語卷六

諺語

卷六

九

諺語卷七

明豫章郭子章彙編

明西蜀顧造訂校

大明

楊用脩古今諺

山臺風雨來海嘯風雨多

早霞紅丟丟晌午雨瀏瀏晚了紅丟丟早晨大

日頭

樓梯天晒破磚

諺語

卷七

日出早雨淋腦日出晏晒殺鴈

魚兒秤水面水來澆高岸

水面生青靛天公又作變

蜻蜓高穀子焦蜻蜓低一壩泥

春寒四十五窮漢出來舞窮漢且莫誇且過桐

子花

反賊劉千斤賊官姚萬兩

褒彈是買主喝采是閑人

淮南刺我行欲與我交譽我貨者欲與

市我

服藥千裹不如一宵獨卧服藥千朝不如獨卧

一宵

戊午巳未甲子齊便將七日定天機七日有雨

兩月泥七日無雨兩月灰

甲寅乙卯晴四十五日放光明甲寅乙卯雨四

十五日看泥水

三月三日晴桑上掛銀瓶三月三日雨桑葉生

苦苦

壬辰裝担子癸巳上天堂甲午乙未雨茫茫

諺語

卷七

荒年無六親旱年無鶴神

執破無雨危成當災

濕耕澤鋤不如歸去鋤古音助說文引孟

三月杏華勝可苗沙苗音

迴車倒馬擲衣不下言禾之密也漢書朱虛侯曰深耕概種擲衣不下所

謂概也

蝦蟆鳴燕來睇通道路修溝隄

稼欲熟收欲速

螃蟹怕見漆豆花怕見日

三月昏參星夕杏花盛桑椹赤

布穀鳴小蒜成秋霜足藝臺熟

五月鋒八月耨鋒鋤也耨

槐兔目棗雞口桑蝦蟇眼榆負瘤李賀詩別柳

如兔

榆莢脫桑椹落伐木之時

花三泡四水生之候也花

秧苗針水庄家早起東坡詩針水開好語魯直

諺語

卷七

三

楊用脩集

楊用脩引諺古語曰三占從二今諺云四不拘

六言貴從衆也

山東諺云霜松如霰松貧兒備飯龕然松之極

則爲樹介木冰諺云木若稼達官怕蓋寒淺則

爲霰松寒甚則爲木冰霰松召豐而木冰召凶

也李獻吉詩大寒冰玉何紛紛曉行日臨江吐

雲蓋詠木冰也

曾南豐文集引山東諺云霜松打霧松貧兒備

飯饔蓋以雪松爲豐登兆也東坡除夜雪詩春

雪雖云晚春麥猶可種敢然行役勞助爾歌飯

饔正用此諺語王十朋註乃云山東人以肉埋

飯下謂之飯饔非也

張邦基墨莊漫錄齊魯人諺云霜松重霧松窮

漢置飯饔蓋歲穰之兆也曾子固之齊州有冬

夜詩云香清一榻氍毹暖月淡千門霧松寒文

有霧松詩云園林初日靜無風霧松開花處處

同記得集英深殿裏舞人齊插玉籠鬆蓋謂是

諺語

卷七

四

也東坡在定武送曹仲錫詩亦云斷蓬飛落

黃沙祇有千林髮鬆花應謂王孫朝上國珠幢

玉節與徘徊亦謂此也霧松音夢髮鬆皆同音

愚按一諺而曾南豐王龜齡張墨莊楊

升菴俱有解說前輩之不忽通言如此

程明道於郵亭見壁上書云要不悶依本分明

道深然之曰若依本分便是君子

宋人諺云焚香禮進士噴目待明經見東萊文

集其徒諱之改噴目作撒幘非也

諺云寧去屢世宅不去鰾魚額言其味美也又

聖語云洛鯉係魴貴於牛羊言洛水渾深宜鯉
伊水清淺宜魴也又曰居就梁水魴今遼東梁
水之魴特肥而厚

用脩補范石湖占陰晴諺謂朝霞不出市暮霞
走千里日早雨淋腦日晏鴈晒翅天道管難窺

農談緯有理星占濕土時諺云乾星照濕月驗

仰瓦比諺云月如仰瓦不求自雨粥粥雞上籠雞上籠

樓早樓早趨趨魚秤水魚跳出水雲起樓梯天雲起樓梯天

天晒日沒臘脂紫紅無雨也有風電光分南北

陰霽在俄晷年北閃眼前虹爲水樁兒亦主晴

明而長者主晴短而暗霧是山中子戴帽平地

者俗呼水樁兒天視河中黑雲謂之野豬渡河

天不風蒼龍金烏抱雙珥日抱珥聒聒上蛙鳴

疆疆占鵲喜戴帽視泡文雨點有泡謂着裙看

釜底釜下有濕痕日金星驗雜出燈花結雙榮

昕夕恒目擊雨陽如掌指方朔廢射覆洛閔休

曆紀先哲有格言林卧觀無始

楊用脩引諺一九二九相喚不出手三九二十

七籬頭吹簫築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露宿五九

四十五家家堆鹽虎六九五十四和尚不出寺

七九六十三凍落耳朶弦八九七十二口中咽

暖氣九九八十一窮漢受罪畢纔要伸脚睡蚊

蟲蠶蚤出

王元美宛委餘編諺一九二九相喚不出手三

九二十七籬頭吹簫築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鷺

宿五九四十五太陽當門戶六九五十四貧兒

爭意氣七九六十三布衲兩頭擔八九七十二

貓兒尋陰地九九八十一犁耙一齊出見吳下

田家志用脩輩能引證之又有三夏以後語一

九二九扇子不離手三九二十七飲水甜如蜜

四九三十六拭汗如出浴五九四十五頭帶黃

葉舞六九五十四乘涼入佛寺七九六十三牀

頭尋被單八九七十二思量蓋夾被九九八十

一家家打炭壑西湖志

豫章諺一九二九相喚不出手三九四九推車

冷上走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七九六十三脫衣

檐頭檐八九七十二黃犬眠冷地九九八十一
禾種不留粒以上三語語稍不同其是一意

楊用脩集會稽有射的山諺云射的白斗一百
射的玄斗一千以爲年穀豐登之驗

楊用脩集吳諺官糧辦便無飯

吳諺

王氏存筭錄南道如虎陞官半府言南臺御史
多風力也

吳中舊事吳農忌五月甲申乙酉雨雨則大水

諺語

卷七

七

諺云甲申猶且可乙酉怕殺人

西湖志

二月朔唐宋時謂之中和節今雖不舉而民間
猶以青囊盛五穀瓜果之種相遺謂之獻生子
自是城中士女已有出郭探青掃墓設奠者湖
中遊舫倩價日增矣二日士女皆戴蓬葉諺云
蓬開先百草戴了春不老

二月三日男女皆戴薺花諺云三春戴薺花桃

李羞繁華

清明從冬至數至一百五日即其節也前兩日

謂之寒食人家插柳蒲簷青荷可愛男女亦咸

戴之諺云清明不戴柳紅顏成皓首

端午爲天中節或殊書五月五日天中節赤口

白舌盡消滅之句揭之楹間

外方人嘲杭人曰杭州風諺云杭州風會撮空

好和歹立一宗又云杭州風一把蔥花簇簇裏

頭空

豫章占歲諺

諺語

卷七

八

廣信府志元宵初日占百果中日晚稻末日早

稻諺云雨打上元燈早禾一束稿

立夏與小滿日宜雨諺云立夏不下高田莫粃

小滿不滿芒種莫管

夏至得雨豐稔之候諺云夏至在月頭邊喫邊

愁夏至在月中耽閣糶米翁謂米價平也

立秋在月晦則早稻遲諺云六月立秋要到秋

七月立秋不到秋

秋分一日不宜於晴中秋月光則無魚雲重則

知次年元宵多雨諺云雲掩中秋月雨打上元

燈

九月自一日至九日凡北風則穀價賤以日占月可知諺云重陽無雨一冬晴

十月一日宜晴諺云十月初一晴柴炭灰樣平

○此月宜多雨諺云十月雨連連高山也是田

又云液雨百蟲飲之藏蟄

春甲子雨赤旱千里夏甲子雨搖船入市秋甲

子雨禾生枯耳冬甲子雨雪飛千里此唐人俚

諺語

卷七

九

語驗諸時事不忒

諺云四季不用甲申雨大雨穀價大貴小雨穀

價小貴以上俱廣信志

敬衣得衣敬食得食

若要好問三老言三老更事多也

蜀諺

爾雅翼巴峽諺曰巴東三峽巫峽長哀猿三聲

斷人腸猿音清者象萬物之數五主音音主猴

猿五月而生音清切也

夔府志黑石東三十里水漲不可行諺曰灩澦
冒頂黑石下井言險當戒也

灩澦堆屹立瞿塘峽口中流之砥柱也按水經

云灩澦如象行人莫上灩澦如馬行人莫下峽

人以爲水候南史云滎豫大如襍瞿塘不可觸

樂府云滎豫大如馬瞿塘不可下類要云滎豫

大如鼉瞿塘行舟絕滎豫大如龜瞿塘不可窺

太白詩五月不可觸猿鳴天上哀杜子美詩沉

牛咎雲雨如馬戒舟航南史灩澦如襍本不通

諺語

卷七

十

瞿塘水退爲庾公楊用脩集俱載

楊用脩田家喜晴謠玉女投壺玉皇側海童拖

霖海天黑風花閃日日笑雲俗以雲氣斑駁謂

以雨乍落乍止日光穿漏謂之天笑俗諺雲氣烘

爲雀頭色須臾變作樓梯天黃綿襖出晒破磚

諺云樓梯天晒破磚又田叟冬茅簷夜望犁星

晴見日喜曰天上黃綿襖子出沒水生骨

楊用脩觀刈稻紀諺平章門外路散策喜涼天

雨漲青蛙水秋成白鶴田林塘聞牧笛墟里起

炊煙欲問滄洲趣滄洲趣不傳 田父邀予說
秋成此歲多草頭占月暈米價問天河樂土寧
無咏豐年亦有歌惟愁軍餉急松茂正干戈

黔諺

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言天多雨地多山
諺云思播田楊兩廣岑黃蓋大其氏也乃 文
皇之禽二田發單輅持尺札入夷落桑陰未徙
而縛其兩雄市不易肆何其易哉今楊氏又夷
矣宋氏幾灰而然矣爲宣慰者敢不主臣

諺語

卷七

十一

占雲天起雲鱗斑晒草不用拈

占霧春霧晴夏霧雨秋霧日頭晒死鬼

占霞早霞不出門晚霞行千里

占虹東虹日頭西虹雨

占日月日暈長江水夜暈草頭枯

占雨雨打五更頭行人不要愁

占陰晴春寒有雨夏寒晴○晚晴不是好晴明

日必定雨淋○一蛙晴二蛙雨三蛙四蛙漲大

水

占天晦明早看東南晚看西北

占日東撐日頭西撐雨

占霜一日春霜十日乾

占雷雷打雪秧包節

占寒熱驚蟄熱向火到六月驚蟄冷栽秧田裏

去打滾○四月八凍殺鴨○窮漢不要舞春寒

還有四十五○未吃端午粽寒衣不可送○九

月重陽移火進房

貴溪顧乃德通書

諺語

卷七

十二

占甲子雨春甲子雨赤地千里夏甲子雨撐船

入市秋甲子雨禾頭生乳冬甲子雨牛羊凍

占丙晴日春丙晴無水撒秧夏丙晴晒乾苑

禾娘秋丙晴晒乾入倉冬丙晴晒無雪霜無

占巳卯風春巳卯風樹頭空夏巳卯風禾頭空

秋巳卯風水裏空冬巳卯風欄裏空

陳眉公珍珠船

諺曰不到長安辜負眼不到兩浙辜負口

晉賀喬妻論養子爲後議曰鄙諺有云黃雞生

卵鳥雞伏之但知爲鳥雞之子不知爲黃雞之兒

羣譚採餘

諺云未看山頭土先觀屋下人天生善人必得吉地人壞而求諸地理所無也故諺又曰主者福壽良師輻輳主者當衰盲師投懷何莫非天也

諺語卷七

諺語

卷七

十三

謠語序

詩曰我歌且謠嗟嘆不足故生歌歌不足故生謠謠者歌聲之遠聞也一也願謠有四有童謠出孺子之口爲必然之符謠在事前如丙之鵲之鸛之鴛之之類是也有風謠眡政令之美監宣閭閻之譽刺謠在事後如蕭曹畫一賈裴王亂紀綱之類是也有文謠街談巷歌所不能盡抒者文人

謠語序

乙

墨士代爲足之如朱輔慕德歌潘岳閭道謠之類是也有偽謠變黑白恣口吻喜則譽之高於青旻如漢末上莽功德書之類是也怒則擠之下於黃汙如韋孝寬排斛律光之類是也大都謠以童口爲真童子智故未生混沌未死天地若假之以告鬼神若馮之以言故有國者于童謠不可不畏而繹也周禮大師陳詩瞽朦諷誦詩以

知民風之厚薄而行人巡行天下錄成五
書以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乃知古
人于風謠里歌始未嘗不欲周知而後乃
屑越之也楊用脩太史有古今風謠間或
闕其事應亦有非謠而入者如虞美人戚
夫人歌之類古詩類苑以謠附讖數部不
知識自讖謠自謠未可混也予乃括諸史
五行志言不從者詩妖者又諸家集內歌

謠語序

二

謠合而併之命之曰謠語

萬曆戊申冬十月十日泰和郭子章撰

謠語卷一

明豫章郭子章彙編

明西蜀顧造訂校

唐謠

列子仲尼篇堯治天下五十年遊于康衢聞兒
童謠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堯問誰教爲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
夫大夫曰古詩也

帝王世紀帝堯之世天下太和百姓無事有八

謠語

卷一

九十老人擊壤而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

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于我哉力字爲韻一作

哉○風土記壤以木爲之前廣後銳長三四寸
形如履臘節童少以爲戲分部如摘博藝經云
長尺四潤三寸將戲先側一壤于地遙于三四
十步以手中壤敲之中者爲上古野老戲也

王子年拾遺記帝堯在位羽山之北有善鳴之

禽人面鳥喙八翼一足毛色如雉行不踐地名

曰青鶴其聲似鐘磬笙竽也世語曰青鶴鳴時

太平

殷謠

詩緯昌握契謠玄鳥翔水遺卵流娥簡狄吞之

生契封

論語比讖帝惑姐已玉馬走叶養里反○殷尚白也陳子昂詩借

日殷王子玉馬遂朝周

春秋元命苞代殷者姬昌日衣青光

呂覽上天弗恤夏命其卒

周謠

詩緯隨雒貳謠昌受符厲倡嬖期十之世權在

室刻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罔

謠語

主異哉震刻者指姬妻也孔穎達曰刻艷古今字耳

穆天子傳天子觴西王母于瑤池之上西王母

為天子謠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

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天子荅之予歸東土

和洽諸夏萬民平均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

而野

穆天子傳天子東遊于黃澤使宮樂謠云黃之

施其馬歎沙皇人威儀皇之澤其馬歎玉皇人

壽敎

鄭國語周宣王時有童謠宣王幽王之父曰栗弧箕服

實亡周國栗一瑛切山桑曰栗弧弓也箕服矢房也一作箕于是宣

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府之

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此人也收以

奔褒此人賣弧服者收取也褒人有獄而以爲入褒人褒君納也

遂爲褒姒幽王嬖之竟以亡周

晉謠

左傳晉獻公時童謠曰丙之晨龍尾伏辰昶服

振振取彌之旂昶服黑衣振振昶服之貌鶉之

謠語

賁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彌公其犇賁音奔是焯音敦

時彌爲小國介夏陽之阨怙虞國之助亢衡于

晉有炕陽之節失臣下之心晉獻伐之問于卜

偃曰吾其濟乎卜偃晉大夫主卜者偃以童謠對曰克之

十月朔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此時

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師滅彌彌公醜犇周周

史記晉惠公時童謠曰恭太子更葬叶滋反今後

十四年晉亦不昌昌乃在其兄叶虛反是時惠公

賴秦力得立立而背秦內殺二大夫里克國人

不說及更葬其兄恭太子申生而不敬故詩妖

作也後與秦戰為秦所獲立十四年而死晉人

絕之更立其兄重耳是為文公遂伯諸侯

左傳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天秦小子愬次于

城濮楚師背鄆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

原田每每平聲舍其舊而新是謀音嫌高平曰原

原田之草每每然可以諭晉軍美盛若

謀立新功不足念舊患

國語晉惠公入而背內外之賂與人誦之曰佞

誦語卷一四

之見佞音反果喪其田音與詐之見詐音莊果

喪其賂得國而徂終逢其咎喪田不懲禍亂其

興佞謂里不許謂秦見佞見詐俱謂惠公也喪

於韓田喪賂謂不得其賂地徂伏也咎謂惠公敗

秦共納重耳惠公殺之

國語晉惠公改葬恭世子臭達于外國人誦之

曰貞之無報救反也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貞

為不聽信為不誠國斯無刑殮居幸生不更厥

貞大命其傾威兮懷威反今各聚爾有以待所

歸兮猗兮違兮心之哀希反今歲之二七其靡

有微兮若翟公子吾是之依兮鎮撫家為王妃

今貞正也以正葬之而不見聽也信心行之不

威見誠也懷思也言國人畏惠公偷竊居位微幸而生

也威去也懷思也言國人畏惠公思重耳也猶歎

亡謂子圍也翟公子指重耳時出居于翟也言

重耳當霸諸侯為王妃耦共世子申生也獻公

賈君故申生臭達于外不欲為無禮者所葬

也

魯語

左氏傳文成之世童謠曰鸛之鵠之公出辱之

鸛音勛鵠音欲鸛鵠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鸛鵠跖

跖公在乾侯乾侯在魏郡丘縣跖跖徵褰與

褰徵求也褰褌也言公鸛鵠之巢遠哉搖搖褰

父喪勞宋父以驕褌而出故曰喪勞宋父言定公

無德于下坐致鸛鵠鸛鵠往歌來哭謂昭公生

乃以君位故曰以驕至昭公時有鸛鵠來巢公攻季氏敗出

奔齊居外野次乾侯八年死于外歸葬魯昭公

名褌公子宋立是為定公

魯東門血書哀公十三年冬有星孛東方說題

曰麟得之月天當有血書端門子夏至期往視

逢一郎言門有血書往寫之云趣作法聖人滅
周姬亡豔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
血蜚鳥化為帛鳥消書出署曰演孔圖

孔叢子孔子始用于魯魯人驚誦之曰靡表而
鞞投之無戾鞞而靡表投之無郵用三年男子
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財物之遺者民莫之
舉民誦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無
我私孔叢子孔子之孫孔鮒也

易詠占春秋時長狄謠豐其屋下獨苦長狄生

謠語

卷一

六

世主虜諷音

鄭謠

子產始治鄭使田有封洫都鄙有服民相與誦
之曰我有田疇子產賦之我有衣冠子產貯之
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後三年民又誦之曰我有
田疇子產殖之我有子弟子產誨之子產若死
其使誰嗣之

齊謠

家語齊有一足之鳥飛集于公朝舒翅而跼

候惟之使使聘魯問孔子子曰此鳥名商羊水
祥也昔童兒屈脚振肩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
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澶治溝
渠修隄防將有大水為災頃之大霖雨水溢泛
諸國傷害人民唯齊有備不敗景公曰聖人之
言信而有徵矣

齊策蘇子說齊閔王曰語曰騏驥之衰也駕馬
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
骨勁非賢于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

謠語

卷一

七

齊策田單攻狄三月不克齊嬰兒謠曰大冠若

箕箕也修修也劍挂順攻狄不能下壘枯丘壘也

壁也言大不能降一壘小不能枯一丘言無人

物補曰吳氏韻補能叶年題反丘叶一其反廬

陵劉氏讀壘枯丘謂空守一丘為壘說死攻狄

不能下壘于梧丘齊景公田于梧地名也一本

引北堂書鈔同說死無能字一本壘枯骨田單

成丘通鑑從之各有不同似梧丘義長

乃懼

齊策秦使陳馳誘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之地
蓋偽齊王不聽卽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處
之共松柏之間共屬餓而死先是齊為之歌曰

松耶栢耶往建共者客耶客謂陳馳自秦稱之曰客

春秋寶乾圖齊人謠移河爲界在齊呂填關八

流以自廣書九河注疏引之言齊桓公關八流拓境塞其東流入枝并使歸于徒駭也

齊人東郭謠東郭有犬噬噬日夕欲噬我猥四

郭有犬噬噬日夕欲噬我猥北郭有犬噬噬日

夕欲噬我猥指豎刁易牙方三子也

吳謠

楊方吳越春秋禹得金簡玉字書藏在洞庭包

謠語卷一

山湖沈懷遠南越志曰牛女之分揚州之末土

也爰有大山寔曰秦望又有石簣峻起壁立內

有金簡玉字

西海童謠吳王出遊觀震湖龍威丈人名隱居

北上包山入靈墟乃造洞庭竊禹書天地大文

不可舒此文長傳百六初今強取之喪國廬今

取之四字一作若強取出

吳夫差時童謠梧宮秋吳王愁述異記梧桐宮吳別館有梧梧

成林焉梧子可食古樂府云梧宮秋吳王愁不謂謬也

楚謠

史記楚莊王十六年伐陳殺夏徵舒徵舒弑其

君故誅之也已破陳卽縣之羣臣皆賀申叔時

使齊來不賀王問對曰鄙語曰牽牛徑人田田

主取其牛徑者則不直矣取之牛不亦甚乎且

王以陳之亂而率諸侯伐之以義伐之而食其

縣亦何以復令于天下莊王乃復陳國後

家語楚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

觸王舟舟人取之王恠之使使問于孔子子曰

謠語卷一

此萍實也可剖而食之吉祥也唯伯者爲能獲

焉王食之大美子諸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曰

吾昔之鄭過平陳之野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

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楚王

之應也吾是以知之

史記楚懷王爲張儀所欺客死于秦至王負芻

遂爲秦所滅百姓哀之爲之語曰楚雖三戶亡

秦必楚後劉項皆楚人也

趙謠

史記趙幽繆王遷五年代地大動六年大饑民
謠言曰趙爲彌秦爲笑以爲不信視地上一作
生毛七年秦人攻趙趙大將李牧將軍司馬尚
將擊之李牧誅司馬尚免趙忽及齊將顏聚代
之趙忽軍破顏聚亡去以王遷降風俗通曰趙
遷信秦反間
之言殺其良將李牧
而任趙括遂爲所滅

魏謠

呂氏春秋魏侯令史起爲鄴令水已行民大得
其利相與歌之曰鄴有聖令時爲史公決漳水

卷一

十

灌鄴旁終古斥鹵生稻粱

呂氏春秋魏文侯請相段干木木不肯受則君
乃致祿百萬而時往館之於是國人皆喜相與
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
木之隆

秦謠

三秦記秦始皇作驪山陵周廻跨陰盤縣界水
背陵障使東西流運大石于渭北諸民怨之作
甘泉之歌云運石甘泉口渭水不敢流千人唱

萬人謳金陵餘石大如壠

三秦記民謠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孤雲兩角去
天一握山水險阻黃金子午蛇盤烏櫟勢與天
通

水經注周顯王四十二年九鼎淪沒泗淵秦始
皇時見于泗水始皇大喜使數千人入水求之
絲而未出龍嚙斷其絲故泗上謠曰稱樂太早
絕鼎絲

楊泉物理論秦始皇時民謠生男慎勿舉生女

卷一

十一

哺用脯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柱

任昉述異記始皇二十六童謠云阿房阿房亡
始皇

太原真人茅盈內紀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
盈曾祖父蒙乃于華山之中乘雲駕龍白日昇
天先是其邑謠歌曰神僊得者茅初成駕龍上
昇入泰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
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謠歌問其故父老具
對此仙人謠歌勸帝求長生之術于是始皇忻

然乃有尋仙之志因改臘曰嘉平○素隱曰廣雅曰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蜡亦曰臘秦更曰嘉平蓋應歌謠之辭而改從殷號也出史記注

宋謠

左傳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謠曰睥其目眇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

徐歌

新序延陵季子以劔帶徐君墓樹徐人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舊故脫千金之劔今帶丘墓

謠語

卷一

十一

蜀謠

楊用脩古今風謠河圖引汶阜之山江山其腹帝以會昌神以建福考華陽國志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下爲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不謂謠也

謠語卷一畢

謠語卷二

明豫章郭子章彙編

明西蜀顧造訂校

前漢謠

漢書匈奴傳高帝自將兵三十二萬擊韓王信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圍帝于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救餉天下皆歌之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發弩白登在平城東南十餘里

謠語

卷二

一

真誥漢初有四五小兒路上畫地戲一兒歌曰著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張子房往拜之曰此東王公之玉童也所謂金母者西王母也木公者東王公也僊人拜王公揖王母

漢書曹參爲相國三年夢謚曰懿侯百姓歌之

曰蕭何爲法講若畫一講或作較師古曰講曹和也畫一言整齊也

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史記講作顓音

輒言法之畫一若斗斛斛量也

漢書淮南王死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

尚可縫一斗粟尚可春兄弟二人不相容一曰

布可縫而共衣一斗粟可春而共食况以天下之廣而不相容也又淮南子序錄一尺布暖融融一斗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相容

拾遺記太初二年大月氏國貢雙頭雞四足一

尾鳴則俱鳴武帝置于甘泉故館更以餘雞混

之得其種類而不能鳴諫者曰詩云牝雞無晨

今雄類不鳴非吉祥也帝乃送還西域行至西

關雞反顧漢宮而哀鳴故謠言曰三七末世雞

不鳴犬不吠宮中荆棘亂相係當有九虎爭為

謠語

卷二

二

帝至王莽篡位將軍有九虎之號其後喪亂彌

多宮掖生蒿棘家無雞鳴犬吠

搜神記梁緯枉殺段孝直孝直魂愬于漢景帝

帝勅下將梁緯往孝直墓所斬而祭之仍追贈

尚書郎守長安令故語云莫言鬼無身杜伯射

宣王莫言鬼無靈孝直訟生人此之謂也

漢書灌夫任俠為權利橫潁川潁川兒歌之潁

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

漢書元帝時童謠曰井水溢滅竈煙灌玉堂流

金門至成帝建始二年三月戊子北宮中井泉

稍上溢出南流井水陰也竈煙陽也玉堂金門

至尊之居象陰盛而滅陽竊有宮室之應也王

莽生于元帝初元四年至成帝封侯為三公輔

政因以篡位

漢書成帝時童謠曰燕燕尾涎涎涎光澤貌張公

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

燕啄矢其後帝為微行出遊常與富平侯張放

俱稱富平侯家人過河陽主作樂見舞者趙飛

謠語

卷二

三

燕而幸之故曰燕燕尾涎涎美好貌也張公子

謂富平侯也木門倉琅根謂宮門銅鑊鑊首及銅鑊也銅色青故曰倉琅鋪首言將尊貴也後遂

立為皇后弟昭儀賊害後宮皇子卒皆伏辜所

謂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者也

成帝時謠語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

不實黃爵巢其顛故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桂樹華不實黃爵巢其顛故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

漢家象華不實無繼嗣也王莽自謂黃象黃爵巢其顛也

藝苑卮言孝成帝翫弄書善揚子雲出入遊獵

子雲乘從又以桓君山藏書多待詔門下時人語曰玩揚子雲之篇樂于居千石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于積猗頓之財

三輔黃圖漢長安銅雀詔長安城西雙圓闕上有一雙銅雀宿一鳴五穀生再鳴五穀熟

漢書尹賞選守長安令修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爲郭以大石覆其口名爲虎穴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賞親閱見十置一其餘盡以次內虎穴中百人爲輩覆以大石數日

諸語

卷二

四

一發視皆相枕籍外便輿出瘞寺門桓東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樹杙也揭著其姓名樹杙也百日後

廼令死者家各自發取其屍親屬號哭道路皆歔歔長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塲生時諒不謹枯骨後何葬

漢書寧成家居上欲以爲郡守御史大夫公孫弘曰臣居山東爲小吏時寧成爲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令治民上乃拜成爲關都尉歲餘關吏稅肄郡國出入關者獮曰寧見乳

虎無直寧成之怒其暴如此

漢書樓護字君卿爲京兆吏數年甚得名譽與谷永俱爲五侯上客母死送葬者致車二三千兩間里歌之曰五侯治喪樓君卿

漢書樓護精辨論議常依名節聽之者皆竦與谷永俱爲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喉舌言其見信用也

漢書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爲梁丘易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與諸易家論充宗辨口諸儒莫

諸語

卷二

五

能抗有薦朱雲者召入攝齊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故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

千道志焉支祁連二山皆美水草匈奴失之乃作此歌失我焉支山令我婦女無顏色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漢書元狩二年春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討匈奴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其夏又攻祁連山捕首虜甚衆祁連山卽天山匈奴呼天爲祁連故曰祁連焉支山卽燕支山

也習鑿齒與燕王書曰山下有紅藍足下先知
否北方人採其花染緋黃採取其上英鮮者作
胭脂婦人採將用顏色吾少時再三過見胭脂
今日始親紅蘭後當足致其種

漢書成帝河平二年封舅大將軍王鳳庶弟譚
為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
高平侯五人同日封世謂五侯時五侯羣弟爭
為奢侈後庭姬妾各數十人羅鐘磬舞鄭女作
倡優狗馬逐馳大治第室起土山漸臺洞門高
諸語

卷土

木

庫閣道連屬彌望百姓歌曰五侯初起曲陽最
怒壞決高都連境外杜土山漸臺西白虎言其
奢侈如此按傳稱成都侯穿長安城引內澧水
注第中大陂曲陽侯第園中土山漸臺類白虎
殿則穿城引水非曲陽與歌詞不同高都外杜
皆長安里名

漢書汝南舊有鴻隙大陂郡以為饒成帝時關
東數水陂溢為害翟方進為相與御史大夫孔
光共遣掾行視以為決去陂水其地肥美省隄

防費而無水憂遂奏罷之及翟氏滅鄉里歸惡
言方進請陂下良田不得而奏罷陂王莽時常
枯旱郡中追怨方進時有童謠壞陂誰翟子威
飯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云者兩黃

鵠子威方進字也建武中太守鄧晨欲脩復其
功聞楊曉水脉召與議之楊曰昔成帝用方進
之言前書翟方進奏壞鴻御陂尋而自夢上天天帝怒曰何
故敗我濯龍淵是後民失其利多致饑困時有
謠歌曰敗我陂者翟子威飴我大豆亨我芋魁
諸語

卷二

七

方進字子威半魁半根也前書飯亭作羹反乎覆陂當復昔大禹
決江疎河以利天下明府今興立廢業富國安
民童謠之言將徵於此誠願以死効力晨大悅
因署楊為都水掾使典其事楊因高下形執起
塘四百餘里數年乃立塘堤堰水也百姓得其便累
歲大稔

漢書石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
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耶石
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綬若若邪累累重積也若若長貌累累

音力言其兼官據勢也

成帝初石顯失倚離權數月丞相御史條奏顯

舊惡及其黨牢梁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

故郡憂滿不食道病死滿讀曰悶諸所交結倚顯

為官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御

史中丞伊嘉為鴈門都尉長安謠曰伊徙鴈鹿

徙菟去牢與陳實無賈賈讀曰價

逢萌首戴瓦盎哭于市曰新乎新乎新莽也

劉謙之晉紀王莽誅童謠云昔年食麥屑今年

食萱豆萱豆不可食使我枯嚨喉

東漢謠

更始時南陽有童謠曰諧不諧在赤眉得不得

在河北是時更始在長安世祖為大司馬平定

河北更始大臣並僭專權故謠詬作也後更始

遂為赤眉所殺是更始之不諧在赤眉也世祖

自河北興

世祖建武六年蜀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

是時公孫述僭號于蜀時人竊言王莽稱黃述

欲繼之故稱白五銖漢家貨明當復也述遂誅

滅王莽末天水童謠曰出吳門望緹羣見一蹇

人言欲上天今天可上地上安得民時隗囂初

起兵于天水後意稍廣欲為天子遂被滅囂少

病蹇吳門冀郭門名也緹羣山名也

王弇州稿記漢童謠蹇人欲上山秦人欲上天

假令天可上地上少人煙與天水謠大同小異

漢書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民得其饒

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

後舉插為雲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

又曰馮立為西河上郡在職公廉與野王相代

治行相似而多恩吏民乃歌曰大馮君小馮君

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聖智惠吏民政如魯衛

德化均周公康叔猶二君

馬廖傳天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

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殍墨子曰楚

靈王好細腰而國多餓人也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

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

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

拾遺記郭況閣下有藏金窟列武士以衛之錯雜寶以飾臺榭懸明珠于四垂晝視之如星夜望之如日里語曰洛陽多錢郭氏室夜日晝星宿無匹

東漢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國朱輔上疏曰今白狼王唐蒙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有犍為郡掾田恭與之習狎頗曉其言臣輒令訊其風俗譯其辭語并上其樂詩帝嘉之事下史官錄其歌

諸語

卷二

十一

焉東觀記載其歌並載夷人本語並重譯訓詁以為此速夷樂德歌詩曰大漢是治試提官與天意合魏晉吏譯平端劉譯不從我來支莫聞風向化徵衣所見奇異知唐多賜繒布邪尼甘美酒食推潭昌樂肉飛拓便屈伸悉備局後蠻夷貧薄龍洞無所報嗣莫支願主長壽僧離子孫昌熾莫存遠夷慕德歌詩曰蠻夷所處皮尼日入之部且交慕義向化繩動歸日出主陳維聖德深恩聖德與人富厚魏德冬多霜雪綜邪夏

多和雨作邪寒溫時適瀘澤部人多有菌補涉

危歷險辟危不遠萬里萬柳去俗歸德附德心

歸慈母仍路遠夷懷德歌曰荒服之外荒服土

地境垺稗籍食肉衣皮阻蘇不見鹽穀莫陽吏

譯傳風因譯大漢安樂夜拒攜負歸仁路仁觸

冒險陝雷折高山岐峻倫帳緣崖磻石扶路木

薄發家息落百宿到洛理滯父子同賜捕鹿懷

抱匹帛四漏傳告種人呼救長願臣僕臣僕

漢明帝永平十年置哀牢博南二縣割益州郡

諸語

卷二

十一

西部都尉所領六縣合為永昌郡始通博南山度蘭滄水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蘭津度蘭滄為它人獨異志後漢明帝楊后花面美色有顛狂病發則殺人唯內傳孟召為文后每讀之顛狂輒醒時人語曰孟召文差顛狂後漢黃香家貧內無僕妾躬執苦勤盡心奉養遂博學經典究精道術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

漢安帝時巴郡太守連失道國人風之曰明明上天下土是觀帝選元后求定民安孰不可念禍福出人願君奉詔惟德日親

順帝末京都童謠云直如弦灰道邊曲如鈞反封侯按順帝即位孝質短祚大將軍梁冀貪穢疏幼以爲已功專國號令以贍其私太尉李固以爲清河王雅性聰明敦詩悅禮加又屬親立長則順置善則固而冀建白太后策免固徵龔吾侯遂卽至尊固是日幽斃于獄暴屍道路而

誦語

卷二

十二

太尉胡廣封安樂鄉侯司徒趙戒厨亭侯司空袁湯安國亭侯云

桓帝初天下童謠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人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爲諸君鼓隴胡按元嘉中涼州諸羌一時俱反南入蜀漢東抄三輔延及并冀大爲民害命將出衆每戰常負中國益發甲卒麥多委棄但有婦女穫刈之也吏買馬君具車者言調發重及有秩者也請爲諸君鼓隴胡者不敢公言私咽

語

桓帝初京都童謠曰城上烏尾畢通公爲吏子爲徒一徒死百乘車車班班入河間河間姪女工數錢以錢爲室金爲堂石上慊慊春黃梁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按此皆謂爲政貪也城上烏尾畢通者處高利獨食不與下共謂人主多聚歛也公爲吏子爲徒者言蠻夷將叛逆父旣爲軍吏其子又爲卒徒往擊之也一徒死百乘車者言前一人往討胡旣死矣後又遣

誦語

卷三

十三

百乘車往臣昭曰志家此釋豈未盡乎往徒一徒死百乘車者言前一人往討胡旣死矣後又遣前後莫非刑人有同囚徒之長故言寄一徒也且又弟則解解後徵正府斯數繼以班乘車者乃國之君解解後徵正府斯數繼以班以類焉車班班入河間者言上將崩乘輿班班入河間迎靈帝也應劭釋此句云徵靈帝河間姪女工數錢妖女一本作以錢爲室金爲堂者靈帝旣立其母永樂太后好聚金以爲堂也石上慊慊春黃梁者言永樂雖積金錢慊慊常若不足使人春黃梁而食之也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

丞卿怒者言永樂王教靈帝使賣官受錢所祿
非其人天下忠篤之士怨望欲擊懸鼓以求見
丞卿主鼓者亦復諂順怒而止我也

桓帝初京都童謡曰游平賣印自有平不辟豪
賢及大姓按延熹末鄧皇后以謹自殺乃以賣
貴人代之其父名武字游平拜城門校尉及太
后攝政爲大將軍與太傅陳蕃合心戮力惟德
是建印綬所加咸得其人豪賢大姓皆絕矣
桓帝延熹二年以誅梁冀功封宦者單超左瑯

謠語

卷二

十五

貝瑗徐璜唐衡爲五侯在帝左右縱其姦惡家
有數族子弟列布州郡賓客雜襲騰翥海內愠
曰一將軍死五將軍出其後超死四侯轉橫天
下爲之語曰左回天貝獨坐徐卧虎唐兩墮回
天言勢動人主也獨坐言驕貴無偶也

袁山松後漢書桓帝時朝廷日亂李膺風格秀
整高自標尚後進之士升其堂者爲登龍門太
學生三萬餘人榜天下士上稱三君次八俊次
八顧次八及次八厨猶古之八元八凱也因爲

七言謡曰天下忠誠寶游平大將軍槐里侯扶

平天下義府陳仲舉太傅高陽鄉侯汝南天下

德弘劉仲承侍中河間樂成右三君一云不畏

舉九卿直天下模楷李元禮少傳潁川襄城天

言有陳蕃天下模楷李元禮李膺字元禮天

下英秀王叔茂司空山陽高平天下良輔杜周

甫太僕潁川陽城天下冰凌朱季陵司隸校尉

陵字季陵天下忠貞魏少英尚書會稽上虞天下好

交荀伯條沛國潁陰荀天下稽古劉伯祖大司

謠語陵安平劉天下才英趙仲經太常蜀郡成都右

八俊天下和雍郭林宗有道太原介休天下慕

恃夏子治太常陳留圍天下英藩尹伯元尚書

南字伯元天下清苦羊嗣祖河南尹太山平天

下珪金劉叔林議郎東郡發天下雅志蔡孟喜

冀州刺史陳國劉儒字叔林天下雅志蔡孟喜

項蔡衍字孟喜天下臥龍巴恭祖潁川太守

祖恭天下通儒宗孝初議郎南陽安衆右八顧

後漢書無劉海內貴珍陳子鱗召陵陳翽字子

鱗有范滂海內忠烈張元節衛尉山陽高平海內審諤

范孟博太尉掾汝南細海內通士檀文友山陽

高平檀敷海內才珍孔世元洛陽令魯國孔昱字世元後漢書云

字元海內彬彬范仲真合范康字仲真海內

珍好岑公孝太尉掾南陽棘陽岑暉字公孝海內所稱劉景升

鎮南將軍荆州牧武城侯右八及海內賢智王

伯義少府東萊曲城王商字海內脩整蕃嘉景

郎中魯國蕃海內貞良秦平王北海相陳留已

海內珍奇胡母季皮侍御史太山奉高海內光

光劉子相太尉掾潁川陰海內依佑王文祖冀州刺史東平壽章

王考字文祖海內嚴恪張孟卓陳留相東平壽張張邈字

孟海內清明度博平荆州刺史山陽湖陸度光字博平右八厨

後漢書無劉

初桓帝為侯時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為

尚書時同郡房植有名故云天下規矩房伯武

因師獲印周仲進

桓帝末京都童謠曰茅田一項中有井四方纖

纖不可整嚼復嚼今年尚可後年饒風俗通按

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茅喻羣賢也井者法

也于時中常侍管霸蘇康憎疾海內英哲與長

樂少府劉翽太常許詠尚書柳分袁山松曰柳所奏者尋穆史佚史修左官論進者也司隸

唐珍等代作唇齒河內牢川詣關上書汝賴南

陽上采虛譽專作威福甘陵有南北二部三輔

尤甚由是博考黃門北寺始見廢閣茅田一項

者言聚賢衆多也中有井者言雖阨窮不失其

法度也四方纖纖不可整者言奸惡大熾不可

整理嚼復嚼者京都飲酒相強之辭也言食肉

者鄙不恤王政徒耽宴飲歌呼而已也今年尚

可者言但禁錮也後年饒者陳寶被誅天下大

壞也

桓帝末京師童謠曰白蓋小車何延延河間來

合諧河間來合諧按解犢亭屬饒陽河間縣也

按郡國志饒陽本屬承後屬安平靈帝既河

間王曾孫謠言自是有徵無俟河間之縣為驗

居無幾何而桓帝崩使者與解犢侯皆曰蓋車

從河間來延延衆貌也是時御史劉儵建議立

靈帝以儵為侍中中常侍侯覽畏其親近必當

間已白拜儵泰山太守因令司隸迫促殺之朝

廷少長思其功效乃拔用其弟郃致位司徒此為合諧也

靈帝中平中京都歌曰承樂世董逃遊四郭董逃蒙天恩董逃帶金紫董逃行謝恩董逃整車騎董逃垂欲發董逃與中辭董逃出西門董逃瞻官殿董逃望京城董逃日夜絕董逃心摧傷董逃楊孚卓傳曰按董為董卓也言雖跋扈縱其殘暴終歸逃竄至于滅族也風俗通曰卓以已發大禁絕之死者千數靈帝之末禮樂崩壞賞刑失中毀譽無驗競飾偽服以盛典制遠近語語卷二

靈帝末京都童謡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北邙按中平六年史侯登躡至尊獻帝未有爵號為中常侍段珪等數十人所執公卿百官皆隨其後到河上乃得來還此為非侯非王上北邙者也

英雄記靈帝末京都謡歌河臘叢進獻帝臘日生也

風俗通烏臘烏臘言董卓滔天虐民關東舉兵欲其誅之顧相轉望莫敢先進處處停兵數十萬若烏臘蟲相隨橫取之矣

獻帝踐祚初京師童謡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按千里草為董十日卜為卓凡別字之體皆從上起左右離合無有從下發端者也今二字如此者天意若曰卓自下摩上以臣陵君也青青者暴盛之貌也不得生者亦旋亡破士孫瑞王允謀誅董卓有人書回字于布上負語語卷二

而行歌于市曰布乎布乎有告卓者卓不悟與手歌同○幽明錄董卓信巫軍中常有巫都言求祈福利言從卓求布倉卒無布有手巾言曰相累以舉謂卓曰慎此也卓後果為呂布所殺獻帝初童謡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惟有此中可避世公孫瓚以為易地當之遂徙鎮焉愚按瓚非避世者卒為袁紹所殺松之以為童謡之言無不皆驗至如此記似若無微謡言之作蓋令瓚終始保易無事遠略而瓚因破黃巾之威意志張遂遂置三州刺史圖滅袁

氏所以致敗也

建安初荊州童謡曰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子遺言自中興以來荊州無破亂及劉表爲牧又豐樂至此逮八九年當始衰者謂劉表妻當死諸將並零落也十三年無子遺者言十

三年表又當死民當移詣冀州也

千寶使神記曰是時華容有女子忽啼呼云有大客言語過差縣以爲妖言繫獄百餘日忽于獄中哭曰劉荊州今日成

華容去州數日即遣馬吏驗視表果死縣乃出之續又歌吟曰不意李立爲貴人後無幾曹公

平荊州以涿郡李立字建賢爲荊州刺史

任昉述異記漢末大饑江淮間童謡曰太岳如

市人死如林持金易粟貴于黃金

述異記洛中童謡曰雖有千兩金無如我斗粟斗粟自可飽千金何所直

後漢書張霸永元中爲會稽太守時賊未解郡

界不寧乃移書開購明用信賞賊遂束手歸附

不煩士卒之力于是有童謡棄我戟捐我矛盜

賊盡吏皆休

後漢書杜詩遷南陽太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

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于召信臣故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張堪拜漁陽太守乃于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

廉范字叔度建初中遷蜀郡太守其俗尚文辯

好相持短長范每厲以淳厚不受偷薄之說成

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

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削先令但嚴

使儲水而已百姓爲便乃歌之曰廉叔度來何

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絢作協韻音

賈琮爲交趾刺史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

定百姓以安巷路爲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

反今見清平更不敢飯

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

任功曹岑晡滂字孟博晡字公孝二郡爲謡汝

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王晝諾南陽太守岑

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朱卿字文季再遷臨淮太守吏民畏愛爲之歌
曰強直自遂南陽朱季更畏其威民懷其惠
岑熙遷魏郡太守無爲而化與人歌之曰我有
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蝨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
足下生蹙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嘉我生獨丁
斯時美哉岑君於戲在茲

文士傳留侯七世孫張譚字子卿初居吳縣相
人里時人語曰相里張多賢良積善應子孫昌

謠語

卷二

五

英雄記袁紹父成字文開貴盛自梁冀以下皆
與交言無不從京師語曰事不諧詣文開

華陽國志巴郡陳紀山爲漢司隸校尉嚴明正
直西虜獻肱玉庭試之分公卿以爲孿紀山獨
不視京師稱之巴人歌曰築室載直梁國人以
貞真邪娛不揚眉枉行不動身奸宄僻乎遠理
義協乎民

永建中泰山吳資元約爲郡守屢獲豐年民歌
之曰習習晨風動澍雨潤乎苗我后時務我

民以優饒及資遷去民人思慕又曰望遠忽不
見惆悵嘗低徊恩澤實難忘悠悠心永懷孝桓
帝時河南李盛仲和爲郡守貪財重賦國人刺
之曰狗吠何喧喧有吏來在門披衣出門應府
記欲得錢語窮乞請期吏怒反見尤旋步顧家
中家中無可與思往從隣貸隣人以言遺錢錢
何難得令我獨憔悴

華陽國志王渙字稚子鄆人也初爲河內溫令
路不拾遺夜不閉門民歌之曰王稚子世未有

謠語

卷二

五

平徭役百姓喜遷兖州刺史興平元年卒
費貽字奉君南安人也公孫述時漆身爲厲狎
狂避世述破爲合浦守蜀中歌之曰節義至仁
費奉君不仕亂世不避惡君脩身於蜀紀名亦
足後世爲大族

閩憲字孟度成固人也名知人爲綿竹令以禮
讓爲化民莫敢犯男子杜成夜行得遺物一囊
中有錦二十五疋求其主還之曰縣有明君何
敢負其化童謠歌曰閩君賦政旣明且杲去苛

去碎動以禮讓遷蜀郡吏民泣涕送之以數千

黃巾熨道人張貞妻也貞受易于韓子方去家

二十里舡覆死貞弟求喪經月不得帛乃自往

沒處躬訪不得遂自投水中大小驚脫積十四

日持夫手浮出時人爲語曰符有先絡熨道帛

求其夫天下無有其偶縣長韓子冉嘉之召帛

子幸之爲縣股肱

後漢黎陽張公謠公與守相駕蜚魚往來倏忽

遠熹娛祐此兆民寧厥居

謠語

卷二

二十四

咄咄歌棗下何纂纂榮華各有時棗初欲赤時

人從四面來棗適今日罄誰當仰視之

陳留童謠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鴟梟哺所生

頌仇覽也

太傅胡廣周流四方三十餘年歷仕六帝禮任

極優練達故事明解朝章雖無謇謇直言之風

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語曰萬事不理問伯始

天下中庸有胡公廣字伯始

晉會稽四族孔沈魏顗虞球虞存謝奉沈爲孔

家金顗爲魏家王虞爲長林琮謝美弘道伏

後漢書任安字定祖廣漢綿竹人少遊太學受

孟氏易兼通數經又從同郡楊厚學圖讖究極

其術時人稱曰欲知仲桓問任安又曰居今行

古任定祖

後漢書朱震字伯厚爲州從事奏濟陰太守賊

罪之數語曰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風朱厚伯

江表傳柳琮字伯騫所獎進皆爲時所稱致位

牧守鄉里爲語曰得黃金一箇不如爲柳伯騫

謠語

卷二

二十五

所識

魏畧韓宣字景然爲大鴻臚始南陽曲阜韓暨

以宿德在宣前爲大鴻臚及宣在官亦稱職故

鴻臚中爲之語曰大鴻臚小鴻臚前後治行相

曷如

皇甫謐達士傳繆斐字文雅代修儒學繼踵六

博士以經行修明學士稱之故時人爲之語曰

素車白馬繆文雅

陳留風俗傳許晏字偉君授詹詩于瑯琊王改

學曰許氏章句列在儒林故謠曰殿上成羣許

偉君

陳畱耆舊傳高慎字孝甫敦質少華嘿而好沈
深之謀爲從事人謂之曰巖然不語名高甫考

東觀漢記皇甫嵩請冀州一年田租以贍饑民

百姓歌曰天下亂今市爲墟母不保子妻失夫

賴得皇甫復安居

劉駒除除揆陽長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悵

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

謠語

卷二

主本

郭賀字喬卿爲荊州刺史到官有殊政百姓歌

曰厥德仁明郭喬卿忠在朝廷上下平

李燮拜京兆詔發西園錢君上封事遂止不發

吏民愛敬乃謠曰我府君道教舉恩如春威如

虎剛不吐弱不茹愛如母訓如父

謠語卷三

明豫章郭子章彙編

明西蜀顧造訂校

三國謠

魏鄴城童謠鄴城中暮塵起探黑丸斫文吏棘

爲鞭虎爲馬團團走鄴城下切玉劍射日弓獻

何人奉相公扶轂來關右兒香掃塗相公歸此

本王榮刺曹操辭也唐李賀追擬之

魏黃初謠青槐夾道多塵埃龍樓鳳閣望崔嵬

謠語

卷三

清風細雨雜香來土上出金火照臺廣五行志

魏文帝爲美人薛靈芸築臺高三十丈列燭臺

下遠近望之如列星墜地又爲銅表志里數行

者歌謠云云銅表志道是土上出金列燭如星

是火照臺也漢火德魏土德火伏而土興土上

出金是魏滅晉興之兆晉以金德王故也

祝魴繆歌祝魴祝魴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爲

殺牂羊更殺殺牂高士傳魏伐吳有竊問隱士

焦先不應繆歌云云後魏軍敗人推其意牂羊

指吳殺魏指魏也

魏明帝太和中京師歌兒鈴曹子其唱曰其奈汝曹何此詩妖也其後曹爽見誅曹氏遂廢魏明帝景初中童謠曰阿公阿公駕馬車不意阿公東渡河阿公東還當奈何及宣王平遼東歸至白屋當還鎮長安會帝疾篤惡召之乃乘追鋒車東渡河終翦魏室如謠言

魏齊王嘉平中有謠曰白馬素羈西南馳其誰乘者朱虎騎朱虎者楚王彪小字也王凌令狐

謠語

卷三

二

愚聞此謠謀立彪事發凌等伏誅彪賜死

魏畧太祖使盧洪趙達撫軍主刺舉軍中語曰不畏曹公但畏盧洪曹公尚可趙達殺我

魏書廣平人李波宗族彊盛殘掠不已公私咸患百姓爲之語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尚如此男子安可逢

吳謠

漢世術士言黃旗紫蓋見于斗牛之間江東有

天子氣獻帝興平中吳中謠言黃金車班關耳

開昌門出天子魏文帝黃初三年舉兵武昌立

言黃龍鳳凰見其年權稱尊號昌門吳西郭門夫差所築也

晉五行志吳孫亮初童謠曰吁汝恪何若若蘆

葦單衣篋鈎絡于何相求楊子閣楊子閣者反

語石子堀也鈎絡鈎帶也及諸葛恪死果以葦

蓆裹身篋束其腰投之石子堀後聽恪故吏收

斂求之此堀云楊子晉書作常子

孫亮初公安有白鼃鳴童謠曰白鼃鳴龜背平

謠語

卷三

三

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成按南郡城

可長生者有急易以逃也明年諸葛恪敗弟融

鎮公安亦見襲融刮金印龜服之而死鼃有鱗

介甲兵之象又白兵祥也

孫休永安二年將守質子羣聚嬉戲有異小子

忽來言曰三公鈎司馬如又曰我非人熒惑星

也言畢上升仰視若曳一匹練有頃沒于寶曰

後四年而蜀亡六年而魏廢二十一年而吳平

於是九服歸晉魏與吳蜀並爲戰國三公鈎司

馬如之謂也

孫皓初童謠曰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皓尋遷都武昌民汭流供給咸怨毒焉

孫皓遣使者祭石印山下妖祠使者因以丹書嚴曰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矣皓聞之意益張曰從大皇帝至朕四世太平之主非朕復誰恣虐踰其尋以降亡近詩妖也

諸語

卷三

四

孫皓天紀中童謠曰阿童復阿童衝刀游一作浮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晉武帝聞之加王濬龍驤將軍及征吳王濬先定秣陵阿童王濬小字也

吳志周瑜少精意於音樂三爵之後其有關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時人謠曰曲復誤周郎顧吳錄王譚字世容爲武成令民服德化宿惡奔近父老歌曰王世容治無雙省徭役盜賊空

蜀謠

華陽國志鎮北將軍王平始出軍武不大知書性警朗有思理同郡勾扶亦果壯亞平官至右將軍封宕渠侯後張翼與襄陽廖化並爲大將故時人爲語曰前有何勾後有張廖平本養外家何氏後復姓

晉謠

晉武帝太康後江南童謠曰局縮肉數橫目中三十年後又曰雞鳴不拊翼吳復不用力于時

諸語

卷三

五

吳人皆謂在孫氏子孫故竊發亂者相繼按橫目者四字自吳亡至晉元帝興幾四十年皆如童謠言元帝懦而少斷局縮肉直斥之也

太康末京洛始爲折楊柳之歌春風尚蕭條去故來入新苦辛非一朝折楊柳愁思滿腹中歷亂不可數其曲始有兵革苦辛之詞終以禽獲斬截之事是時三楊貴盛而族滅太后廢黜而幽歿

晉書潘岳傳尚書僕射山濤領吏部王濟裴楷

等並爲武帝所親遇潘岳內非之乃題閣道爲
謠曰閣道東有大牛王濟軼裴相輜和嶠刺促
不得休刺促世說作踟躕

晉書泰始中謠賈裴王亂紀綱王裴賈濟天下
言賈充裴秀王沈亡魏而成晉也

晉書王浚永嘉中進大司馬加侍中大都督督
幽冀諸軍事會京洛傾覆浚大樹威令專權橫
恣時童謠曰幽州城門似藏戶中有伏尸王彭
祖有狐踞府門翟雉入聽事

謠語

卷三

六

晉書王浚傳東郡謠曰十囊五囊入東郡東郡
浚之子壻也浚聞責高而不能罪之也

晉太康中天下爲晉世寧之舞手接杯槃反覆
之歌曰晉世寧舞杯槃夫樂生人心所以觀事
今接杯槃于手上而反覆之至危也杯槃者酒
食之器也而名曰晉世寧者言晉世之士偷苟
于酒食之間而不知不及遠晉世之寧猶杯槃之
在手也

拾遺記張華爲九醞酒清美醇醑久含令人齒

動若大醉不叫笑搖蕩令人肝腸消爛俗謂消
腸酒閭里歌曰寧得醇酒消腸不與日月齊光
言耽此美酒以悅一時何用保寸靈而取長久
此亦晉世酣歌消亡之兆

襄陽耆舊傳杜預乃開陽口起夏水達巴陵千
餘里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人歌之曰後
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

惠帝永熙中河內溫縣有人如狂造書曰光光
丈長大戟爲牆毒藥雖行戟還自傷又童謠曰

謠語

卷三

七

兩火沒地哀哉秋蘭歸形街郵路人爲歎及楊
駿居內府以戟爲衛歿時又爲戟所害楊太后
被廢賈后絕其膳八日而崩葬街郵亭北百姓
哀之兩火武帝諱炎蘭楊后字季蘭也

永熙中童謠曰二月末三月初荆筆楊板行詔
書宮中人馬幾作驢楊駿初專權楚王尋用事
故言荆筆楊板也二人不誅則君臣禮悖故云
幾作驢晉五行志下有大有石壓之不得舒一句
別集所載三月初下有桑條落蒲柳

葉舒
一句

惠帝元康中京洛童謠曰南風起兮吹白沙遙望魯國何嵯峨千歲觸髅生齒牙又曰城東馬子莫嚙啍比至三月經汝髻南風賈后字也白晉行也沙門太子小名也魯賈謐國也言賈后將與謐爲亂以危太子而趙王因釁咀嚼豪賢以成篡奪也是時愍懷頗失衆望卒以廢黜不得其死按賈后傳有此謠云南風烈烈吹黃沙懷太子傳紀此謠云東宮馬子莫嚙啍空前至臘月經汝髻與志微異

晉書長沙王又武帝第六子也三王舉義又率

謠語

卷三

九

國應之後見冏專權奉天子攻冏斬之河間王頤與成都王穎同伐京師詔以又爲大都督以距頤相持數月東海王越慮事不濟潛收又送金墉城密告張方方遣兵就金墉收又炙殺之初又執權之始洛下謠曰草木萌芽殺長沙以正月二十五日廢後二日死如謠言

晉書惠帝時洛陽童謠鄴中女子莫千妖前至三月抱胡腰明年而胡賊石勒劉曜反

晉書張寔軌之子也軌卒授寔涼州刺史進大

都督劉曜逼遷天子寔遣太府司馬韓璞東赴國難璞次南安諸羌斷軍路寔擊破之斬級數千時焦崧陳安寇隴右東與劉曜相持雍秦之人死者十八九初永嘉中長安語曰秦川中血沒腕一作腕唯有涼州倚柱觀一作看至是驗矣晉書齊王冏字景治趙王倫篡位冏起義兵誅之拜大司馬加九錫政皆決之而恣用羣小不復朝覲時人謠曰著布袍腹爲齊持服遂爲長沙王所誅

謠語

卷三

九

華陽國志初巴西譙登詣鎮南請兵鎮南無兵表爲楊烈將軍梓潼內史義募三巴蜀漢民爲兵克復州郡先征宕渠殺李雄巴西太守馬脫還住涪折衝將軍張羅進據犍爲之合水巴蜀爲語曰譙登治涪城文石在巴西張羅守合水巴氏那得前晉元興四年

元康三年正月童謠曰郾城堅益底穿郾中細子李特細又曰江橋頭闕下市成都北門十八字及羅尚在巴郡也又曰巴郡葛當下美巴郡

皮素之西上也又曰有客有客來侵門陌其氣欲索

晉書羅尚字敬之一名仲太康末爲荊州刺史及趙厥反于蜀乃假尚節爲平西將軍益州刺史尚性貪少斷蜀人謠曰尚之所愛非邪則佞尚之所憎非忠則正富擬魯衛家成市里貪如豺狼無復極已蜀賊尚可羅尚殺我

元康中天下商農通著大郎日童謠曰屠藕鄣日覆兩耳當見瞎兒作天子及趙王篡位其目

謠語

卷三

十

實眇焉趙王倫既篡洛中童謠曰虎從北來鼻頭汗龍從南來登城看水從西來何灌灌數月而齊王成都河間義兵同會誅倫按成都西藩而在鄴故曰虎從北來齊東藩而在許故曰龍從南來河間水區而在關中故曰水從西來齊畱輔政居宮西有無君之心故言登城看也惠帝太安中童謠曰五馬游渡江一馬化爲龍後中原大亂宗藩多絕唯琅邪汝南西陽南頓彭城同至江表而元帝嗣晉矣

司馬越還洛有童謠曰洛中大鼠長尺二若不早去大一作天狗至及荀晞將破汲桑又謠曰元超兄弟大洛度上桑打樵爲荀作由是越惡晞奪其兗州隙難遂構元起越字也

愍帝建興中江南歌謠曰旬如白阮一作破合集持作鯢揚州破換敗吳興覆醜醜按白者晉行阮器有口屬窳瓦質剛亦金之類也旬如白阮破者言二都傾覆王室大壞也合集持作鯢者元帝鳩集遺餘以主社稷未能克復中原偏

謠語

卷三

十一

王江南故其喻小也及石頭之事六軍大潰兵人抄掠京邑爰及二宮其後三年錢鳳復攻京邑阻水而守相持月餘日焚燒城邑并堙木刊矣鳳等敗退沈充將其黨還吳興官軍踵之蹈籍郡縣充父子授首黨與誅者以百數所謂揚州破換敗吳興覆醜醜醜瓦器又小于鯢也鯢音部難盧斗反

愍帝初童謠曰天子何在豆田中至建興四年帝降劉曜于城東豆田壁中一日天子在何許

近在豆田中

明帝太寧初童謠曰惻力惻力放馬山側大馬

死小馬餓高山崩石自破及明帝崩成帝幼爲

蘇峻所逼遷于石頭御膳不足高山崩言峻尋

歿石峻弟蘇石也峻歿後石據石頭尋爲諸公

所破

惻力惻力晉書作惻惻力力

成帝末民間謠曰磕磕何隆隆駕車入梓宮少

日而宮車晏駕

磕苦益反

成帝咸康二年十二月河北謠曰麥入土殺石

謠語

卷三

十三

虎後如謠言

庾亮初出鎮武昌出石頭百姓于岸上歌曰庾

公上武昌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旋

旒又曰庾公初上時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

白馬牽流蘓後連徵不入及薨還都葬

流蘓一作旋車

庾義在吳郡吳中童謠曰寧食下湖荇不食上

湖尊庾吳沒命喪復殺王領軍無幾而庾義王

洽相繼亡

穆帝升平中童子輩忽歌于道曰阿子聞曲終

輒云阿子汝聞不無幾而穆帝崩太后哭曰阿子汝聞不

升平末民間忽作廉歌有扈謙者聞之曰廉者

臨也歌云白門廉宮廷廉內外悉臨國家其大

諱乎少時而穆帝晏駕

哀帝隆和初童兒歌曰升平不滿斗隆和那得

久桓公入石頭陛下徒跣走帝聞而惡之復改

年曰興寧民復歌曰雖復改興寧亦復無聊生

哀帝尋崩升平五年穆帝崩不滿斗不至十年

謠語

卷三

十三

海西公太和中民歌曰青青御路楊白馬紫游

韁汝非皇太子那得甘露漿白者金行馬者國

族紫爲奪正之色明以紫間朱也海西公尋廢

三子非海西子竝歿以馬韁死之明日南方

獻甘露

太和末童謠犁牛耕御路白門種小麥及海西

被廢處吳民犁耕其門前以種小麥如謠言

海西公生皇子百姓歌云鳳凰生一雛天下莫

不喜本言是馬駒今定成龍子其歌甚美其旨甚微海西公不男使左右向龍與內侍接生子以爲已子

哀帝隆和元年十月甲申有塵入東海第百姓謹言曰主入東海第識者怪之及海西廢爲東海王先送此第

襄陽耆舊傳山簡優游卒歲唯酒是耽諸習氏有佳園池簡每出嬉遊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

謠語

卷三

十四

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離舉鞭問葛強何如并州兒強家在并州簡愛將也時樂府伶人避難多奔沔漢讌會之日寮佐或勸奏之簡曰社稷傾覆不能匡救有晉之罪人也何作樂之有

桓石民爲荊州鎮上明民忽歌曰黃曇子曲終又曰黃曇英揚州大佛來上明頃之石民歿王忱爲荊州黃曇子乃是王忱之字也忱小字佛大是大佛來上明也

太元末京口謠黃雌雞莫作雄父啼一旦去毛衣衣被拉颯栖尋王恭起兵誅王國寶旋爲劉牢之所敗

庾楷鎮歷陽民歌曰重羅犁重羅犁使君南上無還時後楷南奔桓玄爲玄所誅一作黎

殷仲堪在荊州童謠芒籠目繩縛腹殷當敗桓當復無幾仲堪敗桓玄有荊州

王恭鎮京口舉兵誅王國寶百姓謠云昔年食白飯今年食麥粳天公誅譴汝教汝捻嚙喉嚙

謠語

卷三

十五

喉喝復喝京口敗復敗昔年食白飯言得志也今年食麥粳麤穢其精已去明將敗也天公將加譴譴而誅之也捻嚙喉氣不通死之祥也敗復敗丁寧之辭也恭尋死京都大行咳疾而喉竝喝焉楚音楚喝於介切

王恭在京口民間忽云黃頭小人欲作賊阿公在城下指縛得又云黃頭小人欲作亂賴得金刀作著杆黃字上恭字頭也小人恭字下也金刀劉也尋如謠言

安帝隆安中民忽作懊惱歌其曲中有草生可
孽結女兒可孽抱之言桓玄既篡居天位義旗
以三月二日掃定京都玄之宮女及逆黨之家
子女伎妾悉爲軍賞東及甌越北流淮泗皆人
有所獲焉時則草可結則女可抱信矣

桓玄既篡童謡曰草生及馬腹烏啄桓玄目及
玄敗走至江陵五月中誅如其期焉桓玄時民
謡征鐘落地桓迸走征鐘至穢之服桓四體之
下稱玄自下居上猶征鐘之厠歌謡下體之詠
謡語
卷三
十六
民口也而云落地墜地之祥迸走之言其驗明
矣

吳均續齊諧記桓玄篡位後朱雀門中忽見兩
小兒通身如墨相和作籠歌芒籠茵繩縛腹車
無軸倚孤木路邊小兒從而和之者數十人聲
甚哀楚日既夕二小兒入建康縣至閭下遂成
雙漆鼓槌明年春而桓敗車無軸倚孤木桓字
也荊州送玄首用敗籠茵包之芒繩束縛其屍
沈諸江中悉如所歌

司馬元顯時民謡詩云當有十一口當爲兵所
傷木巨當北度走入浩浩鄉又云金刀旣以刻
媿媿金城中此詩襄陽道人竺曇林所作孟顗
釋之曰十一口者玄字象也木巨桓也桓氏當
悉走入關洛故云浩浩鄉也金刀劉也倡義諸
公皆多姓劉媿媿美盛貌

桓玄得志童謡曰長干巷巷長干今年殺郎君
明年斬諸桓及玄走諸桓悉誅郎君司馬元顯
也

安帝義熙初童謡曰官家養蘆化荻蘆生不
止自成積其時官養蘆龍寵以金紫奉以名州
養之已極不能懷我好音舉兵內伐遂成讐敵
也蘆生不止自成積識者曰芟夷蘊崇之又行
火焉是草之窮也伐所以成積又以爲薪亦蘆
荻之終也其盛旣極亦將芟夷而爲積焉龍旣
窮其兵勢盛其舟艦卒以滅亡僵屍如積
龍元
字

廬龍據有廣州民間謡云蘆生漫漫竟天半後

擁上有上流數州之地內逼京輦應天半之言時復有謠言蘆橙橙逐水流東風忽如起那得入石頭龍後果敗不得入石頭

世說卻超王珣並以俊才爲桓大司馬所眷珣爲主簿超爲記室參軍超爲人多鬚珣形狀短小時人爲之歌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續安帝紀司馬休之兄尚爲桓玄所敗休之奔淮泗頗得彼之人心從者爲之歌曰可憐司馬

謠語

卷三

十八

公作性甚溫良憶昔水邊戲使我不能忘

虞預晉書裴秀字季彥河東聞喜人父潛魏太常秀有風操八歲能著文叔父徽有聲名秀年十餘歲有賓客詣徽出則過秀時人爲之語曰後進一作來領袖有裴秀

王隱晉書王祥爲本州別駕時人歌曰海內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會稽典錄徐弘字聖通爲汝陰令誅鋤姦桀道不拾遺民歌之曰徐聖通爲汝陰平刑罰姦宄

空

義士傳東晉太康中旱哲乃令邑人躬共請雨三日水三尺百姓爲之歌曰東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霖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酬之報東長生

殷氏世傳殷褒爲滎陽令廣築學館會集朋徒民知禮讓乃歌曰滎陽令有異政修立學校人易性令我子弟恥訟爭

晉書江統字應元陳留圉人也靜默有遠志時

謠語

卷三

十九

人爲之語曰嶷然稀言江應元

晉書羊祜傳王衍嘗詣祜陳事辭甚俊辨祜不然之衍拂衣而起祜顧謂賓客曰王夷甫方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步闡之役祜以軍法將斬王戎故戎衍並憾之每言論多毀祜時人爲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

晉書瑯琊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衛玠言慨嘆息絕倒故時人爲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

晉書劉興字慶孫雋朗有才局與弟琨並尚書郭奕之甥名著當時京都爲之語曰洛中奕奕慶孫越石

洛中語三首洛中雅雅有三嘏世說曰劉粹字

漢字冲叔是親兄弟王安豐甥洛中錚錚馮惠並是王安豐女婿法真長祖也

卿惠卿名孫是楷子孫與邢喬俱司徒李胤外

粹洛中英英荀道明有名稱京都爲之語

晉書元帝以王敦爲揚州刺史加廣武將軍尋進左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節帝初鎮江東

詭語卷三二十

威名未著敦與從弟導同心翼戴以隆中興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

晉書王珣字季琰少有才藝善行書與兄珣並有名聲出珣右故時人爲之語曰法護非不佳

僧珍難爲兄僧珍珣小字也

中興書諸葛恢字道明避難過江與潁川荀道

明閭陳留蔡道明謨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

時人歌之曰京都亦作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

荀葛清

晉書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也雅曠有知局容儀偉麗不脩小節故時人爲之語曰石仲容姣無雙

晉書歐陽建字堅石世爲冀方碩族雅有理思

才藻美瞻擅名北州人爲之語曰渤海赫赫歐

陽堅石

晉書劉頌字子雅廣陵人漢廣陵厲王胥之後

也世爲名族同郡有雷蔣穀魯四姓皆出其下

時人爲之語曰雷蔣穀魯劉最爲祖

詭語卷三二十一

宋書五行志陳郡謝靈運有逸才每出入自扶

接者常數人民間謠曰四人挈衣裾三人捉坐

席

符秦謠

秦載記符洪氏人世爲西戎酋長始其家池中

蒲生長五丈五節如竹形因以蒲爲氏先是隴

右大雨百姓苦之謠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

名曰洪

初符生夢大魚食蒲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爲

男便爲王女爲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東海符
堅封也時爲龍驤將軍第在洛門之東生不知
是堅以謠夢之故誅其侍中太師錄尚書事魚
遵及其七子十孫時又謠曰百里望空城鬱鬱
何青青暗兒不知法仰不見天星于是悉壞諸
空城以禳之生實一目

苻堅滅燕慕容冲姊爲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
色堅納之寵冠後庭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
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官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

謠語

卷三

主

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爲亂王猛切諫堅
乃出冲長安又謠曰鳳皇鳳皇止阿房堅以鳳
皇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乃植桐竹數十萬
株于阿房城以待之冲小字鳳皇至是終爲堅
賊入止阿房城

苻堅中童謠阿堅連牽三十年後若欲敗時當
在江湖邊後堅敗于淝水在僞位凡三十年
苻堅中謠河水清復清苻堅死新城堅爲姚萇
所殺死于新城

苻堅中歌魚羊田斗當滅秦魚羊鮮也田斗卑
也堅自號秦言滅之者鮮卑也其羣臣諫堅令
盡誅鮮卑堅不從及淮南敗還爲慕容冲所攻
亡奔姚萇身死國滅

秦書尚書令苻雅爲人樂施乞人填門嘗曰天
下物何常吾今日富後日貧耳忽一日不施則
意不泰時人爲之語曰不爲權異富寧作苻雅
貧

載記長安每夜有人周城大呼曰楊定健兒應

謠語

卷三

主

屬我宮殿臺觀應坐我父子同出不共汝旦尋
不見人跡城中有書曰古苻傳賈錄載帝出五
將久長得先是又謠曰堅入五將山長得堅大
信之告其太子宏曰脫如此言天或導予今留
汝無總戎政勿與賊爭利吾當出隴收兵運糧
以給汝天其或者正訓予也于是遣衛將軍楊
定擊冲于城西爲冲所禽堅彌懼付宏以後事
將中山公詵張夫人率騎數百出如五將宣告
州郡期以孟冬救長安宏尋將母妻宗室男女

數千騎出奔百僚逃散慕容冲入據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

初秦之未亂也關中土然無火而煙氣大起方數十里中月餘不滅堅每臨聽訟觀令百姓有怨者舉煙于城北觀而錄之長安為之語曰欲得必存當舉煙又為謠曰長鞞馬鞭擊左股太歲南行當復虜秦人呼鮮卑為白虜慕容垂之起于關東歲在癸未堅之分氏戶于諸鎮也趙整因侍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舊父謠語

卷三

三十四

是仇緩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畱鮮卑一旦緩急語阿誰堅笑而不納至是整言驗矣堅至五將山姚萇遣將軍吳忠圍之乃縊堅于新平佛寺

車頻秦書苻堅時童謠一名豐樂謠長安大街兩邊種槐下走朱輪上有鸞栖

第二句一本作夾對楊槐

五胡謠

呂光時涼州謠朔馬心何悲念舊中心勞燕雀何徘徊意欲還故巢

劉曜時王方尺詩皇王皇王改趙昌井水竭權五梁琴西小衰因語喪嗚呼嗚呼赤牛奮鞭其盡乎

晉書載記慕容超時公孫五樓為侍中尚書專總朝政王公內外無不憚之尚書都令史王儼諂事五樓遷尚書郎出為濟南太守入為尚書左丞時人為之語曰欲得疾事五樓

南史有惠嚴惠議道人並住東安寺學行精整為道俗所推時閭場寺多禪師都下為之語曰

謠語

卷三

三五

關場禪師窟東安議議林

晉書涼後主歆字士業嗣父盛為涼公領涼州牧護羌校尉士業立而宋受禪聞沮渠蒙遜南伐无髮耨檀士業率步騎三萬攻張液與蒙遜距戰為蒙遜所害先有燉煌父老令狐熾夢白頭公衣衾而謂熾曰南風動吹長木胡桐椎不中轂言訖忽不見士業小字桐椎至是而晉書祁嘉字孔賓酒泉人少清貧好學年二十餘夜窻中有聲呼曰祁孔賓祁孔賓隱去來隱

去來修飾人世甚苦不可謂所得未毛銖所喪如山崖旦而逃去西至燉煌依學官誦書遂博通經傳精究大義西遊海渚教授門生張重華徵為儒林祭酒在朝卿士郡縣守令受業者三千餘人竟以壽終

異苑句章吳平州門前忽生一株青桐樹上有歌聲平惡而斫殺平隨軍北虜首尾三載於桐歟自還立于故根上聞聲樹巔空中歌曰於樹今更青吳平尋當歸適聞殺此樹已復有光輝

謠語

卷三

三

平尋歸如鬼謠

晉書張駿寔之子嗣涼州牧西平公駿之立也姑臧謠曰鴻從南來雀不驚誰謂孤雛尾翅生高舉六翮鳳凰鳴至是收復河南之地

晉書慕容熙為政暴虐其將馮跋張興皆坐事奔亡結盟推慕容雲為主因熙出城閉門距守熙夜至龍城攻北門不克為雲所執弑之時義熙二年也初童謠曰一束藁兩頭然禿頭小兒來滅燕藁字上有草下有禾兩頭然則禾草俱

蓋而成高字雲父名拔小字禿頭三子而雲季也熙竟為雲所滅

樂府廣題晉汲桑清河貝丘人力能扛鼎殘惡少恩六月盛暑重裘累茵使十餘人扇之忽不清凉便斬扇者并州大姓田蘭薄盛斬于平原士女慶賀奔走道路而歌之曰奴為將軍何可羞六月重茵披狐一作裘不識寒暑斷人頭雄

兒田蘭為報讐中夜斬首謝并州趙書同

趙書劉曜討陳安于隴城安死乃謠曰隴城健

謠語

卷三

三

兒曰陳安體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

謠語卷四

明豫章郭子章彙編

明西蜀顧造訂校

劉宋謠

宋文帝元嘉中謠言錢唐當出天子乃於錢唐置戍軍以防之其後孝武帝卽大位於新亭寺之禪堂禪與錢音相近也

南史宋元嘉二十七年魏太武帝圍汝南戍過淮自廣陵返攻盱眙就滅質求酒質封洩便與

謠語

卷四

之且報書云不聞童謠言耶虜馬飲江水佛狸歿卯年冥期使然非復人事爾智識及衆豈能勝苻堅耶頃年展爾陸梁者是爾未飲江太歲未卯耳時魏地有童謠輶車北來如穿雉不意虜馬飲江水虜主北歸石濟死虜欲渡江天不徙故質引之云

南史宋大明中奚顯度者爲員外散騎侍郎苛虐無道考囚或用方材壓額及蹠脛故民間有此謠寧得建康壓額不能受奚度拍

南史宋時用人乖實有謠云上車不落爲著作體中何如作秘書

述異記嘉興縣朱休之有一弟宋元嘉中兄弟對坐家有一犬來向休之蹲遍視二人遂搖頭而笑曰言我不能歌聽我歌梅花今年故復可奈汝明年何其家驚懼斬犬榜首路側至來歲梅花時兄弟相鬪弟奮戟傷兄官收治並被囚繫經歲得免至夏舉家時疾母及兄弟皆歿前廢帝永光初又謠言湘州出天子幼主欲南

謠語

卷四

一

幸湘川以厭之旣而湘東王卽尊位是爲明宋泰始中童謠東城出天子故明帝殺建安王休仁蘇侃云後順帝自東城卽位論者謂應之乃是武進縣上所居東城里也熊襄云上舊鄉有大道相傳云秦始皇所經呼爲天子路後遂爲帝鄉焉按順帝實當援立猶如晉之懷愍亦有徵符齊運旣無巡幸路名或是秦舊疑不能詳

南史齊高帝輔政表粲劉彥節王蘊等皆不同

而沈攸之又稱兵反粲蘊雖敗攸之尚存卞彬意猶以高帝事無所成乃謂帝曰比聞謠曰可憐可念尸著服孝子不在日代哭列管暫鳴歎滅族公頗聞不時蘊居父憂與粲同歿故云尸著服也服者衣也孝子不在日代哭者褚字也彬謂沈攸之得志褚彥回當敗故言哭也列管謂簫也高帝不悅及彬退曰彬自作此

宋中書監袁粲謀誅蕭道成褚淵發其謀粲不克而死百姓哀之爲之謠曰可憐石頭城寧爲

諸語

卷四

四

袁粲歿不作褚淵生

元徽中童謠襄陽白銅鞮郎殺荊州兒後沈攸之反雍州刺史張敬兒襲江陵殺沈攸之子元琰等

南史宋德既衰齊高帝輔政朝野之人情懷彼此吏部尚書王延之尚書令王僧虔中立無所去就時人語曰二王居平不送不迎

南史宗越爲將性嚴酷好刑誅時王玄謨下亦少恩將士爲之語曰寧作五年徒不逐王玄

謨玄謨猶尚可宗越更殺我

齊謠

永明元年元日有小人發白虎樽旣醉與筆札不知所道直云憶高帝赦原其罪

永明初百姓歌曰白馬向城啼欲得邊城草後句間云陶郎來白者金色馬者兵事三年妖賊唐寓之起言唐來勞也

永明中虜中童謠云黑水流北赤火入齊尋而京師人家忽生火赤于常火熱小微貴賤爭取

諸語

卷四

四

以治病法以此火炙桃板七炷七日皆差救禁之不能斷京師有病瘰者以火炙數日而差隣人笑曰病偶自差豈火能爲此人便覺頤間痒明日瘰還如故後梁以火德興

齊宋以來民間語曰擾攘建武上明帝初誅害蕃戚京師危駭

永元元年童謠曰洋洋千里流流髮東城頭烏馬烏皮袴三更相告訴脚跛不得起誤殺老姥子千里流者江祐也東城遙光也遙光夜舉事

垣歷生者烏皮袴褶往奔之跛脚亦遙光老姥
子孝字之象徐孝嗣也

永元中童謡野豬雖嘯嘯馬子空閭渠不知龍
與虎飲食江南墟七九六十三廣漢人無餘烏
集傳舍頭今汝得寬休但看三八後摧折景陽
樓識者解云陳顯達屬豬崔慧景屬馬非也東
昏侯屬豬馬子未詳梁王屬龍蕭穎胄屬虎崔
慧景攻臺傾廣漢門死時年六十三烏集傳舍
卽所謂瞻烏爰止于誰之屋三八二十四起建
謡語

卷四

五

元元年至中興二年二十四年也摧折景陽樓
亦高臺傾之意也言天下將去乃得休息
齊宋之際民間語云和起言以和顏而爲變起
也後和帝立
金陵志齊東昏侯卽臺城闕武堂爲芳樂苑山
石皆塗以彩色跨池水立紫閣諸樓觀又于苑
中立店肆以潘妃爲市令又作土山開渠立埭
下苑中時百姓歌云閱武堂種楊柳至尊屠肉
潘妃沽酒

齊廢帝隆昌中童謡楊婆兒共戲來時有女巫
子楊旻隨母入宮爲何后所寵

齊東昏時都下謡欲求貴職依刀敕須得富豪
事捉刀齊東昏時宮中謡趙鬼食鴨副諸鬼盡
著調東昏時左右應敕捉刀之徒並專國命謂
之刀敕權奪人主梁武平齊皆誅之初左右刀
敕之徒悉號曰鬼俗以細剉肉糅以姜桂曰剉
意者以凶徒當細剉烹之也

謡語

卷四

六

南史桓康蘭陵人也隨武帝起兵摧堅陷陣齊
力絕人江南人畏之高帝鎮東府除武陵王中
兵寧朔將軍常侍衛左右帝誅黃回回使康數
回罪然後殺之時人語曰欲併張問桓康
南史長沙威王晃高帝四子也少有武力昇明
中爲淮南宣城二郡太守晃便弓馬初沈攸之
事起晃多從武容赫奕都街時人爲之語曰煥
煥蕭四繼

南史永明末都下人士盛爲文章談義皆奏竟
陵西邸劉繪爲後進領袖時張融言辭辯捷周

願彌爲清綺而繪音采不贍麗雅有風則時人爲之語曰三人共宅夾清漳張南周北劉中英

言繪處二人間也

梁謠

梁武帝在雍鎮童謠襄陽白銅蹄反縛揚州兒白銅蹄謂金蹄爲馬也白金色也及義師之興實以鐵騎揚州之士皆面縛如謠云

南史梁武帝天監元年立長子統爲皇太子時民間有謠鹿子開城門城門鹿子開當開復未

謠語

卷四

開使我心徘徊城中諸少年逐歡歸去來按鹿子開者反爲來子哭也後太子果薨是時長安王猶豫未決及立晉安王爲皇太子而歡封豫章郡王還任謠言心徘徊者未定也諸少年逐歡歸去來者復還餘方之象也統即昭明太子也

梁世童謠王氣在三餘武帝聞之乃於餘干餘姚餘杭爲厭勝後湖州餘干山餘甌溪餘魚浦

陳武帝興焉

梁史臨賀郡王正德性凶惡其後梁室傾覆既由正德百姓至臨賀郡名亦不欲道其惡之如是故有童謠寧逢五虎入市不欲見臨賀

南史梁末有童謠可憐巴馬子一日行千里不見馬上郎但有黃塵起黃塵汚人衣皂莢相料理及王僧辨滅說者以爲僧辨本乘巴馬以擊侯景馬上郎王字也塵謂陳也江東謂殺羊角爲皂炭隋氏姓楊楊羊也言陳終滅於隋

謠語

卷四

梁普通中童謠青絲白馬壽陽來後侯景果乘白馬兵皆青衣所乘馬每戰將勝輒躑躅嘶鳴意氣駿逸其奔飢必低頭不前

三國典畧侯景篡位令飾朱雀門其日有白頭烏萬許集於門樓童謠曰白頭烏拂朱雀還與吳杜工部詩長安城頭頭白烏夜上延秋門上呼蓋用其事以侯景比祿山也

白鳥一作白鳥

又謠脫青袍着芒屨荊州天子挺應着

南史齊受禪張敬兒歷遷車騎將軍心自疑畏

誘說部曲自云貴不可言又使於鄉里爲謠言使小兒輩歌天子在何處宅在赤谷口天子是阿誰非猶如是狗武帝疑有異志誅之敬兒家在冠軍里宅前地名赤谷

南史侯景既誅傳首至江陵元帝命梟於市三日然後煮而漆之以付武庫先是江陵謠言苦竹町市南有好井荊州軍殺侯景景首既至元帝付李季長宅宅東卽苦竹町也既加鼎鑊卽用市南水焉

謠語

卷四

九

南史大通初武帝遣威勇將軍陳慶之送魏北海王元顥還北魏主轉戰而前連破魏軍顥入洛陽宮御前殿改元大赦于時上黨王元天穆來攻慶之又大破之慶之麾下悉着白袍所向披靡先是洛陽人歌名軍大將莫自勞千兵萬馬被白袍至是果驗

南史齊遣柳達摩領兵侵梁陳霸先命侯安都敗之達摩謂衆曰頃在北童謠石頭搗兩襠搗青復搗黃侯景服青已倒于此今吾徒衣黃豈

謠言驗邪

南史梁陸襄爲郢陽內史太同初郡人鮮于琮結同徒殺廣晉令王筠有衆萬餘人將出攻郡襄先已率人吏修城隍爲備及賊至破之生獲琮時隣郡守宰按其黨與皆不得實或有善人盡室罹禍唯襄郡枉直無濫民乃作歌鮮于抄後善惡分人無橫暴賴陸君又有彭李二家因忿爭相誣告襄引入內室不加責詢但和言解喻之二人感恩深自悔咎乃爲設酒食令其盡歡酒罷同載而還因相親厚民因歌之曰陸君政無怨家聞旣罷離共車

謠語

卷四

十

何妥十七以伎巧事梁湘東王後知其聰明召爲誦書左右時蘭陵蕭脊亦有雋才住青楊巷妥住白楊頭時人爲之語曰世有兩雋白楊何妥青楊蕭脊其見美如此

梁丘仲孚遷山陰令居職甚有聲稱百姓謠曰二傅沈劉不如一丘前世傳琰父子沈憲劉玄明相繼宰山陰並有政績言仲孚皆過之也

南史江革爲潯陽太守清嚴爲屬城所憚正直
自居不與典籤趙道智坐道智還都啓事誣奏
革墮事好酒以瑯琊王曇聰代爲行事南州士
庶爲之語曰故人不道智新人佞散騎莫知度
不度新人不如故

南史賀琛仕梁爲散騎常侍領尚書左丞參禮
儀事每進見武帝與語常移晷刻琛容止閒雅
故時人呼之上殿不下有賀雅

南史沈麟士隱居餘干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
諸語

卷四

十二

士數十百人各營屋宇依止其側時人爲之語
曰差山中有賢士開門教授居成市

陳謠

陳初童謠曰御路種竹篠蕭蕭已復起合盤貯
蓬塊無復揚塵已

又日西夜烏飛拔劍倚梁柱歸去來歸山下

陳初有童謠黃斑青驄馬發自壽陽涖來時冬
氣未去日春風始其後陳主果爲韓擒虎所敗
擒虎本名擒獸黃斑之謂也破建康之始復乘

青驄馬往返時節皆相應

陳時江南盛歌王獻之桃葉之辭曰桃葉復桃
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迎接汝晉王
伐陳之始置營桃葉山下及韓擒虎渡江大將
任蠻奴至新林以導北軍之應

陳後主造齊雲觀國人歌之曰齊雲觀寇來無
際畔功未畢爲隋師所虜

禎明初後主作新歌詞甚哀怨令後宮美人習
而歌之其詞曰玉樹後庭花花開不復久此是

諸語

卷四

十二

歌讖不久之兆也

南史陳後主在東宮時有婦人突入唱曰畢國
王有烏一足集其殿庭以背畫地成文獨足上
高臺盛草變爲灰欲知我家處朱門當水開解
者以爲獨足者蓋指後主獨行無衆盛草言荒
穢隋承火運草得火而灰及至京師與家屬館
于都水臺所謂上高臺當水也其言皆驗

陳書張種少恬靜居處雅正不妄交遊傷無造
請時人爲之語曰宋稱敷演梁則卷充清處學

尚種有其風

唐書賀德仁越州山陰人在陳與兄德基師事周弘正以文辭稱人爲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

元魏謠

魏降人王足求堰淮水引北方童謠荆山爲上格浮山爲下格潼沱爲激溝併灌鉅野澤于是起浮山堰役二十萬人死者相枕蠅蟲晝夜聲合堰成無幾時淮水暴漲堰壞奔流于海殺數

諸謠

卷四

十三

十萬人其聲若雷聞三百里水中怪物隨流而下或人頭魚身或龍形馬首殊類詭狀不可勝名先是鎮星守天江而堰實興退舍而決豈人事乎抑天道也

元魏河東謠秦州地東杼軸代春元公至止田疇始理

北史後魏李孝伯父曾道武時爲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并州丁零數爲山東害知曾能得百姓歿力不敢入境賊于常山界得一死鹿賊長謂

趙郡地也責之還令送鹿故處其見憚如此郡人爲之謠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粟

北史魏本紀宣武孝明間謠狐非狐貉非貉焦梨狗子齧斷索識者以爲索謂魏本索髮焦梨狗子指宇文泰俗謂之黑獺也

後魏書濟南王元彧與從兄安豐王延明中山王熙齊名時人爲之語曰三王楚楚盡琳瑯未若濟南備員方

魏略賈洪字叔業好學有才特精於春秋左傳諸謠

卷四

十四

與馮翊敬危才學最高故衆人爲之語曰州中曄曄賈叔業辯論洵洵敬文通

魏志邢顒太祖時爲冀州從事時人稱之德行堂堂邢子昂

高齊謠

神武始移都於鄴有童謠云可憐青雀子飛入鄴城裏作窠猶未成舉頭失鄉里寄書與婦母好看新婦子魏孝靜帝者清河王之子也后則神武之女鄴都宮室未備卽逢禪代作窠未成

之效也孝靜崩文宣以后爲太原長公主降于楊愔時婁后尚在故言寄書於婦母新婦子斥后也一云可憐青雀子飛來鄴城裏羽翮垂欲成化作鸚鵡子鸚鵡神武也

北史朱彥伯節閔帝時封博陵郡王位侍中及張勸等掩襲朱世隆神武執彥伯與世隆同斬于閭闔門外懸首于斛斯椿門樹先是洛中謠曰三月末四月初揚灰簸土覓真珠又曰顧去項脚根齊驅上樹不須梯至是並驗

諸語

卷四

十五

北史永熙二年竇泰破朱榮神武入洛朱仲部下都督張子期自滑臺歸命神武斬之斛斯椿由是不安乃與南陽王寶炬等構神武于魏帝故魏帝心貳於賀拔岳初孝明之時洛下以兩拔相擊謠言銅拔打鐵拔元家世將未好事者以二拔謂拓拔賀拔言俱將衰之兆

玉璧童謠
翟護頭團團河中狗子破爾苑
翟護指

高歡狗子指宇文泰也

團團一作團團

樂府廣題
北齊神武攻周玉壁士卒死者十四

五神武悲憤疾發周王下令曰高歡鼠子親犯玉壁劒弩一發元凶自斃神武聞之勉坐以安士衆悉引諸貴使斛律金唱敕勒歌敕勒川陰山天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神武自和之其歌本鮮卑語易爲齊言故其句長短不齊魏苑后言天似穹廬蓋四野無籠字北齊武定中有童謠云百尺高竿摧折水底然燈澄滅高者齊姓也澄文襄名五年神武崩摧折之應七年文襄遇盜所害滅燈之徵也

諸語

卷四

十六

高神武妻太后凡孕六男二女皆感夢孕文襄則夢一斷龍孕文宣則夢大龍首尾屬天地張口動目勢狀驚人孕孝昭則夢蠕龍于地孕武成則夢龍浴于海孕魏二后竝夢月入懷孕襄城博陵二王夢鼠入衣下后未崩有童謠曰九龍母歟不作孝及后崩武成不改服緋袍如故未幾登三臺置酒作樂帝女進白袍帝怒投諸臺下和士開請止樂帝大怒撻之帝于昆季次實九蓋其徵驗也

初魏世謠云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頭金雞
鳴祖塏以說曰河南河北河間也金雞鳴孝琬
將建金雞而大赦文宣頗惑之時孝琬得佛牙
置于第內夜有神光照室玄都法順請以奏聞
不從帝聞使搜之得鎮庫稍幡數百文宣以爲
反而殺之

孝琬高澄
第三子也

北齊文宣時謠云馬子入石室三千六百日齊
本紀曰帝以午年生故曰馬子三臺石季龍舊
居故曰石室三千六百日十年也文宣在位十

謠語

卷四

十七

年果如謠言

北齊大寧二年春武明太后久病徐之才弟之
範爲尚藥典御勅令診候內史皆令呼太后爲
石婆蓋有俗忌故改名以厭制之之範出告之
才曰童謠云周里跛求伽豹祠嫁石婆斬塚作
媒人唯得一量紫綬靴今太后忽改名私所致
怪之才曰跛求伽胡言去已豹祠嫁石婆豈有
好事斬塚作媒人但令合葬自斬塚唯得紫綬
靴者得至四月何者紫之爲字此下系綬者熟

當在四月之中之範問靴是何義之才曰靴者
革旁化寧是久物至四月一日后果崩

皇太后臨楊愔喪哭曰楊郎忠而獲罪以御金
爲一眼親內之曰以表我意常山王亦悔殺之
先是童謠曰白羊頭髦禿殺癪頭生角又曰羊
羊喫野草不喫野草遠我道不遠打爾腦又曰
阿廢姑禍也道人姑夫灰也羊爲愔也角文爲
用刀道人謂廢帝小名愔尚太原公主公主嘗
作尼故曰阿廢姑愔子獻天和皆尚帝姑故曰

謠語

卷四

十八

道人姑夫云

北史初齊孝昭之誅楊愔也謂武成云事成以
汝爲皇太弟及踐位乃使武成在鄴主兵立子
百年爲皇太子武成不平欲有異謀先是童謠
曰中興寺內白鳧翁四方側聽聲雍雍道人聞
之夜打鐘時丞相府在城城中卽舊中興寺也
鳧翁謂雄雞蓋指武成小字步落稽也道人濟
南王小名也打鐘言將被擊也後武成用卜者
言不舉兵孝昭尋崩武成卽位

有陽子術語人曰謠言盧十六稚十四犍子拍頭三十二且四八天之大數太上之祚恐不過此既而武成崩年三十二也

樂府廣題北齊後主高緯雅好傀儡謂之郭公時人戲爲郭公歌曰邯鄲郭公九十九技倆漸盡入滕口大兒緣高岡雉子東南走不信吾言時但看歲在西及將敗果邯鄲高郭聲相近九十九末數也滕口鄧林也大兒謂周帝太祖子也高岡後主姓也雉雞類武成小字也後敗於

謠語

卷四

十九

鄧林盡如歌言蓋語妖也

武平元年童謠曰狐截尾你欲除我我除你其年四月隴東王胡長仁謀遣刺客殺和士開事露返爲士開諍死

武平二年童謠曰和士開七月三十日將你向南臺小兒唱訖一時拍手云殺却至七月二十五日御史中丞瑯琊王儼執士開送於南臺而斬之是歲又有童謠曰七月刈禾傷早九月喫正好十月洗蕩飯羹十一月出却趙老七月

士開被誅九月瑯琊王遇害十一月趙彥深出爲兗州刺史

祖瑒省事褚士達夢人倚戶授其詩曰九升八合粟角斗定非真堰却津中水將留何處人以告瑒瑒占之曰角斗斛字津却水何留人合成律字非真者解斛律于我不實士達又言所夢狀乃其父形也瑒由是懼竟傾斛律光而殺之

北齊童謠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後周韋孝寬密爲此謠令人傳于鄴中小兒歌之祖瑒

謠語

卷四

二十

因續之曰高山不摧自崩樹木不扶自舉盲老公背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帝以問瑒瑒曰百升斛也明月光字也高山齊高姓也盲老公瑒也瑒失明也饒舌老母女侍中陸令萱也帝信之執斛律光殺之

斧多事老母不得語

北史亦載此謠云高山崩樹舉盲老公背上下大

北史後魏咸陽王禧謀逆伏誅後宮人爲之歌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誤金牀玉几不能眠夜起踏霜露洛水湛湛彌岸長行人那得度其歌

遂流于江表

武平末童謠曰黃花勢欲落清樽但滿酌時移
后母子淫僻干預朝政時人患之穆后小字黃
花尋逢齊亡欲落之應也

鄴中又有童謠云金作掃帚玉作把淨掃殿屋
迎西家未幾周師入鄴

玉浪歌江槎分玉浪管炬開金鎖五口相共行
九十無彼我蓋佛識也

北齊太上時童謠千金買藥園中有芙蓉樹破
謠語

家不分明蓮子隨它去

北齊宋世良除清河太守郡東南有曲隄成公
一姓阻而居之羣盜多萃於此人爲之語曰寧

度東吳會稽不歷成公曲隄世良施八條之制
盜奔他境民又謠曰曲隄雖險賊何益但有宋

公自屏跡

宋世軌齊天保中遷廷尉時大理正蘇珍之亦
以平幹知名寺中爲之語曰決定嫌疑蘇珍之
視表見裏宋世軌時人以爲寺中二絕

北史河中裴讓之遷主客郎省中語曰能賦詩
裴讓之陽休之好學愛文藻時人爲之語曰能
賦詩陽休之

北史裴俠大統中爲河北郡守躬履儉素愛民
如子郡舊有漁獵夫三十人以供郡守俠曰以
口腹役人吾所不爲也悉罷之又有丁三十人
供郡守役俠亦不私並收庸爲市官馬歲時旣
積馬遂成羣去職之日一無所取歌之云肥鮮
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爲世規矩

謠語

卷四

主

北史祖瑩與陳郡袁翻齊名秀出時人爲之語
曰京師楚楚袁與祖洛陽翩翩祖與袁

周謠

宇文周初有童謠曰白楊樹頭金雞鳴祗有阿
舅無外甥靜帝隋氏之甥旣遜位而崩諸舅彊
盛

周宣帝與官人夜中連臂踟躕而歌曰自知身
命促把燭夜行遊帝卽位二年而崩
周武帝時有彊練者佯狂持一瓠至晉公護門

而擊破之曰身尚可子苦矣時護專政因朝太后帝擊殺之發兵捕其諸子皆被楚毒而死疆練又行乞于市人或遺之粟麥輒以無底袋受之因大笑曰盛空未幾周滅高祖移都長安城爲墟矣

隋書于仲文字次武北周時爲遷安太守州刺史屈突尚宇文護之黨也先坐事下獄無敢繩者仲文至郡窮治遂竟其獄蜀中爲之語曰明斷無雙有于公不避強禦有次武

謠語

卷四

王

隋謠

北史漢王諒反爲楊素所敗幽於先是童謠曰一張紙兩張紙客量小兒作天子時僞署官告身皆一紙別授則二紙諒聞謠喜曰我幼字阿客量與諒同音吾于皇家最小以爲應之

大業中童謠曰桃李子鴻鵠遶陽山宛轉花林裏莫浪語誰道許其後李密坐楊玄感之逆爲吏所拘在路逃叛潛結羣盜自陽城山而來襲破洛口倉後復屯兵苑內莫浪語密也宇文化

及自號許國尋亦破滅誰道許者蓋驚疑之辭也

隋人歌曰楊柳青青著地垂楊花漫漫攪天飛柳條折盡花飛盡借問行人歸不歸崔東虛記云此詩

作于大業末年實指煬帝巡遊無度窮紳已甚下逮閭閻而使人曲士播弄威福欺君上以取榮貴上二句盡之又謂民則窮窘至是方有五子之歌之憂而望其返國也

隋大業中長白山謠曰長白山前知世郎純著

紅羅錦被襠長袍侵天半輪刀耀目光上山喫獐鹿下山喫牛羊忽聞官軍至提刀向前盪臂

謠語

卷四

王

如遼東歟斬頭何所傷

大業十一年煬帝自京師如東都至孝樂宮飲酒大醉因賦五言詩其卒章曰徒有歸飛心無復因風力令美人再三吟咏帝泣下沾襟侍御者莫不欬歎帝因幸江都復作五言詩曰求歸不得去真成遭個春鳥聲爭勸酒梅花笑殺人帝以三月被弑卽遭春之應也是年盜賊蠭起道路隔絕帝懼遂無還心帝復夢二豎子歌曰住亦死去亦死未若乘船渡江水由是築室丹

陽將居焉功未就而帝被弑

北史來整榮國公護之子也尤驍勇討擊所向
皆捷諸賊歌之曰長白山頭百戰場十五五
把長鎗不畏官軍千萬衆只怕榮公第六郎
隋書豆盧勣爲渭州刺史烏鼠山絕壁千尋由
來乏水勣馬足所踐飛泉湧出有白鳥翔止廳
前乳子而後去民乃謠云我有丹陽山出玉漿
濟我人夷神鳥來翔

樊叔略陳留人以功進封清鄉縣公隋文帝時

謠語

卷四

五

遷相州刺史政爲當時第一上降璽書褒美之
賜物三百段粟五百石頒示天下百姓爲之語
曰智無窮清鄉公上下正樊安定徵拜司農卿
吏人莫不流涕

厓狄士文隋高祖受禪拜貝州刺史法令嚴肅
吏人股戰有京兆韋焜爲貝州司馬河東趙達
爲清河令二人並苛刻唯長史有惠政時人爲
之語曰刺史羅刹政司馬蝮蛇瞋長史含笑判
清河生喫人上聞而嘆曰文之暴過於猛獸

竟坐免

桂花叢談崔弘度隋文帝時爲太僕卿嘗戒左
右曰無得誑我後因食鼈問侍者曰美乎曰美
弘度曰汝不食安知其美皆杖之長安爲之語
曰寧飲三斗醋不見崔弘度寧茹三斗艾不逢
屈突蓋蓋同時虐吏也

隋書武城崔儵與頓丘李若俱見稱重時人爲
之語曰京師灼灼崔儵李若

謠語卷四畢

謠語

卷四

五

謠語卷五

明豫章郭子章彙編

明西蜀顧造訂校

唐謠

新唐書五行志竇建德未敗時童謠云豆入牛口勢不得久豆者竇也建德敗于牛口渚爲白士讓所擒

唐書顏遊秦師古叔父武德初爲廉州刺史郡人歌之廉州顏有道性行同莊老愛民如赤子

謠語

卷五

不殺非時草

貞觀十四年交河道行軍大總管侯君集伐高昌先是其國中有童謠曰高昌兵馬如霜雪漢家兵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滅薛仁貴擊九姓突厥於天山時九姓有衆十餘萬令驍健數十人逆來挑戰仁貴發三矢射殺其餘一時下馬請降仁貴恐爲後患並坑殺之於是九姓衰弱不復爲患邊人歌之將軍三箭定天山戰士長歌入漢關

事文類聚唐田仁會爲平州刺史歲旱自暴以祈雨大至穀遂登人歌曰父母育我今田使君挺精誠今上天聞中田致雨今山出雲倉廩實今禮義申願公常在今不患貧

夏侯亶爲豫州刺史弟喜後亦爲是州刺史並有恩惠百姓歌曰我之有豫州賴夏侯前兄後弟敷政優優

薛大鼎貞觀中徙滄州刺史無棣渚久廢塞鼎乃浚治屬之海商賈流行歌曰新渚通舟楫利

謠語

卷五

二

屬滄海魚鹽至昔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湧被

調露初京城民謠有側堂堂撓堂堂之言太常丞李嗣真曰側者不正撓者不安自隋以來樂府有堂堂曲再言堂者唐再受命之象

永淳九年七月東都大雨人多殍殍先是童謠曰新禾不入箱新麥不入場迨及八九月狗吠空垣墻

唐高宗自調露中欲封嵩山屬突厥叛而止後

又欲封以吐蕃入寇遂停永淳中既至山下未及行禮遭疾還宮而崩時童謡曰高山凡幾層不畏登不得但恐不得登三度徵兵馬傍道打騰騰

永徽後民歌武媚娘曲永徽末里歌有桑條韋也女時韋也樂遂爲武韋女禍之應

永淳後民歌楊柳楊柳漫頭駝其後徐敬業舉兵討武后自授揚州司馬李孝逸擒斬之驛馬馱入洛

謡語

卷五

三

垂拱後東都有契苾兒歌皆淫豔之詞契苾張易之小字也其詞亡傳一作苾契兒

武后如意初里歌曰黃蘆黃蘆草裏藏彎弓射爾傷其後契丹叛總管張玄遇王孝傑敗于黃蘆谷

神龍後民謡曰山南烏鵲窠山北金駱駝鎌柯不鑿孔斧子不施柯山南唐也烏鵲窠者人居寡也山北胡也金駱駝者虜獲而重載也

武后時童謡曰紅綠復結長十里五里聞香

武后長壽元年時選舉大濫民間謡云補闕連車載拾遺成斗量櫻榼侍御史益脫侍中郎有舉人沈全交取而續之曰糊心存撫使眯目聖神皇爲御史紀先知所擒効其誹謗之罪太后笑曰但使卿輩不濫何恤人言先知慚齊魯謂四齒也

安樂公主于洛州造安樂寺童謡曰可憐安樂寺了了樹頭懸後誅逆韋并殺安樂斬首懸于竿上

謡語

卷五

四

景龍時又謡曰可憐聖善寺身著綠毛衣牽來河裏飲踏殺鯉魚兒至景雲中譙王從均州入都作亂敗走投洛川而死

景龍中謡云一條麻線挽天樞絕去也初武后造天樞其後中宗卽位敕令推倒之

朝野僉載唐永徽年以後人唱桑條歌云桑條帶女韋也樂至神龍年中逆韋應之諂佞者鄭愔作桑條樂詞十餘首進之逆韋大喜擢爲吏部侍郎賞緡百匹

朝野僉載唐龍朔已來人唱歌名突厥鹽後周聖歷年中差閭知微和匈奴授三品春官尚書送武延秀娶成默娶女送金銀器物錦綵衣裳以爲禮聘不可勝紀突厥翻動漢使並沒立知微爲可汗突厥鹽之應

朝野僉載唐景龍中謠云黃栢犢子挽紉斷兩脚踏地鞋襦斷六月平王誅逆韋挽紉斷者韋欲作亂鞋襦斷者事不成阿韋是黃犢之也

朝野僉載唐麟德以來百姓飲酒唱歌曲終而謠語

卷五

五

不盡者號爲族鹽後閭知微從突厥領賊破趙定後知微來則天大怒磔于西市命百官射之河內王武懿宗去七步射三發皆不中其怯懦也如此知微身上箭如蝟毛剉其骨肉夷其九族親疎凡不相識者皆斬之小兒年七八歲驅抱向西市百姓哀之擲果餅與者仍相爭奪以爲戲笑監刑御史不忍害奏捨之其族鹽之言於斯應矣

朝野僉載唐龍朔年已來百姓飲酒作令云子

母相去離連臺拘倒子母者蓋與盤也連臺者連盤拘蓋倒也及則天永昌中羅織事起有宿衛十餘人於清化坊飲爲此令此席人進狀告之十人皆棄市自後廬陵徙均州則子母相去離也連臺拘倒者則天被廢諸武遷放之兆

咸亨以後謠莫浪語阿婆嗔三叔聞時笑殺人阿婆者則天也三叔中宗爲第三也

玄宗在潞州有童謠曰羊頭山北作朝堂玄宗由潞州入纂

謠語

卷五

六

唐書楊貴妃常以假髮爲首飾而好服黃裙近服妖也時人爲之語曰義髻拋河裏黃裙逐水流

唐天寶中童謠燕燕飛上天天上女兒鋪白瓊瓊上有千錢天寶十四載安祿山以范陽叛明年僭號燕

時幽州又有謠曰舊來誇戴竿今日不堪看但看五月裏清水河邊見契丹

唐德宗建中初童謠一隻筋兩頭朱五六月化

爲蛆朱泚以建中四年叛明年改號曰漢是歲

六月伏誅

唐元和初童謠打麥麥打三三三舞了也舊唐書元和十年六月三日武元衡爲盜所害之應本傳曰打麥謂打麥時也麥打謂暗中突擊也三三三六月三日也旣曰舞了也謂元衡之卒也

唐憲宗時童謠緋衣裴小兒坦其腹度天上有口吳被驅逐此卽裴度擒吳元濟之兆

謠語

卷五

七

趙璘因話錄璘年小在江漢嘗與羣兒戲以竹箏爲鎗鳥翎飾其上列紙爲旌旗作戰鬪之狀相向云殺俄爾立定又云再殺不數年憲宗翦除羣寇蔡齊二巨猾相次夷滅再殺之應也咸通七年童謠曰草青青被嚴霜鵲始巢後看顛狂

咸通十四年成都童謠曰咸通癸巳出無所之蛇去馬來道路稍開頭無片瓦地有殘灰是歲歲陰在巳明年在午巳蛇也午馬也

唐僖宗時童謠曰金色蝦蟆爭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後王仙芝反于曹州黃巢繼之

僖宗中和初童謠黃巢走泰山東畝在翁家翁後黃巢入泰山至狼虎谷爲其下林言所殺乾符六年童謠曰八月無霜寒草青將軍騎馬出空城漢家天子西巡狩猶向江東更索兵黃巢未入京師時都人以黃米及黑豆屑蒸食之謂之黃賊打黑賊

洛陽伽藍記河間王琛婢曰朝雲善吹簾能爲

謠語

卷五

八

團扇歌隴上聲琛爲秦州刺史諸羌叛屢討不服琛令朝雲爲貧嫗吹簾羌皆流涕復降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簾

酉陽雜俎歷城縣光政寺有磬石形如半月膩光如滴扣之聲及百里北齊時移于都內使人擊之其聲杳絕卻令歸本寺叩之聲如故寺人語曰磬神聖戀光政

段文昌字墨卿又一字景初太和四年檢校左僕射從帥荆南或旱禱必雨或久雨遇出遊

必釋民爲語曰旱不苦禱而雨雨不愁公出遊

五代謠

五代史劉知俊初事梁太祖後奔蜀王建雖加寵任然亦忌之嘗謂近侍曰劉知俊非爾輩能駕馭不如早爲之所有嫉之者于閭里間作謠云黑牛出圈攪繩斷知俊色黔丑生棕繩者王氏子孫皆以承宗爲名故以此疑忌之遂見殺于成都朝野僉載云黑牛無係絆攪繩一時斷朝野僉載竹鼬生于深山取之甚難岐嶺睚眦

謠語

卷五

九

秦隴之地無遠近此物爭出或穿墉壞城或自出門闥而入犬食不盡則並入人家房內秦民之口腹飫焉童謡貂貂引黑牛天差不自由但看戊寅歲揚在蜀江頭庚午歲劉知俊叛梁入秦天水破入蜀王建殺知俊粉其骨揚入蜀江正戊寅歲也

李後主時江南童謡索得娘來忘却家後園桃李不生花猪兒狗兒都死盡養得猪兒患赤瘕娘謂再娶周后猪狗死謂盡戊亥年赤瘕目病

猶有目病則不能捕鼠謂不見丙子之年也

江南野錄天祐中江南童謡東海鯉魚飛上天徐知誥冒姓李氏東海徐氏之望鯉其冒也王建據蜀之後有一僧常持大帚每遇卽汎掃人以掃地和尚目之掃畢輒寫水行仙怕秦川其後王衍秦川之禍人方悟水行仙衍字也吳處厚青箱雜記蜀王衍在蜀時童謡我有一帖藥其名爲阿魏賣與十八子其後衍兄宗弼果賣國歸唐宗弼乃王建養子本姓魏此其應也

謠語

卷五

十

周顯德中齊州謠踏陽春人間二月雨和塵陽春踏盡西風起腸斷人間白髮人廣南日實未有稻田自海中浮來上魚藻門外民聚觀之布衣林楚材見而嘆曰水魚湫湫兮南時好事或有記其語洎王師至潘美爲部署方悟爲潘字

光啓中陳巖爲福建觀察使童謡曰潮水來山巖沒潮水去矢口出其後主潮果代巖而審知

襲位山巖巖也矢口知也

王審知時有謠曰風吹楊葉鼓山下不得錢來
兵不罷後福州軍校李仁福殺帥自立而歸欸
于金陵既又叛李璟璟攻之仁福又求救于錢
塘比錢塘兵至而江南圍解獲其將楊匡業乃
其應也鼓山在福州

廬陵劉言世為馬氏宿將節度朗州號劉猷樂
及馬氏將亂民間謠曰馬去也不用鞭敲樂過
今年其後邊鎬入長沙盡俘諸馬歸于金陵而
謠語
鎬亦為王逵所逐言是歲亦為潘叔嗣所殺皆
其應也

卷五

十一

龐巨昭善星緯之學唐末為容州刺史惡劉隱
殘虐乃歸長沙或問湖南與淮南國祚短長巨
昭曰吾入境來聞童謠曰三羊五馬馬子離羣
羊子無舍自今以後馬氏當五主楊氏當三主
後皆如其言

唐末丹陽民常戲語曰待錢來待錢來及後錢
鏐授鎮海軍節度潤州刺史遂據有錢塘乃錢

來之應

西湖志忠懿王時有和尚行歌于市云還鄉寂
寂杳無踪不挂征帆水陸通踏得故鄉田地穩
更無南北與西東或問其說但云明年大家都
去未幾果有納土之應

西湖志晉天福中浙中兒童市井皆以趙字為
語助如云得則曰趙得云可則曰趙可通國皆
然及晉趙延壽貴盛浙人謂必應識後延壽
為北虜所害而謠言益盛已宋祖受禪錢氏納
謠語
土浙中皆屬趙矣

十一

謠語卷六

明豫章郭子章

明西蜀造訂校

宋謠

宋太祖建隆中京師士庶及樂工少年競唱歌曰五來子合建隆開寶凡平荆湖川廣江南五國皆來朝

蜀孟景每歲除日命翰林為詞題桃符正旦置寢門左右末年學士幸寅遜撰詞景以其非工

謠語

卷六

自命筆題云新年納餘慶嘉節賀長春景以其年正月降王師即命呂餘慶知成都府而長春乃太祖誕聖節名也

川寶初廣南劉鋹令民家置貯水桶號防火大桶又鋹末年童謠曰羊頭二四白天雨至後王師以辛未年二月四日擒鋹識者以為國家以火德王房為宋分羊未神也又雨猶天水斥國姓也又曰王師如時雨之義也防與房桶與宋同音

皇祐三年正月戊午狄青敗儂智高于歸仁宋

初謠言農家種糴家收至是智高果為青破

皇祐中汾河謠漢似胡兒胡似漢改頭換面總

一般只在汾河川子畔狄青汾河人以平儂智

高功為樞密使疾之者欲以此謠中傷之范鎮

曰此唐太宗殺李君羨上安肯為之

東齊紀事

宋真宗時童謠欲得天下寧須拔眼中丁欲得

天下好無如召寇老丁丁謂寇寇準也

宋哲宗元祐中童謠大惇小惇殃及子孫大惇

謠語

卷六

章惇小惇安惇也

宋欽宗時童謠城門開言路閉城門閉言路開

宋靖康末市井謠喝道一轂下階齊脫了紅繡

鞋後金人入汴宮人皆驅逐北行

避戎夜話金人既出境朝廷措置多不急之務

如復春秋科太學生免解改舒王從祀之類時

為語曰不管肅王却管舒王不管燕山却管聶

山不管山東却管陳東不管東京却管蔡京不

管河北界却管秀才解道路之言切中時病如

此

清夜錄宋人不以報復為急崇尚虛文為務當時語曰不籍軍人籍黨人不理防秋理春秋

歐陽公歸田錄宋制大宴樞密使副不坐侍立殿上既而退就御厨賜食與閣門引進四方館

使列坐廳下親王一人伴食每春秋賜衣門謝則與內諸司使副班於垂拱殿中書

則別班謝于門上故朝中謂曰中賜食階下謝衣

謠語

卷六

閨頤隨紹興初行都童謡黃河爺娘一似

軍之教場忽民間遺火新街約

數里是時皆葦席屋後嘉禾楊浩家

曰火裏此銀匠大小皆楊浩家場自南

至北僅五十餘里楊浩父子其時守

臣趙善堅殿帥吳曦步帥夏

紹興二年李綱帥長沙道過建寧僧宗本題邑

治之壁曰東燒西燒日月七七數日江西盜

李仁入境焚其邑七月七日也

西湖志紹興三年八月浙右地生白毛韌不可斷童謡曰地動白毛生老小一齊行

紹興中鼎澧謡若欲除我除是飛來是時鼎澧間大寇夏誠劉衡楊么據洞庭湖自云云後為岳飛所擒

宋淳熙中梁宋間童謡黃河災天水來時河決入汴梁宋間有此謡天水者宋姓也遺黎以為恢復之兆

謠語

卷六

四

宋淳熙末蒞衣道人歌胡孫先開啾啾也須還我一百州後金酋葛王死其孫璟立不以序諸

酋長爭立內亂志士以不撫定為惜

淳熙中淮西競歌汪秀才曰有个秀才姓汪騎个驢兒過江江又過

為操舞以和之後舒城狂生汪格謀不軌州兵入其家縛之其子拒殺聚眾少數千為亂殺言

渡江事平格伏誅

淳熙十四年都城市井歌曰汝亦不來我家我

亦不來汝家至紹熙二三年其事始應于兩宮
隔絕

紹定三年都城市井作歌詞末句皆曰東君去
後花無主朝廷惡而禁之未幾景獻太子諱

西湖志賈似道當國時臨安謠云蒲頭青都是

假這回來不作要其時京師女妝競尚假玉因

以假爲賈喻似道專權而景炎丙子之亂非復

庚申之役也似道遭貶時人題壁云去年秋今

年秋湖上人家樂復憂西湖依舊流吳循州賈

謠語

卷六

五

循州十五年間一轉頭人生放下休此語視雷
州寇司戶之句尤警吳循州謂履齋之貶乃賈
擠之也

西湖志丁大全罷吳潛代相爲人豪雋其兄弟

多以附麗登庸賈似道與潛有隙遂爲飛謠于

上曰大蜈蚣小蜈蚣盡是人間業毒蟲蝨蝨攀

附百蟲叢若使飛天能食龍語聞罷潛謫循州

中毒灰

西湖志賈似道賜第葛嶺大小朝政就決館中

望執充位而已當時爲之語曰朝中無宰相湖
上有平章

杭州官府往往以傍湖水面標送勢豪編竹節
水專菱芡之利或有因而漸築塍埂者寧念前
人作者之勞杭歌有曰十里湖光十里色編色
都是富豪家待他享盡功名後只見湖光不見
色

西湖志宋末臨安有謠云江南若破白鴈來過
蓋伯顏之識也劉靜脩白鴈行北風吹起易水

謠語

卷六

六

寒北風再起吹江干北風三吹白鴈來寒風直
薄朱崖山乾坤意氣三百年一風掃地無留殘
萬里江湖想瀟酒竹看春水鴈來還蓋寓言也

元謠

平江紀事元貞初升崑山縣爲州州治去府城

七十二里延祐中移治太倉未移之先太倉江

口打碗花子遍也盛開民謠云打碗花子開今

搬州縣來遷移之後常有鼠郎出沒廳事上民

復謠云黃郎屋上走州來住不久至正間果復

移回玉峯舊治

延祐改元太倉有一丐者堆髻額上身披皂衣赤脚手携大瓢常於府水軍萬戶寨及張京馬頭往來酒家乞酒酒醉輒奔走叫云牛來了牛來了衆人跟我去日以為常奔走叫噪凡三月餘又于寨木及人家門壁上連書火字人皆惡之晉之朴之不知所往是冬海賊牛大眼烏合不逞自劉家港至太倉大肆剽掠水軍寨張京鎮人家俱被火燒毀殺人橫地人始悟昔日丐者語

卷六

七

致和戊辰八月平江鐵瓶巷劉大醫家有牡丹數株各色盛開開凡三度初開者若茶盃大中間綠藥如神佛狀數日乃萎二度開者若五升竹籬花藥成人馬形半月乃萎三度開者如酒盞大其藥細長若幡幢旗幟狀而羅衫紫與粉紅樓子甚多三日而萎觀者日數百人闌檻擁毀不可止遏童謡云牡丹紅禾苗空牡丹紫禾苗歟明年明宗登極五月暴崩廟諱乃和也

元順帝至元五年八月京師童謡白鴈望南飛馬札望北跳明年伯顏有異志貶南恩州道歟是為白鴈南飛之應嗣後淮南大亂相率北跳矣

元史至元二十八年六月壬寅彰德路天寧寺塔忽變紅色自頂至踵表裏透徹如煨鐵初出千爐頂上有光焰迸發自二更至五更乃止癸卯甲辰亦如之先是河北有童謡塔兒黑北人作主南人客塔兒紅朱衣人作主人公朱係

諸語

卷六

八

國姓為太祖華夏共主之應

至正五年淮楚間童謡富漢莫起樓窮漢莫起屋但看羊兒年便是吳家國我太祖以丁未稱吳元年是其應也

十年河南北童謡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明年詔賈魯治河淮南兵起

十五年京師童謡一陣黃風一陣沙千里萬里無人家回頭雪消不堪看三眼和尚弄瞎馬

古今風謡元至正中大聖童謡曰莫道君為山

海主山海笑咳園中花謝千萬朵別有明主來

元至正中燕京童謠牽郎郎拽弟弟打破碗兒便坐地○陰涼陰涼過河去日頭日頭過山來○脚驪斑斑脚蹯南山南山北斗養活家狗家狗磨麪三十弓箭上馬琵琶下馬琵琶蹄蹄馬蹄縮了一隻

元景州童謠皇舅墓門閉運糧向北去皇舅墓門開運糧向南來

謠語

卷六

九

元末湖湘中童謠不怕水中魚只怕吓上猪猪過水見糠止猪朱同聲 國姓也見糠止定鼎建康也陳友諒沔陽漁家子也

西湖志元至正辛巳暮春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執理瓦台衣紅服入城之僮童謠曰火殃來明年壬午四月一日大火燬百年浩繁之地一日

淵微錄

謠語卷六

謠語卷七

明豫章郭子章彙編
明西蜀顧 造訂校

大明謠

羣譚採餘洪武改元山西童謠云少做衣裳少做鞋過了年下去南臺次年太原晉寧皆陷其人多徙于南方

古今謠洪武中童謠鬚胖長官人不商量

解縉奏疏椎埋罷悍之夫闢茸下愚之輩朝捐

謠語

卷七

十一

刀鐻募擁冠裳左棄筐篋右符簪組剔履之賤袞繡巍我負販之傭車馬夾赫賢者羞爲之等列庸人患習其風流故有官人不商量做官沒盤纏之諺

周顛仙鄉談常謠世間甚麼動得人心只有胭脂胚粉動得婆娘嫂裏人

革除中童謠煙煙北風吹上天團團旋窠裏亂北風來便吹散

正統中京師小兒禱雨謠雨地雨地城隍土地

雨若大來謝了土地水東日記云又有羣兒環繞一人按月問云正月裏

狼來咬羊齊拒之至八月則放狼入尤協後之驗也

正統乙巳童謠牛兒呵莽著黃花地裏倘著你

也忙我也忙伸出角來七尺長

天順丁丑童謠京城老米貴那里得飯廣鷺鷥

水上走何處尋魚范廣天順中名將于謙少保肅愍公也未幾范廣歿

謙遭石亨之患

羣譚採餘天順癸未會試監試御史焦時有不

因南省火怎得狀元焦之語時人謂今焦御史

謠語

卷七

二

監試能無忌乎未幾春闈果被火市謠曰御史

原姓焦科場被火燒是皆偶然符合亦有定數

未可槩謂附會之說也

正德中川蜀有流賊藍廷瑞驛老人之變統御

非人官軍所過掠劫甚于流賊百姓歌之曰強

賊放火官軍搶火賊來梳我軍來篋我

正德中北京童謠馬倒不用喂鼓破不用張馬永

成張永谷大用魏彬四宦專權害政後皆廢出鼓即谷也燕京之音呼谷爲鼓云

西湖志錢塘洪鍾官四川按察使發奸擿伏聽

決如流庭無宿訟時僉事屈銳者與洪齊名故

蜀有洪不支鍋屈不解檐之謠

西湖志萊市橋舊在杭東門外上唐沙地宜萊

市河

蘇談處州葉宗留叛時有童謠曰到中秋過藕

州人皆相傳驚不已或傳賊有二飛劍能殺人

者人益惑忽有決囚重臣自北來者郵卒執小

黃旗馳報呼云殺人者至矣人莫問其詳皆相

謠語

卷七

三

傳報處賊至也棄檐負皆返走入城自楓橋至

閭門肩背相疊皆滿至不能行明日始定郡守

執郵卒杖殺之

楊用脩集博南謠瀾滄自失姜兵備白日公然

劫行李博南行商叢怨歌黃金失手淚滂沱鐵

索菁邊山嗟峨今沙江頭足風波爲客從來辛

苦多嗟我行商奈若何

燕麥謠馬牙冰消林白損我苦蕎傷燕麥甲子

陰鳥無食山頭農甸心客曉曉眼雙流血臘馬

踏春牛乳癩象來窮軍走括金使者空城守

老鴉林謠老鴉林水塘鋪夷寇劫商斷行路人
不行蔓草荒官道變爲蛇虺場今日再逢太平
日冷場來往由康莊何年始昔年已酉今壬子
竹踞金柝聲相聞九哨連連轟雲起老鴉草其
音水塘復清泚商歌旅舞一千里云誰之恩郝
御史

楊用脩臨安夏水謠階簷下雨載帽龍女嫁天
公笑日反燒水淹龍巖洞青龍上樹叫

謠語

卷七

四

楊用脩雪關謠雪關謠述途人思何將軍也將
軍名卿成都人其謠曰雪山關雪風起十二月
斷行旅霧爲箐冰爲臺馬毛縮鳥鳴哀將軍不
重來西路何時開

楊用脩蜻蛉謠蜻蛉美姜公也公未蒞止西郊
不聞平息浹年公在斯矣聆輿誦采民謠綴茲
風耳而目之乃知美非溢也其謠曰蜻蛉川峨
碌野鐵菁窮崖飛鳥不下魍結成羣行白日腥
風洒繁我羣牛驅犂馬金雞廟前無行者使君

坐紫城抱鼓卧不鳴蒼山平洱水清守犬無夜
驚行商達天明白羽蠶青苗生南山踏歌北山
耕願留使君住只愁使君去畏途前番君不聞
高車駟馬亦使君劫商車下殷車輪

楊用脩羅甸曲四首貴州道中○山圍羅甸國
水繞的澄橋橋下東流水可惜無蘭橈○寒燈
闕孤館陰雲鎖重城長夜恒思曉久雨恒思晴
○登山千尋梯下阪九仞井雨潤衣珠融風吹
鬢毛冷○蠻樹不凋葉蠻雲不放晴長亭望不

謠語

卷七

五

見何處是渣城

楊用脩關嶺曲四首貴州○倦枕愁雞鳴問郎
今日程中路不可宿長途須早行○北登雞公
背南望象鼻峴相逢試相問往來定誰難○關
索嶺四十三盤高前有安龍菁行人莫辭勞○
老鴉關仰樹間靈下西去何當還

楊用脩盤江行可憐盤江河年年瘴癘多青草
二三月綠煙生碧波行人好經過

楊用脩七盤勞歌一盤谿谷低仰首愁攀躋躋

崖白雲上鳥道金天西二盤行漸難谷口野風
寒石磴愁旋馬行人各解鞍三盤雲霧堆側徑
轉迂迴前旌正延佇駿騎莫相催四盤迎翠微
峰日隱晴暉石齒齒人足樹枝胥人衣五盤勢
更高俯見棲鳥巢巖巒暫相倚人馬同時勞六
盤窮攀緣真似上青天天下瞰已峻絕上望更巍
然七盤險棧平眺望已分明西征通蜀道北望
指秦城

楊用脩晉臺驛陡坡千百磴破店兩三家濕竈

謠語 卷七

六

薪無焰硯田飯有沙瘦兵宵泣血猛虎晝磨牙
行路難如此羈愁一倍加

楊用脩黃柏行寧食苦黃柏莫作貴州客寧食
頭七醋莫行貴州路

楊用脩烏撒寒三四五六七言鳥撒天玄雲簇
雪爲林冰爲谷脫火龍髯縮金鳥足鳶跼溪毒
淫羊腸版詰屈四載難以乘橈五枝詎能緣木
獨行衆衆况瘁人向曉欲投何處宿

楊用脩貴州雜歌林雲菁霧不分天清露常如

雨線穿百里迥無煙火接依稀猶似燧人前○
綺繒纏髻作雕題鐵距穿鞋學馬蹄清曉樵斤
探虎穴黃昏汲甕下猿梯

陳眉公見聞錄松江有謠云潮到泖出閣老時
徐文貞入相而泖有潮矣太倉之潮至儀亭而
未齋顧公以狀元相又潮至婁門而瑤泉中公
荆石王公大拜矣

陳眉公見聞錄吳淞江久湮童謠云要開吳淞
江須湮海龍王人謂工難成耳後巡撫海公倡

謠語 卷七

七

議聞瘡而董其事者則郡同知黃蘇州推官龍
也其識始驗是時兩月不雨厥功易集殆天意
云

謠語卷七

謔語序

謔者隱也其詞遜而僻其旨深以晦內多
關於情性外無與于理亂似若無足採者
而劉舍人勰云隱語之用意生于權譎事
出于機急大者興治濟身其次弼違曉惑
又似若不可捐者何也夫謔語有二有不
得不得謔者有可以無謔者遇主于卷難以
自牖理論之不可勢禁之不可危言動之

謔語序

一

犯顏諍之又不可不得不得謔其語以異必
從事闕軍國勢切危迫耳屬于垣虎坐于
牀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
密則害成不得不謔其語以異必濟如麥
麴庚癸浩浩育育之類則劉舍人所云興
治濟身者何可捐也若寄生窶數黃絹幼
婦之類不過作俳優之雄以媚于人主造
艱深之詞以述于後世是予所云無與于

情性理亂者可以無謔也今二者備載于
篇令讀者擇焉

萬曆戊申冬十一月長至日泰和郭子
章撰

謔語序

二

讒語卷一

明像章郭子章彙編

明西蜀顧造訂校

左傳

宣十三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還無社

司馬卯申叔展皆楚大夫也叔展曰有麥麴乎無社素識叔展故因卯呼之

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使無社鞠窮所以禦濕欲

不解故曰無軍中河魚腹疾奈何叔展言無社

不取正言故諺語曰目於簪井而拯之無社意解欲入井故使叔

展視虛廢井而求拯已出

若為茅經哭井則已叔展又教結茅以表

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有焉號而出之

昭十二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

嘆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恤恤憂患湫愁

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家臣而圖

有人矣哉言今有此人

蒯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

之杞乎言南蒯在費欲為亂如杞生干從我者

子乎子男之通稱言從去我者鄙乎倍其鄰

者恥乎隣猶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已乎已乎言自

遂不

哀十三吳申叔儀乞糧于公孫有山氏申叔儀

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紫兮余無所繫之吳大夫

大夫舊相識曰佩玉紫兮余無所繫之紫然服

已獨無以繫佩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

言吳子不恤下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

一盛一器也睨之不得飲對曰梁則無矣

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軍中不得

私隱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傳

管子

小問桓公使管仲末甯戚戚應之曰浩浩乎育

育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

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母少少

母賤賤昔者吳干戰未亂不得入軍門國子擿

其齒遂入為干國多百里奚秦國之飯牛者也

穆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可賤

少豈可少哉管仲曰然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

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

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甯子其欲室乎

晏子

晏子春秋公遊于紀得書曰食魚無反勿乘驚馬公曰善哉知苦言食魚無反則惡其鯨也勿乘驚馬惡其取道不遠也晏子曰不然食魚無反母盡民力乎勿乘驚馬則無置不肖于側乎

荀子

賦篇有物于此居則周靜致下動則綦高以鉅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大參天地德厚堯禹精微乎毫毛而盈大乎宇宙忽兮其極之遠也操兮

謹語

卷一

三

其相逐而反也叩叩今天下之咸寒也德厚而不捐五采備而成文往來愆憊通于大神出入甚極莫知其門天下失之則滅得之則存弟子不敏此之願陳君子設辭請測意之曰此夫大而不塞者與充盈太宇而不窺入郊穴而不偏者與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訛者與往來愆憊而不可爲固塞者與暴至殺傷而不億忌者與功被天下而不私置者與託地而游宇友風而子雨冬日作寒夏日作暑廣大精神請歸之雲

有物于此儼儼兮其狀屢化如神功被天下爲萬世文禮樂以成貴賤以分養老長幼待之而後存名號不美與暴爲隣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棄其耆老收其後世人屬所利飛鳥所害臣愚而不識請占之五帝帝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屢化而不壽者與善壯而拙老者與有父母而無牝牡者與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夏生而惡暑喜濕而惡

謹語

卷一

四

是謂之蠶理

有物於此生于山阜處于室堂無知無巧善治衣裳不盜不竊穿窬而行日夜合離以成文章以能合從又善連衡下覆百姓上飾帝王功業其博博不見賢良時用則存不用則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始生鉅其成功小者耶長其尾而銳其剽者耶頭銛達而剽趙繚者耶一往一來結尾以爲事無羽無翼反覆甚極尾生而事起尾邈而事已簪以爲父管以爲母

既以縫表又以連裏夫是之謂箴理

劉向

常樅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過故鄉而下車非謂其不忘故邪常樅曰嘻是已常樅曰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過喬木而趨非謂敬老邪常樅曰嘻是已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常樅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邪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邪常樅曰嘻是

卷一

五

已說苑敬慎

淳于髡曰狐白之裘補之以敝羊皮何如鄒忌曰敬諾請不敢雜賢以不肖淳于髡曰方內而員釭何如鄒忌曰敬諾請謹門內不敢留賓客淳于髡曰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亦不得息何如鄒忌曰敬諾減吏省員使無擾民也

列女傳

歛小器投諸台者言取郭外萌內之干城中也

食獵犬組羊裘者言趣樂戰鬪之士而繕甲兵也琴之合甚忌之者言思妻也滅我羊羊有母是蓋告妻善養母也食我以同魚同者其文錯錯者所以治鋸鋸者所以治木也是有木治係于獄矣冠纓不足帶有餘者頭亂不得梳飢不得食也故知吾子拘而有木治者

周列國滅文仲母

史記

齊威王之時喜隱

索隱曰喜隱謂好隱語

好爲淫樂長夜

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竝

讒語

卷一

六

侵國且危亡在于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蜚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震驚皆還齊侵地

按此即呂覽楚莊王事

威行三十六年

漢書

漢武帝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常侍左右曰東方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臣願令朔復射

朔中之臣榜百朔不能中臣賜帛廼覆樹上寄
生令朔射之朔曰是寔數也蘇林曰寔音貧寔之寔數音數錢之以
數寔數鉤灌四股鉤也師古曰寔數載器也以
人所生者是也寄生者之類林漆之目者
樹而生形有周園象寔數者今關中俗亦呼為
寄生非為為之寄生也寓木宛童有枝葉者也
故朔云者樹為寄生也寓木宛童有枝葉者也
下今讀書者不曉其意謂射覆之物覆在盆下
輒改前覆守宮蓋下為盆字失之遠矣楊惲傳
云鼠不容穴銜寔數也盆下之物有飲食氣故
鼠銜之四股鐵鉤非所銜也○宋祁曰數音數
景本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為膾
乾肉為脯著樹為寄生盆下為寔數上令倡監

讓語

卷一

七

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暴劉敞曰若不緣寄生
前覆守宮自以孟此以盆何惟乎不然孟亦盆
類朔故詭言之欲以誤郭舍人也○又曰朔竟
益以寄生寔數皆足附着他物而得名故謂令
在盆下之寄生為寔數大物在盆下小物在盆
下固可知也但不當改前孟字為盆耳又不必
一日之中用一孟覆射此諸物也類說未通又
以寄生為芝菌形似似寔數而云非寓朔笑之
不尤踈謬矣○宋祁曰呼暑當作呼服朔擅詆
口咄口無毛聲聲聲况益高舍人悲曰朔擅詆
欺天子從官當棄市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
非敢詆之廼與為隱耳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
無毛者狗寶也聲聲聲者鳥哺穀也尻益高者

鶴俛即俯喙也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

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為諸語曰令壺齟老柏塗

伊優亞𦍋𦍋𦍋何謂也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

以盛也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

之廷也塗者漸如徑也伊優亞者辭未定也𦍋

𦍋𦍋者兩大爭也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

鋒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上以朔為常侍郎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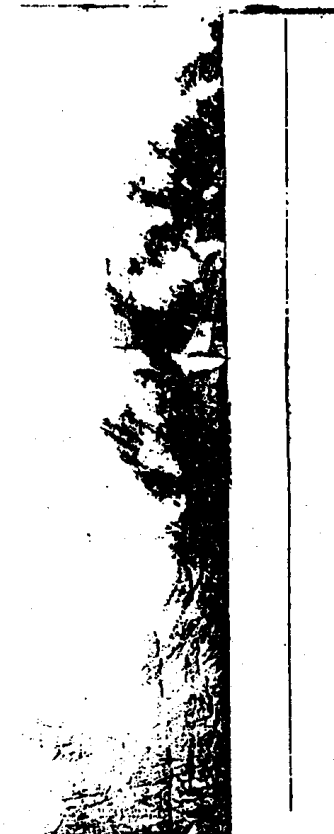
得愛幸

讒語卷一畢

讒語

卷一

八



讒語卷二

明豫章郭子章彙編

明西蜀顧造訂校

世說新語

楊脩德祖爲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構懷桶魏武自出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脩見卽令壞之旣竟曰門中活闊字王正嫌門大也

人餉魏武一杯酪魏武噉少許蓋頭上題合字以示衆衆莫能解次至楊脩脩便噉曰公教人

讒語

卷二

噉一口也復何疑焉

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脩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絹幼婦外孫豎曰八字魏武謂脩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脩別記所知脩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爲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爲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爲好豎曰受辛也於字爲辵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脩同乃嘆曰我才不及卿乃覺三十里

魏文與陳思王同出遊見兩牛在墻間鬪一牛墜并歎詔植賦詩不得言牛不得言鬪不得言并不得言歟百步要成四十言不成卽加罪植應口卽成曰兩肉齊道行頭上載橫骨行至險上頭崛起相唐突二敵不俱勝一肉卧土窟非是力不如盛氣不得泄步猶未竟

晉書

苻堅遣鴻臚郝稚微處士王嘉于到獸山旣至堅每日召嘉與道安于外殿動請諮問之慕容

讒語

卷二

暉謀弑堅入見東堂稽首謝曰弟冲不識義方孤背國恩臣罪應萬歟陛下垂天地之容臣蒙更生之惠臣二子昨婚明當三日愚欲暫屈鑾駕幸臣私第堅許暉出嘉曰稚蘆作籛條不成文章會天大雨不得殺羊堅與羣臣莫之能解是夜大雨晨不果出暉謀泄堅殺暉

齊書

卞彬爲禽獸決錄目禽獸云羊性淫而狼猪性卑而率鷺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斥貴勢

其羊淫狠謂呂文顯猪甲率謂朱隆之鵝頑倣
謂潘敞狗險出謂文度其險詣如此

文心雕龍

劉勰曰譏者隱也遜辭以隱意譎譬以指事也
昔遠揚求拯于楚師喻咎并而稱麥麴叔儀乞
糧于魯人歌佩玉而呼庚癸伍舉刺荆王以大
鳥齊客譏薛公以海魚莊姬託辭于龍尾臧文
謬書于羊裘隱語之用被于紀傳大者興治濟
身其次弭違曉惑蓋意生于權譎而事出于機

譎語

卷二

三

急與夫諧辭可相表裏者也漢世隱書十有八
篇歆固編文錄之歌末昔楚莊齊威性好隱語
至東方曼倩尤巧辭述但謬辭詆戲無益規補
自魏代以來頗非俳優而君子隱化爲謎語謎
也者廻互其辭使昏迷也或體目文字或圖像
品物纖巧以弄思淺察以銜辭義欲婉而正辭
欲隱而顯荀卿蠶賦已兆其體至魏文陳思約
而密之高貴鄉公博舉品物雖有小巧用乖遠
大夫觀古之爲隱理周要務豈爲童稚之戲謔

搏髀而抃笑哉

玉泉子

唐令狐綯出鎮淮海日支使班蒙與從事俱遊
大明寺西廊觀前壁所題云一人堂堂二曜同
光泉深尺一點去米傷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
梁四柱烈火然除却雙勾兩日全諸僚佐顧駐
足久之莫能辯解獨班蒙曰一人大字二曜日
月明字尺一者十一寸寺字也點去米傷水字
也二人相連天字也不欠一邊下字也三梁四

譎語

卷二

四

柱而烈火無字也兩日除雙勾比字也得非大
明寺水天下無比乎衆皆泯然

乾符末有客寓廣陵止開元寺因文會話云頃
在京寄青龍寺日有客常訪知寺僧屬其急遽
不暇留連翼日至又遇朝客後至復來復阻他
日頗有怒色題其門而去龕龍東去海時日隱
西斜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流沙僧皆不能詳有
沙彌頗解曰龕龍去有合字存焉時日隱有寺
字存焉敬文不在有苟字存焉碎石入沙有卒

字存焉此合寺苟卒不遜之言辱我曹矣僧大悟追訪無踪沙彌乃懿皇朝雲皓供奉是也

續博物志

呂洞賓謂疾生曰蛇蝎天地淘以自然之氣使之生以遂性殺此救彼有損無益取紙隱語三口共一室室畔水偏清乃呂洞賓字

幽怪錄

豫章謝小娥初嫁大賈任華父升與華往長沙忽併爲盜所殺獨娥得免遂丐食至上元縣寓

諺語

卷二

五

尼寺更名妙寂一日夢父泣謂曰吾與汝夫湖中遇盜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夢其夫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有李公佐者能辯隱語謂曰殺汝父者申蘭殺汝夫者申春耳猴申生也車去兩頭爲申字草而門東爲蘭字禾中走者穿田也亦申字一日加夫爲春字妙寂乃易男服泛江湖間有申村村中有申蘭兄弟因往求傭年餘無知其非丈夫者二盜飲醉妙寂奔告有司而獲之詞伏就法乃復從釋教云

青箱雜記

徐鉉父延休博物多學嘗事徐溫爲義興縣令縣有後漢太尉許馥廟廟碑卽許劭祠歲久字多磨滅至開元中許氏諸孫重刻之碑陰有八字云談馬礪畢王田數七時人不能曉延休一見爲解之曰談馬言午言午許字礪畢石卑石卑碑字王田乃千里千里重字數七是六一六一是立字此亦楊脩辯鰲白之比也

諺語

卷二

六

廣州押衙崔慶成部轄香藥綱詣內庫抵皇華驛舍夜見美婦人曰今日見君君必有疑今日捨君我寧不悔俟君回轅別圖後會擲書云川中狗百姓眼馬撲兒御厨飯泊還不復宿此館丁晉公嘗見十二字曰川中狗蜀犬也獨字百姓眼民目也眠字馬撲兒瓜子也孤字御厨飯官食也館字乃獨眠孤館四字也

墨客揮犀

王荆公在鍾山有道士來謁因與基輒作數語曰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

無所爭惟其無所爭故能入於不歟不生王笑曰此持基隱語也

一詩謎云佳人伴醉索人扶露出胸前白雪膚走入帳中尋不見任他風水滿江湖乃賈島李白羅隱潘閏四詩人名也遜齋閒覽亦載

夷堅志

元祐間士大夫好事者取達官姓名爲詩謎如長空雪霽見虹霓行盡天涯遇帝畿天子手中執玉簡秀才不肯着麻衣謂韓絳馮京王珪曾

隱語

卷二

七

布也又取古人而傳以今事如人人皆戴子瞻帽君實新來轉一官門狀送還王介甫路公身上不曾寒謂仲長統司馬遷謝安石溫彥博也

文酒清話

書生王勉吟羊詩云頭上兩條皂角項下一撮髭鬚不知是何方聖者骨臂裏行撒數珠又作雪詩云上天燒下豆稽灰烏李須教做白梅道士變成銀鬚栗師姑化作玉茶椀

平江記事

元達魯花赤八剌脫國公側僮葵遮博文強記凡宴會以文爲譚滿坐風生一日同寅後堂會飲僚佐願求一令以資勸酬公曰吾不讀書弗能爲令但有兩字隱語請衆賢商之解者免弗解者請一巨觴衆曰如命公曰一字有四個口字一個十字又一字有四個十字一個口字在坐者皆不能解悉就飲飲竟叩之公以箸畫案上乃圖畢二字也

西湖志

隱語

卷二

八

古之隱語俗謂之謎人皆知其始于黃絹幼婦而不知自漢伍舉曼倩時已有之矣至鮑昭集則有井字謎杭人元夕多以此猜燈任人商略承樂初錢唐楊景言以善謎名成祖時重語禁召景言入直以備顧問今海內佳謎甚多不獨杭州有也其用字謎云一月復一月兩月共半邊上有可耕之田下有長流之川六口共一室兩口不團圓又云重山復重山重山向下懸明月復明月明月兩相連一字謎云上不在上

下不在下不可在上止宜在下賀資二字謎云
目字加兩點莫作貝字看貝字欠兩點莫作目
字看門字謎云倚闌干東君去也睡花間紅日
沈西閃多嬌情人不見悶淹淹笑語無心木楔
謎云我本無名因汝有名汝有不平吾與汝平
木楔者裴卓之具杭州市語謂之恰好日謎云
畫時圓寫時方寒時短熱時長又云東海有一
魚無頭亦無尾除去脊梁骨便是這個子染布
霞頭謎云身居色界中不染色界塵一朝解纏

龍語

卷二

九

縛見姓自分明字點謎云寒則重重疊疊熱則
四散分流四個在縣三個在州村裏只在村裏
市頭只在市頭印章謎云方圓大小隨人腹裏
文章儒雅有時滿面紅粧常在風前月下又有
以古詩詠敗弓云爭帝圖王勢已傾無八千兵
散楚歌聲無烏江不是無船渡無羞向東吳再
起兵無過山龍迷云一曲盤龍初展渴飲寒潭
春暖霎時噴雨簷前四海五湖皆滿

楊用脩集

漢書藝文志有隱書十八篇今不可見大抵權
譎幽奧之辭書云時日曷喪其始也左傳遠揚
求救于楚師喻晉井而稱麥麴叔儀乞糧于魯
人歌佩玉而呼庚癸伍舉刺荆王以大鳥齊客
譏蔣公以海魚莊姬託辭於龍尾臧文謬書于
羊裘檀弓之蠶績狸首淳于髡之蟹螺甌婁雜
見于禮記戰國策說死列女傳諸書言無微而
可略此之謂也至于東方朔郭舍人之問對直
俳優之雄爾

龍語

卷二

十

後漢人好作隱語于文字中蔡中郎題曹娥碑
云黃絹幼婦外孫白隱絕妙好辭四字魏伯
陽參同契後序云鄒會鄙夫幽谷朽生委時去
害依託丘山循遊寥廓與鬼為隣百世一下遶
遊人間湯遭厄際水旱隔屏隱會稽魏伯陽五
字古魏字作未故云依託丘山宜乎後世白丁
道士不知而以丹法解之可發一笑又孔融離
合作郡姓名字詩云漁父屈節水潛匿方離
與皆進止出行施張離呂公釣磯盍口

渭濱離口九域有聖無土不王或字口合好是

正直女回于匡離字海內有截隼逝鷹揚離字

成合六翮將奮羽儀未彰離字蛇龍之蟄仰也

何忘離字玫瑰隱曜美玉韜光乃文去字無名

無譽放言深藏離字按轡安行誰謂路長離字

臧蔡中郎魏伯陽孔文舉皆後漢末同時人與

袁康吳平亦同時隱語離合相似故詳著之以

見越絕之出于袁吳二子也歷千餘年而始顯

不謂余爲千載知音乎

鮑昭集中謎語三字其云二八四八飛泉仰流

井字也頭如刀尾如鉤龜字也乾之一九坤之

二六桑字也頗爲拙劣今之商謎燈牌者亦笑

之乾坤與桑何相關乎東坡硯蓋銘曰研猶有

石峴更無山姜女旣去孟子不還簡妙勝鮑多

矣

越絕書篇末之言曰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厥名

有米覆之以庚禹來東征茲葬其鄉不直自斥

託類自明文屬辭定自干邦賢以口爲姓承之

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楊用脩曰此以隱語

見其姓名也去得其衣乃袁字也米覆以庚乃

康字也禹葬之鄉則會稽也是乃會稽人袁康

也其曰不直自斥託類自明厥旨昭然欲後人

知也文屬辭定自干邦賢蓋所共著非康一人

也以口承天吳字也屈原同名平字也與康共

著此書者乃吳平也

隱語卷二畢

隱語

卷二

十二

譏語序

或問謠語諧語於譏語有以別乎郭子曰謠未嘗不譏也謠在事前驗在事後無心之譏也譏則指事直刺有心之譏也諧未嘗不譏也諧則以口取辯或以詞見嘲嬉笑之譏也譏則指事直刺怒罵之譏也故譏於謠為直於諧為怒也願譏之情有三有譏而毀者訐以為直下而訕上如禰衡

譏語序

之弔喪監厨譙周之譏備與禪之類是也于理為盭有譏而諷者義生文外秘響旁通如接輿之鳳兮野人之婁豬之類是也于理為似有譏而上關國家之理亂下關一身之得失如夏五子歌以譏其君孔子羣婢歌以譏其相之類是也則譏之所繫詎云細耶因備載之置于謠之後諧之前萬曆戊申冬十有一月長至日泰和郭子章撰

譏語卷一

明豫章郭子章彙編
明西蜀張養蒙訂校

夏

夏書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游無度敗于有洛之表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皇祖有訓民可不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左傳作行亂其紀綱乃底滅亡○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叶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叶義反○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嘯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怙怙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韓詩外傳云築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羣臣皆相持而歌尚書大傳曰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而歌曰盍歸乎薄薄亦大矣伊尹退而更曰覺兮較兮吾大命格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之歸○江水沛叶兮舟楫敗叶兮我王廢兮趣促歸於薄毫薄亦大兮○樂兮樂兮四牡躋音今六轡沃叶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

周

讖語

卷一

二

國語晉優施通于驪姬姬欲害申生而難里克優施乃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曰暇豫之吾吾讀如不如鳥鳥人皆集於苑已獨集於枯暇豫樂也吾吾不敢自親之貌言里克欲爲暇豫事君之道反不敢自親吾吾然其志曾不如鳥鳥苑茂木也已里克也喻人里克笑曰何謂苑皆與奚齊已獨與申生也何謂枯乎枯且有苑乎其母既死其子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里克懼乃定中立之計

左傳襄公四年邾人莒人伐鄆臧紇救鄆敗于

狐貍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叶渠敗我於狐貍之反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狐貍大夫之服襄公幼弱故

左傳定公十四年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

于洮太子蒯聵獻孟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

既定爾婁豬古音盍歸吾艾猋婁豬求于豬以喻南子艾猋喻

宋朝艾老也猋音加壯豕也

史記曰孔子相魯齊人遺女樂季桓子受之三

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宿

讖語

卷一

三

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

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

敗叶蕭蓋家語無優哉游哉維家語以卒歲叶

可以出走也仕不遇故聊且優游以終歲桓子

聞之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史記樂書仲尼

論語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

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

從政者殆而始叶養里切列仙傳曰陸通者楚

莊接輿也好養生遊諸名山嘗遇

孔子而歌云云後入
蜀在峨嵋山中

莊子曰孔子適楚楚狂接輿游其門曰鳳兮鳳

兮何如德之衰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

下有道聖人成焉謂可以成功天下無道聖人生焉

而巳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叶羽莫之

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巳乎巳乎臨人以德

叶都木反巳止也以殆乎殆乎晝地而趨古音促言

束自拘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

困學紀聞曰胡明仲云荆楚有草叢生脩條野
人呼為迷陽其膏多刺故曰無傷吾行無傷吾足

識語

卷一

四

史記田常成子與監止俱為左右相相齊簡公

田常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

田常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

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劉知幾史記田常見在

而諷呼以諷此之
不實昭然可見

漢

史記灌夫罵李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

今日乃效兒女曹咕囁耳語

東觀漢記曰更始在長安中為之語曰竈下養

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

桓譚新論曰淳于髡至鄰家見其竈突之直而

積薪在傍謂曰此且有火使為曲突而徙薪鄰

家不聽後果焚其屋鄰家救火乃滅烹羊具酒

謝救火者不肯呼髡智士譏之曰曲突徙薪無

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蓋傷其賤本而貴末也

趙壹恃才倨傲為鄉黨所擯後屢抵罪幾至死

友人救得免壹作疾邪賦中歌此二詩○河清

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順風激靡草富貴者稱賢

識語

卷一

五

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伊優北堂上耽僻倚

門邊○勢家多所宜欬唾自成珠被褐懷金玉

蘭蕙化為芻賢者雖獨悟所困在羣愚且各守

爾分勿復空馳驅哀哉復哀哉此是命矣夫品

曰元叔散蘭蕙指斥貴錢苦言切
句其亦助矣斯人也而有斯困悲夫

政論曰每詔書所欲禁絕雖重懇惻罵詈極筆

猶復廢拾終無悛意故里語曰州郡記如霹靂

得詔書但挂壁

後漢書曰桓帝之世更相濫舉人為之謠舉秀

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又見抱舉秀才不知

請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

怯如鼷謂泥濁音區古音例無定也音書作怯如

後漢黃琬傳云舊制光祿三四省郎以高功九

次才德尤異者為茂才異行時權富子弟以人

事得舉而貧約守志者反以窮迫見遺京師為

之謠欲得不能光祿茂才能乃

魏

識語

卷一

六

人問彌衡曰苟令君趙孟冠皆足蓋世乎衡見

尚有容儀趙有腹乃答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

長可使監廚請客其意以苟但有容趙健

魏志誘書謂臺中有三狗二狗崖紫不可當一

狗憑默作疽囊三狗謂何鄧丁也默者爽小字

也其意言三狗欲噬人而謚尤甚

魏時有謗書曰嘈爽之勢熱如湯太傅父子冷

如漿李豐兄弟如游光其意以為豐雖外示清

淨而內圖事有似於游光也

蜀

劉禪嗣位譙周引晉穆侯漢靈帝命子事譏之

曰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若

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甚於穆侯靈帝之祥也

蜀果亡

江表傳諸葛亮表都尉李嚴少為郡職吏用性

深刻苟利其身鄉里為之諺曰難可狎李鱗甲

晉

晉庾純為河南尹以賈充姦佞與任愷共舉充

識語

卷一

七

鎮關中充由是不平充嘗在純後至充曰君行

常居前今何以在後純曰旦有少市井事不了

是以來後世言純之先有伍伯者充之先有市

魁者充純以此相譏充殊不平及純行酒充不

時飲純曰長者為壽何敢爾乎充曰父老不歸

僕養將何言也純發怒曰賈充天下兇兇由爾

一人充曰充輔佐二世蕩平巴蜀有何罪而天

下為之兇兇純曰高貴鄉公何在充慙怒上表

解職純懼自劾免官

晉書趙王倫僭位諸黨皆登卿相並列大封其餘同謀者咸超階越序不可勝紀至於奴卒厮役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諺曰貂不足狗尾續

晉書博陵崔洪為尚書左丞時人為之語曰叢生棘刺來自博陵在南為鷄在北為鷹

世說新語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何樂謂樂殺耶庾曰不爾樂令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子

譏語

卷一

八

深公云人謂庾元規名士胃中柴棘三斗許深公源也

庾公權重足傾王公庾在石頭王在冶城坐大風揚塵王以扇拂塵曰元規塵汗人

王右軍在南丞相與書每歎子姪不令云虎狔

虎犢還其所如虎狔王彭之小字也父彬犢將小字也彬之字叔虎彭之弟

孫綽作列仙商丘子贊曰所牧何物始非真緒

僅遇風雲為我龍攄列仙傳曰商丘子晉者商邑人好吹簫牧豕年七十

不娶妻而不老問其道要言曰食老米舊蒲根飲水如此便不飢不老耳孫綽為晉時人多何物始非真緒猗猗逢風雲為我龍攄時人多以為能王藍田語人云近見孫家兒作文道何物真緒

蔡伯喈睹睪管椽孫興公聽妓振且擺折伏滔賦曰余同蔡桓子野有故長笛傳之者老云蔡伯喈之所製也初伯喈避江南宿於柯亭之館以竹為椽邑仰聘之曰良竹也取以爲笛音聲獨絕歷代傳之至于今王右軍聞大嗔曰三祖壽臺一作樂器虺瓦一作瓦凡弔孫家兒打折

譏語

卷一

九

王中郎與林公絕不相得王謂林公詭辯林公道王云著賦顏恰繪布單衣挾左傳逐鄭康成

車後問是何物塵垢囊中郎坦之怡帽也裴子挾左傳逐鄭康成自為高足弟子篤而論之不離塵垢囊也

孫長樂作王長史誄云余與夫子交非勢利心

猶澄水同此玄味王孝伯見曰才士不遜亡祖

何至與此人周旋

舊目韓康伯將肘無風骨說林曰范倣云韓康伯似肉鴨

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何

如荅曰見一羣白頸烏但聞喚啞啞聲

王興道謂謝望蔡霍霍如失鷹師王和之字興道琅邪人歷

永嘉太子望蔡謝懷小字也

桓南郡每見人不快輒嗔云君得袁家梨當復

不烝食不舊語秣陵有袁仲家梨甚美大如升入口消釋言遇人不別味得好梨烝食之也

王司州胡之嘗乘雪往王螭許王恬小司州言

氣少有悟逆於螭便作色不夷司州覺惡便興

牀就之持其臂曰汝詎復足與老兄計王氏諸

譏語卷一

祖從螭撥其手曰冷如鬼手聲彊來捉人臂

蔡司徒渡江見彭蜺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

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向謝仁祖

說此事謝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勸學死禮勸

學篇曰蟹二螯八足非蛇蟪之穴無所寄託者

用心躁也故蔡邕為勸學章取義焉爾雅曰蟹

蟬小者螭即彭蜺也似蟹而小今彭蜺小於蟹

而大於螭即爾雅所謂蟪蟪也然此三物皆

八足二螯而狀甚相類蔡謨不精其

小大食而致辨故謂讀爾雅不熟也

宋明帝紀胡毋顥專權奏無不可時人語曰禾

綰閉眼諾胡毋大張橐禾綰謂上也

周頤字彥倫於鍾山西立隱舍休沐則歸之孔

德璋移文云世有周子儁俗之士竊吹草堂濫

巾北岳務光何足比消子不能儔至其紐金章

綰墨綬使我高霞孤映白雲誰侶列壑爭譏攢

峰聳詣今又促裝下邑浪拽上京雖情投於魏

闕或假步於山扃豈可使碧嶺再辱丹崖重滓

宜掩雲關截來轅請回俗士駕為君謝逋客

宋書何尚之在家常著鹿皮帽及拜開府天子

譏語卷一

臨軒百僚陪位沈慶之於殿廷戲之曰今日何

不著鹿皮冠慶之屢辭爵命朝廷敦勸甚篤尚

之謂曰主上虛懷側席詎宜固辭慶之曰沈公

不効何公去而復還也尚之有愧色

梁

天監初沈約范雲當朝用事孫廉傾意奉之及

中書舍人黃睦之等亦尤所結附凡貴要每食

廉必日進滋旨皆手自煎調不辭勤劇遂得為

列卿御史中丞晉陵吳興太守時廣陵高爽有

險薄才客於廉廉委以文記爽嘗有求不稱意乃爲殺謎以喻廉曰刺鼻不知嚏蹋面不知瞋齧齒作步數持此得勝人機其不計耻辱以此取名是也

古詩類苑孫抱爲延陵縣高爽謁之抱了無故人情爽出縣閣下取筆書鼓以抱形體肥帶十圍故譏之曰徒有八尺圍腹無一寸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詎央

文心雕龍指瑕篇陳思之文羣才之俊也而武

譏語

卷一

十二

帝誄云尊靈永蟄明帝頌云聖體浮輕浮輕有似於蝴蝶永蟄頗疑於昆蟲施之尊極豈其當乎左思七諷說孝而不從反道若斯餘不足觀矣潘岳爲才善於哀文然悲內兄則云感口澤傷弱子則云心如疑禮文在尊極而施之下流辭雖足哀義斯替矣若夫君子擬人必於其倫而崔瑗之誄李公比行於黃虞向秀之賦嵇生方罪於李斯與其失也雖寧降無濫然高原之詩不類甚矣

雕龍指瑕篇曰西京賦稱中黃育獲之疇而薛

綜謬注謂之闕尹是不聞執雕虎之人也又

禮并賦舊有匹馬而應劭釋匹或量首數蹄斯

豈辯物之要哉原夫古之正名車兩而馬匹匹

兩楊用補稱目以並耦爲用蓋車貳佐乘馬儻驂

服服乘不隻故名號必覆名號一正則雖單爲

匹矣匹夫匹婦亦配義也夫車馬小義而歷代

莫悟辭賦近事而千里致差况鎖灼經典能不

謬哉夫辯馬而數蹄選勇而驅闕尹失理太甚

譏語

卷一

十三

故舉以爲戒

樂府廣題曰梁太尉從事中郎江從簡年十七有才思時何敬容爲宰相從簡爲採荷調以刺之云欲持荷作柱荷弱不勝梁欲持荷作鏡荷暗本無光敬容覽之不覺嗟賞愛其巧麗

北齊

北史宣武末中尉王顯當權陽固每直言其過以此銜固又有人間之顯因奏固免官遂闔門自守作刺讒疾倖詩二首○巧佞巧佞讒言興

今營營習習似青蠅兮以白爲黑在汝口兮汝
非蠅蠹毒何厚兮巧佞巧佞一何工矣同間伺
忿言必從矣朋黨噂喈自相同矣浸潤之譖傾
人墮矣成人之美君子貴焉攻人之惡君子愧
焉汝何人斯譖毀日繁予實無罪何騁汝言番
番緝緝讒言側入君子好讒如或弗及天疾讒
說汝其至矣無妄之禍行將及矣泛泛游鳥弗
制弗拘行藏之徒或智或愚維予小子未明茲
理毀與行俱言與讒起我其懲矣我其悔矣豈

讒語

卷一

十四

求人兮思想在已疾倖詩彼諂諛今人之靈兮
刺促昔栗罔顧耻辱以求媚兮邪干側入如恐
弗及以自容兮志行偏小好習不道朝挾其車
夕承其輿或騎或徒載奔載趨或言或笑曲事
親要正路不由邪徑是蹈不識大猷不知話言
其朋其黨其徒實繁有詭其行有佞其音遽蔭
戚施邪媚是欽既讒且詬以逞其心是信是任
亂是此史作以多其始不慎末如之何習習宰
誦營營無極梁丘寡智王鮒淺識伊戾息夫異

世同力江充趙高甘言似直豎刁上官擅生羽
翼乃如之人僭爽其德豈徒喪邦又亦覆國嗟
爾中下其親其昵不謂其非不覺其失好之有
年寵之有日我思古人心焉若疾百凡君子宜
其慎矣覆車其一作鑒近可信矣言既備矣事
既至矣反是不思維塵及矣

北齊盧思道聘陳設宴聯句作詩先唱者譏北
人云榆生不飽漢草長不肥驢謂北人食榆吳
地無驢故有此句思道卽續之曰共飢分炊飯

讒語

卷一

十五

同鑄異煮魚謂南人無義同炊異饌也吳人愧
之談藝

讖語卷二

明豫章郭子章彙編

明西蜀張養正訂校

唐

崔湜爲中書令張嘉貞爲舍人湜輕之常呼爲張底後曾量數事意出人右湜驚美久之謂同列曰知否張底後乃我輩一人此終是坐處湜死後十餘年嘉貞果爲中書令

王泉

盧藏用字子潛與陳伯玉趙貞固友善隱居之

讖語

卷二

日頗以貞白自銜往來於少室終南二山時人

目爲假隱自登朝奢靡淫縱趙趙詭佞專事權

貴時議乃表其醜行以阿附太平公主流隴州

談錄初隱山時有意當世人目爲隨駕隱士司

馬承禎嘗召至闕下將還山藏用指終南山曰

此中大有佳處承禎徐曰以僕視之乃仕宦之

捷徑耳藏用慙

唐書

盧杞與馮盛相遇於路各攜一囊杞發盛囊有

墨一枚杞大笑盛正色曰天峰煤和針魚腦入

金谿子手中錄離騷古本比公曰提綾紋刺三

百爲名利奴顧當孰勝已而盛搜杞囊果有三

百刺

大唐龍

李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板上題云海上釣鼈

客李白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鼈以何物爲

鉤線曰以風浪返其情乾坤維其志以虹霓爲

絲明月爲鉤又曰以何物爲餌曰以天下無義

丈夫爲餌丞相悚然

表利見爲性頑獷方棠謂表生已封三鹿郡公

讖語

卷二

蓋譏其大小疎也

幽燕

雍仲子進南海香物拜爲涪陽尉時謂之香尉

述異

杜宣猷大夫自閩中除宣城中官之力也宣猷

旣至每寒食節輒散遣將吏荷挈食物祭于諸

閭塚墓所謂灑掃者也故時號爲敕使看墓

子

泉

范攄雲谿友議平曾以憑人傲物多犯諱忌竟

沒於縣曹知已歎其運蹇薛平僕射出鎮浙西

投謁主禮稍薄曾留詩以諷之曰梯山航海幾
崎嶇來謁金陵薛大夫髭髮豎時趨劔戟衣冠
儼處拜冰壺誠知兩軸非珠玉深愧三縑郵旅
途今日楚江風正好不須回首望勾吳薛聞之
曾將出境遣吏追還縻留數日又獻繫白馬詩
曰白馬披鬚練一團今朝被絆欲行難雪中放
出尋空跡月下牽來只見鞍向北長鳴天外達
臨風斜控耳邊寒自知毛骨還應異更請孫陽
子細看河東公觀詩曰若不留絆行軒那得觀

讖語

卷二

三

其毛骨遂以殊禮相待

雲谿友議韋丹大夫偶爲思歸題絕句一首以
寄上人法友談玄幸先達其深趣詩曰王事紛
紛無暇日浮生冉冉只如雲已爲平子歸休計
五老巖前必共君澈公奉酬詩曰年老身閑無
外事麻衣草坐亦容身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
何曾見一人余謂韋亞台歸意未堅果爲高僧
所誚歷覽前代散髮海隅者其幾人哉

賈島狂狷行薄執政惡之故不預選裴晉公於

興化作池亭島詩曰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
李種薔薇薔薇花謝秋風起荊棘滿庭公始知
人皆惡其不遜

古今詩話

王保定撫言方干師徐凝干嘗刺凝曰把得新
詩草裏論反語曰村裏老李頻師方干後頻及
第詩僧清越贈干詩云弟子已攀桂先生猶灌
園

秦韜玉貴公子行曰堦前莎毬綠不捲銀龜噴
香挽不斷亂花織錦柳撚線裝點池臺盡屏展

讖語

卷二

四

却笑書生把書卷學得顏回忍饑面

平曾謁華州李相不遇吟曰老夫三日門前立
珠箔銀屏晝不開詩卷却拋書袋裏譬如閑看
華山來

李義山乃令狐楚故吏楚子綯繼相殊不展分
重九日謁綯不見題詩屏風而去詩曰曾共山
公把酒卮霜天白菊正離披十年泉下無消息
九日尊前有所思莫學漢臣栽首荷還同楚客
詠江離郎君官重施行馬東閣無因再得窺綯

乃閉此廳終身不處

張祐憶柘枝詩曰鴛鴦繡帶拋何處孔雀羅衫
屬阿誰白樂天呼爲問頭祐曰明公亦有目連
經長恨詞云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
見此不是目連訪母耶

瑣言杜邠公位極人臣未嘗薦賢時號秃角
犀

瑣言唐馬植曾鎮安南安撫軍民懷柔蠻獠廢
珠池尚儉素李琢後鎮是邦用法大酷軍城巡

讖語

卷二

五

出而屬南蠻六七年間勞動兵役咸通七年高
駢收復之先是荆徐間征役拒蠻人甚苦之有
舉子聞許卒二千沒於蠻鄉有詩刺曰南荒不
擇吏致我交趾履聯綿三四年致我交趾辱懼
者闕則退武者兵益黷軍容滿天下戰將多金
玉刮得齊民瘡分爲猛士祿英雄許昌師忠武
冠其族去爲萬騎風住爲一川肉時有殘卒迴
千門萬戶哭哀聲動閭里怨氣成山谷誰能聽
鼓聲不忍看金鑊念此堪淚流悠悠賴川綠吟

此詩以見失於授任爲國家生事大東之苦斯
其類乎

聶夷中河南中都人少貧苦精於古體有公子
家詩云種花於西園花發青樓道花下一禾生
去之爲惡草又詠田家詩云父耕原上田子斲
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倉又云鋤禾當
日午汗滴禾下土誰念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又
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剗却
心中肉我願君王心化爲光明燭不照綺羅筵

讖語

卷二

六

只照逃亡屋所謂言近意遠合三百篇之旨
瑣言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令狐相國假溫飛卿
新撰密進之戒令勿洩溫遽言于人由是疎之
溫亦有言中書內坐將軍譏相國無學也
高相國崇文本薊州將校因討劉闢有功授西
川節度使一日大雪諸從事吟賞有詩渤海鄙
言多呼人爲髀兒崇文于筵上謂賓客曰某雖
武夫亦有一詩乃曰崇文崇武不崇文提戈出
塞號將軍那箇髀兒射鴈落白毛空裏落

一作

紛紛其詩著題皆謂北齊教曹之比也

唐自大中至咸通白中令入拜相次畢相誠曹相確羅相劬權使相也繼升岩廊崔相慎猷曰

可以歸矣近日中書盡是番人蓋以白中書羅

為番姓也

北齊

唐榮陽鄭準賀襄州趙令嗣襲其書云不沐浴佩玉而有祁兆不登山取符而無恤封是于慶賀中顯言其庶賤也

皮日休曾謁歸融尚書不見因撰夾蛇龜賦譏

譏語

卷二

七

其不出頭也而歸氏子亦撰皮靴鞋賦述相謗謂皮生後為湖南軍倖亦甚傲誕自號間氣布衣

蜀相韋莊應舉時遇黃冠犯闕著秦婦吟一篇內一聯云內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爾後公卿亦多唾訝莊乃諱之時人號秦婦吟秀才他日撰家戒內不許垂秦婦吟障

一作

子

以此止謗亦無及也

管相和凝少年時好為曲子詞播于汴洛泊入

相專託人收拾焚毀不暇然相國厚重有德終為艷詞玷契丹入夷門號為曲子相公

以上皆北夢瑣言

曹唐羅隱詩皆有名隱題牡丹云若教解語能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唐曰此乃詠女子障耳隱曰猶勝足下作鬼詩乃誦唐漢武燕西王母詩樹底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語月茫茫豈非鬼詩唐無以答

譏語

卷二

八

韓浦與弟洎俱有文名洎語人曰予兄為文譬如繩樞草舍聊備風雨予之為文若造五鳳樓手浦聞之會有送蜀牋者因作詩並牋而寄之曰十樣鸞牋出益州新來寄字浣沙頭老兄得此全無用助汝添修五鳳樓洎大慚

南唐

史虛白字畏名南淮九江至落星灣家焉往來廬山絕意世事保大初元宗南遷至蠡澤虛白迎謁道傍元宗勞問令誦近詩曰風雨撥却屋全家醉不知元宗變色賜粟帛上樽酒徐鉉高

越謂之曰先生高不可屈盍使二子仕乎虛白曰野人有子賢則立功業以道事明主否則負薪捕麋以養其母僕未嘗介意也不敢以累公鉉越媿歎江南別錄南唐書無後段

宋

文酒詩話魏周輔有詩上陳亞犯古人一聯亞不爲禮周輔復上一絕句無所用心惟飽食爭如牕下作新詞文章大抵多相犯剛被人言愛竊詩亞次韻曰昔賢自是堪加罪非敢言君愛

譏語

卷二

九

竊詞耐耐古人無意智預先偷子一聯詩

東軒筆錄陶穀文翰爲一時冠後爲宰相者往往不由文翰而聞望皆出穀下穀不平乃俾其黨因事薦穀以爲穀久在詞禁宣力甚多宋太祖笑曰頗聞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改換詞語此乃俗所謂依樣畫葫蘆爾何宣力之有穀聞之乃作詩書于玉堂之壁云官職須從生處有才能不管用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宋太祖益薄其怨望決意不用

溫公詩話僧惠崇自負工詩有河分固勢斷春入燒痕青之句或譏其犯古曰河分固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偷古人句古人詩句犯師兄

后山叢談王荊公爲相喜說字始遂成俗劉貢父戲之曰三鹿爲麤麤不及牛三牛爲犇犇不及鹿謂宜三牛爲麤三鹿爲犇苟難於遽改令各權發遣蓋於時解縱繩墨不次用人往往自小官暴據要地以資淺皆號權發遣云故併譏

譏語

卷二

十一

清波雜志紹興丁丑章持魁南省時有詩何處難忘酒南宮放榜時有才如杜牧無勢似章持不取通經士先收執政兒此時無一盞何以展愁眉紹興間秦伯賜魁多士汪彥章啓賀其父以南宮進士對東閣郎君尚疑爲譏已其取顯斥如前之詩乎韓持國維寶元間偕兄弟應進士舉預南省奏名而下第士子有韓家四子連名之嘲蓋以其父忠憲公見在政路也時殿試

尚黜落有司因故黜之公後遂不復試而兄弟皆再登第

俞文豹清夜錄東坡先生嘗偶遇坐客行一今以兩卦名證一故事一人云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人云光武兵渡滹沱河既濟未濟一人云劉寬婢羹汚朝衣家人小過先生云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小畜後斬大畜蓋爲荆公父子發也

彭乘墨客揮犀嶺南僻地有驛名翠嵐往來宿

讖語

卷二

十一

者多飼馬於堂上驛吏諫論不聽乃題小詩於壁以譏之曰犬馬本非堂上物莫言驛舍暫經過大都人畜須分別不聽罵聲可奈何昔曾有爲驢喫牡丹賦云展似鐵之雙蹄驚回蝶夢聲如船之兩耳不聽罵聲驛吏罵聲之喻出此熙寧中朝廷有生老病死苦之語時王荆公改新法目爲生事曾魯公以年老依違其間富韓公稱病不出唐參政與荆公爭按問欲與理直不勝疽發背死趙清獻惟聲苦時范忠宣爲侍

御史皆劾之聞見錄

西湖志高宗好養鵝鵠躬自飛放有士人題詩云鵝鵠飛騰遶帝都朝收暮放費工夫何如養箇南來鴈沙漠能傳二帝書高宗聞之召見士人卽命補官

紹興中楊存中在建康旗上畫雙勝連環謂之二勝環意取兩宮北還之義後得美玉琢爲帽環以進有一伶在傍高宗指示之曰此乃楊太尉所進二勝環伶人跪捧接諦觀徐奏曰可惜

讖語

卷二

十一

二勝環放腦後高宗爲之改容紹興淳熙之間頗稱康裕君相縱逸耽樂湖山無復新亭之淚士人林升者題一絕于旅邸云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薰得遊人醉便把杭州作汴州又湖南有白塔橋印賣朝京路經土庶往臨安者必買以披閱有人題一絕云白塔橋邊賣地經長亭短驛甚分明如何抵說臨安路不數中原有幾程

西湖志車駕饗景靈宮太學武學宗學諸生俱

在禮部前迎駕臨安府有人作十七字詩譏之
曰駕幸景靈宮諸生盡鞠躬頭烏身上白米蟲
蓋譏其幞頭褙服歲歷歷祿不得出身年年迎
駕耳

馬子將純負才自任好面折人人敬畏之建炎
中呂元直作相子將求郡元直拒之徐云有英
州見任公可往否子將曰領鈞旨待先去爲相
公蓋一宅子奉候揮塵錄

隆興初有胡昉者大言誇誕當國者以爲天下

譏語

卷二

十一

奇才力加薦引命以官曾未數年爲兩浙漕一
日語坐客云朝廷官爵是買吾曹頭顱豈不可
畏適聞人伯卿阜民在座末趨前云也買脫空
胡默然同上

西湖志秦檜建第于望仙橋備極宏麗其死也
伯天府開浚運河取土堆府門有人題詩曰格
天閣在人何在偃月堂深恨亦深不向洛陽圖
白髮却于郿陂貯黃金笑談便解典羅織咫尺
那知有照臨寂寞九原今已矣空餘泥濘積牆

陰又楊廷秀宿牧牛亭泰太師墳庵詩云陌關
只有一穰侯瀛館寧無再帝丘天極八重心未
死台星三點折方休只看壁後新亭策恐作移
中蜀國羞今日牛羊上丘隴不知丞相更不
韓侂冑當軸黜陟朝紳權移人主時有天族就
試南宮者題詩客邸云蹇衛衝風怯曉寒也隨
舉子到長安路人莫作親王看姓趙如今不似
韓

譏語

卷二

十四

白獺隨韓侂冑平原甲第卽瑞石北阜爲第後
開禧末罪逐改爲寺監齋舍生有題二絕于壁
曰掀天聲勢抵冰山廣厦空餘十萬間若使早
知明哲計肯將富貴博清閑花柳依然弄曉風
才郎袖手去無蹤不知郿塢金多少爭似盧門
席不重兩詩俱用董卓郿塢事然權勢所歸之
地古今皆然也

白獺隨開禧初權臣將用事之日以所賜南園
新成會諸朝士席間分題各賦春景以都城外
土物爲題時一朝士姓俞在座分得游春黃浪

詩都城春間湖邊則以泥俞卽賦曰兩脚扣空

欲弄春一人頭上又安人不知終入兒童手簡

骨翻爲陌上塵游有所譏繼出知若雪後嘉定

戊辰邊警之變果然游春黃胖起於金明池有杏花園遊人取其黃土戲

形爲人

白懶隨西湖僧儀嘗以詩上權臣云我本田中

一比丘却來乘馬不乘牛如今馬上風波急不

似田中得自由權臣以爲謗已遂民其衣

白懶隨鄭剛中之鎮蜀也春奴曰閻王所居曰

譏語

卷二

五

富春坊忽民間遺火鄭公出鎮於火明中獲一

旗上有詩乃借東城海棠詩爲之云火星飛上

富春坊天恣風流此夜狂只恐夜深花睡去高

燒銀燭照紅妝

西湖志丁大全罷相謫貴州竄藤州墜水死謝

鳴治鐸有夜半檣歌一首蓋詠大全事也云國

威重空頭勅權姦橫夜半檣豈不聞古來忌器

不投鼠堂陞陵夷母乃爾南風不競北風剛不

用皇亭怨降墮

西湖志似道行公田民間騷然有爲詩云襄陽

累載困孤城養養湖山不出征不識咽喉形勢

地公田枉自害蒼生其後又立推排打量之法

白沒民產有人作詩云三分天下二分亡猶把

山川寸寸量縱使一坵添一畝也應不是舊封

疆

西湖志樞密使文及翁作百字令詠雪以譏似

道云沒巴沒鼻煞時間做出箇一作漫天漫地不

問高低併上下平白都教一例鼓弄滕六招邀

譏語

卷二

六

巽二只恁施威勢識他不破至今道是祥瑞最

苦是鵝鴨池邊三更半夜誤了吳元濟東郭先

生都不管挨上門兒穩睡一夜東風三竿紅日

萬事隨流水東皇笑道山河原是我的

大明

石田雜記威寧伯王公鉞在大同見邊事漸生

醞禍未測情悰不懌廼作詩云去來去來歸去

來千金難買釣魚臺已知世事只如此借問古

人安在哉綠酒有情留客醉黃花無主爲誰開

忠君報國心如火一夜秋風盡作灰時好事者
和云那有伊周事業來耻隨郭隗上金臺權謀
術數何深也局量規模真小哉半世功名如隙
過一場富貴似花開于今門下三千士一半寒
心一半灰

冰化編楊復宜興人能詩有時名宣德間爲南
大理少卿其家僮嘗于玄武湖墻取萍藻食猪
時吳思菴握都察院章以其密邇廳事拒之復
答以小詩云太平堤在後湖邊不是君家祖上
田數點浮萍容不得如何吐裏好撐船蓋諺有
之宰相肚裏好撐船故云

詩語

卷二

十七

譏語卷二終

譏語序

識緯術數之學其說荒唐其事穿鑿近于
語怪涉于素隱聖人不道也然有理必有
數有經必有緯班生有言極數知變而不
詭俗斯深于數術者也總古今論之有真
識如亡秦者胡劉秀爲天子之類是已有
偽識如王莽巴郡石文孫皓石印山之類
是已有名識如晉穆侯之子名仇名成師

識語序

唐太宗名世民朱溫賜全忠之類是已有
石讖如魏張掖柳谷唐昌松鴻池谷之類
是已有語識如大亨二月了廣明黃家日
月之類是已有詩識如明鏡不安臺白首
同所歸之類是已有一國之識有一家之
識有一身之識有一事之識隨其大小而
書之而尹敏增識桓譚非識劉勰正緯之
語亦備載焉令世之知命者知事有前定

不可妄觀劉歆不必改秀表術不必字路
蒲山不得混李臬感不得冒楊足以陰折
奸雄亂賊不臣之心又令世之泥讖者知
讖有偽造不可深信莽以讖滅皓以讖亡
王彫廣陳圖讖多抹苻秦之亡王劭巧解
讖說難延楊隋之祚足以陰牖垂主脩德
永命之誠則讖語之輯不為無小補云
萬曆戊申冬十有一月長至日泰和郭子

讖語序

章撰

讖語卷一

明豫章郭子章彙編

明西蜀張養蒙訂校

唐虞

沈約符瑞志帝堯之母曰慶都生於斗維之野
常有黃雲布護其上及長觀于三河常有龍隨
之一旦龍負圖而至其文要曰亦受天祐眉八
彩鬚髮長七尺二十面銳上豐下足履翼宿既
而陰風四合赤龍感之孕十四月生堯於丹陵

讖語

卷一

其狀如圖

堯將以天下禪舜乃索齋修壇場於河維擇良
日率舜等升首山遵河渚有五老游焉蓋五星
之精也相謂曰河圖將來告帝以期知我者重
瞳黃姚五老因飛為流星上入昴二月辛丑昧
明禮備至於日昃榮光出河休氣四塞白雲起
回風搖乃有龍馬銜甲赤文綠色臨壇而止吐
甲圖而去甲似龜背廣九尺其圖以白玉為檢
赤玉為匣泥以黃金約以青繩檢文曰閭色授

帝舜言虞夏殷周秦漢當授天命帝乃寫其言藏于東序後二年二月仲辛率羣臣沈璧于洛禮畢退俟至于下舛赤光起玄龜負書而出背甲赤文成字止于壇其書言當禪舜遂讓舜

夏

舜設壇於河依堯故事至于下舛榮光休氣至黃龍負圖長三十二尺廣九尺出于壇畔赤文綠錯其文言當禪禹

禹受舜禪即天子之位洛出龜書六十五字是

識語

卷一

二

爲洪範此謂洛出書者也

商

湯乃東至于洛有黑龜並赤文成字言夏桀無道湯當代之

周

文王季秋之甲子赤爵銜書及豐止于昌戶昌拜稽首受之其文要曰姬昌蒼帝子亡殷者紂王將畋史偏卜之曰將大獲非熊非龍天遺汝師以佐昌臣太祖史疇爲禹卜畋得臯陶其兆

如此

文王至于磻谿之水呂尚釣於涯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于斯尚立變名荅曰望釣得玉璜其文要曰姬受命昌來提撰爾維鈐報在齊尚出游見赤人自雒出授尚書命曰呂佐昌者子

有鳳凰銜書游文王之都書曰殷帝無道虐亂天下皇命已移不得復久靈祇遠離百神吹去五星聚房昭理四海

識語

卷一

三

武王伐紂度孟津中流白魚躍入王舟王俯取魚長三尺目下有赤文成字言紂可伐王寫以世字魚文消燔魚以告天有火自天止于王屋流爲赤烏烏銜穀焉穀者紀后稷之德火者燔魚以告天天火流下應以吉也

周公旦乃與成王觀于河洛沈璧禮畢王退俟至于日昧榮光並出幕河青雲浮至青龍臨壇銜玄甲之圖坐之而去禮于洛亦如之玄龜青龍蒼光止于壇背甲刻書赤文成字周公援筆

以世文寫之書成文消龜墮甲而去其言自周
公訖于秦漢盛衰之符

晉

晉穆侯以條之役生太子名之曰仇師古曰穆侯仇
孫也條晉地蓋以敵來侵已常戰其弟以千
時而生故取仇忿之義以名子其弟以千
之戰生名之曰成師師古曰太子之弟即桓叔
成其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大夫服晉夫名
衆也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以制誼誼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
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
讖語

卷一

四

命也今君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
其替庠及仇嗣立是爲文侯文侯卒子昭侯立
封成師于曲沃號桓叔師古曰昭侯國亂身危
曲沃伯也桓謚也昭侯叔父故謂之叔後晉人殺昭侯而納桓叔
不克復立昭侯子孝侯桓叔子嚴伯殺之晉人
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嚴伯子武公復殺哀
侯及其弟滅之而代有晉國

國語史蘇曰晉寡德而安俘女又增其寵且其
兆云挾以銜骨齒牙爲猾我卜伐驪龜往離散

以應我應答也往今告龜辭往夫若是賊之兆
也非吾宅也賊賊其兆離散不吉夫若是賊之兆
也非吾宅也居也非吾所安居也離則有之

若跨其國而得其君雖逢齒牙以猾其中其誰
云弗從言驪姬若能跨據晉國而得志於君齒
言必從言必從諸夏從戎非敗而何從政者不可以不戒
亡無日矣郭偃曰挾小鯁也可以小戕而不能
喪國害在內爲我我猶傷也喪亡也當之者
戎焉當值也值骨於晉何害雖謂之挾而猾以

卷一

五

齒牙口弗堪也言骨在口而猾以齒牙口其與
幾何言不晉國懼則甚矣亡猶未也商之衰也
衰謂帝其銘有之曰嘽嘽之德不足就也嘽嘽
甲之世其銘有之曰嘽嘽之德不足就也嘽嘽
小也不就不可以矜而祗取憂也祗適也嘽
嘽之食不足狃也狃食也不能爲膏而祗離咎
也膏肥雖驪之亂其離咎而已其何能服

魯

魯哀公十四年孔子夜夢三槐之間豐沛之邦
有赤煙氣起乃呼顏淵子夏往視之驅車到楚

西北范氏街見芻兒摘麟傷其左前足薪而覆之孔子曰兒來汝姓爲赤誦名子喬字受紀孔子曰汝豈有所見邪兒曰見一禽巨如羔羊頭上有角其末有肉孔子曰天下已有主也爲赤劉陳項爲輔五星入井從歲星兒發新下麟示孔子孔子趨而往麟蒙其耳吐三卷圖廣三寸長八寸每卷二十四字其言赤劉當起曰周亡赤氣起大耀興玄丘制命帝卯金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既成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磬折而立

識語

卷一

六

使曾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齋戒向北辰而拜告備于天曰孝經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謹以備天乃洪雲鬱起白霧摩地赤虹自上下化爲黃玉長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讀之曰寶文出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

續博物志

墨子惡樂故朝歌回車論語考識曰

邑名朝歌顏子不舍七十弟子掩目宰予獨顧由蹙隋車宋均曰子路患宰予顧視凶地故以

足蹙之

秦

古今樂錄曰秦始皇祠洛水有黑頭公從河中出呼始皇曰來受天寶乃與羣臣作歌洛陽之水其色蒼蒼祠祭大澤倏忽南臨洛濱醲禱色連三光

史記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

書曰亡秦者胡也

鄭玄曰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不知此爲人名反

也備北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三十萬人北擊胡

識語

卷一

七

略取河南地

史記秦始皇三十六年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

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我遺滄池君

素隱曰按服虔云水神是也江神以璧遺滄池之神告始皇之將終也且秦水德王故其君將

亡水神先因言曰今年祖龍死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象謂始

也自相告也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

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

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

二十八年行巡渡江所沈璧也於是始皇卜之卦

得游徙古

前漢

符瑞志漢高帝父曰劉執嘉執嘉之母夢赤鳥若龍戲已生執嘉是爲太上皇母名含始是爲昭靈夫人游於洛池有玉雞銜赤珠刻曰玉英吞此者王昭靈取而吞之生季是爲高帝

宛委餘編載陶隱居載漢高祖以始皇三十四年於南山得一鐵劍長三尺銘曰赤霄大篆書卽斬蛇劍及貴常服之光武微時鸚山得一劍

識語

卷一

八

文曰秀霸魏武帝以建安二十年於幽谷得一劍長三尺六寸上有金字銘曰孟德王石勒耕地得一刀銘曰石氏昌篆書

漢書項羽封高帝爲漢王王巴蜀三十一縣帝不悅丞相蕭何謀曰雖王漢之惡不猶愈於死乎且語曰天漢其稱甚美夫能屈於一人之下則伸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願大王王漢中撫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帝從之

昭帝元鳳二年正月太山萊蕪縣南民夜聞訥

訥有數千人聲晨往視之見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三十八圍入地八尺三石爲足立後白鳥數千集其旁又上林苑中柳樹斷臥地一朝自起生枝葉蟲齧其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立陳留襄邑王社忽移至長安博士眭孟占之曰石陰類太山岱宗王者禪代之處將有廢故之家姓公孫名病已從白衣爲天子者時昭帝幼少霍光輔政以孟妖言誅之及昭帝崩昌邑王又廢

識語

卷一

九

光立宣帝武帝曾孫本名病已在民間白衣三世如孟言焉

漢書待詔夏賀良等言赤精子之讖應劭曰高祖生自謂赤帝之精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宜改元易號詔曰漢興二百載歷數開元皇天降非材之佑漢國再獲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基事之元命必與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爲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如淳曰陳舜後王莽陳之後諺語以明莽當篡立而不知韋昭曰數陳聖劉之

也德

鍾離意傳意為魯相省視孔子授堂男子張伯
劉草階下土中得璧七枚懷藏其一以六白意
意曰甕中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璧有
七張伯懷其一意召問之伯叩頭出之

新莽忌劉氏復興乃詔曰劉之為字卯金刀也
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服虔曰剛卯以
之長三寸廣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
著華帶佩之今有玉作者銘其一面曰正月剛
卯金刀莽所鑄之錢也晉灼曰剛卯長一寸廣
五分四方當中夾從穿作孔以絲絲貫其底如

識語

卷一

十一

冠纓頭樊刻其上面作兩行書文曰正月剛卯
既火靈爰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
以教夔龍庶疫剛廟莫我敢當其銘曰疾日
嚴邪帝令夔化剛廟莫我敢當其銘曰疾日
既融既方庶疫剛廟莫我敢當其銘曰疾日
自土中得玉剛卯者案大小及文服說也是也
以劉字上有卯下有金旁又

夙夜連率韓博上言有奇士長丈人十圍來至
臣府曰欲奮擊胡虜自謂巨毋霸出於蓬萊東
南五城西北昭如海瀕師古曰昭如者
海名也瀕涯也軺車不
能載三馬不能勝卽日以大車四馬建虎旗載
請闕霸臥則枕鼓以鐵著食此皇天所以輔

新室也願陛下作大甲高車寶育之衣遣大將

一人與虎賁百人迎之於道京師門戶不容者
開高大之以視百蠻鎮安天下博意欲以風莽
晉灼曰諷言毋莽聞惡之留霸在所新豐師古
得築盜而霸霸王符也師古曰莽字巨君若言文
母出此人使我致霸王徵博下獄

以非所宜言棄市○愚按巨君也言巨君毋
能霸也

識語

卷一

十一

即位以來民田奴婢不得賣買數改錢貨徵發
煩數軍旅騷動四夷並侵百姓怨恨盜賊並起
漢家當復興與君姓李李者徵徵火也師古曰徵
音竹里反
當為漢輔因為焉作讖書言文帝發忿居地下
趣軍北告匈奴南告越人江中劉信執敵報怨
復續古先四年當發軍江湖有盜自稱楚王姓
為劉氏萬人成行行音胡
郎反不受赦令欲動秦維
陽十一年當相攻太白揚光歲星入東井其號
當行號謂號
今也又言莽大臣吉凶各有日期會合

十餘萬言焉令吏寫其書吏亡告之莽遣使者
仰捕焉獄治皆死莽以王况讖言荆楚當興李
氏爲輔欲厭之廼拜侍中掌牧大夫李參爲大
將軍揚州牧賜名聖師古曰改其舊名以聖代讖使將兵奮
擊上谷儲夏自請願說瓜田儀服虔曰諸莽以
爲中郎使出儀師古曰說儀文降未出而死
師古曰莽降而身未出莽求其尸葬之爲起冢祠室謚曰
瓜寧殤男幾以招來其餘師古曰幾然無肯降

讖語

卷一

十二

莽遣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廉丹東出也東謂東祖都
門外天大雨霑衣止長老歎曰是爲泣軍太師
更始合將銳士十餘萬人所過放縱東方爲之
語曰寧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尚可更始殺我
遂爲聖公更始之應
衛將軍王涉素養道士西門君惠君惠好天文
讖記爲涉言星孛掃宮室劉氏當復興國師公
姓名是也涉信其言以語大司馬董忠數俱至
國師殿中廬道語星宿師古曰廬者宿止之處道謂說之也國師

不應後涉特往對歆涕泣言誠欲與公共安宗
族奈何不信涉也歆因爲言天文人事東方必
成涉曰新都哀侯小被病功顯君素嗜酒師古曰嗜酒淫逸得莽耳非
讀曰疑帝本非我家子也王氏子也設此詐董公主中軍精兵涉領宮衛

讖語

卷一

十三

伊休侯主殿中如同心合謀共劫持帝東降南
陽天子可以全宗族不者俱夷滅矣伊休侯者
歆長子也爲侍中五官中郎將莽素愛之歆怨
莽殺其三子又畏大禍至遂與涉忠謀欲發未
發洩莽劉忠令歆涉自殺
宋志王莽惡漢而錢文有金刀乃改鑄泉貨以
易之旣而光武起於舂陵之白水鄉泉貨之文
爲白水真人

後漢

後漢書方術傳曰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懷
協道藝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屈焉後王
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趣時宜
者皆馳騁穿鑿爭談之也故王梁孫咸名應圖

錄越登槐鼎之任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敏以乖忤淪敗自是習為內學尚奇文貴異數不乏於時矣是以通儒碩生忿其姦妄不經奏議慷慨以為宜見藏擯子長亦云觀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忌蓋為此也夫物之所偏未能無蔽雖云大道其核或同若乃詩之失愚書之失誣然則術數之失至於詭俗乎如令溫柔敦厚而不愚斯深於詩者也疎通知達而不誣斯深於書者也極數知變而不詭俗斯深於數術者也

識語

卷一

十五

後漢書宛人李通等以圖讖說光武云劉氏復興李氏為輔圖河圖也讖符命之書讖驗也言王者受命之徵驗也易坤靈圖

後漢書光武先在長安時同舍生彊華續漢書曰彊華人也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

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為主四七二十八光武初起合二百二十八年即四羣臣因復奏

曰萬里合信不議同情周之白魚曷足比焉

初光武微時穰人蔡少公曰讖言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國師公劉子駿名秀少公曰國師公是也光武笑曰何用知非僕道士西門君惠等並云劉秀當為天子光武平定河北還至中山將軍萬脩得赤伏符言光武當受命羣臣上尊號光武辭前至鄆縣諸生彊華又自長安詣鄆上赤伏符文與脩合羣下又請王受命之符人應為大卯金劉字也春秋演孔圖曰卯金刀名為赤帝後次

識語

卷一

十五

漢元成世道士言讖者云赤厄三三七七二一十年有外戚之篡祚極三六當有龍飛之秀興復祖宗及莽篡漢漢二百一十年矣莽十八年而敗光武興焉

十道記蜀中彭亡山後漢時將軍岑彭攻公孫述於此山戰死故號曰彭亡山按彭本傳彭破

述於此山戰死故號曰彭亡山公孫述營彭亡

華陽國志天水隗囂亦據隴連述蜀土清晏述移檄中國稱引圖緯以惑眾世祖報曰西狩獲

麟議曰乙子卯金卽乙未歲授劉氏非西方之
守也光廢昌帝子公孫卽霍光廢昌邑王立孝
宣帝也黃帝姓公孫自以土德君所知也漢家
九百二十歲以蒙孫亡受以承相其名當塗高
高豈君身耶吾自繼祖而興不稱受命求漢之
斷莫過王莽近張滿作惡兵圍得之歎曰爲天
文所誤恐君復誤也

後漢書世祖以尹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讖使獨
去崔發所爲王莽著錄次比前書王莽居攝三

讖諸

卷一

十六

騎將軍千人息雲太保屬載鴻奏符命京言齊
郡新井雲言巴郡石牛鴻言扶風雍石莽皆迎
受十一月甲子莽上奏太后曰巴郡石牛雍石
文皆到未央宮之前殿臣與太保安陽侯舜等
祀天風起塵冥風止得銅章帛圖於石前文曰
天告帝符獻者封侯承天命用神說騎都尉崔
封發爲說符候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
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帝
不納敏因其闕文增之曰君無口爲漢輔帝見
而怪之召敏問其故敏對曰臣見前人增損圖
書敢不自量竊幸萬一帝深非之雖竟不罪而
亦以此沈滯

後漢書世祖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又疇賞少
薄天下不時安定桓譚上疏曰凡人情忽於見
事而貴於異聞觀先主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
道爲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
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况後世淺儒
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
矯稱讖記使謂方伎醫方之家也數謂數術明
命之以欺惑貪邪誑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
東觀漢記以人主也臣譚伏聞陛下窮折

方士

卷一

十七

方士黃白之術甚爲明矣黃白謂以藥化成金
也而乃欲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
譬猶卜數隻偶之類言偶也陛下宜垂明聽發聖
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雷同之俗
語詳通人之雅謀其後有詔會議靈臺所處揚
之洛陽記曰平昌門直南大道帝謂譚曰吾欲
識决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
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
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爲六

安郡丞

拾遺記王溥先時家貧穿井得鐵印銘曰傭力

得富錢至億庾一土三田軍門主簿後以一億

錢輸官得中壘校尉三田一土壘字也中壘校

尉掌北軍壘門故曰軍門主簿

漢安帝時人

陳眉公珍珠船會稽集道經云兩火一刀可以

逃言剡中名山可以避災也故漢晉以來多隱

逸之士括州天姚是其處

識語

卷一

六

識語卷二

明豫章郭子章彙編

明西蜀張養正訂校

魏

春秋識曰代漢者當塗高也漢有周舒者善內

學人或問之舒曰當塗高者魏也舒既沒譙周

又問術士杜瓊曰周微君以為當塗高魏也其

義何在瓊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聖人以類言

耳又問周曰寧復有所怪耶周曰未達也瓊曰

識語

卷二

十一

古者名官職不言曹自漢以來名官盡言曹吏

言屬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周曰魏者大也

曹者衆也衆而且大天下之所歸乎建安十八

年武帝操為公又進爵為王子丕代漢

博士蘇林董巴言魏得歲與周文武受命相應

今年青龍在庚子詩推度災曰庚者更也子者

茲也聖人制法天下治又曰王者布德於子治

成於丑此言今年天更命聖人制法天下布德

於民也魏以政制天下與詩協矣

春秋玉版讖曰代赤者魏公子春秋佐助期曰漢以許昌失天下故白馬令甘陵李雲上事言許昌氣見當塗高已萌欲使漢家防絕萌牙今漢都許日以微弱當居許昌以失天下當塗高者魏也魏者象魏兩闕之名當道而高大者也魏當代漢如李雲之言也春秋佐助期又曰漢以蒙孫亡說者以蒙孫直漢二十四帝童蒙愚惑以弱亡漢帝少時名爲董侯名不正蒙亂荒惑其子孫以弱亡也孝經中黃讖曰日載東

讖語

卷二

三

絕火光漢不橫一不聖明聰漢四百之外易姓

而王天下歸功致太平此魏王之姓諱著見圖讖也易運期曰言居東西有午兩日並光日居下其爲主及爲輔五八四十黃氣受真人出言午許字兩日昌字漢當以許亡魏當以許昌今際會之期在許是其大效也易運期又曰鬼在山禾女運王天下於是魏王受漢禪柴於繁陽有黃鳥銜丹書集於尚書臺於是改元爲黃初

蜀漢

劉備身長七尺七寸垂手過膝顧目見耳洛書甄耀度曰赤三德昌九世會備合帝際洛書寶予命曰天度帝道備稱皇以統握契百成不敗洛書錄運期曰九侯七傑爭民命炊骸道路誰使主者玄且來備字玄德故云玄且來也孝經鉤命決曰帝三建九會備先是術士周羣言西南數有黃氣直立數丈如此積年每有景雲祥風從璿璣下應之建安二十二年中屢有氣如旗從西竟東中天而行圖書曰必有天子出其

讖語

卷二

三

方備後帝蜀

魏書賈人李特與弟流據蜀自稱大都督特少子雄僭稱帝傳至勢爲晉桓溫所滅先是譙周云我死後三十年當有異人入蜀由之而亡蜀亡之歲去周亡三十二年周又著讖曰廣漢城北有大賊曰流曰特攻難得歲在玄宮自相尅卒如其言

蜀書晉咸熙二年夏巴郡文立從洛陽還蜀見譙周周語次因書版示立曰典午忽兮月酉没

今典午謂司馬也月酉謂八月也至八月

司馬昭祖

吳

張僧鑒潯陽記溢口城漢高祖六年灌嬰所築建安中孫權經住此城自標作井地遂得故井井中有銘石云漢六年賴陰侯開此井卜云三百年當塞塞後不度百年當為應運者所開權見銘欣悅以為已瑞

西湖志臨平山其下為臨平湖吳赤烏二年寶

鼎見湖中因稱鼎湖又得小石長四寸廣二寸

識語

卷二

四

刻皇帝字因改元天璽晉武帝時占者謂臨平湖塞天下亂湖開天下平則臨平湖又杭州王氣所關也

晉

獨異志司馬懿拜司空日夜有人扣門請見自稱白虎使者皆衣白衣懷中探一物內懿手中戒曰兩世慎勿開墓中絕言訖不見懿曰此或數也遂開視之乃一金龍子長三四寸背上有銘云父子從我受重火至武帝受禪世墓中絕

元帝渡江都建鄴

漢元成之世先識之士有言曰魏年有和當有開石於西三千餘里繫五馬文曰討曹及魏之初興也張掖刪丹縣金山柳谷有石生焉周圍尋中高一仞蒼質素章有五馬麟鹿鳳凰仙人之像始見於建安形成於黃初文備於太和至青龍三年柳谷之玄川溢漏石形改易狀似靈龜廣一丈七尺一寸圍五丈八寸立于川西有石馬十二其一仙人騎之其一騎驂其五有形

識語

卷二

五

而不善成其五成形又有一牛八卦列宿彗星之象有玉匣開蓋於前有玉珖二玉璜一又有麒麟鳳皇白虎馬牛於中布列有文字曰上上三天王述大金計大曹金但取之金立中大金馬一匹中正大吉關壽此馬甲寅述水凡三十

休徵當今之怪異也既而晉以司馬氏受禪太尉屬程猗說曰夫大者盛之極也金者晉之行也中者物之會也吉者福之始也此言司馬氏之王天下感德而生應正吉而王之符也

魏世起安世殿晉武帝後居之安世武帝也

晉孝武泰元中立內殿名曰清暑少時而崩時

人曰清暑者反言楚聲也果有哀楚之聲有人

曰非此之謂豈可極言乎讖云代晉者楚其在

茲乎及桓玄篡逆自號曰楚愚按玄未足應宋武帝裕彭城縣人

讖語

卷二

六

楚元王之後彭城楚地又楚元王孫故曰代晉者楚

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又恨潘岳昔遇之不

以禮後秀為中書令岳省內見之因喚曰孫令

憶疇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

是始知必不免後收石崇歐陽堅石同日收岳

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後至石謂潘曰安仁卿

亦復爾邪潘曰可謂白首同所歸潘金谷集詩

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

讖書曰銅馬入海建業期元帝小字銅環永嘉

初元帝以安東將軍鎮建業遂為東晉

司馬道子於東府造土山名曰靈秀無幾而孫

恩作亂再殘會稽會稽道子所封靈秀恩之

晉書初元明世郭璞為讖曰君非無嗣兄弟代

禪謂成帝有子而以國祚傳弟

又有人姓李兒專征戰譬如車軸脫在一面兒

者子也李去子木存車去軸為亘合成桓也

又爾來爾來河內大縣爾來謂自爾已來為元

始溫字元子也故河內大縣溫也成康既桓氏

讖語

卷二

七

始大故連言之

又賴子之薨延我國祚痛子之殞皇運其暮二

子者元子道子也溫志在篡奪事未成而死幸

之也會稽王道子雖首亂晉國而其死亦晉衰

之由也故云痛也

晉元帝以丁丑歲稱晉王置宗廟使郭璞筮之

云享二百年自丁丑至劉裕禪之歲在庚午為

一百四歲然丁丑始係西晉庚申終入宋年所

餘惟一百有二數璞蓋以百二期促故婉而倒

之爲二百也其驗如此

郭璞傳太興初會稽剡縣人於井中得一鍾長七寸二分口徑四寸半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云會稽嶽命餘字時人莫識璞曰王者之作必有靈符塞天人心與神物合契然後可以言受命矣觀五鐸啓號於晉陵棧鍾告成於會稽瑞不失類出皆以方豈不偉哉嶽命一作嶽命

郭璞傳庾翼幼時嘗令璞筮公家及身卦成曰建元之末丘山傾長順之初子凋零及康帝卽

識語

卷二

八

位將改元爲建元或謂庾冰曰子忘郭生之言邪丘山上名此號不宜用冰撫心歎恨及帝崩何充改元爲永和庾翼歎曰天道精微乃當如是長順者永和也吾庸得免乎其年翼卒冰又筮其後嗣卦成曰卿諸子並當貴盛然有白龍者凶徵至矣若墓碑生金庾氏之大忌也後冰子蘊爲廣州刺史妾房內忽有一新甞狗子莫知所由來其妾秘愛之不令蘊知狗轉長大蘊入見狗眉眼分明又身至長而弱異於常狗蘊

甚怪之將出其視在衆人前忽失所在蘊慨然曰殆白龍乎庾氏禍至矣又墓碑生金俄爲桓溫所滅終如其言

晉書王嘉子年本傳嘉亡之日人有壘上見所造三章歌讖事過皆驗其一云帝諱昌明運當極特申一期延其息諸馬渡江百年中當值卯金折其鋒比簡文帝子孝武在孕李太后夢神人謂之曰汝生男以昌明爲字及生東方始明因以名焉簡文見讖後悟爲之流涕其後卒爲

識語

卷二

九

劉裕所代則金折之讖也其二欲知其姓草蕭肅其三金刀利刃齊刈之詳齊晉書桓玄出鎮南州立齋名曰蟠龍後劉毅居此齋蟠龍殺小字也

晉書桓玄初改年爲大亨遐邇譴言曰二月了故義謀以仲春發也玄篡立又改年爲建始以與趙王倫同又易爲永始復是王莽受封年

苻秦

晉永和六年以蒲洪爲征北大將軍廣川郡公

時有說洪稱尊號者洪亦以讖文有艸付應王
又其孫堅背有草付字遂改姓苻氏自稱大將
軍大單于三秦王

新平有長人見語百姓張靖曰苻氏應天受命
今當太平外面者歸中而安泰問姓名弗答俄
不見新平令以聞苻健以爲妖下靖獄會大雨
霖河渭溢蒲津監寇登得一侵於河長七尺三
寸人跡稱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歎曰覆載
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虛也赦之

讖語

卷二

十一

苻生字長生健第三子也幼而無賴祖洪甚惡
之生無一目苻萇旣死健以讖言三羊五眼應
苻故立爲太子健卒僭位

新平郡獻玉器初苻堅卽僞位新平王彫陳說
圖讖於堅曰讖云古月之末亂中州洪水大起
健西流惟有雄子定八州此卽三祖陛下之聖
諱也又曰當有艸付臣又土滅東燕破白虜氏
在中華在表案圖讖之文陛下當滅燕平六州
願徙汧隴諸氏于京師三秦大戶置之于邊地

以應圖讖之言堅訪之王猛猛以彫爲左道惑
衆勸堅誅之彫臨刑上疏曰臣以趙建武四年
從京兆劉湛學明于圖記謂臣曰新平地古顓
頊之墟里名曰雞閣記云此里應出帝王寶器
其名曰延壽寶鼎顓頊有云河上先之爲吾隱
之于咸陽西北吾之孫有艸付臣又土應之湛
又云吾嘗齋于室中夜有流星大如半月落于
此地斯蓋是乎願陛下誌之平七州之後出于
壬午之年至是而新平人得之以獻器銘篆書

讖語

卷二

十一

文題之法一爲天王二爲王后三爲三公四爲
諸侯五爲伯子男六爲卿大夫七爲元士此已
下考載文記列帝王名臣自天子三后内外次
序上應天文象紫宮布列依玉牒版辭不違帝
王之數從上元人皇起至中元窮于下元天地
一變盡三元而止堅以彫言有徵追贈光祿大
夫

車頻秦書曰苻堅高陸縣民穿井得龜大二尺
六寸背文負八卦古字堅以石爲池養之十六

年而死取其骨以問吉凶名爲客龜言我將歸江南不遇死於秦曾于夢中自解曰龜三萬六千歲而終苻秦亡之證

苻堅將南征遣使問王嘉嘉曰金剛火彊乃乘使者馬正衣冠徐徐東行數百步而策馬馳反脫衣服棄冠履而歸下馬踞牀一無所言使者還告堅不悟復遣問之曰吾世祚云何嘉曰未央咸以爲吉明年癸未敗于淮南所謂末年而有殃也

讖語

卷二

十三

姚萇既與苻登相持問王嘉曰吾得殺苻登定天下不嘉曰略得之萇怒曰得當云得何略之有遂斬之先此釋道安謂嘉曰世故方殷可以行矣嘉荅曰卿共先行吾負債未果去俄而道安亡至是嘉戮死所謂負債者也苻登聞嘉死設壇哭之贈太師謚曰文及萇死萇子興字子略方殺登略得之謂也

郭騰以呂光年老知其將敗遂與光僕射王祥起兵作亂百姓聞騰起兵咸以聖人起事事無

不成故相率從之如不及騰以爲代呂者王乃推王乞基爲主後呂隆降姚興興以王尚爲涼州刺史終如騰言

晉書慕容儁以永和八年僭卽位初石季龍使人探策於華山得玉版文歲在申酉不絕如綫歲在壬子真人乃見及此燕人咸以爲儁應之

晉書姚興太史令高魯遣其甥王景暉送玉璽一紐并圖讖秘文與慕容德文曰有德者昌無德者亡德受天命柔而復剛羣臣因勸德卽尊

讖語

卷二

十三

華陽國志永興元年李雄復置宕渠遂爲宕渠郡長老言宕渠蓋爲故寶國今有寶城盧城秦始皇時有長人二十五丈見宕渠秦史胡毋敬曰是後五百年外必有異人爲大人者及雄之王祖世出自宕渠有識者皆以爲應之

石趙

劉曜自攻洛陽石勒將救之其羣下咸諫以爲不可勒以訪佛圖澄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

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

石勒死之年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旣而勒死

石季龍大享羣臣於太武前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季龍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焉冉閔小字棘奴卒滅石

麻襦言語卓越狀如狂者乞得米穀不食輒散

識語

卷二

十四

置大路云飴天馬趙興太守籍狀收送詣季龍先是佛圖澄謂季龍曰國東二百里某月日當送一非常人勿殺之也如期果至季龍與共語了無異言惟道陛下當終一柱殿下季龍不解後慕容儁投季龍尸於漳水倚橋柱不流時人以爲一柱殿下卽謂此也及元帝嗣位江左亦以爲天馬之應云

劉宋

冀州有沙門法稱將死語其弟子普嚴曰嵩皇

神告我云江東有劉將軍是漢家苗裔當受天命吾以三十二壁鎮金一餅與將軍爲信三十

二壁者劉氏十世之數也普嚴以告同學法義

法義以十三年七月於嵩高廟石壇下得玉壁三十二枚黃金一餅史臣謹按冀州道人法稱

所云玉壁三十二枚宋氏十世之數者蓋十年之數也謂十世者謬其言耳三十二者三十三

則六十矣宋氏受命至於禪齊凡六十年云孔子河雒讖曰二口建戈不能方兩金相刻發

識語

卷三

十五

神鋒空穴無主奇入中女子獨立又爲雙二口建戈劉字也晉姓金行劉姓又有金故曰兩金相刻空穴無主奇入中爲寄字女子獨立又爲雙奴字

劉向讖曰上五盡寄致太平艸付合成集羣英前句則宋祖寄奴後句則太子義符也

金雌詩云大火有以抱之悠悠百年是其時

火宋之分野水宋之德也金雌詩又曰云出而兩漸欲舉短如之何乃相咀交哉亂也當何所

唯有隱巖殖禾黍西南之朋困桓父兩云玄字也短者云祚短也巖隱不見唯應見谷殖禾谷邊則裕字炳明也易曰西南得朋故能困桓父也

以上皆宋書符瑞志

南齊

老子河洛讖曰年曆七七水滅諸風雲俱起龍鱗舉宋水德王義熙十四年元熙二年永初三年景平一年元嘉三十年孝建三年大明八年永光一年泰始七年泰豫元年元徽四年昇明

讖語

卷二

十六

三年凡七十七年故曰七七

讖又曰蕭草成道德懷書備出身形法治吳出南京卽蕭道成也南京南徐州治京口也

讖又曰壇塢河梁塞龍淵消除水災泄山川壇塢河梁爲路也路卽道也淵塞者譬路成也卽道成也消水災言除宋氏患難也

讖又曰上參南斗第一星下立草屋爲紫庭神龍之岡梧桐生鳳鳥舒翼翔且鳴南斗第一星吳分也草屋蕭字也又蕭管之器像鳳鳥也

讖又曰蕭爲二士天下大樂二士主字也

讖又曰天子何在草中宿宿蕭也

孝經鉤命決曰誰者起視名將君者羣也理物爲雄優劣相次以期興將齊太祖小名也征西將軍蕭思話見之曰此我家諱也

王子年歌曰金刀治世後遂苦帝王昏亂天神怒災異屢見戒人主三分二叛失州土三王九江一在吳餘悉稚小早少孤一國二主天所驅金刀劉也三分二叛宋明帝世也三王九江者

讖語

卷二

十七

孝武於九江興晉安王子勛雖不終亦稱大號後世祖又於九江基霸迹此三王也一在吳謂齊氏桑梓亦寄治南吳也一國二主謂太祖符運潛興爲宋氏驅除寇難

歌又曰三禾稼稼林茂孳金刀利刃齊刈之刈剪也詩云實始翦商

歌又曰欲知其姓草蕭蕭穀中最細低頭熟鱗身甲體永興福穀道熟成也太祖體有龍鱗斑駁成文始謂是黑歷治之甚至而文愈明伏羲

亦鱗身也

金雄記曰鑠金作刀在龍皇占睡上人相須起又云當復有作肅入草蕭字也易云聖人_{之作}記又云草門可憐乃當倅建號不成易運沸詩云不時時也不成成也建號建元號也易運革命也

識曰周文王受命千五百歲河雒出聖人受命於已未至丙子爲十八周旅布六郡東南隅四國安定可久留案周滅殷後七百八十年秦四

識語

卷二

十八

十九年漢四百二十五年魏四十五年晉百五十年宋六十年至建元元年千五百九年也

會稽剡縣刻石山相傳爲名不知文字所在昇明末縣民兒襲祖行獵忽見石上有文凡三處苔生其上字不可識刊苔去之大石文曰此齊者黃公之化氣也立石文曰黃天星姓蕭字某甲得賢帥天下太平小石文曰刻石者誰會稽南山李斯刻秦望之封也

嵩高山昇明三年四月榮陽人尹午於山東

隅見天雨石墜地石開有璽在其中方三寸其文曰戊丁之人與道俱肅然入草應天符又曰皇帝興運午奉璽詣雍州刺史蕭赤斧赤斧表獻之

八年四月長山縣王惠獲六目龜一頭腹下有萬歡字并有卦兆

六月建城縣昌城田獲四目龜一頭下有萬齊字

九年寧蜀廣漢縣田於陶所瓦間忽見白光窺

識語

卷二

十九

尋無物乃共發視獲玉璽一鈕壁方八分上有鼻文曰帝真

曲阿縣民黃慶宅左有園圍東南廣袤四丈每種菜輒鮮異雖加採拔隨復更生夜中恒有白光皎質屬_{燭一作}天狀似縣絹私疑非常請師卜

候道士傅德占使掘之深三尺獲玉印一鈕文曰長承萬福

永明二年正月冠軍將軍周普孫於石頭北廂將堂見地有異光照城堞往獲玉璽一鈕方七

分文曰明玄君

十一月虜國民齊祥歸入靈丘關聞殷然有聲仰視之見山側有紫氣如雲衆鳥回翔其間祥往氣所獲璽方寸四分獸鈕文曰坤維聖帝永昌送與虜太后師道人惠度欲獻虜主惠度觀其文竊謂當今天冠正朔在於齊國遂附道人惠藏送京師因羽林監崔士亮獻之

三年七月始興郡民龔玄宣云去年二月忽有一道人乞食因探懷中出篆書真經一卷六紙

識語

卷二

二十

又表北極一紙又移付羅漢居士一紙云從堯率天宮下使送上天子因失道人所在今年正月玄宣又稱神人授皇帝璽龜形五寸廣二寸厚二寸五分上有天地字中央蕭字下萬世字十年蘭陵民齊伯生於六合獲金璽一鈕文曰年予主
秦始皇中世祖於青谿宅得錢一枚文有北斗七星雙節又有人形帶劍及治淦城又得一大錢文曰太平百歲

三年越州南高凉俚人海中網魚獲銅獸一頭銘曰作寶鼎齊臣萬年子孫承寶

宋秦始皇既失彭城江南始傳種消梨先時所無百姓爭欲種植識者曰當有姓蕭而來者十餘年齊受禪世祖起禪靈寺初成百姓縱觀或曰禪者授也靈非美名所授必不得其人後太孫立見廢也永明中宮內坐起御食之外皆爲客食世祖以客非家人名改呼爲別食時人以爲分別之象少時上晏駕

識語

卷二

二十一

文惠太子在東宮作兩頭識識詩後句云磊磊落落玉山崩自此長王宰相相繼薨祖二宮晏駕

文惠太子作七言詩後句輒云愁和諦後果有和帝禪位

文惠太子起東田時人反云後必有癩童果至太孫失位

柳世隆善卜別龜甲價至萬永明初世隆曰永明九年我亡後三年丘山崩齊亦於此季矣屏

人命典籤李黨取筆及高齒履題簾箔旌曰永
明十一年因流涕謂黨曰汝黨見吾不見也

齊書

識語卷二終

卷二

主

識語卷三

明豫章郭子章彙編

明西蜀張養正訂校

梁

南史梁武帝紀天監中沙門釋寶誌爲詩曰昔
年三十八今年八十三四中復有四城北火酣
酣帝使周捨封記之及中大同元年同泰寺災
帝啟封見捨手迹爲之流涕帝生於甲辰三十
八尅建鄴之年也遇災歲實丙寅八十三矣四
識語

卷三

十

月十四日而火起之始自浮屠第三層三者帝
之昆季次也

天監三年六月八日武帝講於重雲殿沙門誌
公忽然起舞歌樂須臾悲泣因賦五言詩曰樂
哉三十餘悲哉五十裏但看八十三子地妖災
起佞臣作欺妄賊臣滅君子若不信吾語龍時
侯賊起且至馬中間銜悲不見喜梁自天監至
於大同三十餘年江表無事至太清二年臺城
陷帝享國四十八年所言五十裏也太清元年

八月十三日而侯景自懸瓠來降在丹陽之北
子地帝惑朱异之言以納景景之作亂始自戊
辰之歲至午年帝憂崩十年四月八日誌公於
大會中又作詩曰掘尾狗子始著狂欲死不死
嚙人傷須臾之間自滅亡患在汝陰死三湘橫
尸一旦無人藏又曰山家小兒果攘臂太極殿
前作獸視侯景小字狗子初自懸瓠來降懸瓠
則古之汝南也巴陵南有地名三湘卽景奔敗
之所天監中茅山隱士陶弘景爲五言詩曰夷

識語

卷三

一

甫任散誕平叔坐談空不言昭陽殿忽作單于
宮及大同之季公卿唯以談玄爲務夷甫平叔
朝賢也侯景作亂遂居昭陽殿
景將敗有僧通道人者意性若狂飲酒啖肉不
異凡等世間遊行以數十載姓名鄉里人莫能
知初言隱伏久乃方驗人並呼爲闍黎景甚敬
之景嘗於後堂與其徒共射時僧通在坐奪景
弓射景陽山大呼云得奴已景後又宴集其黨
又召僧通僧通取肉搗鹽以進景問曰好不景

若所恨太鹹僧通曰不鹹則爛臭果以鹽封其
屍

隋書五行志梁武陵王紀僭卽帝位建元曰天
正永豐侯肅撫曰王不克矣昔桓玄年號大亨
有識者以爲二月了而玄之敗實在仲春今曰
天正正之爲文一止其能久乎果一年而敗
楊用脩集梁武帝冬日詩雪花無有蒂冰鏡不
安臺梁簡文帝詠月詩飛輪了無微明鏡不安
臺竟成臺城之讖

識語

卷三

三

陳武帝在南徐州韋鼎望氣知其當王遂寄竅
焉因謂陳武帝曰明年有大臣誅死後四歲梁
其代終天之曆數當歸舜後昔周滅殷氏封姬
滿于宛丘其裔子孫因爲陳氏僕觀明公天縱
神武繼絕統者無乃是乎

劉勰雕龍正緯篇曰夫神道闡幽天命微顯馬
龍出而大易興神龜見而洪範耀故繫辭稱河
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斯之謂也但世賈文隱
好生矯誕真雖存矣僞亦憑焉夫六經彪炳而

緯候稠疊孝論昭哲而鉤識歲鞋按經驗緯其
偽有四蓋緯之成經其猶織綜絲麻不雜布帛
乃成今經正緯竒倍擿千里其偽一矣經顯聖
訓也緯隱神教也聖訓宜廣神教宜約而今緯
多於經神理更繁其偽二矣有命自天廼稱符
識而八十一篇皆託於孔子則是堯造籙圖昌
制丹書其偽三矣商周以前圖籙頻見春秋之
末羣經方備先緯後經體乖織綜其偽四矣偽

識語

卷三

四

圖籙之見廼昊天休命事以瑞聖義非配經故
河不出圖夫子有歎如或可造無勞喟然昔康
王河圖陳於東序故知前世符命歷代寶傳仲
尼所撰序錄而已於是伎數之士附以詭術或
說陰陽或序災異若鳥鳴似語蟲葉成字篇條
滋蔓必假孔氏通儒討覈謂起哀平東序秘寶
朱紫亂矣至於光武之世篤信斯術風化所靡
學者比肩沛獻集緯以通經曹袁撰識以定禮
乖道謬典亦已甚矣是以桓譚疾其虛偽尹敏

戲其深瑕張衡發其僻謬荀說明其詭誕四賢
博練論之精矣若乃義農軒輶之源山濱鍾律
之要白魚赤鳥之符黃金紫玉之瑞事豐竒偉
辭富膏腴無益經典而有助文章是以後來辭
人採摭英華平子恐其迷學奏今禁絕仲豫惜
其雜真未許煨燔前代配經故詳論焉

元魏

魏道武開頗有學問曉天文先是有神巫誠云
當有暴禍惟誅清河殺萬民乃可以免開乃滅

識語

卷三

五

清河一郡常手自殺人欲令其數滿萬夜恒變
易寢處人莫能知惟愛妾名萬人知其處萬人
與門子清河王私通慮事覺欲殺開令萬人爲
內應夜祠開獨處殺之開臨死曰清河萬人之
言乃汝等也

宋書索虜傳

北史魏六延元有鄙婦人持方寸玉印詣潞
縣侯孫家旣而亡去莫知所在印有三字爲龍
鳥之形要妙竒巧不類人迹文曰旱疫平
魏正平二年八月戊戌詔曰朕於苑內獲方寸

玉印其文曰子孫長壽北史

魏書世祖以沮遜牧健在涼州雖稱蕃致貢而內多乖戾於是親征城破釋之初太延城中有一父老投書於敦煌城東門忽然不見其書一紙八字文曰涼王三十年若七年又於震電之所得石丹書曰河西河西三十年破帶石樂七年帶石山名在姑藏南山祀傍牧健立果七年而滅

高齊

宋景業魏末任北平太守顯祖作相在晉陽景

識語

卷主

六

業因高德政上易稽覽圖曰鼎五月聖人君天與延年齒東北水中庶人王高得之謹案東北水謂渤海也高得之明高氏得天下也

顯祖令景業筮遇乾之鼎景業曰乾爲君天也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鼎五月卦也宜以仲夏吉辰御天受禪或曰陰陽禧月不可入官犯之卒於位景業曰此乃大吉王爲天子無復下期豈不得終於其位顯祖大悅

荆次德有術數預知尔朱榮成敗又言代魏者

齊葛榮聞之故自號齊王待次德以殊禮問其天人之事對曰齊當興東海出天子今王據渤海是齊地又太白與月并宜速用兵遲則不吉榮不從

北齊書顯祖高洋時訛言上黨出聖人洋聞之將徙一郡而郡人張思進上言殿下生於南宮坊名上黨即是上黨聖人洋悅而止先是童謠曰一束藁兩頭然河邊戛戛飛上天蔡然兩頭於文爲高河邊戛戛爲水邊羊指洋名也於是徐

識語

卷主

七

之才盛陳宜受禪洋曰先父亡兄功德如此尚終北面吾又何敢當才曰正爲不及父兄須早升九五如其不作人將生心且識云羊飲盟津角柱天盟津水也羊飲水王名也角柱天大位也又陽平郡界回星驛旁有大水土人常見羣羊數百立臥其中就視不見事與識合願王勿疑洋以問高德正德正又贊成之於是始決乃使李密卜之遇大橫曰大吉漢文帝之卦也洋乃鑄象以十之一寫而成

北齊天保中陸灝和入國書其屋壁曰十年天子爲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遞代坐時文宣帝享國十年而崩廢帝嗣立百餘日用簪歟位孝昭卽位一年而崩此其効也

又曰一母生三天兩天共五年說者以爲神武妻太后生三天子自孝昭卽位至武成傳位後主共五年

隋書後齊文宣帝時太子殷當冠詔令邢子才爲制字子才字之曰正道帝曰正一止也吾兒

識語

卷三

八

其替乎子才請改帝不許曰天也因顧謂常山王演曰奪時任汝慎無殺也及帝崩太子嗣位常山果廢之而自立殷尋見害

武平七年後主爲周師所敗走至鄴自稱太上皇傳位於太子恒改元隆化時人離合其字曰降死竟降周而死

首牛入西谷逆憤上齊丘

杜臺卿齊識史通云愁山定憤於戰謠

也北齊高都郡有山焉絕壁臨水忽有黑書見云

齊亡延宗洗視逾明後主使人就寫使者改亡爲工至是應焉延宗敗前在鄴聽事見兩日相連置以十二月十三日晡時受敕守并州明日建尊號不間日而被圍經宿至食時而敗年號德昌好事者言其得二日云

後主之傳位於太子也孫正言竊謂人曰我保定中爲廣州士曹聞襄城人曹普演有言高王諸兒阿保當爲天子至高德之承之當滅阿保謂天保德之謂德昌也承之謂後主年號承光

識語

卷三

九

其言竟信云

北史宇文周之祖曰普回因狩得玉璽三鈕文曰皇帝璽普回以爲天授已獨異之其俗謂天子曰宇文故國號宇文并以爲氏

隋書周武帝改元爲宣政梁主蕭歸離合其字爲宇文亡日其年六月帝崩

周宣帝在東宮時不修法度武帝數撻之及嗣位摸其痕而大罵曰死晚也是年又改元爲大象蕭歸又離合其字曰天子家明年帝崩

隋

北史晉周保定二年歲在壬午五月五日青州黃河變清十里鏡澈齊氏以爲已瑞改元曰河清是月隋文帝以大興公始作隨州刺史歷年二十隋果大興

開皇初邵州人楊令慈近河得青石圖一紫石圖一皆隱起成文有楊堅名下云八方天心永州又得石圖剖爲兩段有楊樹之形黃根紫葉汝水得神龜腹下有文曰天下楊興安邑掘地

藏諸

卷三

十一

得古鐵版文曰皇始天年齊楊鐵券王興同州得石龜文曰天子延千年大吉王劭謂三石不異龍圖何以用石石體久固義與上名符合龜腹七字何以著龜龜亦久固兼是靈物

齊國有秘記云天王陳留入并州齊王高洋爲是誅陳留王彭樂其後武元皇帝果將兵入并州

陳留老子祠有枯柏世傳云老子將度世云待枯柏生東南枝迴指當有聖人出吾道復行至

齊枯柏從下生枝東南上指夜有三童子相與歌曰老子廟前古枯樹東南狀如繖聖主從此去及隋文帝牧亳州親至祠樹之下自是柏枝迴抱其枯枝漸指西北道教果行

開皇初梁王蕭琮改元爲廣運江陵父老相謂曰運之爲字軍走也吾君當爲軍所走乎其後琮朝京師被留不反其叔父嚴掠居人以叛梁國遂廢

藏諸

卷三

十一

隋文帝名皇太子曰勇晉王曰英秦王曰俊蜀王曰秀開皇初有人上書曰勇者一夫之用又千人之秀爲英萬人之秀爲俊斯乃布衣之美稱非帝王之嘉名也帝不省時人呼楊姓多爲羸者或言於上曰楊英反爲羸殃帝聞而不懌遽改之其後勇俊秀皆被廢煬帝嗣位終失天下卒爲楊氏之殃

隋煬帝號年曰大業識者惡之曰於字離合爲大苦尋而天下喪亂率土遭荼炭之酷焉

隋文帝獻皇后崩上令蕭吉卜擇葬所吉歷筮

山原至一處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具圖奏之上將親臨發殯吉復奏曰至尊本命辛酉今年斗魁及天罡臨卯酉謹按陰陽書不得臨喪上不納吉退而告族人蕭平仲曰皇太子遺宇文左率深謝余云公前稱我當爲太子竟有其驗終不忘也今卜山陵務令我早立我立之後當以富貴相報吾記之曰後四載太子御天下今山陵氣應上又臨喪兆益見矣且太子得政隋其亡乎當有真人出治之矣吾前給云卜年二

讖語

卷三

十一

千者是三十字也卜世二百者是三十二運也言言信矣汝其誌之吉梁宗室也

海山記煬帝作鳳船歌云三月三日到江頭正見鯉魚波上遊意欲持釣往撩取恐是蛟龍還復休鯉者李也波者淵也皆唐興之詩讖

南部煙花記隋煬帝嘗會飲爲拆字令左右取離合之意謂香娘曰我取香字爲十八日宮婢羅羅侍立香娘分羅字爲四維帝謂蕭后曰能拆朕字乎后曰移左畫居右豈非淵字乎乃唐

興之讖

陳眉公筆記隋高祖幸并州宴秦孝王及王子相帝爲四言詩曰紅顏詎幾玉貌須臾一朝花落白髮難除明年後歲誰有誰無明年而子相卒十八年而秦孝王薨

羣譚採餘隋煬帝命麻叔謀開河至睢陽宋司馬華元之墓開穴漆燈棺帳遇風皆化爲灰一石銘曰睢陽土地高汴水可爲濠若也不迴避奉贈二金刀後叔謀被砍爲三段又掘至上源驛之東得

讖語

卷三

十三

一墓漆燈煌煌啓棺其人如玉髮生過腹檢得一石銘其字鳥跡之篆云我是大金仙死來一千年年數滿一千塔下有流泉得逢麻叔謀葬我在高原髮長至泥丸更俟一千年方登兜率天叔謀備棺葬於城西今大佛寺也

羣譚採餘隋煬帝幸維揚後宮十六院皆隨行帝御龍舟夜半聞歌者甚悲詞曰我兄征遼東餓死青山下今我挽龍舟又困隋堤道方今天下饑路糧無些少前去三千程此身安可保寒

骨枕荒沙幽竄泣煙草悲損門內妻望斷吾家
老安得義男兒焚此無主屍引其孤竄回負其
白骨歸帝遣人求歌者至曉不得其人心頗傍
徨通夕不寐

羣譚採餘隋大業九年煬帝將再幸江都有迷
樓宮人抗聲夜歌云河陽楊柳謝河北李花榮
楊花飛去落何處李花結果自然成帝聞歌披
衣起聽召宮女問曰孰使汝歌也宮女曰臣有
弟在民間因得此歌道途兒童多唱之帝默然

讖語

卷三

十四

久曰天啓之也帝因索酒自歌云宮木陰濃燕
子飛興衰自古漫成悲他日迷樓更好景宮中
吐艷戀紅輝歌竟不勝其悲近侍奏無故而悲
臣皆不曉帝曰休問他日自知也後帝幸江都
唐帝提兵入京見迷樓太宗曰此皆民膏血焚
之火經月不絕前歌前詩皆驗

讖語卷三

終

讖語卷四

唐

明豫章郭子章彙編
明西蜀張養正訂校

朝野僉載西京朝堂北頭有大槐樹隋曰唐興
村門首文皇帝移長安城將作大匠高穎常坐
此樹下檢校後栽樹行不正欲去之帝曰高穎
坐此樹下不須殺之至今先天一百三十年其
樹尚在柯葉森疎根株盤礴與諸樹不同承天

讖語

卷四

一

門正當唐興村門首今唐家居焉
芝田錄隋煬帝與神堯高祖俱是獨孤外家神
堯與煬帝常侮有恠每朝謁退煬帝背有詞後
因賜宴煬帝於衆因戲神堯神堯高顏面皺帝
目爲阿婆面神堯忿恚不樂泊歸就第快悵不
已見文皇已下告文皇皆無言次告竇皇后曰
某身世可悲今日更被上顯毀云阿婆面據是
兒孫不免飢凍矣竇后欣躍曰此言可以室家
相賀神堯不喻謂是解免之詞后曰公封於唐

阿婆乃是堂主堂者唐也神堯渙然冰釋喜悅與秦齊諸王私相賀焉

太原事跡雜記唐北京受瑞壇隋大業十三年高祖今齊王元吉留守辛丑獲青石若龍形文有丹書四字曰李淵萬吉齊王獻之文字映澈宛若龜形帝乃令水漬磨以驗之數日其字愈明內外畢賀帝曰上天明命貺以萬吉宜以少牢祀石龜而爵龜人因立受瑞壇

太原事跡雜記唐武德初太行山大聲曰唐國

議語

卷四

二

興理萬年

唐書五行志貞觀十七年八月涼州昌松縣鴻池谷有石五青質白文成字曰高皇海出多子李元王八十年太平天子李世民千年太子李治書燕山人士樂太國主尚汪譚獎文仁邁千古大王五王六王七王十風毛木子七佛八菩薩及上果佛田天子文武貞觀昌大聖延四方上不治示孝仙戈八爲善太宗遣使祭之曰天有成命表瑞貞石文字昭然曆數惟永旣旌高

廟之業又錫眇身之祚迨于皇太子治亦降貞符具紀姓氏甫惟寡薄彌增寅懼昔魏以土德代漢涼州石有文石金類以五勝推之故時人謂爲魏氏之妖而晉室之瑞唐亦土德王石有文事頗相類然其文初不可曉而後人因推已事以驗之蓋武氏革命自以爲金德王其佛菩薩者慈氏金輪之號也樂太國主則鎮國太平公主安樂公主皆以女亂國其五王六王七王者唐世十八之數

議語

卷四

三

唐太宗得秘讖言唐中弱有女武代王以問李淳風對曰其兆旣成已在宮中又四十年而王王而夷唐子孫且盡帝曰我求而殺之奈何對曰天之所命不可去也而王者果不死徒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且陛下所親愛四十年而老老則仁雖受終易姓而不能絕唐若殺之復生壯者多殺而逞則陛下子孫無遺種矣帝采其言止

唐太宗問一行世數禪師製葉子格進之葉子

言二十世李也自高祖至哀帝共二十帝

唐高祖武德初製開通錢仰篆隸八分體十文重一兩爲開通元寶亦曰開元通寶背有肩乃文德寶后指甲痕也進樣時誤以甲承之其銅劑後人皆不能法今獨隸體錢行於世八分與篆體錢皆不復見矣開元之識已見武德矣

玄宗諱也玄即謚號也

識語

卷四

四

唐高宗造鏡殿武后意也四壁皆安鏡爲白晝秘戲之需帝一日獨坐其中劉仁軌奏事入驚走下階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臣見四壁有數天子不祥莫大焉帝立命剔去后聞之不悅改周後復建之楊廉夫詩鏡殿青春秘戲多玉肌相照影相摩六郎酣戰明空笑隊隊鴛鴦漾淥波

唐五行志天寶後詩人多爲憂苦流寓之思及寄興于江湖僧寺而樂曲亦多以邊地爲名有

伊州甘州涼州等曲其曲遍繁聲皆謂之入破又有胡旋舞本出康居以旋轉便捷爲巧時又尚之破者蓋破碎云

朝野僉載唐明堂主簿駱賓王帝京篇曰倏忽搏風生羽翼須臾失浪委沙泥賓王後與徐敬業興兵揚州大敗投江水而死此其識也

朝野僉載唐趙公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爲渾脫袍天下慕之其帽爲趙公渾脫後坐事長流嶺南渾脫之言於是效焉

識語

卷四

五

朝野僉載唐魏王爲巾子向前陪天下欣欣慕之名爲魏王陪後坐死智者言李氏太盛也明皇十七事天寶中上於內道場爲兆庶祈福親製素黃文及登壇之際其文乃自然凌空而上騰於天也聞空有言云聖壽延長王公已下請編入史冊制從之

朝野情詩天寶中李進周頗有道術多在禁署從居宮觀於所居院內題詩不啻千言皆預紀上皇幸蜀祿山僭位之事初亦不悟後方豁然

略舉一篇云燕市人皆去國關馬不歸如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貴妃小字阿環山下鬼嵬字也

劉公嘉話錄劉禹錫曰逆胡之將亂中原梁朝志公大師已贈詞曰兩角女子綠衣裳却背太行邀君王一止之月必消亡兩角女子安字也綠者祿也一止正月也果正月敗亡聖矣夫志公之寓言也

宣室志衛先生大經解良人生而閉門讀書周

卷四

六

知曆象壽終葬於解良之野開元中大水姜師度奉詔鑿無鹽河以溉鹽田掘至衛先生墓得一石刻曰姜師度更移向南三五步又開元中江南大水玄宗詔馬御史往巡之至江南忽見道傍有墓浸水念之命遷於高原既發墓得誌石誌後有二十言曰爾後一千年此地化為泉賴逢馬御史遷我向高原驗其年果千年矣國史補馬燧討李懷光自太原引兵至鼎下營問其地名埋懷村乃大喜曰擒賊必矣

蘇鶚杜陽雜編代宗廣德元年吐蕃犯便橋上

幸陝王師不利常有紫氣如車蓋以迎馬首及迴潼關上歎曰河水洋洋送朕東去上至陝因望鐵牛蹶然謂左右曰朕年十五六宮中有尼號功德山言事往往神驗屢撫吾背曰天下有災遇牛方迴今見牛也朕當迴爾是夜夢黃衣童子歌於帳前曰中五之德方我我胡胡呼呼何奈何詰旦上具言其夢侍臣咸稱土德當一

胡虜破滅之兆也

黃衣土之色中五土之義也

識語

卷四

七

德宗初欲西行有知星者奏上曰逢林即住上曰豈可令朕處林木間乎姜公輔曰不然但以地名亦應及奉天尉賈隱林謁上於行在上觀隱林氣宇雄俊是忠烈之家而名叶知星者語隱林即天寶末賈備之猶子也上因延於臥內以採籌略以手板畫地陳攻守之策上甚異之隱林因奏曰臣昨夜夢日墜地臣以頭戴日上天上曰日即朕也此來事莫非前定遂拜為侍御史糾劾行在尋遷左常侍後駕遷幸梁州而隱林卒

大曆中澤潞有僧號普滿建中初於潞州佛舍題詩云此水連涇水雙珠血滿川青牛將赤虎還號太平年此水者泚字涇水者自涇州兵亂雙珠者泚與弟滔青牛者興元二年乙丑歲乙未也丑牛也次歲改貞元元年丙寅虎也是歲賊平故也

朱泚既僭號名其舊第曰潛龍宮移內府珍貨以實之占者以爲易稱潛龍勿用此敗祥也

因話錄裴晉公貞元中作鑄劍戟爲農器賦其

識語

卷四

八

首云皇帝之嗣位三十載寰海鏡清方隅砥平驅域中盡歸力穡示天下不復用兵憲宗平蕩宿寇數致太平正當元和十三年而晉公以文儒作相竟立殊勲爲章武佐命觀其辭賦氣概豈非異日之讖

裴度征淮西掘得一碑上有讖云井底一竿竹竹色深深綠雞未肥酒未熟障車兒郎且須縮有識者曰雞未肥肥去月乃已字酒未熟去水乃酉字後果以已酉日擒吳元濟宋人四六有

學慙鼠獄智乏雞碑下句正用此事鼠獄張湯傳

馬永卿嬾真子退之石鼓歌云鐫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應嵯峨從臣才藝咸第一簡選撰刻留山阿或云此乃退之自況也淮西之碑君相獨委退之故於此見意此說非也元和元年退之自江陵法曹徵爲博士時有故人在右輔上言祭酒乞奏朝廷以十橐駝載十石鼓安太學其事不從後六年退之爲東都分司郎官及

識語

卷四

九

爲河南令始爲此詩歌中備載此事明其後元和十二年春退之始被命爲淮西碑前歌乃其讖也又云日消月鑠就埋沒而淮西碑亦竟磨滅恐亦讖也

唐王廷湊立遣人就鄴迎五明置於府曾從容問七將來祿壽道人曰三十年願明公竭節勤王保神裔氣必享殊壽後裔兼有二王廷湊曰素無勲德此言非所敢望因以數百金爲壽二王景崇封常山王鎔爲趙王也

耳目記

大中末京城小兒疊布蘸水向日張之謂揆暈及宣宗自邺王卽位揆暈之言應矣

宣宗製泰邊陲曲其詞曰海岳晏咸通及上垂拱而年號咸通焉

宣宗微時以武宗忌之遁跡爲僧一日遇黃蘗禪師同遊因觀瀑布黃蘗詠一聯而下韻不接云巖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其後宣宗嗣位兆見於此宣宗以後懿僖之際內難不靖則作波濤之讖也

俞文豹清夜錄黃巢舉進士不中第嘗賦菊詩曰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衝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朝廷不能收拾之遂聚衆爲盜號衝天大將軍卒陷長安此菊詩讖也

唐書僖宗改元廣明黃巢入長安僭號大齊改元金統謂廣明之號去唐下體而著黃家日月以

得瑞

天寶初有范氏尼者知人休咎顏魯公妻黨之親也魯公尉禮泉詣范尼問命曰神巫某官階盡得五品否范笑曰階爲一品顏郎所望何其卑耶魯公曰官階盡五品著緋衫帶銀魚兒子補齋郎某之望滿矣范指座上紫絛布簾曰顏郎於衫色如此其功勞名節皆稱是壽過七十已後不要苦問魯公再三窮詰范曰顏郎聰明過人問事不必到底及魯公爲太師使於蔡州乃歎曰如范師姨言吾命懸于賊必矣

讖語

卷四

十一

或幕開談常侍

孟浩然爲王維所知維待詔金鑾殿召之商榷風雅忽遇上幸維所居浩然錯愕伏牀下維不敢隱奏聞上曰朕素聞其人因召見浩然誦所作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故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上曰朕未嘗棄人卿自不求仕因命放歸南山遂成明主棄之讖

汾州有易生非卜筮而前知柳公綽嘗問之易曰僕射只怕入井後果於并州遇疾

柳氏家訓序

李贊皇初掌北門奏記有日者說曰公他日位極人臣但厄在白馬爾及登相位雖親族中亦未有蓄白馬者會昌初專持國柄然性多忌刻翰林學士白敏中大懼遂諷給事中韋弘景上言相府不合兼領三司錢穀專政大甚武宗由是疑之及宣宗卽位白自內廷登庸出德裕爲荆南節度使旋有吳汝納之獄刑部侍郎馬植專輟其事盡得德裕黨庇之迹因是坐罪竄南海歿而不返厄在白馬其信乎

要氏談錄

識語

卷四

十一

李衛公爲并州從事忽有王山人者請謁公命與坐乃曰某善按察也公初未之奇因請正寢備几案紙筆香水而已因令垂簾伺之生與公偕坐西廡下頃之王生曰可驗矣紙上書八字甚大且有楷注曰位極人臣壽六十四王生遂請歸竟不知所去及會昌朝三策一品薨於海南果符王生所按之年

松憲雜錄

孫光憲北夢瑣言唐進士來鵬詩思清麗福建韋尚書岫愛其才曾欲以子妻之不果爾後遊

蜀夏課卷中有詩云一夜綠荷風翦破賺他秋雨不成珠誦者以爲不祥是歲不隨秋賦而卒於通議郎人謂詩讖

趙嘏詩曰早晚粗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閒人果止於渭南尉渭南水邊也爲嘏詩讖

五代

北夢瑣言唐乾符中荊州節度使晉公王鐸後爲諸道都統時木星入南斗數夕不退鐸觀之問諸星者吉凶安在咸曰金火土犯斗卽爲災

識語

卷四

十三

惟斗當爲福耳或然之時有術士邊岡洞曉天文精通曆數謂晉公曰惟斗帝王之宮宿惟木爲福神當以帝王占之然則非福于今必當有驗於後未敢言之他日晉公屏左右密問岡曰木星入斗當王之兆木在斗中朱字也識者言唐世嘗有緋衣之讖或言將來韋運或姓裴或姓牛以裴字爲緋衣牛字著人卽朱也所以裴晉公度牛相國僧孺每罹此謗李衛公斥周秦行記乃斯事也安知符於碭山之朱乎

稽神錄梁開平二年使其將李思安攻潞州營於壺口關伐木爲柵破一大木中朱書隸文六字曰天十四載石進思安表上之其羣臣皆賀以爲十四年必有遠夷貢珍寶者其司天少監徐鴻謂所親曰自古無一字爲年號者上天符命豈闕文乎吾以丙申之年當有石氏王此地者移四字中兩豎畫置天字左右卽丙字也移四之外圍以十字貫之卽申字也後至丙申歲晉高祖以石姓起并州如鴻之言

職語

卷四

十四

會稽錄初董昌未敗前狂人於越中旗亭客舍多題詩四句曰日日草重生悠悠傍素城諸侯逐白兔夏滿鏡湖平初人不曉其詞及昌敗方悟草重董字日日昌字素城越城隋越國公楊素所築也諸侯者侯乃錢鏐申生屬也白兔昌卯生屬也夏滿六月也鏡湖者越中也北夢瑣言僞蜀後主王衍以唐襲宅建上清宮於老君尊像殿中列唐朝十八帝真乃備法駕謁之識者以爲拜唐乃歸命之先兆也先是司

天監胡秀林進曆移閏在丙午年正月有向隱者亦進曆用宣明法閏乙酉年十二月既有異同彼此紛訴乃於界上取唐國曆日近臣曰宜用唐國閏月也因更改閏十二月街衢賣曆者云只有一月也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國滅胡秀林是唐朝司天少監仕蜀別造永昌正象曆推步之妙天下一人然移閏之事大爽曆議常人不可輕知之

職語

卷四

十五

孟貫詩云不伐有巢樹多移無主花周世宗問之曰朕伐叛弔民何謂有巢無主所謂嚙喉觸諱也然周祀竟亦無主吳淑江淮異人錄錢處士天祐末遊於江淮嘗止金陵楊某家中夜忽起曰地下兵馬相闕云接今公聒我不得眠人莫之測明日義祖自京口至金陵時人無有預知者錢又每爲讖詩說方來事言李氏之祚曰髣髴之間倍楊初吳氏有江東四十六年而李氏三十九年或謂楊氏自稱尊至禪代二十年故髣髴倍之耳

吳處厚青箱雜記徐溫子知訓在廣陵作紅漆
柄骨朵選牙隊百餘人執以前導謂之朱蒜天
祐末廣陵人競服短袴謂之不及秋後十三年
六月知訓為朱瑾所殺朱蒜不及秋之應也
王衍舅徐延瓊造第新成衍幸之見其華麗乃
於廳壁大書一孟字蜀人謂孟為弱戲之也其
後孟知祥入蜀館于其第見之歎曰此豈我之
居乎遂據蜀而王傳位至子昶國除

譚語

卷四

十六

其門曰召主收贖蓋周世宗屢欲收蜀不果至
宋太祖乃收之贖卽蜀也

廣南劉襲初開國營構宮室得石識有古篆十
六其文曰人人有一山山值牛免絲吞骨蓋海
承劉解者云人人有一大人也山山出也值牛
者襲建漢國歲在丑也免絲者晨襲位歲在卯
也吞骨者滅諸弟也越人以天水為趙為蓋海
指宋國姓也承劉者言宋受劉氏降也

宋史參軍周傑天復中棄官攜家南適嶺表劉

隱素聞其名每令占候天文災變傑自以年老
嘗策名中朝耻以星曆事僭偽乃謝病不出襲
襲位疆起之令知司天監事因問國祚脩短傑
以周易筮之得比之復曰卦有二土土數生丑
成於十二五相比以歲言之當五百五十襲大
喜襲以梁貞明三年僭號至開寶四年國滅止
五十五年蓋傑舉成數以避害耳

譚語

卷四

十七

唐末劉建鋒定長沙遣馬殷領眾浚城濠得石
碣有古篆十八其文曰龍舉頭假掉尾羊為兄
候作弟羊歸穴猴離次解者以殷乾寧三年丙
辰歲代立乃龍舉頭也至乾祐辛亥歲國亡乃
假掉尾也殷子希範以己未歲生又以開運丁
未歲薨乃羊歸穴也又子希崇壬申歲生後為
江南所俘乃猴離次也

馬希振殷之子也清泰中卒葬長沙之陶浦掘
得石碣其文曰亂石之壤絕世之岡谷變庚戌
馬氏無王蓋馬氏諸王公於周廣順辛亥歲遷
于江南然其國才變實在庚戌歲故也

吳越傳史錢元懿終年六十六初元懿為新定有士方生時人號為龜精嘗疏上辭以貽元懿曰太一接天河金華寶貝多君侯六十六別處下經過至是皆如其言

李昌齡樂善錄陳洪進初與張漢恩為留從效左右將從效死洪進推漢恩為留後已為副使漢恩老且憚洪進實專其事有狂僧行雲者謂洪進曰昔留公多疑人前後誅殺甚眾然不能害公蓋公當為此河主且人有千錢祿者尚不

識語

卷四

十八

可害況王者乎但坦然任運則他日善終牖下子孫蕃盛若懷疑殺人終蒙不善之報洪進深以為然凡帥泉十六年不敢妄殺一人雖犯極刑而情理可恕者亦行寬貸初廢漢恩諸子力請除之洪進堅持不可故漢恩得以壽終行雲聞而歎曰陳氏五侯之報今于此定矣及洪進歸朝改鎮福州其子文顯為通州團練使文顯文顯文顯皆為諸州刺史是為五侯一如行雲之言

沈彬郎中袁州宜陽人卒之年自定葬地子孫發土至七尺有石片既啓下乃得石墓一所靈座花臺蓮花燈碗皆青石為之鏤鐫絕妙又得青石銘曰開成二年開雖開不葬埋漆燈猶未點留待沈彬來

識語卷四

識語

卷四

十九

識語卷五

明豫章郭子章彙編

明西蜀張養正訂校

宋

宋五行志周廣順初江南伏龜山圯得石甬長二尺廣八寸中有鐵銘云維天監十四年秋八月葬寶公于是銘有引曰寶公嘗爲偈大字書于版帛竊之人欲讀之者必施數錢乃得讀訖卽冪之是時名士陸陞王鈞姚察而下皆莫知

識語

卷五

其旨或問之云在五百年後至卒乃歸其銘同葬焉銘曰莫問江南事江南自有馮乘雞登寶位跨犬出金陵子建曹司南位安仁潘秉夜燈東隣家道闕隨虎遇明徵其字皆小篆體勢完具徐鉉徐鉉韓熙載皆不能解及煜歸朝好事者云煜丁酉年襲位卽乘雞也開寶八年甲戌江南國滅是跨犬也當王師圍其城而曹彬營其南是子建司南位潘美營其北是安仁秉夜燈也其後太平興國三年淮海王錢俶舉國入

覲卽東隣也家道闕意無錢也隨虎遇戊寅年也

宋祖築殿得石有篆書曰歲在申酉汴梁不守及徽欽北狩非申酉年殊不可曉其後杜充去東京之年乃巳酉也

漢乾祐中荆南高從誨鑿池於山亭下得石匣長尺餘扁鑄甚固從誨神之屏左右焚香以啓匣中得石有文云此去遇龍卽歇及建隆中從誨孫繼冲入朝改鎮徐州龍隆音相近

識語

卷五

宋以周顯德七年庚申得天下圖識謂過唐不及漢一汴二杭三閩四廣又有寒在五更頭之謠故宮漏有六更按漢四百二十餘年唐二百八十九年開慶元年宋祚過唐十一年滿五庚申之數至德祐二年正月降附得三百一十七年而見六庚申如宮漏之數

歸田錄宋開寶中所鑄錢文曰宋通元寶此是宋之識

石林燕語陳希夷將終密封一緘付弟子候其

死上之真宗發視無他語但有慎火停水四字
或者以爲道家養生語或謂意在國事已祥符
間禁中數大火遂以爲驗上以軍營聚居尤當
戒乃命諸校悉書之門愚按火者秋也金與元
皆秋也趙天水也慎火
宋亡於金元而言始驗

王闢之澠水燕談種放少舉進士不第希夷謂
之曰此去逢豹則止他日當出於衆人初莫喻
故放隱於南山豹林谷真宗召見寵待非常拜
工部侍郎皆符其言

識語

卷五

三

宋史禮志大中祥符中天書降於左承天門屋
南角真宗再拜受之付陳堯叟啓封帛上有文
曰趙受命興於宋付於眷居其器守於正世七
百九九定愚按天書傳聞僞撰然眷孝宗名言
興於宋者終付於眷歸太祖之胤也端宗名昱
卽正也居其器者守於正言端宗亦守器之主
也世七百汴宋九主七世南宋九主亦七世百
貂同音前七世亂於金後七世亂於元皆貂也
九九定汴宋九主南宋亦九主定訓靜訓止言

九九止也宋末改元多曰定嘉定紹定景定至
景定而宋不可爲矣天書傳是僞撰竟與後符
豈偶合耶抑僞撰卽識如詩識之類耶

慶曆四年貝州卒王則據城叛詔明鎬加討久
無功參知政事文彥博請行仁宗欣然遣之且
曰貝字加文爲敗卿必擒則未逾月捷報聞詔
拜平章事曲赦河北改貝州爲恩州

宋史僧志言自言姓許壽春人仁宗春秋漸高
嗣未立默遣內侍至言所言所書有十三郎字

識語

卷五

四

人莫測何謂後英宗以濮王第十三子入繼衆
始悟大宗正守節請書言不顧迫之得潤州字
未幾守節薨贈丹陽郡王

王闢之澠水燕談王元規慶曆末赴吏部選一
夕夢一人衣冠高古因訪以當受何地官期早
晚書八字與之云時生一陽體合三水旣覺不
悟意及注官河南府河清主簿凡三字從水到
官曰正冬至

進士李某者久未第一日訊命日者曰君遇三

韓卽發祿李乃徧訪貴人姓韓者冀蒙推轂而卒無知者元豐中朝廷遣使高麗有與李故人者奏名同往至其國考圖籍乃古三韓地也使還賜出身

成都譙開遊大慈寺治平三年上巳夜有人觸其戶開秉燭視之一叟白鬚布裘酣寢戶外開呼之使去行且語曰明年正月聖人當出開意其狂醉不以爲怪視睡處一燒餅一藥帖逐之已不見與可取餅藥以去明年正月神宗位編

識語

卷五

五

蘇子美慶曆末謫居姑蘇以詩自放一日觀魚滄浪亭有詩云我嗟不及遊魚樂虛作人間半世人識者以爲不祥未幾果卒

張舜民畫墁錄宋熙寧以前凡郊祀大駕還內至朱雀門外忽有綠衣人出道蹣跚潦倒如醉狀乘輿爲之少止謂之天子避酒客及門兩扇遽闔門內抗聲曰從南來者是何人門外應曰是趙家第幾朝天子又曰是也不是應曰是開門乘輿乃進謂之勘箭此近司門符節之制然

踏襲鄙俗至是果命罷之神宗後遂有徽欽北轅之禍天子不來也

唐二百八十餘年河決二穀洛城歲爲患擣天津浸宮闕墊城郭不已宋無五年不河決而穀洛之患殊稀洛中耆舊言伊洛水六十年一泛濫爲祥害自祥符至熙寧中自福善坡以北率被昏墊公私蕩沒富公晏夫人尚無恙也倉卒以浴桶濟之而沈水退死者衆多婦人簪珥皆失多有脫腕之苦城下惟福善坡不及城外惟長夏門不及洛中

識語

卷五

六

故有語云長夏門外有莊福善坡頭有宅平日但知以其形勢耳至此乃知水識不苟云

筆談廬山太平觀乃九天採訪使者祠自唐開元中創建元豐二年道士陶智仙營一舍令門人陳若拙董作發池忽得一甌封鑰甚固破之其中皆五色土唯有一銅錢文曰應元保運若拙得之以歸其師不甚爲異至元豐四年忽有詔進號九天採訪使者爲應元保運真君遣內侍廖維持御書殿額賜之乃與錢文符

曲洧舊聞龐籍帥延安日冬至中夜恍惚間見天象成文云龐籍後十年作相當以仁佐天下注視久之方滅後十年果爲相

陸務觀老學庵筆記元豐七年秋宴神廟舉御觴示丞相王岐公以下公忽暴得風疾手弱觴側餘酒霑汗御袍是時京師方盛歌側金盞皇城司中官以爲不祥有歌者輒收繫之由是遂絕先楚公進裕陵挽詞有云輅從元朔朝時破花是高秋宴後萎二句皆當時實事也

雜語

卷五

七

筆記天聖明道間京師盛歌一曲曰曹門高未幾慈聖太后受冊中官人以爲驗矣其後宣仁與慈聖皆垂箔攝政而宣仁實慈聖之甥以故選配英廟則徵兆之意若曰曹門之高當相繼而起也何其神哉

老學庵筆記方李順之亂蜀有術士折順名曰自一百八日有西川耳如期而敗吳曦之亂術士折曦字三十八日我乃被戈亦如期而誅

筆記政和宣和間妖言至多織文及楨帛有遍

地桃冠有並桃香有佩香曲有賽兒而道流爲公卿受錄議者謂桃者逃也佩香者背鄉也賽者塞也錄者戮也蔡京書神霄玉清萬壽宮及玉皇殿之類玉字旁一點筆勢險急有道士觀之曰此點乃金筆而鋒芒侵王豈吾教之福哉

筆記林靈素詆釋教謂之金狄亂華當時金狄之語雖詔令及士大夫章奏碑版亦多用之或以爲靈素前知金賊之禍故欲廢釋氏以厭之其實亦妖言耳

雜語

卷五

八

筆記蔡元長當國時士大夫問軌輩往往畫一人戴草而祭輒指之曰此蔡字也及童貫用事又有畫地上奏樂者曰土上有音童字也其言亦往往有驗紹興中秦會之專國柄又多畫三人各持禾一束則又指之曰秦字也其言亦頗驗若以爲妄則紹興中如黑象輩畜書數百冊對人檢之務觀親見其有三人持禾者在其間亦未易測也

俞文豹清夜錄宣和七年預借元宵時有謔詞

太平無事四邊寧靜狼煙眇國泰民安謾說
堯舜禹湯好萬民翹望彩都門龍燈鳳燭相照
只聽得教坊雜劇歡笑美人巧寶錄宮前呪水
書符斷妖更夢近竹林深處勝蓬島笙歌鬧奈
吾皇不待元宵景色來到只恐後月陰晴未保
淳祐三年京尹趙節齋與竹預放元宵十二日
十四日諸巷陌橋道皆編竹爲張燈計臣僚劄
子引此詞末二句爲次年五月五日金入寇之
讖十五日早晨遂盡拆去

讖語

卷五

九

清波雜志宣和間鈞天樂部焦德者以諧謔被
遇時借以諷諫一日從幸禁苑上指花竹草木
詢其名德曰皆芭蕉也上詰之乃曰禁苑花竹
皆取之四方在塗之遠巴至上林則芭蕉也上
大笑亦猶鋏澆焦燒四時之戲掘以鋏水以澆
旣而焦焦而燒也其後毀艮岳任百姓取花木
以充薪亦其讖也

徽宗政和間有事南郊出南薰門見雲間人物
隊仗以爲天神來享蓋方士所爲也乃詔論天

下建道觀以迎真名之後淵聖出南門見虜酋
正應迎真之讖自政和以來崇奉道教京師宮
觀多以真字爲名如通真會真集真之類乃女
真犯關之讖又自禁禦及貴近田園皆以莊城
村落名之亦京城破殘之兆

政和七年詔修神保觀卽俗謂二郎神也都人
素畏之自春及夏男女負土以獻名曰獻土又
有爲鬼神飾巡門催納土者人物絡繹帝乘輿
亦微服以觀之或謂蔡京曰獻土納貢皆非吉

讖語

卷五

十

語後有旨禁絕政和後帝中褻衣服喜同臣庶
實欲爲期門之事而禁苑皆白屋不施五采多
爲村居野店聚珍禽奇獸麋鹿鶩鶴動數千都
下每秋風夜靜禽獸之音四徹宛若深山大澤
陂野之間識者以爲不祥靖康初虜騎犯關果
符納土獻土之讖

宣和初收復燕山以歸朝金民來居京師其俗
有臻蓬蓬歌每扣鼓和臻蓬蓬歌之音爲節而
舞人無不喜聞其聲而效之者其歌曰臻蓬蓬

外頭花花裏頭空但看明年正二月滿城不見
主人翁本虜讖故京師不禁然次年正月徽宗
南幸次年二聖北狩又有伎者以數丈長竿繫
椅於杪伎者坐椅上少頃下投於小棘坑中無
偏頗之失未投時念詩曰百尺竿頭望九州前
人田上後人收後人收得休歡喜更有收人在
後頭此亦虜讖而兆禍可恠

徽宗崇寧間曾夢青童自天而下出玉牌上有
字曰丙午昌期真人當出上覺默跪於簡札謂

讖語

卷五

十一

丙午年是昌盛之時真仙當降乃預製詔書具
陳夢意令天下尋訪異人以詔揭于寶籙宮然
四方了無異人至乙巳冬內禪欽宗卽位意當
丙午之期矣而次年金人犯順有北狩之禍徽
宗北行每語青童夢惟其無驗後乃悟曰豈丙
午是猖獗之期而女真之人出也蓋事未經變
不能悉其婉言

道教之方盛也一時詔命章表皆指佛爲金狄
焉試舉其略政和元年四月詔曰朕每澄神默

受帝命訂正訛俗閔中華被金狄之教盛行而
至真之道未正宣和三年十一月詔曰噫金狄胡
風陰邪之氣源流派分使信者以寂滅爲樂豈
非陰氣襲而陽魄散耶林靈素凡四五表皆以
金狄爲語如賀神霄降云蠢金狄之成羣千丹
霄之正法如謝駕幸寶籙院聽講大洞經云幸
際玉霄之主是膺金狄之風又云金狄至而華
風變又云期消金狄之魔而宣和元年道德院
方奏金芝生車駕幸觀因幸蔡京家鳴鸞堂置

讖語

卷五

十二

酒時蔡京有詩徽宗卽席賜和曰道德方今喜
迭興萬邦從化本天成定知金帝來爲主不待
春風便發生其後女真起海上滅遼陷中原以
金爲國號讖金狄之禍而金帝之來不待春風
蓋虜以靖康元年冬犯京師以閏十一月二十
五日城陷時太史預借春出土牛以迎新歲竟
無補于事而徽宗賜和之詩甚符其讖可勝歎
哉

徽宗遜位前一年中秋後在苑中賦晚景一聯

云日射晚霞金世界月臨天宇玉乾坤寫示宰臣甚爲得意皆稱贊取對精切格韻高勝聖學非從臣可及然次年戎馬犯順國號金亦先兆金世界

徽宗召天下道術之士海陵徐神翁好寫字與人多驗蔡京得東明二字皆謂東明乃向日之方可卜富貴未艾後京貶死潭州城南五里外東明寺

筆記徽宗嘗乘輕舟泛曲江有宮嬪持寶扇乞

書者上攬筆亟作草書一聯云渚蓮參法駕沙鳥犯鈎陳俄復取筆塗去犯鈎陳三字曰此非佳語此聯實李商隱陳宮詩亦不祥之讖

張世南宦遊紀聞程公衡字子平沙隨之父知音律宣和間市井競唱韻令程曰五聲皆往而不返不祥也後二帝播遷建炎初唱柳葉曲程又曰當有姓劉人作亂後數年僞齊竊據中原載沙隨家集中

周輝清波雜志建炎初臣僚論帝姬或者謂非

姓氏之姬乃姬侍之姬此尤不可豈有至尊之女而下稱姬侍乎若以爲避忌政和間主字乃主簿書之主非國主家主之主也先是主字一切除去民間有無主之說又言姬者饑也亦用度不足之讖乃詔改正及政和二年蔡京三人相時建請改公主爲帝姬郡主爲宗姬縣主爲族姬議者謂周姬猶齊姜宋子也是時國女改從周姓故靖康初悉罷之

高宗紹康邸使虜庭開大元帥府於相州諸路

文書申帥府或曰康王或曰靖王有解拆靖康二字乃立十二月而立康王祥契昭灼如此高宗自相州提兵渡河初程宿頓問地名以新興店對幕府進言大王治兵討賊行紹大統而初宿新興天意若曰宋室中興其命維新且以太平興國中宋捷之語爲證紹興辛巳視師江上至無錫幸惠山酌泉泉上有汲桶桶間書吳安二字吳安閹隸姓名也侍衛者偶見之喜謂吳地可安皆佳讖矣

西湖志崔子玉唐貞觀間爲磁州滏陽縣令有異政民立生祠旣卒爲神于其土靖康間高宗爲康王避金寇走鉅鹿馬斃冒雨獨行值路三岐莫知所往忽有白馬導之暮至祠下有土馬赭汗如雨因假寐廡下夢神人以杖擊地促其行白馬復導至斜橋谷會耿南仲來迎馬忽不見及卽位復夢神將白羊饋之曰得孝子實兆孝宗孝宗以癸未改元未羊也

趙彥衛雲麓漫抄金鼇在台州臨海一獨峰坡

卷五

十五

陀欒茂若鼇背然正與柵浦相對紹興三十二年始賜額先是有人題詩云牡蠣灘頭一艇橫夕陽多處待潮生與君不負登臨約同向金鼇背上行高宗覽之以爲詩識求其人不可得御坐一竹椅寺僧遂別造黃帽以蒙之壁間有詩云黃帽當年駕舳艫東浮鯨海出三吳中興事業風波惡好作君王座右圖不著姓氏

宋史建炎三年四月鼎州桃源洞大小巨石隨流而下有文曰無爲大道天知人情無爲窈冥

神見人形心言意語鬼聞人聲犯禁滿盈地收人覓金石同類類金爲變怪者也

西湖志舊傳識記有云天目山垂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海門一點巽峰起五百年間出帝王或云晉郭璞作錢氏有國時不欲其語聞之中國更其末句云異姓王蘇子瞻表忠觀碑特表其事首曰天目之山若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蓋全用識語也

太祖次陳橋驛從仁和門入高宗由海道過杭

卷五

十六

聞縣名仁和甚喜曰此京師門名也駐蹕之意始此

先是徽宗夢錢武肅王乞還兩浙舊疆甚懇且曰以好來朝何故留我我當遣第三子居之覺而與鄭后言之鄭后曰妾夢亦然果何祥也須臾韋妃報誕卽高宗也旣三日徽宗臨視抱膝間甚喜戲妃曰酷似浙臉蓋妃籍雖貫開封而原占于浙豈其生固有本而錢王壽八十一高宗亦壽八十一以夢識參之良不誣矣

孝宗既退重華宮羣臣請以聖誕為重明節有術者以拆字名歎曰重華重明非佳名也其文皆二千日至甲寅而孝宗上升正合其數時有猷道僧者狀不慧而巧發奇中甲寅春召見重華道僧曰今日六月也好大雪侍璫咸笑為狂道僧顧曰爾滿身皆雪而笑我狂耶罔測其指至季夏八日而至尊厭代宮中皆編素焉

理宗時宮中繫前後掩裙名曰上馬裙又以粉點眼角名曰淚妝一時皆效之其掩泣上馬北

識語

卷五

七

行之識民間賤珠翠而尚琉璃亦流離之也

白欄牆紹定初御街中瓦前賣糰子者目為三火下店如此兩三處先因鄭德懋家遺火焚燒中瓦及御街數千家時有也紅佳麗地灰塵瓦礫場之語後三年間中瓦後娼戶李博士家遺火焚燒中瓦及大街十餘家是夜在家飲酒者府吏王德用連坐被罪至四年九月間李博士橋王德家遺火自北而南焚燒至前湖門外方家峪山亦僅五十餘里宗廟百司一夕殆盡中

瓦又為灰燼此三火之識明矣王德取斬是時守臣林介殿帥馮榘步師王虎因是罷去

西湖志度宗時天目山崩識者曰天目崩地脉絕潮不應水脉絕國事去矣或有為之詩云天目山前水啣磯天心地脉露渙谿西周冷浸孤陵月未必遷岐說果非

西湖志癸酉歲慶元秋試臨川龔孟鏊為考官

發策第一道中誤以一祖十三宗為十四宗于是士子大開劉制使良貴親至院外撫諭遂權

識語

卷五

十八

宜以策題第二道為首篇續撰其三久之始定于是好事者作隔聯云龔運幹出題疏脫以十三宗作十四宗劉制使下院調停用第二道為第一道明年秋度宗賓天于是十四宗之語遂驗

西湖志度宗崩幼君諒陰榜第一名王龍潭二名路萬里三名胡幼黃行都為之語曰龍在潭飛不得萬里路行不得幼而黃醫不得

遂昌錄宋季琴士汪水雲著工於詩杭城未破

其詩有曰西塞山邊日落處北關門外雨來天
南人隋淚北人笑臣甫低頭拜杜鵑遂爲宋仁
詩識

事文類聚王文穆欽若未第寒窘依幕府家時
章聖以壽王尹開封一日晚過其舍左右不虞
王至亟取紙屏障風王顧屏間一聯云龍帶晚
煙離洞府鴈拖秋色入衡陽大加賞愛曰此語
落落若有香氣何人詩也對曰某門客王欽若
王遽召之一見欽若風采其後信任頗專致位
議語

上相風雲之會實基於詩

青瑣集王元之嘗作龜鶴詩云埋瘞肯同鸚鵡
冢飛鳴不到鳳凰池其文學才藻登金門步玉
堂不爲難然竟不至其地

事文類聚江南李觀召試制科嘗作詩云人言
落日是天涯望斷天涯不見家已恨碧山相掩
映碧山更被暮雲遮此詩有重重障礙意恐時
命不偶後果如其言

張虞進士第一人登科期集於興國寺題詩句

於壁曰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有
人續云君看姚暉并梁固不得朝官未可知後
果終於京官

魏公作喜雪詩云危石蓋深鹽虎陷老枝擎重
玉龍寒人謂公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

寇萊公方貴時送人使嶺南作詩云到海只十
里過山應萬重及貶雷州吏呈圖經問取海幾
里吏曰十里則是南遷之禍已見於詩

事略寇準爲巴東令巴東有秋風亭準拆葺應

議語

卷五

二十

物一言爲二句云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識
者知其大用

上饒鄭氏在宋極盛一日揭對聯堂柱半壁金
花春宴罷堆牀牙笏早朝歸自是在朝縉紳相
繼歸林則罷歸之識也

梁克家嘗館于東齋梅花忽開作詩云九鼎燮
調終有待百花羞澁敢言芳紹興中果狀元及
第人以爲詩識

青箱雜記王禹偁徙蘄州到任謝上表曰宣室

鬼神之間敢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文已期身後
李淑到河中府謝上表曰長安日遠戴盆之望
徒深宣室夜闌前席之期不再王陶再來河南
府謝上表曰田園僅足二疏那見其後來羽翼
已成四皓寧聞於再起三公表意一同到任未
幾皆卒遂成語讖

墨莊漫錄東坡知徐州作黃樓未幾黃州安置
爲定帥作松醪賦有云遂從此而入海渺翻天
之雲濤俄貶惠州移儋耳竟入海矣在京師送

議論

卷五

主

人入蜀云莫欺老病未歸身玉局他年第幾人
比歸果得提舉成都玉局觀三事皆讖也

墨莊漫錄安惇處厚初謫潭州過儀真見客河
亭有一丐者遽前言有戲術願陳一笑安欣然
延禮丐者求一硯及素筆幅紙香爐乃取土以
唾和呵之成墨又取土呵之悉成薰陸焚之芬
馥乃研墨謂安曰吾不能書命小吏持筆題詩
曰佳人如玉酒如油醉臥鴛鴦帳裏頭咫尺洞
庭君不到長生不死最風流處厚讀之不曉將

過洞庭日被命鑄消官資放歸田里乃悟前詩
爲讖丐者必異人也

翰苑名談宋杭州太守何中正初及第時聞郭
從周精卜求占之從周贈以詩云三字來時正
月圓一麾從此出秦川錢塘春色濃如酒貪醉
花間臥不還三字知制誥也後中正果於八月
十五日除知制誥貶秦州改杭州卒

明清揮麈餘話記周美成以待制提舉南京鴻
慶宮自杭徙居睦州夢中作長短句瑞鶴仙一

議論

卷五

主

閱既覺猶能全記了不詳其所謂未幾方臘起
周方還杭州而道路兵戈已滿僅得脫死始入
錢塘門但見杭人蒼黃奔避如蜂屯蟻沸視落
日半在鼓角樓簷間卽詞中所謂斜陽映山落
歛餘霞猶戀孤城欄角者應矣美成舊居既不
可往是時無處得食饑甚忽稠人有呼待制何
往者視之鄉人侍兒也且曰日晏必未食能捨
車過酒家乎美成從之驚遽間連引數杯散去
腹枵頓解乃詞中所謂凌波步弱過短亭何用

素約有流鶯勸我重解繡鞍緩引春酌之句驗
矣飲罷覺微醉徑出城北江漲橋諸寺士女已
盈不能駐足獨一小寺經閣偶無人遂宿其上
詞中所謂上馬誰扶醒眠朱閣是應矣既絕江
居揚州傳聞方賊已盡據二浙將涉江之淮泗
因自計方領南京鴻慶宮有齋廳可居乃挈家
往焉則詞中所謂念西園已是花深無地東風
又惡之語應矣至鴻慶未幾以疾卒別任流光
過了歸來洞天自樂又應於身後矣美成平生

雜語

卷五

三

好作樂府將死之際夢中得句而字字俱驗卒
章又應於身後豈偶然哉

西湖志韓侂胄嘗以冬月攜家遊西湖遍覽南
北兩山之勝末乃置宴南園族子判院與焉有
獻牽絲傀儡爲土偶負小兒者名爲迎春黃胖
韓顧族子曰汝名能詩可詠之卽賦一絕云脚
踏虛空手弄春一人頭上要安身忽然綫斷兒
童手骨肉都爲陌上塵侂胄怫然不終宴而歸
未幾禍作遂成骨肉陌塵之讖

西湖志似道嘗於湖中作絕句云寒食家家插
柳枝留春春亦不多時人生有酒須當醉青塚
兒孫幾箇悲殆所謂朝不謀夕者未幾遂有漳
州之行

西湖志嘉泰元年辛酉三月二十八日火延燒
御史臺司農寺將作監進奏文思院太史局皇
城司法物庫及軍民五萬二千四百家綿亘三
十里凡四晝夜乃滅其時術者言年號嘉之文
如三十五萬口泰之文如三月二十八又都民

雜語

卷五

三

市語多舉紅藕二字藕有二十八絲紅者火也
皆爲讖云

西湖志賈似道嘗齋雲水千人其數已足有一
道士衣裾襪襪至門求齋主者以數足不肯引
入道士堅求不去不得已於門側齋焉齋罷覆
其鉢於案而去衆將鉢力舉之不動啓於似道
自往舉之乃有詩二句云得好休時便好休收
花結子在綿州始知真仙降臨曰綿州者蓋木
綿庵之兆云

宋陸輔之吳中舊事潘勺字叔治登第爲吳興都掾絕意祿仕遍遊天下佳山水有鴈蕩百詠自號癸甲先生或問其故曰終始之義也後果以癸日卒甲日葬遂成癸甲之讖

搜神秘覽西川費孝先善軌革至和嘉祐間以術名有大若人王旻因貨殖至成都求爲卦孝先曰教佳莫住教洗莫洗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遇明卽活遇暗卽死再三戒之旻志之及行塗遇大雨憊屋下路人盈塞乃思曰教佳莫住得

讖語

卷五

三五

非此耶遂冒雨行未幾屋顛覆獨得免焉旻之妻已私鄰人計毒殺旻旻既歸妻約其私人曰今夕新沐者乃夫也日欲哺呼旻洗沐旻悟曰教洗莫洗得非此耶堅不從婦怒自沐夜半反被害旻覺驚呼鄰里共視遂被囚繫拷訊獄就不能自辯郡守錄狀旻泣言死卽疑但孝先所言終無驗耳左右以是語上達郡守守呼旻問曰汝鄰比何人曰康七遂遣人捕之殺汝妻者必此人也已而果然因謂僚佐曰一石穀搗

得三斗米非康七乎由是辯雪誠遇明卽活之

效以下卦
讖三條

東軒筆錄唐荆知諫院費孝先爲作卦影畫一人衣金紫持弓箭射落一雞荆語人曰持弓者我也王丞相生於辛酉卽雞也必因我射而去位則我亦從而貴矣翊日抗疏以彈荆公又乞留班頗誼於殿陛主上怒降荆爲太常寺大祝監廣州軍資庫以是年八月被責荆歎曰射落之雞乃我也

讖語

卷五

三六

李璋嘗令蜀人費孝先作卦影畫鳳立于雙劍上又畫一鳳據廳所又畫一鳳于城門又畫一鳳立重屋上其未盡一人紫綬偃臥四孝服臥于旁及璋死其事皆驗劍上雙鳳者璋爲鳳寧軍節度使也廳所者嘗知鳳翔府末年謫官郢州召還卒於襄州鳳臺驛襄州有鳳林闕也兩子侍行璋旣病久復有二子解官省疾至襄之次日璋薨四子縗服之應也

謝石澗夫成都人宣和間至京師以拆字言人

禍福無不奇中者名聞九重徽宗因書一朝字
令中人持往試之石見字卽視中人曰此非觀
察所書也謝石賤術據字言今日遭遇卽因此
字點配達行亦此字但未敢遽言耳中人愕然
謂之曰但有所據盡言無懼石以手加額曰朝
字離之爲十月十日字非此月此日所生之天
人當誰書也一座盡驚中人馳奏翊日召至後
苑令左右及宮嬪書字示之皆據字論說禍福
俱有精理錫賚甚厚并與補承信郎四方求相

識語

卷五

壬七

者其門如市有朝士其室懷妊過月手書一也
字令其夫持問石謂朝士曰此閣中所書否曰
何以言之石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固知是公
內助所書尊閣盛年三十一否曰是也以也字
上爲三十下爲一字也公官寄此常力謀遷動
而不可得否曰正以此爲撓耳蓋也字著水爲
池有馬爲馳今池運則無水陸馳則無馬是安
可動也又尊閣父母兄弟近身親人當皆無一
存者以也字著人則是他字今獨見也不見人

故也又尊閣其家物產亦當蕩盡否以也字著
土則爲地字今又不見土也二者俱是否曰誠
如所言朝士卽謂之曰此皆非所問者但室以
懷妊過月方竊憂之所以問耳石曰是必十三
箇月也以也字中有十字并兩旁二豎下一畫
爲十三也石熟視朝士曰有一事似涉奇怪固
欲不言則官所問正決此事可盡言否朝士因
請其說石曰也字著虫字爲地字今尊閣所妊
殆地妖也然不見蟲蟲則不能爲害謝石亦有

識語

卷五

壬八

薄術可爲官以藥下驗之無苦也朝士大異其
說固請至家以藥投之果下百數小蛇而體平
都人益共神之而不知其竟挾何術也以下字
徽宗書問字筆勢兩上飛開命一隸持往召石
密于側緘付之戒其到家方可發封隸歸奏上
啓讀乃曰左看是君右看是君聖人萬歲遂補
承信郎有道士聞其事亦以問字占石曰門雖
大只有一口道士愕然蓋所住觀無他黃冠唯
童僕數輩猶未以爲奇復書語字倩俗人往占

曰人口雖多皆在戶外於是大服之

高宗未登極時用杖就地上書一字令測石曰

土上一字王字也終王天下議都杭州書杭字

曰元术又來元术金國大酋也後果再至江州

高宗一日寫春字命相之其上半體墨重石曰

春頭太重壓日無光時秦檜專權秦字春頭也

日君象也檜聞其言以爲爲已發恨之求其罪

竄達州

謝石常遊丹陽見道姑行市中執巨扇大書拆

識語

卷五

五

字如神石笑曰此術豈有勝我者何物老嫗敢

爾呼入室書石字示之姑曰爲名不成得召却

退逢皮則破遇卒則碎石視之不樂然心服其

言明日訪所在無識之者蓋異人也建炎中石

爲利路一尉武將王進邀之飲使拆其名石曰

家欲走若圖事必敗時進以謀叛結黨欲發不

以其語爲然將起亂之夕乳媪踰垣告官逮捕

下獄始歎息曰悔不用謝石之言郡守疑石同

謀而知反不告亦逮治坐削籍黥配蓬州後詢

王進鄉里乃滄州南皮且起於卒伍悉知道姑

言石赴配所道復遇前道姑道姑靠山而立今

石相之石曰人倚山而立莫非仙乎道姑批其

頰曰爾以多口致累仍復然乎自爾黥迹盡

永東日記嘉定中有厲伯韶者俗稱賴布衣精

地理之術至廣州爲林某家看其先隴以今中

衰者由祖穴向稍偏斜所致因發地得石有文

曰布衣厲伯韶爲林某葬此千載穀食之地後

學淺識不可輕改徐視石與原土封微不同耳

識語

卷五

五

遂揜之

羣譚採餘淳熙已酉哲宗倦勤詔以北宮爲重

華宮光宗既登極羣臣奉表請以誕聖日爲重

明節重華重明非佳名也其文皆二千日兆在

是矣旣而甲寅之事果如其言此與太平興國

一人六十之讖無異豈數乎抑符合之偶也然

羣譚採餘蘇子瞻謫儋州以瞻與儋相近也子

由謫雷州以雷字下有田也黃魯直謫宜州以

宜字類直字也此章子厚駭譴之意時有術士

曰僭字從立人子瞻其尚北歸乎雷字雨在田
上承天澤也子由其未艾乎宜字乃直字有蓋
棺之義魯直其不返乎後子瞻歸至毘陵而卒
子由退老于穎十餘年魯直竟卒于宜
秦觀字少游號太虛高郵人與蘇黃齊名嘗于
夢中作好事近一詞云山露雨添花花動一山
春色行到小谿深處有黃鸝千百飛雲當面化
龍蛇天矯挂晴碧醉臥古藤陰下杳不知南北
其後以事謫藤州竟死於藤此詞其識乎

識語

卷五

三十一

蔡京臨卒前一日詞曰八十一年住世四千里
外無家如今流落向天涯夢回玉殿幾度宣麻
只因貪寵戀榮華便有如今事也此調不成話
況京死年八十此必惡之者托名爲之也後見
宣和遺事載有此詞乃西江月也月餘京卒可
謂識也遺事詞曰八十衰年初謝三千里外無
家孤行骨肉各天涯遙望神京泣下金殿五曾
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日謾繁華到此番
成夢話

岳武穆至金山僧道月送之登舟囑云風波亭
下浪滔滔千萬留心把舵牢謹備同舟人意
將身推落在波濤又曰將軍此去莫心焦未審
金牌氣怎消滾滾風波須仔細牢心把舵要堅
牢秦檜果陷飛於風波亭下遂爲詩識
常山道傍神祠中有詩云茶蘼香夢怯春寒人
掩重門燕子閑敲斷玉釵紅燭冷計程應說到
常山此鄭亦山詩也聞其題詩之夕妻在家亡
蓋斷釵識也

識語

卷五

三十一

元

平江記事天曆己巳平江十字翼萬戶府初構
正衙解巨木中分有天下太平之王六字其大
如斗字畫相連如纏不斷衆皆以爲瑞符識者
云此木妖也是歲思刺萬戶卒明宗暴崩明年
庚午改元至順壬申有文宗寧宗之變○愚按
此解非也我高皇帝生於天曆戊辰明年己巳
平江鋸木遂有天下太平之王六字則高
皇帝己生一年矣太平天子茲非瑞識耶

西湖志元文宗生年甲辰紀元天曆當時引陶弘景負屨飛天曆終是甲辰君之語以爲受命之符

西湖志或問宋國祚於邵子邵子對以五更頭蓋謂五庚申也而元讖亦曰大元之後有庚申順帝庚申生纔六庚耳

田汝成西湖志行春橋宋時爲左將軍教場有馬三寶墓不知何代人葬教場內嘗欲去之有黑蜂數百出墓中不可近至元十五年六月軍

讖語

卷五

三十三

廝名狗兒者掘發之得鐵券一題曰鴈門馬氏葬橫衝橋至元十五六狗兒壞我屋其定數如此

元相哥丞相元名桑哥拜相後延術者書桑字令測曰今已作相但欲知相位日月久近曰木字十八字也上有三箇十字在相位當有四十八箇月桑哥不滿遂更名相哥復書相字令測曰目字橫看又是四字若是則橫直只四十八箇月至元辛卯正月敗時其言果驗

張士誠委弟士信爲丞相守杭後復令潘元明取弟回姑蘇謀國時士信專用黃敬夫蔡彥文葉得新然三人黃書生蔡業醫葉星士也吳中因作十七字詩丞相做事業專用黃蔡葉一夜西風起乾癟至吳元年九月初八日癸未是日西風大將軍徐達攻破姑蘇從西門進兵擒士誠等始知爲讖

讖語卷五

終

卷五

三十四

識語卷六

明豫章郭子章彙編

明西蜀張養正訂校

大明

元世祖初營宮殿命正殿榜曰大明殿門曰大明門門左曰日精右曰月華遂爲本朝大明之應

高皇帝命懿文太子及建文帝作新月詩太子詩曰初三初四尚朦朧不似銀鈎不似弓

識語

卷六

一

誰把玉環敲兩段半沈滄海半浮空建文帝

詩曰誰將玉指甲描作天邊痕影落江湖裏魚龍不敢吞高皇帝不悅其後太子早卒

建文帝不終此詩識也高皇帝復爲新月詩

曰誰將玉爪指長空萬里山河一樣同映水有鈎魚怯鈎銜山無箭鶴疑弓清光未放雲霄外

素影遙分宇宙中輪滿待逢三五夜九州四海

照無窮遂爲千萬載神子聖孫詩識

正統十三年彭時及第當上表謝恩之旦以

起早隱几睡重不寤竟不及上殿時謂元首失了明年駕臨虜庭遂成失元首之識

景泰辛未狀元柯潛人謂柯與哥同音未幾英廟南還退居南宮遂成哥潛之識

餘冬序錄景泰間洛陽兩農訟一石於府一云已耕而得之一云出已土中知府令舁石來視

則有刻曰大明景泰乙亥知府虞廷璽爲我復興此窩其時正乙亥府主南鄭虞廷璽也鄭意

康節窩遂爲建祠

識語

卷六

二

武宗崩大學士毛澄迎世廟駕至藁城過橋

偶爾橋崩有碑出焉碑文曰橋崩天子過碑出狀元來毛乃弘治癸丑狀元

肅皇帝諭輔臣夏言曰朕思皇考廟名似未

妥太宗百世不遷名曰文世室皇考必且敦讓且世字可爲宗號加于皇考徒擁虛名朕

非敢儉于親恐貽後議耳朕欲止稱獻皇帝

廟以別宗稱言疏按禮天子諸侯始祖廟曰太

廟若昭穆羣廟親盡遞遷惟有功德者別立廟

祀名曰世如周之文武世室是也 皇考篤生
皇上雖比跡商周之契稷而前有 文皇既稱
太宗義當尊讓後有聖帝必爲世宗理宜虛埃
是宗世二稱 皇考在天之靈必不欲當況世
之上不冠以謚下又不承以宗考之前古亦未
經見今欽定爲 獻皇帝廟庶義明禮正而萬
世之公議始定 上曰所議足見忠敬命付史
館其後 肅皇帝果稱世宗夏言聖帝世宗之
對遂爲語識

語識

卷六

三

西湖鎮海樓舊名朝天門元至正間平章康里
慶童改爲拱北樓 皇明洪武八年行省劉王
兩參政者失其名改爲來遠樓既榜揭遣拆字
人張乘槎者往視之槎曰三日內主哀喪之事
如期王母死劉以曆日紙坐法王延乘槎問故
對曰來遠喪形遠從哀帶哀形旁之兩點相續
者淚形也頃之參政徐本改爲鎮海樓

俗傳識語云江潮拍岸生妃子湖水堤出狀
元然拍岸平堤往往有之未必證驗也杭州所

產皇后二人皆自妃位而起加贈謚者宋仁宗
主母李氏侍真宗位止司寢仁宗卽位累進宸
妃既薨追贈皇太后謚章懿升祔太廟 皇明
成化間 孝惠皇太后邵氏 睿宗獻皇帝母
也先以淑媛侍 憲皇 今上登極始上冊寶
所謂妃子之識不有證乎

西湖志于肅愍公少有大志出語不凡八九歲
時衣紅衣馳馬有鄰長者呼其名爲戲之曰紅
孩兒騎馬遊街公應聲曰赤帝子斬蛇當道聞

語識

卷六

四

者驚異長補錢塘縣學生家有文文山像一幅
懸置座側爲之贊曰嗚呼文山遭宋之季徇國
忘身舍生取義氣吞寰宇誠感天地陵谷變遷
世殊事異坐臥小閣困于羈繫正色直辭久而
愈厲難欺者心可畏者天寧正而斃弗苟而全
南向再拜含笑九泉孤忠大節萬古攸傳我瞻
遺像清氣凜然然斬蛇徇國遂爲成仁之識
孫忠烈曾于官中廳事掘一古鏡有篆文云光
昭洪運忠扶日月後果死寧庶人之難

蘇談王其正統中爲東平州判官濬水於古堤下得一壙有石誌曰前卦吉後卦凶五百年後水來衝幸遇王州判移我葬河東王異之顧河東果有義冢乃移葬焉王陞知州笑曰前人止言我爲州判今至握印得無過乎竟終於官

西湖志李子陽旻以成化庚子解元癸卯冬將赴春闈友人鎖懋堅者送之賦正宮謁金門詞云人艤盡船馬鞍上錦薦催赴瓊林宴塞鴻聲裏暮秋天綠酒杯勸留意方深離情漸遠到京廷中選今秋是解元來春是狀元拜舞在金鑾殿已而子陽果魁天下

張江陵公少年穎異父叔俱事遼王言公幼善對遼王出對曰兩條光棍頂天立地做人家指父叔言也江陵公對云一管毛錐治國安民扶社稷遂爲張氏枚卜之讖

陳眉公見聞錄盤門伍相神舊本立像况守至見之曰是何藝也爲易坐像旣而毀舊像中有一石刻字云若要子胥坐除非二兄過數之前

定如此

讖語卷六

終

讖語

卷六

六

諧語序

夫諧之于六語矣。謂矣。顧詩有善謔之章。語有莞爾之戲。史記傳列滑稽。雕龍目著諧謔。邯鄲笑林。松粉解頤。則亦有不可廢者。願諧有二。有冬益于理。亂冬劇于名教。而禦人口給者。班生所謂口諧倡辯是也。有批龍鱗于談笑。息螭爭于頃刻而悟至解紛者。太史公所謂談言微中是也。然淳

諧語序

乙一

于髡東方朔以前。猶有且稱晉魏以後。至于盜削卵握春杵風斯下矣。甚之一語談笑。因而賈罪。如劉貢父蘓子瞻可為殷鑑。善觀諧者。取古今而並觀之。令自擇焉。上之如武公之不為虐下之如髡朔之能回主。如劉如蘇身之不能衛而皇卹其他。則無戲言可也。

萬曆戊申冬十月十日泰和郭子章撰

諧語卷一

明豫章郭子章彙編

明西蜀張養蒙訂校

齊

晏子短小使楚楚人為小門於大門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狗門入。王曰。齊無人耶。對曰。齊之臨淄張袂成帷。揮汗成雨。何為無人。齊使賢者使賢王。不肖者使不肖王。嬰不肖故使王爾。及嬰坐

諧語

卷一

左右縛一人至王前。問何謂者。曰。齊人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善盜乎。晏子對曰。嬰聞橘生江北則為枳。生江南則為橘。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水土異也。今此人生於齊不為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為盜耶。王笑曰。寡人反取病焉。

晏子春秋

史記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齊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索訓盡孔衍春秋後語作冠纓盡絕。王曰。先生少

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
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謂為田求福穰操一豚蹄
酒一盃而祝曰甌窶滿篝窶音樓篝音溝也甌窶謂高地狹小之
區得滿汗邪滿車汗邪下地田也五穀蕃熟穰穰滿家
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
威王乃益齋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
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一萬革車千乘楚
聞之夜引兵而去

楚

諸語

卷一

二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索隱曰優倡優也孟者字也優旃亦同旃其字
耳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
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嚼
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
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
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間仰天大哭王
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人之所愛也以楚國
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
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為棺

文梓為槨楓櫟豫章為題湊蘇林曰以木累棺外木頭皆內向故

湊曰題發甲卒為穿墻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

韓魏翼衛其後楚莊王時未有趙韓魏三國索隱曰案此辯說者之詞後人所

飾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

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

之奈何優孟曰請為大王六畜葬之以櫬窆為

櫬索隱曰皇覽以櫬窆為櫬窆也銅歷為棺索隱曰歷即釜鬲也齋以薑

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

腸索隱曰皇覽云火送之箸端葬之腸中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大

官無令天下久聞也

卷一

三

秦

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秦
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
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
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
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曰諾優旃曰
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
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

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今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卽欲就之易爲漆耳顧難爲蔭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卒

前漢

褚先生曰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常養帝帝壯時

諧語

卷一

四

號之曰大乳母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當道掣頓人車馬奪人衣服聞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至上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郭舍人爲下泣舍人曰卽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去疾步數還顧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女乳而活耶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悲之乃下詔止無徙乳母罰謫諧之者

漢書東方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

詔公車

師古曰公車令屬衛尉書者所請也

奉祿薄未得省見

師古曰不被省納不得見於天子也

奉祿薄未得省見

久之朔給騶朱

儒也

駟本說之御驥也後以爲駟謂之駟驥

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

師古曰若汝也曹輩也

耕田力

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

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

如淳曰索盡也

反下云索長

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

教曰上卽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朱儒皆

諧語

卷一

五

號泣頓首上問何爲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

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爲對曰臣

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

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

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臣言可用幸異

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

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

漢武帝伏日

三伏之日也

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

不來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

請受賜卽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

不待詔以劔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上

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

待詔何無禮也拔劔割肉壹何壯也割之不多

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師古曰細君朔妻之名一說細

小也朔輒自比於諸侯謂其妻曰小君上笑曰使先生自責廼反

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

漢武故事西王母獻桃於武帝云此桃三千年

生花三千年熟王母指東方朔云仙桃三熟此

諸語

卷一

六

兒已三偷得此桃帝曰嘗聞鼻下長一寸是百

年人方朔笑曰彭祖壽年七百鼻下合長七十

耳

漢書游俠傳黃門郎楊雄作酒箴以諷諫成帝

其文爲酒客難法度士譬之於物曰子猶瓶矣

觀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

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纏微巨重礙

爲甕所觸身提黃泉骨肉爲泥自用如此不如

鴟夷鴟夷滑稽腹如大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

常爲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

言之酒何過乎師古曰纏微井索也東縣也甕

忽縣甕不得下而爲井甕所擊則破碎也東音上絢反甕音丁浪反輻音雷

後漢

後漢書孔融字文舉桓帝時河南尹李膺有重

名恃才倨傲每令守門者通賓客非當代英賢

及通家子孫不得輒通融年十餘歲欲觀其爲

人乃造膺門語守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孫

門者告膺膺乃見融問高明家君嘗與僕周旋

諸語

卷一

七

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公先君李老同德比義

而相師友則融與公累代通家也膺大悅衆坐

奇之咸曰異童子膺引坐謂曰卿欲食乎融曰

須食膺曰教卿爲客之禮但讓不須食融曰不

然教公爲主之禮但置食不須問客膺慙乃歎

曰吾將老死不見卿富貴也融曰公殊未死膺

問何故答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

言也善向來公所言未有善也是故知未死膺

奇之時大夫陳燁後至同坐以告燁燁曰人小

才未必能佳融荅曰若然者君亦幼當
了了煒甚踉蹌舉坐大笑不已

後漢書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也以文學知

名教授數百人韶口辯曾晝日假臥左傳精盾

杜注云不脫衣裳而臥也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音便

音便反音便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爲

姓孝爲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

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

嘲者大慙

諧語 卷一 八

後漢書注葛龔字元甫善文奏或有人請龔奏

于人者龔爲作之其人忘自載其名并寫龔名

以進時語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林笑

吳 吳諸葛恪字元遜吳太子調恪曰元遜可食馬

矢卿使人食雞卵何也恪曰所出同耳權大

諸葛瑾爲豫州遣別駕到臺語云小兒知談卿

可與語連往詣恪恪瑾長恪不與相見後於張

輔吳坐中相遇張昭字子布出別駕喚恪咄咄

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亂矣何咄咄之有荅曰

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曰昔唐堯在上四凶在

下荅曰非唯四凶亦有丹朱於是一座大笑

語林孫權嘗燕見蜀使費禕逆敕羣臣使禕至

伏食勿起禕至權爲輟食而諸人不起禕調之

曰鳳凰來翔麒麟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諸

葛恪應聲荅曰爰植梧桐以待鳳凰有何燕雀

自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

三國志蜀諸葛亮遣鄧芝使吳送張裔於吳孫

權權乃問裔曰蜀卓氏寡女奔司馬相如貴士

風俗何以乃爾裔對曰愚以卓氏之女猶賢於

買臣之妻權微笑而色怍

吳志蜀張奉使吳於權前列尚書闕澤姓名以

嘲澤澤不能荅選曹尚書薛綜下行酒因勸酒

曰蜀者何也有犬爲獨無犬爲蜀橫目苟身虫

入其腹奉曰不當復嘲吳耶綜應聲曰無口爲

天有口爲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舉座大

笑

三國志蜀先主以伊籍使吳孫權聞其才辯欲

折其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籍應聲

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為勞吳主卒無語對

吳志是儀字子羽北海營陵人也本姓氏仕郡

郡相孔融嘲儀言氏字民無上可改為是乃遂

改焉

魏

魏略太祖請會調王朗曰飲不能效君昔在會

稽折粳米飯也朗仰而歎曰宜適難值如朗昔

者未可折而折如明公今日可折而不折

蜀

蜀志張裕饒鬢先主嘲之曰涿縣特多毛姓東

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

即荅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為涿令者去官還

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署涿則失潞乃署

曰潞涿君先主無鬢故裕云此也

諧語卷一終

諧語卷二

明豫章郭子章彙編

明西蜀張養正訂校

晉

司馬宣王辟周泰為新城太守尚書鍾毓調泰

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郡

乞兒乘小車一何駛乎泰曰君名公之子少有

文彩故守吏職獼猴乘土牛一何遲也衆賓悅

服初學記

諧語

卷二

晉文帝與二陳共車過喚鍾會同載即駛車委

去比出已遠既至因嘲之曰與人期行何以遲

遲望卿遙遙不至會荅曰矯然懿實何必同羣

帝復問會臯繇何如人荅曰上不及堯舜下不

逮周孔亦一時之懿士二陳騫與泰也會父名

鍾毓為黃門郎有譏警在景王坐燕飲時陳羣

子玄伯武周子元夏同坐在魏志曰武周字伯

至光祿大夫共嘲毓景王曰臯繇何如人對曰古之

懿士顧謂玄伯元夏曰君子周而不比羣而不黨黨助也君子雖衆不相私助

晉略晉祖士言與鍾雅相嘲祖屢屈鍾語祖曰我汝穎之士利如錐卿燕代之士鈍如鎚祖曰以我鈍鎚打你利錐鍾曰自有神錐不可鎚打祖曰既有神錐亦有神鎚於是辭屈而哂

唐實錄鍾會鍾繇兄弟盛飾同坐車上行至城西門逢有女子微笑曰此車中央殊高二鍾都不覺車後門生曰有女子戲公車云此車中央

諧語

卷二

二

殊高公曰云何中央高門生曰夫中央高者兩頭低此戲公二人爲兩頭低也後鍾會更不與同車行畏逢此女子

鄧艾口吃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嵇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步兵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時王戎未起俗也王笑曰卿輩意亦復可敗耶

晉武帝問孫皓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爲不

皓正飲酒因舉觴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爲鄰今與汝爲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

孫子荆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當曰枕石漱流誤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頭責秦子羽云子羽子曾不如太原溫頤溫頤穎川荀寓溫頤已見荀氏諸曰寓字景伯祖式太尉父保卿史中丞世語曰寓少與裴楷王戎杜默俱有名范陽張華士卿劉許晉百官名曰仕晉至尚書承鹿郡人父放魏驃騎將軍許惠帝時爲宗正卿○按許與張華同范陽人故曰士卿互其辭

諧語

卷二

三

也宗正卿義陽鄒湛河南鄭詡晉諸公譜曰湛以文義達仕至侍中詡字思淵榮陽開封人爲衛尉卿祖泰揚州刺史父褒司空此數子者或嘗吃無宮商或厓嘔希言語或淹伊多

姿態或謹譁少智諳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中壘杵文士傳曰華爲人少威儀多姿態推意此

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英博而有此稱未詳而猶以文采可觀意思詳

荀鳴鶴陸士龍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坐張令其語以其並有大才可勿作常語陸舉手曰

雲間陸士龍荀荅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

雲觀白雉何不張爾弓布爾矢荀荅曰本謂雲

龍駢駢乃是山鹿野麋獸弱弩彊是以發遲張

乃撫掌大笑晉百官名曰荀隱字鳴鶴潁川人荀氏家傳曰隱祖昕樂安太守父

陸太尉抗詣王丞相導王公食以酪陸還遂病

明日與王戔云昨食酪小過通夜夢頰儂雖吳

人幾爲傖鬼

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殷洪喬謝曰美皇子誕

諸語卷二四

育普天同慶臣無勲焉而猥頒厚賚中宗笑曰

此事豈可使卿有勲邪

劉真長毅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

熨彈棊局曰何乃淘吳人以淘爲淘劉既出人問見王

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語林曰真長云

王公與朝士共飲酒舉琉璃盃謂伯仁曰此盃

腹殊空謂之寶器何邪以戲周荅曰此盃英英

誠爲清澈所以爲寶耳

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棊丞

相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

與似有瓜葛蔡邕曰瓜葛疎親也

明帝問周伯仁真長何如人荅曰故是千斤犍

特王公笑其言伯仁曰不如捲角犍有盤辟之

好王以戲

王丞相枕周伯仁膝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

荅曰此中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

許文思往顧和許顧先在帳中眠許至便徑就

牀角枕共語許既而喚顧共行顧乃命左右

取杭上新衣易已體上所著許笑曰卿乃復有

行來衣乎

何次道往瓦官寺禮拜甚勤阮思曠裕語之曰

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見

推阮曰我圖數千戶郡尚不能得卿廼圖作佛

不亦大乎

庾征西大舉征胡既成行止鎮襄陽晉陽秋曰

帝崩兄冰薨留長子方之守襄陽自馳還夏口

殷豫章與書送一折角如意以調之豫章殷美庾荅

書曰得所致雖是敗物猶欲理而用之

桓大司馬溫乘雪欲獵先過王劉諸人劉真長

見其裝束單急問老賊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

不為此卿輩亦那得坐談

褚季野哀問孫盛曰卿國史何日當成孫云久

應竟在公無暇故至今日褚曰古人述而不作

何必在蠶室中

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為桓宣武

諧語

卷二

六

溫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靈時為中

丞亦往相祖先時多少飲酒因倚如醉戲曰卿

屢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

出將如蒼生何今亦蒼生將如卿何謝笑而不

荅

初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已有富貴者翁

集家門傾動人物劉夫人戲謂安曰大丈夫不

當如此乎謝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

支道林因人就殷深公源買印山深公荅曰未

聞巢由買山而隱

王導嘗與諸葛恢戲爭族姓曰人言王葛不言

葛王也恢曰不言馬驢而言驢馬豈驢勝馬邪

晉書諸葛恢傳

孫綽性通率好譏調嘗與習鑿齒共行綽在前

顧謂鑿齒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後鑿齒曰鍛之

颺之糠粃在前晉書孫綽傳

偃乘車在前瑞策駟居後相去數十步瑞蹢馬

及之謂偃曰君轡何疾偃曰牛駿馭精所以疾

諧語

卷二

七

耳偃曰君馬何遲曰騏驎羅於羈絆所以居後

偃曰何不著鞭使致千里荅曰一感自造青雲

何至與駑馬爭路南史謝靈運傳

魏晉滑稽盛相驅扇遂乃應瑒之鼻方於盜削

卯張華之形比乎握春杵文心雕龍諧謔

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

者面之山日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

則不清世說新語排調

鴻臚卿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語云卿何為恒飲

酒不見酒家覆碗布日月糜爛羣曰不爾不見

糟肉乃更堪久世說新語任誕

謝幼輿謂周侯曰卿類社樹遠望之峨峨拂青

天就而視之其根則羣狐所託下聚溷而已荅

曰枝條拂青天不以爲高羣狐亂其下不以爲

濁世說新語排調

鄰家高氏女有美色謝鯤嘗挑之女投梭折其

兩齒時人爲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聞

之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

諸語

卷二

八

蘇文師拜侍中舊儀侍中親省起居故俗謂之

執虎子虎子云是渡器時蘇同郡有吉茂者爲冗散見

蘇嘲之曰仕進不止執虎子蘇笑曰我誠不能

効汝寒寒驅鹿車馳也何氏語林排調

裴啓期語林劉道真於河側自牽船見一老嫗

採梔劉調之曰女子何不調機弄杵而採梔嫗

荅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而牽船

語林曰劉道真嘗與一人共索祥草中食一嫗

將二兒過並青衣調之曰青羊將兩羔嫗荅曰

兩猪共一槽

殷方語孫卿曰公勿作強口馬我當併卿控孫

亦曰卿勿作冗鼻牛我當穿卿頰太平御覽人事部言部

王劉每不重蔡公二人嘗詣蔡語良久乃問蔡

曰公自言何如夷甫荅曰身不如夷甫王劉相

目而笑曰公何處不如荅曰夷甫無君輩客

張玄祖年八歲虧齒先達知其不常故戲之曰

君口中何爲開狗竇張應聲荅曰正使君輩從

此中出入劉昭幼童傳

諸語

卷二

九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人問其故荅曰我

曬書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

就桓公司馬于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

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

本草曰遠志一名棘宛其葉名小草謝未卽荅時郝隆在坐應聲

荅曰此甚易解處則爲遠志出則爲小草謝甚

有愧色桓公目謝而笑曰郝參軍此過乃不惡

亦極有會

庾園客詣孫監值行見齊莊在外尚幼而有神意

庾試之曰孫安國何在卽荅曰庾穉恭家庾大

笑曰諸孫太盛有兒如此又荅曰未若諸庾之

翼翼還語人曰我故勝得重喚奴父名孫放別傳曰放

兄弟並秀異與庾翼子園客同爲學生園客少

時人仰焉○園客更亮也孫盛子放字齊莊欲

齊莊周也

范玄平在簡文坐談欲屈引王長史曰卿助我

范汪別傳曰汪字玄平潁陽人左將軍略之孫

少有不常之志通敏多識博涉經籍致譽於時

諸語卷二

歷吏部尚書徐王曰此非拔山力所能助

郝隆爲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

者罰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攬筆便作

一句云姬娥躍清池桓問姬娥是何物荅曰蠻

名魚爲姬娥桓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

里枚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也

袁羊嘗詣劉恢恢在內眠未起袁因作詩調之

曰角枕燎文茵錦衾爛長筵唐詩曰晉獻公好

詩曰角枕燎今錦衾爛今于劉尚晉明帝女晉

美亡此誰與獨旦袁故嘲之

秋曰恢尚廬陵主見詩不平曰袁羊古之遺

殷洪遠美荅孫興公綽詩云聊復放一曲劉真

長笑其語拙問曰君欲云那放殷曰檢臘亦放

何必其鎗鈴邪融

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

父未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張蒼梧碑曰君

國吳人忠恕竟明簡正貞粹泰安中除憑時年

數歲歛手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

習鑿齒孫興公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

諸語卷二

與習參軍共語孫云蠢爾蠻荆敢與大邦爲儔

習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小雅詩也毛詩注曰

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甥形似其舅桓甚諱之奴

桓嗣小字中興書曰嗣字恭祖車騎將軍中子

也少有清譽仕至江州刺史王氏譜曰混字奉

正中軍將軍恬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

子仕至丹陽尹

是形時似是神桓逾不說

王子猷詣謝萬林公先在坐瞻矚甚高王曰若

林公鬚髮並全神情當復勝此不謝曰脣齒相

須不可以偏亡鬚髮何關於神明林公意甚惡
曰七尺之軀今日委君二賢

郗司空拜北府

晉氏南遷徐州刺史王舒加北
中郎將北府之號自此起也

王黃門詣郗門拜云應變將略非其所長驟詠

之不已郗倉謂嘉賓曰公今日拜子猷言語殊

不遜深不可容倉郗融小字也嘉賓曰此是陳壽作諸

葛評人以汝家比武侯復何所言

王子猷詣謝公謝曰云何七言詩東方朔傳曰
梁臺上使羣臣作七言詩七言詩自此始也

子猷承問荅曰昂昂若

諸語

千里之駒汎汎若水中之鳧

山離

王文度范榮期俱爲簡文所要范年大而位小

王年小而位大將前更相推在前既移久王遂

在范後王曰簾之揚之糠粃在前范曰洮之汰

之沙礫在後

王坦之范啟世說
是孫綽習鑿齒言

劉遵祖少爲殷中軍所知稱之於庾公庾公甚

欣然便取爲佐既見坐之獨榻上與語劉爾日

殊不稱庾小失望遂名之爲羊公鶴昔羊叔子

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氄氄而不

肯舞故稱比之

徐廣晉紀曰劉爰之字遵祖沛
國人少有才學能言理歷中書

郎宣城太守

魏長齊雅有體量而才學非所經初宦當出虞

存嘲之曰與卿約法三章談者必文筆者刑商

略抵罪魏怡然而笑魏氏譜曰顯字長齊曾
卿顯仕至山陰令

王文度在西州與林法師講韓孫諸人並在坐

林公理每欲小屈孫興公曰法師今日如著弊

絮在荆棘中觸地挂闕

諸語

范榮期見郗超俗情不淡戲之曰夷齊巢許一

詣垂名何必勞神苦形支策據梧耶郗未荅韓

康伯曰何不使遊刃皆虛

簡文在殿上行右軍與孫興公在後右軍指簡

文語孫曰此噉名客簡文顧曰天下自有利齒

兒後王光祿作會稽謝車騎出曲阿祖之王羲之

王孝伯罷秘書丞在坐謝言及此事因視孝伯

曰王丞齒似不鈍王曰不鈍頗亦驗

顧長康作殷荊州佐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布

颺顧苦求之乃得發至破冢遭風大敗周祗隆安記曰
破冢洲名在華容縣作牋與殷云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
行人安穩布颺無恙

東府客館是版屋謝景重詣太傅時賓客滿中

初不交言直仰視云王乃復西戎其屋秦詩叙曰襄公

備其兵甲以討西戎婦人問其君子故作詩曰在其版屋亂我心曲毛公注曰西戎之版屋也

孝武屬王珣求女壻曰王敦桓溫磊砢之流既

不可復得且小如意亦好豫人家事酷非所須

正如真長子敬比景佳珣舉謝混後袁山松飲

諸語卷二
十四

擬謝婚續晉陽秋曰山松陳郡人祖壽益州刺史父方平義興太守山松歷秘書監吳

國內史孫恩作亂見害初帝為晉陵公主訪塔於王珣珣舉謝混云人才不及真長不減子敬

帝曰如此王曰卿莫近禁衛

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共作了語顧愷之曰

火燒平原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斂旒旒殷曰

投魚深淵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淅米

劒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

臥嬰兒殷有一參軍在座云盲人騎瞎馬夜半

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中典書曰仲堪

父嘗疾患經時仲堪衣不解帶數年自

分劑湯藥誤以藥手拭滅遂眇一日

桓玄出射有一劉參軍與周參軍朋賭垂成唯

少一破劉謂周曰卿此起不破我當撻卿周曰

何至受卿撻劉曰伯禽之貴尚不免撻而況於

卿禮記曰成王有罪周禮無忤色桓語庾伯鸞

曰晉東宮百官名曰庾劉參軍宜停讀書周參

軍且勤學問

桓玄素輕桓崖崖在京下有好桃玄連就求之

遂不得佳者崖桓修小字續晉陽秋曰修少

與殷仲文書以為嗤笑曰德之休明肅慎貢其

楮矢如其不爾籬壁間物亦不可得也

祖廣行常一作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

甚晴明祖參軍如從漏屋下來續世說

習鑿齒以脚疾遂廢於里巷及襄陽陷於苻堅

堅素聞其名與道安俱輿而致焉既見與語大

悅之賜遺甚厚又以其蹇疾與諸鎮書皆晉氏

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耳

晉張天錫嗣位涼州時苻堅彊盛天錫遣從事

中郎韓博奉表江左尅日大舉博有口才大司

馬桓溫甚稱之當大會溫使司馬刁彞嘲之曰

君是韓盧後博誤應曰君是韓盧後溫笑曰刁

以君姓韓故相問他自姓刁那得韓盧後邪博

曰明公脫未之思短尾者爲刁也一坐推歎

續貂貂者刁也

語林辛恭靜見司馬太傅問卿何處人荅曰西

人太傅應聲戲之曰在西頗見西王母不恭靜

荅曰在西乃不見西王母過東已見東王公太

諧語

卷二

十六

傅大愧

語林晉孝武好與虞嘯父飲酒醉拜不能起帝

呼人扶虞嘯父荅曰臣位未及扶醉未及亂非

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美之敕疏取語於是爲風

俗人相嘲調輒云好語疏取

世說司馬太傅齋中坐天月明淨歎以爲佳謝

景重荅曰意謂不如微雲點綴太傅因戲謝

曰卿居心不淨乃欲滓穢太清耶

諧語卷二

諧語卷三

明豫章郭子章彙編

明西蜀張養正訂校

宋

南史瑯琊王僧虔博涉經史兼草隸書太祖謂

僧虔曰我書何如卿荅曰臣真書第一草書第

二陛下草書第二真書第三陛下書無第一臣

書無第三上大笑歷仕左僕射

南史王綯字長素或之子也早慧年五六歲讀

諧語

卷三

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尚之戲之曰可改

都都乎文哉綯應聲荅曰尊者之名安可戲寧

道草翁之風必舅尚之笑而色赧上尚之也假音近

宋書何承天除著作郎撰國史承天時年已老

而諸郎並名家年少賴川荀伯子嘲之常呼爲

姝母承天曰卿何不云鳳凰將九子諸郎聞而

太哂

南史尚書令何尚之與太常顏延之少相好狎

二人並短小尚之嘗謂延之爲猿延之目尚之爲猴同遊太子西池延之問路人曰吾二人誰似猿路人指尚之爲似延之喜笑路人曰彼似猿耳君乃真猴二人俱大笑之

南史宋河東王歆之常爲南康劉邕相素輕邕後歆之與邕俱與元會並坐邕謂歆之曰卿昔見臣今能見勸一杯酒否歆之因效孫皓歌荅之昔爲汝作臣今與汝比肩旣不勸汝酒亦不願汝年

諧語

卷三

二

李充嘲友人詩同好齊歡愛纏綿一何深子旣識我情我亦知子心燕婉歷年歲和樂如瑟琴良辰不我俱中闊似商參爾隔北山陽我分南川陰嘉會罔克從積思安可任目想妍麗姿耳存清媚音脩晝興永念遙夜獨悲吟逝將尋行役言別泣沾巾願爾降玉趾一顧重千金

宋書何長瑜爲臨川王記室參軍常於江陵寄書與族人何曷以韻語序臨川州府僚佐云陸展染鬢一作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

行復出如此五大句輕薄少年遂演而廣之一時人士並爲品目盡加劇言苦句其文流行臨川怒以白太祖除爲廣州增城令

宋袁淑廬中公九錫文曰荷囊致餐爾之功音隨時興爾之智用不廢時爾之明長頰廣額脩尾後垂爾之相是用遣中大夫閭丘廬加爾使銜大鴻臚斑脚大將軍以揚州之廬江吉之廬陵吳之桐廬封爾爲廬中公又大蘭王九錫文太亥十年乙亥朔十三日丁亥燕伯使者豪稀

諧語

卷三

三

周命大蘭王曰咨資養養于人主雖無爵而有秩君之純封國豕氏君之美白蹠彰于周詩涉波應乎隆象君之德長驅直突陣無全鋒君之勇

文帝問顏延之以其諸子材能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奐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嘲之曰誰得卿狂曰其狂不可及英賢錄

沈昭略性狂見王景文子約曰汝是王約也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略耶何乃瘦而狂昭略

大笑曰瘦也勝肥狂又勝癡

宋書

宋王玄謨傳孝武狎侮羣臣短長肥瘦各有比擬多鬚謂之羊顏師伯缺齒號曰齧劉秀之儉吝呼爲老慳宗靈秀體肥拜起不便每一集會於坐賜器服飲食相係欲其瞻謝傾路以爲歡笑玄謨太原人受老儉之目嘗爲玄謨作四時詩董茹供春膳栗漿充夏食炮醬調秋菜白醪解冬寒

齊

諸語

卷三

四

齊席毗清幹之士嗤鄙文學嘲劉逖云君輩辭藻譬若榮華須臾之玩耳豈比吾徒千丈松常有風霜不可彫悴劉曰既有寒木又發春華何如席笑曰可矣

顏氏家訓

裴子雨爲下邳令張疇爲丞二人善言語曾論事移時人使竊曰縣官甚不和或問之曰長官稱雨贊府道疇如此終日不和也

南書

梁

南史梁武帝宴壽光殿詔羣臣賦詩時劉孺與

張率並醉未成武帝取孺手板題戲之曰張率

東南美劉孺洛陽才攬筆便應就何事久

回

江革贈何記室聯句不成龍鱗無復彩鳳翅於

茲鍛疇昔似翩翩今辰何乙乙

何遜答江革日余乏文幹逢君善草札工拙既

不同神氣何由拔

江革又贈何記室刻猴雖言巧辨對今知章且

欣共卮酒勿道濫衣裳

何遜又答江革棘端雖非譬至妙安可量要知

諸語

卷三

五

同罔象然始見毫芒

何遜嘲劉郎房櫳滅夜火窻戶映朝光妖女寒

帷去蹊蹠初下牀雀釵橫曉鬢蛾眉艷宿妝稍

聞玉釧遠猶憐翠被香寧知早朝客差池已鴈

行

何妥少機警八歲遊國子學助教顧良戲之曰

汝姓何是荷葉之荷爲河水之河妥應聲答曰

先生姓顧是眷顧之顧爲新故之故衆咸之

興

庾信作示封中錄貴館居金谷關局隔藁街冀

君見果顧郊間光景佳高階既激澗廣閣更交

柯葛巾久垂角菊徑簡經過

似吃語詩

劉涖文心雕龍諧之言皆也辭淺會俗皆悅笑

也昔齊宣酣樂而淳于詵甘酒楚襄讌集而宋

玉賦好色意在微諷有足觀者及優孟之諷漆

城優旃之諷葬馬並譎辭飾說抑止昏暴是以

子長編史列傳滑稽以其辭雖傾回意歸義正

也但本體不雜其流易弊於是東方枚臯餽糟

啖醢無所匡正而詆嫚媒弄故其自稱為賦廼

諸語

卷三

六

亦俳也見視如倡亦有悔矣至魏大因俳說以

著茂

一作笑

書薛綜憑宴會而發嘲調雖朴推席

而無益時用矣然而懿文之士未免枉轡潘岳

醜婦之屬束皙賣餅之類尤相效之蓋以百數

魏晉滑稽盛相驅扇遂乃應瑒之鼻方於盜削

卯張華之形比乎握春杵曾是莠言有虧德音

豈非溺者之妄笑胥靡之狂歌歟

陳

陳書太清二年徐陵兼通直散騎常侍使魏魏

人授館宴賓是日甚熱其主客魏收嘲陵曰今

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陵即荅曰昔王肅至此

爲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

慙

元魏

世宗宣武皇帝所立瑤光寺乃椒房學道之所

掖庭美人並在其中亦有名族處女來儀此寺

永安三年介朱兆入洛縱兵大掠時有秀容胡

騎數十入瑤光寺淫穢自後頗獲譏訕京師語

諸語

卷三

七

洛陽男兒急作髻瑤光寺尼奪作壻

後魏元孚爲太保尚書令性機辯好酒貌短而

禿周文帝偏所眷顧嘗於室內置酒十瓶瓶餘

一斛瓶上皆加帽欲戲孚孚見喜曰吾兄弟輩

甚無禮何爲竊入帝王家匡坐相對宜早還宅

因持酒歸周文撫掌大笑

魏收昔在京洛輕薄尤甚號云驚蚊蝶文襄曾

遊東山令給事黃門侍郎顥等宴文襄曰魏收

恃才使氣卿須出其短徃復數番收忽大唱曰

楊遵彥理窟已倒憎從容曰我綽有餘暇山立不動若遇當塗恐翩翩遂逝當塗者魏翩翩者峽蝶也文襄先知之大笑稱善文襄又曰向語猶微宜更指斥情應聲曰魏收在并作一篇詩對衆讀訖云打從叔季景出六百斛米亦不辨此遠近所知非敢妄語文襄喜曰我亦先聞舉人皆笑收雖自申雪不復抗拒終身病之

魏收既輕疾好聲樂善胡舞文宣末數於東山與諸優爲獼猴與狗鬪帝寵狎之收與外兄博

諧語

卷三

八

陵崔巖嘗以雙聲嘲收曰愚魏衰收收荅曰顏巖腥瘦是誰所生羊順狗頰頭團鼻平飯房餐籠著孔嘲玎其辯捷不拘若是

北史後魏華譚本南人後舉秀才入洛時宣武坐內有嘲譚者今聖主在上思拔賢俊故使六府開命州郡貢才提英奇於仄陋搜幽滯於巖穴今亡國之餘有何秀異而應斯舉初無荅者譚在下行對曰當今六合齊軌九州同貫祥風和迅景雲澄空故龍鳳擢形於天衢異人並出

於聖朝吾聞盈尺之璧不生崑崙之山隋侯之珠豈出孟津之水况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域賢聖之在豈有所常如吾子言何其未識也昔武王代紂遷頑民於洛邑諸公得非苗裔乎衆皆大笑改觀焉

北齊

北齊徐之才聰辨強識有兼人之敏尤好劇談謔語公私言聚多相嘲戲鄭道育常戲之才爲師公才曰既爲汝師又爲汝公在三之義頓居

諧語

卷三

九

其兩又嘲王昕姓云有言則誑近犬便狂加頸足而爲馬施角尾而爲羊盧元明因戲之才云卿姓是未入人名是字之誤卽荅云卿姓在亡爲虐在丘爲虐生男則爲虜配馬則爲驢嘲元明二字去頭則是元明出頸則是元明減半則是元日變聲則是元盲元明亦無以對又嘗與朝士出遊遙望羣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之才卽應聲云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爲是逐李斯東走爲負帝女南徂李諧于廣坐因稱其父名曰卿

嗜熊白生否之才曰平平耳又曰卿此言于理平否諸遽出避之道逢其甥高德正德正曰舅顏色何不悅諸告之故德正徑造坐席連索熊白之才謂坐者曰箇人諱底衆莫知之才曰生不爲人所知死不爲人所諱此何足問唐邕白建方貴時人言云并州赫赫唐與白之才茂之元日對邕爲諸令史祝曰見卿等位當作唐白又以小史好嚼筆故嘗執管就元文遙口曰借君齒其不遜如此

諸語

卷三

十一

熊安生與同郡宗道暉張暉紀顯敬徐遵明等爲祖師道暉好著高翅帽大袂州將初臨輒服以謁見仰頭舉肘拜於袂上自言學士比三公後齊任城王潛鞭之道暉徐呼安偉安偉出謂人曰我受鞭不著體復躡後而去冀州人爲之語曰顯公鍾宋公鼓宗道暉袂李洛姬肚謂之四大顯公沙門也宋公安得太守也洛姬婦人也

隋

隋煬帝常醉遊諸宮偶戲宮婢羅羅者羅羅畏蕭妃不敢迎帝帝乃嘲之曰箇人無賴是橫波黛染隆顙簇小娥幸好留儂伴成夢不留儂住意如何

隋遺錄煬帝幸江都洛陽人獻合帶迎輦花帝令御車女表寶兒持之號司花女時詔虞世南草敕於帝側寶兒注視久之帝曰昔傳飛燕可掌上舞今得寶兒方昭前事然多愁態今注目於卿卿可便嘲之世南爲絕句曰學畫鴉黃半

諸語

卷三

十一

未成垂肩暉袖太愁生綠愁却得君王惜長把花枝傍輦行

啓顏錄隋姓馬王二人嘗聚宴談笑馬遂嘲王曰王是你元來本姓二爲你漫走來將丁釘你鼻王曰馬是你元來本姓匡減你尾子來背上負王郎

啓顏錄牛弘爲吏部侍郎有選人馬敞者形貌最陋弘輕之側臥食果子嘲敞曰嘗聞扶風馬謂言天上下今見扶風馬得驢亦不假敞應聲

曰嘗聞隴西牛千石不用轡今見隴西牛臥地打草頭弘驚起遂與官

盧思道嘗謂通直郎渤海封孝騫曰卿既姓封是封豕之後騫曰卿既姓盧是盧令之裔

隋柳調爲侍御史楊素見調曰柳條通體弱獨搖不須風調正色曰調信無取公不當以爲侍御史調有可取公不應發此言素甚奇之

隋麥鐵杖爲汝南太守因朝集考功郎竇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曰麥豆不殊何忽相惟威

諧語

卷三

十一

赧然無以應之賣豆音近故云

左司郎中封道弘身大而聲闊李勣謂曰封道

弘汝聲斟酌坐得卽休何須爾許大啓顏錄

隋侯白機辯敏捷嘗與楊素並馬路旁有槐樹顛賴欲歛素曰侯秀才理道過人能令此樹活

否曰取槐子懸樹枝卽活素問其說荅曰論語

云子在回何敢死啓顏錄

陳虞寄年數歲客有候其父遇寄於門嘲之曰耶子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曰文字不辨豈得

非愚客大慙

隋畫表充年十餘歲其父黨至門時冬初充尚衣葛衫客戲充曰表郎子絺今絺今妻其以風充應聲荅曰唯絺與絺服之無數

唐實錄蘇長貌醜隋煬帝目爲驢又高祖嘲云名長意短口正心邪又從高祖獵射大獲禽獸上謂長曰今日畋遊樂乎長曰陛下遊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足爲樂上色變而笑曰狂態發耶對曰爲臣私計則狂爲國計則忠

諧語

卷三

十一

諧語卷四

明豫章郭子章彙編

明西蜀張養正訂校

唐

劉肅大唐新語太宗嘗宴近臣令嘲謔以為樂
長孫無忌先嘲歐陽詢曰聳膊成山字埋肩不
出頭誰家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應聲荅曰索
頭連背暖侘_{一作}襠畏肚寒只由心溷溷所以
面團團

諸語

卷四

十一

溫彥博為吏部侍郎有選人裴略被放乃自贊
於彥博稱解白嘲彥博即令嘲廳前叢竹曰竹
冬月不肯凋夏月不肯熱肚裏不能容國士皮
外何勞生枝節又令嘲屏牆略曰高下八九尺
東西六七步突兀當廳坐幾許遮賢路彥博曰
此語似傷博略曰即扳公肋何止傷博博慙而
與官

則天初革命恐羣心未附乃令人自舉供奉官
正員之外置裏行拾遺補闕御史等至有車載

斗量之詠有御史臺令史將入臺值裏行數人
聚立門內令史下驢驅入其間裏行大怒將加
杖罰令史曰今日過實在驢乞數之然後受罰
裏行許之乃數驢曰汝技藝可知精神極鈍何
物驢畜敢於御史裏行諸裏行羞赧而止
京城流俗僧道常爭二教優劣通相非斥總章
中興善寺火尊像蕩盡東明觀道士李榮因詠
之曰道善何曾善云興遂不興如來燒亦盡唯
有一羣僧時人雖賞榮詩然聲稱從此而減

諸語

卷四

十一

侯思止出自皂隸言音不正以告變授御史時
屬斷屠思止謂同列曰今斷屠宰_{雞圭}誅_魚
虞_平縷_云居不得_喫結空_喫結_米弭_云泥去
如儒何得不饑侍御崔獻可笑之思止以聞則
天怒謂獻可曰我知思止不識字我已用之卿
何笑也獻可具以雞猪之事對則天亦大笑釋
獻可

晉宋以還尚書始置員外郎分判曹事國朝彌
重其遷舊例郎中不歷員外郎拜者謂之土山

頭果殺言其不歷清資便拜高品有似長征兵士便得邊遠果殺也景隆中趙謙光自彭州司馬入爲大理正遷戶部郎中賀遂涉時爲員外戲詠之曰員外由來美郎中望不優誰言粉署裏翻作土山頭謙光酬之曰錦帳隨情設金爐任意薰唯愁員外署不應列星文

王上客自負其才意在前行員外俄除膳部員外既垂本志頗懷悵惋吏部郎中張敬忠戲詠之曰有意嫌兵使專心取考功誰知腳蹭蹬幾

諸語

卷四

三

落省牆東膳部在省東北隅故有此詠

玄宗初卽位邵景嵩韋鏐並以殿中昇殿行事旣而景嵩俱加朝散鏐獨不霑景嵩二人多鬚對立於庭鏐嘲之曰一雙胡子著緋袍一箇鬚多一鼻高相對廳前捺早立一作捺自言身品世間毛舉朝以爲歡笑後睿宗御承天門百寮備列鏐忽風眩而倒鏐旣肥短景意酬其前嘲乃詠之曰飄風忽起團樂迴倒地還如著脚槌昨夜殿上空行事直爲元非五品才時人

不諷詠

李德裕明皇十七事玄宗於諸昆季友愛彌篤呼寧王爲大哥每與諸王同食因食之次寧王錯喉噴上髭王驚慚不遑上顧其悚悚欲安之黃幡綽曰不是錯喉上曰何也對曰是噴帝上大悅

安祿山叛玄宗忽遽播遷于蜀黃幡綽陷在賊中爲祿山所脅得出入左右及收復賊黨就擒幡綽被拘至行在上素憐其敏捷釋之有言於

諸語

卷四

四

上前曰黃幡綽在賊中與大逆圓夢皆順其情忘陛下積年恩寵祿山夢見衣袖長忽至階下幡綽曰當垂衣而治之祿山夢見殿中榻子倒幡綽曰革故從新推之多此類幡綽曰臣實不知陛下大駕蒙塵赴蜀旣陷在賊中寧不苟悅其心以脫一時之命今日得再見天顏日與大逆圓夢先逆知其不可也上曰何以知之對曰逆賊夢衣袖長是出手不得又夢榻子倒是胡不得以此臣故先知之上大笑而止

唐書楊再思入朝有車陷于潭叱牛不前恚曰癡宰相不能和陰陽而閉坊門遣我陷于行再思遣吏謂曰汝牛自弱不得獨責宰相

唐書閻立本既輔政但以應務俗材無宰相器時姜恪以戰功擢左相故時人嘲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致譽丹青

唐原休受朱泚僞官自比蕭何之功入長安日首收圖籍時人笑之目曰火迫鄼侯宋南渡郭某爲將自比諸葛酒後輒詠三顧頻繁兩朝開

諸語

卷四

五

濟之句而屏風便面一一皆書此二句未幾敗于江上倉皇涕泣而匿時謂之尿汁諸葛正可作對也

王保定撫言苗台符年十六張讀年十七同年進士同佐鄭少師宣州幕嘗列題西明寺中或竊注曰一雙前進士兩箇阿孩兒

李煬題名於昭歷縣樓韋蟾戲題曰渭水秦川拂眼明希仁何事寡詩情多應學得虞姬書字纔能記姓名

鄭薰侍郎主文衡誤謂顏標乃魯公之後時徐方未寧意在激勸忠烈卽以標爲狀元謝日問及廟院標曰寒進未嘗有也始知誤取或嘲曰主司頭惱太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

李白戲贈杜甫曰飯顆山前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因何太瘦生祗爲從前作詩苦

咸通末執政病舉人僕馬大盛奏請進士並乘驢鄭光業驅幹偉大或嘲曰今年敕下盡騎驢短轡長鞦滿九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愁殺

諸語

卷四

六

鄭昌圖

令狐趙相鎮維揚與張祐狎燕公行令曰上水船風又急帆下人須好立祐曰上水船船底破好看客莫倚施

方于瘦貌瘠缺性好侮人嘗與龍丘李主簿同酌李目有翳于改令譏曰措大喫酒點鹽軍將喫酒點醬只見門外著籬未見眼中安障李荅曰措大喫酒點鹽下人喫酒點鮓只見手臂著欄未見口脣開勝

姚崇傑與盧肇會于江亭肇改令曰遠望漁舟
不闊尺八姚遽飲嘔噦還令曰凭欄一吐已覺
空喉

節度李忠臣因奏對德宗謂曰卿耳長大貴人
也忠臣曰臣聞驢耳甚大龍耳即小臣耳雖大
乃驢耳也上悅之

徐晦嗜酒沈傳師善食楊嗣復云徐家肺沈家

脾真安穩耶

語林

雲谿范攄友議崔涯者吳楚狂生也與張祐齊

諸語

卷四

七

名每題一詩於娼肆無不誦之於衢路譽之則
車馬繼來毀之則杯盤失錯嘲一妓曰雖得蘇
方木猶貪玳瑁皮懷胎十箇月生下崑崙兒又
曰布袍披襖火燒氈紙補筵篋麻接絃更著一
雙皮屐子紇梯紇榻出門前又嘲李端端詩曰
黃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煙窻耳似鐙獨把象牙
梳挿鬢崑崙山上月初生端端得此詩憂心如
病使院飲回遙見二子躡屐而行於道傍再拜
戰惕曰端端祇候三郎六郎伏望哀之又重贈

一絕句詩曰覓得黃驢鞍繡鞍善和坊裏取端
端楊州近日渾成錯一朶能行白牡丹

唐范攄雲谿友議李宣古贈崔雲娘子詩云何
事最堪悲雲娘只首奇瘦拳拋令急長梢出歌
遲只怕肩侵鬢惟愁骨透皮不須當戶立頭上
有鍾馗杜紫薇牧贈肥錄事詩曰盤古當時有
遠孫尚令今日逞豪門一車白土將泥項十幅
紅旗補破毬瓦棺寺裏逢行跡華嶽山前見掌
痕不須啼哭愁難嫁待與將軍報岳神陸嚴夢
諸語

卷四

八

贈胡子女詩曰自道風流不可攀那堪感額更
頽顏眼睛深却湘江水鼻孔高於華嶽山舞態
固難居掌上歌聲應不繞梁間孟陽死後幾千
載猶有佳人覓往還

柳子厚在柳州呂衡州溫嘲謔之曰柳州柳刺
史種柳柳江邊柳館依然在千秋柳拂天至南
公至黔南又以故人嘲曰黔南南太守南郡向
雲南間向南亭醉南風變俗談

溫州顏郎中儒士也不知弧矢之能張祐觀其

諸語

卷四

九

騎獵馬上以詩戲之曰忽聞射獵出軍城人著戎衣馬帶纓倒把角弓呈一箭滿山狐兔當頭行祐爲冬瓜堰官錢塘酒徒朱冲和小舟經過祐令語曰張祐前稱進士不亦難乎冲和乃自啓名而贈詩嘲之曰白在東都元已薨蘭臺鳳閣少人登冬瓜堰下逢張祐牛屎堆邊說能我樂營子女席上戲賓客量情三木乃書榜字示諸妓云嶺南掌書記張保徹書云綠羅裙上標三棒紅粉腮邊淚兩行叉手向前咨大使這回

不敢惱兒郎時謂張書記文彩縱橫比之何遜人才瓌偉有似玄宗及罷府北歸留詩戲諸同院聞者莫不大哈詩曰憶昔前年富貴時如今頭惱尚依稀布袍破後思宮內錦袴穿時憶御衣鶻子肯攢高力士嬋娥翻畫太真妃如今憔悴離南海恰似當時幸蜀歸麻衣黎瓘者南海狂士也遊漳州頻於席上喧酣鄉飲日諸賓悉赴客司獨不召瓘瓘作翻韻詩贈崔使君坐中皆大笑崔馳騎迎之其詩曰

慣向谿邊折柳楊因循行客到州漳無端忤觸王衙押不得今朝看飲鄉

顏氏家訓江南有讀書誤本蜀都賦注解蹲鴟爲羊不知爲芋人餽羊肉荅書餽蹲鴟識者大哂

唐王中令鐸由文雅鎮渚宮爲都統以禦黃巢寇兵漸近先是赴鎮以姬妾自隨其內以妬忌未行忽報夫人離京在道中令謂從事曰黃巢漸以南來夫人又自北至旦夕情味何以安處

諸語

卷四

十

幕寮戲曰不如降黃巢鐸亦大笑孫光憲北夢瑣言北夢瑣言唐進士曹唐遊仙詩才情縹緲岳陽李遠員外每吟其詩而思其人一日曹往謁之李倒屣而迎曹生體質充偉李戲之曰昔者未睹標儀將謂可乘鸞鶴此際拜見安知壯水牛亦恐不勝其載時人聞而笑之

幽閑鼓吹任轂有經學居懷谷望徵命而蒲輪不至自入京中訪問有朝士戲贈詩云雲林應訝鶴書遲自入京來探事宜從此見山須合眼

被山相賺已多時後至補袞

五代

西湖志錢氏時西湖漁者日納魚數斤謂之使宅魚其捕不及者必市以供頗爲民害一日羅隱侍坐壁間有磻谿垂釣圖武肅王索詩隱應聲曰呂望當年展廟謨直鉤釣國更誰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須供使宅魚武肅王大笑遂蠲其租

笑林馮瀛王道門客講道德經首章有道可道

諸語

卷四

十二

非常道門客見道字是馮名乃曰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

歸田錄馮道和凝同在中書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買其直幾何馮舉左足曰九百和性褊急顧吏詬責曰吾靴何用一千八百馮徐舉其右曰此亦九百

申漸高南唐優人建國初軍儲未實征歛無藝久旱禱雨無應上一日舉觴苑中謂宰臣曰近京三五十里外皆報雨足獨京中無雨何也諸

相未對漸高進曰雨懼抽稅不肯入城上悟卽日下詔停一切額外之征信宿間膏雨隨足陸餘慶爲洛州長史善論事而繆於決判時嘲之曰說事旣喙長三尺判事則手重五斤

諸語卷四

諸語

卷四

十二

諧語卷五

明豫章郭子章彙編

明西蜀張養正訂校

宋

鄭景望蒙齋筆談宋真宗祀汾陰過鄭召楊朴欲命之官卽問卿來得無以詩送行者乎朴揣知帝意謬云無有惟臣妻一篇帝使誦之曰便休落鬼貪杯酒莫更猖狂愛做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帝大笑

諧語

卷五

歸田錄楊大年初與客基石資政中立自外至坐於一隅大年因誦賈誼鵬賦以戲之云止於坐隅貌甚閑暇石遽荅曰口不能言請對聽以楊文公常戒其門人爲文宜避俗語旣而公因作表云伏惟陛下德邁九皇門人鄭戡遽請於公曰未審何時得賣生菜於是公爲大笑而易之

咸平五年南省試進士有教無類王沂爲第一賦盛行於世其警句有云神龍異稟猶嗜慾之

可求纖草何知尚薰蕕之相假時有輕薄子擬作四句云相國寺前熊翻筋斗望春門外驢舞柘枝議者以謂言雖鄙俚亦著題也

盛文肅公豐肥大腹而眉目清秀丁晉公踈瘦如削二公皆兩浙人也並以文辭知名于時梅學士詢性喜焚香其在官所每晨起將視事必焚香兩爐以公服單之撮其袖以出坐定撒開兩袖郁然滿室濃香有寶文賔者五代漢宰相正固之孫也以名家子有文行爲館職而不喜脩飾經時未嘗沐浴時人爲之語曰盛肥丁瘦梅香寶賔

諧語

卷五

章郇公得象與石資政中立素相友善而石喜談諧嘗戲章云昔時名畫有戴松牛韓幹馬而今有章得象以上歸田錄共五條

該聞錄石中立參政滑稽有上官必郎中勸以慎口對曰下官口干上官鼻何事

東軒筆錄膠東楊安國累官天章閣侍講爲人沾溺矯僞言行鄙朴動有可笑每進講雜以俚

語自展坐至待臣中官見其舉止已先發笑一日侍仁宗講至一簞食一瓢飲安國操東音曰顏回甚窮但有一籬粟米飯一葫蘆漿水又講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安國遽啓曰官家昔孔子教人也須要錢仁宗哂之翊日遍賜講官皆懇辭不拜唯安國受之而已時有彭乘爲翰林學士文章詰命尤爲可笑有邊帥乞朝覲仁宗許其候秋涼卽途乘爲批荅之詔曰當俟肅肅之候爰堪靡靡之行田況之成都府會諸語一

卷五

三

兩蜀荒歉饑民流離况始入劔門卽發倉賑濟旣而上表待罪乘又當批荅曰纔度巖巖之險便興惻惻之情王琪性滑稽多所侮誚及乘死琪爲挽詞有最是蕭蕭句無人繼後風蓋謂是耳

東軒筆錄仁宗時孫良孺爲軍巡判官喜詐僞能爲朴野狀京師人多賃馬出入馭者先許其直必問曰一去耶却來耶苟乘以往來則其價倍於一去也良孺以貧不養馬每出必賃之一

日將押辟囚棄市而賃馬以往其馭者問曰官人將何之良孺曰至法場頭馭者曰一去耶却來耶聞者駭笑

歸田錄晏元獻公以文章名譽少年居富貴性豪俊所延賓客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罷樞密副使爲南京留守時年三十八幕下王琪張亢最爲上客亢體肥大琪目爲牛琪最骨立亢目爲猴二人以此自相譏誚琪嘗嘲亢曰張亢觸牆成八字亢應聲曰王琪望月叫三聲一坐爲之

諸語

卷五

四

大笑

漁隱元豐中高麗遣一僧入貢頗辯慧赴筵設葷酒自如今楊次公接伴一日出令曰要兩箇古人姓名爭一物沙門曰古人有張良有鄧禹爭一傘良曰良傘禹曰禹傘次公曰古人有許由有晁錯爭一葫蘆由曰由葫蘆錯曰錯葫蘆石曼卿善戲謔嘗出御者失韉馬驚曼卿墮地從吏遽扶掖升鞍曼卿曰賴我是石學士若瓦學士豈不跌碎乎

詩話

施道民爲孫威敏所黥旣而復得爲民借小字軍人肩輿而出曾子固見之曰好一隻夾註轎子聞者爲絕倒

志林

王介甫多思而善鑿時出一新說已而悟其非也則又出一說以解之是以其學多說嘗與劉貢父食輟飭而問曰孔子不撤薑食何也貢父曰本草生薑多食損智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也故不撤薑食所以愚之也介甫欣然而笑久之乃悟其戲已也貢父雖戲言

諧語

卷五

五

然王氏之學實大類此庚辰三月十一日食薑粥甚美歎曰無恠吾愚吾食薑多矣因并貢父言記之以爲後世君子一笑

志林

張逸密學知成都僧文鑒求見時華陽簿張唐輔同在客次唐輔欲搔首方脫烏巾睥睨文鑒置於其首文鑒大怒訴於張公公問其故唐輔曰某方頭痒取下幞頭無處頓放見大師頭閑遂權頓少時不意其怒也

古今詩話

翟資政公巽喜嘲謔初爲秘書郎同列多見侮

諧語

卷五

本

誚時余尚書巢亦同在省中嘗食飲明旦翟自外至抗聲問曰余巢安在衆愕然余亦自失翟徐曰吾問昨夕餘瀝欲復飲耳衆始大笑他日或諫止之翟曰同列相嘲戲三館之舊也吾欲修故事耳豈得已哉平日談論喜作才語雖對使令亦然爲中書舍人時後省有庖者藝頗精翟亟稱之後更懈怠衆以尤翟翟不得已呼使前責曰汝以刀匕微能數見稱賞而敢踈慢如此使衆人以責膳夫之罪歸汝主於汝安乎左

右皆匿笑而庖者竟不解爲何等語也

却掃編

劉子儀三入玉堂望大用頗不懌稱疾不出朝士問疾劉云虛熱上攻石文定在坐云只消餌一服清涼散謂兩府方得涼繳也

詩史

關灝子容推官才俊而容止不揚持服中過南徐客次見一緋魚朝士倨坐關揖而問之彼疑關爲攫徒因謔關曰太子洗馬高垂魚良久復詢關關答以某之官乃是皇后騎牛低釣鰲朝士駭曰是何官位關笑曰且欲與君對偶親切

泊宅編

昔之點者滑稽以玩世曰彭祖八百歲而死其婦哭之慟其鄰里共解之曰人生八十不可得而翁八百矣尚何尤婦謝曰汝輩自不論爾八百死矣九百猶在也世以癡為九百謂其精神不足也又曰令新視事而不習吏道召胥魁問之魁具道笞十至五十及折杖數今遽止之曰我解矣笞六十為杖十四耶魁笑曰五十尚可六十猶癡耶蘇長公取為偶對曰九百不死六

諸語

卷五

七

十猶癡后山詩話

文潞公說頃年進士郭震任介皆兩蜀豪逸之士一日郭致東於任曰來日請食晶飯任不曉厥旨如約以往將日中方具糲飯一盂蘆蕒鹽各一盤餘更無別物任曰何謂晶飯郭曰白飯白蘆蕒白鹽豈非晶飯耶任勉強食之而退任一日復致東於郭曰來日請食毳飯郭亦如約而往迨過日中迄無一物郭問之任荅曰昨日已曾上聞郭曰何也任曰飯也毛蘆蕒也毛鹽

也毛只此便是毳飯郭大噱而退蜀人至今為口談俗呼無曰毛魏王語錄

魯宗道直龍圖閣時濟陽公方用事一日以公

事造其第盤辟之際丁謂曰學士拜時衫率地應聲荅曰侍中宴處幙漫天時丁有異心神悸膽岌殆不能支聖宋撥遺

賈黃中為相廬多遜作參一日府畿有蝗蟲廬

曰某聞所有乃假蝗蟲賈曰亦聞不傷稼但蘆

多損耳文酒清話

諸語

卷五

八

村俗娶婦禮夕有秀才曹吏暨人巫者同集行今取本藝聯句曹吏先曰每日排衙次第立醫人曰藥有溫涼寒燥濕秀才曰夜深娘子早卸妝巫者曰太上老君急急急

有頑民因天旱盜決人水灌田為主者執赴伏

罪狀云右某只因天亢律呂調切慮田苗宇宙

洪遂偷某人金生麗致得其人寸陰是念某不

識始制文今來甘認弔民伐一聽本官忠則盡

蘇黃滑稽帖蘇曰杜黃裳少年好行陰德枯骨

輒葬之鬼輒報德或獲寶劍或獲藏錐士有效之者見一枯骨綈袍而葬之忍寒至三更見囁於簷曰秀才會唱京州伊州否僕是開元中梨園舞旋意待與秀才舞箇曲破聊以報德黃曰有舉子宿馬嵬坡店夢太真他日舉子故授幕而宿此店遂夢縈綈

蘇曰王狀元末第時醉墮汴河爲水神扶出曰公有三百千錢若死於此何處消破明年遂登進士有久不第者亦效之陽醉落河河神亦

諧語

卷五

九

扶出土大喜曰我料錢幾何神曰吾不知也但三百甕黃齏無處消破耳

黃曰范文正公少時作齏賦其警策句云陶家甕內淹成碧綠青黃措大口中嚼出宮商角徵蓋親嘗忍窮故得齏之妙處

蘇曰貧家無閑藁薦與其露足寧且露手君觀吾儕有頃刻離筆硯者乎至於困睡猶似筆也小兒子不曉事人問每夜何所蓋輒荅云蓋藁薦嫌其太陋撻而戒之曰後有問者但云蓋被

一日出見客而薦草挂鬚上兒從後呼曰且除面上被所謂作僞心勞日拙者耶

黃曰有二士並鄰一溫一寒晝相呼坐門臬溫士之妻遣兒來告曰燭已熟當云何士曰斟酌下水蓋作羊羹也寒士之妻少焉亦遣兒來告曰燭已熟當云何士亦效之曰斟酌下水兒拊掌曰豈不成馬料耶

蘇曰無糊絹以桑柴灰水煮爛更以清水煮脫灰氣細研如粉酒煮麪糊丸如桐子大空心酒

諧語

卷五

十一

下三五十丸治風壯元此所謂著飯喫衣者也或問飯非可著衣非可喫荅云所以著飯不過爲窮所以喫衣不過爲風正與孫子荆枕流漱石作對或人未喻曰夜寒蓋藁薦豈非著飯也耶

黃曰治衄血燒錦與茜繒治陰陽燒禪乃喫衣也余在北都大雪中見安通卒數十皆藏麥稍裏出其面乃著飯也

此東坡山谷禮闈中試筆滑稽也蓋莊周惠

子不幸拜相遭者或問二先生語何經見予
曰坡谷聞之憑虛公子憑虛公子聞之亡是
公亡是公聞之非有先生廬陵楊萬里書

蘇子由在政府子瞻為翰苑有一故人與子由
兄弟有舊來于子由求差遣久而未遂一日來
見子瞻且云某望內翰一言為助公徐曰舊聞
有人貧甚無以為生乃謀伐塚遂破一墓見一
人裸而坐曰爾不聞漢世王陽孫乎裸葬以矯
世無物以濟汝也復鑿一塚用力彌艱既入見

諸語

卷五

十一

一王者曰我漢文帝也遺制墳中無納金玉器
皆陶瓦何以濟汝復見有二冢相連乃穿其在
左者久之方透見一人曰我伯夷也瘠羸面有
饑色餓於首陽之下無以應汝之求其人歎曰
用力之勤無所獲不若更穿西塚或冀有得羸
者謂曰勸汝別謀於他所汝視我形骸如此舍
弟叔齊豈能為人故人大笑而去

張世南宦遊紀聞東坡謁呂微仲值其晝寢久
之方出見便坐有昌陽盆秦綠毛龜坡指曰此

易得耳唐莊宗時有進六目龜者敬新磨獻口
號云不要開不要開聽取龜兒口號六隻眼兒
睡一覺抵別人三覺

東坡問佛印曰鑊湯獄圖如何不畫和尚佛印
對曰人間怕閻羅閻羅怕和尚坡曰怕你甚麼
對曰若使閻羅有犯亦要和尚懺除坡大笑曰
好說好說此言雖戲至理存焉亦可謂嬉笑之
斧鉞矣

諸語

卷五

十二

蘇公自黃移汝過金陵見荆公公曰好箇翰林
學士某久以此奉待公曰撫州出杖鼓鞆淮南
豪子以厚價購之而撫人有之保之已數世矣
不遠千里登門求售豪子擊之曰無聲遂不售
撫人恨怒至河上投之水中吞吐有聲視熟而
歎曰你早作聲我不棄汝后山談叢
顧子敦肥偉號顧屠故東坡送行詩有磨刀向
猪羊之句以戲之又尹京時與從官同集慈孝
寺子敦凭几假寐東坡大書案上曰顧屠肉不
同會皆大笑及以三十金擲案上子敦驚覺東

坡曰且片批四兩來

顧子敦身體魁偉與山谷同在館中夏多晝寢山谷俟其熟寐即於子敦臂腹間寫字子敦苦之一日據案而寢既覺曰爾亦無如我何及還舍夫人詰其背字脫衣觀之乃山谷所題詩乃市井輩用以文背者

東臯雜錄

西湖志蘇子瞻通判杭州權領郡事新太守將至矣有營妓投牒乞從良子瞻判曰五日京兆判狀不難九尾狐從良任便又有周妓色藝

諧語

卷五

十三

超絕爲一郡之魁聞判亦來投牒欲援例脫籍子瞻惜其去不許判云慕周南之化此意誠可嘉空冀北之羣所請宜不允其敏捷善謔

此如

西湖志蘇子瞻守杭日有妓名琴操頗通佛書解言辭子瞻喜之一日遊西湖戲語琴操曰我作長老汝作參禪琴操敬諾子瞻問曰何謂湖中景對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何謂景中人對曰猶拖六幅湘江水髻挽巫山一段雲何謂人中意對曰隨他楊學士驚殺鮑

參軍如此究竟何如子瞻曰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琴操言下大悟遂削髮東坡志林路公坐客有言新義極迂怪者公笑不荅久之曰頗常記明皇坐勤政樓上見釘校者上呼曰朕有一破損平天冠汝能釘校否此人旣爲完之上曰朕無用此冠以與汝爲工直其人惶恐謝罪上曰俟夜深閉門後獨自戴甚無害也

志林桃符仰視丈人罵曰汝何等草莽輒居我

諧語

卷五

十四

上丈人俯而應曰汝已半截入土猶爭高下乎桃符怒往復紛然不已門神解之曰吾輩不肖方傍人門戶何暇爭閑氣耶請妙總大士看此一轉語

世以癩疾鼻陷爲死證劉貢父晚有此疾子瞻曰少壯讀書頗知故事孔子嘗出顏仲二子行而過市而卒遇其師子路趨捷躍而升木顏淵懦緩顧無所之就市中刑人所經憧避之所謂石幢子者旣去市人以賢者所至不可復以故

名遂共謂避孔塔坐者絕倒

后山叢談

蘇黃二公既有滑稽帖予復得子瞻數條因置滑稽帖後

東軒筆錄王汾口吃劉攽嘗嘲之曰恐是昌家又疑非類不見雄名唯聞艾氣蓋以周昌韓非揚雄鄧艾皆吃也又嘗同趨朝聞叫班聲汾謂曰紫宸殿下頻呼汝攽應聲荅曰寒食原頭屢見君各以其名為戲也

倦遊錄劉攽性滑稽熙寧中為試官出臨以教

諧語

卷五

十五

思無窮論舉人上請曰此卦大象如何攽曰要見大象當詣南御苑馬默為臺官彈奏攽輕薄不當置在文館攽曰既云馬默豈合驢鳴呂嘉問提舉市易曾布劾其違法反得罪嘉問治事如故攽曰豈意曾子避席望之儼然乎嘉問望之字也劉攽嘲王覲云汝何故見賣覲曰賣汝直甚分文

劉攽與王介舉人用畜字事贖金時雍子方為開封推官戲曰據罪名當決臀杖十三攽曰

吾已入文字云竊見雍子方身材長大臀腿豐肥臣實不如舉以自代

東軒雜錄

王平甫學士身幹魁碩盛夏入館中下馬流汗浹衣劉貢父曰君真所謂汗林學士也

東軒

元城先生為諫議大夫日值除一執政先生再三論列不降出劉貢父為給事中先生於朝路見之曰若遲回不去當率全臺論攻之孔子所謂鳴鼓而攻之者貢父應聲曰將謂是暗箭子元來是鳴鼓兒聞者皆啓齒先生素嚴毅亦有

諧語

卷五

十六

笑容

漁隱

王荆公好言水利有小人詣曰决梁山湖八百里水以為田其利大矣荆公喜甚徐曰策固善决水何地可容劉貢父在坐中曰自其旁別鑿八百里湖則可容矣荆公笑而止予以為類優旃滑稽漆城難為蔭室之語故書之

開見錄

劉貢父晚年得惡疾鬚眉墮落鼻梁斷壞苦不可言一日與蘇公子瞻數人各引古人一聯以相戲子瞻遽言曰大風起兮眉飛揚安得猛士

今守鼻梁坐中大噓貢父但愴感而已

澠水燕談元豐中高麗使朴寅亮至明州象山尉張中以詩送之寅亮荅詩序有花白雪之音之鄰婦青脣之動桑間陋曲續郭人白雪之音之語有司効中小官不當外交夷狄奏上神宗顧左右青脣何事皆不能對乃問趙元老元老奏不經之語不敢以聞神宗再諭之元老誦太平廣記云有靚鄰夫見婦吹火贈詩云吹火朱脣動添新玉腕斜遙看煙裏面恰似霧中花其妻

諸語

卷五

七

告夫曰君豈不能學也夫曰君當吹之吾亦効之夫乃爲詩云吹火青脣動添新墨腕斜遙看煙裏面恰似鳩槃茶元老之強記該覽如此東軒筆錄有近臣知潭州會儂智高犯邕管以致乘船至廣東廣州被圍凡官軍職者皆收近臣因會客次客有歎曰此皆士卒素不練習行陣一旦用以應敵宜有折北近臣曰此何異歐市人以戰也蓋漢書作歐字音驅而近臣不識誤讀爲歐打字坐客皆忍笑不禁因知伏獵侍

郎杖杜宰相信有之也

東軒筆錄陳繹晚爲敦朴狀時謂之熱熟顏回熙寧中台州推官孔文仲舉制科廷試對策言時事有可痛哭太息者執政惡而黜之繹時爲翰林學士語於衆曰文仲狂躁真杜園賈誼也王平甫笑曰杜園賈誼可對熱熟顏回合坐大噓繹有慙色杜園熱熟皆當時鄙語

諸語

卷五

六

六寸意用孟子曹交言成湯九尺史記孔子九尺六寸事有二主司一以爲善一以爲不善爭久之不決至上章交訟傳者以爲笑

錢穆甫爲如皋令會歲旱蝗而泰興令獨給郡將云縣界無蝗已而蝗大起郡將詰之令辭窮乃言縣本無蝗蓋自如皋飛來乃檄如皋請嚴捕蝗無使侵鄰境穆甫得檄輒書其紙尾報曰蝗蟲本是天災卽非縣令不才旣自敝邑飛去却請貴縣押來未幾傳至都下無不絕倒

諸語
卷五

諧語卷六

明豫章郭子章彙編

明西蜀張養正訂校

宋

墨客揮犀熙寧中京師久旱按古法令坊巷各以大甕貯水插柳枝泛蜥蜴使青衣小兒環繞呼曰蜥蜴蜥蜴興雲吐霧降雨滂沱放汝歸去開封府准堂劄責坊巷寺觀祈雨甚急而不能盡得蜥蜴往往以蝎虎代之蝎虎入水卽死無諸語

卷六

一

能神變者也小兒更其語曰冤苦冤苦我是蝎虎似恁昏昏怎得甘雨
荆公禹玉熙寧中同在相府一日同侍朝忽有虱自荆公襦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顧之笑公不自知也朝退禹玉指以告公公命從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輕去輒獻一言以頌虱之功公曰如何禹玉笑而應曰屢遊相鬚曾經御覽荆公亦爲之解頤

吳處厚青箱雜記王安國俊邁而貌陋黑肥熙

寧中與余吳處厚同官於洛下嘗謂吳曰子可作詩贈我吳因援筆戲之曰飛卿昔號溫鍾蕞思道通俛還魁肥江淹善啖筆五色庾信能文腰十圍只知外貌之粉澤誰料滿腹填珠璣相逢把酒洛陽社不管淋漓身上衣安國由此不悅

景德中河朔舉人皆以防城得官而范昭作狀元張存任并雖事業荒疎亦皆被澤時有無名子嘲曰張存解放旋風砲任并能燒猛火油存

諸語

卷六

二

後仕尚書并亦仕至屯田員外郎知要州卒慶曆丙戌歲春榜省試以民功曰庸爲賦題題面生梗難爲措詞其時路授饒瑄各場屋馳名路則云此賦須本賞饒則云此賦須本農故當時無名子嘲曰路授家住關西打賞罵賞饒瑄生居浙右你儂我儂

墨客揮犀進士李居仁與鄭輝爲友居仁年踰耳順鬚盡白輝少年輕侮乃呼之爲李公居仁於是盡摘其鬚去之輝一日見居仁陽驚曰數

日不見而風彩頓異何也居仁整容喜曰如何
曰昔日皤然一公今日公然一婆

墨客揮犀少保歐陽公永叔在政府將求引去
先一詩寄穎陰隱士常秩其略曰笑殺汝陰常
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及公致仕還穎有詩贈
秩曰賴有東鄰常處士披簑帶笠伴春鋤既而
王丞相介甫秉政遂以右正言直史館召秩秩
遂起先是歐公既致政凡有賓客上謁率以道
服華陽巾便坐延見至是秩授官來謝公乃披
諸語

卷六

衣束帶正寢見之明年真拜侍講判國子監尋
有無名子改前詩作秩寄歐公詩曰笑殺汝陰
歐少保新來處士聽朝雞又曰昔日穎陰常處
士却來馬上聽朝雞

墨客揮犀

石參政中立性滑稽天禧中爲員外

郎時西域獻獅子畜於御苑日給羊肉十五斤
嘗率同列往觀或曰彼獸也給羊肉乃爾吾輩
忝預郎曹日不過數斤人翻不及獸乎石曰君
何不知分也彼乃苑中獅子吾曹員外郎耳安

可並耶

員外郎一作園外狼

墨客揮犀王荆公面黧黑門人憂之以問醫人
曰此垢汗非疾也進澡豆令公洗面公曰天生
黑於子澡豆其如予何

墨客揮犀西頭供奉官錢昭度粗有詩名曾作
詠方池詩云東道主人心匠巧鑿開方石貯漣
漪夜深却被寒星照恰似仙翁一局碁有輕薄
子見而笑曰此正所謂一局黑全輸也

馬永卿嬾真子建中間京西都運宋喬年以遺

諸語

卷六

四

逸舉授文林郎李方叔以詩嘲之曰文林換却
山林興誰道山人索價高晁以道嘲之曰處士
何人爲作牙盡攜後鶴到京華今朝老子成長
笑六六峰前只一家

老學庵筆記紹興末朝士多饒州人時人語曰

諸公皆不是癡漢又有監司發薦京官狀以關
節欲與饒州人或規其當先孤寒監司者憤然
曰得饒人處且饒人時傳以爲笑

筆記葉相夢錫嘗守常州民有比屋居者忽作

高屋屋山覆蓋鄰家鄰家訟之謂他日且占地
葉判曰東家屋被西家蓋仔細思量無利害他
時拆屋別陳詞如今且以壁爲界

筆記張子韶對策有桂子飄香之語趙明誠妻
李氏嘲之曰露花倒影柳三變桂子飄香張九
成

老學庵筆記紹興末謝景思守括蒼司馬季思
佐之皆名伋劉季高以書與景思曰公作守司
馬九作倅想郡事皆如律令也聞者絕倒

諸語

卷六

五

筆記蔡攸初以淮康節領相印徽宗賜曲宴因
語之曰相公公相子蓋是時京爲太師號公相
攸卽對曰人主主人翁其善爲諧給如此

宋方勺泊宅錄舊制直龍圖閣謂之假龍龍圖
閣侍制謂之小龍龍圖直學士謂之大龍龍圖
學士謂之老龍然帶此職例呼龍圖近歲本閣
學士朝廷尤重之少曾除授有授此職者遂呼
龍圖近歲除直秘閣者尤多兩浙市舶張苑進
篤祿香得之時號篤祿學士運判蔣彞應訓朱

冲葬事得之號作學士越州通判魏志崇獲
盜黃鳥背得之號賊學士

白懶隨嘉泰末年平原公韓侂胄恃有扶日之
功凡事自作威福政事皆不由內出會內宴伶
人王公瑾曰今日政如客人賣傘不由裏面後
寧宗恭淑后上仙而曹氏爲嬖好平原特以爲
親屬偶值真里富國進馴象至平原語公瑾曰
不聞有真里富國公瑾曰如今有假楊國忠平
原雖憾之而無罪加焉

諸語

卷六

六

俞文豹清夜錄詹義登科後解嘲詩云讀盡詩
書五六擔老來方得一青衫佳人問我年多少
五十年前二十三

墨莊漫錄胡世將成公爲中書舍人兼權給事
中與張燾子公同在後者一日胡將上馬忽內
通乃解衣奏廁張戲之曰解衣脫冕而行舍人
給事取急欲尋屬對無有其事後李彌大似矩
當尚書知平江府似矩常爲宣撫使趙九齡次
張忽云子公之句吾有對矣可對棄甲曳兵而

走宣撫尚書取常輸音同聞者莫不大笑且以為的

對益為帥臣常為賊所窘也

馬永卿嬾真子李方叔初名彥從東坡遊東坡

曰五經中無公名獨左氏曰庶有彥乎乃音直

氏切故後人以爲蟲彥之彥又周禮供具綵亦

音治乃牛鼻繩也獨玉篇有此彥字非五經不

可用今宜易名曰薦方叔遂用秦少游見而朝

之曰昔爲有脚之彥乎今作無頭之薦乎彥以

况孤薦以况箭方叔倉卒無以荅終身以恨爲

諧語

卷六

七

湘山野錄吳曾劉宋祥符中命詞臣撰日本國

祥光記當直者學不優常以張君房代之既傳

宣值張醉飲樊樓紫微大窘後錢希白楊大年

二公作閑忙令大年曰世上何人號最閑司諫

拂衣歸華山錢曰世上何人號最忙紫微失却

張君房

黃道累舉不第作官數任年將耳順鎖庸應舉

或嘲曰老婦舞柘枝刺員呈手藝柘枝古善舞

者刺員在脚色外者老婦柘枝刺員手藝皆

所當爲也

吳中舊事孫實字若虛郡人少負俊聲特好滑

稽談笑有氣壯遊鄉校同舍多出田里家富以

孫之貧不甚加禮而一牛姓者尤所侮玩因作

牛秀才賦嘲之腰帶垂頭尚有田單之火幘頭

角上猶聞甯戚之歌賦成聞者絕倒

吳中舊事姑蘇李璋敏於戲調偶赴鄰人小席

主人者雖富而素鄙會次適李旁既進食璋視

主人之前鮭魚特大璋卽謂主人曰璋與若蘇

諧語

卷六

八

人也每見人書蘇字不同不知魚在左邊是在

右邊是主人曰古人作字不拘一體從便移易

耳璋引手取主人之魚示衆曰領主人指揮今

日左邊之魚亦合從便權移過右邊一座輟飯

而笑一故相遠派在姑蘇嘗題遊之壁云大丞

相再從姪某人至璋題旁曰混元皇帝三十七

代孫李璋繼至後一事見紀聞錄

艾子艾子行海上見一物圓而扁且多足問居

人曰此何物也曰螃蟹又於後得一物狀貌皆

如前所見而極小問居人曰此何物也曰彭越
艾子喟然歎曰一螾不如一螾

艾子事齊宣王一日有憂色宣王恠問之對曰
臣不幸稚子屬疾欲謁告念王無與圖事者雖
在朝所心實係焉王曰盍早言乎寡人有良藥
稚子服之頓愈遂以賜艾子拜賜而歸飲其子
辰服而已卒他日艾子憂甚戚王問之故愀然
曰卿喪子可傷賜卿黃金助葬艾子曰殤子不
足以辱君賜然臣將有所求王曰何求曰小

諧語

卷六

九

前日小兒得効方

齊地多寒春深未草甲方立春有村老挈苜蓿
一筐以餽艾子且曰此物初生未敢嘗謹先以
薦艾子喜曰煩汝致新然我享之後次及何人
曰獻公罷卽割餽驢

艾子好飲少醒日門人相與謀曰此不可以諫
止惟以險事休之宜可誠一日大飲而噦門人
密袖彘腸致噦中持以示曰凡人具五臟方能
活今公因飲而出一臟止四臟矣何以生耶艾

子熟視而笑曰唐三臟猶可活况四臟乎

艾子行出邯鄲道上見二媼相與讓路一曰媼
幾歲曰七十問者曰我今六十九然則明年當
與爾同歲矣

有人獻木履於齊宣王無刻斲之迹王曰此履
豈非生乎艾子曰鞋楦乃其核也

秦士有好古物者價雖貴必購之一日有人攜
敗席踵門告曰昔魯哀公命席以問孔子此孔
子之坐席也秦士遂以負郭之田易之既有持

諧語

卷六

十

一枯竹告曰孔席去今未遠子以田售吾此杖
乃太王避狄杖策去邠時所操之箠也先孔子
數百年矣秦士大喜因傾家貲與之既又有持
一漆椀告曰席與杖皆同時物未古也此椀乃
舜造漆器時作蓋又遠於周矣秦士遂虛所居
宅予之三器既得而田宅資用盡去無以衣食
然終未忍捨三器於是披哀公席把太王杖執
舜椀行丐於市曰衣食父母有太公九府錢乞
一文

營丘有士性不慧每事必好折難而不中理一日造艾子問曰大車之下與橐駝之項多綴鈴鐸其故何也艾子曰車駝爲物甚大且多夜行忽狹路相逢則難迴避藉鳴聲相聞使預得避營丘士曰佛塔上亦設鈴鐸豈謂塔上夜行使相避耶艾子曰君不通理至此凡鵲多高巢以糞穢狼籍故塔之有鈴所以警鵲也豈與車駝比耶營丘士曰鷹鷂之尾亦設小鈴安有鵲巢於鷹鷂之尾乎艾子大笑曰惟哉君之不通也

諸語

卷六

十一

夫鷹隼擊物或入林中而絆足縋線偶爲木枝所縮則振翼之際鈴聲可尋而索也豈謂防鵲巢乎營丘士曰吾嘗見挽郎秉鐸而歌今乃知恐爲木枝所縮便於尋索也但不知挽郎之足用皮乎用絳乎艾子愠而荅曰挽郎乃死者之導也爲死人生前好詰難故鼓鐸而樂其爾趙以馬服君之威名擢其子括爲將以拒秦而適當武安君用白起一戰軍破掠趙括坑其衆四十萬邯鄲幾拔艾子聞之曰昔有人將獵而

不識鵲買一鳧而去原上兔起擲之使擊鳧不能飛投于地又再擲又投于地至三四忽蹣跚而人語曰我鴨也殺而食之乃其分奈何加我以抵擲之苦乎其人曰我謂爾爲鵲可以獵兔爾乃鴨耶鳧舉掌而示笑而言曰看我這腳手可以搗得他兔否

艾子浮于海夜泊島嶼中聞水下有人哭聲復若人言遂聽之有曰昨日龍王有令應水族有尾者斬吾鼉也故懼誅而哭汝蝦蟇無尾何哭

諸語

卷六

十二

復聞有言曰吾今幸無尾但恐更理會科斗時事也

艾子爲詩一日行齊魏間宿逆旅夜聞鄰人曰一首少間又曰一首少間又曰一首比曉六七首艾子意其必詩人清夜吟詠兼愛其敏思凌晨冠帶候謁少頃一人出乃賈人也厖羸若有疾者艾子深惑之豈是人而能詩乎抑又不可臆度遂問曰聞足下篇什甚多敢乞一覽其人辭曰某負販也安知詩爲何物再三拒之艾子

曰昨夜聞君房中自唱曰一首須臾又曰又一
首豈非詩乎其人笑曰君誤矣昨夜每腹疾暴
下尋紙不及因汚其手疾勢不止殆六七汚手
故云耳非詩也艾子有慚色門人因戲之曰先
生求騷雅乃是大儒

笑林治平中省試大舜善與人同賦一舉人見
黜心甚不平其破題云昔有大舜潛心至仁道
雖貫於萬世善猶同於衆人或謂之曰以屎罐
對油筒宜乎黜落

諧語

卷六

十三

有錢唐葉生爲太學官無學識有學士假作葉
策題云孝經一序義亦難明且如韋昭王是何
代之主先儒領是何處之山孔子之志四時常
有也何以獨言吾志在春孔子之孝四時長行
也何以獨言秋行在孝旣曰夫子沒而又何以
有鯉趨而過庭

有人說話好占便宜嘗曰我被蓋汝被汝氈蓋
我氈汝若有錢相共使我若無錢使汝錢上山
時汝扶我脚下山時我扶汝肩汝有妻時伴我

睡我有妻時我共眠汝從此誓時我死在汝後
我違此誓時汝死在我先

有太守初視事三日大排樂人口號名爲報吏
民須慶賀災星退去福星來太守喜問誰所撰
對曰本州自來舊例

有儒道釋吏同酒席行令取句語首尾字一同
儒者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道士曰道可
道非常道釋曰色卽是空空卽是色吏曰牒件
狀如前謹牒

諧語

卷六

十四

李義山雜纂品目數十蓋以文滑稽者其一曰
殺風景謂清泉濯足花上曬禪背山起樓燒琴
煮鶴對花啜茶松下喝道晏元獻慶曆中罷相
守潁以惠山泉烹日注置酒賦詩曰稽山新茗
綠如煙盡挈都監煮惠泉未向人間殺風景更
持醪醑醉花前王荆公元豐末居金陵大漕蔣
之奇夜謁公於蔣山嚙唱甚都公取松下喝道
語作詩戲之扶衰南陌望長楸燈火如星滿地
流但怪傳呼殺風景豈知禪客夜相投自此殺

風景之語頗著于世

西清詩話

陳亞少卿維揚人善詩詞滑稽尤甚嘗與蔡君謨會于金山僧舍酒酣君謨題詩於屏間曰陳亞有心終是惡亞即索筆對曰蔡襄無口便成衰聞者絕倒又自爲亞字謎曰若教有口便啞且要無心爲惡中間全沒肚腸外面任生稜角雖一時諧謔之詞然亦有深意

青箱雜記

陳郎中亞滑稽嘗爲藥名詩有風月前湖夜軒窗半夏涼不失詩家之體其鄙者有贈乞雨日

諸語

卷六

十五

曝僧云不雨若令過半夏定應曬作葫蘆巴又孔毅父有藥名詩云鄙性常山野尤甘草含中鉤簾陰卷柏障壁坐防風客土依雲實流泉駕木通行當歸老矣已逼白頭翁此地龍舒國池隍獸血餘木香多野橘石乳最宜魚古瓦松杉冷旱天麻麥疎題詩非杜若賤膩粉難書

迂叟詩話

東坡常令門人輩作人不易物賦或人戲作一聯云伏其几而升其堂曾非孔子襲其書而戴其帽未是蘇公益元祐初士大夫效東坡頂短

簷高桶帽謂之子瞻樣故云

王直方詩話

秦少章云郭功父過杭州出詩一軸示東坡先生自吟誦聲振左右既罷謂坡曰祥正此詩幾分東坡曰十分來也祥正驚喜問之坡曰七分來是讀三分來是詩豈不是十分耶

志林

楊球啞人面黑詩笑似烏梅裂啼如豆汁流眉間粘帖子已上是幞頭

文酒詩話

郭忠恕嘲司業聶崇義云近貴全爲瞶攀龍只是聾雖然三箇耳其奈不成聰崇義答曰莫笑

諸語

卷六

十六

有三耳全勝畜二心

遊齋閑覽

李源作四廂太保賀啓云伏惟太保纔離五都之中便轉四廂之職紫袍罕地牙笏當胸手持金骨之朶身坐銀校之椅舊時權馬只是一箇如今喝道約勾十人據此威風下梢須爲太尉亦宜念舊第一莫打長行

文酒清話

林和靖傲許洞洞作詩嘲之云寺裏掇齋飢老鼠林間咳嗽老獼猴豪民送物鵝伸項好客臨門顰縮頭

同上

王禹玉丞相既亡有無名子作詩嘲之云太師因被子孫煎身後無名只有錢啗啗佞翻王介甫奇奇欲殺宋昭宣嘗言井口難為戲獨坐中書不記年東府自來無土地便應正授不須權其家經府指言張山人作府中追張山人至曰你怎生作詩嘲他大臣張曰某自來多作十六十七字詩著題詩某吟不得府尹笑而遣之

方詩話

元祐間王景亮與仕族無名子結為一社紀事

諸語

卷六

十七

朝請士大夫無問賢愚一經諸人之目即被不雅之名號曰猪鬣關呂惠卿察訪京東呂天資清瘦語話之際喜以雙手指畫社人呼之曰說法馬留又奏為七字曰說法馬留為察訪社中彌歲不能對一日邵篋因上殿氣泄出知東平邵高鼻卷髯社人目之曰湊氣獅子仍對曰湊氣獅子作知州惠卿銜之諷部使者發以他事舉社遂為齏粉

桐江詩話

西湖志宋南渡諸將韓世忠封蘄王楊沂中封

和王張俊封循王俱享富貴之極而俊復善治生其罷兵而歸歲收租米六十萬斛紹興間內宴有優人作善天文者云世間貴官人必應星象我悉能窺之法當用渾儀設玉衡若對其人窺之見星不見其人玉衡不能卒辦用銅錢一文亦可乃令窺光堯云帝星秦師垣曰相星韓蘄王曰將星張循王曰不見其星衆皆復令窺之曰中不見星只見張郡王在錢眼內坐殿上大笑俊最多貴故譏之

諸語

卷六

十八

西湖志宋紹興乙卯以旱禱雨諫議大夫趙霈上言自來祈禱斷屠止禁猪羊今後請并禁鵝鴨時胡致堂在兩掖見之笑曰可謂鵝鴨諫議矣聞虜中有龍虎大王當以鵝鴨諫議當之嘉定中御史羅相上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措置多方捕殺正言張次賢上言八盤嶺乃禁中來龍乞禁人行太學諸生遂有羅擒虎張尋龍對之西湖志元時呂重實為浙西僉事清節有聞其未顯時一日晨炊不繼欲携布袍質米於人室

氏有客色因戲作一詩曰典却春衫辦蚩厨山
妻何必更躊躇瓶中有醋堪燒菜囊裏無錢莫
買魚不敢妄爲些子事只因曾讀數行書嚴霜
烈日皆經過次第春風到草廬次年果登第
西湖志宋時閩人修軫者以太學生登第榜下
取再婚之婦同舍張任國以柳稍青詞戲之曰
挂起招牌一聲喝采舊店新開熟事孩兒家懷
老子畢竟招財當初合下安排又不是豪門買
貳口古人言正身替代見任添差

諧語

卷六

十九

西湖志錢唐道士洪丹谷與一妓通因娶爲室
病且革顧謂洪曰妾死在旦夕卿須自執薪還
肯作一轉語否妾歌兒也卿能集曲調於妾未
死之前使預聞之死無憾矣洪固滑稽遂作文
曰二十年前我共伊只因彼此太癡迷忽因四
大相離後你是何人我是誰共惟娘子秀鍾谷
水聲遺楚雲玉交枝堅一片心錦纏道餘二十
載遽成如夢令休憶少年遊哭相思兩手托空
意難忘一筆勾斷且道如何是一筆勾斷孝順

計終無孝順逍遙樂永遂逍遙聽畢一笑而
逝
西湖志高宗南幸舟泊岸執政必登舟朝謁行
于沮洳則躡芒鞋宰相呂元直顧同列戲曰草
履便將爲赤舄旣而傍舟水深乃積稻稈以進
參政范覺民曰稻稈聊以當沙堤

西湖志慶元初京尹趙思宰以西湖爲放生池
作亭池上求國子司業高文虎爲記高故博洽
疾時文浮誕痛抑之以此失士子心會記中有
鳥獸魚鼈咸若商曆以興旣已錄之石本流傳

諧語

卷六

二十

殆不可掩改商爲夏痕刻猶存輕薄子作詞以
謔之云高文虎稱伶俐萬苦千辛作箇放生亭
記從頭無一句說著官家盡把太師歸美這老
子忒無廉耻不知潤筆能幾夏王却作商王只
怕伏生是你

西湖志曹元寵題村學堂圖云此老方捫虱衆
雛爭附火想當訓誨間都都平丈我語雖調笑
而曲盡社師之狀杭諺言社師讀論語郁郁乎
文哉訛爲都都平丈我委巷之童習而不悟一

日宿儒到社中為正其訛學童皆駭散故時人為之語云都都平丈我學生滿堂坐郁郁乎文哉學生都不來曹詩蓋取此也吳敬夫一聯云

關千首宿先生飯顛倒吳天稚子衣亦得

景况

西湖志宋時吏部有一胥好滑稽有董公適參選失去官誥但存印紙遂投狀給據一日侍郎問其胥曰此事無礙否胥曰朝公大夫董公選失一官誥印紙在也不礙侍郎覺其謔侮杖一百罷之蓋俗有舞十般癩云一般癩來一般癩

諧語

卷六

三十一

渾身爛了肚皮在也不礙如是凡十首語言相類故應聲為戲云

西湖志宋時行都節序皆有休假惟七夕百司皆入局不准假有時相古朴問堂吏云七夕不作假有何典故吏應云七夕古今無假時相但唯唯不知其有所侮也蓋用柳詞七夕二郎神云須知此景古今無價

西湖志宋時太學各齋除夕於祭齋榜品用棗子荔枝蓼花取早離了之讖執事者帽而不帶

以繚代之謂之叨冒爵中有數鴨脚以酒沃之謂之僥倖遊湖不至三賢堂蓋以樂天子瞻君復並坐謂之落蘇林此皆速化之心可發一笑

元

高德基平江記事吳人自相呼為猷子又謂之蘇州猷每歲除夕羣兒繞街呼叫云賣癡猷千貫賣汝痴萬貫賣汝猷見賣儘多送要賒隨我來蓋以吳人多猷兒輩戲謔之耳

諧語

卷六

三十二

諧語卷七

明豫章郭子章彙編

明西蜀張養正訂校

大明

英廟大獵從官皆戎服弓矢以護蹕應制賦詩有祭酒劉某詩以瑯弓為弓瑯太學生輕薄者帖詩於監門云獵羽楊長共友僚瑯弓詩倒作弓瑯祭酒如今為酒祭衛官何以達廷朝廣東舉人王佐復上詩於劉云樂羊終是愧巴西許

諧語

卷七

下惟聞哭習脂豈是先生無好句弓瑯何愧古人詩本為能得司成之喜劉覽之愈怒其後王佐刻其桐鄉詩具載此首遂大傳其事

石田雜記陳啓東論學寧德常作詩述閩人常

談云蠻音鳩舌語胡塗雨落翻將禍斷呼誰信

捷挑原是耍怎知詐講吳人稱也却云誣長公仔

音賽也貶南瓜即西賣李劉屋也門書老酒

沽昨聽鄰家罵新婦聲聲明白喚狸奴其罵聲

人云杜貨也閩人自聞亦為絕倒

蘇諗周文襄公以侍郎初蒞美化未孚歲適不登人譏之曰周白地文襄笑曰今年呼我周白地明年教汝米鋪地治未踰年粟果盈羨民間銀十兩糴米五十石

泳化編韓公雍與夏公墳飲各出酒令韓欲一字內有大人小人復以諺云二句證之韓曰傘字有五人下列衆小上侍一大人所謂有福之人人服事無福之人服事人夏云爽字有五

諧語

卷七

三

人旁列衆小人中有一大人所謂人前莫說人長短始信人中更有人後一令亦足為喜評者之戒也

天順間錦衣門達甚得上寵有桂廷珪者為達門下客乃私其圖書云錦衣西席後有甘棠為洗馬江朝宗之壻而崇任松陵驛驛丞亦圖書云翰林東牀一時傳笑以為的對

國家十三道御史道與六部各官平行文移謂之手本成化間一御史性頗狂以居言路署名字大寸許一即中厭之貽之口占云諸葛大名

垂宇宙今人名大欲如何雖於事體無妨礙恐費文房筆墨多諸司傳以爲笑談大書之風自是稍息

永樂尚書呂公震與學士解公縉一日談及食中美味呂曰馳峯珍美震未之食也解縉云僕嘗食之誠美矣呂知其誑已他日從光祿得死象蹄頸語解曰昨有馳峰之賜宜共饗焉解因大嚼而去呂戲以詩云翰林有箇解癡哥光祿何曾宰駱駝不是呂生來說謊如何嚼得這般諸語

卷七

主

弘治丙辰科進士孟春山西澤州人季春高郵州人俱二甲周鼎茶陵州人二甲夏鼎貴谿縣人三甲大學士李東陽口占云孟仲季春惟少仲夏商周鼎獨無商殆天然奇對也以上出永化編眉公見聞錄西涯李公善謔居政府時庶吉士進見公曰今日諸君試屬一對云庭前花始放衆哂其易各思一語應之曰總不如閣下李先生衆一笑而散陸式齋大參在成化間留滯

郎署最久其遷職方也西涯時爲學士戲語之曰先生其知幾乎曷爲又入織房也式齋應聲曰太史非附熱者奈何只管翰林耶聞者以爲善謔公在京邸款會試貢士若干人酒數行俱起辭謝云欲赴他席公曰且止有場中題願商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諸君亦知所以然乎衆思頗久未解公笑曰無他意也只是待湯一日二編修謁西涯公公曰近有一策題兩翰林九年考滿推擢何官二君笑諸語

卷七

四

云策破未有先有一策結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愚生何有焉公大笑卽日奏補宮坊

眉公聞見錄松江徐司空達齋名陟文貞公弟也初宦都下南歸張江陵爲文貞門生與諸君具酒送之臨別各上馬去而達齋醉甚追至江陵聯騎而行以扇叩之云去時還有張老送來時不知張老死和存張大銜之王元美爲郎時適有客席而嚴世蕃亦與世蕃久不至衆客待之良苦已入問何故如許來遲世蕃云忽病傷

風元美笑謂云參居相位怎說得傷風衆客大笑而亦有爲公咋指者上海顧小川爲徐文貞公壻謁見太守方公廉適有同坐客問此君何人方云當朝宰相爲岳丈其倨如此三事皆用蔡伯喈調諢談之可發一笑

聞見錄桑悅大學士丘濬慕其名召令觀所爲文給曰某人撰悅心知之曰明公謂悅不祛穢乎何得若文而今悅觀濬曰然則生試爲之歸誤以奏濬稱善濬嘗饋以狔項悅詣謝濬曰狔

諸語

卷七

五

項美乎如生固甘之否也對曰使悅嘗上方芍藥饌所不足甘而一狔項何殊草具哉初悅名在乙榜至是調某州博士濬贈之牡丹一種戲曰後當遷洛陽令故遺生表家紫對曰明公知未形事豈已飲上池水乎其便利如此

楊用脩諧戲作破蚊陣露布非煙女將行燭姬兵敬奉堂宣式遵閫命破蚊陣于乙夜收鷁捷于寅籌不憚宵征卽陳露布竊惟蛸化之孽元匪貞蟲之羣似鳴似驚久貽害于羊羅鼠夾如

虎如豹曾煽虐于甓社淮津血國三千曉巢億萬饑方柳絮妄學阿香之聲飽類櫻桃僭擬炎官之色胃系子才敢偷郁郁佳名捷實茸擅據閣閣要地擾仙遊之夢栩栩難成妬文苑之思便便奚用如花越女頻哦撩亂錦牕似柳張郎挫精儻直靈殿投間抵隙乘暗幸昏隄玉肌而齧花貌猶作嬌鳴刻香骨而露芳筋未償姦志率其不逞實繁有徒惡冠蜚蜂嘗藥之經恐漏罪浮蠹蠹待旦之術已窮夙稽誅於金神不

諸語

卷七

六

早降於青女某等掃除賤役箕帚微能躬糾貫魚手戡閼靈雖出火攻之下策亦效羽被之先登灰釘須臾嗤負山之何力格戟少選諒遊臺之豈還俾丈人怡神丙枕無展轉反側之虞偕女君合樹子宮叶熊羆蛇虺之兆好音時遣薰風送欣忭曷勝捷書夜奏清晝同馳聞敢後王介州稿梁長子自泰山歸以百三十韻詩見誇因成俚歌奉嘲梁伯龍真龍伯自從釣鯨忤上帝壓之尚餘三百尺笑語王先生長者所苦

爲梧捲男兒失意則蓬累焉能委身眉睫間北
渡洪河東游泰山舉頭出天門舒手捫日觀白
雲封中起袖欲割其半嶽帝不可呵玉女一笑
祭是何魍魎來令我山靈怖欲竄梁伯龍醉攜
金壺汁倒翻玉女盆詩成一千三百言千三百
顆明珠圓長吟短詠不肯眠西風吹骨骨欲顛
其若囊中無一錢王先生爲汝作詩券減之一
字一匹絹天公籠統無月旦買者爲誰復誰怨
梁伯龍勿懊惱歸來從容問若姪東家侏儒日

諧語

卷七

七

苦飽長者不呆真是寶

王弼州稿張伯起作懷賢行念予與彭孔嘉病
中有日日禮醫王語戲作俚句爲荅今者歲閏
愁黃楊又聞處士星無光彭翁病消走病瘡張
君日日延醫王醫王耳奪世人口世人欲殺君
獨否竭來攬鏡忽大笑髭黥荆剔無不有朝供
一菜粥一甌東書萬卷從蠹謀鮑家累句時觸
吻肯共花鳥爭春愁世人視我贅疣耳於中近
得希夷理八百年後君自知斷不相從老彭

王弼州稿長短句調子與補楚臬天目山人戀
山住天目之神訴上帝往者先朝時此曹落鳧
不得意搜剔魍魎調弄元氣令我刺促竟歲無
時寧胡不驅之向燕京酒價一夕增七貴王侯
倒徙迎吹噓大路寒暑出指顧聞風雲生故
人見君面移尊日歡宴少年見君詩下帷日吾
伊忽聞除書喚依然舊銀艾節度唐廳官長沙
漢天外銀艾笑君雙鬢絲鬢亦笑君銀艾遲腰
如梧捲項如磬安用馮馮大腹爲爲汝歌汝爲

諧語

卷七

八

舞但使文章不後王斷令名姓能張楚男兒失
意一生得意一生莫悲禰衡莫弔屈平若云流
放比君甚千古不斷湘江聲

弼州稿戲爲用虎文制詔丞相白額侯斑勇惟
乃祖乃父叔皮仲升文武交暢世濟其美以光
有漢君金天降嶽樞星散精少負雄氣長炳文
理帝賚予以右弼使婉於青龍氏彼不寧乃職
以干予之罰君孜孜夙夜秉德陪佐出張爪牙
入幹股肱祈父召叔惟君一人今將奉君之烈

揚於大庭其敬聽予命君昔守宣城黔首飽于
芻豢不克樹義乃改張舊服間右削迹使君之
懿稱定彼遐邇君之功德一也泰山之傍民迫
苛政聿來胥宇君以法刑其三世依依不舍昔
華旦秉憲絲鮮伏誅夷吾啓封伯氏沒齒君之
功德二也梁益之間僂蟲爲災婁如翦刈道絕
行李君之功德三也東海黃公詭妖挾詐君神
武逆折赤刀不行兇渠授首君之功德四也晉
守至忠衷甲粟馬冀逞其欲君挾秘計以授九

諸語

卷七

九

尾之校使異二噓噫滕六降祥逆折厥謀種類
還定君之功德五也復有畸峻卑豹盜太乙之
寶君迴照奮威罪人斯得陽貨之誅光於前魯
君之功德六也度索之山鬱壘神荼稟服大教
執除妖鬼以借掃除之役洞幽達遐無所不靡
君之功德七也君有七德功寔配焉章以般般
祝之兢兢又篤啓象賢之體奔走禦侮九有之
內羽毛齒革輻輳闐闐凡有血氣莫不神明豈
唯予一人是效昔尚父非熊在耄鷹揚繁纓垂

露革履彤弓以大表東海世世子孫咸血食也
君之威烈視彼有光而封號不加無以稱予一
人之意今遣御史大夫宋鵠侍中胡紫敬奉冊
開君爲南山公進號素威上將比於天扶桑
之西葱嶺之東鴈門之南象郡之北諸非國家
湯沐者悉以統君食邑諸少贇具賜冠邑食有
差有司毋得檢問仍遺君養牛千頭上尊糗糒
五日尚方致異味予有不令之臣曰神羊恃其
惠文以陽排觸君悉付之理君其安意攝精神

諸語

卷七

十

加飯食以佐予不逮
戲爲獅猫彈事御史府臣言某日據倉部
校尉申稱部界中有剽寇鮑氏鮑氏大小數十
百輩乘夜緣劫倉糧一千五百五十六合有奇
見捕未獲隨據左右廂游徼申稱少府衣帛夜
不知何人盜去一百餘事踐踏損二百餘事右
前件地方俱係刺姦大將軍執金吾苗俊猷所
領某月某日復據故納言以白衣領職鸚鵡息
男吉了詣臺訴列稱故父鸚鵡蒙天子異恩待

詔公車日承盼偶以件旨倖繫門下省某日夜分刺姦苗後貌來詭稱有詔詰問未畢輒將父衣裾擗扯拔髮摘捶血肉狼藉致死身尸移置別居嚮食至盡惟餘破衣裾見存蓋緣父鸚鵡存日曾爲天子言苗後貌過惡致乘間修郊橫陷非命當日復據江北新向化人玄鳥訴列鳥自離棄北地投誠王化荷主上憐念勅將作大匠爲置營居第一所大司農給廩食感激上恩銜結思報不意何者爲刺姦苗後貌帥領牙從

諧語

卷七

十一

將鳥妻及二子輒便撲殺貨產蕩盡棲托無所臣欲行推對緣係大臣未敢擅便勾攝謹按刺姦大將軍執金吾苗後貌擁爐賤材支離小器謬以形似獲忝非常旣列牙爪之官復寄干振之任謂宜夙夜在公譙呵姦竊蠲省嗜好煎滌舊痼而乃大肆豺虎之威自如犬羊之性齟齬命吏害及衣冠左右盜臣禍深城社昔梁冀帶劍入省尚書猶能叱奪禮齒路馬有誅而後貌敢於禁地挾仇矯僞言路之臣白起挾詐爰孽

杜郵之誅李廣殺降終來失道之刎而後貌貪嗜財物甘同盜賊上乖天子好生之德下閉達人慕化之路至於仲尼不欲之對臧孫詰盜之辭上行下效載有明徵解職曠官此其小者臣又聞之先民有言見無禮於君者誅之若鷹鷂之逐鳥雀也臣居間見後貌出入掖庭游戲自若或小遺殿上或坐吐車茵喜則搖尾怒則張牙惡不可極漸不可長臣謹以効請以見事免後貌所居官收付廷尉法獄治事見闕仍下三

諧語

卷七

十一

公尚書僕射以蜡日博選貴皇之裔廉謹勤幹者充之其爲鬚鬣貌者置勿用一面督捕貽餉諸黨及根究兩廂失事狀以聞與于鱗陪祀上帝歸戲東宗吳徐三子夕余以于鱗謁帝帝享我鈞天之樂而樂也曰二子唯女哉歲屠維協洽昭余祈之墟女得三人焉其一豐上而躁一佻而侏儒一啁音脂顏爰爰僂僂女策之偕來焉余其享之余拜賦伯也之首章于鱗賦甫田卒章而退及皇太巫迫以帝命

曰其錫而以太山之田基而以東海之息壤錫汝也女世職此土以夾輔大造毋扶我秘我則

剪儻女

子泰和曾給事前川忤與郭工部愷共飲曾嘲郭曰女犬羊之韓乎虎豹之韓乎郭應曰爾何曾比予於是

萬曆中予同年詹御史事講入朝時未辯色工部一蘇主事雨隨後至蘇問左右曰前騎爲誰對曰道裏詹爺蘇微語曰詹之在前詹微聞之

諸語

卷七

十三

亦問左右曰後騎爲誰對曰工部蘇爺詹使人訊曰後來其蘇

眉公見聞錄嘉靖丙戌刑部趙尚書乃費閣老同年也每投謁費書年晚生同館者屠公應垓曰趙老真神童問何故云費鵝湖二十作狀元年最少今渠稱年晚生非神童而何相對撫掌在當時乍見猶譏笑之是後不以爲異矣

眉公見聞錄張公位趙公志臯皆與江陵相左由翰林出爲州同後俱拜相楚中周御史以詩

戲之曰龍樓鳳閣九重宮新築沙堤拜相公我貴我榮君莫美十年前是兩州同

諸語卷七終

諸語

卷七

十四

六語三十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郭子章編子章有續衣生易解已著錄是編凡
諺語七卷諺語七卷讒語二卷讕語六卷譏語二
卷諧語七卷皆雜採諸書爲之頗足以資談柄而
所錄明代近事往往猥雜蓋嗜博之過失於剪裁
也

廣滑稽三十六卷

〔明〕陳禹謨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廣滑稽三十六卷》提要

叙廣滑稽卷

肖彋彋無似承人墮而謬綰義賓之銅也則姑蘇

陳以錫玄氏寔臨之受椎較之

遣肩詰戎之任新料柯之塞固鎖鑰之

防蓋鷹揚猷壯而文學藻潤之矣風行

廣滑稽

雷震內順外威鯨狐懾而獻琛烽燧熄

於臥斗爰得以其暇蒐挾簡編簞揚今

古於凡大言金玉細言芝朮無不擷華

漱艷貯之腹笥即諧辭謔語類屑吻敏

於炙輪旨趣躍於揮塵磨礱托之嗤戲

鍼砭假諸詼諧也者亦裒累成帙而以

廣滑稽名焉益重傷夫直道賈賓首之
雖至言類夜投之壁而姑有取於譁浪
笑傲之口收醒迷嗜寐之功也僅尔舟
裂怒濤一飽效利涉之用與失跡其媒
嫚詆嘲若隣於翫而纖巧以弄思淺察
以銜辭意婉而正辭隱而顯究則興公

廣滑稽

卷序

上

濟身弼違曉或恒必繇之是以蠶解鄙
讓鯉首淫哇苟可箴誠載於典禮烏容
畧也公以具區英稟二酉填胷筆山學
海業已擅高大於奎組之林而日益博
極不以治兵疏種學嘗因偃武林續文
諸所著作甚富布散瀛海以內人人競

相誦習珍之如珙璧然茲特其文豹之
一斑爾漢司馬子長不歸然太史良才
乎所刊滑稽傳第與其意之義正而不
讓其辭之傾回而公是輯大都與之速
肖夫非古今懿文之士先倡後和心印
神交即曠千百祀而猶能以其機竅相

廣滑稽

卷序

三

李

觸發也語有之德功言垂三不朽志表
見者所日夜焉焉一立猶難而公神武
不殺雅清疆圉寔備是純懿寧惟立言
垂訓為足多也與哉加地進律超距可
知無何榛三立以易九有彌天充棟凌
跨昭垂何涯際之有往侯白侯黑閭巷

滑稽之民相遭而角其技謔甚焉銘者
論其事遂引且觸而至於士大夫通塞
易其拯人已峻其藩利害觸其武偵眄
掩擠方之二侯何異謔善於推矣有能
閱斯輯而引伸觸類亦如是將殷鑒湯
盤盈眸而是何者法戒在吾心不在生
躅也公述古而憲意固如此客有從旁
而然之者曰子其擲管笑遂書之卷以
報殺青之竟
萬曆乙卯歲仲商之吉屬吏羅肅頓首
頓首書於公剡如見堂

廣滑稽跋

言自六籍而下作者夥如然未有以
滑稽名者名之自戰國始而太史公
特為之立傳世之不知者多少之謂
其理近詭也語近謔也事近不經也
古今之言孰與孔孟而牛刀攘雞之
喻不亦近于滑稽耶顧其言之旨
何如耳主言而驕能使之下懷能使
之容顏能使之懷美詭之非正耶謔
之非莊耶不經之非大常耶般齊宣
驕主也子與正對則勃然變色而至
于淳于髡之漫語則齟齬受之漢武

懷主也長孺面折則然然羅朝而至
于東方生之恢諧則解順聽焉宋徽
之聞正言碎衣不納而優人無端數
語遂至以開其聞而安石易祀之祺
遂寢滑稽之言又可少哉太史公曰
談言微中可以解紛寧獨解紛忠臣

唐書

卷

二

李

假是以情主則補哀之宏謀也諄子
效是以格父則幹蓋之極思也良用
仿是以規友則切劑之善道也滑稽
之言詎可少哉海虞

司憲公沈酣六籍醲醒百家賡理則程
朱讓精籌事則韓范謝確叙述搢詞

則屈宋班馬遜其藻麗雄奇蓋於經
術經世應務各擅其工故種々雜列
遍播海內崇已宗傳而戶誦矣茲復
於公餘之暇哀古今滑稽之語彙集
成編名曰唐滑稽俾諧史之載採無
遺珠驚世之談收各刺錦語々玄霏
字々絕倒真令駭而獨復可似聞可
破色可無雙朝而無輟衣而無碎又
何堪非正何堪非狂何怪非經而庸
滑稽之是編一出當拊髀而別幟而
即有揮塵懸河杜口不容置喙可也
秦鮑教者俾未叙之塊未寡昧誇談

唐書

卷

二

李

無能為後而組參

字下求變又不敏以不敏辭謹以初矢

言綴綴未闕是編者雖不足以盡

公而

公之學富二酉腹藏四庫茲知足以窺

其一斑已

廣雅

後

四

屬吏孫杰頓首拜謹跋

廣雅稽採用書目錄

史記

漢書

後漢書

三國志

曹瞞傳

典論

魏書

魏略

典畧

晉略別傳

漢晉春秋

孫盛雜記

吳書

吳錄

江表傳

諸葛恪別傳

志林

文士傳

晉書

南史

北史

宋書

南齊書

梁書

廣雅稽

書目

一

陳書

魏書

北齊書

周書

隋書

舊唐書

唐書

五代史

宋史

元史

金史

遼史

左傳

國語

公羊傳

穀梁傳

國策

列子

莊子

墨子

晏子

韓子

商子

呂覽

尹文子

尸子

子華子

淮南子	說苑	新書
韓詩外傳	潛夫論	風俗通
申鑒	孔叢子	抱朴子
金樓子	顏氏家訓	西京雜記
漢武故事	東方朔別傳	東觀漢記
汝南先賢傳	三輔決錄	九州春秋
博物志	拾遺記	襄陽耆舊傳
魯國先賢傳	王隱晉書	世說
劉昭幼童傳	晉陽秋	續晉陽秋
廣濟籍	書目	二
交州名士傳	搜神記	續搜神記
錄異記	小說錄	華陽國志
述異記	洛陽伽藍記	妬記
十六國春秋	前秦錄	沈約野史
太平廣記	藝文類聚	六帖補
九國志	啟顏錄	大業雜錄
笑林	幽怪錄	妖亂志
辨疑志	唐語林	大唐新語
法苑	國朝傳記	羯鼓錄

羣居解頤	拾遺錄	楊太真傳
因話錄	玉泉子	尚書故實
桂苑叢談	刊誤	本事詩
集異記	宣室志	酉陽雜俎
酉陽雜俎續集	續博物志	披言
小名錄	雲溪友議	獨異志
異苑	北夢瑣言	定命錄
陸龜蒙別傳	劇談錄	通鑑
唐實錄	南部新書	鄴侯家傳
廣濟籍	書目	三
明皇雜錄	唐缺文	皮日休文集
賈氏談錄	明皇十七事	中朝故事
續世說	河東先生龍城錄	
朝野僉載	原化記	窮幽記
稽神錄	御史臺記	王堂閑話
盧氏雜說	善譚集	幽閑鼓吹
乾膺子	南夢新聞	抒情詩
紀聞錄	奇聞錄	杜陽編
國史補	開元傳信記	談賓錄

嘉話錄	三水小牘	會稽錄
中興間氣集	嶺表錄異	文覽詩源指訣
字錦	楊州亭迹	粧樓記
傳芳畧記	白氏金錄	姑臧記
芳賢傳	玉塵集	三峯集
金陵記	詎野志	襄陽記
封氏聞見記	唐詩紀事	逸史
于文虎序	葦航紀談	翰林志
國史纂義	河東記	傳載
廣滑稽	書目	四
紀異錄	耳目記	會要
今是堂手錄	松窓雜錄	渚宮舊事
談藪	校荒錄	南康記
景龍文館記	廣異記	兩京記
西清詩話	盈盈傳	傳奇
五國故事	南唐書	蜀檣記
南唐故事	南唐近事	江南野錄
五代史補	聖宋拾遺	談淵
閒談錄	江表志	陳留志

清異錄	避暑錄	清夜錄
避戎夜話	吳中舊事	廣客談
白獺髓	陽谷漫錄	翰墨志
丁晉公談錄	盛事美談	道山清話
貽謀錄	後山居士詩話	真率記事
友會叢談	霧鬼志	鐵圍山叢談
興化舊志	邵氏聞見錄	金華子
宜春傳信錄	宋朝類苑	玉壺清話
續青瑣高議	圖經	揮塵錄
廣滑稽	書目	五
梁溪漫志	儒林公議	東軒筆錄
青箱雜記	演繁露	橫浦心傳錄
紫微雜記	拊掌錄	文會叢談
湘山野錄	高齋漫錄	三朝野史
桃源手聽	朝野記遺	宣室雜錄
揮塵餘話	遜齋閑覽	姑蘇筆記
呂氏家塾記	金波遺事	明道雜誌
文昌雜錄	該聞錄	古杭雜記
耕餘傳覽	雪舟評語	絕句錄

默卷記	安里客談	錢氏私志
北窓炙輿	春渚舊聞	古今詩話
蕙畝拾英集	宣和遺事	草居聽輿
中吳紀聞	悅生堂隨札	廬陵官下記
過庭錄	泊宅編	畫漫錄
游宦紀聞	夢溪筆談	墨莊漫錄
懶真子	歸田錄	樂善錄
澠水燕談錄	冷齋夜話	老學菴筆記
雲錄漫抄	蒙齋筆談	石林燕語
廣滑稽	書目	六
清波雜志	墨客揮犀	續墨客揮談
鶴林玉露	侯鯖錄	癸辛雜志
癸辛雜志外集	江幾隣雜志	程史
隨隱漫錄	幙府燕談錄	聞見錄
談苑	後山談叢	可談
東坡志林	東坡手澤文子	問荅錄
龍川別志	玉照新志	筆談
東齋遺事	聞見雜錄	隱窟雜志
東臯雜錄	軒渠錄	倦游雜錄

鷄肋篇	春渚紀聞	二老堂雜志
曲洧舊聞	夷堅志	夷堅續志
草木子	平江記事	稗史
山房隨筆	傳燈錄	神僧傳
高僧傳		
廣滑稽	書目	七

滑稽釋義

史記素隱曰滑稽亂也稽同也以言辨捷之人言非若是說是若非能亂同異也楚詞云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崔浩云滑稽音骨稽流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詞不窮竭若滑稽之吐酒故楊雄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藉沽是也又姚察云滑稽猶俳諧也滑稽如字稽言計也以言諧語滑利其知計疾出故云滑稽也

前漢書鴟夷滑稽顏師古曰滑稽圖轉縱捨無窮之

廣滑稽

釋義

狀滑稽音骨稽音鴟

錄廣滑稽前 俱載說備

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殷洪喬謝曰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動焉而猥頒厚賚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勲邪世說唐語林並載梁蕭琛經預御進醉伏上以累投琛琛仍取栗擲上正中面帝動色曰豈有說邪琛即荅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栗齊高帝素善書與王僧虔賭書畢謂曰誰為第一對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為謀或曰帝問吾書何如卿荅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

廣滑稽

卷前

九

書第二而正書第三臣無第三陛下無第一俱南唐史太宗嘗召三品以上賜宴玄武門操筆作飛白書震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相競散騎常侍劉洎登御牀引手狀後得之帝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牀尚書宋徽宗與王黼踰垣微行黼以肩承帝趾牆峻微有不相接處上曰聳上來司馬光黼曰伸下來神宗皇帝此則以君臣而相譴者也胡毋謙之醉醉常呼其父字輔之字彥國正酣飲謙之闕而厲聲曰彥國老年不得為蕭將令我尻向背東壁王導常共子悅

奕棋爭道導笑曰相與有瓜葛那得為爾邪張憑祖
鎮憑年數歲鎮謂其父曰我不如汝有佳兒憑曰阿
翁豈宜以子戲父邪俱晉書許敬宗晚年不復下筆凡
大典冊悉其孫彥伯為之管戲其子昂曰吾兒不及
若兒答曰渠父不及昂父舊唐書裴勛嘗與父坦飲令
飛盞每屬其人輒目諸狀坦付勛曰幾人饒古破車
饒楔裴勛十分飲訖而復盞曰蝙蝠不自見笑他渠
上燕十一郎十分玉泉子此則以父子而相譏者也君
臣為譏禮經所規父子嘻嘻易之稱春秋之義無
廣滑稽 卷前 十

師帝意解曰且付廷尉一宿出之俱南史閔王延職與
翰林學士周維岳嘗會飲極酣因顧左右曰維岳身
軀甚小而能飲如許酒左右對曰酒有別腸即使拽
維岳下殿將取別腸視之左右善對者曰今陪奉飲
樂惟維岳最有殊量取其別腸是無可陪奉者延職
狀之遂獲免五國故事君子曰甚哉三君之無道也輕以
人命戲左右之善為解也立使暴主意回太史公之
傳滑稽有以夫
人不涉學而強作解事未有不資人捧腹者崔文彦
廣滑稽 卷前 十

未聞王粲劉義恭不識士衡義恭為營道縣侯士衡為義恭
誤解曰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有誤解蹲鴟為着毛羅蘭者馮光
有誤用蹲鴟為竿者梁便答李林甫以杜杜有狀
雀實同或呼尊為露葵齊王客李林甫以杜杜有狀
杜為狀杜美璫為美聲林甫手書蕭見以伏臘為伏
臘張九齡曰省中豈杜供奉漸以睡為盪然今日不
敢睡直是庫狄干署名逾上畫之人謂之穿鑿又武
將王周署名先為吉而後成外宋鴻貴仕齊為北平
府參軍其送戍兵也見律有梟首罪乃生斷兵手以

水澆之蓋誤以梟首為澆手然後斬決又高阿那肱為錄尚書

事時源師攝祠部屬孟夏以龍見請雩阿那肱謂為

真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在作何顏已師云此是龍

星初見依禮當雩祭郊壇耳阿那肱作色曰漢兒多

事強知星宿祭事遂獲俱北史此皆以不學貽笑也

比齊高祖嘗宴近臣為樂高祖曰我與汝等作謎共

射之卒律葛答諸人皆射不得石動肱曰是煎餅高

祖笑曰是也又曰汝等諸人為我作一謎我為汝射

之諸人未作動肱為謎復曰卒律葛答高祖射不得

廣滑稽 卷前

十二

問曰此是何物荅曰是煎餅高祖曰我始作之何因

更作動肱曰乘太家熟鑊子頭更作一箇隋楊素謂

侯白曰僕為君作一謎君射之不得遲便須罰酒素

曰頭長一分眉長一寸未到日中已打兩頓白應聲

曰此是道人素曰君須作謎亦不得遲白即云頭長

一分眉長一寸未到日中已打兩頓素曰君因何學

吾作道人謎白曰此是阿歷兩謎不易二字第下轉

語便佳此可以助機鋒

隋姓馬王二人嘗聚宴談笑馬遂嘲王曰王是你元

來本姓二為你漫走來將丁釘你鼻王曰馬是你元

來本姓國滅你尾子來背上負王即唐且洽與王仙

客友善因以姓相嘲洽曰王計爾應姓田為你面發

懶抽却你兩邊仙客應聲曰耳計你應姓丹為你頭

不曲迴脚向上安狄仁傑戲盧獻曰足下配馬乃作

驢獻曰中劈明公乃成二大傑曰狄字大傍火也獻

曰大邊有火乃是煮熟狗古人聚談間善譎如此

蘇味道與張昌齡互相誇詡蘇有觀燈詩云火樹銀

花合星橋鐵鎖開昌齡曰某詩不及相公為無銀花

廣滑稽

卷前

十三

合故也蘇曰子詩雖無銀花合還有金銅釘蓋昌齡

嘗有詩贈張昌宗云昔日浮丘伯今同丁令威又張

祐憶柘枝詩云鴛鴦綉帶拋何處孔雀羅衫屬阿誰

白樂天呼為問頭詩祐曰明公亦有目連經長恨詞

云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此不是目連

訪母邪羅隱與周繇分深謂隱曰閣下有女障子詩

極好乃為絕唱隱不喻何為也曰若教解語應傾國

任是無情也動人是隱題花詩隱撫掌大笑古人以

詩相誚便成雅謔

皮目休嘗謁歸仁紹數往而不得見作詩以譏之曰
硬骨殘形知幾秋厥骸終是不風流頑皮厥後鑽須
遍都是平生不出頭時仁紹聞之因伺其復至乃刺
字皮姓下題詩授之曰八片尖縫浪作毬火中暴了
水中揉一包閒氣如長在悲踴招拳卒未休詩有之
曰無言不惟仁紹之浮薄亦日休之輕俳致之也夫
譏詈遇物且受譏詈之報而况於人乎日休竟以果
頭屈律之嘲然于巢賊非不倖也

昔人稱方正者未始不善戲謔姑舉一二如房玄齡
廣滑稽 卷前 十四

以玄齡不於戲裴中即裴玄本好諧謔為戶部郎中
將問疾玄本戲曰僕射病可須問之既其矣何須問
也有洩其言者既而隨例問玄齡玄齡笑曰裴郎中
來玄齡不狄梁公以配馬作驢戲盧獻見前裴休以
即不敢新授觀察廣德令裴休為宣州觀察朝謝
發與省閣名士數人同遊見五六人坐水際裴與名
士繼于旁中有黃衣飲酒半酣指顧笑語輕脫裴揖
而問之吾賢所任何官率爾對曰詰即不敢新授宣
州廣德縣令反問裴曰押衙所任何職裴公故曰諾
即不敢新授宣州觀察使于是狼狽走 婁師德以大
不數日廣德縣令請於羅江宰矣
解事粉戲尉人則天禁屠殺頗切史人笑于蔬婁師
肉師德曰勅禁屠殺何為有此尉人曰粉戲婁師
德曰大解事粉乃食之又進論使問何為有此野人

役曰對咬殺魚師德因大叱之智短漢何不 魏元忠
道是癩厨人即云是癩師德亦為薦之
以亦甚令峭戲番御史唐御史紀庶務實為眾官所
御史為吐也則天朝番使來朝者而此也獨立不入
班論德張元一以齊諧見解問番使曰此獨立者吐
藉比御史魏元忠也曰人言我朝御史獨立者吐
令峭此番御史亦甚令峭舉朝喧笑 裴晉公以雌
甲辰戲使使唐盧氏遠史載裴晉公度與甲中使
辰 趙清獻以警上杏花戲伎女趙清獻與蜀日有
之戲語之曰警上杏花真有幸 司馬溫公以流鶯過
效應聲曰杖頭梅子豈無媒 司馬溫公以流鶯過
塙戲同幕司馬溫公為定武從事同幕私幸營妓而
度不可隱乃具道公戲之曰年去年來去必暫偷
閑臥老僧牀驚回一覺非仙夢又逐流鶯過塙
黃滑稽 卷前 十五

文路公以釘校平天冠戲坐客路公坐客有言新義
之曰嘗記明皇坐勤政樓上見釘校者上呼曰朕有
一破履平天冠及後宮校否此人既為完之上曰朕
上曰俟夜深開門後獨自戴甚無害也 所謂善戲
誰不為虐諸公有焉
劉貢父滑稽善諧謔甚方乃而晚得惡疾王景亮結
社相嘲號豬鬃鬚而舉社齏粉中 黃魯直好作
語詩詞盛傳而秀公以為當受泥犁業報然則安
言綺語偷快一時而人非鬼責固莫逃幽明之罰矣
特書以示戒

廣滑稽卷之一目錄

史記

賀錢萬

所就孰與仲多

病歿以爲化去

文成食馬肝歿

粉頰

爲汝遂成之

生女無怒

美女惡女之仇

羹頤

魏勃股栗

亦食糠粃耳

君獨不素教我對

欲反地下

舌在足矣

廣滑稽 卷之一

投杼

可分餘光

請因孺子行

將受命於戶

遺所不知

土偶笑木偶

遇客如故

乃吾相張君

唐舉相蔡澤

養卒歸趙王

欲爲帝耳

生乃與噲等爲伍

何渠不若漢

諸生寧能闕

無兄盜嫂

將軍尚不知人

伏即溺之

今將軍尚不得夜行

鼎食鼎烹

不知漢大

益展一月足吾事

豚酒穰田

歡飲一石

不忍餒渴

請以人君禮葬馬

優孟學叔敖

臨檻大呼

麋鹿觸冠

漆城

寧尚須乳

下乃似人足

河伯娶婦

廣滑稽 卷之一

二

廣滑稽卷之一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史記

賀錢萬

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傑吏聞今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給為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

所就孰與仲多

廣滑稽

卷之一

未央宮成高祖大朝諸侯羣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呼萬歲大笑為樂

病歿以為化去

李少君病歿武帝以為化去不歿也而使黃鍾史寬舒受其方

文成食馬肝歟

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早歟惜其方不盡及見樂

大大說大為人長美言多方畧而敢為大言處之不

疑大言曰臣嘗往來海上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為

臣賤不信臣又以為康王諸侯耳不足乎方數言康

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

不火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

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歟耳子誠能脩

漢書食肉者不食馬肝者為不知味蓋馬肝能殺人

其方我何愛乎

夥願

陳勝為王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陳扣宮門曰

廣滑稽

卷之一

吾欲見涉涉勝宮門令欲縛之自辨數乃置不肯為

通陳王出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

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願涉之為王沈沈者楚人謂多

為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為王由陳涉始

為汝遂成之

薄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無相忘

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坐河南宮成羣

臺此兩美人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聞之問其故

兩人具以實告漢王漢王心慘然憐薄姬是日召而

幸之薄姬曰昨暮夜妾夢蒼龍據吾腹高帝曰此貴徵也吾為女遂成之

生女無怒

衛子夫立為皇后后弟青以大將軍為長平侯四子長子伉為侯世子其三弟皆封為侯貴震天下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時平陽王新寡當用列侯尚主主與左右議皆言大將軍青可主笑曰此出吾家常使令騎從吾出入耳奈何用為夫乎左右曰今大將軍姊為皇后三子為

廣滑稽

卷之二

侯主何以易之乎主乃許之武帝詔青尚主焉

美女惡女之仇

尹夫人與邢夫人同時並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望見邢夫人帝許之即令他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為邢夫人來前尹夫人前見之曰此非邢夫人身也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視其身貌形狀不

泣自痛其不如也諺曰美女入室惡女之仇

美頡侯

高祖兄弟四人長兄伯早卒始高祖微時嘗辟事時時與賓客過巨嫂食嫂厭叔叔與客來嫂諍為羹盡燂釜賓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尚有羹高祖由此怨其嫂及高祖為帝封昆弟而伯子獨不得封大上皇以為言高祖曰某非忘封之也為其母不長者耳於是乃封子為美頡侯索隱曰美頡爵號非縣名以其燂釜故也

魏勃股栗

灌嬰在梁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既誅呂氏罷齊兵廣滑稽 卷之二

便使召貴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大人而後救火乎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

灌將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為乎乃罷魏勃

亦食糠覈耳

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美色人或謂陳平曰

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

陳平曰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美色人或謂陳平曰

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

糠覈耳

君不素教我對

主臣張晏曰
若今人謝曰
惶恐

孝文帝問右丞相周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曰不知問天下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對於是上問左丞相陳平平曰有主者上曰王者謂誰平曰陛下欲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為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帝

廣滑稽

卷之一

五

五

乃稱善右丞相大慚出而讓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王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君欲強對邪於是勃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

欲反地下

條侯周亞父子為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枚可以塋者取庸苦之不予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怒而上變告子事連汙條侯書既聞景帝帝下吏更簿責條侯條侯不對帝罵之曰吾不用也召諸廷尉廷尉責曰君侯欲反邪亞夫曰臣所買器乃塋器也何謂反

邪吏曰君侯幾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

舌在足矣

張儀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儀已學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問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辭之其妻曰嘻子母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我舌尚在否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

投杼

廣滑稽

卷之一

六

秦武王三年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甘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甘茂至謂向壽曰子歸言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代事成盡以為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遂甘茂於息壤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土黨南陽積之久矣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昔曾參之處費曾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又

謂曾參也
蓋有南北之異

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母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

可分餘光

甘茂之亡秦秦齊逢蘇代代為齊使於秦甘茂曰臣得罪於秦懼而逃逝無所容跡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臣困而

唐滑稽

卷之一

七

君方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子在焉顧君以餘光振之

請因孺子行

甘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疆楚北威燕趙戰勝功取破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文信侯專張卿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甘羅曰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

相憐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必處矣張唐曰請因孺子行

將受命於戶

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默然文

唐滑稽

卷之一

八

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

遺所不知

田文承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為何曰為孫孫之孫為何曰為玄孫玄孫之孫為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臨綺筵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梁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

公家之事曰損文編怪之

土偶笑木偶

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日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者，得無為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

齊策孟嘗君將入秦，止有千數，而弗聽。蘇代欲止之。

廣滑稽

卷之一

九

孟嘗君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蘇代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是事見君。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人曰：『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如何耳？』今秦四塞之國，譬若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

遇客如故

自齊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孟嘗君太息嘆謂馮驩曰：「文食客三千餘人，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曰：「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交，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

廣滑稽

卷之一

一

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

乃吾相張君

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為范雎已死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為微行敝衣間步之，却見須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欲須賈笑矣。」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雎前曰：「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為人庸貨，須賈意衰之，賈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

之須賈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畱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謂雎請為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病馬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不出范雎曰願為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雎婦取大車駟馬為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為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卿

唐滑稽

卷之一

十一

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賈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雎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既罷歸辭於范雎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於坐堂上飲食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莖豆其前令兩僮徒夾而馬食之

唐舉相燕澤

燕澤游學于諸侯小大甚衆不遠而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柄政有之乎曰有

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孰視而笑曰先生易鼻巨肩引然而石壁也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燕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入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年是矣

秦卒歸趙王

趙王與張耳陳餘北畧地燕界趙王間出為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陳餘張耳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吾為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扶馬簪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為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

唐滑稽

卷之一

十二

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爲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况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城燕易矣燕將以爲然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

欲爲帝耳

黥布反與高祖兵過斬西會甄布兵精甚上乃壁庸城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望見遙謂

廣滑稽

卷之一

十三

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爲帝耳

生乃與噲等爲伍

韓信爲淮陰侯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

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

何渠不若漢

南越王尉他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

陸生曰王似賢後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驪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

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萬計地方萬里居天下膏腴人衆車馬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郡王何乃比於漢尉他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

諸生寧能聞

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叔孫

廣滑稽

卷之一

十四

通聞之乃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關

乎故先言斬將塞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

無兄盜嫂

文帝遷直不疑至太中大夫朝廷見之或毀曰不疑狀貌甚美狀獨無素其善盜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終不自明也

將軍尚不知人

任安與田仁俱爲衛將軍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使養息畜馬兩人

同休卧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

然即溺之

韓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史田甲辱安國安國曰外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徙中為三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斂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卒書遇之

今將軍尚不得夜行

廣滑稽

卷之二

十五

李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孫潘嬰孫名強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天子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

鼎食鼎烹

主父偃發燕王定國陰事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人或說偃曰大橫矣主父曰臣游學結髮四十餘

年身不得據親不以為子昆弟不以為客棄我我昵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必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

不知漢大

漢使與漢使者言曰漢孰與我大及夜即侯亦欲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為一州主不知漢廣大

益展一月

王溫舒為河內太守九月至郡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母收夜行野無大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國梨

廣滑稽

卷之二

十六

承制言會春溫舒頓足嘆曰嗟乎今冬月益展一月是吾事矣不受人如虎

膝酒樓田

成王八年楚大將吳加齊齊王使淳于兒之趙請救共奮釜百斤車馬千駟淳于兒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來之乎兒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兒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穫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而祝曰願羹滿篝汗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操者然而所欲者奢故笑之

至五後集
漢龍也汗音
田也

說苑臣笑臣隣之祠田也以查飯與一鮒魚其祝曰
下田滂耶得穀百車蟹渠者宜禾臣笑其所以祠者
以而所來者多

歡飲一石

威王置酒後宮召淳于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
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
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
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
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形恭辭卑侍酒於

廣滑稽

卷之二

十七

淳于髡也
及謂收袖也
滑稽也

滑稽也
滑稽也
滑稽也

滑稽也
滑稽也
滑稽也

前時賜餘酒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
朋友交游久不相見卒然相親歡然道故私情相語
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
稽留大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貽不禁前有
墮珥後有遺簪是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
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
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解微聞鄰婦當此之
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
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

罷長夜之飲

不忍鵠渴

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
籠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於水
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頸
而灰忍人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
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
欲赴他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
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哉

廣滑稽

卷之二

十八

請以人君禮葬馬

楚莊王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
床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
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
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
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來
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
如對曰臣請以雕玉為棺文梓為槨槨上畫大
秦發甲卒為穿墳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

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太
王賤人而貴焉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之奈
何孟曰請為大王六畜葬之以龍龜為柳銅歷為棺
齋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堊之於入
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

優孟學叔敖

楚相孫叔敖知優孟賢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
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
數年其子貧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

廣滑稽

卷之一

十九

五

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孟曰若無遠有所
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
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
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
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
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
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
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
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食鄙

者餘財不顧耻辱身於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為姦
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
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
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
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復丘

臨檻大呼

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
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
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

廣滑稽

卷之一

二十

五

檻大呼曰陛楯即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
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使陛楯者得半相代

麋鹿觸寇

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
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
矣始皇以故報止

漆城

二世立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
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

上即欲就之易為添耳顧難為蔭室二世笑之乃止

寧尚須乳

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常養帝帝壯時號大乳母乳母所言帝未嘗不聽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之乳母家子孫奴縱橫暴長安中有司請徙乳母家室於邊秦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辭乳母先見郭舍人為下泣舍人曰即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去數還顧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至憐焉下詔止無從

廣滑稽

卷之一

二十一

西京雜記武帝欲殺乳母乳母告急於東方朔朔曰帝忍而慢旁人言之益灰之速耳汝臨去但屢顧我我當設奇以激之乳母如言朔在帝側曰汝宜速去帝今已大豈念乳母哺時恩耶帝愴然遂舍之

世說漢武帝乳母嘗於外犯事帝欲申憲乳母求救東方朔朔曰此非唇舌所爭爾必望濟者將去時但當屢顧帝慎勿言此或可萬一冀耳乳母既至朔亦侍側因謂曰汝癡耳帝豈復憶汝乳哺時

恩耶帝雖才雄心忍亦深有情戀即赦免罪

史遺載韓晉公為浙東觀察有乳母求外事公欲殺之顧况為之營救詣公問之公曰天下皆以某守法乳母先犯况况曰公幼時早起夜卧要乳母今為侯伯乳母焉用宜殺也公遽舍之野客叢書

復下乃似人足

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饑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土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雖能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上履也其履下處

廣滑稽

卷之一

二十二

乃似人足者乎

河伯娶婦

西門豹為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以故貧豹曰至為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三其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十人所皆衣繒罽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

推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爲入報河伯得妻來好女後曰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衙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

廣滑稽

卷之二

二十三

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流血至地色如灰西門豹曰諾且畱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畱客之父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爲河伯娶婦

廣滑稽卷之二目錄

漢書

朱儁飽欲死

射覆

歸遺細君

口諧辭給

大要教咸調

朱雲折角

戲謝趙君

屬

醒而狂

狗曲

陳驚坐

酒箴

非驢非馬

莽封嘉疎

廣滑稽

卷之二

天帝除書

漢兵其知予何

後漢書

何用知非僕

刻掌文

憂心如醉

卿說客耳

我獨詐善

罵蕭產

回賜不稱官閣

善爲妖態

先人豈知王氏腹

皆娶巫家

舜比德唐堯

表相當應圖書

豈謂無禮

周公可得言不知

父不肯立帝	累世通家
義貞猶未	以待劉公
一箇餌得都尉	大常妻
邊韶口辨	借面吊喪
遣將讀孝經	遽如許
桀駕人車	
謝承後漢書	
食不遺餘	

廣滑稽

卷之二

二

廣滑稽卷之二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漢書	關中羅 曹齊益甫校
朱儒飽欲死	
東方朔初上書文辭不遜高自稱譽武帝偉之令待詔公車奉祿薄未得省見久之朔始謁朱儒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飲食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即過叩頭	李永貴
廣滑稽	卷之二
請罪居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為何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爲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	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
射覆	
武帝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宇宮孟下射之皆不能中	

子 251—412

逢爲宗正伯夷爲京兆管仲爲馮翊魯般爲將作仲
山甫爲光祿申伯爲大僕延陵季子爲水衡百里奚
爲典屬國柳下惠爲大長秋史魚爲司直蘧伯玉爲
傅孔父爲詹事孫叔敖爲諸侯相子產爲郡守王子
慶忌爲期門夏育爲鼎官羿爲旄頭宋萬爲式道乃

大

大要教咸調

陳萬年嘗病召子咸教戒於牀下語至半夜咸睡頭
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

廣滑稽

卷之二

四

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調也

萬年乃不復言

朱雲折角

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爲梁丘易自宣帝時善梁丘氏
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
衆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朱雲
者召入攝齊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注
五鹿君故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

戲謝趙君

趙廣漢嘗記石湖都亭長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
亭長戲曰至府爲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
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爲致問
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爲我謝界上亭長
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忌卿厚意

眉撫

張敞爲京兆尹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便
御史驅自以便面拊馬又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
兆眉撫有司以奏敞宣帝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

廣滑稽

卷之二

五

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

醒而狂

京師爲清平思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
石皆留蓋寬饒不行許伯請之乃從從西階上東鄉
特坐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乃
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寬饒醒而狂何必酒也

曳履聲

鄭崇爲尚書僕射數求見諫爭上初納用之每見曳
屣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臣心如水

上責鄭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王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

豺狼橫道

孫寶為京兆尹以立秋日署侯文東部督郵入見勅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其人乎文印曰無其人不取空受職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穉李寶曰其次文曰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狸

廣滑稽 卷之二

狗曲

王式詔除下為博士師古曰下除既至止舍中會諸

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勞式皆注意高仰之博士江公

世為魯詩宗至江公著孝經說心法式謂歌吹諸生

曰歌驪駒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之人歌客母府

婦今日諸君為主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經何以

墜式客罷讓諸生曰我本不欲來諸子彊勸我竟為

豎子所辱

陳驚坐

時列侯有與陳遵同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

酒箴

陳遵張竦以列侯歸長安竦居貧無賓客時時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經書而已而遵晝夜呼號車騎滿門酒肉相屬先是黃門郎楊雄作酒箴以諷諫成帝其文為酒客難法度士譬之於物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

廣滑稽 卷之二

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纏微一旦更礙為寬所

輻身提黃泉骨肉為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

稽腹如大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為國器託於屬

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縣是言之酒何過乎遵大喜

之常謂張竦吾與爾猶是矣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

約不敢差跌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間官爵功名不

戒於子而差獨樂顧不優邪竦曰人各有性長短自

裁子欲為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雖欲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將吾常道也

非驢非馬

龜茲王數來朝賀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微道周衛出入傳呼鐘鉦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驢也

莽封嘉竦

王莽封劉嘉為師禮侯張竦為淑德侯長安為之謂曰欲求封過張伯松竦字力戰關不如巧為奏

天帝除書

王莽時吏民出入持布錢以副符傳不持者厨傳勿

廣滑稽

卷之二

八

舍蘭津苛留公卿皆持以入宮殿門欲以重而行之是時爭為符命封侯其不為者相戲曰獨無天帝除書乎

漢兵其知予何

說音啼
杓音又之句
及此

師古曰除殿
陛之道也

漢兵討王莽火及掖庭宮人婦女誦譁曰當奈何時莽絀杓服帶重轂持虞帝七首天文即按拭於前日時加某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知予何莽時不食少氣困矣羣臣扶掖莽自後殿南下椒除西出白虎門和新公王揖奉車侍門外莽就

世
羽林有之

車之漸臺欲阻池水猶抱持符命威斗

後漢書

刻掌文

公孫述夢有人語之曰公於系十二為期覺謂其妻曰雖貴而祚短若何妻對曰朝聞道夕尚可會有龍出其府殿中夜有光耀述以為符瑞因刻其掌文曰公孫帝

何用知非僕

王莽末光武嘗與兄伯升及劉晨俱至宛與穰人秦

廣滑稽

卷之二

九

少公爭譏語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光武戲曰何用知非僕邪生者皆大笑

卿說客耳

隗囂遣使為檄奉書洛陽樓至引見於宣德殿世祖迎笑謂囂曰卿邀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慚援頭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陸戰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

記曰據初到勅命黃門引入時上在帝復笑曰卿

非刺客顧說客耳

憂心如醉

劉寬常於坐被酒睡伏霸帝問太尉醉邪寬仰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

罵畜產

劉寬嘗坐客遣蒼頭帝酒迂又大醉而還客不堪之罵曰畜產寬須臾遣人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言畜產辱孰甚焉故吾懼其死也

我獨詐善

廣滑稽 卷之二

十

張湛在鄉黨詩言正色三輔以為儀表人或謂湛偽詐湛聞而笑曰我誠詐也人皆詐惡吾獨詐善不亦可乎

善為妖態

梁冀妻孫壽善為妖態作愁眉嚬蹙墮馬髻折腰步風俗通曰愁眉者細而曲折嚬蹙者蹙也目下若啼處墮馬髻側在一邊折腰步者足不任體蹙蹙者若蹙蹙不忻忻始自冀家以為媚惑所為京師翕然皆效之蹙音丘馬反冀亦改易輿服之制作平上轎車埤幘狹冠折上巾擁身扇狐尾單衣毒姓鉗忌能制御冀冀甚寵憚之

回賜不稱官闕

汝南應劭歸於袁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顧稱弟子何如鄭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闕

皆娶巫家

浚道縣有唐后三山民共祠之衆巫遂取百姓男女以為公姬以男為山公以女為山歲歲改易既而不取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宋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為山妻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於是遂絕

廣滑稽 卷之二

十一

先人豈知王氏臘

王莽篡位召陳咸以為掌寇大夫謝病不肯應時三子參豐欽皆在位乃悉令解官父子相與婦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

表相當應圖書

時尚書有缺詔將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政事天文道術以高第者補之翟酺自恃能高而忌故太史令孫懿惡其先用乃往候懿既坐言無及唯涕泣流連

懿怪而問之。輔曰：圖書有漢賊孫登，將以才智爲中官所害。觀君表相，當應之。輔受恩，棲懷愴君之禍耳。懿憂懼，移病不試。由是輔對第一拜尚書。

舜比德唐尧

楊奇窮帝時爲侍中。帝嘗從容問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尧。帝不悅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孫。後必復致大鳥矣。

周公可得言不知

袁術僭亂，曹操託楊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

廣滑稽

卷之二

十三

何遜

收下獄，劾以大逆將作。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婦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邵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

豈謂無禮

吳郡沈景有彊能，稱故權爲河間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卽贊拜。景峙不爲禮。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邪？景曰：王不服常，人何別？今相謁王。

豈謂無禮者邪

父不肯立帝

冲帝崩，李固以清河王肅年長，有德，欲立之。梁冀不從，乃立樂安王子續。年八歲，是爲質帝。固子燮，帝時拜安平王，相先是安平王續爲張角賊所畧，國家贖王得還。朝廷議復其國，燮上奏，續在國無政，爲妖賊所虜，守藩不稱，損辱聖朝，不宜復國。時議者不同，而續竟歸。藩京師語曰：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累世通家。

廣滑稽

卷之二

十三

何遜

李膺以簡重自居，不妄接士。賓客勅外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孔融欲觀其人，故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與僕有恩，舊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衆生莫不嘆息。太中大夫陳煒後至，坐中以告煒。煒曰：夫人小而聰，大未必奇。融應聲曰：觀君所言，早不惠乎？膺大笑曰：高明必爲偉器。

世說孔文舉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爲

司隸校尉詣門者皆備才清稱及中表親戚乃通文
舉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既通前坐元禮門曰
君與僕有何親對曰昔先君仲尼與君先人伯陽有
師資之尊是僕與君奕世為通好也元禮及賓客莫
不奇之太中大夫陳璉後至人以其語語之璉曰小
時了了大未必佳文舉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璉大
蹶踣

我與構未

董卓遷長安公卿百官迎謁道次卓風令御史中丞

廣濟

卷之二

十四

以下皆拜以屈皇甫嵩既而抵手言曰我與構未
平嵩笑而謝之

以待劉公

劉寵以日食策免歸鄉里寵前後歷宰二郡累登卿
相而唯約省素劉即日宗文言惟都家所貨積嘗出無義蓋本是廉字京師欲息亭舍吏止之曰整頓洒掃以待劉公不可
得也寵無言而去

一箇餌得都尉

初光武微時嘗以事拘新野樊曄為市吏餽餌一箇

帝德之不忘仍賜膳御食及乘輿服物因戲之曰一
箇餌得都尉何如

太常妻

周澤為太常清潔循行蓋敬宗廟常卧病齋宮其妻
哀澤老病闕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送
詔獄謝罪當世疑其詭激時人為之語曰生世不諧
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漢官儀此下云一日不齋醉如泥

邊韶口辯

廣濟

卷之二

十五

邊韶口辯曾晝日假卧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字韶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為姓孝
為字腹便便五經簡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
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

借面吊喪

橋衡建安初來將許下是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
方來集或問衡曰盍從陳長文字司馬伯達乎對
曰吾為能從屠沽兒耶又問荀文若趙稚長云何衡
曰文若可借面吊喪稚長可使監厨見荀爽家請客

但有親耳故可吊喪趙有腹大健喉肉故可監
厨也劉師曰注有腹大案舊作腹又

遣將讀孝經

向棚性卓詭不倫恒讀老子狀如學道又似狂生好
被髮著絳綃頭鄭玄注儀禮云如今著幘頭自常於
項中而前交額上却說幘也
龜北坐板床上如是積久板乃有膝腓足指之處不
好語言而喜長嘯賓客從就輒伏而不視有弟子名
顏淵子貢季路冉有之輩或駢驅入市乞食於人或
悉邀諸乞兒俱歸止宿為設酒食時人莫能測之及
拜侍中會張角作亂棚上便宜頗譏刺左右不欲國

家與兵但遣將於河上北向讀孝經賊當消滅

遠如許

十方

遠如許

曹楊出近郊士大夫從者百許人左慈乃為齋酒一
升脯一介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飽操怪之使尋其
誠行規諸靈悉亡其酒脯矣操懷不喜因坐上欲收
殺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所在或見於市者又
捕之而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知誰是後人遂慈於
陽城山頭因獲逐之遂入走羊羣操知不可得乃令
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有一老

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遂如許即競往赴之而羣羊
數百皆變為羝並屈前膝人立云遂如許遂莫知所
取焉

桀駕人車

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更遣請升
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貴盛
乃詭說五王求錢千萬約能致丹而別使人要劫之
丹不得已既至故為設麥飯葱菜之食丹推去之曰
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設盛饌乃

廣滑稽

卷之二

十七

帝王世紀曰
桀以人駕車

食及就左右進簞丹笑曰吾聞桀駕人車豈此邪

謝承後漢書

食不遺餘

上敕令董宣請大官賜食宣受詔出飯盡覆杯食禮
上大官以狀聞上問宣宣對曰臣食不敢遺餘奉職
不敢遺力

廣滑稽卷之二終

廣滑稽卷之三目錄

魏志

欲卧百尺樓上

滕非佞人枕

虎癡

謬為鼠噬

天下事豈有盡

中聖人

惟當卿阿驚

老生常譚

蜀志

絕倫逸羣

君臣俱失

彼有其具

一拜一起

廣滑稽卷之三

荅問知響

老華

卓氏賢買臣妻

人自敬丞相長史

潞潞君

吳志

國姓相嘲

曲有誤周郎顧

權迎子敬

善射有無

諸葛子瑜之驢

臣父為優

令張公辭屈

馬未至而謝

曹瞞傳 已下俱裴松之註

陽敗面喝口

鑒鏡不忘

典論

願捐乘故仗

魏書

佗多智耳

女博士

魏畧

盜與不為足

印殺易餅

臺中三狗

思婦病馬

三不肯

當唯稱諾

廣滑稽卷之三

執虎子

黃鬚兒

何故考囚

剋憤劫人

酒徒將濟

公羊未肯服

典畧

畜生乞與汝

收麥來價

管輅別傳

誤中與天期

漢晉春秋

料生不便料死

孫盛雜記

遠志當歸

吳書

反覆沒飲

葬陶家側

勿謂吳無人

吳錄

盛沙塞江

江表傳

廣滑稽 卷之三

二橋

鸚鵡父

諸葛恪別傳

禪恪相嘲

所出同

志林

十思

文士傳

各賦一物

不畏龍鱗

太伯在東

拊虎鬚

侏儒觀一節之駭

福

廣滑稽卷之三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關中羅 肖齋桂甫校

魏志

欲卧百尺樓上

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劉表坐表與備共論天下

人汜曰陳元龍登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謂表曰許

君論是非表曰欲言非此君為善士不宜虛言欲言

是元龍名重天下備問汜君言豪寧有事邪汜曰昔

廣滑稽 卷之三

遭亂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客主之意久不相與語

自上下大牀卧使客卧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

下大亂帝主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

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

如小人欲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間

邪宋大

膝非佞人枕

蘇則與董昭同案昭嘗枕則膝卧則推下之曰蘇則

之膝非佞人之枕也

虎癡

太祖與韓遂馬超等單馬會語左右皆不得從唯將許褚超負其力陰欲前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褚乃問太祖曰公有虎疾者安在太祖顧褚褚瞋目眈之超不敢動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癡故號曰虎癡

謬爲鼠噉

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太祖馬鞍在庫而爲鼠所噉吏懼必死議欲面縛首罪猶懼不免鄧哀王冲謂曰

廣濟

卷之三

二

吳

待三日中然後自縛冲於是以刀穿單衣如鼠齧者謬爲失意貌有愁色太祖問之冲對曰世俗以爲鼠齧衣者其主者不吉今單衣見齧是以憂戚太祖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尚齧况鞍縣柱乎一無所問

天下事豈有盡

杜襲與王燦和洽並用強識博聞故太祖游觀出入多得驟乘至其見敬不及洽襲嘗獨見至於夜半燦性燥競起坐曰不知公對杜襲道何等也洽笑荅曰

天下事豈有盡邪卿畫侍可矣悵悵於此欲兼之乎

中聖人

時科禁酒而徐邈私飲至於沉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太祖甚怒渡遼將軍鮮於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邈性脩慎偶醉言耳竟坐得免刑後文帝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不邈對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而臣以醉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

廣濟

卷之三

三

吳

惟當卿阿焉

顧川荀攸鍾繇相與親善攸先亡子幼繇經紀其門戶欲嫁其妾與人書曰吾與公達救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荀君雖少然須以後事付鍾君吾時啗之曰惟當卿阿焉耳何常此子竟早隕沒戲言遂驗乎今欲嫁阿焉使得善處追思建平之妙雖唐舉許負可以復加也

老生常譚

管輅與鄒颯在何晏坐輅解晏夢引易諫壯義辭甚切且颯曰此老生之常譚輅答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晏曰過歲更當相見輅還邑舍具以此言語舅氏舅氏責輅言太切至輅曰與人語何所畏邪舅大怒謂輅狂悖歲朝西北大風塵埃蔽天十餘日間晏颯皆誅然後舅氏乃服

蜀志

絕倫逸羣

關羽關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孔明題人

廣濟書

卷之三

四

才可誰比類亮稱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照彭之徒當與翼德並驅爭先猶未及耳之絕倫逸羣也羽美語其故亮謂之耳

君臣俱失

先主向成都所過輒克於渚大會置酒作樂謂龐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為歡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邪卿言不當宜速起出於是統遂引退先主事憐諸葛統後故位初不顧謝飲食自若先主謂曰向

者之論阿誰為失統對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樂如初

彼有其具

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簡雍與先主游觀見一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與欲釀者

一拜一起

廣濟書

卷之三

五

先主遣伊籍東使於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籍即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為勞權甚異之

答問如響

吳遣使張溫來聘百官皆往饗焉愛人皆集而泰宏未往丞相亮遣使促之溫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溫問曰君學乎亮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溫復問曰天有頭乎亮曰有之溫曰在何方也亮曰在西方詩曰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

溫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曰鶴鳴於九
聲聞於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溫曰天有足乎宓
曰有詩曰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若其無足何以步之
溫曰天有姓乎宓曰有溫曰何姓宓曰姓劉溫曰何
以知之答曰天子姓劉故以此知之溫曰日生於東
半宓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答問若響應聲而出於
是溫大敬服

老革

先王左遷彭萊為江夏太守萊聞當遠出稍情不悅

廣濟稽

卷之三

六

老革猶言老
兵

往詣馬超超問萊曰卿才具秀拔王公相待至重謂
卿當與孔明孝直諸人齊足並驅寧當外授小郡失
人本望乎萊曰老革荒悖可復道邪

卓氏賢買臣妻

諸葛亮遣鄧芝使吳亮令芝言次可從權請張裔裔
自至吳數年流徙伏匿權未之知也故計芝遣裔裔
臨發權乃引見問裔曰卿卓氏寡女亡室司馬相如
貴士風俗何以乃爾乎裔對曰愚以為卓氏之寡女
猶賢於買臣之妻

買臣買臣
吳

人自敬丞相長史

張裔為南府長史北詣諸葛亮諮事送者數百車
盈路裔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
息人自敬丞相長史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

潞潞君

初先王與劉璋會涪時張裕為璋從事侍坐其人饒
鬚先王嘲之曰昔吾居涿郡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
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統涿居平裕即答曰昔有作
土黨潞長還為涿今涿令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

潞潞稽

卷之三

七

署潞則失潞欲署潞則失潞乃署曰潞潞君

以此
及之

崇志

國姓相嘲

西使張奉子孫權前列尚書關澤姓名以嘲澤澤不
能答謝絲下行酒因勸酒曰蜀者何也有大為獨無
大為蜀權自帶身魚入其腹奉曰不當復列君吳和
綜應聲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
於是眾坐喜笑而奉無以對

江表傳曰費禪聘于吳禪與諸葛恪相對嘲難言及吳蜀禪問曰蜀字云何恪曰有水者濁無水者蜀橫目苟身虫入其腹禪復問吳字云何恪曰無口者天有口者吳下臨滄海天子帝都吳松之注苟身或作身曰句

顧曲

周瑜少精意于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關議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謠曰曲有誤周即顧

權迎于敬

廣清

卷之三

八

晉肅為督軍校尉勅畫方畧曹公破走肅即先還孫權大請諸將迎肅肅將入閣拜權起禮之因謂曰子敬孤持鞍下馬相迎足以顯卿肅趣進曰未也衆人聞之無不愕然就坐徐舉鞭言曰願至尊威加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是以安車軟輪微肅始當親耳權笑

善射有無

趙達嘗過知故知故為之具食食畢謂曰舍卒乏酒又無嘉饌無以敘意如何達因取盤中食者再三縱

橫之乃言卿東壁下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何以辭無時坐有他賓內得主人情主人慚曰以卿善射有無欲相試耳竟效如此遂具酒酣飲又有書簡上作千萬數著空倉中封之令達算之達處如數云

諸葛子瑜之驢

諸葛恪父瑾字子瑜面長似驢孫權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入長臉其面題曰諸葛子瑜恪跪曰乞請筆益

兩字因聽與筆恪續其下曰之驢舉生歡笑乃以驢賜恪

廣清

卷之三

九

臣父為優

孫權問諸葛恪曰卿父與叔父孰賢對曰臣父為優權問其故對曰臣父知所事叔父不知以是為優權大噱

令張公辭屈

孫權令諸葛恪行酒至張昭前昭先有酒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曰卿其能令張公辭屈乃當飲之耳恪難昭曰昔師尚父九十秉旄仗鉞猶未告老也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先何

謂不養老也昭卒無辭遂為重爵

馬未至而謝

蜀使王羣臣並會孫權謂使曰此諸葛恪雅好騎乘還告丞相為致好馬恪因下謝權曰馬未至而謝何也恪對曰夫蜀者陛下之外廐今有恩詔馬必至矣安敢不謝

曹瞞傳已下俱三目志裴松之註

陽敗面囁口

太祖少好飛鷹走狗游蕩無度其叔父數言之于嵩

廣濟

卷之三

十

五

太祖患之復達叔父于路乃陽敗面囁口叔父怪而問其故太祖曰卒中惡風叔父以告嵩嵩驚呼太祖太祖口貌如故嵩問曰叔父言汝中風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風但失愛於叔父故見罔耳嵩乃疑焉自後叔有所告嵩終不復信太祖于是益得肆其意矣

鑒鏡不忘

曹公燭袁氏積聚割得將軍淳于仲簡鼻末及殺士卒千餘人皆取鼻末馬割唇舌以示紹軍將士皆惶懼時有夜得仲簡將以詣麾下公謂曰何為如是仲

簡曰勝負未大何用為問乎公意欲不殺許攸曰明且惡于鏡此益不為人所殺之

典論

願相果故侯

文帝自敘曰嘗與平虜將軍劉劭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宿聞展善有平臂晚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余與論劭良久謂言將軍法非也余願嘗好之又得善術因求與余對時酒酣耳熱方食羊廉侯以為然下殿數交三三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翼為之余言吾法急屬難相中面故齊臂耳展言頑復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為深進展果尋前余却脚鄭正截其額坐中驚視余還坐嘆曰昔陽慶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秘術今余亦願鄧將軍捐棄故伎更受要道也

魏書

但多智耳

公與韓遂等會諸秦胡觀者前後重沓公笑謂賊曰汝欲觀曹公邪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

胡前後大觀又列鐵騎五千為十重陣精光耀日歟
益震懼

女博士

甄后年九歲喜書視字輒識數用諸兄筆硯兄謂后
言汝當習女工用書為學當作女博士邪后不言聞
古者賢女未有不學前世成敗以為己誠不知書何
由見之

魏畧

盜與不為足

唐書

卷之三

十一

十后弟秉為別部司馬后嘗對太祖怨言太祖答言
但得與我作婦弟不為多邪后又欲太祖給其財帛
太祖又曰但汝盜與不為足邪故託太祖世秉官不
移財亦不益

印綬易餅

丁斐字文侯為典軍校尉總攝內外建安末從太祖
征吳斐隨行自以家牛羸困乃私易官牛為人所白
被收送獄事官其後太祖問曰文侯印綬所在斐
亦知見戲對曰以易餅耳太祖笑復斐官賜用如初

臺中三狗

明帝崩曹爽輔政乃拔丁謐為散騎常侍遂轉尚書
謐為人外似疎畧而內多忌其在臺閣數有所彈駁
臺中思之事不得行又其意輕貴多所忽畧雖與何
晏鄧騭等同位而皆少之唯以勢屈於爽爽亦微之
言無不從故於時謗書謂臺中有三狗二狗產梁不
可當一狗憑點作疽癰三狗謂何晏丁也點者爽小
字也其意言三狗皆欲害人

思婦病母

王恩結

十三

王恩結多信時有父病篤近在舍外舍自白求假恩
疑其不實發怒曰世有思婦病母者豈此謂乎遂不
與假更父明日父恩無恨意

三不肯

舊俗民訪官長者有三不肯謂遠免與外也劉瓛在
弘農吏民患之乃題其門曰劉府君有三不類雖聞
之猶不能自改

當唯稱諾

苻楚轉隴西太守為人短小而大聲初為吏初不朝

親被詔登階不知儀式明帝令侍中贊引呼隴西太守前楚當言唯而大應稱諾帝領之而笑

執虎子

舊儀侍中親省起居故俗謂之執虎子始蘇則同郡吉茂者是時仕甯歷縣令遷爲冗散茂見則嘲之曰仕進不止執虎子則笑曰我誠不能效汝寒寒腰鹿車馳也

黃髮兒

太祖在漢中而劉備栖於山頭使劉封下挑戰太祖

黃髮兒

十四

罵曰黃髮舍兒長使假子拒汝公乎待呼我黃髮來

何故考囚

少府寺與鴻臚對門時崔林爲鴻臚崔性調達不與常林同數數聞林過吏聲不以爲可林夜過吏不勝痛叫赦赦微曙明日崔出門與林車相遇乃囑林曰聞卿爲廷尉爾邪林不覺答曰不也崔曰卿不爲廷尉昨夜何故考囚乎林大慚

冠幘劫人

吉茂同郡護羌校尉王琰前數爲郡守不名爲清白而琰子嘉仕歷諸縣亦復爲通人嘉時還爲散騎郎馮翊郡移嘉爲中正嘉敘茂雖在上第而狀甚下云德優能以茂泣曰痛乎我効汝父子冠幘劫人邪

酒徒蔣濟

時苗爲壽春令時蔣濟爲治中苗以初至往謁濟濟素嗜酒適會其醉不能見苗苗恚恨還刻木爲人署曰酒徒蔣濟置之墻下旦夕射之州郡雖知其幻不恪狀以其履行過人無若之何

廣滑稽

十五

公羊未肯服

嚴幹善春秋公羊司棘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爲大官而謂公羊爲賣餅家故數與幹共辯析長短繇爲人機捷善持論而幹口訥臨時屈無以應繇謂幹曰公羊高竟爲左丘明服矣幹曰直故吏爲明使君服耳公羊未肯也

典畧

畜生乞與汝

庾信妻徐氏與弟挾私通欲求無致言者信庭前有

蒼鵝換以書繫於鵝頸信取看之乃換啓也題紙尾
曰畜生乞與女

收麥求價

李岳嘗爲門客所說舉錢營生廣收大麥載赴晉陽
候其寒食以求高價清明之日其車方達又從晉陽
載化生向節城路逢大雨並化爲泥利息既少乃至
貧迫當世人士莫不笑之

管輅別傳

誤中與天期

廣清稽

卷之三

十六

管輅與倪潛河相見既刻兩期至日向暮了無雲氣
衆人並坐輅輅言樹上已有少女微風樹間又有陰
鳥和鳴又少男風起衆鳥和翔其應至矣須臾果有
良風鳴鳥日未入東南有山雲樓起黃昏之後雷聲
動天到鼓一中星月皆沒風雲並興雲氣四合大雨
河傾倪調輅言誤中耳不爲神也輅曰誤中與天期
不亦工乎

漢晉春秋

科生不便料外

可對於地
其生說

諸葛亮卒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
馬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
敢逼於是儀結陳而去入谷然後發喪宣王之退也
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宣王宣王
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

孫盛雜記

遠志當歸

初姜維詣諸葛亮與母相失後得母書令求當歸維
曰良田百頃不在一畝但有遠志不在當歸也

廣清稽 卷之三

十七

吳書

反覆沒飲

鄭泉性嗜酒其閑居每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
四時其臆置兩頭反覆沒飲之德即佳而啖穀膳酒
斗升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

不畏龍鱗

孫權嘗與鄭泉言卿好於衆中面諫或失禮微事長
龍鱗乎對曰臣聞君明臣直今值朝廷上下無諱實
恃洪恩不畏龍鱗後侍譙權乃怖之使提出付有司

促治罪泉臨出屢顧權呼還笑曰卿言不畏龍鱗何以臨出而顧乎對曰實恃恩腹知無外憂至當出閣感惟威靈不能不顧耳

葬陶家側

元融故曰曰他時定先往紅地青與人來作酒盛可謂與泉同
鄭泉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為酒壺實獲我心矣

太伯在東

陳化使魏文帝因酒酣嘲問曰吳魏峙立誰將平一海內者乎化對曰易稱帝出乎震加聞先哲知命

廣滑稽

卷之三

十八

舊說紫蓋黃旗運在東南帝曰昔文王以西伯王天下豈復在東乎化曰周之初基太伯在東是以文王能興於西帝笑無以難心奇其辭

勿謂吳無人

孫權與魏和欲遣干禁還歸北虞翻諫曰還之雖無損猶為放盜不如斬以令三軍示為人臣有二心者權不聽羣臣送禁翻謂禁曰勿謂吳無人吾謀適不

吳錄

盛沙塞江

集沙塞江可對衝不堤海

步騭表言曰北降人王潛等說北相部伍圖以東向多作布囊欲以盛沙塞江以大向荊州夫備不預設難以應卒宜為之防孫權曰此曹衰弱何能有圖必不敢來若不如孤言當以牛千頭為君作王人後有呂範諸葛恪為說騭所言曰每讀步騭表輒失笑此江與開關俱生寧有可以沙囊塞理也

將虎鬚

朱桓奉觴曰臣當遠去願一持陛下鬚無所復恨孫

廣滑稽

卷之三

十九

權馮几前席桓進前持鬚曰臣今日真可謂將虎鬚也權大

江表傳

二橋

孫策從容戲周瑜曰橋公二女雖流離得吾二人作婿亦足為歡策納大橋瑜納小橋

侏儒觀一節之驗

武陵布從事樊伯誘導諸夷圖以武陵屬劉備外白差督萬人往討之權不聽特召問潘濬潘各以五千

并往足可以擒仲權曰卿何以輕之潘曰仲得南陽舊姓頗能弄唇吻而實無辯論之才臣所以知之也仲昔嘗爲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即侏儒觀一節之驗也權大笑而納其言即遣潘將五千往果斬平之

鸚鵡父

曾有白頭鳥集殿前孫權曰此何鳥也諸葛恪曰白頭翁也張昭自以坐中最老疑恪以鳥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嘗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母

廣滑稽

卷之三

十一

宇文

恪曰鳥名鸚母未必有對試使輔吳復求鸚父昭不能對坐中皆歡笑

諸葛恪別傳

禕恪相嘲

孫權嘗饗蜀使費禕先逆勅羣臣使至伏食勿起禕至權爲輟食而羣下不起禕嘲之曰鳳皇來翔麒麟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恪答曰爰植梧桐以待鳳皇有何燕雀自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禕停食餅索筆作麥賦恪亦請筆作魔賦咸稱善焉

穿耳附珠

諸葛恪嘗厭孫權馬先錫其耳范曄時在堂嘲恪曰馬雖大畜稟氣於天今殘其耳豈不傷仁恪答曰母之與女恩愛至矣穿耳附珠何傷於仁

所出同

太子嘗嘲諸葛恪諸葛元遜恪字可食馬矢恪曰願太子食鸚卵權曰人令卿食馬矢卿令人食鸚卵何也恪曰所出同耳權大笑

志林

廣滑稽

卷之三

二十一

明

十思

孫權病篤召諸葛恪輔政臨去大司馬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答曰昔季女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思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答

文士傳

各賦一物

張惇子綬與張儼及朱異俱童少往見驃騎將軍朱據據問三人才名欲試之告曰老鄙相聞饒渴甚矣

夫腰褭以迅騾爲功鷹隼以輕疾爲妙其爲吾各賦
一物狀後乃生儼乃賦大曰守則有成出則有獲
盧宋鵠書名竹帛純賦席曰席以冬設重爲夏施
讓而坐君子攸宜異賦奪曰南嶽之幹鍾山之銅應
機命中獲隼高塘三人各隨其目所見而賦之皆成
而後坐據大歡悅

廣滑稽卷之四目錄

晉書

老物可憎

始知天下有丈夫

預生送歎

杜預頸

左傳齊

飲人狂藥

綏自知國寶

未聞商容在倒戈之例

不知懼而學壯語

奪我鳳凰池

彼有才氣

可謂恂恂濟濟

孫皓譏王濟

體似聲真

廣滑稽卷之四

李陽亦謂不可

舉阿堵物却

不以新婦屬小郎

舊疾復發

裴樂之優劣

權獸殺鼠

殆不如桓靈

天子法冠

聖賢如初

聊復爾耳

即僕便是鬼

未知一生當着幾番展

伐樹杜亡

亦復可爾耳

殊復勝不

巢許豈足多慕

祝鬼神自晉

雞肋不足以安尊拳

猶不廢我嘯歌	彥國不得為爾
公看尼物	四伯擬四凶
必我孟祖	在有無間
隨公所取	我自卿卿
充純相譏	桂林一枝
何啻九牛毛	如君於盧毓盧挺
大笑落水	小兒擲瓦石
漱石枕流	不解山濤
合抱何所施	糠粃在前
廣滑稽 卷之四	
胡奮二兒	我女與卿女作婢
亡國之感豈惟一人	竊謂無復見勝
惡見水中蟹	頭可截否
疑吳無君子	小苟酷於大苟
其則不遠	書麓
奴僕倍婢	神錐神槌
公在牙何敢死	加九錫
相與有瓜葛	勿始大郎知
蘇武節	遵養時賊

斟茶軍短主簿	入幕賓
惟酒忘憂	何前醉後醒
唐突西施	火攻
容卿輩數百人	遠希稽阮
此手何可使奢賊	何緣得故
處我於季孟間	尊君不肯
性急為累	焉有此甥
連月不醒	來視亡兒
故常奴耳	故在我輩
廣滑稽 卷之四	
丘之禱久矣	豈宜以子戲父
三	

廣滑稽卷之四

海虞陳禹諤錫玄甫輯

晉書

關中羅 宵露桂甫校

老物可憎

栢夫人有寵張后罕得進見宣帝嘗卧疾后往省病帝曰老物可憎何煩出也后歎恚不食將自殺諸子亦不食帝驚而致謝后乃止帝退而謂人曰老物不足惜慮困我好兒耳

始知天下有丈夫

廣滑稽 卷之四

一

李

惠平皇后洛陽敗沒於劉曜曜僭位以為皇后因問曰吾何如司馬家兒后曰胡可並言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不能庇之貴為帝王而妻子辱於凡庶之手遭妾爾時實不思生何圖復有今日妾生於高門常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以來始知天下有丈夫耳

預生送飲

周百伍集等伏兵樂鄉城外孫歆遣軍出距王濬大敗而還百等發伏兵隨歆軍而還歆不覺直至帳下

廣歆而還王濬先列上得孫歆頭杜預後生送歆洛中以爲大笑

杜預頸

杜預初攻江陵吳人知預病瘳憚其智計以孤繫狗頸示之每大樹似瘦輒斫使曰題曰杜預頸及城破

左傳癖

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飲杜預常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

廣滑稽 卷之四

二

曰臣有左傳癖

飲人狂藥

長水校尉孫季舒嘗與石崇酣燕慢傲過度崇欲表免之裴楷聞之謂崇曰足下飲人狂藥貴人正禮不亦乖乎崇乃止

緩自知國寶

裴國寶為中書郎風神高邁見者皆敬之特為王綏所重每從其遊綏父戎謂之曰國寶初不來汝數往何也對曰國寶雖不知緩緩自知國寶

未聞商容在倒戈之例

王浚爲石勒所破棄高平莫不討罪軍門賁賂交錯
惟裴憲及荀綽怙然私室勒素聞其名召而謂之曰
二君齊惡傲威誠信阻絕防風之殺將誰歸乎憲神
色侃然泣而對曰武王伐紂表商容之閭未聞商容
在倒戈之例也

不知懼而學壯語

譙閔王承爲湘州刺史行達武昌釋戎備見王敦敦
與之宴欲觀其意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

庸庸

卷之四

三

列

才也承因公未見知耳鈐刀豈不能一割乎承以敦
欲測其情故發此言敦果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
壯語此之不武何能爲也聽承之鎮

李我鳳凰池

荀勗久在中書專會機事及失之罔罔悵悵或有賀
之者勗曰李我鳳凰池諸君賀我耶

彼有才氣

初郭槐欲害李氏賈允曰彼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往
及女爲妃槐乃戚戚儀而去既入戶李氏出迎槐不

覺脚屈因遂再拜

可謂恂恂濟濟

王濟累遷侍中與侍中孔恂王恂楊濟同列爲一時
秀彥武帝嘗會公卿藩牧於式乾殿顧濟恂而謂諸
公曰朕左右可謂恂恂濟濟矣

孫皓議王濟

武帝嘗與王濟宴棊而孫皓在側謂皓曰何以好棊
人面皮皓曰是無禮於君側者刺之濟時伸脚局下
而皓譏焉

庸庸

卷之四

四

五

體似聲真

王武子將登時贊不畢至孫楚雅敬王濟而後來
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善謔吳舉向靈林曰卿常好我
作驢鳴我爲卿作之體似聲真客皆笑楚頷曰諸君
不必而令王濟敗乎

世說孫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
夜將名士無不至者子荆後來臨厥側哭賓客莫不
垂涕哭畢向靈林曰卿常好我作驢鳴今我爲卿作
體似聲真賓客皆笑孫舉頭曰使君輩存令此人必

李陽亦謂不可

王衍妻郭氏賈后之親藉宮中之勢剛愎貪戾聚飲無厭好干預人事衍患之而不能改時有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師大俠也郭氏素憚之衍謂郭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不可郭氏爲之小損

世說王夷甫婦郭泰寧女才拙而性剛聚飲無厭干預人事夷甫患之而不能禁時其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都大俠猶漢之樓護郭氏憚之夷甫驟諫之乃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卿不可郭氏小爲之

廣清補

卷之四

五

損

舉阿堵物却

王衍疾郭氏之貪鄙故口未嘗言錢郭欲試之令婢以錢繞牀使不得行衍晨起見錢謂婢曰舉阿堵物却

世說王夷甫雅尚玄遠常嫌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字婦欲試之令婢以錢繞牀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問行呼婢曰舉卻阿堵物

不以新婦屬小郎

王衍妻郭性貪鄙欲令婢路上擔糞王澄年十四諫郭以爲不可郭大怒謂澄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屬新婦不以新婦屬小郎因捉其衣裙將杖之澄爭得脫踰牆而走

世說王平子年十四五見王夷甫妻郭氏貪欲令婢路上擔糞平子諫之重言不可郭大怒謂平子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屬新婦不以新婦屬小郎急捉衣裙將與杖平子饒力爭得脫踰牆而走

舊疾復發

廣清補

卷之四

六

士人宗厥嘗因酒忤王澄澄怒叱左右棒厥郭舒厲色謂左右曰使君過醉汝輩何敢妄動澄恚曰別駕狂邪証言我醉因遣搗其鼻炙其肩頭舒跪而受之澄意少釋而厥遂得免後督護繆坦嘗請武昌城西地爲營大守樂凱言於郭曰百姓久買此地種菜自贍不宜奪之敦大怒曰王處仲不來江湖當有武昌地不而人云是我地邪凱懼不敢言舒曰公聽舒一言郭曰平子以卿病狂故搗鼻炙肩頭舊病復發邪舒曰古之狂也直周昌汲黯朱雲不狂也

裴樂之優劣

楊華二子曰喬曰髦皆知名於世華使二子詣裴顧履性弘方愛喬有高韻謂華曰喬當及卿髦亦及卿又使詣樂廣廣性清淳愛髦有神檢謂華曰喬目及卿然髦亦清出華嘆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論者以爲喬雖有高韻而神檢不足樂爲得之矣

櫻獸殺鼠

劉毅辟司隸都官從事京邑肅然毅將彈河南尹司隸不許曰櫻獸之犬櫻鼠蹈其背毅曰既能櫻獸又

廣滑稽

卷之四

七

能殺鼠何損於犬投傳而去

殆不如桓靈

武帝嘗南郊禮畢喟然問劉毅曰卿以朕方漢何帝也對曰可方桓靈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已爲政又平吳會混一天下方之桓靈其已甚乎對曰桓靈實官錢入官庫陛下實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漢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有量臣敢不同也

天子法冠

武庫火尚書郭彭舉百人自衛而不救火劉歆正色詰之彭怒曰我能截君角也歆勃然謂彭曰君何敢恃寵作威作福天子法冠而欲截角乎求紙筆奏之彭伏不敢言衆人解釋乃止

聖賢如初

和嶠見太子不令因侍坐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季世多僞恐不了陛下家事帝默然不荅後與荀顗荀勗同侍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詰之粗及世事既奉詔而還顗勗並稱太子明識弘雅誠如

廣滑稽

卷之四

八

明詔嶠曰聖賢如初耳

世說和嶠爲武帝所親重語嶠曰東宮頃似更處進卿試往看還問何如荅云皇太子聖賢如初

聊復爾耳

阮咸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爲竹林之游當世禮法者譏其所爲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阮宣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皆錦綺絜目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人或怪之荅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即僕便是鬼

阮瞻素執無鬼論物莫能難每自謂此理足可以辯
正幽明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暄畢聊談名理客甚
有才辯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苦客遂
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
即僕便是鬼於是變為其形須臾消滅

未知一生當着幾量展

祖約性好財阮孚性好展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
詣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簾以著背

廣濟

卷之四

九

多吹火二字

後領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自蠟展因自
嘆曰未知一生當着幾量展神色甚開暢於是勝負

始分

伐樹社亡

阮脩好易老舍清言嘗有論鬼神有無者皆以人歿
者有鬼脩獨以為無曰今見鬼者云看生時衣服若
人亦有鬼衣服存鬼邪論者服焉後遂伐社樹或止
之脩曰若社而為樹伐樹則社移樹而為社伐樹則
社亡矣

亦復可爾耳

王郭時為鴻臚卿謂阮脩曰卿後無食鴻臚丞有
祿能作不脩曰亦復可爾耳

殊復勝不

始向秀欲注莊子稍感曰此書至復須注正是妨人
作樂耳及成示康曰殊復勝不

樂許豈足多慕

向秀應本郡計入洛文帝問曰聞有異出之志何以
在此秀曰以為樂許猶介之士未達是心豈足多慕

廣濟

卷之四

十

祝鬼神自誓

劉伶嘗渴甚求酒於其妻妻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
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吾不能自禁
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
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兒之言
慎不取聽仍執酒御肉隗然復醉

雞肋不足以安尊拳

劉伶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懷袂奮拳而往伶徐曰
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

猶不廢我嘯歌

謝鯤隣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嘗挑之女校校折其兩齒時人爲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與折齒鯤聞之愀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

彥國不得爲爾

胡毋謙之酣醉常呼其父字輔之亦不以介意談者以爲狂輔之正酣飲謙之闕而厲聲曰彥國年老不得爲爾將令我尻背東壁輔之歡笑呼入與其飲

公負尼物

唐滑稽 卷之四

十一

王尼初入洛詣東海王越不拜越問其故尼曰公無宰相之能是以不拜因數之言甚切又云公負尼物越大驚曰寧有是也尼曰昔楚人亡布謂令尹盜之今尼屋舍資財悉爲公軍人所累尼今饑凍是亦明公之負也越大笑

四伯擬四凶

大鴻臚陳留江泉以能食爲數伯豫章太守史時以大肥爲笨伯散騎郎高平張晏以狡妄爲猾伯而牟聃以狠戾爲瑣伯益方古之四凶

必我子祖

光逸字孟祖避亂渡江依胡毋輔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畢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呼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遂呼入遂與飲不捨晝夜時人謂之八達

在有無間

庾敳見王室多難終知嬰禍乃著意賦以豁情從子

唐滑稽

卷之四

十二

亮見賦問曰若有意也非賦所盡若無意也復何所賦答曰在有無之間耳
世說庾子嵩作意賦成從子文康見問曰若有意邪非賦之所盡若無意邪復何所賦答曰正在有意無意之間

隨公所取

劉興見任於東海王越人士多爲所構惟庾敳縱心事外無迹可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談越令就換錢千萬興其有各因此可乘越於衆坐中問於敳而敳乃

類然已醉情隋機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有
二千萬隨公所取與於是乃服越甚悅因曰不可以
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

我自卿卿

王衍不與庾敳交敳卿之不置衍曰君不得爲耳敳
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卿家
法

世說王太尉不與庾子嵩交庾卿之不置王曰君不
得爲爾庭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君我我自卿自

廣滑稽

卷之四

十三

用卿法

充純相譏

賈充嘗宴朝士而庾純後至充謂曰君行常居人前
今何以在後純曰且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來後世
言純之先嘗有伍伯者充之先有市魁者充純以此
相譏焉

桂林一枝

卻說累遷雍州刺史武帝於東堂送問說曰卿意以
爲何如說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生也

之一枝崑山之片玉帝笑侍中奏免說官帝曰吾與
之戲耳不足怪也

何啻九牛毛

或問華譚曰諺言人之相去如九牛牛毛寧有此理乎
譚對曰昔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
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牛毛也聞者稱善

如君於盧毓盧挺

著作郎范陽盧志於衆中問陸機曰陸遜陸抗於君
道遠機曰如君於盧毓盧挺志默然既起雲謂機曰

廣滑稽

卷之四

十四

李

殊邦遐遠容不相悉何至於此機曰我父祖名播四
海寧不知邪議者以此定二陸之優劣

世說盧志於衆坐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答
曰如卿於盧毓盧挺士龍失色既出戶謂兄曰何至
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內
寧有不知鬼子敢爾議者疑二陸優劣謝公以此定
之

大笑落水

陸機初詣張華華問陸雲何在機曰雲有笑疾未敢

自見俄而雲至華爲人多姿制又好帛繩纏繞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已先是嘗著縵經上船於水中顧見其影因大笑落水人救獲免

小兒擲瓦石

潘岳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榮繞投之以果遂滿車而歸時張載甚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反

漱石枕流

孫楚少時欲隱居謂王濟曰當欲枕石漱流誤云漱

廣滑稽

卷之四

十五

李

石枕流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厲其齒

不解山濤

孫綽常鄙山濤而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解更非吏隱非隱若以元禮門爲龍津則當點額累鱗矣

合抱何所施

孫綽所居齋前種一株松恒自守護鄰人謂之曰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恐永無棟梁日耳綽答曰楓柳雖復合抱亦何所施邪

糠粃在前

孫綽性通率好譏調嘗與習鑿齒共行綽在前顧謂鑿齒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後鑿齒曰歟之颺之糠粃在前

胡奮二兒

武帝怠政事而耽於色大樸擇公卿女以充大宮胡奮女選入爲貴人奮唯有一子爲南陽王友早亡及聞女爲貴人哭曰老奴不灰唯有二兒男入九地之下女上九天之上

廣滑稽

卷之四

十六

我女與卿女作婢

楊駿以后父驕傲自得胡奮謂駿曰卿特女更益豪和歷觀前代與大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觀卿舉措適所以速禍駿曰卿女不在天家乎奮曰我女與卿女作婢耳何能損益

亡國之戚豈惟一

周處仕吳爲東觀左丞孫皓末爲無難督及吳平王渾登建鄴宮醢酒既酣謂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感乎處對曰漢末分崩三國鼎立魏滅於前吳亡

於後亡國之感豈惟一人渾有慙色

竊謂無復見勝

周光十一為
將其難十二
為相將相寧
有種乎

周光少有父風年十一見王敦敦謂曰貴郡未有將
誰可用者光曰明公不耻下問竊謂無復見勝敦笑
以為寧遠將軍

惡見水中蟹

張華裴頠之被誅也趙王倫孫秀以宿憾故解系兄
弟梁王彤救系等倫怒曰我於水中見蟹且惡之况
此人兄弟輕我邪

廣滑稽

卷之四

十七

頭可截否

劉曜率衆入馮翊帝累徵兵於南陽王保保左右議
曰饒蛇在手壯士解其腕且斷離道以觀其變從事
中郎裴說曰蛇已螫頭頭可截否

疑吳無君子

初吳之未平也周浚在戈陽南北為互市而諸將多
相讎奪以為功吳將蔡敏守於沔中其兄珪為將在
秣陵與敏書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軍國固當舉信
義以相高而聞疆場之上往往有讎奪互市其不可

行弟慎無為小利而忘大構也侯者得珪書以呈浚
浚曰君子也及渡江求珪得之問其本曰汝南人也
浚戲之曰吾固疑吳無君子而卿果吾鄉人

浚汝南
安成人

小苟酷於大苟

苟晞以嚴刻立功日加斬戮流血成川人不堪命晞
曰屠伯苟純領青州刑殺更甚於晞百姓號小苟酷
於大苟

其則不遠

初稽紹為大司馬齊王冏所重每下階迎之劉喬言

廣滑稽

卷之四

十八

於闕曰裴張之誅朝臣畏憚孫秀故不敢不受財物
稽紹今何所逼忌故畜裴家車牛張家奴婢邪樂彥
輔來公未嘗下牀何獨加敬於紹冏乃止紹謂喬曰
大司馬何故不復迎客喬曰似有正人言以卿不足
迎者紹曰正人為誰喬曰其則不遠紹默然

書虛

右丞傅迪好廣讀書而不攻其義劉柳唯讀老子而
已迪每輕之柳云卿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書廢
矣

世說新語
少孤貧性至
孝常自爲母
炊爨作食王
公比聞其佳
名以兩婢餉
之因取爲中
郎

奴價倍婢

祖納有操行性至孝王敦聞之遣有二婢有戲之曰
奴價倍婢納曰百里奚何必輕於五羖皮邪

神錐神槌

梅陶及鍾雅數說餘事祖納輒困之因曰君汝穎之
士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如槌持我鈍槌播君利錐
皆當摧矣陶雅僉稱有神錐不可得槌納曰假有神
錐必有神槌雅無以對

公在牙何敢灰

廣滑稽

卷之四

十九

李卓吾

趙牙爲會稽王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列樹竹木功
用鉅萬道子使宮人爲酒肆沽賣於水側與親昵乘
船就之飲宴以爲笑樂武帝嘗幸其宅謂道子曰府
內有山因得游囑甚善也然脩飾太過非示天下以
儉道子無以對唯唯而已左右侍臣莫敢有言帝還
宮道子謂牙曰上若知山是板築所作爾必灰矣牙
曰公在牙何敢灰

加九錫

王導妻曹氏性妬導甚憚之乃客營別館以處衆妾

曹氏知將往焉導恐安被辱遽令命駕徑赴遲之以
所執塵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廷
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
惟有短轅轅車長柄塵尾導大怒謂人曰吾往與群
賢共游洛中何曾聞有蔡克兒也克謨父

相與有瓜葛

王導嘗共子悅奕棋爭道導笑曰相與有瓜葛那得
爲爾邪

世說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之其爲每共園基丞

廣滑稽

卷之四

二十

相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
有瓜葛

勿使大郎知

王導性儉節帳下甘果爛敗令棄之云勿使大郎悅
知

蘇武節

王導入石頭城令取故節陶侃嘆曰蘇武節似不如
是導有慚色
使人屏之

遵養時賊

陶侃發使上表討郭默與王遵書曰郭默殺方州即
用爲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乎遵答曰默居上流之
勢加有船艦成資故包含隱忍使其有地一月潛嚴
足下軍到是以得風發相赴豈非遵養時聯以定大
事者邪侃省書嘆曰是乃遵養時賊也

裴參軍短主簿

郗超爲桓溫參軍溫與超言常謂不能測遂傾意禮
待超亦深自結納時王珣爲溫主簿亦爲溫所重府
中語曰裴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超將珣

廣滑稽 卷之四

二十一

入幕賓

桓溫懷不軌欲立霸王之基郗超爲之謀謝安與王
坦之嘗詣溫論事溫令超帳中卧聽之風動帳開安
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

世說桓宣武與郗超議交襄朝臣條牒既定其夜同
宿明晨起呼謝安王坦之入謝顯示之郗猶在帳內
謝都無言王直擲還云多宣武敗筆欲除郗不覺竊
從帳中與宣武言謝含笑曰郗生可謂入幕賓也

惟酒忘憂

顧榮桓縱酒酣暢謂友人張翰曰惟酒可以忘憂但
無如作病何耳

何前醉後醒

齊王問名顧榮爲主簿問擅權驕恣榮懼及禍終日
昏酣不綜府事及爲中書侍郎在職不役飲酒人或
問之曰何前醉而後醒和榮懼罪乃復更飲與州里
楊彥明書曰吾爲齊主主簿恒慮禍及見刀與繩每
欲自殺但人不知耳

唐突西施

廣滑稽 卷之四

二十二

庾亮嘗謂周顒曰諸人咸以君方樂廣顒曰何乃刻
畫無遺唐突西施也

世說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何樂
謂樂殺邪庾曰不爾樂令并周曰何乃刻畫無遺以
唐突西子也

大攻

周顒性寬裕而友愛過人弟嵩嘗因醉顒目謂顒曰
君才不及弟何乃排得重名以所炊蠟燭投之顒神
色無忤徐曰阿奴大攻固出下策耳

世說周仲智飲酒醉眼目遽面謂伯仁曰君才不如弟而橫得重名須臾舉蠟燭火擲伯仁伯仁笑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

容卿輩數百人

王導嘗枕周顗膝而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也荅曰此中空洞無物足容卿輩數百人導亦不以爲忤

遠希稽阮

周顗於王導坐傲然笑詠導云卿欲希稽阮邪顗曰何敢近捨明公遠希稽阮

廣滑稽 卷之四

二十三

此手何可使着賊

蘇峻反庾亮都督征討諸軍事戰於建陽門外軍未及陣士衆棄甲而走亮乘小船西奔亂兵相剽掠亮左右射賊誤中施工應弦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何可使着賊衆心乃安

衣不經新何緣得故

桓冲性儉素浴後其妻送以新衣冲大怒促令持去其妻復送之而謂曰衣不經新何緣得故冲笑而服之

世說桓車騎不好著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車騎大怒催使持去婦更持還傳語云衣不經新何由而故桓公大笑著之

處我於季孟間

武帝以王湛爲潯陽見湛兄子濟輒嘲之曰卿家瘠杖屨未濟常無以荅及是帝又問如初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時人謂濤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濤問曰欲處我於季孟之間乎

廣滑稽 卷之四

二十四

尊君不肯

王述子坦之爲桓溫長史溫欲爲子求婚於坦之及還家省父而述愛坦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癡邪詎可與溫面而以女妻其也坦之乃辭以他故溫曰此尊君不肯世說王文度爲桓公長史時桓爲兒求王文度許咨藍田既還藍田愛念文度雖長大猶抱著膝上文度因言桓求已女婚藍田大怒排文度下都曰惡見文度已侵長桓溫面兵那可嫁女與之文度還報云

下官家中先得婚處相公曰吾知矣此尊府君不肯耳後桓女遂嫁文度兒

性急爲累

王述性急爲累嘗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大怒擲地雞子圓轉不止便下牀以屣齒踏之又不得願甚極內口中齧破而吐之

焉有此甥

王忱嘗造其舅范甯甯與張玄相遇甯使與玄語玄正坐飲祗待其所發忱竟不與言玄笑望便去甯讓忱

廣滑稽

卷之四

二十五

曰張玄吳中之秀何不與語忱笑曰張祖希欲相識

白可見諸客謂曰卿風流雋望真後來之秀忱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既而甯使報玄玄束帶造之始爲賓主

連月不醒

王忱末年嗜酒一飲連月不醒或裸體而游每嘆二日不飲便覺形神不相親

來視亡兒

范汪至姑孰見桓溫溫方起屈肅以領朝庭謂汪

遠來詣已傾身引望謂袁宏曰范公來可作太常邪汪既至纔坐溫謝其遠來意汪實來造溫恐以趨時致損乃曰亡兒奉此故來親之溫殊失望而止

故常奴耳

郗愔有僮奴嘗知文章王羲之愛之每稱奴於劉惔惔曰何如方圓邪愔曰小人耳何比郗公愔曰若不如方圓故常奴耳

加有二字
便有致

郗司空家有僮奴知及文章事事有意王左軍向劉尹稱之劉問何如方圓王曰此正小人有意思耳何得

廣滑稽

卷之四

二十六

便比方圓劉曰若不如方圓故是常奴耳

故在我輩

桓溫嘗問劉惔會稽王談更進邪惔曰極進然故第一流耳溫曰第一復誰惔曰故在我輩

世說桓大司馬下都問眞長曰聞會稽王語奇進爾邪劉曰極進然固是第一流中人耳桓曰第一流復是誰劉曰正是我輩耳

丘之禱久矣

劉惔疾篤百姓欲爲之祈禱家人又請祭神惔曰丘

之禱久矣後卒於官孫綽為之詩云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時人以爲名言

世說劉尹在郡臨終綿憊聞閣下祠神鼓舞正色曰

莫得淫祀外請殺車中牛祭神眞長蒼曰丘之禱久

矣勿復爲煩

豈宜以子戲父

張憑祖鎮蒼梧太守憑年數歲鎮謂其父曰我不如

汝有佳兒憑曰阿翁豈宜以子戲父邪

世說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

父未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憑時年數歲歛手曰

廣滑稽

卷之四

二十七

阿翁詎宜以子戲父

廣滑稽卷之四終

廣滑稽卷之五目錄

晉書

若禰當煖

脚痛執若頭痛

謂帝有所求

莫傾人梁棟

檀壤好家居

所聞異於此

詬道佞佛

不謂問位

讀爾雅不熟

豈驢勝馬

不爲致書都

寧作我

豈可廢仲尼

酒重水輕

廣滑稽卷之五

猶憎其目

肉糟更久

焉別顏回

蒼生今亦如卿何

壁後置人

老兵

那得不生鬚還

不爲卿面計

君侯信自棄

強欲淨機太清

巢許無此言

請大道鬼兵相助

似是馬曹

南風不競

人那得知

何不入關

從公子邁

諸虜眞眞

一人有半	鬼之畫狐
此中最是難測地	屋下陳尸
識袁彥道不	知公不能以此見信
與適為三	矩尾為才
小時嘗一覽	不聞朱買臣妻
愷之哭狀	了語危語
漸入佳境	妙圖通病
稱父字	阿大非術友
木人石心	烏丸家兒
廣滑稽 卷之五	羅釋吞針
以李龍為海國島	天壤中有王郎
新婦配茶軍	不為庸人婦
欲為小郎解圍	三十戶侯
此客必作賊	可人可人
老妓戲溫	此君小異
作天子當如是	充隱
輕軻載物	幾天子賊
桓詔	幾天子賊
地不能載	幾天子賊

戰記	故人正是難與言	老拳毒手
不關卿輩老書生	目正耐溺	純灰洗腸
但日為樂	拜賊卿國士	必將渴耳
安敢夢生天子	姊弟專寵	朝聞夕死
此亦一淚	胡奴斫人頭	胡奴斫人頭
數畫龍作雞狗	胡奴斫人頭	胡奴斫人頭
天子為醢	胡奴斫人頭	胡奴斫人頭
灰鬼常辭	胡奴斫人頭	胡奴斫人頭
廣滑稽 卷之五	盧言相賞	盧言相賞
含辛為淚	盧言相賞	盧言相賞
不改帝號	盧言相賞	盧言相賞

廣滑稽卷之五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關中羅 曹霽雲甫校

晉書

著襦當煖

韓伯年數歲至大寒母殷氏方為伯襦令伯捉熨斗而謂之曰且著襦尋當作襦禪伯曰不復須母問其故對曰火在斗中而柄尚熱今既著襦下亦當煖其母異之

廣滑稽

卷之五

一

世說韓康伯數歲家酷貧至大寒止得襦母殷夫人曰成之令康伯捉熨斗謂康伯曰且著襦尋作襦禪兒云已定不須復禪也母問其故答曰火在熨中而柄熱今既著襦下亦當煖故不須耳母異之知為國器

張蕪別傳蕪小時母謂其寒且作袂蕪曰且作襦如熨斗者火柄亦熱事與此同見南都新書

脚痛孰若頭痛

王敦殺周顗王彬哭之敦大怒厲聲曰爾狂悖乃可

至此為善不能殺汝邪時王導在坐為之懼勸彬起謝彬曰有脚疾已來見天子尚欲不拜何跪之有此復何所謝敦曰脚痛孰若頭痛彬意氣自若殊無懼容

謂帝有所求

虞嘯父位至侍中為孝武帝所親愛嘗侍飲宴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邪嘯父家近海謂帝有所求對曰天時尚溫鯨魚鰕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大笑因飲大醉出歸不能起帝顧曰快分之賜所不取帝甚悅

廣滑稽

卷之五

二

莫傾人梁棟

陸玩既拜侍中有人詣之案盃酒瀉置柱梁之間叱曰當今乏才以爾為柱石莫傾人梁棟邪玩笑曰朕卿良箴既而嘆息謂賓客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為無人談者以為知言

世說陸玩拜司空有人詣之案案酒得便自起瀉箸梁柱間地視曰當今乏才以爾為柱石之用莫傾人棟梁玩笑曰朕卿良箴

撞壞好家居

會稽王道子以少年專政委任羣小陸納望蘭而嘆
曰好家居繼兒欲撞壞之邪朝士咸服其忠亮

所聞異於此

王敦兄舍時為廬江郡貪汙狼藉敦嘗於座中稱曰
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氏咸稱之何充正色曰充即
廬江人所聞異於此

世說王舍作廬江郡貪濁狼藉王敦譏其兄故於衆
坐稱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時何充爲敦
主簿在坐正色曰充作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

廣滑稽 卷之五

三

旁人爲之反側充晏然神意自若

諂道佞佛

何充性好釋典崇脩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糜費巨
億而不吝也阮裕嘗戲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過終古
充問其故裕曰我圖數千戶郡尚未能得卿圖作佛
不亦大乎於時却惜及弟曇奉天師道而充與弟準
崇信釋氏謝萬譏之云二郡諂於道二何佞於佛
世說二郡奉道二何奉佛皆以財賄謝中郎云二郡
諂於道二何佞於佛

不謂問位

陳留時爲大郡號稱多士琅邪王澄行經其界大守
呂諫遣吏迎之澄入境問吏曰此郡人士爲誰吏曰
有蔡子尼克江應元統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澄以
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邪吏曰是也曰然則
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笑

讀爾雅不熟

動學止作動
學幼子動學

蔡謨初渡江見彭璉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

廣滑稽 卷之五

四

而二蟹非蛇
蟻之六無所
寄托者用心
詳也

曰卿讀爾雅不熟爲蟹爲動學歟

豈驢勝馬

王導嘗與諸葛恢爭族姓曰人言王葛不言葛王也
恢曰不言馬驢而言驢馬豈驢勝馬邪

不爲致書郵

殷羨字洪喬爲豫章大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者日
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沈者自沈浮者自浮
殷洪喬不爲致書郵

寧作我

殷浩少與桓溫齊名而每心競溫嘗問浩君何如我浩曰我與君周旋久寧作我也

世說新語

世說桓公少與殷侯齊名常有競心桓問殷卿何如我殷云我與君周旋久寧作我

豈可廢仲尼

時臺郎初到晉加策試元帝手策問孔坦曰吳興徐馥爲賊殺郡將郡今應舉徐廉不坦對曰四罪不相及殛餘而興禹徐馥爲逆何妨一郡之賢又問舒臣

廣滑稽

卷之五

五

賊子弑君汚宮諸宅莫大之惡也鄉舊廢四科之選今何所依坦曰季平子逐魯昭公豈可廢仲尼也

稽山陰人

酒重水輕

孔嚴祖父奕全椒令明察過人時有遺其酒者始提入門奕遙呵之曰人餉吾兩壘酒其一何故非也檢視之一壘果是水或問奕何以知之笑曰酒重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之異故耳

猶憎其目

蘇峻入石頭時匡術有寵於峻賓從甚盛孔羣與從

兄愉同行於橫塘遇之愉止與語而羣初不視術術

怒欲刃之愉下車抱術曰吾弟發狂卿爲我有之乃

獲免後峻平王導保存術嘗因衆坐令術勸羣酒以

釋橫塘之憾羣答曰德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和布

氣應化爲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目導有愧色

世說蘇峻時孔羣在橫塘爲匡術所逼王丞相保存

術因衆坐戲語令術勸羣酒以釋橫塘之憾羣答曰

德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應化爲鳩至於識

廣滑稽

卷之五

六

者猶憎其眼又孔車騎與中丞共行在御道逢匡術

賓從甚盛因往與車騎共語中丞初不視直云應化

爲鳩衆鳥猶惡其眼術大怒便欲刃之車騎下車抱

肉糟更久

孔羣性嗜酒王導嘗戒之曰卿恒飲不見酒家覆餗

布日月久糜爛邪答曰公不見肉糟淹更堪久邪

世說鴻臚卿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語云卿何謂恒飲

酒不見酒家覆餗布日月糜爛羣曰不爾不見糟肉

乃更堪久奉嘗書與親舊今年田得七百斛秣米不
了楚粟事

焉別顏回

謝尚八歲神悟夙成父鯁嘗攜之送客或曰此兒一
座之顏回也尚應聲荅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

世說謝仁祖八歲謝豫章將送客爾時語已神悟自
參上流諸人咸共歎之

蒼生今亦如卿何

桓溫請謝安爲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

廣滑稽

卷之五

七

王

戲之曰卿累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

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甚有愧

色

世說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爲桓宣武

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霽時爲中丞亦往

相祖先時多少飲酒因倚如醉戲曰卿屢違朝旨高

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

亦蒼生將如卿何謝笑而不荅

壁後置人

簡文帝崩桓溫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骨

室呼謝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嘗之坦之甚懼問計於

安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

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

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

正自不能不爾耳遂笑語移時

老兵

桓溫辟謝奕爲司馬每因酒無復朝庭禮常逼溫飲

溫走入南康王門避之主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

廣滑稽

卷之五

八

得相見矣遂攜酒就廳事引溫一兵卒共飲曰失一

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在溫不之責

那得不生霧運

謝玄子煥煥子需運煥少不惠而需運文藻艷逸玄

嘗稱曰我尚生煥煥那得不生需運

南史謝需運祖玄督車騎將軍父煥生而不慧位祕

書郎早亡需運幼便穎悟玄甚異之謂親知曰我乃

生琅琅兒何爲不及我

不爲卿回計

謝萬嘗與蔡系送客於征虜亭與系爭言系推
牀冠帽傾脫萬徐拂衣就席神意自若坐定謂系曰
卿幾壞我面系曰本不為卿面計然俱不以介意

世說支道林還東時賢童送於征虜亭蔡子叔前至
坐近林公謝萬石後來坐小遠蔡暫起謝移就其處
蔡還見謝在焉因台褥舉謝擲地自復坐謝冠帽傾
脫乃徐起振衣就席神甚平不覺顛沮坐定謂蔡曰
卿奇人殆壞我面蔡荅曰我本不為卿面作計其後
二人俱不介意

廣滑稽 卷之五

九

君侯信自癡

王述謝萬之妻父也為揚州刺史萬嘗衣白綸巾乘
平肩輿徑至廳事前謂述曰人言君侯癡君侯信自
癡述曰非無此論但晚合耳

強欲滓穢太清

謝重為會稽王道子長史嘗因侍坐於時月夜明淨
道子嘆以為佳重率爾曰意謂乃不如浮雲點綴道
子因戲重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邪
世說司馬太傅齋中夜坐於時天月明淨都無纖雲

太傅嘆以為佳謝景重在坐荅曰意謂乃不如微雲
點綴太傅因戲謝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
清

巢許無此言

劉惔為丹陽令許詢嘗就惔宿牀帷新麗飲食豐甘
詢曰若此保全殊勝東山惔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
安得不保此王羲之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
言

請大道鬼兵相助

廣滑稽 卷之五

十

王凝之仕歷會稽內史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凝
之彌篤孫恩之攻會稽寮佐請為之傳疑之不從方
入靖室請禱出語諸將佐曰吾已請大道鬼兵相助
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為孫恩所害

似是馬曹

王徽之為桓冲騎兵參軍冲問騎署何曹對曰似是
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成
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

世說王子猷作桓車騎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荅

曰不知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桓又問官有幾
馬荅曰不問馬何由知其數又問馬比成多少荅曰
未知生焉知死

南風不競

王獻之年數歲嘗觀門人搏蒲曰南風不競門生曰
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班獻之怒曰遠慙荀奉倩
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

世說王子敬數歲時嘗觀諸門生搏蒲見有勝負因
曰南風不競門生輩輕其小兒乃曰此郎亦管中窺

廣滑稽 卷之五

十一

豹時見一班子敬瞋目曰遠慙荀奉倩近愧劉真長
遂拂衣而去

人那得知

謝安問王獻之曰君書何如君家尊荅曰故當不同
安曰外論不爾荅曰人那得知

世說謝公問王子敬君書何如君家尊荅曰固當不
同公曰外人論殊不爾王曰外人那得知

何不入關

毛寶守南城賊追韓晃攻之寶登城射殺數十人見

問寶曰君是毛廬江邪寶曰是見曰君名壯勇何不
出關寶曰君若健將何不入關見笑而還

從公于邁

孫放字齊莊年七八歲與父威俱從庾亮亮謂曰
君亦來邪放應聲荅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世說簡文作撫軍時嘗與桓宣武俱入朝更相讓在
前宣武不得已而先之因曰伯也執文爲王前驅簡
文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諸更翼翼

廣滑稽 卷之五

十二

庾翼字稚子愛客嘗候孫盛字安國見盛子放而問曰

安國何在放荅曰庾稚恭家愛客大笑曰諸孫大威
有兒如此也放又曰未若諸庾翼翼既而語人曰我
故得重呼奴父也

一人有半

襄陽陷於符堅堅素聞習鑿齒名與釋道安俱與而
致焉既見與語大悅之賜遺甚厚又以其鑿疾與諸
鎮書曰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
人有半

鬼之董狐

千寶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爲搜神記凡二十卷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之董狐

此中最是難測地

王導爲楊州辟顧和爲從事周顒過之顧指和心曰此中何所有和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

世說顧和始爲楊州從事月旦當朝未入頃停車州門外周侯詣丞相歷和車邊和覓蟲夷然不動周侯過反還指顧心曰此中何所有顧搏蟲如故徐應曰廣滑稽

卷之五

十三

此中最是難測地周侯既入語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

屋下陳尸

張湛好爲齋前種松柏袁山松每出游好令左右作祝歌人謂湛屋下陳尸山松道上行殯

識袁彥道不

袁耽字彥道桓溫少時游於博徒資產俱盡尚有負延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欲求濟於耽而耽在艱試以告焉耽畧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溫與債主戲

開其面矣在
戲而問其
傳其言乎

耽素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曰卿當不辦作袁彥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耽投馬叶絕探布帽擲地曰竟識袁彥道不

世說桓宣武少家貧戲大輪債主致求甚切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陳郡袁耽俊邁多能宣武欲求救於耽耽時居艱恐致疑試以告焉應聲便許略無嫌吝遂變服懷布帽隨溫去與債主戲耽素有執名債主就局曰汝故當不辦作袁彥道邪遂共戲十萬一擲直上百萬數投馬絕叶倘若無人探布帽擲對人曰廣滑稽

卷之五

十四

汝竟識袁彥道不

知公不能以此見借

東府聚博蒲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牘以還唯劉毅劉裕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蹙衣繞床呼謂同坐曰非不能慮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投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爲卿答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焉毅意殊不快然素黑其面如鐵色焉而乃和言曰亦知公不能以此見借

與過爲三

劉邁爲殷仲堪參軍桓玄之在江陵甚豪橫士庶畏之過於仲堪玄曾於仲堪聽事前戲馬以稍擬仲堪邁時在坐謂玄曰馬稍有餘精理不足仲堪爲之失色使邁下都以避之玄果令追之邁僅而免禍後玄得志邁詣門稱謁玄謂邁曰安知不从而敢相見邁對曰射鉤斬祛與邁爲三玄甚喜以爲刑獄參軍

短尾爲刁

時苻堅強盛張天錫甚懼獻書大司馬桓溫誓同大衆遣從事中郎韓博博有口才溫甚稱之嘗大會同

廣滑稽 卷之五

十五

使司馬刁葵嘲之葵謂博曰君是韓盧後邪博曰卿是韓盧後溫笑曰刁以君性韓故相問焉他百姓刁那得韓盧後邪博曰明公脫未之思短尾者則爲刁也一坐推

小時嘗一覽

范宣言談未嘗及老莊客有問人生與憂俱生不知此語何出宣曰出莊子至樂篇客曰君言不讀老莊何由識此宣笑曰小時嘗一覽不聞朱買臣妻

王歡專精耽學不營產業嘗食誦詩雖家無斗儲意怕如也其妻患之或焚毀其書而求改嫁歡笑而謂之曰卿不聞朱買臣妻邪時聞者多哂之

愷之哭狀

桓溫引顧愷之爲參軍溫薨後愷之拜溫墓賦詩曰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或問之曰卿慙重桓公乃爾哭狀其可見乎荅曰聲如震雷破山淚若傾河注海

了語危語

廣滑稽

卷之五

十六

桓玄時與顧愷之同在殷仲堪坐共作了語愷之先曰火燒平原無遺燼玄曰白布纏棺樹旛旌仲堪曰投魚深泉放飛鳥復作危語玄曰矛頭淅米劍頭炊仲堪曰百歲老翁攀枯枝有一參軍云盲人騎瞎馬臨深池仲堪眇目驚曰此太逼人

世說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共作了語顧愷之曰火燒平原無遺燼桓曰白布纏棺堅旛旌殷曰投魚深淵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淅米劍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卧嬰兒殷有一

參軍在坐云育人騎賭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

漸入佳境

顧愷之每食并蔗恒自尾至本人或怪之云漸入佳境

妙畫通暢

顧愷之善丹青嘗以一厨畫糊題其前寄桓玄皆其深所珍惜者玄乃發其厨後竊取畫而緘閉如舊以還之給云未聞愷之見封題如初但失其畫蓋云妙

廣滑稽

卷之五

十七

畫通暢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無怪也愷之爲散騎常侍與謝瞻連宵夜於月下長詠瞻每遙贊之愷之彌自力怠倦瞻將眠令人代已愷之不覺有異遂申旦而止尤信小術以爲求之必得桓玄嘗以一柳葉給之曰此蟬所繫葉也取以自蔽人不見已愷之喜引葉自蔽玄就滿爲愷之信其不見已也甚以疎之初愷之在桓溫府嘗云愷之體中癢點各半合而論之正得平耳故俗傳愷之有三絕才絕畫絕癢絕

稱父字

王濛美姿容嘗攬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邪

阿大非爾友

王悅來拜基王蘊子恭往省之素相善遂留十餘日方還蘊問其故恭曰與阿大語彈連不得歸蘊曰恐阿大非爾之友阿大非爾小字也後竟

木人石心

賈充僕僕女之徒服桂欄炫金翠繞晏統船三匝統

廣滑稽

卷之五

十八

危坐如故若無所聞充等各散曰此吳兒木人石心也

烏丸家兒堪爲郎

武帝欲以郭琦爲佐著作郎問琦族人郭彰彰素疾琦荅云不識帝曰若如卿言烏丸家兒能事卿郎堪爲郎矣遂決意用之

以李龍爲海鷗鳥

夫道林在京師聞佛圖澄與諸公游乃曰澄公其以石季龍爲海鷗鳥也

羅什吞針

姚興嘗謂鳩摩羅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何可使法種少嗣遂以伎女十人逼令受之爾後不住僧坊別立解舍諸僧多效之什乃聚針盈鉢引諸僧謂之曰若能見效食此者可畜室耳因舉七進針與常食不別諸僧愧服乃止

新婦配秦軍

王渾妻鍾氏字懷生濟渾嘗共琰坐濟超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琰笑曰若使新婦得配

廣滑稽

卷之五

十九

秦軍生子故不超如此秦軍謂渾中第論也

天壤中有王郎

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初適凝之還甚不樂叔父安曰王郎逸少子不惡如何恨也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事從兄余復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謝謂謝朗獨稱玄未謂川背其小字也

世說王凝之謝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還謝家意大不詭太傅慰釋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惡汝何以恨迺爾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事

從一之謂何
無謂他事乃
初分情非婦
人所宜有也

欲為小郎解圍

從兄弟則有封胡過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王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謝道韞遣婢曰曰欲為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障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

不為庸人婦

慕容垂妻段氏字元妃嘗謂妹季妃曰我終不作凡人妻季妃曰妹亦不為庸夫婦鄰人聞而笑之垂之稱燕王納元妃後僭位拜為皇后偽范陽王德亦婢

廣滑稽

卷之五

二十

季妃焉卒如其志

此客必作賊

石崇以豪侈矜物廁上嘗有十餘婢侍立皆有容色置甲剪粉沉香汁有如廁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衣而王敦脫故著新意色無作羣婢相謂曰此客必作賊

世說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者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廁王大將軍往脫故衣著新衣神色傲然羣

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

三千戶侯

沈充爲王敦案軍時明帝將伐敦遣其鄉人沈麟論充充不從及敗時吳興亡失道誤入其故將吳儒家儒誘充內重壁中因笑謂充曰三千戶侯也遂殺之

老妓戲溫

桓溫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有以其比王敦者意甚不平及是征苻健還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理妓女也一見溫便潸然而泣溫問其故

廣滑稽

卷之五

二十一

張明

答曰公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出外整衣冠又呼問婢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溫於是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數日

可人可人

桓溫嘗經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可人

作天子當如是

時有遠方比丘尼名有道術於別室浴桓溫竊窺之尼裸身先以刀自破腹次斷兩足浴竟出溫問其因

尼云若作天子亦當如是

此君小異

庾亮大會州府人士孟嘉坐次甚遠楮裏聞亮聞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覓歷觀指嘉謂亮曰此君小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

輕軛載物

桓玄詐表請平姚興玄本無實力而好爲大言既不克行乃云奉詔故止初欲飾裝無他處分先使作輕軛載服玩及書畫等物或諫之玄曰書畫服玩既宜

廣滑稽

卷之五

二十二

恒在左右且兵凶戰危朕有不意當使輕而易運或笑之

充隱

桓玄以歷代咸有肥遯之士而已世獨無乃徵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爲著作并給其資用皆令讓而不受號曰高士時人名爲充隱

桓詔

桓玄左右稱玄爲桓詔桓胤諫曰詔曰詔者施於辭令不以爲稱謂也漢魏之主皆無此言唯聞北虜以

符堅為符詔耳

殺天子賊

劉裕等討桓玄玄敗入蜀益州都護馮遷抽刃而前
玄後頭上玉導與之仍曰是何人邪敢殺天子遷曰
欲殺天子之賊耳遂斬之玄子昇云我是豫章王諸
君勿見殺送至江陵帝斬之

地不能載

世說其床作
御林殿仲文
下多避字將
由聖德深厚
地不能載作

初桓玄篡位入宮其妹忽陷羣下失色殷仲文曰將
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

唐書

卷之五

二十三

南燕故水不冰燕王超惡之李超曰良由過帶京城
不能載玄大
悅作時人書
之書字為甚

近日月也燕王亦大悅下詔上愚可笑一笑

孤不羞走矣

初孫恩聞八郡響應告其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
諸君朝服而至建康既聞劉牢之臨江復曰我割浙
江不失作句踐也尋知牢之已濟江乃曰孤不羞走
矣乃赴入海及桓玄用事恩復寇臨海臨海太守辛
景討破之恩猶疑乃赴海自沉妖黨及姦妾謂之水
仙投水從死者百餘人

載記

故人是難與言

石勒制法令威嚴諱胡尤峻有醉胡乘馬入止車門
勒大怒謂宮門小執法馮翊曰夫人君為令尚望威
行天下况官闕之間乎向馳馬入門為是何人而不
彈白之翊惶懼忘諱對曰向有醉胡乘馬馳入甚呵
禦之而不可與語勒笑曰故人是難與言怒而不
罪

老拳毒手

唐書

卷之五

二十四

石勒令武鄉耆舊赴宴國既至勒親與卿老齒坐歡
飲語及平生初勒與李陽隣居歲常爭麻地適相歐
擊至是謂父老曰李陽壯士也何以不來馮麻是布
衣之恨孤方崇信於天下寧讐匹夫乎乃使召陽既
至勒與酣語引陽臂笑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
孤毒手

不聞卿輩老毒手

石勒以參軍樊坦清貪權受章武內史既而入辭勒
見坦衣冠弊壞大驚曰樊參軍何貧之甚也坦性誠

朴率然而對曰頃遭禍賊無遺資財蕩盡勒笑曰羯賊乃爾暴掠邪今當相償耳坦大懼叩頭泣謝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關卿輩老書生

目正耐弱

太子詹事孫琬問侍中崔約曰吾患目疾何方療之約素狎琬戲之曰溺中則愈琬曰目何可溺約曰卿目晚晚正耐溺中琬恨之以白石宣子龍宣諸子中最胡狀目深聞之大怒誅約父子

但日爲樂

廣滑稽 卷之五

二十五

石季龍命子宣祈於山川因而齋潔乘大輅羽葆蓋建天子旌旗十有六軍戎卒十八萬出自金門季龍從其后宮升陵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美孫日爲樂耳

純灰洗腸

張豺說石季龍曰陛下再立諸宮皆出自倡賤是以禍亂相尋今宜擇母貴子孝者立之季龍曰卿且勿言吾已知太子處矣又議於東堂季龍曰吾欲以純灰三斛洗吾腹腸穢惡故生兒子兒年二十餘便欲

殺公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遂立世爲太子

安敢夢生天子

慕容儁夢石季龍齧其脣寤而惡之命發其墓割棺出尸踴而罵之曰成胡安敢夢生天子數其殘酷之罪鞭之棄於漳水

拜賊卿國士

王猛入鄴皇甫真望馬首拜之明日覓見語乃卿猛猛曰昨拜今卿何恭慢之相違也真答曰卿昨爲賊

廣滑稽 卷之五

二十六

朝是國士吾拜賊而卿國士何所怪也猛大嘉之

此亦一淚

苻生幼而無賴祖洪甚惡之無一目爲兒童時洪戲之問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刀槊不堪鞭撻後僭即帝位嘗使太醫令程延合安胎藥問人參好惡并藥分多少延曰雖小小不具自可堪用生以爲譏其目鑿延目出然後斬之其所諱者不足不具少無缺傷殘毀偏隻之言皆不敢道

左右忤旨而死者不可勝紀

必將渴耳

有司奏太白犯東井東井秦之分野太白罰星必有
暴兵起於京師苻生曰星入井者必將渴耳

數董龍作雞狗

王墮性剛峻疾惡和好直言疾董榮強國如仇讐每
於朝見之際辱不與言人謂之曰董尚書貴幸一時

公宜降意墮曰董龍是何雞狗而令國士與之言乎
榮聞而慙愧遂勸苻生誅之及刑榮謂墮曰君今復

廣清稱

卷之五

二十七

卷

敢數龍作雞狗乎墮瞋目而叱之龍榮之
小字也

姊弟專寵

初苻堅之滅燕慕容冲姊年十冊有殊色堅納之冲

年十二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

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又謠曰鳳凰鳳凰止阿房

堅以鳳凰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乃植桐竹數十

萬株於阿房城以待之冲小字鳳凰終為堅賊入至

阿房城焉

天子為醢

李雄嘗酒醉推中書令杖太官令楊褒趨曰天子穆
穆諸侯皇皇安有天子而為醢也雄即捨之

朝聞夕死

解思明等勸李壽稱藩於晉而任調等勸壽自立壽
命筮之占者可數年天子謂壽曰一日尚為足而况

數年乎思明曰數年天子孰與百歲諸侯壽曰朝聞
道夕死可矣任侯之言榮之上也

灰鬼常辭

李壽病解思明等議奉王室壽不從裝杜作詩七篇

廣清稱

卷之五

二十八

託言應璩以諷壽壽報曰省詩知意若今人所作豈

哲之話言也古人所作灰鬼之常辭耳

胡奴研人頭

呂纂嘗與鳩摩羅什基殺羅什子曰胡奴頭羅什

日不研胡奴頭胡奴研人頭呂纂小字胡
奴竟以殺纂

舍幸為深

慕容熙后苻氏以熙擁其尸而撫之曰已就冷命

遂斷矣大飲既訖復啓其棺而與交接制百寮於官

內咫尺便有司按檢哭者有淚以為忠孝無罪之

羣臣震懼莫不合幸以為淚焉

虛言相賞

慕容德宴羣臣酒醉笑而言曰朕雖寡薄恭已南面而朝諸侯在上不驕夕惕於位可方自古何等主也其青州刺史鞠仲曰陛下中興之聖后少康光武之儔也德顧命左右賜仲帛千匹仲以賜多為讓德曰卿知調朕朕不知調卿乎卿飾對非實故亦以虛言相賞實不謬加何足謝也

不改帝號

廣滑稽

卷之五

二十九

妖賊王始聚衆於太山自稱太平皇帝號其父為太上皇兄為征東將軍弟征西將軍慕容鎮討擒之斬於都市臨刑或問其父及兄弟所在始答曰太上皇帝蒙塵於外征東征西亂兵所害惟朕一身獨無聊賴其妻怒之曰止坐此口以至於此奈何復爾始曰皇后自古豈有不破之家不亡之國邪行刑者以刀鏤築之仰視曰崩即崩矣終不改帝號德聞而哂之

廣滑稽卷之五終

廣滑稽卷之大目錄

南史

佳射棚

擲鏡鐸

充管帶

和欺

全無心肝

羊乃為汝徘徊

莫道猶狗子

半面粧

政是我

謂塵為憂

初不識士衡

李弘為聖主

身不讀書

殺猪取肝肺

驢好為之

狎侮群臣

那得此則急淚

蕭琛勸李彪酒

報以戰栗

比荀中郎為老

但恨不可刑於寡妻

星星行復出

成佛必在靈運後

身自大呼

殊有風毛

應為司驢

落水墜車

後謝何必愧前謝

西南風急

謝顏相嘲

杜邨之賜

教多劉寵

唯飲酒不及臣	此中唯宜飲酒
不審公城子野何所在	放無處去
穰侯印詎便可解	車前豈可乏八騶
不能裁兒	譚子奔莒
臣無所解	臣無第三
衆僧虔虔	把袖拍肩
湯定澆雪	王瑩買宅
沈嶺之犯王亮諱	何用食爲
垂綸者清	方謝叔源爲野父
廣滑稽 卷之六 二	
此酒不可相勸	草翁之風
得亦不賁	我不能爲桓氏贅婿
到溉尚有餘臭	懸風樵
貽厥之力	兩世無渭陽情
昨偶相要	何褒益之璽
七歲尚書	何無忌諱
今且借公	醉勝人醒
此是平生所好	何無丈夫意
將一家物與一家	此是送吏部

何不著鹿皮冠	君乃真猴
望岫息心	乃欲臣老子
車螯蚌蠔	遙遙華胃
所謂先天而天不違	如明公之與蕭何
與釋子同姓	一身兩役
有妻牽來	唯未能遣此
此吾作也	壯哉鼠雀
櫺何敢比	但非白賊
誰黃其閣	肉脯何爲
廣滑稽 卷之六 三	
不可有二	自地升天
恨二王無臣法	都自非是
名達六夷	舅殊不及夏侯色
和香方	大德所以不德
姝母	賜局子
火頭食子	焉能事奴
其狂不可及	見呼爲公
不喜見要人	寧關卿小物
但問用險何如	不易顯書

周妻何肉

不嘗食羹

若將加膝

東人勸下東

慮劉班不去

以忠義笑人

銅山西傾

不如耳學

不足勞少壯

與馬成二

逼令作詩

狂又勝癡

不能作伎兒

形陋之人

安用鬼名

廣滑稽

卷之六

四

王

廣滑稽卷之六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南史

關中羅 青鸞登南校

佳射棚

蒼梧王屢欲害齊高帝嘗率數拾人直入鎮軍府時暑熱帝畫卧裸袒蒼梧立帝於室內畫腹為射的自引滿將射之帝神色不變歛板曰老臣無罪蒼梧左右王天恩諫曰領軍腹是佳射棚而一箭便死後無復射不如以覆箭射之乃取覆箭一發即中帝勝蒼

廣滑稽

卷之六

梧投弓於地大笑曰此手何如

擲鏡錄

齊高帝為相王鎮東府舊林王時年五歲林前戲高帝方令左右拔白髮問之曰兒言我誰耶荅曰太翁高帝笑謂左右曰豈有為人作曾祖而拔白髮者乎即擲鏡錄

禿鷲啼

齊明帝崩大中大夫羊闡入臨無髮號慟俯仰憤遂脫地廢帝輟哭大笑謂宦者王寶孫曰此謂禿鷲啼

不平

和欺

青州刺史桓和給東昏出戰因降先是俗語謂密相欺變者為和欺於是梅虫兒茹法珍等曰今日敗於桓和可謂和欺矣

全無心肝

隋文帝有陳後主賞賜甚厚數得引見班同三品後監守者奏言叔寶云既無秩位每預朝集願得一官號隋文帝曰叔寶全無心肝

廣滑稽 卷之六

羊乃為汝徘徊

潘淑妃者本以貌進始未見賞宋文帝好乘羊車經諸房淑妃每粧飾褰帷以候并客令左右以鹹水洒地帝每至戶羊輒舐地不去帝曰羊乃為汝徘徊况於人乎

莫道諸狗子

梁武丁貴嬪父道遷天監初為歷陽太守廬陵威王之子武帝謂之曰賢女復育一男答曰莫道諸狗子世人以為笑

半面粧

梁元帝徐妃以帝眇一目每知帝將至必為半面粧以俟帝見則大怒而出與帝左右暨李江通李江每嘆曰相重狗雖老猶能獵蕭蕭陽馬雖老猶駛徐娘雖老猶尚多情

政是我

劉韞人才凡鄙特為明帝所寵在湘州雍州使善畫者圖其出行鹵簿羽儀常自披翫嘗以圖示征西將軍蔡興宗興宗戲之陽若不解畫者指韞形問之曰

廣滑稽 卷之六

此何人而在與韞曰政是我

謂應為憂

劉韞弟述亦甚庸劣從子侯疾危篤父彥節母蕭對之泣述嘗候之便命左右取酒肉令侯進之皆莫知其意或問焉答曰禮云有疾飲酒食肉述又嘗新有總慘或詰之問其母安否述曰惟有愁慘次訪其子對曰所謂父子聚散蓋謂應為憂也

初不識士衡

容道侯義恭凡鄙無識始王濤嘗謂曰陸衡詩

云營道無烈心其何意苦阿父如此義恭曰官初
不識士衡何忽見告

李弘為聖主

巴西人趙續伯友奉其鄉人李弘為聖主弘乘佛輿
以五綵褰青石誑百姓云天興已玉印當王蜀李連
遣中兵參軍李奉伯大破獲之將刑謂刑人曰我須
吏飛去復曰汝空殺我我三月三日會更出之

身不讀書

彭城王劉義康素無術學待文義者甚薄袁淑嘗詣
後漢書光武
即立於御使

廣清稽

卷之六

四

李

義康義康問其年答曰鄧仲華拜家之歲義康曰身
不識也淑又曰陸機入洛之年義康曰身不讀書君
稱仲華

無為作才諳見向

殺猪取肝肺

宋前廢帝誅害群公忌憚諸父建安王休仁及明帝
山陽王休祐形體豐肥壯帝乃以籠威稱之以明帝
尤肥號為猪王號休仁為殺王休祐為賊王東海王
禕凡劣號之驢王嘗以木槽盛飯內諸雜食攪令和
合掘地為坑穿實之以泥水裸明帝內坑中以猪食

置前令以口就槽中食之用為歡笑明帝嘗許旨帝
怒乃裸之縛其手脚以杖貫手脚內使擔付太官郎
日屠猪休仁笑謂帝曰未應从帝問其故休仁曰待
皇太子生殺猪取肝肺帝意解曰且付

驢好為之

劉祥與王奐子融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祥曰
驢汝好為之如汝人才首已令僕

狎侮群臣

宋孝武狎侮群臣各有稱目多須者謂之羊短長肥

廣清稽

卷之六

五

王方

庾皆有比擬顏師伯缺齒號之曰薛劉秀之儉悛常
呼為老怪黃門侍郎宗靈秀軀體肥壯拜起艱難每
一集會輒於坐賜靈秀器服飲食前後相係欲其占
謝傾路以為歡笑

那得此副急淚

劉德願性嚴率為孝武狎侮上寵姬殷貴妃夢華畢
數與群臣至殷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
賞德願度聲使號慟撫膺擗涕泗交流上甚悅以
為豫州刺史又令醫術人羊志哭殷氏志亦啗他

日有問志卿那得此副急淚志時新喪愛姬答曰我爾日自哭亡妻耳

蕭琛勸李彪酒

魏遣李彪來使齊武帝譙之蕭琛於御筵舉酒勸彪彪不受曰公庭無私禮不容受勸琛答曰詩所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坐者皆悅服彪乃受琛酒

報以戟栗

蕭琛經預御筵醉伏上以囊投琛琛仍取栗擲上王中面御史中丞在坐帝動色曰此中有人不得如此

廣滑稽

卷之六

六

豈有說邪琛即答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戟栗

比荀中郎為老

謝澹從子晦為荊州將之鎮詣澹別晦色自矜澹問晦年答曰三十五澹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九為北

麻都督卿比之已為老矣晦色甚愧

宋書謝晦初為荊州甚有自矜之色將之鎮詣從叔光祿大夫澹別澹問晦年晦答曰三十三澹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七為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為老也

但恨不可刑於寡妻

傳曰人盡夫也文一而已

初謝朓告王敬則友敬則女為朓妻常懷刀欲報朓

朓不敢相見及當拜吏部謙拒尤甚尚書范縝嘲之

星星行復出

臨川王義慶招集文士何長瑜自國侍郎至平西記室參軍嘗於江陵寄書與宗人何昇以韻語序義慶州府僚佐云陸展染白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鮮久

星星行復出

卷之六

七

成佛必在靈運後

會稽太守孟顓事佛精懇為謝靈運所輕嘗謂顓曰得道應須慧業丈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

身自大呼

謝靈運與王弘之諸人出千尋亭飲酒保身大呼孟顓不堪遣信相聞靈運大醉身自大呼何關癡

人事

殊有鳳毛

謝超宗鳳子也好學有文辭遷補新安王太子舍人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恐靈運復出時右衛軍劉道隆在御坐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可見乎超宗曰懸磐之室復有異物耶道隆武人無識正觸其父名曰旦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超宗徒跣還內道隆謂檢覓鳳毛至間待不得乃去

應爲司驢

謝超宗爲南郡王中軍司馬人問曰承有朝命定是

廣滑稽

卷之六

八

志

何府超宗怨望答曰不知是司馬爲是司驢既是驢府政應爲司驢

落水墜車

司徒褚彥回因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墜水僕射王儉驚跳下車謝超宗拊掌笑曰落水三公墜車僕射彥回出水露濕復藉超宗先在僧虔舫抗聲曰有天道焉天所不容地所不受投畀河伯河伯不受彥回大怒曰寒士不遜超宗曰不能賣袁劉得富貴焉免寒士

後謝何必愧前謝

謝幾卿爲蕭道偉師長史將北遷與僕射徐勉別勉云淮淝之役前謝已著奇功未知今謝何如幾卿應聲曰已見今徐勝於前徐後謝何必愧於前謝

西南風急

謝弘微性寬博無喜愠末年嘗與友人基友人西南基有火勢復一客曰西南風急或有覆舟者友悟乃收之弘微大怒投扇於地識者知其暮年之事

謝顏相嘲

廣滑稽

卷之六

九

台

謝莊有口辯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答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今共明月帝召莊以延之答語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爲久別離沒爲長不歸帝撫掌竟日

杜郵之賜

宋孝武嘗賜謝莊寶劍莊以與豫州刺史嘗奏後奏叛帝因宴問劍所在答曰昔以與嘗奏別竊爲陛下杜郵之賜帝大悅

數多劉寵

謝謨爲東陽內史及還五官送錢一萬止爾一百蒼
曰數多割龍更以爲愧

唯飲酒不及臣

梁武帝嘗訪謝舉於謝覽覽曰識藝過臣甚遠唯飲
酒不及於臣帝大悅

此中唯宜飲酒

初謝朓爲吳興謝朓於征虜渚送別朓指瀟口曰此
中唯宜飲酒

不審公城子野何所在

廣滑稽 卷之六

王弘少嘗稱蒲公城子野舍及後當權有人就弘求
縣此人嘗以蒲戲得罪弘詰之曰君得錢會戲何用
祿爲答曰不審公城子野何所在弘默然

放無處去

何尚之致仕復膺朝命於宅設八關齋大集朝士自
行香次至王僧達曰願郎且放鷹犬勿復游獵僧達
答曰家養一老狗放無處去已復還尚之失色

穰侯印詎便可解

王融從叔儉初有儀同之授融贈儉詩及書儉是奇

之笑謂人曰穰侯印詎便可解

車前豈可乏八騶

王融初爲司徒法曹詣王僧祐因遇沈昭略未相識
昭略屢顧盼謂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謂僕出
扶桑入於陽谷照耀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昭略
曰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融曰物以羣分方以類聚君
長東隅居然應嗜此族其高自標致如此及爲中書
郎嘗撫案歎曰爲爾寂寂鄙笑人行遇朱雀桁開
路人填塞乃棐車壁曰車中乃可無七尺車前豈可

廣滑稽

卷之六

乏八騶

不能裁兒

元嘉末文帝將廢立議久不決王僧綽曰建立之事
仰由聖懷臣謂惟宜速斷幾事難密不可使難生慮
表取笑千載上曰卿可謂能斷大事此事不可不殷
勤且庶人始亡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恐
千載之後言陛下惟能裁弟不能裁兒上默然江湛
出問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傷直邪僧綽曰弟亦恨
君不直

譚子奔莒

客有姓譚者詣王儉求官儉謂曰齊桓滅譚那得有君答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儉賞其善據

臣無所解

齊高帝幸樂游宴集謂王儉曰卿好音樂孰與朕同儉曰沐浴唐風事兼比屋亦既在齊不知肉味帝稱善後幸華林宴集使各効伎藝褚彥回彈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文季歌子夜來張敬兒舞儉曰臣無所解唯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

廣滑稽

卷之六

十一

北

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後上使陸澄誦孝經起自仲尼居儉曰臣所謂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章上曰善張子布更覺非奇也於是王敬則脫朝服袒以絳糾髻奮臂拍張叫動左右上不悅曰豈聞三公如此答曰臣以拍張故得三公不可忘拍張時以為名答

臣無第三

齊高帝素善書與王僧虔賭書畢謂曰誰為第一對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為謀

或云帝問我書何如卿答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

陛下草書第二而正書第三臣無第三陛下無第一

帝大

衆僧虔虔

謝鳳子超宗嘗候王僧虔仍往東齋詣王慈慈正學書未即放筆超宗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慈書比大人如鷄之比鳳超宗狼狽而退十歲時與蔡興宗子約入寺禮佛正遇沙門懺約戲慈曰衆僧今日可謂虔虔慈應聲曰卿如此何以興蔡氏之宗

廣滑稽

卷之六

十三

本

把袖拍肩

昭明太子愛文學士常與王筠及劉孝綽陸郡到洽殷鈞等游宴玄圃太子獨執筠袖撫孝綽肩曰所謂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

湯定澆雪

王瑩遷義興太守代謝超宗去郡與瑩交惡還都就瑩父懋求書屬瑩求一刺曰丈人一盲如湯澆雪耳及至瑩答旨以公吏不可超宗往懋處對諸賓謂懋曰湯定不可澆雪懋面洞赤唯大耻慚

王瑩買宅

王瑩既爲公須開黃閣宅前促欲買南隣朱侃半宅侃懼見侵貨得錢百萬瑩乃爲開向東時人爲之語曰欲向南隣可貪遂向東爲黃銅

沈嶺之犯王亮諱

王亮父諱攸亮爲晉陵太守時有晉陵令沈嶺之性麤疎好犯亮諱亮不堪遂啓代之嶺之快快乃造坐云下官以犯諱被代未知明府諱若爲攸字當作無較尊傍犬爲犬傍無較尊若是有心攸無心攸乞告

廣滑稽

卷之六

十四

示亮不履下牀跳而走嶺之撫掌大笑而去

何用食爲

王惠兄鑒頗好聚飲惠意不同謂曰何用田爲鑒怒曰無田何由得食惠又曰何用食爲

垂綸者清

宋文帝嘗與群臣臨天泉池帝垂綸良久不獲王景父越席曰臣以爲垂綸者清故不獲食餌衆皆稱善方謝叔源爲野父

王景文爲從叔球所知憐美風姿爲士時推謝袁粲

見之嘆曰景文非但風流可悅乃嘯歌亦復可觀有一客少時及見謝混答曰景文方謝叔源則爲野父矣

景文恨良久曰恨恨中不見此人

此酒不可相勸

宋明帝疾篤遣使送藥賜王景文以景父政與客基扣亟者復還封置局中神色怡然不變方思行爭劫竟飲子內奮畢徐謂客曰奉敕見賜以必乃墨啓者較并謝贈詔酌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自仰而飲之

草翁之風

廣滑稽

卷之六

十五

尚父名或
尚之名

王綯早慧年五六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尚之戲之曰可敗耶耶乎文哉綯應聲答曰尊者之名安可戲寧可道草翁之風必舅

得亦不賣

王弘之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父得魚賣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

我不能爲桓氏贅壻

王裕之爲天門太守妻弟荊州刺史桓玄遣信要令

過已裕之至巴陵謂人曰靈寶正當欲見其姊我不
能爲桓氏贅壻乃遣別舡送妻往江陵彌年不迎

到溉尚有餘臭

到溉掌吏部尚書時何敬容以令參選事有不允溉
輒相執敬容謂人曰到溉尚有餘臭敬容曰方貴寵
人皆下之溉忤之如初溉祖彥之初以擔簦自給故
世以爲譏云

懸風旌

到溉特被武帝嘗接每與對恭從夕達旦或復失寢

廣滑稽

卷之六

十六

加以低睡帝詩嘲之曰狀若喪家狗又似懸風旌當
時以爲笑樂

貽厥之力

到溉孫蓋早聰慧位尚書殿中郎嘗從武帝幸京口
登北顧樓賦詩蓋受詔便就上以示溉曰蓋定是才
子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蓋因賜綰二十疋後溉
每和御詩上輒手詔戲溉曰得無貽厥之力乎

兩世無渭陽情

初陳郡謝重王胡之外孫也於諸舅敬禮多關重子

絢袁湛之甥也嘗於公座慢湛湛正色謂曰汝便是
兩世無渭陽情絢有愧色

昨偶相要

袁粲嘗步歷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
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顧到門求進粲曰昨飲酒無偶
聊相要耳竟不與相見

何褒益之亟

始興王濬嘗送錢三萬餉袁淑一宿復遣人追取謂
爲使人謬誤欲以戲淑淑與璠書曰聞之前志曰七

廣滑稽

卷之六

十七

年之中一與一奪義士猶或非之况密邇旬次何其
褒益之亟也

七歲尚書

袁昂遷吏部尚書武帝謂曰齊明帝用卿爲黑頭尚
書我用卿爲白頭尚書良以多愧對曰臣生四十七
年於茲矣四十以前臣之自有七年以後陛下所養
七歲尚書未爲晚達帝曰士固不妄有名

何無忌諱

殷孚父淳孚嘗與侍中何勗共食人笑勗最益血殷

尊榮易司空無忌字也字徐輟筋曰何無忌諱

今且借公

梁元帝徵孔奐及沈炯王僧辯累表請留之帝手敕報曰孔沈二士今且借公

醉勝人醒

孔凱爲府長史雖醉日居多而明曉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壅衆咸曰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日醒也

此是平生所好

廣滑稽 卷之六

十八

孔穎用孔璪說遂發兵馳檄及兵敗村人縛送王宴宴謂曰此事孔璪之爲無豫卿事可作首辭當相爲申上覲曰江東處分莫不由身委罪求活便是君輩行意耳晏乃斬之東閣外臨歿求酒曰此是平生所好

何無丈夫意

山陰公主淫恣窺見褚彥回悅之以白文帝帝召彥回西上閣宿十日公主夜就之備見逼迫彥回整衣而立從夕至曉不爲移志公主謂曰君猶如戟何

無丈夫意彥回曰回雖不敏何敢首爲亂階

將一家物與一家

褚炤非彥回身事二代彥回子黃往問訊炤炤問曰司空今日何在黃曰奉璽綬在齊大司馬門炤正色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

此是送吏部郎

何尚之字彥德遷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別於治渚及至郡父叔度謂曰聞汝來此傾朝相送可有幾客答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贈

廣滑稽 卷之六

十九

何彥德也昔殷浩亦嘗作豫章定省送別者甚衆及廢徙東陽紅泊征虜亭積日乃至親舊無復相窺者何不着鹿皮冠

何尚之在家嘗着鹿皮帽及拜開府天子臨軒百僚

陪位沈慶之殿庭戲之曰今日何不着鹿皮冠

君乃真猴

何尚之與太常顏延之少相好狎二人並短小尚之嘗謂延之爲猴延之目尚之爲猴同游太子西池延之問路人曰吾二人誰似猴路人指尚之爲似延之真

笑路人曰彼似猴耳君乃真猴

望岫息心

宋豫章王凝命駕造何點點從後門遁去司徒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尚望塵不及吾當望岫息心

乃欲臣老子

梁武帝與何點有舊及踐祚手詔論舊賜以鹿皮也爭并召之點以巾褐引入華林園帝賜詩酒恩禮如舊仍下詔徵爲侍中將帝崩曰乃欲臣老子

車螯蚌蠣

廣滑稽

卷之六

二十

明

何胤修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鮓鮓糖蟹以爲非見生物疑食蚌蠣使門人議之學生鍾毓曰鮓之就鮓驟於屈申蟹之將糖驟擾肅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恒至於車螯蚌蠣眉目內關懸混沌之奇橫殼外絨非金人之慎不悴不榮會草木之不若無聲無臭與瓦礫其何異故宜長充庖厨永爲口實

遙遙華胥

何昌寓爲吏部尚書嘗有一客姓閔求官昌寓謂曰

君是誰後客曰子寧後昌寓團扇掩口而笑謂坐客曰遙遙華胥

所謂先天而天不違

大同中朱雀門災武帝謂群臣曰此門制挾我始欲改構遂遭天火相顧未答何敬客獨曰此所謂先天而天不違

聘以爲名對

如明公之與蕭何

何敬客貪悛爲時所嗤鄙其署名敬字則大作苟小爲文客字大爲二陸儔戲之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

廣滑稽

卷之六

二十一

王方

不小敬客遂不能答又多漏禁中語故嘲詡日至嘗有客姓吉敬客問卿與郎吉遠近答曰如明公之與蕭何

與釋子同姓

張永累遷廷尉上謂曰卿既與釋之同姓欲使天下無復寃人

一身兩役

張充少好逸游緒嘗告歸至吳始入西郭逢充獵臂鷹左牽狗遇緒船至便放縱脫繫於水次緒

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充跪曰充聞二十而立今充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緒曰過而能改顏氏子有焉

有事牽來

張瓌拜太常自謂閑職輒歸家武帝曰卿輩未富貴謂人不與既富貴那復欲去瓌曰陛下御臣等若養馬無事就閑厩有事復牽來

唯未能遣此

張瓌居家豪富伎妾盈房或有譏其衰暮畜伎瓌曰我少好音律老而方解平生嗜欲無復一存唯未能

廣滑稽

卷之六

二十二

遣此耳

瓌有子十二人常云中應有好事者

此吾作也

張率十二能屬文常日限爲詩一篇或數日不作則追補之稍進作賦頌至年十六向作二千餘首有虞訥者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爲詩不爲訥云沙約訥便句句嗟稱無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慙而退

壯哉鼠雀

張率爲新安太守遣家僮載米二千石還宅及至遂

耗大半率問其故荅曰鼠雀耗率笑而言曰壯哉鼠雀

檀何敢比

張敷小名檀父邵小名黎文帝戲之曰檀何如黎荅曰黎是百果之宗檀何敢比也

但非白賊

魏太武南征張暢於城上與魏尚書李孝伯語孝伯曰魏王言太尉鎮軍久關南信殊當憂色若欲遣使當爲護送暢曰此方開路甚多不復以此勞魏王孝

唐滑稽

卷之六

二十三

伯曰亦知有水路似爲白賊所斷暢曰君着白衣故稱白賊邪孝伯大笑曰今之白賊亦不異黃巾亦肩暢曰黃巾赤肩似不在江南孝伯曰亦不離青徐暢曰今者青徐實爲有賊但非白賊耳

譙貴其關

孝武宴朝賢張暢亦在坐何偃因醉曰張暢故是奇才同義宣作賊亦能無咎非才何以致此暢乃厲聲曰太初之時誰貴其關帝曰何事相苦初元凶時偃父尚之爲元凶司空義卿至新林門生皆逃尚之父

子婢妾共洗黃閣故暢譏之

肉脯何為

張融浮海至交州於海中遇風終無懼色方詠曰乾魚自可還其本鄉肉脯後何為者哉

不可有二

張氏自敷以來並以理音辭脩儀範為事至張融風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甚多見者驚異聚觀成市而融了無慙色隨例同行嘗稽遲不進高帝素愛融為太尉時與融款接見融常笑曰

廣滑稽

卷之六

二十四

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自地升天

高帝出太極殿西室張融入問訊彌時方登階及就席上曰何乃遲為對曰自地升天理不得速

恨二王無臣法

張融善草書常自美其能帝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

都自非是

張融與吏部尚書何戢善往詣戢謾通尚書劉澄下

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戶望見人曰非是既進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

名達六夷

張融形貌短醜精神清徹王叔則見融章帶寬殆將至憚謂曰章帶太急融曰既非步吏急帶何為融假東出武帝問融往在何處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無水後上問其從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艇於岸上住上大笑後使融接對北使李道固就席道固顧而言曰張融是宋鼓城長史張暢子不融

廣滑稽

卷之六

二十五

嘖嘖久之曰先君不幸名達六夷豫章王大會賓僚融食炙始行舉行炙人便去融欲求鹽蒜口終不言方搖食指半日乃息出入朝廷皆拭目驚觀之

舅殊不及憂疾色

范曄在獄為詩曰雖無嵇生琴底同憂疾色及經二旬曄便有生望獄吏因戲之曰外傳詹事或當長繫畢聞之驚喜謝繇孔熙先笑之曰詹事嘗論事無不據袂瞋目及在西池射堂上躍馬顧盼自以為一世之雄而今獲縶紛紜畏以乃爾設令今時賜以性

命人臣圖主何顏可以生存畢謂尉微將曰惜哉理
如此人將曰不忠之人亦何足惜畢曰大將言是也
及將詣帝最在前於殿門顧謂綜曰次第當以位
邦綜曰賊帥當為先在道路笑初無慙耻至帝問綜
曰時欲至未綜曰勢不復久畢既食又苦勸綜綜曰
此異疾篤何事強飯及伎妾來別畢乃悲泣流連綜
曰舅殊不及憂疾色畢謝綜

和香方

范畢撰和香方其序曰腐本多忌過分必害沈實易

廣滑稽

卷之六

二十六

易

和盈斤無傷零膏虛燥唇糖粘涇甘松蘇合安息鬱
金桑多和羅之屬並被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工又憂
膏香鈍甲煎淺俗非唯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
疾也所言悉以比類朝士腐本多烈比度仲文零膏
虛燥比何尚之唇糖粘涇比沈演之憂膏香鈍比羊
玄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甘松蘇合比慧休道人沈
實易和以自比也

大德所以不德

荀和子萬秋用才學自顯和見釋慧林謂曰昨萬秋

對策欲以相不答曰此不須看若非先見而答貪道
不能為若先見而答貪道奴皆能為和曰此將不傷
道德邪答曰大德所以不德乃相對笑

姝母

何承天除著作佐郎撰國史承天年已老而諸佐郎
並名家年少穎川荀伯子嘲之常呼為姝母承天曰
卿當言鳳凰將九子姝母何言邪

賜局子

何承天素好奕棋頗用廢事又善彈筆文帝賜以局

廣滑稽

卷之六

二十七

春

子及銀裝筆承天奉表陳謝上答曰局子之賜何必
非張武之金邪

火頭食子

何遜從叔憫以才著聞宦游不達作柏張賦以喻意
末云東方曼倩發憤於侏儒遂與火頭食子稟賜不
殊

焉能事奴

晉公思皇后薨應須百官皆取義庶元年除身以預
延之兼持邑吏送扎延之醉投扎於地曰顏延之

能事生焉能事死

其狂不可及

宋文帝嘗召顏延之傳詔頗不見常日但酒店裸袒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酒醒乃見帝嘗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臬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嘲之曰誰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尚之爲侍中在直延之以醉詣焉尚之望見便陽暝延之發簾熟視曰朽木不難彫尚之謂左右曰此人醉甚可畏見呼爲公

唐滑稽

卷之六

二十八

顏延之嘗與何偃同從上南郊於路中遙呼延之曰顏公延之以其輕脫恠之答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爲公偃羞而退不喜見要人

伯延之足稱佳

顏延之嘗乘羸牛車逢子竣幽薄即屏住道側又好騎馬遨遊里巷遇知舊輒據案索酒得必傾盡欣然自得嘗語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見竣起宅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州也

寧關卿小物

周朗爲廬陵內史爲州司所糾還都謝孝武曰州司舉臣愆失多不允臣在郡猛獸三食人虫鼠犯稼以此二事上奏陛下上變色曰州司不允或可有之虫獸之災寧關卿小物

但問用險何如

周顒嘗謂蕭惠開性太險每致諫惠開不悅答顒曰天險地險王侯設險但問用險何如耳周易坎之象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不易顯書

唐滑稽

卷之六

二十九

周顒少從外氏車騎將軍臧質家得衛恒散諫書法學之甚工文惠太子使顒書玄圃茅齋壁國子祭酒何胤以倒薤書求就顒換之顒笑答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周要何肉

衛將軍王儉謂周顒曰卿山中何所食顒曰食米白醬綠葵紫菜文惠太子問顒菜食何味最勝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何胤亦精信佛法無要太子又問顒卿精進何如何胤顒曰三塗八難共所未免然各

有累太子曰累伊何對曰周妻何肉

不啻食妻

周捨占對辨捷嘗居直廬語及嗜好裴子野言從來不啻食妻捨應聲曰孔稱不徹裴乃不啻一坐皆恍

若將加勝

王僧辯東討元帝謂僧辯曰王師近次朝士孰當先來王僧辯曰其周弘正乎弘正智不後機體能濟勝無妻子之顧有獨決之明其餘碌碌不逮也俄而前部傳云弘正至僧辯飛騎迎之及見歡甚曰吾固知

廣滑稽

卷之六

三十一

王僧達非後機者公可坐吾膝上對曰可謂進而若將加諸勝禮記子思曰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勝退人若將隊諸淵

東人勸下東

黃羅漢宗懷言周弘正王褒並東人仰勸東下非爲國計弘正竊知其言他日乃復上前面折二人曰若東人勸下東謂之私計西人勸住西亦是私計不

慮劉班不去

劉湛初入朝委任甚重善論政道并論前代故事聽者忘疲每入雲龍門御者便解駕左右及羽儀隨意

分數不夕不出以此爲常及晚節驛騎義慶使朝

廷上意雖內離而接遇不改上謂所親曰劉班初自

西還吾與諸常者日早晚慮其當去比人亦者日早

晚慮其不去潘小字班賢故云班也

以忠義笑人

顧顗之嘗於文帝坐論江東人物言及顧榮袁淑謂顗之曰卿南人怯懦豈辦作賊顗之正色曰卿乃復以忠義笑人

銅山西傾

廣滑稽

卷之六

三十一

江祿爲武寧郡頗有資產積錢於壁壁爲之倒走銅物皆鳴人戲之曰所謂銅山西傾洛鍾東應者也

不如耳學

魏太武大軍南向會制使至軍不許退蕭斌問計於沈慶之慶之曰關外之事將所得專制從遠來事勢已異節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愈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屬聲曰衆人雖見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

不足勞少壯

竟陵王誕據廣陵及沈慶之率衆討之誕遣客沈道
愍齋書說慶之餉以玉環刀慶之遣道愍反數以罪
惡慶之至城下誕登樓謂曰沈公君白首之年何爲
來此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夢少壯故使僕來
耳又誕於城上投函表令慶之爲送慶之曰我奉制
討賊不得爲汝送表

與馬成二

沈慶之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履田園有人時與馬
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

廣清稽

卷之六

三十二

通令作詩

上嘗歡飲會令群臣賦詩沈慶之粗有口辯手不知
書每將署事輒恨眼不識字上通令作詩慶之曰臣
不知書請口授師伯上即令顏師伯執筆慶之口授
之曰微生遇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
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上甚悅衆坐命稱其
辭意之美

任又勝癡

沈昭畧性狂僞不事公卿使酒仗氣無所推下嘗醉

晚日負杖攜家室弟至襄湖池逢王景文子約預
目視之曰汝是王約邪何乃肥而和約曰汝乃沈昭
畧邪何乃瘦而狂昭畧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
勝癡奈何王約素汝癡何

不能作伎兒

豫章王比宅後堂集會沈文季與褚彥回俞善琵琶
酒闌彥回取樂器爲明君曲文季便下席大唱曰沈
文季不能作伎兒豫章王疑又胖之曰此故當不損
仲容之德

廣清稽

卷之六

三十三

形陋之人

魏軍南攻朝廷發三吳之衆沈攸之亦行及至建鄴
詣領軍將軍劉遵考求補白丁隊主遵考以爲形陋
不堪攸之嘆曰昔孟嘗君身長六尺爲齊相今求士
取肥大者哉攸之進平尋陽還中領軍封貞陽縣公
時劉遵考爲光祿大夫攸之在御座謂遵考曰形陋
之人今何如

安用鬼名

人或勸柳津聚書津曰吾嘗請道士上章驅鬼安用

此鬼名邪

廣滑稽卷之六終

廣滑稽卷之六

三十四

廣滑稽卷之七目錄

南史

梁武戲劉滂

寬噬家人

帝子降北渚

未審孔子何關

攜妹華省

恐宜移此器

智不及葵

往第是還家

願極壽百年

紹抄肉杵

仰藉大威

請不以宅易州

與向人何異

善變素絲

廣滑稽卷之七

爲混沌書眉

何時得司徒空

背後有節便應殺人

老子與韓非同傳

宿命應得兩

走是上計

太傅是誰

少班蘭物

口爲鼓聲

臨時忘教

餉周公向杜

貂蟬從釜中生

老蚌

患少不苦多

禿廟四凶

千里草焚

宮人頻成後語

所居廉讓間

舊簪弊席	日月在軀
婦父領選作尚書郎	隊父道人
二十七種	當與郎真
家家賣宅	金天榮光
當雨部鼓吹	署貞
再辱此庭	宜坐可橫
與蕭諮議米	遇亂披染服
形容大異近日	王自立碑
生活大可	雉媒非長樂王
廣滑稽 卷之七 二	
早毋	主人慣慣
金鋌可食否	書曰嗣王
賦競病韻	長庚效衣
安知非僕	讀此優仕
殿下衛足	殘客
千萬買牌	見取良會
此公讓前	范成斐生
卿宜謝梅	以卿爲騎兵
家犬驚吠	年少何乃不廉

朱異實異	使卿復知寒暑
鮑通直	書賣鮑泉
無處不逢鮑佐	竿質虎皮
門外不見卿馬跡	但有大槩
後莫復	文字不辨
覆鄴驕韓	作縣令第一策
不使卿力	屐謎
卿禮有過陸納	僕助君師
此郎張譏後事	餐越
廣滑稽 卷之七 三	
鼎臣覆鍊	何如我未進時
禽獸決錄	豈復是椰子之拙
須大材廷詩	餉晉陵令
貨卒來米	取筆書鼓
一萬見與	猶當少於宮中學士
飛沈所至	未聞巢許稱臣
莊生持鈞	性長廟堂
敵三千萬錢	蕭生斷流
我亦不復能別	何異呼池水

此是黃門手板

生犀

無盡意菩薩

將軍乃有宇宙之號

唯阿爺名標

為帝與受攢不殊

頭行萬里

君不讀書

湘東一目

當同逆虜

廣滑稽

卷之七

四

廣滑稽卷之七

海虞陳氏讀錄玄南

南史

關中羅 曹齊禁書校

梁武戲劉孺

劉孺少好文童性又敏速嘗在御座為李賦受詔便
成文不加點梁武帝甚稱賞之後待宴壽光殿詔群
臣賦詩時孺與張率並醉未及成帝取孺手板戲之
曰張率東南美劉孺洛陽才攬筆便成就何事久遲
回

廣滑稽

卷之七

覽噓家人

劉覽當官清正無所私從兄吏部郎孝綽在職頗通
賊貨覽奏免官孝綽怨之常謂人曰犬噓行路覽噓
家人

帝子降北渚

劉諒為湘東王所善王嘗游江濱歎秋望之美諒對
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王有目疾以為刺已應
曰卿言目眇眇以愁予邪按元帝紀帝封湘東王生時皆患眼瞤必增武帝自下意察之遂盲一目初武帝步眇目僧執香爐托生王官既而生帝

未審孔子何關

南康郡人有姓賴所居穢里賴謁劉繪繪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此人應聲曰未審孔子何關而居穢里繪嘆其辭捷

楊林華省

劉孝綽與到溉兄弟甚狎溉少孤宅近僧寺孝綽往溉許適見黃卧具孝綽謂僧物色也撫手笑溉知其旨奮拳擊之傷口而去又與到洽同游東宮孝綽自以才優於洽每於宴坐嘲詠其文洽深銜之及孝綽

廣滑稽

卷之七

二

為廷尉楊妄入廷尉其母猶停移宅治事為御史中丞遭令史劾奏之云楊少姝於華省素老母於下宅武帝為隱其惡姝字惠姝

恐宜移此器

明帝每存儉約欲鑄壞太官元日上壽銀酒鎗尚書令莊憲等咸稱感德南豐伯賴胃曰朝廷威禮莫過三元此一器既足舊物不足為侈帝不悅後預曲宴銀器精肅賴胃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也

智不及蔡

齊始安王遙光生而臂疾多忌人有餉屨者以為戲已大被嫌責劉繪常為屨云智不及蔡亦以忤旨

往第是還家

齊末明末車駕數游幸惟豫章王嶷陪從上嘗出新林苑同輩夜歸至宮門嶷下輦辭出上曰今夜行無使為尉司所呵也嶷對曰京輦之內皆屬臣州願陛下不垂過慮上大笑賜以魏所送輶車每幸第不復屏人教外監曰我往大司馬第是還家耳

廣滑稽

卷之七

三

願極壽百年

上嘗幸豫章王嶷邸極日盡歡歡極備家人之禮嶷謂上曰古來言願陛下壽比南山或稱萬歲此殆近貌言如臣所懷實願陛下極壽百年亦足矣上曰百年後何可得止得東西一百於事亦濟

貂抄肉样

齊武陵昭王畢於御坐曲宴醉伏地貂抄肉样帝笑曰汗貂對曰陛下愛其羽毛而疎其骨肉仰藉天威

齊武帝幸豫章王嶷東田宴諸長王獨不召武陵王
畢疑曰風景殊美今日甚憶武陵上仍呼使射屢發
命中顧四坐曰手何如上神色甚怪疑曰阿五常日
不爾今可謂仰藉天威帝意乃釋

請不以宅易州

齊武帝以武陵王畢方出鎮求其宅給請皇子遣舍
人喻旨畢曰先帝賜臣此宅使臣歌哭有所陛下欲
以州易宅臣請不以宅易州

與何人何異

廣滑稽

卷之七

四

武陵王畢過竟陵王子良宅冬月道逢仁人脫襦與
之子良見畢衣單進襦於畢畢曰我與何人亦復何
異

善變素絲

齊江夏王鋒善與人交行事主文和別駕江祐等皆
相友善後文和被徵為益州置酒告別文和流淚曰
下官少來未嘗作詩今日違戀不覺文生於性王儉
聞之曰江夏可謂善變素絲也
為混沌書眉

齊明帝知權蕃邸危懼江祐嘗謂王宴曰江夏王有
才行亦魯能匿迹以乘道授竿景之景之署名而江
畢掩能於世非唯七絃而已百氏亦復如之江夏王
鋒聞嘆曰江祐為混沌書眉欲益反弊耳寡人聲酒
是耽狗馬是好豈復一豪於平生哉

何時得司徒公

王敬則性偏儻不羈好刀劍嘗與既陽縣吏鬪謂曰
我若得既陽縣當鞭汝小吏背吏唾其面曰汝得既
陽縣我亦得司徒公矣敬則後補既陽令昔日鬪吏

廣滑稽

卷之七

五

亡叛勒令出遇之甚厚曰我已得既陽縣汝何時得
司徒公邪

背後有節便應殺人

王敬則入朝上謂敬則曰人命至重是誰下意殺之
敬則曰都不啓聞敬則曰是臣愚意臣知何物科法
見背後有節便言應得殺人

老子與韓非同傳

王敬則與王儉俱郎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時徐孝嗣
於崇禮門候儉因嘲之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

老子遂與韓非同傳人以告敬則敬則欣然曰我兩
沙縣吏微俸得細鎧左右建風雲以至於此遂與王
衛軍同日拜三公王敬則復何恨武帝令群臣賦詩
敬則曰臣幾落此奴度上問之敬則對曰臣若解書
不過作尚書都令史那得今日

宿命應得雨

明帝即位王敬則為大司馬臺使拜授日雨大洪注
敬則文武皆失色一客旁曰公由來如此昔拜丹楊
尹吳興時亦然敬則大悅曰我宿命應得雨

廣滑稽 卷之七

走是上計

王敬則倉卒東起朝庭震懼東昏侯在東宮議欲殺
使人上屋望見征虜亭失火謂敬則至急裝欲走有
告敬則者敬則曰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計汝父子
唯應急走耳

太傅是誰

張敬兒欲移牟叔子隋淚碑於其處置臺綱紀諫曰
此牟太傅遺德不宜運動敬兒曰太傅是誰我不識
少班蘭物

張敬兒既得開府又望班劍語人曰我車邊猶少班
蘭物

一口為鼓聲

張敬兒始不識書及為方伯乃習學讀孝經論語初
徵為護軍乃潛於密室中屏人學揖讓答對空中俯
仰妾侍竊窺笑焉將拜三司謂其妻嫂曰我拜後府
開黃閣因口自為鼓聲初得鼓吹羞便奏之又於新
林姥廟為妾祈子祝神口自稱三公

臨時忘教

廣滑稽 卷之七

焦慶為人朴澁欲就齊高帝求州比見竟不及一語
後求竟陵郡不知所以置辭親人授之辭百餘言度
習諷數日皆得上口會高帝優行石頭城度欲自陳
臨時卒忘所教乃大言曰度啓公度啓公度無食帝
笑曰卿何憂無食即賜米百斛

餉周公阿杜

魏攻壽春齊高帝以周盤龍為軍主假節拒魏大破
之帝下詔稱美送金釵以二十枚與其愛妾杜氏手
勅曰餉周公阿杜

貂蟬從鑿中生

周盤龍以功進爵為侯武帝戲之曰卿著貂蟬何如
盤龍曰此貂蟬從兜鑿中生爾

老蚌

齊武帝嘗賞王珍國謂其父廣之曰珍國應堪大用
卿可謂老蚌也廣之曰臣不敢辭帝大笑

思少不苦多

魏任城王澄攻鍾離齊武帝遣王珍國為援因問討
賊方畧對曰臣嘗患魏衆少不苦其多武帝壯之

廣滑稽

卷之七

八

堯廟四凶

崔思祖為都昌令隨青州刺史垣護之入堯廟廟有
蘇侯神偶坐護之曰唐堯聖人而與蘇侯神共坐今
欲正之何如思祖曰使君若清蕩此坐則是堯廟重
去四凶

千里羹羹

齊高帝既為齊王置酒為樂羹既至崔思祖曰此
味故為南北所推待中沈文季曰羹羹與食非思祖
所解思祖曰包胥餒餒似非句吳之詩文季曰千里

尊羹豈關管衛

官人頃成僕語

胡諧之為給事中駙騎將軍齊武帝方欲獎以貴族
戚姻以諧之家人語僕音不正乃遣宮內四五人往
諧之家教子女語二年後帝問曰卿家人語音已正
未諧之荅曰宮人少臣家人多非唯不能得正音遂
使宮人頃成僕語帝大笑偏向群臣說之

所居廉讓間

范栢年初為州將劉亮使出都諮事見宋明帝帝言
廣滑稽 卷之七 九

次及廣州貪泉因問栢年卿州復有此水不荅曰梁
州唯有文川武鄉廉泉讓水又問卿宅在何處曰所
居廉讓之間帝嗟其善荅

舊替弊席

虞玩之為少府猶躡展造席高第取屢親視之訛黑
糾銳羹斷以芒接之問卿此股已幾載玩之曰初釋
褐拜征北行佐買之著已三十年貪士竟不辨易高
帝咨嗟因賜以新展玩之不受帝問其故荅曰今日
之賜與車俱重但舊替弊席復不可遺

一狐裘三十
年矣猶是
舊物

日月在輿

明帝脾上有赤誌常秘不傳既而江蘇勅帝出以示人晉書太守王洪範罷任還上祖示之曰人皆謂此是日月相卿幸無泄之洪範曰公日月在輿如何可隱轉當言之公卿上大悅

婦父領選

齊高帝輔政除陸慧曉為尚書殿中郎郝族來相賀慧曉舉曰陸慧曉年踰三千婦父領選始作尚書郎卿輩乃復以為慶邪

廣滑稽 卷之七

隊父道人

有王斌者不知何許人著四聲論行於時斌初為道人博涉經籍雅有才辯會屬文能昌導不脩容儀嘗弊衣於瓦官寺聽雲法師講成實論無復坐處唯僧正慧超尚空席斌坐其側慧超不能平乃罵曰邪得此道人祿較以隊父唐突人因命驅之斌笑曰既有教勸僧正何為無隊父道人不為動而撫機問難辭理清舉四坐皆屬目

二十七種

庾杲之清貧自業食唯有韭菹滷韭生韭雜菜任昉嘗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嘗有二十七種

當與郎真

庾杲之美容質善言笑嘗兼侍中夾侍柳世隆在御坐謂齊武帝曰庾杲之為蟬冕所映彌有米陛下故當與其郎真

家家賣宅

庾杲之嘗兼主客郎對魏使使問杲之曰百姓那得家家題門帖賣宅答曰朝廷既欲掃蕩京洛社復神

廣滑稽 卷之七

州所以家家賣宅耳魏使縮鼻而不答

金天榮光

宋明八年天忽黃色照地衆莫能解司徒法曹王融上金天頌王桢曰是非金天所謂榮光武帝大悅

當兩部鼓吹

孔珪不落世務居宅威管山水馮兀獨酌傍無雜事門庭之內草萊不翦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為陳蕃乎珪笑答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効蕃王晏嘗鳴鼓吹候之聞群蛙鳴曰此殊聒人耳珪曰我聽鼓

吹殆不及此晏甚有慙色

署員

時有沙門訟田武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辯編問莫知劉顯曰貞字文爲與上人

再辱此庭

宋大明中明僧惠使魏於時新誅司空劉誕孝武謂曰若問廣陵之事何以答之對曰周之管蔡漢之淮南帝太悅及至魏魏問曰卿銜此命當緣土國無相踰者邪答曰聰明特達舉袂成帷比屋之耻又無下

廣滑稽

卷之七

十二

僕晏子所謂看國善惡故再辱此庭

並坐可橫

劉之遶牛奔墮車折臂右手偏直不復得屈伸書則以手就筆歎曰豈懸而王乎周捨嘗戲之曰雖復並坐可橫政恐陋巷無枕

蕭諮議米

始武帝於齊代爲荆府諮議時劉之遶父死隱在百里洲早相知聞帝偶匿之遣就死換穀百斛之遶時在父側曰蕭諮議蹟士云何能得春碩與其米之及

帝即位常懷之

遇亂披染服

侯景初以蕭正德爲帝劉之遶時落景所將使授重絨之遶預知仍剃髮披法服乃免先是平昌伏挺出家之遶爲詩嘲之曰傳聞伏不關化爲支道林及之避遇亂遂披染服時人笑之

形容大異近日

蕭韶昔爲幼童便信愛之有斷袖之歡衣食所資皆信所給遇客韶亦爲信傳酒後爲郢州信西上江陵

廣滑稽

卷之七

十三

途經江夏韶接信甚薄坐青油幕下引信入宴坐信別榻有自矜色信稍有不堪因酒醉乃徑上韶牀踐蹋肴饌直視韶回謂曰官今日形容大異近日時賓客滿坐韶甚慚耻

王自立碑

蕭明爲豫州刺史百姓詣闕拜表言其德政樹碑於州門內及碑匠採石出自肥陵明乃廣營廚帳多召人物躬自率領率至州識者笑之曰王自立碑非州人也

生活大可

蕭宏以介弟之貴無他量能恣意聚飲庫室垂有百間在內堂之後閣齋甚嚴有疑是鎰伏者武帝携射聲校尉江仲卿往與宏飲半醉後謂曰我今欲履行汝後房便呼後閣與徑往屋所宏恐上見其賄貨顏色怖懼上意猶言是伏屋屋檢視宏性愛錢百萬一聚黃榜標之千萬一庫縣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帝與仲卿屈指計見錢三億餘萬餘屋貯布絹絲綿漆蜜紵蠟朱砂黃屑雜貨但見滿庫不知多少帝始知

廣滑稽

卷之七

十四

非仗大悅謂曰阿六汝生活大可

按宏文帝第六子

雉媒非長樂主

蕭正德妹長樂主適陳郡謝禧正德姦之燒主第縛一婢加玉釧於手以金寶附身聲云主被燒灰檢取婢炭并金玉葬之仍與主通呼爲柳夫人生二子焉日月稍久風聲漸露後青門郎張華有一雉媒正德見而奪之尋會重雲殿爲淨供皇儲以下莫不畢集華於衆中叱罵曰張華雉媒非長樂主何可畧奪正德爲臨賀郡王百姓聞臨賀郡名亦不欲道重謹曰

寧逢五虎入市不欲見臨賀父子

旱井

蕭推以王子封南浦侯歷淮南晉陵吳郡太守所臨必赤地大旱吳人號旱母焉

主人憤憤

建安王偉世子恪位雍州刺史年少未閑庶務奏之羣下百姓每通一辭數處輸錢方得聞徹賓客有江仲舉蔡遵王臺卿庾中容四人俱被接遇並有蓄積故人聞歌曰江三萬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逮達武

廣滑稽

卷之七

十五

帝帝接之曰主人憤憤不如客

金鈿可食否

廬陵王續子應不慧王夢至內庫聞珍物見金鈿問左右曰此可食否荅曰不可應曰既不可食並特乞

書曰嗣王

汝南侯蕭堅性頗庸短嘗與所親書曰嗣王其人得書大駭執以見堅堅曰前言戲耳人曰不願以此爲

賦裁病韻

曹景宗振旅凱入武帝於華光殿宴飲連旬令左僕射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格求賦詩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詔令約賦韻詩韻已盡唯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斯須而成其辭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筋鼓競偕間行路人何如舊去病帝嘆不已

晏侯效衣

晏侯宴爲六郡三州不爲產業祿賜所得隨散親故

卷之七

十六

十

性儉率居處服用充足而已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青紫有伎妾十數人並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之時謂簾爲晏侯妓衣

安知非僕

建武末張宏策從武帝宿酒酣移席星下語及時事弘策曰瞻烏爰止於誰之屋帝笑曰光武所云安知非僕

讀此優仕

張績好學兄緬有書萬餘卷晝夜披讀殆不輟手秘

書郎四貞宋齊以來爲甲族起家之選待次入補其居室例不數十日便遷任績固求不徙欲遍觀閣內書籍武帝執四部書目曰君讀此畢可謂優仕矣

殿下衡定

定襄侯祗無學術頗有文性與兄衡山侯恭俱爲皇太子愛賞時張績從兄謚聿並不學問性又凡愚祗嘗預東宮威集太子戲績曰丈人謚聿皆何在績從容曰績有謚聿亦殿下之衡定或云績從兄聿及弟愚短湘東王在坐問績曰丈人二從聿衡執某何如

廣濟籍

卷之七

十七

明

績曰下官從弟雖並無多猶賢殿下之有衡定果坐博然

殘客

初張績與參掌何敬客意趨不協敬客居權輿賓客輻湊有過語績績輒距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客殘客

千萬買鄰

初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呂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雅其貴季雅曰一百萬買宅千萬

千餘買鄰八百買舍價是

張子家計

賈鄰

見取良會

東昏既害朝宰頗疑於武帝鄭紹叔兄植爲東昏直後東昏遣至雍州託候紹叔潛使爲刺客紹叔知之密白帝及植至帝於紹叔處置酒宴之戲植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開宴是見取良會也賓主大笑

此公護前

沈約嘗侍宴會豫州獻果徑寸半武帝奇之問果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約出謂人曰此公護

廣滑稽

卷之七

十八

前不讓郎差矣

范成裴生

裴遂廟在光宅寺西堂宇弘敞松栢鬱茂范雲朝在三橋蓬蒿不翦梁武帝南郊道經二廟顧而嘆曰范爲已灰裴爲更生

卿宜謝梅

永元中任昉紆意於梅虫兒東昏中旨用爲中書令謝尚書令王亮亮曰卿宜謝梅乃忽謝我昉慙而退以卿爲騎兵

始梁武帝與任昉遇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爲記室昉亦戲帝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爲騎兵以帝善騎也

家犬驚吠

徐勉掌軍書劬勞夙夜動經數旬乃一還家羣犬驚吠勉嘆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若吾亡後亦是傳中一事

年少何乃不廉

朱异居貧以備書自業宿畢便誦徧覽五經尤明禮

廣滑稽

卷之七

十九

易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奕書算皆其所長年二十出郡詣尚書令沈約面試之因戲异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遂巡未達其旨約乃曰天下唯有文義恭書卿一時將去可謂不廉也

朱异實異

武帝召朱异使議孝經周易義甚悅之謂左右曰朱

异實異

使卿後知寒暑

徐陵使魏魏人授館宴賓是日甚熱其主客魏收謂

陵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陵耶荅曰昔王肅至此為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攸大慙齊文襄為相以收失言囚之累日

鮑通直

鮑泉為通直侍郎常乘高轎車從數十左右綴蓋服玩甚精道逢國子祭酒王承斌非舊貴遣訪之泉從者荅曰鮑通直承怪焉復又尋之遣通車問鮑通直復是何許人而得如此郡下少年遂為口實見尚蒙華人相戲曰鮑通直復是何許人而得如此

廣滑稽

二十一

書責鮑泉

元帝為書責鮑泉曰面如剋王還疑木偶鬚以蜚毛徒勞號喙

無處不逢鮑佐

鮑檢及二弟正直並才藝知名俱為湘東王五佐正好交游無日不適人人為之語曰無處不逢烏噪無處不逢鮑佐正不為湘東王所知獻書告退王恨之及建鄴城陷正為尚書外兵郎病不能起候景難於成屍焚之王聞之曰忠非紀信利非象齒焚如乘如

於是乎得君子以此知湘東王不仁

羊質虎皮

羊侃初為尚書郎以力聞魏帝帝問曰卿官謂卿為虎豈羊質虎皮乎試作虎狀侃因伏以手扶殿沒指魏帝壯之賜以珠劍

門外不見卿馬跡

任約被禽與徐文盛同禁文盛謂約曰何不早降使我至此約曰門外不見卿馬跡使我何處得降文盛無以荅初文盛常自軍中奔還荊州故約嘲云門外

廣滑稽

卷之七

二十一

不見卿馬跡

但有大槩

周弘讓善隸書寫蔡邕勸學及古詩以遺周文育文育不知省謂弘讓曰誰能學此取富貴但有大槩耳

後莫復

陳武帝為丞相及加九錫其儀注多劉師知所定梁敬帝在內殿師知常侍左右及將加害師知詐帝令出帝覺逸跡走曰師知賣我陳霸先及我本不須作天子何意見殺師知執帝衣行事者加刃焉既而報

陳武帝曰予已了武帝曰卿乃忠於我後莫後

文字不辨

虞寄少聰敏年數歲客有造其父遇寄於門嘲曰郎子姓虞必當無知寄應聲曰文字不辨豈得非愚客大慙入謂其父此子非常人文舉之對不是過也

覆鄭驛韓

陳寶應據有閩中得虞寄甚喜及寶應結昏留異潛有謀逆寄微知其意言說之際每陳逆順之理微以諷諫寶應輒引他說以拒之又嘗令左右讀漢書卧

廣滑稽 卷之七

二十二

而聽之至劇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責不可言寶應厥然起曰可謂智士寄正色曰覆鄭驛韓未足稱智豈若班彪王命識所歸乎

一作縣令第一策

傳僧祐子琰俱爲山陰令金華奇績時云諸傳有理縣諸子孫相傳不以示人後傳翻代劉玄明爲山陰令問玄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答曰我有奇術卿家請所不載臨別當相示既而曰作縣令唯日食一升飯而莫飲酒此第一策也

不使卿力

孫謙梁天監九年以老徵爲光祿大夫及至帝嘉其清潔甚禮異焉每朝見猶請劇職自効帝笑之曰朕當使卿智不使卿力

展誕

廣陵高爽客於孫康康委以文記爽嘗有求不遂乃爲展誕以喻康曰刺鼻不知曉踴面不知喚齒齒作步數持此得勝人譏其不計耻辱以此取名位

卿禮有過陸納

廣滑稽

卷之七

二十三

太守王彬巡屬縣諸肯威供帳以待焉至武康何遠獨設糗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隻鵝而別彬戲曰卿禮有過陸納將不爲古人所笑乎

侯助君師

陳天嘉中張譏爲國子助教時周弘正在國學發周易題弘正第四弟弘直亦在講席譏與弘正論議弘正屈弘直危坐厲聲助其申理譏乃正色謂弘直曰今日義集辯正名理雖知兄弟急難四公不得有助弘直謂曰侯助君師何爲不可舉坐以爲笑樂

此郎張議後事

後主在東宮集宮僚置宴時造玉柄塵尾新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堪提此者獨張譏耳郎手授機仍令於溫文殿講莊老宣帝幸宮臨聽賜御所服友一襲後主嗣位爲國子博士東宮學士後主嘗幸鍾山開善寺召從臣坐於寺西南松林下勅議堅議時索塵尾未至後主勅取松枝手以屬譏曰可代塵尾顧羣臣曰此郎張議後事

發越

廣滑稽 卷之七

二十四

太子詹事周捨以儒學見重名知人一見顧越便相歎異命與兄子弘正弘直游厚爲之談由是聲譽日重時又有會稽賀文發學兼經史與越名相埒故都下謂之發越焉

鼎臣覆餗

丘霸鞠嘗還東詣司徒褚彥回別彥回不起曰此脚疾更增不復能起霸輒曰脚疾亦是大事公爲一代鼎臣不可復爲覆餗

何如我未進時

丘霸鞠好飲酒臧否人物在沈深坐見王儉詩曰王令文章大進霸鞠曰何如我未進時

禽獸決錄

千彬爲禽獸決錄目禽獸云羊性淫而狠豬性卑而率鶴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斥貴勢其羊淫狠謂呂文顯豬卑率謂朱隆之鶴頑傲謂潘敞狗險出謂文度又蝦蟆賦云紆青拖紫名爲蛤魚世謂此令僕也又云蜎斗唯唯羣浮閭水唯唯朝繼夕聿役如累

立復是擲子之掘

廣滑稽 卷之七

三十五

千彬自稱千田居婦爲傳蠶室或謂曰卿都不持操名器何由得升彬曰擲五木子十擲輒捷豈復是擲子之掘吾好擲政極此耳

須大材進詩

陳郡袁嘏自重其文謂人曰我詩應須大材進之不爾飛去

餉晉陵令

廣陵高爽傳學多材劉楨爲晉陵縣爽經途詣之了不相接爽甚銜之俄而爽代楨爲縣楨遣迎贈甚厚

奏受餉答書云高晉陵自荅人間其所以荅云劉楨餉晉陵令耳何關奏事

貨羊余米

有人送書與高爽告蹟云比日守羊困苦奏荅曰守羊無食何不貸羊余米

取筆書敲

孫抱爲延陵縣高奏詣之抱了無故人之懷奏出從縣閣下過取筆書敲云徒有八八圍腹無一尺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詎央

廣滑稽

卷之七

二十六

一萬見與

崔慰祖賣宅須四十五萬買者云寧有減不荅曰誠異韓伯木何容二價買者又曰君但賣四十六萬一萬見與

猶當少於宮中學士

顏見少孤貧好學有辭采解褐梁邵陵王恭記室參軍時東宮學士庾信使府中王使見接對信輕其少曰此府兼記室幾人見曰猶當少於宮中學士當時以爲善對

飛沈所至

孔淳之與徵士戴顒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爲人外之游又申以婚姻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遂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爲禮至則盡歡共飲迄暮而歸或怪其如此荅曰固亦農父田夫之禮也會稽太守謝方明苦嬰之不能致使謂曰訪不入吾郡何爲入吾郭淳之笑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栖者非辯其林飛沈所至何問其主

未聞臬許稱臣

廣滑稽

卷之七

二十七

劉凝之荅臨川王義慶書頻首稱僕不爲百姓禮人或譏焉凝之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未聞臬許稱臣堯舜時

莊生持釣

杜京產於會稽日門山聚徒教授建武初徵負外散騎侍郎京產曰莊生持釣豈爲白璧所回

性畏廟堂

阮孝緒有重名南平元襄王偉其名致書要之不赴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廢廢可駢何以異

夫驥驥

敵三千萬錢

戴法興家貧父碩子以敗紆爲棄法興二兄延壽延興並脩立延壽善書法興好學山陰有陳戴者家富有錢三千萬鄉人或云戴碩子三兒敵陳戴三千萬錢

蕭生斷流

紀僧真夢蒿艾生滿江驚而白之齊高帝曰詩人採蕭蕭即艾也蕭生斷流卿勿廣言

蕭蕭即艾也蕭生斷流卿勿廣言

廣滑稽 卷之七

二八

我亦不復能別

初齊高帝在領軍府令紀僧真學上手迹下名至是報答書既皆付僧真上觀之笑曰我亦不復能別也何異呼淹水

初齊高帝在淮陰脩理城得古錫跌九枚下有篆文莫能識者紀僧真嘗事獨曰何須辯此文字此自久遠之物錫而有九九錫之徵也高帝曰卿勿妄言及上將拜齊公已尅日有楊祖之謀於臨軒作難僧真請上要選吉辰尋而祖之事覺上曰無卿言亦當致

小狼狽此亦何異呼淹水

此是黃門手板

基母珍之在西州時有一手板相者曰當貴每以此言動明帝又圖黃門郎帝嘗問之曰西州時手板何在珍之曰此是黃門手板官何須問帝大笑

生屏

陸驗本無執業而容貌特醜先是外國獻歲屏其形甚陋故閭里咸謂驗爲生屏

無盡意菩薩

廣滑稽 卷之七

二十九

侯景追簡文起舞酒闌坐散上抱景於牀曰我念丞相景曰陛下如不念臣臣何至此上索筌蹄曰我爲公講命景離席使其唱經景問索超世何經最小超世曰唯觀世音小景即唱爾時無盡意菩薩上大笑着將軍乃有宇宙之號

侯景矯詔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以詔文呈簡文簡文大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

唯阿爺名標

王偉請侯景立七廟景曰何爲七廟偉曰天子登七

世祖考故置七廟并請七世諱敕太常具祭祀之禮
景曰前世吾不復憶唯阿爺名標且在朔州伊那得
來噉是麥聞咸笑之

爲帝與愛橫不殊

侯景自篡立後時著白紗帽而尚披青袍頭挿象牙
梳床上帝設胡床及筌蹄著靴垂脚坐或跣戶限或
走馬邀游彈射鴉鳥自爲天子王偉不許輕出於是
營快更成失志曰吾無事爲帝與愛橫不殊

頭行萬里

廣滑稽 卷之七

三十一

王僧辯既破侯景命出王偉以狗偉曰昨及朝行八
十里願借一驢代步僧辯曰汝頭方行萬里何八十
里哉偉笑曰今日之事乃吾心也

君不讀書

前尚書左丞虞陽嘗見展於王偉遇之而唾其面曰
死庸庸復能爲惡乎偉曰君不能書不足與語陽慙
而退

湘東一目

王偉上五百字詩於帝帝愛其才將捨之朝士多忌

乃請曰前日偉作檄文有異辭句元帝求而視之
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爲四海所
歸帝言一目初

當同逆虜

雷異以衆降宋子仙子仙以爲鄉導令執梁臨城公
大連邵陵王綸聞之曰姓作去雷之雷名作同異之
異理當同於逆虜

廣滑稽卷之七終

廣滑稽 卷之七

三十一

廣滑稽卷之八目錄

北史

天何言哉

癡人復何似

終當爲其子穿鼻

龍逢比干非是俊物

未得通公主

一生不笑

何解今日不殺

琬上加帽

欲令全着

一家未得三十錢

作謎解悶

未知通嫂得作稽古不

天雨惡水

不作偷驢摸獺賊

廣滑稽 卷之八

卿不識造化

好門戶惡人身

我馬尚在

應急像

尖頭奴

長輩公

驢須輔脊

漢兒強知星宿

且得燕雀相賀

蒼蒼在鬢

巨倫自晦

止爲此翁難遇

每言寧無食

當共車千秋分一字

石頭之與番馬

藍謝青

作得李長史一脚掙不

謝王喚不謝王理

將道宴歌

獼猴衣帽

筆乾

是虜非蜀

以蜋投魚

何必大如車輪

河關韓子熙事

趙脩殊耐鞭杖

用人似貪士市瓜

門前幸無此物

牛象闔于江南

便不勞讀書

傷腰損脚

善用三短

莢眉樹鬚

臣卿乃少

唯喜諫議得君

淹肅往復

廣滑稽 卷之八

瞎巴

陽五伴侶

蹣跚娘子

索竭使人裸浴

腸肥腦滿

與霹靂鬪

自避赤棒

公剥百姓

口手俱足

教爲金字

卿應自足

謂爲自陳

管內無吾品家

驚蟬蝶

沈集中作賊

冬衣葛衫

屈公卧臨

止可一度作

不見妬婦	賦正似疥駱駝
孔子不得儀同	四大
掘地求碑	觸觸生
何安機警	蘇何訶詆
配舍人	日之夕矣
尋劉儀同家	扁螺
癩兒刺史	叢莉試人
臨死取服	虛心實腹
戲為師公	朝王盧姓
廣滑稽	卷之八
目羣大競走	連索熊白
無人役我	妨少年戲笑

廣滑稽卷之八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北史	關中羅 曹霖益甫校
天何言哉。	
節閔皇帝以元義擅權託稱瘡病絕言垂一紀及莊	
帝崩余朱世隆等以元暉疎遠又非人望所推以帝	
有過人之量將謀廢立恐實不語乃令帝所親申意	
兼迫帝曰天何言哉 <small>世隆等</small>	
廣滑稽	卷之八
癡人復何似。	
東魏孝靜皇帝好文美容儀力能扶石獅子以踰牆	
射無不中勃海王高澄嗣事甚忌焉以大將軍中兵	
將軍崔季舒為中書黃門侍郎令監察動靜大小皆	
令季舒知澄與季舒書曰癡人復何似癡勢小差未	
終當為其子穿鼻	
余朱榮嘗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皆稱余朱	
兆榮曰此正可統三千騎以還 <small>世隆等</small> 主衆者唯賀	
六渾耳因誠兆曰余非其匹終當為其子穿鼻 <small>世隆等</small>	

神武高
歡字

龍逢比干非是俊物。

典御丞李集面諫文宣比之有甚于桀紂帝令縛置
流中沈沒久之復令引出謂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回
來彌不及矣帝又令沈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
如初帝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漢方知龍逢比干非
是俊物遂解

未得通公主

琅邪公主名玉儀魏高陽王斌庶妹也初不見齒

廣滑稽 卷之八

為孫騰妓騰又放棄齊文襄遇諸途悅而納之遂被
殊寵奏魏帝封焉文襄謂崔季舒曰爾由來為我求
色不如我自得一絕異者崔遲必當造直諫我亦有
以待之及遲諾事文襄不復假以顏色居三日遲懷
刺墜之于前文襄問何用此為遲悚然曰未得通公
主文襄大悅把遲臂人見焉季舒語人曰崔遲常忿
吾佞在大將軍前每言叔父合殺及其自作體佞乃
體過于吾

一生不笑。

魏宗室父陵伯長性剛毅雖有吉慶事未嘗開口而
笑孝文遷都長以代尹昭鎮除懷朔鎮都大將因別
賜美酒雖拜飲而顏色不恭帝曰聞公一生不笑今
方隔山當為朕笑竟不能得帝曰五行之氣偏有所
不入六合之間亦何事不有左右見者無不扼腕大笑

何解今日不殺

肅太后顧謂侍臣曰劉騰元叉昔邀朕索鐵券望得
不以此朕賴不與中書舍人韓子順對曰事關赦活豈
計與否陛下昔雖不與何解今日不殺肅太后

廣滑稽 卷之八

三

珽上加帽

扶風郡王孚性機辯好酒貌短而禿周文帝偏所眷
顧嘗于室內置酒十垠垠餘一斛上皆加帽欲戲孚
孚適入室見即驚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為竊入
王家匡坐相對宜早還宅也因持酒歸周文撫手大笑

欲令全着。

高祖復幸鄴見公卿曰朕昨入城見車上婦人冠帽
而着小襦褌者尚書何為不察任城王澄曰着者猶
少帝曰任城欲令全着乎一言可以喪邦其斯之謂

可令史官書之

一家未得三十錢

魏宗室誕爲齊州刺史在州會暴大爲人患牛馬騾驢無不通奪家之奴隸悉迫取良人爲婦有沙門爲誕採藥還見誕問外消息對曰唯聞王貪願王早代誕曰齊州七萬家吾至來一家未得三十錢何得言貪

作謎解悶

咸陽王禧誅害孝文事露將士所在追禧禧憂迫謂廣滑稽

卷之八

四

兼防閤尹龍武曰試作一謎當思解之以釋毒悶龍武敘憶舊謎云眠則同眠起則同起貪如豺狼藏不入已都不有心于規刺也禧亦不以爲諷已因解之曰此是眼也而龍武謂之是箸

未知通嫂得作稽古不

尉理通寡嫂元氏瑾嘗議吏部郎中頓丘李構云即不稽古構對令史云我實不稽古未知通嫂得作稽

古不

連問大備

大雨惡水

長孫晟爲秦州行軍總管取晉王廣節度出討達頭達頭與王相抗晟進策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達頭人畜飲之多歟大驚曰天雨惡水其凶我乎

不作偷驢摸狗賊

崔陵恃預義旗願自矜縱尋以貪汙爲御史糾劾逃還鄉里時清河多盜齊文襄以石愷爲太守令得尋殺愷經陵宅謂少年曰諸郎輩莫作賊太守打殺人陵顧曰何不答府君下官家作賊止捉一天子牽臂

廣滑稽

卷之八

五

下殿捉一天子推上殿不作偷驢摸狗賊

卿不識造化

王昕雅好清言詞無淺俗守東萊時獲殺其同行侶者詰之未服昕謂曰彼物故不歸卿無恙而反何以自明邢邵後見文襄說此言以爲笑樂聞之諸郎曰卿不識造化還謂人曰子才應死我罵之極深

好門戶惡人身

嘗有鮮卑聚語崔昂戲問王昕曰頻解此否昕曰樓羅樓羅實自難解時唱樂于似追我輩文宣以昕

誕非齊世才馬曰好門戶惡人身

我馬尚在

王皓字季高嘗從文宣北征乘赤馬旦蒙霜氣遂不復識自言失馬虞候為求竟不得須臾日出馬體霜盡繫在幕前方云我馬尚在為司徒掾在府聽午鼓蹀躞待去羣寮嘲之曰王七思歸何太疾季高曰大鵬始欲舉鸞雀何啾唧嘲者曰誰家屋當頭鋪首浪游逸吁笑

應急像

廣滑稽

卷之八

六

笑

封述外貌方整而不免請謁回避趨趨頗致嗤駭前妻河內司馬氏一息為娶龐西李士元女大輸財聘及將成禮猶競戀遲遲忽取所供養像對士元打像為誓士元笑曰封公何處常得應急像須誓便用一息娶范陽盧莊之女述又經府訴云送驛乃嫌脚蹶評田則云鹹薄銅器又嫌古廢皆為怪毒所及每致紛紜

尖頭奴。

太武大閤將校儀于河西古弼留守詔以肥馬給騎

人弼命給弱者太武大怒曰尖頭奴敢裁量朕也朕還臺先斬此奴弼頭失帝嘗名之曰筆頭時人呼為筆公

長鬣公。

許惇美鬣下垂至帶省中號長鬣公齊文宣嘗因酒酣提惇鬣稱美以刀截之唯留一握惇懼因不復敢長人又號齊鬣公

驢須輔脊

初太武將北征發驢以運糧使公孫軌部調荊州軌

廣滑稽

卷之八

七

令驢王皆加絹一匹乃與受之百姓語曰驢無強弱輔脊自壯象共之

漢兒強知星宿。

源師仕齊為尚書左外兵郎中又攝祠部後蜀孟夏以龍見請零時高阿那肱為錄尚書事謂為真龍出見大驚喜問親所云作何顏色師整容曰此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雲系郊壇非謂真龍別有所降阿那肱忿然作色曰漢兒多事強知星宿

且得燕雀相賀。

盧詢祖初襲祖爵大夏男有宿德朝士謂曰大夏初
成詢祖應聲曰且得燕雀相賀

蒼蒼在黃

邢邵嘗戲盧詢祖曰卿少年才學富盛戴角者無上
甚恐卿不壽對曰詢祖初聞此言實懷惕懼見友人
蒼蒼在黃差以自安

巨倫自勝

崔巨倫陷賊葛榮聞其才名欲用為黃門即巨倫心
惡之至五月五日會集官僚令巨倫贈詩巨倫乃曰

廣清

卷之八

八

五月五日時天氣已大熱狗便呀欲死牛復喘咤舌
以此自晦獲免

止為此翁難遇

魏孝武帝納神武女為后詔李元忠致聘于晉陽每
宴席論舊事元忠曰昔日建義勳神武大樂比來寂寥
無人問更欲復建義處神武撫掌笑曰此人過我起
兵賜白馬一匹元忠戲曰若不與侍中當更復建義
處神武曰建義不慮無止畏如此老翁不可過耳元
忠曰止為此翁難遇所以不去因將神武遺笑

每言寧無食

李元忠每言寧無食不可使我無酒後自中書令復
求為太常卿以其有音樂而多美酒故神武欲用為
僕射文襄言其放達常醉不可委以臺閣其子極聞
之請節酒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
射時宜勿飲酒

當共車千秋分一字

李繪為聘梁使主與梁人汎言氏族袁狎曰未若我
本出自黃帝姓在十四之限繪曰兄所出雖遠當共

廣清

卷之八

九

車千秋分一字耳皆笑

石頭之與番禺

李安世為主客令齊使劉纘朝貢安世奉詔勞之纘
指方山曰此山去燕然遠近安世曰亦石頭之與番
禺耳

藍謝青

李謐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
同門生為之語曰責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
作得李長史一脚指不

李幼康為蘇州長史齊神武行經異部總合河北六州文籍商榷戶口增損親自部分多在馬上徵責文簿指影取備事非一緒幼康應機立成恒先期會集諸州準的神武添加慰勉仍責諸人曰碎卿等諸人作得李長史一脚指不

謝王曉不謝王理

宋游道為尚書令驛准王謹責游道乃執版長揖曰下官謝王曉不謝王理

游道宴款

唐書

卷之八

十

宋游道除司州中從事時將還鄴會霖雨行旅擁于河橋游道于幕下朝夕宴歌行者曰何時節作此聲也固大癡游道應曰何時節而不作此聲也亦大癡

獨懸衣帽

李樊二子構訓居貧宋游道後令其求三富人外事判免之九得錢五百十萬盡以入構訓其使氣僂僕如此時人語曰游道獨猴面陸操科斗形意識不問見何謂醜者必無情構嘗因游道會客因戲之曰醫從在門外大好人宜自迎接為通名稱從弟游山游

道出見之乃獨猴而衣帽也將與構絕構謝之幣然如舊

筆乾。

隋文令內史李德林立作詔書復爵沛國公位上柱國高穎戲謂鄭譯曰筆乾否曰出為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笑大

是虜非蜀

薛聰除羽林監孝文嘗與朝臣論海內姓地人物戲謂聰曰世人謂卿諸薛是蜀人定是蜀人不聰對曰

唐書

卷之八

十一

笑

臣遠祖廣德世仕漢朝時人呼為漢臣九世祖永隨劉備入蜀時人呼為蜀臣今事陛下是虜非蜀也帝撫掌笑曰卿幸可自明非蜀何乃遂復苦朕

以蚓投魚

陳使傅綽聘齊武成以薛道衡兼主客即接對之綽贈詩五十韻道衡和之南北稱美魏收曰傅綽所謂以蚓投魚耳

何必大如車輪

王肅弟東之初歸國也謂楊大眼曰在南閩君之名

以為眼如車輪及見乃不異于人大眼曰旗蔽相並
驥眸奮發足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如車輪

何開韓子熙事。

韓子熙初為侍讀除國子祭酒儉素安貧常好退靜
還鄴之始百司並給兵方時以祭酒開務止給二人
或有令其陳請者子熙曰朝廷自不與祭酒兵何關
韓子熙事論者

趙脩然耐鞭杖。

趙脩龍貴既傾身事之班父疑為中散大夫弟僧

趙脩然耐鞭杖。

十二

趙脩然耐鞭杖。趙脩然耐鞭杖。趙脩然耐鞭杖。
考今日乃舉其罪及監決脩鞭猶相隱惻然告人曰
趙脩小人背如土牛殊耐鞭杖有識以此非之

用人似貧士市廛。

楊愔與趙二十餘年獎擢人倫以為已任欽取士多
不擇香味謂本自曰庚大者與天自任人
取其肥大有

問前幸無此物。

太保平原王隆之與楊愔隣宅嘗見其門外有富胡

數人謂左右曰我門前幸無此物

牛象關于江南

與和中邢昕以本官副李象使于梁斯好忤物人謂
之牛是行也談者謂之牛象關于江南

便不勞讀書

邢邵有書其書不勝管校見人校書笑曰何愚之
甚天下書至多讀不可徧焉能始復校此日思誤書
更是子適妻弟李季節才學之士謂邵曰世間人多
不認明惠誤書何由能得邵曰君思不能得便不勞

讀書與婦其疎未嘗內箱自云書管入內閣為狗所

十三

讀書與婦其疎未嘗內箱自云書管入內閣為狗所
吠言畢便撫掌大笑

傷腰損脚

李崇在官和厚明于決斷然性好財賄賂聚斂孝
明霸太后嘗幸左藏王宮嬪主從者百餘人皆令任
力負布絹即以賜之多者過二百匹少者百餘唯長
樂公兩手持絹二十四匹而出示不異眾而已世稱其
廉儉崇與車武王融以所負多願什于地崇乃傷腰
融至損脚時人為之語曰陳留驪驪公車武傷腰折
骨元初許文
武曰奈內藏
隨意取金帛
盡重載而去
惟將此絹獨
得一條還家
餘無所取士
君子多之

敗貪人敗類穢我明王

善用三短

李諧為人短小六指因瘰而舉廟因跛而緩步因蹇而徐言人言李諧善用三短

藝倉樹瘰

李庶生而天閹崔譔調之曰教弟種瘰以錐徧刺作孔挿以馬尾庶曰先以此方回施貴族藝倉有効然後樹瘰世傳譔門有惡疾以呼施為墓田故庶言及之邢邵在傍大笑

蕭蕭稽

卷之八

十四

臣卿乃少

孫紹為太府少卿曾因朝見隋太后謂曰卿年稍老矣紹曰臣年雖老臣卿乃少

唯喜諫諍得君

張普惠轉諫議大夫任城王澄謂普惠曰不喜君得諫諍唯喜諫諍得君

淹蕭往後

孝文行幸王蕭多危從敕成淹將引若有古跡皆使知之行到朝歌蕭問此是何城淹言紂都朝歌城蕭

言故應有殷之頑人淹言昔武王滅紂悉居河洛中

因劉石亂華仍隨司馬東渡蕭知淹寓青州乃笑謂曰青州何必無其餘種淹以蕭本隸徐州言青州本非其地徐州間今日重來非所知也蕭遂伏馬土掩口而笑顧謂侍御史張思寧曰向聊因戲言遂致辭溺思寧馳馬以聞孝文大悅謂彭城王勰曰淹此改足為制勝輿駕至洛蕭因侍宴帝戲蕭曰近者行次朝歌聞成淹共卿殊有往復卿試重叙之蕭言臣于朝歌失言一之已甚豈可再說遂大笑蕭又言淹才

蕭蕭稽

卷之八

十五

詞宜應敘進帝言若因此進淹恐辱卿轉甚蕭言臣屈已達人正可顯臣之美帝曰卿為人所屈欲求屈已之名復于卿大優蕭言淹既蒙進臣得屈已達人此所謂陛下惠而不費諫諍失

暗巴

蕭寶實及于長安蕭紹上書求擊之云臣當出暗巴三千生噉蜀子孝明謂黃門徐紇曰此巴真暗也紇答此紹之壯辭云巴人勁勇見敵無所畏非實暗也陽五伴侶

陽休之當文襄時多作六言歌辭淫蕩而拙世俗流傳名爲陽五伴侶寫而賣之在市不絕弟俊之嘗過市取而政之言其字誤實書者曰陽五古之賢人作此伴侶君何所知輒敢議論後之大喜

驢駒娘子

祖珽所乘老馬常稱驢駒又與蘇婦王氏奸通每入前相問往復裴讓之與珽早狎于衆中嘲珽曰卿那得如此詭異老馬年十歲猶號驢駒奸耳順尚稱娘

子于是喧然

廣府精

卷之八

十六

索竭使人裸浴。

齊後主問南陽王綽在州何者最樂對曰多取竭將蛆混肴極樂後主即夜索竭一斗比曉得二三斗置諸浴斛使人裸卧浴斛中號叫宛轉帝與綽臨觀言不已謂綽曰如此樂事何不早馳驛奏聞

腸肥腦滿。

瑯琊王儼既誑殺和士開斛律光撫掌大笑曰龍子作事固自不似凡人及儼徒駭散帝駐馬橋上嗟呼之儼猶立不進光訕謂曰天子弟殺一漢何苦執其

手強引以前請曰瑯琊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爲舉措長大自不復然願寬其罪

與霹靂關。

神武嘗閱馬于北牧道逢暴雨大雷震地火燒浮圖神武令薛孤延視之延索稍直前大呼統浮圖走火遂滅延還驚及馬鬣尾皆焦神武歎其勇決曰延乃能與霹靂關

自避赤棒。

司馬膺之性方古不食俗舊與楊愔同爲黃門卽至情極幽書令抗禮如初曾路逢愔威儀道并乃于樹下側避之愔于車望見令呼謂曰兄何意避弟膺之曰我自避赤棒本不避卿

公剥百姓

尉景爲美州刺史大剽賄發夫羸灰者三百人厚伏于輿景稱神武坐請作御史中尉神武曰何意下水軍官干曰欲提尉景神武大笑令優者石董桶戲之董桶刺景衣曰公剥百姓董桶何爲不剥公神武戒景曰可以無食也景曰與爾計生活孰多我止人上

取爾割天子調神武笑而不荅

口手俱足。

庾秋士文嘗入朝遇隋文帝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絹一匹兩手各持一匹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足餘無所須

教爲金字。

斛律金性質直不識文字本名敦苦其難署改名爲金從其便易猶以爲難司馬子如教爲金字作屋况之其字乃就

廣濟精

卷之八

十八

卿應自足。

孫奉常服棘刺九李諧調之曰卿應自足何假外求謂爲自陳

杜臺卿爲尚書左丞省中以其耳聾多戲弄之下辭不得理者乃至大罵臺卿見其口動謂爲自陳令史又故不曉諭訓對往往乖越聽者以爲嗤笑

管內無五品家

蘇威立條章每歲責人間五品不遷或荅者乃云管內無五品家不相應領

驚蚊蝶

特才無宜比
齊書作蝶
使然

神武于西門豹祠宴集謂司馬子如曰魏收爲史官書吾善惡蘭比伐時諸貴管餉史官飲食司馬僕射頗曾餉不因共大笑仍謂收曰卿勿見元康等在吾目下趨走謂吾以爲勤勞我後世身名在卿手勿謂我不知尋加兼著作即收昔在京洛輕薄尤甚人號云魏收驚蚊蝶文襄嘗游東山令給事黃門侍郎元顯等宴文襄曰魏收恃才無宜適湏出其短往復數番收忽大唱曰楊遵彥情理屈已倒指從容曰我稔

廣濟精

卷之八

十九

有餘暇山立不動若過當堂恐翻翻遂遊當堂者魏翻翻者蝶也文襄先知之大笑稱善文襄又曰向語猶微宜更指斥情應聲曰魏收在并作一篇詩對衆讀訖云打從叔率景出六百斛米亦不辦此遠近所知非敢妄說文襄喜曰我亦先聞衆人皆笑

沈集中作賊

始魏叔比溫子昇邢邵稍爲後進邵既被疎出子昇以罪外叔遂大被任用獨步一時議論更相訾毀各有朋黨收每譏誣邢文邵又云江南任昉文體本疎

魏叔非直模擬亦失偷竊收聞乃曰伊常于沈約集
中作賊何意道我偷任

冬衣葛衫。

詩錄衣四章
云絲兮絲兮
其以風焉
葛衫客戲充曰袁即子締兮綌兮其以風充應聲
詰唯締與綌服之無數見嘆賞

屈公卧臨。

楊尚希有足疾隋文帝謂曰蒲州出美酒足堪養病
屈公卧臨之于是拜蒲州太守

唐滑稽 卷之八

止可一度作

字文化及弒逆之後趙才嘗到化及宴請勸其同謀
者十八人楊士覽等酒化及許之才執盃曰十八人
止可一度作勿復餘處更爲

不見妬婦

胡長榮性好內有一侍婢其妻王驕妬手刺殺之爲
此忿恨數年不相見親表爲之語曰自我不見于今
三年

賦正似赤路駝。

劉畫制賦以六合爲名自謂絕倫乃嘆儒者勞而寡
功曾以賦呈魏收而不拜收忿之謂曰賦名六合已
是太愚文又愚于六合君四體又甚于文畫不忿又
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似赤路駝伏而無斌
媚

孔子不得儀同

馬敬德少好儒術爲國子博士齊成爲後主擇師傳
趙彥深進之入爲侍講其妻夜夢猛獸將來向之敬
德走超褰棘妻伏地不敢動敬德占曰吾當爲大官

唐滑稽 卷之八

超棘過九卿也爾伏地夫人也後主既不好學敬德
侍講太疎時時以春秋入授猶以師傳恩拜國子祭
酒儀同三司金紫光祿大夫瀛州大中正卒其徒曰
馬生勝孔子孔子不得儀同

四大

熊安生與同郡宗道暉等爲祖師道暉好着高翹帽
大展翼州人爲之語曰顯公鍾宋公鼓宗道暉展李
洛姬肚謂之四大

掘地求碑。

熊安生在山東時歲歲游講從之者傾郡縣或誑之曰某村古冢是河南將軍熊光去七十二世舊有碑為村人埋匿安生掘地求之不得連年訟焉冀州長鄭大謹判之曰七十二世乃是義皇上人河南將軍晉無此號許非理安生率其族向家而號

觸觸生

熊安生將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相對以之才父諱雄士開父諱安乃稱觸觸生驛公

何安機警

唐書精

卷之八

二十二

何安少機警八歲將國子學助教顧良戲之曰汝姓何是荷葉之荷為河水之河安應聲答之曰生姓顧是脊顧之顧為新故之故

蘇何訶詆

蘇威定考文學何安更相訶詆威勃然曰無何安不慮無傳士安應聲曰無蘇威亦何憂無執事

醜舍人

荀士遜為中書舍人貌甚醜以文辭見重嘗有事須奏遇武成在後庭因左右傳通傳通者不得士遜

姓名乃云醜舍人帝曰必士遜也看封題果是內人莫不歡笑

日之夕矣

楊素嘗與牛弘退朝侯白謂素曰日之夕矣素大笑曰以我為牛羊下來邪

尋劉儀同家

劉臻無吏幹又性惚恍耽經覃思至于世事多所遺忘有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為太子學士情好甚密臻住城南訥住城東臻嘗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

唐書精

卷之八

二十三

同家乎從者不知尋訥謂臻還家因答曰知于是因之而去既扣門臻尚未悟謂至訥家乃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汝亦來邪其子答曰此是大人家子是顧盼久之乃悟叱從者汝大無意吾欲造劉訥耳

扁螺

劉臻性好啗蜆以音同父諱呼為扁螺

癩兒刺史

崔暹遷瀛州刺史貪暴安忍人庶患之嘗出獵州北

驍騎至入村有汲水婦人逼令飲馬因問曰崔瀛州何如婦人不知是崔荅曰百姓何罪得如此癩兒刺吏

最荊試人。

燕崇嘗按部道次見叢荊堪為答命取之輒以試人人或自陳無咎崇曰後有罪當免及後犯細過將過之人曰前日被杖許有罪宥之崇曰無過尚爾况有過邪

臨臥取服。

廣雅

卷之八

二十四

有張遠游者文宣時令與諸術士合九轉金丹及成帝置玉匣云我貪人間作樂不能飛上天待臨臥時取服

虛心實腹

徐之才與從兄康造梁太子詹事汝南周捨宅聽老子捨為設食乃戲之曰徐即不用心思義而但事食乎之才荅曰蓋聞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

戲為師公。

鄭道育常戲徐之才為師公之才曰既為汝師又為

汝公在三之義頓居其兩

嘲王盧姓。

徐之才嘲王昕姓云有言則註近大便狂加頸足而為馬施角尾而成羊盧元明因戲之才云卿姓是未入人名是子之誤之當為乏也即荅云卿姓在上為庖在丘為虛生男則為虜配馬則為驢

目羣犬競走

徐之才嘗與朝士出游逢羣犬競走諸人詠令目之之才即應聲曰為是宋鵲為是韓盧為逐李斯東

廣雅

卷之八

二十五

走為召帝女南狙

連索熊白

李諧于廣坐因稱徐之才父名之才父名雄曰卿嘗熊白生不之才曰平平諧父名平耳道逢其甥尚德正德正曰男顏色何不悅諧告之故德正徑送坐席連索熊白之才謂坐者曰箇人諱底衆莫之應之才曰生不為人所知必不為人所諱此何足問

無人傳我。

徐之才為僕射時語人曰我在江東見徐勉作僕射

朝士莫不佞之今我亦是徐僕射無一人佞我何由可活

妨少年戲笑

徐之才妻魏廣陽王妹之才從父妻宋得為妻和士開知之乃淫其妻之才過見而怒之退曰妨少年戲笑

南郡地事云
徐之才妻魏
廣陽王妹之
才從父妻宋
得為妻和士
開知之乃淫
其妻之才過
見而怒之退
曰妨少年戲
笑

廣滑稽卷之八

二十六

廣滑稽卷之八終

廣滑稽卷之九目錄

宋書

多忌可畏

事不均平

期訖更啟

自汝家門

讓主表

外舍之歡

效孫皓歌

向顧見嗽

必用汝老奴

先人必當驚怖

政有好驢

大老子

談者亦有同異

我便無如此何

廣滑稽卷之九

性不耐雜

移我遠客

門戶何寄

此鄭君何為

項羽千敗

常曰非苦

此乃貧家好食

伸卿肩頭

蒼頭公

耳學

何應無太使

使知苦劇

欲令泰山皆響

覓新者備君

綿定苛溫

下情由來所願

南齊書

今得用汝	餘充晚食
何不純用瑇瑁	苑中立市
公爲采祐	出手得盧
足狗肉便了事	君何事一朝至此
南風不競	王融才辯
性怯畏馬	
梁書	
不圖爲樂一至于斯	出行塞車帷幔
誤稱下官	速反葱肆
廣滑稽	卷之九
便是大有所進	若從公言
卿定可見	不異約今知公
天子聖哲	安用彼相
小人如失主犬	惟作大諾
火燭汝手	告牛患處
不辯族從	四盡
皮裏晉書	衆造寺
安敢失禮	東海三何
不愧古人	薄暮遊荒淫

顧建康	
陳書	
被代天子	効用嘗夢
突而升兮	
魏書	
醴曲阿之酒	諱言老
尚書亦須我	豈有此理
聞亦不解	衰至便驕
悲彭城	
廣滑稽	卷之九
北齊書	
穿筆	天下尚書
車輪抬頭	牽經引禮
老公失阿劉	不能逐飛追遠
府主自忽	箕子爲之奴
武有餘文不足	拊膺而退
魚鳥習遊	莫尤我
漫漫不虛	盧郎玉潤
藍田生玉	石榴房中多子

雙聲嘲

白柳劇飲

多乘事喪

聞樂不樂

丞相臂膊咽項

其言亦吃

學步邯鄲

盛空

輔桀吹堯

敢同百獸

戲面狹長

如州官名如周

隋書

何不近比老彭

水間牆竟何如

龍種因雲而出

徒與人作鎮石

廣滑稽 卷之九

四

留香草

二人唯堪嚼飲

非唾面之貴

麥豆不殊

僕從噉肉

廣滑稽卷之九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關中羅 曹霖林甫校

宋書

多鬼可畏。

前廢帝初踐祚受璽綬悻然無哀容太后疾篤遣呼帝帝曰病人間多鬼可畏那可往太后怒語侍者將刀來破我腹那得如此寧馨兒

事不均平

廣滑稽 卷之九

一

夢

山陰公主淫恣過度謂前廢帝曰妾與陛下雖男女有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六宮萬數而妾唯駙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帝乃為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期訖更啟。

明帝多忌諱言語文書有禍凶喪及疑似之言應回避者數百千品有犯必加臯戮改駟為邊亦以駟字似禍字故也以南苑借張永云且給三百年期訖更啟

白汝家門。

宣陽門民間謂之白門明帝以白門之名不祥甚諱之尚書左丞江謐嘗誤犯上變色曰白汝家門

讓主表

宋世諸王莫不嚴妬太宗每疾之胡孰令哀愍妻以妬忌賜歿使近臣虞通之撰妬婦記左光祿大夫江湛孫敦當尚世祖女上乃使人爲敦作表讓婚其畧曰晉氏以來配尚王姬者雖累經美胄亟有名才至如王敦憚氣桓溫欽威真長伴愚以求免于敬炙足以違詔王偃無仲都之質而保露于比階何瑀闕龍

廣雅

卷之九

二

工之姿而拔軀于深井謝莊殆自同于朦瞶殷仲幾不免于彊鉏數人者非無才意而勢屈于崇貴事隔于聞覽吞悲茹氣無所逃訴制勅甚于僕隸防閑過于婢妾或進不獲前或人不聽出不入則嫌于欲踰求出則疑有別意召必以三哺爲期遣必以日出爲限夕不見晚魄朝不識曙星至于夜步月而弄琴畫拱快而披卷一生之內與此長乖又聲影裁聞則少婢奔迸裾袂向席則老醜叢來左右整刷以疑寵見嫌賓客未冠以少容致斥禮則有劉騰象則有賈魚

本無嫚嫡之嫌豈有輕婦之謂况今義絕傷和虔恭正匹而每事必言無儀適設辭輒言輕易夫金斯之德實致充昌專妬之行有妨繁衍是以尚主之門往住絕嗣駙馬之身通權豪各以臣凡弱何以克堪

外舍之歡

明恭王皇后諱貞風太宗常宮內大集而羸婦人觀之以爲歡笑后以扇障面獨無所言帝怒曰外舍家寒乞今共爲笑樂何獨不視后曰爲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妬姊妹集聚而羸婦人形體以此爲樂外舍

廣雅

卷之九

三

之爲懼適實與此不同

效孫皓歌

河東王歆之嘗爲南康相素輕劉邕後歆之與邕俱豫元會並坐邕性嗜酒謂歆之曰卿昔常見臣今不能見勸一杯酒乎歆之因效孫皓歌答曰昔爲汝作臣今與汝比肩旣不勸汝酒亦不願汝年

向顧見歌

劉邕所至嗜食瘡痂以爲味似鰻魚嘗詣孟嘉嘉休先患寒瘡瘡痂落牀上因取食之嘉休大驚答曰

性之所嗜霽休瘡痂未落者悉攫取以飽世晉既去
霽休與何晏書曰劉邑向顧見啖遂舉體流血南康
國史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悉互與鞭鞭瘡痂常
以給膳

必用汝老奴

趙倫之性野拙人情世務多所不解久居方伯頗覺
富盛入為護軍資力不稱以為見貶光祿大夫范泰
好戲謂曰司徒公缺必用汝老奴我不言汝資地所
任要是外戚高秩次第所至耳倫之大喜每載酒詣泰

廣滑稽 卷之九

先人必當驚怖

張興世父仲子由興世致位給事欲將往襄陽愛戀
鄉里不肯去嘗謂興世我雖田舍老翁樂聞鼓角可
送一部行田時吹之興世素恭謹畏法憲譬之曰此
是太守鼓角非田舍所吹興世欲拜基仲子謂曰汝
衛從太多先人必當驚怖興世戚撤而後行

政有好驢

荀萬秋嘗詣庾炳之值一客姓夏侯主人問有好牛
否云無門有好馬否又云無政有佳驢耳炳之便答

甚是所欲客出門遂與相聞索之

大老子

沈曇慶謹實清正所位有稱績常謂子弟曰吾處世
無才能政圖作大老子耳世以長者

談者亦有同異。

謝瞻善于文章辭采之美與族叔混弟霽運相抗霽
運父瑛無才能為秘書郎早年而亡霽運祿否人物
混患之欲加裁折未有方也謂瞻曰非汝莫能乃與
晦曜弘微等共游戲使瞻與霽運登車使商較人物

廣滑稽 卷之九

瞻謂之曰秘書早以設者亦互有同異霽運默然目此

表止

我便無如此何

元嘉初中書舍人狄當詣太子詹事王曇首不敢坐
其後中書舍人王弘為太祖所愛遇上謂曰卿欲作
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耳放劉並雜無所知也若
往詣球可稱百就席球舉扇曰若不得耳弘還依事
啟聞帝曰我便無如此何

性不耐雜

江夏王義恭鎮江陵以張敷為撫軍功曹轉記室參軍時義恭就太祖求一學義沙門此沙門求見祭道會敷赴假還江陵太祖謂沙門曰張敷應西當令相載及敷辭上謂曰撫軍須一意懷道人卿可以後編載之道中可得言晤敷不奉旨曰臣性不耐雜仕

移我遠客

張敷遷正員郎中書舍人狄當周趙並管要務以敷同省名家欲請之趙曰彼不相答便不如不往詎可輕往邪當曰吾等並已員外即矣何憂不傳共坐敷

唐書

卷之九

六

先設二林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訓接甚歡既而呼左右曰移我遠客

門戶何奇

王曇首太尉弘弟也高祖大會戲馬臺羣坐者皆賦詩曇首文先成高祖覽讀因問弘曰卿弟何如卿弘答曰若但如臣門戶何寄高祖大笑

此卿君何為

劉毅當鎮江陵高祖會于江寧朝士畢集毅好搏獵于是會戲高祖與毅各傳其半積錢隱人教呼

鮮之教勇

高祖併之先柳得雉高祖甚不悅良久乃答之四坐傾囑既柳五千盡累教意色大惡謂祖曰知公不以大坐席與人鄭鮮之大喜徒既寢牀大叫聲聲相續教甚不平謂之曰此卿君何為者無復甥舅之禮

項羽千敗

南郡王義宣既敗入江陵城仍出聽事見客左右翟霸寶誠使撫慰眾賓以誠實進指授之宜用致失利令治兵繕甲更為後圖昔漢高百敗終成大業而義宣忘霸寶之言誤云項羽千敗眾咸掩口而笑

唐書

卷之九

七

常曰非苦

義宣送止獄戶坐地嘆曰賊質老奴誤我始與五妾俱入獄五妾尋被遣出義宣號泣謂獄吏曰常曰非苦今日分別始是苦

此乃貧家好食

沈脩之性儉刻少恩情姊在鄉里饑寒不立脩之未嘗供膳嘗往視姊姊欲激之為設茶羹脩之曰此乃貧家好食致飽而去

伸卿眉頭

民間訛言王玄謨欲反時柳元景當權元景弟僧景為新城太守以元景之勢制令南陽順陽上庸新城諸郡並發兵討玄謨玄謨令內外晏然以解惑衆馳敬孝武具陳本末帝知其虛馳遣主書吳喜公撫慰之又荅曰梁山風塵初不介意君臣之際適足相保耶復為笑伸卿屬頭玄謨性嚴未嘗笑矣時人言玄謨眉頭未曾伸故帝以此戲之

蒼頭公

沈慶之患頭風好着狐皮帽羣蠻惡之號曰蒼頭公

廣濟稽 卷之九

每見慶之軍輒畏懼曰蒼頭公已復來矣

耳學。

蕭斌問計于沈慶之慶之曰閫外之事將所得專詔從遠來事勢已異節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並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衆人雖見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

何應無人使

蕭思話以去州無後事力倩府軍身九人太祖戲之曰丈人終不為田父于里閭何應無人使邪

使知苦劇

廢帝在東宮衛謝莊至是遣人詰責莊曰卿昔作殷貴妃諫頗知有東宮不將誅之或說帝曰外是人之所同復一往之苦不足為深困莊少長富貴今且繫之尚方使知天下苦劇欽後校之未晚也帝然其言繫于左尚方

欲令衆山皆響

宗炳好山水愛遠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而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嘆曰老疾俱至名山

廣濟稽 卷之九

恐難徧觀唯當澄懷觀道所以將之凡所游復皆圖之于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

覓新者備君

劉凝之爲村里所誣一年三輸公調求輒與人有人嘗認其所着襪笑曰僕着之已敗令家中覓新者備君也此人後田中得所失履送還之不肯復取

綿定奇溫

朱百年家素貧母以冬月以衣並無絮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孔凱宿衣悉挾布飲酒醉眠凱以卧具

覆之百年不覺也既覺引卧具去體謂凱曰綿定奇

溫

下情由來所願

元凶劭謂始興王濬曰潘淑妃為亂兵所害濬曰此下情由來所願其悖逆乃如此

潘淑妃

南齊書

今得用汝。

鬱林王昭業即位極意賞賜動百數十萬每見錢輒曰我昔時思汝一丈不得今得用汝

廣滑稽

卷之九

十

餘充晚食。

明帝太官進御食有果蒸帝曰我食此不盡可四片剖之餘充晚食

何不純用瑠璃

世祖興光樓上施青漆世謂之青樓東昏侯曰武帝不巧何不純用瑠璃

苑中立市

東昏侯于苑中立市太官每旦進酒肉雜肴使宮人屠酤潘氏為市令帝為市鬼執罰爭者就潘氏決判

公為朱祐

太祖大宴集酒後謂羣臣曰卿等並宋時公卿亦當不言我應得天子王儉等未及答褚淵歛板曰陛下不得言臣早不識龍顏上笑曰吾有愧文叔知公為朱祐久矣

出手得盧

劉東有異圖弟邀為吳郡潛相影響因沈攸之事起聚眾三千人治攻具太祖密遣殿中將軍王白龍令張瓌取邀諸張世有豪氣瓌宅中常有父時舊部曲

廣滑稽

卷之九

十一

數百邀召瓌瓌僞受旨與叔忍領兵十八人入郡與旁郡隊主強弩將軍郭羅雲進中齊取邀邀踰窓而走瓌部曲顧憲子手斬之郡內莫敢動者縣掾大祖以告領軍張冲冲曰瓌以百口一擲出手得盧矣

足狗肉便了事

信義鄉縣長風廟神姓鄧先經為縣令歿遂修廟周山圖敬仁加神位輔國將軍世祖荅曰足狗肉便了事何用階級為

君何事一朝至此

明帝即位謝滂屬疾不視事後上譙會功臣上酒令
王晏爭與席滂獨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順民王晏
妄叨天功以爲己力上大笑解之座罷晏呼滂共載
還令省欲相撫悅滂又正色曰君果宿在何處晏初
得班劍滂謂之曰身家大傳裁得六人君亦何事一
朝至此

南風不競

沈文季吳興武康人爲散騎常侍世祖謂文季曰南
士無僕射多歷年所文季對曰南風不競非復一日

廣滑稽

卷之九

十二

七

王融才辯

世祖以王融才辯使兼主客接廣使房景高宋弁并
見融年少問主客年幾何融曰五十之年久踰其半
因問在朝聞主客作典水詩序景高又云在北聞主
客此製勝于顏延年實蹟一見融乃示之後曰宋弁
于瑤池堂謂融曰昔觀相如封禪以知漢武之德今
覽王生詩序用見齊王之盛融曰皇家盛明豈直北
蹤漢武更慙鄒製無以遠匹相如上以房獻馬不稱
使融問曰秦西其北實多駿驥而魏王所獻良馬乃

爲駘之不若求名檢事殊爲未妥將旦旦信誓有時

而爽駟駟之牧不能復嗣宋弁曰不容虛僞之名當

是不習土地融曰周穆馬跡徧于天下若騏驎之性

因地而遷則造父之策有時而躡弁曰主客何爲殷

勤于千里融曰鄉國旣異其優劣聊復相訪若千里

日至聖上當駕鼓車弁曰向意旣湏必不能駕鼓車

也融曰買父馬之骨亦邪隗之故弁不能答融自恃

人地三十內望爲公輔直中書省夜歎曰鄧禹笑人

行逢大駟開喧湫不得進又歎曰車前無八騶何得

廣滑稽

卷之九

十三

七

稱爲史夫

性怯畏馬

張欣泰有志節不以武業自居好隸書讀千史年

十餘詣吏部尚書褚淵淵問之曰張郎馬多少欣

泰曰性怯畏馬無力牽弓

梁書

不圖爲樂一至于斯

侯景廢太宗爲晉安王幽于永福省太宗謂舍人放

不害曰吾昨夜夢吞土卿試爲我思之不害曰昔重

平饋塊卒還晉國陛下今夢得符是乎及王儉等進觴于帝曰丞相以陛下憂情既久使臣上壽帝笑曰壽酒不得盡此乎于是並齋酒餽曲項琵琶與帝飲帝知不免乃盡醉曰不圖為樂一至于斯既醉後王上儉王儉坐其上于長太宗崩于永福省

出行塞車帷幔

曹景宗好內妓妾至數百窮極錦繡性躁動不能沈默出行常欲塞車帷幔左右輒諫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景宗謂所親曰我昔鄉里騎快馬如龍

廣清稽

卷之九

十四

與少年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鸞鳴叫平澤中逐麋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饑食其肉甜如甘露覺耳後風生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楊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閑置車中如三日新婦遭此邑邑使人無氣

誤稱下官

曹景宗為人嗜酒好樂臘月于宅中使作野犀逐除通往人家乞酒食本以為戲而部下多剽掠因弄人

婦女奪人財貨高祖頗知之景宗乃止高祖教誨見功臣共道故舊景宗醉後謬忘或誤稱下官高祖以故為笑

速反忽肆

呂僧珍為南兖州刺史不私親戚後父兄子宏以貶為僧珍既至乃棄業欲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國重恩無以報効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叨越但當速反忽肆耳

便是大有所進

廣清稽

卷之九

十五

呂僧珍性甚恭慎當直禁中盛暑不敢解衣每侍御座屏氣鞠躬果食未嘗舉箸嘗因醉後取一柑食之高祖笑謂曰便是大有所進

若從公言

初韋叡起兵卿中客陰備尤泣止叡叡還為州備光道候獻叡笑謂之曰若從公言乞食于路矣餓牛

卿定可兒

沈攸之舉兵圍郢城范雲隨父在府為軍人所得收之召與語聲色甚厲雲答貌不樂徐自陳說攸之乃

笑曰卿定可兒

不異約今知公

高祖勲業既就沈約請定大業高祖然之約出高祖召范雲告之雲對畧同約旨高祖曰智者乃爾暗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高祖命草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高祖初無所改俄而雲自外來至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閣外但云咄咄約出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垂所望有頃高祖召范雲謂曰

廣濟

卷之九

十六

考

生平與沈休文羣居不覺有異人處今日才智縱橫可謂明識雲曰公今知約不異約今知公

天子聖哲

沈約撰四聲譜以為在昔詞人累在千載而不寤而獨得聲律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高祖雅不好焉帝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然帝竟不用

安用彼相。

東昏肆虐淫刑以逞王亮傾側取容竟以免戮義師至新林內外百僚皆道迎其未能援者亦間路送誠

款先獨不遣及城內既定獨推亮為首亮出見高祖高祖曰顛而不扶安用彼相而弗之罪也

小人如失王犬

馬仙埤為豫州刺史高祖起義師四方多響應高祖使仙埤故人姚仲賓說之仙埤于軍斬仲賓以殉義師至新林仙埤猶持兵于江西日欽運漕建康城陷仙埤號哭經宿乃解兵歸罪高祖勞之曰射鉤斬祛昔人弗忌卿勿以戮使斷運苟自嫌絕也仙埤謝曰小人如失王犬後王飼之便復為用高祖笑而美之

廣濟

卷之九

一七

准作大諾

陳伯之不識書及還江州得文牒詞訟准作大諾而已

火燭汝手

蕭景監楊州符教嚴整有田宅老姥嘗訴得符還至縣縣使朱印發姥語曰蕭監州符火燭汝手何敢留之

告牛患處。

明山賓性篤實家中嘗乏用貨所乘牛既舊父錢乃

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治差已久恐後脫簪無容不相語買主建追取錢

不辨族從

高祖謂夏侯寬曰夏侯溢于卿疏近寬者曰是臣從弟高祖知溢于寬已疏乃曰卿僭人好不辨族從寬對曰臣聞服屬易疏所以不忍言族

四盡

魚弘歷南熊肝貽竟陵太守常語人曰我為郡所謂四盡水中魚鱉盡山中麋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民

廣滑稽 卷之九

十八

庶盡

皮裏骨書

劉孝綽子諒少好有文才尤博悉晉代故事時人號

皮裏骨書

衆造寺

何敬容捨宅東為伽藍趨勢者因助財造攝敬容並不拒故此寺堂宇校飾頗為宏麗時輕薄者因呼為衆造寺焉

安敢失禮

到溉第山池有奇石高祖戲與之賭并禮記一部溉並輸焉未進高祖謂朱异曰卿謂到溉所輸可以送未溉欽板對曰臣既事君安敢失禮高祖大笑

東海三何

何思澄與宗人遜及子朗俱擅文名時人語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思澄聞之曰此言誤耳如其不然故當歸遜思澄意謂在已也

不愧古人

劉杳遷拔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昭明太子謂杳曰酒

廣滑稽 卷之九

十九

非卿所好而為酒尉之職政為不愧古人耳

薄暮遺荒淫

何點既老又娶魯國孔嗣女嗣亦隱者也點雖婚亦不與妻相見築別室以處之人莫喻其意也吳國張融少時免官而為詩有高尚之言點答詩曰昔聞東都日不在簡書而難戲也而融久病之及點後婚融始為詩贈點曰惜哉何居士薄暮遺荒淫點亦病之而無以釋也

顧建康

顧愷之為建康令性清儉殫力為政甚得民和故京師飲酒者得醇旨輒號為顧建康言醇清且美焉

陳書

被代天子。

衡陽獻王昌之將入也致書于世祖辭甚不遜世祖不憚乃召侯安都從容言曰太子將至須別求一番吾其老焉安都對曰自古豈有被代天子臣愚不敢奉詔

効用嘗夢

唐書

卷之九

二十一

世祖嘗夢章昭達并于台鉉及具以夢告之至是侍諫世祖顧昭達曰卿德夢不何以償夢昭達對曰當効犬馬之用以盡臣節自餘無以奉償

突而并兮

岑之敬年十六武帝召入面試令之敬昇講座勅中書舍人朱异執孝經唱士章武帝親自論難之敬剖釋縱橫應對如響左右莫不嗟服乃除童子奉車即賞賜優厚十八預重雲殿法會時武帝親行香執視之敬曰未幾見兮突而并兮

魏書

醴曲阿之酒

劉藻為東道初將辭于洛水之南高祖曰與卿石頭相見藻對曰臣雖才非古人庶亦不聞敗虜而遣陛下輒當醴曲阿之酒以待百官高祖大笑曰今未至曲阿且以河東數石賜卿

諱言老

傅永遷左將軍南兖州刺史時年踰八十猶能馳射盤馬奮稍常諱言老每自稱六十九

唐書

卷之九

二十一

尚書亦須我。

裴植自言入門不後王肅怏怏朝廷處之不高及為尚書志意頗滿欲以政事為己任謂人曰非我須尚書尚書亦須我

豈有此理

裴祭為膠州刺史時青州叛賊耿翔受蕭衍使署寇亂三齊裴唯高談虛論不事防禦之術翔乘其無備掩襲州城左右曰言賊至祭云豈有此理左右又言已入州門祭乃徐云耿王可引上廳事自餘部眾且

付城外尋為翔所害送首肅衍

聞亦不解。

裴遠除開府儀同參軍事放情累酒之間每出還家
人或問有何消息答曰無所聞縱聞亦不解

衰至便驕。

賈思伯少雖明經從官廢業至是更延儒生夜講書
授性諒和傾身禮士雖在家途傳車下馬接訪恂恂
曾無倦色客有謂思伯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
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時以

賈思伯

卷之九

悲彭城

祖瑩還尚書三公即尚書令王肅曾于省中詠悲平
城詩云悲平城驛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能
風彭城王總甚嗟其美欲使肅更咏乃失語曰王公
吟咏情性聲律殊佳可便為誦悲彭城詩肅因戲謂
曰何意悲平城為悲彭城也總有慚色瑩在座即云
所有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耳肅云可為誦之瑩應聲
曰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橫石梁浮血流雕水裏肅
甚嗟賞之總亦大悅迺謂瑩曰卿定是神口今日若

不得卿無為吳子所屈

北齊書

穿鑿。

庾秋干不知書署名為干字述上畫之時人謂之穿
鑿又有武將王周者署名先為吉而後成其外

天下尚書

改孝言為吏部尚書既無深鑒又持物不平抽擢之
徒非賄則舊有特作永崔成忽于叔中抗言曰尚書
天下尚書豈獨改家尚書也

賈思伯

卷之九

車輪括頸

司馬消難左僕射子如之子高祖之婿勢盛當時因
退食暇尋高祖武與之酣飲爾宿旦日重門並閉關
籬不通消難固請曰我是貴門即天子侍臣豈有不
參朝之理且已一宿不歸家君必當大怪今若又開
我狂飲我得罪無辭恐君不免謹責李式曰君自稱
貴門即又言是家君怪欲以地勢脅我邪高李式必
自有處初不畏此消難拜謝請出終不見許酒至不
肯飲李式云我聞君盡與君是何人不為我痛飲金

左右索車輪枯消難預又索一輪自抬頸仍命酒引滿相勸消難不得已欣笑而從之方乃俱脫車輪更留一宿

牽經引禮。

相府法曹辛子炎諮事云須取署子炎讀署為樹高祖大怒曰小人都不知避人家諱杖之于前杜弼進曰禮二名不偏諱孔子言微不言在言在不言微子炎之罪理或可恕高祖罵之曰眼着人瞋乃復牽經引禮叱令出去

廣滑稽 卷之九

二十四

老公失阿劉

和士開以佞幸勢傾朝列令人來平鑒愛妾劉氏盛即送之仍謂人曰老公失阿劉與夫何異要自為身作計不得不然

不能逐飛追遠。

河間守崔謀待其弟邊勢從李繪乙糜角鴿羽繪答書曰鴿有六翮飛則冲天糜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屠體疏嬾手足遲鈍不能逐飛追走遠事傷人

中丞

府主自忽

汝南王悅與府家飲酒坐上皆引滿酣暢王昕先起弘開室頰召不至悅乃自詣呼之曰懷其才而忽府主可謂仁乎昕曰商辛沉面其亡也忽諸府主自忽微察敢任其咎

箕子為之奴

武帝怒臨漳令稽暉及舍人李文師以暉賜薛晨洛文師賜崔士順為奴鄭子熱私謂王昕曰自古無朝士作奴昕曰箕子為之奴何言無也

廣滑稽 卷之九

二十五

武有餘文不足

孝昭嘗賜百官射王晞中的當得絹為不書前有司不與晞陶陶然曰我今可謂武有餘文不足矣

拊臂而退

王晞無子孝昭將賜之妾使小黃門就宅宣旨皇后相聞晞妻晞令妻各妻終不言晞以手拊臂而退

魚鳥留連

王晞嘗詣晉祠賦詩曰日落應歸去魚鳥見留連忽

有相王使召師不時至明日丞相西閣祭酒盧思道謂師曰昨被召已來頗得無以魚鳥致怪師笑曰昨晚陶然頗以酒漿被責卿輩亦是留連之一物豈直在魚鳥而已

莫不我

晉陽陷敗王暕與周志避周兵東比走山路險迴懼有劫賊而暕溫酒服膏曾不一廢每未肯去行侶尤之暕曰莫尤我我行事若不悔久作三公矣

漫漢不虛

廣滑稽

卷之九

二十六

楊愔聰記強識半面不怠每有所召問或卑稱姓或卑稱名無有誤者後有選曹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充尾草驅經見我不下以方趨障面我何不識卿漫漢服又調之曰名以定體漫漢果是不虛

盧即玉潤

楊愔令吏唱人名誤以盧士深為士琰士深自言愔曰盧即玉潤所以從王

藍田生王

陸印母魏上庸公主初封藍田高明婦人也其有志操印母季大人並王所生故邢辟嘗謂人曰藍田生王固不虛矣

石榴房中多子

安德王延宗納趙郡李祖收女為妃後文宣幸李宅宴而妃母宋氏為二石榴于帝前問諸人莫知其意帝授之魏收曰石榴房中多子王新妃母欲子孫衆多請大

雙聲嘲

廣滑稽

卷之九

二十七

魏收與外兄博陵崔暕嘗以雙聲嘲收曰愚魏收收曰谷曰爾最腰瘦是惟所生半願狗頭團鼻平飯房各龍着孔嘲玅

白柳劇飲

元文達子行恭少頗驕恣文達令與范陽盧思道之游文達嘗謂思道云小兒比日微有所知是大弟之力伏白柳劇飲是得師風思道答云即辭情俊邁自是克荷常痛白柳劇飲亦天性所得

多爭事東

叱羅協為中外府長史形貌瘦小舉指褊急既以得志每自矜高朝士有來請事者輒云汝不解吾今教汝及其所言多乖事裏當時莫不笑之

聞樂不樂

高祖山陵還帝欲作樂復令議其可不斛斯微曰孝經云聞樂不樂聞尚不樂其況作乎鄭譯曰既云聞樂明即非無止可不樂何容不奏帝遂依譯議

承相臂膊咽項

李穆蔡祐初與耿豪同時開府後並居豪之右豪意

廣滑稽 卷之九

二十八

不平謂太祖曰外聞物議謂豪勝李穆蔡祐太祖曰何以言之豪曰世言李穆蔡祐丞相臂膊耿豪王勇丞相咽項以咽項在上故為勝也

其言亦吃

鄭偉性吃少時嘗逐鹿于野失之遇牧豎而問焉牧豎荅之其言亦吃偉怒謂其効已遂射殺之

學步邯鄲

趙文深善書雅有鍾王之則筆勢可觀及平江陵之後王褒入關貴遊等翕然就學褒書文深之書遂被

選棄文深慚恨形于顏色後知好尚難反亦攻習褒書欽竟無所成轉被譏議謂之學步邯鄲焉

盛空

大象末強練以一無底囊歷長安市肆告乞市人爭以米麥遺之強練張囊投之隨即滿之于地人或問之曰汝何為也強練曰此亦無餘但欲使諸人見盛

空耳至隋開皇初果移都于隋首山長安城苑空廢

輔桀吹堯

高祖與蕭瑄宴齊氏故臣叱列長叉亦預焉高祖指

廣滑稽 卷之九

二十九

謂瑄曰是豈得為朕者也瑄曰長叉未能輔桀翻敢吹堯

敢同百獸

高祖與蕭瑄宴酒酣高祖命裴君自彈之謂瑄曰當為渠主盡歡瑄乃起請舞高祖曰渠主乃能為主舞乎瑄曰陛下既親撫五絃臣何敢不同百獸

戲面狹長

宗如周面狹長以法華經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蕭管戲之曰卿何為謂經如周蹤蹈自陳不商管又

謂之如初如周懼出告蔡大寶大寶知其言笑謂之曰君當不謫餘經政應不信法華耳如周乃悟

如州官名如周

嘗有人訴事于宗如周謂為經作如州官也乃曰某有屈滯故來訴如州官如周曰爾何小人敢呼我名其人慚謝曰我言如州官作如州不知如州官名如周早知如州官名如周不敢喚如州官作如州如周乃笑曰命卿自責見侮反深

隋書

廣滑稽

卷之九

三十

何不近比老彭

李德林善屬文辭數而理暢魏收嘗對高隆之謂其父曰賢子文章終當繼溫子昇隆之大笑曰魏常侍殊已嫉賢何不近比老彭乃遠求溫子

水間牆竟何如

元諧少與隋文帝同受業與國子甚相友善後帝為相引致左右諧謂帝曰公無驚譬如水間一堵牆大危矣公其勉之及帝受禪顧諧嘆曰水間牆何如也龍種因雲而出

宋書
卷之九

長寧王儼房陵王勇長子也誕乳之初以報高祖祖曰此即皇太孫何乃生不得地雲定興奏曰天生龍種所以因雲而出

徒與人作鎮石

秦孝王俊薨王府僚佐請立碑高祖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為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

石耳

留香草

長孫晟以牙中草穢欲令染干親自除之示諸部落

廣滑稽

卷之九

三十一

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染干遽嗅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諸侯躬親洒掃耘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中蕪穢謂是留香草耳染干乃悟遂拔所佩刀龍自焚草

二人唯堪啗飯

賀若弼以怨望下獄高祖謂之曰我以高頴楊素為宰相汝每倡言曰此二人唯堪啗飯耳是何意也弼曰頴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並知其為人誠有此語

非唾面之責

武帝執高遵付伊婁諫任令報復諫頓首請赦之帝曰卿可聚衆唾面令知愧也諫跪曰以遵之罪又非唾面之責

麥豆不殊

麥鐵杖因朝集考功郎竇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應口對曰麥豆不殊那忽相怪威報欲無以應之時人以爲敏慧

僕從嗽肉

王劭篤好經史遺落世事用思既專性頗恍惚每至

廣滑稽 卷之九

三十二

對食閉目疑思盤中之肉輒爲僕從所嗽劭後知覺唯責肉少數罰厨人厨人以情白劭劭依前閉目伺而獲之厨人方免舍辱

廣滑稽卷之九終

廣滑稽卷之十目錄

舊唐書

恐勞遠取

有降事否

嗽人滋味

於婚崔盧

李緯好髡鬚

畜生與果菜何異

行譜定可畏

自燒都街

千字文爲語

豈是負鶴人

破銅山大賊露布

郝哥有術

餘石豈能自反

須肉作羹

廣滑稽 卷之十

婦翁與女婿

伏獵侍郎

瑞雷

此吾藥籠中物

肉眼不識陛下

狀杜弄麀

兩紫袍主事

喚何物

手打賊

誦經懷寇

尿液俱下

麀頭鼠目

獨供七郎費

不稅汝間架

火迫鄭侯

此選竟穩便乎

請罷拾遺補闕

何得將元平兒來

不復偶公輩	連稱二封
目爲喜鵲	妬癡
此雲無知	戲爲識文
知渠合久矣	是順人乎
不足煩相公寄意	但爲好賊
囁嚅翁	適從何處來
呈身御史	銀杯羽化
太牢公	霖何甚耶
蕭選扶王鐸	走爲上計
廣清稿 卷之十	
豈女獨富貴	皇后阿奢
公主邑丞	三思五狗
未聞良醫能治老	剗却胡頭
鮮豸獸亦不識字	束帶立于朝
白兔御史	四其御史
糞味今苦	此耶好事
南山白額獸不足縛	肉餽飢
瘦老嫗逃奴	皇后嫁女
功逾先聖	詠石榴詩

愧在盧前	以身爲犧牲
舉爵罰度	嘲崔善
蕃人先母而後父	
廣清稿 卷之十	

廣滑稽卷之十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關中羅 自撰筆甫校

舊唐書

恐勞遠取

太宗擊竇建德生擒之于陣數之曰我以千戈問罪本在王世充得失存亡不預汝事何故越境犯我兵鋒建德股慄而言曰今若不來恐勞遠取

有降事否

廣滑稽

卷之十

太宗帥師討薛舉敗之追奔至隴坂而還舉又懼太宗踰隴追之乃問其衆曰古來天子有降事否

噉人滋味

朱粲自號迦樓羅王嘗取小弱男女以益其糧後遣使降高祖令假散騎常侍段確迎勞之確因醉侮粲曰聞卿噉人作何滋味粲曰若噉嗜酒之人正似糟藏猪肉確怒慢罵曰狂賊入朝後一頭奴耳更得噉人乎粲懼於坐收確及從者數十人奔于王世充拜為龍驤大將軍東都平獲之斬于洛水之上士庶

其殘忍競投瓦礫以擊其厥須臾封之若冢

於婚崔盧

竇威太穆皇后從父兄也武德初拜內史令威奏議雍容多引古為諭高祖甚親重之或引入卧內常為膝席又嘗謂曰昔周朝有八柱國之貴吾與公家戚登此職今我已為天子公為內史令本同末異乃不平矣威謝曰臣家昔在漢朝再為外戚至于後魏三處外家陛下龍興後出皇后臣又階緣戚里位忝鳳池自惟叨濫晚夕兢懼高祖笑曰比見關東人與崔

廣滑稽

卷之十

盧為婚猶是矜伐公代為帝戚不亦貴乎威家世勲貴諸昆弟並尚武藝而威耽耽文史介狹自守諸兄哂之謂為書癡

李緯好髭鬚

太宗幸翠微宮校司農卿李緯為民部尚書房玄齡時在京城留守會有自京師來者太宗問曰玄齡聞李緯拜尚書如何對曰玄齡但云李緯好髭鬚

他語太宗遂改授

南生與果菜何異

李靖弟客師性好馳獵四時從禽無暫止息有別業在昆明池南自京城之外西際澧水鳥獸皆識之每出則鳥鵲隨逐而噪野人謂之鳥賊又客師孫令問嘗廣畜芻黍躬臨宰殺時方奉佛其篤信之士或譏之令問曰此物畜生與果菜何異胡為強生分別

行諸定可畏

李宇素允工諸學自晉宋已隆四海士流及諸勳貴華戎閭閻莫不許寔當時號為行諸嘗與虞世南共談人物言江左山東世南猶相酬對及言北地諸侯

廣滑稽 卷之十

三

次第如流顯其世業皆有稜證世南但撫掌而笑不復能答歎曰行諸定可畏

自捷都街

蘇世長機辯有學博涉而簡率嗜酒無威儀初在陝州部內多犯法世長莫能禁乃責射引咎自捷于都街五伯嫉其說輟之見血世長不勝痛大呼而走

千字文為語

閻立本為右相與左相姜恪對掌樞密恪既歷任將軍立功塞外立本為善于圖畫非宰相之器故時人

以千字文為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

豈是齊鶴人

將軍史興宗嘗從高宗于苑中弋獵因言齊州出好鶴劉齊賢見為司馬請使捕之帝曰劉齊賢豈是齊鶴人耶卿何以此待之

破銅山大賊露布

李義府次子率府長史洽千牛儻身洋子塔少府主簿榜元貞等皆憑恃受賊並除名長流庭州朝野莫不稱慶時人為之語曰今日巨唐年還誅四凶族四

廣滑稽 卷之十

四

凶者謂洽及榜元貞等四人也或作河間道行軍元帥劉祥道破銅山大賊李義府露布勝之通衢右金曹參軍楊行綱表言義府罪狀制下司刑太常伯劉祥道與侍御詳刑對推其事仍令司空李勣監焉按實有

郝哥有術

郝王守禮高歌擊鼓常帶數千貫錢債或有諫之者曰王年漸高家累甚重須有愛惜守禮曰豈有天子兄汝人坐諸王因內譏言之以為歡笑雖積陰累日守禮白于諸王曰欲晴果晴德陽涉旬守禮曰即雨

果連謝岐王等奏之曰邪哥有術守禮曰臣無術也則天時以章懷遠謫臣幽閉宮中十餘年每歲祓勅杖數頭見瘕痕甚厚欲雨臣脊上即沉悶欲晴即輕健臣以此知之非有術也涕泗霑襟玄宗亦憫死

餘石豈能自天

有人于洛水中獲白石數點赤詣闕輒進諸宰相詰之對云此石赤心所以來進李昭德叱之曰此石赤心洛水中餘石豈能盡天耶

須肉作羹

廣滑稽

卷之十

五

魏元忠前後三被流于時人多稱其無罪則天嘗謂曰卿果負謗錄何也對曰臣猶鹿也羅織之徒有如獵者苟須臣肉作羹耳

婦翁與女婿

張垺以主婿玄宗特深恩寵許于禁中置內宅嘗賜珍玩不可勝數時兄均亦供奉翰林院常以所賜示均均戲謂垺曰此婦翁與女婿非天子賜學士也

伏獵侍郎

李林甫引肅吳爲戶部侍郎嘗與嚴挺之同行度品

客次有禮記肅吳讀之曰蒸膏伏獵吳早從官無學術不識伏臘之意誤讀之挺之戲問吳對如初挺之白張九齡曰省中豈有伏獵侍郎

瑞雷

特三月雪鳳閣侍郎蘇味道等以爲瑞草表將賀王求禮止之曰宰相調燮陰陽而致雪降暮春災也安得爲瑞和三月雪爲瑞雪則臘月雷爲瑞雷也

此吾藥籠中物

廣滑稽

卷之十

木

元行冲性不阿順多進規誠嘗謂狄仁傑曰下以事上亦猶蓄聚以自資也嘗貴家儲積則脯腊膜膜以供膳膳參朮芝桂以防病疾伏想門下賓客堪充滋味者多願以小人備一藥物仁傑笑而謂人曰此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

肉眼不識陛下

哥舒翰連闕兵敗降于賊祿山謂之曰汝常輕我今日如何翰懼俯伏稱肉眼不識陛下

狀杜弄驢

李林甫與選部時選人嚴迦判語有用杖杜二字者
林甫不識杖字謂吏部侍郎韋陟曰此云杖杜何也
陟倪首不敢言太常少卿姜度林甫舅子度妻誕子
林甫手書慶之曰聞有弄聲之慶客視之掩口

兩紫袍主事

楊國忠于私第大集選人令諸女弟垂簾觀之笑語
之聲朗聞于外故事注官訖過門下侍中給事中
忠注官時呼左相陳希烈于座隅給事中在列曰既
對注擬過門下了矣吏部侍郎韋見素張倚皆衣紫

廣滑稽

卷之十

七

是日與本曹郎官同容事趨走于屏樹之間既退國

忠謂諸妹曰兩負紫袍主事何如人相對大減

喚何物

哥舒翰征九曲王思禮後期欲引斬之續使命釋之

思禮徐言曰斬則斬却喚何物諸將皆

手打賊

玄宗方擇將帥張垧言李巨善騎射有謀畧玄宗追
至京師楊國忠素與巨相識忌之謂人曰如此小兒
豈得令見人主經月餘日不得見玄宗使中官召入

奏事玄宗大悅遂令中官劉奉庭宣勅令宰相與巨
語幾午方出國忠頗怠對奉庭謂巨曰比來人多口
打賊公不爾乎巨曰不知若箇將軍能與相公手打
賊乎

誦經穰寇

初代宗喜祠祀未甚重佛而元載杜鴻漸與王縉喜
飯僧徒代宗嘗問以福業報應事載等因而啓奏代
宗由是奉之過當嘗令僧百餘人于宮中陳設佛像
經行念誦謂之內道場其飲膳之厚窮極珍異出入

廣滑稽

卷之十

八

乘廐馬度支具廩給每西番入寇必令羣僧講誦仁

王經以穰房寇苟幸其退則橫加錫賜

尿液俱下

李正己驍健有勇力寶應中衆軍討史朝義至鄭州
廻紇方強暴恣橫諸節度皆下之正己時爲軍候獨
欲以氣吞之因與其角逐衆軍聚觀約曰後者批之
既逐而先正己擒其領而批其背廻紇尿液俱下衆
軍呼笑嘲諷是

摩頭鼠目

乃知修齊
經業有九
若爲之者

誦經穰寇
對賊詩題

李揆東政待中苗晉卿累薦元載為重官揆自恃門望以載地寒意甚輕易不納而謂晉卿曰龍章鳳姿之士不見擢頭鼠目之子乃來

獨供七郎費

陳少遊除桂州刺史管觀察使少遊以嶺徼遐遠欲規求近郡時中官董秀掌樞密用事少遊乃宿于其里候其下直際晚謁之從容曰七郎家中人教幾何每月所費幾何秀曰久忝近職家累甚重又屬時物騰貴一月過千餘貫少遊曰據此之費俸錢不足

廣滑稽

卷之十

九

支數日其餘常須數求外人方可取濟儻有輪誠供億者但留心覆庇之固易為力耳少遊雖不才請以一身獨供七郎之費秀欣慨頗甚因與相結秀曰日其竭蹶分時少遊又已納賄于元載于仲武矣秀載內外引薦數日拜宣州刺史宣歙池都團練觀察使

不稅汝間架

涇師之變姚令言急奏之上恐令內庫出繒絲二十車馳賜之軍聲浩浩令言不能戰街市居人狼狽走竄亂兵呼曰勿走不稅汝間架矣德宗令備王與學士姜公輔勞之繼出內門賊已解圍于丹鳳樓下是日德宗倉卒出幸賊網入府庫盡搜括力而止

火迫鄭侯

姚令言與源休論功令言自比蕭何源休曰惟幄之謀成秦之業無出乎之右者吾比蕭何無讓子當曹案可矣時朝士在賊庭者聞之皆笑謂源休為火迫鄭侯

此選竟穩便乎

喬琳扈從至奉天以老疾不堪山阻登頓乃削髮為僧止仙遊寺賊朱泚聞之遂令數十騎追至京城俾為偽吏部尚書令選人前請曰所注某官不穩便琳

廣滑稽

卷之十

十

謂之曰足下謂此選竟穩便乎琳以七月七日生亦以此日歿

請罷拾遺補闕

李泌奏請罷拾遺補闕代宗雖不從亦不授人故諫司唯韓皋歸登而已泌仍命收其署資錢令登等寓食于中書舍人故時戲曰韓諫議雖分左右歸拾遺與辨存亡如是者參年

何得將元平兒來

李元平性疎傲敢大言好論兵閥權奇重之許以將帥時李希烈反叛播乃威稱元平特召見不數日擢

為檢校吏部郎中兼汝州別駕知州事既至部募工徒繕理邪邪希烈乃使勇士應募元平不之覺希烈遣偽將李克誠以數百騎突至先應募執役者縛元平馳去既見希烈遺下汚地希烈見其無賴眇小戲謂克誠曰使汝取李元平何得將元平兒來因慢罵曰育宰相使汝當我何待我淺耶

不復偶公輩

李抱真晚年好方士以翼長生有生李長者為抱真鍊金丹給抱真曰服之當昇仙遂署為賓僚數謂參

廣滑稽

卷之十

十一

笑

佐曰此丹秦皇漢武皆不能得唯我遇之他年朝上清不復偶公輩矣復夢駕鶴冲天寤而刻木鶴衣道士衣以習乘之凡服丹二萬丸腹堅不食將歿不知人者數日矣道士牛洞雲以猪肪敷漆下之殆盡病少間李長復曰垂上仙何自棄也益服三千丸頃之卒

連稱二封

李澄初封隴西郡公進武威郡王每上疏連稱二封頗為時人所哂

目為喜鵲

實申者秦之族子也秦特愛之每議除授多訪于申申或泄之以招權受賂申所至人目之為喜鵲

妬癡

李益少有癡病而多猜忌防閑妻妾過為苛刻而有散灰扇戶之談聞于時故時謂妬癡為李益疾

此雲無知

朱滔稱冀王田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又請李納稱齊王築壇于魏縣中告天受之滔為盟主稱孤武

廣滑稽

卷之十

十一

李

俊悅納稱寡人滔以幽州為范陽府恒州為真定府魏州為大名府鄆州為東平府皆以長子為元帥偽冊之日其軍上有雲氣稍異馬燧等望而笑曰此雲無知乃為賊瑞又其營地前三年土長高三尺餘魏州戶曹韋稔為土長頌曰益土之兆也

戲為識文

田承嗣知范陽李寶臣故里生長其間心常欲立之乃勒石為識密瘞寶臣境內使望氣者云此中有王氣寶臣掘地得之有文曰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作

伴入幽燕二帝皆實臣李正己也承嗣又使客諷之
實臣喜以爲事合符命遂與承嗣通謀割州與之實
臣乃密圖范陽承嗣亦陳兵境上後承嗣聞與朱滔
交鋒其釐已成乃旋軍使告實臣曰河內有警急不
暇從公石上識文吾戲爲之耳

知渠合灰

前湖南觀察辛京杲嘗以忿怒杖殺部曲有司劾奏
京杲敕人當灰從之李忠臣奏曰京杲合灰久矣上
問之對曰渠伯叔某于某處戰灰兄弟某于某處戰
廣滑稽 卷之十 十三

是順人乎

李郢子定幼聰警絕倫年七歲時讀尚書湯誓問郢
曰奈何以臣伐君郢曰應天順人不爲非道又問曰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順人乎文不

不足煩相公寄意

李希烈反陳少遊悉令管內刺史送妻子在揚州以
爲質張萬福獨不送謂使者曰爲某白相公萬福妻
老且醜不足煩相公寄意終不

但爲好賊

孔巢父充魏傳宣慰使巢父傳辯多智對田悅之衆
陳逆順利害君臣之道士衆欣悚喜并曰不圖今日
復覩王化及就宴悅酒酣自矜其騎射之藝拳勇之
略因曰若蒙見用無堅不摧巢父謂之曰若如公文
而不早歸國者但爲一好賊耳悅曰爲賊既曰好賊
爲臣當作功臣巢父曰國方有虞待子而息悅起謝
焉

聶嘯翁

廣滑稽 卷之十 十四

竇羣性溫雅多不能持論士友言議之際吻動而不
發白居易等自爲嘯嘯翁

適從何處來

時元稹依倚內官得知制誥武儒衡深鄙之會食於
閣下蠅集于上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處來而遽
集于此同察失色備

呈身御史

韋澳伯兄溫與御史中丞高元裕友善謂澳曰高二
十九持憲綱欲與汝相面汝必得御史澳曰然恐無

呈身御史徑不諱元裕之門

銀杯羽化

柳公權志耽書學不能治生為勲戚家碑板間遺歲時鉅萬多為主藏監海鷗龍安所竊別貯酒器杯盃一箇絨滕如故其器皆亡訊海鷗乃曰不測其公權咽曰銀杯羽化耳

太牢公

李德裕南遷所著窮愁志刊里俗猶子之識以斥牛僧孺又目為太牢公

廣滑稽 卷之十

十五

霖何其耶

豆盧瑑與吏部侍郎崔沆同日拜平章事宣制日大風雷雨拔樹左丞韋蟾與瑑善往賀之瑑言及雷雨之異蟾曰此應相公為霖作解之祥也瑑笑答曰霖何其耶

蕭選扶王鐸

咸通中王鐸掌貢籍蕭選與韋保衡俱以進士中選而保衡舉貴與鐸同在中書及僖宗在蜀選又與鐸並居相位帝嘗召宰臣鐸年高昇階足跣踏勾陳中

選俯掖起帝目之喜曰輔弼之臣和予之幸也謂鐸曰適見卿扶王鐸予喜卿善事長矣選對曰臣扶王鐸不獨司長臣應舉歲鐸為主司以臣中選門生也上笑曰王鐸選進士朕選宰相于卿無負矣

走為上計

楊州牙將畢師鐸因其帥高駢懼外寇來侵乃迎秦彥為帥師鐸為楊行密所敗彥急求援于蘇州刺史張英雄率兵赴之城中救糧並盡英雄多軍糧相約交市城中以實負市米金一斤邇庠帶一得米五升雄

廣滑稽 卷之十

十六

軍得貨不戰而去九月畢師鐸出戰又敗自是日與秦彥相對睦懷問神尼奉仙何以獲濟尼曰走為上計

豈女獨富貴邪

獨孤懷恩元貞皇后弟之子也高祖嘗戲之曰弟姪子悉為天子次富貴子乎懷恩遂自以為符命每扼腕曰我家豈女獨富貴邪

皇后阿舍

韋庶人及樂安公主等于預朝政實懷貞每詔順委

曲取容改名從一以避后父之諱自是名稱日損庶人微時乳母王氏本蠻婢也特封宮國夫人嫁為懷貞妻俗謂乳母之婿為阿翁懷貞每因謁見之次及進表疏列有官位必曰皇后阿翁時人或以國翁呼之初無慙色宦官用權懷貞尤所畏敬每視事聽訟見無賴者誤以棲之

公主邑丞

唐宗為金仙玉真二公主創立兩觀料功甚多時議皆以為不可唯懷貞贊成其事躬自監役懷貞族

唐肅宗

卷之十

十七

弟唐事司直維鑒懷貞曰兄位極台家當思獻可替否以輔明主奈何校量瓦木廁跡工匠之間欲令海內何所瞻仰也懷貞不能對而監作如故時人謂之語曰寶僕射前為韋氏國翁後作公主邑丞言懷貞伏

事公主同于邑官也

三思五狗

武三思既猜嫉正士嘗言不知何等名作好人唯有向我好者好人耳又與其所親兵部尚書楚宗客將作大匠宗晉卿太府卿紀處訥鴻臚卿甘元東通相

引致干顯特政侍御史周利用冉祖雍太僕丞李俊光祿丞宋之遜監察御史姚紹之等五人常為其耳目時人呼為三思五狗

未聞良醫能治老

賈登實為懷州刺史永淳初以年老致仕及病篤子孫迎醫視之登實曰未聞良醫能治老也終不服藥

刺却胡頭

張柬之結楊元琰與李多祚等定計誅張易之兄弟及事成如雲麾將軍仍賜鐵券恕十死俄而張柬之

唐肅宗

卷之十

十八

敬暉等為武三思所構元琰覺變奏請削髮出家仍辭官爵中宗不許敬暉聞而笑曰向不知奏請出家合贊成其事刺却胡頭豈不妙哉元琰多鬚胡暉以此言戲之

獬豸獸亦不識字

侯思止為游擊將軍高元禮懼而曲媚引與同坐呼為侯大曰國家用人以不次若言侯大不識字即奏云獬豸亦不識字而能觸耶則天果如其言思止以獬豸對之則天大悅

束帶立于朝

來子珣以上書陳事除左臺監察御史時朝士有不帶靴而朝者子珣彈之曰臣聞束帶立于朝舉朝大噉

白兔御史

王弘義常于鄉里傍舍求瓜瓜主恠之弘義乃狀言瓜園中有白兔縣官命人捕逐斯須園苗盡矣內史李昭德曰昔謂蒼鷹獄吏今見白兔御史

四其御史

廣清稽

卷之十

十九

郭霸為右臺侍御史初舉集召見于則天前自陳忠鯁云往年征徐敬業臣願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則天悅故拜焉時人號為四其御史

糞味今苦

魏元忠卧疾請御史盡往省之郭霸獨居後比見元忠憂懼請示元忠便液以驗疾之輕重元忠驚懷霸悅曰大夫糞味耳或不謬今味苦當即愈矣元忠聞之以此其事露朝士

此即好事

則天嘗問羣臣此在外有何好事舍人張元一素滑稽對曰百姓喜洛陽橋成幸郭霸死此即好事

白額獸

吉溫處常云君遇知已南山白額獸不足縛也會甫將起刑獄除不附已者乃引之于門與羅希典同銀錄詔獄

肉傳飢

敬羽為監察御史以苛刻徵剝求進作大枷有勛唐龍榆著即問絕又卧囚于地以門關擗其腰號為肉傳飢

廣清稽

卷之十

二十

瘦老嫗

常達拜隴州刺史時薛舉屢攻之不能剋乃遣其將件士政以數百人偽降達達不之測厚加撫接士政伺隙以其徒劫達擁城中二千人而叛牽達以見于舉達詞色抗厲不為之屈舉指其妻謂達曰識皇后否達曰正是瘦老嫗何足可識竟釋之有賊帥張貴謂達曰汝識我否答曰汝逃成奴唐將所達人救之免獲

大唐新語常達為隴州刺史為薛舉將件政所執以

見舉達詞色不屈舉指其妻謂達且識皇后否達曰只是瘦老嫗何足可識舉奇而有之

皇后嫁女

崔無詎本博陵舊族父從禮中宗韋庶人之舅景龍中銜尉卿時中書令鄒國公蕭至忠才位素高甚承恩顧勅亡先女空婚韋庶人亡弟無詎婚至忠女后爲女家中宗爲兒家供擬甚厚時人爲之語曰皇后嫁女天子娶婦

功逾先聖

廣滑稽 卷之十

王

高祖鎮太原引張後胤居賓館太宗就授春秋左氏傳後因詔入賜宴言及平昔從容謂曰今弟子何如後胤對曰昔孔子領徒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爲萬乘主計臣功逾于先聖太宗

詠石榴詩

夏侯端先孔紹安婦朝授秘書監紹安因侍宴應詔詠石榴詩曰祗爲時來晚開花不及春

愧在盧前

楊炯與王勃盧照隣駱賓王以文詞齊名海內稱爲

王楊盧駱亦號爲四傑炯聞之謂人曰吾愧在盧前耻居王後

以身爲犧牲

閻朝隱預修三教珠英張易之等所作篇什多是朝隱及宋之問潛代爲之聖曆二年則天不豫令朝隱往少室山祈禱朝隱乃曲中悅媚以身爲犧牲請代上所告

笑林武后有疾詔遍祭神廟以祈福消災閻朝隱住少室山時有給事中因親撰祝文以身代犧牲沐浴伏

廣滑稽 卷之十

王

于趙盤令僧道迎至神所觀者如堵會后疾愈特加賞資左司郎中張元畫一代犧牲圖以進后大笑雖厚賜然亦鄙其爲人

舉爵罰度

裴度以勳舊自興元隨表入覲既至李逢吉不欲度復入中書京兆尹劉栖楚逢吉黨也栖楚等十餘人駕有非度而朝士持兩端者日擁度門一日度留客命酒栖楚矯求度之歡曲躬附裴耳而語崔威嫉其矯舉爵罰度曰丞相不當許所由官囑囑耳諸賊妖

之栖楚不自安適
出生客皆仕之

嘲崔善

崔善歷門史舍人尚書左丞甚得譽諸曹令史惡其
聽察因其身短而偃嘲之曰崔子曲如鉤隨例得封
侯體上全無項臂前別有頭高祖聞之勞勉之曰澆
薄之人體正惡血昔春
末姦吏歌射津明月而高碑愚暗迷滅其家
朕雖不德幸免斯事因購流言者使加其罪

蕃人先母而後父

安祿山請為貴妃養兒入對皆先拜太真玄宗怪而
問之對曰臣是蕃人蕃人先母而後父玄宗
大悅

廣滑稽

卷之十

三

孝

廣滑稽卷之十終

廣滑稽卷之十一目錄

唐書

骨醉

生日湯餅

互有之

王無不備

殺五百豈不定

情曾不如

以賜駙馬

雨不愁

君集欲友

五娘子

臣以陛下里獻陵

食雞尚何與

受弔不受賀

口正心邪

廣滑稽

卷之十一

一

孝

不滿十旬

此賜帝作邪

藥石相報

文武豈有種

父弒子誅

墨汗爾

又思天子

齋娘

昵宴近臣

白楊多悲風

復召主人予錢

大夫亦亂班

庸敢相近

人殺與鬼殺等

臣亦以為有

吾請北面

隨駕隱士

朕自用說

關羊申諷	宜早見天子
不如識一丁字	不知言何從而至
亦不敢留君	碧鶴雀
數教未種	八塲學士
紅之禱久矣 <small>不同</small>	欲平揆安肯來
鮑伯	特語題泉
殺爾金焉往	就勒尾靴却
爲我了果事	汰去批洋
楊氏上下門生	藉沒亦當爾
人瑞	是日卿可遂相
迎勝天	羸角觸藩
不聞有燕母之人	地癖
眞諸侯	良醞可戀
有深意	酒家南董
四海諸公共處	浮家泛宅
賊乃主邪	此必王忠
頸豈頑奴砥石	戲崔林優劣
味道必灰	恨不見替人

譽兒弄	笑者不可測
自以不及根獻	五郎五父
劫天子賊	取公鐵籠來
請管熾堯	此關魚公何疑
飲耳露液	賀賊出塞
各得其所	吾兒不及若兒
一鵬扶兩兔	

廣滑稽卷之十一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關中羅 昌霖參甫校

唐書

骨醉

武昭儀與后王氏及蕭良娣爭寵更相毀短而昭儀詭險即誣后與母挾媚道疊上太宗信之廢后良娣皆為庶人囚宮中帝令后間行至囚所見門禁固嚴進飲食實中惻然傷之呼曰皇后良娣無恙乎今安

廣滑稽

卷之十一

在二人同辭曰妾等以罪棄為婢安得專稱邪流淚嗚咽又曰陛下幸念舊昔使妾於更生復見日月乞署此為回心院帝曰朕即有處置武后知之促詔杖二人百罰其手足又接杖譴擊中曰令二姬骨醉

欺殊

生日湯餅

玄宗皇后王氏以愛他不自安乘間泣曰陛下獨不念阿忠脫紫半臂易斗麵為生日湯餅邪帝憫然動容阿忠后呼其父仁皎云

互有之

馬鬼之難說國與楊國忠妻裴柔爭本陳倉縣令平吏追之意以為賊裴馬走林中號國先殺其二子柔曰曰我父即并其女刺殺之乃自刎不殊吏載置于獄問曰國家乎賊乎吏曰互有之

王無不備

霍王元軌數引見處士劉玄平為布衣交或問王所長于玄平答曰無長問者不辭玄平曰人有短所以見長若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

廣滑稽

卷之十一

殺五百豈不定

常山愍王承乾好笑厭語及所服選貌類胡者被以羊裘辮髮五人建一落張豎舍造五狼頭繡分戟為陣繁幡旗設等虜自居使諸部飲羊以手袖佩刀割肉相啗承乾身作可汗狀使衆號哭務面奔馬環繞之忽復起曰使我有天下將數萬騎到金城然後解髮委身思摩當一談顧不快邪左右私相語以為妖又裴豎為鎧列丹轍勒部陣與漢王元昌分統大呼擊刺為樂不用命者故樹杖之或至或輕者輒腐之

嘗曰我作天子當肆吾欲有諫者我殺之殺五百人
豈不定

情曾不如

蜀悼王情數畋游爲非法太宗頗責教不悛怒曰禽
獸可殺于人鐵石可爲器情曾不如之

以賜駙馬

太平公主則天皇后所生后愛之傾諸女榮國夫人

次后丐主爲道士以幸其福儀鳳中吐蕃請主下嫁

后不欲棄之夷乃眞築宮如方士薰戒以拒和親事

廣滑稽 卷之十一

久之主衣紫褰玉帶折上巾具紛褻歌舞帝前帝及

后大笑曰兒不爲武官何遽爾主曰以賜駙馬可乎

帝識其意擇
薛紹尚之

雨不愁

段文昌即荊南州或旱禱解必雨或久雨遇出游必

霽民爲語曰旱不苦禱而雨雨不愁公出游

君集欲反

太宗命李靖教侯君集兵法既而奏靖且反兵之隱

微不以示臣帝以讓靖靖曰方中原無事臣之所教

足以制四夷而求盡臣術此君集欲反耳

五娘子

貞觀初太白數書見太史占曰女主昌又謠言當有
女武者者會內宴爲酒令各言小字李君羨自陳曰
五娘子太宗愕然因笑曰何物女子乃如此健邪又
羨字巴蜀縣音武也忌之未幾出爲華州刺史會御
史茹素君羨與狂人爲妖言謔不軌下詔誅之

臣以陛下聖獻陵

文德皇后既葬太宗即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魏
徵同升徵執視曰臣昨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此

廣滑稽 卷之十一

昭陵邪帝曰然徵曰臣以爲陛下聖獻陵若昭陵臣

固見之帝泣爲毀觀

食雞尚何與

馬周爲御史每行郡縣食必進雞小史訟之太宗曰
我禁御史食肉恐州縣廣費食雞尚何與楊吏斥之

受弔不受賀

岑文本始爲中書令有憂色母問之答曰非勲非舊
貴重位高所以憂也有來慶者輒曰今日受弔不受

賀

口正心邪

高祖釋蘇世長引見玄武門與語平生調之曰卿自謂佞邪直邪對曰愚且直帝曰若直者何爲背賊端我對曰洛陽平天下爲一臣智窮力屈乃歸陛下使王世充不次臣櫛漢南尚爲勅敵帝大笑嘲曰何名長而意之短口正而心之邪世長曰名長意短誠如聖旨口正心邪不敢奉詔

不滿十旬

蘇世長從高祖獵涇陽大獲帝入旌門詔左右曰今

廣滑稽

卷之十一

五

日敗樂乎世長曰陛下廢萬機事游獵不滿十旬未爲樂也帝變色旣而笑曰狂態發邪曰爲臣計則狂爲陛下計忠矣

此煬帝作邪

蘇世長侍宴於春殿酒酣進曰此煬帝作邪何離麗底此高祖曰卿好諫似直然詐也豈不知此殿我所營乃詭云煬帝邪對曰臣但見領宮殿臺非受命聖兩時以爲足今天下既隋之侈以歸有道陛下安明者淫復村素今乃即其宮加雕飾焉欲易其亂得乎其言

藥石相報

高馮數上書言得失辭誠切至太宗賜鍾乳一劑曰而進藥石之言欣以藥石相報

文武豈有種

來護兒本驍將其二子恒濟俱以學行稱相次知政事時虞世南子琳無才術歷將作少匠工部侍郎主工作許敬宗曰護兒兒作相世南男作匠文武豈有種邪

父弑子許

廣滑稽

卷之十一

六

楊昉武后時爲肅機字文化及子許治先蔭昉未食未卽判遽曰肅機而未食肅知天下有冤而求食乎昉怒取牒署曰父弑隋主子許隋資可乎欺

墨汗爾

費師德任夏官注選選者就按閱簿師德曰客我樸之可乎選者不去乃濃筆曰墨汗爾

又思天子

宗楚客嘗密語其黨曰始吾在卑位尤愛宰相及居之又思天子南面一日足矣

齊娘

中宗將郊用祝欽明議以皇后為亞獻取大臣李嶠
筆文為齊娘本豆蓬禮成詔齊娘有夫者悉進官

睨宴近臣

諸人弄態盡
工觀態食

中宗晚宴近臣及脩文學士詔偏為伎工部尚書張
錫為談客娘弄將作大匠宗晉卿為渾脫弄左衛將
軍張洽為弄聲舞給事中李行言歌駕車西河曲餘
臣各有所陳皆鄙黷而山憚奏無所習惟知調詩乃
誦鹿鳴蟋蟀二篇

廣滑稽

卷之十一

七

曰楊多悲風

梁脩仁新作大明宮植白楊于庭示契必何力曰此
木易成不數年可庇何力不答但誦白楊多悲風蕭
蕭愁殺人之句脩仁驚愕
更植以桐

復召主人予錢

王義方為御史時買地後數日愛庭中樹復召主人
曰此佳樹得無欠償乎又予之錢

大夫亦亂班

唐臨遣侍御史大夫韋挺責位不肅明日挺越次

與江夏王道宗語臨進曰王亂班道宗曰與大夫語
何至爾臨曰大夫亦亂班挺失色衆皆悚伏

庸敢相近

王琳為相時子為眉州司士泰軍武后曰君居相位
何子之遠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尚在楚臣之子
庸敢相近

人殺與鬼殺等

武后賜魏玄同少監察御史房濟監刑謂曰大夫盍
上變翼召見得自陳玄同曰人殺與鬼殺等耳不能

廣滑稽

卷之十一

八

為告事人

臣亦以為有

詞鋒不減因
索

古項貶琰川尉及辭乃見泣曰臣去國無復再請願
有所言然病棘請須臾間武后命坐項曰水土皆一
益有爭乎曰無曰以為塗有爭乎曰無曰以塗為佛
與道有爭乎曰有之項頓首曰雖臣亦以為有夫皇
子外戚有分別兩安今太子再立而外家諸王並封
陛下何以和之貴賤親疏之不明是驅使必爭臣知
兩不安矣

吾請北面

武平一問崔日用曰公言齊桓公处在王時諸侯屬齊若楚凡幾平王靈王時諸侯屬晉楚凡幾晉六卿齊楚執政幾何人日用謝曰吾不知君能知乎平一條宋始末無庸語日用曰吾請北面大宋

隨駕隱士

應藏用始隱山中時有意當世人目為隨駕隱士

朕自用說

蘇頌子說舉賢良方正高第補汾陰尉遷秘書詳正

廣滑稽 卷之十一

九

學士累轉給事中時珽為紫微侍郎固辭玄宗曰古有內舉不避親者乎對曰晉初吳是也帝曰若然朕自用說卿言非公也

關羊申諷

時玄宗欲事吐蕃張說密請講和以休息朝塞帝曰朕待王君奐計之說出告源乾曜曰君奐好兵以求利彼入吾言不用矣後君奐破吐蕃于青海西說策其且敗因上萬州關羊于帝以申諷曰使羊能言必將曰關而不解立有死者所願至仁無殘量力取

飲為帝識其意納之

宜早見天子

劉玄佐不朝代宗密詔韓滉諷之及過汴玄佐素憚滉脩屬吏禮滉辭不敢當因結為兄弟入拜其母置酒設女樂酒行滉曰宜早見天子不可使夫人白首與新婦子孫填宮掖也玄佐泣悟

不如識一丁字

張弘誥責上皆曰及庸嘗曰天下無事而輩稅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

廣滑稽 卷之十一

十

不知言何從而至

武三思諷有司加法殺韋月將御史大夫李承嘉諷附三思大理卿尹思貞與辨承嘉慙怒劾思貞為青州刺史或問思貞曰公敏行何與承嘉辯答曰石非能言者而或有言承嘉恃權而侮吾義不辱亦不知言何從而至

亦不敢留君

初嚴綬未顯過閬鄉尉李達達不禮方飲宅客不召綬後達罷彭城令過并州晨入謁不知綬也綬方大

宴賓客召達至戒客勿起讓曰吾昔鶴族閭鄉君方召客食而不顧我今我召客亦不敢留君達慙不得去左右引出

碧鶴雀

裴寬為潤州參軍事章說有女擇所宜婦會休日登樓見人于後圃有所瘞藏者訪諸吏曰參軍裴寬居也與偕來說問狀答曰寬義不以苟直汙家適有人以鹿為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說嗟異乃引為按察判官許妻以女歸語妻曰常求佳婿今得矣明

廣滑稽

卷之十一

十一

日幃其族使觀之寬時衣碧瘡而長既入族人皆笑呼為碧鶴雀說曰愛其女必以為賢公侯妻也可

以貌求人卒妻寬

裴諳為河東道租庸鹽鐵使會大旱諳入計代宗召見問權酤之利歲出幾何諳久不對帝復問曰臣有所思帝曰何邪對曰臣自河東來涉三百里見農夫愁嘆穀未種誠為陛下憂之而乃責臣以利故臣未敢即對

八學學士

學士入者常視日影為候李程性嬾日過八塲乃止時號八塲學士

丘之禱久矣不同

黎幹為京兆尹時大旱幹造土龍自與巫覡對舞彌月不應入禱孔子廟代宗笑曰丘之禱久矣使毀土龍帝減語節用

彼李揆安肯來

李揆素為盧杞所惡用為入蕃會盟使拜尚書左僕

廣滑稽

卷之十一

十一

射揆辭老恐外道路不能達命德宗惻然祀日和戎者當練朝庭事非揆不可異時年少揆者不敢辭揆至蕃酋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長喙因給之曰彼李揆安肯來

懿伯

政事堂北門異時宰相過舍人院咨建政事至常衮乃塞之以示尊大懿元載敗室書官之路狀一切以公議格之非文詞者皆損不用故世謂之懿伯以其懿懿無賢不肖之辨云

懿音他合切
希厚也

時語題辰

崔鉉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所善者鄭魯楊紹復段瓌薛蒙頗參議論時語曰鄭楊段薛炙手可執欲得命通營紹瓌蒙敬宗聞之題于序

殺爾金馬往

錢鏐遣沈繁害杜儒休始儒休見攻也曰勿殺我當與爾金繁曰殺爾金馬往與沈述休同歟

就勅尾批却

李藩還給事中制有不便就勅尾批却之吏驚請聯

廣滑稽

卷之十一

十三

宅紙藩曰聯紙是腰豈曰勅邪

爲我了果事

代宗召張萬福曰欲一識卿面且將以許果果亦卿萬福辭謝因前曰陛下以一許果召臣如河北諸將叛欲屬何人帝笑曰姑爲我了果事且當大用

汰去批渾

楊嗣復專天下事進門下侍郎建言使府官屬多空省文宗曰無及滯才乎對曰才者汰去批渾華乃出

楊氏上下門生

楊嗣復領貢舉時父於陵自洛入朝乃率門生出迎置酒第中於陵坐堂上嗣復與諸生坐兩序始於陵在考功權游東觀察僕李師稷及第時亦在焉人謂楊氏上下門生

藉沒亦當爾

懿宗寵寵優人李可及曹確屢言之而神策中尉西門季友者亦剛鯁謂可及曰汝以巧佞惑天子當族滅吾見其受賜謂曰今載以官車後藉沒亦當爾

廣滑稽

卷之十一

十四

人瑞

鄭仁表嘗以門閥文章自高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

是日卿可遂相

宣宗視案上曆謂劉瑑爲朕擇一今日瑑跪曰某日良帝笑曰是日卿可遂相即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造勝天

陸贄始得舉進士時方遷幸而六月勝出至是每甚暑宅學士輒戲曰造勝天也以議後進非其時

羸角觸藩

楊收年十三善屬文所賦輒就吳人號神童里人多
造門觀賦詩至壓敗其藩收嘲之曰爾非羸角者何
用觸吾藩

不聞有無母之人

王緒劉行全自稱刺史入漳州以糧少兼道馳約軍
中曰以老孺從者斬王潮與弟審却審知奉母行緒
切責潮曰吾聞軍行有法無不法之軍對曰人皆有
母不聞有無母之人緒怒欲斬其母三子同辭曰事
母猶事將軍也殺其母焉用其事

廣滑稽

卷之十一

十五

敬之緒

地癖

李愷頗殖產伊川占膏腴自都至關口疇墅僑望時

謂地癖

真諸侯

董昌反殺貴戚李滔乃召會稽令吳錄問策錄曰王
為直諫侯遺榮子孫而不為乃作偽天子自取滅亡
昌叱

良醞可戀

武德初王績以六合丞待詔門干省故事官給酒日
三升或問待詔何樂邪答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
達聞之日給一斗時稱斗酒學士

有深意

貞觀初王績以疾罷復調有司時大樂署史焦革家
善釀績求為丞吏部以非流不許績固請之曰有深
意竟除之革以妻送酒不絕歲餘又外績曰天不使
我醉美酒邪棄官去

酒家南董

廣滑稽

卷之十一

十六

羣

王績采杜康儀狄以來善酒者為譜李淳風曰君酒
家南董也

四海諸公共處

陸羽嘗問張志和孰為往來者對曰太虛為室明月
為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也何有往來

浮家泛宅

顏真卿為湖州刺史張志和來謂真卿以舟舫漏請
更之志和曰願為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

賊乃主邪

孔德紹事實建德為中書侍郎嘗草檄毀薄太宗賊
平執登水樓責曰爾以檄誘我云何對曰犬吠非其
主帝怒曰賊乃主邪命壯士持

此必王忠

李至遠遷天官侍郎知選事有王忠者被放吏謬書
其姓為士欲擬訖增成之至遠曰調者三萬無士姓
此必王忠吏叩頭

頭豈頑奴砥石

劉關及林蘊曉以逆順不聽復遣書切諫關怒械于

廣滑稽

卷之十一

十七

漢

獄且殺之將就刑大呼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得外
幸矣關惜其直陰戒刑人抽劍磨其頭以脅服之蘊
叱曰外郎外我頭豈頑奴砥石邪關知不可

戲崔林優劣

林蘊辯給嘗有姓崔者矜氏族蘊折之曰崔杼弑齊
君林放問禮之本優劣何如邪其人俯首不能對

味道必灰

蘇味道為天官侍郎杜審言集判出謂人曰味道必
以人驚問故答曰彼見吾判且羞灰又嘗語人曰吾

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輩當得王羲之北面

恨不見替人

杜審言病甚宋之問武平一等省候何如答曰甚為
造化小兒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壓公等今且灰固
大慰但恨不見替人云

譽兒癡

王福畴少子勸亦有文名福畴嘗託韓思彦思彦戲
曰武子有馬癖君有譽兒癖王家癖何多邪

笑者不可測

廣滑稽

卷之十一

十八

李

魚朝恩判國子監諸學舍釋米執易升坐百官咸在
言是有履錄象以侵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
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

自以不及根獻

顧宗退坐忌政殿顧左右曰所直學士謂誰曰周墀
也召至帝曰自有所况朕何如主擇再拜曰臣不足
以知然天下言陛下堯舜主也帝曰所以問謂與周
根漢獻孰愈墀惶駭曰陛下之德成康文景未足比
何自方二主哉帝曰根漢獻謂周墀臣今朕受制於

自以不及遠矣

五郎五父

李輔國出則介士三百人爲衛貴幸至不敢斥官呼

五郎李揆當國以子姓事之號五父

劫天子賊奪天子賊

朱全忠合四鎮兵十餘萬營壘相屬晝夜攻鳳翔外兵詭守者曰劫天子賊守者亦詭外兵曰奪天子賊

取公鐵籠來

索元禮制獄作鐵籠繫囚首加以楔至腦裂死後以

唐滑稽

卷之十一

丁九

苛猛受賦武后厭衆里收下吏不服吏曰取公鐵籠

來元禮服罪
於獄中

請嘗熾甕

天授中人告來子詢周興與丘神勳謀反詔來俊臣

鞫狀初興未知被告方對俊臣食俊臣曰囚多不服

奈何興曰易耳內之大甕熾炭周之何事不承俊臣

曰善命取甕且熾火徐謂興曰有詔按君請嘗之

汗叩頭
服罪

此關魚公何疑

周利貞調錢塘尉時禁捕魚州刺史飯蔬利貞忽饋佳魚刺史不受利貞曰此關魚公何疑問其故答曰漁人漁者禽不獲而有魚焉關得之刺歟

飲甘露液

李寶臣既貶異志引妖人作讖兆爲丹書霧芝朱草齋別室築壇置銀盤金匱玉犂猥曰內產甘露神酒刻玉印告其下曰天瑞自至衆莫敢辨者妖人復言當有玉印自天下海內不戰而定寶臣大悅厚資金帛既而畏事露且誅詐曰公飲甘露液可與天神接

唐滑稽

卷之十一

手

賀賊出塞

結贊入寇涇隴邠之民蕩然盡矣諸將曾不得一俘但賀賊出塞而已

各得其所

大業末太宗責高昌使者曰而主數年朝貢不入無藩臣禮禮置官健效百寮今歲首萬君長悉來而主不至日我使人往魏文泰復曰鷹飛于天雉集于蒿猫游于堂鼠安于穴各得其所豈不快邪

吾兒不及若兒

許彥伯昂子也頗有文辭崇晚年不復下筆凡大難
冊悉彥伯爲之管戲昂曰吾兒不及君兒君曰
渠父不及昂父

一鵬挾兩兔

初三相就位二人磨折趨而李林甫在中軒驚無
少讓喜津津出眉宇間觀者竊言一鵬挾兩兔少選
詔書出裴耀卿張九齡以左右丞相罷林甫嘻笑曰
尚左右丞相邪目志而送乃止

廣滑稽

卷之十一

廣滑稽卷之十一終

廣滑稽卷之十二目錄

五代史

妾亦如此

今日作新女婿何似

事忙無暇

入軍人

没字碑

戲引李陵書

不如一尺面

算子未知顛倒

隨年杖

金梳玉杯戲狗尿

劉山人來省女

伶人責縣令

李天下

縱兒女喫人

廣滑稽

卷之十二

自諸侯爲天子

拜禁月明

積錢有聲

拔釘錢

詐疾得疾

安得謂我爲奚

卿亦何必有作

禿天子政皇后

惟皇帝救得人

但恐不易了

粥飯僧

有耻且格

三不開

豈知非佛侯我

然而後語

遣鬼園而

復試未必不落第

明主明主

浮屠必合尖	臣叨入相之資
二十四考中書令	今日自為小朝
大蜀入梁之印	雕面惡少
世脩降表李家	鼠入牛角
纔堪飲馬	世豈乏賢
叱八百里	此我帑中物
果煩老兄復來	雕青天子
睡王	
廣滑稽	卷之十二

廣滑稽卷之十二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閩中羅 周傑楚甫校
五代史	
妾亦如此	
梁太祖破朱瑾納其妻以靖元真皇后張氏迎太祖于封丘太祖告之后遽見瑾妻瑾妻再拜后亦拜懷歎泣下曰充郭與司空同姓之國昆仲之間以小故興干戈而使吾奴至此若不幸汴州失守妾亦如此	
廣滑稽	卷之十二
矣言已又泣太祖為之感動乃送瑾妻為尼 <small>梁后妃傳</small>	
今日作新女壻何似	
高祖為弟重胤娶為漢女重胤早卒寡居有色出帝悅之高祖崩梓宮在殯出帝居喪中納之以為后是日以六宮伏衛太常鼓吹命后至西御柱見于高祖影殿羣臣皆賀帝顧謂馮道等曰皇太后之命與卿等不任大慶羣臣出帝與皇后歡飲歌舞過梓宮前醢而告曰皇太后之命與先帝不任大慶左右皆失笑帝亦自絕倒顧謂左右曰我今日作新女壻何似	

皇后與左右皆大笑聲聞于外舊唐書

事忙無暇

張延朗充三司使明宗常出游幸召延朗共食延朗不至附使者報曰三司事忙無暇笑之

入草人

莊宗遣李嚴以名馬入蜀市珍奇以充后宮而蜀法嚴禁以奇貨出外門其非奇物而出者名曰入草物由是嚴無所得而還惟得金二百兩地衣毛衣之類莊宗聞之大怒曰物歸中國謂之入草王衍其能免

唐書卷之十二

爲入草人乎

沒字碑

明宗問誰可相者安重誨以崔協對任園前爭曰重誨未諳朝廷人物爲人所賣天下皆知崔協不識文字而虛有儀表號爲沒字碑臣以陛下誤加採擢無功幸進比不知書以臣一人取笑足矣相位有幾豈容更益笑端又安叔千狀觀堂堂而不通文字所爲鄙陋時人謂之沒字碑晉出帝時爲左金吾衛上將軍契丹犯京師晉百官迎見即律德先于赤岡叔千

出班夷言德光勞曰是安沒字否

戲引李陵書

莊宗滅梁遣蕭布甫宣慰青徐布甫始知其母已死而妻袁氏亦改嫁矣布甫乃發哀服喪居于魏州人戲引李陵書以譏之曰老母終堂生妻去室時皆傳以爲笑俱傳

不如一尺面

桑維翰爲人醜怪身短而面長常臨鑑以自責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謂臣

唐書卷之十二

等子未知類倒

王章不喜文士嘗語人曰此輩與一把等子未知類倒何益于國邪

隨年杖

劉銖爲人慘酷民有過者問其年幾何對曰若干郎隨其數杖之謂之隨年杖每杖一人必兩杖俱下謂之合歡杖俱傳

金梳玉杯

李昇方篡以孫晟爲延巳爲相晟輕延巳爲人常曰

金枕玉杯而威狗屎可乎

劉山人來省女

唐莊宗后劉氏素微其父劉叟賣藥善卜號劉山人劉氏性悍方與諸姬爭寵常自耻其家世而特諱其事莊宗戲爲劉叟衣服自着嘗囊藥篋使其子繼及提破帽而隨之迨其卧內曰劉山人來省女劉氏大以此爲笑樂

伶人責縣令

莊宗好畋獵獵于中牟踐民田中牟縣令當馬切諫

廣滑稽

卷之十二

四

爲民請莊宗怒叱縣令去將殺之伶人敬新磨知其不可及率諸伶走追縣令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爲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邪奈何縱民稼穡以供稅賦何不饑汝縣民而空此地以備吾天子之馳騁汝罪當死因前請亟行刑諸伶共唱和之莊宗大笑縣令乃得免

李天下

莊宗嘗與羣優戲于庭四顧而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何在敬新磨遽前以手批其頰莊宗失色左右皆恐羣伶亦大驚駭共持新磨詰曰汝奈何批天子頰新

磨對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復誰呼邪于是左右皆笑

縱兒女喫人

敬新磨嘗奏事殿中殿中多惡犬新磨去一大起逐之新磨倚柱而呼曰陛下母縱兒女喫人莊宗家世夷狄夷狄之人諱狗故新磨以此譏之莊宗大怒彎弓注矢將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爲一體殺之不祥莊宗大驚問其故對曰陛下開國改元同光天下皆謂陛下同光帝且同銅也若殺敬

廣滑稽

卷之十二

五

新磨則銅無光矣莊宗大笑

自諸侯爲天子

王處直爲養子都所囚幼子威北走契丹契丹謂晉高祖曰吾欲使威襲其先人爵土如何高祖曰中國之法自將校爲刺史升團練防禦而至節度使請送威歸中國漸進之契丹怒曰爾自諸侯爲天子豈有漸乎

并禁月明

李茂貞居岐以寬仁愛物民頗安之嘗以地狹賦薄

下令權油因禁城門無內松薪以其可爲炬也有優者謂之曰臣請并禁月明破貞笑

積錢有聲

袁象先子正辭積錢盈室中常有聲如牛人以爲妖勸其散積以禳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求其同類爾宜益以錢聲必止聞者傳爲笑

拔釘錢

趙在禮在宋州人苦之已而罷去宋人喜而相謂曰眼中拔釘豈不樂哉旣而復受詔居職乃籍管內口

廣滑稽 卷之十二

六

率錢一千自號拔釘錢

詐疾得疾

王建立爲右僕射判三司事居歲餘自言不識文字願解三司唐明宗不許久之建立稱疾明宗笑曰人

固有詐疾而得疾者乃出爲平盧軍節度使又從上黨

安得謂我爲奚

康福世本夷狄而夷狄貴沙陀故常自言沙陀種也福嘗有疾卧閣中寮佐入問疾見其錦衾相顧竊戲曰錦衾爛兮福聞之怒曰我沙陀種也安得謂我爲

奚謂者笑之

卿亦何必有作

王峻于樞密院起廳事極其華侈邀周太祖臨幸賜予甚厚後太祖于內園起一小殿峻輒奏曰官室已多何用此爲太祖曰樞密院屋不少卿亦何必有作峻慙不能對

禿天子跛皇后

楊光旣病禿而妻又跛其足也將及人爲之語曰自古豈有禿瘡天子跛脚皇后相傳以爲笑

廣滑稽 卷之十二

七

惟皇帝救得人

耶律德光嘗問馮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爲佛語以對曰此世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以爲夷戚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

但恐不易了

唐莊宗自鄆州入汴梁末帝聞唐兵且至惶惑不知所爲與李振敬翔等相扶慟哭因召鄭珪問計安在珪曰臣有一策不知陛下能行否末帝問其策何如珪曰願得陛下傳國寶馳入唐軍以緩其行而待救

素卿臣乃欲復鄭五之孫祖孫相業並定始笑

兵之至末帝曰事急矣寶固不足惜顧卿之行能了
事否丑倪首徐思曰但恐不易了計是左右

粥飯僧

唐愍帝即位有意于治數召學士問以時事而以李
愚為迂未嘗有所問廢帝亦謂愚等無所事常目宰
相曰此粥飯僧爾以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也

有耻且格

初唐明帝崩太常卿崔居儉以故事當為禮儀僕居
儉辭以祖諱孟馮道改居儉祕書監居儉怏怏失職

唐滑稽

卷之十二

八

中書舍人李許為居儉諱詞有聞名心懼之語劉昫

輒易曰有耻且格居儉許曰名諱有令式予何罪也

當時開者皆傳以為笑

三不開

馬胤孫臨事多不能決當時號為三不開謂其不開
口以論議不開印以行事不開門以延士大夫也

豈知非佛佞我

馬胤孫既學韓愈為文故多斥浮屠氏之說及罷歸
乃及學佛撰法喜集佛國記行于世時人誦之曰佞

紀異錄胤孫入相親舊未嘗足樣時號三不開相公入朝印不開其家口不開其宅門不開

清泰不胤乃來佞佛清泰唐廢帝年號也人有戲胤

孫曰公素慕韓愈為人而常誦傳奕之論今又佞佛

是佛佞公邪公佞佛邪胤孫答曰豈知非佛佞我也

時人傳以為笑

死而後語

崔協為唐明宗相在位無所發明既死而有降語其
家時人嘲之曰生不能言死而後語云

遺死園冊

宰相馮道世本田家狀貌質野朝士多誚其陋道曰

唐滑稽

卷之十二

九

入朝兵部侍郎任贊與劉岳在其後道行數及顧贊

問岳道及顧何為岳曰遺下死園冊爾死園冊者鄉夫教子之所誦也故岳舉以諷道遺聞之大怒

復試未必不落第

復試未必不落第

張文寶知貢舉所放進士中書有覆落者乃請下學
士院作詩賦為貢舉格學士盧夢徵張礪等所作不

工乃命李嶠為之憚笑曰予少舉進士登科蓋偶然

耳後生可畏來者未可量假令予復就禮部試未必

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為唯格

明主明主

何澤外雖直言而內則邪佞管子內殿起居班退獨
留以笏叩額北面而曰明主明主謂之

浮屠必合尖

唐明宗選將以捍太原晉高祖欲之議久不決李崧
獨曰太原國之北門安得重臣非石敬瑭不可也由
是從崧議晉高祖深德之陰遣人謝崧曰為浮屠者
必合其尖蓋欲使崧終

臣叨入相之資

廣滑稽

卷之十二

十一

李愚自太常卿作相而盧文紀代之及文紀作相李
鑄乃求為太常卿及拜命中謝曰臣叨入相之資朝
傳以

二十四考中書令

漢高祖入洛先遣人馳詔東京百官皆授偽命者皆
焚之使勿自疑由是御史臺悉飲百官偽勅焚之李
松以手拮其肩引郭子儀自誦以語人曰此乃二十
四考中書令也聞者笑之俱雜

今日自為小朝

李景立馮延魯等用事常夢錫每排斥之景既割地
稱臣語及朝廷為大朝者夢錫大笑曰君等嘗欲致
君如堯舜今日自為小朝邪謂之

大蜀入梁之印

梁遣光祿卿盧玘來聘推王建為兄其印文曰大梁
入蜀之印宰相張格曰唐故事奉使四夷其印文曰
大唐入某國之印今梁以兄事陛下奈何卑我如夷
狄建怒欲殺梁使者格曰此梁有司之過爾不可以
絕兩國之權已而梁太祖崩建遣將作監李紘吊之

廣滑稽

卷之十二

十一

遂刻其印文曰大蜀入梁之印謂之

雕面惡少

王昭遠好讀兵書以方畧自許兵始發成都孟珪遣
李昊等餞之昭遠手執鐵如意相揮軍事自比諸葛
亮酒酣謂昊曰吾之是行何止克敵當領此二三萬
雕面惡少兒取中原如反掌爾

世脩降表李家

初李昊事王衍為翰林學士衍之亡也昊為草降表
至是又草焉蜀人夜表其門曰世脩降表李家當時

以爲笑俱後蜀世家

鼠入牛角

李玠初名洪度封秦王璽子耀經龜圖皆早歿玠次當立璽病卧寢中召右僕射王勣與語呼洪度洪熙玠弟小字曰洪昌玠弟封越王類我吾欲立之奈何吾子孫不肖後世如鼠入牛角勢當漸小爾南漢世家

纔堪飲馬

唐莊宗滅梁馬殷遣其子希範脩貢京師上梁所授都統印莊宗問洞庭廣狹希範對曰車駕南巡纔堪

廣滑稽

卷之十二

十一

飲馬

世豈乏賢

馬希聲嘗聞梁太祖好食雞慕之乃日烹五十雞以供膳父殷歿希聲不入泣頓食雞肉數器而起其禮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而食蒸豚世豈乏賢邪俱楚世家

屯八百里

黃巢率衆數千攻掠浙東至臨安錢鏐因鎮兵少賊兵多以勁卒二十人伏山谷中巢先鋒度險皆單騎

鏐伏弩射殺其將巢兵亂鏐引勁卒蹂之斬首數百級鏐曰此可一用耳若大衆至何可敵邪乃引兵趨八百里八百里地名也告道旁媼曰後有問者告曰臨安兵屯八百里矣巢衆至聞媼語不知其地名首曰嚮十餘卒不可敵况八百里乎遂急引兵過

此我帑中物

周太祖時鏐獻來朝厚禮遣還國椒喜益以器服珍奇爲獻不可勝數太祖曰此我帑中物爾何用獻爲俱吳越世家

廣滑稽

卷之十二

十三

果煩老兄復來

王審知卒子延翰立審知養子延稟時與延翰不叶同鏐審知次子謀殺之延稟自以養子推鏐而立之延稟還建州鏐餞于郊延稟臨訣謂鏐曰善繼先志毋煩老兄復來鏐銜之後延稟率兵擊鏐見執鏐誚之曰予不能繼先志果煩老兄復來遂殺之闕世家

雕青天子

周太祖少賤隸其頸上爲飛雀世謂之郭雀兒太祖見劉旻使者具道所以立贊之意因自指其頸以示

使者曰自古豈有雕青天子幸公無以我為疑良喜
益信以為然

睡王

東丹述律立好飲酒不恤國事每酣飲自夜至日晝
則常睡國人謂之睡王

廣滑稽卷之十二終

廣滑稽

卷之十二

十四

幸

廣滑稽卷之十三目錄

宋史

何器貯食

諷求致政

天必賜卿酒量

以小師賜王景

王當代

武諫官

勺水豈能止神龍

花項漢作天子

海物必佳

自稱曰暉

盡在是矣

汝謹養視

贈物

王班請滿飲

廣滑稽

卷之十三

亦猶足下昔年之懼

免死誠難

惟朕能曉之

給陳喬同升閣

禪文已成

規避行役

張且斬

朕亦大醉

若水亮直

血山

可惜壓灰

天王形

未知亦念陛下

此正是駭爾

興建符瑞圖

遲我十年作宰相

無階而入

還見佳否

但不喜肉	但唯唯
瘦相	何知爲老君
其往來是	萊公正坐老不知止
手搏狀元	僕唯此一事
東頭西頭	有見人否
知復何言	難題掌公
草頭木脚	毀天尊佛像可比
著帽方屋高	乾與初已爲學士
當以故相事之爾	急中急
廣滑稽 卷之十三	二
所判正合我意	簡後裁衣
尚可竊高士名	江外人
劔汝自請	三首相公
豈復有此禮	此豈童惇爲之
新書役法	客于政過
匕字舍人	臣知不雨

廣滑稽卷之十三	海虞陳禹謨錫玄市職
宋史	關中羅 胃齊楚南於
何器貯食	
太祖見孟景實製粥器椿而碎之曰汝以七寶飾此	
當以何器貯食	
諷求致政	
王溥在相位父祚以宿州防禦使家居每公卿至必	
廣滑稽 卷之十三	一
晉謁祚置酒上壽溥朝服趨侍左右坐客不安席輒	
引避祚曰此豚大爾勿煩諸君起溥諷祚求致政祚	
意朝廷未之許也既得請祚大罵溥曰我筋力未衰	
汝欲自固名位而幽囚我舉大挺將擊之親戚勸諭	
乃止	
天必賜卿酒量	
王審琦素不能飲嘗侍宴太祖酒酣仰祝曰酒天之	
美祿審琦臣布衣交也方與朕共享富貴何斬之不	
令飲耶祝畢顧謂審琦曰天必賜卿酒量試飲之勿	

牌也審琦受詔飲十杯無苦自此侍宴常引蒲及婦
私家即不能飲或強飲輒病

以小師賜王景

初王景之奔晉也妻坐戮二子逃獲免晉祖待之厚
賞賜萬計嘗問景所欲對曰臣自歸國受恩隆厚誠
無所欲固問之景猶願再拜曰臣昔為卒嘗負胡牀
從隊長出入屢過官妓侯小師家意甚愛之今妻被
誅誠得小師為妻足矣晉祖大笑即以小師賜景景
甚寵愛之後景封楚國夫人侯氏嘗盜景金數百兩

廣濟

卷之十三

二

私道舊人景知而不責

王當代

王廷義性驕傲好夸誕每言我當代王景之子聞者
咸笑之因目為王當代

武諫官

郭承祐為象州團練使承祐性狡獪緣東宮恩又憑
藉王邸親既廢復用迺譴言事者或指切人過失同
列謂之武諫官再知澶州會中使過遽延入問管軍
闕補何人使者曰聞朝廷方擇才武者承祐起提

自銜左右皆笑

勺水豈能止神龍

太祖與王彥超有舊因幸作坊召從臣宴射酒酣謂
彥超曰卿昔在復州朕往依卿何不納我彥超降階
頓首曰勺水豈能止神龍耶帝大笑

花項漢作天子

初魏人柴翁有女後唐莊宗時備掖庭明宗入洛遣
出宮柴翁去妻往迎之至鴻溝遇雨甚踰旬不能前
女悉取裝具計直千萬分其半以與父母令歸魏曰

廣濟

卷之十三

三

兒見溝旁郵舍隊長項黧黑為崔形者極貴人也顧
事之問之乃周祖父母大愧然不能奪他日語周祖
曰君貴不可言妾有緒錢五百萬資君時不可失周
祖因其資得為軍司柴翁好獨寢人傳其能司寢間
事一日晨起大笑不已妻問之不對翁好飲其妻逼
令飲極醉因漏言曰花項漢作天子矣

海物必佳

時錢王俶遣使致書於趙普及海物十瓶置於廡下
會車駕至倉卒不及屏帝宗顧問何物以實對上

曰海物必佳即命故之皆瓜子金也

自稱曰暉

党進出戎行形貌魁岸居常恂恂每懷用武毛髮皆豎進名進自稱曰暉人間之則曰吾欲從吾便耳

盡在是矣

先是禁中軍校自都虞候已上悉書所掌兵數于槌上如笏記焉公宗一日問党進所掌幾何進不識字但舉槌以示手上曰盡在是矣

汝謹養視

廣滑稽

卷之十三

四

明

党進嘗受詔迎京師間有畜養禽獸者見必取而縱之太宗嘗令親吏覲鷹雉于市進亟欲放之吏曰此晉王封晉王鷹也進乃戒之曰汝謹養視

暗榜

陳若拙多誕妄寡學術當時以第二人及第者為榜眼若拙素無文故目為暗榜云

王班請滿飲

田景威在邢州日使者王班至景威勸班酒曰王班請滿飲與客曰是使者姓名也景威悟曰我意王班

是官爾何不早諭我

亦猶足下昔年之懼

涇帥張彥澤殺記室張式奪其妻式家人詣闕上訴晉祖以彥澤有軍功釋其罪李濤伏閣抗疏請寘于法晉祖召見諭之濤植笏叩階聲色俱厲晉祖不得已召式父子皆拜以官罷彥澤節制濤歸洛下晉祖崩濤起為中書舍人會契丹入汴彥澤領突騎入京城恣行殺害人皆為濤危之濤詣其帳通刺謁見彥澤曰舍人懼乎濤曰今日之懼亦猶足下昔年之

廣滑稽

卷之十三

五

王力

懼也向使先皇聽僕言寧有今日之事彥澤大笑命酒對酌精神氣自若

免死誠難

劉君鐸任棣州刺史辟張錫為軍事判官棣為鄆之屬郡郡有魏務鄆以牙將主之頗橫恣民有犯魏三斤牙將欲寘于死君鐸力不能救既而牙將盜麥百斛私造趙事覺鐸判曰魏犯三斤末生不克麥盜百斛免死誠難時郡吏以使府牙將乞免錫不免固寘于法

惟朕能曉之

聖昌言泉州南安人與錢若水同知審官院二十八日遷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昌言驟用不為時望所伏或知其閤語難曉太宗曰惟朕能曉之

紿陳喬同升閣

張洎為李煜清輝殿學士參預機密恩寵第一及王師圍城踰年城危甚洎勸煜勿降每引符命云玄象無變金湯之固未易取也北軍旦夕當自引退苟一旦不虞即臣當先死既而城陷洎携妻子及素裝自便門入至宮中紿光政使陳喬同升閣欲與俱死喬

廣滑稽

卷之十三

六

自經氣絕洎及下見煜曰臣與喬同掌樞務國亡當俱死又念主在誰能為主白其事不承將有以報也

禪文已成

初太祖將受禪未有禪文陶穀在旁出諸懷中而進之曰已成矣太祖甚薄之嘗自曰吾頭骨法相非常當帶貂蟬冠耳

蓋有意大用也人多笑之

規避行役

太祖征澤路中書舍人趙逢隨行次河內聞李筠擁兵入寇又慮太行艱險乃妄言墜馬傷足留于懷州

駕還京有密旨除拜逢當草制又稱疾不入太祖謂

宰相曰此人得非規避行役者和對曰誠如聖旨遂

房州司戶

張且斬

張勳性殘忍好殺每攻破城邑但陽曰且斬頗有橫羅鋒刃者將赴衡州州民皆涕泣相謂曰張且斬至矣

朕亦大醉

孔守正拜殿前都虞候一日待宴北園太宗入玄武

廣滑稽

卷之十三

七

門守正大醉與王榮論邊功于駕前忿爭失儀侍臣請以屬吏上弗許翼日俱詣殿廷請罪上曰朕亦大醉漫不復省

遂釋不問

若水亮直

樊知古本名若水因召見太宗問之曰卿名出何書對曰唐尚書右丞倪若水亮直臣竊慕之上笑曰可改名知古知古頓首奉詔倪若水實名若水知古學溪安引以對人皆笑之

血山

妣坦為益王府翊善坦性本強固滯王嘗于邸中為
假山費數百萬既成召賓僚樂飲置酒共觀之坦獨
俛首王強使視之曰但見血山耳安得假山王驚問
故坦曰在田舍時見州縣催租捕人父子兄弟送縣
鞭笞流血被體此假山皆民租稅所為非血山而何
可惜壓死

周仁美從李漢超戰于西嘉山身中重創補隊長漢
超上其功隸殿前班賜衣帶鞍勒馬什物奴婢器械
命王繼恩引入縱觀過祗候庫太祖問其力能負幾

廣滑稽

卷之十三

个

訓

許錢仁美曰臣可勝七八萬太祖曰可惜壓死止命
負四萬五千因賜之

天王形

王延範性豪率尚氣尤存術數前戎城王簿田辦自
言善相謂延範曰君是坐天王形頻仰眼仙人鼻雌
龍虎望有大威德猛烈富貴之相也即日當乘四門
輦

未知亦念陛下

寇準罷知青州太宗顧準厚既行念之常不樂語左

公之說也
山乃爾

右曰寇準在青州樂半對曰準得善藩當不苦也數
日輒復問左右揣帝意且復召用準因對曰陛下思
準不少念聞準日縱酒未知亦念陛下乎

此正是驕爾

寇準在藩鎮生辰造山棚大宴又服用僭侈為人所
奏真宗怒謂王旦曰寇準每事欲效朕可乎旦徐對
曰準誠賢能無如驕何帝意遂解曰然此正是驕爾
遂不問

興建符瑞圖

廣滑稽

卷之十三

九

向敏中同在中書出陳彭年所留文字王旦瞑目取
紙封之敏中請一覽旦曰不過興建符瑞圖進爾

遲我十年作宰相

王旦沒後主欽若始大用語人曰為王公遲我十年
作宰相

無階而入

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王旦門不得見意為人所毀
以告向敏中為從容明之及議知制誥且曰可惜張
師德敏中問之旦曰累于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

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耳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

還見佳否

有貨玉帶者王旭以爲佳呈兄旦曰命繫之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旦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亟還之

偶不喜肉

王旦沈默好學家人未嘗見其怒飲食不精潔但不食而已嘗試以少埃墨投羹中且惟噉飯問何不噉

廣清齋

卷之十三

十

羹則曰我偶不喜肉後又墨其飯則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別具粥

但唯唯

向敏中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監脩國史是日翰林學士李宗諤當對真宗曰朕自即位未嘗除僕射今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又曰敏中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勿言朕意也宗諤既至敏中謝客門闌寂然宗諤與其親徑入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相慶敏中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

除端揆非敷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敏中復唯

唯又歷陳前世爲僕射者勳德權命之重敏中亦唯

唯卒無一言既退使人問庖中今日有親賓飲食否

亦無一人明日具以所見對帝曰向敏中大神官職

瘦相

王欽若狀貌短小項有附疣時人目爲瘦相

何知爲老蒼

女道士劉德妙者嘗以巫師出入丁謂家謂敗逮繫德妙內侍鞠之德妙通款謂嘗教言若所爲不果巫

廣清齋

卷之十三

十一

德妙

事不若杜言老蒼言禍福足以動人于是即謂家設神像夜黜國中雷允恭數聖請禱及太宗崩引入禁中又因穿地得龍蛇令德妙持入內給言出其家山洞中仍獲教云上即問若所事何知爲老蒼第云相公非凡人當知之

謂廣成子也

其甚矣是

昨奎爲禮部侍郎太后謂太廟欲被服天子衣是奎曰必御此若何爲拜力陳不可終不見聽及太后崩真宗見左右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

所屬何也奎曰其在衮冕也服之豈可見先帝于地
下帝悟卒以
后服歛

正坐老不知止

初錢惟演留守西京歐陽脩尹洙為官屬脩等頗游
宴王曙後至嘗厲聲戒脩等曰諸君縱酒過度獨不
知寇萊公晚年之禍和脩起對曰以脩聞之萊公正
坐老而不知止爾曙默然
終不怒

手搏狀元

王嗣宗知永興軍府真宗作詩賜之特种放得告歸

廣滑稽 卷之十三 十二

山嗣宗逆于傳舍禮之甚厚放既醉稍倨嗣宗怒以
語譏放放曰君以手搏得狀元耳何足道哉初嗣宗
武殿擢趙昌言帽
權首科放放及之

僕唯此一事

王嗣宗為中丞日嘗忿宋白郭贊邢昺七十不請老
屢請真宗敕休致又遣親屬諷激之及嗣宗晚歲疾
甚猶享厚祿徘徊不去嘗謂人曰僕惟此一事未能
免物議衆皆
嗤之

東頭西頭

趙積樞樞密副使遷吏部侍郎時權出宮掖積厚結
劉美人家婢以故致位政府命未出人馳告積積問
曰東頭西頭蓋意在中書也聞者皆
以為笑

有見人否

張觀輒尚恬曠持廉少欲仁宗飛白書清學賜觀以
賞其節然于吏事非所長知開封府民犯夜禁觀詰
之曰有見人否東傳以
為笑

知復何言

初張詠與青州傳霖以同學霖隱不仕詠既顯求霖

廣滑稽 卷之十三 十三

者三十年不可得至是來謁關吏白傳霖請見詠責
之曰傳先生天下賢士吾尚不得為友汝何人敢名
之霖笑曰別子一世尚爾邪是豈知世間有傳霖者
乎詠問肯何隱今何出霖曰子將去矣來報子爾詠
曰詠亦自知之霖曰知復何言

難題掌公

掌禹錫歷判司農太常寺數考試開封國學進士命
題皆奇奧士子憚之目為難題掌公

草頭木脚

蘇紳與梁適同在兩禁人以為險談故語曰草頭木脚陷人倒卓

毀天尊佛像可比

杜鎬幼好學博貫經史兄為法官嘗有子毀父畫像為旁親所訟疑其法不能決鎬曰僧道毀天尊佛像可比也尤甚奇之

著帽方屋高

陳慥避于光黃間曰岐亭春居蔬食徒安往來山中妻子奴婢皆有自得意不與世相聞人莫識也見其

廣滑稽 卷之十三

十四

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

乾興初已為學士

李垂字舜工李康伯謂曰舜工文學議論稱于天子諸公欲用為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嘗相識蓋一往見之垂曰我若昔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為翰林學士矣

當以故相事之爾

天禧中陳從易坐薦送別頭進士失實降工部員外

即以父老求鄉郡宰相寇準惡其疎已除吉州後準貶道州丁謂謂從易曰廬陵之事可以釋憾矣從易對曰當以故相事之爾謂有愧色

急中急

張雍性剛吝所至藩鎮宴餞率皆裁節聚公錢為羨餘以輸官帑集會賓佐餽食而已在三司置簿籍有按前急馬前急急中急之目頗為時論所詰

所判正合我意

李孝壽為開封尹有舉子為僕所凌忿甚具牒欲送

廣滑稽 卷之十三

十五

府同舍生勸解久乃釋戲取牒效孝壽花書判云不勘案決杖二十僕明日持詣府告其主做尹書判私用刑孝壽即追至備言本末孝壽幡然曰所判正合我意如數與僕杖而謝舉子時都下數千人無一僕敢肆者

簡後裁衣

王曾平生自奉甚儉有故人子孫京來告別曾留之具饌食後合中送數軸簡紙啟視之皆人書簡後裁取者也

尚可竊高士名

杜衍清介不殖私產既退寓南部幾十年第室卑陋才數十楹居之裕如也出入從者十許人烏帽皂綬袍革帶或勸衍為居士服衍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邪

江外人

晏殊七歲能屬文景德初張知安撫江南以神童薦之帝與召殊與進士千餘人並廷試中殊神氣不懼援筆立成帝嘉賞賜同進士出身宰相寇準曰殊江

廣滑稽

卷之十三

十六

外人帝曰張九齡非江外人邪

劍汝自請

呂公弼知成都府其治尚寬人疑必威斷營卒犯法當杖杆不受曰寧以劍汝公弼曰杖者國法劍汝自請杖而後斬之

軍府肅狀

三旨相公

王珪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率道諛將順當時目為三旨相公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稟事云已得聖旨也

嘗復有此禮

富弼至契丹爭獻納二字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弼曰自古唯唐高祖借兵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頤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

此豈童惇為之

范純仁雖忤童惇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每戒子弟毋得小有不平聞諸子怨童惇純仁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純仁出不盡濕顧諸子曰此

廣滑稽

卷之十三

十七

童惇為之哉

新書役法

錢景諱請王安石安石令先與弟安國相見安國亦與之善謂景諱曰相君欲以館閣相處而任以事景諱曰百事皆可為所不知者新書役法耳

各于改過

神宗嘗問曾鞏曰王安石何如人對曰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楊雄以各故不及帝曰安石輕富貴何各也曰臣所謂各者謂其勇于為各于改過耳

七字舍人

呂臻開敏善議論一時名輩皆推許然自貴重在杭州接賓客不過數語時目為七字舍人

臣知不雨

京師旱王素請帝^仁禱于郊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今將以旦日出禱素曰臣非太史然度是日必不雨帝問故荅曰陛下知其且雨而禱之應天不以誠故臣知不雨

廣滑稽

卷之十三

十八

廣滑稽卷之十三終

廣滑稽卷之十四目錄

宋史

正恐在左右爾

偕敗則總管行

無此樂三百年矣

護法善神

殊苦新法

亦願兄遠倭人

欲使我坐暗室忍饑

本出汝曹娛客

熱熟顏面

昨夜食蟹美乎

長嘯

此題于書何出

但不向人開

呈身御史

廣滑稽 卷之十四

豈獨嶺外能欺人

乘舟為喻

直道還君

臣子不忍聞

為人作豐年

衮衣闕

首豈宜有二

浪子宰相

自批其口

須自下作法

相公帶有垢

家賊

恐亦非金人所喜

王夜叉

不能見蔡京

大似往年太學講官時

汝曹惟有善走

紙船耳

生兵何物	令人眼明
狀元雨	何敢予人
豈閑居至今日	恩王恩父
松壽	吾能喫茄子飯
是又疑其有	一日而五子同生
他日與成大同傳	治春秋人下語毒
地步亦可	勿笑三耳
天何言哉	假驢
以帛蒙其目	俱不成字
廣滑稽	二
初不敬今納命	見罔當受杖
此驟也	今日甚榮
如伶官狀	近世肉譜
吾將以爲鞭	驅使李商隱
孔子無兄弟	呼之爲兄
朱虎殘	幸舍吾被
扁鵲臣師	媼相
東南小朝廷	啞樂
福建子	君固不解此

乞以是賞	此事卿不當與
此老秦筆	稱爲我王
此軍國重事邪	吳丞相何以至此
廣滑稽	三
卷之十四	

廣滑稽卷之十四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關中羅 曹霽登甫校

宋史

正恐在左右爾

王德用進二女子王素論之仁宗曰朕真宗皇帝之

子卿王旦之子有世舊非他人比也德用實進女狀

已侍朕左右奈何素曰臣之憂正恐在左右爾帝動容立

命遣二女賜素銀緡

廣滑稽 卷之十四

偕敗則總管行

初原州蔣偕建議築大屯峻堡宜撫使聽之役未具

敵伺間要擊不得成偕懼來歸歟王素曰若罪偕乃

是墮敵計責偕使畢力自効總管狄青曰偕往益敗

不可遣素曰偕敗則總管行總管敗素即行矣青不敗復

言偕卒城而還

無此樂三百年矣

王鞏有雋才長于詩從蘇軾游軾守徐州鞏往訪之

與客游泗水登懸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軾待之于

黃樓上謂鞏曰李太白歿世無此樂三百年矣

護法善神

王安石為吏部尚書呂惠卿服闋安石朝夕汲引之

至是白為叅知政事又乞召韓絳代已二人守其成

模不少失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

殊苦新法

神宗問王安石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

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

亦無邪

廣滑稽 卷之十四

亦願兄遠佞人

王安國屢以新法力諫兄安石又質責曾布誤其兄

深惡呂惠卿之姦先是安國教授西涼頗溺于聲色

安石在相位以書戒之曰宜放鄭聲安國復書曰亦

願兄遠佞人惠卿

欲使我坐暗室忍饑

蒲宗孟趣尚嚴整而性侈汰藏幣豐盈每旦封羊十

豕十炷燭三百人郡舍或請損之愠曰君欲使我坐

暗室忍饑邪常日盥漱有小洗面大洗面小濯足大濯足小大澡浴之別每用婢人數人

浴至湯五斛他
泰養率稱是

本出汝曹娛客

王韶在鄂宴客出家姬奏樂客張續醉挽一姬不前
將擁之姬泣以告韶徐曰本出汝曹娛客而令失懽
如此命酌大盃罰之亦笑如故人亦服其量

熱熟顏面

陳繹為政務推豪黨而行與貌違暮年繹為教朴之
狀好事者目為熱熟顏面

昨夜食蟹炙乎

廣滑稽 卷之十四 三

沈邁知杭州禁捕西湖魚蟹故人居湖上蟹夜入其
離間適有客會宿相與食之巨詣府違迎語曰昨夜
食蟹美乎客笑而謝之

長嘯公

范鎮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契丹高麗皆
傳誦其文少時賦長嘯却胡騎晚年使遼人相目曰
此長嘯公也

此題于書何出

館伴契丹使其使驚語頗及朝廷呂大防密施其隱

事詰之曰比朝試進士至心獨運賦不知此題于書
何出使錯愕不能對自是不敢復出嫚辭

但不向人開

梁壽自立朝一以引援人物為意在鄂作薦士錄具
載姓名客或見其書曰公所植桃李乘時而發但不
向人開耳

呈身御史

神宗熙寧中有詔近臣舉御史舉者意屬王巖叟而
未及識或謂可一往見巖叟笑曰是所謂呈身御史

廣滑稽 卷之十四 四

持憲綱欲真也 司馬官將薦李周為御史欲使來見周曰司馬
公之言我固願見但聞薦而往所謂呈身御史也
呂願浩欲援陳索為御史約先一見索曰宰相用人
乃使之呈身邪並不往

豈獨嶺外能久人

田晝與鄒浩以氣節相激勵元符中浩為諫官晝監
京城門晝以病歸許即狀報立后晝謂人曰志完
不言可以絕交矣浩得罪晝迎諸塗浩出晝畫正色
責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過寒疾不汗五日亦矣晝

獨嶺海之外能久人哉願君無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嘆謝曰君之贈我厚矣

乘舟為喻

章淳入相陳瓘從衆道謂淳聞其名獨邀與同載詢當世務瓘曰請以乘舟為喻偏重可行乎移左置右其偏一也明此則可行矣

直道還君

常安民為成都府教授與安惇為同僚惇深刻姦詐嘗借謁府帥輒毀素所厚善者安民退惇曰若人

廣清稽

卷之十四

五

不厚與君乎何詆之深也惇曰吾心實惡之姑以為面交爾安民曰君所謂惡怨而友其人乃李林甫也惇笑曰直道還君富貴輸我

臣子不忍聞

吳時為睦親宅教授提舉永興軍路學士華州諸生有觸忌諱者教授欲上之曰是間言語皆臣子所不忍聞時即火其書曰臣子不忍聞而令君父聞乎

為人作豐年

江公望謂吳師禮曰子異日得志當如何曰但為人

作豐年耳

衮衣閑

劉正夫為翰林學士蔡京意不能平謀中以事作春宴樂語有紫宸朝罷衮衣閑之句京黨張康國密白仁宗曰衮衣豈可閑

首豈宜有二

都水使者趙霖得龜兩首于黃獻以為瑞蔡京曰此齊小白所謂衆周見之而霸者也鄭居中曰首豈宜有二徽宗命棄龜金明池謂居中愛我

廣清稽

卷之十四

六

北

浪子宰相

李邦彥善謳詠能蹴鞠每縱街市但語為辭曲人爭傳之自號李浪子後拜少宰無所建明惟阿順趨諂充位而已都人目為浪子宰相

自批其口

薛昂與余深林摠始終附會蔡京至舉家為京諱或誤及之輒加笞責昂嘗誤及即自批其口

須自下作法

金人圖都城孫傳日夜親當矢石讀詩書感事詩有

郭京楊適劉無忌之語于市人中訪得無忌龍衛兵中得京好事者言京能施六甲法其法用七十七百七十七人朝廷深信不疑命以官賜金帛數萬使自募兵無問技藝能否但擇其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游惰旬日而走有武臣欲為偏裨京不許曰君雖材勇然明年正月當外恐為吾累其誕妄類此敵攻益急京談笑自如云擇日出兵三百可致太平直襲擊至陰山而止傳與何臬尤尊信傾心待之又有稱六丁力士天關大將北斗祖兵者大率皆效京所

廣滑稽

卷之十四

七

王力

為識者危之京曰非至危急吾師不出果數趣之徙期再三乃啟宣化門出戒守陣者悉下城無得竊覷京與張叔夜坐城樓上金兵分四翼謀而前京兵敗退墮護龍河填厥皆滿城門急閉京遽白叔夜曰須自下作法遂下城因餘衆南遁是日金人遂登城

相公帶有垢

崔公度起布衣無所持守惟知媚附王安石晝夜造請錐踞廁見之不屑也嘗從後執其帶尾安石反顧公度笑曰相公帶有垢敬以袍拭去之見者皆笑亦恬然為耻

家賊

呂嘉問竊從祖公弼論新法奏策以示王安石公弼以是斥于外呂氏號為家賊故不得與呂氏同傳

恐亦非金人所喜

高宗即位拜李綱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趣赴闕中丞顧岐奏曰張邦昌為金人所喜雖已為三公郡王更宜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李綱為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上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而退

廣滑稽

卷之十四

八

諫

王夜叉

王德瑗武勇應募隸熙帥姚古會金人入侵德從十六騎徑入隆德府治執偽守姚大師手殺數千百人衆莫敢前古械姚獻于朝欽宗問狀姚曰臣就縛時正見一夜叉耳時遂呼德為王夜叉

不能見蔡京

李朴自小為官天下高其名蔡京將疆致之力拒不見中書侍郎馬熙載欲邂逅見朴朴笑曰不能見蔡京焉能邂逅馮熙載邪

太學謁告時

初席益薦章誼使金高宗曰誼亦母老朕當自諭之
誼聞命畧無難色戒其家人勿使母知將行告母曰
是行不數月即歸大似往年太學謁告時爾及還母
竟不知其使金

汝曹惟有善走

蔡京當國求善訓子弟者張覺適到部京族子應之
以爲薦覺再三辭不獲遂即館京亦未暇與之接覺
嚴毅登拔意度疑然異于他師諸生也不能堪忽謂

廣滑稽

卷之十四

九

之曰汝曹曾學走乎諸生駭而問曰嘗聞先生教令
讀書徐行未聞教以走也覺曰天下被而翁破壞至
此旦夕賊來先至而家汝曹惟有善走庶可逃死爾

紙船耳

金主亮至瓜州虞允文與楊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
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
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耳

生兵何物

金主亮南侵高宗命葉義問視師義問素不習軍隊

會劉錡捷書至讀之至金賊又添生兵顧吏曰生兵
何物邪聞者掩口至鎮江聞瓜州官軍與敵相持大
失措乃役民掘沙溝植木枝爲鹿角禦敵一夕潮生
沙溝平木枝盡去

令人眼明

金使賀正旦至關問館伴施師點今君何官館伴字
文价于班列中指師點以示之金使恍然曰一見正
人令人眼明

狀元雨

廣滑稽

卷之十四

十

趙鼎爲相延汪應辰之館塾紹興五年應辰舉進士
第一人歲小旱鼎命應辰禱雨名山即應應人語之
曰此相公雨鼎曰不然乃狀元雨也

何敢予人

王十朋出知饒州饒並湖盜出沒其間聞十朋至一
夕遁去丞相洪适請故學基益其園十朋曰先聖所
居十朋何敢予人

豈關君至今日

林大中屏居十二年未嘗以得喪關其心客或勸大

中通韓侂胄書大中曰吾爲夕卽時一言承意其間
居至今日邪客曰縱不求福蓋亦免禍大中曰福不
可求而得禍乃可懼而免邪

恩王恩父

韓侂胄顯朝權苞苴盛行陳自強尤貪鄙方侂胄欲
爲平章猶畏衆議自強首率同列援典故入奏詔以
侂胄爲平章軍國事常語人曰自強惟一夙以報師
王每稱侂胄爲恩王恩父而呼堂吏史達祖爲兄蘇
師旦爲叔

唐滑稽

卷之十四

十一

松壽

韓侂胄用事程松知錢唐縣謫事之侂胄以小故出
爰姬松聞以百千市之至則盛供帳舍諸中堂夫婦
奉之謹居無何侂胄意解復召姬姬具言松謹待之
意侂胄大喜除松諫議大夫滿歲未遷意殊快快乃
獻一妾于侂胄曰松壽侂胄訝其名問之答曰欲使
叱賤名常蒙記憶爾除同知樞密院事自等
已至執政財四年

吾能喫茄子飯

洪咨夔遷金部員外卽會詔求直言慨然曰吾可以

盡言寤主矣其父見其疏曰吾能喫茄子飯汝無憂
是又疑其有

衡州有甥祠史氏夙所畏事胡頴徽之作來諭堂奉
母居之嘗與道州教授楊允恭曰吾夜必竊坐此室
察景響成無有允恭對曰以爲無則無矣從而察之
則是又疑其有矣類其善其言

一日而五子同坐

包恢爲福建提點刑獄無知建寧閩俗以九月祠五
王生日靡金帛傾市奉之恢曰彼非大豕安得一日

唐滑稽

卷之十四

十二

而五子同坐展感悟爲之表止

他日與成大同傳

梁成大天資暴狠心術險巇凡可賊害忠良者率多
標臂爲之四方賂遺列直堂應質至則導之使觀欲
其效尤也尤嗜豪本冒占序文氏賜第旣擯歸訟之
者不下百數黨之日朝命毀其廬雖小人如李知孝
亦曰所不堪者他日與成大同傳耳世指知孝及梁
成大莫黨爲三

治春秋人下語毒

李韶上疏曰左氏載史墨言魯公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蓋言所由來者漸矣陛下臨御日久宜深思熟念威福自己誰得而盜之哉念此不為悠悠玩愒乃幾于左氏所謂世從其失者蓋以世卿風史墨之也疏出高之不悅曰治春秋人下語毒

地步亦可

賈似道嘗集百官議事忽厲聲曰諸君非似道拔擢安得至此衆默然莫敢應者李伯玉答曰伯玉殿試第二名平章不拔擢伯玉地步亦可以至此似道達政容而李笑

廣濟精

卷之十四

十三

勿笑三耳

郭忠恕嘗以鼻崇義姓嘲之曰近貴全為臍攀龍即作聲雖欲三箇耳其奈不成聰崇義對曰僕不能為詩聊以一聯奉答即云勿笑有三耳全勝畜二心蓋其名以嘲之忠恕大驚

天何言哉

大中祥符初得天書于承天門真宗將奉迎召宰相對崇政殿西廡王旦等曰天貺符命實盛德之應皆

再拜稱萬歲又召問孫奭對曰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

假驢

王昭素家有一驢人多來假將出先問僮奴曰外無假驢者乎對曰無有然後出

以圖蒙其目

崔頌性多疑在鄜州官舍嘗召坊場者治堂室以帛蒙其目人皆笑之

俱不成字

廣濟精

卷之十四

十四

崔僊徐判國子監李至泰為直講引對便坐太宗顧謂曰李魯管素朕云四皓中一先生或言姓用字加撇或云加點爾知否僊佯曰昔秦時程邈撰隸書訓如僕隸之易使也今字與古或異臣聞刀用為角音權兩點為角音鹿用土一撇一點俱不成字

初不敬今納命

蔡元定被謫至春陵遠近來學者日衆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有名士挾才簡傲非笑前修者亦心服謁拜執弟子禮甚恭人為之語曰初不敬今納

命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

見罔當父校

何承裕為整屋咸陽二縣令往往召豪吏接作引蒲吏因醉挾私白事承裕悟之笑曰此見罔也當受杖杖訖復召與飲

此騾也

鄭起貧常乘騾一日從刺史張延範出近郊送客延範揖起曰請策馬令進起曰此騾也不得過呼耳

廣滑稽 卷之十四

十五

今日甚榮

有郭昱者好為古文狹中詭僻周顯德中登進士第耻赴常選獻書于宰相趙普自比巢由朝議惡其矯激故久不調後復伺普望塵自陳普笑謂人曰今日甚榮得巢由拜于馬首

如伶官狀

馮吉雅好琵琶尤臻其妙教坊供奉號名手者亦莫能及父道常戒令勿習吉性所好亦不能改道欲辱之因家宴令吉奏琵琶為壽賜以束帛吉置于肩左

抱琵琶按膝再拜如伶官狀了無忤色家人皆大笑

近世肉譜

韓渾傳學善持論詳練臺閣故事多知唐朝氏族與人談言量然可聽號為近世肉譜

吾將以為轡

文同善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絲素請者足相躡于門同厭之投繯于地罵曰吾將以為轡

驅使李商隱

賀鑄長于度曲教拾人所棄遺以加隱括皆為新奇

廣滑稽 卷之十四

十六

嘗言吾筆端驅使李商隱溫庭筠常奉命不暇

孔子無兄弟

劉恕少穎悟書過目即成誦八歲時坐客有言孔子無兄弟者恕應聲曰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坐驚異

呼之為兄

米芾風神蕭散音吐清嘯冠服效唐人所至人聚觀之而好絮成僻至不與人同巾器所為詭異時有可傳笑者無為州治有巨石狀奇醜芾見大喜曰此足以當我拜具衣冠拜之呼之為兄

朱虎殘

朱泰家貧鵲新養母一日鷄初鳴入山及明憇于山足遇虎搏攫負之而去泰已瞑眩行百餘步忽稍醒厲聲曰虎爲暴食我所恨母無託爾虎忽棄泰于地走不顧如人疾驅狀泰匍匐母扶持以泣泰亦疆舉動不踰月如故鄉里聞其孝感率以金帛遺之里人目爲朱虎殘

幸舍吾被

吳瑛臨溪築室種花釀酒賓客至必飲飲必醉或困

廣滑稽

卷之十四

十七

卧花間客云亦不問嘗有貴客過之瑛酒酣而歌以樂器扣其頭爲節客亦不以爲忤有盜入其室覺而不言且取其被乃曰他物唯所欲夜正寒幸舍吾被

扁鵲臣師

仁宗不豫侍醫數進藥不效其國大長公主薦許希診之遂以鍼心下包絡之間而帝疾愈賜緋衣銀魚及器幣希拜謝已又西嚮拜帝問其故對曰扁鵲臣師也今者非臣之功貽臣之賜安敢忘師乎乃請以所賜金與扁鵲廟

媼相

徽宗廟蔡京爲相宦者童貫拜太傅封涇國公人稱蔡京爲公相因稱貫爲媼相

東南小朝廷

朱勔聲焰薰灼衰人穢夫候門奴事自直秘閣至殿學士如欲可得不得附者旋踵罷去時謂東南小朝廷

啞樂

王繼先廣造第宅占民居數百家都人謂之快樂仙宮奉良家婦女爲侍妾鎮江有娼妙于歌舞矯御前

廣滑稽

卷之十四

十八

索之淵聖成喪舉家燕飲令妓女舞而不歌謂之啞樂

福建子

王安石退居金陵往往寫福建子三字蓋深悔爲呂惠卿所誤也惠卿福建泉州晉江人

君固不解此

蔡京子攸別居賜第嘗詣京京正與客語使避之攸甫入據起握父手爲診視狀曰大人脉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即辭

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此兒欲以為
存疾而罷我也閱數日京果致仕

乞以是賞

蔡攸為鎮海軍節度使少保進見無時或侍曲宴則
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每道市井淫靡謔
浪語以豐帝宗心妻宋氏出入禁掖子行領殿中監
視執政寵信傾其父帝謂意道家者說攸獨倡為異
聞謂有珠星壁月跨鳳乘龍天書雲篆之符與方士
林靈素之徒爭證神變事于是神霄玉清之祠徧天

廣滑稽

卷之十四

十九

下各端自攸與矣童貫伐無以攸則宣徽攸重驤不
習事謂功業可唾手致陛辭之日二美嬪侍上則攸
指而請曰臣成功歸乞以是賞帝笑而

此事卿不當與

高宗幸秦檜第問疾檜無言唯流涕而已檜子熈
奏請代居相位者帝曰此事卿不當與

此老秦筆

秦檜比論人筆秦皆自標以授言者識之者曰此老
秦筆也

稱為我王

韓侂胄用事十四年威行宮省權震寓內嘗鑿山為
園下瞰宗廟出入宮闈無度孝宗嘗思政之所嬖
然居之老宮人見之往往垂涕頽頽草創言其得聖
之清易板撰答詔以元聖褒之四方投書獻頌者謂
伊霍且與不足以擬其勲有稱為我王者余謂請
加九錫趙師異乞置平原郡王府官屬侂胄皆當之
不辭

此軍國重事邪

廣滑稽

卷之十四

二十

賈似道除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時襄陽圍已極似道
起樓閣亭榭取宮人娼尼有美色者為妾日淫樂其
中人無敢窺其第者其妾有兄來立府門若將入者
以道見之縛投火中嘗與郡妾踞地鬬蟋蟀所狎客
入戲之曰此事軍國重事邪

吳丞相何以至此

賈似道謫為高州團練使循州安置籍其家福王與
芮素恨似道素有殺似道便送至貶所有縣尉鄭虎
臣欣然請行似道行時侍妾尚數十人虎臣悉屏去

奪其寶玉微傘蓋暴行秋日中令舁轎大唱杭州歌
謔之每名斤似道辱之備至似道至古寺中壁有吳
潛南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賈園練吳丞相何以
至此似道慚不能對先是理宗欲立榮王子孟啟爲
太子丞相吳潛以爲不可帝積怒潛似道遂陳建儲
之策貶潛循州虎臣以此譏之

廣滑稽

卷之十四

二十

進

廣滑稽卷之十四終

廣滑稽卷之十五目錄

元史

致敬于帽

我得金于汝手中

能盡毒我朝之人

先舜不因大丹

受孔子戒

吾顧不如草木

金釧可易酒

地獄中復置地獄

獨不能爲君爾

治天下匠

麵藥能腐鐵

不與朕同樂

爾婦人乃能來

羊何知哉

廣滑稽

卷之十五

一

進

如斯而已乎

吾心獨無王

出殿門耳

爲汝握兩手汗

瑞應將大至

良藥苦口

潛龍爲飛龍之事

天下儒人師

不爲臺臣鷹犬

于文猶未化

遼史

玉少不能和

呂望有十年之晚

惟知炒栗

煙寮青勝

柴入火必焚

觀鼻在否

空車走坂

金史

此等期會難得

無爲衆所測度

鄉裏飛

豈可使我爲始皇

醫非相事

以梁冀比丞相

宰相安能整粉人

不識奇字

損花成蜜

雀兒參政

因行掉手

廣滑稽

卷之十五

21

一才

廣滑稽卷之十五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關中羅 冑霽塾甫校

元史

致敬于帽

蔡罕幼牧羊于野植杖于地脫帽寘杖端跪拜歌舞
太祖出獵見而問之對曰獨行則帽在上而擎二人
行則年長者擎今獨行故致敬于帽且聞有大官至
先習禮儀耳

帝異之乃擎以歸語光獻皇后曰今日
出獵得佳兒可善視之令給事內庭

先習禮儀

帝興之乃挈以婦語光獻皇后曰今日
出獵得佳兒可善視之令給事內庭

廣滑稽

卷之十五

我得金于汝手中

太宗命速哥使金因俾覘其虛實及見謁者令拜速哥曰我大國使爲爾屈乎金主壯之取金卮飲之酒曰歸語汝主必欲加兵敢率精銳以相周旋歲幣非所聞也速哥飲畢卽懷金卮出速哥雖佯爲不智而默識其地里阨塞城郭人民之強弱旣復命備以虛實告且以所懷金卮獻帝喜曰我得金于汝手中矣

國貴族也

饗典赤贍思丁鎮四川宋將咎萬壽擁強兵守嘉羅

與饗典亦軍對壘一以誠意待之不為侵掠萬壽心
服未幾饗典亦召還萬壽請置酒為好左右皆難之
饗典亦竟往不疑酒至左右復言未可飲饗典亦笑
曰若等何見之小耶咎將軍能毒我其能盡毒我朝
之人乎

先舜不因大丹

世祖時方士請煉大丹勅中書給所需廉希憲具以
奏漢故事奏且曰堯舜得壽不因大丹也帝曰然
遂却之

受孔子戒

廣清稽 卷之十五

二

訓

時方掌禮國師世祖命廉希憲受戒對曰臣受孔子
戒矣帝曰孔子亦有戒邪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
孔子之戒如是而已

吾顧不如草木

太祖征茂里乞其主火都本欽察國國王亦納思納
之太祖遣使諭之曰汝奚匿我負箭之虞亟以相還
不然禍且及汝亦納思答曰逃竄之雀叢薄猶能生
之吾顧不如草木邪

金釧可易酒

岳往年八歲觀畫師何澄畫陶母剪髮圖岳柱指陶
母手中金釧詰之曰金釧可易酒何用剪髮為何大
驚異

地獄中復置地獄

脫脫領宣政院事諸山主僧請復僧司且曰郡縣所
苦如坐地獄脫脫曰若復僧司何異地獄中復置地

獄

獨不能為君爾

順帝覽宋徽宗畫稱善峻嶮進言曰徽宗多能惟

廣清稽 卷之十五

三

事不能帝問何謂一事對曰獨不能為君爾

治天下匠

夏人常八斤以善造弓見知于太祖因每自矜曰國
家方用武耶律楚材儒者何用楚材曰治弓尚須用
弓匠為天下者豈可不用治天下匠邪帝問之
甚喜

麴蘖能腐鐵

太宗素嗜酒日與大臣酣飲耶律楚材屢諫不聽乃
持酒槽鐵口進曰麴蘖能腐物鐵尚如此况五臟乎
帝悟語近臣曰汝曹愛君愛國之心豈有如吾圖撤

吾圖撤合里
益國語也
人也楚材笑

之

合里者邪賞以金帛勅近臣進酒三鍾而止

不與朕同樂

耶律楚材嘗與諸王宴醉卧軍中太宗臨平野見之
直幸其營登車手撼之楚材熟睡未醒方怒其慢已
忽開目視始知帝至驚起謝帝曰有酒獨醉不與朕
同樂邪笑而去

爾婦人乃能來

耶律留哥卒妻姚里氏携次子善哥鐵哥永安及從
子塔塔兒孫收國奴見太祖于河西阿里秋城帝曰

廣清

卷之十五

四

健鷹飛不到之地爾婦人乃能來邪賜之酒慰勞甚至

牟何知哉

河間清滄叛太祖命王楸字充討之遂復河間得軍
民萬古字充惡其反覆欲盡誅之楸解之曰驅羣羊
使東西者牧人也牟何知哉鐵其渠魁足矣

如斯而已乎

許衡卒為大
儒非以其有
遠志耶

許衡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
為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

吾心獨無主

許衡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咬之衡獨
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
曰世亂此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

出殿門

許衡除左丞屢入辭免世祖命左右掖衡出衡出及
闕還奏曰陛下命臣出豈出省邪帝笑曰出殿門耳

為汝握兩手汗

皇子亦云左
右為輔翼不
誅則為亂
之則為亂
所案據股而

憲宗即位召趙壁問曰天下何如而治對曰請生誅
近侍之尤不善者憲宗不悅壁退世祖曰世祖意宗弟時為親

有之狀則近
侍之不若者
侍之不若者
侍之不若者

廣清

卷之十五

五

王秀才汝渾身是膽邪吾亦為汝握兩手汗也

瑞應將大至

趙壁為河南經畧使劉萬戶貪淫暴戾郡中咸呼為
翁其黨董主簿尤恃勢為虐壁至按罪斬之劉大驚
時天雨雪因詣壁相勞苦且酌酒賀曰經畧下車誅
強鋤積故雪為瑞應壁曰如董主簿比者尚有其人
俟盡誅之瑞應將大至矣劉屏氣不復敢出言端時病而卒時人以爲懼威

良藥苦口

世祖過飲馬潭得足疾許國祺進藥味苦却不服疾

韓劇召國嶺入視世祖曰不聽汝言果困斯疾對曰
良藥苦口既知之矣忠言逆耳願留意焉世祖大悅以七寶馬

潛龍為飛龍之事

王約為太子副詹事家令薛居敬上言陝西分地五
事因被命往理之約不為署行曰太子潛龍也當勿
用時為飛龍事可乎遂止

天下儒人師

帝師至京師有旨朝臣一品以下皆乘白馬郊迎大

廣清稽 卷之十五

六

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為動惟字木魯卿舉觴立進
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
人師也請各不為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舉為之標狀

不為臺臣薦大

呂師誠移巡浙西達識帖睦爾時為南臺御史大夫
與江浙省臣有隙嗾思誠劾之思誠曰吾為天子耳
目不為臺臣薦大

于文猶未化

張翥長于詩其近體長短句尤工文不如詩而每以

文自負常語人曰吾于文已化矣蓋吾未嘗構思特
任意屬筆而已它日翰林學士沙刺班示以所為文
請易置數字苦思者移時終不脫沙刺班曰先生于
文豈猶未化耶何思之苦也蓋因相視大笑

遼吏

土少不能和

天祚拜牛溫舒為樞密使乾統五年夏為宋所攻來
請和解溫舒與蕭得里底使宋方太燕使人為道士
裝索土泥藥爐爐曰土少不能和溫舒遽起以手藉

廣清稽 卷之十五

七

土懷之宋主問其故溫舒對曰臣奉天子威命來和
若不從則當卷土收去宋人大驚遂許夏和

呂望有十年之晚

興宗時遼陽水失故道歲為民害楊信乃以已俸創
長橋人不病後拜吏部尚書上曰卿今日何減呂
望之遇文主信對曰呂望比臣遭際有十年之晚上悅

惟知炒栗

蕭顯家奴徒彰慈宮使與宗與語才之命為詩奏嘗
從容問曰卿居外有異聞乎韓家奴對曰臣惟知炒

粟小者熟則大者必生大者熟則小者必焦使大小均熟始為盡美不知其他

蓋嘗謂粟園故託粟以諷諫帝大笑

煙察青勝

世宗命馳馬較遲疾以為勝負問王白及魏璘孰勝白奏曰赤者勝璘曰臣所見驄馬當勝既馳竟如璘言上異而問之白曰今日大王故知赤者勝璘曰不然火雖王而上有煙以煙察之青者必勝

上嘉之

柴入火必焚

周兵犯燕世宗以勝敗問魏璘璘曰周姓柴也燕分

廣清稽

卷之十五

八

火也柴入火必焚

其言果驗

觀鼻在否

羅衣輕善諸諂多所規諷與宗敗于李元昊也單騎突出幾不得脫先是元昊獲遼人輒刺其鼻有奔北者惟恐追及故羅衣輕止之曰且觀鼻在否上怒以毬索繫帳後將殺之太子笑曰打彈的不是黃幡總羅衣輕應聲曰行兵的亦不是唐太宗

上聞而釋之

和你都輸去

興宗嘗與太弟重元狎昵宴酣許以千秋萬歲後傳

位重元喜甚驕縱不法又因雙陸賭以居民城邑重元說前後已賞數城一日復博羅衣輕指其局曰雙陸休癡和你都輸去也

帝始悟不復戲

空車走坂

太宗詔求直言海思應詔詣闕帝召見賜坐問以治道命明王安端與耶律頗德試之數曰安端等奏曰海思之材臣等所不及帝召海思問與汝言者何如人也對曰安端言無以檢若空車走峻坂頗德如若靴行曠野射鵠

帝大笑

廣清稽

卷之十五

九

金史

此等期會難得

海陵淫虐無忌凡妃主宗婦嘗使高師姑內哥阿古等傳達言語皆與之私分屬諸妃出入位下時蒞里古與及習欲最寵海陵使二人夫直宿謂曰爾妻年少遇爾直宿不可令宿于家當令宿于妃位每召入必親候廊下立久坐高師姑膝上師姑曰天子何勞苦如此海陵曰我國以天子易得耳此等期會難得乃可貴也

凡宮人在外有夫者皆分番出入海陵欲幸之適道其夫往上海陵人皆不聽

外

無為與所測度

苾里古真在外為滌洗海陵聞之大怒謂苾里古真曰爾愛貴官有貴如天子者乎爾愛人才有才兼文武似我者乎爾愛娛樂有豐富偉岸過于我者乎怒甚氣咽不能言少頃而撫慰之曰無謂我聞知便爾慚而遇宴會當行立自如無為眾所測度也

嚮裏飛

童宗中宮虛位久意屬李氏李氏微甚大臣執不從

廣滑稽

卷之十五

十

李氏微甚大臣執不從

一日宴宮中優人璫瑁頭者戲于前或問上國有何符瑞優曰汝不聞鳳皇見乎其人曰知之未聞其詳優曰其飛有四所應立異若嚮上飛則風雨順時嚮下飛則五穀豐登嚮外飛則四國來朝嚮裏飛則加

冠進祿上笑其立后而罷

豈可使我為始皇

近侍有欲罷科舉者世宗曰吾見大師議之張浩入見上曰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學者乎浩對曰有曰誰歟浩曰秦始皇顧左右曰豈可使我為始皇乎

醫非相事

程輝拜參知政事喜雜學尤好論醫從河間劉守貞說率用涼藥神童童添壽者方數歲輝召之因書醫非細事四字添壽金細字改書作相輝頗

以梁冀比丞相

路鐸為右拾遺言太切直以梁冀比右丞相或奏鐸所言狂妄不稱諫職童宗曰周昌以桀紂比漢高祖高祖不為忤路鐸以梁冀比丞相耳

宰相安能產粉人

廣滑稽

卷之十五

十一

路鐸因召對論宰相權太重童宗曰凡事由朕宰相安得權重既而復奏曰乞陛下勿泄此言泄則臣產粉矣上曰宰相安能產粉人

不識哥字

初大兵圍汴司諫陳哥屢上封事言得失切中時病赤益合喜大怒召入省呼其名責之曰子為陳山可耶果如此言能退大敵我當世世與若為奴聞者無不竊笑蓋不識哥字至分為兩耳

損花成蜜

合周建言拾果哀宗信之命權參知政事與左承李
蹊摠其事有隙者以升斗論罪各選深刻者主之完
顏久住猶酷暴京師股栗盡投其餘于糞溷中或曰
于蹊蹊聲慶曰白參政其人即白周周曰人云花又
不損蜜又得成子謂花不損何由成蜜且京師危急
今欲存社稷邪存百姓邪當時皆莫敢言

崔兒參政

合周為參知政事性好作詩詞語鄙俚人米其語以
為戲笑因自草拾果榜文有崔無趣兒不飛蛇無頭
廣滑稽 卷之十五 十二
兒不行等語以而作兒掾吏知之不敢易也京城目
之曰崔兒參政

因行掉手

海陵與張仲軻論漢書謂仲軻曰漢之封疆不過七
八千里今吾國幅員萬里可謂大矣仲軻曰本朝疆
土雖大而天下有四主南有宋東有高麗西有夏若
能一之乃為大耳因請伐宋海陵喜曰向者飛玃嘗
為朕言宋有劉貴妃者姿質艷美蜀之花藥吳之西
施所不及也今一舉而兩得之俗所謂因行掉手也

廣滑稽卷之十六目錄

左傳

人盡夫

歎以朴扶職

微舒似女

抑君似鼠

先夫當之

髮短心長

置食三嘆

鍾建負我

妻猶艾緞

器成而具

壁其馬往

食言多矣

國語

廣滑稽

卷之十六

欲為繫援

公牟傳

馬齒已長

殺梁傳

壁則猶是

戰國策

自謂非客

取長者

過聽張儀

為世主吟

中期適遇明君

經牽長

恒思神叢	先王積怒日久
王之蔽甚	恐強秦大楚承其後
安行反邑屋	不若王愛尺穀
設爲不宦	猶爲蛇足
海大魚	有三大喜
請以市諭	爲君市義
士何必待古	威后問歲民
謹以解矣	猶百獸之畏虎
因鬼見帝	未嘗見人如此其美
廣滑稽 卷之十六 二	
其似惡聞王之臭	散棋佐之
癘人憐王	臨武君嘗爲秦摩
使得爲君高鳴屈于梁	歸其灰于虎
土梗與木梗鬪	借車借衣
兵固徂喜	愛燕后賢于長安君
試言公之私	恐秦折王之騎
虎怒決踏	桑雍
市虎	無生楊
不能禁人議于君	殉王以鼠首

猶至楚而北行	泣前魚
此方其爲尾生之時	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
獨不可使少有利焉	有類妾之棄酒
有意爲臣伯樂	不愛大夫子獨甚
訛者言	恐強秦爲漁父
子勝亦且寸斷	必爲有竊疾
煬龜	
廣滑稽 卷之十六 三	

廣滑稽卷之十六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關中羅 冑霖荃甫校

左傳

人盡夫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殺雍糾

歌以朴扶職

廣滑稽

卷之十六

一

齊懿之為公子也與邴歇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

掘而別之而使歇僕納關職之妻而使職勝乘夏五

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歇以朴扶職朴也扶也

相感職怒歇曰人奪女妻而不怒扶一女庸何傷職

曰與則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弑懿公納諸竹

中

徵舒似女

陳霸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

舒雖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蓋以夏姬溺故故謂其子多似

以爲

抑君似鼠

齊侯將為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亢于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何如晉國安寧將服事之非鼠之所為而何

先夫當之

齊宗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宗公

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崇美而美之使偃取之取也

廣滑稽

卷之十六

二

偃不可武子益之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

不可娶也崔子曰幾也何害先夫當之矣寡婦曰幾言宗公已

當此遂娶之

髮短心長

齊侯田于莒廬蒲葵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

笑能為自言衰老不公曰諾吾告二子子雅歸而告

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短髮而心甚長其

或寢處我矣寢處之矣故子雅謂其不可測

置食三嘆

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
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于諸
侯若受梗陽人賄其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侍
于庭饋人召之比置三嘆既食始坐魏子曰吾聞諸
伯叔嘑曰唯食忌憂吾子置食之間三嘆何也同辭
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
是以嘆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
嘆及饋之畢願以小人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
獻子辭梗陽人

廣滑稽 卷之十六

鍾建負我

楚平王奔鄖鍾建負季辛壬以從王將嫁季辛壬
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

妻豬艾殺

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太子蒯聵獻孟于
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我艾殺
求子豬也得壯則定以喻南子
艾老也微壯豕也以喻宋朝 太子羞之

器成而具

陳轅頤出奔鄭初轅頤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

新書卷之十六
餘以為已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稱
醴系稷服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
不吾諫對曰懼先行
走即轅咺
及轅咺將
飲若其自何
給也御曰餽
之久矣余此

壁其焉往

石圃因匠氏攻公衛莊公入于戎州已氏初公自城
上見已氏之妻髮美使兒之以為呂姜也夫入也
既入焉而示之壁曰治我吾與汝壁已氏曰救汝壁
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壁
云後宋金
馬往本此

食言多矣

廣滑稽 卷之十六

四

公泉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于五梧郭重僕見二
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畫之公宴于五梧武伯為祝惡
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焉也之飲罰以魯國之密
通仇管臣是以不獲從君免免于大行又謂重也肥
言重也
勉勞不宜稱肥 公曰是食言矣能無肥乎

國語

欲為繫援

董叔將取于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為繫
援焉它日董祁想于范獻子曰不吾敬也獻子執而

紡于庭之槐叔向過之曰子盍為我請平叔向曰求
繫既繁矣求機既捷矣彼而得之又何請焉

公羊傳

馬齒已長

虞微國也曷為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為使
虞首惡虞受賂假威國者道以取亡焉其受賂奈何
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獲而不寐其意
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獲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
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郭見與獻公相而

虞滑稽

卷之十六

五

進之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
郭救之如之何荀息曰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
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公曰然
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往必可
得也則實出之內藏藏之外府焉出之內藏藏之外
虞爾君何憂焉獻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如之何
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雖然虞公貪而好實實
必不從其言請終以往于是終以往虞公見實許諾
宮之奇果諫記曰唇亡則齒寒虞郭之相救非相為

賜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君請勿許也
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還四年及取虞虞
公抱其羣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
之謀則已行矣實則吾實也雖然吾馬之產亦已矣
矣蓋敗之也

穀梁傳

璧則猶是

虞師晉師滅夏陽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
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

虞滑稽

卷之十六

六

焉至乎滅夏陽也晉陽者虞號之塞邑也滅夏陽而
虞號舉矣虞之為至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
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于虞
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
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
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
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府而置之外府也公曰宮之
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為人達
心而懦又少長于君達心則其言畧懦則不能強諫

少長于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存在耳目之前而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應之臣料虞公當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號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于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趙宮之奇諫曰語曰唇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乎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號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率焉操壁而前曰璧則由是也而馬蒞加長矣

戰國策

白謂非客

唐肅宗

卷之十六

七

溫人之周周不納客即對曰主人也問其巷而不知也更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而誦詩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臣而又為客哉故曰主人君乃使吏出之

取長者

楚人有兩妻者人詭其長者長者詁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必客謂詭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取長者客曰長者曾汝少者和汝汝何

為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為我妻則欲其為我晉人也

過聽張儀

張儀說楚王曰大王苟能閉關絕齊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若此齊必弱齊弱則必為王役矣則是北弱齊西德于秦而私商於之地以為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王大說宣言之于朝廷曰不殺得商於之地方六百里羣臣聞見者畢賀陳軫後見獨不賀楚王曰不殺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

唐肅宗

卷之十六

八

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為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國且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為也先絕齊後責地且必受欺于張儀受欺于張儀王必惋之是西生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無言以待吾事楚王使人絕齊使者未來又重絕之張儀及秦使人使齊齊秦之

交陰合楚因使一將軍受地于秦張儀至稱病不朝
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絕齊乎乃使勇士往晉齊王
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六
里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
安得六百里使者及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秦
陳軫曰臣可以言乎王曰可矣軫曰伐秦非計也王
不如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以于秦而取償于
齊也楚國不尚全事王今已絕齊而責欺于秦是吾
合齊秦之交也國必大傷楚王不聽遂舉兵伐秦秦
厲滑稽

卷之十六

九

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于杜陵故楚之土壤士
民非削弱僅以救亡者計失于陳軫過聽于張儀

爲吳王吟

楚絕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曰王不如以地東
解于齊西講于秦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曰子秦
人也寡人與子故也寡人不佞不能親國事也故子
棄寡人事楚王今齊楚相伐或謂救之便或謂救之
不便子獨不可以忠爲子主計以其餘爲寡人乎陳
軫曰王獨不聞吳人之游楚者乎楚王甚愛之病故

使人問之曰誠病乎意亦思乎左右曰臣又知其思
與不思誠思則將吳吟今軫將爲王吳吟王不聞夫
管與之說乎有兩虎爭人而鬪管莊子將刺之管與
止之曰虎者食蟲人者甘餌今兩虎爭人而鬪小者
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
虎也無刺一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齊楚今戰戰
必敗敗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利而無伐楚之害

中期適遇明君

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或

應肅稽

卷之十六

爲中期說秦王曰悍人也中期適遇明君故也向者
遇桀紂必殺之矣秦王因不罪

經牽長

段干越人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駕云取千里馬
遇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里王良弟子曰馬千里之
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經牽
長故經牽于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今臣雖
不肖于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不釋牽者是
經牽長也

恒思神叢

應侯謂昭王曰亦聞恒思有神叢與恒思有裨少年
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藉我神三日不勝叢國我乃
左手為叢投右手自為投勝叢叢藉其神三日叢往
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以今國者王之
叢執者王之神藉人以此得無危乎臣未嘗聞指大
于臂臂大于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與叢而趨
不如一人持而走疾百人誠與叢叢必裂今秦國甚
陽用之穰侯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不稱叢為器
唐滑稽 卷之十六 十一

先王積怒日久

秦宣太后愛魏醜夫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為我葬必
以魏子為殉魏子患之庸芮為魏子說太后曰以灰
灰者之無知矣何為空以生所愛葬于無知之灰人
哉若灰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太后救過不贖
何暇乃私魏醜夫乎

王之蔽甚

鄒忌脩八尺有餘而形類狀醜朝服衣冠鏡謂其

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
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
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
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
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熟視之自以為不如鏡
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
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
于我也于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

唐滑稽

卷之十六

十一

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美
于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
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于王由
此觀之王之蔽甚矣

恐強秦大楚承其後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
也東郭野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野兔環山
者三騰山者五兎極于前大廢于後犬兎俱罷各灰
其處則父見之無勞勩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

持以頓其弁敝其屨臣恐強秦大舉其後有田父之功將休七

安行及邑屋

齊宣王見顏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可乎觸對曰夫觸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使觸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曰不貴王曰有說乎觸曰有昔者秦攻齊今有敢去柳下季墓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

廣滑稽

卷之十六

十三

今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王之墓也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傷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願請受為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將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顏觸辭去曰夫玉生于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狄大璞不完士生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觸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虞制言者王也盡忠直言者觸也言要道已備

矣願得賜歸安行及臣之邑屋

不若王愛尺綬

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于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于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于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間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

廣滑稽

卷之十六

十四

子受籍立為太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唯恐夫耘之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麒麟驎耳王之駒已備矣世無東郭俊屨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綬也王曰何謂也王斗

曰主使人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為冠之也本主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便也臣故曰不如更尺穀也

設為不宦

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高議設為不宦而願為役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為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今先生設為不宦豈養子鍾徒百人不宦則然矣而富過畢矣田子辭

廣濟

卷之十六

十五

猶為蛇足

昭陽為楚伐魏獲軍殺將得入城移兵而攻齊陳軫為齊王使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為上柱國爵為上執珪陳軫曰異貴乎此者何也曰唯令尹耳陳軫曰令尹貴矣主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為公憂可也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

不勇去其時其強

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故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其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入城不弱兵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為名亦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猶為蛇足也昭陽以為笑

海大魚

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諸者無為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君曰客有

廣濟

卷之十六

十六

于此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為戲君曰公更言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鈎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蠖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齊矣以薛為夫齊雖隆薛之城到于天猶之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薛

有三大喜

孟嘗君出行國至楚獻象牀郢之登徒直使送之不欲行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戍曰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牀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賣妻子不足償之

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有寶劍願得獻之公孫成曰諾入見孟嘗君曰君豈受楚象床哉孟嘗君曰然公孫成曰臣願君勿受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成曰小國所以致相印于君者聞君于齊能振達貧窮有存亡繼絕之義小國英傑之士皆以國事累君說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床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臣成願君勿受孟嘗君曰諾公孫成趨而去末出至中閭君召而返之曰子教文無受象床甚善今何舉足之高志之揚也公孫成曰臣有大喜三重

廣滑稽

卷之十六

十七

孝

之寶劍一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成曰門下百數莫敢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諫而止君之過臣三喜輸象床郢之登徒不欲行許成以先人之寶劍孟嘗君曰善受之乎公孫成曰未敢曰急受之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秘得寶于外者疾入諫

請以市諭

孟嘗君遂于齊而復及譚拾子迎之于境謂孟嘗君曰君得無有所怨于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滿意

殺之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不知譚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歟也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請以市諭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孟嘗君乃取所怨五百牒削去之不敢以為言

為君市義

孟嘗君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為文收貴于薛者乎馮煖曰願之于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貴

廣滑稽

卷之十六

十八

畢收以何市而及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赴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官中積珍寶狗馬實外既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為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因而實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

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

士何必待古

叔姓亦名卿
門子之所養
陽得子養下
脫所養人

魯仲連謂孟嘗君曰君好士未也雍門子養椒亦陽
得子養飲食衣裘與之同皆得其死今君之家富二
公而士未有為君盡游者也君曰文不得是二人故
也使文得二人文豈獨不得盡對曰君之廐馬百乘
無不披綉衣而食菽粟者豈有騏驎騄耳哉後宮十
妃皆縞紵食梁肉豈有毛嫵西施哉色與馬取于今
之世士何必待古哉故曰君之好士未也

廣滑稽 卷之十六 十九 李

威后問歲民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
無恙邪民亦無恙邪王亦無恙邪使者不說曰臣奉
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
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
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邪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
為人也者種者亦食種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
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養也樂陽
子無恙乎是其為人家無家恤孤獨振窮補不足
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養也北宮之女嬰
兒子無恙邪微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足皆率
民而出于孝情者也胡為至今不朝也此二士弗講

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使仲子尚存乎
是其為人也不上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
侯此率民而出于無用
者何為至今不殺乎

謹以解矣

秦昭王嘗遣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智而解
此環不君王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君王后引錐
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及君王后病且卒誠子
建曰羣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取
筆牘受言君王后曰老婦已忘矣

猶百獸之畏虎

廣滑稽 卷之十六 二十 李
荆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
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
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
帝命也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吾後觀百
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為然故遂與之行獸見
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之
地方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
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

因鬼見帝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蘇卒辭而行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顧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于玉薪貴于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

未嘗見人如此其美

張儀之楚貧舍人怒而欲歸張儀曰子必以衣冠之敝故欲歸待我爲子見楚王當是之時南后鄭襄貴于楚張子見楚王楚王不說張子曰王無所用臣臣

廣滑稽

卷之十六

二十一

請北見晉君楚王曰諾張子曰王無求于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出于楚寡人無求于晉國張子曰王徒不好色耳王曰何也張子曰彼鄭周之女粉白墨黑立于衢間非知而見之者以爲神楚王曰楚解陋之國也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也寡人見之獨何爲不好色也乃資之以珠玉南后鄭襄聞之大恐令人謂張子曰妾聞將軍之晉國偶有金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鄭襄亦以金五百斤張子辭楚王曰天下關閉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賜之觴王曰諾

乃觴之張子中飲再拜而請曰非有它人于此也願王召所便習而觴之王曰諾乃召南后鄭襄而觴之張子再拜而請曰儀有外罪于大王曰何也曰儀行天下徧矣未嘗見人如此其美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釋之吾固以爲天下莫若是兩人也

其似惡聞王之臭

楚王見張子之臭

魏主遣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襄知王之說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爲之宮室器具擇其所善而爲之愛之甚于王王曰婦人所以事

廣滑稽

卷之十六

二十二

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襄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于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襄知王以已爲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無妬惡于之寡子爲見王則必掩子鼻新人見王因掩其鼻王謂鄭襄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掩其鼻何也鄭襄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襄曰其似惡聞君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剿之無使逆命散棋佐之

唐睢見春申君曰齊人飾身脩行得爲益然臣羞而

不學也不避絕江河行千餘里來謁慕大君之義而
善君之業臣聞之責諸懷雖刃而天下為易西施不
竭而天下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所欲
者不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梟暴之所以為能
者以散棋佐之也夫一梟之不如不勝五散亦明矣
今君何不為天下梟而令臣等為散乎

癘人憐王

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鎬皆不過百里以有
天下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藉之以百里之勢臣竊

廣滑稽

卷之十六

二十三

以為不便乎君何知春申君曰善于是使人謝孫子
孫子去之趙趙以為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
去夏入殷勝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
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
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于是使人
請孫子于趙孫子為書謝曰癘人憐王此不恭之語
也雖然不可不審察也此為劫弑灰亡之主言也夫
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姦則大臣主斷國私
以禁誅于已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的而立本

殺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聘于鄭未出竟聞王病反

問疾遂以冠履殺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

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

崔杼不許欲自刃于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于外

墻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

用趙餓主父于沙丘百日而殺之淳葢用齊權閔王

之筋懸于其廟梁宿夕而死夫癘雖癘癘抱疾上比

前世未至絞纆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權筋而餓灰也

夫劫弑灰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于癘

廣滑稽

卷之十六

二十四

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為賦曰寶珍隋珠不

知佩兮權衣與綵不知異兮閭姝子奢莫知謀兮媒

母求之又甚喜之今以醫為明以壘為聰以是為非

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

療也

臨武君嘗為秦尊

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
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
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魏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

京堂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爲王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羣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者音烈而高飛故瘡隨也今臨武君嘗爲秦孽不可爲拒秦之將也

使得爲君高鳴臣于梁

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太

廣滑稽

卷之十六

二十五

問也

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矣汗明慶焉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爲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君聖于堯而臣賢于舜也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爲汗先生者客籍五日一見汗明曰君亦聞驥子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

湛胎漬漉汗灑地白汗交流外坂遷延負棘而不能上伯樂遺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幕之驥于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于天若出金石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阨于州部竭窮巷沉淪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蒞僕使得爲君高鳴臣于梁乎

歸其奴于虎

此便是七雄時斷案

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所明也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伐趙

廣滑稽

卷之十六

二十六

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此天下之所明見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兵弱也弱而不能相一是何秦之智山東之愚也是臣所爲山東之憂也虎將即禽禽不知虎之即已也而相鬪兩罷而歸其奴于虎故使禽知虎之即已決不相鬪矣今山東之主不知秦即已也而尚相鬪而散而歸其國于秦智不如禽遠矣願王熟慮之也

土梗與木梗鬪

蘇子說李允曰維陽樂軒車蘇某家貧親老無罷車

駑馬桑輪蓬篚靡靡負書檐龔觸塵埃家霜露越河
也龍元作靡靡首勝裴野潭足重繭日百而舍造外闕願見于前口道天下之

事李允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以人事允盡
知之矣蘇子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君非以人之言
也李允見之蘇子曰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藉席
無所得寄宿人田中傍有大叢夜半土梗與木梗鬪
曰汝不知我我者乃土也使我逢疾風淋雨壞沮乃
復歸土今汝非木之梗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
漂入漳河東流至海汜濫無所至臣竊以為土梗勝

廣有緒 卷之十六 二十七

也

借車借衣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孟嘗君擇舍人以爲武城吏
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馳之借衣者被之哉
皆對曰有之孟嘗君曰文不取也夫所借衣車者非
親友則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衣文以爲
不可今趙王不知文不肯而封之以武城願大夫之
往也毋伐樹木毋發屋室嘗然使趙王悟而知文謹
便可全而歸之

兵固但喜

鄭同北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之博士也何以教之
鄭同曰臣南方草鄙之人也何足問雖然王致之于
前安敢不對乎臣少之時親嘗教以兵趙王曰寡人
不好兵鄭同因撫手仰天而笑之曰兵固天下之祖
喜也臣故意大王不好也臣亦嘗以兵說魏昭王昭
王亦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行能如許由乎許由無
天下之累故不愛也今王既受先王之傳欲宗廟之
安壤地不削社稷之血食乎王曰然今有人操隋侯

持下龍一

之珠持丘之塚萬金之財時宿于野內無孟賁之威
荆慶之斷外無弓弩之禦不出宿夕人必危之矣今
有強貪之得臨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
以義則不聽王非戰國守圉之具其何以當之王若
無兵鄰國得志矣趙王曰寡人請奉教

愛燕后賢于長安君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于齊齊曰必以
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
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

班固史云
齊之八徐趙
而坐齊字當
是

觸詈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
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怨恐太后
玉體之有所郤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釐而行
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釐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
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于身曰老婦不
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
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沒
歟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
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

廣滑稽 卷之十六 二十九

乎對曰甚于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
為媼之愛燕后賢于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
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
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非
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
有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
以前至于趙之為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
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
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

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
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
不及今令有功于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
于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為其愛不若
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于是為長安君約車
百乘質于齊齊兵乃出于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
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巧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
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試言公之私

廣滑稽 卷之十六 三十

秦攻趙于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于
趙而講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
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
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
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于魯病歿婦人為之自斃
于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
歿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遂于魯是人
隨今公而婦人為歿者十六人若是者其于長者薄
而于婦人厚故從母言之為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

免爲妬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王計之不如予之

建信君貴于趙公子魏年過趙趙王迎之願反至坐
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爲冠工見客來也因避趙王
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爲天下魏
牟曰王能重主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
王不說形于顏色曰先生不知寡人不肖便奉社稷

卷之十六

1111

1.

此即子與璞
玉之喻

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爲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卽中以爲冠王曰卽中不知爲冠魏牟曰爲冠而敗之奚虧于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爲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爲虛矣先王不血食而主不以予工乃與幼艾且王之先帝駕犀首而駱馬服以與秦用遂秦當時避其鋒今王憧憧乃葦建信以與強秦用遂臣恐秦折王之轡也

尅音介

魏旻謂建信君曰人有置條蹄者而得虎虎怒去條

怒虎吠鄰社
士解脫所謂
害之中事取
小焉

而去虎之情非不愛其蹠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蹠量
七尺之軀者權也今有國非直七尺軀也而君之有
于王非環寸之蹠也願公之熟圖之也

桑雍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
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買馬之工也對曰王何
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
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
買馬而善何補乎國王曰無補于國買馬而惡何危

廣濟

七十六

十一

于國王曰無危于國對曰然則買馬善而若惡皆無
危補于國狀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天下舉
錯非也國家爲虛戾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
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未之應也客曰燕郭之法有
所謂桑雍者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所謂桑雍者
便辟左右之人及夫人優愛孺子也此皆能聚王之
醉昏而求所欲于王者也是能得之于內則大臣爲
之枉法于外矣故日月暝于外其賊在于內謹備其
所憎而禍在于所愛

市虎

龐葱與太子質于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
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
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
矣龐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
邯鄲去大梁也遠于市而議臣者過于三人矣願王
察之也

無生楊

田鵲貴于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樹樹之
廣滑稽 卷之十六 三十三
則生倒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楊一
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然
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自
樹于王而欲去子者衆則子必危矣

不能禁人議于君

白珪謂新城君曰夜行者能無為奸不能禁狗使無
吠已也故臣能無議君子王不能禁人議于君也

殉王以鼠首

秦敗魏于華魏王且入朝于秦周許謂王曰宋人有

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

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

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

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于學者將盡行之乎願

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于學也將有所不行也願

子之且以名母為後也今王之事秦尚有可以易入

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為後魏王曰子

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為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

寡人以頭周許對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入

廣滑稽 卷之十六 二十四

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為汝殉者臣必

不為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

之首猶鼠首也內王于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

臣竊為王不取也

猶至楚而北行

魏王欲攻邯鄲李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頭塵

不去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于大行方北面而持

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為北面曰

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臣曰

用雖多此非楚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數者愈善而離
楚愈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于天下恃王國
之大兵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愈數
而離王愈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

泣前魚

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
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對曰臣無敢不
告也王曰然則何為涕出曰臣為臣之所得魚也王
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

臣為臣之所
得魚元作臣
為王之所得
魚

廉清稽 卷之十六

三十五

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之凶惡而得為
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于庭避人于途四海
之內美人亦甚多矣聞君之得幸于王也必褻愛而
趨大王臣亦猶曩臣之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臣
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曰誤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于
是布令于四境之內曰有敢言貪人者族由是觀之
近習之人其諂諂也固矣其自暴棄也完矣今由千
里之外欲進美人所効者庸必得幸乎假之得幸庸
必為我用乎而近習之人相與怨我見有禍未見有

禍見有怨未見有得非用智之術也

此方其為尾生之時

公仲數不信于諸侯諸侯錮之南委國于楚楚王弗
聽蘇代為謂楚王曰不若聽而備于其友也朋之反
也常伏趙而叛楚伏齊而畔秦今四國錮之而無所
入矣亦甚患之此方其為尾生之時也

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

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則舟沉矣塞漏舟而輕
陽侯之波則舟覆矣今公自以為辨于薛公而輕秦
是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也願公之察之也

廉清稽

卷之十六

三十六

獨不可使少有利焉

楚國雍氏韓令使者求救于秦秦蓋相望也秦師不
下殺韓又令尚靳使秦謂王曰韓之于秦也居為隱
蔽出為屬行今韓已病矣秦師不下殺臣聞之辱揭
者其甚寒願大王之熟計之宣太后曰使者來者象
矣獨尚子之言是召尚子八宣太后謂尚子曰妾事
先王日先王以其體加妾之身妾固不支也盡置其
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韓

兵不衆糧不多則不足以救韓夫救韓之危曰費千金獨不使妾以有利焉

有類妾之棄酒

蘇秦謂燕王曰臣之趣回不與足下合者足下皆自覆之君也僕者進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得罪于君者也燕王曰夫忠信又何罪之有也對曰足下不知也臣鄰家有遠焉者其妻私入其夫且婦其私之者憂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為藥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危酒進之妾知其為藥酒也恐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僅棄酒主父大怒而笞之妾之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忠至如此欲不免于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適不幸而有類妾之棄酒也

有意為臣伯樂

蘇代為燕說齊未見齊王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于市人莫與言旦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

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于王莫為臣先後者是下有為臣伯樂者

不愛丈夫子獨甚

陳羣合齊燕將令燕王之弟為質于齊燕王許諸太后聞之大怒曰陳公不能為人之國則亦已矣為有離人子母者老婦欲得志焉陳羣欲見太后主曰大后方怒子子其待之陳羣曰無咎也遂入見太后曰何腫也太后曰賴得先生賜藥之餘食不宜腫者腫者愛公子之且為質子齊也陳羣曰人主之愛子也

不愛布衣之甚也非徒不愛子也又不愛丈夫子獨甚太后曰何也對曰太后嫁女諸侯奉以千金齊地百里以為人之終也今王願封公子百官持職奉臣勅也曰公子無功不當封今王之以公子為質也且以為公子功也而太后弗聽臣是以知人主之不愛丈夫子獨甚也且太后與王幸而在故公子貴太后千秋之後王棄國而太子即位公子賤于布衣故非及太后與王封公子終身不封矣太后曰老婦不知長者之計乃命公子乘車制衣為行具

陳羣說齊左師公正合意時宋王多有當門處

世堂子齊肯
效張五故智
耶當以史傳
學之知便者
而出為正

言子之奉我珠而吞之燕王必當殺子刺子腹及子
之腸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且及子腸亦
且寸絕境更恐而赦之

韓非子子春出走趙侯得之子春曰上索我者以我
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吞之候因釋
之

必為有竊珠

公輸般為楚設機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合重繭往
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之吾欲藉子殺王公輸

廣滑稽

卷之十六

四十

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為雲梯將以攻宋
宋何罪之有般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而殺衆敢
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墨子見楚王
曰今有人于此合其文軒鄰有敝輿而欲竊之合其
錦綉鄰有短褐而欲竊之合其桑肉鄰有糟糠而欲
竊之此為何若人也王曰必為有竊疾矣墨子曰荆
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
荆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鱉鼃鼃為天下饒
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

有長松文梓楸楠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
褐也臣以王吏之攻宋為與此同類也王曰善哉請
無攻宋

湯龜

桓公之明
則成湯龜能
專若之勢則
又來相也事
有必至者也
主安得不死
國安得不危
衛甯公近癰疽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
復塗侯謂君曰昔日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門夢見
龜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門今子
曰夢見龜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
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龜則不焚前之人

廣滑稽

卷之十六

四十一

湯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燭于君者也
是以夢見龜君君曰善于是因察癰疽彌子瑕而立
司空狗

廣滑稽卷之十六終

廣滑稽卷之十七目錄

列子

杞人憂天

宋向氏

商丘開

處石入火

周尹氏

蕉鹿

病忘

迷疾

悲心更微

一孔不達

公伯儀

北山愚公

兩兒辯鬪

公扈齊嬰

廣滑稽卷之十七

偃師

紀昌

來丹

負日之暄

仰天而笑

其狗迎吠

以者奚爲不能言生術

有獻魚鴈者

得人遺契

因請爲新

無似竊鈇者

不見人徒見金

莊子

舐痔

遭睡

墨子

歐驥

行比狗狝

竊疾

孰受不祥

啖人國

君將何得子景與響

非爲其不當

吳慮

不如翟爲車轄

管子

身灰舌焉得生

有狗噬嚙

鮑叔爲壽

寧子欲室

去人亦用人

廣滑稽卷之十七

晏子春秋

與霧山河伯共愛

迭處迭去

數圍人罪

趣庖治狗

社鼠猛狗

景公兩用之

撫瘍

楚爲小門

辱嬰取病

嬰不倍託

極大極細

使內勿服

廣滑稽卷之十七

海虞陳尚謨錫玄甫輯

關中羅 曹霽華甫校

列子

杞人憂天

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以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以處以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

廣滑稽 卷之十七

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以處以塊若踏步踈蹈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氣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愛其壞者誠為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為未

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于壞遇其壞時奚為不憂哉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

宋向氏

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為盜始吾為盜也一年而給三年而足三年大穰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為

廣滑稽 卷之十七

盜之言而不喻其為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以不探也未及時以賊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為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為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桑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鱉以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鱉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以殃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

罪孰怨哉向氏大惑以爲國氏之重罔已也過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况外物而非盜哉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認而有之皆惑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有公私者亦盜也亡公私者亦盜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知天地之德者孰爲盜邪孰爲不盜邪

商丘開

永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同外宿于田更商丘

廣清稽

卷之十七

三

開之舍中夜永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寤于饑寒潛于牖北聽之因假種荷畚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闊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黎黑衣冠不檢莫不睨之既而狎侮欺詒權樞揆枕亡所不爲商丘開常無愠容而諸客之杖屣應于戲笑遂與商丘開俱乘高臺于衆中漫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衆皆競應商丘開以爲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揚于地骸骨無礙范氏之黨

以爲偶然未詎怪也因復指河曲之淫隈曰彼中有寶珠泳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泳之既出果得珠焉衆昉同疑子華昉今豫肉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蔽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爲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詎子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慧我也子其育我也敢問其道商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于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一客

廣清稽

卷之十七

四

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亡近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賞之誕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者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

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優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
開信偽物猶不逆况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

處石入火

趙襄子率徒十萬狩于中山藉仍燧林芻藎百里有
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除行
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
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
火其人曰異物而謂石異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嚮之
所出者石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
廣滑稽 卷之十七 五

周尹氏

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
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即事夜則
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夢爲國君居人民之上
總一國之事遊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
役人有慰喻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

重爲僕庸苦則苦矣夜爲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
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
昔昔夢爲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爲也數罵杖撻無不
至也眠中呻吟呻呼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
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爲僕苦
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邪

燕鹿

鄉人有新于野者遇野鹿御而擊之擊之恐人見之
也遽而藏諸隱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

廣滑稽

卷之十七

六

載之處遂以爲夢爲順塗而誅其事傷人有聞者用
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新者夢得鹿而不
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
新者之得鹿邪詎有新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
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新者之歸不
厭失鹿其夜真夢載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夷旦案
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
真得鹿安謂之夢真夢得鹿安謂之實彼具取若鹿
而與若爭鹿人又謂夢認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

着之國相
一段及似無

鹿請二分之一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
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欲
辨覺夢唯黃帝孔丘今黃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
士師之言可也

病忘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
室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
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
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

庸滑精

卷之十七

七

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
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
于是試露之而來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
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欲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
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
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
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湯
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
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

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

迷疾

秦人達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
為哭視白以為黑饗香以為臭嘗甘以為苦行非以
為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
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莫不
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
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于是非昏于
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

庸滑精

卷之十七

八

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
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
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及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
非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必非迷而况魯之君子迷
之鄉者焉能幹人之迷哉當汝之糧不若過歸也

悲心更微

燕人生于燕長于燕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
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
若里之社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泣

狀而泣指攬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子昔始若此晉國耳夫人大慚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直見先人之廬冢想心更微

一孔不達

龍叔謂文舉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舉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不弗憂視生如灰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

廣濟

卷之十七

九

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此矣疾哉矣方能已之乎文舉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舉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

公儀伯

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于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宣王心惑而疑曰女

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女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于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爲故學昧者先見與新聽者先聞撞鍾夫有易于內者無難于外于外無難故名不出其一家今臣之名

廣濟

卷之十七

十

聞于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以能用其力者也不猶愈于負其力者乎

北山愚公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州達于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

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耜耜者三
夫叩石墾壤箕畚運于渤海之尾鄭人京城氏之孀
妻有遺男始齔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友焉河曲
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慧以殘年餘力曾不
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
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然有子存
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生子子又有孫子子孫
孫無窮厯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以
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得已也告之于帝感其
誠命夸蛾氏二子負二山一厯朔東一厯雍南自此
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

唐書

卷之十七

十一

兩兒辯關

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辯關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
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曰以日初出遠而日
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
盂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淅淅
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
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謂汝多知乎

公扈齊嬰

魯公扈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
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府藏
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為汝
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
彊而氣弱故是于謀而寡于斷齊嬰志弱而氣彊故
少于慮而傷于事若換汝之心則均于善矣扁鵲飲
二人毒酒迷暎三日剖胷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
既悟如初二人辭歸于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
妻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
亦弗識二室因與相訟求辨于扁鵲扁鵲辨其所由
訟乃已

偃師

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奔山反還未及中國道
有獻工人名偃師穆王為之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
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
以俱來吾與君俱觀之翼日偃師謁見王王為之曰
若與俱來者何人邪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

觀者及視之趨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顛其頤則歌合律捧其
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為實人也與
盛姬內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睥其目而招王之左
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僇師僇師大懼立剖前倡者
以示王皆傳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王諦料
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
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後如初見王試廢
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
不能按揚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功乃可與造化者同

廣清精

卷之十七

十三

功乎詔戲軍載之以歸

紀昌

其蠅古之善射者發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
射于其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于飛衛飛衛
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僇卧其妻之
機下以目承牽挽二年之後雖針末倒背而不瞬也
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
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蹇蹇懸于牖南面而望之旬
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觀餘物皆丘

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絳射之貫虱之心而懸
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
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也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
相遇于野二人交射中路失鋒相觸而墜于地而
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
之端杆之而無差焉于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于塗
請為父子剋臂以誓不得告術于人

來丹

魏黑卵以暱嫌殺丘耶童丘耶童之子來丹謀報父

廣清精

卷之十七

十四

之讎丹氣甚猛形甚露計拉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
能稱兵以報之耻假力于人誓手劍以屠黑卵黑卵
悍志絕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
披胃受矢鉉錐摧屈而體無痕縫負材力視來丹猶
雛鷄也來丹之友申他曰子怨黑卵至矣黑卵之易
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為我謀申他曰
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劍一童子服之却三
軍之衆矣不謁焉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
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劍唯子所擇

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有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面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也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方夜見光而不見形其觸物也騷然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者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于事匣而藏之未嘗啟封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齊七日晏陰之間跪而授其下

廣清稽

卷之十七

十五

劍來丹再拜受之以歸來丹遂執劍從黑卯時黑卯之醉偃于牖下自頸至腰三漸之黑卯不覺來丹以黑卯之灰趣而退遇黑卯之子于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卯之子方笑曰汝何出而三招予來丹知劍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卯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噬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來丹之來遇我于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彊彼其厭我哉

負日之暄

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緇黼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

曝于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隩室綿繡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起富屋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泉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置于口慘于腹聚哂而怒之其人大慚

仰天而笑

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鉏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比鄰者矣

廣清稽

卷之十七

十六

其狗迎吠

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之楊朱曰子無朴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

死者奚為不能言生術

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愛

者莫急于死已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
令君不死也乃不誅有齊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
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
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為學胡子曰富子之
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無其術者
亦有矣術人有善數者師死以訣喻其子其子志其
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
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無差焉若然死者奚為不能
言生術哉

廣滑稽

卷之十七

十七

有獻魚鴈者

齊田氏祖于虞食魯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氏視
之乃歎曰天之于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為之用
衆客和之如鬻鮑氏之子年十二預于次進曰不如
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小大
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為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
食之豈天本為人生之且蚊蚋蟻膚虎狼食肉非天
本為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

得人遺契

宋人有游于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
鄰人曰吾當可待矣

因請為薪

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遂
而伐之鄰人父因請以為薪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
父徒欲為薪而教吾伐之也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
哉

無似竊鈇者

人有以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

廣滑稽

卷之十七

十八

鈇也動作態度無為而不竊鈇也俄而相其谷而得
其鈇他人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
不見人徒見金

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
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
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莊子

紙痔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

之盜車百乘及子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
織屨稿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
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痲
潰痊者得車一乘低痔者得車五乘所泊愈下得車
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遺噎

人有見宋玉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釋莊子莊子
曰河上有家貧待絳蕭而食者其子決于淵得千金
之珠必在九里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
其脛也使驪龍而審子尚美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
非直九里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
者必遭其脛也使宋王而審子為鑒粉矣

墨子

歐驥

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毋俞于人乎子墨子
曰我將上太行駕驥與羊我將誰歐耕柱子曰將歐
驥也子墨子曰何故歐驥也耕柱子曰驥足以責子
墨子曰我亦以子為足以責

行比狗狝

子夏之徒問于子墨子曰君子有關乎子墨子曰若
子無關子夏之徒曰狗狝猶有關惡有士而無關矣
子墨子曰傷矣哉言則稱于湯文行則譬于狗狝

竊疾

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今有一人于此牟牛犛獐維
人但割而和之食之勝食也見人之生餅則還欲竊
之曰舍余食不知日月安不足乎其有竊疾乎魯陽
文君曰有竊疾也子墨子曰楚三竟之田曠蕪不可

廣滑稽

卷之十七

二十

勝辟辭需數千不可勝見宋鄭之間邑則還欲竊之
此與彼異乎魯陽文君曰是猶彼也實有竊疾也

執受不祥

子墨子見齊大夫曰今有刀于此試之人頭倅然斷
之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多試之人頭倅然
斷之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刀則利矣執將
受其不祥大王曰刀受其利試者受其不祥子墨子
曰并國覆軍賊殺百姓孰將受其不祥大王俯仰而
思之曰我受其不祥

啖人國

楚之南有啖人之國者橋其國之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美則以遺其君君喜則賞其父豈不惡

俗哉子墨子曰雖中國之俗亦猶是也殺其父而賞其子何以異食其子而賞其父者哉苟不用仁義何以非夷人食其子也

君將何得子景與響

魯陽文君謂子墨子曰有語我以忠臣者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處則靜呼則應可謂忠臣乎子墨子

廣滑稽

卷之十七

二十一

曰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是似景也處則靜呼則應是似響也君將何得子景與響哉

非為其不當

子墨子仕人于衛所仕者至而反子墨子曰何故對曰與我言而不當曰待汝以千金授我五百盆故去之也子墨子曰授子過千盆則子去之乎對曰不去子墨子曰然則非為其不當也為其寡也

吳慮

晉之南鄙人有吳慮者冬陶夏耕自比于舜

不如翟為車轄

公輸子削竹木以為龍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輸子自以為至巧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為龍也不如翟之為車轄湏臾劉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為巧利于人謂之巧不利于人謂之拙

身死古焉得生

桓公問曰不幸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者其猶能國寧乎管仲對曰君請覆已乎鮑叔牙之為人也好直賓胥無之為人也好善賓戚之為人也能事孫在之

廣滑稽

卷之十七

二十二

為人也善言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寡人非而臣之則其不以國寧何也對曰鮑叔之為人好直而不能以國誑賓胥無之為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誑賓戚之為人能事而不能以足息孫在之為人善言而不能以信惑臣聞之消息盈虛與百姓誑信然後能以國寧勿已者隔朋其可乎朋之為人也動必量力舉必量技言終喟然而嘆曰天之生朋以為夷吾舌也其身死古焉得生哉言朋亦得理有狗噬噬

管仲言曰東郭有狗噬噬旦暮欲齧我假而不使也
今夫易牙子之不能愛將安能愛君君必去之桓公
曰諾管子又言曰北郭有狗噬噬旦暮欲齧我假而
不使也今夫豎刁其身之不能愛將安能愛君君必去之
公曰諾管子又言曰西郭有狗噬噬旦暮欲齧我假
而不使也今夫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
事君是所願也得于君者是將欲過其千乘也君必
去之公曰諾

鮑叔為壽

廣滑稽 卷之十七 二十三

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飲酣桓公謂鮑叔牙
曰圖不起為寡人壽乎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毋
忘出如莒時也使管子毋忘東練在魯也使甯戚毋
忘飯牛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
無忘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不危矣

甯子欲室

甯子欲室
甯子在欲室焉
甯歌彈飲
在無家飲則
欲為國用者
未有不存室
桓公使管仲求甯戚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至
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所知也
婢子曰公其母少少毋賤賤昔者吳干戰未亂不得

宋之虐者也
入軍門國子趨其舊遂入為千國多百里後齊國之
飯年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
可賤少豈可少哉管仲曰然公使求甯戚甯戚應
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
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甯子其欲室乎

去人亦用人

客或欲見于齊桓公請仕上官授祿千鍾公以告管
仲曰君平之客聞之百臣不仕矣公曰何故對曰臣
聞取太以本者其去人也亦用人吾不仕矣

廣滑稽 卷之十七 二十四

晏子春秋 齊景公問

與霸山河伯共憂

齊大旱逾月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
饑色吾使大卜云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歛以
祠霸山可乎羣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之無益也
夫霸山固以石為身以草木為髮天久不雨髮將焦
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公曰不然我欲祠
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為國以魚鼈為民
天久不雨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

欲兩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為之奈何晏子曰君欲避宮殿暴露與山霧河伯共憂其幸而兩乎于是京公出野居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時

迭處迭去

晏公游于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而歿乎艾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晏子曰獨笑于旁公側泫然顧晏子曰寡人今日將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獨笑何也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

廣濟猶

卷之十七

二十五

數圍人罪

景公使圉人養所愛馬暴死公怒令人操刀解養馬者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而問于公曰先齊支解人從何軀始公笑曰曰從寡人始遂不支解公曰以屬獄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公臣為君數之使知其罪然後致之獄公曰可晏子數之曰爾

景公又嘗使
燭師主馬而
公之公怒欲
殺之晏子亦
數其三罪詞
與此同

罪有三公使汝養馬而食之當公罪一也又殺之所最善馬者當公罪二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汝殺公馬使怨積于百姓兵弱于隣國汝當公罪三也今以屬獄公喟然嘆曰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趣庖治狗

景公走狗於公舍外共之棺內給之祭晏子聞之諫公曰亦細物也恃以為左右為笑耳晏子曰君過矣夫庫藉飲不以及民棄貨財而笑左右微細民之憂

廣濟猶

卷之十七

二十六

而崇左右之笑則國亦無望矣且夫孤老凍餒而外狗有祭饌寡不恤而外狗有棺行辟若此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怨聚于百姓而權輕于諸侯而乃以為細物君其圖之公曰善趣庖治狗以會朝屬

社鼠猛狗

景公問于晏子曰治國何患晏子對曰患夫社鼠公曰何謂也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無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

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焉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賢
惡于君上外則實權重于百姓不誅之則為亂誅之
則為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
酤酒者為器甚繁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
人其故里人曰公狗之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
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猛狗用
事者是也有道術之士欲千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
而噬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為社鼠用事者為猛
狗主安得無憂國安得無事乎

廣滑稽 卷之十七

二十七

景公兩用之

晏公飲酒夜移于晏子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晏子
被玄端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
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
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簞簋者有人臣
不敢與焉公曰移于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欵門曰君
至穰苴介冑操戟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
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
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簞

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梁丘據之家前驅
欵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半行歌而出公曰
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
臣者何以樂吾身君子曰聖賢之君皆有益友無佞
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凶

撫瘍

景公病疽在背高子國子請公曰職當撫瘍高子進
而撫瘍公曰熱乎曰熱熱何如曰如火其色何如曰
如朱熱乎大小何如曰如豆墮者何如曰如履辦二

廣滑稽

卷之十七

二十八

子者出晏子請見公曰寡人有病不能勝衣冠以出
見夫子夫子其辱視寡人乎晏子入請撫瘍公曰其
熱何如曰如日其色何如曰如蒼玉大小何如曰如
璧其墮者何如曰如珪晏子出公曰吾不見君子不
知野人之拙也

楚為小門

晏子使楚以晏子短楚人為小門于大門之側而延
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
當從此門入侯者更道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

人邪晏子對曰臨淄三百閭張袂成陰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王曰然則子何爲使乎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使賢主不肖者使使不肖王嬰最不肖故直使楚矣

厚嬰取病

晏子將至楚楚聞之謂左右曰晏嬰齊之習辭者也今方來我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爲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晏子至楚王賜晏子酒酒酣吏縛二人

廣滑稽

卷之十七

二十九

詣王王曰縛者曷爲者也對曰齊人也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晏子避席對曰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爲橘生于淮北則爲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今民生長于齊不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民善盜邪王笑曰聖人非所與嬉也寡人反取病焉

嬰不倍託

景公有愛女請嫁于晏子公乃往燕晏子之家飲酒酣公見其妻曰此子之內子邪晏子對曰是也公曰

嘻亦老且惡矣寡人有女少且姣請以滿夫子之宮晏子違席而對曰乃此則老且惡嬰與之居故矣故及其少而嫁也且人固以壯託乎老姣託乎惡彼託而嬰受之矣君雖有賜可以便嬰倍其託乎

極大極細

景公問晏子曰天下有極大乎晏子對曰有足將浮壘背慶蒼天尾偃天間躍喙比海頸尾咳于天地乎然而濇濇不知六翮之所在公曰天下有極細乎晏子對曰有東海有蠱巢子蠱曉再乳再飛而蟲不爲

廣滑稽

卷之十七

三十

驚臣嬰不知其名而東海漁者命曰焦冥

使內勿服

霸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更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問曰寡人使更禁女子而男子飾裂斷其衣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晏子對曰君使服之于內而禁之于外猶懸牛首于門而賣馬肉于內也公曰善使內勿服

勸月而國人服之服

廣滑稽卷之十七終

卷之十七

三十一

廣滑稽卷之十八目錄

韓非子

不灰之藥

欺人猶替

三公相訟

蒲貫

河伯

浴矢

妻禱

學不灰

華年

與天神博

鼓新如故

置履信度

商羊子相誇

恐泄夢言

廣滑稽

卷之十八

商子

請賙不與

呂覽

賢若苦

抽刀相咬

繫舟求劍

惠子比新婦

市丘之鼎

夢中耻見辱

戎夷惜灰

公孫綽起灰人

尹文子

因名失寶

盜跖

善博善噬	尸子	命狗命子	子華子	築壇級于公宮	順塗求衣	淮南子	朱儒問天	馬圍往說	廣滑稽	說苑	狗號羊鳴	新書	儲之久矣	韓詩外傳	子醜故耳	潛夫論	司原逐狝	風俗通
				無以異乎子車氏之般			郢人鬻母		卷之十八									
									二									

鮑君神	東家食而西家宿	三牲備身	申鑒	黃白無驗	孔叢子	吾不能為古	生于嗜酒	抱朴子	廣滑稽	在仙人	古強	金樓子	豈知分香臭	顏氏家訓	博士買驢	不謂玄成如此學	嘲費旭詩	讀尊為露葵
卒君神	我故伯階					以泣者愛			卷之十八	輒告之曰已愈					未聞王粲	寒木發華	嘲子建安仁	讀芋為芋
									三									

某即好酒

謬音專旭

廣滑稽

卷之十八

廣滑稽卷之十八

海虞陳禹謨錫玄

關中羅 曹霖

韓非子 韓諸公子

不灰之藥 國策亦載

有獻不灰之藥于荊王者謂者操之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大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聞謂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謂者也且客獻不灰之藥臣

廣滑稽 卷之十八

食之而王殺之是灰藥也是客欺王也夫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也不如釋臣王乃不殺

博物志云君山有道與吳包山潛通上有美酒數斗得飲者不灰漢武帝齋七日遣男女數十人至君山得酒欲飲之東方朔曰臣識此酒請視之因一飲至盡帝欲殺之朔乃曰殺朔若灰此為不驗以其有殺亦不灰乃赦之

欺人猶瞞

田駟欺郭君郭君將使人殺之田駟恐告惠子惠子

見鄒君曰今有人見君則取其一目奚如君曰我必殺之惠子曰替兩相映君奚為不殺君曰不能勿映惠子曰田駟東慢齊侯南欺荆王駟之于欺人替也君奚怨焉鄒君乃不殺

三虱相訟

三虱相與訟一虱過之曰訟者奚說三虱曰爭肥饒之地一虱曰若亦不患臘之至而茅之燥耳若又奚患于是乃相與聚噉其母而食之羸瘦人乃弗殺

滿貫

廣滑稽 卷之十八

有與悍者隣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質將滿也遂去之或曰勿之矣子姑待之荅曰吾恐其以吾滿貫也

河伯

齊人有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王何不試與之遇乎臣請使王遇之為壇場大水之上而與王立之焉有間大魚動因曰此河伯

浴矢

燕人李季好遠出其妻私有通于士季突至士在內

中妻患之其室婦曰令公子保而解髮止出門吾獨伴不見也于是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室皆曰無有季曰吾見鬼乎婦人曰然為之奈何曰取五姓之矢浴之季曰諾乃浴以矢

妻禱

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

學不灰

客有教燕王不為灰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者

廣滑稽 卷之十八

未及學而客灰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已而誅學者之晚也

爭年

鄭人有相與爭年者其一人曰我與魯帝之兄同年訟此而不決以後息者為勝耳

與天神博

秦昭王令工施鉤梯而上華山以松柏之心為博箭長八尺基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于此矣

毀新如故

鄭縣人卜子使其妻為袴其妻問曰今袴何如夫曰象我故袴妻子因毀新令如故袴

置屨信度

鄭人有且置屨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屨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及反市罷遂不得屨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

二子相誇

廣滑稽 卷之十八

四

齊有狗盜之子與則危子戲而相誇盜子曰吾父之裘獨有尾言裘尚有所盜之狗尾危子曰吾父獨冬不失袴則冬夏無所損失也

恐泄夢言

堂谿公見昭侯曰今有白玉之卮而不當尾卮而有當君渴將何以飲君曰以尾卮堂谿公曰白玉之卮笑而君不以飲者以其無當邪君曰然堂谿公曰為人主而漏泄羣臣之語譬猶玉卮之無當美谿公每見而出昭侯必獨卧惟恐夢言泄于妻妾

商子 秦公孫轅者

請賜不與

齊人有東郭敵者猶多顧願有萬金其徒請賜焉不與曰吾將以求封也其徒怒而去之宋愛非其有以失其其有者豈異東郭敵之愛非其有以失其徒乎

呂覽 秦呂不韋著

齊者若果苦

齊滑王亡居于衛晝曰步足謂公王丹曰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果何故哉我當已公王丹

廣滑稽 卷之十八

五

答曰臣以王為已知之矣王故尚未知之邪王之所以亡也者以賢也天下之王皆不肯而惡王之賢也因相與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滑王慨然太息曰賢故若是其苦邪

抽刀相喚

齊之好勇者其人居東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于塗曰姑相飲乎觴數行曰姑求肉乎一人曰子肉也我肉也尚胡革也求肉而為子是具養而已因抽刀而相喚至公勇若此不若無勇

契舟求劍

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于水遽契舟一作其舟曰是我劍之所從墜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以此故法為其國與此同時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為治豈不難哉

引兒投江

有過于江上者見人方引嬰兒而欲投之江中嬰兒啼人間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雖善游其子豈遽善游哉以此任物亦必悖矣

惠子比新婦

白圭新與惠子相見也惠子說之以疆白圭無以應惠子出白圭告人曰人有新取婦者婦至行餘暨子操蕉火而鉅新婦曰蕉火大鉅入于門門中有坎陷新婦曰塞之將傷人之足此非不便之家氏也然而有天甚者

宋榮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村驂無咎服車至門扶教送母曰戚寵

將失火入室見曰曰從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至言也然而不免為笑者蚤晚之時失也

市丘之鼎

白圭謂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雞多泊之則淡而不可食少泊之則焦而不熟然而視之螭焉美無所用惠子之言有似于此惠子聞之曰不然使三軍饑而居鼎旁適為之饑則莫宜之此鼎矣白圭聞之曰無所可用者意者徒加其饑邪

夢中耻見辱

齊莊公之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士白縞之冠丹績之袖東布之衣新素履曼劔室從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夢也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我將索其形期得之則可不得將死之每朝與其友俱立乎衢三日不得却而自沒謂此當務則未也雖然其心之不辱也有可以加乎

戎夷惜火

疾夷連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已閉矣與弟子一人宿于郭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我與子衣子活也我國士也為天下惜死子不肖人也不足愛也子與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不肖人也又惡能與國士之衣哉疾夷太息嘆曰嗟乎道其不濟矣解衣與弟子使半而衣弟子遂活

公孫綽起死人

魯人有公孫綽者告人曰我能起死人人問其故對曰我國能治偏枯今我倍所以為偏枯之藥則可以起死人矣

廣雅釋義 卷之十八

尹文子

因名失實

世有因名以得實亦有因名以失實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已能用強也其實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引試之中關而止皆曰不下九石非大王誰能用是宣王悅之然則宣王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為九石三石實也九石名也宣王悅其名而費其實齊有黃公者好謙卑有二女皆國色以其美也常謙辭毀之以為醜惡醜惡之名遠布年過而一國無聘

者衛有繆夫時冒娶之果國色國色實也醜惡名也此違名而得實矣楚人擔山雉者路人問何鳥也擔雉者欺之曰鳳凰也路人曰我聞有鳳凰今直見之汝欺之乎曰然則千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將欲獻楚王王人傳之咸以為真鳳凰貴欲以獻之遂聞楚王王感其欲獻于已召而厚賜之過于買鳥之金十倍魏田父有耕于野者得寶玉徑尺弗知其玉也以告鄰人鄰人陰欲圖之謂之曰怪石也畜之弗利其家弗如復之田父雖疑猶錄以歸置于廡下其夜玉

廣雅釋義 卷之十八

九

光朝照一室田父復以告鄰人曰此怪之徵過者疾可銷于是遽而棄于遠野鄰人無何盜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而立敢賀王王得此天下之寶臣未嘗見王問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魏王立賜獻王者千金長食上大夫祿

盜駭

莊黑丈人字長子曰盜少子曰駭盜出行其父在後追呼之曰盜盜吏聞因縛之其父呼駭喻吏遽而聲

不憚但言歐歐吏因歐之幾殘

善博善噬

康莊長者字童曰善博字犬曰善噬賓客不過其門者三年長者怪而問之乃實對于是改之賓客復往尸子

命狗命子

齊有田果者命狗曰富命子為樂將欲祭也狗入室果呼之曰富出巫曰不祥也家果大禍長子夙哭曰樂乎而不似悲也

廣滑稽 卷之十八

子華子 晉在本書

築壇綴子公宮

晏子見于子華子曰日者嬰得見于公公惡夫羣臣之有黨也曰子將何方以弭之嬰無以應也吾子幸教以所不逮虛心以承子華子曰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游士之所以不立于君之朝以黨敗之也人主甚惡其黨則左右執事之臣有以藉口矣人君曾不是察隨其所甚惡而甘心焉夫士之自好者孰肯以不貲之軀而投人主所必怒者邪小人始至

先歐陽子作
朋黨論

于齊也小異者不容而已今則疑似者制跡矣小人之始至于齊也煇炳脂韋者未必御也今則服冕而乘軒矣舉齊之朝將化而為私人也日往而月易筭壇綴于公宮而君不得知也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

無以異乎于車氏之殺

子車氏之殺其色純而黑一產而三豚焉其二則粹而黑其一則駁而白愚其弗類子已也嚙而殺之決裂其腎腸糜盡而後止其同于已者乎之惟離而恐

廣滑稽 卷之十八

十一

其傷也子華子曰甚矣心術之善移也夫目眩于異同而意怵于愛憎雖其所自生殺之而弗悔况非其類乎今世述人其平居把捥附耳咕咕相為然約而自保其固曾膠漆之不如也及勢利一接未有毫髮之差蹉然而變乎色又從而隨之以兵甚矣心術之善移也無以異乎于車氏之殺

順塗求衣

宋有澄子者以其緇衣順塗以求之見婦人衣緇衣焉援之而弗會曰而以是償我矣婦人曰公雖以緇

衣然此吾所自爲者也澄子曰而弗如速以償我矣
我昔所亡者紡緇也今子所衣者禪緇也以禪緇而
當我之紡緇也而豈有所不得哉

淮南子 漢淮南王

朱儒問天

朱儒問徑天高子脩人脩人不知曰子雖不知猶近
之于我 故元問事
必于近者

郢人鬻母

郢人有鬻其母爲請子買者曰此母老矣善養之

廣雅釋

卷之十八

十二

而勿苦此行大不義而欲爲小義者

馮固往說

孔子行遊馬失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馬而繫之子
貢往說之卑辭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
能聽說人譬以太牢享野獸以九韶樂鳥也予之罪
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固往說之至見野人曰子
耕于東海至于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
人大喜解馬而與之說若此其無方也而反行事有
所至而巧不若拙

說苑

狗號羊鳴

林既衣韋衣而朝齊景公曰此君子服邪既作色
曰服何足以端士行如君言衣狗裘當狗號羊裘當
羊鳴乎今君衣狐意得無變乎

新書 漢賈誼著

儲之久矣

楚作齊

昔者魏君歸恣自伐諂諛親貴諫臣誅逐政治踳亂
國人不復晉師伐之魏人不守魏君出走至于澤中

廣雅釋

卷之十八

十三

曰吾渴而欲飲其御乃進清酒曰吾饑而欲食御進
朕脯梁纁魏君喜曰何給也御曰儲之久矣曰何故
儲之對曰爲君出亡而道饑渴也

韓詩外傳 漢韓嬰著

子嬰故耳

齊王厚送女欲妻屠牛吐屠牛吐辭以疾其友曰子
終必腥臭之肆而已乎何爲辭之吐應之曰其女醜
其友曰子何以知之吐曰以吾屠牛知之其友曰何謂
也吐曰吾肉善而去若少耳吾肉不善雖以吾附益

之尚猶買不售今厚送子子醜故耳其友後見之果醜

潛夫論 後漢王符著

司原逐狝

有司原氏者燎獵中野鹿斯東奔司原縱譟之西方之衆有逐狝者聞司原之譟也競舉音而和之司原聞音之衆則反輟已之逐而往伏焉遇夫俗惡之狝司原喜而自以獲白瑞珍禽也盡芻豢單因倉以養之豕俛仰嗷嗷爲作容聲司原愈益珍之居無何烈

廣滑稽

卷之十八

十四

風興而澤雨作灌巨豕而黑塗渝遂駭懼具聲出乃知是家之文豕爾此隨聲逐響之過也

風俗通 後漢應劭撰

鮑君神

汝南鮑陽有子田得麇者其主未往取也商車十餘乘經澤中行望見此麇者因持去念其不事持一鮑魚置其處有頃其主往不見所得麇反見鮑魚澤中非人道路怪其知是人以爲神轉相告語治病求福多有效驗因爲起祀舍衆巫數十帷帳鍾鼓萬數

昔有和陽鮑氏有泉

是紀士合族
獨何從生
何從起家
自壞即配字
神之謂也

百里皆來禱祀號鮑君神其後數年鮑魚主來歷祠下尋問其故曰此我魚也當有何神上堂取之遂從此壞傳曰物之所聚斯有神言人共鑿成之耳

李君神

汝南南頓張助子田中種禾見李核意欲持去顧見空桑中有土因植種以餘漿溉灌後人見桑中反復生李轉相告語有病目痛者息陰下言李君令我目愈謝以一豚目痛小疾亦行自愈衆大吠聲因曾者得視遂近翕赫其下車騎常數千百酒肉勞施蘭一

廣滑稽

卷之十八

十五

歲餘張助遠出來還見之驚曰此有何神乃我所種耳因就訖也

東家食而西家宿

齊人有女二家求之東家子醜而富西家子好而貧父莫知其所與又難指斥謂文曰汝宜徧袒令我知之女便兩袒母問其故答曰欲得東家食而西家宿也

我故伯階

有張伯階仲階者兄弟二人形貌絕相似仲階妻新

女子兩袒便
疑爲己婦
斷者指其

莊見伯階以為仲階乃戲問之曰今日莊飾好否伯階應之曰我伯階也事乃起避之須臾又見伯階以為仲階告曰向大錯誤伯階曰吾故伯階也親

三牲備身

漢有牛通為隴西王簿馬文淵為大守全喜為功曹凉部云三牲備身

申鑒後漢荀悅著

黃白無驗

或問黃白之傳曰傳殺論之當也燔燒為瓦則可煉

廣雅釋名

卷之十八

十六

瓦為銅則不可以自然驗于不然說哉敵犬羊之肉以造馬牛不幾矣不亦欺歟

孔叢子漢孔鮒著

吾不能為舌

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聞穆公將相子思老萊子曰君子事君將何以為乎子思曰順我性情以道輔之無灰土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而性剛而傲不肖又且無所灰土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故人之所做也夫事君道行言聽則何所灰土道不行言不

聽則亦不能事君所謂無灰土也老萊子曰子不見夫齒乎齒堅剛卒盡相磨古柔順終以不弊子思曰吾不能為舌故不能事君

以泣著愛

游趙平原君客有鄒文季節者與子高相善及將還魯諸故人俱訣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抗手而已分背就路其徒問曰先生與彼二子善彼有戀戀之心而先生厲聲高揖此無乃非親親之謂乎子高曰斯二子良人也有不忍之

廣雅釋名

卷之十八

十七

王

心若子取斷必不足矣其徒曰凡泣者一無取乎子高曰有二大效之人以泣自信婦人懦夫以泣著愛

生于嗜酒

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謬先舜子鍾孔子曰縣子路噓噓尚飲十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聖賢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食也平原君曰即如先生所言則此言何生子高曰生于嗜酒者

抱朴子

斤仙人

須受情自云我乘龍升天先過紫府金牀玉几見見
昱昱真寶處也仙人以流霞一杯飲我輒不饑渴忽
然思家天帝前謁拜失儀見斤來還河東因就曼卿
為斤仙人又云劉安見上帝箕坐百稱寡人遂見謂
守天側三年

輒告之曰已愈

與古太守馬氏在官有親故人投之求恤焉馬乃令
此人出住外詐云神人道士治病無不手下立愈又

廣清齋

卷之十八

十八

本

今辨士游行為之虛聲云能令盲者即明瘡者即行
又勅諸來治病者雖不便愈其當告人已愈也如此
則必愈于是後人間前來者輒告曰已愈無敢言未
愈者也旬月間乃至巨富

古強

古強敢為虛言云曾見堯舜禹湯說之禹禹如實謂
孔子嘗勸我讀易曰此良書也西狩獲麟語孔子曰
此非善辭猶使君曾以一玉卮與強後忘之忽語猶
曰昔安期先生以此相遺

金樓子

豈知分香臭

昔王池國有民婿面奇醜婦國色豈能堪乃求婦此
婦終不肯迎顧遂往西市無價名香而燻之遂入其
室婦既醜豈知分香臭哉

顏氏家訓

北齊顏之推著

博士買驢

博士買驢書卷三紙未有驢字

宋閻王祭

廣清齋

卷之十八

十九

本

之推初入鄴與韓陵崔文彦交游嘗說王祭集中難
鄭玄尚書事崔轉為諸儒道之始將發口懸見排蹙
云文集止有詩賦銘詠豈當論經書事乎見先儒之
中未聞有王祭也囉笑而退竟不

不謂玄成如此學

魏叔之在議曹與諸博士議宗廟事引據漢書博士
笑曰未聞漢書得證經術魏便忿怒都不復言取韋
玄成傳鄭之而起博士一夜共披尋之達明乃來謝
曰不謂玄成如此學也

寒木發華

齊世有辛毗者清幹之士官至行臺尚書咄鄙文學
嘲劉遜曰君輩辭藻華若榮華湏臾之翫非宏才也
豈比吾徒十丈松樹常有風霜不可凋悴矣劉應之
曰即有寒木又發春華何如也辛笑曰可矣

嘲費旭詩

梁世費旭詩云不知是耶非殷鑒詩云飄颻雲母舟
簡文曰旭既不識其父湮又飄颻其母此雖志古事不可用也

嘲子建安仁

廣滑稽 卷之十八 二十

陳思王子武帝誅遂深永墊之思潘岳安悼人賦乃
槍千澤之遺是方父于虫匹婦于考也

呼專為露葵

梁世有蔡朗諱絕既不涉學遂呼專為露葵面牆之
徒遽相倣倣承聖中遣一士大夫聘齊王客即李恕
問梁使曰江南有露葵否答曰露葵是專水鄉所出
即今食者綠葵菜耳

讀羊為羊

江南有一權貴讀誤本蜀都賦注解蹲鴟羊也而為

今之羊字便
是者之難
與則解讀
獨不獨一推
實可笑也
解事義久後尋繹方知如此

某即好酒

南陽有人為生與博性殊儉吝冬至日女婿謁之乃
設一銅瓶酒饌薄肉婿恨其卑率一舉盡之主人愕
然促仰命益如此者再退而責其女曰某即好酒故
汝常貧

謬音專旭

元魏之世在洛京時有一才學重臣新得史記音而

廣滑稽 卷之十八 二十一

頗訛誤及見顧瑛字為許綠借作許綠其人遂謂朝
士言從來謬音專旭當專竊耳此人先有高名翕然
行信期年之後更有碩儒者相究計方知焉

廣滑稽卷之十八終

廣滑稽卷之十九目錄

西京雜記

此中多有

漢武故事

以速易達

東方朔別傳

舍人數窮

面長一丈餘

當復脫卻

廣滑稽 卷之十九

東觀漢記

艾氣

汝南先賢傳

臧真六十

三輔決錄

景卿惜錢

司馬彪九州春秋

銅臭

博物志

倉卒客

上林獻菜

三當灰

奚物爲火

拾遺記

雲語通周易

鴻卷

是空盤

襄陽耆舊傳

正得阿承醜女

魯國先賢傳

取吳半

廣滑稽 卷之十九

王隱晉書

先列得歌

世說

人寧可使婦無憚

偷那得行禮

偷本非禮

吳牛見月而喘

如明府之去陳恒

復何做一

此窺牖小兒

亦妬玉人

無跡賜珠

習新婦

大傳負物

無此必不明

汗不敢出

故是一鳳

來病君子

直是清虛日來

比耳羅爲大老

君家果	如游蓬戶
齊莊周	廉者不求
其在斯	若天自高
密語不解	柳絮因風
無可無不可	必不至河漢
飲者不多	齊河焚舟
合抱何施	明鏡清流
芝蘭玉樹	初不眠
會稽雞	署閣柱
唐滑稽 卷之十九	三
蘭閣蘭閣	卿等何以得存
我猶患其重	往來逢怒
索解人不得	焉能逆風
當穿卿頰	強學人作爾答語
無文殊誰賞	寫水著地
臭腐塞土	誰運聖人
便是易邪	除婦服作詩
屋下架屋	負版誇
但見其上	梅仲真紉

非唯園基見勝	寧可關戰求勝
自不至此	不須陶胡奴米
捉挾打人	詎求形色加人
不煩復爾	自量為難
以小人度君子	此中亦難得眠處
侵陵上國	此君小異
真憂淵源不起邪	臣叔不癡
未覩不鳴不躍	何得事事皆是
頗曾如此人不	郝公三反
唐滑稽 卷之十九	四
會名處多	便可結繩而治
獵好縛人士	題門作活字
人啖一口	但康自可

唐滑稽卷之十九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

關中羅 貞壽等附校

西京雜記 晉葛洪集

此中多有

長安有儒生曰惠莊聞朱雲折五鹿充宗角乃歎息曰渠猶反能爾邪吾終耻溺於溝中遂棄糧從雲雲與言莊不能對遂廼而去抑心謂人曰吾口不能劇談此中多有

唐滑稽 卷之十九

倉卒客

元理嘗從其友人陳廣漢廣漢曰吾有二困未忘其石數子為吾計之元理以食筋十餘轉曰東困七百四十九石二升七合又十餘轉曰西困六百九十七石八斗遂大著圍門後出米西困六百九十七石七斗九升中有一鼠大堪一升東困不差圭合元理後歲復過廣漢漢以米數告之元理以手擊牀曰遂不知鼠之殘米不如剝面皮矣廣漢為之取酒鹿脯數片元理復笑曰諸蔗二十五區應收一千五百三十

六枚蹲鴟三十七畝應收六百七十二石千牛產二

百積萬鷄將五萬雞羊豕鵝鴨皆道其數果欲有秋

悉知其所乃曰此資業之廣何供饋之福邪廣漢衛

曰有倉卒客無倉卒主人元理曰俎上蒸他一頭厨

中荔枝一梓皆可為設廣漢再拜謝臯自入取之盡

目為歡

漢武故事

以遇易遲

漢武好詞賦每所行幸及為歌異物輒命司馬相如

唐滑稽 卷之十九

等賦之上亦自作詩賦數百篇賦成初不問相如造

大遲爾時而後成每嘆其工妙謂相如曰以吾之速

易子之遲可乎相如曰以臣則可未知陛下何如耳

上大笑而不責

東方朔別傳

舍人數窮

東方朔于上前射覆中之郭舍人亟屈被楊朔曰南

山有木名焉栢良工材之可以射射中人情如獲免

舍人數窮可不早謝上乃捧腹大笑也

上林獻棗

武帝時上林苑獻棗上以所持杖擊未央前殿檻呼朔曰叱來叱來先生知此篋中何物朔曰上林獻棗四十九枚上曰何以知之朔曰呼朔者上也以杖擊檻兩木林也曰來來者棗也叱叱者四十九也上大笑賜帛十疋

面長一丈餘

漢武帝對羣臣曰相書云鼻下人中長一寸年百歲東方朔因在側大笑有司奏不敬方朔竟冠云臣誠

廣滑稽

卷之十九

三

不敢笑陛下實笑彭祖面長耳帝問之朔曰彭祖正八百歲果如陛下之言則彭祖人中長八寸以此推之彭祖面長一丈餘矣

三當歟

武帝時有殺上林鹿者下有司收殺之朔時在傍曰是故當歟者三使陛下以鹿殺人一當歟天下聞陛下重鹿賤人二當歟匈奴有急以鹿觸之三當歟帝默然赦之

當復脫禪

東方朔常與郭舍人于帝前射覆郭曰臣願問朔一事朔得臣願楊百朔窮臣當賜帛曰客來東方歌詠且行不從門入踰我垣牆將戲中庭上入殿堂擊之拍拍歟者攘攘格闔而外主人被創是何物也朔曰長喙細身晝匿夜行嗜肉惡烟常所拍捫臣朔愚願名之曰蟲舍人辭窮當復脫禪

東觀漢記

艾氣

初桓榮遭倉卒困厄時常與族人桓元卿俱拮拾投

廣滑稽

卷之十九

四

關輒誦詩元卿謂榮曰卿但盡艾氣耳當安復施用時乎榮笑而不應後榮為太常元卿來候榮諸子謂曰平生笑君艾氣今何如元卿曰我農民安能預知此

汝南先賢傳

臧真六十

范滂被詰受紀臧真曰曾為比部督部汝南今有紀囊裹裏六尺若以此為賊賊真六十耳

三輔決錄

景卿惜錢

平陵士孫奮貨至一億七十萬富聞京師而性儉吝從子端辟梁冀祿奉送絹五疋食以乾魚背宿客舍顧錢直甚少主人曰君惜錢如此欲作士孫景卿耶

九州春秋司馬彪

銅臭

霸帝賣官廷尉崔烈八錢五百萬以買司徒子均亦有時名烈問曰吾作公天下人謂何如對曰大人少有高名不謂不當為公今登其位海內嫌其銅臭烈

廣滑稽 卷之十九

五

舉杖擊之均走烈曰子受父撻而走可謂孝乎均曰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不陷父于不義烈曰爾以吾為瞽瞍邪

博物志 晉張華撰

奚物為火

趙襄子率徒十萬狩于中山藉芳燔林燁赫百里有入從石壁中出隨烟上下若無所之經涉者襄子以為物徐察之乃人也問其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為火

此窺牖小兒

漢武帝好仙道祭祀名山大澤以求神仙之道時西王母遣使乘白鹿告帝當來乃供帳九華殿以待之七月七日夜漏七刻王母乘紫雲車而至于殿西南面東向頭上戴七種青氣鬱鬱如雲有三青鳥如鳥大使侍母旁時設九微燈帝東面西向王母索七桃大如彈丸以五枚與帝母食二枚帝食桃輒以核著膝前母曰取此核將何為帝曰此桃其笑欲種之母笑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實唯帝與母對坐其從者皆

廣滑稽

卷之十九

六

不得進時東方朔竊從殿南廂朱鳥牖中窺母母顧之謂帝曰此窺牖小兒嘗三來盜吾此桃帝曰此桃人謂東方朔神仙也

拾遺記 晉王嘉著

雲語通周易

呂蒙入吳吳主勸其學業蒙乃博覽羣籍以易為宗常在孫策座上酣醉忽卧於夢中誦周易一部俄而驚起眾人皆問之蒙曰向夢見伏羲文王周公與我論世祚興亡之事日月貞明之道莫不窮精極妙未

該玄旨故空誦其文耳衆座皆云呂蒙警語通周勿

亦妬玉人

先王其石長而體貌特異至年十八玉質素肌態如
谷冶先王召入白綃帳中于戶外望者如月下聚雪
河南獻玉人高三尺乃取玉人置后側畫則講說軍
謀夕則擁后而玩玉人常稱玉之所貴德比君子况
爲人形而不可玩乎后與玉人潔白齊潤觀者殆相
眩惑嬖寵者非惟嫉于其石亦妬于玉人也后常琢
毀壞之乃誠先王曰昔子罕不以玉爲寶春秋美之

廣滑稽

卷之十九

七

今吳魏未滅安以妖玩經懷凡淫惑生疑勿復進焉
先王乃撤玉人衆嬖皆退當時君子以其石爲神智
婦人焉

渴老

羌人姚馥好讀書嗜酒每醉歷月不醒常歎云九河
之水不足以清魏紫八數之木不足以作薪蒸七澤
之糜木足以充庖俎凡人稟天地之精氣不知飲酒
者動肉含氣耳何必土木之偶而無心識乎好啜濁
爵糟常言渴于醇酒爲常弄狎之呼爲渴老及晉

武踐位忽思見馥立于階下帝奇其個儻擢爲朝歌
邑宰馥辭曰氏羌異域遠隔風化得遊中華已爲殊
幸請辭朝歌之縣長充馬圍之役時賜美酒以樂餘
年帝曰朝歌紂之故都地有酒池故使老羌不復呼
渴馥于階下高聲對曰馬圍老羌漸染皇化渾天夷
貊皆爲王臣今若歡酒池之樂受朝歌之地更爲殷
紂之比乎帝撫王几大悅即遷爲酒泉太守地有清
泉其味若酒馥乘醉而拜受之

無跡賜珠

廣滑稽

卷之十九

八

石崇常擇美容姿相愛類者十人裝飾衣服大小一
等使忽視不相分別欲有所召不呼姓名悉聽珮聲
視欽色玉聲輕者居前金色艷者居後以爲行次而
進也使數十人各含異香行而笑語則口氣從風飄
又屑沉水之香如塵末布象絨上使所愛者踐之無
跡者賜以真珠百非有迹者節其飲食令體輕弱故
閨中相戲曰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非真珠

是空盤

明帝于月夜宴羣臣于園太官進櫻桃以赤瑛爲盤

賜羣臣月下視之盤與桃同色羣臣皆笑云是空盤

襄陽耆舊傳

正得阿承醜女

黃彥承高爽開朗為河南名士謂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面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時人以爲笑樂鄉里爲之嘖曰莫作孔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

習新婦

習嘏爲臨湘令山簡征南功曹征官舉大綱而已不

唐滑稽

卷之十九

九

拘文法時人號爲習新婦

魯圖先賢傳

取吳半

東門與歷吳郡濟陰太守所在貪濁謠曰東門與取

吳半吳不足濟陰續

王隱晉書

先列得歆

杜預伐吳軍入城至都督孫歆帳下生將歆詣預王
蔣先列得歆頭而預生送歆洛中大笑

太傅負物

王尼見太傅越曰公負尼物越答初不識此事尼三
昔楚人失布謂令尹盜者以令尹執政不能奉禮率
法至使盜賊公行則是與自盜無異也尼拾資財軍
寇掠畧公爲宰輔未能禁賊令尼窮困是亦明公負
物也越意解大笑與尼絹五十疋

世說

人寧可使婦無幃

范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間痛邪答曰

唐滑稽

卷之十九

十

非爲痛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是以啼耳宣潔行廉約

韓豫章遺絹百疋不受咸五十疋復不受如是咸半
遂至一疋既終不受韓後與范同載就車中裂二丈

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幃邪范笑而受之

無此必不明

徐孺子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
當極明邪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
明

偷那得行禮

孔文舉有二子大者六歲小者五歲晝日父眠小者牀頭盜酒飲之大兒謂曰何以不拜荅曰偷那得行禮

汗不敢出

鍾毓鍾會少有令譽年十三魏文帝聞之語其父鍾繇曰可令二子來于是敕見毓面有汗帝曰卿面何以汗毓對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復問會卿何以不汗對曰戰戰慄慄汗不敢出

偷本非禮

廣滑稽 卷之十九

十一

3

鍾毓兄弟小時值父晝寢因共偷服藥酒其父時覺且託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既而問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

故是一鳳

鄧艾口吃語稱父艾晉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吳牛見月而喘

蒲奮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寬密似疎奮

有難色帝笑之奮荅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

來病君子

中朝有小兒父病行乞藥主人問病曰患瘧也至八日尊侯明德君子何以病瘧荅曰來病君子所以為瘧耳

如明府之去陳恒

崔正熊詣都郡都郡將姓陳問正熊君去崔杼幾世荅曰民去崔杼如明府之去陳恒

直是清虛曰來

廣滑稽 卷之十九

一二

4

庾公造周伯仁伯仁曰君何所欣說而忽肥庾曰君復何所憂慄而忽瘦伯仁曰吾無所憂直是清虛曰來滓穢曰去耳

復何假一

阮宣子有令聞太尉王夷甫見而問曰老莊與聖教同異對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之為掾世謂三語掾衛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子三宣子曰苟是天

下人望亦可不言而辟復何假一遂相與為友

比其羅為太老

裴散騎娶王太尉女婚後三日諸壻大會當時名士
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與裴談子玄才甚豐
贈始敦敦謂贈曰卿年未三十已爲萬石亦太蚤贈
曰方于將軍少爲太蚤比之甘羅已爲太老

一云裴散騎娶王太尉女婚後三日諸壻大會當時
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與裴談子玄才
甚豐贈始敦敦交未快郭陳張甚盛裴徐理前語理致
甚微四坐咨嗟稱快王亦以爲奇謂諸人曰君輩勿
爲爾將受困寡人女婿

廣清積

卷之十九

十三

君家果

梁國楊氏子九歲甚聰惠孔君平詣其父父不在乃
呼兒出爲設果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此是君家
果兒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如游蓬戶

竺法深在簡文坐劉尹問道人何以游朱門答曰君
自見其朱門貧道如游蓬戶或云下令

齊莊周

孫齊由齊莊二人小時詣庾公公問齊由何字答曰

字齊由公曰欲何齊邪曰齊許由齊莊何字答曰字
齊莊公曰欲何齊曰齊莊周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
莊周對曰聖人生知故難企慕庾公天喜小兒對

廉者不求

庾法暢達庾大尉握麈尾至佳公曰此至佳那得在
法暢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在耳

某在斯

簡文在暗室中坐召宣武宣武至問上何在簡文曰
某在斯時人以爲能

廣清積

卷之十九

十四

若天自高

王長史與劉真長別後相見王謂劉曰劉更長進答
曰此若天之自高耳

蠻語不解

王仲祖聞蠻語不解茫然曰若使介葛盧來朝故當
不昧此語

柳絮因風

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
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撒鹽空中差

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即公大兄
無奕女左將軍王凝之妻也

無可無不可

王中郎於狀玄度習鑿鑿論青楚人物臨成以示韓
康伯康伯都無言王曰何故不言韓曰無可無不可
必不至河漢

謝公云賢聖去人其間亦通子姪未之許公歎曰若
利起聞此語必不至河漢

欲者不多

廣滑稽 卷之十九

十五

晉武帝每餉山濤恒少謝太傅以問子弟車騎答曰
當由欲者不多而使與者益少

濟河焚舟

謝胡兒語庾道季諸人莫當就卿談可堅城壘庾曰
若丈度來我以偏師待之庾伯來濟河焚舟

合肥何施

孫綽賦遂初築室峽川自言見止足之分齋前種一
株松恒自手壅治之高世遠時亦鄰居語孫曰松樹
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永無棟梁用耳孫曰楓柳雖合

抱亦何所施

明鏡清流

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庭講習車武子
難苦問謝謂袁羊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
二謝袁曰必無此嫌車曰何以知爾袁曰何嘗見明
鏡疲于屢照清流憚于惠風

芝蘭玉樹

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
諸人莫有言者車騎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

廣滑稽 卷之十九

十六

于階庭耳

初不眠

桓玄詣殷荊州殷在妾房晝眠左右辭不之通桓後
言及此事殷云初不眠縱有此豈不以賢賢易色也

會稽雞

賀太傅作吳郡初不出門吳中諸強族輕之乃題府
門云會稽雞不能啼賀聞故出行至門反顧索筆足
之曰不可啼殺吳兒于是至諸也邱檢校諸顧陸役
使官兵及藏逋凶悉以事言上罪者甚衆陸抗時為

江陵都督故下請孫皓然後得釋

署閣柱

山公以器重朝羣年踰七十猶知管時任貴勝年少
若和裴王之徒並共宗詠有署閣柱曰閣東有大牛
小嶠映裴楷轍王濟剔剔不得休或云潘尼作之

蘭閣蘭閣

王丞相拜揚州賓客數百人並加霜接人人有說色
唯有臨海一客姓任及數胡人爲未洽公因便還到
過任邊云君出臨海便無復人任大喜說因過胡人

廣濟橋

卷之十九

十七

李

前彈指云蘭閣蘭閣羣胡同笑四生並權

卿等何以得存

王劉與林公共看何驃騎驃騎看文書不顧之王謂
何曰我今故與林公來相看望卿擺撥常務應對玄
言那得方低頭看此耶何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
存諸人以爲佳

我猶患其重

桓公在荊州全欲以德被江漢耻以威刑肅物令史
受杖正從朱衣上過桓式年少從外來云向從閣下

過見令史受杖上稍雲根下拂地足意識不着桓公
云我猶患其重

往想遂怒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
陳說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
爲乎泥中荅曰薄言往想遂彼之怒

索解人不得

謝安年少時請阮光祿道白馬論爲論以示謝于時
謝亦即解阮語重相咨盡阮乃歎曰非但能言人不

廣濟橋

卷之十九

十八

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

焉能逆風

有比來道人好才理與林公相遇于瓦官寺講小品
于時竺法深孫興公悉共聽此道人語屢說疑難林
公辨各清析辭氣俱爽此道人每輒摧屈孫問深公
上人當是逆風家向來何以都不言深公笑而不荅
林公曰白旛檀非不馥焉能逆風深公得此義夷然
不屑

當穿卿頰

吁馬牛得
外論而厚

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論往反精苦客主無間左右
進食冷而復煖者數四彼我奮擲塵尾悉脫落精餐
飯中賓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請孫曰卿莫作強口馬
我當穿卿鼻孫曰卿不見決鼻牛人當穿卿頰

強學人作爾馨語

殷中軍嘗至劉君所清言良久殷理小屈遊辭不已
劉亦不復答殷去後乃云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

無文殊誰賞

支道林造即世論論成示王中郎中郎都無言支曰

廣清稽

卷之十九

十九

然而識之乎王曰既無文殊誰能見賞

寫水著地

殷中軍問自然無心于稟受何以正善人少惡人多
諸人莫有言者劉尹答曰譬如寫水著地正自縱橫
流漫略無正方圓者一時絕歎以爲名通

臭腐糞土

人有問殷中軍何以將得位而夢棺器將得財而夢
矢穢殷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將得而夢棺穢財本是
糞土所以將得而夢穢汗時人以爲名通

誰運聖人

僧意在瓦官寺中王荀子來與共語便使其唱理意
謂王曰聖人有情不王曰無重問曰聖人如杜邪王
曰如籌筭雖無情運之者有情僧意云誰運聖人邪
荀子不荅而去

便是易邪

殷荊州曾問遠公易以何爲體答曰易以感爲體殷
曰銅山西崩雲鍾來應便是易邪遠公笑而不荅

除婦服作詩

廣清稽

卷之十九

二十

孫子荆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生于
情情生于文寬之懷然增伉儷之重

屋下架屋

庾仲初作揚都賦成以呈庾亮亮以親族之懷大爲
其名價云可三三京四三都于此人人競寫都下終
爲之貴謝太傳云不得爾此是屋下架屋耳事事擬
學而不免儉狹

負版縛

孫興公道曹輔佐才如白地明光錦裁爲負版縛非

無文采酷無裁製

但見其上

高貴鄉公薨內外諠譁司馬文王問侍中陳泰曰何以靜之泰云唯殺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可復下此不對曰但見其上未見其下

梅仲真鄰

梅願嘗有患于陶公後爲豫章太守有事王丞相遣收之侃曰天子當于春秋萬機自諸侯出王公既得錄陶公何爲不可放乃遣人于江口奪之願見陶公

唐肅宗

二十一

拜陶公止之願曰梅仲真鄰明日豈可復屈邪

非唯園基見勝

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共基王手嘗不如兩道許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不即下王曰君何以不行江曰恐不得爾傷有客曰此年少戲遇不惡王徐舉

首曰此年少非唯園基見勝

寧可關戰求勝

桓大司馬詣劉尹卧不起桓變彈彈劉枕九進碎牀褥間劉作色而起曰使君如磨地寧可關戰水勝桓

甚有恨容

自不至此

孫興公作庾公誄文多託寄之辭既成示庾道思庾見慨然送還之曰先君與君自不至于此

不須陶胡奴米

王修齡嘗在東山甚貧乏陶胡奴爲烏程令送一船米遺之郗不肯取直荅語王修齡若饑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捉杖打人

唐肅宗

二十二

阮光祿赴山陵至都不往殷劉許過事便還諸人相與追之既亦知時流必當逐已乃過疾而去至方山不相及劉尹時爲會稽乃歎曰我人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傷伊便能捉杖打人不

詎可形色加人

王劉與桓公共至覆舟山看酒酣後劉牽脚加桓公頸桓公甚不堪舉手撥去既還王長史語劉曰伊詎可以形色加人不

不煩復爾

羅君童曾在人家主人令與坐上客共語答曰相識已多不煩復爾

自量為難

王恭欲請江盧奴為長史晨往詣江江猶在帳中王坐不敢即言良久乃得及江不應直喚人取酒自飲一盞又不與王王且笑且言那得獨飲江云卿亦復須邪更便酌與王王飲酒畢因得自解去未出戶江歎曰人自量固為難

以小人度君子

廣滑稽 卷之十九

二十三

劉慶孫在太傅府于時人士多為所構唯庾子嵩縱心事外無迹可問後以其性儉家富說太傅令換千萬其有吝于此可乘太傅于衆坐中問庾庾頽然已醉憤墮几上以頭就穿取徐荅云下官家故可有兩姿千萬隨公所取于是乃服後有人向庾道此庾曰可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心

左傳以小人之心度君子

此中亦難得眠處

許侍中顧司空俱作丞相從事爾時已被遇遊宴集衆略無不同嘗夜至丞相許戲二人歡極丞相便命

使人已帳眠顧至曉回轉不得快熟許上牀便咤嗟大駭丞相顧諸客曰此中亦難得眠處

侵陵上國

王僧彌謝車騎共王小奴許集僧彌舉酒勸謝云奉使君一觴謝曰可爾僧彌勃然起作色曰汝故是吳興溪中釣碣耳何敢講張謝徐撫掌而笑曰衛軍僧彌殊不肅省乃侵陵上國也

此君小異

武昌孟嘉作使太尉州從事已知名褚太傅有知人

廣滑稽 卷之十九 二十四

鑒罷豫章還過武昌問庾曰聞孟從事佳今在此不庾云試自求之褚眴眴良久指嘉曰此君小異得無是乎庾大笑曰然于時既歎褚之默識又欣嘉之見賞

真憂淵源不起邪

王仲祖謝仁祖劉真長俱至丹陽墓所省殷揚州殊有確然之志既及王謝相謂曰淵源不起當如蒼生何深為憂歎劉曰卿諸人真憂淵源不起邪

臣叔不疑

王汝南既除所生服遂停墓所兄子濟每來拜墓略
不過叔叔亦不候濟脫時過止寒溫而已後聊試問
近事各對甚有音辭出濟意外濟極愧愕仍與語轉
造精微濟先畧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懷然心
形俱肅遂留共語彌日累夜濟雖倦爽有視缺然乃
喟然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去叔送至門
濟從騎有一馬絕難乘少能騎者濟聊問叔好騎乘
不曰亦好爾濟又使騎難乘馬叔姿形既妙面榮如
紫名騎無以過之濟益歎其難測非復一事既還渾

廣清精

卷之十九

二十五

問濟何以暫行累曰濟曰始得一叔渾問其故濟具
歎述如此渾曰何如我濟曰濟以上人武帝每見濟
輒以湛調之曰卿家癡叔必未濟常無以答既而得
叔後武帝又問如前濟曰臣叔不癡稱其實美帝曰
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于是顯名年二十八
始宦

未親不鳴不躍

張華見褚陶語陸平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
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陸曰公

未親不鳴不躍者耳

何得事事皆是

王藍田爲人晚成時人乃謂之癡王丞相以其東海
子辟爲掾嘗集聚王公每發言衆人競贊之述于末
坐曰主非堯舜何得事事皆是丞相甚相歎賞

頗曾如此人不

謝太傅爲桓公司馬桓詣謝值謝梳頭遽取衣幘桓
公云何煩此因下共語至晚既去謂左右曰頗曾見
如此人不

廣清精

卷之十九

二十六

郝公三反

卞望之云郝公體中有三反方于事上好下伎已一
反治身清貞大修計校二反自好讀書惜人學問三
反

會名處多

王中郎嘗問劉長沙曰我何如荀子劉答曰卿才乃
當不勝荀子然會名處多王莫曰癡

便可結繩而治

庾道季云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外人懷懷恒如有

生氣曹除李志離見在歷服如九泉下人人皆知此便可結繩而治但忍孤狸猶格噉盡

獵好縛人士

桓南郡好獵每由狩車騎甚盛五六十里中旌旗蔽隰騁良馬馳擊若飛雙鸞所指不避陵壑或行陳不整麋兔騰逐容佐無不被繫束桓道恭玄之族也時爲賊曹恭軍頗敢直言常自帶絳綿繩著腰中玄問此何爲恭曰公獵好縛人士會當被縛手不能堪也玄自此小差

廣滑稽 卷之十九

二十七

題門作活字

楊德祖爲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構棟桷魏武自出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楊見即令壞之既竟曰門中活濶字王正嫌門大也

人噉一口

人餉魏武一栢酪魏武噉少許蓋頭上題合字以示衆衆莫能解次至楊修修便噉曰公教人噉一口也復何疑

但糜自可

賓客詣陳太丘宿太丘使元方季方炊客與太丘論議二人進火俱委而竊聽炊忘箸軍飯落釜中太丘問炊何不饑元方季方長跪曰大人與客語乃俱竊聽炊忘箸軍飯今成糜太丘曰爾頗有所識不對曰彷彿志之二子俱說更相易奪言無遺失太丘曰如此但糜自可何必飯也

廣滑稽

卷之十九

二十八

廣滑稽卷之十九終

廣滑稽卷之二十目錄

世說

惟丘壑獨存

家弟不改其樂

好色不好德

語卿道何物

壻故自急

恐傷盛德

君乃復委罪于樹木

從事督郵

唯務光當免此語

如輕雲蔽日

爲人作父如此

五斗解醒

雜穢非類

入我幃中

廣滑稽

卷之二十

人種不可失

如北夏門

無可復用相報

昨夜復南塘二出

卿可贖我

恒患不得快飲酒

大力者負之而趨

無事可咨

何可一日無此君

唯公榮可不與飲酒

題門作鳳

長柄壺盧

狂司馬

阿瑯不作爾

亦有丹朱

意復可敗

爾汝歌

漱石枕流

獸弱琴強

幾爲僧鬼

聞作吳語

此益英英

卿類社樹

不如捲角符

卿乃復有行來衣

圖作佛

卿輩亦那得坐談

但恐不免耳

買山隱

夷甫無君輩客

使君輩從此中出入

曬書

郝叅軍此過乃不惡

卿助我

那得不作蠻語

舉體非真

廣滑稽

卷之二十

不鈍頗亦驗

前倨後恭

如從屋漏中來

元規塵汗人

楮李野

虎從虎獵

作此面向人

意以况袁

何至作老婢聲

頗似足作使不

亦復竟不異人

白頸烏

我固疑是老奴

厭何預卿事

何如君李

家舅刻薄

故可種

何至以寬肅語人

猶當無一豪可論

冷如鬼手

袁生還怒

沉芳遺臭

問是何草

謂是乾飯

有情癡

世人以此謫中郎

天時尚煥

誰當卿卿

劉昭幼童傳

對日遠近

晉陽秋

月犯少微

廣滑稽卷之二十

續晉陽秋

只見人送汝上郡

交州名士傳

稱骨瘦

未嘗北向看日

廣滑稽卷之二十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關中羅 曹雲華甫校

世說

惟丘壑獨存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道聞函道中有屢聲甚厲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少住老子于此處興復不淺因便據胡床

廣滑稽卷之二十

與諸人詠譚竟坐甚得任樂後王逸少下與丞相言

及此事丞相曰元規爾時風範不得不少積石軍容

曰唯丘壑獨存

家弟不改其樂

戴安道既厲操東山而其兄欲建式遏之功謝太傅

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太殊戴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弟

不改其樂

好色不好德

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德如妹奇醜交禮竟允無復入

理家人深以為憂會允有客至婦令婢視之還答曰是桓即桓即者桓範也婦云無憂桓必勸人桓果語許云阮家既嫁醜女與卿故當有意卿宜察之許便回入內既見婦即欲出婦料其此出無復入理便捉据停之許因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新婦所乏唯容爾然士有百行君有幾許云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

語卿道何物

廣清齋

卷之二十

二

賈允前婦是李豐女豐被誅離婚徙邊後遇赦得還允先已取郭配女武帝特聽置左右大夫李氏別住外不肯還允舍郭氏語允欲就省李允曰彼剛介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去郭氏于是盛威儀多將侍婢既至入戶李氏起迎郭不覺腳自屈因跪再拜既反語允允曰語卿道何物

壻故自急

庾玉臺希之弟也希誅將戮玉臺玉臺子婦宣武弟桓諮女也徒跣求進關禁不內女厲聲曰是何小人

我伯父門不聽我前因突入號泣請曰庾玉臺常因人脚短三十當復能作賊不宣武笑曰壻故自急遂原玉臺一門

恐傷盛德

謝公夫人幃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雙見便下幃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

君乃復委罪于樹木

王丞相令郭璞試作一卦卦成郭意色甚惡云公有震厄王問有可消伏理不郭曰命駕西出數里得一

廣清齋

卷之二十

三

栢樹截斷如公長置牀上常寢處災可消矣王從其語數日中果震相粉碎子弟皆稱慶大將軍云君乃復委罪于樹木

從事督郵

桓公有王簿善別酒有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鬲縣從事言到騰督郵言在鬲上住

唯務尤當免此語

戴安道中年畫行像甚精妙庾道季看之語戴云神

明太俗由卿世情未盡戴云唯務光當免卿此語

如輕雲蔽日

顧長康好寫起人形欲圖殷荊州殷曰我形惡不煩耳顧曰明府正爲眼爾但明點童子飛白拂其上使如輕雲之蔽日

爲人作父如此

孝武在西堂會伏滔預坐還下車呼其兒語之曰百人高會臨坐未得他語先問伏滔何在此不此故未易得爲人作父如此何如

廣濟橋

卷之二十

又四

五斗解醉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肉于神前請伶祝誓伶踰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解五斗解醉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飲酒進肉隗然已醉矣

雜穢非類

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荅曰勝公榮

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

入我幃中

劉伶恒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爲棟宇屋室爲幃衣諸君何爲入我幃中

人種不可失

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云當留婢既祭定將去仲容借客驢著重服自追之累

廣濟橋

卷之二十

五

騎而逐曰人種不可失即逐集之母也

如北夏門

任愷既失權勢不復自檢拾或謂和嶠曰卿何以坐視元哀敗而不救和曰元哀如北夏門拉攏自欲壞非一木所能支

無可復用相報

劉道真少時常漁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畱連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甚樂其歌嘯乃殺豚進之道真食豚盡了不謝嫗見不飽又進一豚食半餘半迺還之

後爲吏部郎姬兒爲小令史道真起用之不知所由
問母母告之于是齋牛酒詣道真道真曰去去無可
復用相報

昨夜復南塘一出

祖士雅恐未
必有此

祖車騎過江時公私儉薄無好服玩王庾諸公共就
祖忽見裘袍重疊珍飾盈列諸公怪問之祖曰昨夜
復南塘一出祖于時恒自使健兒競行劫鈔在事之
人亦容而不問

卿可贖我

唐書

卷之二十

六

溫太真位未高時娶吳楊州淮中佑客樛與輒不
競嘗一過大輸物戲屈無因得反與庾亮書于舫中
大喚亮曰卿可贖我庾即送直然後得還經此

恒患不得快飲酒

蘇峻亂諸庾逃散庾水時爲吳郡單身奔公民吏皆
去唯郡卒獨以小船載水出前塘口遶餘覆之時峻
嘗募覓水屬所在搜檢甚急卒捨船市渚因飲酒醉
還舞棹向船曰何處覓庾吳郡此中便是水大惶怖
然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醉都不復疑自

送過湘江寄山陰魏家得免後事平水欲報卒達其
所願卒曰出自廝下不顧名器以苦執鞭恒患不得
快飲酒使其酒足餘年畢矣無所復須水爲起大令
市奴婢使門內有百斛酒終其身時謂其卒非唯有
智且亦達生

大力者負之而趨

王子猷詣都雍州雍州在內見有耗麋云阿乞那得
此物令左右送還家都出覓之王曰向有大力者負
之而趨都無忤色

唐書

卷之二十

七

無事可容

羅友作荊州從事桓宣武爲王車騎集別友進竺良
久辭出宣武曰卿向欲容事何以便去荅曰友聞白
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喫故冒求前耳無事可容今已

飽不復須駐了無慚色

何可一日無此君

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
爾王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唯公榮可不與飲酒

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
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
酢公榮遂不得一桮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
之者阮荅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
不可不與飲酒唯公榮可不與飲酒

題門作鳳

稽康與呂安善每相思千里命駕安後來值康不
在喜出戶延之不入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吾不覺猶
以為忻故作鳳字凡鳥也

廣清齋

卷之二十

長柄壺盧

陸士衡初入洛洛張公所宜詣劉道真是
往劉尚在衰制中性嗜酒體羸初無他言唯
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不陸兄弟殊失望乃悔往

狂司馬

桓宣武作徐州時謝夷甫晉陵先桓經歷懷而乃無
異常及桓還荊州將西之間意氣甚驚夷甫之疑唯
謝虎子婦王惔其育母曰桓荊州用意殊異必與晉
陵俱西夷甫而引夷甫司馬夷甫上猶推布衣交在

溫坐岸懷嘯詠無異常日宣武每曰我方外郎馬
飲酒轉無朝夕禮相舍入內夷甫復隨去後至夷甫
溫往主許避之至曰君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

阿嬌不作爾

謝公嘗與謝萬共出西過吳郡阿萬欲相與共萃王
恬許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意不足爾爾猶苦要太
傅堅不回萬乃獨往坐少時王便入門內謝殊有欣
色以為厚待也良久乃沐頭散髮而出亦不坐仍據
胡床在中庭腰頭神氣傲邁了無相酬對意謝于是

廣清齋

卷之二十

九

乃還未至船迎時太傅安曰阿嬌不作爾

亦有丹朱

諸葛瑾為豫州遣別駕到壺語云小兒知談卿可與
語連往諸格格不與相見後于張輔吳坐中相遇別
駕格格咄咄即君格因嘲之曰豫州亂矣何咄咄之
有荅曰君明臣賢永聞其亂格曰昔唐書在上四凶
在下荅曰非唯四凶亦有丹朱子是一坐大笑

夷甫可欺

稽阮山創在竹林醉飲王戎後往步兵曰俗物已

來敗人意王笑曰卿輩意亦復可敗邪

爾汝歌

晉武帝問孫皓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為不皓正飲酒因舉觴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為鄰今與汝為臣上汝一卮酒令汝毒萬春帝悔之

漱石枕流

孫子荆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嘗枕石漱流誤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廣清階

卷之二十

十一

獸弱弩強

荀鳴鶴陸士龍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王張令其語以其並有大才可勿作常語陸舉手曰雲間陸士龍荀答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聞青雲觀白雉何不張爾弓布爾矢荀答曰本謂雲龍獸駭定是山鹿野麋獸弱弩強是以發遲張乃撫掌大笑

幾為僞鬼

陸太尉詣王丞相王公食以酪陸還遽病明日與王牋云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為僞鬼

此事豈可使卿有勲

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放洪喬謝曰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勲焉而復頒厚賚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勲邪

聞作吳語

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棊局曰何乃洵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

此盤英英

廣清階

卷之二十

十一

王公與朝士共飲酒舉琉璃盤謂伯仁曰此盤腹殊空謂之寶器何邪答曰此盤英英誠為清徹所以為寶耳

卿類社樹

謝幼與謂周侯曰卿類社樹遠望之峨峨拂青天就而視之其根則羣狐所托下聚溷而已答曰杖條拂青天不以為高羣狐亂其下不以為濁聚溷之微卿之所係何足自稱不如蓬角符

明帝問周伯仁眞長何如人荅曰故是千斤猶特王公笑其言伯仁曰不如捲角得有盤辟之好

卿乃復有行來衣

許文思往顧和許顧先在帳中眠許至便徑就牀角枕共語既而喚顧共行顧乃命左右取机上新衣易已體上所著許笑曰卿乃復有行來衣乎

圖作佛

何次道往瓦官寺禮拜甚勤阮思曠語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見推阮曰我圖

廣滑稽

卷之二十

十一

九

數千戶郡尚不能得卿適圖作佛不亦大乎

卿輩亦那得坐談

桓大司馬乘雪欲獵先過王劉諸人許眞長見其裝束軍急問老賊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爲此卿輩亦那得坐談

但恐不免耳

初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已有富貴者翕集家門傾動人物劉夫人戲謂安曰大丈夫不當如此乎謝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

買山隱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荅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

夷甫無君輩客

王劉每不重蔡公二人嘗詣蔡語良久乃問蔡曰公自言何如夷甫荅曰身不如夷甫王劉相目而笑曰公何處不如荅曰夷甫無君輩客

使君輩從此中出入

張吳興年八歲虧齒先達知其不常故戲之曰君口

廣滑稽

卷之二十

十三

十

中何爲開狗竇張應聲荅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入

曬書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問其故荅曰我書

郝參軍此過乃不惡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桓公司馬于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謝未即荅時郝隆在坐應聲荅曰此甚易解處則爲遠志出則爲小草謝甚有愧色桓公目謝而笑曰郝參軍此過乃不

惡亦極有會

卿助我

范玄平在簡文坐談欲屈引王長史曰卿助我王曰此非拔山力所能助

那得不作蠻語

郝隆爲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欲攬筆便作一句云鵝隅躍清池桓問鵝隅是何物荅曰鵝名魚爲鵝隅桓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

廣滑稽

卷之二十

十四

軍那得不作蠻語也

舉體非真

范啓與郝嘉賓書曰子敬舉體無饒縱撥皮無餘潤郝荅曰舉體無餘潤何如舉體非真者范性矜假多煩故嘲之

不鈍頗亦驗

簡文在殿上行右軍與孫興公在後右軍指簡文語孫曰此名客簡文顧曰天下自有利齒兒後王光祿作會稽謝車騎出曲阿祖之王孝伯罷秘書丞在

坐謝言及此事因視孝伯曰王丞齒似不鈍王曰不鈍頗亦驗

前倨後恭

謝惠夏月嘗仰卧謝公清晨卒來不暇著衣跣出屋外方躡屣問訊公曰汝可謂前倨而後恭

如從屋漏中來

祖廣行恒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朗祖參軍如從屋漏中來

元規塵汗人

廣滑稽

卷之二十

十九

庾公權重足傾王公庾在石頭王在冶城坐大風揚塵王以扇拂塵曰元規塵汗人

褚李野

褚大傳初渡江嘗入東至金昌亭吳中豪右燕集亭中褚公雖素有重名于時造次不相識漸聚左右多與名士少著標汁盡輒盡便終不得食褚飲訖徐舉手共語云褚李野子是四坐皆散無不狼狽

虎犯虎獵

王右軍在南丞相與書每欺于婦不令云虎犯虎獵

還其所如

作此面向人

褚大傳南下孫長樂于船中視之言次及劉真長外孫流涕因諷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褚大怒曰真長平生何嘗相比數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

意以况衰

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虎率爾對曰運自有廢興豈必諸

廣滑稽

卷之二十

十六

人之過桓公懷然作色顧謂四坐曰諸君頗聞劉景升不有大牛重千斤噉芻豆十倍于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特魏武入荊州烹以饗士卒于時莫不稱快意以况袁四坐既駭袁亦失色

何至作老婢聲

人問顧長康何以不作洛生詠荅曰何至作老婢聲

類似足作健不

放顛更恒並是謝鎮西外孫放少而率悖更每不推嘗俱詣謝公謝公熟視放曰阿巢故似鎮西于是更

下聲語曰定何似謝公續復云巢類似鎮西更復云類似足作健不

亦復竟不異人

符宏叛來歸國謝太傅每加接引宏自以有才多好上人坐上無折之者造王子猷來太傅便共語子猷直熟視良久回語太傅云亦復竟不異人宏大慚退

白頸鳥

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間見諸王何如荅曰見一羣白頸鳥但聞喚啞啞聲

廣滑稽

卷之二十

十七

我固疑是老奴

溫公喪婦從姑劉氏家值亂離散唯有一女甚有姿慧姑以屬公覓婚公密有自婚意荅云佳壻難得但如嶠比云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活便足慰吾餘年何敢希汝比卻後少日公報姑云已覓得婚處門地粗可壻身名宦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王鏡臺是公為劉越石長史比征劉聰所得

厭何預卿事

諸葛令女庾氏婦既寡誓云不復重出此女性甚工
疆無有登車理慨既許江思玄婚乃移家近之初詎
女云宜徙于是家人一時去獨留女在後比其覺已
不復得出江即莫來女哭誓彌甚積日漸歇江影映
入宿恒在對床後觀其意轉帖影乃作厭良久不
悟聲氣轉急女乃呼婢云喚江即覺江于是躍來就
之曰我自是天下男子厭何預卿事而見喚耶既爾
相關不得不與人語女默然而慚情義遂焉

廣滑稽

卷之二十

十八

何如君李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與不過數十王
武子因其上置率將少年能食之者持斧詣園飽共
噉畢伐之送一車枝與和公問曰何如君李和既得
唯笑而已

家舅刻薄

衛江州在潯陽有知舊人投之都不料理唯餉玉不
留行一介此人得餉便命駕李弘範聞之曰家舅刻
薄乃復驅使草木

故可種

蘇峻之亂庾太尉南奔見陶公雅相賞重陶性
儉吝及食噉雞庾因留白陶問用此何爲庾云故可
種于是大歡庾非唯風流兼有治實

何至以薤脯語人

石崇每與羣教入學戲見顏原象而歎曰若與爾升
孔堂去人何必有間王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
差近石正色云士當令身名俱泰何至以薤脯語人

猶當無一豪可論

廣滑稽

卷之二十

十九

王藍田性急嘗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大怒舉以
擲地雞子于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屐齒碾之又不得
嗔甚復于地取內口中齧破即吐之王右軍聞而
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猶當無一豪可論况藍田邪

冷如鬼手

王司州嘗乘雪往王螭許司州言氣少有悟逆予螭
便作色不夷司州覺惡便與牀就之持其臂曰汝詎
復足與老兄計螭撥其手曰冷如鬼手臂強來擬人
臂

袁生遷怒

桓宣武與袁彥道樛栢袁彥道齒不合遂厲色擲去五木溫太真云見袁生遷怒知顏子為貴

流芳遺臭

桓公卧語曰作此寂寂將為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亦不足復遺臭萬載邪

問是何草

簡文兄田稻不識問是何草左右答是稻簡文還三日不出云寧有賴其末而不識其本

廣滑稽 卷之二十

謂是乾飯

王敦初尚主如廁見滌箱盛乾菜本以塞鼻主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既還婢擎金澡盤盛水琉璃盤盛澡豆因倒著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飯羣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有情癡

任育長年少時甚有令名武帝崩選百二十挽郎一時之秀彥育長亦在其中王安豐選女婿從挽郎擇其勝者且擇取四人任猶在其中童少時神明可

時人謂育長影亦好自過江便失志王丞相請先度

時賢共至石頭迎之猶作疇日相待一見便覺有異

坐席竟下飲便問人云此為茶為茗覺有異色乃自

申明云向問飲為熱為冷耳嘗行從棺即下度流涕

悲哀王丞相聞之曰此是有情癡

世人以此謔中郎

謝虎子嘗上屋熏鼠胡兒既無由知父為此事聞人道癡人有作此者戲笑之特道此非復一過太傅既了已之不知因其言次語胡兒曰世人以此謔中郎

廣滑稽 卷之二十一

亦言我共作此胡兒悞熟一月日閉齋不出太傅虛

託引已之過以相關悟可謂德教

天時尚煖

虞囑父為孝武帝侍中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虞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意氣對曰天時尚煖鰕魚蝦鱸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撫掌歎

誰當卿卿

王安豐婦常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卿于禮為不敬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

卿卿遂恒聽之

劉昭幼童傳

對日遠近

晉書卷之二十

晉明帝諱紹元帝子也初元帝鎮揚州時中原喪亂有人從長安來帝問洛陽消息潛然流涕帝年數歲問何故具以東渡意告之因問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荅曰不聞人從日邇來只聞人從長安來帝異之明日集羣臣宴會說以此荅明帝又以爲日近帝動容問何故異昨日之言荅曰舉頭不見長安只見

廣滑稽

卷之二十

二十二

日以是知近帝大悅

晉陽秋

月犯少微

會稽謝敷隱若耶山初月犯少微星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燕國戴逵名著于數時人憂之俄而敷歿故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歿不得歿

續晉陽秋

只見人送汝上郡

晉羅友家貧乞祿桓溫以才學遇之而謂其誕肆非

治民才許而不用同府人有得郡者溫爲坐席別友亦被命至尤遲溫晚之荅曰臣昨奉教旨出門于中路見鬼柳榆云我只見人送汝上郡何不見人送汝上郡友始怖終慚不覺成淹緩之罪溫笑其滑稽而顧愧焉後以爲襄陽太守

交州名士傳

稱骨度肉

張重南郡人也明帝永明元年舉孝廉送京師正月

廣滑稽

卷之二十

二十三

朝于德明敬帝怪其短小問曰何郡小吏荅曰昔子奇十六爲河東太守其羅十二爲秦相陛下欲得才邪抑將稱骨度肉也帝嘉其善對賜以金帛

未嘗北向看日

明帝問張重曰日南郡人應向北看日重曰臣聞鴈門郡不見壘雁爲門金城郡不見積金爲城雲中郡不見中天而居東海郡不見宮室在于水中臣雖居日南未嘗向北看日

廣滑稽卷之二十終

卷之二十

二十四

廣滑稽卷之二十一目錄

投神記 晉干寶著

快哉醉我

定伯賣鬼

老徐不智

間密相似

明府亦作魚

續搜神記 晉陶潛撰

無知雷公

錄異記 蜀杜光庭撰

無頭亦佳

廣滑稽 卷之二十一

小說 廣去

瞿所

言勝叔者何

華陽國志 晉常璩撰

寧為曹公作奴

盛于孔氏

秩當至益州

府記欲錢

述異記 梁任昉著

小比肩

都市化為珠玉

神禾盛果

姑夫

洛陽如監記

璚光寺尼李作嬌	懷魏慕勢
溺厄	路奴
解此是習字	水厄
二韭一十八	有我無卿
白墮春醪	老嫗吹簫
恨石崇不見我	皮相之士
天何由可期	我有餘而子不足
妬記	
猶憶數草不美	周姥當無此句
廣清指 卷之二十一	
捉此自欲成水	
十六國春秋	
于朕何干	
前秦錄	
援琴歌棗	
沈約野史	
犯即出詩	
渚宮舊事	
獨安來	

談數	不能動蟄
赤也何如	龍鼻
小家方相	楊玠口辯
鼠便為尚書	一日豈能獲鳥
別後關干	不游高座
譏北人	名馬作雲駒
五子疊韻	不及畜生
裴裴	黃終赤軸
息為王子	
廣清指 卷之二十一	
老婆牙	勞心勞力
包為福	何鬼哉
何太低昂	
南康記	
却老先生	

廣滑稽卷之二十一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關中羅 冒霽楚甫校

搜神記 晉干寶著

快哉醉我

狄希中山人也能造千日酒飲之亦千日醉時有州人姓玄名石好飲之欲飲于希家翊日往求之希曰我酒發來未定不敢飲君石曰縱未熟且與一盃得否希聞此語不免飲之復索曰美哉可更與之希曰

廣滑稽

卷之二十一

孝

且歸別日當來只此一杯可眠千日也石別似有忤色至家醉臥家人不之疑哭而葬之經三年希曰玄石必應酒醒宜往問之既往石家詰曰石在家否家人皆怪之曰玄石公來服已闕矣希驚曰酒之美矣而致醉眠千日今合醒矣乃命其家人鑿塚破棺看之塚上汗氣徹天遂命發塚方見開口張口引聲而言曰快哉醉我也因問希曰爾作何物也令我一杯大醉今日方醒曰高幾許墓上人皆笑之被石酒氣衝入鼻中亦各醉卧三月

定伯賣鬼

南陽宋定伯年少時夜行逢鬼問之鬼言我是鬼鬼問汝復誰定伯誑之言我亦鬼鬼問欲至何所答曰欲至宛市鬼言我亦欲至宛市遂行數里鬼言步行太遲可共遞相擔何如定伯曰大善鬼便先擔定伯數里鬼言卿太重將非鬼也定伯言我新鬼故身重耳定伯因復擔鬼鬼畧無重如是再三定伯復言我新鬼不知有何所忌鬼答言惟不喜人唾于是共行道遇水定伯令鬼先渡聽之了然無聲定伯自渡漚漚作聲鬼復言何以有聲定伯曰新人不習漚水故耳勿怪吾也行欲至宛市定伯便擔鬼著肩上急執之鬼大呼聲咋咋然索下不復聽之徑至市中下書幾化為一羊便賣之恐其變化唾之得錢千五百乃去當時石崇有言定伯賣鬼得錢千五

老後不智

燕昭王墓前有一斑狐積年能為變幻乃變作一書生欲詣張華過問墓前華表曰以我才貌可得見張司空否華表曰張公智度恐難籠絡出必遇辱殆不

得返非但喪子千歲之質亦當深誤老表狐不從乃持刺謁華華雅重之于是論及文章辨校聲實華未嘗聞比復商略三史探賸百家華無不應聲屈滯乃歎曰天下豈有此年少若非鬼魅則是狐狸乃掃榻延留留人防護此生乃曰明公奈何憎人學問言卒使求退既又謂華曰公門置甲兵欄騎當是致疑于僕也將恐天下士望門而不進深為明公惜之華不應使人防禦甚嚴時豐城令雷煥字孔重博物士也來訪華華以書生白之孔童曰何不呼獺大試之乃

廣滑稽

卷之二十一

三

命大以試狐曰我天生才智反以為妖以大試我遮莫千試萬慮其能為患乎華聞益怒曰此必真妖也聞臆魅忌狗所別者數百年物耳千年老精不能復別惟得千年枯木照之則形立見孔童曰千年神木何由可得華曰世傳燕昭王墓前華表木已經千年乃遣人伐華表使人欲至木所忽空中有一青衣小兒來問使曰君何來也使曰張司空有一年少來謁多才巧辭疑是妖魅使我取華表照之青衣曰老狐不智不聽我言今日禍已及我其可逃乎乃發聲而

泣條然不見使乃伐其木血流便得木歸燬之以照書生乃一斑狐華曰此二物不值我千年不可復得乃烹之

又述異記東陽郡永康縣吳時有人出逢大龜擔之未至家遇夜纜舟于岸見老桑呼龜曰元緒汝當外矣龜呼桑樹曰子明無苦也雖欲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對曰諸葛恪明敏禍必及于子明日其人將龜獻吳王命煮之三日三夜不灰遂問諸葛恪曰此龜有精須得多載老桑為薪煮之立爛遂令以老桑

廣滑稽

卷之二十一

四

所為新杰之即爛

間密相似

昔泰山是帝召募諸方秀士遣司徒崔皓試之問其妍否皓見雍州秀士陳龍文多言巧辭乃笑之曰子姓陳與陳恒近遠龍文應聲答曰龍文與恒還如公與杆間密相似

明府亦作魚

由拳縣秦時長水縣也始皇時童謠曰城門有血城當陷沒為湖有姬聞之朝朝往窺門將欲縛之姬言

其故後門將以大血塗門姬見血便走去忽有大水欲沒縣主簿令幹人白令令曰何忽作魚幹曰明府亦作魚遂淪為湖

續搜神記 晉陶潛撰

無知雷公

吳興人童苟者五月中于田中耕以飯置菰裏每晚取食飯亦已盡如此非一後伺之見一大蛇偷食苟遂以鉞斫之蛇便走去苟逐之至一坂有穴便入穴但聞啼聲云斫傷我某甲或言當何如或云付雷公

廣雅釋詁 卷之二十一 五

今霹靂殺奴須臾雲雨冥合霹靂屢奇上苟乃跳梁大罵曰天使我貧窮展力耕墾蛇來偷食罪當在蛇返更霹靂我耶乃無知雷公也雷公若來吾當以鉞斫汝腹須臾雲雨漸散轉霹靂屢向蛇穴中蛇死者數十

錄異記 蜀杜光庭撰

無頭亦佳

漢武帝時丞相丙吉為豫章太守二界討賊為賊所殺失頭雍上馬還營中咸走來視雍雍中語曰

戰不利為賊所傷諸君視有頭為佳無頭佳乎吏泣曰有頭佳雍曰不然無亦佳我神記亦載

瞿所

漢武游上林見一好樹問東方朔朔曰名善哉帝陰使人烙其樹後復問朔朔曰名為瞿所帝曰朔欺久矣名與前不同何也朔曰夫大為馬小為駒長為鷄小為雛大為牛小為犢人生為兒長為老且昔為善哉今為瞿所長少為生萬物敗成豈有定哉帝乃大笑

廣雅釋詁 卷之二十一 六

言勝叔者何

孫權常問諸葛恪君何如丞相恪曰臣勝之權曰丞相受遺輔政國富刑清且為君叔何宜言勝之邪恪對曰實如陛下明詔但彼事汚君不如臣從容清泰之朝權復問恪君何如步騭恪答曰臣不如之又問何如朱然亦曰不如之又問何如陸遜亦曰不如之權曰君不如此三人而言勝叔者何恪曰不敢欺陛下小國之有君不如諸夏之公是以勝也

華陽國志晉書卷之二十一

寧為曹公作奴

魏武帝西征張魯魯走巴中魯功曹閭圖說魯北降
歸魏武贊以大事宜附託不然西結劉備以崑之魯
勃然曰寧為曹公作奴不為劉備上客遂委質魏武
又封其五子
皆為列侯

盛于孔氏

太守弘農王湛臨學講試問祭酒姬豐曰學中有可
成進幾百人豐對曰可有百人湛怒曰童兒八百而

成者百人教少何為時學主事李毅對曰如姬之言

明府之教盛于孔氏不為少也湛奇之命

秩當至益州

王湛常夢得三口刀云人以禾益之手持不得以問
郡丞與掾吏實能知王湛李毅對曰吉祥也三刀者
州字而益之禾持不得禾衡失者秩字明府秩當至
益州澤矣曰如卿言當相以為秀才

府記欲錢

李盛為蜀郡守貪財重賦國人刺之曰鷹鵠喧喧有

史來在門被殺出門應府記欲得錢

述異記系任助者

小比有

吳黃龍年吳都海鹽有陸東吳妻朱氏亦有容止
夫妻相重寸步不相離時人號為比肩人夫婦云皆
比翼鳥不能離也後卒其妻不食求外家入哀之
乃合葬朱一處墓上皆梓樹同根二身相抱而合成
一樹每有變風常指其上梓樹聞之嗟嘆封其里曰
比肩墓又曰雙梓後子弘與妻張氏雖無異亦相愛

廣澤府卷之二十一

慕吳人又呼為小比有

都市化為珠玉

永嘉之亂洛中饑荒饑饉人覓市珠玉金銀鬻委
市中而無果矣後秦表曰田畝由是丘墟都市化為
珠玉

神木為果

晉末荆州久雨果化為蠱蟲害民春秋云穀之飛為
蠱是也中郎王義興表奏曰臣聞先生神木而晉有
蠱果陛下自以聖德何如帝有

姑夫

河澗郡有聖姑祠姓郝字女君魏青龍二年四月十日與隣女樵采于澠源二水處忽有數婦人從水而出若今之青衣至女君前曰東海使聘為婦故遣相迎因敷茵于水上請女君于上坐青衣者侍側順流而下其家大小奔到岸側惟泣望而已女君怡然曰今幸得為水仙願勿憂慮語訖風起而沒于水鄉人因為立祠又置東海公像于聖姑側呼為姑夫

洛陽伽藍記

廣濟橋

卷之二十一

九

璵光寺尼奉作婿

余米兆入洛陽縱兵大掠時有秀容胡騎數十入璵光寺媼藏自此後頗獲譏訕京師語曰洛陽男兒急作璵光寺尼奉作婿

懷輓墓勢

太傅李延實者莊帝舅也永安年中除青州刺史臨去奉辭帝謂實曰懷輓之俗世號難治舅宜好用心副朝廷所委時黃門侍郎楊寬在帝側不曉懷輓之義私問舍人溫子昇曰聞至作青州刺史問其賓客

從至青州云齊土之民風俗淺薄虛論高談事在榮

利太守初欲入境皆懷輓叩首以美其意及其代下

還家以輓擊之言其向背速于反掌是以京師謠語

曰獄中無繫囚舍內無青州假令家道惡腹中不懷

愁懷輓之義起于此清河崔叔仁稱齊士大夫曰

齊人外矯仁義內懷鄙吝輕同羽毛利等錐刀好馳

虛譽阿附成名威勢所在側肩競入譬于四方暴勢

最甚號齊士子為慕勢諸郎臨淄官徒有在京邑聞

懷輓墓勢咸共耻之唯崔孝忠一人不以為意問其

廣濟橋

卷之二十一

十

故孝忠曰昔丘風俗太公餘化稷下儒林禮義所出

今雖遠邇只為天下模楷苗齊人非許郭不識東家

雖復秀言自口未宜榮辱也

漏卮

王肅初入國不食羊肉及酪漿等物常飯鯽魚羹湯

飲茗汁京師士子見肅一飲一斗號為漏卮

酪奴

王肅與高祖殿會食羊肉酪漿甚多高祖怪之謂肅

曰卿中國之味也羊肉何如魚羹茗飲何如酪漿肅

對曰羊者是陸產之最魚者乃水族之長所好不同並各稱珍以味言之甚是優劣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唯若中與酪作奴

彭城王謂王肅曰卿不重齊魯大邦而愛邾莒小國肅對曰卿曲所美不得不好彭城王重謂曰卿明白顧我爲卿設邾莒之食亦有酪奴因此號者飲酪酪奴

解此是習字

高祖舉酒謂王肅曰三三橫兩兩縱誰能辨之賜金

廣濟稽 卷之二十一

鍾御史中丞李彪曰沽酒老嫗盆注垠屠兒割肉與稱同尚書右丞甄琛曰吳人浹水自云工伎兒鄺繩在虛空彭城王總曰臣始解此是習字高祖即以金鍾賜彪

朝廷服聽明有智和之亦速

水厄

給事中劉縞慕王肅之風事習名飲彭城王總謂縞曰卿不慕主侯八珍好倉頭水厄海上有逐臭之夫里內有學蠶之婦以卿言之即是也其彭城王家有吳奴以此言戲之自是朝貴無會雖設茗飲皆耻不

復食唯江表殘民遠來降者好之後蕭衍子正德降時元又欲爲之設茗先問卿于水厄多少正德不曉又意答曰下官生于水鄉而立身以來未遭陽侯之難

元又與舉生之客皆笑焉

三韭一十八

李崇性多儉慙惡衣麤食常無肉味止有韭菹崇客李元祐語人曰李令公一食十八種人問其故元祐曰二韭一十八

開者大笑

有我無卿

廣濟稽 卷之二十一

十二

正光初廣宗潘崇和講康氏春秋于城東昭義里縹川荀子文稱齊北面就和受道時趙郡李才問于文曰苟生住有何處子文對曰僕住在中里里才曰何爲住城南城南有四畏才以此識之子文對曰國陽勝地卿何怪也若言川澗伊洛崢嶸語其舊事窮室石經招提之美報德景明富世富貴高陽廣平四力風俗萬國千城若論人物有我無卿才無以對崇和曰汝穎之士利如錐燕趙之士鈍如錘信非虛言也

舉學皆笑焉

白墮春醪

河東人劉白墮善釀酒至夏六月時暑赫晡以甕貯酒暴于日中經一旬其酒不動飲之香美而醉經月不醒京師朝貴多出劇林藩遠相餉饋踰于千里以其遠至號曰鶴觴亦名騎驢酒永熙年中南青州刺史毛鴻賓齎酒之蕃路逢賊盜飲之即醉皆被擒獲因復命擒奸消遊使語曰不畏張弓拔刀唯畏白墮春醪

老嫗吹虎

唐肅宗 卷之二十一 十三
河間王琬有婢朝雲善吹虎阮為秦州刺史諸老外叛屢討之不降琬令朝雲假為嫗吹虎而乞諸老聞之悉皆流涕迭相謂曰何為棄墳并在山谷為寇也即相率歸降秦民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虎

恨石崇不見我

河間王琬語人曰晉室石崇乃是庶姓猶能雉頭狐腋畫龍雕龍况我大魏天王不為華侈造迎風館于後園窓戶之上列錢青鎖玉鳳啣鈴金龍吐珮素奈朱李枝條入簪使女樓上坐而摘食琬嘗會宗室陳

諸寶器有水晶鉢瑪瑙琉璃碗赤玉卮數十枚金瓶銀瓶百餘口陳案盤合稱是自餘又陳女樂引諸王按行府庫錦綉珠璣綾綺綵絹不可勝數琬忽謂董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融立性貪暴見之輒歎不覺生疾還家卧三日不起江陽王繼來省疾融謂曰常謂高陽一入寶貨多子融誰知琬璫之在前繼笑曰卿欲作袁術之在淮南不知世間復有劉備也

皮相之士

唐肅宗 卷之二十一 十四
披裘公者吳人也延慶季子出游見道中有遺金顧披裘公曰彼金公校錄目拂手而言曰何子處之而視人之卑五月披裘而看新豈取金者哉季子大驚既謝而問姓名公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名

天何由可期

漢蔡邕國正在涇陽山自葱嶺已西水皆西流世人云是天地之中其土人民決水以灌聞中國待雨而種笑曰天何由可期也

我有餘而子不足

蜀有富人羅冲者問嚴君平曰君何以不仕君平曰無以自發冲爲君平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我有萬金子無儋石乃云有餘不亦謬乎君平曰不然吾前宿于家人定而後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吾以卜爲業不下牀而錢自至猶餘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邪

冲大

妬記

唐書

卷之二十一

十五

猶憶吸草不美

京邑有士人婦大妬忌于夫小則罵詈大必捶打常以長繩繫夫脚且喚便牽繩士人密與巫姬計因婦眠士人入廁以繩繫羊士人緣牆走避婦覺牽繩而羊至大驚怪召問巫巫曰娘猜惡先人怪責故即君變成羊若能改悔乃可祈請婦因悲號抱羊慟哭自咎悔誓師姬乃令七日齋舉家大小悉避室中終見神師祝羊還復本形登徐還復見羊啼問曰多日作羊不乃辛苦耶羊曰猶憶吸草不美婦愈悲哀後

復妬忌羊因伏地作羊鳴婦驚呼不復敢爾

周姥當無此句

謝太傅劉夫人不令公有別房公既深好聲樂後遂頗欲立妓妾兄子外生等微達此旨因訊劉夫人稱關雎雋斯有不忌之德夫人知以諷已乃問誰撰此詩荅云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相爲爾若使周姥撰詩當無此句

捉此自欲成衣

諸葛元直妻劉氏大妬忌恒與元直挾不勝痛幾得

唐書

卷之二十一

十六

一兩下仍以手摸婦誤打指節腫從此作制每與挾輒令兩手各捉婦肘元直遇見婦捉婦欲成衣謂當與已挾失色怖婦曰不也捉此自欲成衣

十六國春秋

漢書曰此陰陽之理何

于

前秦錄

援琴歌景

趙正字文業渭水人情度數達性好識諫符堅末年
寵惑鮮卑情于治政正因撫琴歌曰昔聞孟津河千
里作一曲此水本自清是誰攪令濁堅動容曰是朕
也又歌曰北園有桑樹布葉垂重陰外雖饒棘刺內
實有赤心堅笑曰將非趙文業耶其調戲機捷皆此
類也

沈約野史

犯即出詩

廣滑稽

卷之二十一

十七

桓溫少與放浩友善浩嘗作小詩示溫溫曰汝慎勿
犯我當出汝詩示人

渚宮舊事

獨步來

梁安城王蕭欣以文詞擅名所敵擬者唯河東柳信
言然柳內雖不伏而莫與抗及聞欣卒時爲吏部尚
書賓客候之見其屈一脚跳連稱曰獨步來獨步來
衆賓皆舞并以爲笑樂

談數

赤也何如

陳使聘齊見朝廷有赤氈者顧謂散騎常待李駒駢
曰赤也何如駒駢曰東帶立于朝可使與賓客言駒
駢時接客

不能動蟄

衛尉卿京兆杜臺共中兵參軍清河崔儵擢舉十子
成都止曙一雉廬思道曰駢成不過一雉儵又謂思
道曰昨夜大雷我睡不覺思道曰如此震雷不能動
蟄

廣滑稽

卷之二十一

十八

小家方相

魏叔熟視徐孝曰面似小家方相之才荅曰若爾
便是卿之產具

臙鼻

宋廢帝嘗入武帝廟指其畫像曰此渠不好色不擇
尊卑顧謂左右渠大臙鼻如何不臙即令畫工臙
鼠便爲尚書

比齊平原太守蕭悉達服帶爲鼠嚙楊遵彥以俗事
戲之曰當還官未幾除家令尋失職鼠後嚙其靴遵

彦曰當復得官悉達曰鼠便為吏部尚書何關人事

楊玠口辨

隋京兆杜公瞻嘗過楊玠過宅酒酣因而嘲譏公瞻謂玠曰兄既姓楊陽貨實厚孔子玠曰弟既姓杜杜伯嘗射宣王殿內將軍牛子充察衣縫其機辨嘗謂玠曰君羊有玠恐不任廚玠曰君牛既充正可烹宰又見玠食不趙曰君身名玠何得侵啖芥菹玠曰君既姓牛何得不斷牛肉太倉令張象與玠議理屈謂玠曰卿本無德量忽共叔實同名玠抗聲曰爾

廣清脩

卷之二十一

十九

原非英雄敢與伯符連諱太子洗馬蕭瑀後有才辯嘗謂玠曰流共工于幽州易北恐非棄玠曰放驩堯于崇山江南豈是勝地

別後蘭干

王元景使景劉孝標送之泣下元景無淚謝曰卿勿怪我我別後當應蘭干耳

藝文類聚有人詣謝公別謝公流涕此人丁不悲既去左右曰向客殊自密雲謝公曰非徒密雲乃自早

雷耳

如早雷又不
復別後蘭干
矣

一目豈能獲鳥

濟州長史李翥常為主人朝士咸集幽州長史陸仁惠不來翥銜之周彥淵曰一目之羅豈能獲鳥翥恥一目陸號角鴟故也又崔儵謂彥淵曰我拙于書不能儵字使好彥淵曰正可長牽人脚斜飄塵尾

譏北人

齊盧思道聘陳設宴聯句作詩先召者譏北人云榆生欲飽漢章長正肥驢謂北人食榆吳地無驢故有此句思道即續之曰共飢分炊飯同鑪各煮魚謂南

廣清脩

卷之二十一

二十

人無義同炊異饌也

不游高座

齊徐孝嗣脩葺高座寺多在彼寬息雲師亦泊蕭寺日夕各游此二寺隣接而不相往來孝嗣嘗謂法雲曰法師嘗在高座而不游高座寺答曰檀越即事蕭門何不至蕭寺

五字疊韻

梁高祖嘗作五字疊韻曰後牖有楸柳命朝士並作劉孝綽曰梁王長康強沈約曰偏眠船舷邊更有音

曰載七每礙壞徐稱曰臣昨祭禹廟殘六斛熟鹿肉何遜用曹瞞故事曰曠蘇姑枯廬吳均沈思良久竟無所言高祖愀然不悅俄有詔曰吳均不均何遜不遜宜付廷尉

名馬作雲駒

北齊陸父黃門即印之子也印字雲駒而父患風多所遺忘嘗與人馬曰雲駒有神符者與人渡渾水至失符父笑曰劉君渡水失神符其人荅曰陸父名馬作雲駒

唐書

卷之二十一

裴裴

北齊裴裴字敬憲思耳新構山池與賓客宴集謂邢子才曰山池雖就願為一名子才曰海中有蓬萊山仙人之所居宜名蓬萊蓬萊裴裴也故以戲之敬憲初不悟于後始覺忻然謂子才曰長忌及戶高則無害公但大語裴亦何嫌

不及畜生

太子詹事盧時虎有子十人大者字畜生最有才思盧思道謂人曰從叔有十子皆不及畜生

息婦二子

隋七兵尚書陸操無姿貌有口辯嘗新婚太子少保李某謂之曰晏逢射雉幾度啟顏操曰息婦二子不言不笑

黃松赤軸

司馬消難以安陸附陳宣帝遇之甚厚以為司空見朝士皆重學術橫經史消難切慕之乃多卷黃紙加之朱軸誇為典籍以矜僚友向書令濟陽江總戲之曰黃紙五經赤軸三史

唐書

卷之二十一

老婆牙

徐淵之舍人好以詩文譏丁少詹與妻有違言棄家居茶寮山茹素謝絕日置海物故人而不歸妻思之斬徐臂解徐許諾出門見賣老婆牙者買一巨盤餉丁且作詩曰茶寮山上一頭陀新來學得老婆牙蟬與鳥螺知他放幾多有一物似蜂窠姓牙名老婆然無奈得他何如何放得他丁見詞大笑而歸

勞心勞力

後魏高祖命子曰恂愉悅懼崔光命子曰勵勸勉高

祖謂光曰我兒名傍皆有心卿兒名傍皆有力答曰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上大嗟悅

種爲牆

禮部尚書沈陽盧愷兼吏部選達野客師爲蘭州提管客師辭曰客師何罪遣與突厥隔牆愷曰突厥何處得有牆客師曰肉爲酥水爲漿穿處爲舍帳復爲牆

何鬼殺

盧思道常曉醉于省門見從姪責責曰阿父何處飲

廣滑稽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三

來凌晨鬼殺想道曰長安酒三百價不鬼殺何鬼殺

何太低昂

王元景嘗大醉楊遵謂之曰何太低昂元景曰黍熟

頭低黍熟頭昂黍麥俱有任低昂

南康記

却老先生

王僧虔晚年惡白髮一日對客左右進銅鑊僧虔曰

却老先生至矣

廣滑稽卷之二十一終

廣滑稽卷之二十二目錄

啓顏錄

服石發熱

作雞鳴

毘舍闍鬼

侯白捷辨

王馬相嘲

乘大家熟鎗

典藥

廣滑稽

卷之二十二

豈是車擦傷

截鼻補眼

頭毛未生

義終不縛

狗利社稷

將却懷頭

因何尤箭

木桶爲懷亮

嘲執客

短人行

挂利鬼國

柳中坐

乙再伯父

論孔子弟子

勝伊一倍

三禿不敵一盧

臘月何處有蛇咬

何須爾許大

石不能言

必復其始

何敢望回

口齒齊崖

侏儒郎中

帽底可知

何因飲醋

問訊劉二	綿綃割兩耳
傍臥放氣	趙神德
應是朱公	烏馬漆弓
姓田姓丹	契線禿
書處甚疾	爲有苜蓿氣
相嘲眼鼻	眼皮露眦
屈五指	子在回何敢灰
應是六斤半	遭見賢尊
此是阿歷	此是犢子
廣滑稽	二
真所謂孝乎	當作號號
大業雜集	
相傳獼猴之後	
笑林	
不殺陳他	踏床就嚙
適得便窮	此我天性
隨興儀口唱	責人當以其方
郭葉	袁床簀
癡物	如拾得機即還我

少失過庭之訓	以鐮中截而入
傾家贍君	
幽怪錄	
三耳秀才	搗中樂
妖亂志	
神仙多以此試人	借耕牛牽碑
聶夫人	吾以借大司徒
亦是人間一故事	信物一角
辨疑志	
廣滑稽	三
牛指頭各出一獅子	

廣滑稽卷之二十二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關中羅 冑霖登甫校

格類錄

服石發熱

後魏孝文帝時諸王及貴臣多服石藥皆稱石發乃有
熱者本非富貴亦云服石發熱時人多嫌其詐作富
貴體有一人於市門前臥宛轉稱熱衆人競有同伴
怪之報曰我石發同伴人曰君何時服石今得石發

廣滑稽

卷之二十二

曰我昨市米中有石食之今發衆人大笑後少有人稱石發者

短人行

唐長孫玄同幼有機辯嘗在諸公主席衆莫能當高
密公主乃曰我段家兒郎亦有人物走令喚取段恪
來令對玄同段恪雖微有詞其儀容短小召至始入
門玄同即云爲日已暗公主等並大驚怪云日始齋
時何爲道暗玄同乃指段恪若不日暗何得短人行
坐中大笑格無對

作雞鳴

唐崔思海口吃每共表弟杜延業通相戲弄杜嘗語
崔云延業遺兄作雞鳴但有所問兄即須報旁人云
他口應須自由焉得隨人驅使若不有作何能遺之
杜即云能得既而傍人即共杜私賭杜將一把敕來
崔前云此是何物崔云穀穀旁人大笑因輸延業

羅刹鬼國

隋盧思道聘陳陳主用觀音語弄思道曰是何商人
齋持重寶思道即以觀音語報曰忽遇惡風飄墮羅
刹鬼國羅刹

廣滑稽

卷之二十二

毘舍闍鬼

隋薛道衡爲聘南使時南朝一僧甚辯捷道衡向寺
禮拜至佛堂門僧大引聲讀法華經云鴉盤茶鬼今
在門外道衡即應聲還以法華經答曰毘舍闍鬼乃
在其中僧缺

柳中坐

隋劉焯與從弟炫並有儒學嘗俱犯法被禁縣吏不
知其大儒也咸與之柳焯曰終日柳中坐而不見家
炫曰終日負柳坐而不見奴

者七十二人幾人已著冠幾人未著冠博士曰經傳無文動簡曰先生讀書豈不合解孔子弟子已著冠有三十人未著冠有四十二人博士曰據何文以知之曰論語云冠者五六人五六三十人也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人也豈非七十二人坐中皆大笑博士無以應之

乘大家熟鑑

北齊高祖嘗宴近臣爲樂高祖曰我與汝等作謎共射之卒律葛答諸人皆射不得石動簡曰是煎餅高祖笑曰是也又曰汝等諸人爲我作一謎我爲汝射

廣滑稽 卷之二十二

四

之諸人未作動簡爲謎復曰卒律葛答高祖射不得問曰此是何物答曰是煎餅高祖曰我始作之何因更作動簡曰乘大家熟鑑子頭更作一箇高祖大笑

勝伊一倍

高祖嘗讀文選有郭璞游仙詩嗟嘆稱善石動簡起曰此詩有何能若令臣作即勝伊一倍高祖不悅曰汝是何人自言作詩能勝郭璞一倍豈不合於動簡耶云大家即令臣作若不勝一倍甘心合於即令作之動簡曰郭璞游仙詩云青谿千餘仞中有一道士

臣作云青谿二千仞中有二道士豈不勝伊一倍高祖始大笑

典禁

北齊王元景性機捷有一奴名典禁嘗旦起令索食謂之胖齋典禁曰公不作齋何故嘗云胖齋元景徐謂典禁曰我不作齋不得爲胖齋汝作字典禁何處有禁可典

三禿不敵一廬

隋廬嘉言就寺禮拜因入僧房一僧善於論議嘉言

廣滑稽 卷之二十二

五

即與談話因相戲弄此僧理屈同坐二僧即助此僧耐對往復數回三僧並屈嘉言乃笑謂曰三箇阿師並不胖禿禿僧未喻嘉言即報言可不開禿禿人云三箇禿不敵一箇廬觀者大笑僧無以應

豈是車接傷

山東人娶蒲州女多患瘰其妻母項瘰甚大成婚數月婿家疑婿不盡婿翁置酒咸會親戚欲試之問曰某郎在山東讀書應識道理鴻鶴能鳴何意曰天使其狀又曰松栢冬青何意曰天使其狀又曰道遠樹

有骨體何意曰天使其然婦翁曰某郎全不識道理何因浪住山東因戲之曰鴻鵠能鳴者頸項長松栢冬青者心中強道連樹有骨體者車撥傷豈是天使其然婦曰請以所聞見者奉辭不知許否曰可言之婦曰蝦蟆能鳴豈是頸項長竹亦冬青豈是心中強夫人項下瘻如許大豈是車撥傷婦翁羞愧無以對

臘月何處有地咬

隋朝有人款懸然而口吃楊素每問問即召與劇談嘗戲素無事對坐因戲之云有大坑深一丈方圓亦

唐滑稽

卷之三十三

六

笑

一丈遣公入其中何法得出此人低頭良久乃問有梯否素曰只論無梯若論有梯何須更問其人又低頭良久問曰白白白日夜夜夜夜地素云何須云白白日夜地若為得出乃云若不是夜地眼眼不睜為甚物入入裡許素大笑又問曰忽命公作軍將有小城兵不過一千已下糧食唯有數日城外被數萬人圍若遣公向城中作何謀計低頭良久問曰有有放救兵否素云只緣無救所以問公泥吟良久果頭向素云審審如如公言不免須敗素大笑又問曰計公

多能無種不鮮今日家中有人地咬足若為醫治此人應聲云取五月五日南牆下雪雪塗塗即即治素云五月何處得有雪答云五月無雪臘月何處有地咬素笑而遣之

截鼻補眼

隋三藏法師父本固胡法師生於中國儀容面目猶作胡人行業極高貴以四月八日設齋講說時觀者千餘人大德名僧朝官辯捷者前後十餘人論議法師隨難即對義理不窮最後有小兒姓趙年十三即

唐滑稽

卷之三十三

七

出於衆中就坐大聲誦此僧音野狐和尚自有經文未深低作阿闍黎出何典語僧誦云此即子聲高而身小何不截鼻而補眼衆皆驚異大笑法師又思量鼻長何不截鼻而補眼衆皆驚異大笑法師又思量答語以扇掩面低頭兒又大聲誦云團圓形如藕月不截頭兒翻捧雄狐衆大笑法師即去扇以如意指麾別送問並語未得盡忽如意頭落兒即起謂法師曰如意既折善錄亦摧長揖而去

何須爾許大

唐左司郎中封道弘身形長大而警甚周道弘將入閣奏事英公李勣在後謂道弘曰封道弘你替斟酌坐得即休何須爾許大

頭毛未生

唐有僧法軌形容短小於寺開講李榮往共論議性復數番僧有舊作詩詠榮於高座上誦之云姓李應須李言榮久不答此僧未及得道下句榮應聲接曰身長三八半頭毛猶未生

石不能言

唐滑州

卷之三十一

八

唐趙元楷召令狐德棻同往河邊觀砥柱德棻不去遂獨行及還德棻曰砥柱共公作何語答曰砥柱附參承公德棻應聲曰石不能言或憑焉時以爲佳對

義終不綽

唐四門助教弘綽與弟子遵仁表論議弘綽義理精屈乃高聲大怒表遂報曰先生聞義耶怒豈曰弘弘又報云我姓既曰弘是事皆弘違又應聲曰先生難曰弘義終不綽座下大笑

必復其始

唐長孫玄同初上府中設食其倉曹是吳人言音多帶其聲喚粉粥爲糞粥來衆座咸笑之玄同曰倉曹乃是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諸君何爲笑也坐中復大笑

狗利社稷

長孫玄同任荊王友所司差攝祭官祠社於壇所清齋玄同在幕內坐有大犬來遺糞穢於壇上玄同乃取夾牀磚自擊之傍人怪其罕聞曰何爲自微支牀磚打狗玄同曰可不聞狗利社稷塲之亦可

唐滑州

卷之三十一

九

何敢望面

唐封抱一任益州九隴尉與同列戲白打暗錢座下數百數輪已客盡便欲飲手傍人謂之曰何不更覓錢迴取之抱一乃舉手摸錢曰同賜也何敢望面刺

人謂爲賜

將卸幘頭

唐路過行初任大理丞親識並相賀坐定一人云兄今既在要職親皆爲樂諺云一人在朝百人綴帶豈非好事答云非直唯遺綬帶並須將却幘頭衆皆太

笑

口齒齊崖

唐寶曉形容短小眼大露睛樂彥偉身長露齒彥偉
先弄之云足下甚有功德旁人怪問彥偉曰既以短
肉又復精進豈不大有功德寶即應聲答曰公自有
大功德因何道曉人問其故寶云樂公小來長齋又
問長齋之意寶云身長如許口齒齊崖豈不是長齋
衆大笑

因何尤箭

唐滑稽

卷之三十二

十

唐郡玄挺嘗與謝佑同射先自矜敏手及至對射數
十發皆不中塚佑乃云直由箭惡從來不曾如此玄
挺應聲報曰自須責射因何尤箭衆人歡笑

侏儒郎中

兵部侍郎常慎形容極短時人弄爲侏儒郡玄挺初
得員外以後郎中員外俱來看章慎云慎以庸鄙還
任郎官公以高才更作綠袍員外郎郎報云綠袍員
外尚可及侏儒郎中

木桶爲懷亮

鄧玄挺入寺行香與諸僧詣園觀植蔬見水車以木
桶相連汲於井中乃曰法師等自踰此車當大辛苦
答曰遣家人挽之鄧應聲曰法師若不自踰用如許
木桶何爲僧愕然思量始知玄挺以木桶爲懷亮

帽底可知

唐山東一老佐史前後縣令無不遭傷家致巨富令
初至者皆以文案試之即知強弱有令初至因差丁
造名簿將身點過有姓何名明府者姓宋名郎君者
姓成名老鼠者姓張名破袋者此佐史故超越次第

唐滑稽

卷之三十二

十一

使其名一處以觀令之強弱先喚張破袋成老鼠宋
郎君向明府其縣令但點頭而已意無所問佐史出
而喜曰帽底可知竟還即賣之

嘲熱客

晉程季明嘲熱客詩曰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開
門避暑臥出入不相過今代愚痴子觸熱到人家主
人聞客來頻屢奈此何謂當起行去安坐正容嗟所
說無一急嗜嗜吟何多搖扇腕中疼流汗正滂沱莫
謂爲小事亦是人一瑕傳誠諸朋友熱行宜見呵

何因飲醋

隋時數人入酒肆味酸且淡乃共嘲此酒一人云酒何處漫行來騰騰失却酒諸人問云此何義答云有水在次一人云酒頭似阿溫醜頭諸人問云何因酒得似阿溫醜頭答云非醜頭又一人云酒向他醜得頭四鄰距地也獨宿諸人云此有何義答曰更無餘義諸人共笑云此嘲最是無豆即答曰我若有豆即卿合作醬何因此間飲醋來表歡大笑

同訊劉二

唐書

卷之三十三

十一

魏高祖山陵既就詔令魏收等各作挽歌十首尚書令楊彥遵詮之魏收四首祖孝徵劉逖各二首被用而盧思道獨取八首故時人號八詠盧即思道嘗在魏收府舉酒勸劉逖收曰盧八勸劉二邢中書郎趙郡李情亦戲之曰盧八問訊劉二逖銜之及情後坐事被鞭撲逖戲之曰高祖兩下執鞭一百何如言問訊劉二時

綿綃割兩耳

隋末劉黑闥據有數州縱其威害合意者厚加賞賜

建康者即被屠割此兩眼訪得鮮明人召入庭前立

須臾水惡鳥飛過命明之即云水惡鳥頭如鐵杵尾如鑿河裡魚無併錯大悅又令明駱駝明曰駱駝項曲無蹄被牠負物多因大笑賜絹五十疋拜畢左傳上負絹走出未至戟門倒臥不起黑闥令問何意倒地答曰爲是偏擔更令五十屯懸置右肩將去今明日更來及還村路是一知識問云在何處得此絹具說其事乃乞謂此明語并問倒地之由大喜而釋其縛曰我明日定得蘇卿及脫即請明言極善

唐書

卷之三十三

十一

鮮明黑闥大喜令引之適尾一獼猴在庭命明之即曰獼猴頭如鐵杵尾如鑿河裡魚無併錯黑闥已怪猶未之責鴟鵂度復令嘲之又云老鴟項曲線蹄被他負物多於是大怒令割一耳走出至庭又即倒地令問之文曰偏擔復令割一耳還家婦迎問絲綃何在答云綿綃割兩耳只有面

仿臥放棄

陳朝嘗令人聘隋不知其使機辯深淺乃察令侯白要形貌者故勢衣爲賤人供承客謂是微賤甚輕之

乃傍臥放氣與之言白心頗不平問曰汝國馬貴
賤報云馬有數等貴賤不同若從伎倆筋脚好形容
不惡堪得乘騎者直二十千已上若形容粗壯雖無
伎倆堪馱物直四五千已上若彌_{子結}尾燥蹄絕無
伎倆傍臥放氣一錢不直使者大驚問其姓名知是
侯白方始愧謝

趙神德

唐初梁寶好嘲戲嘗因公行至貝州慈客館中問問
貝州佐史云此州有趙神德甚能嘲即令召之寶頰

廣濟精

卷之三十三

十四

甚里廳上憑案以待須臾神德入兩眼俱赤至階前
寶即云趙神德天下既無雲閃電何以無准則答曰
向者入門來案後唯見一棍墨寶又云官裡料朱砂
半眼供一國又答曰磨公小棚指塗得太社北寶更
無以對媿謝遣之

應是宋公

唐宋國公蕭瑀不解射九月九日賜射瑀箭俱不着
塚一無所獲歐陽詢誅之曰急風吹緩前弱手取強
弓欲高翻後下應西還更來十迴俱着地兩手迸擊

空借問誰為此乃應是宋公

烏馬漆弓

唐李時慎曾蘭僧伽面甚黑杜善言為長安令亦黑
崔行敏誅之曰時慎騎烏馬僧伽把漆弓喚取長安
令共獵北山熊

姓田姓丹

唐甘洽與王仙客友善因以姓相嘲洽曰王計爾應
姓田為你面潑獺抽却你兩道仙客應聲曰甘計你
應姓丹為你頭不曲迴脚向上安

廣濟精

卷之三十三

十五

契機禿

唐京兆有僧性甚機悟病足有人於路中見嘲之曰
法師是雲中郡僧曰與君先不相知何因辱會道作
契機禿其人詐之曰雲中郡言法師高遠何為是辱
僧曰雲中郡是天州翻為偷種是毛賊毛賊翻為黑
槽傍邊有曲錄鐵翻為契機禿何事過相罵邪前人
於是愧伏

書應其疾

唐安陵人善嘲邑令至者無不為隱語嘲之有令曰

無一齒常長見嘲初至謂已更我聞安陵大喜嘲弄
汝等不得後踵前也初上判三道佐史抱案在後曰
明府書處甚疾其人不知謂嘲乃謂稱已之善遂甚
信之居數月佐史仇人告曰言明府書處甚疾者其
人嘲明府令曰何爲是言曰書處甚疾者是奔墨奔
墨者黷爲北門北門是缺後缺後者黷爲口穴此嘲
弄無齒也今始悟報佐史而解之

爲有首猶氣

山東人來京主人每爲煮菜皆不爲羹嘗取榆葉曰

廣清精

卷之三十二

十六

羹之主人既戲云聞山東人煮車轂汁下食爲有榆
氣答曰聞京師人煮驢軸下食虛實主人問曰此有
何意云爲有首猶氣主人大慙

相嘲眼鼻

一人患眼側睛及醫一人患鼻鼻俱以十字文作詩
相誅鼻人先誅側眼人云眼能日月盈虧爲有陳
根委鼻患眼人續下句不必似蘭斯馨都曰鴈門紫

塞

眼皮露眦

唐京城中有婦人姓田年老口無齒與男娶同坊人
張氏女張因節日戚饌召田母飲啖及相送出主人
母云慚愧無所啖贈遺親家母空口來空口去如此
者數矣田終不悟贈遺夫曰張家母請我大有飲食
別即云慚愧親家母空口來空口去不知何也夫曰
此是弄君無齒張家母面上有瘡痕眼下皮急極
眦若更有此語可報云只是眼下急田私記之居數
日張復召田臨起後云慚愧空口來空口去田母乃
執祝玉人母眼良久忽却眼下急直云是眼皮露眦
合家大笑

廣清精

卷之三十二

十七

屈五指

唐逸士殷安謂薛黃門曰自古聖賢數不過五人伏
幾入封籍天地之旨一也乃屈一指神農植百穀濟
萬人命二也乃屈二指周公制禮作樂百代常行三
也乃屈三指孔子前知無窮却知無極四也乃屈四
指自此以後無屈得指者良久乃曰并我五也遂屈
五指而屈籍卿相男徵諫曰卿相尊重大人稍敬之
安曰汝亦堪爲宰相徵曰小子何敢安曰汝肥頭大

噫徒立切

面不識今古噫食無意智不作宰相而何

子在回何敢歟

隋侯白機鋒辯捷時莫之比嘗與楊素並馬言話路傍有槐樹顛顛然素乃曰侯秀才理道過人能令此樹活否曰能素曰何計得活曰取槐樹子於樹枝上懸着即當自活素云因何得活答曰可不聞論語云子在回何敢歟

應是六斤半

開皇中有人姓出名六斤欲茶楊素名魁至省門

廣滑稽

卷之三

十八

過侯白請為題姓乃書云六斤半名既入素召其人問曰卿姓六斤半答曰是出六斤曰何六斤半曰向請侯秀才題之當是錯矣即召白至謂曰卿何為錯題人姓名對曰不錯素曰若不錯何因姓出名六斤請卿題之乃言六斤半對曰向在省門會平無處見稱既聞道是出六斤斟酌只應是六斤半素大笑之

遣見賢尊

侯白與楊素劇談戲弄或從旦至晚始得歸才出省門逢素子玄感乃云侯秀才可與玄感說一箇好話

白被留連不獲已乃云有一大虫欲向野中覓食見一刺蝟仰臥謂是肉欲欲銜之忽被刺蝟卷着鼻驚走不知休息直至山中困乏不覺昏睡刺蝟乃放鼻而走大虫忽起歡喜走至橡樹下低頭見橡斗乃側身語云日來遣見賢尊願郎君且避道

此是阿歷

楊素謂侯白曰僕為君作一謎君射之不得遲便須罰酒素曰頭長一分眉長一寸未到日中已打兩頓白應聲曰此是道人素曰君須作謎亦不得遲白曰

廣滑稽

卷之三

十九

云頭長一分眉長一寸未到日中已打兩頓素曰君因何學吾作道人謎白曰此是阿歷素大笑

此是贖子

侯白仕唐嘗與人各為謎白曰必須是實物不得虛作解釋浪惑眾人若解訖無有此物即須受罰白即云背共屋許大肚共枕許大口共蓋許大眾人射不得皆云天下何處有物共蓋許大口而背共屋許大者定無此物必須共賭白與眾賭訖解云此是胡燕巢眾皆大笑又逢眾宴俱令作謎必不得幽隱難識

及詭譎希奇亦不假合而成人所不見者白郎應聲曰有物大如狗面貌極似牛此是何物或云是犢或云是鹿皆云不是郎令白解云此是犢子

真所謂孝乎

侯白與楊素路中遇胡爲青草而行素曰長安路上乃見青草胡須臾又見兩醉胡衣孝重服騎馬而走俄而一胡落馬白曰真所謂孝乎惟孝有之矣

當作號號

侯白初未知名在本邑令季初至白郎謂會知識曰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一

二十一

白能令明府作狗吠曰何有明府得遣作狗吠誠如言我輩輪一會飲食若妄君當輪於是人謂知識俱門外伺之令曰君何須得重來相見白曰公初至民間有不便事望諸公公到前甚多盜賊請命各家養狗令吠驚自然盜賊止息令曰若吠我家亦須養能吠之狗若爲可得白曰家中新有一羣犬其吠聲與餘狗不同曰其聲如何各曰其吠聲惻惻者令曰君全不識好狗吠聲當作號號惻惻聲者全不足能吠之狗伺者聞之莫不掩口而笑白知得勝乃云若鬼

清時敘敘此
乎竟疑直以
鳴吠聲誤矣
矣

如此能吠者當出訪之遂醉而出

大案難案

相傳猶猴之後

楊市行賜金龜郭兒項充四朝見問曰古有先寒燒雷四千斤種是爲何者之後對曰相傳猶猴之後帝笑之

笑林

不殺陳他

有甲欲謂見邑每問左右曰令何所好或語曰好公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一

二十一

羊傳後人見令問君讀何書答曰唯業公羊傳試問誰殺陳他者甲良久對曰平生實不殺陳他今察誤因後感之曰君不殺陳他請是誰殺於是大怖徒既走出人問其故乃大語曰見明府便以公事見訪後直不敢復來過殺當出耳

踏床就噓

甲與乙鬪爭甲噓下乙鼻官吏欲斷之甲稱乙自噓落吏曰夫人鼻面而口低豈能就噓之乎甲曰他踏床就噓之

適得便窮

有人年喪并欲齋物助之問人可與何等物答曰錢布帛任君所有爾因齋大豆豈斛置孝子前謂曰無所有以大豆一斛相助孝子哭孤窮奈何曰適得便窮更難一石

此天性

吳沈峻性儉宏張溫使蜀時沈沈入內良久出語溫曰向擇一端布欲以送卿而絕無愈者溫佳其無隱又嘗經太湖岸上使從者取鹽水已恨多歎令減

廣清緒

卷之三十二

三十二

孝

之尋亦自愧因此吾天性也

隨興儀口唱

漢司徒崔烈辟上黨鮑堅為掾將謁見自愛不過問先到者儀適有客者曰隨興儀口唱既謁見曰可拜堅亦曰可拜讀者曰就位堅亦曰就位因復着屐上坐將離席不知屐所在讀者曰屐着脚堅亦曰屐着脚也

責人當以其方

魏人夜暴疾命門人鑽火是夕陰晦督迫頗急門人

則子圖有此

念然曰君責人亦大無理今聞如漆何以不祀火黑我當得煮鑽火具然後易得耳孔文舉聞之曰責人當以其方也

郭葉

楚人足貧讀淮南方得螳螂伺蟬以郭葉可以隱形遂於樹下仰取葉螳螂執葉伺蟬以摘之葉落樹下樹下先有落葉不能分別掃取數斗歸一一以葉自鄧問其妻曰汝見我不妻始時恒各言見經日乃厭倦不堪拾云不見哩厭大喜齋葉入市對面取人物

廣清緒

卷之三十二

三十三

吏迷縛南縣官受辟且說本末官大笑放而不治

煮床簣

漢人有適吳吳人設筍問是何物曰竹也歸者其床簣而不熟乃謂其妻曰吳人饕餮欺我如此

療物

俗人欲相并爭竟各不知儀一人言粗習謂同伴曰汝隨我舉止既至喪所舊習者在前伏席上餘者一一相見於背而為首者以足踏背曰療物諸人亦謂儀當爾各以足相踏曰療物後者近孝子亦踏孝子

而曰癡物

如拾得棧郎還我

有癡婿婦翁從婦教以行弔禮於路值水乃脫襖而渡遂遺一襖又覩林中鳩鳴云鳴鳩鳴鳩私謂之都忘弔禮及至乃以有襖一足立而踰其跣者但云鳴鳩鳴鳩孝子皆笑曰莫笑莫笑如拾得棧郎還我

少失過庭之訓

甲父母在出學三年而歸舅氏問其學何得并序別父又乃答曰渭陽之恩過於秦康既而父歎之爾學

廣清齋 卷之三十一

二十四

奚益答曰汝失過庭之訓故學無益

以錫甲載而人

會有執長竿入城問者初豎執之不可入橫執之亦不可入計無所出俄有老父至曰吾非聖人但見事多矣何不以錫甲載而入遂依而觀之

傾家贖君

漢世有人年老無子家富性儉蓄聚歛無厭而下敢自用或人從之求丐者不得已而入內取錢千自堂而出隨步而減比至戶外纔餘半在閉目以授乞者

補遺錄

尋復囑云傾家贖君慎勿他說復相效而來

幽怪錄

三耳秀才

隋兗州佐史董慎性公信明法理一日出外門逢一黃衣使者曰太山府君呼君為錄事郎內慎於大布囊負之既至府君命坐因與論天曹疑獄慎舉張審通自代審通為狀申天曹天符下罰府君府君大怒審通即命左右取方寸肉塞却一耳遂無聞審通更為判申天曹允之府君悅命左右割下耳中肉令一

廣清齋 卷之三十二

二十五

此二耳者後
累日上復
奪金矣

小鬼學之為一耳安於審通額上既審數日額角痒遂踢出一耳通前三耳而踴出者尤聰時人笑曰天有九頭者地有三耳秀才亦呼雞冠秀才者

橘山樂

巴邛人家有橘園霜後諸橘盡收餘二大橘如三斗蓋巴人異之剖開每橘有二叟鬚髮皓然肌體紅明皆相對象戲談笑自若一叟曰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蒂為愚人摘耳

妖亂志

神仙多以此試人

高駢變吏諸葛殷叔人呂用之黨也初自都陽將詣廣慶用之先謂駢曰玉皇以令公久爲人臣機務稍曠獲譴於時君輒遣左右一尊神爲令公道中羽翼不久當降令公普遇欲其不去亦可以人間便職庶之明日殷果來遂巾褐見駢於君約亭於形見駢詐鋒起殷足先患風疽至是而甚每一燥癢命一青衣交手爬搔血流方止駢性嚴潔甥姪輩皆不得侍坐唯與殷款曲輒廢寢食或促膝密坐同極其樂遇

廣濟橋

卷之三十一

二十六

其風疽忽發即恣意搔捫指爪之間膿血沾染駢與之飲啗曾無難色左右或以爲言駢曰神仙多以此試人駢前有一大子每聞殷腹穢氣則來近之駢怪其馴狎殷笑曰某常在大羅宮玉皇前見之別來數百年猶復相識

借耕牛牽碑

廣陵立高駢生祠并刻石頌堯人採碑石於宣城及至揚子縣呂用之一夜密遣人以健牯五十牽至州南鑿垣架塚以入城內及明棚緝如故因令楊子縣

中府昨夜碑石不知所在遂懸搆之至晚云破神人移置街市駢大驚乃於其傍立一大木柱上以金書云不因人力自伏而至明日楊子有一村巫詣知府判官陳牒云夜來里肩借耕牛牽碑誤損其足遠近聞之莫不絕倒

弄夫人

高駢常與丞相鄭公不叶呂用之知之忽曰適得上仙書掌執間有陰圖令公者使一俠士來夜當至駢驚悸不已問計於用之用之曰張守一少年時嘗學

廣濟橋

卷之三十一

二十七

斯術於深井里弄夫人近日不知更爲之否若有但請此人當之無不盡秘駢立召守一語之對曰老夫久不爲此戲手足生蹠然爲令公有何不可及期衣婦人衣匿別室守一寢駢臥內至夜分擲一銅鐵於階砌上鏗然有聲遂出皮囊中氣血灑庭戶簾竿間如格闘狀明日駢泣謝守一曰蒙先生再生之恩直枯骨重肉也乃躬輦金玉及通天犀帶以酬之

吾以借大司徒

高駢有所愛馬必畱人懼求救於呂用之用之乃見

陳仁果
大司徒
附史

駢日用之實有事命至淮東隋將陳仁果許以無馬
今公大烏駢且聖一借頭版更報云大烏黑汗發
駢徐應之曰吾以借大司徒矣俄而告罷

亦是人間一故事

高駢常受道家秘法呂用之張守一無增焉因刻一
青石如手板狀隱起龍蛇近成文字玉皇授白雲先
生用之潛使左右安置道院香幾上駢見之不勝驚
喜用之曰玉皇以公焚修功著特有是命計駢
不久當降其等此際調限已滿便應得同陪節歸真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一

三十八

境也他日瑤池席上亦是人間一故事言畢歡笑不
已遂相與登延和閣命酒般極歡而罷後於道院庭
中刻木為鶴大如小駢轡轡中設機振人或逼之奮
然飛動駢常羽服跨之仰觀空濶有飄然之思矣自
是數齋醮飛鍊金丹費耗資財動逾萬計後竟無驗

信物一角

吳亮卿為高駢知揚州兼權權使益用鹽鐵錢六十
萬緡及廣陵城陷軍人誡者咸謂唱之亮卿宵遁至
楚州遇變為人所殺棄屍衢中其妻以紙絮裹其

飲之未及就寢好事者題其上云信物一角附至阿
鼻地獄請去斜封送上閻羅大王

辨疑志

十指頭各出一獅子

永泰中華州虎暴羣山道士明思遠告人云虎不足
畏但閉氣存想今十指頭各出一獅子但使向前虎
即去思遠兼與人同行欲暮於谷口行逢虎其伴驚
懼散去唯思遠端然閉氣存想俄然為虎所食其徒
明日於谷口相率但見松蘿及雙履耳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一

三十九

廣滑稽卷之三十二終

廣滑稽卷之二十三目錄

唐語林

大虫老鼠

草生不妨毯子

好驢馬不人行

可更一盃

阿端但謹爲上客

多事漢

一句一拜

白袍子

但無出水處

不賞父之都虞候

瞎眼宰相

無証人云癩奴

人莫覓奴

稱其錢帛之美

廣滑稽 卷之二十三

韓皇實是硬

此應是要覓物

好惡一不得言

長卿等嘆

此報德也

蘇瓊有子

兩足皆有

朕今以全袖借汝

賢於能詩者

以公配木

以門族官品自言

天公

好脚迹門生

將紫底緋上座主

小師使致榮耳

阿婆面是主主

虫娘是鴉女

動手

陛下欲秤朕耳

過東已見東王公

宐去舊龔

大唐新語

瓦爲兩京

上皇尚留熱處

五郎六郎

便祥東筆

判佐爲好官

窺天看地

裴郎中來

你牛亦自弱

倒跪草序

朕後得幾籌

坊州杜若

意常疑汝

廣滑稽 卷之二十三

探食劉蘭心肝

與賢家君報讐

狗尾底避陰涼

以君要津示大

買得張佛袍集

白司馬孟青

口中唧唧

此是汝舅血染

豈不畏皇后聞耶

即拔公肋

活剝生吞

君家自有

姚崇批簿

主誅庶幾

土山頭果毅

棋子布

幾落省牆東

景嵩鏗相嘲

好者總在

法苑

戈字通真

國朝傳記

歌於御史裡行

羯鼓錄

爲我解穢

麻處多

窮幽記

曰羊旌點

廣滑稽

卷之二十三

三

廣滑稽卷之二十三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

關中羅 肖舜登甫校

唐語林

大虫老鼠

陸長源以舊德爲宣武軍行司馬韓愈爲巡官或議
年輩相懸周原曰大虫老鼠俱爲十二相屬何怪之
有旬日傳於長安中

草生不妨毯子

廣滑稽

卷之二十三

一

憲宗問趙相宗儒曰人言卿在荊門毯場草生何也
對曰罪誠有之雖然草生不妨毯子上爲之笑

好驢馬不人行

李德裕太尉未出學院咸有詞藻而不樂應舉吉甫
相俾親表勉之衛公曰好驢馬不人行由是以品子

敘官也

可更一盃

王式初爲京兆少尹性放率不拘小耻長安坊中有
夜欄街設詞樂者遲明未已式過之聖馬寓目巫者

喜奉主人杯跪獻於馬前曰主人多福感達官來顧酒味稍美敢壽一觴式取而飲之行百餘步復曰向之酒甚惡可更一盃復據鞍引滿而去

阿瞞但謹爲上客

開元二年春上幸寧王第敘家人禮樂奏前後酒食霑齊上不自專皆令稟於寧王上曰大哥好作主人阿瞞但謹爲上客上禁中常稱阿瞞

多事漢

著作郎孔至撰百家類例第海內族姓以燕公張說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三

二

等爲近代新門不入百家之數駙馬張垠燕公子也觀至所撰謂弟垠曰多事漢天下族姓何關汝事而妄爲升降

一句一拜

文宗皇帝會製詩以示鄭覃覃奏曰且乞留聖慮於萬機天下仰望文皇不悅覃出復示李宗閔歎服不已一句一拜懷而出之上笑謂之曰勿令適來阿父子見之

白袍子

或有朝客譏宋濟曰近日白袍子何太紛紛濟曰蓋因緋袍子紫袍子紛紛使然也

但無出水處

陸少保字元方曾於東都賣一小宅家人將受直矣買者求見元方告其人曰此宅子甚好但無出水處買者聞之遽辭不買子姪以爲言元方曰不爾欺之也

不賞父之都虞候

郭尚父在河中禁無故走馬犯者必南陽夫人乳母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三

三

之子抵禁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訴虞候縱橫之狀公叱而遣之明日對賓客歎息數四以其事告客曰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阿姊兒非奴才而何

瞎眼宰相

裴先德垠在中書有故人官亦不卑自遠而至垠給郵甚厚從容款狎乘間求京府判司垠曰公誠佳士也但此官與公不相當不敢以故人之私而累朝廷綱紀他日有瞎眼宰相憐公者不妨却得其執守如此

無証人云癩灰

韓愈病將卒召羣僧曰吾不藥今將病死矣汝許視吾手足支體無証人云韓愈癩灰也

人莫寬歟

李日知初爲大理丞武后方肆戮胡元禮承旨欲陷人必刑今日知敗斷再三不從元禮使人謂李曰胡元禮在此人莫寬活李謂使者曰日知在此人莫寬必竟免之

稱其錢帛之美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三

四

陽道州城未嘗有所畜積雖所服用不可闕者客稱某物可佳可愛公輒喜投之有陳莢者候其始請月俸常往稱其錢帛之美月有獲焉

韓臯實是硬

韓臯爲京兆尹時久旱兩縣官讀祝文專心記公家諱及稱官銜畢誤呼先相之名臯但慘然因命重讀亦不加責在夏口常病小瘳令醫傳膏而濡公問之醫云天寒膏硬公笑曰韓臯實是硬初臯自貶所量移錢唐與李錡不協後臯在鄂州錡夢萬歲樓上

掛水因自解曰水者寒也樓者高也豈韓臯來代我乎意甚惡之果移鎮新右

此應是要賞物

文宗將有事南郊前本司進相摸人上曰方清齋豈合觀此事左右曰舊例也已在外祗候上曰此應是要賞物可向外相摸了即與賞令去又常觀關雞優人稱歡大好鷄上曰鷄如好便賜汝

好惡一不得言

靖安李少師宗閔不以威重自處好與賓客飲宴談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三

五

笑喜飲酒疊月臨池以荷爲盃滿酌酒密擊時近口以筋刺之而飲不盡再舉既散有人言昨飲大歡也李曰今日言歡明前日之不歡自今好惡一不得言

畏卿等嘆

鄭公嘗拜掃還白太宗人言陛下欲幸山南在外恣裝束而竟不行何有此消息帝笑曰當時有心畏卿等嘆遂停耳

此報德也

裴相珣嘗應宏詞崔樞考之不第及爲相擢之爲禮

部侍郎笑曰此報德也極惶恐欲墜階又笑曰戲言也

蘇瓊有子

中宗嘗召宰相蘇瓊李嶠子進見二子皆同年上曰爾安記所通書言之瓊子頌應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瓊子以其名亦進曰新朝波之厓剖賢人之心上曰蘇瓊有子李嶠無兒

兩足皆有

安祿山初為張韓公帳下走使韓公嘗洗足韓公足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三

六

下有黑子祿山竊窺之韓公顧而笑曰黑子是吾之貴相汝何窺之祿山曰賤人不幸兩足皆有亦似將軍者色黑而大奇之約為義兒深加慰勉

朕今以全樹借汝

正觀中蜀人李義甫八歲以神童至京師太宗在上林苑便對有得鳥者上賜義甫義甫登時進詩曰日裏搗朝衫寒中伴夜啼上林多許樹不借一枝樓上笑曰今以全樹借汝後相高宗

賢於能詩者

元稹在鄂州周復為從事稹嘗賦詩命院中屬和周曾勿見稹曰某偶謬獲一第其實詩賦皆不能稹曰選以實告賢於能詩者

以公配木

賈喜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時長孫太尉無忌李司空勣於廟堂立語李戲之曰吾所倚何樹喜隱云松樹李曰此槐也何言松喜隱云以公配木何得非松長孫復問吾所倚何樹曰槐樹公曰汝不復能矯對耶喜隱曰何須矯對但取其鬼木耳李歎曰此小兒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三

七

蔡面何得如此聰明喜隱應聲曰胡頭尚作宰相獵面何辱聰明李伏胡也

以門族官品自言

玄宗為潯州別駕入覲京師尤自卑携卷卷家子數輩游昆明池方飲次上戎服臂鷹疾驅至前諸人不悅忽一少年持酒船倡曰今日宜以門族官品自言酒至上大聲曰曾祖天子祖天子父相王臨淄王李某諸少年驚走不敢復視乃連飲三銀船盡一巨船乘馬而去

天公

玄宗洞曉音律絲管皆造其妙制作調曲隨意即成如不加意尤愛羯鼓橫笛云八音之領袖諸樂不可爲比有紫玉笛之常遇二月初詰日市櫛方畢時兩晴景氣明麗殿庭柳杏將拆上曰對此景物豈得不爲他判斷乎左右相目將令備酒獨高力士遣取羯鼓上臨軒縱擊一曲名春光好神氣自得及顧柳杏皆已發拆指而笑曰不喚將我天公可乎

好腳迹門生

廣滑稽

卷之三

八

李太師逢吉知貢舉勝成未收而入相禮部尚書王播代放榜及第人就中書見座主時謂好腳迹門生將紫底緋上座主

李相石更尚書承宣門生不數年李佐魏博軍因奏事特賜紫而更尚衣緋人謂李侍御將紫底緋上座主

小師便致柴耳

寺中皆呼田良遠爲小師良遠常日負兩束薪以奉毋或自有故不及往即弟子代送之或傳寺鼓晨起

見一虎在田塢門外走以告媼媼曰毋怪應是小師使致柴耳

阿婆面是堂主

高祖乃煬帝文人煬帝以圖識名言姓李將王每排斥之而後因大會煬帝目上呼爲阿婆面上不憚歸家色猶摧沮后怪而問久之方說帝目其爲阿婆面后喜曰此可相賀公是襲唐公唐之爲言堂也阿婆面是堂主上大悅

虫娘是鴉女

廣滑稽

卷之三

九

玄宗在禁中嘗稱阿瞞亦稱鴉壽安公主是曹野那姬所生也以其九月而誕遂不出降常令衣道衣主香火小字虫娘玄宗呼爲師娘時代宗起居上曰汝在東宮官甚有令譽也因指壽安曰虫娘是鴉女汝後可與一名號

動手

商則仕廩丘尉性廉縣令丞多貪因宴會舞令丞舞皆動手尉則回身而已令問其故則曰長官動手贊府亦動手惟有一箇不動手百姓何容活耶人皆大

笑嘲曰今丞俱動手縣尉止回身

陛下欲秤朕耳

孟業爲幽州其人甚肥或以爲千斤武帝爲稱之難其身太作一大秤掛壁業入見武帝曰朕欲自秤有幾斤業曰陛下欲秤臣耳無煩復勞聖躬於是秤業果得千斤

過東已見東王公

辛恭請見司馬太傅問卿何處人答曰西人太傅應聲戲之曰在西頗見西王母不恭請答曰在西不見

唐書

卷之二十三

十

西王母過東已見東王公太傅大愧

空去葛龔

後漢葛龔字元甫善文奏或有人請龔奏於人者龔爲作之其人忘自載其名并寫龔名以進時語曰作奏雖工空去葛龔

大唐新語

唐劉肅著

瓦爲雨衣

谷邠律貞觀中爲諫議大夫褚遂良呼爲九經庫永徽中嘗從獵途中遇雨高宗問雨衣若得不漏邠律

曰能以瓦爲之不漏也意不爲吹獵高宗深賞焉

邠律絹帛二百疋

上皇尚留熱處

太宗將幸九成宮馬周上疏諫曰伏見明勅以二月二日幸九成宮臣竊惟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侍膳晨昏起居今所幸宮去京二百餘里鑿輿動輒俄經旬日非可朝行暮至也脫上皇情或思感欲見陛下者將何以赴之且車駕今行本意只爲避暑則上皇尚留熱處而陛下自遂涼處溫清之道臣切

唐書

卷之二十三

十一

不安

太宗不歡

五郎六郎

張易之昌宗方貴寵用事時朝列呼爲五郎六郎永璟獨以官呼之天官侍郎鄭杲謂璟曰中丞奈何喚五郎爲卿璟曰鄭杲何庸之甚若以官秩正當卿號若以親故當爲張五郎六郎矣足下非張氏家僮號五郎六郎何也杲大慙而退

使詳秉筆

桓彥範等既匡復帝室勲烈冠古武三思害其公忠

將誣以不軌誅之大理丞李朝隱請問明狀卿裴諱附會三思異朝隱判竟坐誅諱還刑部尚書待御史李祥禪之曰異李朝隱一判破桓敬等五家附會三思狀驗斯在天下聞者莫不寒心刑部尚書從此而得畧無迴避朝廷壯之祥解褐鹽亭尉因校考爲錄事參軍所辦排祥趁入謂刺史曰錄事特札曹之權祥當要居之地爲其安發賊耳使祥秉筆頗亦有詞刺史曰公試論錄事狀遂援筆曰怯斷大案奸勾小猶隱自不清疑他總濁階前兩競圖因方休獄裏囚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三

十二

徒非赦不出天下以爲譁笑之寂矣

判佐爲好官

陸大同爲雍州司田時安樂公主章溫等侵百姓田業大同盡斷還之長吏懼勢誅出大同會將有事南郊時已十月長吏乃果勝令大同巡縣勸田疇冀他判司搖動其按也大同判云南郊有事北陸已寒丁不在田人皆入室此時勸課切恐煩勞長吏益不悅乃奏大同爲河東令尋復爲雍州司倉長吏新興王晉附會太平公主故多阿黨大同終不從因謂大同

曰雍州判佐不是公官公何爲不別求好官大同曰某無身材但守公直素無廊廟之望唯以雍州判佐爲好官晉不能斷大開門雍驛四從同居法言大同伯祖也

窺天看地

司農卿姜師度明於吏途善於溝洫嘗於薊北約魏帝舊渠傍海新創號曰平虜渠以避海難餽運利焉時太史令傅孝忠明於玄象京師爲之語曰傅孝忠兩眼窺天姜師度一心看地

裴郎中來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三

十三

裴玄本好諧謔爲戶部郎中時左僕射房玄齡疾甚省射將問疾玄本戲曰僕射病可須問之既甚矣何須問也有洩其言者既而隨例問玄齡玄齡笑曰裴郎中來玄齡不灰矣

你牛亦自弱

則天朝旱滂飢閉坊市南門以禳之楊再思晨入朝值一重車將牽出西門峻而又滑馭者遽叱牛不前乃罵曰一羣癡牛相不能和得陰陽而閉坊門遣我馬行如此辛苦再思徐謂之曰你牛亦自弱不得喚

他宰相

倒疏草序

魏奉古制舉推第授雍丘尉嘗日公譙有客草序五百言奉古覽之曰皆舊文援筆倒疏之草序者默然自失列坐撫掌奉古徐笑曰適覽記之非舊習也

朕復得幾籌

貞觀中金城坊有人家爲胡所劫者久稱賊不獲時楊纂爲雍州長史判勅京城坊市諸胡盡禁推問司法叅軍尹伊判之曰賊出萬端詐僞非一亦有胡者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三

十四

漢帽漢者胡帽亦須漢裏兼求不得胡中專免請追禁西市胡餘請不問纂初不同其判遽命沉吟少選乃判曰纂輸一籌餘依判太宗聞之笑曰朕用尹伊楊纂聞義伏輸一籌朕復得幾籌耶俄果獲賊

坊州杜若

尹伊嘗因坊州司戶尚藥局牒省索杜若省符下坊州供送伊判之曰坊州本無杜若天下共知省符忽有此科應由謝朓詩誤華省曹郎如此判豈不畏二十八宿向下笑人

意常疑汝

太宗嘗止一樹下曰此嘉樹宇文士及從而美之不容口太宗正色謂之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悟佞人爲誰矣意常疑汝而未明也今乃果然士及叩頭謝曰南衙羣臣而折廷諍陛下常不舉首今臣幸在左右若不少顧從陛下雖貴爲天子復何聊乎太宗怒乃解

探食劉蘭心肝

代州都督劉蘭謀反腰斬之將軍丘行恭希旨探心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三

十五

肝而食太宗責之曰典自有常科何至如此若食逆者心肝而爲忠孝則蘭之心肝當爲太子諸王所食豈到汝乎行恭慙謝而退

與買家君報書

許敬宗卒博士袁思古等議曰敬宗位以才昇歷居清級秉長子於荒微嫁少女於夷落聞詩聞禮事絕於家庭納采問名唯同於賈貨易名之典須憑實行案議法名與實異曰謬謂謹爲謬敬宗孫彥伯訴於執政請敗謚意官議以爲既過能改曰恭乃謚爲恭

外族三
家君報

彥伯昂之子也既與思古忿競將於教中毆之思古謂曰吾與賢家君報讐緣何反怒彥伯大慚而退

狗尾底避陰涼

劉仁軌既官達其弟仁相在鄉曲昇沉不同遂構嫌恨與軌別籍每於縣祇奉戶課或謂之曰何不與給事同籍五品家當免差科仁相曰誰能向狗尾底避陰涼兄弟以榮賤致隔者可為至戒

以居要津示大

王義方初拜御史意望殊高忽畧人間細務買宅酬賈賈有積卷之三十三 十六

直訖數日對賓朋忽驚指庭中雙青梧樹曰此志酬直遂召宅主付直四千賓朋曰侍御貴重不知交易樹當隨宅無別酬例義方曰此嘉樹不比他物及貶黜或問其故答曰初以居要津作宰相示大耳

買得張佛袍集

張由古有吏才而無學術歷臺省嘗於衆中歎班固大才文章不入文選或謂之曰兩都賦燕山銘典引等並入文選何為言無由古曰此並班孟堅文章何關班固事聞者掩口而笑又謂同官曰昨買得王

僧孺集大有道理杜文範知其誤應聲曰文範亦買得張佛袍集勝於僧孺遠矣由古竟不之覺

白司馬孟青

侯思止貪穢無賴樂事恒州參軍高元禮家則天朝以告變授侍御史按中丞魏元忠曰急承白司馬不狀即啖孟青洛陽北有坂名白司馬將軍有姓孟名青棒者思止聞名備保嘗以此謂諸囚也元忠詞氣不屈思止倒曳之元忠徐起曰我薄命衆惡驅而墜脚為銼所掛遂被曳耳

廣府稽

卷之三十三

十七

口中唧唧

來俊臣黨人與司刑府吏某不叶詎以謀反誅之其子訴冤於朝堂無敢理者乃引刀自刺其腹於官侍郎劉知瑞不覺言唧唧淚下俊臣奏知瑞黨惡人下獄如瑞對曰年老目遇風而淚下俊臣批之曰目下涓涓之淚既是因風口中唧唧之聲如何分雪

此是汝舅血染

則天時朝士多不自保險薄之徒競告事以求官賞左司員外霍獻可嘗以頭觸玉階請殺伏仁傑裴行

本行本獻可男也既損額以綠帛蒙之幞頭下常露出冀則天見之時人方之李于慎子慎誣告其舅以獲五品其母見其着緋衫覆牀涕泣曰此是汝舅血染者也

豈不畏皇后聞耶

太宗常宴近臣令嘲謔以爲樂長孫無忌先嘲歐陽詢曰聳膊成山字埋肩不出頭誰家麟閣上盡此一獬猴詢應聲答曰索頭連背挨棍槁畏肚寒只由心涵涵所以面團團太宗飲容曰汝豈不畏皇后聞耶廣滑稽 卷之三十三 十八

即拔公肋

溫彥博爲吏部侍郎有選人裴畧被放乃自贊於彥博稱解白嘲彥博即令嘲廳前叢竹畧曰冬月不肯凋夏月不肯熱肚裏不能容國士皮外何勞生枝節又令嘲屏牆畧曰高下八九尺東西六七步突兀當廳坐幾許遮賢路彥博曰此語似傷傳畧曰即拔公肋何止傷傳傳慙而與官

活剥生吞

奉義府嘗賦詩曰鏤月成歌扇裁雲作舞衣自憐迴雪影好取洛川歸有豪強尉張懷慶好偷名士文章乃爲詩曰生情鏤月成歌扇出意裁雲作舞衣照鏡自憐迴雪影時來好取洛川歸人爲之諺曰活剥王昌齡生吞郭正一

君家自有

元崇達爲果州司馬有一婢从處分直典云達家老婢从驅使未久爲覓一棺木殯之達初到家貧不能買得新者但經一用者充事即得亦不須道達買直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三

十九

典云君家自有須直典出脫之一州以爲口實

地崇批簿

地崇爲常微令例給舍置次不讓宰相崇以年位俱高不依舊請令史持直簿詣之崇批其簿曰告直令史遣去又來必欲取之有同司命老人年事終不宜當諸司令見之歡笑不復逼也遂停宰相宿

主誅真續

侯思止出自皂隸言音不正以告變授御史時屬斷屠思止謂同列曰今斷屠宰維主誅誅真續

居不得談詰空磔結珠彌泥去却儒何得不儂侍
御霍獻可笑之思止以問則天怒謂獻可曰我知思
止不識字我已用之卿何笑也獻可具以難猪之事
對則天亦大笑釋獻可

土山頭果教

晉宋以還尚書始置員外郎分判曹事國朝彌重其
選舊例郎中不歷員外郎拜者謂之土山頭果教言
其不歷清資使拜高品有似長征兵士便得邊遠果
教也景隆中趙謙光自彭州司馬入爲大理正遷戶

廣清稽

卷之三十三

二十

部郎中賀遂游時爲員外戲詠之曰員外由來美郎
中望不優誰言林署乘翻作土山頭謙光酬之曰錦
帳隨情設金爐任意薰雅愁員外署不應列星文

棋子布

益州每歲進棋子皆以紙裱之他時長吏嫌紙不敬
代以細布既而恐棋子爲布所損每懷憂懼俄有御
史棋子布使於蜀驛使馳白長吏有御史棋子布至
長吏以爲推布暴棋子事懼曰果爲所推及子布到
驛長吏但序以布暴棋子爲敬子布初不知之久而

方悟問者莫不大笑

幾落省牆東

王上客自負其才意在前行員外俄除膳部員外既
華本志頗懷悵惋吏部郎中張敬忠戲詠之曰有意
嫌兵使專心取考功誰知腳踏蹬幾落省牆東膳部
在省東北隅故有此詠

景嵩鏗相嘲

玄宗初即位邵景嵩高車鏗並以殿中昇殿行事既
而景嵩俱加朝散鏗獨不帶景嵩二人多鬚對立於

廣清稽

卷之三十三

主

庭鏗嘲之曰一雙胡子着緋袍一箇鬚多一鼻高相
對庭前條旦去自言身品世間毛舉朝以爲歡笑後
肅宗御承天門百條列鏗忽風眩而倒鏗既肥短
景意酬其前嘲乃詠之曰飄風忽起團圓迴倒地還
如着脚捷昨夜殿上空行事直爲元非五品才時人
無不諷詠

好者總在僥倖者去

竇懷貞爲京兆尹神龍之際政令多門京尉由墨勅
入臺者不可勝數或謂懷貞曰縣官相次入臺臺事

多辦否懷貞對曰倍辦於往時問其故懷貞曰好者總在僥倖者云故也聞者皆大哢

法苑

戈字逼真

太宗工隸書師虞世南常患難於戈法一日書散字乃空其落命世南填之帝以示魏徵曰朕學世南似盡其法卿看之徵曰天筆臨萬象不能逃其形非臣下所可擬倫仰觀聖作惟戠戈字逼真上笑公藻識國朝傳記

廣清精

卷之三十三

三十三

敬於御史裡行

武后初稱周惡下必不安乃令人自舉供奉官正員外多置裡行拾遺補闕御史至有車載斗量之咏有御史臺令史將入室值裡行御史數人聚立門內令史不下驢衝過其間諸御史大怒將杖之令史云今日之過實在此驢乞先數之然後受罰御史許之謂曰汝拔驢可知精神極銳何物驢畜敢於御史裡行於是羞赧而止

羯鼓錄南卓

為我解穢

玄宗性偏遇醢不好奏常聽彈止弄未及畢叱奏者曰待詔出去謂管者去速召花奴將羯鼓來為我解穢

穢處多

汝南王瓌寧主長子也秀出藩邸玄宗特鍾愛焉又以其聰悟敏慧妙達音旨每隨游幸頃刻不捨常戴牙鞘帽打曲上自摘紅檀花雲彩置於帽上首處二物皆極清久之方安遂奏舞山香一曲花不墜落上

廣清精

卷之三十三

三十三

大喜賜璽金器一厨因誇曰真花奴璽小非人間人必神仙橋墜也寧主謙謝而短片之上笑曰大哥不在過慮阿瞞自是相師此語觀常夫帝王之相須有英特越逸之氣不然有深沉包育之厚若花奴但端秀過人耳寧主又笑曰若如此臣乃輪也上曰若此一條阿瞞亦輪大哥矣寧主又笑之上笑曰阿瞞穢處多矣僞袍袂肯歡賀

窮幽記

白羊粧點

午橋莊小兒坡茂草盈里晉公每使數羣曰羊散於坡上曰芳草多情賴此粧點

廣滑稽卷之二十三終

廣滑稽

卷之二十三

二十四

廣滑稽卷之二十四目錄

明皇雜錄

誅尹宇

唐缺文

街卒密報

皮日休文集

皮姓之下題詩

賈氏談錄

張洎編

此假名僧孺

廣滑稽

卷之二十四

明皇十七事

李德裕編

噴帝

與大遼國書

中朝故事

尉遲偓集

此真最藥王菩薩

續世說

勿敗吾案

召客擇人

王緘草露布

河東先生龍城錄

僻此收飲物

朝野僉載	朕亦當畏之	總浚品	箚博士	鳴吠聒耳	改年多感	大熱有毒	麒麟植	被凍蠅	廣濟符	賜絕	嗅靴鼻	此馬好跳擲	選人被放	非錢不行	刺史不是守鞋人	手重五斤	背稅金犢車	子晉後身
	隴西牛	點鬼簿	遊體	國忌展歡	被囿入權	白臘明經	驅驢宰相	駱駝兒	卷之二十四	承鉅	為人哭母	我亦記不得	彪之貪穢	翹關負鼎	鞭即遭憂	乞措大	釋迦重出	進豔婦

恐是夢中見說	金牛御史	煮熟狗	號之爲媼	魏光乘	反語癡種	劉憲舍人	南無佛不誑公	僧唱賊	廣濟符	按孔	轉還定宗	聞嵩山呼萬歲	餓夜叉	官喚烏翎	周章命舉天	權龍襄趣韻	三豹	草裏御史
揔姓王	喫虎膽	總是曹新婦	姜侍郎	作考詞	能食突厥之遺	醋盡	縵氏園	不免致疑	卷之二十四	此職還到余	如何下筆	欲得還俗	師明弟子哲	右臺御史胡	大哥	兒自當之	弔民伐罪	

原化記

儒士自媒膽氣

稽神錄

未曾打人唇統齒落

廣滑稽

卷之二十四

四

廣滑稽卷之二十四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明皇雜錄

關中羅 胃齊並甫校

詠尹宇

有京兆尹過蘇瓊瓊命子題詠尹字乃曰丑雖有足
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

當用康晉

唐玄宗既用牛仙客為相頗憂時議因訪于高力士
力士曰仙客出于胥吏非宰相器上大怒曰即當用

廣滑稽

卷之二十四

李元

康晉蓋一時悲怒之詞或竊報晉晉聞謂信然豈曰
威服趨朝既就列延頸冀有成命觀之者無不掩口
晉為將作大匠多巧思尤能知地嘗謂人曰我居是
宅中不為宰相邪聞之者益為嗤笑

唐缺文

街卒密報

唐中書舍人杜牧少有逸才下筆成誅弱冠擢進士
第復捷制科牧少雋性疎野放蕩雖為檢刻而不能
自禁會丞相牛僧孺出鎮揚州辟節度掌書記牧供

職之外唯以宴遊爲事揚州勝地也每重城向夕娼樓之上常有絳紗燈萬數輝羅耀烈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牧常出沒馳逐其間無慮夕復有卒三十人易服隨後潛護之僧孺之密教也而牧自謂得計人不知之所至誠歡無不會意如是且數年及徵拜侍御史僧孺于中堂饒因戒之曰以侍御史氣槩特馭固當極衷塗然常慮風情不節或至尊體乖和牧因謬曰某幸嘗自檢守不至貽尊憂耳僧孺笑而不荅即命侍兒取一小書篋對牧發

唐詩

卷之二十四

二

之街卒密報也凡數拾百悉曰某夕杜書記過某家無恙某夕飲某家亦如之牧對之大慚

家饌已食炮炙

中書舍人路辟與給事中盧弘正性相異而相善路清瘦苦淡未嘗言市朝盧魁梧富貴未嘗言山水路曰卧高丘有制草則就宅視之盧未嘗請告有客族則就省謁之雖所好不同而相親至一日都下大雪路在假廬將宴入道過新昌第路方于南垣茅亭肆曰山雪鹿巾鶴氅燭火命觴以賞嘉致聞廬至大喜

路何不自俗
物已復來敗
人意

曰適我願矣亟命迎入盧金紫華煥意氣軒昂路道服而坐情趣孤索路曰盧六盧六曾莫顧我何也盧曰月限向滿家食相仍日詣相庭以圖外任路色慘曰駕肩權門何至於是且有定分徒勞爾形家醜稍醇能一醉否盧曰省有急事俟吾決之路又呼侍兒曰盧六欲去持早來藥糜分二器我與盧六同食盧根聲曰不可路曰何也盧曰今日飯冷且欲邀征家饌已食炮炙矣時人聞之以爲路之高雅盧之儉邁各盡其性

唐詩

卷之二十四

三

皮日休文集

皮姓之下題詩

唐皮日休嘗調歸仁紹數往而不得見日休既心有所嫌而動形于言因作諷一詩硬骨瘦形知幾秋毫骸終是不風流頑皮皮後鑄須遍都爲平生不出頭時仁紹亦有諸子份係與日休同在場中隨郎聞之因伺其復至乃于刺字皮姓之下題詩投之曰八片尖縫浪作裏火中爆了水中揉一包門氣如長在惹陽招拳卒未休時人以爲日休雖輕俳而仁紹亦浮

薄

賈氏談錄 張泊編

此必假名僧孺

牛奇章初與李衡公相善嘗因飲會僧孺笑曰綺紉子何預斯坐衡公因銜之自後衡公再居相位僧孺卒譴逐世傳周秦行紀非僧孺所作是德裕門人韋瓘所撰開成中曾為憲司所覆文宗覽之笑曰此必假名僧孺是貞元中進士豈敢呼德宗為沈慶兒也爭遂寢

廣滑稽

卷之二十四

四

猶奴婢之于郎主

劉蕡精于儒術讀文中子忿而言曰才非殆庶擬上聖述作不亦過乎客或問曰文中子于六籍如何蕡曰若以人望人文中子于六籍猶奴婢之于郎主爾後遂以文中子為六籍奴婢

明皇十七事 李德裕編

噴帝

玄宗于諸昆季友愛彌篤呼寧王為大哥每與諸王同食因食次寧王錯喉噴上髭王驚慚不惶上顧其

悚悚欲安之黃幡綽曰不是錯喉上曰何也對曰是噴帝

與大逆圓夢

安祿山之叛也玄宗忽遽播遷于蜀百官與諸司多不知之有陷賊中者為祿山所脅從而幡綽在數亦不出左右及收復幡綽被拘至行在上素憐其敏捷釋之有于上前曰黃幡綽在賊中與大逆圓夢皆順其情忘陛下積年恩寵祿山夢見衣袖長忽至階下幡綽曰當垂衣而治之祿山夢見殿中榻子倒幡綽

廣滑稽

卷之二十四

五

曰革故從新推之多此類也幡綽曰臣實不知陛下大駕蒙塵赴蜀既陷在賊中寧不苟悅其心以脫一時之命今得再見天顏與大逆圓夢必知其不可也上曰何以知之對曰逆賊夢衣袖長是出手不得也又夢榻子倒者是胡不得也以此臣故先知之上大笑而止

中朝故事 尉遲樞纂

此真最藥王菩薩

劉瞻至京師俄入中書時宰相劉鄩先與韋保衡路

族一人嘗思劉瞻切東諷相熟深有憂色方判進錫
乃于院中置會召瞻飲中寘毒而薨鄴尋授淮南節
度使僖皇于麟德殿置宴伶人有詞曰劉公出典楊
州庶事必應大治民莫康泰矣伶人皆唱和曰此真
最蔡王菩薩也

續世說

勿敗吾案

後唐馬都事莊宗禮遇甚厚累官至秘書監監軍張
承業權責任事與寶僚宴集出珍果陳列於前客無

廣滑稽

卷之二十四

六

敢先嘗者當郁前者食之必盡承業私戒主者曰他
日馬監至唯以乾藕子置前而已郁知不可啖異日
韞中出一鐵櫬碎而食之承業大笑曰為公易之勿
敗吾案其俊率如此

召客擇人

武后禁屠殺右拾遺張德生乃三日私殺羊會同僚
補闕杜肅懷一餽上表告之明日太后對仗謂德曰
聞卿生男甚喜德拜謝太后曰何從得肉德叩頭服
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然卿自今召客亦須

擇之出肅表示之肅大慙舉朝欲唾其面

王緘草露布

李元用擒劉仁恭父子命堂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
知故事書之於布遣人曳之

河東先生龍城錄

僻此收飲物

魏左相有日退朝太宗笑謂侍臣曰此羊鼻公不知
何好而能動其情侍臣曰魏徵好嗜醋片每食之欣
然稱快此見其真態也明旦召賜食醋片三盃公見

廣滑稽

卷之二十四

七

之喜食未竟而芹已盡太宗笑曰卿謂無所好今朕
知之矣公拜謝曰君無為故無所好臣執作從事獨
僻此收飲物太索然然感之

朝野食載

朕亦當畏之

唐初兵部尚書任瓊勅賜宮女皆國色妻柳氏妬
二女頭髮禿盡太宗聞之令上宮齎金胡餅酒賜之
云飲之立成環三品合置姬腰爾不妬不須飲之若
妬即飲柳氏拜勅訖曰妾與瓊結髮夫妻俱出微賤

更相輔翼遂致榮官瓊今多內嬖誠不如以遂飲盡
然非醜也既勝醒帝謂瓊曰其性如此朕亦當畏之
因詔二女令別宅安置

隴西牛

牛弘爲吏部侍郎有選人馬敵者形貌最陋弘輕之
側卧食果嘲敵曰嘗聞扶風馬謂言天上下今見扶
風馬得驢亦不暇敵應聲曰嘗聞隴西牛千石不用
鞫今見隴西牛卧地打草頭

總設品

唐滑稽

卷之二十四

八

唐張鷟在江南洪州聞土人何婆善琵琶鸞與同行
人郭司法質焉郭再拜下錢問其品秩何婆乃調弦
柱和聲氣曰箇丈夫富貴今年得一品明年得二品
後年得三品更後年得四品郭曰何婆錯矣品少者
官高品多者官小何婆曰今年減一品明年減二品
後年減三品更後年減四品更得五六年揔沒品郭
大罵而去

點鬼簿

楊炯爲文好以古人姓名連用如張平子之談畧陸

士衡之所賦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長統何足以知之
號點鬼簿

算博士

駱賓王好以數對如秦地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
十六時人號爲算博士

遊體

徐彥伯爲文多求新奇以鳳閣爲鸛閣龍門爲虬戶
金谷爲銑溪王山爲瓊岳以芻狗爲丹犬以竹馬爲
篠驢以月兔爲鬼兔以風牛爲姦犢後進效之爲遊

唐滑稽

卷之二十四

九

鳴吠聒耳

梁庾信從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輕之信將枯樹賦
以示於衆後無敢言者時溫子昇作韓陵山寺碑信
讀而罵其本南人問信曰北方文士何如信曰唯有
韓陵山一片石堪共語薛道衡盧思道少解把筆其
餘驢鳴狗吠聒耳而已

國忌展歡

周考功令使袁琰國忌衆人聚會充錄事勾當遂判

曰曹司繁剛無時暫閑不因國忌之辰無以展其歡笑合坐啜之

政年多感

權龍褒景龍中爲瀛州刺史前過歲京中人附書云政年多感敬想同之乃將書示判司以下云有恩政年號爲多感元年衆人大笑龍褒復側聽怪赦書未遲幾不知忌謂府史曰何名私忌對曰父母亡日請假獨坐房中不出幾至日于房中靜坐有青狗突入褒大怒曰衝破我忌日更陳牒改作明朝好作忌日

廣滑稽

卷之二十四

十

談者笑之

被囿入櫃

周定州刺史孫彥高被突厥圍城數十重不敢詣應文符須徵發者於小窻接入鑲州宅門及賊登臺乃入櫃中藏令奴曰牢掌鑰匙賊來索慎勿與昔有愚人入京選皮袋被賊盜去其人曰賊偷我袋將終不得我物用或問其故答曰鑰匙在我衣帶上彼將何物開之此孫彥高之流也

大執有毒

戶部郎侯咏虛著百官本草題御史曰大執有毒又朱書云主除邪佞杜姦回振冤滯止淫濫尤攻貪濁無大小皆博之畿尉簿爲之相畏遠使惡暴直忌按權發出於雍洛州諸縣其外州出者尤可用日炙乾硬者爲良服之長精神減姿媚久服令人令峭

白臘明經

張喬號青錢學士謂萬選萬中時有董方久學不第號曰白臘明經與喬爲對

麒麟檀

廣滑稽

卷之二十四

十一

唐楊炯每呼朝士爲麒麟檀或問之曰今假弄麒麟者必脩飾其形覆之驢上宛然異物及去其皮還是驢耳無德而朱紫何以異是

驅驢宰相

王及善後爲右相無甚施設惟不許令史輩將驢入堂終日驅逐號驅驢宰相

被凍蠅

蘇味道才學識度物望攸歸王方慶體質鄙陋言辭魯鈍俱爲鳳閣侍郎或問郎中張元一曰蘇王孰賢

蘇味道才學識度物望攸歸王方慶體質鄙陋言辭魯鈍俱爲鳳閣侍郎或問郎中張元一曰蘇王孰賢

杏曰蘇九月得霜鷹王被凍蠅

駱駝兒

鄒駱駝長安人先貧嘗以小車推蒸餅賣之每至勝業坊角有伏磚車觸之即翻塵土洸其餅駝苦之乃將鐵刷去十餘磚下有窻窻容五斛許開看有金數斗于是巨富其子助與蕭全駱駝馬子善時人語曰蕭全駱馬子鄒駱駝兒非關道德合只為錢相知

賜繩

滕王嬰蔣王卿皆不廉慎帝賜諸王帛各五十惟不

廣滑稽

卷之二十四

十三

及二王勅曰滕叔蔣兄自解經紀不勞賜物與之繩萬條以為錢貫二王大慙

承鐙

天后時張茂諂事薛師掌擎黃幙隨薛師後于馬旁伏地承薛師馬鐙侍御史郭霸嘗來俊臣糞穢宋之問捧張易之溺器

嗅靴鼻

張說前為梓州刺史諂事特進王毛仲餉致金寶不可勝數後毛仲巡邊會說于天雄軍大宴酒酣恩勅

時態子
古天端

忽降授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說拜謝訖便把毛仲手起舞嗅其靴鼻

為人哭母

將軍高力士特承玄宗恩寵遭母喪左金吾大將軍程伯獻少府監馮紹正二人直就力士母喪前披髮而哭甚於已親朝野聞之不勝其笑

此馬好跳擲

伯樂令其子執馬經畫樣以求馬經年無有似者歸以告父更令求之出見大蝦蟆謂父曰得一馬畧與

廣滑稽

卷之二十四

十三

相同而不能具伯樂曰何也對曰其馬隆顛跌目眇郁縮但蹄不如累趣耳伯樂曰此馬好跳擲子笑而止

我亦不記得

唐張昌儀為洛陽令恃張易之權勢屬官無不允者鼓聲動一人姓薛齋金伍拾兩遮而奉之儀領金受其狀至朝堂付天官侍郎張錫數日失狀以問儀儀曰我亦不記得但姓薛者即與悉檢案內姓薛者六十餘人並令與官

選人被放

金昌府原李
趙秀事同

更部侍郎李安期隋內史德林孫安平公百藥子性機警嘗有選人被放訴云夢見來路安期問從何關來曰從蒲津關來安期曰取潼關路去選者曰恥見妻子安期曰賢室本自相諳亦應不笑又一選人引銓安期看判曰第書稍弱對曰昨墜馬損足安期曰損足何廢好書為讀判曰向看書判非但傷足兼以內損其人慙而去

彪之貪狼

唐肅宗

卷之二十四

十四

易

益州新昌縣令夏侯彪之初下車問里正曰雞子一錢幾顆曰三顆彪之乃遣取十千錢令買三萬顆謂里正曰吾未要且寄雞母抱之遂成三萬頭雞經數月長成令便與我賣却一雞三十錢半年之間成三萬又問竹笋一錢幾莖一錢五莖又取十千錢付之買得五萬莖謂里正曰吾未須笋且林中養之至秋竹成每一莖十錢遂成五十萬其貪狼不道皆此類非錢不行

鄭愔為吏部侍郎掌選賊汙狼籍有選人繫百錢於

靴帶上惜問何故答曰當今之選非錢不行惜然然不言

翹關負鼎

崔湜為吏部侍郎掌銓有選人引過自訴云某能翹關負鼎湜曰若壯何不兵部選人答曰外人皆云崔侍郎下有氣力者即得

刺史不是守鞋人

聖咏不鳥

鄭仁凱為密州刺史有少奴告以履穿凱曰阿公為汝經營難有頃門夫著新鞋凱廳前樹上有梨葉遣

唐肅宗

卷之二十四

十五

子文

門夫上樹取其子門夫脫鞋而緣之凱令奴著鞋去門夫徒跪訴之仁凱曰刺史不是守鞋人

鞭即遭憂

崔湜為吏部侍郎貪縱兄憑弟力父挾子威咸受囑求賊汚狼籍父挾為司業受選人錢湜不知之也其人竟不得官訴曰公親將賂去何為不與官湜曰所親為誰吾捉取鞭殺曰鞭即遭憂湜大慚

手重五斤

陸慶餘為洛州長史善論事而謬于判決其子嘲之

曰陸慶餘筆頭無力嘴頭硬一朝受辭訟十朝判不
竟送安禱下慶餘得之曰必是乃徇遂輟之時嘲之
曰說事則喙長三十判事則手重五斤

仁措大

成都有丐者詐稱落鬼衣冠敝服繼綾常巡成都市
鄙見人即展手希一文云失墜文書求官不遂人皆
哀之爲其言語悲嘶形容顛顛居於早遷橋側後有
勢家子所居旁起園亭欲廣其池館遂強買之及辟
其圭竇則見兩間大屋皆滿貯散錢計數千萬里鄰

廣滑稽

卷之二十四

十六

莫有知者成都人一緊呼求事官人爲仁措大

背稅金犢車

唐趙履溫爲司農卿諂事安樂公主斜簪紫衫爲公
主背稅金犢車

釋迦重出

唐宗楚客性諂佞嘗諂師有姦毒之寵遂爲作傳二
卷論薛師之聖從天而降不知何代人也釋迦重出
觀音再生

子晉後身

唐武三思爲張易之作傳云是王子晉後身子縵氏
山立祠

進豔婦

唐崔湜諂附太平有鴻子都董偃之寵妻美并二女
金進儲閣得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有勝之曰託庸才
于主第進豔婦于春宮

恐是夢中見說

唐張利涉性多忘辭楊懷州參軍每宴會輒召必于
榜上記之時河內令耿仁惠邀之怪其不至親就門

廣滑稽

卷之二十四

十七

致請涉看笏曰公何見顧笏上無名又一時重寢驚
索爲入州和刺史鄧憚門拜謝曰聞公欲賜貴外罪
鄧憚曰無此事涉曰司功某甲言之憚大怒乃呼甲
將杖之甲苦訴初無此語涉前請曰望公矜之涉恐
是夢中見說耳

總姓王

唐滄州南皮縣丞郭務靜初上典王慶通判案靜曰
爾何姓慶曰姓王須臾慶又來又問何姓慶又曰姓
王靜怪愕良久仰看慶曰南皮佐史總姓王

金牛御史

唐洛州司倉嚴昇期攝侍御史于江南巡察性嗜牛肉所至州縣烹宰極多事無大小入金則弭凡到處金銀為之湧貴故江南人呼為金牛御史

喫虎膽

唐武強丞堯君卿失馬既得賊枷禁未決君卿指賊面罵曰老賊喫虎膽來敢偷我物舉枷擊之應時腦碎而死

煮熟狗

唐狄仁傑戲盧獻曰足下配馬乃作驢獻曰中劈明

廣滑稽 卷之二十四

十八

公乃成二犬傑曰狄字犬傍火也獻曰犬邊有火乃是煮熟狗

總是曹新婦

唐李敬玄為元帥討吐蕃至樹敦城聞劉尚書沒蕃著韉不得復俱而走王果副管曹懷舜等驚退還却麥板首尾千里地上尺餘時軍中謠曰洮河李阿婆

號之為媼

祝欽明頗涉經史不暇時務狀肥而頑滯多疑臺中小吏號之為媼媼者肉塊無七竅秦穆公時野人得之

姜侍郎

唐姜勰為吏部侍郎眼不識字手不解書謚掌銓衡曾無分別選人歌曰今年選數恰相當都由坐主無文章案後一腔凍猪肉所以名為姜侍郎

魏光乘

唐兵部尚書姚元崇長大行急魏光乘目為趣蛇鶴

廣滑稽 卷之二十四

十九

一番品題人
形容已盡

鵲黃門侍郎盧懷慎好視地目為戲鼠猫見殿中監姜皎肥而黑目為飽堪母猪紫微舍人倪若水黑而無鬚異目為醉部落精舍人齊處冲好眇目視目云暗燭底覓虱老母舍人呂延嗣長大小髮目為日本國使人又目舍人鄭勉為醉高麗目拾遺蔡孚小州醫博士詐諳藥又有殿中侍御史短而醜黑目為烟熏地木目御史張孝嵩為小村方相目舍人楊仲嗣為熱熬上御獮目補闕袁輝為王門下彈琴博士目負外郎魏恬為祈雨婆羅門目李全為品官給使目

作者詞

唐杜陽令阮嵩妻閻氏極妬嵩在廳會客飲召女奴歌聞被髮跣足袒臂援刀至席諸客驚散嵩伏牀下女奴狼狽而奔刺史崔邈爲嵩作考詞云婦強夫弱肉剛外柔一妻不能禁止百姓如何整肅妻既禮教不脩夫又精神何在

友語癡種

唐郝象賢侍中處俊之孫頊丘令南容之子也弱冠

廣滑稽

卷之二十四

二十

越絕書六
種生思
生瘡故
面客
鍾具相過

諸友生爲之字曰寵之每於父前稱字父給之曰汝
朋友極贊吾爲汝設饌可命之也邇日象賢因邀致
數十人南容因坐與之飲謂曰諺云三公後出成狗
小兒誠愚勞諸君製字損南容之身尚可豈可波及
侍中也因涕泣衆慙而退寵之者反語癡種也

能食突厥之遺

周右拾遺李良弼自矜唇頰好談玄理請使北蕃說
骨篤祿匈奴以木盤盛糞廁之臨以白刃懼食一盤
並盡乃放還人譏之曰李拾遺能食突厥之遺

劉憲舍人

唐陽鴻爲中書舍人時促命制勅令史持庫鑰他適無舊本檢尋乃劉憲取得之時人號爲劉憲舍人

階盡

唐夏侯處信爲荊州長史有賓過之處信命僕作食僕附耳語曰洩幾許楚信曰兩人二升即可矣僕入久不出賓以事告去信遽呼僕僕曰已洩訖信嗚指曰大異事良久乃曰可總翻作餅吾公退食之信又嘗以小瓶貯醢一升自食家人不需餘漚僕云醋盡

廣滑稽

卷之二十四

三十一

信取瓶合于掌上餘數滴因以口吸之

南無佛不說公

婁師德爲納言平章事父檢校屯田行有日矣諸執
事早出婁先足疾待馬未來于光政門外橫木上坐
須臾有一縣令不知其納言也因訴身名遂與之金
坐令有一丁遠覘之走告曰納言也令大驚起曰死
罪納言曰人有不相識法有何死罪令因訴云有左
疑以其年老眼暗奏辭某夜書表狀亦得眼實不暗
納言曰道是夜書表狀何故白日裡不識宰相令大

慙曰願納言莫說向宰相納言曰南無佛不說公左右皆笑

緱氏老人園

唐明崇儼有術法時瓜未熟文帝思之儼索錢百文去須臾得一大瓜云緱氏老人園內得之追老人至問之云土埋一瓜擬進適賣唯得百錢耳

僧唱賊

唐孝和帝令內道場僧與道士各述所能久而不決玄都觀葉法善取胡桃二升并殼食之盡盡僧仍不廣滑稽 卷之二十四 二十二
伏法善燒一鐵鉢赫赤兩手欲合老僧頭上僧唱賊張婆掩頭而走孝和撫掌大笑

不免致疑

滄州南皮丞郭務靜性糊塗與主簿劉思莊宿于逆旅謂莊曰從駕大難靜嘗從駕失家三日于侍官幕下計得之莊曰公夫人在其中否靜曰若不在中更論何事又謂莊曰昨夜二更後靜從外來有一賊忽從靜房內走出莊曰亡何物靜曰無之莊曰不亡物安知其賊靜曰但見其狼狽而走不免致疑

按孔

司刑司丞陳希閔以非才任官庶事凝滯司刑府史目之爲高手筆言東筆之額半日不下故名高手筆又號按孔子言竄削至多紙穿穴故名按孔

此職還到余

唐岐王府參軍石惠恭與監察御史李全交詩云御史非長任參軍不久居待君還轉後此職還到余

轉還定宗

唐國子祭酒辛弘智詩云君爲河邊草逢春心刺生

廣滑稽 卷之二十四 二十三

妾如臺上鏡照得如分明同房學士常定宗爲改始字爲轉字遂爭此詩皆云我作乃下牒見博士羅道宗判云昔五字定表以理切稱奇今一言就詩取詞多爲主詩歸弘智轉還定宗

如何下筆

周天官選人沈子榮誦判二百道試日不下筆人問之榮曰無非命也今日誦判無一相當有一道蹟同人名又別至來年選判水磴又不下筆人問之曰我誦水磴乃是藍田今問富平如何下筆聞者莫不撫

掌

聞嵩山呼萬歲

周朱前疑淺銳無識容貌極醜上書云臣夢見陛下八百歲即授拾遺俄遷郎中出使回又上書云聞嵩山呼萬歲聲即賜飛魚袋未入五品子綠衫上帶之朝野莫不怪笑

欲得還俗

隋內史舍人河東柳騫之奏事好錯嘗有周家公主表請出家騫之奏云周家公主上表求作道人上大廣滑稽 卷之二十四 二十四 李處

笑及出虞僕射慶則問之曰奏事若爲錯騫之復錯

答曰周家公主欲得還俗

餓夜叉

唐王熊爲澤州都督府法曹斷略糧賊惟各決杖一百通判問熊曰提署幾人法曹曰畧七人合決七百法曹曲斷府司科罪時人哂之前尹正義爲都督公平後熊來替百姓歌曰前得尹佛子後得王獺獺判事驢咬瓜喚人牛嚼鐵見錢滿面喜無錢從頭喝常逢餓夜叉百姓不可活

師明弟子哲

唐冀州參軍魏崇裕送司功入京詩曰崇裕有幸會得遇明流行司士向京去曠野哭聲哀司功曰大才士先生其誰曰吳兒博士教此聲韻司功曰師明弟子哲

官喚鳥翎

唐滑州靈昌尉梁士會官科鳥翎里正不送舉牒判曰官喚鳥翎何物里正不送鳥翎佐史曰公大好判鳥翎太多會索筆曰官喚鳥翎何物里正不送鳥翎廣滑稽 卷之二十四 二十五 李處

有識之士聞而笑之

右臺御史胡

周則天朝蕃人上封事多加官賞有爲右臺御史者因則天嘗問郎中張元一曰在外有何可笑事元一曰朱前疑若綠遠仁傑著朱聞知微騎馬馬吉甫騎驢將名作姓李千里將姓作名吳栖梧左臺胡御史右臺御史胡御史胡蕃人爲御史者尋改他官

周革命舉人

周革命舉人貝州趙廓眇小起家監察御史時人謂

之臺穢李昭德嘗之爲中霜殺東張元一目爲鼻坐
應架時同州曾孔丘爲拾遺有武夫氣時爲外軍主
帥元一目爲驚入鳳池納言婁師德長大而黑一足
蹇元一目爲行微方相亦號爲衛靈公言防靈樞方
相也天官侍郎吉頊長大好昂頭行視高望遠目爲
望日柳駱駝殿中侍御史元本疎薄偃身黑而且瘦
目爲嶺南考典駕部郎中朱前疑粗黑肥短身體垢
膩目爲光祿掌膳東方虬身長衫短骨面粗眉目爲
外軍校尉唐波若矮短目爲鬱屈蜀馬目李昭德卒
廣滑稽 卷之二十四 二十六

大哥

周靜樂縣主短醜武氏最長時號大哥縣主與則天
並馬行命張元一詠曰馬帶桃花錦裙銜綠草羅定
知幃帽底儀容似大哥則天大笑

權龍襄趣韻

唐左衛將軍權龍襄性褊急常自矜能詩通天年中

爲滄州刺史初到乃爲詩呈州官曰遙看滄海城楊
柳營青青中央一群漢聚坐打盆觥諸公謝曰公有
逸才襄曰不敢趣韻而已又秋日述懷曰簷前飛七
百雪白後園疆飽食房裡側家糞集野蠅衆軍不曉
請釋襄曰鷄子簷前飛值七百丈洗衫挂後園乾白
如雪飽食房中側臥家糞便轉集得野澤蠅衆談者
嗤之皇太子宴宴日賦詩嚴霜白浩浩明月赤團團
太子援筆爲讚曰龍襄才子秦州人士明月畫羅殿
霜夏起如此詩章趣韻而已襄以張易之事出爲客

廣滑稽 卷之二十四 二十七

兒自當之

唐冀州長史古懋欲爲男頭娶南宮縣丞崔敬女敬
不許因有故脅以求親敬懼而許之擇日下函并花
車卒至門首敬專鄭氏初不知抱女大哭曰我家門
底不會有吉郎女堅卧不起妹白其母曰父有急難
殺身救解設令爲婢尚不合辭姓望之門何足爲恥

姊若不行兒自當之遂登車而去

三豹

唐監察御史李嵩李全交殿中王旭京師號為三豹嵩為赤鰲豹交為白額豹旭為黑豹皆狼戾不軌為毒無儀體性狂踈精神慘刻每訊囚必鋪棘卧削竹籤指方壓髀碎瓦搯膝遣作仙人獻果王女登梯續子懸駒驢兒拔擲鳳凰晒超獼猴鑽火上麥索下關單人不聊生囚皆乞死肆情鍛鍊證是為非任意拷虐傳空為實周公孔子請伏殺人伯夷叔齊求其劫

唐書

卷之二十四

二十八

弔民伐罪

周瀛州刺史獨孤莊酷害有賊問不承莊引前曰若健兒一一具吐當即放遣賊血吐之諸官以為必放頃莊曰將我作具來乃一鐵鉤長尺餘甚鈎利以縛掛于樹間謂賊曰汝不聞健兒鉤下必令肢鉤之遭

壯士掣其繩則鉤出于腦笑謂司法曰此法何如荅曰弔民伐罪深得其宜莊大笑

草裏御史

唐邢州刺史權懷恩無賴除洛州長史差參軍劉大子迎至懷州路次拜懷恩突過不與語步趨二百餘步亦不遺棄馬犬子覺不似乃自上馬馳之至令脫靴訖謂曰洛州幾個參軍對曰正負六人負外一人懷恩曰何得有負外對曰餘一負遺與長史脫靴懷恩驚曰君誰家兒對曰阿父為僕射懷恩撫然而去

唐書

卷之二十四

二十九

僕射劉仁軌謂曰公草裏御史至神州不可以造次參軍雖卑微豈可以令脫靴邪懷慚而退

原化記

儒士自媒膽氣

京都有數生會宴因說人有勇必由膽氣膽氣感自無所懼有一儒士自媒曰膽氣余實有之衆曰須試或曰某親故有宅昔大凶已空鎖君能獨宿此一宵不懼者我等酬君此人曰唯命明日便往是非凶宅暫空耳遂為置燈燭送之衆鎖門却歸此人寔怯者

時向夜繫所乘驢別物遂向閣宿不敢睡唯滅燈抱一劍坐至三更月斜照窻隙見衣架頭有物如鳥鼓翼凜然強起把劍一揮應手落壁礪然有聲亦不敢尋究又忽有一物上塔推門門不開于狗竇出頭氣怵怵然便把劍前斫不覺自倒劍失手拋落又不敢覓劍踰伏牀下天明諸客開門至閣子但見狗竇間血淋漓狼籍衆驚呼此人方寤開門尚且戰懼說昨宵與物戰爭狀衆大駭異遂于此壁下尋唯見席帽半破在地夜爲風所吹如鳥動翼也劍在狗竇側衆

廣滑稽

卷之二十四

三十

北

天遶堂尋血跡乃見所乘驢已斫口喙唇齒缺破乃是向曉因解頭入狗門遂遭一劍衆大笑絕倒

稽神錄

未曾打人唇綻齒落

王贊中朝明士有弘農楊遵者曾至嶺外見楊朔荔浦山水心常愛之談不容口遽常出入贊門下稍接從容不覺形于言曰侍郎曾見楊朔荔浦山水乎贊曰未曾打人唇綻齒落安得見耶因大笑言嶺外之地非貶不去

廣滑稽卷之二十四終

廣滑稽

卷之二十四

三十一

廣滑稽卷之二十五目錄

御史臺記

番御史亦甚冷峭

誰能逐黑齒常之

敕捕僧道孺

着脚鯁

武家兒

此胡合拜殿中

我無姊

廣滑稽卷之二十五

豺咬鱖魚

書錄事考

勃公子

玉堂閑話

驢子偶來不得

井有人焉

渾杏仁

兼饒得果子牙

犬首入空器

畿尉有六道

豈止今日方省闈

騎土牛趣及殿中

蟹熊蹲

羅漏

復呼吾曹爲兄

與你官啣

于皇家何親

監察本草

辛舊太公

就船買得驢偏美

生鐵椎熟銅確

目父爲兒

如今始得瑤紗幪

忘日禮不見客

怕醬

昔曾使他家君

厘氏雜說

還我而已

不知侍中也有用處

宋與坦率

大作家在那邊

好染髭鬚事後生

善諧集

廣滑稽卷之二十五

咬較

幽閑鼓吹

被山相賺已多時

此無所宜

賢子能詩

乾驢子

驢牙郎

酒器填懷

一聯破的

叨鐵

暢殺喜殺

卑與李書

花樣不同

蒙惠也愚者干

腥腮

方口尖口

居郎易矣

一時投溺中

常殿中尚不知

家兄也名論

南楚新聞	
切不得除此錦襖子	并乞荆南表丈
產翁	相公何必更追歡
抒情詩	
詩戲惡筆	是他家屬是他家
女障子詩極好	儋相嘲婿詩
紀聞錄	
不知主君文何姓	都不思姓氏
誤答送書人	爲承明所賣
廣清指 卷之三十五	
奇聞錄	三
君大似共鬼語	真牛頭
杜陽編	
豈料乞索兒	
國史補	
窮兵獨舞	如公言已大散
如茸草不疑	此有二義
終日食鹽醋何堪	何足煩人
麻姑送酒來	何郎中

蔡伯喈	
開元傳信記	
麵生	失猫判
糊餅面孔	
談賓錄	
蘇味道誇誕	計臣此功愈于先聖
嗅膜	
廣清指 卷之三十五	
四	

廣滑稽卷之二十五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關中羅 肖霖登甫校

御史臺記

番御史亦甚冷峭

唐京臺監察院西行中間號橫房凡遷此房者必先感饌臺中而後居焉先無憲後人置之神龍中侍中楊再思兼大夫諸相畢送視事中書令魏元忠故任監察臺中故事素諳諳指房曰此是橫房諸相

廣滑稽

卷之二十五

問故元忠具述其由謂御史曰此房近日遷耶曰無別遷元忠曰當為開憲出氣故不遷耳左右歡笑殆不禁時御史亂察臺司綱紀庶務實為衆官所忌晉御史為冷峭而突厥號御史為吐屯則天朝蕃使來朝者而吐屯獨立不入班諭德張元一以齊諧見稱問蕃使曰此獨立者為誰譯者曰吐蕃比御史元忠曰人言我朝御史獨冷峭此蕃御史亦甚冷峭舉朝喧笑

畿尉有六道

唐時戲畿尉有六道入御史為佛道入評事為仙道入京尉為人道入畿丞為苦海道入縣令為畜生道入判司為餓鬼道

誰能逐黑齒常之

唐司門員外郎張文成工為俳諧詩賦行于代時大將軍黑齒常之將出征或人勉之曰公官卑何不從行文成曰寧可且將朱膚飲酒誰能逐你黑齒常之

豈止今日方省闕

唐蕭誠初拜員外于朝列安閑自若侍御史王旭曰

廣滑稽

卷之三十五

蕭子從容省闕韓琬應聲荅曰蕭任司錄早已免杖豈止今日方省闕也聞者歡笑

教捕僧道孺

唐楊茂直任拾遺有補闕姓王精九經不練時事每自言明三教時有僧名道孺妖訛則天捕逐甚急所在題云訪僧道孺茂直戲謂曰教捕僧道孺足下何以安閑云何關吾事茂直曰足下明三教何不關吾事乃驚懼與寢不安遂不敢歸寓于曹局數宿憂懼不已遇人但云實不明三教事茂直方寬慰云別訪

人非三教也乃取出

騎土牛趣及殿中

唐杜文範與高上智俱任殿中爲侍御史張由古宋之順所排屢與上智還貢外旣五旬由古之順方入省文範衆中謂之曰張宋二侍御俱是俊才由古問之荅曰若非俊才那得五十日騎土牛趣及殿中衆座歡笑

着脚餽

睿宗御承天門百僚布列殿中御史韋鏗忽風眩而

顛滑稽 卷之三十五

倒銕肥而短邵景詠之曰飄風忽起團團旋倒地還如着脚餽莫怪殿上空行事却爲原非五品才

蟹能蹲

唐格輔元拜監察殿中次龍門遇盜行裝都盡袒被而坐御史杜易簡戲詠之曰有耻宿龍門精彩先職渾眼瘦呈近店睡響徹遙林杵麝將舊識挈被異新婚誰言驢馬使祇作蟹能蹲

武家兒

唐來子珣則天委之按劄獄多希旨賜姓武氏丁父

憂起復加羽林軍中郎將論德張元一戲曰豈有武家兒爲你來家老制服邪

羅漏

唐御史出使久絕滋味至驛或竊脯脂置于食僞叱侍者撤之侍者去而後徐食嘗有御史所罾不多不覺侍者見之對曰乾肉驛家頗有請勿更雷御史深自愧焉亦有膳者爛煮肉以汁作羹御史僞不知而食之或羹中過肉乃貴庖人或值新庖人未閉荅應但謝曰羅漏言以瀝之漏也

唐滑稽 卷之三十五

四

宴

此胡合拜殿中

唐趙仁獎河南人也行販于殖業坊與宦官有舊因所托附景龍中乃負新詣關遂得召見云負新助國家調鼎即日臺拜焉時朝會過一胡負兩束柴或曰此胡合拜殿中衆問其由曰趙仁獎負一束而拜監察此胡負兩束固合授殿中

復呼吾曹爲兄

唐張玄靖自倉曹拜監察因附會慕容節實而遷初入臺呼同列長年爲兄及遷殿中則不復兄矣實節

既敗頗不自安復呼舊列爲兄監察杜文範使還會
鄭仁恭方出使問臺中事異恭荅曰寶節敗後玄靖
復呼吾曹爲兄矣時人以爲談笑

我無姊

唐李文禮遷揚州司馬性遲緩不甚精審時在揚州
有吏自京還得長史家書云姊亡請擇日祭之文禮
忽聞姊亡乃大號慟吏伺其便復白自長史姊文禮
久而徐問曰是長史姊耶吏曰是文禮曰我無姊向
亦怪矣

廣滑稽

卷之三十五

五

與你官啣

房光庭嘗送親故之產出鼎門際晚且饑會熟餅
者與同行數人食之素不持錢無以酬值鬻者過之
光庭命就我取值鬻者不從光庭曰與你官啣我右
臺御史也可隨取值肯人賞其放逸

豹咬殺魚

則天禁屠殺頗切吏人弊于蔬麥師德爲御史大夫
因使至于陝厨人進肉師德曰敕禁屠殺何爲有此
厨人曰豺咬殺羊師德曰大解事豺乃食之又進鱸

復問何爲有此厨人復曰豺咬殺魚師德因大叱之
智短漢何不道是獺厨人即云是獺而德亦爲薦之

于皇家何親

汲師性燥率拜監察御史時直長李冲寂即高宗從
弟也微有犯師將彈而謂之呼冲寂爲弟冲寂謂之
曰冲寂主上從弟公姓汲于皇家何親而見呼爲弟
師慙而止

書錄事考

李詳字審已有才華膽氣放蕩不羈解褐鹽亭尉詳

廣滑稽

卷之三十五

六

在鹽亭因考爲錄事參軍所稱詳爲刺史曰錄事特
紀曹之權當要害之地爲妄褒貶耳若使詳秉筆亦
有詞刺史曰公試論錄事考狀遂授筆詳即書錄事
考曰怯斷大校好勾小稽自隱不清言他總濁階前
兩競圖困方休獄裏囚徒非赦不出天下以爲談笑
之最焉

監察本草

賈言忠樞監察本草云服之心憂多驚悸生白髮時
議云喪行及試貢外者爲合口椒最有毒監察爲開

余爲比部員外清兩月而還直得摘去盡耳詎謂料子可久服邪一笑

口椒毒微歇殿中爲羅蘭亦曰生薑雖辛辣而不爲患侍御史爲脆梨漸入佳味還員外郎爲枰子可久服或謂合口椒少毒而脆梨毒者此由觸之則發亦無常性唯拜員外郎號爲摘去毒歡恨相半喜還官惜其權也

勃公子

韓琬與張昌宗王本立同游大學博士姓張郎昌宗之族叔精五經情于時事畜一鷄呼爲勃公子愛之不巳每講集輒舉手學徒中或懷破書叱逐之必被

廣滑稽

卷之三十五

七

頃貴昌宗嘗爲此鷄被杖王本立與琬不平曰爲公殺此鷄張生索取學徒回殘食料本立以業長乃見問合否本立曰明文案即得張生喜每日受之乃立文案他日張生請假本立舉牒數鷄罪殺而食之及張生歸學不見鷄報以殺之大怒曰索索來見數鷄之罪遂以手再三拍案曰勃公子有案時更知何道當時長安以有案動爲口實

辛舊太公

辛郁舊名太公弱冠遭太宗于行所問何名曰辛太

公太宗曰何如舊太公郁曰舊太公八十始遇文王臣今適年十八已遇陛下過之速矣太宗命直史館玉堂閑詔

驢子今日偶來不得

太史胡越好博奕嘗獨跨一驢日到故人家棋多早去晚歸年歲之間不曾暫輟每到其家主人必戒家僮曰與都知于後院餵飼驢子越甚感之夜則跨蹄一日非時宣召越倉忙索驢及牽前至則覺喘氣通體汗流乃正與主人棧碰耳越方知自來與其家棧

廣滑稽

卷之三十五

八

唐明早復展步而至主人亦曰與都知棧舉驢子曰驢子今日偶來不得主人曰何也越曰只從昨回宅便患頭旋惡心起至未得且乞假將息主人亦大笑就船買得驢偏美

有不調子恒以滑稽爲事輩流間有懸黠過人性識機警者皆被誘而說之嘗與一秀士同舟泛江湖中將欲登路同船客有驢瘦劣尾仍偏不調子堅勸秀士市之秀士鄙其瘦劣勉之曰此驢有異相不同常等不得已高價市之既拾棧登途果尪弱不堪乘跨

而苦尤之不調子曰勿悔此不同他等其夕忽值雪
不調子曰得之矣請黃酒三五盃然後奉爲話其故
事秀士又俛俛黃而飲之及舉爵言之曰君不聞杜
荀鶴詩云就船買得鹽偏美乘雪沽來酒倍香乎請
君買鹽沽酒者蓋爲杜詩有之非無證據秀才被買
而訖之殊不知覺至是方悟焉

井有人焉

前進士司馬都居于青丘嘗以錢二萬託我師王師
範下軍將市絲經年絲與金並爲所沒都因月旦趨

廣滑稽

卷之三十五

九

府謁王公偶見此人問之其人貌狀魁偉鬚鬢光頰
發怒欲投于井都徐曰何至如此足下吒一抱之髮
鬚色斯舉矣望子尋之深斃井有人焉王公知之歎
軍將于枯木

生鐵椎熟銅確

天成年盧文進鎮鄆因出城賓從偕至舍人韋吉亦
被召年老無力控馭既醉馬逸東西馳桑林中被橫
枝骨挂巾冠露髻而奔突僕夫執從則已墜矣從者
肺風鼻上癰疹而黑卧于道側幕客無不笑者從事

今左司郎中李任祠部員外任唯各占一韻而賦之
賦云當其廳子潛窺衙官共看喧呼于麥壠之東偃
仆于桑林之畔藍挽鼻孔真同生鐵之椎視何怙倖
宛是熟銅之確餘不記之聞者無不解頤

渾杏仁

唐肅宗下詔搜山林草澤有懷才抱德及匡時廟國
者皆可對而任之有徵君自鄆武詣國門肅宗召對
卒無一辭但再瞻聖顏而奏曰臣見陛下聖顏瘦
于在鄆武時帝曰宵旰所勞以以至于是及退更無他

廣滑稽

卷之三十五

十

言帝知其妄人也恐閑將來賢路俛俛除授一邑宰
泊將寒食京兆司逐縣索輸杏仁以備貢奉徵君聞
之大爲不可獨力抗之遂詣闕請對京兆司亦懼此
徵君必有異見將奈何及召對奏曰陛下要寒節杏
仁今臣敲將來烏復進渾杏仁上昭而遣之

目父爲兒

長安有一道術人稱得丹砂之妙顏如弱冠自言三
百餘歲時有朝士造其第飲啜方酣有聞者報曰郎
君從莊上來欲參觀道士作色叱之坐客曰賢郎遠

來何妨一見道士釋覺移時乃曰但令入來俄見一
老叟鬚髮如銀昏老偃倭趨前而拜拜訖叱入中門
徐謂坐客曰小兒愚駭不肯服食丹砂以至于是都
未及百歲枯槁如斯常以斤村墅間耳坐客愈更神
之後有人私詰道者親知乃云偃倭者即其父也

兼饒得果子牙

洛中有大寮世藉膏粱不分牝牡偶市一馬都莫知
妍媸爲駟僮所欺曰此馬不唯馴良齒及二十餘歲
合宜兩馬之資况行不動塵可謂馴良之甚也遂多

廣滑稽

卷之二十五

十一

後

金以市之僮既倍獲利臨去又曰此馬兼有楹牒牙
出也于是大喜詰旦乘出如鵝鴨之行及至家衿街
曰此馬不唯馴熟兼饒得果子牙復召僮別贈二十

如今始得瑋紗幪

唐營丘有豪氏姓陳藏鏹巨萬染風疾人目爲陳癩
子然切諱癩字家人妻孥或誤言者必遭笞罰賓客
或言所苦減退則延待優豐言增添則白眼相顧有
游客心利所霑而不能禁口遂謁之初謂曰足下疾
近日尤減陳欣然乃命齋五緡客將起又問之曰某

疾果退否客曰此亦添減病曰何謂也客曰添者面
上添肉潮濕子減者減却鼻孔長楫而去數日不憚
又每年伍月值生辰頗有破費伶倫百戲畢備戲罷
伶倫贈錢數萬時有渾者既去復入謂曰某偶憶李
相公詩落句一聯深叶主人威德陳曰試誦之時陳
君處中堂坐碧紗幪中左右侍立數輩伶倫曰詩云
三十年來陳癩子如今始得瑋紗幪

犬首入空器

晉袁繼謙假一第而處忽一夕聞吼聲若有呼于龕

廣滑稽

卷之二十五

十二

後

中者其聲重濁舉家怖懼遂于窓隙窺之見一物蒼
黑色來往庭中是夕月色晦觀之既久似若狗身而
首不能舉遂以槌擊其腦忽轟然一聲家犬驚叫而
去蓋其莊人輸稅至此就地糜釜尚有餘者故犬以
首入空器中而不能出也因舉家大笑

忌日禮不見客

岐王李茂貞霸秦隴也涇州書記薛昌緒爲人迂僻
稟自天性與妻相見亦有時必有禮客命女僕通轉
往來數事狀後東燭造食茶果而退或欲詣幃房其

禮亦狀嘗曰某以繼嗣事重輒欲卜喜會必候請而可之及從涇師與蜀人相拒岐表迫于輦運又聞梁人人境遂潛師宵遁頗懼蜀人掩襲涇師臨行板鞍忽記曰傳記書記速請上馬連促之薛在草巷下截身曰傳語太師但請先行今晨是某不樂日戎即怒使人提上鞍轡控其馬而逐之尚以物蒙其面曰忌日禮不見客

怕醬

光啓中王下出鎮振武置宴樂戲既畢乃命角抵有

廣滑稽

卷之二十五

十三

志

一夫甚魁岸自隣州來此較力軍中十數輩軀貌皆力悉不能敵主帥亦壯之遂選三人相次敵之魁岸者俱勝時有秀士忽起告主帥曰某撲得此人遂許之秀士降階先入廚少頃出繒衣握左拳而前魁岸者笑曰此一指必倒矣及近相逼急展左手視之魁梧者憤然而倒合坐大笑秀才徐步盥手登席焉主帥詰之何術也對曰頃年客游曾于道店逢此人縷近食索踉蹌而倒有同伴曰怕醬見之輒倒某聞而志之適詣設厨求得少醬握在手中此人見之果自

倒仰供宴設之歡笑耳

叨鐵

奉先縣有令姓胡忘其名滑稽食餅好博奕邑寄張巡官好尚既同往來頗洽每會棋必自旦及暮界無厭倦然未嘗談食于張不勝饒凍潛知之時入蓋自食而後出及暮辭畢曰且去也極是叨鐵胡唯唯而已張去胡忽思之急令追問明公適云極是叨鐵其義安在張復款坐謂曰長官豈不知有叨鐵邪曰不知曰還見冶爐家置一鐵積長杖乎只此是爐中

廣滑稽

卷之二十五

十四

猛火炎熾鐵汁或未消融使此杖時時于爐中噓猛火了却出來移時又噓猛火了却出來只此時叨鐵也言訖而去胡再三思之方知諷其每日自入噓猛火了却出來棋也

昔曾使他家君

唐有高梁子出刺郡人迎候甚至前任與之設交代之禮儀無闕者二禮生具頭冠禮儀相其賓主陞降揖讓而新牧瞻玩踟躕飲客低視不敢正面對禮生及禮畢使人再三傳語慰勞感謝皆莫涯其意翼日

于內閣從禮生從容生極惶恐周知去就既坐頓履
低語曰賢尊安否禮生唯唯又曰頃年營大事時極
煩賢尊心力生亦憐然乃罷有親知細詢之乃曰此
禮生緣方相子弟昔曾使他家君是以再三感謝

暢殺喜殺

梁龍德年有貧衣冠張咸光游弓無度梁宋之間復
有劉月明者與咸光相類嘗懷七箸每游貴門即遭
譖戲方殮奪其七箸則袖中出而用之梁駭馬溫積
諫議權判開封府事咸光忽過詣象門告別問其詣

廣清

卷之三十五

十五

則云往投溫諫議也問有何紹介而往答曰頃年承
紀錄此行必厚遇大諫嘗製碣山潛龍宮上梁文云
饅頭似桃胡餅如麗暢殺劉月明主簿喜殺張咸光
秀才以此知必承顧盼也聞者絕倒

盧氏雜說

還我而已

交廣間游客各求館帖所至迎接甚厚賂每處十
千廣帥盧鈞深知其弊凡求館帖者皆云累路館驛
供茶飯而已有客齎帖到驛驛同依帖供訖客不發

驛吏曰恐後更有使客前驛又遠此非宿處客曰食
帖何如處分吏曰供茶飯而已客曰茶飯供了還我
而已來驛吏相顧莫知所為客又迫促無計更問曰
不知而已大干驅小于驛若無可供但還我價值驛
吏問每一而已其價幾何客曰三五千驛吏遂飲送
之

卓與李書

唐郎中卓與李修古親表昆弟李性迂僻卓常輕
之李俄授許州從事奏官數下時許帥方大譴忽述

廣清

卷之三十五

十六

到開角有卓與李書遂執書喜白帥曰某與卓二十
年表兄弟多蒙相輕今日某忝為尚書參幕又奏署
敕下遽與某書大奇及啓越云即日卓老不外生見
李脩古上條帥因請書看合座大笑李脩古慙甚
不知侍中也有用處

王智興士帶使侍中罷鎮歸京親戚間有以選事求
智興論薦固不允遂請致一函與吏部侍郎史部印
尾狀云選人名銜謹領訖智興曰不知侍中也有用
處

花樣不同

盧氏子合不中第步出都門其日風寒頗甚投宿逆族有客續至附火吟曰學織絲綾功未多亂投機杼錯拋梭莫教宮錦行家見把此文章笑殺他又曰如今不重文章士莫把文章誇向人盧愕然憶是白居易詩因問其姓氏曰姓李世織綾亂前舊隸東都宮錦坊後宮錦災近以薄技投本行皆云如今花樣與前不同不謂伎倆兒以文求售者不重于世如此且求歸也

廣滑稽

卷之三十五

十七

宋五坦率

德宗夏中微行西明寺宋濟為巾幘鼻抄書上曰措大茶求一碗濟曰鼎水方可自潑之上又問作何事業是何姓行濟曰姓宋第五應進士眾須臾聞呼官家濟皇恐起拜待罪上曰宋五大坦率一本上問曰今上詩何如曰聖意難測上曰宋五大坦率後禮部放榜上問有濟名否回云無上曰宋五又坦率國史補宋濟老于文場試賦失韻乃撫膺曰宋五又坦率矣後禮部上甲乙名德宗曰宋五坦率否

蒙惠也愚若干

唐有內大臣學作別紙言語鳳翔節度使寄柴數車回書謝曰蒙惠也愚若干

大作家在那邊

唐宰相王璠好與人作碑誌有送潤毫者誤和右丞相王維門維曰大作家在那邊

腥臃

張茂昭為義武節度使頻喫人肉及除統軍到京班中有人問曰聞尚書在鎮好人肉虛實笑曰人肉腥

廣滑稽

卷之三十五

十八

而且臃爭堪喫

好染髭鬚事後生

元和中國樂有米嘉榮何徽劉尚書禹錫與米詩云三朝供奉米嘉榮能變新聲作舊聲于今後輩輕前輩好染髭鬚事後生

善謔集

皎皎

貞元末妓阿軟產一女求小名于白樂天樂天曰此兒甚白皙可名曰皎皎有文士過之見呼皎皎為釋

其義始悟樂天之戲蓋其種姓不明取古詩云皎皎河漢女也

方口尖口

唐之進士有姓單者就試有司有司誤書為單生訴云雖則陋宗然姓氏不欲為人所轉易乞改正之有司曰方口尖口亦何足辯單生曰若不足辯則台州吳兒縣政作呂州矣兒縣可乎主司無以應

幽閑鼓吹

被山相賺已多時

廣滑稽

卷之三十五

十九

孝

唐任轅有經學居懷谷望徵命而蒲輪不至自入京中訪問知已有朝士戲贈詩曰雲林應訝鶴書遲自入京中探事空從此見山須合眼被山相賺已多時後至補袞

居郎易矣

白居易應舉至京以詩謁著作顧况况觀姓名熟視白公曰米價方貴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却嗟賞曰道得箇語居郎易矣

此無所直

李德裕鎮揚州監軍使楊欽義追入必為樞近而德裕致禮皆不越尋常欽義心銜之一日中堂設宴更無他賓而陳設寶器圖書數床皆殊絕一席祇奉亦竭情禮宴罷皆以贈之欽義大喜過望旬日西行至汴州有詔却令監淮南欽義即至具以前時所贈歸之德裕笑曰此無所直奈何拒焉悉却與之

一時投溷中

唐李潘嘗綴李賀詩歌為之集序未成知賀有表兄

廣滑稽

卷之三十五

壬

賀歌什傳流者少蓋悉為酒中物耳惜哉

與賀筆視之交者召之見託以搜訪所遺其人敬謝且請曰某蓋見其所為亦嘗見其多點竄者所緝者視之當為改正潘喜并付之彌年絕跡潘怒復召詰之其人曰某與賀中射自少多同處恨其傲忽嘗思報之所得歌詩兼舊有者一時投溷中矣

賢于能詩

元稹在鄂州周復為從事稹嘗賦詩命院中屬和復乃簪笏稹曰某偶以大人往還謬獲一第其是詩賦皆不能稱嘉之曰實實如是賢于能詩者矣

乾膜子

驢牙郎

唐張登制舉登科氣高傲物司勳員外裴樞與爲師友舉公羣至投文樞才詆訶琅謫登自知江陵鹽鐵院會既到城直入司勳廳冷笑曰裴三十六大有可笑事樞問登可笑之由登曰笑公驢牙郎樽馬價此成笑耳

韋殿中尚不知

韋乾度爲殿中侍御史牛僧孺以致科刺首除伊闕

廣滑稽

卷之三十五

三十一

尉臺參乾度不知僧孺校官之本問何色出身僧孺對曰進士又曰安得入畿對曰某制策連捷茶爲刺頭僧孺心甚有所訝歸以告韓愈愈曰公誠小生韋中固當不知愈及第十有餘年猖狂之名已滿天下韋殿中尚不知之子何怪焉

酒器填懷

裴鈞鎮襄州大宴巡官裴弘泰後至鈞不悅弘泰曰請在坐銀器盡酌酒滿之隨飲以賜弘泰可乎鈞許之遂揭座上小爵至航船凡飲皆竭隨即填于懷有

銀海受一斗以上以手捧而飲盡踏其海捲抱之索馬而去鈞使人視弘泰方箕踞坐秤所得銀器數百餘兩不覺大笑

家兄也名論

唐尚書裴胄鎮江陵常與苑論有舊論及第後更不相見但書札通問而已論弟誦方應舉過江陵行謁地主之禮客因見誦名曰秀才名雖字不同且難于尚書前行禮如何會誦懷中有論舊名紙便會客將曰某自別有名客將見日晚倉皇遽將名入胄喜曰苑大來矣廼入誦半庭胄見貌異及坐揖問足下第幾誦對曰第四胄曰與苑大遠近誦曰家兄又問曰足下正名何對曰名論又曰賢兄改名子誦曰家兄也名論

一聯破的

唐劉義方東府解試貂蟬冠賦韻脚以審之厚薄義方賦成云某于厚字韻有一聯破的乃吟曰懸之于壁有類乎拋棄戴之于頭又同乎席帽覆後無不以爲歡笑

南楚新聞

一切不得除此錦襖子

百越人好食蝦蟇凡有宴會斯為上味先于釜中置水次下小芋烹之候湯沸如魚眼即下其蛙乃一一

如此取味毋乃酷乎

棒芋而熟如此呼為抱芋羹又或先于湯內安筍筍後投蛙及進于筵上皆執筍筍瞪目張口而座客有戲之曰賣燈心者又云介皮者最佳擲于沸湯即躍出其皮自脫矣皮既脫乃可以修饌時有一叟聞茲語大以為為不可云切不得除此錦襖子其味絕珍聞

廣滑稽

卷之三十五

三十三

之者莫不大笑

并乞荆南表犬

郎中李拙與新州日有李生稱舉子求謁所投詩卷咸播詩播道其千邀李生從容詰之實于京華書肆中以百錢購得殊不知是賢郎中佳製數日後辭他適播方引見李生拜謝前事畢又云僕執郎中鳳卷游江湖間所貴尤楊旅寓耳播曰此乃吾昔歲未成事時所懷今日為卿收無用處便奉獻可也秀才今擬何之生云暫往江陵謁表犬盧尚書見為荆南節

度使名弘宣播拍手大笑曰秀才又錯也荆南盧尚書是我表親又生慚悻失次乃復進曰誠若郎中言并荆南表犬一時乞取

產翁

南方有婦生子便起其夫卧牀稱飲食皆如乳婦稍不諱衛其孕婦疾皆生焉其妻亦無所苦炊爨樵蘇自如又云越俗其妻或誕子經三日便澡身溪河近且糜餉塔婿擁食抱雛坐寢榻稱為產翁

相公何必更追歡

廣滑稽

卷之三十五

三十四

唐宰相張滂常與胡士于萬壽寺閱牡丹而飲俄有雨降抵暮不息奉公飲醉未闌左右伶人皆御前供奉第一部為恃寵肆狂無所畏憚其間一輩曰張隱忽躍出揚聲引詞曰位卑受理致傷殘四面牆匡不忍看正是花時堪下淚相公何必更追歡告乞遂去聞席愕然一時俱散張但慚恨

抒情詩

詩戲惡筆

李都荆南從事時朝官親熱自京寓書筆蹤甚惡李

寄詩戲曰草絨千里到荊門章草縱橫任意論應笑
鍾張虛用力却教羲獻枉勞寬惟堪愛惜爲珍寶不
敢畱傳誤子孫深荷故人相厚處天行時氣許教吞
是他家屬是他家

唐馮衮牧蘇州江外優佚暇日多縱飲憚因會賓僚
擲盧馮突勝以所得均遺一座乃吟曰八尺臺盤照
面新千金一擲聞精神合是賭時須賭取不妨回首
乞閒人更因飲酣戲酒妓而軍倅畱情索然無緒馮
聃之曰老夫過戲無能爲也倅飲衮而謝因吟曰醉
廣滑稽 卷之二十五 三五

眼從伊百度斜是他家屬是他家低聲向道人知也
隔坐剛拋豆蔻花

女障子詩極好

唐羅隱與周繇分深謂隱曰閣下有女障子詩極好
乃爲絕唱隱不喻何爲也曰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
無情也動人是隱題花詩隱撫掌大笑

儂相嘲婿詩

唐趙璘儀質瑣陋成名後爲婿薛能爲儂相乃爲詩
嘲謔其畧曰巡關每傍樽蒲扇望月還登乞巧樓第

一莫教嬌太過緣人衣帶上人頭又曰不知原在鞍
轡裡將爲空馱席帽啼又曰火爐牀上平身立便與
夫人作鏡臺

紀聞錄

不知主君女何姓

唐張守信爲餘杭太守善富陽尉張璠假借之璠不
知其故則使錄事參軍張遇達意于璠將妻之以女
喜吉期有日矣然私相聞也郡縣未之知守信爲女
具衣裝女之保母問曰欲以女適何人守信以告保
母曰女婿姓張不知主君之女何姓信乃悟亟止之
都不思姓氏

廣滑稽

卷之二十五

三六

唐殿中御史李逢年左遷爲洛陽令在蜀郡謂戶曹
李琬曰逢年家無內主獲落難堪弟旣相狎幸爲逢
年求一妻琬曰兵曹李札甚名家也札妹甚美聞于
蜀城資裝亦厚兄能娶乎逢年許之令琬報李札札
自造逢年謝明日請至宅其夜逢年喜寢未曙而興
嚴飾畢顧步階除而獨言曰李札之妹門第若斯年
幼且美家又富貴何幸如之言再三忽驚難曰卒琬

過矣又誤于人今所論親爲復何姓怪哉因策馬到府庭李睨進曰兄今日過扎妹乎逢年不應睨曰事變矣逢年曰君思扎妹乎爲復何姓睨驚退遇李扎扎曰侍御今日見過乎已爲地矣睨曰吾大誤耳但知求好婿都不思其姓氏扎大驚惋恨之

誤答送書人

唐青州臨朐丞張藏用性既魯鈍又弱于神嘗召一木匠藏用大怒使擒之匠既到適會隣縣令使人送書儀藏用藏用方怒解木匠又走讀書畢便令剝送

廣滑稽

卷之十五

二十七

書者答之至十送書人謝校請曰某爲明府送書縱書中意忤明府使者何罪藏用知誤謝曰昔怒匠人不意誤答君耳令里正取酒一器以飲送書人而別更視事忽見里正指酒問曰此中何物里正曰酒藏用曰何妨飲之遂入戶送書者更不得酒扶杖而歸爲承名所賣

李元鼎爲沂州刺史怒司功郎承明命剝之屏外承明狡猾者也既出屏適會博士劉琮琮後至將入衙承明以琮璉儒者肘而剝之給曰太宗怒汝衙遲使

我領人取汝令便剝將來琮璉以爲然遂解衣承明日吏卒擒琮璉以入承明乃逃元鼎見剝至不知是琮璉也遂杖之數十琮璉起謝曰蒙恩賜杖請示罪名元鼎曰爲承明所賣

奇聞錄

君大似共鬼語

唐舉人李文彬受知舍人紀于泉時有京兆府司錄賀蘭洎卒文彬因謁紫微紫微問曰今日有何新事文彬曰適過府門聞紀于洎卒泉曰莫錯否文彬曰

廣滑稽

卷之十五

二十八

不錯泉曰君大似共鬼語拂衣入文彬乃悟蓋俱重姓又同名而誤對也

真牛頭

故京兆少尹元鑄任號縣令日怒一猷子王行約者命曳之去巾既無毛髮而有兩角長三四寸鑄曰真牛頭也遂捨之

杜陽編

豈料乞索兒

元載妻王氏字韞秀緒之女也親屬以載夫妻皆乞

後生謀籍
應益形相
衣亦不得已

兒厭薄之其後載到京屢陳時務深符上旨權拜中書肅代兩朝宰相貴戚無比內外親屬悉來謁賀繡秀安置開院忽因晴景以青紫絲條四十條各長三十丈皆施羅綺綉之飾每條條下排金銀爐二十枚皆焚異香香至其服乃命諸親戚西院開步繡秀問是何物侍婢對曰今日相公與夫人晒曝衣服王氏謂諸親曰豈料乞索兒還有西事蓋形廢衣也諸親辭去

國史補

唐書

卷之三十五

三九

竊兵獨舞

于頔聞常臯進奉聖樂亦機順聖樂以進每宴必使率之其曲將半行綴皆伏而一人舞于中央幕客常綬笑曰何用竊兵獨舞以調頔為襄帥暴虐人

如公言已大散

王諤累任大鎮財貨成積有舊客諭以積而能散之義後數日復見諤諤曰前所見誠誠如公言已大散矣客請其名諤曰諸男各與萬貫女婚各與千貫如耳草不疑

朱泚既亂裴佖與衣冠數人佯為奴求出城佖貌獲自出稱耳草問兵曰此數子必非人奴如耳草不疑也

此有二義

唐馬燧孫始生德宗命曰繼祖退而笑曰此有二義意謂以索繼也

終日食鹽醋何堪

唐宰相盧邁不食鹽醋同列問曰足下不食鹽醋何堪邁笑而答曰足下終日食鹽醋何堪

廣濟集

卷之三十五

三

何足煩人

表修之破袁晁擒其僞公卿數十人州縣大具桎梏謂必生致闕下僂曰此惡百姓何足煩人乃遣客屬逐之

麻姑送酒來

李泌為相以虛誕自任常對客令家人速酒樽今夜洪崖先生來宿有人遺美酒一樽有客至乃曰麻姑送酒來與公同飲傾未畢門者曰某侍郎取酒樽泌命還之君無愧色

何郎中

進士何孺亮自外州至訪其從叔誤造趙需乞自云
同房會公至需家致意云揮霍孺亮是同房便令人宴
姑姊妹盡在坐焉孺亮饌畢徐出需大笑孺亮戲不
敢出京城因號需為何郎中

走馬呼壁

王仲舒爲郎官與馬逢友善每貴逢曰貧不可堪何
不求碑誌相救逢曰適見誰家走馬呼壁吾可待也
蔡伯喈

廣滑稽

卷之二十五

主

江西有驛宿以幹事自任白刺史驛已理請一閱之
乃往初二室爲酒庫諸醖畢熟其外畫神問曰何也
曰杜康刺史曰功有餘也又一室曰茶庫諸茗畢貯
復有神問何也曰陸鴻漸刺史益喜又一室曰菹庫
諸茹畢備復有神問何神也曰蔡伯喈刺史大笑曰
君誤矣

開元傳信記

麴生

道士葉法善精符錄術上累拜爲鴻臚卿優禮特厚

法善居玄真觀常有朝客十餘人詣之解帶淹留滿

坐思酒忽有人扣門麴秀才法善令人謂之曰方有
朝寮無暇晤語幸吾子異日見臨也語未畢有一措
大傲晚直入年二十許肥白可觀笑揖語公居末席
抗聲談論一坐不測衆從觀良久覽起如風旋轉法
善謂諸公曰此子突入詞辨如此豈非妖魅爲眩惑
乎試與諸公取劔備之麴生復至扼腕抵掌論難鋒
起法善密以小劔擊之隨手喪元墜階下爲瓶滿坐
驚攝視其處乃盈瓶醞醞也咸大笑飲之坐客醉而

廣滑稽

卷之二十五

主

撫其餅曰麴生麴生風味不可忘也

失猫判

裴寬子謂素好談諧爲河南尹有婦人投狀爭猫兒
狀云若是兒猫卽是兒猫若不是兒猫卽不是兒猫
謂大笑判狀云猫兒不識主傍我榻老鼠兩家不須
爭將來與裴謂遂納其猫又嘗有投帖悞書紙背謂
判云這畔似那畔那畔似這畔我也不辭與你判笑
殺門前看靴漢

猢猻面孔

南泉亦有
猫公案

唐安西牙將劉文樹髭生額下貌類猴明皇令黃幡綽嘲之文樹切惡猿猴之號乃密賂幡綽不言之幡綽許而進嘲曰可憐好箇劉文樹髭鬚共類願別住文樹面孔不似猢猻獼猴面孔強似文樹上知其遺賂大笑

談賓錄

蘇味道矜誕

蘇味道為天官侍郎杜審言參選試判後謂人曰蘇味道必歿人間其故審言曰見我判即當羞歿矣又

廣滑稽 卷之三十五

三

問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衡官書跡合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如此

計臣此功

張後裔在并州太宗就受春秋左氏傳後因召入賜

祭何以先聖為戲可謂無

謙言及平昔從容謂曰今日弟子何如後裔對曰昔

人臣禮

孔子領徒三千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即為萬乘

主計臣此功愈于先聖太宗大悅賜馬五匹

嗅臙

沈懷遠瘠瘠

趙元楷為交河道行軍大總管時侯君集為元帥君

病馬之濃去

集馬病艸類元楷以指露其濃而嗅之以詆君集

廣滑稽卷之三十五終

廣滑稽

卷之三十五

三

廣滑稽卷之二十六目錄

劉賓客嘉話錄

今乃袁德師樓

那漢口不足信

今日受些子污泥

喫不潔太遲

人焉慶哉

莫是字三益代

六差

入入

團句把麻

清都不知

湖州文學

已後更莫拋人來

不暇唱渭城

甲皆有猪皮之異

廣滑稽卷之二十六

渤海

輕薄到洽

三水小牘

爭敢向這裏覓宿處

周禮子

會稽錄

壓得朕頭疼

中興間氣集

衆鳥欣有托

嶺表錄異

去歲曾攝文宣王

搜神祕覽

康七

文覽

父斤

詩源指訣

杜詩燒灰

字錦

藏之鬼

揚州亭迹

廣滑稽卷之二十六

聚香園

粧樓記

侍闕零齋社

傳芳名記

與日輪爭功

密爲莫遂

白氏金鑑

口吻生花

姑臧記

難刻珮環

芳賢傳	洗瘡止痛	玉塵集	界尺筆槽	三峯集	萱草手皮脫	金陵記 方德達	羔羊揮淚	鉅野志	廣滑稽	穠芳亭	襄陽記	欲使天下官遁走	封氏聞見記	細看未好	熱風頗甚	姓伍故相美	唐詩紀事	離恨一條
									卷之二十六									
									三					誤稱表里	道晴道雨			

遼史	雙有一筆在	筆航紀談	更生千里戲令	國史纂義	卿自難識	一日即足	河東記	進士常持蒲	廣滑稽	傳載	這頭子大堪燒	禮官判	紀異錄	此必頭陀	棉織甚陋	耳目記	何用進殘藥於天府	會要
									卷之二十六									
									四		呼兼比素			厚朴從容	儲毫			

久藏少年

五

、 招

黑牡丹

廣滑稽

卷之二十六

太

廣滑稽卷之二十六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關中羅 昌齊纂甫校

劉賓客嘉話錄

今乃袁德師樓。

唐汝南袁德師故給事高之子嘗于東都買得婁師德故園地起書樓洛人語曰昔日婁師德園今乃袁德師樓

那漢口不足信

廣滑稽 卷之二十六

唐劉禹錫云李二十六丞相程善謹為夏口日有客辭焉李曰且更三兩日客曰業已行矣舟船已在漢口李曰但相信住那漢口不足信其客胡廬掩口而退

今日受些子污泥

元載于萬年縣佛堂子中謁主官乞一快灰主者曰相公今日受些子污泥不怪也乃脫襪襪塞其口而終

喫不潔太遲

韓愈初貶之制舍人席夔為之詞曰早登科第亦有聲名席既物故友人多言曰席無令子弟豈有病陰毒傷寒而與不潔喫邪韓曰席十八喫不潔太遲人問之曰何也曰出語不是蓋忿其責辭云

人焉度哉

權德輿言無不文又善度詞嘗逢李二十六于馬上度詞問答聞者莫知所說或曰度詞何也曰隱語耳語不曰人焉度哉人焉度哉此之謂也

莫是李三益代

廣滑稽 卷之二十六

李丞相絳先人為襄州督部方赴舉求鄉薦時樊司空澤為節度使張常侍正甫為判官主鄉薦張公知絳有前途啓司空曰舉人中悉不如李秀才請只送一人諸人之資悉以奉之欣然允諾又薦絳弟為田舍郎絳感澤諸恩不十年登庸澤之子宗易為朝官人問宗易之文于絳絳戲而荅曰益代人因以益代為口實相見論文必曰莫是李三益代否

六差

侍郎潘炎進士榜有六異朱遂為朱滔太子王表為

李納女塔彼軍呼爲駙馬趙博宣爲冀定押衙袁同
直入番爲阿師寶帶二十年稱前進士奚某亦有事
時謂之六差

入入。

苗蔡子續應舉蔡以中風語澁而心緒至切臨試又
疾亟續乃爲狀請許人試否蔡猶能把筆淡墨爲書

曰入入

團句把麻

通事舍人宣詔舊命拾遺爲團句把麻者蓋謁者不

廣清稽

卷之二十六

三

知書多失句度故用拾遺抵摘聲句以助之及呂溫
爲拾遺被喚麻把不肯去遂成故事拾遺不把麻者
自呂始也時柳宗元戲呂云幸識一文半字何不與
他把

清都不知

唐崔清除濠州刺史當替李遜清往薛戶部侍郎李
巽巽畱坐與語清指謂所替李遜曰清都不知李遜
渾不鮮官再三言之巽曰李巽即可在只是獨不稱
公意耳清稍悟之慚顧而去

湖州文學

楊國忠嘗會親時知史部銓具欲大噓以誤之呼選
人名引入于中庭不問資序短小者通達衆軍胡者
曰湖州文學簾下大笑

更莫拋人來。

會有老嫗山行見大虫羸然跬步而不進若傷其足
嫗目之而虎遂自舉足以示嫗乃有芒刺在掌因爲
拔之俄奮迅闕吼而懷其恩自後擲麋鹿狐兔于庭
日無闕焉嫗登垣視之乃前傷虎也因爲親族具言

廣清稽

卷之二十六

四

其事而心異之一旦忽擲一死人血肉狼藉嫗乃被
村胥訶捕嫗具說其由始得釋縛嫗乃登垣伺虎至
語曰感矣叩頭大王已後更莫拋人來也

不暇唱渭城。

刑部侍郎劉伯芻嘗言某所居安邑里巷口有鬻餅
者早過戶未嘗不謳歌而當墟與甚早一旦召之與
語食窮可憐因與萬錢令多其餅日取餅以償之欣
然持錢去後過其戶則寂然不聞謳歌聲及呼至謂
曰爾何輟歌之遽乎曰本流既大心計轉粗不暇唱

渭城矣吾思官徒亦狀因成大噓

甲背有猪皮之異

崔護不登科怒其考官苗登郎崔之三從舅也乃私試爲判頭毀其舅曰甲背有猪皮之異人問曰何不去之曰有所受其判曰曹人之袒重耳駢脅載觀相里之剃苗登猪皮斯見初登爲東畿尉相里造爲尹會欲笞之袒其背有志毛長數寸故云

勃海。

唐柳宗元與劉禹錫同年及第題名于慈恩寺塔談

廣滑稽

卷之二十六

五

元茂東筆題名皆以姓望而辛南容人莫知之元茂閣筆曰請辛先輩言其族望辛君適在他處柳曰東海人元茂曰爭得知柳曰東海之大何所不容俄而辛至人問其望曰勃海衆大笑

輕薄到洽。

梁劉孝綽輕薄到洽洽本灌園者洽謂孝綽曰某宅東家有地擬買被本主不肯何計得之孝綽曰卿何不多草其糞置其壩下以苦之洽以恨孝綽竟被傷害

三水小牘

爭敢向這裏覓宿處。

湖南觀察使李夷女奴曰却要美客止善辭令胡望通禮謁于親姻家惟卻要主之李侍婢數十莫之信也李四子長曰延禧次曰延範次曰延祚下役有五郎皆年少狂狻欲蒸却要而不能也嘗遇清明節時纖月娟娟庭花爛發中堂垂綉幕而却要過大郎于櫻桃花影中大郎乃持之求偶却要取茵席授之曰可于廳中東南隅立相侍候堂前眠就當至大郎既去至廊下又逢二郎調之却要復取茵席授之曰可于廳中東北隅相待二郎既去又遇三郎束之却要復取茵席授之曰可于廳中西南隅相待三郎既去又五郎過著握手不可解却要亦取茵席授之曰可于廳中西北隅相待四郎皆去延禧于廳角中屏息以待廳門斜開見其三弟比比而至各趨一隅心雖訝之不敢發少頃却要益燃炬疾向廳事踰雙扉而照之謂延禧輩曰阿堵貧兒爭敢向這裏覓宿處衆棄所遺掩面走

廣滑稽

卷之二十六

六

李

周童子

唐廣明歲薛能失律于許昌都將周茂代之明年宰相王徽過許謂茂曰昔聞潘有部將周童子得非司空邪何致此號茂愧赧良久答曰茂出身走卒實纒壯心每有征行不避鋒刃左衝右捭屢立微功所以軍中有此名號王笑復謂茂曰當時撲落過河裏可是撞不着邪茂前總許卒征徐芳為賊所敗溺于渦水或拯之僅免故有是言

會稽錄

唐清希

卷之二十六

七

李

壓得朕頭疼

董昌未僭前山陰縣老人僞上言于昌曰今大王善政及人願萬歲帝于越以福兆庶三十年前已聞謠言正合今日故來獻其言曰欲識聖人姓千里草青青欲知聖人名目從曰上生昌得之大喜于乾寧二年二月二日率軍俗數萬人僭冠冕儀衛登于城門樓赦境內僞號羅平國年號天冊自稱聖人及令官屬將校等皆呼聖人萬歲詞畢復欲舞蹈昌乃連聲止之卿道得許多言語壓得朕頭疼也時人聞之

大笑緣土人所製平天冠稍重故有此言

中興間氣集

衆鳥欣有托。

李秀蘭嘗與諸賢會烏程開元寺知河間劉長卿有陰疾謂之曰山氣日夕佳長卿對曰衆鳥欣有托舉

坐大笑論者兩美之

嶺表錄異

會極文宣王

南中小郡多無繙流每宣德音演假作僧道陪位唐

廣清希

卷之二十六

八

陳

昭宗即位柳籍為客官宣告使赦文到下屬州崖州自來無僧道皆臨事差攝宣時有一假僧不伏排位太守王弘大怪而問之僧曰役次未當差遣編併去歲已曾攝文宣王今年又要作和尚見者莫不絕倒搜神秘覽

康七。

西川費孝先善軌華世皆知名有大若人王旻因貨殖至成都求為卦孝先曰教住莫住教洗若洗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遇明即活遇暗即死再三戒之令誦

此數言足矣。旻志之及行途中遇大雨。憇一屋下。路人盈塞。乃思曰。教住莫住。得非此邪。遂冒雨行。未幾屋顛覆。獨得免焉。旻之妻已私鄰人。欲講終身之好。俟旋歸。將致毒謀。旻既至。妻約其私人曰。今夕新沐者。乃夫也。日欲哺呼。旻洗沐重易巾櫛。旻悟曰。教洗莫洗。得非此耶。堅不從。婦怒。不省自沐。夜半反被害。旻覺驚呼。隣里共視。皆莫測其由。遂被囚繫。拷訊獄。就不能自辯。郡守錄狀。旻泣言。死即死。但孝先所言終無驗耳。左右以是語上聞。郡守守命未得行。法呼。

廣滑稽

卷之二十六

九

旻問曰。汝鄰比何人也。曰。康七。遂遣人捕之。殺汝妻者。必此人也。已而果然。因謂僚坐曰。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非糠七乎。由是辯雪。誠遇明郎活之効。

文覽

父斤。

杜甫子宗武。以詩示阮兵曹。阮兵曹荅以石斧一具。隨使拜詩。還之。宗武曰。斧父斤也。兵曹使我至父加斤削也。俄而阮聞之曰。誤矣。欲子斫斷其手。此手若存。天下詩名又在杜家矣。

詩源指訣

杜詩燒灰。

張籍取杜甫詩一帙。焚取灰。燼副以膏蜜。頭飲之。曰。令吾肝腸從此改易。

字錦

羲之鬼。

虞世南書冠。當時人謂其羲之鬼。

楊州亭迹

聚香園。

廣滑稽

卷之二十六

十

楊州太守申端畏妻不敢延客。謝廷皓謁之。坐久饑甚。端入內袖聚香團啗之。

粧樓記

侍闕駕鸞社。

朱子春未婚。先開房室。帷帳甚麗。以待其事。旁人謂之待闕駕鸞社。

傳芳畧記

與日輪爭功。

韓愈勅潮州當暑中出張蓋。端而喜曰。此物能與日

輪爭功豈細事耶

客爲莫逆。

陳昉得蜀糖輒以蜜澆之曰與蜜爲莫逆

白氏金錄

口吻生花。

張祐苦吟妻孥喚之不應以責祐祐曰吾方口吻生

花豈恤汝輩

姑臧記

難刻珮環

廣滑稽 卷之二十六

十一

尚隆之賦雪曰麴垂金井誰調湯餅吳永素曰玉滿

天山難刻珮環

坐間服其精韻

芳賢傳

洗瘡止痛。

郭文在山間有石櫛楊梅等花爲樵牧所傷文沾酒

以澆花樹人問之曰爲二子洗瘡止痛

玉塵集

界尺筆槽

有借界尺筆槽而碎其槽者白主人曰韓直水如常

孤竹君無恙但半面之交忽然析節矣王人大笑

三峯集

萱草手皮脫。

鄭源令婢萱草浣衣萱草輒云君塵土太多令人手

皮俱脫

金陵記 方德連

羔羊揮淚

程皓以鐵床脊肉膏油見火則油焰淋漓皓言曰

羔羊揮淚矣又云我以三十萬錢償鐵匠而得此床

廣滑稽 卷之二十六

十二

養豕不太過

鉅野志

穰芳亭。

鉅野有穰芳亭邑人秋成報祭所也一日鄉耆謀立

石其中延上人王維翰書穰芳亭字維翰久之未至

有妓謝天香者問云祀事既畢何爲遲留不飲衆曰

伺維翰書石耳謝遂以身衣當筆書穰芳二字會維

翰至書亭字以完之父老遂刻之石王謝遂成夫婦

後王戲謝詩曰昔日章臺曾舞屐行人無不析枝條

天香曰從今已付丹青手一任狂風不動搖

襄陽記

欲便天下官遁走

劉季和性愛香常如廁還過香爐上主簿張坦曰人名公作俗人不虛也季和曰苟令君至人家坐處三日香氣不歇謂我如何令君而惡我愛好也坦曰古有好婦人患心痛而捧心嚙眉見者皆以爲好其隣醜婦法之見者皆走公便欲使天下官遁走那季和大笑以是知坦

廣滑稽

卷之三十六

十三

封氏聞見記

細看未好

李邕常不許蕭誠書蕭乃詐爲古帖令知故暗持示邕曰右軍真跡邕欣然云是真物平生未見誠以實告遂復取視曰細看之亦未能好

誤稱美里

大厝中湯陰有一尉姓張與數人同行過美里城或問是何城張尉曰此是郭令公圍相州所築或曰此美里城紂囚文王處何關郭令公築張尉曰某不知

文王與紂時只將謂令公所築也

熱風頗甚

貞元中給事中鄭雲達與國醫王彥伯隣居常有蕭悅求醫誤造雲達雲達爲診之曰熱風頗甚又請藥方雲達曰藥方郎不如東家王供奉悅既覺失錯驚遽趨出是時京師有乖儀者曰熱風而已

道晴道雨

裴子羽爲下印令張晴爲縣丞二人俱有聲氣而善言語會論事移時吏人竊相謂曰縣官甚不和長官

廣滑稽

卷之三十六

十四

稱兩贊府郎道晴贊府稱晴長官郎道雨終日如此不和

姓伍故相弄

楊伯傳任山南縣丞其妻陸氏名家女也縣令婦姓伍他日會諸官婦既相見縣令婦問贊府夫人何姓答曰姓陸次問主簿夫人答曰姓漆縣令婦勃然入內諸夫人不知所以欲却回縣令聞之遽入問其婦婦曰贊府婦云姓陸主簿夫人姓漆以吾姓伍故相弄耳餘官婦賴我不問必曰姓八姓九令大笑曰人

各有姓耳豈相弄邪彼令婦出

唐詩紀事

離恨一條。

雍陶典陽安送客至情盡橋間左右曰送迎之地止此故橋名情盡陶屬筆題其柱曰折柳橋自後送別必吟其詩曰從來只有情難盡何事名為情盡橋自此改名為折柳任他離恨一條條

逸史

更有一條在

廣滑稽 卷之三十六

十五

鄭戩結中官黃元吉左遷外補戩同列戲曰天休走却爺矣戩笑曰君不知我更有一爺在其不知蓋愧如此

葦航紀談

更生千里戲令

嘉禾方千里一日會相識張更生千里仍作一令戲之曰古人是劉更生今日是張更生手內執一卷金縑經問你是卯生胎生濕生化生張生還千里今日古人是馬千里今日是方千里手內執一卷刑法志問你要五百里一千二千里三千里聞者莫不笑其切

歌傳三千石穀。

故事邊郡納粟三千斛授本州助教岐山王生納粟授官以厚價市駿馬猶不愜意每以為恨嘗騎過市醫士李生感稱壯健以為價賤王怪問之李曰馱得三千石穀豈非壯健耶

國史纂義

卿自難識。

許敬宗見人多忘或謂其不聰乃曰卿自難識若遇曹劉沈謝暗中摸索者亦自可識

廣滑稽 卷之三十六

十六

田舍漢。

原是唾面自乾本色

李昭德為內史裴師德為納言相隨入朝裴體肥行緩李屢顧待不即至乃發怒曰可耐殺人田舍漢裴聞之乃笑曰師德不是田舍漢更阿誰是

一日即足

張昌儀兄弟恃張易之昌宗之寵所居奢溢渝於王者末年有人題其門曰一兩絲能得幾時絳昌儀見之即命筆續其下曰一日即足未幾禍及

河東記

十洲記周穆王時有杯名常滿此進士與題生同臭味

常持滿

汝陽王飲葉靜能酒靜能曰有一生能飲當令來謁翊日有通謁者曰進士常持滿見之侏儒也飲以酒五斗醉倒乃是一甕耳

傳載

這頭子大堪燒

有士人平生好食燒牛頭一日忽夢攝至地府鄴都獄有牛首阿旁其人亦無畏憚仍以手撫阿旁言云只這頭子大堪燒阿旁笑而放廻

廣滑稽

卷之二十六

十七

呼兼比素

李河南素替杜公恭時韓吏部愈爲河南令除職方貲外賸朝問前後之政如何對曰將兼來比素

禮官判

唐有判太常行事禮官祭圓丘至時不到者判云太常大寺寔是伽藍圓丘小僧不合無禮

紀異錄

此必頭陀

在街僧錄惠江威儀程紫霄俱辨捷能相嘲諷江

尤肥會暑袒露膏忽見之曰僧錄琵琶腿江曰先生甯果頭又見駱駝數頭膏指一大者曰此必頭陀也江曰此輩滋息亦有先後此則先生也非頭陀也

厚朴從容

盧質字子徵姓好玩譚爲莊宗館記會送官陳玄補太原府送學博士所司請稿質立草之末句云既懷厚朴之才空典從容之職莊宗覽之入爲啓齒

婦娥甚陋

沈嵩與羅隱從事浙西幕下主公出妓衆稱殊麗使

廣滑稽

卷之二十六

十八

是婦娥嵩曰婦娥甚陋安可及主公大驚曰書記識婦娥否曰嵩兩度到月宮折桂何爲不識故有是說

鴿鷺

進士顧非熊令狐相國楚聞其辨捷乃改一字令云水裏取一鸞岸上取一駝將者駝來馱者鸞是爲駝馱是非熊曰屋頭取一鴿水裏取一鴿將者鴿來合者鴿是爲鴿合公大奇之

耳目記

殘藥

武宗疾作詔求紫花梨時恒州節度尚書春公主聞
真定李令有一株即遣就加封檢及秋實公主手選
進之其記室李遵來作進梨表云紫花開處檀美春
林縹蒂懸時回光秋浦離離玉潤落落珠圓甘不得
嘗脆難勝口表達闕下公卿笑之常山公何用進殘
梨于天府也蓋以其有脆難勝口之句

會要

彪狼共羊

龍朔二年司列少常伯楊思玄恃外戚貴待選流多

廣滑稽

卷之二十六

十九

不以禮而排斥之爲選者夏侯彪所訟御史中丞郎
餘慶彈奏免官時中書許敬宗曰必知楊吏部之敗
或問之對曰一彪一狼共看一羊不敗何待

今是堂手錄

鷄且打鳳

杜大中自行伍爲相與物無情西人呼爲杜大虫雖
妻有過亦公杖之有愛妾才色俱美大中牋表皆其
所爲一日大中方寢妾至見几間有紙筆頗佳因書
一闕寄臨江仙有彩鳳隨鷄之語中覺而視之云鷄

且打鳳于是堂其面至頃折而斃

松憲雜錄

不事女主

有武后不可
無狄相事
有狄相不可
無盧氏議

狄仁傑之爲相也有盧氏堂姨居午橋南別墅姨止
一子未嘗來都城親戚家梁公每遇伏臘聯朔修禮

甚謹嘗經甚雪多休暇因候盧姨安否適見表弟挾
弓矢携雉兔來歸膳味進于北堂顧揖梁公意甚輕
問公因啓姨曰某今爲相表弟有何樂從願悉力以
從其言姨曰相公自貴爾有一子不欲令其事女主

廣滑稽

卷之二十六

二十

公大慙而退

相馬經

玄宗好馬擊球內廐所飼者意猶未甚適會貴幡綽
戲語相解因曰吾欲良馬久之而誰能通于馬經者
幡綽奏曰臣能知之且曰今三丞相悉善馬經上曰
吾與三丞相語政事之外悉究其旁學不聞有通于
馬經者爾焉得之幡綽曰臣自日日沙堤上見丞相
所乘馬皆良馬也以是必得通馬經上因大笑而語
宅

太平廣記

打亦得

初房瑯嘗尉馮翊陸象先下孔目官党芬于廣衛相遇避馬還瑯搜芬下决脊數十下芬訴之象先曰汝何處人芬曰馮翊人又問房瑯何處官人芬曰馮翊尉象先曰馮翊尉决馮翊百姓告我何也瑯又入見訴其事請去官象先曰如党芬所犯打亦得不打亦得官人打了去亦得不去亦得

青唇墨脫

廣濟橋

卷之二十六

三十一

有親隣夫見婦吹火贈詩云吹火朱唇動添薪玉腕斜遙看烟裏面恰似霧中花其妻告夫曰君豈不能學也夫曰卿吹火吾亦效之夫乃爲詩曰吹火青唇動添薪墨脫斜遙看烟裏面恰似鵝鵲茶

投荒錄

師事

南人率不信釋氏雖有一二佛寺吏課其爲僧以資責釋之土田及施財間有一二僧喜擁婦食肉但居其家不能少解佛事土人以安配僧呼之爲師郎或

有疾以紙爲圓錢置佛象旁或請僧設食翌日宰羊豕以敬之目曰除齋

一條必勝一條

嶺南無間貧富家教女不以針綉紡績爲功但躬庖厨勤刀匕而已其善醢醢殖酢者便得爲大好女故民間爭婚聘者相與語曰我女裁袍補襖即灼然不會若修治水蛇黃鱔即一條必勝一條矣

縛婦女塔

南荒之人娶婦或有喜他室女者率少年持刀挺往

廣濟橋

卷之二十六

三十二

趙盧路以偵候過即擒縛擁婦爲妻間一二月復與妻偕首罪于妻之父兄常俗爲縛婦女塔非有父母喪不復歸其家

景龍文館記

奉賜花

正月八日立春內出綵花賜近臣武平一應制云鑾輅青旂下帝臺東郊上死望春來黃鸝未解林間轉紅蕊先從鸞裏開盡開條風初變柳銀塘曲水半含苔欣逢薄薄光韶律更促候鶯景確是日中宗幸

初批云平一年雖最少文甚警新悅紅蕊之先開訝黃鶯之未囀循還吟咀賞嘆兼懷今更賜花一枝以彰其美所賜學士花並令揮在頭上後所賜者平一左右交揮因舞蹈拜謝時崔日用乘酣飲欲奪平一所賜花上於簾下見之謂平一曰日用何為奪卿花平一跪奏曰讀書萬卷從日用滿口虛張賜花一枝學平一終身不獲上及侍臣大笑因更賜酒一盃當時嘆美

廣異記

廣滑稽

卷之二十六

二十三

廣

下體生路

顧琮為補闕嘗有罪繫詔獄當伏法琮一夕憂愁坐而假寐忽夢見其母下體琮愈懼形於顏色流輩問琮以夢告之自謂不祥之甚時有善解者賀曰子其免乎問何以知之曰太夫人下體是足下生路也重見生路何吉如之吾是以賀明日門下侍郎蘇稷奏刑失入竟得免琮後至宰相

能代我勞

魏元忠嘗呼蒼頭未應犬輒代呼之元忠曰此輩順

性所謂見怪不

狗也乃能代我勞後亦無恙

兩京記

韋述

姓許姓郝

許欽明與郝處俊鄉黨親族兩家子弟類多醜陋而威飾車馬以游聖巷京洛為之語曰衣裳好儀貌惡不姓許即姓郝

冷熱相激

尚書郎自兩漢已後妙選其人唐武德貞元已來尤重其職吏兵部為前行最為要劇自後行敗入皆為

廣滑稽

卷之二十六

二十四

廣

美選考功員外專掌試貢舉人員外郎之最望者司門都門屯田虞水膳部主客皆在後行閑簡無事時人語曰司門水部人省不數角觥之戲有假作吏部令史相逢忽然俱倒良久起曰冷熱相激遂成此疾

盈盈傳

何久歲少年不出邪

達奚盈盈者天寶中貴人妾姿艷實絕一時會貴人病同官之子為千牛者失索之甚急明皇聞之詔大索京師莫見其跡因問近往何處其父言貴人病

往問之詔且索貴人之室盈盈謂千牛曰今勢不能
自隱矣出亦無甚害千牛懼得罪盈盈因教曰第不
可言在此恐上問何往但云所見人物如此所見帝
幕帷帳如此所食物如此勢不由已決無患矣既出
明皇大怒問之對如盈盈言上笑而不問後數日號
國夫人入內明皇戲謂曰何久藏少年不出邪夫人
亦大笑而已

傳奇

黑牡丹

廣滑稽

卷之二十六

二十五

唐末劉訓者京師富人梁氏開國嘗假貸以給軍京
師春游以觀牡丹爲勝賞訓邀客賞花乃繫水牛數
百在前指曰此劉氏黑牡丹也

廣滑稽卷之二十六終

廣滑稽卷之二十七目錄

羣居解頤

亦當着杜

卷耳

我兒瓜子

路梯把扇

三教論衡

文宣亞聖

願後身面孔一似和尚

廣滑稽

卷之二十七

一

拾遺錄

狗枷犢鼻

楊太真傳

回天轉地

因話錄

總是李益

將紫底緋上座主

將應不求聞達科

更一轉入流

要是未解思量

逆風必不得張帆

舜耕禹鑿

虛咽一甌粥

三十行立

正燒着大雲寺門

玉石豈須扇

天子阿姨

能與張家說家門

屋毀馬斃判

自家兒得人憐

已遭堯典舜典

尚拜謝叔父	恐是李趨兒
古物餉遺	少尹招飲
郎叟向下着	害眼宰相
駱賓是諸王封號	
玉泉子	
渠方宗會	父子相狀
白侯	解語神樞
今却是不鳴條破塊時	赤眼作白眼諱
接脚夫人	瓦礫相餒
廣滑稽	二
卷之二十七	
及第時猶未風	大明寺水
合寺苟卒	爛蒸葫蘆
闊裂	脆臍脚杏
豈是助語	聞君善箏
必金銀車	
尚書故實	
此君所念詩	蘇扛佛
賦牛圖	常侍登牀
寫貌海中山	

桂苑叢談	
冬瓜合出枯子	
刊誤	
都都知	
本事詩	
與汝結今生緣	夾豕走
金銅釘	舉負着花心
妻可畏者三	
集異記	
廣滑稽	三
卷之二十七	
賭集翠裘	田舍奴我豈妄哉
珍藥友誼	
宣室志	
天上無愚情仙人	
酉陽雜俎	
賣天津橋	修理功德錢
張燕公詩	白舍人行詩圖
供養其背	蛇咬爾
我爲汝粧	獸之一短

勸魏使酒	相持何乃急
梁宴魏使	大能處置此俗
人人爲國手	無事亦吾壁
此乃太山之力	何愁不爲水神
酉陽雜俎 <small>續集</small>	向見屈原
熱鏃上御孫	
續博物志	
何不爲人形志	
旗言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七	四
首寇蓬山	今日壓倒元白
何敢望回 <small>不同前</small>	兩箇阿孩兒
杜審言兒	卿不奈事
水濺羅裙	白日上青天
後來者必銜得	錯認顏標作曾公
捉得偷衣賊	一齣三十年
此千佛名經	酒胡子歌
欺客打婦	犯諱啓
金剛杵	九肋者稀

苦海	凡夫肉眼窮相骨頭
進士乘驢	醉忤詩
醉忤書	急灘頭上水船
狎燕公行令	問頭詩目連經
空腹用高心	口唇間袴
樂天能全其名	裴三宋五陸九
譚高渙	不利市秀才
小人行級	黃巢比武王
一字師	象物令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七	五

廣濟卷之二十七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關中羅 肖齊益甫校

羣居解頤高傳

亦當著杜

唐初有裴畧者宿衛考滿兵部試判爲錯一事落第此人即向溫彥博處披訴彥博時與杜如晦坐不理其訴此人即云少小已來自許明辨至於通傳言語堪作通事舍人并解文章兼能嘲戲彥博如晦回意

廣濟

卷之二十七

一

八

共語時廳前有竹此人應聲嘲曰竹風吹青蕭蕭凌寒葉不凋經冬子不熟虛心未能待國士皮上何須生節目即云解通言語可傳語廳前屏牆此人走至廳前大聲語曰方今聖上聰明關四門以待士君是何物人在此妨賢路即推倒彥博曰此意著傳此人云非但著傳亦當著杜彥博如晦大歡喜即令送吏部與信

要是未解思量

太宗征遼作飛梯以臨其城有應募爲梯首者城中

矢石如雨因競爲先登英公李世勣指之謂中書舍人許敬宗曰此人豈不大健敬宗曰非健要是未解思量

卷耳。

韋慶本女選爲妃詣明堂欲謝而慶本兩耳先卷朝士多呼爲卷耳時長安令杜松壽見慶本而賀之因曰僕固知足下女得妃慶本曰何以知之松壽乃自摸其耳而卷之曰卷耳后妃之德也

逆風必不得張帆

廣濟

卷之二十七

二

杭州參軍獨孤守忠領祖傳赴都夜半急追集船人更無它語乃云逆風必不得張帆裴晒焉

我兒瓜子。

祕書監賀知章有高名告老歸吳申明皇重之每事優異將行泣涕上問何所欲曰臣有男未有定名幸陛下賜之歸爲鄉里之榮上曰爲道之要莫若信乎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卿之子必信順人也宜名之乎再拜而受命焉久而語人曰上何謔我我是吳人名乎乃瓜下爲子豈非呼我兒瓜子耶

舜耕禹鑿

元和初達官中外之親重婚者先已涉洧潞之譏就禮之夕櫝相則有清河張仲素宗室李程女家素雅妝詩仲素朗吟曰舜耕餘草木禹鑿舊山川程久之乃悟曰張九九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於是羣客大

踏梯把扇

嶺南地煖草萊經冬不衰故蔬圃中栽種茄子宿根有二三年者漸長枝幹乃成大樹每夏秋熟時梯樹摘之三年後樹老于稀即伐去別栽嫩者又其俗入

廣滑稽

卷之二十七

三

宴

冬好食餛飩往往稍暄食須用扇至十月旦率以扇一柄相遺書以喫餛飩為題故俗云踏梯摘茄子把扇喫餛飩

虛咽一甌溺

李文福妻裴氏性妬忌姬侍甚多福未嘗敢屬意鎮滑基日有以女奴獻者福意欲思之未果一日乘間言于妻曰某官已至節度使矣然指使不過老僕夫人待某無乃薄乎裴曰然不知公意所屬何人耶指所獻女奴裴許諾爾後不過執衣侍膳未嘗得一繡

終福又囑左右曰設夫人沐髮必遽來報我既而果有告者福即為言腹痛且召女奴既往左右以裴方沐不可遽已即告以福所疾裴以為信即若不可忍狀裴極憂之由是以藥投兒溺中進明日監軍使及從事悉來候文福即具以事告之回言曰事無成固當有分所苦者虛咽一甌溺耳

三教論衡

咸通中優人李可及滑稽諧戲獨出輩流雖不能托風諭然巧智敏捷亦不可多得嘗因延慶節緇黃講

廣滑稽

卷之二十七

四

金剛經跌坐而坐

論畢次及優倡為戲可及褒衣博帶攝齋以升堂稱三教論衡隅坐者問曰既言博通三教釋迦如來是何人對曰婦人不然何煩夫坐而後兒坐也上為之啓齒又曰太上老君何人曰亦婦人也問曰益所不喻乃曰道德經云吾有大患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倘非婦人何患于有娠乎上大悅又問曰文宣王何人也曰婦人也問者曰何以知之論語曰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向非婦人奚待嫁為上意極歡賜予頗厚

三十行立。

魏博節度使韓簡性虛質每對文士不曉其說日常耻之乃一孝廉譚論語為政篇翌日語同事曰近日方知古人淳朴年至三十方能行立聞者大笑

文宣亞聖

自廣南際海中數州多不立文宣廟有刺史不知禮將釋奠郎署二書吏為文宣亞聖鞠躬於門外或進止不如儀郎制云文宣亞聖各決若干

正燒着大雲寺門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七

五

信州一女子落拓貧窶好歌善飲酒居常衣食甚迫有人乞與州圖因浣染為裙墨迹不落會鄰過之出妓設酒食久一婢驚出云娘子誤燒裙其人遽問損處婢曰正燒着大雲寺門

願後身面孔

僞蜀王先主未開國前西城胡僧到蜀蜀人瞻敬如見釋迦舍于大慈三學院蜀主伏謁坐于廳領都士女就院不令止之婦女列次拜俳優王舍城楊言曰女弟子勤禮拜願後身面孔一似和尚蜀主大笑

拾遺錄

狗枷獺鼻。

江夏王義恭性愛古物常過就朝臣求之侍中何遜已有所送而王徵索不已何意不平常出行道中見狗枷獺鼻命左右取之還以箱擎送王牋云承復須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獺鼻

玉石豈須扇。

董偃常卧延清室設紫瑠璃屏風列罽蔕之燭于戶外視屏風矣侍人惟見燈明以言無礙乃于屏風外

廣滑稽 卷之三十二

六

扇偃偃曰玉石豈須扇而後清涼耶侍人却扇以手摸之方知有屏風在礙矣

楊太真傳 唐樂史

回天轉地

上御勤政樓大張聲樂教坊王大娘善戴百尺竿上施木山狀瀛洲方丈令小兒持絳節出其間而舞不輟時劉晏以神童為祕書省正字洽歲慧悟過人上召入樓中貴妃坐於膝上為之粉黛與之巾櫛貴妃令咏王大娘戴竿宴應聲曰樓前一日戲爭新唯有

長竿妙入神誰謂綺羅觀有力猶是繖輕更着人上
與妃及嬪御皆歡笑移時聲聞于外因命牙笏黃紋
袍賜之上又宴諸王于木蘭殿時木蘭花發皇情不
悅妃醉中舞霓裳羽衣一曲天顏大悅方知回雲流
風可以回天轉地

天子阿姨

上嘗夢拾仙子乃製紫雲曲并夢龍女又製凌波曲
二曲既成遂賜宴春院及梨園弟子并諸王侍新豐
初進女伶阿蠻善舞上與妃子鍾念因授焉就按

廣滑稽

卷之二十七

七

于清元小殿軍王吹玉笛上羯鼓妃琵琶馬仙期方
響李龜年磨栗張野狐筮篋賀懷智柏自旦至午歡
洽異常時唯妃女弟秦國夫人端坐觀之曲罷上戲
曰呵瞞樂籍今日幸得供養夫人請一纏頭秦國曰
豈有大唐天子阿姨無錢用邪遂出二百萬爲一局
焉

因話錄 唐趙璘著

總是李益

李尚書益有宗人庶子同名時人謂尚書爲文章李

益庶子爲門戶李益而尚書亦兼門地焉嘗因族間
有禮會尚書啼笑謂家人曰大堪笑今日局席兩箇
坐頭總是李益

能與張家說家門

張弘靖三世掌書命在臺座前代未有楊巨源贈公
詩云伊陟無聞祖韋賢不到孫時稱其能與張家說
家門

將紫底緋上座主

李相公石是吏尚書承宣門生不數年李任魏博軍
廣滑稽 卷之二十七 八

因奏事特賜紫而吏尚衣緋人謂李侍御將紫底緋
上座主

屋毀馬斃判

相國令狐公楚自河陽徵入至閩鄉暴風有柁將飼
官馬在逆旅屋毀馬斃到京公旋大拜時魏義通以
檢校常侍代鎮三城柁將當還緣馬死懼帥之責以
狀請一字爲柁公援筆判曰廐焚禽國先師惟恐傷
人屋倒閭鄉常侍豈空問馬

將應不求問達科

德宗搜訪懷才抱器不求聞達者有人于昭應縣逢一書生奔馳入京問求何事荅云將應不求聞達科此科亦豈可應耶號欺聲俗皆此類也

自家兒得人憐

謂胡雖寵遇時舉朝無此議論不意自後笑之可謂無補諷規耶
玄宗問黃幡綽是勿兒得人憐是勿兒猶對曰自家兒得人憐時楊貴妃寵極中宮號祿山爲子肅宗在春宮常危懼上聞幡綽言俛首久之

更一轉入流

玄宗嘗登苑北樓望渭水見一醉人臨水卧問左右廣滑稽卷之三十七九

是何人左右不知將遣使問之幡綽曰是年滿令史上曰汝何以知對曰更一轉入流上笑而止

已遭堯典舜典

李尚書選性嚴毅不好戲笑時周愿知江西鹽鐵置後事將至李公戒從事曰周生好諧謔幸諸賢稍莊以待之一日饌親賓愿亦預焉李公有故人子弟來投洛拓不事李公遍問舊朋別墅及家童有拔者圖書有名者悉云賣却彼問曰有本虞未與手寫尚書此猶在否其人慙懼不敢言賣云暫將典錢愿忽言

曰尚書大屯李公忘却先拒其談諧之事遂問曰尚書何也愿曰已遭堯典舜典又被此兒郎典李公與怒之意大開自此更不拒

尚拜謝叔父

京兆龐尹及第後從事壽春有江淮舉人姓嚴是登科記誤本倒書龐嚴姓名遂賃舟弓食就謁時郡中止有一判官亦更不問其氏便詣門投刺稱從姪龐之族人甚少覽刺極喜延納殷勤便畱款曲兼命對舉七姑久之語及族人都非龐氏事龐方訝之因問廣滑稽卷之三十七十

郎君何姓曰某姓嚴龐撫掌大笑曰君誤矣余自姓龐預君何事構之令去其人尚拜謝叔父從容而退

恐是李趨兒

姚峴有文學而好滑稽姚僕射南仲廉察陝鄭峴初釋艱服候見門外忽有投刺者云李過庭僕射曰過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子弟峴初猶俛首頓首頃之自不可忍歛手言曰恐是李趨兒僕射久方悟而大笑

古物餉道

李靈建節晉州表兄武恭性誕妄又稱好道及舊古物遇靈生日無餉遺乃箱擎一故皂襖子與靈云此是李令公收後京師時所服願尚書功業一似西平靈以書謝後聞知恭生日箱擎一破職脂幞頭餉恭曰知兄深慕高貞求得一洪崖先生初得仙時幞頭願兄得道一如洪崖賓僚無不大笑

少尹招飲

唐王璠自河南尹拜右丞除書纔到少尹侯繼有宴以書邀之王判書後云新命雖聞舊卿尚在遽爲招

廣滑稽 卷之二十七

十一

命堪入笑林中京以爲話柄故事少尹與大尹游宴禮隔雖除官亦須候上敕也

即曳向下着

北省班諫議在給事中上中書舍人在給事中下裴尚書休爲諫議大夫形質短小諸舍人戲之曰如此短何得向上立裴對曰若怪即曳向下着衆皆大笑後除舍人

害眼宰相

裴先德泊在中書有故人官亦不卑自遠相訪裴公

給恤優厚從容款洽在其第無所不爲乘間求京府裴公曰公誠佳士但此官與公不相當不敢以故人之私而累朝廷綱紀他日有害眼宰相憐公者不妨却得共必不可

駱賓是諸王封號

有書生讀經書甚精熟不知近代事因說駱賓王遂云某識其孫李少府者兄弟太多意謂駱賓是諸王封號也

玉泉子唐

廣滑稽 卷之二十七

十二

渠方宗會

皮日休南海鄭愚門生春闈內嘗宴于曲江醉寢于別榻衣疊書笥羅列旁側率皆新飾同年崔昭符錄之子因蔑視之亦醉更衣見日休謂其素所熟狎者即固問且欲戲之日林童僕劇前呼之昭符知日休也曰勿呼之渠方宗會矣以其囊笥皆皮時人傳之以爲口實

父子相狀

裴助質貌么麼而性尤率易嘗與父坦會飲坦令飛

盡每屬其人輒目諸狀坦付勛曰矮人饒舌破車饒
楔裴勛半分勛飲訖而復盡曰螭蟠不自見笑他衆
上驚十二郎十分坦第十一也坦怒答之

白侯

白敏中爲相嘗欲以前進士侯溫爲子壻且有日矣
其妻盧氏曰身爲宰相願求爲我壻者多矣已旣姓
白又以侯氏兒爲壻必爲人呼作白侯耳敏中爲之
止焉

解語神樞

廣滑稽

卷之二十七

十三

苗耽嘗自外游歸途遇疾甚不堪登升忽見有以輦
棺而回者以其價賤即僦而寢息其間至洛東門關
者不知其中有人詰其所由來耽謂其訝已徐荅曰
衣冠道路得病不能致他物相與無怪也聞者曰吾
守此三十年矣未嘗見有解語神樞

今却是不鳴條破塊時

令狐綯父楚鎮東平綯侍以赴任常送親友郊外逆
旅中有父老焉似不知其令狐公也時方久旱綯因
問民間疾苦父老即陳以歲歉盜賊且起復曰而今

却是風不鳴條雨不破塊時也綯以其言前後相友
詰之父老荅曰自某月不雨至于月得非不破塊
乎賦稅征迫販妻鬻子不給繼以桑柘得非不鳴條
乎綯即命馬掩耳而去

赤眼作白眼諱

崔鉉之在淮南嘗俾樂工習其家僮以諸戲一日其
樂工告成就且請試焉鉉命閱於堂下與妻李氏坐
觀之僮以李氏妬忌即以數僮衣婦人衣曰妻曰妾
列於旁側一僮則執簡束帶周旋唯諾其間張樂命

廣滑稽

卷之二十七

十四

酒笑語不能無屬意者李氏未之悟也久之戲愈甚
悉類李氏平昔所爲李氏雖少悟以其戲偶合私謂
不敢然且觀之僮志在于發悟愈益戲之李果怒罵
之曰奴敢無禮吾何嘗如此僮指之且叱曰咄咄赤
眼作而白眼諱乎鉉大笑幾至絕倒

接脚夫人

白敏中爲相嘗戲其妻爲接脚夫人又妻出輒導之
以馬妻旣憾其言每出必命撤其馬曰吾接脚夫人
安用馬也

元礫相餞

路歲出鎮坤維也開道中衢恣爲瓦石所擊故京尹溫璋諸子之黨也時時能權知京兆府事嚴謂能曰臨行勞以瓦礫相餞能徐舉手板對曰舊例宰相出鎮府司無例發人防守嚴有愜色

及第時猶未風

劉黃楊嗣復門生也對策以直言忤時中官尤所嫉忌中尉仇士良謂嗣復曰奈何以國家科第放此風漢耶嗣復懼而荅曰嗣復昔與劉黃及第時猶未風

廣滑稽

卷之二十七

十五

耳

大明寺水

太保令狐相絢出鎮淮海日友使班象與從事俱遊大明寺西廊觀前壁題云一堂堂二曜同光泉深尺一點去水傍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梁四柱烈火而然除却雙勾兩日諸寮佐幕顧駐足久之莫能辨解獨班象曰一人豈非大字乎二曜者日月非明字乎尺一者十一寸非寺字乎點去水傍水字也二人相連天字也不欠一邊下字也三梁四柱烈火而然

無字也兩日除雙勾比字也寺水天下無比乎衆皆洗然曰黃絹之奇智亦何異哉歎美彌日

合寺苟卒

乾符末有客寓止廣陵開元寺因文會話云頃在京寄肯龍寺日有客嘗訪知寺僧屬其忽遽不暇留連他日題其門而去龕龍東去海時日隱西斜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派沙僧皆不能詳有沙彌頗解衆問其由曰龕龍去成合時日隱爲寺敬文不在苟也碎石入沙卒客云合寺苟卒

廣滑稽

卷之二十七

十六

爛蒸葫蘆

鄭餘慶清儉有重德一日忽召諸朋朝官數人會食衆皆朝僚以故相重望皆陵晨詣之至日高餘慶方出開話移時諸人皆鬱然餘慶呼左右曰處分厨家爛蒸去毛勿切折項諸人相顧以爲必蒸鴛鴨之類迨巡屏極盤出醬醋亦極香新良久就食人前下栗米飯一碗蒸葫蘆一枚相國食美諸人強進而罷

開裂

鄭光除河中節度宣宗問曰卿在鳳翔使官先是何

人曰馮三上不之會樞密使奏曰是馮褒臣會充使至彼知之上曰便與馮三爲副使及罷河中歸又詔對曰卿在河中斷大事時如何光對曰臣須開始得又更對他事曰不得臣須裂始得上笑後朝臣每遇延英入閣使對多以開裂爲號

脆臍脚杏

鄭光在河中日遇國忌行香便與判官及屈客寺中宴飲徵令時薛起居保遜爲客在坐先把酒曰某政令身上取一果子名脆臍他人皆盡思不得至薛乃

廣滑稽

卷之二十七

十七

還令曰脚杏滿座皆大笑

豈是助語

李揆宰相絳之姓生長綺執會宰字于渑池皆以門廕不知書因節歲索魚不得怒追漁師云緣額舉不敢打魚判云俯臨新歲猛獸驚人漁網至寬踈而不漏後又抵承人請假狀後判云白日黃昏須到夜即平明放此愁承人並不敢去又判決抵承人云如此癡頑豈合喫杖五下或語據曰豈合喫杖不合喫杖也李曰公何不會豈是助語共之乎者也何別哉

聞君善箏

盧肇丁稜之及第也先是放榜訖則須謁宰相其導啓詞語一出勝元者俯仰疾徐尤宜精審時肇首冠有故不至次乃稜也稜口吃又形體小陋及引見則促而致詞意本言稜等登科而稜赭狀發汗鞠躬移時乃曰稜等登登竟不發其後語而罷左右皆笑翼日友人戲之曰聞君善箏可得聞乎稜曰無之友人曰昨日聞稜等登登豈非箏之聲乎

必金銀車

廣滑稽

卷之二十七

十八

集賢韓泉名父之子雖教有方而性頗暗劣及爲校理史傳中見說金銀車處皆臆斷之曰豈其悞歟必金銀車悉敗根字爲銀字

尚書故實 唐李綽編

此君所念詩

有李幼奇者開元中以藝干柳芳嘗對芳念百韻詩芳已暗記便題之于壁不差一字謂幼奇曰此吾之詩也幼奇大驚異之有不平色久之徐曰聊相戲此君所念詩也因請幼奇更誦所著文章青一遍便能胸線

蘇扛佛

時分遣御史檢天下寺及收錄金銀佛像有蘇監察者不記巡覆兩街諸寺見銀佛一尺已下者多袖之而歸謂之蘇扛易諸佛或問溫庭筠將何對好遽曰無以過密陀僧也

賦牛鬪

魏文與陳思王同出游見兩牛在墻間鬪一牛墜井从詔植賦詩不得言牛不得言鬪不得言井不得言从百步要成四十言不成即加罪植應口即成曰兩

廣滑稽 卷之二十七

十九

肉齊行道頭上帶橫骨行至險上頭崛起相唐突二敵不俱勝一肉卧上窟非是力不如威氣不得泄

常侍登牀

唐太宗嘗召三品以上賜宴于玄武門操筆作飛白書衆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相競散騎常侍劉泊登御床引手然後得之其不得者咸稱泊登牀罪當从請付法帝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牀

寫貌海中山

唐顧況文詞之暇兼攻小筆嘗求知新亭監人或詰

之謂曰余嬰寫貌海中山耳仍辟畫者王默爲副

桂苑叢談 唐馮翊著

冬瓜合出祐子

進士崔涯張祐下第後多遊江淮常嗜酒俚諧時輩或乘飲興即自稱俠一旦張以詩上牢盆使出其子授漕渠小職俗號東瓜張二子一椿兒一桂子有詩曰椿兒遶樹春園裏桂子尋花夜月中人或戲之曰賢郎不宜作等職張曰冬瓜合出祐子戲者相與大哂

刊誤 唐李涪撰

廣滑稽 卷之二十七

二十

都都知

辛丑歲大駕在蜀以巨寇未殄命中書令王鏐仗節鎮滑臺且統關東諸將收復京國時有命曰京西北言統者三四次慮不稟鐸之節制立其號曰都都統鐸兩朝丞相至陝台司名位顯著武將莫不望風願受其畫局須都都方可統制自秦漢已降將相統戎蓋多無有都都統之號所引故事則曰先帝時優俳各恃恩寵願爲都都知者咸允其請一日大合樂樂工誼譚上召都都知止之三十人並進王曰止召都知

何爲畢至梨園使奏曰三十人皆知職判既等不能相下上乃命李可及爲都知此則故事也

本事詩 唐孟啓傳

與汝結今生緣。

開元中頒賜邊軍繡衣製于宮中有兵士于短袍中得詩曰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爲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邊意多添線含情更著綿今生已過也重結後身緣兵士以詩白于帥帥進之玄宗命以詩遍示六宮曰有作者勿隱吾不罪汝有一宮人自言萬成

廣濟集 卷之三十七

二

玄宗深憫之遂以嫁得詩人仍謂之曰我與汝結今生緣

夾豕走

則天朝左司郎中張元一滑稽善謔時西戎犯邊則天欲諸武立功因行封爵命武懿宗統兵禦之寇未入塞懿宗始逾邠郊畏懦而遁懿宗短陋元一朝之曰長弓度短箭蜀馬臨高蹄去賊七百里隈墻獨自戰忽然逢着賊騎皆向南越則天聞之初未悟曰懿宗無馬邪何故騎猪元一解之曰騎猪者是夾豕走

也則天乃大笑懿宗怒曰元一夙構貴欲辱臣則天

命賦詩與之懿宗請賦葦字元一立嘲曰衰頭極草草掠鬢不葦葦未見桃花面皮先作杏子眼孔則天大歡故懿宗不能侵傷

金銅釘

開元中宰相蘇味道與張昌齡俱有名暇日相遇互相誇詡昌齡曰某詩所以不及相公者爲無銀花合故也蘇有觀燈詩曰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味道云子詩雖無銀花合還有

廣濟集 卷之三十七

三

今銅釘昌齡贈張昌宗詩曰昔日浮丘伯今同丁令威遂相與拊掌大笑

事負看花心

唐郎中張又新與虔州楊虞卿齊名友善楊妻李氏即郎相之女也有德無容楊未嘗介意敬待特甚張嘗語楊曰我年少成美名不暇仕矣唯得美室平生之望斯足楊曰必欲求是但與我同好定諧君心張深信之既成婚殊不愜心楊東笏觸之曰君何太癡言之數四張不勝其忿迴應之曰與君無間以情告

君君悞我如是何爲癡楊于是歷數求名從宦之由
曰豈不與君皆同邪曰然則我得醜婦君詎不同
邪張色解問君室何如我曰特甚張大笑遂如初張
既成家乃爲詩曰牡丹一朵值千金將謂從來色最
深今日滿欄開似雪一生辜負看花心

妻可畏者三

中宗廟御史大夫裴談崇奉釋氏妻悍妬談畏如嚴
君嘗謂妻有可畏者三少妙之時觀之如生菩薩安
有人不畏生菩薩耶及男女滿前視之如九子魔母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七 二五
安有人不畏九子魔母耶及五六十薄施粧粉或青
或黑視之如鳩盤荼安有人不畏鳩盤荼耶

集異記

賭集翠裘。

則天時南海郡獻集翠裘珍麗異常張昌宗侍側則
天因賜之遂命披裘供奉陸宰相狄仁傑時入奏
事則天令昇座因命梁公與昌宗雙陸梁公拜恩就
局則天曰卿二人賭何物梁公對曰爭先三籌賭昌
宗所衣毛裘則天謂曰卿以何物爲對梁公指所衣

紫袍袍曰臣以此敵則天笑曰卿未知此裘價逾千
金卿之所指爲不等矣梁公起曰臣此袍乃大臣朝
見奏對之衣昌宗所衣乃雙伴寵遇之服對臣之袍
臣猶怏怏則天業已處分遂依其說而昌宗心恨神
沮氣勢索莫累局連北梁公對御就櫪其裘拜恩而
出及至光範門遂付家奴衣之促馬去

田舍奴我豈妄哉。

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齊名時風塵未偶
而遊處略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詩人共詣旗亭黃酒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七

二四

小飲忽有梨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譙三詩人因避
席隈映擁爐火以觀焉俄有妙妓四輩尋續至香華
艷曳都冶頗極旋則奏樂皆當時名部也昌齡等私
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
密觀諸伶所譙若詩入歌詞之多者則爲優矣俄而
一伶拊節而唱乃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
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則引
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譙之曰開篋淚霑臆見
君前日昔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適則引手畫壁

曰一絕句尋又一吟誰曰奉帚平明金屋開強將
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
則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渙之自謂得名已久因謂
諸人曰此輩皆療倒樂官所唱皆已入下里之詞耳
豈陽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拈諸妓中最佳者
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吾即終身不敢與子爭衡
矣脫是吾詩子等當須列拜床下奉吾為師因歡笑
而俟之須臾大至雙鬟發聲則曰黃沙遠上白雲間
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
關渙之即柳飲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諸笑
諸伶不喻其故皆起詣曰不知諸郎君何此歡噱昌
齡等因話其事諸伶競拜曰俗眼不識神仙乞降清
重俯就筵席三子從之歡醉竟日

珍藥友語

張相公鑑大曆中守工部尚書判度支因奏事稱旨
代宗面許宰相恩澤獨厚張公日日以冀而累旬無
耗忽夜夢有人自門遽入抗聲曰任調拜相張尋釋
不解有外甥李通禮者張因召而示之令研其理李

廣滑稽

卷之二十七

二五

生沉思良久因賀曰舅作相矣任調又語是饒許饒
甜無逾耳草獨為珍藥珍藥友語即舅名氏也張公甚悅
微有走馬史報曰白麻適下公拜中書侍郎平章
宣室志唐張讀著

天上無愚情仙人

蒲人侯道華侍周悟仙為供給者諸道士皆以奴隸
視之灑洒并曰無所不為而道華愈欣然性好子史
嘗不釋卷一覽必誦之于口衆或問之要此安用荅
曰天上無愚情仙人

廣滑稽

卷之二十七

二六

西陽雜俎唐段成式撰

賣天津橋

天寶末術士錢知微嘗至洛遂榜天津橋表柱賣十
一卦帛十疋歷旬人皆不詣之一日有貴公子意其
必異命取帛如數十焉錢命書布卦成曰子筮可期
一生君何戲焉其人曰卜事甚切先生豈悞乎錢云
請為韻語曰兩頭點土中心虛懸人足踏蹶不肯下
錢其入本意賣天津橋給之其精如此

修理功德錢

李夷簡元和末在蜀蜀市人趙高好鬪常入微滿背
鏤毘沙門天王更欲杖背見之輒止恃此轉爲坊市
患害左右言于李李大怒擒就廳前索新造筋棒頭
徑三寸叱杖子打天王盡則已數三十餘不絕經旬
日袒衣而歷門叫呼乞修理天王功德錢

張燕公詩

蜀小將韋少卿韋表微堂兄也少不喜書嗜好剖背
其季父嘗令解衣視之背上刺一樹樹杪集鳥數十
其下懸鏡鏡鼻繫索有人止于側牽之叔不解問焉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七

二十七

少卿笑曰叔不曾讀張公詩否稅鏡寒鴉集耳

白舍人行詩圖

荊州街子葛清勇不膚撓自頸已下遍刺白居易舍
人詩成式常與荊客陳至呼觀之令其自解背上亦
能間記又手指其創處至不是此花偏愛菊則有一
人持盃臨菊菜又黃夾纈林寒有葉則指一樹樹上
挂纈纈窠鏤勝絕細凡刻三十餘處首體無完膚陳
至呼爲白舍人行詩圖也

供養其背

成式門下驢路神通每軍較力能戴石燈數六百斤
口齧破石果數十背刺天王自言得神力入場人助
多則力生常至朔望日具乳糜焚香袒坐使妻兒供
養其背而拜焉

蛇咬爾

崔承寵少從善善驅鞠逗脫杖撓如膠焉後爲黔南
觀察使少過身刺一蛇始自右手口張臂食兩指繞
腕匝頸齟齬在腹拖股而尾及胛焉對賓侶常衣覆
其手飲酒酣輒袒而努臂戟手捉優伶輩曰蛇咬爾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七

六

優伶等即大呼毀而爲痛狀以此爲戲樂

我爲汝粧

房孺復妻崔氏性忌左右婢不得濃粧高髻月給燕
脂豆粉有一婢新買粧稍佳崔怒謂曰汝好粧耶我
爲汝粧乃令刻其眉以青填之并灼兩眼角皮隨手
焦卷以朱傳之及茄脫癢如粧焉

獸之一短

梁遣黃門侍郎明少遐革宴魏使李善崔勗溫涼畢
少遐詠騷贈其詩曰蕭蕭一曰風簾衆依依然可想

嘗曰未若燈寒不結最附時事少遐報詩中有此語
劫問少遐曰今歲奇寒江淮之間不乃水凍少遐曰
在此雖有薄冰亦不廢行不似河水一合便勝車馬
狎曰河冰上有狸跡便堪人渡劫曰狸當爲狐應是
字錯少遐曰是狐性多疑魴性多豫狐疑猶豫因此
而傳耳劫曰鵲巢避風雉去惡政乃是鳥之一長狐
疑魴豫可謂獸之一短也

勸魏使酒

梁徐君房勸魏使尉瑾酒一喻即盡笑曰奇快瑾曰

廣滑稽 卷之二十七

元

卿在郡飲酒未嘗傾卮武州已來舉無遺酒君房曰
我飲實少亦是習慣微覺其進非有由然庾信曰庶
子年之高卑酒之多少與時升降便不可得而度魏
華師曰徐君年隨情少酒因境多未知方十復作若
爲輕重

相持何乃急

梁宴魏使魏華師舉酒勸陳昭曰此席已後便與卿
少時阻澗念此甚以懷眷昭曰我欲仰名賢亦何已
也路中都不盡深心便復乖隔法歎如何俄而酒至

鸚鵡杯徐君房飲不盡屬華師華師曰海蠡碗
翅皆張非獨爲玩好亦所以爲罰卿今日真不得
責信曰庶子好爲術數遂命更滿酌君房謂信曰相
持何乃急華師曰此謂直道而行乃非豆其之喻

梁宴魏使

梁宴魏使季騫崔劼樂作梁舍人賀季曰音聲感人
深也劼曰昔申喜聽歌愴然知其母理實精妙然
也梁主客王克曰聽音觀俗轉是精者劼曰延陵昔
聘上國實有觀風之美季曰未敢三舍劼曰數奔之

廣滑稽

卷之二十七

三

事久已相謝季曰車亂旗靡恐有所歸劼曰平陰之
役先鳴已久克曰吾方欲館穀而旌武功騫曰王夷
師燔將以誰屬遂共大笑而止樂欲訖有馬數十疋
馳過未有闔人騫曰巷伯乃同趣馬詎非侵官季曰
此乃貌似劼曰若值袁紹恐不能免

大能處置此僧

梁王常獵于鄆縣界搜林忽見草中一櫃扁鑽甚固
王命發視之乃一少女也問其所自女言姓莫氏父
亦曾作仕叔伯莊居昨夜遇火光賊賊中二人是猶

因劫甚至此動婉含嘔冶態橫生王驚悅之乃載以後乘時募獵者方生獲一熊置櫃中如舊鎖之時上方求極色王以莫氏衣冠子女即日表上之具其所由上令元才人經三日京兆奏鄠縣食店有僧二人以錢一萬獨賃店一日一夜言作法事唯昇一櫃入店中夜久膈膈有聲店戶人怪日出不啓門徹戶視之有能衝人走出二僧已死骸骨悉露上知之大笑書報寧王云寧哥大能處置此僧也莫才人能爲奏聲當時號莫才人轉焉

廣滑稽

卷之二十七

三一

人人爲國手

一行公本不解奕因會燕公宅觀王積薪碁一局遂與之敵笑謂燕公曰此但爭先耳若念貧道四句乘除語則人人爲國手

無事亦吾壁。

大曆米禪師玄覽住荊州陟岵寺道高有風韻人不可得而親張璪常畫古松于齋壁符載讀之衡象詩之亦一時三絕覽悉加聖焉人問其故曰無事亦吾壁也

此乃太山之力。

明皇封禪太山張說爲封禪使說女婿鄭鑑本九品官舊例封禪後自三公以下皆遷轉一級惟鄭鑑因說驟遷五品兼賜緋服因大脯次玄宗見鑑官位騰躍怪而問之鑑無詞以對黃幡綽曰此乃太山之力也

何愁不爲水神。

臨清有妬婦津相傳言晉大始中劉伯玉妻段氏字明光性妬忌伯玉常于妻前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娶

廣滑稽

卷之二十七

三二

婦得如此吾無憾矣明光曰君何得以水神美而欲輕我吾以何愁不爲水神其夜乃自沈而歿後七日託夢語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得爲神也伯寤而覺之遂終身不復渡水有婦人渡此津者皆懷衣枉粧狀後敢濟不爾風波暴發醜婦雖粧飾而渡其神亦不妬也婦人渡河無風浪者以爲已醜不致水神怒醜婦諱之無不皆自毀形容以塞嗤笑也故齊人語曰欲求好婦立在津口婦立水傍好醜自彰懷衣一作

酉陽雜俎 續集

熱鐵上胡孫

世說曹著輕薄才長于題目人常目一達官爲熱鐵上胡孫其實舊語也朝野僉載云魏光乘好題目人妬元之長大行急謂之趣蛇鶴鶴侍御史王旭短而黑醜謂之烟薰木地楊仲嗣躁率謂之熱鐵上胡孫向見屈原。

相傳玄宗嘗令左右提優人黃翻綽入池水中復出翻綽曰向見屈原笑臣爾遭逢聖明何以至此據朝

唐書

卷之二十七

三三

注

野僉載散樂高崔蒐善美癡大帝令浚首水底少頃出而大笑上問之云臣見屈原謂臣云我遇楚懷無道汝何事亦來耶帝不覺驚起賜物百段又羣居解願云散樂高崔蒐善美癡大帝令給事捺頭向水下良久帝問之蒐曰屈原云我逢楚懷王乃沉汨羅水汝逢聖明君何爲亦來此帝大笑賜物百段

續博物志 唐李石撰

何不爲人形志。

劉知幾曰兩曜日星麗于天象非如九州萬國廢興無常故海田可變而景緯無易必欲刊之國史施于何代不可也史記書有天官讀者竟忘其悞班固天文志非漢事而隸入漢書已乖越矣且如災祲退舍宋公延齡中台告圻晉相速禍星集潁川而賢人聚月犯少微而處士亡如斯之類志之可也若乃體分濛濛色著蒼蒼丹穢素鬼之躔次黃道紫宮之分野既不預干人事乃縹之于策書又曰天文有志何不爲人形志乎

唐書

卷之二十七

三四

李

唐王保定著

首冠蓬山。

盧肇開成中就江西解末筆送啓謝曰巨鼈負鼎首冠蓬山試官曰昨以人數擠排深慚名第奉免焉得首冠之語肇曰頑石處上巨鼈戴之豈非首冠耶今日壓倒元白。

寶曆中楊相嗣復具慶下繼放兩榜時先僕射自東洛入覲嗣復率生徒迎于潼關既回大宴新昌里第諸生翼坐元白俱在賦詩唯楊汝士詩後成最佳元

白歎伏汝士醉歸曰我今日壓倒元白其詩警句云
文章舊價留鸞被桃李新陰在鯉庭

何敢望回

不同

咸通中新進士集月燈閣為慶鞠會四面看棚櫺比
同年肆覽鄒希回年七十餘榜末及第時同年將欲
郎席希回堅請更一巡歷或譖之曰彼亦何敢望回

兩箇阿孩兒

苗台符年十六張續年十七同年進士同佐鄭少師
宣州幕嘗刊題西明寺中或竊注曰一雙前進士兩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七

三五

箇阿孩兒

杜審言兒

杜甫醉後屬聲問嚴武曰公是嚴挺之子武色變曰

武信為此言不免謂他人父矣當云汝是杜審言兒

僕乃杜審言兒

卿不奈事

韋渙孫宏大中時同在翰林盛暑上在太液池中宣
二學士既赴召中貴人頗以絺綌為訝初殊未悟及
就坐但覺寒氣逼人熟視有龍皮在側尋宣賜銀餅
餽食之甚美既而醉以醇酎二公因茲告河魚者數

夕上竊知笑曰卿不奈事朕日進十數未嘗有損

水滸羅裙

唐裴慶餘咸通末佐北門李蔚淮南幕常游江舟子
刺船誤以篙竹濺水濕妓人衣蔚為之色變慶餘遽
請彩牋紀一絕曰滿額鵝黃金縷衣翠翹浮動王釵
垂從教木濕羅裙濕知道巫山行雨婦蔚覽之極歡
謹命讌者傳之

白日上青天

元和中李涼公下三十三人皆取寒素時有詩曰元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七

三六

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得仙袍似爛銀文似錦
相將白日上青天

後來者必銜得

畢誠相公及第年夜聽響卜久無所聞俄遇人殺骨
于地羣犬爭趨久一人曰後來者必銜得

錯認顏標作魯公

鄭薰侍郎主人誤謂顏標乃魯公後時徐方未寧意
在激勸忠烈即以標為狀元謝日問及廟院標曰寒
峻未嘗有也始知誤取或嘲曰主司頭惱太冬烘錯

認顏標作魯公

捉得偷衣賊

李延璧就試夜于鋪內偶獲半臂延璧起取衣之同鋪曰此得非神授遂巡有人擒捉大呼曰捉得偷衣賊也

一謙三十年

皇甫湜與李生書曰近風偷薄進士尤甚至有一謙三十年之說讀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王爲罪人矣書

膚滑稍

卷之三十七

三十七

字未識偏旁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鄭

此千佛名經。

張倬落第捧登科記頂戴曰此千佛名經也

酒胡子歌

盧汪門族甲天下舉進士不第詩曰惆悵興亡繫綺羅世人猶自選青娥越王解破夫差國一箇西施已太多晚年失意作酒胡子歌曰胡貌類人傾側不定緩急由人不在酒胡酒胡一滴不入腸空令酒胡名酒胡

欺客打婦

沈亞之嘗客游爲小輩所試曰某政令書俗各兩句伐木丁丁鳥鳴嚶嚶東行四行遇飯遇羹亞之荅曰如坊如磬如琢如磨欺客打婦不常婆羅

犯諱啓。

進士褚載殺贊于蘇威侍郎有數字犯諱載啓謝畧曰曹興之圖畫雖精終慚誤筆殷浩之旄持太過翻達空函

金剛杵

膚滑稍

卷之三十七

三八

薛保遜好巨細自號金剛杵太和中公卿之門卷軸填委率爲聞媪脂燭之費因之平易者曰若薛保遜卷即所得信于常也

九肋者稀

鳳肇初舉先達或問所來肇曰某袁氏也或曰袁州出舉人耶肇曰袁州出舉人亦由沅江出龜甲九肋者蓋稀矣

苦海。

鄭光業有一巨皮箱凡枚贊有可嗤者即投其中號

曰苦澇

凡夫肉眼

鄭光業策試夜有同人突入吳語曰必先必先可相
客否光業爲報平鋪之地其人曰依此一杓水更記
煎一椀茶光業欣然爲取水煎茶居二日光業狀元
及第其人啓謝曰既煩取水更便煎茶當時不識貴
人凡夫肉眼今日俄爲後進竊相骨頭

進士來驢

咸通末執政病舉人僕馬大感奏請進士並來驢

廣滑稽

卷之二十七

三九

光業驢鞭大或嘲曰今年救下盡騎驢短轡長轡
藉九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愁殺鄭昌圖

醉竹詩

崔櫓酒後竹陰肱部中以詩謝曰醉時顛蹶醒時
翅葉催人不自由巨耐一雙窮相眼不堪花舟在前

頭

醉竹書

衛元規酒後竹丁僕射以書謝曰自茲囚酒星于天
獻焚醉目于秦坑

急灘頭上水船

裴廷裕乾寧中在內廷文書敍提號下水船姚洎號
急灘頭上水船

狎燕公行令

令狐趙相鎮維揚與張祐狎燕公行令曰上水船風
又急帆下人須好立祐曰上水船船底破好看客莫
倚桅

問頭詩

張祐憶祐詩云鴛鴦綉帶拋何處孔雀羅衫屬阿
廣滑稽

卷之二十七

四十

誰白樂天呼爲問頭詩祐曰明公亦有目連經長恨
詞云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此不是目
連訪母耶

空腹用高心

章孝標及第後寄白樂天曰及第全勝十改官金鞍
鍍了出長安馬頭漸入揚州路爲報時人洗眼看蒼
曰假金方用真金鍍若是真金不鍍金十載長安得
一第何須空腹用高心

口唇開袴

作李紳

方干瘦而屠缺性好侮人嘗與龍丘李主簿同酌分
日有翳于政令議曰惜大喫酒點鹽薑將喫酒點薑
只見門外着籬未見眼中安障李答曰惜大喫酒點
鹽下人喫酒點鮮只見手臂着欄未見口唇開袴

樂天能全其名。

裴令公居東洛夜宴聯句元白有得色次至楊汝士
曰昔日蘭亭無艷質此時金谷有高人白曰笙歌鼎
沸勿作此冷淡生活元曰樂天能全其名

裴三宋五陸九。

廣滑稽

卷之二十七

四一

高祖呼裴寂爲裴三明皇呼宋濟爲宋五德宗呼陸
贄爲陸九

譚高渙

高渙久舉不第或譖之曰一百二十箇蟬娘推一箇

屎塊不止

不利市秀才。

夏侯孜未遇伶傳風塵所跨蹇驢無故墜井又朝士
之門或送族舍常多齟齬時人號曰不利市秀才竟
登將相

小人行級

唐薛昭緯任祠部員外李系任禮部員外王堯任主
客員外正旦立仗班退昭緯朗吟曰左金烏而右玉
兔天子旌旗堯遽請其下句應聲答曰上李系而下
王堯小人行級聞者靡不大哂

黃巢比武王

唐崔澹試以至仁伐至不仁賦時黃巢方熾因爲無
名子嘲曰主司何事厭吾皇解把黃巢比武王

一字師

廣滑稽

卷之二十七

四二

李相讀春秋以叔孫姑勒畧呼爲叱咤有小吏曰基
緣師受誤呼文字今聞相公呼姑方悟之耳公曰不
然因檢釋文果敕畧友公大慚呼小吏爲一字師

象物令

姚崇僭與盧肇會于江亭肇政令曰欲目前取象一
聯即發令曰遠照漁舟不濶尺八姚連飲嘔噦還令
曰凭欄一吐已覺空喉

廣滑稽卷之二十七終

廣滑稽卷之二十八目錄

小名錄

阿嬌

取爾見代

奇癩

雲溪友議

烏鴛噪鵲橋

贈酒糺詩

如上龍門

廣滑稽卷之二十八

黑白不均

不謂嚴挺之有此兒

倒掛棚

獨異志

天子親家翁

孟召文差顛狂

異苑

就人借頭

劉錫鵲

阿瞞

阿五常日不爾

當歸阿士

咏崔雲娘

郭素徽王軒

宗叔翻為孫子

四背四倒

虞舜之辟陽侯

斗酒并僕

聞善如萬箭橫心

耻與魑魅爭先

北夢瑣言

拔打進士

安能嘆衆人之口

得路即作宰相

此脉路傳中不如

足殺翁

潑生喫了

臧三五員草賊

中書內坐將軍

廣滑稽卷之二十八

壯本牛不勝其載

脚夫筆敵數輩

皮婦誇語

沒亦帶船

上得不得

舍利皆枯魚目

但請先訪

偷驢賊

檢諸角觥

十銚獲免

悔讀南華第二篇

黃巢南來

銷得錦半臂

不肖子弟三變

俾渠消灾

此亦校卒爲者

不識得有

天子之牆數仞

不意得力于猶習狗子

何者是浣谿沙孔子

昭緯作脚

內黃可以唐河水浸

出腹不生食主司

不成湖

題水牛

不識鏡

與西川作市令	千金萬金
一部鬼神	黃子癉
老朽豈放爾	朱相非相
自然減半	醉無戶稅
定命錄	
驢耳	
陸龜蒙別傳	
忍饑誦經	
劇談錄	
廣滑稽 卷之二十八	三
廣德縣令	
通鑑	
旱魃戲	
唐實錄	
此車中央殊高	臣妻巨悍
南部新書	
五十七隻眼看花	共看一半
爭得水咲	此鴨能人語
日休識詞	麝粉

陳即猶是小孩兒	陸氏一莊荒
何必加之乎	放倒即慢
諸胡悉帶令	若如此還未盡
千字文作語	雪峯繫腰帶
高增館	五縣天子
壁畫胡頭	
鄴侯家傳	
弼諧	
東觀奏記	
廣滑稽 卷之二十八	四
光武和孝	

廣滑稽卷之二十八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撰

關中羅 冑霖荃甫校

小名錄

唐陸龜蒙著

阿嬌

初武帝為太子時長公主欲以女配帝帝尚小長公主指女問帝曰得阿嬌好不帝曰若得阿嬌作婦當以金屋貯之公主大喜乃以配帝是曰陳后阿嬌小字也

廣滑稽

卷之二十八

阿瞞

魏武帝曹操字孟德一小名阿瞞故有曹瞞傳南陽許攸字子遠少與袁紹及太祖善官渡之役攸諫紹勿與太祖爭紹不從乃往詣太祖紹破走及後得冀州攸有功焉攸恃勲勞時與太祖相戲每在座席不自限至呼太祖小字曰阿瞞卿不得我不得冀州太祖笑曰汝言是也

取爾見代

初苻堅之滅慕容廆冲妹為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

色堅納之冲年十二有龍陽姿堅又幸之長安歌曰

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為亂王猛切諫乃出

冲長安又謠曰鳳凰鳳凰止阿房堅曰鳳凰非梧桐

不棲非竹實不食乃各植數千株于阿房以待之冲

小字鳳凰終為堅賊入止阿房後冲進攻長安堅登

城責之曰爾輩羣奴止可牧牛羊何為送死冲曰既

狀奴苦取爾見代冲竟僭位于阿房前

阿五常曰不爾

武陵昭王曄字宣照世祖即立曄數以言語忤旨世

廣滑稽

卷之二十八

阿瞞

祖嘗幸豫章王景東田宴諸長王獨不召曄曄曰風景殊美今日甚憶武陵上乃令呼之曄善射屢發命中顧四座曰手如何上神色甚怪曄曰阿五常日不爾今日可謂仰藉天威帝意乃釋阿五常小字

奇癩

巴東王子嚮為荊州刺史直閣將軍蠻奴粗有氣力子嚮要與同行蠻奴曰殿下癩如雷敢相隨乎子嚮笑曰君敢出此言亦復奇癩上聞而不悅曰人名蠻奴復何容得癩藉乃改名仲舒

當歸阿士

劉孝綽字孝綽幼聰敏能屬文舅王融深賞異之每言曰天下文章皆無我當歸阿士阿士綽小字也昭明太子好文士常遊宴玄圃執王筠袖撫孝綽肩曰可謂左挹浮丘袂右拍洪崖肩

雲溪友議 唐范摅著

烏鳶噪鵲橋

雲陽公主出降都尉劉氏朝士舉陸暢為儻相內人以陸吳音才思敏捷凡所調戲應對如流復以詩嘲

廣清籍 卷之二十八 三

之陸亦酬和六宮大喜凡十餘篇嬪娥皆捧誦之例外別賜宮錦十段榜伽瓶唾孟以賞之內人詩云十二層樓倚碧空鳳鸞相對立梧桐雙成走報監門衛莫使吳歛入漢宮或謂內學士宋若蘭若昭妙妹所作陸酬曰粉面仙郎選聖朝偶逢秦笛學吹簫須教翡翠聞王母不奈烏鳶噪鵲橋

咏雀雲娘

唐澄州宴酒紉雀雲娘形貌瘦瘠每侍歌聲自謂鄧人之妙李宣古為一詠遂使籍口詩曰何事最堪悲

雲娘只首低瘦拳拋令急長嘶出歌奇只見肩侵髮唯憂骨透皮不須當戶立頭上有鍾馗

贈酒札詩

唐杜牧罷宣州幕經陳有酒札肥碩而詞警牧贈詩云盤古當時有遠孫尚令今日逞家門一車白土將泥項十幅紅旗補破視瓦官寺裏逢行跡華嶽山前見掌痕不須啼哭愁難嫁待與將書問岳神

郭素擬王軒

王軒少為詩寓物皆屬詠頗聞淇澳篇遊西小江泊

廣清籍 卷之二十八 四

舟中聽山際題西施石曰嶺上千峰秀江邊細草春今逢浣紗石不見浣紗人題詩畢俄見一女即振瑤瑤扶石笋低回謝曰妾自吳宮還越國素衣千載無人識當時心比金石堅今日為君堅不得既為鶯鶯之會仍為恨別之詞後有蕭山郭凝素者聞王軒之遇每過浣紗溪日夕長吟愛題詩石上寂爾無人乃爵快而迂進士朱澤嘲之詩曰三春桃李本無言苦被殘陽鳥雀喧借問東隣效西子何如郭素擬王軒如上龍門

李相公紳督大梁日聞鎮海軍進健卒四人一曰富蒼龍二曰沈萬石三曰馮五千四曰錢子濤悉能拔橈角觝之戲既召至果狀趨勁翼目于毬場內犒勞以駕車老牛筋皮爲炙坐四輩于地茵大枰令食之萬石等三人視炙堅麕莫敢就食獨五千噴目張口兩手棒炙如虎啖肉丞相曰真壯士也可以撲殺西胡醜夷又令試觝蒼龍等亦不利獨五千勝之十萬之衆爲之披靡于是獨進五千蒼龍等退還本道語曰壯兒過大梁如上龍門也

廣府稽

卷之二十八

五

宗叔翻爲孫子

李元將評事及第後嘗僑寓江都李公紳羈旅之年每止元將館而叔呼焉崇達後元將稱弟稱姪皆不悅也及爲孫子方似相容又有崔巡官者昔居鄭圃與丞相同年之舊特遠來謁纔到客舍不意家僕與市人爭競詰其所以僕人曰宣州館驛崔巡官下其僕與市人皆抵極法令捕崔至曰昔嘗識君到此何不相見邪崔生叩首謝曰適慈族舍日已遲晚相公尊重非時不敢具陳卑禮伏希哀憐獲歸鄉里遂廢

西服罪咎股二十途過秣陵貌若灰灰莫敢勸哭時人相謂曰李公宗叔翻爲孫子故人忽作流囚

黑白不均

唐崔涯吳楚狂士也與張祐齊名每題詩于倡肆無不誦之于衢路譽之則車馬繼來毀之則盆盪失措嘗嘲一妓曰雖得蘇方木猶食玳瑁皮懷胎十箇月生下崑崙兒又布袍被襖火燒鹽紙補空篋麻接弦更著一雙皮屐子紅梯紅榻出門前又嘲李端端黃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煙窺耳似鑄獨把象牙梳補黃

廣府稽

卷之二十八

六

崑崙山上海初生端端得詩憂心如病使阮飲迴遙見二子躡屣而行乃道傍再拜親暢曰端端松候三卽六卽伏望哀之乃重贈一絕句以飾之云負得黃驢與綉鞍善和坊裏取端端揚州近日渾成差一朵能行白牡丹于是豪富之士復臻其門或戲之曰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雪嶺何爲一日黑白不均紅樓以爲倡樂

四背四倒

劉長卿卽中因人謂前有沈宋王杜後有錢劉劉李

乃曰李嘉祐即士元為得與子齊稱耶每題詩不言其姓但言長卿以海內合知之然士林或見譏也宋維初無令譽及與魯疾其詩名始彰盧員外綸作擬僧之詩僧清江作七夕之詠劉隨州有眼作無眼之句宋雅無眼作有眼之詩故詩流以為四背或云四倒然辭意悉為佳致盧公詩曰願得遠公知姓字焚香洗鉢過餘生清江上人詩曰惟愁更漏促離別在明朝劉隨州詩曰細雨濕衣看不見閑花落地聽無聲宋君詩曰黃鳥不堪愁裏聽綠楊宜向雨中看

廣清精 卷之二十八

七

不謂嚴挺之有此兒

嚴武年八歲詢其母曰大人常厚玄英玄英號之妻也未嘗慰省阿母何至于斯乎母曰汝父薄行嫌吾竊陋枕席數宵遂即懷汝自後相棄如離婦焉言既悽咽武亦憤慨候父既出玄英方睡武持小鐵鎚擊碎其首及挺之婦驚懼視之已斃矣左右曰小郎君感運鐵鎚而致之呼武至曰女何戲之甚邪武曰焉有天朝人士厚其侍妾困辱兒母乎故須擊殺非戲之也父曰真嚴挺之之子武年二十三為給事黃門侍郎明

年擁旄西蜀累年飲進對客賦其筆札杜甫拾遺棄醉言曰不謂嚴挺之有此兒也武患日久之曰杜審言孫子擬將虎嶺合坐笑而彌縫之

虞舜之辟陽侯

李校書男羣主既解天祿任歸潯陽經湘中乘舟題二妃廟二首後又題曰黃陵廟前春已空子規滴血啼松風不知精爽落何處疑是行雲秋色中李君自以第三篇春空便到秋色踟躕欲改之乃有二女郎曰某四兒是娥皇女英也三年後當與郎君為雲雨之

廣清精

卷之二十八

八

遊李君乃悉其所隱微而影滅遂擊其神塑而去重涉湖嶺至于潯陽潯陽太守段成式即中素與李為詩酒交具述此事段公因戲曰不知足下是虞舜之辟陽侯也

倒掛榜

元和二年崔侍郎邠重知貢舉酷搜江湖二初春將放二十七人及第潛持名呈相府纔見座李公公問吳武陵及第否主司恐是舊知源言吳武陵及第也其榜尚在懷袖忽報中使宣口勅且揖禮部從

遂注武陵姓字呈上李公公謂曰武陵至是粗人何以當其科第禮部曰吳武陵德行雖則未聞文章乃堪採錄名已上榜不可却矣吳君不附國庠名第在于榜未是日既集省門試謂同年曰不期崔侍郎今年倒掛榜也

獨異志 唐李元著

天子親家翁

唐蕭瑀嘗因內膳上曰自知一座最貴者先把酒時長松無忌房玄齡等相顧未言瑀引手取盃帝問曰

唐滑稽 卷之二十八 九

卿有何說瑀曰臣是梁朝天子兒隋朝皇后弟尚書

左僕射天子親家翁太宗撫掌極歡而罷

斗酒并僕

漢黃霸為封溪令部人陳康携酒并猩猩以獻霸問是何物人未及應康中語曰斗酒并僕耳霸以其物有霸開囊放之猩猩悲啼而去

孟召文差顛狂

後漢明帝楊后花面愛色有顛狂病祭則殺人唯內傳孟召為文后每讀之顛狂輒醒時人語曰孟召文

差顛狂

聞善如愚前橫心

梁沈約家書藏十二萬卷宋心僻惡聞人一善如萬箭橫心

異苑

就人借頭

太元中王公婦女必緩髮備髻以為盛飾用髮既多不可恒戴乃先于木及籠上裝之名曰假髻或名假頭至于貧家不能自辦自號無頭之人借頭

唐滑稽 卷之二十八

耻與魍魎爭先

晉稽中散常于夜中燈火下彈琴有一人入室初來時面甚小斯須漸大遂長丈餘顏色甚黑卑衣草帶稽熟視良久乃吹火滅曰耻與魍魎爭先

劉餗鷄

有人姓劉在朱方人不得共語若與之言必遭禍難或本身外疾惟一士謂無此理偶值人有也塞耳劉聞之忻然而往自說被謗君能見明答云世人雷同亦何足恤須臾火燒資書服玩蕩盡于是舉世號為

劉錫鵬脫遇諸金皆閉車走馬掩目奔避劉亦杜門
自守歲時一出則人驚散過于見鬼

比夢瑣言

步打進士

唐僖宗皇帝好蹴鞠闖為樂自以能于步行謂俳
優右野猪曰朕若應步打進士亦合得一狀元野猪
對曰或遇充舜禹湯作禮部侍郎陛下不免且落第
帝笑而已

十錠復免

廣滑稽

卷之二十八

十一

蜀簡州刺史安重霸驕貨無厭部民有油客于者姓
鄧能棋其力粗贖安輒召與對敵只令立侍每落一
子俾其退立于西北牖下俟我笑路然後進之終日
不下十數子而已鄧生倦立見饑殆不可堪次日又
召或有諷鄧生曰此侯好賂本不為棋何不獻効而
自求退鄧生狀之以金十錠復免

安能咬衆人之口

宣宗時相國令狐綯最受恩遇而怙權尤忌勝已以
其子滿不解而第為張容劉蛻崔瑄臺上蹴鞠之宜

宗優容綯出鎮維揚上表許子之亮其略云一從先
帝久次中書得臣恩者謂臣好不得臣恩者謂臣弱
臣非美酒美肉安能咬衆人之口

悔讀南華第二篇

令狐綯曾以故事訪于溫岐對以其事出南華且曰
非僻書也或冀相公燮理之暇時宜覽古綯益怒之
乃奏岐有才無行不宜與第會宣宗私行為溫岐所
忤乃授方城尉所以岐詩云因知此恨人多積悔讀
南華第二篇

廣滑稽

卷之二十八

十二

得路即作宰相

唐相國劉公贍初授河中少尹幕寮有貴族浮薄者
蔑視之一旦有命徵入蒲尹張延而祖之浮薄慕客
呼相國為尹公曰歸朝作何官職相國對曰得路即
作宰相此即大笑之在席亦有異其言者自是以
水部員外知制誥相次入翰林以至大冑

黃巢南來

唐王中令鐸重德名家位望崇顯率由文雅非定亂
之才鎮諸宮為都統以禦黃巢寇兵漸近先自赴鎮
以姬妾自隨其內未行本以妬忌忽報夫人離京在

道中令謂從事曰黃巢漸以南來夫人又自北至旦夕情味何以安處幕幕戲曰不如降黃巢公亦大笑之

此豚路侍中不如

唐路侍中巖鳳貌之美為世所聞鎮成都日委執政于孔目吏邊咸日以妓樂自隨宴于江津都人士女懷擲果之美善巾裹蜀人見必效之後乃剪紗巾之脚以異于眾也間巷有炫服脩容者人必識之曰碩非路侍中耶嘗過蜀豚之肆見僧豕者謂屠者曰此

廣肅精

十三

豚端正路侍中不如

銷得錦半臂

唐鄭愚尚書性本好華以錦為半臂崔魏公鉉鎮荆南榮陽除廣節制經過魏公以常禮延遇榮陽舉進士時未嘗以文章及魏公門此日于客次換麻衣先贊所業魏公覽其卷首尋已賞嘆至三四不覺曰真銷得錦半臂也

足殺翁

唐相國韋公宙善治生江陵府東有別業良田美產

最號膏腴而積稻如坻皆為潯德大初中除廣州節度使宣宗以番禺珠翠之地棄食泉之戒京兆從容奏對曰江陵莊積穀尚有七十堆園無所食宣皇曰此可謂之足殺翁也

不肖子弟三變

唐咸通中荆中有書生號唐五經者常謂人曰不肖子弟有三變第一變為蠅虫謂富莊而食也第二變為蠹魚謂讀書而食也第三變為大虫謂鬻奴婢而食也三食之輩何代無之

廣肅精

十四

發生喫了

唐劉僕射崇龜以清儉自居甚招物論嘗召同列餐苦賣餅饌朝士有知其矯乃潛問小蒼頭曰僕射晨餐何物蒼頭曰發生喫了也朝中聞之

俾渠消灾

唐薛尚書能以文章自負果出戎鎮常營營款惜因有詩謝淮南寄天柱茶其落句云食官也似真拋却賴有詩名合得管意以節將為覓官也鎮許昌日幕吏咸集令其子具樂饌恭請幕客落客饌驚八座曰

俾渠消灾時人以爲輕薄蓋不得本分官屬此以見志

減三五員尊賊

唐柳大夫玢謫授瀘州郡守渝州有牟磨秀才者即都校牟君厚之子文采不高執所業謁見亞台獎飾甚勤錫姓同行以爲牟子卷軸不消見遇亞台曰巴蜀故多士豪傑起斯乃衙押之子獨能慕善苟不誘進渠即退志以吾稱之人必榮之由此減三五員尊賊不亦善乎子第竊笑而服之

此亦校卒爲者

廣滑稽 卷之二十八

十五

關圖衙前將校子也及第歸鄉都押已下爲其張進乃指盤上舊歷戲老校曰此校卒爲者其人以醋樽進之曰此亦校卒爲者也席人

中書內生將軍

溫庭筠字飛卿才思麗麗工于小賦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凡八叉手而八韻成多爲鄉鋪假手號曰救數人也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令狐相國假其新撰密進之戒令勿洩而遽言于人由是疎之溫亦有言云中書內生將軍韓相國

不識得有

唐世宗太祖未建國前崔禹昌擢進士第有別業在汴州管內禹昌敏俊善接對初到夷門希梁祖意請陳桑梓禮梁祖甚喜以其不相輕薄其家嘗領常預賓次或陪襲戲梁祖以其有莊野必藉牛乃問曰莊中有牛否禹昌曰不識得有牛意是無牛以時俗語不識得有對之梁祖大怒曰豈有人不識牛謂我是村夫即識牛果則不識耳

壯水牛

廣滑稽 卷之二十八

十六

唐進士曾唐游仙詩才情縹緲岳陽李遠員外每吟其詩而思其人一日曾往謁之李倒屣迎馬曾既充俾李戲之曰昔者未睹標儀將謂可乘鸞鶴此際拜見安知壯水牛亦恐不勝其載時人聞而笑之

天子之牆數仞

唐僖宗再幸梁洋朱玫立襄王宰相蕭遘裴澈鄭匡圖等同奉之泊破僞主而僖皇反正裴鄭等皆罹大辟始其兵衛四圍矛槩森然裴相猶戲曰天子之牆數仞也

脚夾筆敵數筆

唐羅給事隱既頻不得意未免怨望為賢子弟所排契闊東歸黃冠事本朝賢議欲召之韋貽範沮之曰某曾與之同舟而載雖未有識舟人告云此有朝官羅曰是何朝官我脚夾筆可以敵得數筆必若登科通籍吾徒為稅糠也由是不果召

貓兒狗子

唐盧延讓業詩三千五舉方登一第卷中有狐衝官道過狗觸店門開之句祖唐張濬親見此事每稱實

廣滑稽

卷之二十八

十七

之又有戲貓臨鼠穴噉大舐魚砧之句為中成令洎見賞又有果爆燒甑破貓跳觸鼎翻為王先王建所賞盧謂人曰平生投謁公卿不意得力于貓兒狗子也人聞而笑之

皮婦謗誚

皮日休曾謁歸融尚書不見因撰夾蛇龜賦譏其不出頭也而婦氏子亦撰皮敷鞋賦遞相謗誚皮生後為湖南軍倖亦其倣謔自號間氣布衣

何者是浣谿沙孔子

唐宰相孔緯嘗拜官教坊伶人繼至求利市有石野猪獨行先到有所賜乃謂曰宅中甚闊不得厚致若見石野猪幸勿言也復有一伶至乃召俯階索其笛指笛竅問曰何者是浣谿沙孔子伶人大笑之

沒亦帶焰

金陵徐氏諸公子寵一營妓卒乃焚之徐月英江注送產謂徐公曰此娘平生風流沒亦帶焰時號夷戲

昭緯作脚

唐薛昭緯未登第前就肆買鞋肆主曰秀才脚第幾唐廣滑稽

卷之二十八

十八

對曰昭緯作脚未曾與立行第

上得不得

唐道士程子霄登華山上方偶有顛仆即中宇文翰致書戲之曰不知上得不得且怪懸之又懸

內黃可以唐河水浸

劉仁恭為魏軍汴軍夾攻敗于內黃爾後汴帥攻燕亦敗于唐河他日命使聘汴汴帥開宴俳優戲置酒人以議之且問病狀內黃以何藥可瘥其聘使謂汴帥曰內黃可以唐河水浸之必愈賓主大笑

上德不德玄
之又玄保本
老子

舍利皆枯魚

澤州僧洪密請建舍利塔洪密以禪宗謎語鼓扇愚俗自云身出舍利曾至太原象民迎請婦人羅拜洪密既辭婦人于其所處拾得百粒正人驗之皆枯魚之目也

出腹不生養王司

雖盧氏衣冠之盛而累代未嘗知舉乾符中盧携在中書以宗人無掌文柄者乃擢羣從次號觀察使盧溼司禮闈是年秋黃巢犯闕僖王播遷舉人星迸迫

廣滑稽 卷之二十八

十九

復京都裴贊運知三舉溼有美色超崇戲之曰閣下所謂出腹不生養王司也

但請先訪

有一丞即馬上內逼急詣一空宅徑登溼軒乃大優穆刀綾空屋也將畢穆優多至此丞即慚謝之優穆曰侍即他日內逼但請先訪閣者絕倒

不成湖

湘江北流至岳陽達蜀江夏潦後蜀漲勢高過往湘波讓而退溢為洞庭湖凡濶數百里而君山宛在水

中秋水竭壑此山復若于陸唯一條湘川而已有都押衙蔡姓者戲題曰可憐洞庭湖恰似三冬無處發以其不成湖也諸僧大笑之

偷驢賊

王先主微時偷驢遭刑攻圍東川為守陣卒日夜叫偷驢賊先主謂伴優王舍城曰為我罵之優戰于指城上人且令靜聽曰我偷你屋裏驢那城上皆笑一日袒背示舍城求瘡痕舍城曰大好膏藥

題水牛

廣滑稽 卷之二十八

二十

唐榮陽鄭準以文筆依荊州成內常欲自比陳阮集其所作為十卷號剽表軍而書辭體不雅賀襄州趙洪嗣襲書云不沐浴佩玉而石祁光不登山取符而無恤封是顯言其庶賤也應舉日詩卷題水牛曰護犢橫身立逢人揭尾跳朝士以為大笑

檢譜角解

孫先憲到資州有姓趙人閉關却掃以廟廟自期都虞侯聞昔故異之躬自趨謁問魁梧丈人趙生迎門愕胎良久磨折敘寒溫曰伏惟貌貌乃質子先容者

俾詢之趙生曰若云熊羆即須宰相之才方當此語
閻公止于都頭已來只銷呼爲魏人聞咸笑之又
一士自稱張舍人許于光憲曰兄長以術惑我心神
憲謂曰得非蠱毒厭勝之術耶張曰非也乃用鬼谷
子捭闔捭破我心神至今患心風不禁又江陵顏雲
偶收諸葛亮兵書自言可用十萬軍吞并四海每至
論兵必據袂叱咤若對大敵時人謂之檢譜角觝

不識鏡

有民妻不識鏡夫市之而婦妻取照之驚告其母曰

廣滑稽

卷之二十八

二十一

某即又索一婦婦也其母亦照曰又領親家母來也

與西川作市令

蜀東西川之人常互相輕薄西川人言梓州者乃我
東門之草市也豈得與我爲鄰哉節度柳仲郢聞之
謂幕客曰吾立朝三十年清華備歷今日始得與西
川作市令聞者皆笑之

千金萬金

唐乾寧中宿州刺史陳璠以軍旅出身擅行威斷進
士張翺恃才傲物席上調瑤寵妓張小春怒揖起

吏責其無禮狀云有張翺今寓止淮陰來綺席兮放
恣胸襟瑤益怒云據此分析台吃幾下又云只此兩
句合吃三下五下切來一笑宜費千金萬金

一部鬼神

韋昭度爲招討使蜀帥顧彥暉爲副王先主爲都指
揮使三府各署幕寮皆是朝達子弟視王先主蔑如
也先主侍從髭髮行摩點面札脫如一部鬼神其聲
以先主藐顧顧公詳緩一時失笑而散先主歸營公
右以此爲言亦自大笑

廣滑稽

卷之二十八

二十二

黃茅瘴

唐乾寧中荊南成汭曾爲僧盜據渚宮尋即貢命未
年每事騁辯初以醴朗在巡屬爲土豪雷滿所據奏
請討隸宰相徐彥若在中書不爲處置由是銜之及
彥若出鎮番禺路由渚宮內雖加接延而常怏怏饒
後更庸而生詭辯鋒起徐曰令公尊居方面自比桓
文雷滿偏州一火草賊爾令公不能加兵而怨朝廷
乎成根焉而屈徐文雅高瞻聽之疊疊成雖甚敬憚
猶以嶺外黃茅瘴患者髮落而戲曰黃茅瘴望相公

保重徐曰南海黃茅瘴不以此和尚蓋議成公曾為僧也終席慚耻之

老朽豈放爾

禮部尚書崔貽孫年過八十求進不休素有貯積性好人左降之後二子爭財醫藥咸不供事書責其子曰生有明君真宰必有天曹地府無為老朽豈放爾耶為縉紳之笑端

朱相非相

光化中朱朴自毛詩博士拜相而朴恃其口辨謂可

廣肅稽

卷之二十八

二十三

立致太子由藩王引導聞于昭宗遂有此命對敷之曰而陳言數條每言臣必為陛下致泊操大柄殊無所成自是恩澤日衰中外騰沸內宴日俳優移刀殺作念經行者至前朗諷曰若見朱相即是非相翼日出宮

自然減半

陸相袞出典夷陵時有士子修謁相國與之從容因命酒勸此子辭曰天性不飲酒相國曰誠如此言已校減五分矣蓋平生悔吝若有十分不為酒困自然

減半也

醉無戶稅

竟陵人劉虛白擢進士第嗜酒有詩云知道醉卿無戶稅任他荒郊下丹田

定命錄

驢耳

舊唐書

汴州節度李忠臣嘗因奏對德宗曰卿耳甚大貴人也忠臣對曰臣聞驢耳甚大龍耳即小臣耳雖大乃驢耳也上悅之

廣肅稽

卷之二十八

二十四

編

陸龜蒙別傳

忍饑誦經

陸龜蒙宅荒以牆屋多隙地前後皆樹杞菊以供盃案至夏枝葉老硬氣味苦澀猶貴僮兒采掇人言千乘之邑非無好事之家日欲擊鮮為具以飽君君獨閉關不出率空腸貯古賢遺言何自苦如此龜蒙笑曰我幾年來忍饑誦經正不知屠沽兒有酒食耶

劇談錄

廣德縣令

裴休爲宣州觀察朝謝後未行時曲江荷花盛發與省閣名士數人同遊見五六人坐水際裴與名士憩于旁中有黃衣飲酒丰酣指顧笑語輕脫裴揖而問之吾賢所任何官率爾對曰諾即不敢新授宣州廣德縣令反問裴曰押衙所任何職裴公效曰諾即不敢新授宣州觀察使于是狼狽走不數日廣德縣令請換羅江宰矣宣皇在藩聞之及龍飛裴公入相因書麻制迴謂樞近曰諾即不敢新授中書侍郎門下平章事

廣濟

卷之二十八

二十五

通鑑

早懸戲

侍中宋璟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悉付御史臺治之謂中丞李謹度曰服不敢訴者出之尚許未已者且繫由是入多怨者會天早有懸優人作懸狀戲于上前問懸何爲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曰負冤者三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柳之故懸不得不出明皇心以爲然

唐實錄

此車中央殊高

鍾會鍾繇兄弟盛飾同坐車上行至城西門逢一女子微笑曰此車中央殊高二鍾都不覺車後門生曰有女子戲公車云此車中央殊高公曰云何中央高門生曰夫中央高者兩頭低此戲公二人爲兩頭低也後鍾會更不與同車行長逢此女子

臣妻巨悍

或謂以此言
諷上用皇后

高宗問楊弘武曰卿在司戎授官有非其才者弘武曰臣妻巨悍此其所囑不敢違命上嘉其不隱笑而

廣濟

卷之二十八

二十六

通之

南部新書 鍾希白撰

五十七隻眼

施肩吾與趙嘏同年不睦舊失一目以假珠代其睛故施嘲之曰二十九人及第五十七隻眼看花

共看一半

龍翔中楊玄特外戚典選多排斥典選爲選人夏彪訟之御史中丞卽餘慶彈奏免官許南陽曰故知楊更部之敗或問之許曰一虎一狼共看一半不敗何

待

爭得水喫

白樂天之母因看花墜井後有排槓者以賞花新井之作左遷穆皇常題柱曰此人一生爭得水喫

此鴨能人語

陸龜蒙居震澤南巨積莊產有闢鴨一欄頗極馴養一旦有驛使過挾彈焚其尤者龜蒙駭之曰此鴨能人語復歸家少頃手一表本云見待附蘇州上進使者焚之何也使人恐盡與索中金以糊其口龜蒙始

廣滑稽

卷之二十八

二十七

焚章草按以酒食使者侯稍悅方請其故曰能自呼名使者憤且笑拂袖上馬復召之盡還其金曰吾戲之耳

日休識詞

黃巢令皮日休作識詞云欲知聖人姓田八二十一欲知聖人名果頭三屈律巢大怒蓋巢頭醜掠髮不盡疑三屈律之言是其識也遂及禍

藝粉

高駢在維揚曾遣使致書于浙西周寶曰伏承走馬

已及奔牛今附藝一瓶葛粉十斤以充道路所要蓋諷為藝粉矣

陳即猶是小孩兒

陳崎數舉不遂至于暮年遂獲二名還鄉已耳順矣鄉里以儒家女妻之至新婚近八十矣合卺之夕文士競集悉賦催粧詩咸有生羨之諷崎亦自成一章其末曰彭祖尚聞年八百陳即猶是小孩兒

陸氏一莊荒

崔羣陸贄門生後羣典貢放三十人而黜陸簡禮時

廣滑稽

卷之二十八

二十八

羣夫人李氏謂之曰君子弟成長合置莊園子對曰今年已置三十所矣夫人曰陸氏門生典貢陸氏子無一得放者是陸氏一莊荒矣

何必加之字

春明門外當路墓前有埃題云漢太子太傅蕭望之墓有違官見而怪之曰只如此埃何合題蕭望之何必加之字

放倒即慢

杜邠公飲食洪博既飽即僕人有諫非滿主之理公

曰君不見布衣盛米放倒即慢

諸胡悉帶令

令狄綱為相以姓字少族人投者不核其力錄是
遠近皆趨之至有姓胡冒令者進士溫庭筠戲為詞
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令

若如此還未盡

進士周馥改次千字文將進之先呈宰執右相陳公
問曰有添換乎馥曰翻破舊文一無添換又問翻破
盡乎馥曰盡右相曰批把二字如何翻破馥曰唯此

廣清稿 卷之二十八

二十九

兩字依舊右相曰若如此還未盡能對

千字文作語

封抱一任標王尉有客過之既短又惠眼及鼻鼻抱
一用千字文作語嘲之詩曰面作天地玄鼻有鴈
門紫鼻既無左達承何勞問談彼短

雪峯繫腰帶

法眼姓魯雪峯姓曾或問雪峯師何姓也答曰魯人
不繫腰却問法眼師何姓也答曰雪峯繫腰帶

高塘館

濠州西有高塘館附近淮水御史閻敬愛宿此館題
詩曰借問襄王安在哉山川此地勝陽臺今朝寓宿
高塘館神女何曾入夢來輶軒來往莫不吟諷以為
驚絕有李和風者至此又題詩曰高唐不是這高塘
淮畔江南各一方若向此中求薦枕差參笑殺楚襄
王讀者莫不解顏

五縣天子

王延彬獨據建州稱偽號一旦大設為伶官作戲辭
云只聞有泗州和尚不見有五縣天子

廣清稿 卷之二十八

三十

壁畫胡頭

滋水驛在長樂驛之東唐皇在藩日經此廳廳西壁
畫一胡頭因題曰喚出眼何用苦深藏縮却鼻何畏
不聞香

鄭侯家傳

嘲諧

李泌未相時宿內苑或竊其鞋送德宗所帝曰鞋者
諧也當為嘲諧事且諧矣

東觀奏記

唐裴度奏

光武和孝

大中十二年元日含元受賀太子少師柳公權年八十矣為百官首含元殿廷宴遠自樂懸南坂至殿下力已綿德稱賀之後上尊號聖敬文思和光武孝皇帝公權誤曰光武和孝御史彈出之罰一季俸料致仕舊典也公權不能克遵典禮老而受辱人多惜之

廣滑稽

卷之二十八

二十一

廣滑稽卷之二十八終

廣滑稽卷之二十九目錄

南唐書

何人所遣

毋撓余職

累劫不及君

比景陽但少一井

不能自全面目

雨畏抽稅

南唐故事

廣滑稽

卷之二十九

好物不在多

南唐近事

所之者知章爾

教服槐子法

打草蛇驚

目昏耳聾

蜀構机

無有寸長

公子行

何故今日自為小朝

酒禿

孤亦無如之何

臣非魏徵

周孔亦能為厲

如讓皇百口何

一

化為行脚

借大鵬

李猫兒

王石乞兒

五代史補	僧密繁	無寸道	大還丹	愧作梁山	爭奈蕭何	西清詩話	楊鑾詩	五國故事	酒有別勝	于文虎序	廣滑稽	獨隱孤館	六帖補	楊彥瞻	四坐流涎	九國志	鐵船渡海	談淵	父子安得兩處喫飯	閑談錄	使宅魚
											卷之二十九										
											二										
											三										

江表志	和地皮掠來	陳留志	劫急	江南野錄	穢臭	宵寐匪禱	撒葫荑	清異錄	跌扈將軍	呷大夫	盱眙此膝	補闕盤蔡	口歡手怒	避暑錄	祿山櫻桃詩	冬烘公	痛搗崔慎

猶畏臘茶兩碗

好橋

請押飛蝗

清夜錄

抵授賢良

唐義解嘲詩

只相公不憂錢

避戎夜話

切中時病

閒燕常談

犯太師諱

許將如何作得預買錢

廣滑稽 卷之二十九

元絳何嘗指揮

只那老賤迹

胡思龍量

吳中舊事

猶可更作一郡

牛秀才賦

領主人指揮

廣客談

乃漢廷老吏

聖宋拾遺

一代不如一代

廣滑稽卷之二十九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關中羅 曹齊望甫校

南唐書 宋陸游撰

何人所遺

周本年七十七好飲酒樂施予或曰公春秋已高宜少儲積爲子孫計本曰吾繫芒屨事吳武王位至將相何人所遺乎

何故今日自爲小朝

廣滑稽 卷之二十九

元宗割地降號之後公卿在坐有言及周以爲大朝者常夢錫大呼曰汝輩嘗言致君堯舜何故今日自爲小朝邪發音去

毋撓余睡

毛炳嘗醉卧道旁有里正掖起之炳瞋目呵之曰醉者自醉醒者自醒亟去毋撓予睡

酒禿

酒禿姓高氏駢族子棄家祝髮日夜劇飲醉則從小兒數十浩歌道中歌曰酒禿酒禿何榮何辱但見衣

剋成古丘不見江河變陵谷

累劫不及君

元宗以吳王爲元帥用馮延巳掌書記延巳負其材藝狎侮朝士嘗謂孫忌曰君有何所解而爲丞郎忌憤然荅曰僕山東書生鴻筆藻麗十生不及君詠諧歌酒百生不及君諂媚險詐累劫不及君僕固無所解者適足敗國家耳延巳配對

孤亦無如之何

韓熙載性忽細謹老益甚嘗使四十輩縱與客雜居

廣雅稽 卷之二十九

二

物議聞然熙載密語所親曰吾爲此以自污避入相爾老矣不能爲乎古笑端坐託疾不朝貶右庶子分司南都熙載盡斥諸妓後主喜畱爲祕書監俄復故官欲遂大用之而去伎悉還後主歎曰孤亦無如之何矣

比景陽但少一井

元宗於宮中作大樓召近臣入觀皆嘆其宏麗蕭儼獨曰比景陽但少一井耳

臣非魏徵

以後主原井
國元宗

後主初嗣位數與嬖倖奕棋蕭儼人見作色按局於地後主大駭詰之曰汝欲效魏徵耶儼曰臣非魏徵陛下亦非太宗也後主爲罷奕

不能自全面目

後主命韓得霸爲都城烽火使警察非常怙權暴橫國人望其前驅莫不奔避盧郢嘗遇之調琴自若德霸叱左右捕執郢奮臂擊十餘人皆顛蹶乃直前粹德霸墜馬毆之敗而傷目德霸入訴後主叱之出顧近侍笑曰我師遇一措大不能自全面目尚敢訴邪

廣雅稽 卷之二十九

三

迷罷
其職

周孔亦能爲厲

後主議立后命陳致雍攷古今沿革草具婚禮又命徐鉉潘佑參定徐游許其異同游多是佑議遂施用之逾月游病疽鉉怨其不主已議語人曰周孔亦能爲厲乎

雨畏抽稅

烈祖時關征苛急屬畿內旱一日宴北園烈祖顧侍臣曰近郊頗得雨獨都城未雨何也得非刑獄有冤

乎優人申漸高選進曰大家何惟此乃雨畏抽稅故不敢入京爾

烈祖大笑明日下詔弛稅額信宿大雨霑洽

如讓皇百口何

宋齊丘止一子輒歔悲哭踰月齊王景達勉之不從優人李家明曰是易喻耳作紙寫大書其上曰一子不能捨如讓皇百口何縱之墜其第中齊丘取觀爲收淚而止

南唐故事鄭文寶

好物不在多

廣滑稽卷之二十九

四

此與意蓋者同一才具

元宗曲燕保和堂命從官賦詩學士朱華詩成獨晚泊衆制皆就公已醉矣唯進一聯上疑其構思太久後不終篇華再拜致謝曰好物不在多掩口而笑自是金陵士庶遺餉不豐好者皆以朱公爲口實

南唐近事宋鄭文寶編

所乏者知章爾

金陵城北有湖周迴十數里幕府雞籠三山環其西鍾阜蔣山諸峰聳其左名園勝境掩映如畫大朝舊跡多出其間每歲羨藕晉網之利不下數十千建康

實錄所謂玄武湖是也一日諸閣老待漏朝堂語及

林泉之事坐間馮諡因舉玄宗賜賀鑒三百里鏡湖信爲盛事又曰予非敢望此但賜後湖亦暢予平生也吏部徐鉉怡聲而對主上尊賢待士常若不及豈惜一後湖所乏者知章爾馮大有慚色

南唐書馮延魯嘗早朝集漏舍嘆曰玄宗賜賀鑒三百里鏡湖非僕所敢望得賜玄武湖亦遂素意徐鉉笑荅曰上於近臣豈惜一玄武湖恨無知章爾延魯不能對

廣滑稽卷之二十九

五

化爲行脚

馮諡總戎廣陵爲周師所陷乃削髮披緇以給周人將圖間道南歸爲識者所擒送至行在時鍾謨亦使周人或譏之曰昔日旌旗擁出坐籌之將今朝毛髮化爲行脚之僧

教服槐子法

進士黃可字不可嘗謁舍人潘佑潘教服槐子云豐肌卻老明旦潘公趨朝天階未曙見槐樹烟霧中有入若猿狙狀追而視之即可也怪問其故乃擁條而

謝曰昨蒙明公教服槐子法故今日齋戒而極之清
大噉而去

借大鵬

廬山九天使者廟有道士忘其姓名體貌魁偉飲酒
酒肉有兼人量晚節服餌丹砂躁於中舉魏王之鎮
澤陽也郡齋有雙鶴因風所飄憩於道館廻翔嘹唳
若自天降道士且驚且喜焚香端簡前瞻雲霓自謂
當赴上天召命山童控而來之羽儀清弱莫勝其載
毛傷背折血洒庭除仰接久之是夕皆驚處士陳沆

廣滑稽

卷之十九

六

聞之爲絕句諷云啗肉先生欲上昇黃雲踏破紫雲
崩龍腰鶴背無多力傳語麻姑借大鵬

打草蛇驚

王曾爲當塗宰頗以資產爲務會部民連狀訴主簿
貪賄於縣尹曾乃判曰汝雖打草吾已蛇驚爲好事
者口實焉

李猶兒

李德來任大理少卿持法甚峻忌刻便佞時號李猶
兒本無學術詐稱博聞每呼馬爲韓廬樂工爲伶倫

不意又一生
仙

語佞爲審謂以此貽
譏於世

目昏耳聾

魏明好作詩詞多而格下嘗携近詩詣韓熙載韓託
以目疾請置几案徐覽明曰侍郎目昏請自爲吟之
韓曰耳聾加劇切恐不聞

蜀橋杭

無有寸長

韓昭長安人王衍北巡以爲文思殿學士判官李台
暇曰韓公凡事如僧剃髮無有寸長

廣滑稽

卷之二十九

七

王石乞兒

李吳事前後蜀五十年資貨巨萬奢侈踰度放妾百
數嘗讀王愷石崇傳曰窮儉乞兒以此爲富可笑可
笑

公子行

王建游龍華禪院召僧黃休坐令口誦近詩時諸王
貴戚皆賜坐黃休欲觀之因誦公子行曰錦衣鮮華
手紫鵲間行氣貌多輕忽艱難穠穠總不知玉帝三
王是何物建稱善貴仲皆怨之

詳傳世矣

五代史補

夫人無多言

李茂貞子從儼爲鳳翔節度使因生辰秦鳳持禮使陋而多舛魏博使少年如美婦人魏博戲云今日不幸與水草大王接秦鳳曰夫人無多言四座皆笑

僧嗜驚

南唐僧謙光有才辯而無拘檢性尤嗜驚國主嘗以從容語及釋氏果報對曰老僧無他願但得鴉生四隻腿驚長兩重裙足矣國主大笑

廣滑稽

卷之二十九

八

無寸道

馮道之在中書也有舉子李遵校贊所業馮相見之戲謂曰老夫名道秀才不可謂不知狀亦名道於禮可乎李抗聲對曰相公是無寸底道字小子有寸道字何謂不可公笑曰老夫不惟名無寸諸事亦無寸吾子可謂知人矣了無怒色

大還丹

僧貫休有機辨杜光庭欲折鋒每相見必伺其舉措以戲調一旦因舞鸞通衢而貫休馬忽墜光庭連呼

大師大師數珠落地貫休曰非數珠蓋大還丹耳

爭奈蕭何

李昇既畜異志欲有江南且欲諷動僚屬雪天大會出一令曰借雪取古人名仍詞理通貫時宋齊丘徐融在座昇舉杯爲令曰雪下紛紛便是白起齊丘曰着履過街必須雅齒融意欲在昇等遽曰明朝日出爭奈蕭何昇大怒是夜收融投於江自是與融者雅齊丘而已

愧作梁山

李濟與弟幹娶禮部尚書實寧國之女年甲稍高成

廣滑稽

卷之二十九

九

結之夕實氏出茶灣輒望塵下拜幹驚曰大哥風狂那新婦奈阿伯豈有答禮濟曰我不風只將謂親家母幹且慙且怒既坐實氏後拜濟又叉手當胸作敬後語曰慙無實建愧作梁山啾啾聞者莫不絕倒

西清詩話

楊鑾詩

南唐楊鑾詩云白日蒼蠅滿飯盤夜間蚊虻又成團

五國故事

酒有別勝

閩主延職與翰林學士周惟岳嘗會飲極醉因顧左右曰維岳身軀甚小而能飲如許酒左右對曰酒有別勝非可以肌體論延職欣然曰果有別勝即使搜維岳下殿將取別勝視之左右善對者曰今倍奉飲樂惟維岳最有度量取其別勝是無可陪奉者延職狀之遂獲免

于文虎序

獨眠孤館

廣滑稽 卷之三十九

十

代

陶穀使於南唐因書十二字於官舍壁間曰四川狗百姓眼馬包兒御厨飯宋齊丘辭云十二字包四字

云獨眠孤館

六帖補 楊彥齡

四坐流涎

前蜀王建判官馮涓好戲時鳳翔張郎中通好來是宴接王慮馮公先而張子乘之或致失機乃令客將傳達但讀緘默坐既定而賓主默然無敢發語端者馮乃取青梅盛於一盞之四坐流涎因成大笑

九國志

鐵船渡海

閩買郁性峭直不容人吏文過時為仙游令王氏初朝閩越郡邑之政皆自賄成郁獨守正奉法吏頗忌之及受代有一吏酣酒郁怒曰吾當再典此邑以懲汝輩吏揚言公欲再作縣令猶造鐵船過海也郁聞之是歲選集會延釣建號聞郁有治稱乃權授贊善大夫復典舊邑時醉吏為庫吏不數月盜官錢數萬下獄具伏郁批前牒尾曰竊銅鐵以潤家非因鐵鑄造鐵船而渡海不假鐵鑄因決杖徒之胥皆攝伏

廣滑稽 卷之三十九

十一

談淵 王道字樂道

父子安得兩處喫飯

李氏末歸順時徐鉉奉王命至中朝便殿見藝祖奏曰李煜如地陛下如天李煜如子陛下如父天乃能蓋地父乃能比子藝祖應聲答曰既是父子安能兩處喫飯鉉無以對

閑談錄

使宅魚

錢氏之有國也應西湖之魚捕者必日納數斤謂之使宅魚有終日不及其數者必市而供之民頗怨嘆一日武肅大設有一圖上畫磻溪釣之事武肅指示命羅隱賦詩隱應聲曰呂望當年展廟謨總戎釣國憂誰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須供使宅魚武肅是日盡得鱸免

江表志

和地皮掠來

魏王知訓為宣州帥苛飲暴下百姓苦之因入覲侍

廣滑稽

卷之二十九

十二

宴伶人戲作綠衣大面胡人若鬼神狀旁一人問曰

何者綠衣對曰吾宣州土地神入覲和地皮掠來因

至於此

陳留志

劫急

阮蘭為開封令縣側有劫賊外白甚急蘭方圍棋長

嘯吏曰劫急蘭曰局上有劫亦甚急

江南野錄

穢臭

宋齊丘天才縱逸凡建碑碣皆其為文命韓熙載八分書之熙載常以紙塞其鼻曰其詞穢且臭

艾氣

韓熙載性好譴浪有投贄荒惡者使妓炷艾燵之俟來嗅曰子之卷軸何多艾氣也

宵寐匪禱

宋景文修唐史好以艱深之詞文淺易之說歐公思有以諷之一日大書其壁曰宵寐匪禱札闕洪休宋見之曰非夜夢不祥題門大吉耶何必求異如此歐

廣滑稽

卷之二十九

十三

公曰李靖傳云震雷無暇掩聽亦是類也宋公慙而

退今所謂震霆不及塞耳者係再改

佛頭着糞

陳師錫序五代史荆公曰釋迦佛頭上不堪着糞

撒胡荽

冲晦處士李退夫者為事矯怪居京師北郊一日種葫荽俗傳主人人口誦猥語則茂退夫撒口審誦曰夫婦之道人倫之正不絕於口忽有客至命其子畢之子執餘種曰夫人已會上聞皇祐山館閣中或談論

則曰宜微酌葵一巡

清異錄 宋陶穀

跋扈將軍

隋煬帝泛舟忽陰風波起嘆曰此風可謂跋扈將軍

裏頭水

宋城主簿祝天貺勵已如米王百姓呼爲裏頭水天貺去後和甌來尉頗悔天貺餘味加以儒而文民間語曰去了裏頭水却得一箇着脚琉璃

呬大夫

廣滑稽 卷之二十九

十四

家述常事修事僞蜀爲太子左贊善大夫兩人皆滑稽聿修伺述酒甕將竭叩門求飲未過大道已見聿耻濡筆書壁曰酒乾候去惟存呬大夫

不動尊

宣武劉訓鑄鐵爲箕子其子薄游妓求叙查劉子辭之姚曰郎君家庫裏許多青銅教做不動尊可惜爛了風流拋撇能使幾何劉子云我爺喚箕子爲長生錢何況於錢乎彼白日燒香禱祝地三光嬰錢生兒絹生孫金銀千百億化身不動尊而已

駢酌此膝

溫韜少無賴拳人幾成市魁將送官謝過韜前拜逾數百魁釋之韜每念之以爲耻既貴連柏金薄爲袴膝帶之曰駢酌此膝

三債三悅

桑維翰草萊時語友人吾有富貴在造物未還三債是以知之上債錢貨中債妓女下債書籍既而鐵硯功成一日酒後會親密曰吾始望不及此當以數語勸子一盃其人滿酌而飲公曰吾有三悅而持之一

廣滑稽 卷之二十九

十五

曰錢二曰妓三曰不敢遺天下書公徐云吾銜露太甚自罰一觥

補闕燈檠

賢儒李大壯畏服小君萬一不尊號令則叱令正坐爲絳匾警安燈盤狀燈大壯屏氣定體如枯木土偶人譁目之爲補闕燈檠

黑京

臨沂路村人依大樹賣瓜有行者四五人避近一處因互問鄉里或云汴京或云洛京或云京惟照面武士

在坐末儒生厲聲曰君莫是黑京否

口歡手怒

和魯公慷慨厚德每滑稽則哄堂大笑時博士楊永符能草書有省郎開魯公笑聲戲謂楊曰丞相口歡矣末符曰予喬事筆墨方揮掃之際亦謂太博手怒邪

混沌譜

華山陳真人隱於睡焉翊羽士寇朝一嘗事真人得睡之崖畧後還鄉惟睡而已郡南劉垂範往謁其徒

唐滑稽

卷之二十九

一六

以睡告垂範坐寢外聞鼾聲雄美可聽退而告人曰寇先生睡中有樂乃華胥調雙門曲也或曰未審譜記何如垂範以濃墨塗紙滿幅題曰混沌譜

避暑錄宋葉夢得著

祿山櫻桃詩

安祿山作櫻桃詩云櫻桃一藍子半青一半黃一半寄懷王維一半寄周贊或請以一半寄周贊句在上則協韻祿山怒曰豈肯使周贊壓我兒邪

白墮右軍

白墮乃人名子瞻詩云獨看紅葉傾白墮恐難優作酒用吳下有饌鶴故客用王逸少故事言請過共食

右軍

冬烘公

唐人言冬烘是不了了之語故有主司頭惱太冬烘錯認顏標是魯公之言人以爲戲談今蜀人多稱之崇寧末安國同爲郎成都人詹某爲諫官故以安國嘗建言移寺省上章擊之其辭畧云謹按某官人材關冗臨事冬烘蓋以其蜀人聞者無不笑之安國性

唐滑稽

卷之二十九

十七

笑

九子母

杜牧作李謐墓誌記謐母夢有偉男子持雙兒授之云予孔丘以是與爾及生戲因字之天授晁無咎每舉以戲曰孔夫子乃爲人作九子母耶

痛癢崔嶼

舊說崔慎爲瓦棺寺僧後身由父爲浙西觀察使時所生故七歲猶未食肉忽有僧見之捫其口曰既嬰

他官爵何不食肉自是乃食蜜時有舉此事者挂致遠曰吾謂僧亦未是明眼人不食肉安足道何以不待其末年執之十字路口痛與百摑方為快意聞者絕倒

韓建判僧牒

韓建麤暴好殺而重佛教治華州患僧衆麗雜犯者衆欲貸之則不可盡治之則恐傷善類乃擇其徒有道行者使為僧正以訓治之而擇非其人又私好惡予奪建久之乃悟一日忽判牒曰本置僧正欲要僧正僧既不正何用僧正使僧自正

廣滑稽

卷之二十九

十八

猶畏臘茶兩碗

有言窮書生不識饅頭計無從得一日見市肆有鬻者輒大呼什地主人驚問曰吾畏饅頭主人曰安有是理乃設饅頭百許枚空室閉之徐伺於外寂不聞聲穴壁窺之則以手搏撮食者過半矣亟開門詰其狀曰吾見此忽自不畏主人知其結怒而叱曰若尚有畏乎曰有猶畏臘茶兩碗爾

好橋

紹聖初修天津橋以右司外貳郎賈種民董役種民

急以喬材獻之

特以朝服坐道傍持撾親指麾役工見者多非笑一日橋成尚未通行丁仙現適至素識鍾民即訶止之曰吾橋成未有敢過者能打一善譚當使先衆人仙現應聲云好橋好橋即上馬急趨過種民以為非譚使人亟追之已不及久方悟其譏已也

請押飛蝗

錢穆甫為如皋令會歲旱蝗發而泰興令獨給郡將云縣界無蝗已而蝗大起郡將詰之令辭窮乃言縣本無蝗自如皋飛來仍檄如皋請嚴捕蝗無侵隣境

廣滑稽

卷之二十九

十九

穆甫得檄輒書紙尾報之曰蝗虫本是天災即非縣令不才既是敝邑飛去却請貴縣押來

清夜錄俞文豹

抵授賢良

哲宗朝謝惇試賢良方正賜進士出身惇辭免云勅命未敢抵授乃以抵為抵以授為受劉安世奏曰唐有伏獵侍郎今有抵授賢良

唐義鮮嘲詩

唐義登科後鮮嘲詩云讀盡詩書五六擔老來方得

一青衫有人問我年多少五十年前二十三

只相公不要錢

溫公一日過獨樂園見創一厠屋問守園者何從得錢對曰積游賞者所得公曰何不畱以自用對曰只相公不要錢也

避戎夜話 吳興石茂良

切中時病

金人既出境朝廷措置多不急之務如復春秋科太學士免解政舒王從祀之類時爲語曰不管肅王却

廣滑稽 卷之二十九

二十

管陳東不管東京却管蔡京不管河北界却管秀才

解道路之言切中時病如此

閒燕常談 廣川童弁

犯太師諱

太尉薛肇明謹事蔡元長至戒家人避其名宣和末有朝士新買一婢頗熟事因會客命出侑酒一客語及京字婢遽請罰清問其故曰犯太師諱一座駭愕平日家人輩誤犯必加叱訾太尉脫或自犯則自批其頰以示戒云

預買錢

許將知西京有一屬稟事云某預錢若干已有指揮許將來春充預買錢將厲聲叱之曰許將如何作故切得預錢其人始悟觸諱踉蹌謝過而退

元絳何賞指揮

元厚之知杭州一吏呈公事云合依元降指揮徐拱手緩聲曰元降何嘗指揮吏惶恐厚之曰爾誤也不之罪

只那老賤迹

廣滑稽 卷之二十九

二十一

錢中道即帥太原一日武官謁見敘舊累數百言而退錢語坐客曰適來官人口不稱名但稱賤迹不已欲面折之便是要人避己名也客問似於門下有舊錢曰舊識其人客曰某亦識之佳士也錢曰只那老賤迹一坐皆笑

胡思亂量

何臬當京城已陷虜人入視帑藏倉廩時有胡思者爲司農卿具諸倉米麥數白既後臬遂至廳事傍遽厲言曰大卿切勿令亂量思應曰諾至客次方悟其

戲蓋語有胡思亂量也

吳中舊事 陸輔之纂

猶可更作一郡

程光祿師與王荊公有場屋之舊荊公頗喜之晚相過猶如布衣時自江州致仕歸適荊公蔣山留數日時已年七十餘荊公戲之曰公尚欲仕乎曰猶可更作一郡荊公大笑知其無隱情也

牛秀才賦

孫實好滑稽同舍多出田里家富以孫之貧不甚加

廣滑稽 卷之二十九

二十一

禮而一牛姓者尤所侮玩因作牛秀才賦嘲之腰帶垂頭尚有田單之火幘頭脚上猶聞賓戚之歌賦成聞者絕倒

領主人指揮

李璋敏於戲調偶赴隣人小席主人者雖富而素鄙會次適李旁既進食璋視主人之前鮭魚特大璋即謂主人曰璋與君蘇人也每見人書蘇不同不知魚在左邊是在右邊是主人曰古人作字不拘一體從便移易耳璋引手取主人之魚示衆曰領主人指揮

今日左邊之魚亦合從權移過右邊一座輟飯而笑之

廣客談 錢應庚南金書

乃漢庭老吏

國朝翰林文物全盛時稱虞楊范楊爲四家詩客有問虞先生曰仲弘詩如何先生曰德機詩如唐臨晉帖曼碩詩如何先生曰曼碩詩如美女簪花客曰先生詩如何先生笑曰至虞集乃漢庭老吏

聖宋拾遺

廣滑稽 卷之二十九

二十三

一代不如一代

陶穀奉使吳越忠懿王宴之因食蝓蚌詢其族類忠懿命自蝓蚌至鰕蜃凡十餘以進穀曰眞所謂一代不如一代也

女子一蠅不
如一蠅

廣滑稽卷之二十九終

廣滑稽卷之三十目錄

劉頌詩話

此必番僧

必當稅翎毛

虞裳事送行

咏白髮

上官似

字傍令

白獺髓

禽鳥認書

鼓瑟希

燥子蒙

假楊國忠

飲子

老夫復何愧

廣滑稽 卷之三

昭熱

賜谷漫錄

儉字謎

厨娘

翰黑志

張大伯

丁晉公談錄

六重恩澤

盛事美談

不失作劉參謀

道山清話

子厚坦腹

和佛也費力

不要與

又却避此一字

壞了幾箇

怎生厮合得着

聞此酒以自遣

陳烈投牒

曹家那漢

貽誅錄

了事

後山居士詩話

廣滑稽 卷之三

集句堪笑

虎子養魚

具舉記事

妓譚士人

友會叢談

仲尼之門無愧色

只我便是潘閭

需見志

破怪

鐵圍山叢談

一夕不接

興化舊志	避崩宇	邵氏聞見錄	落韵詩	金華子	來蘇隊	空春傳信錄	登第落驢	宋朝類苑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一	唇如漱血	玉壺清話	唐酒每斗三百	續青瑣高議	體物令	圖經	紅友	翰林志	更快活
					掠食便過				三										

瀟湘錄	爲丰快活	揮塵錄	雄驛爲戲	梁溪漫志	侍兒對東坡語	成名在二相公上	儒林公議	豈復忍耻見書輩	廣滑稽	卷之三十二	臣等亦未敢信	吾豈姓張姓李							
			池中飛來		同正同			此有樞密耶	四		前歌後舞	羅江御史							

廣滑稽卷之三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關中羅 尚絳荅甫枚

劉頌詩話並其父

此必番僧

劉子贈人詩云愚和官尚小師達祿須干取下愚聖之和師也達子張學干祿事或有除去官字示人曰此必番僧也其名達祿須干聞者大笑

必當稅翎毛

廣滑稽

卷之三

山東二經生同官因舉鄭谷詩云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一生難之曰古人寧有失也是年必當稅翎毛耳

處囊事迭行

蘇子美魁偉與宋中道並立下脉之笑曰交不春諒詩井號為雄宋為其頡利而么麼云贈詩曰譬如利錐末所到物已破後倅洛州洛本趙地有毛遂塚聖俞遂來處囊事為迭行詩戲之

咏白髮

陳亞以藥名咏白髮云若是道人頭不白老人當日合烏頭

上官似

負外郎上官似管勸石少卿坤慎賦石勃然曰上官似如下官口何

字傍令

宋時有以進士為舉首者其黨人憲侮之會其人出令曰以字偶傍為率曰金銀釵釧鋪次一人曰絲豚絀絹綢至其黨人曰魁魁魁魁魁

廣滑稽

卷之三

白纈纈清河張仲文集

食烏認書

寧州朝高文虎知貢舉日以天子大宋朝日為賦題試貢士而舉人困厄于此學舍皆嘆怨後文虎因作西湖放生池碑引故事及上殿墮笏失儀兩學齋食聚全作絲帳贈教食飲使人趙十一郎寓意以譏之其中有云鳳雛猶易而不失其儼士有所愧食烏認書而咸知所出人又不如

鼓瑟希

大宋朝日少
宋夕月是屬
詩何以不知
所出

慶元間有士人善愛上書乞正奉常雅樂詔赴太常同寺官校正斯人詣寺與寺官列坐召樂師齎出大樂首見錦瑟美君問曰此是何樂家官已有設文之嘆正樂不識樂器斯人又令樂師曰語云鼓瑟希未聞彈之衆官咸笑而散

燥子蒙

趙希合梓紹興日令庖人造燥子茹欲書判食單問廳吏茹字吏曰尊頭下者加郎校筆書單下用家乃蒙字郡人目曰燥子蒙

廣滑稽 卷之三

假楊國忠

嘉泰末年平原公恃有扶日功凡事自作威福政事皆不由內出會內宴伶人王公瑾曰今日政如客人賣傘不由裏面後寧宗恭淑后上仙而曹氏爲燒好平原恃以爲親屬偶值真嘉國進馴象至平原語公瑾曰不聞有真里富國公瑾曰如今有假楊國忠平原雖憾之而無罪加焉

猷子

石湖范參政初官到任泰州在客位其同參者聞爲

吳郡人即云猷子石湖先生聞之在懷後因醺會日請猷子石湖先生書其號曰我是蘇州監本猷與爺上壽獻柑村家塞元來是皇族雨牙水從屋上來石湖入參大政其人尚在選參政接見顏溫講同官之好謙稱某老猷無用

老夫復何愧

秦申王晚年各老倦于爲政軍國大事悉委其子少傳禧處決號爲小相由是賄賂大行申王頗亦自知而危疑焉後因會楊和王曰外廷議論如何和曰但

廣滑稽 卷之三

四

只聞人言公相不師伊周乃效唐令狐之作申王似有慚色徐曰然則古既有之老夫復何愧乎

昭熱

程覃尹京日有治聲唯不甚知字嘗有道民枚牒乞執狀造橋覃大書昭執二字其人白云合是昭執今是昭執乃漏四點爾覃取筆于執字下加四點乃爲昭熱庠舍諸生作傳以譏之

賜谷漫錄 洪其

儉字謎

儉字謎一人立三人坐兩人小兩人大其中更有一二口

厨娘

京都不下戶不重生男每生女愛如掌珠甫長成隨質教藝備士大夫採拾娛侍名目不一就中厨娘最為下色然非極富貴家不可用有歷二倅一守者偶奉祠居里念昔留某官處晚膳出京都厨娘調羹極可口適有便价如京覓之不下旬月果至初憇五里頭特遣脚夫先申狀來字書端楷歷敘慶幸即日大

廣滑稽

卷之三

五

事左右末乞轎接取辭甚委曲守一見為破顏及入門容止循雅守太過所望少選親朋皆議舉孟為賀厨娘請食品某品資次守書示之食品第一為羊頭食菜品第二為葱薑餘皆易辦者厨娘謹奉旨數舉筆硯具物料內羊頭食五分各用羊頭十箇葱薑五碟合用葱五斤他稱是守姑從之而密覘其所用翼旦厨師告物料齊厨娘發行奩取鍋鏝孟勺湯盤之屬令小婢先捧行爛熳耀目皆白金所為傍觀噴噴厨娘更團圞裙索拳膊掉臂入據坐胡床徐起切

抹花樽餘悉擲地衆問故厨娘曰此皆非貴人食矣衆拾頭他所厨娘笑曰若輩真狗子也其治葱薑也取葱徹過湯沸悉去其葉視碟大小分子而截除其外數重取條心似薑黃者以淡酒醃浸漬餘置不惜凡所供備馨香脆美濟楚細膩食者果無餘既徹席末照例支犒守方遲難厨娘曰豈非待檢例邪衆取數幅紙呈曰是昨在某官處所得支賜判單也其判每展會支賜或至千朱發至三三百千守破怪他強切私囑某司書輩事力卑薄此等筵宴不宜常奉此等厨娘不宜常用

廣滑稽

卷之三

木

翰墨志

發大伯

世傳朱簡有瘰癧初未詳其然後得帶一帖云朝靴偶為他人所持心甚惡之因屢洗損不可穿以此得瘰癧之理靴且屢洗餘可知矣又帶方釋婚會連康毀拂去去屢帶之曰既拂矣又去屢與吾婿也以女妻之又一帖云承借利具其人不知自稱曰張大伯是何老物輒欲為人父之兄若為大叔猶之可也此

豈以文滑稽者邪

丁晉公談錄

六重恩澤

真宗忽一日謂晉公曰有人來言卿主張謝濤受六重恩澤否晉公曰臣亦記得謝濤是六重恩澤然亦非中書之所敢私試對陛下數之謝濤奉聖旨召試詩賦論三題可取蒙陛下面與直史館一重也謝濤累典大藩二重也當並有臣僚保舉合與轉運使三重也謝恩日面賜金紫四重也例奏得一男五重

唐滑稽

卷之三

七

也例有吏賜六重也真宗笑曰元來將此以爲六重恩澤

感事美談

不失作劉參謀

宰相丁謂在中書日因于私第召賓客言江南李國主鍾愛一女選奇表殊才有門第者執政言洪州劉生爲本郡參謀歲甲未冠儀形秀美大門曾刊二個兼富辭藝可以塞選國主大喜成禮授少卿拜駙馬都尉鳴珂錦玉出入中禁未周歲公主告卒國主悼

傷悲泣曰吾不欲再親劉生面勒執政削官一替不與送還洪州生恍若夢覺觸類如舊丁因笑曰其他日亦不失作劉參謀也

道山清話

子厚坦腹

章子厚與蘇子瞻少爲莫逆交一日子厚坦腹而卧適子瞻自外來摩其腹以問子瞻曰公道此中何所有子瞻曰都是謀及底家事子厚大笑

和佛也費力

唐滑稽

卷之三

八

唐子方一日見介甫謂華嚴經因勸介甫不若早休官去介甫問之子方曰公之爲官止是作業更做執政數年和佛也費力

不要與

劉貢父嘗言人之戲劇極有可人處楊大年與梁周翰朱昂同在禁掖大年未三十而二公皆高年矣大年但呼朱翁梁翁每以言侵侮之一日梁戲謂大年曰道老亦大困以與君也朱下後亟握手曰不要與

大年不五十

按自唐以來
已取諸字
公而讀焉

又却避此一字

慶曆中胡瑗以白衣召對侍講英講易讀乾元亨利
貞不避上御名上與左右皆失色瑗曰諱文不諱後
瑗因言孟子民無恒產請為常上微笑曰又却避此
一字

壞了幾箇

富丞相一日于墻寺與度一僧言父聞之笑曰彥國
壞了幾箇才度得一箇人問之曰彥國每與僧對話
往往雙字過當其人持此傲慢又以致禍故目擊數
唐滑稽 卷之三十一 九
人矣豈非壞了乎皆大笑

怎生厮合得着

司馬君實與呂吉甫在講筵因論變法事至于上前
紛拏上曰相講是非何至乃爾既罷講君實氣貌愈
溫粹而吉甫怒氣滿膚移時尚不能言人言一箇跌
西人一箇福建子怎生厮合得着
留此酒以自遣

李觀字太伯盱江人賢而有文章蘇子瞻諸公極推
重之素不喜佛不喜孟子好飲酒作文古文爾佳一

日有達官送酒數斗泰伯家釀亦然然性介僻不與
人往還士人知其富有酒然無計得飲乃作詩數
首罵孟子其云云寔廉相階未可知孟軻深信亦疑
廢犬人向自為天子女婿如何弟殺之李見詩大喜
留連數日每與談莫不罵孟子也無何酒盡乃辭去
既而又有寄酒者主人聞之再往作仁義正論三篇
大率皆詆釋氏李覽之笑云公文采甚奇但前次被
公喫了酒後極索寔今次不敢相留留此以自遣懷
聞者莫不絕倒

唐滑稽

卷之三十一

十

陳烈投牒

泰伯一日與處士陳烈同赴蔡君謨飯正值春時營
妓皆在後園賣酒相與至楚前聲喧君謨留以佐酒
烈也不樂酒行數妓方歌烈併酒擲案上作皇懼狀
踰牆攀水而遁時泰伯坐上賦詩云七閩山水掌中
窺乘興登臨對落暉誰在畫樓酤酒處幾多鳴榔送
朝歸晴來海色依稀見醉後鄉心積漸微山鳥不知
紅粉樂一聲檀板便驚飛烈聞之遂投牒云李觀本
無士行輒造寔進詆釋氏為妖胡指孟軻為非聖吾

聖經云非聖人者無法可依名教肆誅而朝君無後
每會客必出膝示坐土以供一笑云

曹家那漢

張文潛嘗云子瞻每笑天邊趙盾可畏水底石軍
方熟眠請湯燂了王羲之也文潛戲謂子瞻公詩有
獨看紅葉傾白墮不知白墮是何物子瞻云劉白墮
善釀酒出洛陽伽藍記文潛曰白墮既是一人莫難
爲傾否子瞻笑曰魏武短歌行去何以解憂惟是杜
康杜康亦是釀酒人名也文潛曰畢竟用得不當子
瞻滑稽

卷之三

十一

瞻又笑曰公且先去共曹家那漢理會却來此間
魔蓋文潛時有僕曹某者在家作過失去酒甕之類
既送府推治其人未招承方文移取會也坐者絕倒
貽謔錄

了事

僧徒奸狡雖人主前敢爲欺罔江東有僧詣關乞借
天口國清寺具言如寺成願焚身以報太宗從之命
中衛紹欽督役戒曰了事子來紹欽即與俱往不
日成紹欽積薪如山驅使入火僧哀鳴乞回關下

面謝皇帝而後自焚紹欽怒以又又人烈燄僧宛轉
悲號而絕贈奏太宗曰臣已了事太宗領之

後山居士詩話

集句堪笑

王荆公暮年喜集唐人句號四體黃魯直謂王堪一
笑爾司馬溫公爲定武從事同幕私半營妓而公諱
之嘗會僧廬公往迫之使伎踰牆去度不可隱乃具
道公戲之曰年去年來來去忙暫偷閑卧老僧床驚
回一覺游仙夢又逐流鶯過短牆又杭之舉子老中

廣滑稽

卷之三

十一

楊弟其子以辯談之客賀之曰應是窮通自有時人
生七十古來稀如今始信爲儒貴不着荷衣便着耕
耨之簪者老妻少婦取嘲之曰俚他門戶傍他墻年
去年來來去忙採得百花成蜜後爲他人作嫁衣裳
虎子養魚

魯直有癡弟黃漆髻而不御垂頭入焉魯直嘲之曰
龍池生塵蠹而未有對魯直之兄大臨但見林下以
漸蠹而生魚問知其弟也大呼曰我有對矣乃虎子
養盆魚

真率記事

妓譚士人

京師李小嬌一日與士人相向坐戲曰小嬌你眼裏
兩箇甚麼物嬌曰我眼裏兩箇狗

友會叢談 上官融撰

仲尼之門無愧色

段全者薄有才思不拘細行歷幕席浪別陝右務嘲
誚取悅于人雷稼濟陽江丁謂好蹴鞠既黃後亦爲
之全撰鞠詩二十韻以獻公奇之內有斜搦花脚面

唐滑稽

卷之三

十三

宴

獨大打廉疏之句稱爲中的全即公同年生也全在
長城偶香城院蓋經閣將上梁院僧請全作文全俾
城中少年探擄花柳中所缺事欲綴于詞以播揚之
時有名妓添蘇者知之大懼遂與羣妓議曰段推官
口吻可畏倘遭攻擊所短則我輩掃地矣乃醺宴作
樂召全泊諸少年妓等再拜祈以掩惡之意全酒酣
聆其言甚有德色顧謂諸少年曰昔仲尼春秋成而
亂臣賊子懼吾今上梁文作而羣妓哀如是吾于仲
尼之門無愧色矣聞者莫不大噱

只我便是潘閭

柳開與潘閭爲莫逆交尚氣自任潘常嗤之端拱中
典州途出睢陽潘先卜居在彼迎謁河涘時正炎酷
柳云可偕往傳舍就清涼宵話也泊到傳舍止于廳
事中堂局儲甚秘柳強驛吏啓門掃除處中坐閭出
密謂驛吏曰柳公我之故人常輕言自衛今作戲怖
渠無致訝也閭適暮方來以黛染身衣豹文犢鼻吐
牙披髮執巨壺由外垣上正據廳脊俯視堂前是夜
月色晴霽洞鑒手裏柳尚不寐或飲衣循墻而行閭

唐滑稽

卷之三

十四

合

忽叱之柳不甚懼再呵之似覺皇恐閭遂疏柳平生
幽隱不發事楊聲曰陰府以汝積戾如此俾吾持符
追攝柳謝事誠有之願垂恩庇再拜繼之以泣閭徐
曰汝識吾否柳曰塵下士不識聖者乃曰只我便是
潘閭也柳不勝慚沮閭于是潛遁

霽鬼志

破慳

太元十二年外國道人有幻術既至國中有一家巨
富而性慳慳語僮人曰吾試爲君破慳即至其家有

好馬甚珍之繫在柱下忽失去尋索不知所向明日見馬在五升甕中終不可破便語言君作百人厨以周窮乏馬得出耳主人即狼狽作羣馬還在柱下明日其父母在堂忽復不見舉家惶怖俄見父母澤壺中不知何由得出復往守請之乃曰當更作千餘人食貽百竅者乃當得出既作其父母自在床上

鐵圍山叢談

一夕不寢

蔡君謨美鬚髯一日屬清閑之燕偶顧問曰卿鬚甚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一

十五

年

美長夜覆之衾下乎將寢之于外乎君謨無以對靖舍暮就寢以鼻其之內外悉不安一夕不能寢益無心與有心異也

興化舊志

避崩字

郢州別駕黃泳年參歲書一過目輒成誦大觀二年應童子科赴闕引見徽宗摘毛詩如南山之壽之句以發誦泳應聲曰不鑑不墜上以崩字為問對曰詩人之言不識忌諱臣安敢復道上大悅

邵氏聞見錄

落韵詩

唐介亦會于
秦州決命二
死名

唐介為臺官時言文潞公燈籠錦獻張貴妃事上怒甚謫春州李承之送以詩有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並遊英俊頗何厚未久奸諛骨已寒句後介用潞公薦官于朝廷無所言承之以書從介索所送詩介無以報取詩還之曰我固不用落韵詩也以出寒二字韵不同故云

金華子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一

十六

來蘇隊

杜邠公守揚州耽于游宴宣宗除崔鉉為代以詩送之曰一方獄市獲來蘇揚州押衙傳希聞御詩即教習來蘇隊舞以迎崔公杜頗啣之至歸洛每遇維揚人必問曰來蘇健否謂傳希

掠食便過

大曆中荊州有馮希樂者善佞嘗謁長林令留宴語令云仁風所感猛獸出境昨入縣界虎狼相尾西去有頃料吏來報昨夜有虎食人令戲詰之馮遽曰是

必掠食便過

左春傳信錄

登第落驢

彭仇湛貢俱袁州宜春人仇妻又湛姨也仇舉進士
權第湛猶縣吏妻族爲置賀宴皆官人名士仇居席
右一座盡傾湛至命飯後閣湛無難色其妻忿然曰
男子不能自勵窘辱如此復何爲客湛感其言孜孜
學業未幾載一舉登第時仇方踰長耳縱游郊外忽
有傢僮馳報湛卽及第仇失聲墜故袁人譔曰湛貢

廣滑稽

卷之三

十七

登第彭仇落驢

宋朝類苑

唇如漱血

南海地氣暑濕人多患胷中痞滯故常嚼檳榔數十
口加勃荖藤同咀之液如朱色程思孟知番禺凡左
右侍史啖檳榔者悉杖之或問其故曰我惡其口唇
如漱血耳

玉壺清話

唐酒每斗三百

真宗嘗宴羣臣忽問卿沽尤佳者何處中貴人以實

價對之上遽問近臣曰唐酒價錢幾何無能對者惟

丁胥公對曰唐酒每斗三百上曰安知丁曰臣嘗讀

杜甫詩曰速來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是知

一斗三百上大喜曰甫詩可謂一時之史

續青瑣高議

體物令

楊大年于丁謂席上舉令曰有酒如線過斟則見丁
曰有餅如月因食則缺

廣滑稽

卷之三

十八

圖經

紅友

元豐中東坡自黃移汝至荆溪寓隔湖別業一夕與
單君錫步月于黃土有餉紅灰酒者曰此紅友也坡
曰彼知有紅友不知有黃封真快活也因就號爲東
坡酒

翰林志

更快活

梅詢爲翰林學士一日書詔頗多勅賜其酒惟無酒

背而行忽見老卒卧日中久伸其通梅忽嘆曰物哉
徐問之曰識字乎曰不識梅曰更快活也

瀟湘錄

爲羊快活

左慈所化幻
羊也此則真
羊矣

萬壽年中長安百姓李審言忽得病如狂須臾羊同
食家人無以止求醫不効後忽西走近將百里路傍
遇羣羊遽走入其內逐之者方至審言已作爲一大
羊于衆中不能辨認及家人齊至泣而釋之其一大
羊乃自語曰將我歸慎勿殺我我爲羊快活人何以

慶滑稽

卷之三

十九

比

揮塵錄

雄驃爲戲

錢昂治郡有聲以才能稱于崇觀間嘗帥秦州時童
貫初得幸爲熙河措置邊事侍寵驕倨將迎不暇獨
昂未嘗加禮昂短小精悍一日赴天寧開塔待貫來
久之方至昂曰太尉來何暮邪貫曰偶以所乘驃小
動必跳躍適方披鞍忽盤旋庭中甚久以此遲遲昂
曰太尉之驃雄邪雌邪貫曰雄者也昂曰既爾難時

不若闌之賁一暗愧怒而莫能報

池中飛來

毛澤民受知會布會南遷毛坐黨與得罪流落久之
蔡元度鎮潤州與澤民俱臨川王氏婿澤民傾心事
之一日家集觀池中鷺鷥元度賦詩未句云莫學鷺
鷥飽便飛澤民和之云貪戀恩波未肯飛元度夫人
笑云豈非適從會相公池中飛過來者邪澤民慙不
能舉首

梁溪漫志

慶滑稽

卷之三

二十

侍兒對東坡語

東坡一日退朝食罷捫腹徐行顧謂侍兒曰汝輩且
道是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爲然又
一人曰都是識見坡亦未以爲當至朝雲乃曰學士
一肚皮不入時空坡捧腹大笑

同正同

前人記崔度崔公度王韶王子韶以爲的對紹興中
馮侍郎被羅侍御汝構在朝或戲爲語云侍郎侍御
機汝構無能對者時范檢正同陳檢詳正同俱爲二

府祿屬徐敦濟康懷云檢正檢詳同正同

成名在二相公上

京師二相公廟世傳子游子夏也大觀間有太學生將赴庭試乞夢于廟夜夢一童子傳言云二相公致意先輩將來成名在二相公上覺而思之子游子夏夫子高弟也吾成名在其上必居魏科無疑竊自喜既唱名得州文學大憤悶失意沈吟終夜忽駭笑曰論語云文學子游子夏今果居其上乎詰旦以語同舍皆大笑曰神亦善語如此哉

應清脣卷之三

儒林公議

豈復忍耻見吾輩

曹彬下江南城卒煜面縛就彬請命彬謂曰國主可歸官厚有裝蓄以備歸朝煜深德之諸將爭言不可益懼其或自引決爾彬徐曰無畏彼若能从則豈復忍耻以見吾輩耶畢如其言衆皆服其識量

此有樞樹耶

陳彭年被章聖深遇贊伎符瑞急希進用當其役處時隨寒暑燥濕不知也會日澣乘閒步廊廡間忽見

時人曰爲九尾狐

紅英墮地訝曰何花左右對曰石榴花耳彭年曰此有樞樹耶乃彌年所居就地也

臣等亦未敢信

祥符中軍士有告其營將誅毀天書者上怒欲鞫正其罪時馬知節在樞府力言不可且曰天書之降臣等若非親承德音亦未之敢信矧軍校乎

前歌後舞

景德初契丹大寇河朔章聖將幸澶淵中外人情震懼車駕發京師六軍奏作樂上疑問左右杜鎬前曰

廣清脣卷之三

周武伐村前歌後舞上悅遂作樂人情頗安

吾豈姓張姓李

孔道輔自以聖人之後常高自標置性剛介急于進用或有勸其少通者各曰吾豈姓張姓李者耶聞者每笑之

羅江御史

慶曆中有宋薦者爲侍御史諫介廉善士學術論議則非其素屬親事官謀亂夜梯殿廡入禁中垂致不則既而擒獲上驚詰累日厚飭宿衛常有戒心禧上

言請市羅江狗置內中以備守禦人皆傳以為笑目之為羅江御史

廣滑稽卷之三十終

廣滑稽卷之三

三

廣滑稽卷之三十一目錄

東軒筆錄

依樣畫葫蘆

當目為玄鶴

一味極密副

驢子大好團圓

確搗冬凌

倒棚孩兒

望遠儼然

生老病死苦

恐只是奉承

王洽口吃

誤讀誤打

天生黑手子

登瀛詩

坤厚載物賦

雌甲辰小戊子

青箱雜記

某即可知

雙引重金

閣吏挺直

嫁婦休妻

閻羅見閻

馬黑驢鳴

動有可笑

割股放生

人面起草

劉戲孫顧雍子方

不似虞舜

汗淋學士

三禮莫教乾

長鯨吞舟賦

殘卒會客	樂名作戲	亞字謎	犬吠張三嫂	吾與點也	七上八	許碑重立	防城得官	演蕃露	井謎	橫浦心傳錄	窮神	紫微雜記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一	二	拊掌錄	只告罷了新法	冷湯水	依卿所奏	生色骷髏	木野狐草大虫	出汗方	沾不沾	玉皇大帝販私鹽	即事詩	見師頭閑	徒以上罪亦做了	誤呼汝	老婆子塗面	酷嗜燒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會叢談	易卜各字	湖山野錄	太平幸民	高齊漫錄	三龜三螽	看三遍	三朝野史	獨睡几	桃源手聽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一	三	屠二萬牛	朝野記遺	君臣相讓	宣室雜錄	漫上不漫下	揮塵餘話	况姻家自當見	懸臂閑覽	地望最重	相鬚御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壽至千歲何益	秀才堪
試與妻商量	可謂至福
圖對親切	月夜招隣僧閑話
姑蘇筆記	
萬回萬拜	
呂氏家塾記	
柳被	
金波遺事	
唯手熟耳	
廣濟精	卷之三十一
明道雜志	四
別開一太湖	為姓安人極惱
伴八十四底	
文昌雜錄	
似此疑惑事	貪以敗官
該聞錄	
示衆生日	
古杭雜記李有	
鐵彌遠	花嚴捧

耕餘博覽	
許子不脾煩	
雪舟腔語	
三無	蔬奴賦卜筮子
廣濟精	卷之三十一
	五
	樹

廣滑稽卷之三十一

海虞陳出謀錫玄甫輯

關中羅 胃霖筌甫校

東軒筆錄 宋魏泰著

依樣畫葫蘆

陶穀自五代至國初大翰為一時冠然其為人傾險
狠媚自漢初始得用即致李松赤族之禍由是縉紳
莫不畏而懼之太祖雖不喜然藉其詞華足用故尚
置翰苑祿俸其意蓋因事應引以為久在詞禁宣力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一

一

實多太祖笑曰頗聞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改換
詞語此乃俗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穀聞
之乃作詩書于玉堂壁曰官職須由生處有才能不
會用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

某即可知

太宗欲周知天下事雖疎遠小臣苟欲詢訪皆得登
對王禹偁大以為不可上疏畧曰至如三班奉職其
卑賤可知比因使還亦得上殿當時盛傳此語未幾
王坐論妖尼道安校徐鉉事責為商州團練副使一

日從太守起園忌行香天未明彷彿見一人紫袍
笏立佛殿側王意恐官高欲與敘位其人歛板曰某
即可知也王不曉其言問之其人曰公嘗疏云三班
奉職卑賤可知某今官為借職是即可知也王失笑
者莫不笑

當目為玄鶴

丁晉公為正清昭應宮使每遇酬祭即奏有仙鶴盤
舞于殿廡上及記真宗東封事亦言宿奉高宮之夕
有仙鶴飛于宮上及升中展事而仙鶴迎舞前導者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一

二

塞望不知其數又天書降必奏有仙鶴前導是時
萊公判陝府一日生山亭中有鳥鴉數十飛鳴而過
萊公笑顧屬僚曰使丁謂見之當目為玄鶴矣

雙引金重

舊制學士以上並有一人朱衣吏引馬所服帶用黃
金而無魚至入兩府則朱衣二人引馬謂之雙引金
帶懸魚謂之重金矣世傳館閣望為學士者賦詩云
眼裏何時赤腰間甚日黃及為學士又作詩曰眼赤
何時兩腰黃幾日重謂雙引重金也

天詩也

一味樞密副

王文康公苦淋百療不差泊為樞密副使疾頓除及罷而疾復作或戲之曰欲治淋疾唯用一味樞密副仍須常服始得不發梅金華詢久為侍從急于進用晚年多病石叅政中立戲之曰唯服一清涼散即差也蓋兩府在京許張青蓋耳

閹更挺直

御史有閹更隸臺中四十餘年事二十餘中丞矣善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一

三

評優劣每聲詰時以所執挺待中丞賢否中丞賢則橫挺不賢則直其挺此語喧于縉紳凡為中丞者唯恐其挺之直也范諷為中丞聞望甚峻閹更每聲詰必橫其挺一日范視事次閹更報事范視之其挺直矣范大驚立召問曰爾挺忽直豈觀我失邪更初諱之苦問乃曰昨日見中丞召客親諭庖人造食指揮者數四去又呼之復丁寧教誡者又數四大凡役人者授以法而觀其成苟不如法有常刑矣何事喋喋若使中丞宰天下皆欲如此喋喋不亦勞乎某心鄙

之不知其挺之直也范大笑慚謝明日視之挺復橫矣

驢子大好酬獎

楚執中性滑稽慶曆中韓魏公琦帥陝西將四路進兵入平夏師行有日矣尹洙與執中有舊薦于韓公執中曰虜之族帳無定萬一遷徙深遠以致我師無乃曠日持久乎韓公曰今大兵入界則倍道兼程矣執中曰糧道豈能兼程邪韓公曰吾已盡括關中驢運糧驢行速可與兵相繼也萬一深入糧盡自可殺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一

四

驢食矣執中曰驢子大好酬獎

嫁婦休妻

王荊公次子雋為太常寺大祝素有疾娶同郡龐氏女為妻逾年生子雋以貌不類已百計欲殺之竟以悻然又與其妻曰相鬪開荊公知其子失心念其婦無罪欲離異之恐誤被惡聲遂與擇壻嫁之是時有工部員外郎侯叔獻者荊公門人取魏氏女為妻少悍叔獻以而悻悻不肅荊公奏逐魏氏京師有諺語曰王太祝生前嫁婦侯工部死後休妻

碓楊冬凌

汴渠舊例十月閉口則舟楫不行王荊公當國欲通冬運遂不令閉口水既淺遊舟不可行而流水頗湍楫于是以脚踏船數十前設巨碓以搗流水而役夫苦寒灰者甚衆京師有謠語曰昔有磨_去磨_平漿水今見碓楊冬凌

閻羅見關

王介與王荊公有舊作詩有次時應合作閻羅句荊公笑曰閻羅見關可速赴任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一

五

倒棚孩兒

苗振以第四人及第既而召試館職一日謁晏丞相晏語曰君久從吏事必疎筆墨今將就試宜稍溫習振率然荅曰豈有三十年爲老娘而倒棚孩兒者乎晏公俛而哂之既試澤宮選士賦韻押有王字振押之曰率土之濱莫非王由是不中選晏公聞而笑曰苗君竟倒棚孩兒矣

馬嘿驢鳴

劉攽博學有俊才然滑稽善謔玩熙寧中爲開封府

試官出臨以教思無窮論舉人上請曰此卦大象如

何劉曰要見大象當詣南御苑也又有請曰至于八月有凶何也荅曰九月固有凶矣蓋南苑奉酬象而勝帖之出常在八九月間馬嘿爲臺官奏攸輕薄不當置文館攸聞嘆曰既爲馬嘿豈合驢鳴

望之儼然

呂嘉問提舉市易務三司使曾布勅其違法王荊公感黨人之說反以罪三司曾既隔下朝請而嘉問治事如故劉攽聞嘆曰豈意曾子避席望之儼然乎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一

六

動有可笑

楊安國膠東經生也累官至天章閣侍講爲人朴可笑每進講雜以俚下鄙市語一日侍仁宗講至一簞食一瓢飲安國操泉音曰顏回甚窮但有一罍粟米飯一葫蘆漿水又講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安國遽啟曰官家昔孔子教人也須要錢仁宗哂之時又有彭乘爲翰林學士文章詰命尤爲可笑有邊師乞朝覲仁宗許其候秋涼即途乘爲批荅之詔

曰當俟蕭蕭之候爰堪靡靡之行田况之成都府始入劍門即發倉賑饑既上表待罪乘又當批荅曰才度巖巖之險更興惻惻之情王琪性滑稽多所誨誚及乘外也琪爲挽詞有最是蕭蕭句無人繼後風

生老病歎苦

熙寧初王荆公銳意新美天下之政天下皆目爲生事是時富弼以病足魯公亮以年老皆去唐介屢爭上前不能未幾沮發背趙抃力不勝但終日嘆息遇一事更改即聲苦者數十故當時謂中書有生老病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一

七

从苦言介甫安石生明仲公老彦國病子方介歎道苦也

割股放生

光祿卿聶申佞而好進老爲省判趨附不已王荆公爲相每生日朝士獻詩頌僧道獻功德疏以爲壽與皂走卒皆籠雀鶴就宅放之謂之放生申既不開詩釋又不能誦經于是以大籠貯雀諸客次指笏開籠且祝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時有邊寨之主妻病而虞候割股以獻者天下駭笑或對曰虞候爲縣君割

股大卿與丞相放生

恐只是卒外

余充爲環慶經略使風涎暴卒素喜王中正中正多意外稱之一日上前言及充外中正曰充素能理性至卒時並無疾痛上一日以中正之言稱于劉惟簡惟簡曰以臣觀之恐只是卒外也

人面起草

有朝士陸東通判蘇州而權州事因斷流罪命繫其面曰特刺配某州牢城縣幕中相與白曰凡言特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一

八

者罪不至是而出于朝廷一時之旨今此人應罪矣又特者非有司所得行東大恐即改特刺字爲準條字再照之頗爲人所笑後有薦東之才于兩府者石齋政聞之曰吾知其入矣得非權蘇州曰于人面上起草者乎

王汾口吃

王汾口吃劉攽嘗嘲之曰恐是昌家大疑非類不見姓名唯聞又氣蓋以周昌韓非楊雄鄒艾皆吃也又嘗同趙朝聞叫班聲汾謂曰紫宸殿下類呼汝應

聲答曰寒食原頭履見君各以其名為戲

劉戲孫顧雍子方

孫覺孫洙同在三館覺肥而長洙短而小然二人皆
髯劉攽呼為大胡孫小胡孫顧臨字子敦亦同為館
職為人偉儀幹而好談兵攽目為顧將軍而又好以
反語呼之為頓子姑攽嘗與王介同為開封府試官
試節以制度不傷財賦舉子多用畜積字畜本音五
六反廣韻又呼王反聲近御名介堅欲黜落攽爭之
遂至誼忿監試陳堯聞其事二人皆贖金而中丞呂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一 九

公著又言責之太輕遂皆奪主判是時雍子方為開
封府推官攽曰據罪名當決臀杖十三攽答曰然吾
已入文字矣其詞曰切見開封府推官雍子方身材
長大臀腿豐肥臣實不如舉以自代合生大笑

誤讀歐打

有近臣知潭州會優智高犯盜僉以至乘船至廣東
廣州被圍孔官軍戰者皆敗近臣因會客次客有嘆
曰此皆士卒素不練習行陣一旦用以應敵宜有折
北近臣曰此何異歐市人以戰也蓋漢書作歐字音

歐驅而近臣不識誤讀為歐打字生客皆忍笑不於
因知伏獵侍郎杖杜宰相信有之也

不似虞舜

滕甫之父名高官至州縣甫之弟申很暴無禮其母
尤篤愛因是每陵侮其兄而閭政多賴人譏笑不一
門下童惇與甫遊舊多戲玩一日語之曰公多類虞
舜然亦有似者充諧以孝耳

天生黑子予

呂惠卿嘗語王荊公曰公面有黚用園要洗之當去
荊公曰吾面黑耳非黚也呂曰園要亦能去黑荊公
笑曰天生黑子予園要其如予何

汗淋學士

王平甫學士軀幹魁碩而眉宇秀朗嘗盛夏入館中
方下馬流汗浹衣劉攽見而笑曰君真所謂汗淋學
士也

登瀛詩

程師孟知洪州于府中作靜堂自愛之無日不到作
詩題于石曰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嘗自點燈來李

元規見而笑曰此無乃登瀛詩乎

三禮莫教乾

禮部引試舉人常在正月未及試經學已在二月中旬京師適潤渠失舊省前乃大渠有三禮生就試誤墜渠中舉體沾濕中春尚寒晨興猶甚三禮生體不勝苦遂于簾前白知舉石內翰中立乞給少火炙乾衣服石公素喜譚浪遽告曰不用炙當自安樂同列訝而詰之石曰何不聞世傳欲得安三禮莫教乾乎

坤厚載物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一

十一

張亢滑稽敏捷有門客因會話亢問曰近日作賦乎門客曰近作坤厚載物賦因自舉其破題曰粵有大德其名曰坤亢應聲答曰奉為續兩句可移贈和尚續曰非講經之座主是傳法之沙門

長鯨吞舟賦

胡旦作長鯨吞舟賦其狀鯨之大曰魚不知舟在腹中其樂也融融人不知舟在腹中其樂也洩洩又曰雙鬚竿直兩目星濫楊攸覽而笑曰許大魚眼何小也

雌甲辰小戊子

唐盧氏逸史載裴晉公度與郎中庾威同生于甲辰裴嘗戲威曰郎中乃雌甲辰也程文惠與龐頴公同生于戊子程已貴而龐尚為小官嘗戲龐曰君為小戊子耳後頴公大拜文惠致書賀曰今日大戊子却為小戊子矣頴公大笑

青箱雜記 宋吳處原著

殘羊會客

彭齋未第時常謁南豐宰宰不喜士平居未嘗展禮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一

十二

一夕虎入縣尉署所畜羊棄殘而去宰即以會客彭亦預翼日彭獻詩謝曰昨夜黃班入縣來分明踪跡印蒼苔幾多道德驅難去夢子猪羊引便來令尹聲聲言有過錄公口口道無災思量也解開來閣閣取頭蹄設秀才鋪公覽者無不絕倒

藥名作戲

陳亞嘗著藥名詩百餘首行于世若風月前湖近軒窓半夏原基怕臘寒呵子下衣嫌春暖宿紗裁及贈祈雨僧云無雨若還過半夏和師晒作葫蘆把又嘗

知祥符縣親故多借車馬並亦作藥名詩曰地屠京
界足親知借借尋常無歡時但看車前牛領上十家
破沒五家皮或曰延胡索可用半亞沉思良久因朗
吟曰布袍袖裏懷漫刺到處延延胡索人此可贈游
謁窮措大亞與章郇公同年友善郇公當軸將用之
爲言者所抑亞作藥名生查子獻曰朝廷數擢賢旋
占凌霄路自是爵陶人險難無移處也知沒藥瘵饑
寒食薄何相悞大幅紙連粘甘草歸田賦亞又別成
藥名生查子闌情三首其一曰相思意已深白紙書

廣濟精

卷之三十一

十三

難足字字苦參商故要檣柳讀分明記得約常歸遠
至櫻桃熟何事菊花時猶未回鄉曲其二曰小院雨
餘涼石竹生風砌罷扇儘從容半下紗厨睡起來開
坐北亭中滴盡真珠淚爲念壻辛勤去折蟾宮桂其
三曰浪蕩去未來躑躅花頻換可惜石榴裙蘭麝香
消半琵琶閑抱理相思必撥朱顏斷擬續斷來弦待
這冤家看

亞字謎

亞子自爲亞字謎曰若教有口便啞且要無心爲

中間全沒肚腸外面強生稜角

大吹張三嫂

卽中曹琰滑稽辨捷嘗有僧以詩卷投獻琰閱其首
篇登潤州甘露閣云下觀楊子小琰曰何不道卑吹
狗兒肥次又閱一篇送僧云猿啼旅思樓琰曰何不
道大吹張三嫂

吾與點也

龍圖劉燁嘗與內相劉筠聚會飲名問左右曰湯湊
也未左右應曰已湊筠曰僉曰縣哉燁應聲曰吾與

廣濟精

卷之三十一

十四

點也

七上八

燁嘗與筠連騎趨朝筠馬病足行遲燁謂曰馬何故
遲筠曰只爲五更三言點蹄也燁應聲曰何不與他

七上八

許碑重立

徐鉉父延休博物多學嘗事徐溫爲義興縣令縣有
後漢大尉許顗廟碑卽許邵祠歲久字名磨滅至
開元中許氏諸孫重刻之碑陰有八字云談馬礪畢

王田數十時人不能曉延休一見爲之解曰設馬言
午言午許字礪畢右卑碑字王田乃千里千里重字
數七是六一六一立字此亦楊脩辯壘白之比也

防城得官

景德中河朔舉人皆以防城得官而范昭作狀元張
存任井雖事業荒疎亦皆被澤時有無名子嘲曰張
存解發旋風砲任井能燒猛火油

演蕃露程大昌

井謎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一

十五

鮑照集有井謎曰一八五八飛泉仰流仰流也者番
綆取水而上之故曰仰流也一八者井字八角也五
八者井字而言之則其字爲十者四也四十即五
八也

橫浦心傳錄宋張無垢

窮神

予多蔬食間一食肉必薦祖廟一日餉客令庖人作
鼎牢必致修潔處遂去故釜創于庭樹之陰火鼎方
殷芬香暢達徹見庖人以手加額若有默禱之狀頂

史忽聞有聲詢之云忽有鷹俯首一鳴鼎味四出流
液于地肉皆狼藉臺鷹翻飛瞬息上下攫搏不已其
狀甚怪庖人甚有怒色口若謂嘗者噉噉不已因叩
之乃曰此間有窮神某方禱之旋即致害意欲先薦
故也因笑曰里諺以人之鄙者目爲窮鬼是鬼亦有
窮者予予十日不食肉今因餉客而得一食亦既鄙
矣而又有謂神之窮者以勝乎鬼則窮神之說不
得不書一笑

紫微雜記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一

十六

只告罷了新法

熙寧初神宗與二王禁中打毬子上問二王欲賭何
物王徐曰臣不賭何物若贏時只告罷了新法

拊掌錄元稹之

冷湯水

王溥父祚爲周觀察使一日居洛陽里第聞有賣卜
人令呼之乃瞽者密問老兵云何人呼我荅曰王相
公父也貴極富溢所不知者壽耳今以告汝候出當
厚以卦錢相酬既見祚令布卦成文推命大驚曰此

命惟有壽也祚喜問曰能至七十否賢者笑曰更向上蒼以至八九十否又大笑更向上蒼曰能至百歲乎又嘆息曰此命至少亦湏一百三四十歲也祚大喜曰其間莫有病疾否曰並無之其人又細數之曰俱無祚是近一百二十歲之年春夏間微苦臍脘尋便安愈矣祚喜曰願子孫在後侍立者曰孩兒們切記之是年且莫教我喫冷湯水

依卿所奏

司馬溫公屢言王廣淵重八九上留身乞誅之以謝

廣淵稽

卷之三十一

十七

笑

天下是時勝元發早來司馬君實上殿門乞斬某以謝天下不知聖語如何元發戲曰我只聽得聖語云依卿所奏

生色骷髏

王輔運句骨立有風味朋從目之為風流骸骨崇寧癸未在金陵府集見官妓中有極瘦者府尹朱世昌顧余曰亦識生色骷髏否余欣然為王勾得對

木野狐草大虫

葉濤好奕棋王介甫作詩切責之終不肯已奕者多

因之廢事故人目棋枰為木野狐言嬾惑人如野狐也自崇寧後復權茶法制日嚴私販者每因抵罪乃目茶籠為草大虫言傷人如虎也

出汗方

錢適田家子高躋廩仕性甚魯每遇失汗則負重走齋中汗出乃蹴既為禁從猶如此或取十餘千錢就帳內荷之以作力輕薄子以為此出汗方難編入御藥院

治不活

廣淵稽

卷之三十一

十八

亨

王荆公嘗與客飲戲摘經書中語作會言令燕云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久之無酬者劉貢父忽曰吾摘句取字可乎因作鴉鵲令曰治不治治坐客皆笑

玉皇大帝販私鹽

宗室有滔大使者善作俳笑詩哲宗末年多躁怒不怡左右無以娛悅常往來大使求詩一日雪作問有何詩方吟兩句云誰把鷲毛滿處掃玉皇大帝販私鹽急持以奏哲宗大笑

卽事詩

哲宗朝宗子有好爲詩者而鄙俚可笑嘗作卽事詩云日暖看三織風高關兩廂蛙翻白出淵蚓灰紫之長方潑聽琵琶鳳持饒接連童歸來屋裏看打鼓又何妨或問詩意答曰始見三蜘蛛織網于簷間又見二雀闌干兩廊有外蛙翻覆似出字蚓灰如之字方喫飯潑飯聞隣家彈琵琶作鳳栖梧食饒頭未出閣人報建安章相公上謁迎客既歸見引內門上畫鍾馗擊小鬼故云打灰又何妨哲宗嘗灼艾諸內侍欲娛廣滑稽卷之三十一 上九

見師頭閑

張逸客學知成都善侍僧文舉大師蜀中民素所禮重一日文舉謁張公未及見時華陽王簿張唐輔同候客次唐輔欲搔髮方脫烏帽置手其首文舉大怒誼歟張公遽召才就坐即白曰某與此官人素不相熟適來輒將幞頭置某頭上張公問其故唐輔對曰某方頭癢取下幞頭無所頓放見師頭閑遂且權置少時不意其怒也張公大笑

徒以上罪亦做了

歐陽公與人行令各作詩兩句須犯徒以上罪者云持刀哄寡婦下海劫人船一人云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歐云酒粘衫袖重花壓帽簷偏或問答曰惜此時徒以上罪亦做了此句多似歐語

誤呼汝

世傳宗室中亦有昏謬者俗呼爲厥一日坐宮門見訂校者急呼之命僕取整衾令工以童護其首工笑曰非我技也公乃悟曰我謬也誤呼汝矣適欲呼一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一

二十

細漏

俗呼骨耳

老婆子塗面

東坡昔嘗客以茶語主人曰所謂老婆子塗面主人不勝曰捺了又捺

酷嗜燒鍊

黃嘗酷嗜燒鍊晚年疾篤喻諸子曰我死以大缸一枚坐之復以大缸覆之用鐵線上下管定亦石脂固縫置之穴中足矣

文會叢談

易上各字

知晉州焦敏侯聞謂國子監印本九經不真衆言此
雖起于五代羣儒精校固爲真本敏曰公輩全不細
看只如周易各字却掩上殺

湘山野錄

太平幸民

康定中西戎寇過王師失律當國一相以老得謝同
列就第爲賀飲酣自矜曰某一山民耳遭時得召告
老于家當天下無一事可謂太平幸民石中立曰只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一

二十一

有陝西一夥竊盜未獲

滿座大笑

高齋漫錄

宋無邪公

三鼎三義

東坡嘗謂錢穆父曰尋常往來止可稱家有無草草
相聚不必過爲具穆父一日折簡召坡鼎飯坡至乃
設飯一孟蘿蔔一碟白湯一盞而已蓋以三鼎爲鼎
也後數日坡復召穆父錢飯意坡必有羣物相若比
至日宴並不設食穆父餒甚坡笑曰白飯也毛蘿蔔
也毛白湯也毛

毛音模京師俗語謂毛爲模

穆父大笑曰子瞻可

謂善戲謔者也

看三遍

三蘇自蜀來張安道歐陽永叔爲延譽名大振明允
一日見安道問今嗣近日看甚文字明允荅曰軾近
日方再看前漢安道曰文字尚看兩遍乎明允歸以
諸子瞻于瞻曰此老特未知世間人固有看三遍者

三朝野史

獨睡丸

宏齋先生包恢年八十有八爲樞密相祀登拜郊臺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一

二十二

使希正傳聞之必曰如此即希正手處何益

精神老健一日買似道忽問曰包宏齋商壽步履不
艱必有術養術爾聞其畧恢曰有一服丸子藥乃不
傳之秘方似道欣然願受恢徐笑曰恢喫五十年

獨睡丸蒲坐皆晒

桃源手聽

屠二萬牛

孝宗朝詔婺州市牛筋五千觔時李侍郎椿爲守泰
一牛之筋才四兩今必求此是欲屠二萬牛也上悟
爲收前詔

仁人之言

朝野記遺

君臣相謔

王黼雖為相然事微考極褻宮中使內人為市黼為市令若東昏之戲一日上故責市令榷之取樂黼窘顧曰告先舜免一次上笑曰吾非唐虞汝非稷契也

一日又與踰垣微行黼以有承帝趾墻峻微有不相接處上曰聳上來司馬光黼應曰伸下來神宗皇帝

宣室雜錄宋熊勣公

漫上不漫下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一

二十三

靖康中民間以竹徑三寸長五尺許冒皮子首戴成節奏其聲似曰通同詐又謂製作之法曰漫上不漫下通衢以為戲云

揮塵餘話宋王明

兄姻家自當見

蔡元長曲宴記宣和初上御玉真軒詔京賡補京即題曰保和新聲麗秋輝詔許塵凡到綺闈方是時自謂得見妃矣既而但畫像西垣京即以謝奏曰玉真軒樞燠如春只見丹青未見人月裏嫦娥終有恨

中姑射未應真須臾中侍召京至玉華閣上手持詩曰因卿有詩况姻家自當見京曰頃緣葭草已得拜望故敢以詩請上大笑

遜齋閑覽陳正敏

地望最重

丁晉公自崖州還與客會飲一客論天下地理坐客曰海內州郡何處最為雄盛晉公曰唯崖州地望最重客問其故答曰朝廷宰相只作彼州司戶參軍它州何可及也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一

二十四

相續御覽

荆公禹玉熙寧中同在相府一日同侍朝忽有蟲自荆公櫺額而上直緣其額上顧而笑公不自知也朝退禹玉指以告公公命從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輕去輒獻一言以頌公曰如何禹玉笑而應曰晏殊相續曾經御覽公亦為之解頤

壽至千歲何益

蒲正傳知杭州有術士請謁蓋年踰九十猶有嬰兒色正傳接之甚歡因訪長年術答曰其術甚簡而易

行他無所忌唯當絕色然而已正傳俛思良久曰若此則壽至千歲何益

秀才康了

柳冕秀才性多忌諱應舉時同輩與語有落字者必欲見詞色僕大誤犯輒加杖楚常謂安樂為安康忽聞榜出亟遣視之須臾僕還見迎問曰我得否僕應曰相公康了也

試與妻商量

今人榜下擇女婿號鸞婿其間或有義不顧就而為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一

二十五

貴者勢家簇擁逼而不得辭一少年有風姿為貴族有勢者所慕命十數僕擁致其第少年欣然既至觀者如堵須臾有衣金紫者出曰某惟有一女亦不至醜陋願配君子可乎少年鞠躬復曰寒微得托迹高門固幸待更歸家試與妻商量如何眾皆大笑而散可謂王福

今人號縣令為字民簿為仇覽尉為梅福有王仇者頑鄙為尉氏尉呼令為薛家或謔之曰君知字覽之義乎縣令必須識字故謂之字簿與令同覽詞狀者

不為其累也故謂之覽仇曰然則尉何以為梅福曰職任雄長

一枚有福人也如足下可謂王福矣

圖對親切

魏達可朝奉善為譚談云李廷彥獻百韻詩于上官其間有句云舍弟江南沒家兄塞北亡上官惻然傷之曰不意君家凶禍重併如此廷彥遽起自解曰實無此事但圖對親切耳

月夜招隣僧閑話

許義方妻劉氏以端潔自許義方嘗出經年始婦語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一

二十六

其妻曰獨處無聊得無與隣里親戚往還乎劉曰自君之出唯閉門自守未嘗復關義方咨嘆不已又問何以自娛荅曰唯作小詩適情耳義方欣然命取詩觀之開卷第一篇題云月夜招隣僧閑話

姑蘇筆記

羅志仁

萬回萬拜

薛昂賦蔡京君臣慶會閣詩云建時可會真千載拜賜應須更萬回詩人謂之薛萬回賈秋壑柄國時浙漕朱浚每有劄子專事必稱某萬拜覆時人謂之朱

萬乃嘆為難

孫不肖至此

萬拜

呂氏家塾記

衲被

楊意為文重所用故事嘗令子姪檢出處每段用片紙錄輒粘而蓄之時人謂之衲被

金波遺事

唯手熟耳

陳堯咨善射嘗以錢為的一發貫其中以此自矜嘗射于家園有賣油翁釋擔睨之久而不去見其發矢十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一

二十七

中八九但微領之問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無他但手熟耳陳忿然曰爾安敢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蘆置于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油瀝瀝自錢孔入而錢不濕因曰我亦無他唯手熟耳陳笑而遣之

明道雜志

別開一太湖

王荊公為相大講天下水利時至有頌乾太湖云可得良田數萬頃人皆笑之荊公因與客語及之時劇

文昌雜錄
湖作梁山泊

貢父在坐遽野曰此易為也荊公曰何也貢父曰但別開一太湖則成矣

為姓安人極惱

長安有安氏者家藏唐明皇醜態作紫金色其家事之甚謹因爾家富遠有數千得唐遠為盛族後其家析居爭醜態遂各為數片人分一片去張文潛曰明皇生於為姓安人極惱

伴八十四底

劉貢父為給事中時學士鄭宏中表請致仕狀過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一

二十八

門下省劉謂同舍曰宏中請致仕為年若干也答者曰鄭年七十三矣劉遽去慎不可遂其請問曰何故也劉曰且畱取伴八十四底時路公年八十四再起或云路公聞之不憚

文昌雜錄

似此疑感事

鄆州進士李矩赴公試問同人李演云堯舜可對天地否演曰似此疑感事切不可用

又清波雜志楊大年主文舉子上請堯舜是一事否

荅云如此疑事不須用也得

貪以敗官

宋禮部員外王子韶修說文畢作進書表以示同舍
龐元英云前漢藝文志稱官之說亦自可用有一士
人遽云當丞相曾用此故事衆問其故曰貪以敗官
舉坐笑之

該聞錄

示衆生日

開寶中神泉縣令張其新到官外以廉潔自矜內則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一

二十九

貪黷自奉其潦倒甚多一日自榜縣曰某月某日是
知縣生日告示門外與給使諸色人不得輒有獻送
有一曹吏與衆議曰宰君明言生辰日意令我輩知
言不獻送誰也衆曰欵至日各持獻獻之命曰積善
衣宰一無所拒咸領之而已復告曰後月某日是縣
君生日更莫將來時王品以驚驚詩諷之云飛來疑
似鶴下處欲尋魚

古杭雜記李有

鑽彌遠

史彌遠作相時士大夫多以鑽刺得官伶人俳優者
一人手執一石用大鑽鑽之久而不入一人以物擊
其手曰汝不去鑽彌遠却來鑽彌堅可知道不可入
也遂被流罪

花鼓棒

花鼓棒者謂
一僧以三四
鼓棒在十餘
人繞觀之以
爲樂

杭州市肆有喪之家命僧作佛事必請婦女親戚至
母則帶養娘隨從首問來請者曰有和尚美花鼓棒
否請者曰有則養娘爭肯前去

耕餘博覽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一

三十

許子不悛煩

虞集未遇時爲許衡門客虞有所私午後輒出館許
每往不遇病之因書于簡云夜夜出游知虞公之不
可諫虞即對云時時來擾何許子之不悛煩

雪舟胖語

耶桂子字玄

三無

方梧坡其父無子偶妻之妹來省其姊私之有娠妻
乃偽作產孺狀生梧坡厚資養以嫁其妹梧坡買甫
田同姓譜號入太學以免過省登科齋舍謂之三

無同舍蓋生無母譜無據登科無解也

蓋奴賦上等子

唐悅齋仲友知台州朱晦菴爲浙東提舉素不相得
悅齋狎官妓嚴蓋奴晦菴捕送囹圄提刑岳商卿林
行部踈決蓋奴乞自便憲使問去將安歸蓋奴賦上
笑子末云住也如何住去也終須去若得山花插滿
頭莫問奴歸處憲使笑而釋之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福

廣滑稽卷之三十一終

廣滑稽卷之三十一目錄

澠水燕談錄

弦也不慢

三千年精

飢飽復位

冷齋夜話

知君曾是背匙人

棋隱語

此是白樂天奴子詩

七十買妾詩

此即玉版

賴吾石學士

胡不早問

鶴亦敗道

廣滑稽

卷之三十二

走爲上計

歐陽修何如人

老學庵筆記

自首減等

聞人茂德

得饒人處且饒人

但似欠四字

不早作贅

教點兵士書

弊院是實數

晏翁

有麪則拙煩亦辦

多幸輕離

媼相

依例放火

曾鵝脯

鄧艾取蜀路

晉裴	投狀求試
大師窓	胡孫待制
九子母夫	但稱監南京排岸
雲麓漫抄	
却無口耳王	
蒙齋筆談	
木居士	
石林燕語	
忤逆開封府	真不用勘案
唐滑稽	卷之三十二
石火	二
清波雜志	
用春秋文題壁	是名沒字碑
菩薩看麻胡	
墨客揮犀	
何不刻石	春秋權倚閣
只消如此待	吾曹員外郎
一局黑全輸	
續墨客揮談	

猶言不敢	墨池皮棚
鶴林玉露	
三郎即當	中庸大學
知有紅友	但產一歐陽子
閻羅未曾相喚	
侯鯖錄	
今日斷屠	
兩家平善	壁間題
自作祭文	奇茶妙墨
唐滑稽	卷之三十二
判妓	三
癸辛雜識	
革條進絕	即公所著長纒
三子寬定名	
名字作詩賦	蜀梁儷語
癸辛雜識外集	
黃綳襖子出	鹵簿將帶逃去
龜鶴夫妻	
江隣幾雜志	

只消一服清涼散
金眼精
與中原奪得一狀元

廣滑稽

卷之三十二

四

廣滑稽卷之三十二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關中羅 曹霖甫校

澠水燕談錄 宋王闕之著

弦也不慢

子瞻謫居黃州有陳處士者携紙筆求書子瞻會客
方鼓琴遂書曰或對一貴人彈琴者天陰聲不發貴
人怪之曰豈弦慢耶曰弦也不慢

三十年精

廣滑稽 卷之三十二

一

名
八百里剥牛

王棋張元同在晏元獻幕張肥大王以太牢目之王
瘦小張以獼猴目之一日米綱至八百里村水淺當
剥載張徃督王曰所謂八百里剥也張曰未若三千
年精矣

飢飽復位

士大夫進饌率以飢飽或在水飯之前予近于河中
府蒲左丞會初坐即食飢飽予驚問蒲笑曰世謂飢
飽為頭食宜為羣品之先可知矣意唐末五代亂離
之際失其次序久抑下列頗藉輿論牽復位

冷齋夜話 宋 惺

知君豈是背匙人

辛與李德修游公義過一新貴人問食乎三人者皆以左手舉箸貴人曰公等皆左轉也予遂虛聲曰我輩自應須左轉知君豈是背匙人一座大笑噴飯滿案

棋隱語

舒王在鍾山有道士求謁因與棋輒作數語曰彼亦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無所爭惟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三

其無所爭故能入于不惑不生舒王笑曰此特棋隱語也

此是白樂天奴子詩

米芾元童豪放戲謔有味士大夫多能言其作止有書曰吾有瀑布詩古今譽不得最好是一條界破青山色其後題蘇子瞻曰此是白樂天奴子詩

七十買妾詩

有村校書年已七十方買妾饌客東坡校書相過村校喜延坐其東起爲壽且乞詩東坡問所買妾年幾

何曰三十乃戲爲詩其畧曰侍者方當而立歲先生已是古稀年

此即玉版

東坡嘗要劉器之同參玉版和尚器之每倦山行聞見玉版欣然從之至廉泉寺燒笋而食器之覺笋味勝問此笋何名東坡曰即玉版也此老師善說法要能令人得禪悅之味于是器之乃悟其戲爲大笑

賴吾石學士

石曼卿嘗出報慈寺馭者失控馬驚曼卿墮地從吏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三

三

驚遽扶掖據鞍市人聚觀意必大詬怒曼卿徐着一鞭謂馭者曰賴我石學士若瓦學士顧不破碎乎

胡不早問

張丞相好草書而不工當時流輩皆譏笑之丞相自若也一日得句索筆疾書滿紙龍蛇飛動便姪錄之當波險處姪罔然而止執所書問曰此何字也丞相熟視久之亦自不識詎其姪曰胡不早問致余忘之

鶴亦敗道

淵材迂闊好怪嘗畜兩鶴客至指以誇曰此仙禽也

凡禽卵生而此胎生語未卒園丁報曰此鶴夜產一
卵大如梨淵材面發赤訶曰敢誦鶴也卒去鶴輒兩
展其脰伏地淵材訝之以杖驚使起忽誕一卵淵材
嗟咎曰鶴亦敗道吾乃為劉禹錫嘉話所誤自今除
佛老孔子之語予皆勘驗予曰淵材自信之力然讀
相鶴經未熟耳又嘗曰吾平生無所恨所恨者五事
耳人問其故淵材歛目不言久之曰吾論不入時聽
恐汝曹輕易之問者力請說乃荅曰第一恨鯽魚多
骨第二恨金橘大酸第三恨草萊性冷第四恨海棠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一

四

予

無香第五恨曾子固不能作詩聞者大笑而淵材瞠
目曰諸子果輕易吾論也

走為上計

紹興初曾子宣在西府淵材往謁之論邊事極言官
軍不可用用士為良子宣喜之既罷與余過興國寺
寺僧為設齋甚美將畢問奴楊照取酬之錢奴曰忘
持錢來奈何淵材色窘子戲曰兵計將安出淵材以
手捋鬚良久目予趨自後門出若將便旋狀予追逐
淵材以手掣帽褰衣走如飛既追及乃敢回顧喘立

面無人色曰編虎頭撥虎鬚幾不免虎口哉予又戲
曰在兵法何如淵材曰三十六計走為上計

歐陽脩何如人

臨川謝逸字無逸高才江南勝士也黃魯直見其詩
嘆曰使在館閣當不減晁張朱世英為撫州舉人行
不就閑居多從衲子游不喜對書生一日有一貢士
來謁坐定曰每欲問無逸一事輒忘之嘗聞人言歐
陽脩果何如人無逸熟視久之曰舊亦有一書生後
甚顯達嘗參大政又問能文章否無逸曰也得

此人真不識
脩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一

五

老學庵筆記 宋陸務觀著

自首感等

荆公素輕沈文通以為寡學故贈之詩曰脩然一榻
枕書卧直到日斜騎馬歸及作文通墓誌遂云公雖
六臂讀書或規之曰渠乃狀元此語得無過乎乃改
讀書作視書又嘗見鄭毅夫夢仙詩曰授我若簡書
奇篆蟠丹砂讀之不可識翻身凌紫霞大笑曰此人
不識字不勘自承毅夫曰不然吾乃用太白詩語也
公又笑曰自首感等

聞人茂德

聞人滋老儒也喜聞客食然不過蔬豆而已郡人求館客者多就謀之久多蓄書具借人自言作門客牙充書籍行開豆腐羹店

得饒人處且饒人

紹興末朝士多饒州人時人語曰諸公皆不是癡漢又有監司錄薦京官狀以關節欲與饒州人或規其當先孤寒監司者憤然曰得饒人處且饒人特傳以失

但似欠四字

廣滑稽

卷之三十二

太

晏尚書其初作一士大夫墓誌以示朱希真希真曰甚妙但似欠四字然不敢以告景初苦問之希真稍有文集十卷字下曰此處欠又問欠何字曰當增不行于世四字景初遂增藏于家三字實用希真意也

不早作黃

秦會之以孫女嫁郭知運自若聘書曰某人東第華宗南宮妙選乃肯不早于作黃何辭可拒于盟言其夫人欲去作黃字曰大惡模樣秦公曰必如此方東縛得定期靖

教點兵士書

今人謂賤丈夫曰漢子蓋始于五胡亂華時北齊魏愷以散騎常侍還青州長史固辭之宣帝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此其證也承平日有宗室名宗漢自惡人犯其名謂漢子曰兵士舉官皆飲其裏供羅漢其子授漢書官中人曰今日夫人召僧供十八大阿羅兵士太保請官教點兵士書下開狀傳以為笑

樊院是實數

僧行持明州人有高行而書滑稽嘗住餘姚瀝性貧

廣滑稽

卷之三十二

七

甚有頌曰大樹大皮裹小樹小皮纏庭前紫荆樹無皮也過年後住雪實雪實實在四明與天童育王俱號名刹一日同見新守守問天童覺老山中幾僧對曰千五百又以問育王王謙老對曰千僧末以問持持拱手曰百二十守曰三刹名相亞僧乃如此不同耶持復拱手曰樊院是實數守為推掌

晏翁

晏安恭為越州教授張子韶為簽判晏美韓人目之為晏翁一日同赴郡集晏最末至張戲之曰來何晏

手滑失

有麵則拙煩亦辦

從作無麵餅
亦不難煮
米粥矣

晏景初向書請僧住院僧辭以窮陋不可為景初曰
高才固易耳僧曰巧煩安能作無麵湯餅乎景初曰
有麵則拙煩亦辦矣僧漸而退

多幸輕離

紹聖中蔡京館邊使李儼蓋泛使者留館頗久一日
儼方飲忽持盤中杏曰來未花開如今多幸京即舉
梨謂之曰去雖葉落未可輕離

廣濟橋

卷之三十二

八

媼相

蔡京為太師賜印文曰公相之印因自稱公相童賈
亦官至太師都下人謂之媼相

依例放火

吳語只許州
官放火不許
百姓無燈不
此

田登作郡自諱其名觸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故舉
州皆謂燈為火元放燈許人入州治遊觀吏人遂
書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曾鵝臚

曹詠為浙漕一日坐客言徽州汪王霸異者詠問汪

王若為對有唐末夫者在坐遽曰可對曹漕詠以為

工遂愛之曾鵝字純甫偶歸正官蕭鵬巴來謁既退
復一客至其所狎也因問曰蕭鵬巴可對何人客曰

正可對曾鵝臚鵝以爲鵬已大怒與之絕
鵬已北人實謂之札八

鄧艾取蜀路

陰平在今文州有橋曰陰平淳熙初為郡守者大書
左右于橋下曰鄧艾取蜀路過者笑之

晉裴

翟耆年字伯壽父公異參政子也能清言工篆及八

廣濟橋

卷之三十二

九

分巾服一如唐人自名唐裴一日往見許顗彥周彥

周挽髻者猶鼻揮躡高屐出迎伯壽愕然彥周徐曰

吾晉裴也公何怪

投狀求試

唐小說載有人路逢奔馬入都者問何急如此其人
答曰應不求聞達科本朝天聖中初置賢良方正等
六科許少卿監以上奏舉自應者亦聽俄又置高蹈
丘園科亦許自予所在投狀求試時以為笑

大師窓

蔡大師作相時衣青道衣謂之太師青出入乘樓頂
依頂轎子
與中作等轎
多加大師轎

轎子謂之太師轎子蔡太師作相時裹頭巾當面偶
作一摺謂之太師錯摺樣第中窻上下及中一二眼
作方眼餘作疎櫺謂之太師窻

胡孫待制

王黼作相其子閔孚作待制進朝財十四歲都人目
爲胡孫待制

九子母夫

錢穆父風姿甚美有九子都下九子母祠作一巾紵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一

十

美丈夫坐于西偏俗以爲九子母之夫故都下謂穆
父爲九子母夫東坡贈詩云九子美君門戶壯蓋戲
之也

但稱監南京排岸

紹宗元符間有馬從一者監南京排岸司適漕使至
隨衆迎謁漕一見怒甚即叱之曰聞汝不職本欲按
汝何不亟去從一皇恐自陳湖湘人迎親竊祿求哀
不已漕察其語南音也乃稍霽威云湖南亦有司馬
氏乎從一答曰某姓馬監排岸司耳漕乃微笑曰狀

則勉力職事可也初蓋誤認爲溫公族人故欲害之
自是從一刺謁但稱監南京排岸而已

雲麓漫抄 宋趙彥衛著

却無口耳王

陶穀使吳越錢王因舉酒令曰白玉石碧波亭上迎
仙客陶對曰口耳王聖明天子客錢塘宣政問林摠
奉使契丹國中爲新爲碧室云如中國之明堂伴使舉
令曰白玉石天子建碧室林對曰口耳王聖人坐明
堂伴使云奉使不識字只有口耳王却無口耳王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一

十一

蒙齋筆談 宋鄭景望著

木居士

韓退之有木居士詩在衡州耒陽縣麓口寺退之作
此詩疑自有意其謂便有無窮求福人蓋當時已尸
祝之矣至元豐初猶存遠近禱祀未嘗輟一日邑中
旱久令禱不驗怒伐而焚之蘇子瞻在黃州聞而喜
曰木居士之誅固已晚矣世間乃有此明眼人乎過
丹霞遠矣然邑人念之終不已後有主是寺者復以
木倣其像再刻之余聞蜀有陳拾遺廟語訛爲十姨

漆父廟貌為婦人裝飾甚嚴有禱亦或驗利之所在
苟僅得豚肩厄酒子昂且屈為婦人勉應之不辭新
木居士亦何為不可乎聞者皆絕倒

石林燕語 宋程謨著

忤逆開封府

熙寧以前臺官例以貶間有責補外者多是平出未
幾復召還故臺吏事去官每加謹為其治行及區處
家事無不盡力近歲臺官進退既速貶責復還者無
幾然吏習成風猶不敢懈開封官治事畧如外州督

廣滑稽

卷之三十二

十二

察按舉必繩以法往往加以笞責故府官罷吏率掉
臂不顧至或欺侮之時稱孝順御史臺忤逆開封府

真不用勘案

李孝壽知開封府有舉子為僕所陵念甚亟縛之作
狀欲送府會為同舍勸解久之氣亦平因釋去自取
其狀戲學孝壽押字判曰不勘案決脊杖二十其僕
怨之翼日即竊狀走府曰秀才自學知府判狀秋決
人孝壽即令追之既至具陳所以孝壽翻然謂僕曰
如此秀才所判正與我同真不用勘案命吏就讀其

狀如數決之是歲舉子會省試于都下數千人凡僕
聞之皆畏戢無敢肆者當時亦稱其敏

石丈

米芾詆謫好奇在真州嘗謁蔡太保攸于舟中攸出
所藏右軍王畧帖示之芾驚歎求以他畫換易攸意
以為難芾曰公若不見從某不復生即投此江歟矣
因大呼據舷欲墜攸遽與之知無為軍初入州驛
見立石頗奇喜曰此足以當吾拜遂命左右取袍笏
拜之每呼曰石丈朝廷傳以為笑

廣滑稽

卷之三十二

十三

清波雜志 宋周輝著

用春秋文題壁

元祐間治春秋陳生與宋門一娼狎一日會飲曹門
因用春秋文題壁曰春正月會吳姬于宋夏四月復
會于曹有議其文戲之曰秋饑冬大雪公覺其意以
為財匱當有饑寒之厄也

沒字碑 解不同

紹興九年虜婦我河南地商賈往來攜長安秦漢間
碑刻求售于士大夫多得善價故人王錫老東子人

貧甚節口腹之奉而事此一日語共遊近得一碑甚奇及出示顧無一字可辨主獨稱實不已客曰此何代碑王不能答客曰某知之是名沒字碑宜乎公好尚之篤也一笑而散

菩薩看麻胡

頃歲兒女合卷之夕瘳登高座賦詩催粧為常禮後皆畧去京師貴游納瘳類設次通衢先觀人物岳母忽笑曰我女如菩薩却嫁箇麻胡子謂其多髯也追索詩乃大書曰一雙兩好古來無好女從來無好夫

唐滑稽

卷之三十二

十四

笑

卻扇捲簾明點燭待交菩薩看麻胡一座傳觀哄堂

蓋瘳亦不凡也嘗傳其姓名今失記

墨客揮犀宋彭乘著

何不刻石

鍾弱翁所至好題剏榜額字畫必除去之出新意自立名令具牌號為重書之嘗經過廬陵一山寺有高閣壯麗弱翁與僚屬曲擁立望其榜曰定慧之閣自徑入寸旁題姓名淫滅弱翁放意稱謬使僧呼梯取之拭視乃魯國顏真卿書弱翁顧謂客曰似此畫

何不刻石即今刻石

春秋權倚闢

常秩舊好治春秋凡著書講解僅數十卷自謂聖人之意皆在是矣及詔起而王丞相介甫不好春秋遂盡諱所學熙寧六年兩河荒歉有旨令所在散苗本錢權行倚闢三年人戲秩曰公之春秋亦權倚闢乎秩色頗赧

只消如此待

許懷德為殿帥嘗有一舉人因懷德乳姥求為門客

唐滑稽

卷之三十二

十五

笑

懷德許之舉子曳欄拜庭下懷德據坐受之人謂懷德武人不知事體密謂之曰舉人無沒堦之禮只少降接也懷德應之曰我得打乳姥關節秀才只消如此待之

吾曹員外郎

石叅政中立性滑稽天禧中為員外郎時西域獻獅子畜御苑日給羊肉十五斤嘗率同列往觀或曰彼獸也給羊肉乃爾吾輩忝預郎曹曰不過數斤人翻不及獸乎石曰君何不知分也彼乃苑中獅子吾曹

員外郎耳安可並邪

一旬黑全輸

西頭供奉官錢昭度粗有詩名曾作詠方池詩云東道主人心匠巧鑿開方石貯連漪夜深却被寒星照恰似仙翁一旬暮有輕薄子見而笑曰此正所謂一旬黑全輸也

續墨客禪談

猫言不敢

都陽龔冕是仲自言其祖紀與族人同應進士舉其家

廣滑稽 卷之三十二

十六

袁妖競作乃召女巫徐姥者使治之時尚寒有一猫正卧爐側家人指謂姥曰吾家百物皆為異不為異者獨此猫耳于是猫亦人立拱手而言曰不敢

墨池皮棚

朝奉郎王僧彥父名師古嘗自呼硯為墨池謂鼓謂皮棚人或誤犯輒以他事中之曾知嶺南一郡有李彥古者以進納得官過郡請謁遂題刺云永州司戶參軍李墨池皮棚謹候參僧彥一見大喜示其子翁曰奉人當如此矣

鶴林玉露

三郎即當

魏鶴山天寶遺事詩云紅錦綳盛河北賊紫金盃酌壽王妃弄成晚歲即當曲正是三郎快活時俗所謂快活三郎者即明皇也小說載明皇自蜀還京以駝馬載珍玩自隨明皇聞駝馬所帶鈴聲謂黃幡綽曰鈴聲頗似人言語幡綽對曰似言三郎即當明皇愧且笑

中庸大學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三

十七

宋端平間真德秀應召起百姓仰之若元祐之仰涑水也繼崇大政未及有所建置卒魏了翁帥師亦未及有所經畧罷臨安優人裝一生儒手持一鶴別一生儒與邂逅問其姓名曰姓鍾名庸問所持何物曰大鶴也因傾蓋歡然呼酒對飲其人大嚼洪吸酒食靡有孑遺愈顛仆于地羣數人曳之不動一人乃批其頰大罵曰說甚中庸大學典了許多酒食一動也不動遂一笑而罷

知有紅友

常州宜興縣黃土村東坡南遷杜歸嘗與
單秀才步田至其地地主携酒來餉曰此
紅友也坡曰此人知有紅友而不知有黃
封可謂快活

但產一歐陽子

楊東山嘗為余言昔周益公洪容齋嘗侍壽皇
宴因談穀核上問容齋卿鄉里所產容齋番陽
人也對曰沙地馬蹄鼈雪天牛尾狸又問益公
公廬陵人也對曰金柑玉版衙銀杏水精葱上

廣雅

卷之三十二

十八

吟賞又問一侍從忘其名浙人也對曰螺頭新
婦臂龜膠老癸牙四者皆海鮮也上為之一笑
某嘗語三公之對昔某帥五羊時清倉市舶三
使者皆閩浙人酒邊各賦言其果核水族之美
復問其鄉里何所產某笑曰他無所產但產一
歐陽子耳三公笑且慚

閩羅未會相喚

唐司空圖書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
陽天六龍飛轡長相窘更忍乘危自着鞭成色

江陰縣志
作楊大年酒

舊學士院壁間有題云李陽生指李樹為姓生而知
之久無對者楊大年為學士乃對云馬援以馬革
裹屍灰而後已

自作祭文

東坡云近歲蘇州有一僧曠達好飲以醉灰將瞑目
作祭文云唯需生存浮提不貪不妬愛喫酒子倒街
卧路想汝直待生兜率天爾時方斷得住何以故浮
土之中無酒得沽

奇茶妙墨

廣雅

卷之三十二

二十

東坡與司馬溫公論茶墨溫公曰茶與墨政相反及茶
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予曰
物之質誠然然亦有同者公曰謂何予曰奇茶妙墨
皆香是其德同也皆堅是其性同也譬如賢人君子
妍醜黔皙之不同其德操韞藏實無以異公笑以為
是

判妓

錢塘一官妓性善媚惑人號曰九尾野狐東坡先生
適是邦闕守權攝九尾野狐者一日下狀解籍遂判

云五日京兆判斷自由九尾野狐從良任便有一名倡亦援此例遂判云教召南之化此意誠可嘉矣其北之羣所請宜不允

癸辛雜識

董條進絕

趙溫叔丞相形體魁梧進趨甚偉其陵素喜之且聞其飲啖數倍常人會史忠惠進玉海可容酒三升一日召對便殿從容問曰聞卿健啖朕欲作小點心相請命貴人捧玉海賜酒至六七皆飲醕繼以金梓

廣滑稽

卷之三十二

二十一

捧龍炊百枚復盡之其後均役南暇日欲求一客伴食不得偶有以本州兵馬監押某人薦者遂召飲自早達暮賓主各飲酒三斗猪羊肉各五斤蒸糊五十事趙公已醉飽摩腹而監押者屹不為動公笑云君尚能飲否對曰領鈞首于是再飲數酌復問之其對如初九又飲斗餘乃罷臨別忽聞其腰腹間若有聲公驚曰是必過飽腹腸迸裂無疑終夕不自安黎明亟遣鈴下老兵往問而典客已持謁白曰某監押見晉客大謝遂公愕然延之扣以夜來所聞踴躍起

唐呼充切
發音肉相離
聲見莊子又
許役虎伯胡
夢三切

對曰某不幸抱饑疾小官俸薄終歲未嘗得一飽未免以革帶束之腹間昨蒙宴賜之覺果然革條為之迸絕故有聲耳

即公所著長編

韓彥古字予師詭譎任數處性不常李仁甫惡其為人弗與交請謁嘗瞰其亾一日知其出往見之實未嘗出也既見韓廷入書屋請曰平日欲一攀屈不能今幸見臨姑解衣盤礴可也遂為強留室有二厨貯書牙籤黃紙局護甚嚴仁甫問此為何書答曰先人

廣滑稽

卷之三十二

二十二

在軍中曰得于北方蓋本朝野史編年成書者是時仁甫方修此編既成有詔臨安給筆札就其家繕錄以進而卷帙浩博未見端緒彥古常欲畧觀不可得至是仁甫聞其言窘甚亟欲得見之則曰家所秘藏將即進呈不可他示也李益窘再四致禱乃曰且為某飲酒續當以呈李于是為盡量每杯行輒訕至酒罷笑謂仁甫曰前言戲之耳此即公所著長編也已為用佳然作副本裝治就以奉納便可進御矣

狀

李視之信

三子實定名

胡衛道三子孟曰寬仲曰定李曰宕蓋悉從山其
後道以妻婢友人作志書曰夫人生三子寬定宕讀
者為之掩鼻蓋當時不悟為語病也

名字作詩賦

張人少負才入太學有聲甚眇小而好作詩同舍多
不平之蒲田林叔躬亦輕浮士也以其名字作詩賦
各一首嘲之其警聯云身材短小欠曹交六尺之長
腹內空虛乏劉久一點之墨詩警句云中分又兩段

廣滑稽

卷之三十二

二十三

風使十橫斜文上元無分人前強出步聞者絕倒

姓名為戲

前輩有以姓名為戲者如陳亞有心蔡襄無口之類
甚多劉攽嘗戲王觀云公何故見賣王荅曰賣公直
甚分文近楊棟以樞掾出守蒲陽劉克莊弟希仁俱
以是官里居集郡寓王腰軒適戲之云大編脩小編
脩同赴編脩之會後村云欲屬對不難不可見怒王
願聞之乃云前通判後通判但聞通判之名蓋王凡
五得倅而不上云王又嘗調後村云十兄二十年前

戲莊字

戲通字

何其壯二十年後何其不壯劉應之曰三畫二十年
前何其過二十年後何其不過此尤善諧也

蜀梁儷語

會稽富人馬生以入粟得官號馬殿幹喜賓客有姬
美艷能歌時出佐酒客有梁縣丞者頗黠因目挑之
一旦馬生殂如出梁捐金得焉它日置酒觴客陳益
之在坐酒酣舉杯屬梁曰有儷語奉上梁諦聽之即
琅然高倡曰昔居殿幹之家爰喪其馬今入縣丞之
室毋逝我梁一生大呼笑而主人慙然
後馬逝蓋其
毛詩成句

廣滑稽

卷之三十二

二十四

蔡辛維識外集

黃綿襖子出

余嘗于南榮作小閣名之曰獻日軒幕以白油絹通
明虛白益然終日四體融暢不止須臾而已適有客
戲余曰此所謂天下都綿襖者相與一笑後見何斯
舉黃綿襖子歌序曰正月大雨雪十日不已既晴鄰
舍相呼負子曰黃綿襖子出矣乃知古已有此語然
王立之亦嘗名曰窓為大裘軒

鹵簿將帶逃去

筆談言洛京舊有舊茶言國初取索國簿法佚報
言本京國簿因清恭間末帝將帶逃去不知所在人
傳以為笑今登聞鼓院初供職吏具須知卑狀稱本
院元管鼓一面在東京宣德門外被大學生陳東等
擊碎不曾徹取前來正與此相類

龜鶴夫妻

田元鈞狹而長魚軒富彥國女弟闊而短在館中石
曼卿目之為龜鶴夫妻

江隣幾雜志

廣滑稽 卷之三十二 二十五

只消一服清涼散

劉子儀侍郎三人翰林意望入兩府頗不懌詩云蟠
桃三竊成何事上盡驚頭跡轉孤稱疾不出朝士問
候者繼至謁之云虛熱上攻石八中立在坐中云只
消一服清涼散意謂兩府始得用清涼傘也

金眼精

司馬十二說究太尉畫真觀之大怒詰畫師云我前
畫大虫猶用金箔貼眼我便不消得一對金眼精
與中原奪得一狀元

蔡公性自矜器南人輕巧蕭實當作狀元蔡公進曰
南方下國不宜魁多士遂用蔡粹出院顧同列曰又
與中原奪得一狀元

廣滑稽卷之三十二終

廣滑稽 卷之三十二 二十六

廣滑稽卷之三十三目錄

程吏

四德元亨利

先去五賊

是以知其佳

做賊却做官

看命西司

小寒大寒

請鐵券

二勝鏢

却是諱出去二字

猫噓鸚鵡

勉力爬沙

曾經宣喚

第二場更不敢

蜀伶俳語

廣滑稽卷之三十三

帶汁諸葛亮

隨隱漫錄

不欲附姦臣傳

竹香子

和靖七世孫

幙府燕談錄

馱得三千石穀

聞見錄

如何比得參參富貴

錢眼內坐

忠孝奴

談苑

農水

賞錢兩貫文

當朝多喚子

並無公私過犯

何謂美劑之

聊以效顰

晏稍使枕不正

渴睡漢

三條帶

以短李相為餌

軟材

白超

但不要在它新法

不特能繁筆

逢這短客

紙酒塞門

廣滑稽卷之三十三

王欽若嚇我

寄箋

三頭兩面

奉贈一行

總在街上喝道裏行

後山談叢

令各權發遣

避孔塔

你好雀兒肚腸

早作聲

可談

此真項安瀾

東坡志林

玉汝金吾

三老問年

斷牛掉尾

平天冠作工直

但恐面不要

吾與君皆異人

但止乞頭

東坡手澤

此事不易消除

楊慶處士妻

此是喚醒他

廣滑稽卷之三十三

海虞陳南謨錫玄甫輯

關中羅 肖霖登甫校

程史

四德元亨利

承平時國家與邊歡盟文禁甚寬輅客者往來率以
譚談相解樂元祐間東坡實膺是選遂使素聞其名
思以奇困之其國舊有一對曰三光日月星漏國中
無能應者有請於坡坡唯唯謂其介曰四詩風雅頌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三

一

介知言復之方共歎愕坡徐曰某亦有一對曰四德
元亨利使雖軒欲起辯坡曰而謂我忘其一邪謹闕
而舌兩朝兄弟邦卿爲外臣此固仁祖廟諱也使出
不意大誠恨既又有所誤輒爲坡逆致使自愧弗
及迄白滿往還辭舌不敢復言他

先去五賊

東陽陳同父跌宕不羈嘗與客言昔有一貪士鄰富
家每羨其鄰之樂旦日衣冠詣而請焉富翁告曰致
富不易也子歸齋三日而後告子如言復謂乃命特
於屏間設高几納師資之費揖而進曰大凡致富之

余謂此五賊
見之者

道當先去其五賊五賊不除富不可致請問其目曰
耶世之所謂仁義禮智信是也士盧胡面退同父每
言及此輒掀髯曰何等入耶

是以知其佳

葉丞相衛罷相歸金華里居不復問時事但召布衣
交日飲亡何一日覺意中忽忽不怡問諸客曰某且
歎所恨未知久後佳否耳一士人在下坐作而對曰
佳甚丞相驚顧問何以知之曰使必而不佳久者皆
逝歸矣一歎不友是以知其佳也滿座皆笑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三

做賊却做官

海寇鄭廣陸梁蕭福間驅賊兵犀雲合以命無不一
當日自號滾海蛟有詔命以官廣且望趨府察察以
其故所為徧資次無與立譚者廣移移弗言一日晨
入末衙乃長吟曰鄭廣有詩上衆官文武看來總一
般衆官做官却做賊鄭廣做賊却做官滿座慙嘆以
辭好讀此詩每曰今天下士大夫嫻
鄭廣者多矣吾儕可不知自警乎

看命西司

中都有談天者居觀橋東日設肆於門標曰看命司

是以知其佳

其術稍售其徒憎之曰司者有司之稱一妄庸術乃
以有司自命哉相與謀訟之一人起曰是不難我能
使之去旦日徙居其對衛亦易其標曰看命西司過
者多悟而笑其人觀者

小寒大寒

韓平原在慶元初其弟仰曾為知閭門事頗與密議
時人謂之大小韓求捷徑者爭趨之一日內燕優人
有為衣冠到選者自取履歷材藝應得美官而留滯
銓曹方徘徊浩歎就日者問得祿之期日者曰君命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三

主

請鐵券

甚高但財帛宮若有所礙自下若欲亨達先見小寒
更望成事必見大寒可也優蓋以寒為韓韓者皆
苗劉之亂勤王兵向關朱忠靖繼從中調護六龍又
正有詔以二凶為淮南兩路制置使令將部曲之任
時朝庭幸其速去其屬張達為畫計使請鐵券既朝
辭遂造堂袖制以懷忠靖顧吏取筆判奏行給賜令
所屬檢詳故事如法繼起二凶大喜明日將朝郎官
傳宿扣漏院自急還奉命延入傳曰昨得堂帖給賜

先聲應妙
手

二將鐵券此非常之典今可行乎忠靖取所持帖願
執政東燭同閱忽顧問曰檢詳故事會檢得否曰無
可檢又問如法製造其法如何曰不知又曰如此可
給乎執政皆笑傅亦笑曰已得之矣遂退

二勝銀

秦檜以紹興間賜第賜銀絹有詔就第賜燕假以款
坊優伶率執威與中席優長誦致語退有參軍者前
褒檜功德一伶以荷葉交椅從之詎語雜至賓歡既
洽參軍方拱揖謝將就椅忽墜其幞頭乃總髮爲髻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三

四

如行伍之巾後有大巾銀爲雙疊勝伶指問曰此何
銀曰二勝銀適以朴擊其首曰爾但坐太師交椅取
請銀絹例物此銀掉腦後可也

諱出去二字

秦檜爲相久擅威福人懷速化之里有王仲荀者以
滑稽游公卿間一日坐秦府賓次朝士雲集待見稍
久仲荀在隅席輒前白曰今日公相未出堂衆官久
伺某有一小話願資醒困衆知其善諍爭竦聽之乃
抗聲曰昔有一朝士出謂未歸有客投刺聞者皆以

其官不在雷門狀客怒叱聞曰凡人灰者乃稱不在
其官獨無諱忌乎我必面白治汝罪聞拱謝曰小人
誠不能曉諱忌當復作何語謝客客曰汝官既出謂
未回第云某官出去可也聞愀然蹙頰曰我官人寧
灰却是諱出去二字滿座皆大笑

猫噬鸚鵡

蜀士尚流品不以勢訕乾道間楊嗣清有聲西州清
議推屬初試邑有都使者以繡衣自驕怒其不降意
誣劾以罪趙衛公方爲左史聞之不俟車亟往白廟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三

五

堂曰譬之人家市猫於鄰卜日而致之將以咋鼠也
鼠暴未及問而首扶雕籠以噬鸚鵡其情可恕乎當
國者問其繇告以故相與大笑至今蜀人談諱以非
誣善類者爲猫噬鸚鵡

勉力爬沙

虞雅公幼以西掖贊議既卻逆亮於采石還至金
陵警報沓至蓋亮已愆前劔將政圖瓜洲坐上皆恐
時劉武忠鈞屯京口病且亟度未必可倚議遣幕府
合謀支敵衆以雅公新立功成屬目的危歷以前雅

公受危起立曰某去則不妨然記得一小話昔有人得一艷欲烹而食之不忍當救生之名乃熾火使釜水百沸橫條爲橋與艷約曰能渡此則活汝艷知主人以計取之勉力爬沙僅能一渡主人曰汝能渡橋甚善更爲我渡一遭我欲觀之僕之此行無乃類是乎席上皆笑已而雍公竟如鎮江不克渡而致自簡上知明致勉柄

曾經宣喚

宇文忠惠船在樞府余間見焉因及五行之理相與縱譚有客在坐偶曰韓醫王涇者昨鞭背都市流遠

廣清指

卷之三十三

六

方及平原用事始得歸稍敘故秩自言元不曾受杖嘗袒而示某以背完瑩無疵初不解其如何也後見他醫言杖皆有癰惟啞膚之初傳以金箔則癰立消意金木之性相制耳忠惠笑曰昔人有以胫足之藥售於市者輒揭扇於門曰供御或笑其不根聞於上召而罪之既而有其愚及出乃復增四字曰曾經宣喚今此方無乃其比邪子將誰售

第二場更不敢

胡給事既新知貢院會初場賦題出孟子舜聞善若

決江河而以開善而行沛然莫禦爲韻士既就案矣哺後忽一老儒摘禮部韻示諸生謂沛字惟十四泰有之一爲顛沛一爲沛色注無沛次之義惟它有沛字乃從而爲可疑衆曰是闕然扣簾請出題者偶假寐有少年出酬之漫不經意但云禮部韻注義既非增一雨頭無善揖而退如言登卷坐遠者或不聞知乃仍用前字於是試者用霈沛各半明日將試論語籍籍傳凡用沛字者皆窘復扣簾出題者初不知昨夕之對應曰如字疑中大誼譌而入曰試官誤我三

廣清指

卷之三十三

七

年利害不細廉前闌木如拱皆折或入於坊執考校者一人駭之考校者惶遽急曰有兩頭也得無兩頭也得或又咎其誤曰第二場更不敢也移時稍足試司中鼓譟場屋物色爲首者盡繫欵章布益不平既拆號例宴主司以勞還畢三爵優伶序進有儒服立於前者一人旁揖之各求挑試所誦憶其一問漢名相凡幾儒服以蕭曹而下枚數之無遺又問唐名將何人旁揖者亦誦指英衛以及李業張巡許遠田萬春儒服奮起爭曰巡遠是也萬春姓雷歷考史滕未

有以雷為田者揖者不服一人自稱教授前居几二人敬質疑曰是故雷姓揖者大詎袒楊奮奉教授還作恐懼狀曰有兩頭也得無兩頭也得坐中方失色知其風已也忽優有黃衣者持令旗躍出稠人中曰制置大學給事台旨試官在坐爾輩安得無禮羣優亟飲客趨下喏曰第一場更不敢也

蜀伶俳語

蜀伶多能文俳語率雜以經史凡制即幕府之醜集多用之嘉定初吳畏齋師成都從行者多選人類以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三

八

京削繁念伶知其狀一日為古冠服數人游於庭自稱孔門弟子交臂以姓氏或曰常或曰於或曰吾問其所蒞官則合而應曰皆選人也固請折之居首者率狀對曰子乃不我知論語所謂常從事於斯矣即某其人也官為從事而繁以姓固理之然問其欠曰亦出論語於從政乎何有蓋即某官氏之稱又問其次曰某又論語十七篇所謂吾將仕者遂相與歎咤以選調為淹抑有怨通其旁曰子之名不見於七十子固聖門下第益扣十哲而受教焉如其言見頗聞

方在堂羣而請益子驚蹴頰曰如之何何必政充公應之曰然回也不敗衆憮然不怡曰無已質諸夫子如之夫子不答久而曰鑽燧改火急可已矣坐客皆愧而笑

帶汁諸葛亮

郭棟帥淮東實築二城倪從焉議論自負莫敢撓者一日持扇題其上曰三顧頻繁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意蓋以孔明自許嘉泰開禧間倪位殿嚴賓客日戚相與怨通直以為臥龍復出遂逢當軸意以興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三

九

六月之師吳衛守盱眙過見之於揚倪迎謂曰君所謂洗脚上船也予生西隴如斜谷祁山皆陝隘可守而不可出豈若得平衍夷曠之地掉鞅成大功顧不快邪陳景俊為隨軍漕先行燕之中席酌酒曰木牛流馬則以煩公裝咸笑之倬既潰符離僕又敗儼真自度不復振對客泣數行時彭瀟傳師為法曹好譁適在坐謂人曰此帶汁諸葛亮也傳者莫不謂其會

逐止

隨隱漫錄 宋臨川陳應隱者

不欲附姦臣傳

青溪汪先生初筮長沙出錫器贖舟有錫熟水器每對之不樂妻楊氏曰吾償其直而得之者庸何傷曰居官不欲爲器皿奈何以是汚我楊命投之江中始無愧色蔡京當國欲得知名士附已以宗子博士召方辭不就或潛問其故曰吾異時不欲附姦臣傳耳

竹香子

雲間酒淡有作竹香子云浙右華亭物價廉平一道會買箇三升打開瓶後滑辣尤聲教君雲時飲雲時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三

十

醉雲時醒聽得淵明說與劉伶這一餅約送三斤君還不信把秤來秤有一斤水一介餅

和靖七世孫

林可山稱和靖七世孫不知和靖不娶已見梅聖俞序中矣姜石帚嘲之曰和靖當年不娶寡因何七世有孫兒若非鶴種并龍種定見瓜皮搭李皮

幙府燕談錄 宋事仲調

馱得三千石穀

故事遼郡納粟三千斛授本州助教岐山王生納粟

授官以厚價市駁馬猶不愜意每以爲恨嘗騎過市遇卒生滑稽能譚避道謂曰君馬新市其價幾何曰一百五十千卒生感稱壯健以爲價賤王怪之卒生曰馱得三千石穀豈非壯健邪

聞見錄 宋羅點

如何比得參參富貴

宣政極盛時宮中以河陽花蠟燭無香爲恨遂用龍涎沉腦屑灌蠟燭列兩行數百枚燄明而香滃鈞天之所無也建炎紹興久不進此惟太后旋鑿沙漠復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三

十一

值稱壽上用宣政故事然僅列十數炬太后陽若不聞上至奉卮曰燭頗愜聖意否太后謂上曰爾參參每夜常設數百枝諸人聞分亦狀上因太后起更衣徵請憲聖曰如何比得參參富貴

錢眼內坐

紹興間內宴有優人作善天文者云世間貴官人必應星象我悉能窺之法當用渾儀設玉衡若對其人窺之見星而不見人玉衡不能平辦用銅錢一文亦可乃令窺光堯曰帝星也秦師垣曰相星也張循王

曰不見其星表駭復令窺之曰終不見星只見曜
王在錢眼內坐耳殿上大笑張景

忠孝奴

有一士夫年老納二寵托友命名友以忠奴孝奴名
之其人曰忠孝誠美名以命婢不稱友曰有出處者
當竭力忠則盡命

談苑 宋孔毅父撰

農水

石中立續除泰政在中書堂一相曰取宣水來石曰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三 十二

何也曰宣徽院水井冷石曰若司農寺水宜呼為農
水也坐者大笑

賞錢兩貫文

夏竦嘗統師西伐揭榜塞上云有得趙元昊頭者賞
錢五百萬元昊使人入市賣其首甚高倚之食肆門
外伴為食訖遺去至晚食肆竊喜以為有所獲也徐
展之乃元昊購竦之榜懸洎之端云有得夏竦頭者
賞錢兩貫文 此竦聞之急令裁掉而已
詞指遠近矣竦大滿迎

常朝多喚子

並無公私過犯

王汾朝劉牧云常朝多喚子蓋常朝知班吏多云班
班謂之喚班牧應聲云某食每尋君蓋以汾為墳耳
熙寧中閭賊廖恩攻剽數郡牧督捕盜官後招降于
官為三班殿直供家狀云自出身歷任以來並無公
私過犯有一班行李師益亦同供狀乃云前任信州
巡檢為廖恩事勒停 都下相傳

何謂姜制之

蘇子瞻與姜潛同坐潛字制之先舉令云坐中各要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三 十三

一物是藥名乃指子瞻曰君藥名也問其故對曰子
蘇子瞻應聲曰君亦藥名也君若非半夏便是厚朴
問其故曰非半夏厚朴何故謂姜制之

聊以效舉

郭忠恕漢湘陰公辟從事太宗素聞其名召入館於
內侍寶神與舍忠恕長髯而美忽盡剃鬚神與驚問
之對曰聊以效舉耳

晏稍使桎不正

晏丞相知南京王琪張九為幕客汎舟湖中只以諸

妓自隨晏公把柁王張樯篙琪南方人知行舟次第至橋下故使人觸柱而橫厲聲呼曰晏稍使柁不正也

渴睡漢

呂文穆薄游一縣胡旦隨父宰邑客有譽呂舉其詩云桃盡寒燈夢不成胡笑曰乃是一渴睡漢耳呂明年中甲寄燈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答曰待我明年第二人及第輸君一籌中榜果選

三條帶

廣濟精

卷之三十三

十四

錢俶進寶帶太祖曰朕有三條帶與此不同俶請宣示上笑曰休河一條惠民河一條五丈河一條俶大服

以短李相爲餌

王嚴光有才不達自號釣鰲客巡游都邑求麻鐵之資以造釣具有不應者輒錄姓名置篋中曰下釣時此等懷藻爲餌其狂誕類此張祐謁李紳亦稱釣鰲客李怒曰既解釣鰲以何爲竿曰以虹爲竿以何爲釣曰以日月爲釣以何爲餌曰以短李相爲餌紳大服

輓材

宗室至一品殯壘朝庭遣禮官輓祭舊制知太常禮院官以次行事傳絹五十疋陳侗陳汝義俱在禮院因朝會見一皇親年老行遲侗私語曰可輓矣汝義自後排之曰次未當公此吾物也傳者以爲笑自元豐官制行太常博士專領輓祭所得絹四博士共之行事十四疋餘十二疋有數皇親聯騎而出呵殿甚威一博士戲謂同列曰此皆輓材也

白超

廣濟精

卷之三十三

十五

張詠自益州寄書與楊大年進奏院監官竊計之云益州近經寇亂大臣密書相遺恐累我發視之無它語紙尾批云近日白超用事否乃繳奏之真宗初亦訝之以示寇準準微笑曰臣聞開封府有伍伯姓白能用杖都下但趨避者以白超目之每飲席浮大觥遂以爲况真宗方悟而笑

但不要及它新法

紫姑神頗黠提蘇軾與之甚密嘗問軾乞詩軾曰軾不善作詩姑書灰曰有理有理軾云軾非不善但不

欲作爾姑曰但不要及它新法便得也

不特能繁筆

李公憚於秘書自種竹云使後人見之曰此李文正手植之竹蓋自許他日諡文正也劉賁父適聞之曰李文政不特能繁筆又善種竹那是時京師有李文政善繁筆士大夫多用之

逢道短君

林瑀王洙同作直講林謂王曰何相見之濶也王曰遭此霖雨瑀云今後轉更疎濶也王曰何故答云逢

逢道短君

卷之三十三

十六

這短君蓋識王之侏儒

紙酒塞門

丁諷以館職病風廢於家一旦有妄傳諷於京師諸公競致尊儀絕酒塞門諷曰酒且留之紙錢一任別作使用諷正乏資由是獲美醞盈室焉

王欽若嚇我

丁謂在崖州方奕棋其子哭而入云適聞有中使渡海將至矣謂笑曰此王欽若使人來嚇我爾使至謝恩畢乃傳宣撫問

寄箋

韓浦韓洎咸有詞學洎常輕浦語人曰吾兄爲文譬如繩樞草舍即庇風雨予之爲文是造五鳳樓手浦竊聞其言偶得蜀箋以詩贈洎曰十樣箋出益州寄來新自浣溪頭老兄得此全無用助爾添脩五鳳樓

三頭兩面

党進過市見縛拘欄者問汝誰何言優者說韓信進怒曰汝對我說韓信見韓信即當說我此三頭兩面

廣濟橋

卷之三十三

十七

之人即命飲之

奉贈一行

狄青王伯庸同在樞密府王尚戲狄之涅文云愈更鮮明狄云莫愛否奉贈一行伯庸爲之大慙

總在街上喝道裏行

陸經多與人寫碑銘頗得濡潤人有問子履近日所爲幾何對曰近日寫甚少總在街上喝道裏行

後山談叢

今各權發遣

王荊公爲相喜說字始遂以成俗劉貢父戲之曰三鹿爲麕麕不及牛三牛爲犇犇不及鹿謂立三牛爲麕三鹿爲犇苟難於遽改令各權發遣於時解經絕不次用人往往自小便暴橫要地以貧淺者號推發遣云故并謙之

避孔塔

世以癩疾鼻陷爲成證劉貢父晚有此疾又嘗坐和蘇子瞻詩罰金元祐中同爲從官貢父曰前於曹州有盜夜入人家室無物但有書數卷耳盜忌空還取一卷去乃舉子所著五七言也就庫家質之主人喜

廣滑稽

卷之三

十八

事好其詩不合手明日盜敗更取其書主人賂吏而私錄之吏督之急且問故曰吾愛其語將和之吏曰賊詩不中和他子瞻亦曰少壯讀書頗知故事孔子常出顏仲二子行而過市卒遇其師子路趨捷躍而升木顏淵孺緩顧無所之就市中行人所經幢避之所謂石幢子者既去市人以賢者所至不可復以故名遂共謂避孔塔絕生個

你好雀兒肚腸

王師既平蜀詔起關曹武懿王密奏曰孟昶王蜀

三十年而蜀道千餘里請擒孟氏而赦其臣以防變太祖批其後曰你好雀兒肚腸

早作聲

蘇公自黃移汝過金陵見王荊公公曰好箇翰林學士某久以此奉公公曰撫州出杖鼓鞮淮南豪子以厚價購之而撫人有之保之已數世矣不遠千里登門求售豪子擊之曰無聲遂不售撫人恨怒至河上投之水中吞吐有聲熟視而歎曰你早作聲我不至此

廣滑稽

卷之三

十九

可談

此真項安撫

慈善尤獻王后嘗夢神語云太平宰相項安撫神宗密求諸臣及詢吏部無此姓名者久之吳充爲相療瘵生頸間百藥不差一日立朝項上臙如拳后見告上曰此真項安撫也將之奇既貴項上大驚無忌人元清猶人也與將相善一日見將手捫其頸心惡之了元曰冲卿在前誤叔在後將即大喜

東坡志林

玉汝金吾

韓鎮爲泰州酷暴少恩以賊殺不辜去官秦人語曰
寧逢暴虎不逢韓玉汝玉汝鎮字也孫臨最喜滑稽
尤喜對或問曰莫逢韓玉汝當以何對臨應聲曰何
怕李金吾

三老問年

嘗有三老人相遇或問之年一人曰吾年不可記但
憶少時與盤古有舊一人曰海水變桑田時吾輒下
一簞適來吾簞已滿十間屋一人曰吾所食蟠桃兼
其核於崑崙山之下今已與崑崙齊矣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一

關牛掉尾

蜀中有杜處士好書畫所賣以百數有戴嵩牛一軸
尤所愛錦囊玉軸一日曝書畫有一牧童見之拊掌
大笑曰此畫關牛也牛關力在角尾搐入兩股間今
乃掉尾而關謬矣處士笑

平天冠作工直

潞公坐客有言新義極迂怪公笑不答久之曰嘗記
明皇坐勤政樓上見釘校者上呼曰朕有一破捐平
天冠汝能釘校否此人既爲完之上曰朕無用此冠

以與汝爲工直其人惶恐謝罪上曰俟夜深開門後
獨自戴甚無害也

但恐回不要

頗回軍食瓢飲其爲造物者費亦省矣然且不免於
夭折使回更喫得兩軍食半瓢飲官更不活得二十
九歲然造物者輒支盜匪兩日祿料足爲回七十年
糧矣但恐回不要

吾與君皆異人

斬州龐君安常善醫而曉與人語須書始能曉東坡
笑曰吾與君皆異人也吾以手爲口君以眼爲耳非
異人乎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一

但止乞頭

有道人坐相國寺賣諸藥方緘題其一曰賣賄錢不
輸方少年有博者以千金得之歸發視其方曰但止
乞頭道人戲語得千金然亦未嘗欺少年也

東坡手澤

此事不易消除

州太守楊君采通守張君規邀余出游安國寺坐中

論服氣養生事余云皆不足道惟在去慾張云蘇子卿嚙雪啖糞蹈背出血曾無一語少屈可謂了生灰之際矣然不免與胡婦生子窮海之上且爾况洞房綺疏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衆客皆大笑

楊慶處士妻

真皇既東封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楊樸能爲詩召對自言不能上問臨行有人作詩送卿否樸言微臣妻有一首云更休落魄耽杯酒更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裡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放還山余在

廣濟稿

卷之三十三

二十七

釋

此是喚醒他

元豐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天欲明夢數吏人持紙一幅其上題云請祭春年余取筆疾書其上云三陽既至庶草將興爰出土牛以戒農事衣被丹青之好本出泥塗成毀須臾之間誰爲喜愠吏微笑曰此兩句復當有怒者傍一史云不妨此是喚醒他

廣濟稿卷之三十三終

廣濟稿

卷之三十三

二十七

廣滑稽卷之三十四目錄

絕倒錄

內一縣被壞

老饕賦

實不用二藥

默卷記

戲拚名字

步里客談

蘇柳詞

錢氏私志

廣滑稽卷之三十四

太阿亦是

喫蘆煮飯

齊東野話

名字作詩賦

北窓炙課

不知西漢泉石子雲

春渚紀聞

將上天去也無妨

古今詩話

如何待得許多小人

膠少

蕙畝拾英集

枝頭梅子

此風之始

官和遺事

預借元宵

韋居聽輿

建義井

中吳紀聞

芭蕉

廣滑稽卷之三十四

悅生堂隨抄

斷不學王彥超

餘如故

取名用百字

同東集

廬陵官下記

我嗟吞得你嗟

過庭錄

丁線諸俳

三千布被客

孫山綴榜末

大葫蘆種

茶亦病人

潤上丈母

泊宅編	爲天下平之勸	三斗火一盤水
晝境錄	燒朱院	和着賊詩
司馬却有祖風	直是怕那湓然	
游宦紀聞	飲漢朝詩	
夢溪筆談	倬鹿同籠	皆公右軍
墨莊漫錄	祗是權攝	昭州試命一廻
又添一系	尋常百姓	害脚法師
和尚置梳篦	蓋須焚黃	謝公敦
給事尚書	懶真子	舍弟叔齊
難倒司馬端明	增減太八年	

四方馬頭	女妃九龍
歸田錄	此亦九百
謂鵬賦	網牆望月
潤筆	鮎魚上竹竿
九皇生菓	肥瘦香臭
水底眼中	
面不過樣子大	
樂善錄	
若打得過息不問	安得猛士兮守鼻梁
泄氣獅子	鬪醜亦無
鸚哥幾時籠閑	

廣濟精卷之三十四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撰

關中羅 甫霖杜甫校

絕倒錄 朱暉

內一縣被壞

十字文戶封
八縣

游璉滑稽善嘲謔以史職補官任袁州巡轄彼中有
王知縣者游初與甚狎後因枯酒失懽游怒之值歲
除於庭揭二巨桃符題曰戶封七縣家給千兵夜始
分游往駕賀焉預知其為謂而見也黎明王果來見

廣濟精 卷之三十四

所題笑曰此非十字文內一縣乎游曰是也王云七縣
者何謂游曰君知否內一縣被閣下壞了王不懌去

老饕賦

老饕賦見於蘇文忠集中近有諛應制者為擬老饕
賦雖近俳諧亦有所識云賦曰齒刺唇搖心煎腹熬
常眼豁於鑑鏡每情動於尉庖晨之興也掃半碗之
豆粥冷數饌之雪糕時之凜也盪三盃之卯酒徒一
早之醺醺方投箸而捫腹一咬腐而心嘈嗟夫物理
豈消兮幻體有漏人情可卻兮賓席難近海味之去

酒也而實惜於小器非肉之不飽也而尤便於大甌

蟹圓臍而巨蟹魚帶子而多膠遇若登於春臺享東
家之太牢葢新舊互於合和而生熟異於烹庖飲福
者則必羶醢醢醢者嘗亦哺糟每常徧於市食終莫
及於家有切緣孟嘗之門多喜不速之客大抵劉伶
之宴悉遵洪量之豪易安得於需卦物可及於鱗鱗
故先生之願游者綺席深不懸乎綈袍利嘴大頭兮
探鄉黨之吉凶尋香逐氣兮裏醖金以游遨既盍簪
而發笑何淨盤而見嘲先生一笑而起尋東司而上

廣濟精 卷之三十四

二

弟

實不用三藥

李先生者居餘杭門外善貨殖日賣養脾丸於市常
揭巨榜於前曰不使丁香木香合則天誅地滅家蓄
二婢以事炮製李一旦飲醉溺於河墓門懸云
藥李郎中坎或又題牌後曰賣藥李郎中昂藏辦不
窮一朝天賜報溺於運河東未幾家計蕭然其妻遣
去二婢尋棄所居携二子事人或問於妻曰爾夫
修合不苟天當祐之何返報之酷耶妻云向所遺去

二婢先夫專委修合一名曰木香一名曰丁香實不用二藥也故受斯報

默卷記 王鑑

戲拆名字

王荊公嘗戲拆劉真父名曰劉攽不值一分文謂其名也真父後戲拆荊公名曰失女便成宕無女真是妬下交亂真如上交誤當宁荊公大愧而心銜之

步里客談 陳雅室

蘇柳詞

廣清齋 卷之三十四

三

孝

東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謳因問我詞比柳詞何如對曰柳郎中詞只好十七八女孩兒執紅牙拍板唱楊柳外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執鐵板唱大江東去公爲之絕倒

錢氏私志 錢世昭

太師亦是

徐神翁至京師蔡京謂徐曰且喜天下太平是時河北盜賊方定徐曰太平天下方遣許多魔君下生人間作壞世界蔡曰如何得識徐笑曰太師亦是

如何待得許多小人

燕北風俗不問士庶皆稱小人宣和間有遼國古金吾衛上將軍韓政歸朝授檢校少保節度使每向中人以上說話稱小人中人以下稱我家每日到漏舍誦天童經數十遍聲琅琅然云對天童豈可稱我是皇天生我政爲小人云皇天生小人皇地載小人日月照小人北斗輔小人前後二十餘句應稱我字皆改爲小人誦畢贊嘆云這天童極靈聖王才元少師云若無靈聖如何待得許多小人

廣清齋 卷之三十四

四

喫齋煮飯

宋相郊居政府上元夜在書院內讀周易聞其弟學士祁點華燈擁歌妓醉飲達旦翼日令所親謂讓云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燒燈夜宴窮極奢侈不知記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學內喫齋煮飯時否學士笑却須寄語相公不知某年同在某州喫齋煮飯是爲甚底

齊東野語

名字作詩賦

張又延平人入太學爲齋長其人耿小而動以許禮
律諸生蕭田林叔弓亦輕薄士也乃以其名生作詩
賦嘲之其賦云身材短小欠曹交九尺之長腹內空
虛乏劉叉一點之墨其詩云中分久雨段風使十橫
斜文上全無分人前強出此聞者絕倒

北窻炙輶

不知西漢果有子雲

王介甫論楊子投閣爲史臣之妄劇秦美新之作亦
後人誣子雲它日與東坡論及此東坡曰軾亦疑一

廣清

卷之三十四

五

事荆公曰疑何事東坡云不知西漢果有子雲否聞
者皆大笑

春緒紀聞何遜

將上天去也無妨

東坡先生元祐間出知錢唐視事之初都商稅務押
到匿稅人南劍州鄉貢進士吳味道以二巨捲作公
名銜封京師蘇侍郎宅顯見爲妄公即呼味道前訊
問捲中何物味道恐感前日今秋冒泰鄉薦集驢若
千置貨因計所經輒稅至都下不半存矣念當今負

長公詩如

天丁重名愛獎士類唯內翰與侍郎耳縱有收露必
能情貨味道遂僞假先生銜緘封來不知先生業
已臨鎮罪管難逃公熟笑呼掌牋奏書史全去舊封
換題新銜附至東京竹竿巷蘇侍郎宅并手書由
書一紙付去謂味道曰先輩這回將上天去也無妨

古今詩話

膠少

宣和間王將明賜第既而以梁生芝草爲奏車駕臨
幸適久雨梅潤芝墜地京師無名子有爲十七字詩

廣清

卷之三十四

六

相公新賜第梁上生芝草爲甚脫下來膠少

惠畝拾英集

枝頭梅子

趙清獻帥蜀日有枝數杏花清獻喜之戲語之曰
上杏花真有幸枝應聲曰枝頭梅子豈無媒逼晚使
直宿老兵呼之幾二鼓不至復令人速之旋又令止
之老兵忽自幙後出公怪問之兵曰某度相公不過
一個時辰此念自矣雖承命實未嘗往

此風之始

妻胡不曰聞
雅風如運屬
夫人

吳給事女敏慧工詩話後歸華陽陳子朝名儒也晚
年感一妾緣此遂染風疾一日親戚來問吳同妾在
側因指妾曰此風之始也後西南士夫凡有所感者
皆以風之始爲口實

宣和遺事

預借元宵

宣和五年令都城自臘月初一日放鰲山燈至次年
正月十五日夜謂之預借元宵徽宗至日出觀之時
有謔詞末句云奈吾皇不待元宵景色來到恐後月

廣滑稽

卷之三十四

七

陰晴未保

韋居聽輿

宋陳直齋子

建義井

周益公夫人如有勝公聘之夫人廢之庭公過之當
暑以渴告公以熱水酌之夫人窺於屏曰好箇相公
爲婢酌水公笑曰獨不見建義井乎

甲吳紀聞

芭蕉

初朱勔之進花石也聚於艮嶽之上以移根久爲風

日所殘未幾即稿時時欲一易之故花綱旁午於道
一日內宴伶人因諷之有持梅花出者問曰此何物
也應曰芭蕉有持松檜出者亦以芭蕉答如是者數
四遂批其頰云此某花此某木何俱謂之芭蕉應之
曰我但見巴巴地討來都焦了天顏亦爲之少破
悅生堂隨抄買似道

斷不學王彥超

吳處裕性簡率發言多輕肆右金吾將軍王彥超告
老得休致處裕常語人曰我縱僵仆殿階下斷不學

廣滑稽

卷之三十四

八

王彥超七十便致仕

餘如故

石中立性疎曠少威儀好諸戲雖對面戲人人不以
爲怒知其無心爲輕重及衆大政或諫止之中立曰
餘如故安可改

取名用百字

有侍范蜀公者公曰家中子弟連名百字幾尋盡矣
至於百發百中亦取以爲名或曰輒有俚談可爲一
笑公曰何也曰百發百利百巧百竅必不敢以爲名

參政麻有餘
初欲語謂餘
有知故也此
借意

這老子官與
不淺

劉公馬之
擬公大笑

同來集

吳僧法海好作惡詩萃成帙求劉從事為序劉書曰
師雖集西方之教頗同東魯之風因命為同東集狀
師之詩長於譬喻動有風騷昔唐小杜既為老杜之
次今師又在小杜之下

廬陵官下記

我迷吞得你迷

此當是疑

曹著機辨有客試之因作謎云一物坐也坐臥也坐

廣滑稽 卷之三十四

九

立也坐行也坐著應聲曰在官地在私地復作一謎

云一物坐也臥行也臥立也臥臥也臥客不能曉曹

曰我迷吞得你迷

此當是疑

過庭錄 宋范公偁著

丁線諧俳

元祐間伶人丁線見教坊長以諸俳稱宰相新拜教
坊長副庭案即事打一俳戲之語賜絹伍匹蓋故事
也元祐年范汲公忠宣拜相日以任重為憂容色愁
眉未嘗少解丁生及副丁石來謝忠宣丁線見言曰

餓殺樂人也相公丁石曰今時和歲豐朝野歡樂爾

何餓為線見指忠宣而言曰是他着這幾箇好打悶

趣浪我輩衣食何患忠宣為一啜

丁石與劉莘老同里餐賓莘老第一丁第四丁亦才

子也後失途在教坊中莘老拜相與丁線見同賀莘

老莘老以故不欲庭辱之乃引見於書室中再三慰

勞丁石曰某憶昔與相公同貢今貴今賤相去如此

本無面見相公又朝廷故事不敢廢誠負慚汗線見

因白荅相公曰石被相公南巷口頭擲下至今趕逐

廣滑稽 卷之三十四

十

不上劉為大笑

三千布被客

范忠宣自入仕門下多食客至貴益盛守陳以已俸

作布金數十幅待寒士時人為之語曰孟嘗有三

朱履客范公有三千布被客讀其餘也

孫山綴榜末

吳人孫山滑稽才子也赴舉他郡鄉人託以偕往鄉

人子失意山綴榜末先歸鄉人問其子得失山曰解

名盡處是孫山賢郎更在孫山外

大葫蘆種

一柳士黃生見黃魯直懇求數字取信為游湖資魯直大書遺曰黃生相予官為兩制壽至八十是所為大葫蘆種也一笑黃生得之欣然士夫間莫解其意或問之黃笑曰一時戲謔耳某頃年見京師相國寺中賣大葫蘆種仍背一葫蘆甚大一粒數百金人競買至春種結仍乃瓠爾蓋謾黃衍之難信也

茶亦病人

劉貢父知長安妓有茶嬌者以色慧稱貢父或之事

廣滑稽

卷之三十四

十一

貢父晚得風疾茶嬌得非風始乎

傳一時貢父被召造朝茶遠送之貢父為夜宴痛飲有別詩曰畫堂銀燭徹宵明曰玉佳人唱渭城唱盡一盃須起舞關河風月不勝情至闕永叔直出道者院去城四十五里逐貢父適病酒未起永叔曰何故未起貢父曰自長安路中親識留飲頗為酒病永叔戲之曰貢父非獨酒能病人茶亦能病人多矣

澗上丈母

隸川陳恬叔易以才名稱鄉里家貧與弟同居一日弟忤其意遂攜之鄉親中噫者目曰愷悌君子自號

澗上丈夫里人之子從叔易學文而好刷飾頭面舉止妖燒目為澗上丈母

泊宅編宋方均著

為天下卒之勸

狄武襄公青本供聖兵士累戰功致樞府既貴時相或請去面文者但笑不答仁廟亦宣諭之對曰非不能姑欲留以為天下卒之勸

三斗火一盤水

蜀人石藏用以醫術游都城其名甚著餘杭人陳承

廣滑稽

卷之三十四

十二

亦以醫顯然石好用煖藥陳好用涼藥二子各執偏見而皆有稱於一時俗語云藏用檐頭三斗火陳承篋裏一盤水

畫境錄宋張舜民著

燒朱院

相國手燒朱院舊日有僧惠明善庖炙猪肉尤佳一頃五觔楊大年與之往還多卒同舍具殮一日大年曰尔為僧遠近皆呼燒猪院安乎惠明曰奈何大年曰不若呼燒朱院也

和着賦詩

元豐中詩獄興凡館舍諸人與子瞻和詩罔不及其後劉貢父於僧寺閒話子瞻乃造語有一舉子與同里子弟相得甚懽一日同里不出詢其家云近出外縣久之復歸詰其端乃曰某不幸典着賊賊暫出回避一日舉子不出同里者詢其家乃曰昨日爲府中追去未幾復出詰其由曰某不幸和着賊詩

司馬却有祖風

司馬溫公與龐元魯俱爲張存龍圖婿張夫人賢惠

廣濟

卷之三十四

十三

龐顯公師太原溫公從辟是年三十餘未有子龐公與劉夫人欲有所置劉發之張欣然莫逆未幾得之凡歲幾朝溫公未嘗眴眴龐劉知之必以主母在嫌一日會張夫人賞花溫公不出食已具是婢靚粧就書院供茶溫公佛然曰這下人今日院君不在宅爾出來此作甚麼明日顯公幕府白司馬院丞却有祖風謂相如卓氏也或曰司馬院丞可惜不會彈琵琶

會臨斷趨

直是怕那湓然

意以婢子爲文君

嘉祐治平間有中官杜沂者好與舉子同游學文談

不悉是非居楊州凡客親舊書若此事甚大必曰茲

務孔洪如此甚多蘇子瞻過維揚蘇子容爲守杜在

坐子容少怠杜遽曰相公何故湓然其後子瞻與同

會問典客曰爲誰對曰杜供奉子瞻曰今日直不敢

睡直是怕那湓然

游宦紀聞 宋 張世南著

飲板鞠躬

蜀昔有術士精於談天尤善戲謔士夫或有以五行

廣濟

卷之三十四

十四

試其術答云此人必已食祿異時官至五馬威強其

筆於楮以爲他日證驗於是索筆特書云目今飲板

鞠躬已見二千石在後衆莫不譁然哂之且謂云是

乃挽米舟一水手何爲謬言如是術者云吾之術驗

矣請細思之衆方悟飲板鞠躬之說

夢溪筆談 宋 沈括著

杜鹿同籠

王元澤數歲時客有一鹿一鹿同籠以問旁玩何

者是譬何者是鹿旁實未識良久對曰鹿邊是鹿鹿

邊是聲

曹公右軍

吳人多謂梅子真曹公以其嘗望梅止渴也又謂魏
為右軍有一士人道醋梅與燭鵝作書云醋浸曹公
一髮湯燭右軍兩隻聊備一饌

墨莊漫錄 宋張邦基著

祗是權攝

王定國寄詩於東坡答書云新詩篇皆奇老拙此回
真不及矣竊人之具竊欲交割與公魏道輔見而笑

蘇詩集 卷之三十四 十五

曰定國亦難作交代祗是且權攝耳

昭州試命一廻

紹興初逐元祐黨人禁中疏出當貢人姓名及廣南
州郡以水土美惡繫罪輕重而貶竄焉執政聚議至
劉安世時蔣之奇云劉某平昔人推命極好章惇以
筆於昭州上照之云劉某命好且去昭州試命一廻

又添一男

田衍魏泰居襄陽郡人長其吻誦曰襄陽二害田衍
魏泰未幾李彊方叔一來郡居襄人憎之曰近日多

磨又添一男

館職裏行

頃有一士人每於班列中好與秋閣諸公文語好事
者戲目之為館職裏行

尋常百姓

陳輔丹陽人能詩荆公深愛之嘗訪建康楊驥德逢
留詩壁間云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風輕麥脚斜身
似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荆公見之笑謂曰
輔君作尋常百姓也

蘇詩集 卷之三十四 十六

害脚法師

東坡在黃州陳慥季常在坡亭時相往來季常喜談
養生自謂吐納有所得後季常因病公以書戲之曰
公養生之效有成績今又亦病彌月雖使臯陶聽之
未易平公之養生正如小子之圓覺可謂害脚法
師鸛鵲禪五通氣毬黃門妾也

和尚置號篋

李資政邦直有與韓魏公書云前書戲問玉梳金篋
者侍白髮翁幾欲淡矣然常山頗多老伶人吹彈

甚熟日使教此五六人近者稍便串異時願傳飲期
一酣觴也玉梳金篦蓋邪直侍姬人或間命名意邦
直笑曰此俗所謂和尚置梳篦也又有與魏公書云
舊日梳篦固無恙亦嘗增添三兩人更似和尚撮頭
帶子爾

避暑錄和尚置梳篦亦禪語言必無用也崇寧中間
改信為德士皆加冠巾蔡魯公不以為然嘗爭之不
勝翼日有冠者數十人詣公謝髮既未有皆為屬焉
以替其冠公戲之曰今當遂梳篦乎

廣清集 卷之二十四 十七

門生未有人

王禹偁元之久為從官而未嘗知舉有詩云三人承
明不知舉有人門下放門生王岐公珪在翰苑凡十
七八年三為主文常在試闈戲書考簿後云黃州才
藻舊詞臣幾嘆門生未有人自笑晚游金馬客曾來

三錄貢闈春

蓋須焚黃

宣和間有旨蘇軾追復職名時衛仲達可當行詞因
戲之云達可宜刻意為此詞蓋須焚黃耳

謝公墩

王荊公退居金陵建宅於半山蓋自城至鍾山寶公
塔路之半因以得名宅後有謝公墩乃謝安石居東
山之所也荊公云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
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

給事尚書

胡世將成公為中書舍人兼權給事中與張憲子公
同在後省一日胡將上馬忽內通乃解衣登廁張戲
之曰解衣脫冕而行舍人給事欲尋屬對無有其事

廣清集 卷之三十四 一八

尚書取常
字同

後李彌大似矩當尚書知平江府似矩嘗為宣撫使
趙九齡次張忽云子公之句我有對矣棄甲曳兵而
走宣撫尚書聞者莫不大笑且以為的對蓋為帥臣
嘗為賊所窘也

舍弟叔齊

蘇子由在政府子瞻為翰苑有一故人與子由兄弟
有舊者來與子由求差遠久而未遂一日來見子瞻
且云某有望內翰以一言為助公徐曰舊聞有人貧
甚無以為生乃謀伐冢遂破一墓見一人裸而坐曰

爾不聞漢世楊王孫乎裸葬以矯世無物以濟汝也
後鑒一冢用力齋艱既入見一王者曰我漢文帝也
造制壙中無納金玉器皿陶瓦何以濟汝復見有二
冢相連乃伐其在左者久之方透見一人曰我伯夷
也瘠羸面有饑色餓於首陽之下無以應汝之求其
人嘆曰用力之勤無所獲不若更穿西冢或冀有得
也瘠羸者謂曰勸汝別謀於他所汝視我形骸如此
舍弟叔齊豈能爲人故人大笑而去

懶真子 宋馬永卿著

廣滑稽 卷之三十四

十九

難倒司馬端明

溫公先壠在鳴條山墳所有餘慶寺公一日省墳止
寺中有父老五六輩上謁云某等聞端明在縣日爲
諸生講書村父不及往聽今幸畧謁公即取紙筆書
庶人章講之既已復前白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
詩兩句此獨無有何也公默然少許謝曰某平生慮
不及此當思所以奉答村父笑而去每見人曰我講
書曾難倒司馬端明

增減太公年

古今之事有可資一笑者太公八十遇文王世所知
也然宋玉楚詞云太公九十乃顯榮考誠未遇其匹
合東方朔云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
武噫太公老矣方得東方朔減了八歲却被宋玉展
了十歲

四方馬頭

莊子疏徐無鬼語武侯相馬曰直者中繩曲者中鈞
圓者中規方者中矩謂馬步驟迴旋中矩矩鈞繩也
故東野後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矩同一

廣滑稽 卷之三十四

二十

意也疏乃以直爲馬齒曲爲頭項方爲馬頭圓爲馬
眼且世間豈有四方馬頭乎

女妃九龍

同州澄城有九龍廟然只一妃土人謂馮道女也夏
縣司馬才仲戲題詩云身既事十主女亦妃九龍過
客讀之無不一笑

歸田錄 宋歐陽脩著

誦鵬賦

楊大年方與客棋石中立自外至坐於一隅大年因

誦賈誼鵬賦以戲之云止於坐隅貌甚閑暇石邊答
曰口不能言請對以臆

此亦九百

故老能言五代時事者云馮相道和相凝同在中書
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買其直幾何馮舉左足示和
曰九百和性褻急遽回顧小吏云吾靴何得用一千
八百因詬責久之馮徐舉其右足曰此亦九百於疑
時謂宰相如哄堂
此何似錢服百僚

潤筆

廣清稿

卷之三十四

三十一

蔡君謨既為歐陽脩書集古錄目序刻石脩以龍茶
惠山泉等物為潤筆君謨大笑謂太清而不俗後月
餘有人遺脩以清泉香餅一篋者君謨聞之難曰香
餅來遲使我潤筆獨無此一種佳物清泉地名香餅
石炭也用以焚香一餅之欠可終日不滅

觸牆望月

晏元獻公以文章名譽少年居富貴性豪俊所至延
賓客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罷樞密副使為南京留守
時年三十八幕下王琪張元為上客元體肥大琪目

為牛琪瘦骨立元目為猴二人以此目相譏詰問
嘯元曰張元觸牆成八字元應聲曰王琪望月叶三
聲

九皇生菜

楊文公嘗戒其門人為文宜避俗語既而公因作表
云伏惟陛下德邁九皇門人鄭戢遂請於公曰未審
何時得賣生菜於是公為之
大笑而易之

鮎魚上竹竿

閑燕常談大觀中薛肇明和上皇御製詩曰權聲似

廣清稿

卷之三十四

三十二

鳳來啣詔喜氣如鷄去揭竿竿子倉喜為更之口窻
如老鼠入牛角難似鮎魚上竹竿

水底眼中

寇萊公在中書與同列戲云水底目為天上目未有
對而會楊大年適來白事因請其對大年應聲曰眼

中人是面前人

肥瘦香臭

戚文肅公體肥一作大腹而眉目清秀丁晉公疎瘦
如削並以文辭知名於時梅學士詢在真宗時已為

名臣至慶曆中為翰林侍讀以卒性喜焚香其在官
舍每晨起將視事必先焚香兩爐以公服單之撮其袖
以出坐定撒開兩袖郁然滿室濃香有寶元寶者五
代漢宰相正固之孫也以名家子有文行為館職而
不喜脩飾經時未嘗沐浴故時人為之語曰威肥丁
瘦梅香寶臭

面不過樣子大

呂蒙正為相有一朝士家藏古鏡自言能照二百里
欲因公弟獻以求知其弟伺間從容言之公笑曰吾

廣清稽 卷之三十四

面不過樣子大安用照二百里

樂善錄 宋李昌齡著

打得過自不問

王韶晚年頗悔取熙河時事嘗游金山寺以因果問
長老皆言以王法殺人如舟行壓殺螺蚌自是無
心韶猶疑之時有刀景純者一日與韶邂逅於長老
坐間韶復舉前話各如前刀獨無語韶曰十八丈
以為如何刀曰但打得過賢心下否韶曰不知十八
丈打得過否刀曰以某所見賢打過不得曰何以知

之曰若打得過自不問也

安得猛士守鼻梁

劉貢父晚年得惡疾鬚眉墮落鼻梁斷壞苦不可言
一日與蘇子瞻數人各引古人一聯相戲子瞻廷言
曰大風起兮蒼飛揚安得猛士守鼻梁

泄氣獅子

此可為浮薄者取

王景亮與隣里仕族浮薄子數人結為一社純事嘲
諷其里號為猪嘴關元祐間呂惠卿察訪東京呂天
姿清瘦每說話輒以雙手指畫社人目為說法馬

廣清稽 卷之三十四

二十四

時邵箴以上殿泄氣出知東平邵高鼻圈髻髯社人
目為泄氣獅子王景亮又從而譏為七字對曰說法
馬留為察訪泄氣獅子作知州惠卿大啗之因諷都
使者察以他事舉社皆齏粉矣

髑髏亦無

此可為險者取

陶穀性險惡好陷害人初自單州判官為晉相李穀
收用遂得人閤及崧歸漢徐逢吉有意害之穀乃迎
意構成崧事遂及族誅其後穀必坐於昭覺寺基門
屢掩屢開寺僧復為築塞勿當雨大作暮雨洞開無

一物矣張舜民聞而嘆曰陶穀平生持險自謂其願必當戴貂蟬今骸骨亦無矣

鸚哥幾時籠開

富商有段姓者養一鸚鵡甚慧能誦龍客詩及梵木心經段剪其兩翅開以雕籠加意養養愈寧六年段忽繫獄及歸問鸚鵡曰我半年在獄極用怨苦汝在家餵飼以時否鸚鵡曰君半年在獄早已不堪鸚哥幾時籠開豈亦不在怨恨乎段大感悟即日放之

廣滑稽

卷之二十四

十五

廣滑稽卷之三十四終

廣滑稽卷之三十五目錄

艾子東坡

索得幾文冷債

苜蓿

唐三藏猶可活

二嫗讓路

誅有尾

龍王問蛙

愚子

鬼怕惡人

哭彭祖

食肉有智

黠鬼賺牛頭

秦士好古

廣滑稽 卷之三十五

問荅錄蘇子瞻

納佛印令

佛印譏謔

題僧詩軸

佛印直贊

聯句嘲僧

觀音持數珠

捫蝨詰辨

蘇王難佛印

的對

老僧面帶兩行

千字文謎

佛印令

東坡令

龍川別志宋蘇轍著

伏蒲	玉照新志	知樞密院	方知蒼舒孤寒	筆談	三不得	東齋遺事	石頭擦倒	見聞雜錄 <small>宋王章</small>	廣雅	幕漫天	須陀洹果	隱窟雜志 <small>宋溫革</small>	又遭鞋底	東臯雜錄	六眼龜	某別無黃	軒渠錄	戲僧
		披油衣食錫		妄認遠祖					卷之三十五	卓牌錯誤	池水清							硬兩

其是鬼邪	嫁契丹	倦游雜錄 <small>宋張師正</small>	匍匐圖	鷄鳴諫議	鷄肋篇 <small>宋莊綽</small>	字謎	春渚紀聞	也字着虫爲蛇字	廣雅	二老堂雜志	乃字							
借公押韻			蜥蜴求雨			赤烏汲埴			卷之三十五		橫謝石字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關中羅 冑齊塾用校

艾子東坡

索得幾文冷債

艾子使於魏見安釐王王問曰齊大國也比年息兵何以爲樂艾子曰敕邑之君好樂而羣臣亦多效伎安釐王曰何人有伎曰淳于髡之籠養孫臏之踢毬東郭先生之吹竽皆足以奉王歡也安釐王曰好樂

苜蓿

齊地多寒春深求芋甲方立春有村老挈苜蓿一筐以與艾子且曰此物初生未敢嘗乃先以薦艾子喜曰煩汝致新然我享之後次及何人曰獻公罷卽刈以餵驢也

唐三藏猶可活

艾子好飲少醒日門人相與謀曰此不可以諫止唯

以險事怵之庶可誠一日大飲而噦門人密抽臍腸致噦中持以示曰凡人具五臟方能活今公因飲而吐出一臟止四臟矣何以生耶艾子熟視笑曰唐三臟猶可活况有四耶

二 媼讓路

艾子行出却郵道上見二媼相與讓路一曰媼幾歲
曰七十問者曰我今六十九然則明年當與爾同歲
矣

誅有尾

廣雅
卷之三十五

艾子浮于海夜泊島嶼中夜聞水下有哭聲復若人
言遂聽之其言曰昨日龍王有令應水族有尾者斬
吾鼉也故懼誅而哭汝蝦蟇無尾何哭復聞有言曰
吾今幸無尾但恐更理會科斗時事也

龍王問蛙

太子吏於燕燕王曰吾小國也曰爲強秦所侵貧無以供之欲革兵一戰又力弱不足拒敵如之可則可父子曰昔有龍王逢一蛙於海濱相問訊後蛙問龍王曰王之居處何如王曰珠宮貝闕鸞飛璇題龍復

問汝居處何若蛙曰綠苔碧草清泉白石復問曰王之喜怒如何龍曰吾喜則時降膏澤使五穀豐稔怒則先之暴風次以震霆繼以飛電使千里內寸草不留龍問蛙曰汝喜怒何如曰吾喜則清風明月一節鼓吹怒則先以努眼次以腹脹然後至於脹過而休於是燕王有慚色

愚子

齊有富人家累千金其子甚愚一日父子謂其父曰君之子雖美而不通世務父怒曰吾之子敏且多能

廣滑稽

卷之三十五

三

父子曰不須試之他但問所食者米從何來若知之吾當妄言罪父遂呼其子問之其子嘻然笑曰吾豈不知此也每以布囊取來其父愀然改容曰子之愚甚也彼米不是田中來父子曰非其父不生其子

鬼怕惡人

父子行於塗見一廟矮小而裝飾甚嚴前有一小溝有人行至水不可涉欲取大王像橫溝上履之而去復有一人至再三歎乃自扶起以衣拂飾捧至坐上再拜去須臾父子聞廟中小鬼曰大王居此為神今

為愚民辱何不施禍患以譴之王曰然則禍當行於後來者小鬼又曰前人以履大王辱莫甚焉後來敬大王者及禍之何也王曰前人已不信矣又安敢禍之父子曰直是鬼怕惡人也

哭彭祖

父子出遊見一嫗白髮而衣衰蠹之服哭甚哀父子謂曰嫗何哭而若此哀也嫗曰哭吾夫也父子曰嫗自高年而始哭夫不識夫誰也曰彭祖也父子曰彭祖壽八百歲固不為短可以無恨嫗曰吾夫壽八百

廣滑稽

卷之三十五

四

誠無恨然又有壽九百而不死者豈不恨邪

食肉有智

父子之鄰皆齊鄙人也聞二人相謂曰吾與齊公卿皆人何彼有智而我無智一曰彼曰食肉所以有智我平日食麤糲故少智也問者曰吾適有糴粟錢數千姑與女曰食肉試之數日復又聞彼二人相謂曰吾自食肉後心識明達觸事有智其一曰吾觀人脚面前出其便若後出豈不為繼來者所踐其二曰吾一見人鼻竅向下甚利若向上豈不為天雨注乎父

子歎曰肉食者其智若此

黠鬼賺牛頭

父子病熱稍昏夢中神游陰府見閻羅王升殿治字有數鬼槿一人至一吏前白曰此人合以五百億萬斤柴於鑊湯中煮訖放王可之令付獄有一牛頭梓執之去其人私謂牛頭曰君何豹皮視若此之弊其鬼曰冥中無此皮若陽人焚化方得其人又曰家常有此皮若蒙獄至見憫少減柴數得還當焚牛皮爲獄主作視其鬼喜曰爲汝去億萬二字則汝得速還

廣滑稽

卷之三十五

五

兼免沸煮之苦三之二也於是義入鑊煮之牛頭時來相問小鬼遂報柴足既出鑊將行牛頭曰勿忘皮也其人乃回顧曰有詩一首奉贈云牛頭獄主要知道聞權在閻王不在君臧刻官柴猶自可更求枉法豹皮視牛頭大怒義入鑊湯益薪煮之

秦士好古

見類說

秦士有好古者一日有携敗席造門者曰魯哀公命席以問孔子此孔子席也秦士大喜易以負郭之田又有携枯竹杖者曰太王避狄去幽所操筆也秦士

爲人衣食父母宜多貯九府錢以應好古者之須

罄家財悉與之又有持漆筮至者曰席杖皆周物未爲古也此筮乃紂作漆器時所爲秦士愈以爲古遂

虛所居宅與之三品得而田宅資用盡矣於是披裘

公席托紂盜持去卻杖行丐于市曰衣食父母有太

公九府錢乞一文

問荅錄 蘇子瞻

納佛印令

東坡與佛印同飲佛印曰敢出一令望納之不怪不

富不富不怪轉怪轉富轉富轉怪怪則富富則怪東

廣滑稽 卷之三十五

六

坡見有譏諷即荅曰不毒不禿不禿不毒轉毒轉禿

轉禿轉毒毒則禿禿則毒

佛印譏謔

東坡一日携宅眷游西湖因往霽隱遶見佛印臨澗

掬水怡然忘機坡詰之荅曰聞此中有花紋小蚌可

愛欲得數枚置之盆池間以供閑翫猶恨未獲皮朝

之曰佛印水邊尋蚌吃佛印應聲荅曰子瞻船上帶

家來

題僧詩軸

佛印令一僧每于東坡前言詩公甚鄙之一日僧乃携詩軸求公爲序公戲題之曰大杜之下有小杜小杜之下翹然傑出非吾師而誰

佛印真贊

東坡一日會爲佛印禪師題真贊云佛相佛相把來倒挂只好播營一日佛印禪師却與東坡居士題云蘇韻蘇韻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聯句嘲僧

東坡與子由佛印同飲于水閣偶見一婦人浣衣脚

廣滑稽

卷之三十五

七

白東坡曰可連句坡云王筋抽銀河印云紅裙蘸碧波子由大笑戲後二句云更行三五步浸着老僧窠

觀音持數珠

東坡得杭州倅一日過天竺遇佛印于九里松握手縱步坡見一峰峭拔可愛因問何山佛印曰此飛來峰也坡曰何不飛去印曰一動不如一靜坡曰若欲靜來作麼答曰既來之則安之後至上天竺觀音手持數珠坡曰觀音既是佛持念珠果何意邪印曰亦不過念佛號耳復詢念何佛號印曰亦只念觀音佛

坡曰彼自誦其號未審何謂印曰求人不如求己役見座前致經一卷于其上云咒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着于本人坡喟然嘆曰佛仁人也豈有免一人難而害一人命乎是亦去彼及此與不愛者何異因謂佛印曰我體佛意改正之可乎曰咒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兩家都沒事佛印曰善坡贊曰南海大士真奇絕手持數珠一百八始知求己勝求人自念觀世音菩薩

桐蠹詰辨

廣滑稽

卷之三十五

八

東坡聞居日與秦少游夜宴坡因桐蠹乃曰此是垢賦所生秦少游曰不然縣絮成耳相辨久而不决相謂曰明日質疑佛印理曲者當設一席以表勝負及酒散少游竟往扣門謂佛印曰遣與坡會因辨蠹所由生兩疑不釋將決吾師明日若問可答生自縣絮容勝後當作餌不飽音會既去頃之坡復至乃以前事言之祝令答以蠹本生于垢許作冷淘明日果會具道詰難意佛印曰此易曉耳乃垢膩爲身絮毛爲脚先喫冷淘後喫餌二公大笑且宴爲樂

蘇王難佛印

東坡王介甫設一令各人預先言之取其外無可言者以難佛印謂要令中有三百六十字又有牛字東坡云天下有三百六十軍州惟有泰國出金牛介甫云一年有三百六十日惟有春日打春牛佛印云人身有三百六十骨節惟有丑生人肖牛亦應之巧妙也

的對

東坡之妹少游妻也一日妹婦集宴因食煨栗妹謂坡曰栗破鳳凰見坡思之天下未嘗無對數日竟思

廣滑稽

卷之三十五

九

未能還之佛印來訪問坡有何著述坡曰欲琢一對未能也因舉前事佛印應聲曰何不云藕斷鴛鴦飛佛印復云正如無山得似巫山秀此亦同音兩意坡即對曰何葉能如荷葉圓子由曰不若曰何水能如河水清以水對山最爲的對東坡與子由夜兩對床子由因舉曰嘗見粥術者云課賣六爻內卦三爻外卦三爻思之亦未易對一日同出坡見戲場有以棒呈戲者云棒長八尺隨身四尺離身四尺

老僧面帶兩行

東坡詆毀大臣變新法由是獲罪當時遂置東坡于島臺按勘平昔所與交者累及佛印遂法加編配有與厚善者皆至慰勞且傷其刺字之苦佛印怡然嘆曰我佛曾題萬字老僧面帶兩行佛印後至一州太守憐之使健卒二人肩輿以送往佛印戲謂健兒你輩撞我便是夾頰底金剛經面面皆有字聞者莫不大笑

千字文謎

佛印持二百五十錢示東坡云與你商此一箇謎東

廣滑稽

卷之三十五

十

坡思之少頃謂佛印曰一錢有四字二百五拾箇錢乃一千箇字真是千字文謎乎佛印笑而不答

墨斗謎

佛印持匠人墨斗謂東坡曰吾有兩間房一間實與轉輪王有時放出一線路天下邪魔不敢當東坡答曰我有一張琴一條絲絃藏在腹有時將來馬上彈彈盡天下無聲曲

佛印令

東坡謂佛印起今日要頭是曲名尾是二十八宿四

簡字不開東坡曰黃鶯兒撲蝴蝶不著虛張尾翼佛印應聲答曰二即神速佛閣相視鬼奎危要

東坡令

東坡令云水淋擒未是水淋擒美街翻雨酒死央恁時方是水淋擒以游云清消梨未是清消梨夜半匆匆話別時恁時方是清消梨坐客曰清紗爛未是清紗爛六幅裙兒留半邊恁時方是清紗爛又客云紅娘子未是紅娘子疑脂二八誰家女恁時方是紅娘子佛印云荔枝兒未是荔枝兒夜半婆娘生下子恁

廣滑稽

卷之三十五

十一

時方是荔枝兒永叔云肉從客未是肉從客夜食駝峰朝食龍恁時方是肉從客又客云地骨皮未是地骨皮萬頃良田買斷時恁時方是地骨皮

龍川別志 宋蘇轍著

伏蒲

臺官蔣之奇以浮語彈奏歐陽公英宗不聽之奇因拜伏地不起上顧左右問何故久不起之奇仰曰此所謂伏蒲矣

上明日以語大臣京師傳以爲笑

玉照新志

知樞密院

宣和中外祖曾空青守山陽有堂堦之子韓璉者以御筆來爲轉運使勾當公事年未冠而舉其一日語外祖曰先夫嘗爲何處差遣外祖曰曾在中書復曰何年和答曰建中靖國之初自右府而過璉笑曰豈有察院而過中書省乎璉謂其儕類而然外祖即應之曰先公自知樞密院拜右僕射

璉然然聞席爲開堂絕倒

披油衣食餚

紹聖中有王毅者文員之孫以滑稽得名除知澤州

廣滑稽

卷之三十五

十二

不稱其意往別時宰章子厚曰澤州油衣甚佳良久又曰出餚極妙毅曰啟相公待到後當終日坐地披著油衣食餚也子厚啟齒

方知蒼舒孤寒

石才叔家蓄圖書甚富文潞公帥長安從石借所藏諸遂良聖教序墨蹟一觀潞公愛玩不已休日宴僚屬出二本令客別之客盛稱公者爲真反以才叔所收爲偽才叔不出一語以辨笑啟潞公曰今日方知蒼舒孤寒

潞公大笑客報然

筆談

三不得

宋神宗時丞相陳升之治第于潤州極爲宏壯綿亘數百步宅成升之已疾甚唯肩輿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之三不得居不得賣不得修不得

安認遠祖

有一故相遠派在姑蘇因嬉游書其壁曰大丞相再從姪某嘗游有士人李璋素好訕謔題其傍曰混子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

廣濟精

卷之三十五

十三

東齋遺事

石頭擦倒

仁宗時賞花釣魚宴賦詩往往宿製天聖中永興軍進山水石因命賦山水石歌出于不意多荒惡者中坐優人入戲各執紙筆若吟咏狀一人忽仆入石上曰數日來作賞花釣魚詩佳備應制却被這石頭擦倒

明日降出詩令中書銓定內訕惡者與外仕

聞見雜錄

宋王鞏

幕漫天

于晉公忌楊文公文公一日詣晉公既拜而髻拂地晉公曰內翰拜時髻拂地起視其髻塵曰相公出處幕漫天時人稱其敏而有理

卓牌錯誤

有寶少卿者家于故都往渭北諸州至村店從者抱疾寄于主人而去從者尋卒于店此人臨卒主人問曰何姓名僕只言寶少卿三字便逝店主遂坎路側埋之卓一牌曰寶少卿墓與寶相識過之驚訝問店主店主曰不謬甚痛惜報其家及令骨肉省其牌果廣濟精

卷之三十五

十四

須陀洹果

三蜀有長鬚長老自言是宰相孔諫子鬚皓然垂腹擁百餘衆自江湖入蜀所在吐俗瞻駭儀表爭相騰踐而禮其足凡所經由傾城而出河目海口人莫之

測至蜀螺飯迎焉先謁樞密使宋光嗣因問曰師何不剃鬚答曰落髮除煩惱留鬚表丈夫宋大恚曰吾無髭豈是老婆邪遂揖出剃髭入偽蜀王問曰遠聞師有長鬚號何至如是對曰臣在江湖嘗聞陛下已證須陀洹果以和鬚而來今見陛下將證阿那含果以剃鬚而見少主初未喻首肯之及見臣解釋大爲歡笑

池水清

韓仲善飲博長于灼龜游謁王侯之門經年忘家多廣滑稽 卷之三十五 十五

于花柳間落魄妻怒甚時復自來耻頓驅趨同婦又嘗游東川一日聚博徒挈妓夜坐冶樂之際妻又自領女僕一兩人潛匿隣舍俟其夜會延合遂持棒伺暗處伸不知遂場聲唱池水清聲未絕腦後一棒打落幞頭撲滅燈燭伸即竄飯牀下有同坐客暗中遭鞭撻一頓不勝其苦後遣一青衣把髻子牽行一步一棒決之乃是同坐其良人尚頭潛飯牀下蜀人大以爲歡笑時輩呼韓爲池水清

隱窟雜志 宋溫華

又遭鞋底

楊文公有重名于世嘗用草制爲執政者多所黜竄楊甚不平因取棠上塗抹處以濃墨傳之就加爲鞋底樣題其傍曰世業楊家鞋底或問其故乃曰是他別人脚踏當時以爲嗚噓自後舍人行詞遇塗抹者以相譏云又遭鞋底

東臯雜錄

六眼龜

東坡喜嘲謔呂微仲豐碩每戲之曰公真有大臣體廣滑稽 卷之三十五 十六

此坤六二所謂直方大也微仲拜相東坡當制其詞曰果藝以達有孔門二子之風直大而方得坤爻六二之動一日東坡謁微仲微仲方晝寢久而不出東坡不能堪良久見於便坐有菖蒲盆畜綠毛龜東坡云此龜易得若六眼龜則難得微仲問六眼龜出何處東坡曰昔唐莊宗同光中林邑國進六眼龜時伶人鏡新磨在殿下進口號曰不要開不要開聽取龜兒口號六隻眼兒分明應一覺抵別人三覺

三相堂

韓子華王汝兄弟相繼命相未幾持國又拜門下侍郎其有棲立之望其家構堂欲扁曰三相俄持國罷政請老坡聞之曰既不成三相堂可只名二相公廟耳

某別無黃

東坡元豐間繫御史獄謫黃州元祐初起知得益州未幾以禮部員外郎召道中偶遇當時獄官甚有愧色東坡戲之曰有蛇螫殺人爲冥府所追議法當死蛇前許曰某有黃可以治病所治幾數人矣吏考驗

廣滑稽

卷之三十五

十七

不誣遂得免良久牽一牛至牛曰我亦有黃可治病活數人矣亦得免久之獄吏引一人至妄言亦有黃冥官大怒詰曰蛇黃牛黃皆入藥天下共知汝爲人黃何功之有左右大訊其人窘甚曰某別無黃但有此慚皇

軒渠錄

戲僧

東坡知湖州嘗與賈客游道場山屏退從者而入有僧憑門閭唾熟東坡戲云髡闍上困有客即答云何

不用丁頂上釘

硬雨

紹興十七年五月初臨安大雨雹太學屋瓦皆碎學官申朝廷詔不可言雹稱爲硬雨

某是鬼邪

司馬溫公在洛陽閑居時上元節夫人欲出看燈公曰家中點燈何必出看夫人曰兼欲看遊人公曰某是鬼邪

借公押韻

廣滑稽

卷之三十五

十八

王彥齡高才不羈爲太原樛官嘗作青玉案望江南小詞以嘲帥與監司監司聞之大怒責之彥齡歛板向前應聲答曰某只是曾填青玉按何曾敢做望江南請問馬押監時馬押監者適與彥齡並坐馬惶恐亟辨既退語彥齡曰某實不知子乃以某爲証何也彥齡笑曰但借公押韻而已

嫁契丹

紹興辛巳冬女直犯順朱忠信夜于淮南劫寨得一篋乃自燕山來者有所附書十餘封多是虜中事等

軍中大建康教授唐友仲親見一絲別無他語上詩一篇云聖楊傳語山丹你到江南艱難你那里討你南夢我這里嫁尔契丹

倦游雜錄 宋張師正

匍匐圖

陳烈動導古禮蔡君謨居喪于莆田烈往弔之將至近境語門人曰詩不云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今將與二三子行此禮于是烏巾欄輿與二十餘生望門以手拮地膝行號慟而入婦女望之皆走君謨笑

廣滑稽 卷之三十五

十九

受吊即時李遵畫匍匐圖

蜥蜴求雨

熙寧中京師久旱按古法令坊巷以甕貯水挿柳枝泛蜥蜴小兒呼曰蜥蜴蜥蜴興雲吐霧降雨滂沱放汝歸去時蜥蜴不能盡得往往以蜥蜴代之入水即死小兒更曰冤苦我是蜥蜴虎似恁昏沉那得甘雨

鵝鴨諫議

紹興乙卯以旱禱雨諫議大夫趙鼎上言自來祈禱斷屠止禁猪羊今後請併禁鵝鴨時胡致堂在兩掖

近代亦有鵝鴨諫議

見之笑曰可謂鵝鴨諫議矣聞房中有龍虎大王當以鵝鴨諫議當之

鵝肋篇 宋莊綽

字謎

筋骸之謎載于前史鮑昭集中亦有之如一士今長全衣耶金刀千里草之類其原出于反正止文而後人因作字謎王介甫作字謎云兄弟四人兩人大一人立地三人坐家中更有一兩口便是凶年也如過又作謎曰書畫大官人滿腹文章儒雅有時一面

廣滑稽 卷之三十五

二十

紅粧愛向風前月下至于酒席之間亦尋以字為戲常為令云有商人姓任名任金與錦至關關更執之曰任任任入金錦禁急親兄弟日日昌堂兄弟水目相親兄弟火火炎堂兄弟金金鈴又云掘地去土添水成池皆無有能酬者又為字中一點謎云寒則重重叠叠熱則四散分派兄弟四人下縣三人入州在村里只在村里在市頭只在市頭又為疊字下兩點謎云兄弟二人同姓同名若要識我先識家兄不識家兄知我為誰又婦字謎曰左七右七橫山倒出

饒謎曰將軍身是五行精日日燕山望石城待得成
功身又退空將心腹為蒼生

赤鳥沙堤

高宗南幸舟方在道中每泊近岸執政必登舟朝謁
行于沮洳則躡芒鞋呂元直時為宰相顧同列戲曰
草屨便將為赤鳥既而傍舟水深乃積稻稈以行參
政范覺民曰稻稻聊以當沙堤

春渚紀聞

也字着虫為𧈧字

廣滑稽

卷之三十五

二十一

謝石潤夫成都人宣和間至京師以拆字言人禍福
求相者但隨意書一字即就其字離拆而言無不奇
中名聞九重徽宗因書一朝字令中貴人持往試之
石見字即端視中貴人曰此非觀察所書據字言今
日遭遇即因此字點配遠行亦此字也但未敢遽言
中貴人愕然且謂曰但盡言無懼石以手加額曰朝
字離之為十月十日字非此月此日所生之天人當
誰書也一坐盡驚中貴馳奏翊日召至後苑令左右
及宮嬪書字示之皆據字論說禍福俱有精理錫養

甚厚并與補承信即緣此四方求相者其門如市有
朝士其室懷妊過月手書一也字令其夫待問石是

日座客甚眾石詳視字謂朝士曰此閣中所書否曰
何以言之石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固知是公內助
所書尊閣盛年三十一否曰是也以字上為三十
下為一字也官寄此當力謀運動不可得否曰正以
此為桡耳蓋也字着水則為池有馬則為馳今池運
則無水陸馳則無馬是安可動也又尊閣父母兄弟
近舅親人當皆無一存者以也字着人則是他字今

廣滑稽

卷之三十五

二十二

獨見也字而不見人故也又尊閣其家物產亦富蕩
盡以也字着土則為地字今又不見土也二者俱是
否曰誠如所言也朝士即謂之曰此皆非所問者但
賤室以懷妊過月方竊憂之所以問耳石曰是必十
三箇月也以也字中有十字并兩傍二豎下一畫為
十三字石熟視朝士曰有一事似涉奇怪固欲不言
則吾官所問正決此事可盡言否朝士因請其說石
曰也字着虫為𧈧字今尊閣所妊胎𧈧妖也然不見
蟲豨則不能為害謝石亦有薄術可為吾官以藥下

騷之無苦也卽中大異其說固請至家以藥投之果有百數小蛇而體漸平都人益共神之不知竟挾何術也

二老堂雜志

乃字

謝石旣歸蜀有士人文覺戚以乃字爲問謂其無可拆也石曰及字不成君終身不及第石在徽宗時常特稱承信卽後因范覺民作相討論追奪一日謂石我亦能拆字石詰之則曰爾姓謝所謂身在討論之

廣滑稽

卷之三十五

二十三

中石則終身石缺不能出頭聞者大笑

拆謝石字

謝石旣以相字著名常遊丹陽見道姑行市中執巨扇其上大書拆字如神石笑曰此術豈有勝我者何物老嫗敢爾呼入室書石字示之姑曰爲名不成得召卻退逢皮則破遇卒則碎石視之不樂然心服其言明日訪所在無識者蓋異人也建炎中石爲利路一尉武將王進邀之飲使拆其名石曰家欲走若圖事必卒時進以謀叛結黨欲發不以其語爲然將起

亂之夕乳媼踰垣告官逮捕下獄始言曰悔不用謝石言郡守疑石同謀而知反不告亦逮治坐削籍配蓬州後詢王進鄉里乃滄州南皮且起於卒伍悉知道姑言石赴配所道復遇之道姑靠山而立令石相之曰倚山而立莫非仙子道姑批其頰曰爾以多口致累仍復然乎自爾黜迹盡滅

廣滑稽

卷之三十五

二十四

廣滑稽卷之三十五終

廣滑稽卷之三十六

曲洧舊聞 宋朱弁

董仲舒不知何代人

好了你

三清門下

盆成括

九張良

三字名堂宇

必躬自搗鼓

吾以睽足

奈何硜硜鞅鞅

夷堅志

宰相原來要錢

百姓受無量苦

廣滑稽 卷之三十六

做一場害人事

真楊慧倡

趙葫蘆

希韓大正

南康戲語

上官醫

葉祖義

只是欠山呼

斑固入夢

李晉仁喏樣

金山廟巫

衛需公本

欲與分謗

摩爺夫人

善謔詩詞

范元卿題扇

張淵侍妾

孫承義文談

管城刺史

猴豺對戲

責數治長

夷堅續志

歐陽後

兩枝梁

草木子

奇子

桑相

平江記事 高德基編

兩字隱語

裨史 仇遠

廣滑稽 卷之三十六

名洞

鷄頌

諱名良臣

山房隨筆 蔣正子著

詠轉失氣詩

嘲翟姓

櫻桃一實

頭白形鳥

好教作只恁地灰

傳燈錄

于頔客作漢

神僧傳

龍不能致水

老自應耄

東西俱是賊

高僧傳

盛衰榮

萬卷向甚看處

廣滑稽

卷之三十六

三

子

廣滑稽卷之三十六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關中羅 曹震基甫校

曲洧舊聞 宋朱弁

董仲舒不知何代人

元祐初韓察院以論科舉改更事嘗言臣于元豐初
差對讀舉人試卷其程文中或有云古有董仲舒不
知何代人當時傳者莫不以爲笑此與定陵時省試
舉子于簾前上請云堯舜是一事是兩事絕相類

廣滑稽

卷之三十六

一

子

好了你

東坡性不忍事嘗云如食中有蠅吐之乃已晁美叔
每見以此爲言東坡云使某不言誰當言者某之所
慮不過恐朝廷殺我耳美叔默然東坡浩嘆久之曰
朝廷若果見殺我微命亦何足惜只是有一事殺了
我後好了你遂相與大笑而起 笑叔名端彦

三清門下

王平甫該洽善議論與其兄介甫論新政多機據介
甫不能聽姪劣病亟介甫命道士作醮大陳楮錢平

甫荅曰兄在相位要須令天下後世人取法焉雖疾
為此笑益見兄嘗以君法繩吏姦今乃以楮錢徼福
安知三清門下獨不行君法耶介甫大怒

盆成括

沈括字存中爲內翰劉貢父與從官數人同訪之下
馬典謁者報云內翰方就浴可少待貢父語同行曰
存中死矣待之何益衆驚而問其故貢父曰孟子不
云乎外矣夫盆成括衆悟其爲戲乃大笑而去

九張良

廣滑稽

卷之三十六

一

吳

政和間常子狀謝任伯江子我同訪晁伯宇及其叔
用子昭德之弟因觀梁蕭子顯古今同姓名錄見有
王敦四王莽二董卓三叔用曰以此諸人聚于一時
則奈何伯宇曰無害吾此有九張良足以削之座上
無不大笑子房至今有九人同其姓名而世莫知可
見今人讀書比古人少也

三字名堂宇

石林公嘗問予兄惇濟曰自東坡名思無邪齋德有
隣堂而世爭以三字名堂宇公知前此固嘗有此否

惇濟曰非獅子吼寺乎石林笑曰是也石林既爲春
秋書其別有四其解釋首義曰傳其訂證事實曰考
其楷擊三傳曰識其編排凡例曰例又問曰吾之爲
此名前古之所未有也惇濟曰已嘗有之石林曰何
也惇濟曰吳程東逮事鄭玄著書三萬餘言曰周易
摘尚書駁論語弼得無近是乎石林大笑

必躬自撾鼓

龍福寺門外東偏有脩竹二畝餘殆不減洛中所產
有鼠喜食其笋寺僧于笋生時置鼓晝夜鳴之謂之

廣滑稽

卷之三十六

三

驚鼠鼓予與韓東則同遊見之東則笑曰使王子猷
遭此鼠必躬自撾鼓傳中又添此一事以爲後人笑
談也

吾以暖足

芙蓉禪師道楷始住洛中招提寺倦于應接乃入五
度山卓庵于虎穴之南晝夜苦足冷時虎方乳楷取
其兩子以暖足虎歸不見其子咆哮跳擲聲振林谷
有頃至庵中見其子在焉瞪視楷良久楷曰吾不害
爾子以暖足耳虎乃銜其子曳尾而去

奈何硯硯鞅

童惇被謫錢勰草詞云硯硯無大臣之體鞅鞅非少
主之臣章甚銜之紹聖初召拜首台翰林承旨曾布
子宣草麻豐庭宣有赤舄几几對南山巖巖之語在
庭士大夫相語云今則几几巖巖奈何硯硯鞅鞅乎
未幾錢自吏部尚書貶知池州

夷堅志

宰相原來要錢

俳優儒固技之最下且賤者伏亦能因戲語而巖
廣滑稽 卷之三十六 四

諷時政有合于古矇論工諫之義世曰為雜劇者是
已崇寧初斥遠元祐忠賢禁錮學術凡遇涉其時所
為無論大小一切不得志伶者對御為戲推一參軍
作宰相據坐宣揚朝政之美一僧乞給公憑遊方視
其戒牒則元祐三年者立塗毀之而加以剋中一道
士失亡度牒問其披載時亦元祐也剝其羽服使為
民一士人以元祐五年獲薦當充舉禮部不為引用
來自言即押送所屬屏斥已而王管宅庫者附耳語
曰今日于左藏庫請得相公料錢一千貫蓋是元祐

錢合取鈞首其人俯首令之曰從後門搬入去副者
舉所持挺杖其背曰你做宰相元來也只要錢是時
至粵亦解顏

百姓受無量苦

嘗設三輩為儒道釋各稱誦其教儒曰吾之所學仁
義禮智信曰五常遂演暢其旨皆米引經書不雜媒
語次至道士曰吾之所學金木水火土曰五行亦說
大意至僧僧抵掌曰二子腐生常談不足聽吾之所
學生老病外苦曰五化藏經淵奧非汝等所得聞當
廣滑稽 卷之三十六 五

以觀世佛菩薩法理之妙為汝陳之蓋以次問我曰
敢問生曰內自大學辟雍外至下州偏縣凡秀才讀
書者盡為三舍生華屋美饌月書季考三歲大比脫
白掛綠上可以為卿相國家之子生也如此曰敢問
老曰孤獨貧困必淪溝壑今所在立孤老院養之終
身國家之子老也如此曰敢問病曰不幸而有病家
貧不能殄瘵于是有安濟坊使之存處差醫付藥費
以十全之効其于病也如此曰敢問死曰死者人所
不免惟窮民無所歸則擇空隙地為漏澤園無以斂

則與之棺使得堊埋春秋享祀恩及泉壤其于死也如此曰敢問苦其人閉目不應陽若悚然促之再三乃慶額對曰只是百姓一般受無量苦微宗爲惻然長思弗以爲罪

做一場害人事

紹興中李椿年行經畧量田法方事之初郡邑奉命嚴急民當其職者頗困苦之優者爲先聖先師鼎足而坐有弟子從末席起咨叩所疑孟子奮曰仁政必經界始吾下世千五百年其言乃爲聖世所施用三

廣滑稽

卷之三十六

六

千之徒皆不如我顏子默然不語或于僞笑曰使汝不是短命死也須做出一場害人事時秦檜王和議聞者畏獲罪不待此段之畢即以謗襲聖賢叱執送獄明日杖而逐出境

真楊慧倡

江淮閩浙土俗各有公諱如杭之福兒蘇之敬子常之毆參之類細民或相犯至于鬪擊宣和中真州倡迎新守于維揚楊守置酒大合兩邦妓樂揚州諱欽耳真州諱火柴頭楊倡自待會府意輕屬城故令本

酒兵焚火而有烟燭使小鬟戒之已而不止呼責之曰貴官在大廳上張遼如何燒火不謹却着柴頭咄置再四真倡笑語兵曰行首三四度指揮何得不聽汝是有耳朵邪沒耳朵邪楊倡大慚

乾道中滁州教授考試于揚府既出院赴郡集帥命妓侑觴教授者僕子也呼一倡歌于側怒其不如指謂之曰大府樂籍却山野如此倡徐徐答曰環滁皆山也此客愕然終席不復敢出一語

趙葫蘆

廣滑稽

卷之三十六

七

宗室公衡居秀州性質和易善與人欵曲但天資滑稽遇可啟顏一笑衡口輒發里間親戚以至倡優伶倫無所不狎侮見之者無敢不敬畏因寡髮俗目之爲趙葫蘆遂爲好事者作小詞詠之曰家門希差養得一枚依樣畫百事無能只去籬邊纏倒藤幾回水上靴捺不翻真箇難無處容他只好炎天際作巴讀者無不絕倒蓋亦以譏受報也

布韓大正

梁起道知虔州有王宗愈者由大理丞坐事送吏部

注零都知縣初到詣郡叅謁既畢當趨下循廊而出
梁以其方爲朝士且與之有舊畱使升車王辭避不
敢梁呼其字曰希韓不須如此言之再三客將謂其
爲官稱即傳聲曰請希韓上橋客主皆解顏梁雖素
性嚴毅而察知愚野不之問李正之提點坑冶巡歷
廣西過長沙郡僚具迎牘稱曰提點大正蓋不知其
名而亦誤以爲官稱若大正之類者李怒移文潭府
治諸曹書吏時張欽夫居于潭其緘亦如是府主劉
共甫笑曰他客客或不曉君何爲爾張愧笑及李至
廣滑稽 卷之三十六 八

引咎謝不敏焉

南康戲語

汪仲嘉謫南康寓處僧舍嘗招郡僚宴集營倡咸在
有姓楊及李者手羣輩中藝色差可承理楊主李戶
椽主楊席間時時相與嘲戲理椽顧謂戶曰爾愛其
半我愛其禮固載之魯論無用相笑也坐客哂之而
求所以爲對者救藥用卿正與汪公對奕廢爭劫思
行星子沈令從傍帖囑汪曰我已對矣傍觀者審
當局者迷衆擊節嗟賞以爲名對各爲之滿飲一觴

一時戲語遂爲風流清話

上官賢

賢者上官彥成本邵武人自稱北京駐泊云宣和中
在京師試針灸得翰林醫學轉副使皆矣也乾道初
來鄱陽其技亦平平而能大言宗室公願頗滑稽善
謔因坐羣客次有言某人病勢可慮一客云可招上
官駐泊公願感然曰上官來則下官去矣坐皆絕倒
蓋州郡每日申時兵校交番其當直軍員必大聲曰
上番來當下者繼之曰下番去故用此以爲戲彥成
廣滑稽 卷之三十六 九

聞而甚病其語譽曰削焉

葉祖義

葉祖義字子由婺州人少游太學負雋聲天資滑稽
不窮多因口語譁浪所至遭嫌惡嘗曰世間有不分
不曉事吾以一聯詠之曰醉來黑漆屏風上草寫盧
全月蝕詩後登科爲杭州教授輕忽生徒及同僚無
不欽怨一旦以事去官無一人祖餞獨與西湖僧三
兩人差善至是皆出城送之葉與之酌酒敘別半醉
酣歌曰如夢如夢和尚出門相送聞者絕倒

只是欠山呼

韓莊敏平生嚴毅令行禁止罷相之後出鎮長安時
營鎮庭參之儀久廢唯初到日聊一講韓令五日一
爲之僚吏厭苦一旦得小詩于屏上其詞曰五日一
庭趨全如大起居相公南面坐只是欠山呼

斑固入夢

乾道六年冬呂德卿偕其友王季夷謁魏子正羔如
上官棟仁往臨安觀南郊舍于黃氏客邸王魏俱夢
一人着漢衣冠通名曰斑固既相見質問西漢史疑

廣滑稽 卷之三十六

十

難臨去云明日暫過家間以欵可予覺而莫能曉各
道夢中事大抵畧同適是日案閱五輅四人同出嘉
會門外茶肆中坐見幅紙用緋帖尾云今晚講說漢
書相與笑曰斑孟堅豈非在此邪旋還到省門皆覺
微餒就入一食店視其牌則斑家四色包子也

嗜樣

李祐字晉仁河東人政和宣和中歷數路轉運使在
京師時以唐鄧房州不奏旱災及禁民陳訴皆舉劾
之其人公直剛明然性最滑稽上官有庸中不見稱

于士論者必行侮辱嘗爲磁州金陽令磁守老昏而
好校俗屬禮數祐初上謂鞠躬厲聲作揖守驚顧爲
之退卻既去遣客將責之明日再至但俯首供敬而
不敢齒守大怒出府帖取問令分折祐具狀荅云祐
昨早詣府自謂最爾小官事上當以禮故行高揖旋
蒙使君責誚所以今日不敢出聲不意復蒙譴問是
高來不可低來不可伏乞降到嗜樣一箇以憑施行
稟守守覽狀益怒而竟無以爲罪也

金山廟巫

廣滑稽 卷之三十六

十一

王訓

華亭金山廟瀕海乃漢霍將軍祠相傳云當錢武肅
霸吳越時常以陰兵致助故崇建廟官淳熙末縣人
因時節競集一巫方焚香祝祝唱說福珍錢手正家
幹沈暉者獨不生信心語譁玩侮所善父相勸止恐
其禍禍巫宣言言甚苦暉正與爭辨俄踉蹌仆地
涎流于外若踈暈狀從僕告其家妻于來視拜巫
乞命巫曰悔謝不早神已盛怒既執銀精鬼付北鄴
巫在頃刻不可救矣妻子徬徨無計但拊尸泣守暉
忽奮身起傍人驚散謂爲強魂所驅沈笑曰我故戲

諸人耳初無所親也

衛霸公本

范元卿在太學與同舍一士因休假游孤山竹閣有
市民持冠珥爲市評買一冠民需價三千范以論語
次第爲隱詞曰與顏淵如何同舍言未可且只卿黨
民嘻笑不語徑出范追告之曰我猶未曾還直何故
遽行民曰聽得所說無緣可成自當衛霸公本了二
士夫漸不復更酬答退而謂人曰使竹閣有板縫可
入亦當掩面遮愧蓋此民乃市井薄徒則聞士子常
談已熟故反遭其哂也

廣滑稽

卷之三十六

十二

諫

欲與分詢

東齋記事載楊文公知舉日子簾下大笑既開院上
殿真宗怪問貢舉中何得多笑對曰舉人有上請先
舞是幾時事臣對以有疑時不要使以故同官俱笑
此語久矣近有士大夫投子啟謝論薦者云措諸事
業皆仲尼之皇皇發爲文章合唐虞之渾渾以唐虞
與仲尼爲對殆是欲與向時舉人分詢耳聊記之以
獻觀者一笑

摩爺夫人

父以先王介 王仲言有女爲父母憐愛而所以惱其父者非一因
得知常州劉 戲目之曰摩爺夫人淳熙中爲滁州來安令一少年
之介曰摩爺 悖慢其兄兄毆致傷訴于仲言正訪詰其故忽相案
非第第君子 大笑吏卒在庭皆莫能測至久乃云三十年尋一對
却是打爺知 摩爺夫人作對兄打弟於法收罪亦輕自今不得復
州常州風俗 爾即遣出豈字音愷比俗稱毆打爲愷云
曰打爺橋 善謔詩詞

廣滑稽

卷之三十六

十三

李

滑稽取笑加醺嘲辭合於詩所謂善戲謔不爲虐之
義陳曄曰華編集成快其可傳者王季明給事舉饒
客席上粉詞云妙手庖人搓得細如麻線面兒白心
下黑身長行短驀地下來後嚇出一身冷汗這一場
歡會早危如累卵便做半肉燒子勃推釘枕終不似
飲盤羹滿舞萬適無心看愁聽絃管收盤盞子腸暗
斷以俗稱粉爲斷腸羹故用爲尾句
水飯詞云水飯惡冤家夢小蓮瓜等前正欲飲泥霞
却被伊來剛打住好悶人那不着是爬一似吞沙

主人若也要人誇莫惜更移三五盞錦上添花

張才甫太尉居烏戍効遠公蓮社與僧俗爲念佛會
御史論其曰不喫米遂賦鵲橋仙詞云遠公蓮社流
傳圖畫千古聲名猶在後人多少繼遺蹤到我便失
驚打怪西方未到官方先到免我曰喫米龍華三會
頭相逢怎敢學他家家會

京師段油亦作嘲戲詩嘗當冬日大風猛雨雪雹雷
電交作或請咏之即云劈面同雲布雨共雪無數雷
又似打鼓風又似拽錦電子遍四郊電光照諸處晚
廣滑稽 卷之三十六 十四 李實

了定是晴駐筆久之人問如何見得晚晴徐書云天
也撰不去

有題筆而名軾者或書絕句云馬相如慕蘭相如兩
箇才名總不殊試問此間名軾者不知曾識子無稽

明椿都統立生祠于玉泉關王廟側士人題云共說
英雄關大王明公右手立祠堂大家飛上梧桐樹自
有傍人說短長

成都富春坊皆諸倡之居一夕遭火黎明燒盡有詩
云火星飛入富春坊莫道天公不肆行只恐夜深花

睡去高燒銀燭照紅粧

秦伯陽春室案上芝草一本裝飾甚華一客蒙其延
遇見而言曰鄉里此物極多謂之鐵腳狐記得往日
曾有一詩云元是山中鐵腳移來顏色已焦枯如
今毀譽元無主草木因人也適乎秦默然不樂不復
容其登門

小官在任俸給鮮薄蒼攫士詩云滿目生涯蓄一差
無端賓客日相磨欲抽已俸憂家累待掠民錢奈法
何一飯與君愁裏飽三盃聽我苦中歌更陪一具齋
廣滑稽 卷之三十六 十五

鎗劫唾罵嫌憎總任他

董叅政舉場不利作柳稍青云滿腹文章滿頭霜雪
滿面埃塵直至如今別無收拾只有清貧功名已是
因循最懊恨張巡李巡幾箇明年幾番好運只是瞞
人

政和改僧爲德士以皂帛裹頭頂冠于上無名字作
兩詞夜遊宮云因被吾皇手詔把天下寺來改了大
覺金仙也不小德士道却我甚頭腦道袍頭索要冠
兒戴您且休笑最是一種祥瑞好古來少青蘿上面

生芝草西江月云早歲輕衫短帽中間圓頂方袍忽
然天賜降宸毫接引私心入道可謂一身三教如今
且得逍遙擎拳稽首拜雲霄有分長生不老後章蓋
初爲秀才乃削髮卒爲德士也

詠舉子赴試青玉案云釘鞋踏破祲符路似白鷺紛
紛去試盡幙頭誰與度八相貌事兩員直殿懷挾無
藏處時辰報盡天將暮把筆胡填備員句試問閑愁
知幾許兩條脂燭半盂餽飯一陣黃昏兩皆可助掌
姐間掀髯捧腹也

廣滑稽

卷之三十六

十六

范元卿題扇

魏南夫與范元卿充殿試官同一幕范好書大字于
是內諸司祇應者皆以扇乞題詩范各爲米杜公兩
句或行或草隨其職分付之仍爲改釋其旨無不歡
喜而退儀鸞司云晚隨天仗入暮惹御香歸翰林司
云春酒杯濃琥珀薄冰漿盈碧碼碯寒御龍直云竹
批雙耳駿風入四蹄輕衛士云兩拋金鎖甲苦掛錦
沉鎗釣客部云銀甲彈箏用金魚換酒來御厨云紫
泥之蜂出翠釜水精之盤行素餅唯司圃者別日亦

至仍致請魏公曰正恐杜詩無此句范執筆沉吟久
之云端臣思得之矣遂書雨洗娟娟淨風吹細細香
相與一笑內侍傳觀亦皆啟齒

張淵侍妾

觀察使張淵紹興中爲江東副總管居建康每以高
價往都城買美妾列屋二十人而御之甚嚴小過必
撻嘗盛具延客皆環侍執樂歌舞精妙一生盡傾妾
競自將不敢游目窺視無論及言談也中席淵起更
衣坐客葉晦叔之側一妹最麗乘間語之曰恭人在

廣滑稽

卷之三十六

十七

太尉左右想大有樂處妹慘容不答但舉手指筵上
燭云絳蠟分明會得晦叔後與予曰猶憶其風流慧
悟也招杞士馮伯起爲館賓待之特異仍治宅西一
位使挈妻子入處之元宵三節爲張燈百盞淵赴府
宴長姬領衆妾訪其妻小鬟見床褥華雅感其上
馮竊至遂與之合既罷長姬知之歸以白淵淵隱而
弗問經旬又約馮共飯飯畢設茶于它軒望砌下橫
一劍一竹篴一小缸置糞馮掩鼻謂牛糞不謹將使
屏之淵笑曰此正爲先生設元宵之事豈忘邪先呼

長姬及小鬟杖之三十然後云先生須均受此辱已乃伏劍馮趨下受杖泣而乞命淵曰然則只以不索代之可也馮度不得免拱手言願賜清汁淵逼使蒲杓而食乃遂食之後十年葉樞密督規軍馬駐建康投書陳禦戎方畧彼人云此正是喫屎秀才耳傳以爲笑

馬保義文談

饒州北工馬保義善治弓箭因出入軍中王相叔堅寓居與之論兵相厚馬生未嘗讀書僅耳剽論語句

廣滑稽

卷之三十六

十八

李商

以爲談助嘗詣王宅趙趙問王適出廳倉黃趨入馬望見即謝曰熟不知禮意謂托人情稔熟而失禮云又問曰近日曾做得好弓否對曰述而不作言不曾用工也王云此後結褵了欲回一兩張對曰做得中使便當納來何敢望回王笑而遣之

管城刺史

贛州寧都人管城少年時祈夢于鬱孤臺神祠夜有呼其姓名者曰兩舉贛州官至刺史是歲預計偕次舉魁選自以爲必高選且云古之刺史即今之郡守

神人亦善

寒儒如此足矣已乃下第遂快快成心病十年後因登廁墜而外所謂刺史者蓋廁外若禿舌人語音云

猴豹對戲

德興李氏三士政和中皆負俊聲伯爲人侮劣每坐數起走趨仲提于飲啖且最滑稽善譔李獨沉靜以經學馳譽爲鄉黨推許與之游者各行標榜謂其伯曰猴子以議其輕佻謂其仲曰狗子以議其貪婪李曰豹子以表其文采屢謁巨室余氏余甚富有數子皆各畜于財與人無欸曲意因三季小聚長子紹

廣滑稽

卷之三十六

十九

出大銀杯滿酌酒置前曰吾有一句能對者飲此酒并賞此杯即唱云兄弟三人猴狗豹自謂已占三數又下是獸畜名必無從可答伯應聲曰父子一羣蛇鼠牛聖俗指儉不中禮者爲蛇鼠而牛者詬罵農畝之稱的切如此遂飲酒余子大慚服亟持盃歸之

責數治長

今本無此說郭載出夷堅志

蔡京作宰相第十爲元樞下乃王安石女婿尊崇無比當孔廟釋奠時蔡于配享而封舒王優人設孔子正坐安石侍側孔子命之坐安石揖孟子居上孟辭

曰達尊有三爵居其一軻近蒙公爵望公貴爲真主
何必謙光如此遂揖顏頰辭曰回也陋巷匹夫平生
無一分事業公爲名世真儒位親有間辭之過矣安
石遂處其上夫子不能安席亦避位安石惶懼拱手
云不敢往役未決子路外入憤憤不能堪徑趨從祀
堂挽公治長臂而出公治爲窘迫之狀謝曰長何罪
乃責數之曰汝全不救護丈人看取別人家女婿其
意以譏卞也時方議欲升安石于孟子之右爲此而止

夷堅續志

廣滑稽

卷之三十六

二十七

兩枝梁

理宗時崔與之歸蜀建第甚麗里有豪商李姓者亦
從而效之即用崔府匠人規制落成崔往觀之歸召
匠問曰汝與某建宅固佳但少兩枝梁耳匠曰此一
依相府規模者崔曰一枝是沒思量一枝是沒酌量

當時以資笑談

歐陽後

吉州士子赴省書先牌廬陵魁選歐陽伯樂或謂之
曰有客遙來自吉州姓名挑在磨竿頭雖知汝是歐

陽後畢竟從來不識脩

草木子

奇字

賈似道有異志有一術士能拆字賈笑畫地作奇
字術曰公相之志不諧矣道立又不可道可又立不
成賈默不語禮而遣之

桑相

元相哥丞相元名桑哥拜相後延術者書桑字令測
曰今已作相但欲知相位日月各近曰木字十八字

廣滑稽

卷之三十六

二十一

李尚書

也上有三箇十字在相位當有四十八箇月相哥不
滿復書曰字令測曰日字直看是四字橫看又是四
字若是則橫直只四十八箇月至敗時其言果驗

平江記事高德基編

兩字隱語

達魯花赤八剌脫國公偶僮僕遇博文強記凡宴會
以文爲謔滿坐生風一日同賓後堂會飲僚佐顧求
一令以資勸酬公曰我不讀書弗能爲令但有兩字
隱語請衆賢商之解者免弗解者請一巨觴衆曰如

命公曰一字四箇口字一箇十字又一字有四箇十字一箇口字在坐者皆不能解悉就飲飲竟叩之公以箸畫案乃圖畢二字也

稗史 仇遠

名洞

江西古渝蕭太山好奇士也名其堂曰堂堂堂軒曰軒軒軒亭曰亭亭亭越陳侍郎某提舉江西日蕭邀飲偏歷亭館以觀其扁至一洞公因戲之曰此何名洞洞洞

蕭為不

廣滑稽

卷之三十六

二十二

鷄頌

甄龍友嘗游僧舍具饌延欸僧有雌鷄人畜甄請烹為供僧曰公能作鷄頌當不靳甄授筆題曰頭上無冠不報四時之曉脚跟欠距離全五德之名不解雄飛但能雌伏汝生卵卵復生子種種無窮人食畜畜又食人冤冤何已若使解除業障必須先去本根大眾煎取波羅香水先與推去頭面皮毛次運菩薩慧刀剖去心腸肝膽啗春水源源化為霧縹緲深滾成甘露引此甘露乘此霧且入佛牙深處去化生波國

極樂土僧笑曰鷄必無憾矣即烹以侑酒盡懽而去

諱名良臣

錢大參良臣自諱其名幼子頗慧凡經史中有良臣字輒改之一日讀孟子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遂改云今之所謂參參古之所謂民賊也

山房隨筆 蔣正子著

詠轉失氣詩

三山林觀過年七歲嬉游市中以鬻詩自命或戲令詠轉失氣云視之不見名曰希聽之不聞名曰夷不

廣滑稽

卷之三十六

二十三

帝若自其口出人皆掩鼻而過之

嘲翟姓

陳雲屋嘲翟兄之姓云失足如何躍無光耀不成若非身倚木為權亦難行時翟館水南楊氏蓋嘲其倚楊也

櫻桃一實

漫塘先生與客燕坐指窓外櫻桃唯一實共以為笑忽一客來訪自言能詩因命賦之云燒丹道士藥爐空柱費先生九轉功一粒丹砂尋不見曉來枝上弄

春風衆咸喜之

頭白形鳥

南康建昌縣有神童山每歲試童子至百人七取其
一有鄧文龍年八歲穎出諸童子右方岳巨山守
南康欲祝爲子父謂之曰汝予所鍾愛太守固欲祝
汝將若何文龍曰第許之巨山一日招諸名士如馮
紫山深居兄弟者鄧父子與焉席上太守及諸公松
服楷子文龍以絲袍居坐末坐定供茶文龍故以托
子墮地諸公戲以失禮文龍曰先生杖衣學生落托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一 二十四 李謙

好教作只恁地死

賈秋壑在朝有術者言平章不利姓鄭之人因此每
有此姓爲官者多困抑之武學生鄭虎臣登科輒以
罪配之後遇赦得還秋壑喪師陳靜觀諸公欲置死
地遂尋仇者監押虎臣請身爲之乃假以武功大夫
押行虎臣一路凌辱至漳州木綿巷病泄瀉踞虎子

欲絕虎臣知其服腦子求死乃云好教作只恁地死
遂趯數下而殂

傳燈錄

于頔客作漢

紫玉道通禪師于頔相公問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
漂墮羅刹鬼國師曰于頔客作漢問恁麼事作麼于
公失色師乃指曰這箇便是漂墮羅刹鬼國

神僧傳

龍不能致水

廣滑稽 卷之三十一 二十五 李謙
襄國城塹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圍九祠下其水暴竭
石勒問佛圖澄何以致水澄曰今當教龍勒于世龍
謂澄嘲已荅曰正以龍不能致水故相問耳

老自應老

佛圖澄使弟子十人齊于別室澄時暫入東閣虎與
后杜氏問訊澄曰脇下有賊不出十日自佛圖以西
此殿以東當有流血快勿東行也杜氏曰和尚老耶
何處有賊澄即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賊老自應
耄但使少者不憐

東西俱是賊

是相文翁亦
是賊

釋自新姓孫氏臨淄人也濯戒尋師曾無懈廢聞膺
禪師化被鍾陵往來問焉從雲居長往迴錫隱廣德
山中屬兩浙文穆王錢氏率吏士躬征死陵入山寺
羣僧皆竄唯新晏如問曰何不避對曰東西俱是賊
令老僧去何處逃避王驚其計直迴文連歸

高僧傳

盛蓂叅

釋寶誌好用小伎淫俗僧間有譏笑者誌亦知衆
廣滑稽卷之三十六 二十六

僧多不齋酒肉譏之者飲酒食豬肚誌勃然謂曰汝
笑我溺洗頭汝何爲食盛蓂叅譏者懼而慚服

萬卷向甚着處

李勃洽聞多識號李萬卷一日至廬山歸宗寺與智
常禪師相見李問曰教中有言須彌納芥子子勃即
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談否常曰人言傳士讀書
萬卷還是否李曰忝此虛名常曰摩頂至踵如椰子
大萬卷向甚着處李悅首無言

廣滑稽卷之三十六終

書廣滑稽後

余性拙訥每談次一似舌澁也者惟是知己相引爲
曹道故論心機鋒偶觸亦間能作嘉話蓋更僕未易
數也嘗記憶一二邵武守嚴仲子道微與余同筆硯
仲子筆特秀發余心折焉一日謂仲子比有佳製否
仲子曰此業已交過排場矣余曰得非官生上場乎
立卿以拂子拂余曰子陳子也故拂之余曰子兩目
佳矣日被塵眯獨不自見奈何拂人伯子一察徐光

廣滑稽卷之三十六 二十七

祿初名振德後更景德一日對坐客曰諸君知未不
佞已仍舊名余曰君可謂又從而振德之滿座大噱
復庠諸生集公解二徐生獨後次曰又集一許常姓
獨多余向徐生崇雅曰昨徐徐而來今常常而見諸
生賞爲的對兵曹王政例番休接疏獨理青黃者免
一曰李公東適代青黃事喜曰向來接疏苦煩今幸
免矣余曰語有之青黃不接豈非故事邪同官爲之
開堂魯駕部史最善譴一日以名相戲魯戲余曰吳
人製器多用水磨偶過金閭時雨大澍工家輒盛而

貯之問貯此何爲曰將以供磨耳曰然則汝非水磨
乃雨磨也余亦戲書曰嘗過村學見學究講孟義一
弟子請問楚之權机所紀是獸是人師荅曰權机雖
是獸所紀還是人弟子又問然則魯春秋亦是人耶
師曰魯史豈是人兩人相視而笑莫以爲忤也方司
選司每晨系司廳冬月二司遞供栢酌中宜鷄卵耶
偶寒不堪食主者作色曰彈何令若是余曰必如此
恰是冷彈衙門意以冷彈爲冷淡也舉生捧腹大都
相嘲欲出無心最忌有意當機時爲謔浪切莫刺譏
廣滑稽 二十八

期則善用滑稽而不爲滑稽累者也然已犯三乾綺
語戒矣有知不調子以輕佻能巧之姿消訴諸捷給
之吻恣口而出攻爲彈射投人以所不堪發人以所
欲擾是所爲府怨而招尤者也安所貴滑稽哉是編
也成余恐尚口者以余爲口實故每致意焉夫言風
波也傳不云乎禍不入九慎門手是編者慎戒哉

廣滑稽三十六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陳禹謨編禹謨有經籍異同已著錄是編采掇
諸書瑣事雋語不分門目仍以原書爲次第仿曾
慥類說之例其原書久佚僅從他書所引哀輯數
條仍標原目則仿陶宗儀說郛例也